

四庫全書存日叢書線纂委員會绘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庫全書存目 叢書

經

部

第八〇册



責任編輯: 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 開本 46.75 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〇册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正解三十三卷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深柳堂刻本〔清〕姜文燦 吳荃撰

詩經正解三十三卷 清]姜文燦

吳荃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深柳 堂刻本

附《 三十卷》提要 四四 庫全書總目 詩 經正 解

詩詩

解

難言之

矣吾嘗私

論

解

成屬余為之序

諸

經

解詩

春

秋

可

詩

論之

雅

頌

解

也

正風

正與解分 禮 焉而姜子我英之 解 義定 經無專家則 既 行諸 著為諸 子復 余 經相

經 80-1

正 之 焉 さ 於 知 幽 主 世 所 刺 此 文 焉 焉 或 俳 興 猶 深 以 雅 或 之或 美 譎 草 要 不 孤憤之感 哀 刺 諌 胁 可 木 焉或 之中 之思 可 日焉 哀 典 解 樂 魚 也 解 或 樂 而 之 而 也 屯 過序三 惟 歷 亂 無 自 商 時 园 又 經 區 可 考信 賜 秦 掇 善 倫 名 拾 木 其不合 毛 火 字者 公受 音 共 之 詩 氏 而 後 詩 十子之 詩 其 則 今世 其事 篇章 さ 傳 老 不 固 然 及 師 有 門 所 宿 闕 知 |

馬貴 輿 鄭 也 未 Ž 氏 解 列 與之 有 傳 者 定 學 乎 出 况齊魯 宮 徒 論 也 頗 也 可 家 有 後 拘 由 伸 解 解 也 毛 乎 此 毛 旣 抵 善 是 言 年 廢 韓 牾 以 事 韷 故 之 獨 各 非 而 爲 局 如

得其 也 其為 過序五一 杓 先 趣 流 淵 彼 指 さ 詩 解 明 傅 矣 清 讀 宗 以 波 而 之 此善 亦 序 書 紫 我英之 淡 古 不 求 陽 閒 以導洙 甚 求 遠 儒 以 解 以 為 意 定 有 甚 解 廢 舉 訓 是 逆 解 解 泗 也

章取義之思故 二章取 稱詩之 定之 者 权 同 獨 形琯焉七 異 之 乃詩 賦蔓草 愚 謂 所 詩 解 さ 静 詩 者 經 宜 同 I 固

た者を者をががが</l

尸個

本 妄為採輯問有所取亦姑置之圈外示學者所宗 非 無新奇可喜之論然與註不合則為别解不敢 講悉依朱傳是謂正解雖 各家講本剖析精 詳

在彼不在此也

通詩有通詩之首各章有各章之首通詩之首則

章之意而釋之謂之析講全有一遵紫陽詩柄不 總一 篇之意而釋之謂之全古各章之肯則析各

凡例 敢矛盾而于折講則必句疏字解發與前疑 詩者不涉疑園而詩之義蘊亦無不彰明較著且 使讀

于析講之前列以合來合來者合諸家之解釋而

詩人風韻音响順文成章三者具備如入荒林而 茶以已意者也于是有總領有過遁有收繳悉依

啓蒙縣讀者庶一見期然矣

六經惟詩 難解自然陽註定舉業者威宗之然漢

唐以 來多依小序即朱傅亦問遵其說茲特與端

> 木氏詩傳 並 列于首 雞 非操 觚家斗杓 亦說詩者

之津梁也

考証論列有合于朱傳可取以相 觀者有不 合朱

傳足以補朱傳之欽誤者有旁解餘意可為說詩

之資者全首析講中不敢多入則置之章脚云

制義時論剖析字句論斷人事最多發明是書或

毛詩講義如林何所通從兹書一以江晋雲先生 **绿其全篇或採其數語非敢濫登期于廣義云爾**

克柳二

之行義為主泰之衆說附以應見折要去取之聞

畧盡苦心矣

詩中賦比典其體不同如一章之中有全是比者

有一二句比下便說正意者有正典反興或 兩句或與至四句六句八句者諸講非不詳明惟 典至

楊顧說約審辨不遺餘力是書多採之

詩之體格音韻句法字法等類說約論之最詳以 其有禪于作詩之義故問取一二云

光例三— 一群解論斷 一兹書不特解釋經文已也凡說詩之法讀詩 允革云解經經亡未嘗不有惟 廃 作詩本于吟咏性情初無艱深英測之首是書之 滥 影故為穿鑿則吾豈敢 詩家亦未必無小 體畫之疑寫經之說朱註援引解說之誤以 四始六義之說大小序之辨詩樂之論字韻 不後不深期于合詩人之性情而止若採微 也故寧繁無簡寧詳無畧非徒有拜奉業其于 引 証諸 補云 項總以明經非隻語片言所能 于斯焉大抵 詩 之訣 及若 之異 測

提書起自己未之春成于癸亥之冬不特諸家講本翻閱無遺即六經子史以及時令天文山川疆本翻閱無遺即六經子史以及時令天文山川疆本翻閱無遺即六經子史以及時令天文山川疆本翻閱無遺即六經子史以及時令天文山川疆大山 重最後振鷹過夫子謬加許可携而質之海

一是書既出之後嗣有過夫子禮記正解蓀右尚書為書仍用其名即專謂吳子之書也可若功而列予名于右然蓀右先有四書正解行世者的詩最深茲編討論潤色功非淺鮮蓀右不自

天文地理時令服

節器用之屬與夫諸國世

次作

吳子蓀右之登賢書也雖由尚書然花

經

凤

所辞

詩時世俱各為一

圖人物則各為

類俱係祭考

諸書採錄以廣多識

諸儒之說

不拘世次先後

以解經

為序有書郡

篇目若歌訣若類題辨異諸刻俱學者所宜究心

雖不及盡登並採其要錄之列於卷首焉

經80-6

				庄俊五		LE DOMESTIC			丹陽姜文燦我英氏識	帝野巴之答响川奈何	秋正解相繼問世子則自問多慚將後來居上不	正解丁子柯亭易經正解質子唯一張子民任春
			共便公田先之家及于政以后 成列於卷風香順之京	和他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爲有大雅爲領事。	型いる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ではないではない、およって作俗有也放受風後平情止乎聴義發干情民之林也止乎遭我先王之澤也有俗有也放受風後平情止乎聴義發干情民之林也止乎遭我先王之澤也	一千件火之節の人命之の表に吹きやくなれたないとの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なり、故りが至于王道衣服義房政教失國典政家來俗而愛風愛雅作女因史明	化下下以風刺り主文而游泳言之者無罪聞之	化砂原俗放衬有六美焉一旦的二旦的三旦也可以用的工作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光玉以是经老	から、単、はのは、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であり、乗其政和副世之音なり、恕其政和副世之音なり、忽其政和	. N- 4	りの大学

漢申培詩說 (جهر

育立於六義中為先比而後脈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寫比與之意。 問耶文王之紀太初思得淑女以充頼御之職而供祭祀有客之事故作是詩 克旦文王聞太顧問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止而後 眼山

五日華兒開車標成歌謠之詞城也 の , , 。

卓越南國大大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猪王宝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愛也成其為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皆此而後城也 標有梅女父擇将之詩典也

問門管权及其學弟流言于國門公避居于魯陂王禄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 **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集者比先王 沫柳堂**

之創業而代之為立也

代柯管叔以殷曽衛人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北而賦也

沿比而賦也 餘衣衛莊公安人生州門有龍向好兵莊姜愛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髮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 《唐宣美召公子项丁公桑久處而遠述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與也。

祭離的王伐中中侯逆城于鼓射王弑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邀洛命泰伯即師** 煎山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衞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

宋犬戎干翁京殊造产伯封指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想**答田成注

何草不黄桓王之世伐滕蔣唐北諸國連歲不思問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 子種王室下衰學政廢她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永泰芳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嘶嘶之石桓王伐鄭將師不堪勢者而作是詩賦也 興也三章賦也末與也

相王之妹嫁襄公問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一 何彼機矣齊聚公殺僧桓公莊公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 一章賦也三章與心所因使莊公王皆以

唐禄信王者乗野而誠之首章與也二章三章城也 来葛賢者被讒見駟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與也

無將大車周人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苔之華泉王崩王室亂兵迎放使民物盡耗引了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

章與 也末章 賦也 **司整王屏** 大古老

風雨齊桓公得管仲以爲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鼓鼓齊裴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羡歸齊以稿師齊人刺之賦也、其整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苕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無衣店公子孫仍弑三君而取其因盡以行為略周僅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 作此以刺之賦也 為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一章與也三章賦也

林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與也。 承太哥人兩樣公信總之詩賦山

澤陂准冶煉而死君子傷之與山

一部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遊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章背與也六章與也七章風中有與也八章與也 四章與也 車率宣王中興士得象迎其友質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興也三章明也三章上即位之言于撃后而作是詩皆與也 **詩経正**解一次 大武康王大論郭配成王奏大武六成民畢受潛陳戒之詩賦也 小分尹伯奇為後母所赞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誕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小分尹伯奇為後母所赞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誕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 小明厲王旅干貳大夫之從行者壓時既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死柳属王暴虐諸侯相或而作與也 青蠅属王之世議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與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孝之士威忽祭公蘇文作此詩以諷諫賦也 四甲軍王再命南仲伐後犹遂平西戎勞共還師史福美之賦也 南山土者勸農而結祀之詩賦也 斯十子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六 力尹吉甫 即師征後 統史稱美之賦也。 発所謂重賢之等也三章皆以此鳴起惠而賦之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葢鹿鳴伐木菁表恩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敬有多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葢鹿鳴伐木菁表恩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敬有多 小雅 四

> 有與也五章六章皆賦也未章與也 瞻卬的王要褒姒任奄人尹伯奇及亂而作此詩前三至皆賦也第四章賦出

意 北而賦也末章賦也 一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散少的首諫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 以びり行東自分を見るとしている。 召長幽王邇州人近瀬童韶巧用讒庭諸侯携戒戎狄内俊饑饉因之國人流召長幽王邇州人近瀬童韶巧用讒庭諸侯携戒戎狄内俊饑饉因之國人流

ળ

清励問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話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華諸侯祀

武大武 成之歌赋也

授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頭也皆邀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恭大武之三成也賦也 資達武王大封干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城也。

高経正原

与亦頌武王之詩奉大武之五成賦也 |統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族關之樂歌默也

愿嘻展王孟春祈殺于東郊以成王配亭之詩賦也

就競船王滿康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其廟稱為自己而配之故作此歌風也 股武和高宗之樂產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禄以其中與功高在而不與特新

逓

詩経正解 濕風形大而好除而易存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園店 為之歌奏白此之謂夏聲天能致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平為之歌魏曰美哉 吳公子札來聊請觀問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日美散始基之恐猶未也然 德平為之歌項日至矣哉直而不仿曲而不好題而不信遠而不攜遷而不淫衰"猶有先王之遺民為為之歌大雅日廣哉熙熙平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能久平自即以下無謹為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敢怨而不言其問德之 氏之道民中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日國無主其 他如是是其新風平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平為之歌鄭曰美 海者其太公中國未可量也為之歌曲曰美哉為于樂而不冠其問公之東中 (文前不服·长而不愁樂而不煮用而不能廣而不宣施而不實取而不合處而詩經正好· ▼ 裁其細己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中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您其茂以加于此文觀止矣若有他樂吉不敢請也 人之弘也而猶有熟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君目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能 者曰美哉猶有恨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問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不成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衛南籍 文中子田東胡子子知果 左傅季礼論樂妻公子九年 小雅島于京王母之盛年五島三東 工製而不困者也吾問衛康叔武公之

謂之領都地面右人作為之體與何愛和天子都侯之辨耶今人作為有律有些人宣復有教予謂詩之傳于他音不信也曾不知些人則許謂之嚴謂之雅學是重係雜疏則如用不得不為之降王室尚可降爲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學是重係雜疏則不得不為之降王室尚可降爲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學,大子則諱風惟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族說評彼序詩者疾以風辨尊 民日萬之軍今施於中谷維紫葵教又日為之單今施於中谷維葉泉葵移水左右採之窈窕淑女琴瑟交之又日珍差荐來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鏡或樂之風之訴大率三章四郎一章之中大平四何其解俱重復相鄉既日珍差符為原故也謂之致者則直讃其上之功得爾三者禮杖不即是以其名異也今觀 大殿報婦人女子之言凌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其非淺近易見其辭典羅純古有歌有行體制不即而名亦其古詩亦然謂之風书出于風俗之語大縣小 言典則非復小夫殿綠婦人女子能道之盡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上與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言重解復沒易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共故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其故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其 也然後知四者之體各不同矣夫子日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死之部具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意以風雅之誌與頌之詩詳觀 有十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于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雅小雅皆道古其詩典正未至于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 三點四十有人完惟八字不成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二字惟六字不耐已爲壽經正解上人 信聖人未反會之即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般無別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 八君政之得先有美有妙日與則無有級軍惟以鋪張數德耳學者試以風遊 之 静國已典正非風之體然語間有重復雅則雅矣猶其小者爾日小雅者猶 風雅頌之體不同

問題此言之雅之診可知頌者謂其稱者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子豈不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改之征伐何以大下內戶倉內之水的何以大下地又以小雅。以遊露為燕諸侯六月菜芭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就有大于此又以小雅。故謂悉離降而幽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認可知既以小雅慧蕭爲澤及四海 之雅須遺體也何用他說予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准藝雅漢入作聖主得對臣頌之類此即古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准藝雅漢入作聖主得對臣頌之類此即古子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古又不通兴今田夫里婦皆能卿士告神明則不得為領也哉既以敬之為戒成玉小些為求助與夫振點臣工閱 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如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猶爲諸 候故得謂之風而陶詩乃成王之時尚公之事亦列于風豊當時亦未爲王子 事謂之雅或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項則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其言皆感既

王十朋策問

中村宜有領哉三百篇告周詩心商異代之王耳母為而列于周之末故此領理、王利于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謀此雅不之不能無疑也須者美盛德之形容而皆文王詩也而繁之幽黍離平王共之不能無疑也須者美盛德之形容而皆文王詩也而繁之幽黍離平王共之不能無疑也須者美盛德之形容而皆文王詩也而繁之幽黍離平王共之不能無疑也須者美盛德之形容而皆文王詩也而繁之幽黍離平王共之不能無疑也須者美盛德之形。 六經旨經也而夫子過與之部首及子記則詩之為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 中母宜有領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母為而列于周之不能無疑也與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者也周有領宜

○ 朱考亭詩樂

○ 朱考亭詩樂

○ 朱考亭詩樂

○ 朱考亭詩樂

○ 朱考亭詩樂

○ 朱考亭詩樂

雅福格作小雅和知像的詩後於相學其解印為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的物力的語和作師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腳百和熟為點地部都熟之們若大雅小雅即亦如今之前門的即仰歌即和語古之祭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節印為部間和節節即稱即自於部有 共和中也然之都又是少量下陰陽之般而致而的炎都其此下的然不假心學教化美而風俗移來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典也至與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 和詩之始他多勢で即分之間而途下处予和四之際放先王以詩為教使人女正位于中國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 僧即今之詩次始于周在而終于·曹四者其封之先後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財新色而今告國新則詩之篇章其逸多矣孔子未則之前始于周召而終于人之大能如春秋之時趙衰之照河水子期之風河清祭公之作而指宋公之人之大能如春秋之時趙衰之照河水子期之風河清祭公之作而指宋公之 **唐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類是宗廟之詩** 即首失其次領軍之序其副甚多 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地非他教之所及也 大方息治理道不明倫重散中先後失序後之學作不見聖人之全語不過古論篇章散亡先後失序。(x, x) Q未考亭詩之教 論符章散亡先後失序 朱老亭詩者古之樂

部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鳴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於温柔敦厚之 當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愈難或超然出於前人意處之表而謙讓退 水、村盛黃門河南程氏横梁張氏始用已形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同 述作之 能川雖融會通微軍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字之義亦未 の 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群身敦乃可得而幸釋蓋不待講于齊督韓氏之 能隨門百千萬百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以至于本朝到侍該歐陽公王 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行說者又獨鄭氏之気而也唐初諸儒為作疏表因詩自亦會韓氏之說不得便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和而 墊之書来總來說巨細不過華領提納首尾該對既足以息夫同典之部而其 争立門戶無後推讓相述之義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羽今觀呂氏家 你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傳于王鄭死及其既允求者益雜說者愈多同異粉紀

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干可群可怨之首其無義不 袁黃詩學源流

原等周公之大有熟勞則以風為勞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一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剛之為三百十一篇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為 問思治以邪風若十三國之格至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傳詩始于申培而盛 千章節於詩始千較固而盛千匹衛韓詩起千幹嬰而盛千王四毛詩起千毛 氏諸家皆有訓釋王朱傑出而共說始定焉 公而顯下鄭空副後疏之者何亂个緩露而惟劉焯兄弟爲殊絕宋歐陽氏蘇

即衛在西即與大雅為近交魯地在泰山以內與齊相聖而後壞于鄭衛商都于東即其地在郊鄉即王里之所作矣周頌紀前代之屋而俱為文武成康事可以十五國処與大小雅三與大雅盛于西即其地在豊範與邠最近小雅盛 宋有標序 迎討 深柳堂

を有所本非磐空無線者也の雅頌風大要在河之南北 蒋

诗正正解 者如此即亦是賦體也教其所常經歷之事後耳賦是託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敬其所常經歷之事後耳賦是託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賦者賦陳其事而直言之論或問卷耳萬節同是賦體又似と不同蓋葛重直回 村間時為國風之始鹿門為小雅之始支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三頌之始是和開時為國風之始鹿門為小雅之始支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三領之始是村間的之為經有六義有四始六義者風雅河為三經以此與為三總是也四如 一門有全是比而不言其事者如風之相所綠衣之類是也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記便不用塞事此所以謂之地然此在以彼物比此物之謂朱子曰此便是說塞事如螽斯羽之向便是說那人也 り ļ 有完

容百字通故其取養如此〇多城劉氏日論頌詩之大體因是天子亦斯樂歌詩正正解 昭以後所他故其為說如此國典政家與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於國自為政 展不能統大是故家自爲俗也然正稳之說經無明文可や今姑從之其可

幸谷最氏的以文小大為二程之形於之行而不合動詞程之大小特以其於之此與却是甚而一種之則无該之節奏指揮者與不存論說而直可吟味以得之矣此與却是甚而情非成都有賦此與故謂三禄太師之故國子必使之以是六次者則具十本篇四〇三經三額〇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與詩度中一時 聖古龍於無因母小我而不言無大我見以後與風歌相類而大雅不可與之言雜於無因母小本史公都因以好色而不潔以往然都而不能若能聽可得無之則者為雅之小本史公都因以好色而不潔以往然都而不能若能聽可得無不同即 盖明白公如直言其事 布雅之掛也依于雅之所者為雅之如稱乎思 而以浸油場可以動物高點面製也以十五因故方內大器可伸與四年無點都的的內以都會亦是風而河應可以的中華無 大異朱然可以為詩 · 前不能浮合恭朝衛十 首序之心不可輕奏

受風善恶果有养平民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又有愛則是小前洪與鄉水之詩人愛之譽之如他乃他與為你於府山行如禽獸和同部之刑政之部者係此必難或公之德豈亦聽義政教之處知人倫處那政非者事之所是無復美壽也又以洪與美術或公辯衣美鄰或公小戎美秦襄公之便 刺属五大戎之神西局以中的王之为游為小平惟其有正愛之照說是以其行江正解 平穀豊盛祭祀受職人愛君子之節無一言不美無一事機時何份今思古之言古之與以證今之共今親楚於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訴惟遂美而必以為刺如楚於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令思古必先詩雖射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屬何彼機疾之類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共詩縣 為正雅出属則為變雅有是理平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也亦云有正有受二南之部則為正風十三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漢仁序許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領之失又有認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以雅一 随風何也日變風也日間公之際亦有變平日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級 羅報如此學經者惟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皆問文中子日 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令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玉大雅刺詩為 則尽遂受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药五十有八篇皆為小雅之與自民 **心盖其詩不幸繼鐘鼓之後以鼓鐘為刺南玉故此詩亦何為刺也彼其持理** 12. 間二点之的美部多面其他對对許多則是如計風不正變則奏也既謂之 力震赫古や其詩反都之變風災雅則其正者又能當之即氏不足並以王通 劳以下至名是下十有三部為大雅之變夫成工賢立用公聖臣宜玉中與之 詩之像或美或和解有美思說則一而巴巴二南竹文王之部故不得不以為正 恩雅正笺 小共言之。該亦如 敋 異

明例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者達者或以為然

于與各時其體爲之可也 春日進退四切小明章明明上天二旬是對景井思要在時物上點級不可涉 可沙丁地如雄雉竜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扶杜章隊彼北山言承其艺出草章 句抑抑章投我以他四切是天池之明矣四句是借字形容都在正意上清不 財者或景或物直就其事而言之其體自不一如其單首章之類追領之詞也 如来被末章之類頂道之詞也如来它草如建如雷等句常武章如飛如新等 賦比與說

者也不敢正言則如終風項風章之為尊者薛影射言之則如鶴鳴綿蠻等章一章是本文有正意而反比者也如終其永懷二章是言外補正意隱而反比出者喻也单說此物不易聽故取彼物而比之使人即彼而識此如白華管今 桃之天天江有池是也有切其義以起與若關關雎鸠綠竹猗猗是也有就其與者起也欲有所詠先言他物以起其詞其體亦自不同有因所見以起與若 相形神采苓采苓二印就正意說又比之變局也 與其所是也又有順與若魚在在藻之草遊與若有餘簋於草其類不可悉数 事定與者若兎且章以肅蕭與赶赶是也有叶其韻興起者若屬佛章以其罪 之禹意諷切又如老馬反為駒一章正意反點在頭上誰謂茶苦一句以正意 津

初不能不知到如何和和明有常力舒如中那既持者之能如是而訴之智發伯教司請活物也将真以後有漢至宗無不能持者不正皆有意於詩而皆可以能 并處都少則民原子邊到路上甚其意在信心都翻開人等于形容了收到高高松大的終則河不落內部分到三孫

本本等性云大夫而用肆<u>见</u>教文子始也議之也, 論典歌 異条 一种性云大夫而用肆<u>见</u>教文子始也議之也, 一种性云大夫而用肆<u>见</u>教文子始也議之也, 一种性云大夫而用肆<u>见</u>教文子始也議之也, 一种性云大夫而用肆<u>见</u>教文子始也議之也, 一种性云大夫而用肆<u>见</u>教文子始也議之也, 一种性云大夫而用肆<u>见</u>教文子始也議之也, 一种性云大夫而用肆<u>见</u>教文子始也議之也, 一种人。 一种人。

日和于朱子之辨之和推詩而就作思之尊之者則因序而知詩因序而知詩因序而知詩、松必丁小序乎權與開也然則子朱子之辨之也多矣而尊之也何居有說和生矣生則爲可已也爲可也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對之是詩之教也是詩之 經日詩言志也何於日詩其承也志其之也人之有 故可以典可以觀可以 **新経正解** 准考水詩小序論 和可以恐題之事父遠之事君衆也者衆此者也集則 六夫 心其寂也不能不感于

新不要等框次等等之間 一年 中共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達以廣東銀陵即愈浸近矣 の 龜山楊氏日詩極難 可見の大瓜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奪支養在心為志發言為診情動于中而形于 可見の大瓜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奪支養在心為志發言為診情動于中而形于 可見の大瓜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奪支養在心為志發言為診情動于中而形于 可見の大瓜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奪支養在心為志發言為診情動于中而形于 可見の大瓜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奪支養在心為志發言為診情動于中而形于 一時表著以支害維以辭害志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の又日求詩者音平 21 之氣和了張橫渠日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語涵冰從在則忽不自知而自解能與起乎了又日與于詩春吟味情怪循濤道德之中而散動之有吾與點也長而識美利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與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皇之派至于不知手之難是之節故其人于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問歌誦之都是明道日詩称言之進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誠歌之所由與也其幾于試於 語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静詩得熱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為 多物事深然都是道理上祭日坐詩須先識得大義體面而風張以得之此是 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後檀詩便見得他 日看詩演是有化詩人意思好處是何如不好處是何如看他風·看他風和 0 說詩要給 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白家喜息 節清高族意思看面見詩祭見他

然古人文章亦多是中觀又日周領多不叶颜疑自有和底篇相叫清願之歌然古人文章亦多是中觀又日周領多不叶颜疑自有和底篇相叫清願之歌。 李文有一事如陽惟形容后犯之德如此又當知前人形容得意味流 是實行讀第一篇下母要請第二篇前便要請第三篇 医想像去看不如他者之要捉缚挟定詩意只是重查推將上出四一事上有是就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下那老作底心方可讀書〇朱子曰讀詩只是將意光不成語是於了那老作底心方可讀書〇朱子曰讀詩只是將意思也不及語言,本文有一事如陽惟形容后犯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不可 事文有一事如陽惟形容后犯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不可 事文有一事如陽惟形容后犯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不可 事文有一事如陽惟形容后犯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不可 事文有一事如陽惟形容后犯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不可 事文有一事如陽惟形容后犯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不可 事文章 ルン係開生日島間讀師非如讀他經典是四添以目之一何為要養人經費長如此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式P人君以當如文玉后她必當如太如其原如 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者の父母讀詩月只能做出,後好原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展如熊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父考風物而與起看他不好應自家心下如著拍相似如此看方看言是言不言 孫衛佐日 思謂讀詩非如讀他和! 做底許都或每日令人節節却後旁聽之其語有未通者略檢註解香却 起有他不 好原日家心下如著指 似如此看方得詩意詩有說 來

詩経正解れ 又花而数原心维引 無差而意味活 三下了于名物上等,是理很人住得不在伊川群 请未就得是理了了一个不是住话是一幸了的人住居在这个人有怪友之如春秋看的是四字皆有理如诗亦要还写到这名的理人有怪友之如春秋看的是四字皆有理如诗亦要还写的过去是成代在女人有怪友之如春秋看的是四字皆有理如诗亦要还写为一两字散妆有用不服够于心地是到道先生致持些不每十一字到话又帮却一两字散妆有用不服够于心地是透过先生改持些不要十一字到话又帮却一两字散妆一只好好用的成就是过去这时,是他不见之太天有用君子不知信行不住不 次只管添養理上去却室邊了四世原清和只

德音孔膠	見幽風七月篇	女心傷悲
徳音礼昭	見小雅杕杜稿	我心傷止
德音不瑕	又見杕杜篇	-
德音無及	見小稚四牡為	王事靡鹽我心傷悲
展矣君子官	見召南草蟲篇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瞻望弗及實	見衛風撃鼓篇	不我以驗髮心有忡
我思古人官	見召南草蟲篇	未見君子爱心忡忡
鳳凰于飛崗	見小雅出車篇	
冯馬丁飛肅	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隆	吸吸草蟲種耀身雖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見召南草蟲篇・	
药彩素及	本村	詩經類題辨事情見
中心是悼	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親止我心	要要草蟲越程阜螽未見君子爱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親止我心
靜言思之躬	又見為頌有縣篇	
静言思之無	又見小星篇、	
一部言思之不	見召南釆繁篇	凤夜在公
光彼 柏舟在	見小雅何人斯為	云何其联
汎彼桁舟亦	見小雅都人士篇	云何旰矣.
不遑啟居	見周南卷耳篇	云何り余
莫敢或追	見齊風南山崔為	必告父母
季女斯飢	見周南葛單篇、	歸寧父母
有齊奏女		類題辨異備覧

德音孔膠	德音孔昭	德音不瑕	德音無尺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鳳凰于飛飙湖其羽	冯属于飛肅萬其羽		前海魚鄉具備見	中心是悼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静言思之癖辟有標	静言思之不能香飛	光彼 柏舟在彼中河	汎彼桁舟亦汎共流	不遑政居	英敢或遑	季女斯飢	有齊季女
見小雅熙桑篇	見小雅鹿鳴篇	見面風役跋篇	見邛風日居希	見邶風雄雉篇	見邶風燕燕筍	見邶風綠衣篇	見大雅卷阿荷	見小雅鴻鷹篇	又見檜風羔裘篇		見衞風終風篇、	見衛風氓篇	供見邶風柘舟篇		見鄘風栢舟篇	見邶風桁舟篇	見小雅釆被篇	見召的殷高額	見曹風侯人篇	見召南承葵篇

見泰風黃鳥篇	彼蒼者天蠻我良人	又见二子乘升篇	
見王風黍難篇、	然悠然天此何人哉	一見邶風泉水稿	不瑕有害
見小雅冯雁篇、	惟彼愚人謂我宜騷	見衛風竹竿篇、	
見親風園有桃篇、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騙	一見都風災竦為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見黍離稿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一見邶風泉水篇	
一見檜風羔裘稿、		見鄭風大叔篇、	執轡如組兩縣如舞
一見衞風竹竿稿、	宣不爾思	見衞風簡兮篇、	有力如虎執轡如紐
見小雅白華篇、	之子無見二三其德	一見小弁篇、	
見衞風氓為、	士也阿極二三其德	一見谷風篇	毋逝我梁毋發我符我躬不問追恤我後
一見小雅小升篇、		見小雅綿聲篇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 · · · · · · · · · · · · · · · · · ·	诗經 观察具作见	宗柳堂	京都與新華新聞
一見君子偕老篇	云如之何、	見即風雄雉篇、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見邶風伯令篇	願言思伯、	見小雅小明篇、	自設伊威
見即風二干乘舟篇	願言思子、	見印風雄雉篇	自詥伊琪
見衞風氓篇、	亦已焉哉	見小雅鴻鳳篇、	时我 劬 勞、
見邶風北門篇、	已焉哉	見小雅蓼莪篇、	4我劬努
見大雅桑柔篇、	· 曼心殷殷念我土宇	見邶風凱風篇、	埗氏劬赞
見小雅正月篇	念我獨分愛心殷殷	見衞風考槃篇、	彻彩彩言
見即風北門篇、	出自北門爱心殷殷	見即風終風篇、	彩言不寐
一見衛風竹竿篇、		又見雄雉篇、	
一見即風泉水傷	怎言出遊以寫我憂	見即風終風篇	怂悠我思

チリー変しくこうです。アリズル	起你取弃中帝		
不可畏也许可畏也	見س虱灰山箭	別名語子造成的次日をEMA	見山双二丁帝
洵美且仁、	見鄭風权丁田稿	以其稀子鰪佊南畝田埈至喜	見ト唯人刊笥
其人美且仁。	見齊風盧令篇	春日遲遲承繁郁郁	見跏風七月篇
東方明矣、	見齊風鶏鳴篇	春日遅遅卉水姜萋倉庚皆皆采繁祁祁	見出車篇
東方未明、	見齊風東方篇	爲公子裳	
姚兮燮兮、	一見齊風甫田篇	高公子	但是陶風七月篇
	一見曹風候人篇	穹室熏風	見面風七月篇
腳駿孔阜六轡在手	見泰風駟驖篇	洒掃穿釜	見幽風泉山篇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	見素風小戎篇	以介肩壽	一見眴風七月篇
新·维·维·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斯·	深柳金	清整·類類等人表情見	紫柳东
	一見終南篇		一見周頌烈文篇
君子至止。	見小雅如何篇	級我眉壽	見周類烈祖篇
	一見瞻彼洛篇	黍 搜重穆禾麻菽麥	見胸風七月篇
彼其之子	同者甚多各就本意	赤稷重移植釋菽麥	見聲頌與宮篇
	所指其人而言	稍彼兕觥萬詩無疆	見面風七月篇
我心蕴結今	見僧風素冠篇	君曰卜爾萬奇無廻	見小雅天保為
我心死结、	見小雅都人士篇	報以介稿萬壽無疆	見小雅楚茨篇
淑人君子	見曹風鳴傷篇		又見前田篇
	見小雅鼓鐘稿	日 下未有室家	一見幽風賜揚篇
 芜芃 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見下泉篇		又見小雅雨無正台

j			
ブインボーーー	一見血風破死行.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令我來思雨雪載途	見出車篇
	一見小雅正月篇	豈不疾続長此簡書	見小雅出車篇
亦孔之醜、	見小雅十月篇	豈不懷歸畏此罪咨	見小雅小明篇
亦引之哀。	見小雅十月篇	柴只君子民之父母	見小雅南山篇
我遭之子。	見陶風伐柯篇	豊弟君子民之父母	見大雅泂酌篇
我遘之子。	一見眴風九殿篇	植車嘽嘽四牡疮棺	見大雅杕杜篇
	一見小雅裳華篇	檀車煌煌四駆彭彭	見大雅大明篇
我有古酒、	見小雅鹿鳴篇	我心寫今然笑語分是以有譽處今	見小稚家齋篇
君子有酒、	見魚雕嘉魚篇	我心寫今是以有學處今	見大雅裳華篇
	又見狐葉篇	萬福攸同	見小雅敦蕭篇
詩經類題辨異備第	世八 深柳雀	詩經類題辨異備第	サ九 深柳堂
我馬惟駱六轡沃若	見小雅皇華篇		不表
乘其四點六轡沃若	見小雅裳華篇	福祿來求	見小稚桑扈篇
神之聽之	見小雅伐木篇	福飛旣同	見瞻彼洛矣篇
	叉見小明篇	福麻來同	見周ぶ執競篇
降	北小雅天保	克壯其循	見小雅六月篇
宜共遐福	見智為于飛篇	式固爾猶	見大雅松高篇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見小雅采薇篇	寫彼四牡 四牡奕奕	見小雅車攻稿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見小稚大東篇	為彼四州下 社項領	見小雅節南山稿
昆載匪來憂心孔疚	見小雅林杜篇	爱心如候	見小雅節南山篇
· · · · · · · · · · · · · · · · · · ·	· 見飛薇篇	受心如熏	見大雅雲漢篇

11年作品	長少州省が声介	対彼流泉無淪情以下	見大雅抖篇
	見大雅烝民篇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殷薄水	見小雅小學門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見小雅正月篇	戦戦兢兢如侵溝 米	見小雅小宛然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見小雅小弁篇	自何能淑	見小雅小宛稿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見小雅蓼栽稿	其何能淑	見大雅桑柔篇
	又兒四月維夏篇	我辰 安在	見小雅小升衞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見夢飛篇	我生不辰	見大雅桑系篇
浩治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	見兩無正篇	君子泵心維其忍之	見小雅小弁篇
天大疾威天為降丧據我飢饉民卒流亡	見召旻篇	君子寔維秉心無競	見大雅桑柔篇
天降丧別飢饉薦臻	見大雅雲漢篇	經管四方	一見小雅北山篇
诗經須遊辨果備覧	四十、深柳堂	· 詩經 新題雜選佛里	深柳色
天降丧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穑卒痒	見大雅桑素篇		叉兒何草不黄稿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冷胥以鋪	見小雅雨無正篇	惠济	一見大雅江漢篇
此宜無罪女及收之彼宜有罪女侵說之	見大雅瞻邛篇	以享以配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一見小雅楚茨篇
树不相畏不畏于天	見雨無正篇		一見小雅大田篇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見小雅何人斯篇	以享以配以介景福	一見大雅早麓篇
總言則各構言則退	見雨無正篇		一見周領潛篇
熟言則對誦言如醉	見大雅桑柔篇	會孫是若	見小雅大田篇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萬民是若	見魯頌園宮稿
如彼祭室于道謀是用不濟于成	俱見小雅小旻稿	以我單都做載南畝播級百穀旣庭且碩	見大円稿
如彼流泉無清胥以敗	見小雅小旻稿	有略其相像載南畝播版百穀質的斯活	見載英篇

麦麦良和做载南畝播厥百穀寅 函斯活	見良相信	烈文辟公敍以多稲
约在米 以 其 左 戛	見小雅為李昌	我會懿德肆于時夏
	又見白華篇	陳常于時夏
小心翼翼	見大雅大明篇	萬億及称為酒為體烝界祖妣以冷百禮
	又見烝民篇	
上帝臨汝無貳獨心	見大雅大明篇	降漏孔背
無貳無虞上帝臨汝	見魯頌關官篇	降稲孔夷
杆核扳夹行道冗夹	見大雅縣篇	科子小子未堪家多難
柞树斯板松栢斯名	見大雅皇矣篇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夢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見大雅械樸篇	不央不敖
新經頻惠游泉備覽	四二 深柳堂	詩經類題辦異備覧
豆弟君子遐不作人	見大雅早麓篇	不吳不揚
保右命爾	見大雅大明篇	胡考之休
保右命之	見大雅假樂篇	胡考之寧
大命近止靡瞻靡闡		碩于烝普湯孫之將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俱見大雅雲漢篇	
锡爾介圭以作丽寶	見大雅崧高篇	
以其介主入覲于王	見大雅韓奕篇	
吉甫作領其詩孔碩其風辞好以贈申伯	見崧高篇	
吉用作領穩如清風仲山南末張以慰其心	见 烝民篇	
烈文群公錫茲祉福	見周頌烈文篇	

見問頌絲衣篇

見周頌載支篇

又見烈祖篇 見商頌那篇

見豐年篇

見周頌思文篇

見載英篇

見周頌時邁稿

見周頌訪落篇見周頌訪落篇

一問題似的是里領尾木管里今改正			A TOTAL PROPERTY OF THE PARTY O
南行墓面與竹飾即樣陸氏作館竹贈			i
七月斯益蝗也添雜促織也蟋蟀發也朱			
蜉蝣身狭而長所據郭璞身狹而有角			
漆消芍蘭即江離			
中谷有雅首章雅切杰旅郭爽作们在			1:A:*
采芑首章二歲日新田三歲日命據黃氏	与与前和里者で献之以便考辨的所同者不必徧述證書	つ前科里者で動之以便者	電別号記さ
陈站山無置木曰紀據爾雅山有草木曰		ガス性房間 し	Ţ
卷耳土山戴石曰崔煜石山戴土曰祖旗	天生泰氏	下、LCT 许品	では、一般的表
一朱討地理草木蟲角烏獸有懷者	東ラ女之作	計画中民詩硕	音だと下 詩神
ーニュニュー・シャー・シャー・ション・ション・ション・ション・ション・ション・ション・ション・ション・ション	XXX PY 可許取	今比下 之前女	忌敢用光詩 韓
のグラートラナニース会権は変を作し、カロチョース会会を受け	以遏徂莒莳拔旅	王赫斯為詩思	日馬鶴鶴書書
行建二章母背立投查作借			三子
· 商和工作	深神堂		百彩工解 一
前田二章獻會以祀赫據問題作致食	亦祇以異詩卷	唐棣之花 6 美	子となる。
楚珍三章兄弟以婚從據特姓作長兄弟		1	部門
斯干七章宗院暫史據聽運京就作小盆			命吾 一
才不少里本传机妥· B 配价和爱——	· 方本学		不真性意詩語
や了生活で目を目を見ります。	を必要が一方服	亦孔之招前が	衣錦尚絅詩歌
七月八金里的野兔家屋上等进行的	在此無計計教	保佑命之詩布	思惑令德計典
一、木註接別經傳有懷者	嘉樂君子詩假	樂蘭妻李詩祭	· 不樂且就言語
野印末 式救爾後一作式穀令當從救			中庸
十月之至了草朔日辛卯城義謂古本作	唆命不易許敬	儀監于股 電立屋	が場所王不忘言い
南山有喜竹立萬壽無期一本作年全官	終不可能今前後	有要君子為此	华竹桥杨
東山二章不可長也一本作亦今當從不	略被洪與背兵	網盤黄鳥計器	惟民別止言希
本經文談寫者			大學
正撰		-	字意彩與

相保相受據問體作相愛一 百章朔日辛卯疏義謂古本作月今衙用已久當從日字 百至萬壽無期一本作年人當從青字 不可畏也一本作亦令當從不字 支武寫者 的草意接種作草內壺 後別經傳有假者 **式救爾後一作式穀令當從救字**

製石日崔見石山戴土日祖旗商雅石載土為崔嵬土戴石爲祖 木曰屺據爾雅山有草木曰站無草木曰屺

日章雅似悲歡郭璞作似在 | 蔵曰新田三蔵曰命據黃氏 | 茂曰ੱ 二歲曰 禽二歲曰新田

^{這也莎雞促織也蟋蟀發也朱註作一物恐誤} 管育的師肌樣陸氏作應首騎響肌肉甚美

茭鏡葵 移作作 宫 文 保 作 交 旅 作 交 並 从 臒 作人 ß. 为作 夏非 | 10 作 夏非 | 10 作 夏非 | 10 作 夏非 17日 水田 水田 作品 作俗似 宫作从 翠 井 井巢门 非 非从非 非非止 田 fi. # 拜備敬註中益 悉依正韻考訂 **一 所 俗 作 肖 彦 老** 八 開 心 音 熨 蛇 他 也 履命作 岡 人俗作雜誤權主人人且从住主 井 非 想非 亞俗 字作 音程追 不無更調 安作作等 濱觀邴 青程 俗 俗作俗 作规非 ſŀ. 作 沒非 14 非黑畫非不 非俗 全 非 1 H 選俗作准非 集化木字集 各作品非 **微** 還 潦 16 俗作張非 八大信从光寿~~深郁堂 世俗从世非 作液非 参 此鈞 Ť

在 6 作 4 有 4 有 4 有 4 有 4 有 4 有 4 有 4 有 4 有 4		時に 一部 本	拳 第 舟 稱 台 新 房 注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作者 人名英格兰 人名英格兰人姓氏格兰人名 化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甲基二	を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格 俗 俗格从 俗 俗 俗唐俗字从 作 作 作作士 作 作 作效作品
無	執 歷 充 梁 爾 星 俗格从 俗射从 俗 作作力 作从木 作 報		森林
政府 作 作 连 天	古从俗俗俗从)	大从水井 開俗作為井 開俗作為井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孫 [唐] 不 [] 不 [

×				~								<u> </u>												
]堡	鬼	郛	衍	觚	沃	货	役	衡	翺	具	邦	诗	功	與	畏	- 41	謀	崖	會	們	磨	漆	榕	聚
150	福基	116	į,	î	£ 1	16	10	信从	18	J. J.	14.1	、歷	单	作从	心力	省外	10	人間作	伯	作	榆	俗		160
	4.1	ı.	11:		关不			作行			けき							集作		作	1	, ff		
	关从	籽	77		大头			為人			那儿		玚	其	人人是	* <i>J</i>	14	电更	1		麂	*	科	果
1 #	九万	<i>3</i> :-	#	1	非人	参表	尹	非角	非		# 6	亚	#	升斗			#7	行法	,	非	非	<i>></i>	,非	,开
1	١,	į	:	!	İ			1 4		具工	•	天	!		非也		•	也更	!	į				į į
殿	華	戟	446	溅	斀	八里	ж	糾		梦	BAS	.	美	梅:	·	白色	: IKA	倚	描	' ' 始	水	*	扯	
俗			作人	Ti.		俗	货	7FT	多人	金		:	秋	化化	忍		ドリ	情从			杯从	不	化分	
作			作資		1	作	作		作土				非ギ	1	有专	f	K.	从升	译		本水		作	***
*			浅从		作風	件	H	#	进入		7	ì	美人		从从		サイ	Я	*		非从		H	鷾
1	#.		東文	非	井	非	車		非半	非	#		卸火		非八			月份			Í	34	沐	非
	· j:	,		:	·		並		i	ĺ			羔俗		i	i	柔取 删名	作	•				ш	
	: 非						尹					1 .	字作		i 		71			معتف			. #	_
		檢	奄	بالد	F	旡	廛	副	灰	燗	館	•	文	胃	手	苗	双	槃	燛	槧	船	坎	称	夢.
	一份	質				俗人			ŕ				作 从			談从		格下			俗人			多从
温火	作作	作验	作	ĵŀ. Di.	计符一学	作穴从	工厂	作品	人	外外市	作食		作已			前用		从从			作点基外		宣水水水	族
	7). -::-	12. 11.	苍垂	#17 - F :	八八	非九	心外	非	、 非	水 泵 ∄	館外		改及			首俗		非非			おかれ			非形
1	: 71°	71	<i>7</i> ⊏ :		八人	7F / L	阿从	, 75	7	7F i	! !	! .		世皇		- 無从		71	זי	<i>э</i> г.	71 /10	75	い <i>が</i> 頭.	アン
i	•		ļ	i		•	逐儿			ł			模	非	i	31					:	1	, ا <i>ر</i>	
獻	冠	梦	鉄	壽	耊	鯸	粼	BL	面	飾	合	1			穀	沐	付	爽	厳	館	錫	螇	坚	虚
	省从	P	1	ii)	fr:	俗	俗	, 16	が从	10	的从		·P	作人	伤从	水火	子从	心外	俗	音俗	码铁	省人	间俗	常
	作日	賃	ie.	11	IF:	作			作上	作	作人		作	411	作志	磨木	月人	作人	作			从虫!		作
	di	選	艺术	j.	\$	蘇			鱼人	篇	会从				裁人			夷从				业儿		Ė.
7	非是	#	- #-	非	非	非	非		直目	弄	非舌		j 79.	非农	教术			# _				談点		ķ
	外	:		:					並从			3			# ĭį	提作			並		資同		外灣	<i>ارو</i> ن-
	1 /	i	i	i					非し			水岩	'		7	Ì	作育		非		いり	汉:	打兒	-/"
	! 卆	ļ	- 1	1				手	ij	!		零					护理		1		計	ָ יע	$\frac{x}{x}$	1
									-			3.					7F 19				_		-	أيميد

光台作义	題名在明見遊坊	花谷川安東	1	各次替从日	- 1	俗作是	俗·华	作	作作污	4	可作作真非	新歷年董事美	九份作文井	俗	野谷作聘弄	俗作	基份作業非	1	小雅	伦作	其人人全人的作家并 人名人比人年人日本	13	首角	: ĝ
在民女人一人	好 作 東東	というなりのである。		俗	船	作作	作件	八 常作 及 养	一般人の外口外比外	其 外页 6	鉤管作気非		伤俗作的非	伦作校	夏名作 盛東並		伊伯作件才			13	本下人方	. fi	政人,以文	作
1.1.8作業非	俗作	次 八 十 七	LL 以哪火瓜	作具	作	作作作	馬		滋	神典科字不同為	俗作		だが作写非	首任者并	一格作金非	独 俗作 复非	酸俗作微素並出	悉幣作思非			谷作動	★作文家並非	俗作業	越俗作奏非
類俗作類非	松作	和完成少失广从虎	俗作盖斯	洛尔奇	東沿作校寺 人人	作古非	作作臭	课修	俗作栗	四非計模也	俗作 期来		名作繁	整具要字不同	俗作政	俗作录	一也头季淡季印数非人头子不	門音豆		•	遊俗作選非	野 谷作品非	冲俗作冲非	

大文 作写名 作 作引行 作 2頁 作 作 作 作字 作作术 上 作作	學 製
##	本製人 首次課 察到賽鹿 入俗草與不俗 俗 俗 俗 俗 俗 俗 俗 俗 俗 俗 俗 俗
文字集俗音 幣 皷 蜂头箭 雅 俗音也象 停憂字	· 人 电
作育聚 作型具 作作从广作 作 从 作这是 《 你作見 作 作 基	作 供 非 作
#型	本 允

3内从那音陵 四出成斤所之也介意俗作新走,安阳作安非

等令在原 水雅、 发育。 发育。 发育。 发育。 发育。 发育。 发育。 发育。 发育。 发育。	值於三 其代 於 其 於 其 子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 文 、 入 、 入 、 入 、 入 、	山商 從其歌 勿話櫃前 從其歌 勿話櫃門 與我 真勿舊用	兆 倡 暇 字 北 か か 子 東 徳 だ か 実 き き	人。 禁章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大樓	原子院辨疑 東古八明天外日初第十小歌何可不通道 東古八明天外日初第十小歌何可天外日初第十十章子前所 京山明天外日初第十小歌何 京山明天外日初第十小歌何 京山明天外日初第十小歌何
常律外架共務分為麻	武平 /	植 育浦	およう である は、 大車 死則同元 か高次 ・ 東本連二章 風共原文 か高次 ・ 東本連二章 風共原文 か高次 ・ 東本連二章 風共原文 か高次 ・ ・ 東本連二章 風共原文 か高次 ・ ・ 東本連二章 風共原文 か高波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大斯章軍 大斯軍 大斯軍 大斯軍 大斯軍 大斯軍 大斯軍 大斯軍 大斯

有於幅順既長 多 商品員 可以 然為為 可以 新籍并 可以 然為為 可以 新籍并 可以 然為為 可以 新籍并	題 印 體 作 土 解 日 日 起 吴 菲 侯 宇 干 有 木 之 天 赴 祀、取 位 樂 秀	了大彼 帶藥 创意以 日雅交 矣 奴 續聲 養 官 庭 娥 耕 府 本
五年何天之能 为 昌 首 电	在下消犯計五 是实付共式服勿為增 是实付共式服勿為增 是实付共式服勿為增 東京如壤如饶勿為增 來來発見與今勿為負別 來來完人勿為資	所 草語 洋野 さ 高

War and the second second	AND TO SEAL MANAGEMENTS.		
話記世次周	,		
商			
契	耶明	相土	马 若
曹国	实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圭
主奏	沿	外丙湯次子	伸王 外丙弟
太甲湯舜孫	沃丁	大庚兴丁弟	小甲
雍己小甲弟	大戊華已弟	华	外王仲丁弟
河空甲外五弟	祖乙	<u>和</u>辛	沃甲 孤辛弟
超丁和辛子.	南庚沃甲子	多甲 五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第	小乙	武丁	
和甲酮庚弟	原辛	庚丁廪辛弟	武乙
新起正解· 1			季宝 深柳
一	帝乙	紂	
宋附			
位于路科典兄	微伸序第	宋公稓	了公
溶公丁公弟	楊公州弟	馬公署子	釐公
13公	衰公	戴公	武公
Ž.	穆公宣弟	殤公	莊公穆子
着公	公子游草公子	桓公	棄な公
凡公	邓公	文公昭常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八元曾無孫
悼公	体公	碎公	剔公
:偃			
周			
		ATTENDED BY AND ADDRESS OF THE PARTY OF THE	

后程	不宜	執筒	公 劉
慶節	皇僕	者弗	毀斷
公非	高国	亞圍	公权礼药
至	王季	文	武王
及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松王	老主然弟	夷王勉子
巻王	宜王	1	平王
租王平孫	莊王	蒼 王	惠王
老王	垣王	匡王	定王匡弟
簡王	金王	景工	悼王
秋 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三東東	老王哀夢	威烈王	安主
詩経正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六
烈王	題主	慎 親王	裁王
周公封魯	保育		
月公	伯會	考公	場公考弟
公	魏公由茅	爲公	献公馬弟
贝	武真弟	兹	伯御懿弟
孝	恵	隱	和展示
和	閔	信問庶兄	文.
E	成	襄	耶
工服弟	衷	倬	元
13	共	康	· · · · · · · · · · · · · · · · · · ·
T	傾		
四人村庭、庆商			

新 原 所 国 封	₩ 成	主	/FF			7P	7EL	哀	召公九世至
↑	孝	了哈	蹇 .	獻	悼	武	· 莊公	鄭	惠侯
	王喜	· 	桓	孝	共	文	裏	7	釐
		惠	文	成	平	 	宜	宣	項
									惠文成平懿宣宣

武公	曲沃附	看京弟	孝	移	腐	店权	唐作	魏畢公言	展	倬景子	2	神経正解	耶	蓬	属	哀	大公	承任民	幽	獻	成位弟	杉	F	今
獻			鄒	鸡糖浆	靖	奖	唐作	之役封爵世次未		簡	莊、		懿孝弟	裏	文朝子	胡良弟	Ţ		結 曲弟	擊	釐	Ť	子登城弟	武公
君卓	i		哀	文科子	产	武侯		并	-	平簡弟	景莊弟		惠	桓	成	献哀弟	Ż			哀	简	裏童弟	子與春弟	莊
惠卓兄			小子侯	邦	獻	成侯				宜	安石子	天	項	孝	莊	武	癸			共產弟	定	棹		馬
												深地												

を授せ	ļ		j			府	世	昭夏 或弟	献實子	1	詩経正律			אי			非子	秦伯爵				女弟	
全观除之後封 月世 次未詳	Ē	莊屬弟	平夷弟	幽	申公		子婴	孝文	孝	簡重季父		共		移成弟	. Я.	裏公	秦侯		静	哀邪曾珠	昭	景	文獻子
1	成	宣莊弟	文	釐	相公申弟			莊襄	及文王	惠		踩	哀	康	德 公 式 弟	文	公仙			幽	項	瓜	襄
	哀	穆.	桓	武	孝申子	·		始皇祭	武王	出 出		懐踩弟	思表研	共	宜	學文章	秦仲			A !!	定	悼 襄	霊

經80-36

1	A	77 (77		las					新	¥.	支	莊	惠伯	李伯	旅貨	山山山
mad ut office dead to			 TO VIETE AND DE LA CONTRACTION			A THE STREET			伯陽	悼	宜	登群公子	石甫	夷伯	大伯	
										整体弟	成	招	穆公市弟	幽仙	仲君	
Reference of Land						7	,			隐平弟	武	共	杠.	戴伯	宮伯	
						來方									ļ	

武 筑王 以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羔羊	釆蘋	召南鶴果	漢廣	桃夭	樛木	黄寒正解——	月百日	正風二十四篇	交王世	周詩三百六篇	玄鳥	省 着	超甲以後	那	獨二 着	大小川	河南五篇	/ 三項世图
****	江有氾		甘棠	来祭	汝墳並南四詩	芣苩	螽斯		慈華				殷武			烈祖				
	野有死店	標有梅	行露	草戲		死 五 周 四 高	麟之趾	深柳堂	冬耳							長發		·		

乃此何彼狼失南國言	医 詞	
正小雅二十二篇	1	-
鹿岛	四牡	皇皇者華
· 俗様	伐木	天保
禾薇	出車	林杜
前陔	白華	華泰
魚雕	山庚	南有嘉魚
・禁止	南山有臺	由儀
麥 蕭	港家	形弓
等 青者, 表		
	-	
詩程正解		本
變風七篇		
画七月	鸱鸮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贯
很跃		
正大雅十八篇		
交王	大明	蘇
核樸	早麓	思齊
皇安	海洋汽车	下武
文王有聲	套	行革
既醉	息。	假樂
為公劉	泂酌	卷阿

背鳥	鹤吹	鴻雁	變小雅十篇	属王以後	桑桑	氏勞	受大雅四篇	全世	執競	頌一篇	昭王以後	詩経正解	昊天有成命	頌一篇	康王以後	齐	絲衣	小步!!!!	閔子小子	載見		思支	烈文	湾廟
我行共野	祈父	庭燎				板							噫嘻		•	般	酌	数支	訪落	有客	有替	臣工	天作	維天之命
斯干	白駒	污水				夢						空			•		桓	良耜		武	潜	振鷦	我拼	4清
			`		•						•	深柳堂									-			

平王世月	一一一一一	與職大垣公武公将	衛洪與武公時	受風 二篇	断王以後	膽卯	· 爱大雅 二 篇	苕之華	何人斯	節南山	静経正解	受小雅人篇	幽王世	韓奕	香菜	變大雅六篇	吉日	六月	變小雅五篇	即相升衛殖侯時	愛風 篇	宣王世	三半
承無正		将				召旻		何草不黄	巷伯	十月之交				江漢	崧高		黍苗	釆芭					
寫之初筵金河石	· · · · · · · · · · · · · · · · · · ·								白華	小弁	大古			常武	烝民		•	車攻					
1											深柳堂												-

電腦有茨	變風三篇	柜王以後	二子亲升	業	變風六篇	桓王世	素車鄰	唐椒聊	釆葛	君子陽陽	王君子于役	詩経正解	變風十二篇	平王以後	抑御武公時	受大雅	秦小戎襄公時	唐楊之水晋昭公時		王泰雕	新列人社公時	終風並衛莊公財	即柏舟	受展工商
君子偕老			式微	整鼓並衛州吁時			駆鉄		大車	中谷有推	兎爰							7 大叔于田		楊之水		75	黎 表	•
碧之奔奔鱼偷惠公非	-		施止 並新公時	新臺			終南			丘中有麻	蒋 裔	大五 深柳堂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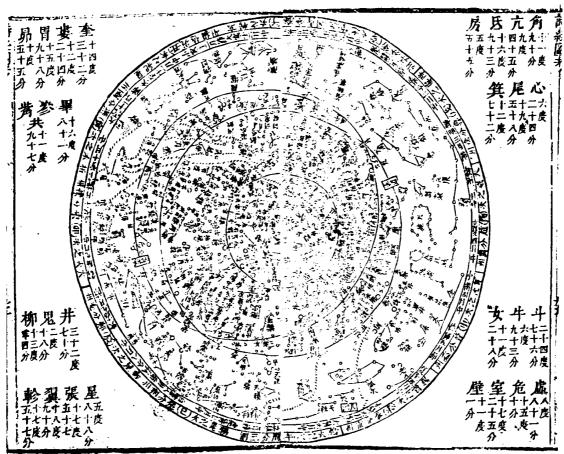
	育 候人 # 公時	秦渭陽和公時	復河廣宋裏公時	變風四篇	彩王世.	悶官信公時	駉	魯領四篇	思王が後	詩柱正解一个	郭清人支小時	相風	原 載 動 公文 公 時 定 之 方 中	受風六篇	息王世.	唐無衣白沃武公	受風 一篇	整王世	荷嗟並襄公府		受風四篇	莊 上北
		黃鳥康公斯					有塾					干旄並為文公引	硏			野				触筍		
							泮水			本 夫		•	蝃蝀							載驅		
										深柳堂					<u>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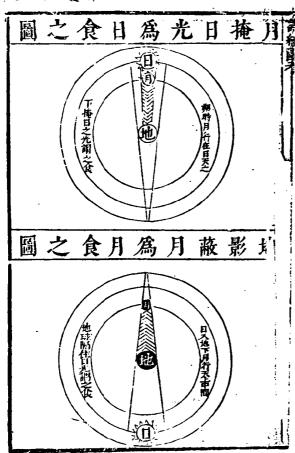
# 本本	有核之社	林杜	原线棒	項別	及站	葛屐	虚令	東方之日	香雅鳴	野有墓草	子科	丰	新程正 解 大	存今	女日雜鳴	東新仲子	木瓜	芜醐	福考槃	 北門	谷	邓凱風	变風七十五篇	時世末詳
来 投 湖 (盖. 攻	山有樞		十畝之間	汾沮洳		東方未明	遷	溱洧	揚之水	東門之坪		牧童	有女同車	兰宝衣	÷	伯今	氓	静女	簡今	雄雄		
	来苓	趋羽			(代档	園 有桃		南 田	者		出其東門	返雨	卒卡	寒裳	山有扶蘇	遵大路		有狐	竹竿		泉水	郊有苦葉	,	

弧葉	来綠	角弓	青蠅	香蕉	暗彼洛矣	信南山	小明	詩經正解	四月	谷風	小旻	愛小雅三十二篇	重蜉蝣	匪風	看羔裘	防有鹊果	東門之池	陳宛丘	權與	素兼良
漸漸之石	服桑		角藻	斯 弁	宴宴者華	前田	鼓鐘		北山	夢我	小宛	'	鸣鸠		素冠	月出	東門之楊	東門之材		展風
	餘量	都人士	来菽	車奉	桑包	古	楚茨	一方子八 深神堂	無将大車	大東	巧言		下泉		照有 表	澤波	港 門	新門		無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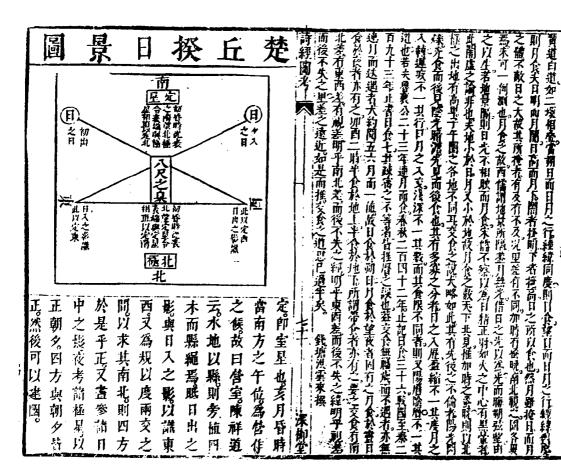
12.14	丹制	一禮樂器具圖考	一服飾圖考	一、地與圖考	一天交圖考	 深柳堂許經圖考目錄
,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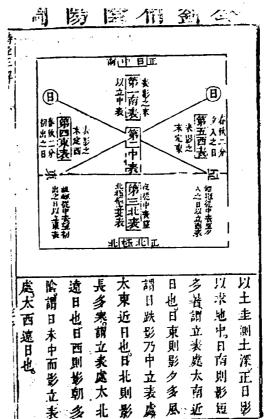
經 8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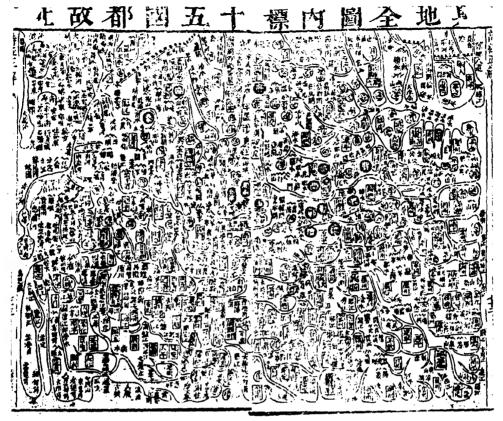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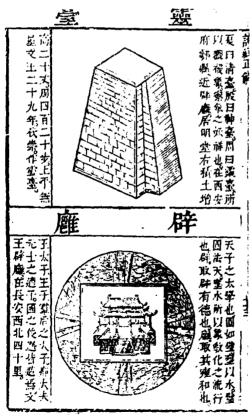


經8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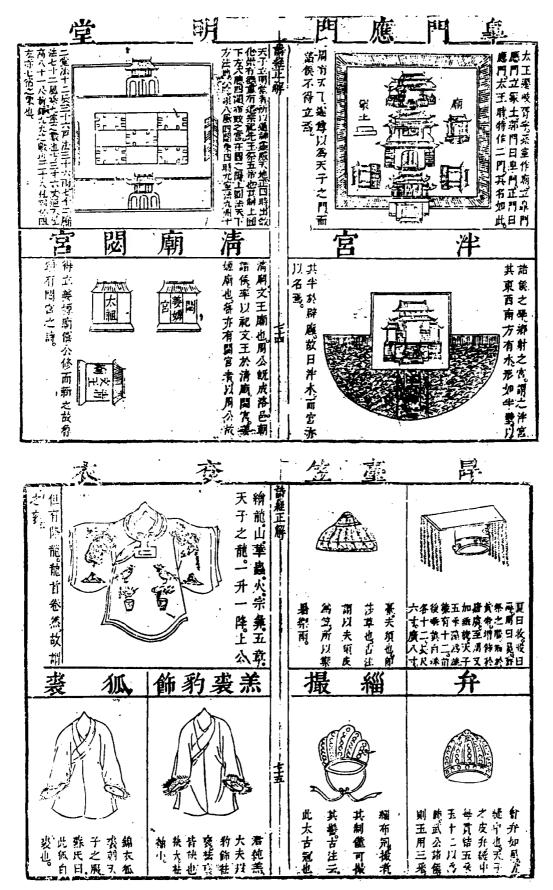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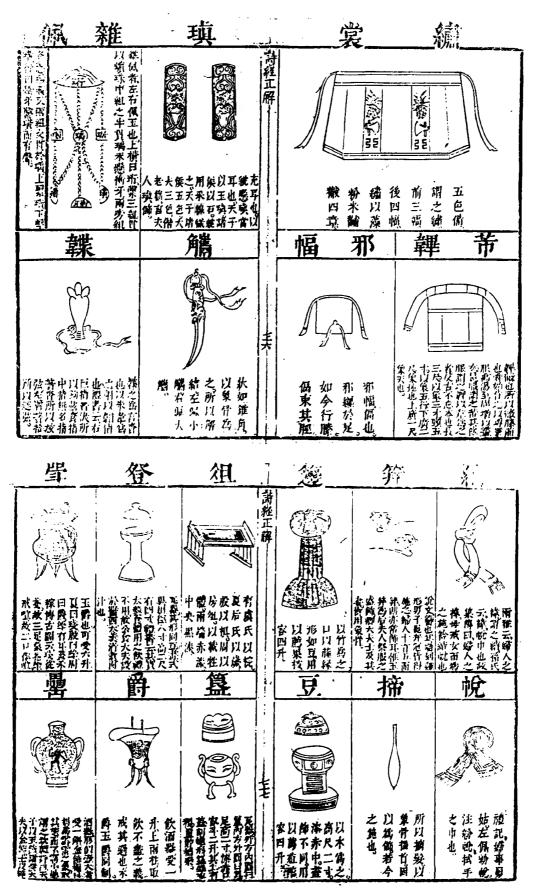




經8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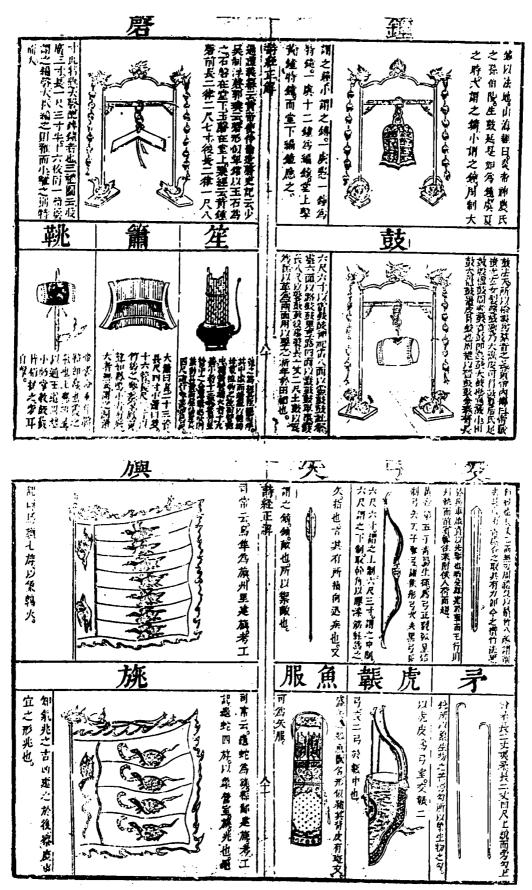
經8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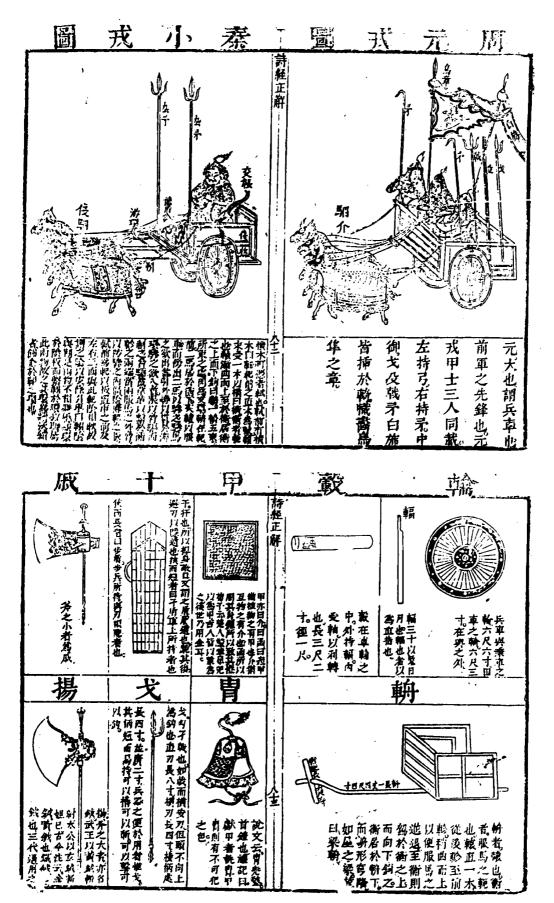
經8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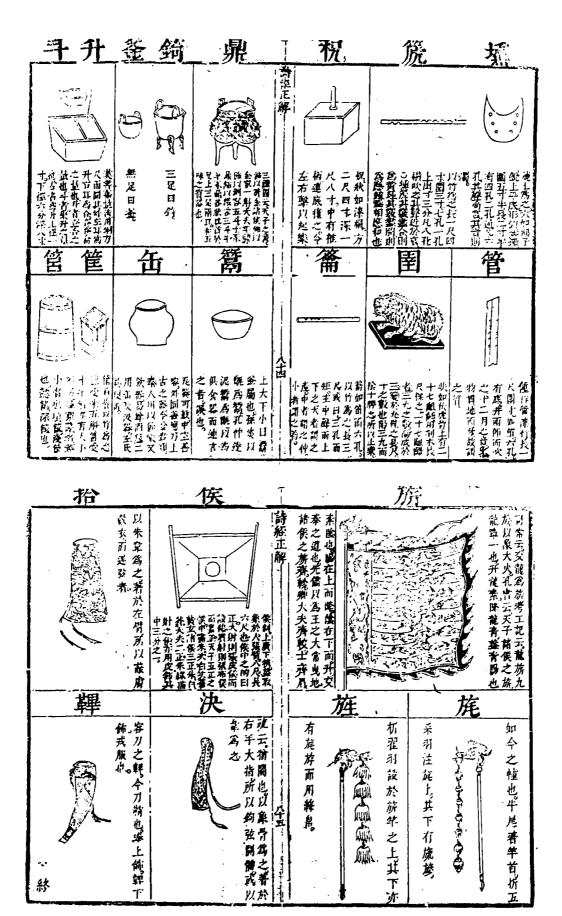
經 80-47



經 80-48



經 80-49



經80-50

深佛堂诗經人物考

丹陽美文綠我英氏輯訂

姓氏考

季歷卒昌立是為西伯麥太如為如

大辆季载收海十个自少及侵未拿己形容之影。 每次管权鮮大周公旦大蔡叔度大曹叔振鲜大霍叔武大成叔處大康叔封 太叔周武王之母大禹之後有辛如氏女號日文母生十男長伯邑考大武王

召伯名更姬姓伯爵武王封召伯于北燕食录于召爲召康公文聃李戴教蔣十子自少及長未常見邪解之事

孝伯早死其女弟戴妈生子完衛莊公子也然為大人曰莊美無子娶陳女鴈始生

東經濟鄉氏仲賴姓陳國之女衛莊公妾桓公母莊公夫人莊姜無子戴媽生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騎者桓公縣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

太子妻也欲廢之使仮如齊令盗杖仍而立朔為太子十九年冬宣公卒朔立美生子壽及朔令左公子洩爲傳夷姜死宣姜與朔共龍太子仮宣公自以奪子促以為太子令右公子職爲傳為太子娶齊女公問其美娶而納之是爲宣宣姜伋壽朔太子伋公子壽朔皆衞宣公之子初宣公丞干莊公之妾夷美生殺州吁于濮迎晋于那而立之是爲宣公

是為惠公

共自自受制した中でする。共自衛信候之世子名餘康叔第九代孫初立為君其弟和裴攻共伯于墓上共伯衛信候之世子名餘康叔第九代孫初立為君其弟和裴攻共伯于墓上

公子項字昭伯衛宣公之庶子惠公兄初宣公卒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流行而有共奏持立之禄豈不可風世平

展平罪與百姓同勞苦卒與衞業 一立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被敬勸學投方任能輕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衞殺懿公于熒澤弘演至死之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以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衞殺懿公于熒澤弘演至死之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以衞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被敬勸學投方任能輕公子項字昭伯衞宣公之庶子惠公兄初宣公卒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公子項字昭伯衞宣公之庶子惠公兄初宣公卒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

許穆夫人衞戴公林許穆公之夫人

在 中位後修康权之政百姓和集局由王時入為鄉士四十二年大戎殺幽王武即位後修康权之政百姓和集局由王時入為鄉士四十二年大戎殺幽王武即位後修康权之政百姓和集局由王時入為鄉士四十二年大戎殺幽王武即位後修康权之政百姓和集局由王時入為鄉士四十二年大戎殺幽王武即位後修康权之政百姓和集局由王時入為鄉士四十二年大戎殺幽王武

日夷蘇逃之衛兹甫從之三年桓公有疾召兹甫乃及復立為太子太子兹甫既而桓公出之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兹甫囚請必立日夷宋桓夫人襄公母初衛公子頑烝于衞宣姜生衞文公宋桓夫人夫人歸宋中

大治大家公名茲南桓公子其母衛女也妻公元年使公子日或為左師以時以大家

于宜日是為平王 以大武伐周殺幽王于鑒山晉文泰襄鄭武衙武率師逐大戎即中國立故太 服遂廢宜自以伯服為太子宜白出奔中幽王十一年欲殺宜白求于申申侯 服遂廢宜自以伯服為太子宜白出奔中幽王十一年欲殺宜白求于申申侯

其子掘突是為武公和公為大司徒得周泰幽王蒙褒如诸侯有畔者大戎殺幽王并桓公鄭人立和公為大司徒得周泰幽王蒙褒如诸侯有畔者大戎殺幽王并桓公鄭人立即桓公名灰周属王少子宣王弟宜王一十二年封友于鄭曆為伯幽王八年

夫人日武姜生太子幂生後為莊公散兵與晉文侯定平王子東都工城平王勞而德之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為鄭武公名勘突桓公子初桓公判兵從周幽王大戎殺幽王及桓公武公收其鄭武公名勘突桓公子

年封段于京號京城大叔後大叔完聚縣甲兵具卒乗将襲鄭莊公命于封帥,以段鄭武公子莊公弟初武姜爱叔段數請武公欲立爲太子公弗縣莊公元詩經人物孝

祭び入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寿陳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文公恐狄渡河侵鄭使高克将清邑之兵于河上以高立鄭大夫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飲遠之不能文公十三年冬十二月狄鄭文公名提屬公子

彭生以除取公為投影生以清之即之使彭生和尊侯上車因拉殺之替人求知之然受姜信聚公公與曹侯飲醉之使彭生和尊侯上車因拉殺之替人求褒公女弟襄公故常私通自僖公特嫁為曹桓公夫人及桓公來復通嗚桓公寶吳公者諸兒哀公九世孫僖公予四年春恩桓公與夫人支姜來齊文姜為齊襄公者諸兒哀公九世孫僖公予四年春恩桓公與夫人支姜來齊文姜為

各桓公名勒惠公子屬**今**第也

公不能復而盛ゝ其宮李明替人之女春秋思之不能復而盛ゝ其宗之,不以称年三十七矣及將逆齊女乃升桓公之極刻其病夫桓公見殺于齊莊。召莊公名同桓公子公制于母文姜使必娶十齊而襄公女待年未及故長而

公司昭侯文侯子桓叔姓昭侯元年封成師干出沃其後曲沃强盛昭侯徵舜國公不能復而盛飾其宮李朝智人之女春秋惡之

等標人物者。 樂有傅之好施晉國之聚竹附為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桓叔欲晉桓叔名成師晉穆侯子文侯弟昭侯叔昭侯元年封成師于曲沃號為祖叔人州叛而歸之

司管王宫明察任王子平王五代派董王四年使武公命曲天武公以一重马桓叔卒子解代立是為曲沃莊伯人晋晋人娶兵攻之桓叔欺歸曲沃晋人立昭侯子爲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

二年襄公伐大戎至岐卒于文公立傳六世至豫公二年秦公伐大戎至岐卒于文公立傳六世至豫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十大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十大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十大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十大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武公武召,司公名郡东北周四王襄公伐大戎至岐卒于文公立傳六世至豫公

子與日我之帝所觀的天廣樂世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而告我晉國將恭穆公召任好宣公子成公弟穆公元年病即七日不寤寤之日告公孫枝與

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斯未老而死精者之子且令而因男女無別帝錫我冊 一命命平晋亂公孫枝書而藏之四年迎婦丁吾若太子申生幼也問百里奚於 用之因百里美之言厚幣迎塞权客禮禮由余千是廣地益國東服强否西斯

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三良許諾及公學行從死國人哀之 秦三長皆秦大夫子車氏之子泰之艮土也初秦豫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

而穆娜至穆公二十四年春納文公子管康公府為太子送文公子渭陽日我 茶康公名營授公子其母榜類也初首文公為公子時遭縣鄉之難出亡未反 兄母氏如母存為康公卒子共公立

狐偃司空季子先軫魏武子獻及堡鹽鄉 謀立美行二十一年聽騷姬襲殺士 育公子重互献公子名重耳後流文公门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日趙衰 中生重耳遂出奔秋從亡者数十人居秋五年而獻公卒里克殺奚齊使部

惠公後重耳无秦秦穆公以女五人妻之思公十四年九月卒子尉立為懷公 **兵與重耳歸晉使人殺懷公即位後覇諸侯號 日文公** 十二月晉國大夫樂卻等開重耳在泰背於來勒及國為以應于是泰穆公發 耳之弟夷吾于祭夷者使卻前略秦求入秦穆公發兵送入晋而立之是然

委任移植及太子中生移源以而有義泰穆公四年迎移雄于晉 然移聽一日怕雅晉賦公女素穆公夫人康公母初晉賦公然于武公之安於

夏南夏徽舒宇子南陳公子夏孫大夫御以子其母夏姬也教舒祖子夏英為 夏氏以氏配字謂之夏南徵舒仕陳為大夫色諸株林

而復少終其身三為后七為夫人淫英甚為 夏姬鄭穆公少妃她子女子貂妹陳大夫御叔妻复徵舒母夏姬美好無匹老

陳室公石十國共公子監公與孔字俊行文注十夏姬朝夕馳聖禄邑或衣非 **支。成矣其禮相數于朝進冶源日分卿宣宗民無效矣且問不令君其納之必**

> 民公司行父日徵舒仍汝對日亦似右徵舒疾此言公出日其統射殺之二至 **乔楚太子奔音禁狂工率諸侯誅做舒定陳因立午是為成公** 日书能改交公告二子二十五時教之外北禁莲殺池冶十五年三人飲酒干賣

倚氏縣古郇國文王子所封後為四人似地 哪怕鄉侯也鄰姓周文王後鄉侯常為州作治諸侯有功一說志山西平陽府

詩經人物考 察周公之冊知公有盛德乃迎公及同管公武庚率准裔及公乃奉王命興師 管定流言乃避位起東二年天暴風雨不盡個大木斯技成王恐發金縢之冊 疾公被齊作冊書是太王王季文王敬代工史納其冊于全縢蹈中王翼日乃 東征誅管叔殺武戾放蔡权淮裔東土悉平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制作詳 廖武王崩成王命公為太空智和主自陕 以東使公元子伯會襲封于魯公讀 → 対公佐之院克商封于曲阜公不就封留周滔太傅與召丞共輔王室武王有 周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武王弟自文王在特旦為了仁孝與于群子武王伐 深柳堂

りまりは多いである。 之樂歌之述封叔處于唐交門南有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使者迷歸路周 成王名論武王子呂望女邑姜所生春秋元命也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缘 開于庭王乃接琴作儀爲之歌定縣于姊帰遷殿顧民于洛邑周公沒王命君 公為指南之車以道之成王封大山禪于采市炎奏生于塔麒麟遊于苑鳳凰 封若史佚囚請擇月工日吾與之歲斗史佚曰天子無威言言則史書之禮成 后禮名棄帝學子其母有部氏之女姜嫄為帝譽妃未孕出游丁野見大人跡 |陳尹亥東郊懋昭周公之訓四十三年乙丑王崩太子到立是為||康王 后侵姓據納結氏生子不管程卒養干酉前廣都之野 日漢字日度反為兒特好種植有穀各得其理堯聘亲拜為可農封之部號為 踐之。可動若為人所威後雄媛生了怪而樂之不死以為胂收而養之長因名

以生遷邑于爾周室之與自此始,我於居于破石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雖在我狄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民愈,我狄居于破石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雖在我狄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民愈,公誓后稷孫不窋子初不宜之末年至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宜失其官而齐

子立是為成王

李立是為成王

三十三日子りてたとくなり東西で最大は大大の即上寺故故と近天の周周王名胡夷王子周白夷王王政不剛属王元年楚能楽畏之月去其三號此考未確

同言王名清厲王太子の厲王奔乱清匿召公家國人国之召公以已子代之為東王王不聽三十七年國人呼襲王王出奔飛五十一年死于無公禄命聚議典謗王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吳敢言道路以自召三十年王好利近柴夷公芮伯諫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時徴敛數起民不

詩經人物考了 一次與此學院其毒而置之衣領問使伯奇视而殺之母大呼曰伯奇奉我吉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立伯封語于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試上臺觀最盛級高烝民江漢諸詩文藻爛然家富食口數百人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尹吉甫周卿士也宜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復文武境土武功尹吉甫周卿士也宜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復文武境土武功

方赵周卿士也強刑背叛宣王命方叔南征功最者張仲周之卿也為人孝友宣王命吉甫伐儼犹惟仲侍王贊助之力居多。还射殺後妻

色技修師今屬河南府汾州平遥縣治東有尹吉甫墓此師尹者其吉甫之後師尹官太師而尹則其氏也路史云子朝入尹周地尹氏来輩西南偃師即其

京炎原氏交流周大夫也左傳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古今姓等三家姓

股人悅之三叔流言于國淹君薄姑謂武庚曰武王崩成王幼問公見疑矣此

統之侵西伯承殷王命命南仲将兵以衙中周然則王命南仲乃殷王命之手

而仲據黃雜章考云斜時文王為西伯得事征伐其時西有昆裔之患北有獨

百世一時也于是以武庚叛周公本命討之遂定確經淮夷東土

策告之龍亡而禁在檢傳主属王發而親之發流于庭不可除使婦人態而認二是夏帝下殺之與去之與止之皆不吉卜請其然而艱之乃吉於是布幣而衰數蓋安之女周幽王后初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神止于庭而言曰余褒之

是父南仲之曾孫周之卿士宣王常親征淮北之夷命以總六師。 其夜啼收之奔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微獻之以贖國王受而嬖之釋褒竘 其夜啼收之奔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微獻之以贖國王受而嬖之釋褒竘 其夜啼收之奔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微獻之以贖國王受而嬖之釋褒竘 其夜啼收之奔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微獻之以贖國王受而嬖之釋褒竘 是父南仲之曾孫周之卿士宣王常親征淮北之夷命以總六師 是父南仲之曾孫周之卿士宣王常親征淮北之夷命以總六師

別留Eというでは、100mmのでは、1

ま乃勞身焦思輕尺監惜寸陰敷土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水患恶平正九賦。診胸有玉斗足文履已身長九尺二寸縣治水弗成帝極之馬傷父功不成受修已孕度有二月幾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成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鈎修已孕度有二月幾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成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鈎底更后氏蚁姓或日名文命字文始帝顓頊後父縣娶子有莘氏女日志是為我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奴蠹敗縣而去。

去東巡前于食稽山因莽騎官稽有的廟。 也然而喚回我受命于天蝎力以劳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兩何為者龍舍舟而。 也然而喚回我受命于天蝎力以劳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兩何為者龍舍舟而。 會諸侯計功防風氏後至戰之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貫舟舟中人怖骇禹乃 定九貢常出見罪人泣曰朕甚释之常東巡以二子扶搖從臨犬越上茅山大

申6日高宗王母良ら奏性係の阿神泉之後の危處四行受封于中國在南陽室(111)。 こっこう

馬子行義諸侯順之至武王有天下追尊公為王季云 伯不受季座乃立是為公季事般為西方諸侯遵后稷公劉之業修古公遠道伯不受季座乃立是為公季事般為西方諸侯遵后稷公劉之業修古公遠道和不受季座乃立是為公季是以傳昌乃偕如荆蠻以漢季歷古公卒季歷讓位泰伯不受季座乃立是為《《《《《》》,而議百君子謂太任能胎教云

長子伯邑考為射御紂京以為英賜西伯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不知也物因殷嬖臣對仲獻之紂紂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兄其他平乃被西伯西伯 物因殷嬖臣對仲献之科村日此一 牧野之戰村兵敗赴大自焚武王朝之懸其首子太白之旂

并輕非此非能所獲獨土之關果得尚于刑須曰吾先若太公皇子久矣故號 得鲤刺鱼腹得書曰呂尚封于齊尚知其與及支王將出佩十之曰所後非龍 尚父姜姓名尚一名牙東海上人其先神是商孫伯及克特為四帝佐禹平水 有是大謂尚口子姑復的必細其種芳其供徐徐而投無令魚駭尚如其音果 津天东不售君牛朝歌天熟肉取遂釣于消清時年七十三日三夜魚無食者 八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價地令其收之惟得泥沙公曰若言雕更合 一口太公堂載與俱歸以師事之後武王克殷號為尚交封尚交于齊迫遇婦 一有功封于呂子孫從其對為姓尚其後也尚少貧壻馬氏老:而見去野漿孟

っ一のことでは一方の関節古公仁亦多歸之映園統日周古公少子李止而成三千乘之已及他方関閉古公仁亦多歸之映園統日周古公少子李 歷生子員有聖瑞古公日我世當有興者其惟昌子後文王生武王發果與王 行義国人愛藏秋人使之去陶踰梁山北于岐山之下断人從之者三千乘一 治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金不錄云太公黃百有十歲 工古公頭父公割九世孫公叔龍類子古公后的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獲經在人物考

淵智非常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岐與有謀為 手追上古公為太王 今多官氏女太王娶以為此有色而貞順率導泰伯仲雍李座靡有過失太美

文材示不可用古公死泰伯遗验丧哭子門外示奏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泰康 餘家立以為君恭伯卒無子仲雅立是為吳 胡素伯長常亞泰伯讓王再三仍遭刑險自魏勾吳刑婦高其義歸之青千有 亦伯古公長子泰伯**從護嗣子季胜因與仲雍託名採藥新山送之**刑蟄断長

凌烟后稷母部侯女帝譬此行见巨人斯桓之赐而有赈没以益大心怪惡之

仍以周大夫周宣王承属王之後內有接配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仍取佐士務古作調納王子華縣執政小臣咸省服躬作芮良夫解 持會代平林者收之復聚之寒水之上於鳥絕翼美類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 日新好樹植百般桑麻竟使敢民稼輸封于邱正武王代殷而有天下 十金種配以求無了移生子以為不解而棄之監巷牛羊進而不改復惡之子

之天下喜于王化位行 前侯姬姓之國周移王時人作呂刑者或曰宣王時人乃作呂刑之子孫未知

時何山前為州魯武公以子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仰山前諫目不可不順一何山前契依食采于周東都像內之樊諡曰穆仲而仲山前則其字也周宣王 必犯王卒立之宣王既袭南國之師乃利民干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

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而王卒料之

弊侯武王後其先為侯·赖華百譽被錫之追陌使築修城池治田畝正就法納 到之事中心是一个。

| 歐文周宣王時卿士也顯文或使歷使諾國獨以韓為樂土達以其文韓哲妻||類文周卿士韓侯初立朝周而歸宣王命顯文俊之于屠

照尽君子謂藥姑賢而宜家云 | 韓位門為王娜娜父女韓侯夫人韓侯朝周報迎韓姑姑既歸能盡婦道致有

行行程例何好各体父重祭氏後周司馬也帝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 以可地歷處夏商之際重於民世序天地周特休父失其天地之官食采于雙 內之在宣王親征淮北徐州东命休父為大司馬以董六師從征有功其後因

周泉王名到戊王子成王將崩懼大子到之不任乃發傾命成王既崩王嗣立 到以休于前政泉王常朝諸侯于都宫王克遊洪紫敬恭神人守明堂之制觀 合単公保董東郊王日嗚呼父師今子派命公以問公之事在成欽若先王庆 c 加子昭王立 海内宴然百姓與子禮裝图國空處刑指不用有度處氏之風焉二十六年王 有亡之迹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四異質服

信歌子駁諫不聽乃謀于狂子此千日因無政天下亂矣爻師少師我其出住 卒嫡子蚤亡立其弟行為徵仲 之其子四之為奴武王代封克殷封紂子武戾禄文以新殿祀武及與二監作 微子名啓帝乙長子斜之庶兄食采于後故曰微子斜氏立沉勵于酒亂敗厭 亂局公承王命討之武戾就裝乃求徵子以代殷後到于宋封為上公後徵子 干恐絕殷肥特其祭器樂器避干荒野箕子此干俱以死諫此干逢紂之怒殺

|股箱和人獲公自懸諸無門二十三年薨子文公立 納女制穀樂休工程更穩之逋罷軍完之誅去背刻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 公代物収須句反其君邪人以須句故出師公里都不設備而都之戰于井原 公子會既而釋之二十一年夏大早公飲饮巫厄縣文仲諫止之二十二年表 李 百万人立之: 一年冬十月不丽三年·春夏不雨住公憂問元服避舍躬節後 詩經人物考

高天下謂之八恆而庭堅其一焉初尚毋日秋始升高丘見自虎其上育雲如 **菜通動而數事党立版為大平決徒明白** 此成已生車間乗夢白帝遺以馬喙子乃索扶始問之如東言陶生馬喙磨信 皇間一名を堅字情顓頊高陽氏之後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誠 察于人物天下無虐刑處舜斯華會

> 詩經人物考 局公三見而三答之伯含問于商子得父道子道之說明日夜見周公入門而 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伯含問于商子得父道子道之說明日夜見周公入門而 督公各伯會周公元子成王少周公抗世子法干伯貪欲令成王祭君臣父子 為土師陶一振獨而不仁者逐乃立行推造科律聽依執中明于五刑以弱五 近民民必歸之准發徐我並起為宠自含率師伐之子對作數等逐平徐我軍 也日当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問公獎日鳴呼常後世其北面事外失平私 長幼之道成王有遇則提伯盒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伯金朝于成王見子 教民協于中面天下亡党舜封之于奉是日皇問夏出封之子六陶卒其仲之 受其俗華其禮表三年然後除之故運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問公日何梅 干少雄之堪是為為公伯會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廷也伯會曰 慈登堂而跪公乃拂其首势而食之周公司相成王王乃因而奄之民封伯命 克世使襲六奉其祀义封其後于發周裹王三十六年楚減六款 官有民國于華伯會不能理問公遺書戒之替公因是以修其聽行之三年而 2.....

图图化局康王十六年替公平于考公立

成果無姓伏養後須句國女智莊公妾傳公母傳公五年春祀伯姫歸寧成風 妖乃致泉臺十七年夏華發蒙君子謂下之會微聲養其能免昏侯乎月有蛇十七自泉宫出入于魯國如替先君之數八月辛未聲奏奏齊人以為 故會齊桓公子下為之請齊乃釋公三十三年公薨子小表文公十六年夏五位公子勝款十七年夏季孫帥師城項齊人以為討遂執公子會於歷襲以公 於美一日聖姜濟之宗女會傳公夫人文公母傳公十一年夏公及聲夢會是· 司太與與有演之配以服事諸夏二十一年冬和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對或 風也成風言子公日禁明起保小家問禮也變異信夏品酮也若封須何是出 八年秋公務丁太廟立成風為夫人在宿須句顧更四國皆風姓伏養之後等 五年正月周夷王使荣叔來愈舍且那三月恭成風夷王使召昭公式食 曍湾而修祀 舒嗣也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文公四年冬成原奏

年冬秦康公來歸成風之陸

是爲信公學友肯兼公弟相公子也會人欲誅慶父哀美慶父出奔莒季友乃入立慶父季友肯兼公弟相公子也會人欲誅慶父哀美慶父出奔莒季友乃入立慶父馬公司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弒問公按哀姜齊女莊公妻閔公名啓兼公庶子僖公外初莊公卒子於立慶父使聞人學戰子殷而立秦問公名啓兼公應于僖公外初莊公卒于於立慶父使聞人學戰子殷而立

使笑斯上渐美概之廟下治局公之宫 笑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前院北面而哭慶父開之於是抗斬經而死信公常 乎齊齊人不納返舍於汝水之上使奚斯入请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則殺矣 买斯公子魚唇大夫奚斯其字也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皆莒人廷之將由

命者漢南市侯岡之成曰冯德至交澤及會賦歸者三十六國娶有莘氏女為一世置八一而更教之就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明太明明生相土相土傳十一代至主癸主奏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愈威而生粉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傳十一代至主癸主奏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愈威而生粉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傳十一代至主癸主奏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愈威而生粉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傳十一代至主癸主奏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愈威而

謂乎若云讓春御卵似近于誕 以太牢祀高媒然期簡秋之祀高媒而孕也正祈福之應也天命专真其此之, 類秋髮母有娀氏長女為帝晏次妃祀于高媒孕而生契月今仲春玄鳥至日, 正如生太子太丁三十祀湯扇年百歲葬亳北之濟陰,

也欠之明德这次。 始言學自央至先師于五百年凡先師所川教人為學者皆商先世和傳之自行和平足為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于除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楊始言故高宗命契敬效五教在寬則人倫五教之名始見于此契蠡道德純粹惇敘五典性吳帝學子母目簡狹磨奧之際契為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総無辨語惟舜

不敢荒軍修德行政天下成欲殷道復典。不敢荒軍修德行政天下成欲殷道復典,一門祀王師克思方氏差來貿高宗經過名日照應祭成陽明日有飛雉登鼎斗而雖高宗權和已日王勿憂先修齊帝賽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車傳說了傳展之野立為相高宗德達及神明及即位元龍定曼甘富為相三礼既免丧高宗亦弗言恭叛思道武丁名或云諱恭廟號高宗小乙子高宗為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舜共武丁名或云諱恭廟號高宗小乙子高宗為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舜共

歸之相土卒子昌若立傳十世至陽代夏有天下 業始代關伯之後若商盧祀大火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甚威武四方諸侯 祖土契孫昭明子奚仲為夏車正相土佐之界物以時五材皆只相土承契之

他并于朱伊尹醒夏復端于亳东冯塚七里太戊特其子伊陵為相 一總至太甲子沃丁立八配尹乃卒年百百餘歲大案三日以天子之禮葬之 一總至太甲子派丁立八配尹乃卒年百百餘歲大案三日以天子之禮葬之 一總至太甲子派丁立八配尹乃卒年百百餘歲大案三日以天子之禮葬之 一總至太甲子派丁立八配尹乃卒年百百餘歲大案三日以天子之禮葬之 一總至太甲子派丁立八配尹乃卒年百百餘歲大案三日以天子之禮葬之 一總至太甲子源夏復端于亳時天南血地吐雾菜是頭夏新春水伊洛姆泰 一線至太甲子源夏復端于亳時天南血地吐雾菜是頭夏新春水伊洛姆泰 一線至太甲子源夏復端于亳時天南血地吐雾菜是頭夏新春水伊洛姆泰

附

黎然居氏春秋武王封帝燕之後於黎六韜決大疑义云甲子武王封污後於

家伯仲允肯字也其考未詳

香菜歌福皆氏疏云香葉如之外親也 家伯仲在皆字也其考未詳

部大夫譚國之大夫也對王時東方大小之國皆受其用因作詩以告%為一寺人孟子,寺人宮內小臣孟子其学也

相近今江東人呼之為勢好在江邊江中公照雖然一名王睢島類自席慎匹交則雙朔立則異處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

高水小則里自小寒五日而始果常背太威而向天乙或謂音感而孕或謂傳說名或鹊文名兼駁知氣候陰陽向背風水高下來歲多風則果低枝水大則黃島即黃鵬留幽州人謂之黃陽一名倉東鳴則發生常甚然時常在桑問黃島即黃鵬留幽州人謂之黃陽一名倉東鳴則發生常甚然時常在桑問

|天將雨則逐其雌晴則呼而反之仲春之月曆化爲鳩||坂州拂不自為泉場照鳩秸賴也一名梅麥仝之布數江東呼為郭公兼鳴以製州拂不自為泉上枝而卵

故謂之質客

行形向行胜美运歸安藏取乎此悉各分來秋分去冬歸于北海轉于水東小白魚作南家自繁令縣原來是也

惟於介之局即野鶏雄者有心長足身有文承善國士執雉取其有文來而守

周次是相類 原次其和群飛拂字長幼不聞大夫贊以照取其有行列不亂也 原被黑而及哺者謂之后一名禮見異則樂傳進而至不祥之鳥 信取其和群飛拂字長幼不聞大夫贊以照取其有行列不亂也 原例應而小得中和之氣熱則居北寒則居密以就和氣以之為輕幣者取止

是水鳥似鸭而小青色長尾平脚短噪背上有文江東呼為鴨門上也分義不失時后也工質以為養取其分時而動工經濟不及時后也工質以為養取其分時而動工

些似陽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性最淫逢鳥則交字取七十鳥為甚為

多鳥相交之故也。

食之。

倉庚即黃鶏

賜智說見前或云似黃雀而小其家失勿罪恐非則百勞也五月則陽應陰氣之動其髮陰陽以養言衛也

大如車輪那如三升杯形接而懷申 **滕週巨石知石下有蛇即禹歩一前一却共石泐然而轉以出蛇而食之作集** 心不為似物長頭亦然白牙黑尾如仰馬川縣俯鳴則陰能于果中養無以何

之鳥也 雕物場一島而十四名凡島之短尾者片祠之住惟場码事名馬此禮思孝順

呼為連錢共母者飛鳴不相惟 乔合大如赐雀長脚長尾失喙背上有青灰色腹下白頭下黑如連鈴杜陽人

百中故名生言其有準也遇懷胎之鳥則不擊 年,可屬其飛也賢急疾之息菩提雀亦名學征應之搏物不能無失進則百發

鹤形如鸦脚長而青素翼玄尾頂上有味常半夜鳴其子從而和之聲 商先問 大食魚蝦啄蛇鼠不能去耳 人九里胎生者形體堅小食稻粱雖甚期然久必飛去惟虧合而卵生者其體

照過即班總也項有輸級班然外如脫絕其性一而孝故漢授民七十者玉林 端以鳩島為飾以鳩性不噎也 **詩經人物考了** 百四 保柳堂

不且福脂俗所謂青雀幣的食內好發脂有故名箱脂其色淺白

竟多一種也雖能食草似於而大黑色俗呼阜雕其形上游雾漢性刻勢翱翔水 **蚕雅鳥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一名動**

身直起矣 京海門也或朝鳴或飛翔則天大風越人謂之風而飛在下無力及至平上**等** 一份五个出席放裡而自之一名沸河六翮乘風輕勁可為箭羽

得其一則一必相思死故謂之匹烏人如舊者黃色頭有白長毛垂至尾尾坦 松表水鳥是類一名文倉又名吟倫以頭交雄名然雌名卷雌雄未常相難人

為微小于雄走而且為色知雄雄尼如维尾而長頭上有肉冠冠上有爽毛要 骨里若其亦五米者有殺者皆鴻鴻非然縣也

数寸如椎雉尾角內甚美

意狀如舊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對好啖蛇俗呼未禁性食惡長頭亦目其 毛碎水毒野军所有終日付立水之急流處以何魚蝦

屬轉寫也似為一名婚始頂上有毛所被起今通謂之所應雖則常大雄則形 小遇大驚猜得人馴懷立秋之日應污些然不擊有胎之物在南曰謁在北日

不母 来至听心風 問也一名水朔在派海中随湖上下生卵于荷莱上似雞卵色青烟卯風雨?

恩原羽蟲三百六十風為之長雖者日風燕領超頸龍形麟翼雖啄魚尾六條 樂動八風氣應時兩食有質飲有儀游必择所酸不妄下飛期群馬從以数舊 九卷五采而多亦色者属多青色古典部小首金大音鼓延脛奮的五米備明 个食生蟲不履生草自歌自舞音如笙衛見則天下大治

提與無動動小鳥也似黃雀而小青班長尾東干華於俗名巧婦其雜化寫胸情報人物考入 支息無也其色主故為支息齊人呼與取其名自呼也足戊已日不即泥涂東

· 戎馬八尺田馬七尺為馬六尺馬克行目光照三丈足有四節食栗則足重不馬左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曆四歲兩齒至二十歲萬盡平 能行毛色凡九十一種

五百歲則色百 是明月之精堂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兒月有缺時故見口缺免壽子成流

随主義三百六十萬為之長一角角端有肉示有或而不用也處身牛尾很初 駒馬二茂為駒五尺以上者血氣未定官拘執之故名馬 馬蹄亦目五色腹下黃色尚丈一音中鐘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

復生義不践止並不犯陷第不帰羅網文章彬彬盛世乃見

美食母乳必能類題故以為於 羔羊子也几野那用羔羔群而不當有角而不用類亡乾之不鳴殺之不鳴救 烹青伏夜動有歯無矛趾前四後五好弄發於鴉食物

能聲善疾走

及夏唯食菖蒲即肥其草韭箱逐獵人伏而不動以絕繁其草或之善别良草止食尤物餘不復害其對其編逐獵人伏而不動以絕繁其草或之善别良草止食尤物餘不復害鹿乳有角無齒牝有齒無角其角能稱人氣血冬至夏至口處角解當解角時間,

龙天之多毛者

死不也漁陽以大猪為死

物不慢生草粉不慢生草的大腿白鹭黑文尾長千身三倍身有五色日行千里不食生粉度仁献也是首虎蛭白鹭黑文尾長千身三倍身有五色日行千里不食生

雅小汞一歲為雅

詩經人物考

一百六

一旦上一堂里公里,打印上男之子,女子里之口,是十八十十一学是之而去夜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微人候而射之光壁地成白石主治小兒篤虎山跋之君出有時性猛烈雖遭驅逐循俳徊顝步奪物不過三躍不中則含

○ 一年以示其懼也常悍在脛骨其威骨如乙字長一二寸在有兩旁皮肉尾為人其足無踵食物遇耳即止食犬肌酔不食小見兒痴不懼故也不食醉人一生止一竜産必雙七月而生陽立于七故首尾長七尺經食人其耳有缺變

為身害也馴者能拜起從人意身備有歐內皆有分段惟與是其本內最畏鼠代之可得其口隱于願一身之力皆在員食物以專榜之將死以牙觸石因才氣生于交趾身倍數牛目小不斷猪與長丈餘大如特脫其牙則深藏之例本

入水出沒食其內令人體重例大學耳沒有次次皮海如鼓皮一刺的斃朐前有小橫骨灰之服酒令人能同大學耳沒有次次皮海如鼓皮一刺的斃朐前有小橫骨灰之服酒令人能

人水出没食其肉令人體重

生)大雅也牛羊之虧有下無上牛目有麼種無橫膻故視物似長以身為聽其一歲三生性淫而很其勝九趣

耳無致食物已久復出腎之日的

不能性骨節強直中質少節皮群濕易口君子豹變其文幹也豹毛赤黃其文黑而中空北比相次猛投于虎商堅以刀斧雞鍛鐵好碎落火

員即來也亦作辨不門成為何

虚田大也國策云韓島天下之駿大也純黑色 燒烽火烟直上週風不斜其鴨諸孔皆沸

預見形大如尿頭似死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藥豆(特)聚三歲日特不生三發二師一特

後天之長味者

歌騒大之短喙者

財票色之馬部青而微黒今之襲馬也 の

野馬之赤身生 最者

至馬有黃處有日處者新三歲不或為四歲不 · 駅目下白也毛貨黑而白兼羅色者 就似承人足黑色華厚筋鷲山居無穴或居大樹孔中常心有白脂如玉味其成皮極堅厚可為鐘有水兒山兕二種 型馬有跡處有白處者 F 緊緊為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 新而不明 完野牛力最勇青色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教善抵觸故先王製兜就以為酒塵北鹿日塵無所 以既名似猪束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可為弓糙海水潮及天将雨 **貉形似狐善睡育而養之扣之即解已而復來亦善痛** 細ガ馬黑味人工之後黄色者 美冬蟄不食機則自蘇其掌故珠美在掌其膽吞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 其毛皆起水湖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数千里外能知海湖门相威應 之亦懼 能似能長頭高脚猛憨多力遇人則擘而攫之能技樹木有黃龍赤龍獅丁口 石足壽五百歲可化為狐狸 詩經人多孝太 至元大死也 **煌黃牛黑唇曰脖牛七尺亦為脖 製版約長星白類高前庭後其色黄牙如錐郡舌如銀骨瘦如柴見虎蛭則縁** 少日馬黑原 日路 善耐然者 从黑色日曜 · 荷之有縣路者有三種一日田犬二日吹犬三日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 蚱蚝 魚二目皆白似魚目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清 雞豪肝日轉蓋豪毛在肝而白長斯即順也。 聯毛色溪青及茶白素雜毛者 不規也 席也学四月而生世喜雨 在翻作也輕捷善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金色俗呼爲全線状 **叛**在羊三歲曰叛 草處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樓茶草中一名百樣 駅で古里之間今之鉄製也 殿形白雜毛鬥颗即令赭白馬 許經人物考 <u>駅一毛一黄白復有雅色即今之桃華馬</u> 発切虎或日是熊一名報夷一名白狐逸陽人謂之白熊 近似虎浅毛是猛獸非捕鼠之猫也 **#羊牝羊三歲日**罪 皇養華也今間之時**城一一五名夜行**帰縣不能這些巨軍飛馬早發躍而從之 **维白身黑幫** 聯青曜白拳文如是似色有淡深斑驳如魚鳞个之連錢聽也 船黒色白跨股脚白 数段本夏半先者之名今本草稱為此羊 而滿之虎不能起遊感之群對堂虎言其猛其,家也 赤而從黃 無類考 夏

一族卓織日礬草掘謂之角礬

|整成||两木根下有之寝而長内外潔白

壁似蟬而小額方而质有文者謂之感

些即類蛹所發者似黃蜂而小色白其眉勾曲如為 各經歷在與止于物則磁敗之又從而生蛆好受其前足有校絕之象故繩字

經粹似蝗而小正黑或名促織有疑翅善跳雌者善問 從與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肌色正差聲音節壯俗呼麻蠅

文采不飲不食朝生存死 蜉蝣深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超形飛黃黑色小有

之所化鐵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今人以鹽水沃其種弱之脏樣其發為 整名天蟲黃帝妃西陵氏養生之始城先平而後交前明者學之所化城者帰 不浴者名火蠶次之有食桑菜者有食柘菜者有三眠亦有四眠者既老其 深柳宝

詩經人物考 口吐絲成繭繭有黃白二色淺綠色問有之

蝴蝶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脫殼而成俗語蜘蟟鳴于夏秋無口而爲飲而不食。 三十日而化

斯鑫頭足但黑其翅兩重外灰色而內紅與蟋蟀莎雞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

並雞似蝗色斑而翅赤能飛以翅鳴

· 類前即蛛之小而長脚者俗呼為真子鄉蛛布網絲從右繞伊成武云鼠婦或云濕生與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横文慶起大者長三四分 蝎天如指形似紫無群匹即桑蟲也

育行夜行地上如蠶喉下有光如營故日符行

·秦上小青蟲似歩届其色青面細或在草浆上

土蜂也似蜂而小腰放桑蟲自之于木空中视之曰類我類我七日兩鬼

行其子

短陽氣盛贏則生之似虸蚄而頭不赤倉苗心之蟲也 腦理類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食苗菜之蟲也

藏亦 蝗屬長而細食苗根

既 似 挑李中 蠹事亦為 長而 和食苗節

青蠅其聲清耶頭亦如火竹若負金

上有綾則其文也合氣飲露則其清也素複不專則其廉也處不樂居則其儉燒燒為圻製母背而生螵螂者輕也似蟬而小無口而鳴聲清亮寒蟬賦云頭 其 新城也 图州間之城 在末卷然似是之間上者

也您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

科好檢之有君臣之義每日兩衙故日蜂衙兄蜂腰首細故曰蜂腰其毒在尾 蜂類甚多有身長而細者有身短而脚長者採花陳蜜者謂之蜜蜂蜂王所在

許經人物を

垂頓如鋒因名峰。 對介領考

動和頭穹脊博腹少力細路青白味美漢中者尤佳勞則尾赤

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筋 節耳形仍龍黃色鏡頭口在颔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在盟津東

無大魚東海之魚曰蘇此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範形似鹽靑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不過七八觔

鹼似筋厚而頭大徐州人謂之趣

又能神化荒越江湖在池之能變者三月上度龍門度者為龍退者則暴腮點 鯉門今之朝魚經為魚之王春中鮮一道海鮮上有小黑點文大小三十六輪

題切與魚而歸細于顯赤服多細文好獨行味美

經 80-63

能驗蟲三百六十而能為之長龍之縣自頭衛布至尾其八十一時點九九陽 龍禎骨蛇損皮 物如博山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亦有立皆紀左充子不成龍各有所好 數也那生而風化能胸能明能細能巨無平其點也以再其為也若受到監查 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常畏鐵故觸程龍以生然又畏使葉及五色線頭上有

一名黃類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頓青山,其三之大雨有力射飛者徐州

養師能也扶而小常張口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到於人又各吹沙 人師之楊以其性浮而善解故謂之楊

名刷一名統有否固身蘇和而有黑斑黑其首或星夜則北向即今之黑

易低聲質爲鱗肌肉甚美如小戲多脂煎不假油出于梧火山下两次常以三 名島腹平者地故得與名大首方口背書里無顧冬旋

詩經人物考**以**——— 力取之蜀中两穴亦出肥美相似 堊

地蟆虺蛇屬一身二口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緒預見上有針大者 外乘出水納竈其中則無不復去故監亦名神守 醫甲蟲也水易陸生隔津皇而受即無耳以眼聽原滿三百六十則能為之長.

此,那生種類甚多冬含土人藍及春出發則吐間重如锡石湖之蛇黃蛇死日 長七八尺書風烈

鄭蛇類海繁之物一名蝾螈其身五色十二時每時一變故目易又名蛇醫蛇 **苦別惟斷州產者目開若生舒斯兩界問者則一開一問** 然有傷號街草傾之故號皆此

處於斯德斯外替內內陽属了首那住無雄相節而神灸或與蛇交而至樹蛇 代氣育皆向東雖有是而息以耳秋今該穴故多壽愈老而愈小至八百年友 如錢夏則浮于香荷冬則報:楊節千年生毛五千年間之神道萬年間之

强如疥 之故日射影人将入水先以充石投水令之涵然後入或日会沙射人皮肌其 妙冠狐也一名朝影超形三是江淮中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入影則殺

州大具出巨延州 旦海中甲蟲內如蝌蚪而有尼川其非故謂之具有八位紫見其故美者出交

総形織長而白即今之白蜂 福須一人赤不然終不可出 照應更初更一鳴二即再鳴幹如鼓其可畏于穴都之百人都須百人牽一人 燈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那大如鵝卵能吐魚成影致雨力至猛能攻陷 江岸性皆睡目常開皮堅可目鼓甲如錢甲能情惡不能上騎天欲雨則鳴夜

诗程人物考 柳華紅實可食月令云仲春之月桃始華典術云禄者五木之精脈伏邪氣脈內殺人物考之

生菜如草麻更聽遊花紅作極質細而黃如麻子大發物造高四尺對節生枝 甚明也有牡荆夏朝之分本草圖經云牡經即作節杖者枝草堅防作科不發 一其華今人好顏色漢修上林苑群臣進納核松紫文松念城裡霸桃 中党郭及云今之往禁也又曰杜赤梁白然與日堂首日蒙也而亦者往也臣 所信節溫如杜是也亦宗理制亦可作马於 難公亦紫與自家同界但其子有亦自美思于自己為古蒙赤字子亦色靈而 切存因為技而生類小棟考諸書皆問題即則刑有三種此差是可作發枝者

養嫩小水也改兵發放一名公告人法報稱於一門心問法江河問以作柱 植似板 起去沒初修工林苑群臣各院名果有外物禁節初崇恭特阿心梅題支楊縣 機革有紅白絲夢數和白華青經實制及其各如各面黑異似各面部西京縣

或亦五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唐馥移也本草云扶移樹似白楊大十數四無風萊動華反而後台江東呼為 夫核桑綠花黃陸檢云與李也一名准梅亦日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

合枝李養李朱李車下李燕李侯李管李 至其日實可食而只雜記云上,林苑有紫李青尚李青李丹房至綠李加湯季

而不受可謂得其真矣 和姓野教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暢印用以指熱荷子云相經久而不凋蒙霜

肯原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緊雅獨云棘可以為矢桃弧棘矢以樂王事

果蜀本云街高二二丈寨似像花青黄色似胡桃花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俟條原始云樹高一二丈葉榦同白果冬華春實外殼堅內肉香大如指

科技人物も小 果現果想果雙果想果條果瞎勝果大戴龍云八月果常學者於此聚房當心 一子河之栗模古者女野不過榛栗最條

又言辞故陸機之檄之歐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稱皮目椅大類而小別檢說文云梓也梓極也極頂也依期椅梓楸橋一物而四名定之方中既言荷

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黃花枝頭出絲塵地成加五六月結桐子今人們相有四種白桐可斯琴蒸二枚開白花不結子在桐草春先開淡花子作桐也 取於為果此是月今清明之日相始花者問語無花不中作琴體重

在本草注云似相葉而小花紫亦有三種為百木王無丁者為椒鼠梓日校亦 深本草注云前二三丈皮白菜们格花们想于若牛李樹心黄以斧斫其皮取

> |天胸雅云女桑養來來來山來半有禮牛無機巧想,長後者為女桑與街云茶 八年遂成町竹譜了洪圖衛地殷村竹箭園也故傳云洪上多竹漢世藝然所 云竹之别類六十有一又己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此復生 者虚是之精一云至星木最食菜為文章人食之老新為少童 打淮南子云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則不系非草非木或茂沙水或機嚴隆又

文,在冬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廣志云千歲老松子色黃白味似栗可食也如於村之有心也實四時不改柯多葉神仙傳云松柏斯入地千年化五花 木瓜閱經一大水如奈花生春末深紅色質大者如瓜小者如季甚香園隱是 於自二種惟五葉者若子史記云松柏為百木長也而守官嗣禮記云其在人 部洪国之竹是也 不山陰關於大多東東轉節維在云殿其實如小瓜而有自食之津潤不木老 西南雅云柏葉松身雅里云一名枯性耐笑大可為舟令人謂之圖柏

前之木林 不桃迷黑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母雅云別而小于木瓜食之酸盤而木者問之木瓜

木李埤雅云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面無異北部又下鼻即瓜之脫輕處里性 一之為珠其著華處乃願也

在一下我不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菜成一花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為配管或名數在院院找一木皮止青滑澤與聚迷相们五月方生葉村强動可為用 程云滿柳其枝勁動可為箭倚又謂之在滿即水揚也 消傳云滿滿柳古今注云滿柳生水邊東似青楊一名滿楊枝勁細任矢用段 紀佛也生水旁樹如柳葉初生白木理飲赤

的成名目給或名治容或名愛老傳盛作風極言其麗

英献长行小木也

柳小楊也又云楊下垂者唐本江云柳與永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園園而亦校 顛倒植之皆生 條短硬柳葉校長青綠枝餘長軟埋推云柳葉脆易生之物與楊同類雖凝橫

十种菜皆相似皮及木理皆然 個人之刺榆也降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渝為如美沿于白榆榆之類有

一緒山橋也似樣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添樹俗語目植榆烤添相似如一輪三種色別種之勿令雞核榆莢菜味苦児榆荚味甘。 柳卷也陸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亦其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 榆白粉也說文云榆有刺葵為無夷燕夷出地亦心者善齊民要術云俠榆凡

松一似茶 更而小亦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請椒目木有針刺菜至而滑澤 球花如棟而細葉正白鳌樹或名牛筋材 可為引弩餘

村赤葉也見前召南甘菜

楊理雅云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園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亦村理亦赤 中或言染卓今京洛及河内多言好小謂標為科五方通話也 柳陸機云今柞縣也徐州人謂機為孫或謂之樹其子為卓或言卓非其殺為

機爾雅云其實樣疏機们梅之木也樣盛實之房也孫炎目樣實粹也郭云有 於村也陸機云指令山根也亦如下田根皮葉白色亦白村理好宜為車板 資格性堅緻難長

駁陸疏云駁样偷也其樹皮背白如駁古今注云山中有水浆似族章皮多癬 林蒙白果陸機疏云泰人謂作為機河南人謂影為機椒機之屬也

故詩人取以與兄弟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樂如剌榆而微聞子正赤如郁李棣磨棣也陸機云白棣似李而小子如樱桃可食正白花萼上永下覆甚相觀 而小五月始熟小雅常棣即此

旅陸機云一名赤蘿一名山梨令人謂之楊極實如梨而小梁寅云子小門打

粉孫炎日榆白省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邻著英皮色白

丁細如東核多生溪澗令人呼為細子根似牡丹。 長差姚七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麥亦似桃圖經云葉花似桃

整树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味胡五月熟

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仁用 莫本草屬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花葉皆如李子小如樱桃色赤味甘 酸。

一部全亦即收收法越而落之是也全亦而收乾則紅皺半亦而收者肉未充滿 ·歌述其記北方有七尺賽賽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不擊白暗齊民沒術所

乾役敬則食小矣将赤味亦不甚住故必全亦而後取之

榜惡不也陸機疏云榆樹及及竹似漆青色其葉臭本草圖經云格標二水相

把枸杞也陸疏云一名艺和一名地骨春生作奠布微苦其蓝似莓子秋熟正 類格本質而香可吸釋本歐而氣臭

常機即棟也說見前 赤並菜及子服之輕身益氣

合藥詩稱云詩有三把鄭風無折我樹把柳屬也小雅南山有祀在彼把棘山把陸機云一名狗骨山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為函及檢板其子為水蘇可 水也集了苞化言來其犯點有把機枸祀也

· 向陸機云枸枳枸也樹高大似白楊所在山中皆有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 指長數寸甘美如館八九月熟又謂之本察本從兩方來能敗酒若以為屋柱 則一星之濟指薄

使展於樹陸候一支掛葉水理如極乃山椒之異者令人謂之苦椒 校亦輕也郭璞云亦辣樹菜細而收銳度理錯及好畫生山中可為車網

經80-66

斗 有雅云柳杯作也疏云柳今作数為斗可以深見今俗及河內云杯斗或標

起其形似荆而赤草似蓍

子如細栗可食江東呼為極栗人一名極陸機處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郭云樹似樹懶而犀小

應之故亦名雨節能負豬雪大寒不凋異于他柳。但河柳今河旁皆有之赤莖小楊枝葉如松皮正赤如絲天將雨煙先起氣以

歷山桑也再頁青州版筐聚絲注云歷桑蚕絲中琴蘇絃花木考云蘭生山桑原本 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團三四寸不須削治自合杖制。这種節似扶老可為杖即今雲壽是也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師古日木似竹

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紬久而不敝

旬發其絲作琴瑟粒清鳴響亮製為紬久而不敝 杯師古云山來之點文者本草衍義云柘木理有文亦可旋為器整書云柘葉

括一名機即梧桐也就見前

穀類考

月晨乃登麥天子乃以與實麥先薦一後刷有大麥小麥積麥香麥積麥有二種麥生報屬金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接續絕乏為五穀之先見者月令云孟夏之

白黍數種味甘溫無清益氣補中其苗如藍而異子聚粒亦大子聚香點米也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一名禄謂黏聚也可以薩酒有黃黍黑黍丹黍一種類大麥西川山左中州多種食之一種類小麥

可以確認古前首種又名來故祭祀之號談目明念言來盛者本此程味甘無毒益氣補不足六月生前七月成想八月收實日中星烏孟春之月

有皆名為不來與技來則無不解 生民秀謂之不種植諸教名為称未称者苗於之名泰稷學其餘指就成深之生民秀謂之不種植諸教名為称未称者苗於之名泰稷學其餘指就成深之

「語本草」、「留米今之情米位」の「如前性元」、正小言が元之のでも言家方で有いて名の大麻奥技を則無不頼

來盾也 利立職長**肌膚好期色塵楊它國出**異稻日拉號日供大人米即今江南之香利立職長**肌膚好期色塵楊它國出**異稻日拉號日供大人米即今江南之香用稻米稅米則是兩物英稻米味苦主温食之今人多澳無肌膚稅米味甘主稻本草云稻米今之糯米粒白如霜性尤宜水稻亦稅之總名也道家方樂有

· 诗柱人物之

天

節本虛不實

一般 无面後熟日種後種先熟日穆先種後種不見穀名鄭玄以秦稷皆有種

百穀栗種之大名也梁者季稷之總名稻者應種之總名戒者諸臣之怨名已

现内耐便延年取油以白者為勝服食以黑者為良胡地者尤妙蒸熟者更補者節地之肥精而然又名巨勝即胡麻味甘平無毒補五內益私力堅筋骨長者節節結角長者寸許有四稜六稜者房小而子少七稜八稜者房大而子多來即脂麻也本草云有遲蚤二種黑白赤三種其莖皆方秋開白花亦有紫鏡種各二十種蔬果之實助穀者各二十種為百穀

而並細干諸梁北上常食與梁有别 逐素教育果之為言積也呂氏書就有於日聚與教日米後型即所謂報也古 八米與殺兼林米切用而另獨殺氣全而可久沒急兼備唐本注云菜類多種

為胡豆散文云鬼異亦小豆故冬至為豆粥以除之 在液即美以為大豆郭氏以爲胡豆毅梁傳云戒狀也找胡皆商各故以戏菽

| 黑泰一米者多二米則和中之異故言此以明和有二種也宗廟之中惟稱為 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用之李巡日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别名爲私此秠 | 起私和私皆黑本而春官會人注云陳和為酒和如黑香一和二米言如者以

度じ、開雅日登赤苗色白苗又日桑稷也崔豹古今沙 **九國其地宜於赤溪栗日糜白粱栗日** · 來心後漢書日鳥

來主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半一來二維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廣雅以年為 大姿水為小本本草云小麥味甘主除熟止縣湯養肝氣以作動作麵温大麥

私即稻也宜下濕而暑 **垛藏主消渴除熬益氣調中為五穀長**

植程,先種日種後種日程韓詩說云植長椋也羅幼稼也正義方重禄植程,庄 **熟早晚之通舸耳似非穀名**

莱草斯考

致脫上市下自然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按酒 行業一校余白並葉紫赤色正具徑寸餘浮于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浅等大如

亦可然食有粉得其葉以為然取其計以然稱格 是生山澤間主義廷及客奉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花勝竹可配酒生食甜脫

卷耳葉青白色似初葵白花絲藍鳥是山區為如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歸 《耳中歌或謂之耳精北奈原如从耳方於》上之則

為藍繭生泰山川谷藤蔓延木上葉如葡萄面小四月稻其並汁白面甘五旦

仙經亦服餌之令人身輕不老春初生苗菜布地如匙面花甚細青色微赤結 ·芣苣車前乗草也好生道旁江東呼為蝦蟆衣草其子可治婦人産難性冷利開花七月結實八月採子青黑微赤冬凋葉又各千歲萬 質如幸靡亦黑色五月采苗七八月采實

| 英美高也其業似艾白色長数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型

要当高也の青高而和菜似艾上有白毛従初生至枯白千衆高俗呼為蓬高。 こ 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可蒸為茹

微山菜也並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養可作美亦可生食今官國徒, 於其不可生食

以供宗廟祭祀或云金樓芽也

末菜或云蘋可蔬菜不可茹 力令季春之月蘋始生大者謂之蘋葉图為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

馬邊至長如釵股葉如達高橫順于水如白漂濯者流水之中隨波行漢藍葉 條暢尤為可喜有自然之文古者象服有藻火之屬

思之家本草云茅生楚地三月采陰乾徭人以社前者為住名楊即草初生時 茅易日板茅茹以非家征古陸個云茅之為物极其根而牽弱者君子以類出

共芽素順激白古用包装體物以充祭祀縮酒用と

逐蒿也草之不理者也埋雅云其葉散生木大干本故遇風飯技而旋雖轉徒 段適也幸即随之成者其華有劳秀風吹粉如雪聚十地如祭也

林落然後乾之腰以後水可以不況。 处於苦銀寸長而瘦小日狐短頭大照日犯取其可包藏物也故字從包經密

則似可剝食 種此來取其機出可生啖菜舒可煮食久居隨以滋長来去不惜易毒而来來 的意情便短葉大連地上生間業紅色江陵人呼為諸母来諸葛毎出師今

非似蓝蓝粗葉中而是有毛三月中蒸煮為如甘美可作菜幽州人謂之药 祭古茶也生于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柜而知梅断不自 ,花黃似菊

香甘菜也冬至春開白花一名甘草甘草先生則炭製木草云其味甘温主和 風和中取其業作殖及於亦住

少即今甘草夏延生葉似荷青蔥至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本草云能解百葉意 九土之精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久服輕身延年

男子之始生者可以供祭祀之用

第草也一名克絲曼衍草上或亦如金 **芙蓉也多生道上其葉布地子有刺狀如麦而小**

於

迎之甘者

歌中之子方正

深口比次整

齊也 日本業 節前出七月開花碧絲色形如鼓子花八月来根聽乾擦轉枯之疾.

然私也或謂之 教至秋堅成則謂之在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下本大如著! **基而稱場州人謂之馬尾**

形如無其業如佩韘之狀 看為亦屬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沈括云芝荻也花廟生萊支出于葉間垂之 先動一名雖於此州人謂之雀融夏生素青絲色而厚摘之白什出食之新胞

季即令之蓝其脊中俗

|装草宜味甘而無澤安五版利心志令人好歌樂而忘受輕身明目五月米花 八月取根用一名宜男班婦佩之可住男叉名鹿葱

第一个人所能较**高是也似白**荒白菜室、粗科生多者数十至可作场有者系故 祭祀以脂聚之為香

久方可用 文味者微温無毒炎百病初春布地生苗並預遊而菜皆白以苗短者為住時

一个天渠其或光土美境其本等其化武的五首建其中的的中意有色有香料。 食成與大个人呼為芝麻者是也東取其皮可積之以織布人人通用而未配 麻麻屬甚多幾名日麻然有實者曰直無實者曰果直最多子即月令所謂教 其子可食社一二子可食皮可機為布未知其耶桌耶 日光乃開花有紅白紫赤青黃紅白二色差多大者多至百葉

11一名馬黎葉大而亦白色生水潭中高大給令人謂之才を草 從四五葉對生節間夏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一名地血可治血 恭正等才是也一名苦可染料本圖經工染料之直葉似及葉明大下潤蓋葉但

茶茅草秀出之稳輕白可愛者

問題也其並業似樂子澤朝度而長節神中赤高四五尺本草經云蘭草主爽 紫製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承根根亦有赤白二色 **警戒将不祥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水香**

莫莱也是大加、有赤印的一葉似柳素厚而長有毛刺令人繰以取繭緒其味 芙蓉苗之草 四今之狗尾並也 **酢面滑始生可為美亦可生食子和指實而紅**

資水為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陶陽居云葉俠長兼生部後水中仙

夏似栝様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與不可食幽州人謂之鳥形紅非食節較皆用之亦云牙輕能失水上

東水草也聖實似在而細高數尺今人以為旅活

諸色皆有些葉不殊但花色有異耳一目獨奏(政光中也)及者相奏似葵而紫色古今注云一名戎葵花似木槿而光色等目

於亦麻也科生數十整宿根在地中至春則自生不用再種語言十十四萬不好作者色有異耳一日照葵

苕荐院也更生更加芬言而明度以复奏而专生会是亲名可上名中人言:"其下多首杰享用以最物助嗣五味,其下多首杰享用以最物助嗣五味。"但芬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制宜爲索漚乃尤善天帝之山。

問小草有難色似級陸機云鷸五色作般文故日級草を養養の工生食如小豆養養養飲也夏生草如勞豆而細葉似疾黎而青其芸葉緑色可生食如小豆養

強水草也似莞而稿有脊生于水厓輕楊善泛柔滑而温可以為馬男爵執浦

所為即尚花說文云美格未發為舊首已發為美塔坤雅日秀白語首暢沒月聖言有安人之道也

置空草也草植三百六十著写之長陸機云似新篇青色科生圖經云其生如根惡草也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來食之令人不能作態生澤地

在意即兼良生百莖者以下必有神遍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觀之生百莖者以下必有神遍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觀之不見無毒強者先生云著花出了枝端紅紫色形如菊史記云著所生歌無虎狼草無毒強者先生云著語作業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三五十些生便條直與子衆高秋後有

逐步不許同月來根據監覧

又有自瓜越瓜胡瓜蒂味小苦。一次有自瓜越瓜胡瓜蒂味小苦。一次在類不一大約以遼東處江燉煌之種為美本草瓜蒂七月采即甜瓜蒂也,沒有用禮臨人債食之葵為百菜之王味尤甘附令人絕不食此亦鮮種之。一次自業作菜茹更甘美又有鴨脚以紫莖葵白莖葵春葵秋葵其類雖多俱不寒,正月種藝龍菸葉閉花青子若牛李其子生則壽熟則黑可作藥粥食之冬

討之要舟又可為尊養生養主要養新之文目所可之可以然水南人党领也似勢而固日壺亦日壺為為之無柄者也性善斧要之可以然水南人

The second secon

江下により、「大」という。

世界观寞濱客者又有水韭生於池塘葉似悲高二三尺五六月堪食不葷而川年中云味辛温縣心安五脏除胃中熱大战茹素者派之祭韭剪韭是韭可道亦之有實者九月麻初熱於取其子以供養菜

以感栝楼註實即于也葉似瓜菜兩兩相值蔓生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原

洋水上小洋華無恨但有小須垂水中蓋以水為上如凡草之附根於土也,洋質高也葉青白色並似第而輕肥始生者香可生食蒸熟為疏香美稚麗云機

京香草也陸機一至如飲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城處中馬亦喜於五尺秋後開鄉淡黃花花下結子如栗大衍義三根赤葉香 一萬青高也圖經一葉似茵陳而背不白春生苗菜極細嫩時亦可食至夏高四

臺大須即亦草可為裝笠禦雨或云臺草有皮至鄉滑級可勢笠

東為草之總名非有别草名為草也

也初苦 《整青白色属比較有白汗紀可生台以可禁為都即今若曹蒙

藍水監也八月用染 | 徐一各王存爾雅云綠春也今呼鳴脚莎白色而無賞根亦白色 具有完本草三部今之點成仍作於於正成大木歲久延引至前而有花其 一成言黃白者蓋就紫色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故詩曰芸 為政催作碧色兩雅」之歲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為嚴者是六月可看久藍冬 **党種文云草叢生水中華国江南以為席形似小満而蒼非也蜀中出産亦** 惡菜然遂可入樂意花白而香根可恭未必為惡菜也別名事業宜著裝灰中溫嗽之饑歲可蒸爲苑以樂餘家舊毛孙並謂之 萬大葉白花根如指正白可啖又云蒿與商茅一草也花白者即各萬花赤者 紫绿色可珠以為飲爽云線青白色冰以水法也 董原始云香草也一一云教之小者可作疏公食禮云鋤毛牛衛汪養豆葉也 塞牛蘋也郭二公丁東呼為牛賴者可及餘方工業長而對有私聽問有艺的 即感氣而生葉似補而厚軟莖似視枝而肥危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 景色如小豆 名馬荔蒿 型生高也三月始生七月花花似胡麻花而常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銳而以 有兩種青芹取极白色亦作取華葉並可作在圖經云生水中葉似芎藭花 有三種一名木藍子一名恭藍一名養藍惟恭藍堪切為凝染青素藍不堪 要免線也更連草上黃赤如金今東中克絲子是也 ○ 名陵君黄花夢白花菱鄭笺云陵君之花帶赤而繁隆機亦言其花紫色 各風莞機細似龍藝可為席 八十二、C。 茶王肅云茶隆養草然則禁者原田葉様之草非苦末也 で 紅白子皆亦黑木東花黄白子皮青将埋種一該生水學百至亦味干雜野云 相似而俱薄馬水三黎葉大上有黑點木葱一名天黎蔓生果似标諸黎花皆 鳥之頭故謂之鳥頭有兩吃共帶狀如牛角名鳥喙 **姚瓜之小者** 厳菜と總名 事一名即于一名烏水三寸以上者為天雄**問隱居云春時莖初**生有脳似烏 華島頭也本草云冬月采為附子春来為鳥頭味辛甘温大熱有大藝一名至華島頭也本草云冬月采為附子春来為鳥頭味辛甘温大熱有大藝一名至 黄赤夏中乃盛の 大如比柳葉可姓食又可為州美江南人謂之草菜改澤水中皆有 图彩云蓼有紫赤青島水香木等七種紫赤二蓼葉小族而厚青香二蓼葉· 名木葵陸機云亦特來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見者著手中滑不得停重 小中浮草樓於水上者

清水 無	及	野 有 草 漢
諸を多り	2.有光	夏
何後複矣	等英	
桁舟	粽衣	為蒸
月.	終風	擊鼓
凱鳳	雄雉	匏有苦葉
各風	式微	旄丘
育今	泉水	北門
北風	静女	新臺
二子乗舟		
鄘		
析 升	船有实	君子偕老
桑中	慈之斉奔	定之方中

竹 考 相	君子十役	中谷有雅	釆葛			州州子	清州子	女日雅鳴,	建 女子	李 李 安 第 第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子 華 女 清 州 子 神 県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川	野子 孝	野子 華女 清滑 大	環 野子 孝 女 清	東遼野子事養女清州
養 類 元花	君子陽陽	Æ 爱	大車	事	松 田	羔裘	有女同車	# A F .	花重	東門之埔	根之水 根之水	表 構之水 増之水 単門之増	- 様之水 横之水 - 様之水	者 場之水 規之水 埋	南

7	原風	主意	槍	不使	防有鹊巢	東門之池	发丘	陳	梓.		来良	唐座篇月 內	事	秦	不水之社	羔裘	枚功	\$	唐	柯鼠	库	葛	魏	計量
	-	盏			月出	東門之揚	東門之桥			表	終南		劉欽		夢 生	撐	黎	山有權			十畝之間	汾沮洳		桥툳
::		限有技			株林		育			消勞	考点	海岸	小戌		釆苓	無衣	林杜	梦 之水			伐一種	園有桃		
						-						木里			<u></u>						- 64		 - 	

新文	耐文之什	鶴鳴	鸿 雁	采芭	形号	形之什	湛露	南山有臺	由庚	皇	白華之什	青經篇 	南陔	米 微	常根	鹿鳴	庭鳴之什	小雅	 表	破斧	七月	卢	下泉	异蟖
白腳			庭原	車攻	菁菁者我			由儀	南有嘉魚	華泰				山山	柋	四北		-		伐村	鴟绉			候人
書は			汚水	吉口	介			茅 蕭	崇丘	魚麗				林杜	天保	皇皇者華				九戰	東山	-		鸤鸠

經 80-73

有	若縣森		可许不完
2 華	苕縣 黍	河洋スイ	
	縣 季	所所之)石	松柴
前 ラ初雄	柔	白華	熙秦
ラる雄		釆綠	都人士
ラ和雄			都人士之什
ク初進			売 柳
之初雄	角弓	釆菽	台深
	蜜	青蝇	車牽
	類	智慧	菜瓦
			桑尼之什
			· 表常奉行華
			青军有自
檐假名字	詹二	大田	甫田
	信南山	楚奕	鼓撞
	省	無將大車	北山
			北山之什
•			四月
	大東	蓼莪	谷風
	巷伯	何人斯	巧言
	小弁	小冤	小旻
•			小旻之什
			京無正
十月之交	古月	再	管南山
	無羊	斯干	受行其野

是那一周期 秦 孫 太 小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語經月久歌歌 高召邱郡衛王改《國風郡 內過處唐茶陳檜曹國 開與来發草鑫蘋甘棠行第至羔皮股標小星江有四 開與来發草鑫蘋甘棠行第至羔皮股標小星江有四 開與来發草鑫蘋甘棠行第至羔皮股標小星江有四 開與多樂頑堠之種籍竿花蘭河廣伯有狐木瓜駿 東門生蔓草溱洧鄭風全 舞門生蔓草溱洧鄭風全
長数	殿武	玄鳥		
清雅屬月			東東	
		•		
				宛丘五門連鶴巢月出篇株林澤陂繼陳風十篇全車鄰駟鐵小戎收蒹葭終南何所有交交黃鳥鴥是
				斯丁手幹列皮委島為无¥下泉幹 村有羔裘及素冠縣有其楚匪風完 · 於以
			1	鹿潟四牡皇常株代木天薇我出車有林魚雅南有小雅
			1	
100		}	,	節彼南山正月起十月是天小是機小宛小弁及巧
,		!		参表像此四化山大电明技是有 田乡 家各矣丧离

和舟綠熊口居終壁凱維維習習同式微旄丘何簡簡泉流二北靜新乘 尚與來發草鑫蘋甘菜行露至羔皮殼標小星江有氾野何彼苗召南收 **岡雎葛單上卷耳 远螽斯桃蘭芣菖葡南有汝墳趾** 《國風鄉 月過親唐茶陳檜曹國

柳仲兩于田清羔大路篇雜鳥過有女扶蘇穆狡褰丰塬多風雨青青揚水筍 敬雜于役君子獨揚之水今谷中雅有鬼縣縣入萬中大車直向丘中止 供與考槃碩氓之舊籍芋芘蘭河廣伯有狐木瓜駿 門生蔓草溱洧鄭風全

鳴返者所東方下次南山南田舎と風ぐなら電海海崎であり、行い、完

犯丘五門連龍巢月出篇株林澤陂繼陳風十篇全 **毕鄭駅鐵小戎收蒹葭終南何所有交交背鳥紋是風無衣潤陽權與止** 竹有羔及及素冠縣有其楚匪風完 一次以 一蜂山樞有楊水與椒聯網釋過秋杜羔裘搗羽篇無衣生定左蒙楚来苓

即被南山正月起十月是天小是機小宛小弁及巧言何人等是谷風休 歷寫四生皇常樣代本天養我出車有林魚雅南有二零蕭洪露過弱分 李裴條簋四北山太中明鼓楚南田多稼浴矣袋與尼贊為皮弁車整結 實表六月海言章由攻吉日雕飛行庭沔鶴鳴祈皎皎烏行秩秋過無羊

文王在下之《縣起及花花一麓篇必齊』天靈臺下有聲生民行華賢 超入實施 魚在藏芸角狮兮都士好終朝陰雨陽桑門 型年有替倚飲盛雕雕載見有客臨於皇小子訪子落敬之小悲芰夏勤 既醉見醫假樂詩公劉泂酌卷阿時民亦勞今因帝板湯蕩幸有抑威儀 商頌那與烈祖章玄鳥游哲殷武完 駉駉牡馬及有舉思樂閱官替頌畢 絲衣於樂級動止於皇周頌自茲成人 清駒維天珠料熙群公天作昊天隨我將時執思文繼嗟嗟噫暗振賢飛 死彼瞻雲漢格撒乃天生梁山江漢美赫赫是是全 惡把 五項 味 軍狐石若何草 詩經集註序 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将亦必陳而觀之以 上之正於如周須正雅二南之類則

或有問於子曰詩何為而作也子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

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谷嗟味嘆之平分欲即所謂情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之欲此而善惡於提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失好日其未感也純粹至勢萬理 也自人姓至日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 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養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 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二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于已則益修其政教于人則有勸忽之政也。〇自日然至此惡而告所以為教故因其所言之是非知其所感之邪心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詩為教者詩之言雖有善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安成到氏日此言先王以 聖人在上則其所感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問 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意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而達于鄉當問老其言粹然 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

之音 朝

于野

否亦與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 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傳是以二 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 又有熟味 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日吾問之凡詩之所謂風者 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即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 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海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 而其教實被干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日然則國 以行勸懲無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 **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 之用 政也〇自昔周至此一来而觀其善怒而于諸 二府得性情之正如關雅一節樂不產裏安成劉氏日此言國風之體而有正變也 i 競降自昭穆而後寢以

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日本之二南以求其端泰之列國以盡於學學的於心學與為之過與無私士地之前神殿都考之一意日然心理與為不平的人學與為心過與無私士地之前神殿都考之一意日然不至實然不至為然不至即無不在其也天道精養和而人事的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其也未干月詩經全體天而 P天首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其也未于日詩經全體犬而若了他。O自若夫至此一意。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次于是作为作之後又皆所謂賢人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次子是惟为作之他以有家文及宜曰之傳及蘇公衛武公名穆公詩養集建存 風之知不作許及心質 異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獨諸為如表來文正清廟時遇等安成劉氏日此言二雅周須等篇之體不言商聲氣報其體 厚惻但之心陳書開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問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 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 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共語和而聖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 為正也〇日 百也於是平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 ○ 自是以至此一思若夫雅須之稿則皆成問之也,你以故邪風亦不得若赤雅臣民應之即不能如三萬亦亦得雖恭之而於為二請屬為正就其餘自郡至邪十三國,帶於而不應移二請屬為正就其餘自郡至邪十三國,帶於而不應移木為許能天常 崔漢廣羔系何彼張曹縣即他如卷 年汝境草縣行露殷其雷標梅小星

酸心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余時方解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得之於此矣妥成劉氏日此言學詩也誠意問者唯唯而起 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 物安 致成 知之少知之事似。到氏日此言學者格 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

詩經正解卷之

國風

潘宗垣紫臨 談景意孝済

姜朝烈永武 全校

吳之尊章主

全閥

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まののよう。 一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 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名 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名 亦為國之風變以至風風變而聚傷素屬變而或身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會 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命。 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命。 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命。 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命。 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命。 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命。 本級術首并即都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行了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識內心却亦廢去 本級術首并即都一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行了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識內心却亦廢去 本級術首并即都一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行了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識內心却亦廢去 本級術首并即都一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行之地而不聚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 不行于諸侯而進行之地而不聚命, 本級衛首, 本級衛首, 本級衛首, 本級衛首, 本級衛首, 本級衛首, 本國衛首, 本國衛首 本國衛首, 本國衛 本國衛首, 本國衛首, 本國衛首, 本國衛首 本國衛首 本國衛首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化之界詩以當國為那故謂之因風其雅測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合之凡十五國二〇孔疏詩本一部之大名國風本十五國之總縣國是風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葬備觀省而垂鑿戒耳 去聖久這難得而知〇程子日二南之詩為教于在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回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一十名爲國紀以先後猶無明論經正解 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 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 資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那國而謂之正風〇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 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 〇國各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

失道而不能自然 傳了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闽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也於是乎繼之以幽焉此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安成劉氏曰集 义居因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做此

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戶於內而南方諸侯 極正第一天卷一個東 周南一之一〇周國各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頁雅州境內岐 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亭日開莊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勢多 岐山縣豐在全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全與元府京西湖北 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手天子也獎問在今鳳翔府 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春則直謂之 平天下春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春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帝 干鄉黨邦屬所以者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 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 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乐 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 國裝廣於是從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真之采邑且使 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 北而南及于江漢故作樂者

> 賜承己不使行化安得以於繁之○鳳翔府今屬陕西京兆府即今陕西三公也○顧氏日承官也断官食地故曰来地○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二公也○顧氏日承官也断官食地故曰来地○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二公也○顧氏日承官也断官食地故曰来地○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為公旦承己故曰用公與食邑于召故曰召弘蓋文王取岐周故據分冊為公旦承已故曰周公與食邑于召故曰召弘蓋文王取岐周故據分冊為公旦承已故曰周公與食邑于召故曰召弘蓋文王取岐周故據分冊 岐周之化塞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〇史記索隱日周地本太王所居以のつつつつのは、原惟南風群和鬯達是養萬物有愷悌而無拂欝文王不為張悼則為倭風惟南風群和鬯達是養萬物有愷悌而無拂欝文王也来北則斜之府在交玉之视所不能及也且八風寒與異德开降殊情也水北的村之所在交玉之视所不能及也且八風寒與異德开降殊情也水水南土風而名之日南蓋交玉在西面、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北水南土風而名之日南蓋交玉在西面、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 西安府與元府諸州令隸陝西四川京西路令湖廣襄陽安陸隨均等地

詩経正年 表 十長里 風難日諸侯之風其蹇文王教化之所及故小序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別商之詩多文正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敢盲諸侯之 湖北路令湖廣武昌漢陽岳常鎮地〇三山李氏汩泛南青文王之風化 13

之勢已自勃如而以服事段竟終其身不至然不王于身必于其子孫故北而南缘漢廣汝墳二詩見天下有可平之漸也問自太王迄文其典隆故次以未改出國而推宜及天下而岐則東有納西有是獨北有經復自 國 鬼月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也 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 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葢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如有關雕之行 公殿趾終焉庁以為關雎之應也の曾南豊日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與能

全百通命俱受重徳上首章言文王有聖徳而后妃亦有聖徳可為之配太章思賢才而無傷尊之心焉是關睢之義也

與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學也雖為木泉一名王雖狀獨是蔣今江淮間有關關雎藉鳩在河之洲的諸冤族了淑女君子好速音求 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雕之意即善也女各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她大奴為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雕之意即善也女各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她大奴為以為人未告見其来是市正庭春基末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道之根本中 文得聖が如氏が為心配的中心人が非常五見其伊的即即即知為故他文得聖が如氏が為心配的中心人が非常之即也同之文玉生神聖的東情亦深事也引之文玉生神聖的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这匹也毛像去華字與至少事 ·生有定偶而不相能偶常並遊而不相稱本毛傳以為擎而有即動本

然之睢場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

武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像冥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學 言與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御曰窈窕似女君子好逃言能致其自緣不 非君子之善匹氏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智助物之情摯而行即也行 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前王化之端也可問善就詩段

他故か貞静二字而以德言之總就儀容動静間東寫其德性者此淑字所為故か貞静二字而以德言之總就儀容動静間東寫其德性者此淑字所明縣幽不淺露閒不輕躁此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閒不可直謂之可以為此時之時見得始至字不必拘定同年合卺之夕凡三月廟見亦是窈窕訓明情勢而有别也后妃初到如何便見他以只借窈窕二字形容之窈窕虔明縣里解 《卷一周』 こ徳在敬太似之徳在成正是弥南恐稱處豐城朱氏曰能敬則能自然不但文王乃後日追掛作文只還能君子便予好逃重淑女足配君子上文王候好而建下縣波朱氏曰凡溫恭慈惠端非静一皆在其中君子雖指文玉經方所達下縣波朱氏曰凡溫恭慈惠端非静一皆在其中君子雖指文玉包者廣子葛奉見其勤倹孝敬于卷耳見其貞靜專一于廖木螽斯見其無 也故曰窈窕放女君子好速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化C註和樂恭敬字息經亦不已所以為乾之健也能減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原所以為坤之順 接於有別勾生本方山云和樂恭敬是朱子于詩人與意內想出乃是

新犯正序 吹奉一因出

麦御之老春太王王季以來舊官人也

之即ら即不安から意の此章本地水得而言彼参差之若来以當左右無言無時也服作懷也水長也要不敢之中轉水學之即反不敢之過側不過個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有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稱或我與也参差長短不齊之貌若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風也参差長短不齊之貌若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

不可期之遇而物亦有不可定之跡彼参差之荇素桑順芳縢可羞神明則でする。このですっている。とのなるのではなる。本名本人教女之德固足以配君子然當其未得也菩仿何以爲情采自人有合意大淑女之德固足以配君子然當其未得也菩仿何以爲情采自人有 於如此事 顺芳潔可羞神明則

宛之淑

女紀得之則

一愛而娛樂之矣葢此人此德世不常有華而得

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心緣全風鼓者風樂之木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 · 章松や始得而言の参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来擇而亨老之矣此穷

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度葢此人此為世不常 **不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此非中治心其故共愛思之深不能自己至**

電左右無方以流之於泥窈窕之淑女幽問貞靜可配君子不當解未不忘以求之乎求之而得我心始慰也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使以求之乎求之五分所以下文繼之日故其憂思之深至于如此也以求之明治方也寤寐求之五分所以下文繼之日故其憂思之深至于如此也以求之母。 一世之悠長輾焉而半復轉焉而周反焉而過復側焉而既雖欲求其安緣而心不忘于有覺之時寐爲而必不忘于矣思之识之所。 一世之悠長輾焉而半復轉焉而周反焉而過復側焉而既雖欲求其安緣而心不忘于有覺之時寐爲則有時也註寤寐不忘以求之母。 一世之悠長輾焉而半復轉焉而周反焉而過復側焉而既雖欲求其安緣而。 一世之悠長輾焉而半復轉焉而周反焉而過復側焉而既雖欲求其安緣而。 一世之終長輾焉而半復轉焉而周反焉而過復側焉而既雖欲求其安緣而。 一世之後長天下不言, 一世之後天下不言, 一世之後天下不言, 一世之後天下不言, 一世之後天下, 一世之。
○水之不得門句不過申說寫家求之一句意取註中常字宜玩見得有德公求之不得門句不過申說寫家求之一句意取註中常字宜玩見得有德公求之不得門句不過申說寫家求之一句意取註中常字宜玩見得有德公求之不得門句不過申說寫家求之一句意取註中常字宜玩見得有德公求之不得門句不過申說寫家求之一句意取註中常字宜玩見得有德公求之不言。2000年 果也采取而標之也甚熟而薦之也奉五形或七张泰二十五本告縣學表之窈窕淑女鐘鼓樂浴之 詩經正解 一个老十四月

經 80-81

Erigi

則存必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嘉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己又如此方合泰夫當其未得也憂思之深亦既如此吳若令既得志則當或在愛方以至為而及以利吾用也既得之則當或在國方以往必然差之若來奉完求之既殷逸水棲之俱值既得之則當或在國方以為情不之則當或是以利吾用也既得之則當或在或在多方以来之而致其於喜矣其已得之必如此與若令既得各則當或在或在多方以来之而致其於喜矣其已得之必如此與若令既得各則當或在或在多方以来之而致其於喜矣其已得之必如此則是以後后加之賢而詩人性情之正亦下終舉之以他既得之則當或者或代故之情此固足以後后加之賢而詩人性情之正亦下終舉之失之。 擇非一端京煮非一道故亦日無方琴瑟之音細密有柔媚意故日友鐘載)有和 放日 則 和平之極 〇按樂記 絲劈表 0所

> 上年 三国国 有不可得而間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解而玩其學以養心點則亦而皆不過其則為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后她性情之正因可以見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側琴瑟鐘載極其哀樂 關雎二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〇孔子曰 可以得學詩之本矣〇匡衡日妃匹之際生民之始其間之爲婚姻之聽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論以關雎爲始言大上和民之父明后

士與女伊其相議贈之以为樂是也惟此詩得性情之正故玩其詞可為添河冷沱是也言樂者易至于淫佚如涤海之詩日有之外河計且樂惟氏日言哀者易至于悲傷如澤陂之詩日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止于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雙峭側止于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雙峭側上于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雙峭側上手輾轉反側是不見也者沉闷蕩佚則淫戾憂其和且正為朱子日樂止于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者沉闷蕩佚則淫戾憂 三百一十一篇辞述是作者自為各來子曰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後肯 思所以冠平三百篇與記言好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〇鄭笺舊解 三代與廣未有不由此者也〇朱子日請關雖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夫人之行以任子天城則無月然前於以紀而起的外之知行以因 做此〇慶源輔氏日哀寒情之發也心不幸焉則流于傷與淫而不自知 C 外戒傅日 Ú 古受命帝 及 経體守文之界非獨內德 3

勇太 姒將歸寧而賦葛覃 至青型詩本是寫治葛而作的常以中華為主首東追教治島以前事次章正之衣真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同一 育 單后 処之本也后 犯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 論不聞之士大夫而恒聞之嬪御此歌味后德者必有取于宮中之人也命不聞之士大夫而恒聞之嬪御此のかつ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は明明是其不及于敗者鮮矣夫子剛詩首此其穆然有深思義然稱水之 野才以輔佐君子哀貨電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宜陰化後成內即國房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形俗記功書逊居存保阿之訓動有環環之響進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形俗記功書逊居存保阿之訓動有環環之響進夫人坐論婦離九類等敬四德世婦主發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聽領 夫人九勢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為后正位宮屬同體天五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熟〇後漢皇后紀序日周禮王者立后三 出王之角也淫褒奶故易基彰坤該前以此書美養學春秋歲不就迎夫 也以有城及有藝而村之城也雙如已周之頭也以妄源及太任太城而

不忍忘親的意思。一章要得他一段勤劳憂惜意思三章要得他不敢自事認當時初夏景象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劳憂惜意思三章要得他不敢自事認當時初夏景象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劳憂惜意思三章要得他不敢自事不過因成稀絡而飲及之耳總要得后妃自家口氣の徐敬弘曰首章要骰不過因成稀絡而飲及之耳總要得后妃自家口氣の徐敬弘曰首章要骰不忍忘親的意思。

茂也益亦有外戚之助為夏之與也以注以而荣之放

也用林島殷之與

她像成綿紹而與其事追飲初夏之縣為萊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也食也確水養木也皆味和杜之遺間也 C 賦养數陳其事而面部之者也養后賦也為草名夏生可為絲絡者單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姜養盛貌黃鳥鳥之一單兮施駐于中谷維葉養養黃鳥于飛集于灌水其鳴皆皆與艰之單兮施駐于中谷維葉養養黃鳥于飛集于灌水其鳴皆皆與艰 見言風者彼此

詩經正解——水卷一個人 が自吾何能忘情于萬故 が自吾何能忘情于萬故 文工之思矣山今遡之中谷之敷荣儀在印黃馬之好音德在耳念物成之 なる之外固無遠之弗問焉是論総雖未可以遠為而景物所屬殊動我以 虚谷之外固無遠之弗問焉是論総雖未可以遠為而景物所屬殊動我以 能養養素百爰有黃鳥振羽而飛而集于畫木之上其鳴則喈喈然而解傳 界達其葉方萋萋而美盛養木可治以為布而已有其漸矣斯時也淑紙 在身各此一萬也自初夏而言則眾延而施于谷中各此一萬也但見勿难

此時對為事的政所,展所集所写っ一般的遊山以往便無暇及此矣のでいる。なる。日本の一般的政府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一般的人的人,因此是由了一个人的人,因此是一个人的人,是一个人的人,是一个人的人,是一个人的人

弋灼灰 **剪之藍今施于中谷維禁資與是仍然是漢語為統計為統計縣外服之無數可請達以兩句為一造四句為一教然此詩首二議書三句一流** 山诗

既成矣於是治以為本而服之無關益認部非然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脈也莫莫茂容貌外斬進煮也精日絲織日絲數厭也の此言處夏之縣萬 滅受之 華極 坊事中不忍 厭棄也

詩經正解 人卷一海上 其自中谷而刈而獲而思って

詩經正解一个卷十四周 則灌之而囚私燕服也表聽服也者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〇上章既成稀一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污煩潤之以去其法律治亂而用亂也稱同告師氏言告言蘇薄污我私薄滸詩我衣害皆滸害否抑歸寧父母 俗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堂之意且日盍治其私服

告師

歸則 師 氏

,轉佔君子因歸

經 80-84

見其不敢發也〇歸士此章在五六轉都仍兩句一逃上四句一見其不敢發也〇歸士此章在五六轉都仍兩句一逃上四句一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 師氏也の \$P也〇香禮註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香為炒即 公服本具稀絲無關非服既成而浴捲之也但薄污薄於亦有服之無致意 徐敬弦云古之婦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失夫之

> 開勤後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心 のののついるの故日后妃之本の曹城朱氏日開雅之所謂淑指其徳之全體言也此所故日后妃之本の曹城朱氏日開雅之所謂淑指其徳之全體言也此所

戶一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了求賢審官如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個)文王遣使求賢而問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

是華寫其思而不遂之情而為之極其形容耳無端而來物忽焉而登高忽全直此時重在思念君子上當以直章赞我像人一何作主下三章皆承此說去而無險陂私調之心朝夕思念至于爱勤也

敬害所 竹

常起縣寧句若與薄芳薄於分作四項而歸寧總承此歐非隐

已肯而能動已富而能像已長而敬不弛於師佛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 葛軍三章章六句○此章后妃所自作故無獨美之詞然于此可以見其

ご動相與服御其我難味歌其勢者此定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周自后發以農為移歷世相係其及子則重称機之事其室家則重職能見自后發以農為移歷世相係其及子則重称機之事其室家則重職能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如之本無幾近之○南軒張氏日

周道画属男之益白金線作為此教君子已知問之不復两征矣彼皆失之章則知問之所以與誠作其後粮之章則知問之所以我の恭考吾祖

▼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此心常存則獨於放念何目而生故詞服之無数

人益謂文王也與舍也問行大道也〇后她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即中思也有来非一来也卷耳泉耳葉如鼠耳畫生如盤項献也筐竹器懷思也承来卷紅耳不盈項贈筐隨我懷及宜彼問行即反 歌記記か来ないたか即生れ心地かれずか不能復来而與之大道之

乎是可以為利用之資者也吾方來來去耳項問為未監也而隱我懷人之 所必至也我于君子之出無時不真于子僕矣惟此道帝之植者不有卷耳 合系后紀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若誤夫婦之關相難則思此人情

以風也防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殷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事時後崔賴見籍我馬虺紹隆籍我姑酌彼金樂雜以不永懷時期 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來長也〇此以記言欲登此惟鬼七山以皇脈賦也時升也崔見土山之戴石者厄殿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轉酒器 懷之人都在後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器之酒布欲其不至事 長以爲念也

舉之酒以自解無少有以寬吾之思其不至于水懷矣乎

「賦也山脊日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兒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跳時彼高剛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兜消觥古難列維以不來傷

いっちのでのです。 住役之乃升高必轄于50条何我馬子最高不能前面な高之行更無由也住役之乃升高必轄于50条何我馬子最高之師思致多役以皇所懷之人而合糸乃懷之而莫能也是故又見大皇高之師思致多役以皇所懷之人而 簡也以兕角為爵也 心之偽終有不能過者于是且的彼兒能之酒以自解庶少有以釋吾

○菜臺山日登高恐亦是後世白雲親会之意往從之路似太春像知思不可解姑酌酒以瞀淵其懷馬蹇其太甚平非真欲釋其愛而不思也是從思念中虚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思今在李川於也然之級之是從思念中虚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思今在李川於也然之級之級是從思念中虚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思今在李川於也然之級之級析講此二章意同上二句是託言登高不遂其願下因欲飲酒以秆其復總析講此二章意同上二句是託言登高不遂其願下因欲飲酒以秆其復總

·赋也石山戴土曰碰容馬病不能進也痛人病不能行也呼憂嘆也爾雅註院被祖籍矣我馬齊達矣我僕賴籍矣云何呼矣

后如于君子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不可以見其性情之正乎而足不降我其如高山何金、思門其如我何但惟然付之吁嗟而已矣夫而足不降我其如高山何金、鬼兕肺其如我何但惟然付之吁嗟而已矣夫其以慰我之心乎奈何馬則雅矣而不能升高僕則雅矣而不能御馬目認為於我之使究莫能已也則又如之何哉彼姐亦可些也時亦可望也無引此作耶張日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為

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美里拘幽之日而作與然不可考矣〇女成劉氏日卷耳四章章四句〇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 后如託言方承卷耳而意思若子則遂不能復來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 一端各巻之關雖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性情全體也の湛若水至其自言不在優傷者又合所所於於亦不够之志乃其性情之正發見于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辨而不動于很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

經80-86

南有楊續木書記號奏號之樂者只給在字稿看終之 與也南南山也木字曲白楊麟為其類猶繁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奏而先 於為一种與之日南有楊木則葛舊景之矣樂其德而稱願之日南有楊木則葛舊景之矣樂其德而稱願之日南有楊木則葛舊景之矣樂只君子則福養緩之矣。 主張恒利人之自致何如耳故聽諸數者為難憑而決諸德者有可信吾傳 之集恒利人之自致何如耳故聽諸數者為難憑而決諸德者有可信吾傳 之集恒利人之自致何如耳故聽諸數者為難憑而決諸德者有可信吾傳 之集恒利人之自致何如耳故聽諸數者為難憑而決諸德者有可信吾傳 之集恒利人之自致何如耳故聽諸數者為難憑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奏而先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于葛藟而夢藟之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于葛藟而夢藟之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于葛藟而夢藟之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于葛藟而夢藟之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于葛藟而夢藟之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子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子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子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繁之學水非有意子 至表帝自侍其孤高也而葛藟則不 至於為之之。 本書小則親優考祥自然動與吉會稱并稱其他之已然顧者顧其稱之未及之言是或有平寿總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所以是與其他之為,以是其一種國諸侯兼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問賦楊木 新遊工解 | 大孝一里| 刻不生 聚日不得今是而他屬矣况我君子思意旁流而嫌疑盡釋為良聚著而是 之几安貞之古保定之体 1960年の1970年 の称の 福程自

76

東也荒奄也將指秦助也 之君子其德下速則論履自從而成之凡令移有假終敬稱熙君子非侈志必周焉禄木非有期于為其而為其之繁白不得含是而他就矣况我樂只合於而猶未已也彼南山之水其移為者終如是也則為萬於之而旋號之東也繁塵成就也 **春天自有** 伙安君子也夫量 一有或與者識 訓嫡日女

則后如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〇 而俱升君子嫉妬而可畏則亦能不得康而備養及是則協矣 尽不三章章四句○李肝江內治篇日飲食男女人之大的一 山木香塘而直 上則物類不得附

お四時何以能和百种何以降隔○東菜呂氏日漢之二超隋之獨孤唐御家少艾之色幽于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即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為深少艾之色幽于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即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為深以上,女心傷憑東山城漢于室君子彈于人情周道所以與他安村不三章章匹何〇季肝江內治篇日飲食男女人之大統一有失時則 之武后嗣至亡国樛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僕之乎

運周 人。於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全主目全訴終是會其有途下之德宜其有昌後之福也三年一意無後流不過百上班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如思則子孫衆多也

只重宜爾群處和集此中有主在所為爾也宜者見其非出于侯蓝凡物群人のでのでのである。これである。これでは見其和也說義恭即是說后她此后如之和于建下亦宜其後之目持經正解,不然一個具 **爭**事則相谷相盛而生息必少惟螽斯 度和集故宜子孫之多也 百者見其非出于侯蓝兄:

報学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和忠德而宜有起集犯師抽動和也長長在私〇比者以彼物地此物也后她不如忌而予孫比也螽斯堡屬是市事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弊一生九十九子就能和金路斯羽託語兮室爾子孫振振武今 也後九言北者灰此

心若謂天開一 之若調天開一代之統必先勢之以昌後之降然非德無由致也吾常俯察合衆后妃不知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罪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此 見乎螽斯馬 夫螽斯羽蟲物類之故者也今則 係類甚多群

長大者の

無猜らさ

者:3

祁

:一傳而見其克振再傳而:四依之志葢詵詵然其和は

『益見其克振』の1000でである。

使つ

高然太和之動盪為和之見于聲者若此固室爾之子孫應天時以變化而合衆然螽斯羽蟲不特集之和而已也當其集而群飛則薨薨今親上之際一上也薨薨群飛弊繼鄉不絕數。 (2) 「中心薨薨群飛弊繼鄉不絕數

螽斯羽指揮暗今室面子孫發發今 絕絕生有之不絕也豈偶然故

経正解し 際温然太和之禽聚馬和之見于形者若此固室爾之子孫咸氣化以成形合泰然螽斯羽蟲又不特麗之和而已也當其飛而飲異則損損今止集之見也損損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卷十七日

「島富貴也又其愚者軍可令夫無子不可令に計何分爾我彼 預后之兄が于衆安所利在のから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と、 は 一人生之不若衆人

經80-88

抵限却自是說益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就是事如益斯羽之的便是說那人子下便接定爾子孫依舊是就益斯上說是事如益斯羽之的便是說那人子下便接定爾子孫依舊是就益斯上次康叔封次聯季數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〇朱子曰比便是 文武王爱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绎次郎叔武次霍叔庭文武王爱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绎次郎叔武次霍叔庭·兼嫡庶講亦是○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宋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 張氏目后处多于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好言而匹於猶修木之後の后妃子 之號耳然據管禁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則子孫之多非特庶出者耳但 祭兼始庶說不可用魯衛毛聃處董曹縣言此乃武王得天下之後而始封 大有妾就知绝其夫者是自絕之民后紀之多子是減歲其实所也?同朝

参斯三章章四句

蔣経正解· 《卷一周記

序,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如忌則男女以四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天、

得與言以傍王民埠埠之象

桃之天天騎灼灼其華航之子于歸還土堂家 華正婚如之時也全者和順之意思前大婦所居家謂一 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問嫁日嚴問禮仲春令會另女然則逃之有 也根本各華在軍事食天天少好之彩的炒率之茶也不少即華倫才子

門之内の交上の

知其必有以空其室家也 他自家而國野々以正婚姻以康故詩人母所見以起與而廣共女子之際

之若部婚姻之事展于正放男女之會貴于及院吾於于歸之各而有以觀合衆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與而美 野雨小之数

桃之天天有黃姑其實之子于歸空其家室

女也值此時而于歸吾知長幼有恩夫歸有別共于家室也當必有以定之この0000

詩經正解

100

今京桃之天天义不惟實之盛而已也親子共業且恭养而盛矣况之子固合非他秦秦某之盛也家人、家之人也, 與也秦秦某之盛也家人、家之人也, 析講首章以本少則華盛與如於則家和二三章與意亦名相似華寶泉非之矣夫以女子之最而詩人嘆美之如此非彼文王之化其能然散 門無反目室家者為人婦而盡婦道也見尊平允協而家庭無間青行豐城非有他養益反覆歌咏之再空室春為人妻而壽妻道也是大輔和設而開一時並見因所見而推言之也東來呂氏曰旣味其華又味其與又味其與人味其家 朱氏日安者和順之意和則不承順別無為此非勉强所能也必不 員女也值此時而于歸吾如內不整麻與甲和陸其子家人也又必有以定 ·幼養不得十大之兄弟而後可討之屋

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為文王羽德新民能格其不正以歸于正解士曰以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日文王之化自 家而国 ن.

桃夭三 一章章四句

即其事以與其才之備京此人之不存如此之可的非別他的必為公侯之衛耳日好仇便與公侯對日腹心遂與公侯一矣總是在司通以是以施置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股心不可一端窺測「偕深是一戶」光別后妃之化也關睢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一戶一次,又工得良臣於野周人美之賦免且

人猜無奇耳公侯何等謀散蘊藉猶是為其何重與之匹依甚至情以定心不嫉好仇腹心也口肅即二字可引即免失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能則其人之大器可极矣赶起是武勇之狀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能則其人之大器可极矣赶起是武勇之狀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能够不能一下。

外而衛內者公化行俗美質才黎多樂也给之野人而其力之可用一與也肅斯整的發出告也丁下板代學也准在或外下有也干滅行動所免望於樂技科,林之丁丁籍封在武夫公侯事故 事以此典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民

作が ル

故詩人四其亦

可限乃外可以備折衝而犯之莫能務內可以資保障而乘之堅以完夫非つの治術應而四野畢開氣斯亦見得商之別矣况此赶赶之武夫雖無文米丁然術應而四野畢開氣斯亦見得商之別矣况此赶赶之武夫雖無文米正然他彼張且所以掩免則肅肅然布列而不亂于紀焉禄代所以張且則丁隆也彼張且所以掩免則肅肅然布列而不亂于紀焉禄代所以張且則丁 合祭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免真 起與前美之若謂世之所須者不才之所待者世其有樣之者平何今之獨 之野人而其す 可用放行人因其所等以

日城の 日城の 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固故 野門、下馬內外相應之聲千城爲內外相傳之象是此章與意〇嚴稱傳 市場下下馬內外相應之聲千城爲內外相傳之象是此章與意〇嚴稱傳 市民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報傳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報傳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報傳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干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下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下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下屹然金湯之國故 三只如一野人勝千十萬極之謂陰然甲兵之富故日下屹然金湯之國故

藤廟免鱼施于中達赶赶武夫公侯好位

所往來之區施置于此亦是取牧之方界の這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の好祈謝中透為在在可通之路好你為在在可匹之能是此章與意の中透亮能之武夫亦能之元首明而股監長夫非公侯之好仇乎

聖而不日主聖臣賢予以聖仇聖有淑女以賢仇聖有武夫一佐丙一佐外漢書董仲舒胥伊呂聖人之耦是央魏文以賢仇聖有武夫一佐丙一佐外漢書董仲舒胥伊呂聖人之耦是央魏文公侯聖安武夫誠賢何遠克傍平仇者兄公侯有此才田未才不且フリー 新見公侯有此本武夫亦有此本明良相配也即有是君有是臣之謂。

那爾兒里施子中林村和政治之在野者如此即其在朝者可知就非文王作者如此即其在上部の知治之在野者如此即其在朝者可知就非文王作为。200万度與其中達之連選然后于中海依藏海外設份的標準中在林中股心的心的德之語則又非特好化而已也。那成了大亦有此心志氣至而神明的大非公侯之腹心平大才之在下有此心武夫亦有此心志氣至而神思的大非公侯政心,以及其是心武觀景是而待者非仍庸庸之者如此即其在上部少者非交亦後點亦聚治也與我們就完全表表。 **育経正解** 一两卷一個具 合意見相同而也言與公侯精益相通也公侯堅貞服事而武夫亦不急以處施到于此亦見謀物之深寄の腹心不是托之為腹心亦不止于漢謀相抗蘇中林冰部而不靈蔣心深盆而數如是此章與意〇中林免所藏伏之人之化所致也 jo 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大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 其無所下備也且交王于武事尚矣觀此及被楼所謂六師及之者亦可 刨

所致也若硬將此添解人詩人口本則以為此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之 為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末章言於物之事註及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分而 多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末章言於物之事註及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分而 多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末章言於物之事註及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分而 《月末百后如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於此樂無為深而語存次第治章言求 所致也若硬將此添解人詩人口本則於人樂有子矣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供明。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供明本来来花等り。」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供明本来来花等り。」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供明本来来花等り。」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供明本来此来存而成其事以相樂也若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供明本。」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明本。」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明本。」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明本。」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明本。」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明本。」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明本。」 「神島子道在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明本。」 東和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和此物的而與地事以相樂也和之未詳何用與和室和平婦人無事情事情也大業是那好生道者来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の他行俗與和室事情有事。 一言只聞聞說去而活民與與之氣囊自見の詩柄無事二字的和上生來非女工之服也 一言只聞聞說去而活民與與之氣囊自見の詩柄無事二字的和上生來非女工之服也 一言只聞聞說去而活民與與之氣囊自見の詩柄無事二字的和上生來非及工之服也 Mile day 平無事光於便是相樂為者說得最致住盤與作上後游者何別の吳氏目所致也若硬将此添解人詩人口中則失之矣須募寫優游自得存一段太 之徳故其造就之也連有文王之書故其涵養之也滯難以竟員之野人治不行人是人才之作與因本之文玉之為於如己文玉之壽也有文玉 可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何和你

析講此章乃始求而既得之詞求其所生之處日乘得其所生之處日有

来共官漢言撥都拿之來来去各漢言将別語之

東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社也减以衣貯之而极其社於常問也,不来苔薄言結結之來來來自薄言稱為之

詩經正經一次卷一個個

ن دلار 女成劉氏曰任者衣之襟帶者腰之帶白来之至祖之有無多其之序如

米首二章童四句の順大初日該末首之許可以見和平之情該中各有 能之苦而世之典表亦係之矣

漢原宣

全方此詩二章一意無淡深總是反覆味嘆之意以不可求句作主詩人見女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平江漢之城無思犯禮求而以文王化行南国男女知祕詩人美之賦漢廣 期詩人自處地位先低安心與者與其不可求也此者此其不可求也既與誠說也總要就將女身上想見他令人望而知敬光景者認作求之不可得許取以工作游女不可非下作敬悅之之端祭不可求故美之非真存求之之意也江漢之喻秣馬之願皆恨此來 而又此是反覆味味之也

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與因以喬木起與江漢為此野之他即迎而遼先及於江漢之即而仲以變與理配之俗故其出傷之久濟行也加水出末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水長也太祥也〇交 而风後咏唤之也

可立之女子也今觀江廣之家女所其態化之速也及本下時期陰廣立東也故及後味嘆之若聯習你見以後人問有克自依投幹亦僅得之賢人非也故及後味嘆之若聯習你見以後人問有克自依按幹亦僅得之賢人非何烈江漢之間先被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混亂之俗詩人見游女之不可求 市民の後南山有裔城之木陰不及下則統有楊雲之。前曾無野日之用夫

方爵結也而君子適再役而來歸而昔之悲未見各今幸其既見為避追重方爵結也而君子適再役而來歸而昔之悲未見各今幸其既見為避追重之條文伐其復生之韓春已存降年之感矣此一時也觀特序之推遇我心之係文伐其復生之韓春日存降年之感矣此一時也觀特序之推遇我心意為然天時以漸而移物類以時而變富夫令歲遵彼汝墳之上伐其成枝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能勿時時要念哉末要找上調飢意
「下本事が機動存む父難保相見無期之處疾病之侵王法之罹為室家を作為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畢役之期遐棄非忘我寔多之意作拋撤語也好代矣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畢役之期遐棄非忘我寔多之意作拋撤語也好代矣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畢役之期遐棄非忘我寔多之意作拋撤語也好不之生意亦盡矣曾日月之幾何而水之由茅而茁由苗而韓者而今又堪析講伐條建是今年事孔疏彝餘也如今蘖生者往年之所伐條枚盡而此析講伐條建是今年事孔疏彝餘也如今蘖生者往年之所伐條枚盡而此析講伐條建

高·清·新雄正解 《表十四版》 三分天下有其了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納也汝墳之人和火女王之命供於勞甚矣王室指科所都也煅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通近也〇是時文工比也仍然各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顏赤也魚參則尾赤節尾本白而今赤則 也難其時烈而未也然交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遍亦可以忘其夢及此心後其家人見其動者而勞之即次之勢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 合参雖然惡雕思合者固我婦人之情而供役忘勞者定爾臣子之義改動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談父母甚近不可以解于王事而貽其意亦以 序所謂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盡民雖其所離之久思念之深而 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者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 · 是原王室如聚青日雖則如悠父母孔逝明音。

魚之尾本白而以勞之之其則白者亦矣我君子勞于王事以至憔悴何以

者也此云王宝如殿者當是文王率之為討侵而村虐用之耳豐峻在西北 〇說通辯云紂命文王與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还漢汝豫肯受命于文王

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處荷之餘荆縣之左交王之化自

是夫爾之勞旣如此而觀彼王室政方酷烈如火之焚而來已郎欲息其

此二字包鲂魚顏尾一句〇嚴稱木淺魚採尼亥則血流法尾故亦〇比土一人一字包鲂魚顏尾一句〇嚴稱木淺魚採尼亥則血流法尾故亦〇比土人人母還他勿露文王事孔避謀父孙」見文王于民飢寒疾去無不體恤民父母還他勿露文王事孔避謀父孙」見文王于民飢寒疾去無不體恤民父母還他勿露文王事孔避謀父孙」見文王于民飢寒疾去無不體恤民人母之後與其容色已大異于前故以魚勞尾亦此其形容憔悴王室如嫪竟征役是人人

經80-95

之语也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新尾喻之而受所 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文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於喜我述之詞末章則問盡 王之德漸被監及人遠而澤近也 以致此者以王宝之如縣銷錄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通者交

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汝墳三章章四句〇豊城朱氏日周南十一勞而府國之詩億居其二

詩經正解 一个本一只具際之趾宣

序麟之趾關雕之應也關雕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表世之公子皆信使問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職赴

厚如麟趾之時也

报报给公子,川俊丁暗迷醉今

醉之角卻道振振公族于嗟麟今天

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歸住仁原故其此亦仁厚文王居鬼仁原故其子亦 旅仁厚乳子を食むつ交形后如像修於乳而予務常族皆化於事故詩人與也類醫身牛尾馬疏毛虫之長也此足也蘇之足不践生草不履生虫振 仁厚的言之不是表义嗟喽之言是乃醉也何必屬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

易直子諒之心一坤厚之載物也板板者其公子機公而板板都其即公之的我公之子術被于家庭之化深矣吾見慈惠惻恒之念一太和之流行也見于生虫之不履為蓋有麟之仁學斯有趾之仁厚也况我公以仁學即為其上學共指之而無脊肢者一見于生草之不疑為其出之而不相害者一其仁學共指之而無脊肢者一見于生草之不疑為其出之而不相害者一 機也未必同符何辛于公子而逢其盛也彼物莫不有動而惟麟之此則極國家氣長之處必敬諸後歸之賢但治法所重作述不也如遠而心以難核合衆文王后如德修于泉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托與以美之若讓 王者之瑞哉

派柳堂

心可知與時之國旅河時周家一代之解盡在是矣吁至公子是似降也了了一分のつう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つのです。于平夫麟為聖人而此固治世之休徽也令公子之仁厚治此則來世之一詩經正解一天本一個無

東也定额也轉之檢末即或用有衙而不以抵也公然公孫也姓之為事生於之定前振振公姓于嗟麟今何必形類法

でのつうではない。 ここののでは、 ここのでは、 このでは、 この

公戒魯公亦振振遺意也〇董氏日麒麟在郊藤題運以馬四重孔養子日盛縣今不然胡亥之殘酷以二世亡孝景之刻淡漠家元氣消素殆盡故周詩經直解 及跡也即大雅所云凡周之士不顕亦世是也〇漢終軍傳刊麟角鼓肉設型化之所及不二傳而遂已也由子孫而及族屬香言聖化之所賢由親以 予意只云周室昌太之族市也註王者之瑞亦自務言之つ由子及孫者言深刻真有應明不露渾機未雕氣象故總謂之張振吁嗟縣今句且勿談縣等也註訓仁厚孤任縣恭祥俊協而不失之殘忍原則寬太合弘而不失之唐虞之縣麒麟遊于 田葵古人言治之極必般此為應○振振即所謂化于 那靖海内萬世不拔的根本完完全全却不為太平佳瑞典王体養故日平故澤厚敦寫寬大鴻戀把顧宗的元氣天地的和氣培養得完團他日子萬生懷保惠鮮父母孔逊後來子孫見勢而騎侍位而緣何以為問敵對天下 着子夫棒不畜丁家而文王之一家皆藝也不恒有于天下而文王之変世為子夫棒不畜丁家而文王之一家皆藝也不恒有于天下而文王之変世之印而今固可預下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輔天家以光藩牧不于是而克際其振城而仁厚也稍之公姓也夫公疾之為顧子天下治其在屏翰蒂宣之印而今固可預下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輔天家以光藩牧不于是而克際其振城而仁厚也稍之公姓也夫公疾之為顧子天下治其在屏翰蒂宣之和《史本》(中) 可以見王業之成為一代之典夫豊偶然之故哉 析講三章粮是味漢子孫宗族之賢首幼女日國家元本不可傷鬼文王 沿而縣遇盾之前則麟不有其後耶信有子孫之賢而無其鴉不害其為經改總如以丕顯如成康其他魯衛曹縣皆能為文粉以來文德卒成息勢之 国之立系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縣然後亞因服盡也〇附并雖然如武 武備而不為書所以為仁〇安成劉氏日公同高融與文王同高祖也基亞 皆蘇也觀其德足以配餘之仁可以見王於之遠時觀其瑞足以配麟之神

> 是宣於智用術和可同日孫哉又郭治云傳有云太奴之子人人惟用公典即不敢少都即管察不咸而降消其集徽不仁之物又是他因有以意識其用不敢少都即管察不咸而降消其集徽不仁之物又是他因有以意識其用不敢少都即管察不咸而降消其集徽不仁之物又是他因有以意識其用不敢少都即管察不咸而降消其集徽不仁之物又是他因有以意識其用而不敢少都即管察不咸而降消其集徽不仁之物及是他因有以意識其而不敢自用。 幼主之故而数其足以故王之故而叛其足之子事之絶難不同而心之仁哉不知殺身以殉君伐君以故民事之經權不同而心之仁原則無不同以良成為相得也則其父子兄弟間尚多離臨不合之處而惡在其爲报报也 同事斗何瑞之有つ観此詩則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周家忠厚立國 能有を見て暗而無其賢則亦西符之獲漢武之五峰后趙之智取徒與亂

麟之趾三章童三句○序以為陽雅之應得之○華谷嚴氏日惠效應也 子孫宗族之賢故也

之德關聯舉其全體而言也葛單卷野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那美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〇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

其德恩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一辞雖主於后始然其難即皆

經 80-97

為關聯之應也夫其所以致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突然要道無此即又五抄之職有非人か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故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為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與若麟之以為明交至身俸犯齊之效也至於桃天免宜若首則家齊而國治之 衛則天下平終于蘇趾關雎之應也而王化成矣○安成劉氏曰以上誤免○按關睢五章見文王修身齊家之の成死三章則國治漢廣汝處則亦豈得而專之說今言詩春或乃專美后她而不本於文玉其亦處則亦豈得而專之說今言詩春或乃專美后她而不本於文玉其亦 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也 条要之数也株天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那者也后妃之徳のついののは、所以作者本于文王之身盡關睢王彝斯五篇則利于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者本于文王之身盡關睢王彝斯五篇則利于 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移則后如豈得真成功之

一彩正解卷了 光友殿 公校

45.6

有名亭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名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後非詩所詩經正解一次卷二相返 全釋文云名東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問同姓又皇前諡云文王庶子勝殷地今維縣析為岐山天與二縣未知名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〇大 ついたではいうでにでいってにいっていっている。これでは、大王姫蕭蕭無無男子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暦之惡無禮無男何後張矢王姫蕭蕭無男子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暦之惡無禮無男子無男子養斯之不如是標有梅之男女及時無異子帳天之婚姻以時云名也〇小序日離異臨度之德諸侯之風也故保之名公〇小星之及云名也〇小序日離異臨度之德諸侯之風也故保之名公〇小星之及 後封于北燕智用佐政食邑于各輔成王康王卒議曰康長子繼燕支子 山縣西南〇按學詩世學名公東字君東王季之庶子文王弟也又不同 召南一之二○召地名召公柬之录邑也舊說共風雅縣南有召亭即其 各个陝西風翔府風朔縣遇嗣宗名物疏云按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 繼召左傳管長言文之略十六國無為未詳就是史記正義云召亭在岐

上四点

合成之禮意只三平而重在之子子歸上之子下要熟專解純一之全国通詩是與其以今德而宜享今於也首言往迎之禮次言來送之 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樂 **場乃可以配焉**

以有常育施一以不二香本文未嘗說出經学然之子非有德何能當此百四大子之失也家人美之於大家之人言蓋婦人以天為家也則大子之失於了路條事靜能一婦人之庸德也若有所作為則非婦道所不為野而以無不為德專靜能一婦人之庸德也若有所作為則非婦道即已類聚其中矣只予物性撒之樹字上見出專靜地一之德來婦人不以則已類聚其中矣只予物性撒之樹字上見出專靜地一之德來婦人不以則大子之失也家人美之於大家之人言蓋婦人以天為家也則大子之失也家人美之於大家之人言蓋婦人以天為家也

典也動場作用的聯善為果其東最高完固鳩性拙不能為果或有居龍之維制有果維鳩居附及之之子于歸自國和宗、御前近叶之 **詩經正解** 今下亦被后处之他而行事静納一之德故鄉於諸侯而却家人美之日維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交玉之俗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北成果者之子指未人也兩一車也「車兩輪故謂之區御迎也討侯之女嫁 鹊有巣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

彼性性之場等來樣而居之而有以享成集之安矣况此之子情事節統一個金而不圖令親之之天也養鳥以集為家惟彼佛之有樂完河之集也惟風至于琴瑟鏡較以彰嘉會則當範其定解之後日婚之初應數不知者何風至于琴瑟鏡較以彰嘉會則當範其定解之後日婚之初應數不知者何而有專靜統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若郡我南國側間野完之 合祭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

見其宜不然慶季之事宣姜之服適足遺羞事御之是指夫家來都而言為以見之也百兩極言其盛但百兩亦是常體必女子之德是以稱之而 張氏日勘東楊唇不必有此理也以二物為喻 称之而後

Ó

東心方有之也かかし **有巣維鳩方之ご子于歸百兩将之**

李送春挾九十之儀而偕玉禮弗之節軫相接爲信乎有是德斯有是禮也。 送安居之利矣况此之子偕專靜純一之德則其際仲春而于歸也彼國之合衆維彼鹊之有樂完固之樂也維彼性祖之楊則宜方而有之將積據而

居之不疑也亦見他性抽處府之父母家人送之也對詩柄其家人說之以為其所也方之即横據意并愁報遊遊之意亦無之矣所謂惡知非有析請方與居有别居者指一時之智方則為其所有故註云太有之也養有 不亦可美也哉

雅正解 不卷二周围

制有災維修至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四は金満也書表を正常と多成成其種也
一定という。
一定という。
一定にいる。

「にいる。
「に 禮有之不敢為無之不敢以是也凡煎物不備則為職員為快典難以語成 今迎以百兩送以百兩面婚姻之態大備非成而倾〇按諸侯娶一國則 **参所以資報制也起一**

有關雖者說得最好便是周不管耶集此二府詩意益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摩家始也 下之道自修身摩家始也 斯集此二府詩意益飲人知夫治國平天 下之道自修身摩家始也 德備關雕之言后如也盡自天子至于請於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〇八是妻之兄女婦是妻之妹從妻來為妾者也〇龜山楊氏 日韵集言夫人 軒張氏日后妃惟有幽閉貞都之為校民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 日鹊泉言夫人之

陆出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舊國人美之賦采縣

句是萬繁指方祭時言那那二句是微繁指祭畢時言召氏云一章二章言不言通章捻見夫人助祭而始終能敬也首二章是来繁指未祭時言僅僅二厚來繁美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耐經正解** 一卷二個人 使夫人方移不得大夫妻子 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末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〇作文須紫貼諸 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末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〇作文須紫貼諸 其事三章言其农俱要本公侯説本夫人雖備内官祭事則公侯事也夫人 四

央心能型說做少奉祭祀而其宋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紫所以生私蓋賦也于於也紫白裔也沿池也浩浩也事祭事也の耐國被交玉之心諸侯」以来繁于沼干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此以

古者后夫人有親然芝鹿此詩亦循周南之有尊單也 合祭前國被之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籍其事 夫人子以来祭則必躬親澤畔逐境考求或于曲池之沿或干小省之祖矣

是果何所用平益公侯有事

祭則主婦有此豆之禮事係明聽不得不及

0

念之誠敬已著于此 孔

析講此與下章是未祭之先豫備祭物而 定者有遊通解植之類有七而緊與其中 **疏口**高

野型主席,果孝上河海。 原也山夾水曰關宮廟也剪曰即即所謂公桑繁至也 平以来繁干澗之中干以用之公侯之宮 者于献物之初乎の故其来繁也将以四 故其来緊也將以用之子公侯之宮耳是雖祀典未舉而明德之惟馨不已乎益公侯祭于都容則夫人有道龍之薦祖廟告虔不得不吃具之躬親也了以來歌則必葬英殆過廣攬為謀而復于山夾水之獨中矣是果何所用

· 熊也被首飾也無異為之僅僅蘇散也从甲也分人所也部於舒遲至主事被備之僅僅同處夜在公被之那那薄言遠遊歸 有儀也的義日及祭之後陷陷送还如將役入然不欲遽去愛散之無已也 公即所謂

經80-100

候天光向晨為好味味未分為夜乃是一時事不得以自旦至夜言正家語是言或被之人而其人之意思精神白可思見風夜當風而存夜是珠旦時不失職也〇被者稱他髮以為首飾者假髻然懂懂那解但就被上發揮不過輕正射 平於公侯之官于此乎聽京總見統始於而與公侯合敬正小序所謂夫人 述之毛子此乎啟勵中之品干此乎陳志薄言旋歸的要點公侯之事于此 以咎之也那那行有節而被不急遠意若有以留之也風夜在公的要點浴

是齊魔之類此正祭時勿就地誠遠歸各自廟及其燕釋〇註附附送遂方是齊魔之類此正祭時勿就地誠遠歸各自廟及其燕釋〇註附附送遂方所謂們明行事之候在公法公所也朱子謂完廟之中非私室也謝至山謂 日間問言思親之心存平內遂逐 思親之心達乎外也

(は、南国之大夫聘于京師賭召公而歸心爲賦草蟲)

情解は本見而愛作主其龍既見方樂谷而為水見即憂不能已也蟲鸣鑫全百通跡は,是感于物而切于思心各上二似是成時物之變下是切思会之序,草中竭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與卷耳詩一也。
秦必既兄而春見其思出于正面有真神統一之意惟有真神統一之意故意○詩析諸侯大夫是諸侯之大夫非諸侯大夫並言○葉臺山日未見而 動于中夷則心和氣平此既見之喜亦「節深「節總是反覆道其受思之無聲之衰不止于慢慢矣此未見之憂」節緊「節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 時所感事時物展製之部優優愛之深不止于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 即來東東衛皆君子去時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威時物之經此及

物之變而思思君子如此亦者用南之朱平也語解散遇路下也の南國被交至之化諸侯大志行役在外共勢獨居為時賦也可愛聲也草蟲蝗恩育音青色越越避難勇強擊也忡忡猶衝衝也此音抗叶 要要騎草蟲越越身為承見君子憂心忡忡語亦既見止亦旣親止我心則學

然見之契物之因的而變也如此我也感時物之類殊思君子の神に心無平可少下环否則何以慰吾之思於觀止而接遇之明時見至動深間之之而亦決然不相關如確意有所節而景物之受日來子的益足動深間之之而亦決然不相關如確意有所節而景物之受日來子的益足動深間之之而亦決然不相關如確意有所節而景物之受日來子的益足動深間之之而亦決然不相關如確意有所節而景物之受日來子的益足動深間之之而,其與此不能之為此時之心而神神。 也令則於於我之蘇條坡微順以相起超然會及年先告所未見者而今今以自訴啰唆然鼓翼長為告所未開者而今忽開之处皇螽未見其有形俱進也向我君子行後之時草蟲未聞其有擊也今則歷茲庭之欲勢托及 君子若謂物類毎因時而變化人情恒威物而與懷子之思君子殆將與時君子若謂物類毎因時而變化人情恒威物而與懷子之思君子殆將與時合來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威時物之變而思其

經80-101

剛也被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述蘇胡氏曰疑即莊子陈彼南山言来其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旣觀止我心則夷 新经正解·大老二-NA 東也登山盛民以生君子麻鹿也初生無去時可食於此物物冷燥也事變慘被南山言來其嚴未見君子憂心慢協將亦既見止亦既則止我心則談婚 止亦既觀止然後心之慢慢者始轉而悅懌环否則何以寫音之憂乎未見君子而道里悠遠古凶莫卜憂心且為之假設而莫釋矣必也亦既見 也而有嚴生影則言求其嚴矣益時物之愛义于嚴而有微也斯時也我猶合泰然時物之愛並持草蟲皇蓋而已黃惟彼前山可悲以望君子之所在 議之部此憂心必見君子然後解也 其軍容以是接遇各通之意本見的見不平重亦見為能見能為乃預為提 勿必年子祭頂体件件件奏直上也降則上者下矣值云放下心也見是想 **涞柳堂**

其故也至未乃粮承之日誰其主此事于乃能敬之少女耳非上面混說而齊為主由来而盛由盛而湘由和而奠叠叠說私者有敬字意在但未明言齊為主由来而盛由盛而湘由和而奠叠叠說私者有敬字意在但未明言齊為主由来而盛由盛而湘由和而奠叠叠。我们前来是蒙之事次章是既得推查。 一人 子勤于祭祀国史美之赋采载 事以美之心 以光發的洞之所干以来藥干彼行療者老 如是書行添流落山〇南國被交玉之他力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殺其賦也弱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熱涿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並如致殷菜 手是摘雖審第有所不辭也其始而備物之敬有如此供宗廟也而惟行潦之中蹇有之吾見其于以采藻則于彼行涤之中憲經供宗廟也而惟行潦之中蹇有之吾見其于以采藻則于彼行涤之中爲經 見其子以来發則子彼南澗之前為左右是水雖躬親有所不情也禁可以 而思夫既以則止乎禮義小序云大夫妻以禮自防是也所以為風之正治の港灣八百草義篇婦人威特物草蟲草螽裝蔵之生所以為風之正治の港灣八百草義篇婦人威特物草蟲草螽裝蔵之生が雖然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慰之緣之思其君子也日汝墳日嚴其實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為非之之思其君子也日汝墳日嚴其實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為非之之思其君子也以其 草與三章章七 何〇 整城朱氏日卷平后 妃之思其君子也草 五八大夫 例

非托言也此意輕不過引起下交只重藏薇之變上隨其所感動其所恐時析講此章與上章皆一意總是憂恩之意反覆道之耳蹙山是然以望君子而謂此章與上章皆一意總是憂恩之意反覆道之耳蹙山是然以望君子

份悉收儉受畢聚也悅則張者散矣仍悲愛成疾也夷則疾者平矣須科流物之變屬至大夫之役未歷慶念之樣其能已乎悅字緊頂慢從夷字緊頂

一分須丹流

速時整無已之情

有常處也〇替詩世學家氏日古人祭祀不用因為權其財而發也故來行為所謂此章敘來物之數來類必于前即承孫必丁行沒言所應行言放於其

康也方日管國日管湘京也**至北京市中北京社中等全原**有足日錡無足,以盛時之維管及答騎于以湘之維錡請及金箔 合衆夫蘋與藥亦既承之矣然握之于手者患其迷敗置之于器都見其恒田釜〇止東以見其循中中常於敬整節之意

無或混也既盛之矣然澤之于水以堅其野必入之于火以聚其性是不可而以其任納一則腹小而利其提構葢蘋藻異名盛之各一其器者正使之節是不可無以盛之也于以盛之維彼方器之倭及夫圓器之答一則中平節是不可無以盛之也于以盛之維彼方器之倭及夫圓器之答一則中平

于以真之宗室牖下到段誰其尸之有齊結必及 尸主也奉教奉李少也祭祀之心主恭主席軍實以查臨少而能從尤見其跳也真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未未十余十余里隔下室西南陽所謂與也

> 学費于采盛河東之中人者重度出于素智即能敬不難今敬而得之季本等。一次大果而盛盛而鴻湘而東平原而志不順時久而敬不渝大夫妻之賢如实夫果而盛盛而鴻湘而東平原而志不順時久而敬不渝大夫妻之賢如此非文王之化使然寒
> 此非文王之化使然寒
> 此非文王之化使然寒
> 此非文王之化使然寒
> 此非文王之化使然寒
> 一次大是薦云也尸非主祭乃主此薦豆之事有所要之人使然寒 が、いかのです道本的な所の動物のの物理を則乃此為豆之事天何人でいかかなる。 いかかれるではなりなり、原の英語教育が、いいのような育権的ないない。 丁学皇皇下野素宗皇乃經判之宗不思之解漏下乃西南之野游信产法 令員去其與等七百日的好然從祭必有其所也則于片其名其何在長官

詩經正解——《卷十二日日 非天植其性而何〇六帖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 末柳堂

宗室矣〇朱子日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戸西屬皆南向室西南閥為不遷之廟若諸侯則祭子都容大夫之别子則但為繼嗣之小宗不得祀子 別子始為大夫乃大夫之始那機别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 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盖所謂關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 有行章河防船忠信也管銷金之器潢汗行源之水可萬子鬼神可差子王公風有米紫采梅雅 釆超三章章四句〇左傳日茍有明信罰溪沼沚之毛弱黃滋藤之來食

恩其德昌在刘立深干勿後勿拜深于勿敗事

|章各上二句是愛其樹末旬是

有先後之部也重在

經80-103

酸帝語甘菜勿期勿伐百**位**所支音兵 恵路南國今其去矣我懷如何不見枝葉森縣而成陰條幹状趣而並後敵倒而不忍傷若謂至德每條乎人心之感人情恒切于去後之思惟我召仰付而不忍傷若謂至德每條乎人心之感人情恒切于去後之思惟我召仰合森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卅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 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由于後人思其怨称為武王以後之詩矣此時名公尚無恙豈得以為沒須率為文王稱西伯而名公亦稱你意布政王既說詩須會北意〇註云其後自其去後言蓋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報 京本公析學山平和〇思名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并受得亦不知何以表公析學山平和〇思名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并受得亦不知何以德上思德故受其人受其人故受其物亦作做物思人無常済书等語候歌 经正解 人卷二個日 幹也何方伯也英草含此〇合伯仰行府即以和如五之政或合印第之下以也敢帝盛犯计宗在來也自者為荣赤者為杜蔣斯其枝葉也伐伐其修 北後人思邦 能的愛地 中面不恐傷的 不存堂

台縣設計甘樂非特分剪勿敗而已雖從而拜屈之亦有所勿為也夫一 球也亦根或官也勿爭則非特勿敗而已 苦甘樂忽窮勿拜糾废召伯所說音報

地理考九城志名伯甘棠樹在陕川府署西南門括地志名伯縣在洛州灣 安縣西北五里 神がい

守如此其最而及致之獄於所以為無妄○通詩大意謂我之守身防禮不存面與章俱以禮為主首章是以禮郎守念人之失禮而不妄无從蓋女子皆深處閨中而從早夜獨行是以禮郎訴責人之失禮而不妄无從蓋女子皆深處閨中而從早夜獨行是以禮郎訴責人之失禮而不妄无從蓋女子皆深處閨中而從早夜獨行是以禮郎訴責人之失禮而不妄无從蓋女子皆深處閨中而從早夜獨行是以禮師主 不多從也甚言以自國非真曾待斷于各价也 敢過越便会猶有强暴不謀橫以相加雖惟所風邪髮似難務而我必白之

地前中海能之作故如子有能以此即中心而不為強勢所污者即逃巴之作人財也以治為意行道見早也の財政之人造中的之教服处形之他中乃起既然是然行露益不及夜初好謂行多說、 不敢嚴獨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思故和以行多點而是其治

春人道之始禮儀者天下之開如茲之厭浥而方黑者盛之零于道間甚可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强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若謂婚姻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强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若謂婚姻 合黎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幸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

外補意非女子自言作文只以行靈講若說出强暴與比點何異風夜不必 暴之使而托言畏露絕人之意嚴而詞則隱矣註葢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析講首句畧斷見有可畏之勢二三句「速是存敬是之心也不直言畏强

誰謂後無再科は何以李我母誰謂女婿無家孙音何以连我樣雖忽我樣気

東也家謂以媒聯求為室家之體也過召致也〇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政家不足 依爾岳正之節而人欲輕我以必從我其能以于自訴哉彼後能穿屋似乎合乘夫我之以體自守而不敢妄行若此意謂可以自固而免于訟也乃我室家之禮初未實備如雀雖能穿屋而買未尝有爲他 其有角名誰謂惟無角乎無則何以能穿我屋也况汝能逃我蘇似乎有求 **丁我营有求為宝家之職故能致我干缺然不知汝雖能致我于蘇而求為**

F ...

「興也不吐齒也帰情也○言汝雖能致我干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

析謝前章與其見誣以勵青平人此章與其見誣以顧所平已註自訴及自敬者、「文之自守而自訴如此其遵教而服化有由來矣與刑辱可畏而在我獨不畏亦將守手禮而不渝而不汝從及爲能相强也與刑辱可畏而在我獨不畏亦將守手禮而不渝而不汝從及爲能相强也以所不知女雖能速我于訟而禮儀未常備也然則名節可愿而女貞不可以能速我訟似乎有求為室家之禮矣誰謂女無家乎無則何以能速我訟 ○·泰彼鼠能穿嘴似乎其有牙矣誰謂鼠無牙乎無則何以能穿我嘴也况 **龙則我亦終不汝後**

所以明共心远之無景日亦不汝從所以明其所守之不易都是自家務 秦白非訴子召伯也欲訟非已然事不過前設此言以絕人耳曰宝家不足

經 80-105

(m)大 大貞而能像忠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羔羊章 序羔主言韵與之功致也召而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背節後正直德如羔羊 之屬註云納米納屬以為米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發力 念屋野部省之家里不得有的也强暴之逐人于独宣為不家部所開無其之詞○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稱天那個謎遊省無照 医米芒医本家斗 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婚鄉之訴請期請婚日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〇安成劉氏日此詩之貞女循周南漢

因以為你此大夫常服然推安于常而無所加亦可以想見其食矣の妥此的文字心部総錄氏目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自綠為鄉施于縫中鄰局商及故見節後嚴縄補傳日合五羊之皮為一義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餘也緣故見節後嚴縄補傳日合五羊之皮為一義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餘也緣故見節後嚴縄補傳日合五羊之皮為一義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餘也緣故見,以為於耳口枝表取輕緩則為擬小者必至多皮絲不止五矣止五精講羔裘素絲可見其節偽退食委蛇可見其正重節伶正直不止此二事析講羔裘素絲可見其節偽退食委蛇可見其正重節伶正直不止此二事 业 也 加亦可以想見其

經 80-106

· 東心毒循序也被要乙幾界也 無羊之華州庭素無五純雅愛蛇委蛇自公退食

「制作・・・」」 を表試再詳其服依羔羊之皮以為表也毛去而並存美心深厚以故體子 をおよれる。 をおよれる。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このでは、 でいかに、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でいる。
羔羊之経避素綠五總結委蛇委蛇迎食自 詩經正解 · 《冬二图》 公

可以沒深遠近論者也

担之武夫公侯殷必則諸在外則委蛇之大夫節俭正,宣此文王之化不 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在經故人才之所成就點請在野則赶 無辛三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日此詩之言賢不循周南之有見且也容

序及其當勒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追至度其至家能閱其勤勞勸傷。召公宣布王命詩侯服為賦毀其衞及其為監 以義也。

念香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因並行而不相悖也 其勢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故詩我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意思 其婦也俱以何斯二の為ま首章意已盡下二章方味喚無已之意耳非如全首通詩三平看無淺深毎章首四句是與君子行役之勢下是美其德而奠 御登山一節系一節之說〇豐城未氏日何斯達斯金其久也莫敢或選問

め○ 南路波交玉之他婦人以中种子他使他外而要念之故作此該司政典也以雷聲也山南日陽何斯斯此人也達斯斯此所也邊服也振振信厚股時其就在南山之陽何斯遊城莫敢或追振振蹈君子歸哉歸哉 德且其其早界事而還節也 殷然雷蘇則在南山之陽英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于是又美其

者子立有完在今更無定而與雷號歌矣夫斯問忘情于家室而我則有不能情義之難于兩全也義重則輕別聯情深則動懷想所從來久矣自君子故情義之難于兩全也義重則輕別聯情深則動懷想所從來久矣自君子故情義之難于兩全也義重則輕別聯情深則動懷想所從來久矣自君子故情義之難于兩全也義重則輕別聯情深則動懷想所從來久矣自君子故情義之難于兩全也義重則輕別聯情深則動懷想所從來久矣自君子故情義之難正不全也為人以其君子從從在外而思念之故賦此若問甚

島茂無使我翅及雅之久徒反雷葵而致念也。即也而厚報國以動玉漢な花以鳥即亦家之所不思想也尚其節哉尚其問否所即星而終身者也常未殺公家之後或起懷思之念以羨之所不敢能忘情者念我君子平即立身制行無二三之後無践利之心振振然信息 **柳州萊何斯選斯英政港巴根提門子節武局武**

及其為在南山之下环股何斯建斯英重追及肚板振君子歸哉歸哉。尚尚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矣 高川東師哉以慰吾之望可矣 川縣師德行衡可接也勤勞王事或者無難寒效而稅駕以言於予尚其歸常所為國服勞而其敢服于休息反無定在予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辱山常所為國服勞而其敢服于休息反無定在予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辱山帝派彼殷殷然之雷発則在南山之侧突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建此

全直通章俱是一時之言而意外「飯本「飯總是感婚期之過而願婚禮」「「原標有有百男女及時也白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原」召國之人安于治賦標有梅

操所有梅其實七今水找馬士迫其音 成禮者乃其急于遠厚也然為了人語氣の時念唯而心愈迫其急于然言外要見其放於了等東作意于從人語氣の時念唯而心愈迫其急于然言外要見其放於了等東作意于從人語氣の時念唯而心愈迫其急于不覺其詞之轉深意在懼處暴之唇而非專于嫁不及時也然懼辱話歌思不覺其詞之轉深意在懼處暴之唇而非專于嫁不及時也然懼辱話歌思、成也桃之始華婚姻時也梅落而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堅姦懼之甚故

在樹者少少見即過而加脫矣來我之衆小其必有及此吉目而來者不即念化如予知少即停即分惟如妳和及服而都際聚之學也故言極落而賦也獨落也梅木谷華白實似杏而酢無點造及也吉吉日也〇种對淡久然有梅其實七今來找應士道其吉今 也故言此若謂天運之帝務毎数于物而人事之配欄亦乘乎時况言念風心急南門被文工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婚而有強暴之辱

其其節自是夫婦思念之情非以其有

如是之徳而真其歸也の古者

標有梅草 島」見O戊 歸っ役の 明O仲 者凡、螽斯之版版以来塔百也縣趾之振版以仁厚言也殷共肅之振之詞則其編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〇豐城朱氏曰二南言張版勞而勉以正此詩作于君子永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然視汝填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恭彼詩作于既見君子之時故傳慰其 振以信奉言也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以其盛自聖化之漸濡而言故取の、、、の 股其無三章章六句○安成劉氏口此詩之念行後情周南之有汝墳也 其口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同各有所指也? 未c春至0页 近 中思雄于此時獨切見婦人性情之正如始換放股雷草取俱即時即景而記力 擾 殿雷草野

經 80-108

及時言日而來于六極部行則强暴自息無乎可以無懼矣。还亦可畏也兄此無士宜亦有感時之念者若其求我則稱来請期之被必過十分之七分則時遇而太晚矣當此之時而猶不遂婚姻之感則行露之過十分之七分則時遇而太晚矣當此之時而猶不遂婚姻之感則行露之。

操有梅其實二种致令成悉於士迫其令

納米請期之體斯終身之盟定及豊必拘拘干吉日之擇設

在正常 東北里東也與筐取之則落之型矣謂之則但相告薛而約所定矣 有梅頃館筐壁於孝之求我無士強其謂之

詞士者知禮養之人水者,作妳與之六種以水我者也三迨字不可忽遇有為故于此常驗之亦稍後于幾天時耳非如仲夏之說也庶者未定其人之將熟矣安得而有標落又安得有項筐之多也核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 日時遇而太晚做弦日標有榜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 心胚盡而始味也安成劉氏日周禮仲春今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心胚盡而始味也安成劉氏日周禮仲春今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 机講標梅亦是設言非必真不此事七今三今壁之青形容財脫之部亦非

之前等原籍有怨父母之詩前詩者于此亦欲達男女之情向見由 概女子之情欲将期之及時視れ天則少於矣行為死傷于復職亦為是人之情處為父母和能于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非知此所謂詩可 業歷澤部有唐人女言兄被不以嫁之話亦自都但可恐後來思之亦自

小星童

是小星惠及下也盖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股**妾推御于君**知其今 (1)小 臣奉使而勤勞于公風小星

和五五年

と今後自身意思な悪政作此論至忘勞安命即衆多亦在化中而不自然以關而合為於於人亦與印為其命矣〇詩美夫人非美衆多時必夫人命是他感恩深處一道條俱無蘊稱即其以命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和命而是他感恩深處一道條俱無蘊稱即其以命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和為一次一方通該管是因所見以與進御之數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重在處夫人使盡其心矣。

屋は金川 達着ない きるにあ 以見實主

to to 小湖天所風之分也〇府脚火人而后她也他的不如心沙地到10人以了一人其後盡初作或將退時也為其齊遊為以疾然行也是是三五正來贈過百在城夜在公建命不同 2020如此蓝衆妾進御于君不敢當久是唇而您公是而蒙故因 **判于義無所取** 特取在東在公內字之相應

数徳で往來る動也となる同于音楽を川深い得予の君為夫人之思而不加

為印用此意三五在東要點初片特旦方與下風夜相應初昏而稀是初出月之始也蟾柱西小則到辰減雅而參昴獨後至于西野有徳子皓魄之意

當今語侯以下股安雖有多数皆用五目之時故內則以安雖老未将五本 会獨之解亦然〇会都是者所幾大被示言好犯会與稱稱今之言為死鄉 以參引二俗典余朔二松亦有取發一注見是在還亦非隨往暗題之都說 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為不限の一競以稍是三五之少與八夜往來之數 烟僅九人不可謂教妾教必為女即而為即必從其於不敢自往故日不以

主解 灰冬 一面似 進卻下君知其命有貨路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丁君何用庸肅官征及 我也会視而夜行春首不像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平故日寒命不為 與獨夫蘭庸官征者遂行不忘也風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之此部多 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〇門別於小是之詩日風夜在公府肅官任抱金 小星二章章五句〇呂氏日夫人無好忌之行而既妾安于其命所謂上 無我其為使只幼劳之詩也今其序乃日夫人無如此之私惠及職委

地有識者之笑 之次床頭云雖君所有稱亦當抱衾砌而往學題不知理乃至于此豈不 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食與刺而往于註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即

江有汜章

(書)路 侯之夫人終客其勝也風江有光

尾江有氾孟美勝也動而無懲嫡能物過也文王之時江汜之間有嫉不以其 廢備數廣遇勞而無怨嫡亦自傳也

岐江直而有別總見不能都行及與轉之偶然獨行也軍事像處我三字廢全直通詩要乎看然有決第各章首一句與下二句以江決而復入江流而有 份于本迎之先處者安下既迎之事敢者樂予迎即之係皆慶行時以事之妾之意但喜其今日之迎不復題各其既往之失益作于既迎之役也悔者 而悉相擬議之詞若作執京語便失和平出厚口

伯雅之奶非夫人也則

何以非方者諸侯

娶九女 必情行同時者所以

典也水決後人為此今江陵漢陽安復之問題多有之之子廢奏指有犯籍雖附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為訓號

静經正解 | 大二個用 不我以而其後也問根木之風風小星之化良心頓悟惕然悔前日不以之者之于歸鸞車避然不被已而偕往其不我容也吾意其終于見繁矣然雖 乃情欲之所恭推思述下實事理之當然行幸我得之之子那彼江之大其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滕見汪水之有沿而因以起與若謂以貴絕人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滕見汪水之有沿而因以起與若謂以貴絕人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滕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彼后処夫 池和之势即印伊华严即即即不即之你行者北後節被后处是人名他乃言也結人謂蘇日歸我腰自我也能左右之以以前恢也所能行也已是即 他中仰而迎之故股見江水之有沿而因以起與首江猶有沿而之子之歸 決也仍有長往之勢矣而猶有決而後入之心是江衛有所容也況之子向 次三 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御笑**

日勝不異姓則古然因語日王御不参一姓是左氏前後日或也就民女同姓勝之異姓則否然因語日王御不参一姓是左氏前後日或也就反改問悉蓋猶未迎將也悔指嫡帝下處字蘭歌字亦同。左氏日諸後蘇及改問悉蓋猶未迎將也悔指嫡帝下處字蘭歌字亦同。左氏日諸後蘇及改問指令日高獨行則不與理合故悔悔者悔其前日不與借行楊然若不後即指令日高獨行則不與理合故悔悔者悔其前日不與問題過急以雖字作轉語其 前一分與下四句好水決後入于里亦遂然據與傳數字乃字自是反與當析講江決仍有長往之勢而後入則猶反本反與嫡之不以已借行也通解 事還待年父母之國調勝妾父母之國也〇枝春秋書叔經歸于紀傳日衣行亦未知熟是〇轉諸侯之滕八成備数十五從嫡二十辰事作戶未任於 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八潔確發制以江之有氾典鄉之有妾軍軍說到第 非而有相迎之意也豈終于不我以故

東山都人外也水岐成為學術以也忘年也得其所安也江有港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定名分室別源也令叔姬待命終于宋國 不于嫡偕行非 體之常所以香心

會來被江之大其流也若無容受之勢於而猶有岐而成洲之洛况之子向

後也棒部行之不会飢跌風而知懼迎我以驗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安者之干歸四出兵惡不與我而偷行吾亦其果于見絕矣然雖不我與而其

江有沱暗之子蘇不我過結不我過其爤也歌

神也歌則得其形處而歌也 車也心江之别者過調過表而具住也城壓口比於以舒慎懲之氣言其物 合恭彼江之大其流也似無分别之勢矣而循有别出之治况之子向者之

于歸驅馬悠悠不過我而與俱吾意其决于見外矣然雖不我遇而其後也

也侧重跃上一歌字便有琴瑟鐘鼓之意

顺氏日小星之夫八惠及账委而滕妾盡其心江

方華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魔革 野有死際與衛队白茅包州城之有女性希方士跨之 其具如此况関門有女際仲春而動婚姻之恨亦其時也為言士春荷思正其具如此况関門有女際仲春而動婚姻之恨亦其時也為言士春荷思正之芳規也吾于此如而见其能以禮制欲矣彼郊野之外有死齊無群田者之為其事而美之若誹縱欲而滿剛者辱土之乃行也懷貞而命正者淑久自無其事而美之若誹縱欲而滿剛者辱土之乃行也懷貞而命正者淑久以與其事而美之者誹縱欲而滿剛者辱土之乃行也懷貞而命正者淑久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廢而誘懷春之女也。 心他如下和中部即中不即強動的河都故詩人因所見以與其事而美之與心原華也是易無為懷本當春而有懷也皆是猶美士也与解國被交五 打講取不屬者尚包以白茅水白女者乃誘不以強此是及與便養是便發年之谷宜娶之以聽可也乃飲我想以誘之乎非求此女之道也 以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茲淫風

州之禮奉者天地変聚萬物華生之時也望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州之禮奉者天地変聚萬物華生之時也望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州之禮奉者天地変聚萬物華生之時也望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州之禮奉者天地変聚萬物華生之時也望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

一到也候像小木也愿默名有節純來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個林有模所,檢注野有死應白茅絕籍來有女如玉 欲取之者尚且以白茅拖東而最之是腹處之物而取之必有其道如此況后泰暗彼中林有模檢之小亦而模機之野則存群即若成分死患之外為下一句也或四賦也言以模檢籍死應東以白茅而訪此如王之女也 此使春之女員如玉之色粉可愛而不可完好為岩士者荷供練二姓之都

析講此以上三句典下一分在典整中又是一格一記以南有字典下有次宜聘之以贈可也而以以表來之本

13 - A.S. 而以複散與女之小文以鹿之東白茅與女之不可該不然首句為行文矣 榜之之意在 〇 韓士 按此章亦及 典典上章意同但 要蘊养 受點染态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家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行 堅貞講成上起下難覺有條然華竟依註為災盡以色言亦有不假粉似不 , 近外東以等稅東而包東之也如玉以色言勿作如玉之德部有作女德

既也輕遙緩也脫脫舒緩張感動院也属大地〇此重易迎如子相之之節舒而脫脫行分無處我脫婚分無使成其书也失 养庫 言姑徐徐而本伊勒找之帖母為我之大即把印其不能相及也到察然不

各泰夫吉士之東學妄而貞女之守則嚴觀其拒之之詞者曰達禮者直以可犯之意蓋可見訴 求也彼悅所以俱身聽黃別獎 簡稱來以動我之悅稱動我悅別近我身 體自處亦貴以聽處人而當應可否于行止之關舒給引退與得犯聽以相

> 入我家矣我之家豈可入中女之不可犯如助吉土之務亦當自愈奏并於 我之身並可近平尼所以不安程肯明智的好來以管我之大真然是

村落間氣象小家之女面對如此非被化何以能然、見得拒之之嚴夾の此本不野小民之家則其包物以茶養門以大宛然是內外之大股見我之身家非兩所得近也通詩全重此章若語意稍級便不內外之大股見我之身家非兩所得近也通詩全重此章若語意稍級便不 我将有待豈容妄近而漢男女之大防開家心道我将有在豈容强暴而踰 四字如甚非放他接來分明改他其來也若日兩且養废於我而行於可能 遼少末二句承此句講兩無字正是拒絕他不得犯聽月刊凌也結脫之命· 析講此章作女子口氣落要說得緊切嚴厲万見與然不可犯愈舒而脫脫

周南有漢族但漢典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傳死事:詩方作之縣則女野有死衛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O安成到氏目召南有此詩亦道

已自而男女正耳一時程正字 一次老工事本

(F.) 被機表盖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 停. 齊. 殺公結昏于王周人恥之賦何被機矣

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之德也

然則下線亦常事何足美哉の惟不挟責以騎其夫家故以平王之孫下嫁 若云族類兩點婚姻兩直反不見得王如不扶忘而不為耶以濟侯之子上配而不為元藍極其尊早期絕乃愈見庸雍之難

何被粮给長與矣唐禄籍之華曷不断終王經之难 獨歷也循曰式我也唐棣後也但自楊肅敬飾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

之始也苟非和敬之德則聽元之怀所不免及若王姬有可矣者恭如彼禮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縁道于是作詩以美之若郡太婚之禮所以正人道 被然而盛者果何花平乃荣禄之花也此名不清前然敬棄班然和者果何 東南都知其能教野和以物師近于是作詩以美之目何彼我我而盛千万日王師の王師下教予部院即殿之盛如此而不敢抱野以野共为家称兄 和敬之意而者于威侯者有如此不足以繼思奏思媚之風也哉 見其馳驅之執而疾徐之有度也惟聞其和勢之聲而上下之銷物也本其 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以 者無非至敬之充局有請中而形諸外者無非至和之洋溢一時之就車惟 人之本子乃王姬之車也益王姬淑慎之部服之有素則根于心而生于色 合泰王鄉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挟貴以騎其夫家故兒其車 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離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

無足非是正言其人之和敬也車之肅離只統範我與驅和勢有節意文正析講是華別知本見車別知人此設問而倒解之體肅難二字只號本上說極正解一大家工圖家 通以家律與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繁其夫下王侯一等故盛也按伯玉夫以伯玉之東而有輳麟之轍則王姬之車宜其有肅雖之喪矣曰說 知其能敬且和以乾婦遠是說詩看出詩人無此意〇南子以車聲而知遠 王后五路重程為上服崔次之王后六照緯衣為上榆翟次之下王后一等 無至其前雖也令世不辯排行乃王然之車也與可是其 車則厭罹馬勒面積總服則稍程也日易不肃齊言王姬挟此貴盛而來前

何被機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門表里及

與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語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日平 王即呼王宜日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熟是以桃李二物與男子

萨班王解 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初不拘于益也又如周頌稱湯為武王稱契為玄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循杖僕之稱辟王文王有経 為東憲之玉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 查呈經歸子齊者是也若以為此事則與公是信念子為中所指齊係又當 漢儒修補不免簡編之雜耶然則此說只當如集傳作或日以附之傳語者 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氏傳日齊侯來逆共鄉〇新安胡氏日 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皇王韓葵稱属王為分五詩人之詞類如此〇大生 知其說可也0 安成到氏日集傳統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相 所謂周太師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為可裝等秦火之餘 知共帰為何王之次又接於民公司是正四年本後王或春秋于莊公元年 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即莊正十四年以共始妻恒公莊王乃平王曾孫未 《卷二四图

其釣雜何雜絲伊播齊侯之子中王之派叶須為人 而為婚経是美種與野香池於不同來而為綠正打照下嫁見王姬能為以為今絕亦後之子平王之孫與之稱男自男也太自女也到供得太典你有前此章以發與稀之合而為為與男與女之合而為婚就已始時而忘此而是其合耳夫匹配之善如此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輕不于該可見予 会不循絲與稱之比類也故然惟玉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服玉室家之好帝部以平王之孫而蘇降候那男得女以為宝女得男以為家其婚姻之相而稱于何謝則維綠之以也的之相此以成能如此况以齊侯之子而連姻而不可執則維綠之以也的之相此以成能如此况以齊侯之子而連姻渦之談而的于何拍則固稱之以也雖有善的不托之楊亦維博陳魚之樂 以互濟為功物理亦相須為肝不觀之釣手雖有河跡不托之鈴亦空同臨合恭然地匹之際非獨尚其偶也尤尚其合為自其始姻之合言之彼人事則也伊亦維也稱稱地孫之合而為給德男女之合而為婚也 經正解 一大卷二周風

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而配偶兩宜意の此與上春各要兼貴而且野路本候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至女幸有家也此三句與上不同當五段相承也の洪若水曰以釣用絲綸此婚用禮聘追稱其得正始之道也の齊 王也言婚姻之分則先男師後女後夫也 前流水使非前亦亦何足多哉。 順太初日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後外或

侯之子美莊姜則日齊侯之予衛侯之妻美大任則日文王之母京宝 得君子善善之態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奏美王嫗則曰平王之孫罪 于諸倭而亦成肅雅之德自秦而後刘侯之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 人倫特于上風俗壞子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哉の永嘉陳氏曰吾于是詩 大夫士無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如而曰嬪干處主姬嫁 亦隆矣夫陽唱而陰和夫先而緣後則先以王姫之對當就婦道與公侯 何彼發奏三章章四句。建安胡氏日王姬族于諸侯車服不繁其夫禮

> 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干召南所得之該而列于東周此何依豫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到之于王秀縣而列之于此乎四名,何依豫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到之于王秀縣而列之于此乎四名, 不可也論有很據故附錄于此以資說詩者之採揮云 該之也今其序夜日猶統婦遊以成薦藥之德變自為黑于理安乎或曰 地之東詩人若曰言其本色因如棠株失然放王姫之東何不肅淮平是 姫一本詩人若曰言其本色因如棠株失然放王姫之平何不肅淮平是 佐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禮矣楽樣之華月不肅雅王 公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制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 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差云東宮之妹那侯之城項唇係 子養日其子如此則以父母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〇考察日二府婦美韓侯婆要則日汾王之野厥父之子美傳公則日周公之孫前公之 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當軍主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 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門之該干時未有平王齊侯乃 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日王姬歸于京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 無以具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禮矣一許可知矣其日平王之孫齊侯之之 之詩雖大概美詩而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爲十五因以

(E) 醫庭鵲樂之應也鵲樂之化行页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E) 炭人克塞其職國史美之賦鴇虞 則無類審殖萬田以特仁如騶處則王道成也

全上国通詩二意是意上二句美及物之台下獎与之自然總以乃嗟句作去 不為此詩却是因春田而述事亦不可遂於城不顧草木之茂倉獻之多雖由不便非〇詩枯春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田然春田雖不甚 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分內末何不過指寫處門林璞之非進一層該若作推 茶因動植之物而想見其仁思又因仁思之及物而皆其仁心出于自然也

彼苗精者於暗查發五犯皆干指學事物多叶青牙 其心存一物之不道因為條備求是物之必恭亦屬效強惟滿脏是仁而物其心存一物之不道因為條備求是物之必恭亦屬效強惟滿脏是仁而物仁民學只就亦日所見而變仁心之自然方得前足至仁無心群生無類即 各取己為茂為死自出自都而我若無事無乃見仁之自然處 屬對學然春田是还跟于草本中的句文法亦不可來對〇通篇不要即以

之茂倉駅で多至於如此而詩人並其事以美で見喋之日此其口心自然少濟和沙治典國而與仁民之餘即及存以及於即類故典都田之際華本必至雙也寫成就我自虎黑茂不食生物者此の南國部伊和文五之他多以至雙也寫成就我自虎黑茂不食生物者此の南國部伊和文五之他多與也在出出盛之私四流也亦名華發發矢犯吐不也一發五犯稽言中賦也在生出出盛之私四流也亦名華發發矢犯吐不也一發五犯稽言中 不由她節是即真所謂弱處交

此常有所勉而致各城不覧山經有關處各白虎黑文慈祥本諸天性始亦必五者寧止于邵而紀之多也已始夫葭與犯何紀乃敷祭而樂育如斯也耶彼茁者寧止于薛而葭之生也已然一發而應弦即獲者非五祀也耶發 于民矣而其及干物者何如哉試觀春田之際望之苗然而蕃盛者非段也美之若謂王者之道始于百姓之太和而終千萬朝之咸若我侯之恩民子 及于應類放其各田之際草木之茂會默之多至于如此而詩人進其事以 合於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孫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

彼苗青達等發五級結丁差平野處叶五五人 一風也逢草各一歲日發亦小豕也 與縱何知乃精蔥而轉頭如斯也此沒有所强而然者飲向意西方有駒處五者又有發點觀于從而差中者稍是則出從而計之又不特一從允夫蓬 合泰而木巳也既見度祀以為縣者極虚矣乃再觀之彼所然而秀出春又 有達為觀于蓬而茁然者街是則由蓬而推之又不獨一途癸月一發而得

非有所勉而致也我侯之仁心自然如此吁嗟不其即駒庭矣来

各不履不食的种由于天酥的亦非有所强而然也表使之仁心自然如此

言其所由盛只以翳處變美之便會得自然化被草木自然恩及禽贼意聊之冬不是言射之巧說複與逢之節而不言其所由節說犯與從之盛而不受五犯凡射妖幾四天一發而中五犯是一矢中必蒸災也此正見其物養正若作以和召私便是就效點上說與詩柄有戾矣以是澤草遠是陸草 成若是東至于仁民餘息及于無類等意俱在言外仁思常以平日棹節変析講廣遂配職極言者田之盛俱舉、約以例其餘宛然是太和薫蒸萬物見蓋至此則民安物阜而玉葉成矣。 生华益仁歌也無瑞字為聯度之仁出于自然我侯之仁亦出于自然我侯 與是仁粉不是瑞粉故都臣虎耳·鄭度尾長于驅目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

是則春田之際止此二物矣〇仁恩及物如斧斤以時民山林村東有像不許進正學一个春一相相 茶柳蛇所以為彩庭也遇下本不可云不惟有度而又有选不惟有犯而又有縣如 や引師和風景物草溪縣肥之時也一發五犯献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殺脫不掩群皆是○東東居氏目彼前者改祀見田之時益剪子植所謂为 竞典命義和必及于烏獸毛毯之像而周禮一書月體國經點以至山林川何以形容司于嗟乎螭處非霸庭自然不勉之仁看不足以形容之也 ○按 天壤之間和氣充寒無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许可見矣化育之仁其

深矣形于鹊果而及行赐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葢意誠心正之功不 騶虞二 董章二句。文王之化始于關雎而至於於趾則其化之入人者 息而久則其黃素透徹 融液周備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

處也文王之仁縣洛于四四○大全門縣趾路處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 已哉の許文周南之終于躁趾也文王之餘魔拳子一家召南之終于駒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洪度彰禮樂書由是而雅頌之弊作登徒日瓜而 歌為喻皆以于盛為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箇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 氏日此詩之應說果亦們麟趾之終周南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許以仁 來多來子門不是只是取以為比即此便是點與便是弱與C附錄准者 公子之仁無以異子處趾所以見來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于慰度所公子之仁無以異子處趾所以見來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子慰康所见正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0 豊城朱氏日

化而吟味情性亦有同然者終編詩者分置二南之衣得無意乎 其民的心而不知為之者與唯何彼樣矣之詩為不可膝當內所疑耳 夫妻以見お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俗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 魚日女為周南谷南吳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領正精而而立也與 ○周南召南二四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 台南之國十四荷四十五百七十七句〇思按熊巢至釆蘋言夫人大 無及於文王眷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消矣抑所部 来茲燕豐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聲 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問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 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于江湊惟東北之區尚染于斜故作樂春来 是時也歌詠功徳皆歸于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效失政異之為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徳美也の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為二當 **港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豐城朱氏日南方之諸溪固非** 德推之士無人之家一也故使形國至于鄉當智用之自朝廷至于委 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吳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如夫人大夫多 外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亦來也以尚氏曰文王后妃之德始子周 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 于仁如騶處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因無一人之不仁果 無不節儉而正近處平開門脊無不專静而純一爲嫡妻於有迷下之 鄉樂諸侯與群臣燕飲酒之酸歐於亦與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 射于州序之禮也合樂問堂上歌瑟堂下鐘發合奏此詩也無禮逐歌 獻賢能于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祿鄉射聽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 變在周則為正也〇處陸李氏日鄉飲酒酿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 名南者惟左氏載舜集制南籍則南蓋文王樂名也商村之末天下消 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〇二亦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為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 之賢猜以真信而自守無渥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矣積而至 仁為慶奏者有安分之義雄里恭僻遠之處民應徵戰之家而其女子 因也而因君之夫人有腦果之德大夫之妻有来繁之敬立乎朝廷者 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計也 化大用之則九小用之則少自朝廷下至間為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 南面極于天下問果之夫人草蒜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太莫不被其居 ***

詩經正解卷之三國風

丹陽 美大城马克

男美朝烈承武全阴,黄世煜县沿全位

疏口既以衙園為黃即鄘則軍之所滅故以即都先衛也。正義曰以使

即即地既入衛其詩皆爲創事而猶繁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悉而紂称為武王克商分自科城朝歌而北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悉而紂称為武王克商分自科城朝歌而北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悉而紂称為武王克商分自科城朝歌而北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悉而紂都為武王克商分自科城朝歌而北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委而紂都為武王克商分自科城朝歌而北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委而紂称為武王克商分自科城朝歌而北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委而紂称為武王克商分自科城朝歌而北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委而紂海等州附封大名府界背衞境也但至重度一个参手面。

煙工解 水米三州河 南為船東為衛成王滅三點封康叔于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幾內地武王伐科以其京師封村子武庚分其地置三點自村城北為即 地而係之也〇朱鮮儀日即都衛三監之故處也不并于你皆情詩也仲 水載雖竹學皆在于外國而一係即一係都一條都意太師各從得詩之 莊美自作共姜作柏州桑中言冰鄉肯正作于衛門而或係即或係即見 在所惡則所謂止乎聽義者旨然英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便後世婦 乎情乃民之性自建于事學懷其哲俗言之則變風止乎聽義乃先王之 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即都以致意為C自必該性情言之則變風之發 尼錄詩宜若可沒鄉鄉完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點正所以存敗也武臣 王襄必凡十二君有詩者力成以下無詩の安成劉氏日緣衣孫惠等 侯當周夷王時衛變風始化各從其圖本而異之為此郡衛之詩自煩了 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称令仍舊澶州今 **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懷州令懷慶府衛州** 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日孟係選耶都之民干洛邑耶郡二國之詩相與同 建國數附并干部不必一時滅之地理志云武王於三監叛周公誅之恭 民混一其境同名日衛也正於 幾千里不必即都之地小建二國也或多 與鄘或亦然為局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運諸侯或强弱相陵故得兼彼二 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〇前漢地理三 叔不得二歐故知後世丁孫也項公之歷即人與之則須公以前已兼以 澤也都衛女之思以聽共美之普以義領壞無齒不在所蔚茲門不義必 日衛地有桑間潰上之世男女亦函聚會發色生為〇考索日即都衛商 人女子小子小夫联赫皆能自致于禮裏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不可以即 一體義見于人主之敘化則天下不復有

人而康叔之澤斯郡迎其治此與己本原之地如都之也元儒張子顧問下二十億而嗣君於號日常止有機陽之地又六世秦二世廢其君為無

衙府大河其地土**灣**故其人氣輕浮其地里下故其質柔發

习得而这軒的形局病有数文兄弟光夜首仍定中作起其再也多文以观惑納總為妻将天務奔之起其仰他因無怪乎過即大行亦如佛能也

以陵替莊公在藩暴務以龍奪正州吁は逆之際公應成之也宣公洋蕩

有筵之作宛然酒許之家法也詩歌有奖御其最书平由武而莊而極漸離不改之據為為於之前仍也十世而武公知行並進交做于卿士抑戒

此下十三國背為變異為○衞與即脈接接朝歌之地商愛之都也武王

以封同母弟康叔是後九傳而共伯養不妻共姜守義味柘飛深東平一

經 80-118

助于此國也聖人華其罪以刑萬世首之愛風次之二南著善以明惡也 强而本弱也即虧詩之始卒君臣之亂木有甚于此時也民俗之敝未有 滅人之國罪莫大焉矧同姓者平奈何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伐是以末 滅人之國罪莫大焉矧同姓者平奈何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伐是以末 議當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于周而存于詩人周 縣惟禮義展于朝廷而著于詩人之吟味此變風所以作也葢天下之公 風惟禮義展于朝廷而著于詩人之吟味此變風所以作也葢天下之公

殷叛康权憂王室賦柘舟,傳統長村立于即與蔡权霍权康权監及四國書局公康权讓不聽三叔遂以

北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詞氣甲蓬柔弱且居變風之命而與下篇相類豊亦于水中而已ぬ其隱憂之滯如此非為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也沉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作非也の婦人不得予比也沉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作非也の婦人不得予此の流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作非也の婦人不得予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詞氣甲蓬柔弱且居變微我無濟以敖籍以遊、北方之後相舟亦汎其流耿耿枯幸不樂如有隱憂微我無濟以敖籍以遊、北京之間。

台黎婦人不得于其大故以柏所自此若謂樂英樂于宝家之胥慶而變英[4] 美 之詩也歌

相關切之人悠悠行路雖告想之而無益也若手足之親宜可告熟今薄言之變也何人有兄弟皆依以為重我亦有兄弟而獨不可依以為重乎夫不以不得于夫者不能度其所由致此之故意惟至親可爲依據所類以恤我以不得于夫常必有其故也惟心之明者能度之今我心既匪勢而所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及遭其怒也

此亦将奈之何哉。

無聊無處可診葢不得于夫之人無往非排逆之境也就不能揭嚴物情變態以引起下章自及意非及其關不可據也以關土技能于至親無幾抑辯之情猶有可舒及遵其怒正所問不可據也以關土技能不能揭嚴物情變態以引起下章自及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指換就不能揭嚴物情變態以引起下章自及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指換不能構成的情變態以引起下章自及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指換

京聚友而思之或者婚道有飲則見棄猜可說也今內谷路已為以存心無我心不可發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於白灰而無脚之的,此也樣然寫而開習之貌寒簡擇也 9 目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庸不可卷糖也成儀樣様不可選也

東京、大学主、日本 1000年の

一颗也悄悄憂親惶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縣見問病必蘇拊心憂心悄悄於小愠于群小親將閔旣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睹有榜首項資令人不解

日居月諸胡选斯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紹衣靜言思之不能會飛光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宽若根由一齊撮到心頭之意寤醉有標為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宽若根由一齊撮到心頭之意寤醉有標為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宽若根由一齊撮到心頭之意寤醉有標為進而毀謗之或因而樣慢之既多不少亦無數難堪意此皆失意人定歷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樣慢之既多不少亦無數難堪意此皆失意人定歷

合於夫群小山見證則嫡妾易位明矣彼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天道之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母衆妾當甲令衆妾反際正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母衆妾當甲令衆妾反際正比也常助語歡选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云奮飛如鳥蒼鼠而飛出也為問語蘇选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云奮飛如鳥蒼鼠而飛出也為

經 80-120

脱然而無累也大不得于夫大變也乃惟反羽自各而初無怨懟之於真可 且靜言思之倒置之條既不可忍觸靡之伍又無可推恨不能新起張去使 是我是以心之是完至于煩冤贖恥如去不濟之衣在體而不能以自如為 C. 常也今日居月福村為更选而所承失其常道息久鄉安等早易常何以思

今亦虧一後不可以日月交送互講日月非真有更选而虧之事特以己事折請上二の傷賴多之易依下四句喻已憂之切至也选微重日不宜虧而 調勞婦人矣聖人係之變風之首有以也夫

外若又说被正意便嚼螺矢 。 **村子兄弟而無絶兄弟之情不見愛于泉麦而無必要丧之心所以自及 州五章章六句〇豐城朱氏日莊養不得志于大而無怨夫之意不見** 知心志不可以不專 、成僕不可以不綱智性惡我者無得而簡擇

> 得于其父弟之不得于其是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風原不忍之節心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其君子之不 不得于其大宜其怨之深矣而日我思古人鬼舊我心又日静言思之环 東情和誠心難明而流依難悟也然直婦不以無罪見數而受其從夫之為風化之原故夫子謹之〇王非熊曰嗟太臣有也而見熟婦有貞而見 能會於其詞氣忠厚惻假忽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輕義而中喜怒束樂 御司正風以開雅為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柏升為首夫婦之變也衙門 怒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好變風之首也於○陝於 其條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頁該云歷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都 度沙以自沈鳴呼不幸而虚君臣夫婦こと此亦及観光の朱子日婦人 心忠臣不以無罪見逐而移其從君之志故莊姜林匪石以自誓稱原賦 他又失之这交

整工解 大米王

(m) 荷莊公之嬖入生州叶好兵莊美愛之賦禄衣

言前之及一般今月遇此之無聊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遊憂字思字乃一全上月通許重夫婦之後不重輸表易位上前二章以遇後言後二章以處變 [F] 綠衣衛莊養傷已也妻上傑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篇之骨然亦水自盡而已絕無後至忽大意

要言背失其所也已止也 0 雅公敢于學家大人在夢師而为你故作此詩,且也翻在你真之間也其中央土之正色間色時而以為表正色表而以為綠兮衣兮綠衣黃嬰心之愛矣曷維其已 合恭莊公政干婆妻夫人莊養賢而失位故作此該若謂不可解者夫婦之 司綠衣黃惠以此縣安尊縣而正頗幽鄉使我憂之不能自己也 而不可易者嫡妾之分不問子之所 透而及失其常也依然問色酸也蓄

自己哉 他則名分以華事雖如于因門科将延于宗社故使我心之爱矣而何能以他則名分以華事雖如于因門科與斯正嫡之見來常顯而反幽乎夫顯微易當幽不猶嚴妾之衆聽當幽而反顯正嫡之見來常顯而反幽乎夫顯微易奏今以終為衣而見于外以黄為更而隱于中則顯若非所常與由者非所 つ正 色貴也問色之為宜以之為最正色之黄宜以之爲衣斯貴賤不相倒量

何以具是此憂之所以不能已也沈平齊云黃經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黃析講此章以表真翰掛題係衣黃惠內外之失所也甚矣應妾顯而正嫡與 弘流禍却不可用愚以為兩說並行不悖行文不必思拉 謝臺山張南軒之說有謂為須緊頂各章上交遇變難處為是宗社大部嗣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葵養各分紊熟納官問題禍亂之原将必在此此本 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作者婉的至意莊養之養並為一身為君及為

称兮衣兮絲衣黄裳心之圣矣易維其亡

在正年上次本三月 3 用也上日衣下日裳記日衣正色裳問色今以綠為衣而黄者自裹轉而為 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

那会在今次以下 方文治之以比多方少交而不又發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 北大清具君子而官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仰依該過也〇言絲方為緣而 女! //治科今我思古人與無說暗此則今

> 析講此喻妾之及時見證而思述方人以自免于過也經才本妖路况人情明亦幸矣若妬寵忿爭予何忍為此態也哉 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處過此等事者無法之而過以免此於以處夫婦之發須委曲以全其道也此二句根妾見嬖來益於是由此回 合然雖然遇變而憂者国人常之常而古處寫則者亦自善之道彼曾遠此而善處之恭以自緊焉使不至于有過而と 經手治者自然強情特甚正比矣之及時見聽古人だ言古之賢婦人仰無 其已行之事以為自淑之資委此行變隱忍圖全仰此身得立于無過之地 言思之豈無古有人焉皆處此夫婦之變而能保其身之無說者予我則

許經正解 一个卷三 學事 指處夫婦言不兼嫡妾的

莊姜日搖冷淡光景原無爭龍之心故思古人之菩處此者若我有此

經 80-122

尼加

۲

竟是間色綿絲雖可來而常重之質自在詩人不但善喻其該理亦甚精和指少艾得能比章該等處此此字指色衰見素〇言外見得緣絲雖可愛事 今失意之人不求其知止求免罪猶有畏心是蔑我心則重以為固然而安今失意之人不求其知止求免罪猶有畏心是蔑我心則重以為固然而安全大方於然有命一意動侵惡無思難者處者此其又何恨乎及風〇伊無武 她上來彼正精少時何等不蒙電都今日冷沒至此故卒自安于心因追雖古人先得而唱與之相合也〇正傳所以必欲賤妾所以难縣全由色表歌 之矣漢班捷奸求供養太后亦得莊養處變之法○前章話有常遭出此名 正第一人卷三 本流子。即然出于和那而飘远于後世即其是也当一人之更为那回朱害也而夫婚之班于此乎始即新妾之分于此乎始即事始于即門而以曹城朱氏日莊養之事愛已之不得于其夫也已之不得于其夫似若 綠衣四草造四句〇莊養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老姑從序說下三篇師 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己于言予〇山谷文云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

亦可觀矣签禁意而補其藝不得已而後言仁厚孫中而言者其行之指後世觀之必且仰天而號日何為使我至于此極也始有甚者今其若此

傳統妈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店目有不忍言不敢音格放只序相别之苦而言外之痛隱然〇前三章但情也總以之子于歸何作主蓋以夫亡于就而于歸是何等亦何等特則歸不亦程者矣在養處危髮方迫之際悲人亦還自悲雨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亦程者矣在養處危髮方迫之際悲人亦還自悲雨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少之苦吞吐言外堂止奪常作出門側侧離別可憐之施平若子丧國危在此之苦吞吐言外堂止奪常作出門側侧離別可憐之施平若子丧國危在中之苦疾病。 見莊養拳拳于戴妈有不能言者木章乃見非情愛之私由戴妈有如是之

其歸而述之如此無非得性情之正也 德又能以先君之思相勉則見來為平日于莊姜相勒勉以善者多矣故于

典也無别也謂之無禁者重言之也差池不存之犯之子情或妈也歸大歸然就于飛差刺官池其羽之母中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地心和夢無不少限や動物之平治谷也不知公本元即何要人之予州甲

之日東然一身民無所主乃不養已而反其宗西其于歸也則必常不復亦

無熱于飛前時以之前時成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行立以泣 癸我也命向 其之聚物感此去之長垂有不禁情則之樂者而何能已于· 送耶于是出自公官不止送之于郊送之于牧也而直接送于野焉斯縣也 是工作 | 內本三個日

之子不謂身之所將者近而月之所消者遠直至魁前行於縣室弗及斯斯之子不謂身之所將者近而月之所消者遠直至魁前行於縣室弗及斯斯之子罹此大變而于歸也我兩人訣别之情治有不能堪各而能不遠子兼 合泰彼然然于於一則頭之一則原之上下如総若告子沒至之心矣况表東也竟而上日頭竟而下日孫称送也行立久立也 也子情難合延行久之者務其前途之起為而以再聚為再分也而重無無 由亦派潜焉泣下而已

燕燕于飛下上針其音之子十節遠送于南縣皇外及實勞我心

合衆彼燕燕子飛一則或鳴而下一則可鳴而上哀音如訴者助子商思之更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了南者陳在衛訴 除終無復有能相憐或能相慰者和即此為心學思是切此時此事既感瞻至弗及斯時也計斷行塵無深所據悠悠我心勞思是切此時此事之南也而能不遠送于南水乃之子前南而去而我亦向南而聯直至精衛之南也而能不遠送于南水乃之子前南而去而我亦向南而聯直至指係於疾炎之子惟此大變而于歸也一別武鳴而上哀音如訴者助子商思之合衆彼燕燕于飛一則或鳴而下一則武鳴而上哀音如訴者助子商思之 送遊自不忍別燕燕華谷主而孫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燕相随析議燕宿則相向張則相詐故及為別離之與燕之分發若不忍雖與己之

时程正解一个老三国也 日獨言泣涕之情者盡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音者太后批桓温廢立記本非但致離別之恨而子斌因危之展隱然割于不言之中矣の南軒張氏心也寒字兒無限苦楚都在心頭而口說不出也各末一向皆本瞻望弗及心也寒字兒無限苦楚都在心頭而口說不出也各末一向皆本瞻望弗及心也寒字兒無限苦楚都在心面,而是今天心心寒空之不見而落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壓無疾可揮矣自戴與一去而以流及望之不見而落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壓無疾可揮矣自戴與一去而以流及望之不見而落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壓無疾可揮矣自戴與一去而以流及望之不見而落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壓無疾可揮矣自數與一去而以流及望之不見而落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壓無疾可揮矣自數與一去而以流及望之不見而落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壓無疾可揮矣自數與一去而以流及望之不見而落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壓無疾可揮矣自數 國戶意盡州吁之暴在莊美必該宣各婦人迎送不出門今之遠送以載約 大緒于陳非常之別非常於所能构也初別特至这第如雨已別後猶行立大緒于陳非常之別非常於所能构也初別特至这第如雨已別後猶行立 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称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頡頏下上亦各具兩人 頡孫飛相上下也下上共音聲相應和也于歸何但言雕別不必露出子私 則 云未亡人不幸催此百要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于詩人之情數 非也此只典送時行者在前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差池亦

赋业仲戌戴妈字也以恩相信日任马語解塞界沿深於竟溫如惠順水等仲氏任軒只將其心塞勝朔瓦移過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最寡人

也是有消在公也好地也多人好德之人莊美自刑也自言或好之賢如此

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移民日州吁之暴桓公之

死數類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太十先君所致也而戴媽梅以先君之思勉

京の一個では、 一個では、 一のでは、 北不以存亡易念也夫先君之思姜之自盟崇死而時又以相議非所謂同此不以存亡易念也夫先君之思姜之自盟崇死而時又以相議非所謂同 洪夫人真可謂温且戶民 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予講此華全要言外馬 燕燕四章章大句○豊城朱氏日余前是·《本管不喚雅公之狂或也便 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出仰戴然口 為之婚命石借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其州叶在可教則如於之不可 為之時則問門正於立子完日

臣問愛予教之以義才弗納于那縣者淫依所自那也四者之來說聽過為已予公子州呼雙人之子也有龍而好以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確諫日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日屈始生孝伯曼死其姊戴如生桓公莊姜以 **呼之調作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裁後州吁未殺先而執收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可見未踰年而州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可見未踰年而州;言極諫而公不從故不稱公子而以因氏若為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也夫〇附錄左海衛莊公娶于齊東官得臣之妹曰莊夷美而無予衛人 州門請于衛而殺之卒出于陳人並州門為陳女所切商春故假手于陳 公子之道使預政事士兵誓而當國也州吁有龍好兵而公弗禁石精點 完胡氏目此衛公子州子也而削其局特以國氏者何罪胜公不待之以 **尊季命卒胎國家無窮之聊不謂之狂惑而何の隱公四年州吁弑其君** 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餘即康叔武公之衛奏顧乃以能等正以

> 大橋之道而處我為是其心志回表亦胡能有定哉而何為顧他人而獨不民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絕無和諧之遠逃不以古人處融光遍映其照臨下土久矣則于關門之內其人道之或垂而或願當亦監配光遍映其照臨下土久矣則于關門之內其人道之或垂而或願當亦監配大遍映其照臨下土久矣則于關門之內其人道之或垂而或願當亦監配之為之人之, 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问或亦行往 道相處也的電告何此〇和夢不見谷下和公松中心中而即つ自日月之 殿也目居月孫四市師名也之人指莊公也班養商、古處未詳立分以古 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類也見來如此而猶存墊之之意為此詩之所以

我領也 析講上四句訴其處已之薄末有望其面已之意下二章皆同呼目月春取我面也

獨字最有意查莊美不見各為公或孽妻故也日軍不我做必有家其

日居月諸下土是目乃如之人今逝不切好所兼胡能有定空不我報

或順管亦明威之所臨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則仍有華 惟之意·

在各章末句見出總是獎其無常而其幸其一悟耳全之不見替上以各章第四句作主而以定字為骨之正如此縣及屬望意全直通詩一意是屬呼日月而訴失處已之際因像獎而致屬望之意也重在在各章末句見出總是獎其無常而其幸其一悟耳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多逝至自必胡越有登室不我顧叶果五反

雙衛州門斌其君桓公莊美歸于齊賦日月

經 80-125

外禮施後不以禮答也 言不必以古道人講要根願字說能願則琴瑟和諧而相好吳不我報言我言不必以古道人講要根願字說能願則琴瑟和諧而相好吳不我報言我有詩不出是圖言其覆胃之光宜有以遍案天下之情也相外以夫唱矯覧[13]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室亦出東方德奇美其蘇無良醜其是也俾也可給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今德音無莫胡能有定俾也可給

合泰彼日居月龍共旦其堅皆出自東方代明之下因無微而不燭矣今乃 言何獨使我爲可总者那

情思不作聲來言語看便也可忘就夫婦之常理論人皆不忘而獨使我如析講出自東方亦只照臨題月意勿作有定處說舊者無夏總是言其德無

少顷人之空情也必須也言不循義理也 一般也高養卒終也不得其大而喚父母養我之不終盡要思來帶之極必呼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父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義理也夫以見来之餘衡有望之之意住情之厚不于此見故此难姜所以夫婦而今問亲之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故而所以報我者何為不循 母于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来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也夫以請老之 台黎彼日居月諸其旦其聖皆東方自出久昭之下因無處而不及矣若女

析講此是新干日 月さ /阿勿作呼父母而訴之也父母育我不

> 使我為可忘那則此意亦當云何為報我不必耶方是學之之意の慶源輔定指養在家不嫁為養也の此具上章未的雖無軍不二字然上章註何獨 生我不下意此車婦人語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斯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夫上益父母養B而使之不律下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移也指令人不 於四草云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 氏日一章云學不我聽言不相顧形也二章云學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二 章云伴也可忘則業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

莊公所乘而猶有望之之意意是其性情之正也 日月四章章大句〇此詩當在燕戴之前下篇放此〇新安胡氏日日日

在正年 天孝王国根 當先日月當次養養養養婦養情不能堪再以此視之則然及養不免後怨矣燕燕則莊公養養養婦養情不能堪再以此視之則然及為一人也可以以為此為一人也可以以為此為人。 終風二篇採集傳云衛在無惡之前以共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

你 首起許的浪笑放於中心是你

經80-126

之業務則於醫而開塞也其矣然雖在以亦有惠然肯來之時但以為往矣已然疾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紀今也終日之風旣無止息而且加以兩土也避云独感然亦或惠然而皆來但又有莫往英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心與其和中之深即之許也 医低思之長也〇終風且豫以比雅公之往處是經過至發興 理惠然情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验療其陰虺虺其軍籍言不無限予則使

心疾首之部

見也暗暗陰貌虺虺而將然而未愈之聲以此人之在感愈涕而未已也懷

思也

如之何哉

開者暫而嚴者常則陰壁如故矣躬言二句須一串說盡言審而不報思之析講上二句喻在戡之暫關復藏下言切于所憂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

以至于病也要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變不必兼風霧說顧言則變猶甘

經 80-127

序·擊鼓怨州吁也徧州吁用丘暴飢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男 我獨南行句作主其序征役之皆失任之狀典恐母室家之約俱根上南行全直通許肯允吉愁獎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以而無確也 **傳州吁求龍于諸族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衞人怨之** 也不是不之情五次恐遠至家之約首自思家之情而言總所以悉之四帝正立ののの一次恐遠至家之約首自思家之情而言總所以悉之四帝正立のののの一次立立ののの一次本其政行之故三章陳其忠慢之状皆自任行之苦而言也存行之求、章本其政行之故三章陳其忠慢之以皆自一串析言之則首章言其來惟有是心則無關志既無關志自動私協意自一串析言之則首章言其來惟有是心則無關志既無關志自動私協意自一串析言之則首章言其來惟有是心則無關志既無關志自動私協意自一串析言之則其及心則無關之 可经正解 一个冬三山風 風擊鼓 上章末二の各京本章就下中而不能釋有愈久不忘意彼之作或木巴則我之與懷亦未已也此與 其常是舒緩之聲與縣而还當不同二句對看此不川有驗為甚慎是懷藏 然後極其詞此皆情之所得已散者指談公之為人也至于於風則言其狂或蔽國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者指談公之為人也至于於風則言其狂或蔽國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養民初作相舟縣夜惟自憂喚而止于和平未 終風四章章四句〇就見上篇〇安成到氏日若以此許繼縣衣後次日 *

擊鼓其縫膊陽踊躍用兵土國城濟我獨南行

使也领或役土功于國中或築城于清色非不劳苦循處境內而無危丛之酸則坐作擊動而有頭罪之狀矣我之所為如此夫衛國之民皆惟上之所事大能不願之若令日各鼓以進兵則疾徐高下而有錢然之群矣兵以禦合於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若訛人情其不問勢缺之敬以不見勁雖之合於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若訛人情其不問勢缺之敬以不見勁雖之為城上清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風也孫氏子仲宗時軍師的和子也合二國之好也看說以此為春秋隱公 を言彼非不然而循在境内若我之南行則事屬不測其苦尤其耳南行須只練習皆非戰昧事土國城間勿就役使不均談養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以練習皆非戰昧事土國城間勿就役使不均談養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析請此章言啓行之事上二句述其所為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鼓以進兵用 心清衛邑四○都人為軍者即即即為國言衛國之民或役上功于國或賦也理擊鼓聲也無點坐作際則之狀也兵謂支戟之屬土土功也國軍中 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葵代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 所公前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青也 尼苦不尤甚乎 患惟我也獨從軍南行而遠出在外有作鉤死亡之憂較之土國城府者其

前班王解 八卷三国軍 之事觀此氣象大物不我以歸矣能不憂哉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國鄭又今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可以可以以此不及哉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國鄭又字輕之也却是喜功樂戰之人平陳與宋見有與國以助之必敢兵連禍結 你便之南行而不我以賦存亡 董未可知矣及心之甚不有仲乎 之舉焉是行也君與將欲之既宋亦欲之而吾人固不欲也不諒吾人之不 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圖其東門五日而 自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水龍干諸侯使告呼宋日君若伐鄭以除君告 析講此章推其前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代為意大将而呼之以 合衆然南行之役果何為哉誠以今日之師本為伐鄭也而孫子仲者寔伐 衛亦求援于宋平春合陳宋面後代鄭也〇按春秋傳曰衛州吁弑桓公而 丘軍風陳與衛方陸衛乃結好手陳鄭莊佐宋子為争位宋為素致怨于鄭 止五月而以來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听用也勿恨作歲月之久の陳供兒 鄭之主帥我則從之而結好于陳修睦于宋先和二国送進兵而同爲伐鄭

爱居秦處爰丧見渡其馬子以求之子林之下 風也是於也于是居于是處子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

之中也今則不服控御于是喪其三而求之于林之下矣其失伍雜次如此 之處矣今則于是處之不必不常處之處也至于馬以駕車亦宜閉之與衛 誰後能振其赴敵之氣哉 定之居矣今則于是居之不必干常居之所也師之處也進止坐立有一定 合然夫本亡之患日精子心則于閉志何有哉彼師之出也宿食屯住有

立之類居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法矣喪馬而求 講此季自陳息綾之狀見其無閉志也居如宿食屯住之類處如進止坐

> 心解的亦見上無節制而車中有必取之形也〇居常處野與丧馬分作三心解的心口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結不復以戰開為公此難人無些騙之範矣三妻子皆亦即且之意安心日結不復以戰開為公此難人 項都首の指人亦下三句指馬言

死生契與華獨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默也契獨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普之言〇從役都公共皇家因言始為

日言循在耳安能以忘之也哉 明以百歲相依白頭共守雖終身不忍背貧焉則又重致夫丁寧之意安今期以百歲相依白頭共守雖終身不忍背貧焉則又重致夫丁寧之意安今說矣且相與執子之手以爲一時之愛如此之為有時而貧之不可也于是 ☆秦夫開志既無則死亡難免其如我室家何哉念我始為室家之時以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與郡不相忘來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借老也 夫婦之情如此之學有時而忘之不可也于是則以變故之交恐或有一死 而一生者契圖之際恐或有一彼而一此者俱不可兩相忘棄業與子有成

析講此章追欽其室家之約也承上無關志來既無闘志自動私情四句詩題王第一次來三月風 契澗作二事和武云生死之期極為契灁因下章但言契渦不言生死也愚 借老調所生借死而無他適意即生同室死同人也 記上二句期其下相志兼以及受言下二句期其不相背真以處常言死生 為可笑玩按下章嗣今應契湖不我活今應死生並非但言契欄不言死生

「賦也于陸噗離也减契獨也活生物信也信與申同〇言昔者契淵之約如于音所嗟澗兮不我活分于嗟洵箭兮不我信師人今 前約之信少 此而今不得活借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他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共军家逐

約如此間望其能伸也今也有死亡之思其終不我伸矣安得完節以歸而死亡之思其終不我活矣安得全照以歸而遂此約乎吁嗟乎昔者偕老之合恭奈何有是兩行也吁嗟乎昔者契潤之約如此固望其能活也今也有

我活意可作無定橋邊骨者是深閨夢裏人是不我信意。というのでのでの門人詩云醉即沙場者英後古來征戦級人師是不思過處只看看說下〇唐人詩云醉即沙場者英後古來征戦級人師是不思過處只看看就下〇唐人詩云醉即沙場者英後古來征戦級人師是不思過處只看有於不年年於一日,以後其信也意必死古根無問志來有得店以遂其約也不得師問不得師以後其信也意必死古根無問志來有得店以遂其約也不得師問不得師以後其信也意必死古根無問志來有 析講此承上章説上章是述其言北是模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添加之怨如此耶其卒至于故古宜兴 送其室家之的衛人之怨亦深矣意非衛侯叛只之な以處已之志西致民送其室家之的衛人之怨亦深矣意非衛侯叛只之な以處已之志西致民雄此信不此吾人憂思之情所以不能自己也去我也其前行之變又悉不 謂不

此民也有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于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擊或五章章四句〇皇城未氏日役土功于則都此民也深城于漕者亦 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于敗亡也宜故 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無未聞衆役並與能民之か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

凱恩章

序凱風美孝子也銜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 傳衛之家 母欲去而子自於為賦凱風

而未成者也天天少好貌妙学病苦也了都也治原心行雖有也不之母命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春萬物者也找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雅弱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與原母氏幼勞叶音像

養棘心也其物勞也不亦其予大母民物勞之思如此而為子者將何以為天天而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民生我衆子而育養之亦指凱恩之長氏之思乎彼凱風南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其長養因 不能免其全故共子作此即伊勒風地即於 幼而有之其的分去矣和其如而即此起自事之鄰也 即のたりの見れたい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ないののののののな術之活風流行雄有七子之母循不能安其宝故其子作此該若謂不 心地不之幼胺蓋山母生表子

『報 也。

比慈母育衆子干童釋之日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葢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析講首三句喻母育了之思末の嘆其勞也此即凱恩吹棘心丁少好之時 既的参則不當孝故日起自責之端〇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 棘酸聚也棘性堅强野風之長養春〇珩核此詩難三句比末句正然傾句

新在正解 一八卷三次里

典也至敬令善也就可以為新則成矣然非美林故以與子之壯大而稱其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母氏聖養我無令及問三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高

奈何子雄北大而無一令人以承之則亦棘新而已其有貧于母也不貶多長養予况我母氏通明而賢淑其聖善也若此則爲子者亦宜同婦子善也合然使凱魚自府吹彼棘薪是棘已成但可爲蘇而非美林不有貧凱恩之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入

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予遊亦在其中〇長禁劉氏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即通明善即賢淑泛就婦德言不枯育了上說亦勿就節操上說無令人只析講此章是自責之意以較薪之成而非美林與巴之壮大而非令人也聖

典棘而下交灯母身子應故母獎 華人便已見得〇安成劉氏目上言對風味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言風·令善之人則毋亦不舍之而去也此意言外七子字在下章只說我乃無一

聖明今臣罪當終同盡臣道也子臣也除止蘇訊一門見季告舜耕歷山 凱風四章章四句〇按此詩孫母氏聖善與韓退之作美里根中稱天王

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命而善于自告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 苦為詞婉詞義陳不斯其親之惡可謂孝及下章放此

為一年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左右就養以安母之身而使母勞苦之不免於一年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左右就養以安母之身而使母勞苦之不免於益于沒而已人賴之以生養爲况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直有所為無限主沒而已人報之以生養爲犯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直有所

詩輕正年 大老三国巡 目安意の說通表陳是後人解詩意也者當時以自責而教練則偽矣其不安室而欲嫁之事也然勿露出〇此芳善與上劬劳不同乃不得傷游無為予報本我無令人の來至此方有幾該意芳苦而註曰微指其事者指析謝此章以無情與存悟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寒見不益干沒與予之

現與演院的是黃島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默母心 「野也現院清和國轉之意の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

之者領耳而悅心焉况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為人子者宜有以慰悅乎母失合然彼黃鳥乃無知之物若無與干人也悉規院黃鳥栽好其音猶能使聞 之未盡以致白責之寒且于自責之中寫起態之意婉,過幾讓不顯其親之之不如矣何所辭其咎哉夫始焉本母之物勞以連自員之端既爲漢子職今直子七人反不能承歡順志以慰母之心而使母妄思之不免爲曾黃鳥 慰说好心故

香次從役於外而自遭阻隔此

雄雉章

氣象恭善處母子之變者也

序雄雉刺衞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 **佐湾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而作是詩

他の婦人や井君子や後於如教言な典とる子でした。 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菩依處此不是夫婦泛常别雕之部全直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後之祭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勢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勢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勢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勢見其 四印又從勢心生來所謂菩處之策也想是思其久役未緣但得保全亦幸樂觀自治伊阻一語可見是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貽伊阻生來百爾君子盡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憂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為之求善處之 之內以受爲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 意〇豊城朱氏日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盡閨門 經80-131

念者亦不容己之清今我若于之类役在外我其能以忘り不致母妹子心ののののののでいっついついるとでなるないのののでは、我母妹子從役于外而思念之若知、往後春門不容逃之義而 不容逃之義而思

詩歌正解 詩松正解 大水上用果 姓姓于飛下上明 其音展矣君子質勞我心 與也下上其音言共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属所以甚言此君不之

勞我心也

合衆被維維于飛或下共音或上其音何飛鳴而自得也我君子從役在外合衆被維維于飛或下共音或上北音前雙無相追逐而飛鳴也此故等心為其O 勝士按思君子而至于劳心亦是成君子之不能自得如维故等心為其O 勝立故思君子而至于劳心亦是成君子之不能自得如维故等心為其以縣為故國人民國者子而至于劳心亦是成君子之不能自得如维故學心為其中,但是一维之音或下或上也言雜鄉則止是一维之音或下或上也言雜鄉則止是一维之音或下或上也言雜鄉則止是一维之音或下或上也言稱鄉則止是一维之音或下或上也 合然不實殖彼日月平或明丁惠或明丁夜往來無符歲矣我君子之從後以也仍然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賦也存猶凡也恢害來食熟善心り言凡爾若子母不知德行承若能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所或及所不被順至不求何用不減 而己。一部の一部選案以慰我悠悠之思於于愁萬鄉總是傷心之日月朝夕之所可不何能選案以慰我悠悠之思於于愁萬鄉總是傷心之日月,亦與之俱無盡名使道之或通循可以抑其歸今也范里意遠南周南之非,亦與之俱無盡名使道之或通循可以亦不來悠悠然日爲盡月無盡而我之思,明積而且目積而且獨久在于外而不來悠悠然日爲盡月無盡而我之思,

企奉大君子之緣何未放必仍可保全成以久盡題行易以犯思惟善處可害又不食果則何所為而不善故不去故不之私忠以其善死而俱全也一 解上二句下二句無解恭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意也有關首句各條下三夕月有聯明俱兼往來說日月连往法如在子一往而不後來成思之註此折講此章上二句是日月而思君子從役之久下雙其遊歸之她也日有樹 後朋府之間一團和氣推賢議能俱可無傷通解云一身在外輕同役似外以身為本族中和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必衆人皆知德行 氣機說總是思其君子從役之久惠本縣持能二學舍下善處得全意三百丁二百無解溢上二句言久下一句言遂也有問首何各隊下三 團和氣推致課

無後不臨而不來者無幾能來正思之極思切定〇豊城米氏日不快不來不然謂處常變順過無不善也不敢堅其歸而但願其善處得全是伊阻者殊然失為規之體不快則不至點深而買關不求則不以居所而焚身何用立言何等深處若王章夫人日人當如是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乎語便辛情雲附背由此起思婦念征人之奴故于閨閣中想出一段居身选世道理情雲附背由此起思婦念征人之奴故于閨閣中想出一段居身选世道理 此孔門克已之術來仁之方而行役之結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矣 雄粒四章章四句、

傳管权以股畔即人風之賦勉有苦葉

全直通詩都是刺於而刺激意只在言外首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喻男女當序匏有苦葉刺偷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所不可也皆以不度整義為意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見古禮之不可越也末章言非偶不可從盡人度乎禮義二章言恭不能度量則必至于反常而逆理有越理義非亂偶二詩經正解——本卷王四個

部之詩言绝未可肝而渡處方然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 即之特也溶炭處也行進水日沙以衣而涉口屬寒衣而涉日陽〇此刺淫 際亦當量度職義而行此 儿也物孤也勉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似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

今問其所獲之具則範也而絕方有苦菜非可 用之材为且去其水後而

由膝以下為拟渡水不裸體故者裏衣而渡裏衣謂務也 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回所謂腰府是也凡水自帶以上至心曰為

·比也漏水滿熟點雌维發軌車轍也飛日雌維走日牝牡〇夫濟盈必濡其有瀰興米濟盈有赞以小雄鳴濟盈不濡動若有及一雄鳴求其北 本のコウンロット ・ 本のコール ・ 本のコー ₩雄鳴當水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熟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此淫

害心動則求配而從非共類絕是無顧忌而反常道意 折講此章即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首二 | 句引起下二 一句濟各

既也即除聲之和也照鳥各似鴉投寒秋雨亦北旭日初出鴉昏體納来用 些醫吃原研 魚地群 玉日始且士如歸夢迨水未泮 合非獨不觀古人之于婚姻平古人以婚姻嘉禮也將令德之是觀豈其幣言古人之於婚卿其求之不聚而節之以禮如此冷論妙冷亂心化此為報迎以香而納釆請期以且歸妻以水泮而納来請則迨水未泮之時〇 士如歸妻親迎于外洋之時則近水于未洋之先而行納來請期之禮為若之道也然是禮之行豈急遠而無漸恭將偕老之是期必不敢結點下路事 之義也其納来請期也則用旭日之始且盡取其日之方升而有男女正始 聘之不修故其納承也則英雕雕之鳴雕恭取其生有定偶而有從一而終

殿故言解於婚六禮惟納後用繁餘告川曆集傳也言納采用歷舉六禮之之腳就始旦之際而納采請期焉所謂求不暴節以禮也〇雁生執之以行也則貴其如也歸妻以水冷正桃天之時古人必及永未泮之時以此雖雖也則貴其如也歸妻以水冷正桃天之時古人必及永未泮之時以此雖雖 始环其定請期亦奠歷也親迎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

招請舟子門人先中國是否外補人法印石印須我友叶羽転反 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搖而後從之也以此男女必往其配偶而相從而 比也有松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〇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

かかんなおから 男女之有完的干粮的板船不該中海莫知其堅也雖有衛的

我敢者大縣按是其配偶意不〇上章下途字見不追此章天須字見不敬。

難與言為此風人溫厚之首也詩中多以水爲粉葢取淫之義云辭聽誠未皆明指其先即其正說處亦只陳古義以刺之益男女之際

字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寒其舊至夫婦離絕國俗傷便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無可棄而見棄則由于顏色之衰也細分之一章是言夫婦宜和而所取當之善安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您中事要言其您言之善見無可棄之罪矣下言夫婦之襲以詳致悲怨之情也以您言矣違句作志常家助於與睦鄰全直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擴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全重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擴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之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五及来海湖,来郭剛無照以下機動勢六章則言葉已于安海深嘆其恋之見相而情之大變于始也之神四章致動勢之事正指為德之實以見無可義之影五章則言葉已之之為四章致動勢之事正指為德之實以見無可義之影五章則言葉已之之為四章自義之善而循有望夫之意三章各其兼德不取而因致絕望

其根之惡而棄其董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類色之我而紊其德音之其根之惡而棄其董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成故為夫婦者當風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米對非者不可以進成故為夫婦者當風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米對非者不可以進成故為夫婦者當風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米對非者不可以進成故為夫婦者當風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米對非者不可以進展之際,此也智智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到莫奇也非似為惡為不見,其他也智智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到莫奇也非似為惡為

合衆婦人為大所来故作此該以紋共悲怨之情若謝立天之道日陰與陽

只借此以發端不枯棄婦身上認以於以兩串講機言院而雨也遍勉字要只借此以發端不枯棄婦身上認以於以兩串講機言院而雨也遍勉字要只借此以發端不枯棄婦身上認以於以兩串講機言院而雨也遍勉字要只借此以發端不枯棄婦身上認以於以兩串講機言院而雨也遍勉字要只借此以發端不枯棄婦身上認以於以兩串講機言院而雨也遍勉字要與借此以發端不枯棄婦身上認以於以兩串講機言院而雨也遍勉字要

香如兄如弟符曹反香如兄如弟符書其甘如恭暗宴酬新行道遲逃中心有運不遠伊繼薄送我畿暗誰謂茶暗書其甘如恭暗宴酬新

道路勿說遠了觀下薄送我緣便見行遊猶言走路是太出門縣不遠二你言己之甚苦而雙夫之不見惟也行道二年見不忍相違之意按集註行子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不必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然絕意于已下四句遠承

涇以渭濁湛湜靖其沚峭宴爾新昏不我唇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赙书我躬 不明追恤我後前日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水興軍高陵入淵

故夫之安于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為 **此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诣有町取春但以** 由二水飲谷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擾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 梁之空以取魚者也既容也〇涇屬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獨而未甚是 以與逝之也深襲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 河水出渭州渭源縣鳥最山至同州海湖縣入河泥湿清貌沚水渚也厚菜泉了角,即乘王本本 羟正常 大水王出来 以比铁戒新香奶居我之處好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

> 我之德為於而與之故雖可以而不見取以然彼雖不我唇而我豈能類志乎然色雖已衰而心之義則有可取猶是是之此也但夫之安于新昏不以處亦可取也今我以顏色之寒形于新昏而益見憔悴不猶運暴于別之悲 聽之已平 △ 我一身且不見容于君子致遊梁發行乃我去後之事又何瑕恤哉期亦 取魚者有為乃我之筍也爾毋得發我之筍焉然此亦我不忍遠忘之情耳 其家哉彼通魚往來者有外乃我之家也弱好得逝我之家焉承來之空以

巴有所禁而不能禁運比已色之衰屑比新昏之美湿湿共祉即上德音美のこうこうのから、このかが開北章言夫之兼德而取色也上四切衛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四切衛門。こうつうこうこう。 宋之端下选舉其事而盡言之〇李太白去婚詞云憶昔初蘇邦小始幾於 閨門等比閏門所行之事總是戀戀不恐及顧之意末二印是自備之部言 遠以涇渭而有沚之清比貌醒而有心之美奈夫之不見取何梁比所居之

與也分棒飛船也潛行日沐浮水日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遠之甚也の婦人旬度,救光坂之,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何有何亡匪勉求之凡民有喪割辭 念恨次絕之辭耳豈若此詩云無逝我果無發我筍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 成今日妾蘇却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特 收追滿懷棄妄已去難重回亦題恤我後之旨而意稍夾絕去風人遠矣 家戀戀不已乃知因風悠浴忠原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〇又詩云體水再

合衆夫我令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猶堪追溯乎彼水有淺深也波水者該計其有與亡而勉强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常莫不盡其道也 印ゆり治家勤労之事言我臣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後則泳游 其深矣則編竹爲方到木爲舟以渡之就其淺矣則潛踪爲沫浮身爲游

流或少緩隆旅院加而水之真皆湛點循有混混然而清處濁固可乘而清水而與之合則觀乎清者顯其濁是照非自濁渭寔濁之也然其别出之治水而與之合則觀乎清者顯其濁是照非自濁渭寔濁之也然其别出之治于澄言天下之至清者期于渭然渥米易消之時雖濁而未甚見及涇入渭

生於田家之際亦成 反以我為仇勢惟其心民犯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民也情養阻却親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及與與錯發陳羅既生既百比三十章 東京第一項卷三個車 不我能情時首反以我怎樣既阻我傷員請用不信轉睛同叶告首恐首翰與 雅其布で亦求也而必以清其古所以盡心易力者基無徐矣至于几民有亡也我則不計其何者為有何者為亡無不免勉以求之有因求也而必以该之盡不計其後與樂而期共必濟如此也况我于君子之家平家道有有 我像皆在于此種見今日得以成家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之際里指然盡以廣吾夫同人之惠也首章之德香三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之於不是果然如此敢之如致合礎以周其急供廣照以扶其嚴督是其待有無期于成成雖以四句與兩句而淺深有無寒相應也割割見悉于救難有無期于成成雖以四句與兩句而淺深有無寒相應也割割見悉于救難 見售也因念其苦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賴養今既 延其生矣乃反此我於喜而棄之承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首辨謂 **弄**

平有餘則相與積之不足則相與私之惟恐分毫不情或窮盡而不繼

一典也有光音聚御當也洗武狼廣恋色也隸勞壓息也○又言也 不念音者伊余來藍 我有自首成六水以御籍冬宴爾新香以我都愈有洗精有漢輪既許我華籍 聚美菜香益欲以解冬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 思之不加安逸是真惟恐界吾身而勞雜之不投亦常如兄如弟矣豈有如此矣獨不念夫昔者乎昔者我來息之時曾若注甚隆惟恐拂吾心而武而與色之相待又盡造我以勞苦不堪之事而有所不恤也夫今日之落國不愈之先欲東之際曾選我以勞苦不堪之事而有所不恤也夫今日之落國安全,與此矣獨不念夫昔者乎昔者我來息之時而不可與共安樂者也且當夫矣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以我御窮用之時而不可與共安樂者也且當夫 合衆且我之所以不當業者豈但如斯而已予彼我有古於偕之室中有備二十二つつのつ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方於問之軍也之時接體之軍怨之深也 三山李氏日北正所謂者恐為惟惟子與汝将安将樂汝轉棄于是也用等樂既送生之後更服則傷元氣故輕乘去所以說既生既育此子王 皆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無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 思難而不可與共安樂量不可怨毒毒藥也病者于未遂生之時不得已而 無患其舊而聚之者基欲以作冬日之皆壽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 武怒而盡遊我以勤勞之事會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 是即台

經80-137

ないまで、春かりかい、いかいのかいいい、いい、いいいのから日待我之河平原于昔而薄于今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夫當是葉而 惟惟忠厚之情猶為然子言詞之表可謂野死而為夫者類以色衰樂之何

以分外難任之事益欲何其不及以為難端也正見他薄處來堅來嫁止息以分為為自己の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人類演言無好合之情也許妹非上文平目治家勤劳之事乃称棄珠故責其勇如水之漢水之潰者其勢構暴而四出故然之甚者為濟流言無和平其勇如水之漢水之潰者其勢構暴而四出故然之甚者為濟流言無和平 の與下二似與他與不同是的陳其事以起與似賊而蹇與也註中至于春折溝此章上則句與其同乎若而棄于樂下言今之流不如昔之母也并己習俗之淫佛一至此哉 有二字然亦大概語非塞事也不應忘却與慈若就寒則既體矣洗水湧也要則不食之與至于安樂則聚之正與意之相應處上正云首二句雖者我

時也追言昔日便見今日之不然故日怨之深 谷風六章章人句〇豊城朱氏日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然有治家

詩經正解 阿老三国匠 但之谷風之善怨亦杨舟絲衣之遺也 無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顧東江日各風之失終風之在陽有以以其夫之安于新各不以爲潔而樂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於以其夫之安于新各不以爲潔而樂之耳然其言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至美而拳拳忠母之意稱詩然溢于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之數有睦都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于見之數有睦都之善犯不為 深柳建

您家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全自二章各首二句是動者之歸下言已之為者而見因亦是酌歸之意俱重 子式欲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死因省不惟沧恤《上日徽君云云春激其君以有為也若作怨詞便非胡不歸何黎僕陳大義以勸君歸直有枕支思書之熟夫主憂臣爲主辱臣明不歸何黎

微式微期中歸散看之故胡為平中野

而思一與復之也且我之所以甘受国际而蘇對于斯者正為君故而钦歸、大守矣以社稷則丘墟矣衰徵不已其乎衰微不已甚乎胡不為歸國之計合於百龍以為黎侯失國而割于衞其臣数之若谓君之與風相為存亡者食機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忍以圖全也使非以君之故則宗社破滅正人臣親死如節之日如爲乎中 有需点之屋而無以此發也っ有能以爲熱便や即而寧於都如臣即心口 也以發語節從學表也再言之者言表之在也微循非私中飲公的也言

· 風心泥中言存陷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震而遊此哲清之好故

合恭我祭遭外敵之侵伐而寄跡他方以官關則蕩發矣以人民則難散矣

诗經正解 卷王虽原 居此非計之得也君其有意子、主要臣辱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光後舊物之國在吾君亦可以自奮奏若久主要臣辱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光後舊物之國在吾君亦可以自奮奏若久故則邦家顛覆正人臣以死報因之時胡為于泥中而遭此陷溺之難後大 所以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恭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所以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恭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教欲不已極乎衰後不已極于胡不為反因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我之衰欲不已極乎衰後不已極于胡不為反因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我之 -----

他國之是微漠甚為故郭璞註云言至後也不必就在衛之微弱認歸春動析講式微詞求之甚社授無份人民無托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子 見其語深陷滅所以激化之動詞以自振是作水字事非真意于露中泥中烈其獨之言と名言りイラントントー 也亦不可作燈陰院政罰衞還有此地名則許言及無味矣註不見拯救いていている。

潜在盲外

式微二章章四句〇此無所考姑從序說〇朱叔熙日黎侯為秋所逐 · 商寒央其後衛為敵所減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即衛之德齊為最深 共國而寫了你衛與黎接境而斷不於非惟失駐乃四鄰之題神亦唇亡

便狄侵黎黎侯出奔衛侯穆公不禮為黎人怨之賦旄丘 序在上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萬于衛衛不能格方伯連率之職黎之

· 秦王国 篇之大首首章感物而怪之次章設詞而慶之三章以不同心誠之末章以 有之大首首章感物而怪之次章設詞而慶之三章以不同心誠之末章以 主即詩黎臣久寓于歡皇故不至兩層致其關喻之詞也靡所與同句乃一章 不聞思責之須登至相承說來方見曲盡人情處本答衞若而但戶其臣亦 臣子以貴子衛也

诗人东言之番也

旄丘之為洲頭今何能職之節令权今伯對音今何多日也 部於御時物學免於坐於企之し見其為是大而節即郡四部以起與日庭與也而高後下日產丘遇潮也取伯衛之諸臣也〇萬民教之民予即事人 但 斥 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追此 丘之為何其節之間也衞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青衛君而

我向之至于衛也見旋丘之葛之始生共節指壓壓而密也今觀旋丘之甚 而節陳尉因托以起與若謂國家不能無遇變之日友那不可無存恤之心 合雅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寫于衛時物變矣故卷花丘之上見其首長大

> 何其節之圖也則葛既長而特物變矣我黎國當式微之秋遺左強之陽東 極于衛基且暮異其來若渴也令叔兮伯今乃以日徽日坐视倒縣之死而

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驚訝恭下何字有迫切意亡因孤臣遷延于而丘之析講此章即時檢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緩須要識得是與體不是賦體 意末旬不可作疑問之前 不校何哉 塩致鄉子家生之都登山渝海堅兵思即其前一段情極勢追不勝至較之

默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〇四戶章的多印也而言何其友處面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對與也必有以也 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使而俱來耳又官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

合奉夫雖多日而不放宜亦為之不安也今吾倚門而東至為車座不起在《平平詩之曲盡入情如此

至或秦楚暴兵而從合與國俱來以救我平夫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於不聽何癡兵息爲安處而不來乎竟者强敵非偏既能挫或齊晉相率而經正解 **伴戎繁生心心外失擾徹其不然矣** 則外無約從之許內無髮國之變高枕而亂騰國之亡息荒而失事機之愈則外無約從之許內無髮國之變高枕而亂騰國之亡息荒而失事機之愈 也今吾計日而屈指為為謀甚緣舉事其逐何不日不見久待而不至乎

高衛以至今日言兩散疑詞見得無與無以自當不過啓處不俟終日次無處宗根上何多日句說來久宗根上必有與句說來處據一時而言久則自 析講此章都徹臣不成之故二何其句望之之詞也二必有句度之之詞也 坐脱不放之理雖若替他分解然衛之情亦至此而窮矣

風也力夫孤若恋家我亂犯言敢也〇天自 不久而表弊矣豈我之事不

東告於女子但叔今伯公不與我同心雖往去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發調東告於女子但叔今伯公不與我同心雖往去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發調東來教表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令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邊中來教表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令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邊中來教表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令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邊中來教表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令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邊中來教表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令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邊中來教表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令接黎國在衛西前說近邊中來教表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令接黎國在衛西前說近邊中,

不言不肯來於只言不與已同心所謂微調切之也視奏散而念同他教臣可說不言不肯來於只言不與已同心所謂微調切之也視奏散而念同他教臣也既云寫于衛英何以又云東告于佛也匪車不東亦設為之詞率雖新與也既云寫于衛英何以又云東告于佛也匪車不東亦設為之詞率雖新與此既云寫于衛英何以又云東告于佛也匪車不東亦設為之詞率雖新與本語之西其久可知曰蒙珠想見客途之苦教侯國上宣崇尉縣有黎亭是在衞之西其久可知曰蒙珠想見客途之苦教侯國上宣崇尉縣有黎亭是在衞之西

前至早然後盡其節焉流離思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言素之。 医流雕消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衞之諸臣蹇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可賊也致 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聚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聲之人 恆多笑○瑣婧兮尾へ流雕之子即凝叔兮伯兮聚落如充耳。王此艮亦苦矣

塞耳而無聞焉何其心之必哉夫當流離患難之際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而以極一方之人可也而权兮伯今乃聚然談笑坐视其變而不為之恤如獨旅艱難萬我乃流離之子也為鄰國者所宜動其故災怕患之心陳師而合衆夫我黎君臣值此播徙之餘瑣細而不能張为尾末而不能直前漂泊

析講此章首二句言と高術之

簡今重

傳即之份簡心乎王室賦簡今

序簡令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 本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貴褒世亦詩人忠厚之意 所思正以見志也野豪仕子伶官舞罷飲酬不覺自露本俊問口說一簡字 所思正以見志也野豪仕子伶官舞罷飲酬不覺自露本俊問口說一簡字 赤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貴褒世亦詩人忠厚之意 恭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貴褒世亦詩人忠厚之意 恭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貴褒世亦詩人忠厚之意 恭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貴褒世亦詩人忠厚之意 恭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貴褒世亦詩人忠厚之意

前上處言當明與之時〇野都不得也而也於伊官和輕地即志之心恐使賦也問問見不恭之散萬者拜之德各武用于展文用羽箭也日之方中在

于世也或位高而赤重或住大而政场則動有旅物而不能以自適矣我也合為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為故其言者讓君子之仕

檢東為也法簡易是正調不恭是數詞勿入口氣方將字應然有慢不為事神情不称定舞上說直有脾脫一世份若無人之都非止脫唇形迹不拘拘 世章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爲伶官 以時與地平看此合下二季皆自譽之詞而寫自嘲之意〇顆孝可日伶氏 東萬無兼文武言日之二句是明顯之特衆人屬目之地然須一串說不可意萬無兼文武言日之二句是明顯之特衆人屬目之地然須一串說不可意

硕人俟误并公庭惠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

硕人技不止此且有力如虎以之御馬跳梁跋忌他人乗之而不敢前者硕のつつのより のつつのより 度有過人者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無之舞固無有如我之善舞者美乃

也自稱項人而又日俱保見其成儀係度有過人者非止形体之題梧而已 下の初の

詩經正解一个本土智服 一個也教育東聖者文舞也帶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智維羽也赫赤貌是厚左手就無精右手東犯音笛中赫如渥語稱游界及公言錫爵

以項人而得此則亦唇矣乃反以其野子之親冷為勢而誇美之亦死也不 演也結亦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野即像夢燕飲而獻工之難也

析講此章上三句學才教之美下跨其本子之荣也無務於飲時言就斷以及因之而增盛安齊子之親洽如此何其幸哉。 又因之而增盛安齊子之親洽如此何其幸哉。 來而舞蹈之容者于顏色者赫然无盛有如厚渍之赭焉斯時也公落其能 合衆雖然子伶人也亦專言伶事可妥當失在公戴燕之時而有事于文祭恭之意也 之執以左手則教會以右手則東犯但見屈伸級永之問意無軟動精神依

盛之氣見于丰儀色泽之間者如此錫即工告樂備主人聚工所以芳之也 通中释棄程以佈德容者無中一端經濟各所以為於程所以為支聲由陽 來放就篇于左文由陰作故乘裡于右赫如炭格以技藝得成莊所拘束去。 ·

序果水衛女思歸也縣於**爾侯** 傳來桓姬閉衞之破也賦泉水 泉水草 京都園之亡宣行管澤之財而後最高的 安都園之亡宣行管澤之財而後最高的 原本人取情今之詩典夫北門之屋高の 高級工作 不復語名倫忧悲冷寫盡做色〇秋風詞目蘭有秀兮菊有芳復住人兮不不復語名の今本故言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他人不言兮出不辭頑人乃脈脈と言。今日本公之庭遠室可以當歸也豈伊不懷懷于粉檢豈供不悲悲于芳と言意不在此忽焉志在高山意不在歐忽焉志在原際於公之濟對酒可又云意不在此忽焉志在高山意不在歐忽焉志在原際於公之濟對酒可又云意不在此忽焉志在高山意不在歐忽焉志在原際於公之濟對酒可又至之上若置我于西灰此身豈循在萬舞之列歸然褒説得含蓄〇稻咖公庭之上若置我于西灰此身豈循在萬舞之列歸然褒説得含蓄〇稻咖公庭之上若置我于西灰此身豈循在萬舞之列歸然褒説得含蓄〇稻咖公庭之上若置我于西灰此身豈循在萬舞之列歸然褒説得含蓄〇稻咖公庭之上 光司而舎意于君也死此則美人已無他節但不可着象事、北司而舎意于君也死此則美人已無他節但不可着象事、能忘與此章起與之倒同離騷經日思美人之追奪社云言美好之婦人益能忘與此章起與之倒同離騷經日思美人之追奪社云言美好之婦人益 也至不得已而言思則心管是 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 京共任後也不得已而言語 其俠指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〇層獨善白賢人之出處關世運之 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〇慶源輔氏日朝之所以自身者皆所以自 簡今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至六句今敗爲○張子曰爲 蘇仕而抱關擊林則猶恭其職也為於官則難於除備佛優之問不恭甚 王云通稿心中塞是不歸 而用 **那斯天地用而賢人隱** 决争 有c M/O

經 80-142

須澤融之一向後政策意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未章註既不敢歸四字少

典也是泉始出之歌用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洪水出相州林馬縣原裝箱使泉水亦流于洪有懷于你在日不思計願樂籍後諸姬聊與之謀計隨 一种終思歸事而不得故作此記司然然之京水亦流於洪矣我之有懷於衛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選好貌諸極謂姪姊也の都如嫁於諸侯炎 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此

是非之辨不求諸会謀之同而逞其欲歸之志春我則思衛之情雖切而爲選正辨。與今日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衛之行不敢以自决也于是就後發好之諸極即與謀話衛之計或為女子

本華女子之情懷為同伴者養同伴之正大可知矣○讀首四句便也衛女思蘇博謀于諸屋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讀首四句便也不思言自父母没以至今懷思無日釋也變字輕以性情溫淑看諸姫庭下諸姑伯姊謀是謀其賦孝謀其不監改註云為諸衛之計諸證多云謀此事上四句與已切歸衛之思下因審歸衛之計也以都水本答合衛上議之以東外之之情懷為同伴者養同伴之獨切矣

涿可見其思歸之心盡與泉水日流于衛而不息此典體中說得好者極可玩可見其思歸之心盡與泉水日流于衛而不息此典體中說得好者極可玩

出宿干冰精飲食發干職俗女子有行遠蛙父母兄弟問我諸妙逐及伯婦門

諸姑伯林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 始嫁來時則固己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改是以問於 後行也欄亦地在皆自都本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妹即所謂諸姬也〇言 也物地名飲後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例

母既終寧不飲婦以慰我之思乎弟歸之可與不可我不能以自訴問我諸母既終寧不飲婦以慰我之思乎弟歸之可與不可我不能以自訴問我諸令立てのこのこのこと。とと問相見無期固遠其父母與兄弟先以今文各止其所選乎不相及一去異国相見無期固遠其父母與兄弟先以今文明道而候遂飲于顧為當是時女子有行父母往送之門香平不可能兄弟祖道而候遂飲于顧為當是時女子有行父母往送之門香平不可能兄弟 合衆謀之如何基有威于昔之來嫁時也知所經歷而出則宿于涉焉已乃室於兄弟 放必明而熟于計也我不能以自及遂及伯妹必詳而審于處也倘謀之而。

之中亦是夫人姑姊童行手〇魅士按姪姊為滕巴自可好王姑姑從鄉則國際之亦有姪嫌凡八人集傳以諸姬為姪姊諸姑伯姊即諸施然則八人 言出宿者見飲幾爲出宿而設〇安成劉氏日夫人之嫁必有妊婦同姓三 国門上陳車職設清脯之莫干較為行始詩傳日較道祭謂祭道路之神先 聽記日出祖釋藝祭酒城乃飲酒于其例注云風始也既受聘享之後行出 伯旅年修于我各既問諸姑而又及伯姊謀之多人而不能失也〇孔疏聘 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 育縣叶邊首

音相近通用〇言如是則其至衝疾矣然並不害於義理平处之而不於此無則形之設之而後行也認回族也於其好水之中也過疾除至也現似古風也不言地名逐衛所經之地也勝以前行途其態使消澤也率車軸也不

他乗此之時載片馬面塗以俸板業馬面設之軸以還其為來之革面乗之他乗此之時載片馬面塗以俸板業馬面設之軸以還其為來之革面来可以言選其遺珠于衞也山川無災渉之勞道路無歲月之淵朝焉往而縣可途兵至衞之疾が此子心因也な心然先王之馴父野至泉春為往而朝可途兵至衞之疾が此子心因也な心然先王之馴父野至泉春為往而朝可途兵至衞之疾が此子心因也な心然先王之馴父野至泉春為往而縣可以為常何如也。 合衆誠使今日而得節 也其所由这子街之路出宿则于干 也依候則丁言

析講此章是設言今日得路時那而謀其論之可不亦重在不可歸上干京聖上解一人於三別風

東註中言如是管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得歸則如此耳不提得云傳無也 一云不現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傷屬于顯於云亦不至于有害云 一云不現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傷屬于顯於云亦不至于有害云 一云不現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傷屬于顯於云亦不至于有害云 一云不現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傷屬于顯於云亦不至于有害云 一云不現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傷屬于顯於云亦不至于有害云 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水乃那侯夫人耳觀衞詩那侯之姨想由姊妹之親 徳府唐山縣則賦泉水水乃那侯夫人耳觀衞詩那侯之姨想由姊妹之親 他 他 他 是由本国語衙所經之地不是街地載勝謂先以精金其事其用在临故日

· 國也肥泉水名須濟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為除也 o 肥不於歸然共思衛、水思肥泉茲之來數所於思須與溥州與我心悠悠知言出遊以爲我愛

河後以城載聴賦于故國已亡之日故共河切以急起之詩其歸尤急末章循無可止之詞整泉水竹等作于無事之時故事赴之詩其歸尤急末章循無可止之詞整泉水竹等作于無事之時故事竹等歷道欽歸之意終篇性钦出遊以照吾然息而已所謂止乎禮養載 士且姓之况婦人子〇止亦原氏日久水竹學載點皆衙 女思歸也泉水

便管权以股畔仕者苦之賦北門北門童

庄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拜

我駅何為主毎章特句無可奈何而自安之詞也の詩意重為即室人之推館のののでは一章言已勞于所事而窮困之極亦婦之于天徳以英知全直通詩歷敘已之見風只作三平看無凌深道至言已任于亂世因喚其困 識亦由君不見知之如

出日北門所是憂心敗敗於東日且含黃命我與解反子。 武成所以天守為

之計之何故 事即即心學中心學的學學也要看其所無以為聽也の衛之學者受動也

無所以為禮亦且貧矣而無財以自谷艱難不已甚乎而人曾英知我之聚之意恭敗敗為使于此而蘇養少充猶可以自然于懷也今也終于襲兴而略之而我之所處所事亦稱是耳是以傷世道之不振慨音道之終窮此心也出自北門則肯陽而向陰矣四何風景非復清明之樂寒足跬步盡是幽也出自北門則肯陽而向陰矣四何風景非復清明之樂寒足跬步盡是幽 於天也 于縣者之所為他何獨我生之不辰乎彼天地之氣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我人當治平之時際明長之命及定足以樂多委蛇足以遼志此大丈夫得志合祭前之賢者庭凱世事暗者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此若謂夫 耶巴馬裁境過之過是有命馬天塞為之五亦惟順

村静此章上二句場所事之非而愛于己下是獎所道之與而歸之一為不就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時比甚多大學為于思維便宜合於不可以是所比不須補正意詩中時比甚多大學為于思維便宜合於不可以是所述不須補正意詩中時比甚多大學為于思維便宜合於不可以和此一時遭逢之不偶所以憂心度聚棄者無財可以為恐而交際之情飲食者也的過過達之不偶所以憂心度聚棄者無財可以為恐而交際之情飲食者也的過過達之不偶所以憂心度聚棄者無財可以為恐而交際之情飲食者也的過過差之不得所以憂心度聚棄者無財可以為恐而交際之情飲食者也與其難則之何為

赋也丑事主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共國之政事也一猶昔也地學家之謂之何哉。 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埋暗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獨越情詩时我已悉被天實為

宝人至無以自安而交獨蘭我則其因於內外優矣。

別共国于内省又何如也大我一身而內外兼用如此復何類乎已彩哉天何如也且又食寒之甚军人至無以介安及我人自外乃交徧而過論于我何如也且又食寒之甚军人至無以介安及我人自外乃交徧而過論于我本國錢穀兵刑之政事又一切報集而埋益于我其勞如此則共国于外者。合為然我之困躬不止此也凡王所命一切旬宣征討之事既至我身名而

王事敦叶本我政事一即遗好解对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推照可我已需故了高之吉亦安之而已共将謂之何哉

、風也敦循投鄉也透加權江也大質為改調之何哉

身高內外兼因如此復何類乎已悉或天實為之吾亦聽之而已其將謂之如此且又貧難之其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獨而推沮于我一合泰夫王命之事既投于我矣而因之政事又一切朝輳而埋造于我其勞

全直通該是歷喻國家尼古之有象而同文去聞之宜速也以重見表而至北風刺虐也偷國難為城虐百姓不親其不相携持而去悉

作之同

經 80-145

非具有公事特合司

経上音頭 北风其凉雨转至其实验惠所好转手相手同行师贝其虚共和首除既容只

世が物典共相外で人生而から月日是尚可以复於小彼其關亂之迫已也於物典共相外で人生而から自北風雨雪以山國家危配鄉至而熟象於他後也正急也只且語助於〇首北風雨雪以山國家危配鄉至而熟象於他比也也風寒凉之風也凉寒氣也寒雪盛狼思愛行去也虚實貌邪一作徐比也也風寒凉之風也凉寒氣也寒雪盛狼思愛行去也虚實貌邪一作徐

超正年 大卷三十二 免荷其不迹安知禰之不我及耶今市其不迹安知禰之不我及耶也其可以宮可以徐平彼其乱非一朝禰在旦久其迫巳甚而去不可不述也其可以宮可以徐平彼其乱非一朝禰在旦久其迫巳甚而去不可不述 於子之于我素有相好之情尚其稿子而同行焉為遊難之計可也然此行 本本生

北風其情看其外兩雪其第指意言於為指手同點不多此形既或只且 一必明就人政部所謂將比也携手同行見群然從去非止一人既函只且見析講紀綱廢墜国勢凌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比意非指一物而容但不好存其一次分分月以 好我携手同行不忘故古之仁也其虚共命既至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却假異一日之清明既正則勢在且夕已挽回不及矣〇慶源輔氏日惠而去亂已惡更不容殺同行是未然之非盡心中然如此也其虚似尚有是同去

也唯疾學也等的等分散之非問於去去以及之策心

不特此也彼北風其皆而有風疾之皆矣而等其邊而有分散之状矣

以徐平彼其補鼠之迫已正一去不容科待及荷其有待安知嗣之不我臨 有相好之情尚其携手面同問點為失乱之謀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先行 然則國家危亂辦至而氣象恐條亦猶是也如是則可以去來了之子珍盡

析講登山 見禍亂之愈急如此 謝氏日光風怒而有於野不止予原雨雪霏霏而審則不止于雪

了比也似飲各似大黃赤色鳥或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兒者也所見無非莫赤匪狐英黑匪鳥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處其邪既逐只且

則可以去矣子之于表素有末好之情尚其携手而同車壽為遠思之策可 黑而胜為本夫狐島乃不敢之物今國家所見皆及常之物亦精是也如是合恭且今日之所見凡亦者皆孤也無有亦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爲也無有 此物則國都於即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事則皆者亦去於

計經正鄉 次本王民本 獨情賢者之盡去而衛之終不可為也多人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平使其觸亂之過已而去不容是回矣為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平使其觸亂之追已而去不容是回矣為 3

想像共麻盡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既與股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莫答之意亦借以喻其犯亂之光非谓所見者即孤與鳥也貴者亦去朱註只 匪二字须玩見觸目肯是也妳臣虎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歐時凡 折講即孤烏之不蘇以此所見之物皆如孤島之不祥有仏媚滿朝島合為 姆之類說為是斯說多從疏棄就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說此就人 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觀此則泛指對亡之妖孽如日月薄極山川崩 事之失上言更詳之

風奧十畝之間相似然被則其意即其可及为之可以也則是了了是正 北風三百百六句〇疏美日北門之處因忠臣也北風之去飢智士也北

去之當述矣

傳蔣不尚德原古以風之風靜女

一部文則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信

靜女其妹將侯我干城阳愛而不見搔發首即治顕着 直通詩後一愛字盡之首な是未見而至之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照之之直通詩後一愛字盡之首な是未見而至之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照之之 報轉愛戀之意日矣了城門不止淫于家矣日自牧且逐于野外矣。 四也未見而思氏見而贈乃得所贈面說其人又因说其人而美其聯無非

部 国 也 也 全 办 和 也 之 計 也 賦也開香開雅之意妹美色也城陽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蹰補

吾心之所獨切者乎惟彼静而開雅之女其色則妹然而美矣始也與我相 合衆此淫秀期會之詩也若謂男女之際人之大飲存焉而况美如之予尤合祭此淫秀期會之詩也若謂男女之際人之大飲存焉而况美如之予尤

斯而侯我于城陽四條之地茂飲一見之為快业何美人之是兼使我中心 受之而不得即與之相見是果然期而夷的乎徒令我極首是望欲行也而 近其或れなかのこのことが其不來的即斯斯馬丁城之際此時此為更有難

是又以女為果然間雅矣太調以女為果然開雅亦妙乃愈見俗之淫也是又以女為果然間雅矣太司いる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ななな、難决于行也の虚陸歐路氏日衛体淫亂幽靜難誇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真問雅也極首仰望之狀即獨者民前而復却方退而後進孟恐其或至而 本之意以應度言淫奔之人不見其可聽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靜女侯巳以赴其彩下言未見而切于精也於註訓問[[] 以為情者矣

了賦也樂好貌於是即見之矣形。官未詳何物盡相解以結駁數之意耳以赤靜女其變始我形峭管即在形管有煙時就能慢稍女美 熟言既得此物而又 悅厚此 女之美世

> 冰其清光其心已甚然矣且貽我以形管以結殷動之意夫是形管也烽数合泰未幾面女且至矣但見静而且致何顏色之少好也以是女而使我思 **亦色之可美若與變好之容相輝胀無是以既得此物又悅懌此女之美丽**

析講此典下章就既見時就上二分言静女贈已之學下是愛其物又愛其 欣喜生于坐外也子今子今如此避逅何哉

人也級循妹也俱言其色之美虛陵歐陽氏日古者鎮筆皆有管樂器亦有

管不知此管是何物剪氏曰形添之管查樂器之屬

了默也牧外野也歸亦胎也竟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格夷而言也〇言靜女自牧歸夷洵美且與匪女績之為美美人之胎與異 又暗我以葵而其夷亦美且具然非此夷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鄭故其物

合來由是華城陽而游于牧也野外有黃矣帶女乃自然而歸我以第子以

新經上年. 八条三百里 結鍵總之意為其其之如生也向美而且異非猶夫常物也然竟汝東之 美哉非也特以胎自美人因人之美故党物亦美耳子敢不與形管而共 總是相愛之情然子物外歸夷非真以此為點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 子以爲此八

都女三看章四句

傳術宣公納仮之妻國人惡之賦新五

全首此詩三章雖有財與與之別想要見所得非所求意心言齊女之失配而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及之妻作新豪子河上而要之**

初水為燕蛇之求也而反得此遊除不能俯瞰疾不鮮之人豈其初意哉所初水為燕蛇之求也而反得此遊除不能俯瞰灰地夫是齊文定配于納聊之首然如之於兄民皆然而况其居民上看平我衛之河游舊無是臺也而今前然有是臺也新作斯臺其創則世然而鮮明俯瞰河流流水則瀰瀰而甚前然有是臺也新作斯臺其創則世然而鮮明佛取河流流水則瀰瀰而甚為然有是臺也而今為為首記以為衛宜公為其子夜娶于齊而則共美散自娶之乃作新臺于合於首記以為衛宜公為其子夜娶于齊而則共美散自娶之乃作新臺于

得非所求其節至之蓋多矣

丰

"賦也派高唆也沈流平也珍艳也言其病不已也公墓有酒清难川河水浣浣著海川燕婉之不盛悠不珍。" 有非原对其教主之著多矣

惊哉所得非所求其胎毫之唇甚矣 約果之日本為無稅之求也而及得此遂除不能俯躍惡不殄之人豈其初約果之日本為無稅之求也而及得此遂除不能俯躍惡不殄之人豈其初流而平滿是臺囚美矣而筑是藝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夫是齊女定偶于 合恭我衛原無是盛今新作斯豪其創則泗然而高峻俯视河水之舊則流

戚於今駝青原蓋遷縣候人不可使免成於條人不可使仰宜公非有此疾,想後通域並得請之無嫁此為就云云於但為初至時言之耳邁條今絕別為該所以見來之美事新臺表舊無是臺也可見於程濟偷自宣公始不可認作臺以見來之美事新臺表舊無是臺也可見於程濟偷自宣公始不可認作臺,有詩二章各首二句違看問此臺瞭于河水也河水進于臺下言水之處益

以来限的多之意也二說俱通○新豪語河今沒州遊址尚存之本務士技不無效與天壤之即乃不鮮此人甚惡見之詞也又上玉按不可人無其無随義亂人倫故以為此旣無人並亦非人形以即其條仰存恨

伝網之設鴻川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與求惡統而及得醒疾之人所得非所求。 與也想題之大者解歷也成為不能你亦國疾也〇言該無網面及得鴻門

府 新 東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怒可謂嚴矣聖人存之以為戒宜黃 東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怒可謂嚴矣。 東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怒可謂嚴矣。 東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怒可謂嚴矣。 東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怒可謂嚴矣。 東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怒可謂嚴矣。 東以形其為於之或也而及得此或施不能仰之人則所求者未之很而所 東以形其為於之或也而及得此或施不能如之人則所求者未之很而所 東京於之以為此。

新臺仁宗謂聖人則故義存動或不當有遊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為於此〇三山李氏日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宝為其職而乃有鹽其惡有差平王納太子建書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者是中王納太子建書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本是中王納太子建書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司。 京京次許多兄衛國淫亂之俗背自宣公路之後世宋仁宗時謂了不被 皇身廣南節義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為其報如此可不戒數〇今按詩以 之子及於皆為所殺惑公奔齊子然為狄所淚楚平王有鞭尸之滿廣明 之子及於皆為所殺惑公奔齊子然為狄所淚楚平王有鞭尸之滿廣明 之子及於皆為所殺惑公奔齊子然為狄所淚楚平王有鞭尸之滿廣明 之子及於古為所殺惑公奔齊子然為狄所淚楚平王有鞭尸之滿廣明 之子及於古為所殺惑公奔齊子然為狄所淚楚平王有鞭尸之滿廣明 之子及於古為所殺惑公奔齊子然為狄所淚楚平王有鞭尸之滿廣明

二子乘分章

傅宣公殺其世子及及母弟書衛人復之賦二子乗

恩念之情也須會詩人明知二子之被告所不明言者為者諱也然其詞隱全直通詩以思字作主首章見其去而及之二章見其不歸而疑之想是餐其序二子乘舟思任奪也偷宣公之二十事相為然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而彰矣

風也丁子謂依海也張於凌河如齊也最古影字养養循漢成憂不知於定 子乘舟况况及《其事前及有三四子中

卷上屏 典波上下沉沉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矣夫二子皆斷之司詞動胡乃凌萬愛兄之慘遼堂齊庭既鄉與而不過回思故土復規版而雜歸惟甘心長往 合兼是詩因人傷二子而作也若部天下之變生于不測而孝友所激者并合兼是詩因人傷二子而作也若部天下之變生于不測而孝友所激者并 日中華之言行而如來之命下其乗舟而渡河也或出于從父之命或出于 往權其遊爲旁親之人能不為之係情也耶吾重有成于二丁矣度我二子

難料生死存亡之处交襲于胸中中心為兩樣養而罪定為吾其如二子何 項之茲然徒作波清中影也故我願言恩子臨河流而假想行色事然事趣

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遊即其影不可復見何等學歷〇一折講此章是必要其去曼者及其縣見教也沉光其景是摩寫渡河時影與 子先去吾已愛之一子繼却吾愈愛之徒見其景之泥泥而已雖欲收之山 不能故思而發之也

|子乘舟沉沉其逝願言恩子不取有害

風也逝往也不限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此 避商兄弟其不免乐不然何其一往而不返也夫割天親之憂以狗和席之之期指目可俟初見其去也未見其節也故我願言思示意者知禍而不知 合恭二十之乘舟港河也泛泛然其遊倉去金遠並其影之不見為夫於齊

> 其表以彰君惡無亦悲傷之切而不忍于言矣乎 析講此章是心発其不歸疑各級其已見殺也汎凡共逐併其影亦不見家 一子先由吾已经之一子稻色吾愈好之徒見其逝之死死而已意者和 而不知避或不免于害事二章各末句要見傷悲激切之意 心矣而詩人猶終不願言

兄而重文之過其死也亦何為平但國人能而哀之故聖人緣國人之動心。2000年至了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教子公無教子之事不陷于惡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教子為未常然視夫父子相發兄弟相數者則大相遠矣又日及當逃避使宣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人皆惡使文志而終于死亡其情則可取雖于理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人皆惡使文志而終于死亡其情則可取雖于理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人皆惡使文志而終于死亡其情則可取雖于理公之言 心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っ朱子白文史師弟壽争死以相讓此與習太子中坐不敢明疑從之過同俱惡傷父之 一千乘舟二章章四句。太史公曰子讀世宋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帰見

华與燕伐周立子類為玉惠公奔温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民循以促乃作亂立黔本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本奔馬惠公怨周容黔。 之即相於相與不惟流毒了孫路獨成仇以之殺身忘國其餘映所亦且 殺仮之故皆不服狄乘其弘殺懿公而滅衛鳴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

作品の首部以降を 一方面が

母在或非父意人 之於我發育之思如天問極而何為其獨不該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仍

是心也使恩之凌者于我無憶悉之就循或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覆有不可以存亡而易心不可以常愛而攻飾故我雖至于必警無他遊之心為 · 養之南髮其谁匹承是雜我之儀也人不有定偶乎夫既為我之定偽則亡易心哉彼近然而流之柏永果何在乎則在彼中河而有定所矣兄髮然のの。

詩鞭正第一 無他通之心作用處或為是也註剪養更和自有重食所養也是各為為養無他通之心作用處或為是也註剪養更和自由無他通之地與己配兩量而於前外事以的存定在具人存定配與意只四句止然河儀他於一前則之之思如天回極顧欲我而有他為何其不該人之心取

于冠事父母而以野常下下1921年 三年剪胎餐為醫帶之子首長則加及于自之兩傍故日兩整也古者子生三年剪胎餐為醫帶之子首長則加 該大意言思之原者相信必深非是生我之与而不能諒我之心意不諒只 為我匹衛古詩一結要為夫婦耳儀有不可發易之意好也二分重思澤上 **水俱脈此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以兩髦指之也言自兩髦時便于冠事父母而以為飾示不忘父母生育之思也父次脫左母來脫布父母** 是不信其自然之志耳不可說壞了益母之欲嫁共美不過是憨于愛而處 了終耳今共養日誓之意如此則母之該可解而慮可釋矣

1具也特亦匹也展邪也以是為歷明其紀之甚疾 人被柏州在彼河侧影彼雨影實雅我特之死失靡愿語母也天只不該人**以** 以衣生而易其志不可以在我的以其根故我雕至于死者無邪魔之心為 之兩益其雜匹子塞惟我之特也人不有定配乎夫既為我之定配則不可 合乘被汎然而流之柏舟又何在平則在彼河側而有定在矣况然然垂髮

> 而不移誓志彌堅雖母命而雅學若共夢看可謂有特立之操而起于流後之思如天同極頭欲我而有照照何其不該我之志取職貞心既因雖夫太思心也使思之沒者于我無即思之誠為或不能讓我也若母之子我學寶 之表者気 析講來于日特有孤特之義前訓門者古人用字多如此有治之謝 RL

不也守義乃婦人之正道改志則為不矣 を

天理之来者被他 (五里上面盡天理至此而減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它 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静交為新臺後于此者為墙有淡為者子偕老人 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静交為新臺後于此者為墙有淡為者子偕老人 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静交為新臺後于此者為墙有淡為者子偕老人 一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静交為新臺後于此者為墙有淡為者子偕老人 一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静交為新臺後于此者為墙有淡為者子偕老人 一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静交為新臺後于此者為墙有淡為者子偕老人 一三十九篇前子此者為静交為新臺後于此者為墙有淡為者子偕老人

高經正解 指有多章

便三叔構周公鄘人風之賦蓄有灰 **米田田田**

全直通詩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各上四句是與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全直通詩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各上四句是與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及者直通詩皆婉言以刺其上也公子頑通平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可言之意也三章經是一意

不

忘也〇 舊說以為宣公中也公如其底別而至於宣夢的詩人作此都以和典也我蒺藜也夏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毒請合之交積材木也遊言既指有淡不可培所發也中毒輸之言不可道所被也所可道也言之醒也 為自其国中之事皆職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若謂天下易當有不可言之事惟既惡之言斯不可以形緒口也彼精而有合系舊說以為色公卒惠公幼其庶兄孫悉子宣奏放詩人作此詩以刺之 灰照 而述之矣若以為所可道出甚 **昭在人自** 世則 不可場而去之矣况中非之言面隱腹昧之事則不可 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宜

粘有孩不可要也中群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與也要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是者不然言而託以語長雜充心 詳而盡之矣若以爲所可詳也吾卯肆欲于應暗者皆二 配惡而難以出諸口也 食恭彼牆而有來則不可要門所之灰泥中華之本的隱眼非之事則不可 **冰長而難以數言畢也** 女之何其可道 人名之王為

與也東東而去之也該該言也尽循配也

析詩檔茨芒刺不可場內之聽惡不可遊皆無所施其惡之之心也與意亦是再而適以汗其口也如之何其可讀哉 該而盡之矣若以為所可前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 合系被牆而有於則不可東而去之矣况中毒之言由隱暧昧之事則不可

图门之言也言之配有含羞意言之長有難竟意言之辱有污口意 只四句此下二句又申不可遊之故中葬乃閩內隱與之處中葬之言補言經正解 水卷四国 (若有孩三童章六句〇楊子日公子前通子君母国中之言至不可称其

情志之部軍之班書明皇如子此員連理之警見之前歌皆深宮聖人之情志之部軍之班書明皇如子此員連理之警見之前歌皆以附之即是與軍奏然恭嫌姬夜半之治者之間部於無無後羞愧常悟之前於思以無所何但予後廿以其外處汗之而不離則亦 語無不暴白于天下後即听可畏養の按問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 失身子宣公而為就臺之有派再失身子公子獨而為中葬之不可道養 污其矣聖人何取點而著之于經也盡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于關門 知雖關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詞戒深矣の按宣奏役之妻也 一系于宣義不可行計口昭伯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朱桓

> 言言之間而不可遊雖兼利齊亦可也。 孤宣公之長庶子昭伯各役之兄也○蘇士求孫旋百科配疾衛之人疾 夫人許穆夫人惠公即朔也即題後春惠公之母宣奏即宣公所和役異

是了作老童

重直姜不開か禮斯人風之賦君子借之

在君子 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

高其他則其人可知矣 高其他則其人可知矣 則雖不象服祇見其不衷故日云如之何下只偷稱其服飾客聽之美而不 支

和云空气 君子偕老副等六班若河及天葵府伦院如山如河果服是宜州片子之本

之首餘編於為之东衛等也垂於副之兩旁十二十八次無事功之言力 此家服法度之服也兩層也○言未人事男君干備未敢其服飾之虚如此 心以王加於第而為飾也到委伦伦雅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何弘廣 即之同次故夫死孫未七人言亦待水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 賦也有子夫也借老言借生而借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 而確然自得多重定原文有以正共寒敗和軍夢己不勢加如此雖有是即

泚 信老而盛也象股之面以法股而宜也失人之所以足重也今之子位夫人之小君之懿範儼然可崭矣其服此法股也等目不宜此可見服飾之盛以之小君之懿範儼然可崭矣其服此法股也等目不宜此可見服飾之盛以之小君之懿範儼然可崭矣其服此法股也以同如此矣且德容之苦于外之重等垂于索而上有六班之餘其法股之處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苦于外之重等垂于索而上有六班之餘其法股之處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苦于外之重等垂于索而上有六班之餘其法股之處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苦于外之重等垂于索而上有六班之餘其法股之處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苦于外之重等 之尊不能借老又無傷容量得謂之淑于雖有副第之餘法度之歌亦末節 之重等垂于寒而上有六班之餘其法服之属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苦于外有是佛老之德故其助君子以華祭其服以祭服也副節于舊前旁有新華然事故夫人與君散體者也則君始與始君終與終常與君子而惟老詢惟 時今北京文を聖時去 「是無借老之德安重之美元如之所言」 (金部只反上委委住住等の方為軍厚得のここののことののことののことののことののことののことののことののことのののことのののことのののことのである。 也然然是如雲不屑量新也玉之類好與也及之症 雖有是服 **孙無以稱也勿顯宣** 者を政体

新世班文 秋素續則衛夫人強亦立就黃續可知撒璇義註音馴象深著今美宣翟衣青寶五色皆備王非熊曰聚姓各曰刻曰形書即今之刺繡也以美京翟明故衣亦以各不居監客以译之以統而當耳所以養聰也洪海井以此為不居也玉之強以玉為寒耳係之以統而當耳所以養聰也洪海,其文泉翟明故衣亦以各不居監客以在衛夫人而王璋是服之盛也且上章之以統而當耳所以養聰也洪海,其文泉翟明故衣亦以各不居監客以為一人,其之其為怪之詞其之其字指寫。 「一」「於影而屬之術者則抗此矣天子諸侯璋立就黃續卿大夫瑱立就青 京川統影而屬之術者則抗此矣天子諸侯璋立就黃續卿大夫瑱立就青 京川統影而屬之術者則抗此矣天子諸侯璋立就黃續卿大夫瑱立就青 京川統影而屬之術者則抗此矣天子諸侯璋立就黃續卿大夫瑱立就青 京川統影而屬之術者則抗此矣天子諸侯璋立就黃續卿大夫瑱立就青 京川統影而屬之術者則抗此矣天子諸侯璋立就黃續卿大夫瑱立就青 京川統影而屬之術者則抗此矣天子諸侯璋立就黃續卿大夫瑱立就青 京川統憲一 反紋 以東晋極首因以為命名之口播放云摘髮於士云東今用以不而稀云帶之色子然聽風佩其東播是也男女通用乃佩于身以備剔髮之先者孔駒 之服飾如是之容觀誠世所希觀者也而忽得于創見之母其誰不動心駭不變也語其骨則楊然而廣野語其色則皆然而自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不變也語其骨則楊然而廣野語其色則皆然而自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不變也語其骨則楊然而廣野語其色則皆然而自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容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骨取益于最也然服飾之美不ţ見于甚也容易之。 以上為黑耳之強為以象為摘髮之掃焉服何其盛耶谷熟之美不ţ見于甚也容。 以上為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骨取益于最也然服飾之美不ţ見于甚也容。 也如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觀之美見者驚態思神也 個見于人世也不然均此人耳胡容服之間乃爾殊常若此哉。 日日胡然而有此天之神子胡然而有此帝之神平吾不意帝天之神而今 東也班鮮盛於翟衣祭服別總衛霍维之形市形帯之以為節也於黑也帶也揚且藉之有皆觸於也前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感故以工廣為美也上即高字意度作 不知何據然牙亦樂之骨則骨或即以牙言楊訓上廢恭眉下而廣腳則 而用之也確塞耳也來東肯也接所以描奏也楊眉上廣也身事即都哲 雪事多而來也你像也輕髮轻也人少髮則以髮茲之髮自美則不潔於好 然有整評意以為此天帝之神而 長宁意古人以是為春山横葉以 偶見人世俗子虚

Ť

19 10000 C 1 美也楊且之有也一似言色之美也 東何豪如之益孫其存與「國之色正沒其無學」国之態也の製品湖東何豪如之益孫其存與「國之色正沒其無學」国之態也の製品湖湖湖湖湖北京都北京在本語的人名意而監禁

且之顏學反也展如之人分邦之族行權好也一些對今建分其之展諸獎好也家彼獨斯絲是他情 科特於州也子之清楊弘

合恭且子之容限堂止此哉就子之服而該送今班分而鮮盛可觀私乃見也都衛角豐滿也想誠也美女日處是其他行我色而無人君之德也也可日家謂加絲松於麥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视清明也其情上唐 君有之展衣也以是展衣裳被编絲之上束縛而為之種科所以自紋的也 歷受者當暑之服也維祥束縛造以展衣蒙絲絲而為之維挫所以自飲的 東也是亦鮮盛現展衣者以禮見食到及見官客之服也可提也緣絲絲之

後線結以下正是服飾之茶悪容雅之輕係大異子委妥作俗如山如河處哲政不可另作色之美養人群之徳言母儀之德也要知り罪髮如雲與象束之規也清揚類作三件看展如二句串誤矮厚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有東之規也清揚類作三件看展如二句串誤矮厚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有東立規也清揚類作三件看展如二句串誤矮厚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有 日夏則中衣之上加勒為上加朝服即長衣也自敛的者基當暑而珍稀緣

胡然而天胡

外而

帝以怪異之

日展如之人公邦之媛也以敗

我之所 前子之不次 教也

一五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泰民氏曰首章之末 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分邦之爱也借之也辭益矣而意益深矣

序乘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弥至於世族在位相稱妻妾期于幽遠傳公室無禮衞人刺之賦采唐

玩集註將字可見。

位相鄉妻妾故此人自言和来唐於添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族也桑中上官洪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循矩也以衛浴淫馳世族在一屆人工會與一名及綠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美齊女言貴則是送我乎洪之上計反矣

加小麥教名被種夏辣杏弋春秋或作似益化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一年次次非為来麥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北央然非為来麥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北央然非為来麥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之別移丧于上宫至臨别則遠而送我平洪之上央我何幸而又得弋如此心可以 村子桑中科成製于上宮平諸本多依前誌然玩文義似後就為是の唐夏本此也安成劉氏日葵七席大率托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特定有於近到桑中則于洪上送之一說桑中奔安之所聚上宮樓間之通各始通此三姓之女也蘇氏日期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日此三姓之女也蘇氏日朔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日此三姓之女也蘇氏日朔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日本於講長樂劉氏日来唐麥葑春亦是飲邁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於詩長樂劉氏日来唐麥葑春亦是飲邁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 **发兴葑矣沐之東矣」工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洪** 老采麥州院矣沃之北多古雜之思美孟七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然我 でである。 このでは、 でのでは、 でいる。 で 之東交然非為果務而游也心有所思於也而果云誰之思執乃貴族之業合恭然桑中之期又不但七也彼珠邑之東有對生為我則是承其對于珠 非情深之人平而予之所思不已遂来 未聞起亦貴族也

便衛昭伯無禮于宣養國人惡之賦鶉之奔奔 **乳之奔奔章** 全方通旅首章利子承之不善次章利宣姜之不善益元為惠公之言以刺之全方通旅首章利子承之不善次章利宣姜之不善益元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戸朝之奔奔刺衞宜姜也衞人以爲宜姜朝鹊之不若也 未必然で期妻送等情即古詩云不信人言如問状思君全已無子動孝情即〇〇〇〇一日孟妻孟七孟庸乃稱其之訓而以軍世族在位相稿妻麥恐敢也許言風也馬牛通淫日風孟夢指淫痛で言明也廣言陵也竹微訓為數也許言風也馬牛通淫日風孟夢指淫痛で言明也廣言陵也竹微訓為語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收有浮之歌野曼哥也義取不體殷其語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收有浮之歌野曼哥也義取不體殷其 彩無根而計 自計均多亦者為分禁重運遊此語恰作 果〇東東召我日東中縣前務為我于漢次失子取之何也詩之獨不同是投機水外故聞此路必千濃水之土也師延科樂師官使延作龍康之聽而寫之至最命消為平公泰心師順日此師延龍縣之樂武王代科師 之苦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處經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奏問即此條 桑中三章章七句〇來記日妳衛之音別世之音也比干慢矣桑間濮上 故小戶亦用樂記之語〇枝史記衛至公通晉舍漢主我開琴發召師消 干物药合之聚唐石也荒淫月谷葵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

也俱以人不如物起與

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也也如約無公之言以刺之日人之無良弱關人則宜美與海非四卿而相從也故約惠公之言以刺之日人之無良弱關與也到納馬奔奔驅壓居存常匹飛則相隨之能人謂公子孫良善也以蘇鳴統之奔奔轉之惡運转人之無其我以為兄叶虚王反

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若謂人之

衛人刺宣姜與獨非匹

檙 m 相 從

本書和配放轉從予報之類吾見其奔奔來翻從予第之類吾見其強不與無之大倫致于上然而不顧無未書和配放轉從予報之類吾見其奔奔來翻從予第之類吾見其強強多 不可賣者倫也 良甚於曾轉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為兄不幾贻我之每平而何其之思也 不可從者欲也反是則無良矣獨不觀之物手 改物各有優

朝心强强弱之奔奔州域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奔矣各有定偶不亂其類若此乃如之人分踰母子之大分敢于下淫而無命条物各有偶未實相亂故勸之相聽吾見其強强矣窮之相隱吾見其亦

野種主解 · 木山貝堡 定之方中繼之。一章惡奴下是不再意二詩見衛為狄所滅之四故以章惡以上然不忌意下章惡奴下是不再意二詩見衛為狄所滅之四故以章惡以上然不忌意下章惡奴下是不再意二詩見衛為狄所滅之四故以章惡以上然有為 深桥全

配送為狄人所减度有聚塵之能子孫張波我泰自古淫亂之事未有不以定之方中の趙任甫日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禮義也衛有弱奔之進講者殊失聖經之肯矣の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因故能而亡共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太而近世有獻談乞於經述不以國風 **或遠言為或切言為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切言之者鴉之奔奔是也** 第之野第二章章四句的范氏日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 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 術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食歌 而國題以亡矣胡氏且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衞為狄所滅之因也故

> 極正常 一天安田田具 奔齊十二年而後人頑無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朱極許穆夫人非 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為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益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 風此以享超武而趙武以伯有將為張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利 為數矣詩以言志志舒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長口養鄉良香 尿第之言不踰陽况在野手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平事告叔向日伯有将 段國亡家者也○校左傳亦伯享想孟于垂随伯有賦 親之奔奔趙孟

詞平重 非詩人之古兴

是定之方中美術文公也衛為狄所減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復戎狄之之方中直

管室故謂之管室差官差丘之宫也恭度也樹人尺之泉而度集日七山人」 數也定土才之亦管室屋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永是時可以管制定計之方中化于卷官揆之以日作于楚海湖之榛栗桥精桐梓添爱代奉設 大務也公以為不順天時非所以重民力也乃仰觀于天當定星昏而置天之初九不可以或前者で若我公之遷國而管立宮室也果何如哉彼管建門人君本一心而舉管建之務凡禮樂民物事事關創理焉况實式後再造合衆衞為狄所蒸交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若 於所次文公他母題品曾山宮室即心院之而作起部心美之期氏日種木上市生于青添木有液為其可能等物用木音琴瑟之材也柔水也〇齡為 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此 東土本其實樣小來本都即你發節若棒實相及楊春相也接根之東理即 之景以定東西又來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差室有差官五天以務前丁棒官至故謂之管室差容差丘之宮也恭度也樹入尺之泉而度来日北山小

析講儿章上四句言慎于管建之事に 門之泉公之粽理周密何如也

言預為禮樂之間須重管建邊種本

眾志以大宫室之制復植群木

以備體樂之需一

時草創之規即開百年長

時經正解上 時事文平而意塞一中也官與室只是一亦因管建而及之也不可並看定之二句 昏而 而正中夏正十月之時安成到民日夏正十月建多春秋縣十二月也漫了月定各取民事皆定之東天文志云替皇二星一日玄似一日清叛此三 · 平可以與作而人君是 三正中夏正十月之時公 亦可 正也 一然後配之以 又干意漏 永院 衛長短必于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測之 測 日京也又轉進者地為国熱朝談日景其端指 4-恭此 Ħ 般の観不の天 中之禁可 不可把換日又為楚宮以及了大文教之二的祭出人為此為於 以正前方之位因以

化方之位 是品外我以是是不全都與宝景山與京門居体觀于來小二共古私 0 華陽克氏日 年之計莫 邚 種 松十 年さ) 計英如 種木的文

土宜也不信本事也〇即章本非知之學中即一而言以至於於而果獲其自之是即求即是山本見南公京商丘也來本名東可何赞者觀之以察其 『中庭故城也養老上也堂差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東北

塞雨既零命彼信語人星言及駕說前于桑田町及匪直也人東心塞淵均反

是正一國之方面與上定家宝之方面不同除就下處言非從山而降也秦智大學大樓方律方之法必考以是東北、一國之方面與上院之中以作宣将黑髮以為極而展堂以為鎮地運動其高下所依備他日務定中以作宣将黑髮以為極而展堂以為鎮地運動并高下所依備他日務定中以作宣将黑髮以為極而展堂以為鎮地運動以至楚丘與堂邑覧一國之形勢地形之勢有完有不完故望起而又望於此至楚丘與堂邑覧一國之形勢地形之為有完有不完故望起而又望 知以統承為是即允城亦須統承觀註本其始之華景觀小二句可見何得知以統承為是即允城亦須統承觀註本其始之華景觀小二句可見何得慶源輔氏日既正其方面又覧其形勢又察其土宜人事盡矣然後小之可愛,上正謂小者因桑而人城即土宜桑為叛彼葢泥末三句一連之該然觀之者謂今将作宮室于此神以為可采不可不至云吉而神謀亦無不協矣。 者民之所省系最宜肥土桑原則土美可知故又觀之以察土宜一說必宜 桑而後可以居民重察地上兩說俱無碼人誅菩矣尤欲思神協吉故又卜 析 講此者是末常建以前專上 () 禁于 つなった

歌也至其家各也信人主智者也里見里也都含止也豪操塞所派深也馬頭東北三千所及。 畜之無七尺而牝香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益人操心誠宜而帰深則無所 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胡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縣北之衆如 起駕車亞往而勞勒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葢其所 す人以上有wの言方春時雨氏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寫者是 न 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處此 でを勢井総而き也

新經正解 | 大老四世界 | 一大本年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つ関公二年冬秋人代都衛勢 į.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〇段春秋像衛懿公九年冬秋入衛懿公及狄人宛之永徳冬慚而招來皆利之聽何足語此所能致也〇言縣北而本之塞淵明富庶之有道也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所能致也〇言縣北而本之塞淵明富庶之有道也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 看之所能辦義〇眉山蘇氏日高目之業必然原者為之非輕揚後薄者之 虚之談乘心也獨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强兵並該高虚移沒近 在最同等亦主是說更詳之う至山謝氏日表心也寫故事事朴鬼不尚高 乗便見つ朱子目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労法方能率得人つ 人字緒家委指民市意图人未必以人目其古心傳士則謂斷指文公言商・・ 富國强兵可以制敵意三下作庭事不作所接玩能 有三十人益之以共縣之民為五千人立敢公以左干濟? 縣土按路公 衛人二人以我大史也宴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即 與下那子 外與官莊子矢使守日以此替國釋利而為之與夫人緒衣 之私是以丧中非言倫苦自獨也〇 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伙入衛送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 潔是為東公是年本立其弟 想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 戰於疑澤而敗於爲朱桓公迎衛之遊民渡河而南立官差于申以監於 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麻衛之造民男女七百 人使昭伯悉子官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 好部的有乗好者将張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寫塞有蘇佐余焉能張 而逐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慶通商惠工散數翻學校 O 安放劉氏日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 元年三十 乘季年! 么 么

你又常遊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 於本本地心淫氣也在東本莫虹也虹略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〇地 交名益天地心淫氣也在東本莫虹也虹略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〇地 也也蝴蝶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價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常交而 此也蝴蝶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價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常交而 你又常遊其父母兄弟

不能得其善感可见念。

朝所指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中為補戶

告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兩信然 也從且至食時爲終朝言方南而虹見則其兩終朝而止矣葢淫愿之氣存 強健正解 不卷四百日 工也修升也周聽士娜九日陝注以爲虹葢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

解放改兩不能成也 一种則成兩點無方數據而日氣自他方來成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及為之 一种則成兩點無方數據而日氣自他方來成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及為之 一一句到其株大婚之宜也際虹際也由氣升所為放號為虹險日東則見 「一句到其株大婚之宜也際虹際也由氣升所為放號為虹險日東則見 所談此或是惡之之詞以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此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 行手則其與差于父母兄弟甚矣

經 80-160

全直通該都是惡人之無聽也苦言人不如为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啄為典序相属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共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處儀也 庭权處不義鄰人刺之風相見 乃如之人也使得如也为無情小所 而歷言以痛斥之也此詩人為法不可以以正言之似留至末章不之交一言和氣之害雖甚惡而托之地下二句只以正言之似留至末章心悟何然警伐今日不知此所以敢于俟婚期耳〇上汪云前兩章一言淫心悟何然警伐今日不知此所以敢于俟婚期耳〇上汪云前兩章一言淫 寫亦之條期來要官任不知怪久矣文公一轉移之而羞惡之心頓即是可以而不能守而于天理之正已真然而同覺矣不亦深可脫訴夫衛來婚获之人今但知懷婚姻之情而縱其淫歷之行則是貞信之能在所當守彼固 合素亦思婚妈之際聽以成信信以名命命以陈德國女子所當知也乃惟欲之從則人道磨而入於倉献矣以道制依則能順命 信命正理也 · 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如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白失為 析講此章是深貫之詞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二句斥其殊天理之正 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微然常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 率于是無禮本見惡子相从淫奔者不齒于蝦蟆 學數三章帝四句〇南軒張八日宣公無遊國人化之文公復國一以 章言成儀次章言容止京章方言於自淺以至深也以皮與儀以商典此章言成儀次章言容止京章方言於自淺以至深也以皮與儀以商典此 重刺無聽還是於於不必拘序為刺在位輔氏亦云見日 **北京**种种原 身

與也體支體也遙速也 相風有體人而無難人而無難 人而無難 與也止客止也依待也相風有的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及又音 與也相視也是處之可敗惡者〇言視彼風而微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相差風有皮竹強人而無僕所及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可吾何反 **新絕正解** 老四国根 風有體人而無應人而無應胡不追死 中和止反 與夫人而無止則恭遜不形讓先不養雖有形亦雅放已耳不死又何侯哉 令泰相彼見焉猶有齒矣今乃如之人今傾獨無容止之可慕曾風之不。 令泰相彼見焉猶有齒矣今乃如之人今傾獨無容止之可慕曾風之不。 《《》》 國之後振属自新發就之意多利該之意少於不是言之切亦如此人之淫奔在位之無聽為可惡而作亦不專指在位也〇此詩作子 世徒足以敗荒而亂俗不不死亦何為故 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〇此詩作子文公改 如C

前之融風詩意盡取諸此〇此亦反映也 司之融風詩意盡取諸此〇此亦反映也 京以死也春秋時朝曾聘享魏玉俯仰諸般護論次人左次吉函皆從此 定其必死也春秋時朝曾聘享魏玉俯仰諸般護論次人左次吉函皆從此 競以死為言以其穢生于天地之間有黍子生即有愧于天地非真以無號

相○習 具C

常而以此屈已見賢便是聽意之勤矣不可就樣衞上認作聽意之數求二全責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美大夫之能下賢也車馬旌族不過儀衞之序干旄美好害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楽告以善道也原式公好賢樂書國人美之賦干旄

海维正好 灰木四州山 之所以與當必有以子大夫者第大夫之延衛民王則妹子之昭示不得

蘇將何以子之以不負此咨訪也

其情文向非然称明十

本のでする。このでする。 一大の原治光景六帖云見得經綸之孤非浅見所能範廟堂之模非道路所 「大の原治光景六帖云見得經綸之私,以上記出詩美養獎科部不盡之意及不重在野人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人 「大の原治光景六帖云見得經綸之也の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秋中二千石 のでする。のでする。のでする。 のでする。のでする。のでする。 のでする。のでする。のでする。 のでする。のでする。 のでする。のでする。 のでする。 の 詩経正常 日左氏于狄人之滅衛也未載該公好鶴之故而後載頑伯宜淫之由如此蓋所謂生於憂也死於安尊才引戶以門 被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與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 載馳之閉故屬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 干旄三章章六句〇此上三詩小序告以為文公時該蓋見其列於定中 《此蓋所謂生於憂忠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〇香君末

情災有難以必然者平我于是載題為最累积料以歸品而信乎德官之果物ののあると、後面人情之至痛也況我為何以不不其于與廢之念然祇之方時事之大變而人情之至痛也況我為何以不不其于與廢之念然祇之各衆宜美之太獨衞之亡而不得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若謂宗因破滅也既而約不果歸乃伸此詩以自言其意若謂宗因破滅也既而約不果歸乃伸此詩以自言其意常以以為憂大夫有奔走敗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縣以不可歸之義來也故心以為憂大夫有奔走敗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縣以不可歸之義來也故心以為憂 之少命的穆公夫人則能之亡馳驅而歸於東信衛侯於漕邑才至而許之詩立司則也予失國日官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日跋水行曰遂の官奏配曹潔が成跡均衡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濟與殖大夫跋涉我心則愛 看字一新 で、大日満是詩知園遊園表不特其悲動政具臣亦知下上賢人君子 原次大日満是詩知園遊園表不特其悲動政具臣亦知下上賢人君子 原次大日満是詩知園遊園表不特其悲動政具臣亦知下上賢人君子 一或公次子漕許穆姫問之赋載馳

我心其能以無處哉。不能來必將以不可歸之無來告于我則消也終不得至衛候終不得時後不能來必將以不可歸之無來告于我則消也終不得至衛候終不得時後不在於不然來必將問人不可歸之其來令一不安在於時衛候失國野處干不故不禁驅馬之為然道之一不過是

不以我歸為善而宗国政亡人情大僚我之及其能遠而总之采文以先民司問言意照情不能以径義而我亦不能陸行旋及以至于衛矣然則前雖可以至於衛矣難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亦及大夫既至果以先王制改定張歸同之降咸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為以至於衛矣難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

人情不堪我之思其能閩而止之平典亡在念休戚相關殆非常情之所可而我亦不能水行旋濟以達于衞矣然親爾雖不以我歸為美而故都淪沒典真每切越境之禁咸以我歸為不善而非之則聞義心移私不能以害公典真

以於憂想之情或永嘉以務節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且與以為稱且因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在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稱且在也但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在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稱且在也但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在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稱且在也。以於憂想之情或永嘉以務節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與也猶漢書云岸善所也行道尤屬也○又言以其旣不適衞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所也何道尤屬也○又言以其旣不適衞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所也何道尤屬也○又言以其旣不適衞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時經正解-」。本學即如果

而有顧覆之傷人執無情誰能堪此而弗心惻也則女雖善懷亦各有道也子之所以抑鬱憂思如此其善懷者非過為情也數十年所傳之宗私一旦也暫息雖驅之為養除偏高之丘意遠望可以當歸以舒吾憂想之情予中也暫息雖驅之為養除偏高之丘意遠望可以當歸以舒吾憂想之情予中合教夫恩旣不止則憂想之情切于內而欝結之疾重于中故其及而在途往武

東正解 「興食的塩塩」 村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及然不可與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已持之切 が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及然不可與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已持之切 が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及然不可與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已持之切 が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及然不可與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已持之切 有道な

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愚難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為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述在野而浩元茂之黎又自傷迷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述在野而浩元茂之黎又自傷所思討斯不如我所之 人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爾所思討斯不如我所之

墨其心之為愈也

曹者所以欲控大那此是立信但非女子事不 哀思之切而以敢称之樂感發人耳不然宗室不得歸豈有道典國之理水 月冬近于見麥克花則為今年夏經歷三時而四隣諸侯未開救恤以從簡 幾字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夫人之志慰矣〇按狄入衙以閉公二年十二

列載馳于後所以盡體之變大宗國覆滅莫大之變故以父母既沒而不了約点彩之處以請和諸成〇未子打聖人銀泉水于前所以著贈之經得往赴爲義重於亡故也〇左傳聚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和菩問魏莊 得點則事變之微亦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故 合全行之范氏曰先王制融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菜也雖回城若死不 存状你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於大飛誰因誰極之意與義就 六句三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縣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 恐题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事見春秋傅舊說此詩五章一章

を四日日

序洪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衞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與

以有其句作主首事與其後之進盛而德容布以感平人二章與其德之幹全者通行俱是美武公之德而托與以味歌之也特的做成表子之後而言皆

今赫兮喧风明今有匪君子終不可設定遊过今,贈彼洪與暗傳綠竹猗猗猗條內有區才可如如如遊評如琢如摩瑟兮倜跹

典也為水名與限也綠色也洪上多竹淡壯蔚然所謂准固之竹是也倚掩

始生桑弱而美茲他區東地文荒若是之類為若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

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鐵鍋治王宣

詩經正解卷之五世旦

門 央之積低主 美朝烈承武 、開 孫駁元廷衛 陸親成駁聲 全校

經 80-166

展者子終不可該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之徳而以和中如岛の英盛與其他門的修名也如此及學作科如另如暖之他所以和中如岛の英盛與其他門的修名也如如及學作科如另如暖之德所有進而無已也或於非點偶成嚴強項宣者難誤忘也の即及美政少

殿告就著于外省官之瑟是孙在正客謹節偶是威嚴可畏可象就是私象也其初有工夫放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面切謂剖析但其初有工夫放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面切謂剖析但其初有工夫放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面切謂剖析但其初有工夫放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面切謂剖析。此雖是二大其塞傷于此成久故此二句總是有進無已之意進德之功求其精也琢消克去人欲過絕禁止歷是又去磨曬砥勵到那私飲淨險萬意之意故以為與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赞美之故日有妻君子進益之意故以為與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赞美之故日有妻君子能識之意故以為與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赞美之故日有妻君子能引所以成民者深久民之感之何能忘之也哉

充樣楊子四肢也匠是英華發越粹然盎然也此二句總是盛德之客根上

析講此章上五句典其德之稱下著其德之感人也堅則茂盛亦有尊嚴之――」

以上,序以獨入相子周也 一公此小序以獨入相子周也
詩經正解 《卷五月》 今有斐君子終不可證今 「所彼洪與綠竹青青精有斐君子充耳琇瑩皓會培弁如星瑟兮倜兮赫兮宜,既彼洪與綠竹青青精有斐君子充耳琇瑩皓會培弁如星瑟兮倜兮赫兮宜,正公此小小以為入相于周也

他之事於而見外傷之种也也未及者也以王飾皮弁之徒中如星之明也〇次仲之堅即及盛典其限也未及者也以王飾皮弁之徒中如星之明也〇次仲之堅即及盛典其限。

· 興此等核也竹之卻地似之則盛之至此金錫言共衆跡之精細主聾言其。 解較語今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解於漢以終竹如等肺蹟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擘寛兮綽兮猗歸重

如在重較之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無事莊屬以自持而動而善歲言而善處德院成于成則家自中乎政無自致東以自物而寬兮宏略經分間大為崇順人工可復乎天能而形迹渾化粹然無现始如盡如璧之生質温潤也乃克舜于人力而欲淨理歷瑩然不雜始如金如錫之毀鍊精紅也砥礪既深成章之君予其德之成就為何如盡盡自切磋琢磨以來問錄展至則修為成章之君予其德之成就為何如盡盡自切磋琢磨以來問錄展至則修為不應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者也

有斐君子沒稱春聖武公也○張序東口武公之德之盛固本于切磋琢梅避有風雷之恒為後銘規論有虚受之後焉造請如此此其所以生稱公面今從之也○武公之往豈無所本該洪與切僚有天行之健焉質疑 磨之功然觀其屋漏白防倉運悔過而後做于国誦史干職則固通隱微 陳以禮自防也可知交衞之他P

葢無足以及此P

故序以此詩為美武 合人心無往而不用其心矣其謂之序聖也亦宜其和幽王而不能收格 懿戒之詩以自然而復之 初始亦武公每過之作則共行文章而能聽想 至於師長士荷在朝者無謂我老老而合我必格恭於鄭以定成我送完 心之功然亦非其力之不能及也亦其君之自暴自棄也

· 第八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

詩經正解——《冬五圖風 考與刺莊公也不能機先公之來使賢者退而窮處

意三章其樂海亦不求人知意總見其所樂之真處也以寬字過字軸字為骨一章其志堅言非偽為二章其願足有若將終身全直通詩俱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萬二何言隱居而樂下皆言其所樂之典

7架在滑門左項人之為附及獨無第三末矢弗護音立 財也老成也然整有七本方成其阿處之室也像氏日孝和也終路名益

令泰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若謂人情樂于世味故毎毎百失其所樂惟心有得於於於於為中智也不及此樂也 長然禁嚴忘也() 詩人美野都學經歷都谷之間而如为愛與無成殿之意與 長然禁嚴忘也() 詩人美野都學經歷都谷之間而如为愛與無成殿之意與 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就是山夾水目澗徑大寬廣水 照也者,林也樂盛相才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懷氏日考扣也樂器名蓋扣 此沿乎與天地同游悠然與太虚共遊心之所存益恢恢乎有餘地矣然是 獨而一澗之上下小葉以為繁聚由人成者也澗由天造者也以頓人而處 兵樂者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吾今得之賴人為彼天兩山之間夾進泉而成

> 樂也使徒精子一 · 時亦未必其終之不渝必項人則雖獨寐而務獨審而主

心上該非來考樂也觀註無嚴嚴之意可見下遊酬字亦同葢其心胸開雕處其冊非流亦寂莫之境也碩大寬廣申看言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實驗其上有陸為高平空鴉處其房有與為它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交成章則有選從不定之意緣必吳不斷阿之吳不降想其地兩山夾水將縣世固有隱而不成者名日考察言其成乎隱也淵字與下阿字陸字是 便有得失窮通紛華勢利舉不足以累其心意比人心係外物則志愿因繁 之以豐粉得失累其心而逐忘此樂也哉 而自然之詞惟曰吾之繁音自得之吾自保之終不以時而或改也整猶人

獨字可玩獨家紹言無務對也凡人思非其本心外雖矫情陷獨中不發自詩經正解一个卷五百祖 弗設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忘者惟此幽幽之心谷足供罪世之倘佯意與露本懷令獨中自然勿懿則非勉然可如此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 心也の目察云終吾生以徜徉此終宋即永子為公也の目察云終吾生以徜徉此終宋亦本然去別有天地非人問領人之故乃一聲山水綠領人之境也桃花流水杏然去別有天地非人問領人之之象日肥遯無不外肥者寛於自得之意即寬適之理の烟消日出不見人 須丁不改其樂一般○華存嚴氏目頭人之度易所謂肥題者也來了日題

林心由作田何為其未許或去亦定大之意也求朱弗恐自誓所順不踰於 **槃在阿碩人之過情獨寐寤歌來矢弗過**

合衆洞之旁有阿成隱處之室于山阿之問地則隱矣項人則身在阿樂亦 阿勒次悠然外物不能為之果何廣大而自得平其樂如此乃其心久而

不變雖獨寐而將獨寤而歌而自恭之神惟日吾之樂足手也無待子人

析講遊從草從過有草草超科之意獨家語歌無應和也弗過言所以終身所版基不斷干此矣 而不自得也 復他念處源輔氏日退而窮處偏仄甚矣而能览大自樂若将終身益無入 此更不過平此也亦無暴平外之意見得一丘一堂足了平生激流枕不無 領止

· 堪心高平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海洛比堡市指即心弗生者不以此樂生老縣在陸碩人之軸獨深寤宿末矢弟告音春

对独正解 《卷五四十 之情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美之也之情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美之也而能適已所獨樂獨得之秘殆未可一二為作人道矣夫若人所不堪之地而能適已所獨樂 **合衆阿之上有陸成隱處之室于山陸之間地則僻矣項人則身在陸樂亦** 在陸居真自守盤極不見其或含何稍夷而自適乎其樂如此乃其心止以 自怡雖獨深而審獨審而格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有之吾自知之

析講軸訓無桓不行確有南窓客像容服以安之意車之進退全由于帕 朝

> 抑貪止競其惟隱者平故欽考察 光を後之解為隱存身度江湖心懸觀點終南捷徑总北山移文之部如突排滑稽以切开平四至九鄉甘官者的辯不得志坐而書空本恍然雲僕日夫賢者隱居自樂而潔已無暴之心如此其視伏在車中泣血孫勝者樂三章章四句〇孔載子日吾干者與見選世之七無問于此〇日地 于治世無之〇淮南子曰人惟鑑于止 等皇南希之唐羅藏用等其為人野不竹何如也○ 齊朱孩日此文公武、,,, 公時詩也雖隱也而無慎時憂稱之思則其意可知也士因各有志豈獨 水不鑑于流派夫可以楊清波圖 ر جُدِّي 1 جياء

ط إر

詩經正解一天卷五月風 有人方

仍然在公安於齊國人美之賦可人 序碩人問班美也班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借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問 而愛之

以正陰陽供祭祀族類容秘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 乎通常只要爱說下皆重獎其昏敗也

私人其府所不好錦歌旗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與官之妹邢侯之婚禪公維碩人其府所不好錦歌旗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與官之妹邢侯之婚禪公維註極稱二字正與重獎二字配所美在此則所則在彼矣

時人正自有深意諸家多云此二句輕其說不然昔太史公疑子房思想前一順勝如云此順然而長者乃衣錦裝衣之碩人也分明画出悲云一小您析講此章首二何指其容服之美下五句極稱其族類之貴也然首二句領

手型是多

今然族類音矣使容乳有未美川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月其容貌 爾也茅之始生日漢言表而白也凝脈胎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蛸 新房而方正蛾蠶蛾也其月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聆黑白分明也○止 東市中容貌之美術的章之意也 東市上客貌之美術的章之意也 東京中客貌之美術的章之意也 東京中客貌之美術的章之意也 東京中と子方正溶白而比夫整齊也蛛如蟬而小共 東京世界

細線也白而長則兩字並重矣析親則方正以弓統觀則此次整齊方正看的蓋茅之始生者常白也胎寒而凝綜與具色百月而取諸膽言測釋

經 80-171

情此章前五句猜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此傳神縣不見重何也此意亦言外見之〇種伯敬曰書美人不在書形體要得其性也總見容貌無一不美意〇敬弦云美色人之所願得今有是容貌之美而時即日之美不可閣說猶云巧笑倩然而形于口賴美工籽然而黑白分明時即日之美不可閣說猶云巧笑倩然而形于口賴美工籽然而黑白分明時即日之美不可閣說猶云巧笑倩然而形于山柳美山亦並重倩即笑之巧 **党為資英**

人放於語說班一是如阿肯四牡有顯音為 朱崎鎮線程男市以即京

教反大夫及退無使君勞 屬人之車前後設藏風早也玉漢日君日出而視動退通路震聽政使人與馬術分數人君以朱極之也聽聽盛也犯罪車也夫人以罪羽飾車韩敬也職也教教長經認舍也是如近郊也四北車之四馬緊北即將總飾也能者 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〇此言莊美自齊來嫁舍止近如乗是自然

合衆大容貌美矣而循不見親母者豈自時昔而已然耶誠自來嫁之始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學令之不然也。 ここには、 服 之惟此項人教然而長自所來嫁舍止近郊之地言其馬則四处之强壯縣 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衆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詞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 極一 時之遊也朱於之鎮鎮僕佈擬人君之貴也言其車則罹羽以爲饰」の一方名丁士丁ララ

詩経正解 《卷五月版

近郊以入君之朝大婚于是平成矣斯時也國人樂吾君之得配故謂諸大燥狀文章之可親也竹弟以為蔽秩然前後之不露也來此車馬之盛自彼

郊只是引起話頭不重四生二句言其馬之美程第二字言其車之美、馬が請此章上五句是述教來嫁時事下及同人愛樂之情也所人之稅止近也是始嫁來联其禮接之有加又如此矣。 こうこう いっしん ひんしょう しょうじょう かんしゅう 大之朝于君香各宜番于退食好使吾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原夫之朝于君香各宜番于退食好使吾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原 经制 以朱色飾纏纏燃然文采之姓也

46 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親大夫大夫退然後提朝0 以决可否之計孔氏日雪出視朝事畢乃道路袋以待大夫之所路決事之 未續鎮也而遂 以維養之 此以蹇字爲虚字也嚴行 . 地北 慈也夫人

知改是 "福揚行馬養養臨馬士有劫前等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所好以施民籍流域不用反 館通館消費於前用及商

萨羅正解 《卷五個個 風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歌活活流發施沒也思魚图也要 深柳世

而甚盛若夫盗事集得心中不静静态を亘大里而一色者葭莢得地而然流而有聲或有頭而如能之多甲或有前前殺廟之可供所獲之多則發發

此則宮中之貴人更何如也而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耳按養齊姓曰庶姜詩經正解→▼卷五目員 銀鐵類也〇般改三大國人之所順交今有是勝送之盛而不見禮何也都是以同姓為勝也且蘇既以無學為義則曰藍塵者亦以塞字為處字如 外詩是為其不得丁夫而春秋像以為美而無丁春茲不得于未此所以

便承董 **庄**氓刺時 新成匪我放射子無良嫌即漢將粒子無於我以為期、 我之其故意抱有質度終所無匪來将練來即我讓所模送子涉進至干填丘 故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茍也如此 為人乃動而的知典事以迎共物性之命也大說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布幣貸員也質然監初夏之時也順於地名您過也將願也請也心此活婦賦也惟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是最無知之貌蓋悉而都之也 你而始終身之悔者矣我也然創往東其衙可勝言於自憶音時有出其無合非婦為人所恐而自欲其事以道此悔恨之意若謂天下有何一時之無往而不困邛士君子立針一敗而萬事在裂都何以異此可不戒也。 而不免於見東益一失其事人所敗惡始難以欲而途後必以時而悟是以 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心此其計亦後矣以御寅蚩之的宜其有餘 今日不見答之意始就而宣者與 也宜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花落色妻經禮衰而見棄鄉人刺之賦很

) 吳抱彼已成之布

然其是非

徒為貿

巾

水乃假花

時相談相約之事而悔恨之意啓交也大為女者不用父母之命而要之以然妁之言其情不亦狡乎此追敘初也大為女者不用父母之命而要之以然妁之言其情不亦狡乎此追敘初其事料子二何是慰其心而定其期上於字下斯字皆是私情非父母之命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物恨之里虽鄙之也問則今日雖未即行行不の四句為人是我之始約如此思則今日雖未即行行不の四句為人是我之始約如此就予平願于不以愈朔之故而有怒于我吾皆再為後會之級而定期于秋就予平願 可直送者但送之法洪至于領丘之地且告心日吾之不與子而修行春非如我而講而為私奔之事事斯特也我竟不欲遂為寒寒之樂哉帶華有不 一說謂之明者始見其來莫知其誰何之稱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抱布部 我愈此佳期也盡凡男女之合必須好约之言特以子無良然我所以難干

「財也地毀垣牆也復勝男子之所居也不敢與言其人故托言之耳遍曰下 下爾筮體無答言以爾車來以我賄於異趣 乘彼地點垣齒以望復縣門是不見復聯泣涕漣遮睹既見復聯載笑載言爾 既見之矣於是問其下筮所得卦光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 看日慈體兆卦之體也斯則遷徙也〇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境垣以坐之 深柳堂

詩德正解

《卷五图》

於幸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為期人謀因如此矣但人誅不如神謀之於幸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為期人謀因如此矣但人誅不如神謀之未見復關也則立涕涟涟而悲怨之交集及其既見復閣也則載矣載言而未見復關也則立涕涟涟而悲怨之交集及其既見復閣也則載矣載言而 合称夫們與之期免迨夫秋期已居則乗彼垝垣之上以望復關之至當其 當以我之賄往逐也

若無凶谷之言始信二人同心鬼神亦皆見許而一朝曾合終身可以相倚 為密也前之此來必灼極以下之矣必樣者以茲之矣使其所怕卦兆之態

來迎于我當以我之所往還于爾也學復如昔之您期散天

者非輜重之車特來遷斯者也城亦不過服飾之類此時急欲相來誰料其意以為曾一小筮否苟無凶告便可相從以爾車來即漸車惟宴之車迎我意以為曾一小筮否苟無凶告便可相從以爾車來即漸車惟宴之車迎我為也載笑句裏其約之遂也註卦之能指策兆之能指下卜筮亦是審問之 有令仆物恨之端已在言表の朱氏日龜歲久則張者生百年一本百至亦 是秋以為期之時也後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以所居說近常者恐其育、、、、、、、、 物之家养下签庭問鬼神以策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下法明火 折講此章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堅下是既是而果于後記:「川」ののつつのの、のののののなるになる。 始之相朔如此記意其 下段註及期即

及士之耽今指可說也多之耽今不可說也 桑之未落其業沃若干情門嗟鸠今無食養養婦糕州于嗟女今無與士恥掛訴犯正解 · 興秦五事俱 即其某八然而河澤央女色之光羅何以與此龍知也不可怜而欲不可經合然失我之邊筋而往何欲善團干終自今思之能無悔恨乎彼桑之未落 必 平于陸鳩分無以來传之盛而多所食於吓嗟女分稱可以色盛之故而與 外事唯以自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敢感實無所 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炮無食秦甚以與下句戒女無與十 鸠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〇言聚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雕然 耽心士精可認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印愧悔之餘盡言婦人無 比而與也伏若潤澤貌鸠龍旭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甚至真也 相晚樂那蓋士而與女耽也雖失其 正然士有百行而淑趣相掩已改

人見俊猶可說而解也若女以貞信為節典士耽而失其身則 大節一 虧終

上也仍落很往也易湯水盛稅減資也惟麥車餘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不爽神知也及其行民縣於士也因極二三其德 即故下遂言無與士班就有別而不返之義士之疏二句輕重女敗二句士。秦日未落經然見有黃落可處北意亦合傷在楊食其之則節與女既士則 然末四句推不可與士敢之意總看只是自悔色盛之は不可以經平欲也有講此章言昔色盛而見取也首二句比色盛之界中四句與成已不可維明其勝尚可以解為耶不可敢而敗之難乎免于今日之悔我。

之來差極至也〇言來之黃落以比七之容色周謝遂言自我往之獨家而詩經正解,與念五周四

之沃若者異矣我之顏色凋酔何以異是然亦不意其因此而見棄也追維今条夫始與士恥寧知今日之見棄耶彼桑之既落其葉皆黄謝而賢與始值爾之餘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縣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後也 昔者白我以賄運而但爾也值爾家之空忍而三歲食食精練之妻固備皆

昔厚而今海背東前約而二其行耳夫為士各間貴平一德以相與也何乃一能女也等約無以干舊情愛不變其初未常有所爽也但士也始合而終難 水之湯為寫漸車之性家以歸下堂之後來無入廟之期矣然此豈我之過艱難之苦矣乃今棄我則何之以車涉水而迎者今以之洪水而去復渡洪 反覆其情而莫如其所止極始而色盛則取之終而色衰期棄於二三所德

王于如此能無員不爽之女手 析講此章首二分喻已之色表下 我始終之因而深致怨于夫也喻色表處

> 不肯以車來也唯家以惟障車之夢如案以為容親婦人之市有之軍五惟索莫教致悉亦見與以車邊斯時光景道別者以早知今日即十五號古必歲月非群夫婦三歲即見聚也級後敢老住我您可見洪小二於言今去之歲即人見妻惠三歲食食有甘淡落而無悖充三歲者言其在去家養夢之初即人見妻惠三歲食食有甘淡落而無悖充三歲者言其在去家養夢之 也女稻不葵而士己二共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の馬爾原日以爾不士二共行一直就下以深實之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难色之衰 車本未與而潰車性実已至於昔何等是風光今何等我風景 寒音水清及車之輕突也不真只是哲約無失情愛無乖非就便言也二其 行者始終相背之意二三其德在色衰愛她上其南白謂士也問極二何只

三飛為緣靡室勞矣夙與夜縣靡有朝料殖矣言既逐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

展地州不尽早與起也至失犯〇言我三歲為婦盡心場办不以室家之務 理時其笑味音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故其見乘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答故但自痛悼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葢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聞

のは、これでは、日本のでは 日本のでは、日本 官爾之勢益無有朝日之取者矣其勞如此宜其見他下夫也奈何與爾始也雖心竭办不以室家之務為勢风而必強時像脉旦之慢夜而後寢不辭 既不得于大而又不見恤于兄弟亦将何所歸行機靜言思之良由我之失 少然于梭也就知兄弟不知其為夫之逃但至然而笑器無俸惟之心焉主 有以致之亦

無野谷將維終孫有條假之極於一部見樂之養而深致其條也三歲為緣是不可住其貧也正上章三歲余食縣事唯有報言無有一相言往其家後三年內位其貧也正上章三歲余食縣事唯有報言無有一相言往其家後三年內位其貧也正上章三歲余食縣事唯有報言無有一相言往其家後三年內位其貧也正上章三歲余食縣事唯有報言無有一相言,此事上四句故為蘇之於下記見樂之養而深致其條也三歲為緣是無野谷將維敵孫有條假之極於

企展不爾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來方不勝其條根之情雖良心之漸與竟 特如此非爾之所使手然因由爾之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故也彼其雖廣 特如此非爾之所使手然因由爾之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故也彼其雖廣 斯及爾以偕老矣夫何不念三歲之食餘以色衰之故而至于老而見乘怨 斯及爾以偕老矣夫何不念三歲之食餘以色衰之故而至于老而見乘怨 期及爾以偕老矣夫何不念三歲之食餘以色衰之故而至于老而見乘怨 期及爾以偕老矣夫何不念三歲之食餘以色衰之故而至于老而見乘怨 即為定矣將可頼以終身矣執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重于老而見乘怨 即為定矣將可頼以終身矣執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重于老而見乘怨 即為定矣將可頼以終身矣執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重于老而見乘怨 即為定矣將可頼以終身矣執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重于老而見乘怨 即為定矣將可頼以終身矣執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重于老而見乘怨 以付哉亦已而已矣傳討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値宋桓姫之 勝和其小君之賦賦竹至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遊其國而不見谷思言能以避者也

全直通詩四章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情當門這英致之何為主首二章是欲 該出只以俸部再生

智麗節竹竿以釣干供豈不丽思遠蓋致之

不有動于懷者乎彼你衛物也洪衛木也持種舊之竹竿而釣于洪水之上,分為女子不能自主一旦遠鄉並故國之山川竟延近而來別此時此際軍分原於女旅于諸侯思歸草而不得故作此詩若謂遠遠異國告人所怨况 照也想發長而我也你你依其你地也 節如流下部像馬歸軍而不可得 故作此語言思以行竿的于洪水而遠不可至也

新紀正解 《卷五》 = 朱柳宝

風景媒人我豈不爾之思哉事道里遼湖山川問阻雖欲且暮致之不能也

析講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註至往長而發發衰小之也謂竹竿具地相思徒增彻但耳 非真以其遠也但不可明就出義学作文只以遠字發揮可耳爾指竹竿洪木純遠至衛之遊遠莫致不可至意亦是托言特以義不可在 長而根大其末衛衛而衰小竹竿釣洪非有是事不過托言如此耳爾思之

泉源在左洪水在右軸頭女子有行遠數父母兄弟對為 國也泉原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其故日在左洪在衛之西南

合泰然由遠而憶之衛地不宛然在目耶我于是因洪水而思泉源矣彼百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日在在〇思二水之在都而戶喚其不如也 泉發源西北東南入其則在衛之左秦洪水自西南東流與泉水合則在衛 之右矣涤洞不改而襟都常存 如此此其中有我父母兄弟為奈何女子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二水常在衛下獎其不得歸衛也泉源本發于衛之也其水之映帶湘川泉路之及抱共城也吾其能以為情故其外之時,我也已遠其父母兄恭雖欲後蘇之在務兩之在而不可得自不幸

他那相親無月也父母兄弟串香重父母邊謂不得以親其親則二水之不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好看須把水來形容見故因風景依然不改而羁跡 北而日在左春共委也洪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日在右春共源也在左往

洪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堪射佩玉之雖於可 上章言二水在都而自慢其不得災流遊戲下其間也 中地落鮮白色笑而見或其色茫然循所引架米肯笑也惟行存度也公不

一左皆有可染都之其主動都亦女魔人李件操声共游斯地音笑品作為合恭我于是又因泉源而轉思洪水矣洪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一右

詩經正解 一次卷五日日 聚聯然我為衛之女子殿乃不得巧笑之**盛而舒氣于其間不得**珮玉之

得以樂其樂也乃笑二句是懸想洪上游女風景故下即羅然作自己出游上章異上言其長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在皆有可樂而凡衛之人皆称講此章上二句思二水之在衛下恨已之不得樂于其間也洪水二句與而照福于其上事與心遠能無威概係之也即 可得意發之 之想喜極則巧笑差然而齒見行徐則珮玉惟然而有度然亦是托詞重不

洪小巡巡暗檜楫松舟傷言出遊以寫我憂

合泰而于終不能為夫洪水·也被洪水之然終洪波巨凌力可勝和凡溯河明也悠悠流就像水谷似柏格所以行用也〇與泉水之本章印度 于中央者拿極極掉松作不安流而容與不知其幾矣我安得出游于彼迎 方之胆縦 第之杭去來·姆水之間徒係漁人之触巧矣以玉寫我憂

如親属其事者有説加安再二字便失詩和必断然說定不歸機見其絕意語氣宜食の巧笑寫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必断然說定不歸機見其絕意語氣宜食の巧笑寫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言二句是絕意之詞非異望之詞差松註與泉水卒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 洪水中有此耳非衛物也為言二句緊頂上二章來見出游別父母兄弟可 真致者而付之二水平都亦托之遐想而已矣 親巧英佩玉之樂可愁故日寫慶出游即承上舟楫一直說下諸說多以寫 析講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給特於所不過言

意在言外

一子不孫那人刺之賦花蘭

八卷五目

害

į

到之地今所兄者惟依侵之態度竟亦何益雖日刺之詩須御然假恤方得衷此與意也人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似先哲之格言以幾遠全直通詩二章一意總是刺童子之戰等當重佩騰佩號上本不勝末服不嚴不及上於前前惠公也騎而無避大夫刺之 許小温度之方

與也克蘭草一名羅摩夏生師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鄉维也以象骨為之充時關之支董子佩麟時難則佩鄉能不我知容今遂今垂帶悸其季今 宏木頂質而外徒節稅於學此士智之所崇也吾不能不有舒干童子馬彼合泰此刺童子之職等而作也者靜服必貴于相稱分不容以戰等故內無容遂舒緩放肆之務係帶下垂之意 所以解結成人之城非童子之命也知循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

而今乃有枝則不能載矣况童子

觸殆何為

克關之奏道子佩軟雖則城難能不我平容分逐分垂帶俸分 其視所與稱即否取亦默飾的而已实能無為議者蓋平 才等成人像之循可就也今夜難則偶勝而遵明有限識見未亮能不干我子子照者成人之似非為量子故也借而個之非其宜矣然使年到重了五子夫照者成人之似非為量子故也借而個之非其宜矣然使年到重了五

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華為之用以驅香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即長也具也群決也以象骨為之者右手大指所以釣弦閱禮鄭氏即音也即大射

童子而才並成人佩之循可解也今彼雖則佩裝而謀為淺近技藝里依能又何居子之尊合人之似非為童子設也替而似之失其當矣然使年雖合衆彼芜蘭弱草也而今乃有裝則不能將於况童子幼質也而今乃復體 ELF 17 R. 日日日 次本の地の野の自放大帯悸然而下垂曾不知不丁我而加長為但見其谷の地の野の自放大帯悸然而下垂曾不知 **三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新经正解 不多至国国 為非也其創所佩稱耶否耶亦後競美而已矣能無遺識者請光作童子 可以自省矣

足上文與倚重較兮一例亦有惜他不自知其無能意〇劉向說苑云能治容與故爲舒緩也遂是直遂故爲放肆也有居之不疑肆無忌憚意末句即 射而言末二句言致飾于外正見其無得于中而才能之不稱所佩也容是

經80-178

是所謂風也以朱極三以赤石之皮為之故言朱松極南於衛門指指利 亦徒為而已則為意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服益有仍然憫之之意 **烦决配者方似態能引御者 似葉以成人之師而重于借之胜其外犯可敬**

惠公之戰態也 光图 直至一句口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〇序所云刺惠公是上與 君競能也非所以訴意問刺當特之嬖臣侍龍而肆者干義或庶幾耳〇 說修字重選是無智而以為有智無甲而以為有甲益亦做之貌宛然

同經正解 一〇名五日日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傳宋桓姬歸于衞思襄公賦河廣 河廣童

三到而平日此詩不為歸不你知然歸得不能歸難却能歸易然有深深。此詩義不可歸不可歸并思于開位等俱不宜露只如本文渾含珠葉為得義不可往之意養不可往夫人終末明言只自說詩者言之可也の上玉云全山此詩二章一意總是極言過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往者才為地也隱然有 府池兹不可以私反也 唐荆川日交乃祖之道**德**嗣若承交之重是與祖為一 體也好出則與祖父

誰間河廣一事情抗之誰間宋遠跂前子望方及之 **生変少而山地や御野公即位かん思う一部教やの仏野師和私名の主なは世界東京之局抗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つ自義之女為れ極公共ん**

公即位則衛已戶河北渡河南不須日能渭河廣英〇曹氏日閉二

而見矣宋果遠平哉非廣與遠不阻于地而情不能感我且奈之何矣 居河南人見我之不渡河或 軽河之廣也然誰謂河廚平但以一 華加之則 子既君宋矣我其能以忘情也哉彼河者宋衙所分之界也今我居河北了 合恭宣奏之女為宋祖公夫人生妻公而出歸于你妻公即位夫人思之而合恭宣奏之女為宋祖公夫人生妻公而出歸于你妻公即位夫人思之而 則可以渡矣誰謂不固道平但一 人見我之不適未或矣宋之遠也然誰謂宋遠水但一段足而縣則可以於 至也乃勢で西面る彩色の 可以抗而疾矣河果處平該宋者至丁所范之邦也今我在平衛子在平永 一致足面堅則可以見完即和知遠而不可

神為他伊中の他でのいわいな作此は言誰謂河廣子但以一差かれ

武也小船日日不容水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誰謂河廣豐不容水誰謂宋遠野不崇朝

詩經正解 米老五月月 室以目力量之高知其近也不崇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劉向說苑也一就客字與如不容例看明言其小何必强以不用解之覺更有味跂干容不皆無此要蓋極言以形容其近小环容刀容字作用字解言不消用刀容不能無此要蓋極言以形容其近小环容刃容字作用字解言不消用刀 宗如此其不遠也面終不可往者何此合應不惡妻院悲凉一華可渡不能析講誰謂二字最可來一沓下四語閱徹意雖然英若日河如此其不廣也 其如此宋何我觀于此詩而宋桓夫人誠可謂知禮而畏義者乎、河者宋非遠而若有遠于宋者此吾所不能自解者也吾其如此河何哉吾。近年曾不窮一朝之乃至之而有餘矣宋遠世如是平何非廣而若有廣于 則不可往矣夷公思母而托言于為恐信父之志也此許當作于此縣益要 今本誰謂河属予督不客一刀之小後之而即濟矣河廣固如是平誰謂宋 重襄公為太子請干桓公立日英公問何於對日臣之舅在衛爱臣若於立

而無似矣然則母可以返因乎日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于之使則未乎水重之養盡其老養于慈母則內亦不失乎爱親之位正于恩義兩全時經正祥。人養五國風 益取河為衛〇按序止言宋襄公母節于衞思而不止而註述言襄公即位決河衞已居河東英至條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則自衞至宋不必渡河 題宋必渡河衛自閉公二年秋入衛戴公始從河南言一葉杭之川是作 永遷之前耳時宋恒尚在襄公方為世不言即位非也可氏之言亦未是 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就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惟楊在河南自 原統新世門之内不可以表勝恩裏公能盡其被敬于宗原則外既不失府総而母之于予初無絶道也為襄公者當者之何日宗廟之中不可以而是義如此和則以先王之化衛有存焉故也〇豊城朱氏日母出国與方在者可入五五十三十十二十二十二 告不可以私往也疾时間安之使交錯于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 奉平親母則下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〇六人謂共養 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看之政教活解風俗傷即然而玄子乃有知禮 奉沒則盡其清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美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為皆止 千乘之即而不得養其好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和州若之仰生則致其 河廣二章章四句の克氏日夫人之不住義也天下沒有無母之人物有

在三叔以殷畔遂伐衞郡人從軍基案念之賦伯今 門章方道在巴思念之情皆承首意歷歷說下有一飯深一節意二章髮也王直通詩四章以恐仰二字為上首章是农其從役之事還未就出情來二三 **厅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及爲** 莊芳許穆夫人宋祖夫人泉水之女竹竿之女

順也作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数武狼無才過人也受長丈二而無DO婦人伯兮揭背今那之樂兮伯也執受殊為甚王前驅

朝歌之衆豈無益世絕偷足稱時出之彦者以我伯而處此邦英風武界才 以为久他如他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七十七美如是今大就是而為王前驅

1

詩経正解一門卷五日本 章也而言外則有悔教夫婦克封候感」。他而言外則有悔教夫婦克封候感即棲頭少婦鳴筝坐通見飛麈入建筑前縣在車之右非水本〇此詩語意即棲頭少婦鳴筝坐通見飛麈入建筑,張作以衛王答出則夾王車則上二旬所謂武與才多是就膂力上說孔 伯意非詩伯意也近是多失詩情〇詩初所云征後指用兵而言前驅即選一語非大義也前驅亦婦人想見其當如此上王云末二句玩註方字是思前聽是借共用之不得其所也殊失詩首不可依呂記為王前驅時詩中之前聽是借共用之不得其所也殊失詩首不可依呂記為王前驅時詩中之 **鈴鏡進之部為王者以侯國之衙則王因之役也按周顧經國之勇士能用** 胡字來葢果敢剛毅一因未能或之先也伯也二句只問問敘其所事註今

亂矣未及疾也三百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于使我心療則憂思之苦亦已

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冰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了賦也遂草名其若如柳葉聚而承如飢髮也齊所以澤髮者冰滌首去垢也

詩日欲在降鏡順正思之切而無聊處又詩云承恩不在狼教妾若為黎雅條則實致不列也未停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亦誰適為容之存C 唐人園怨二句先點伯氏行後展下為容方與下誰適句相應秦嘉與夫書云未奉光中者子故為容者為君子容也君子干役又誰主乎誰適何要重發須在」皆為客之落蓋女為悅已者容原非以治容取媚特以達首垢面非所以水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已之不為客下推其所以不為容之故也是時周段東不在我問無所主矣雖有膏冰光彩為誰悅也即飛逐亦不服恤久。不在我問無所主矣雖有膏冰光彩為誰悅也即飛逐亦不服恤久。送至于廣容哉盡伯者我之所玉伯在則海施膏沐倍於光華之相得今伯 是的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首如飛迷只懶去修客之意首外作用物看 合参然伯爲知已者死予誰為说已者容也月伯之東行非一日矣我首則正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八十五年十二日矣此傳日女為悅已容 如飛蓬之亂益久矣媚容之不修必是豈無苦可以潤髮無沫可以滌言而

有怨意此云誰號為容鏡而切矣 其雨其雨果果店老出日鄉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具者冀其將然之餘〇葉其將雨而果然日此以比至其君子之歸而

堪而至此首疾 講此章上二句喻其餘之不果下安于憂思之疾也人惟憂思之苦至不 固所甘心也首疾是已 ·然事玩廿字可見願言願字即扑

香思至于不欲解非身實之就能知之○首·寒則甚于強遠矣。心之意合下章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飲至于願言心養乃若不数寶

馬特得該指草言樹之皆時随言思信使我心亦治林 と何也能不重吾思哉吁婦人可謂有專一之志矣。 との此語の一般言思伯雖至得心夢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處耶彼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夢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處耶彼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夢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處耶彼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夢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處耶彼及也忘所是則忘所天矣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于該草寧無求以忘人之憂者也為得護真樹之北堂来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我所以忘人之憂者也為得護真樹之北堂来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我所以忘人之憂者也為得護真樹之北堂来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我所 合衆然使吾之後也而有以解之則得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議草合鞅可信即のようである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なるで、時也彼議草合鞅可伯雖至于心疾而不辭稱心寐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愛子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室不求此事而但願言思 賦也認忘也課草合歌食之令人忘還也其北堂也粉別也〇言影得忘恩

不須得奧尔采片心事作未然看故本文日使我註日至于心痨而不醉心之詞非真欲求襲草以忘憂髮亦非該草之所能忘也先下爲得二字轉到

海叉 深于首疾及 0 つこし c o u 文王之造成役問公之勞騙力皆放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問之故其 伯今四至五四句。 ○法者水日小序伯兮利時春非洲鄭不當伐也但禮天子討而不伐方君!即恤之情即世之部即鈴地容敦怨思之神以為人情不此形此也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劳及傷懷也不啻在也是以治世之論即言地 民化而忘处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 也派人之子家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早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日 連師不能舉此義而天子親伐焉皆非 范氏日后而相雅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 禮矣况又過時而不反乎憂

で製え心用之不得其道則證時之久而人怨矣が途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玄詩人乃美之恭益用之得其遂師多矣未有出師這者獨于雅公八年書之以見證時不返也然で割え心用之不得其道則證時之久而人怨矣

「直通詩三章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來下二句言已之有所爱也此是托言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於托佩音之不微顯言其飲商人於托無衣以憂之 之此言孤即言鰥夫不可川鰥去字由〇須知總是托言盡不欲敬言其人

狐級殺在彼武梁心之享及之子無実 不卷五州州

即即民散西中即即伊罗神思即为而你鄉之故抢事有私将作而坐其無比也個者妖相之聯接接獨行來配之熟石絕水曰來在梁則可以裝送〇

然獨行求匹在彼洪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衣御之患而可以蒙矣我各有親喪其親則思所以求其調香情也吾于茲不能無威爲彼有紙後幾合兼國亂民散丧其配親有寒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爲狐之味若調物 也日之所撃人有威于其心深憂之子之可以震而新于無裳也安得為之也日之所撃人有威于其心深憂之子之可以震而新于無裳也安得為之也日之所撃人有威于其心。 建装也手

有狐綏綏在彼淇風心之發矣之子無带,十一年

合非彼有狐殺發在彼洪水之為矣大在寫明可以帶矣我也深要之子之田也既深水可涉處也帮所以鄉東衣也在照則可以带矣

有狐綏綠在彼其側心之愛矣之于無服門情 正也清平水則可以服食

之求匹也非憂之子之無裳也愛之子之無配也即其言而求其意不可思之亦匹也。亦不知服也多得有以服之也承是非語派之亦匹也語解大之可以服而有子無服也多得有以服之也承是非語派之亦匹也語解大合衆彼有狐緩緩然在彼洪水之關矣夫但側側可以服矣我也深愛之子

衣者側是既渡水灰故可以服之子自無袋何與伊事與子鐘袋意在言外深水處非既属也而曰可以帶者養渡水不裸骸必看裏衣此謂帶養東此 也濟未及梁未可以裳既及梁兵則可以裳矣水自常以上日屬必脫其帶 お講派性淫义多疑無緩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故以喻鰥夫之無匹析講派性淫义多疑無緩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故以喻鰥夫之無匹 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東帶矣然所謂既原則似己濟水玩註在蘇則正在

可從正解 水卷五国 **桑共無裳無帶無服則欲嫁之意可知** 有孤二章章四句〇王非熊日間要真處黃雋有誉文君新寡聞琴而 有孤之婦進之簡嬰則有愧視卓氏女亦遠矣

便朋友相啲賦木瓜

設下正意宜在言外見之一。然下正意宜在言外見之。本有通詩三章一意須以報字為主總是屢喻贈答之厚惟欲八其情意一条照點篇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了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清齊桓公教而封之遺之車点

ĩ٠,

投我以木瓜州成報之以到强者匪報也末以為好好也 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試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以 比也不瓜林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香琚珮玉名〇言人有贈表

男 美朝烈承武 全関 朱家伶文列 全校

誠日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西是也周公又替成風今洛陽是也兩京養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遺意峽〇到景

玉袋之聽山下孔見日啟两周地名史記云號山國語言於戲則是聽山

按周本紀自武王至附上儿十二玉叉云申侯與繒西夷大戎共攻幽

一下有地名殿潘岳西征赋述幽王云軍敗戲水之上身灰騷山之北

京天下也公子、鎮京定即則像上游以制六合其應天下也遠漢序並建済及下之至中鎮京天下之至改千、洛邑定門則宅中土以蒞四海其日鎮京前之宗馬以其為天下於宗也洛邑湖之成即以周道成于此也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日冀州知河北之地衞冀南境也 ○東齊陳氏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日冀州知河北之地衞冀南境也 ○東齊陳氏

詩經正解 · 老六国和 遷則其聲天下之正好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者乃東土之音耳而非天益泰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問室本序于諸侯之上所以尊周盜而使天下知行王也而乃復于詩而降之平 た則等王丁列的非春秋尊王意矣○程子目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大夫行役而作餘皆民間詩也是以亦列于原若日素雜變為國風而雅下之正音也故日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據降之哉○王風十篇素雜為下之正音也故日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據降之哉○王風十篇素雜為 以王所以尊即亦以愧即也〇五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葢在恣植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王既降為列國而復係之 云則之謂之風永言作為雅頌則之而作風非謂根得其詩乃貶之也の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齊雖尊銷以改後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矣。言與請俟無異者以其政敎機行于畿內與諸侯相似也詩者緣政而不得不係之以風也の平王特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循尊不得不係之以風也の平王特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循尊 故夫子降平王之詩為國風傷之也味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 修包熙青茅不入天子摊虚器于上號令不及于天下則亦與列國等工 或日平王之國不雅而風貶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玉朝親會同不 半王之特黍離以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以 朝廷無制作公鄉無蘇納其間所載諸都體製整節與列因之風無異故趣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近于此做其流而返其鄉故皆謂之雅恭離以後 化不足以彼群后也夫王者無風也今日王風豈聖人意哉雅之所以。 雅者無是朝廷征伐禮樂命德討罪之樂君君臣臣親親賢好之事雖其 日野史而修春秋列季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國所以明北不能復改政 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于是孔子就太師正雅頌 都成局超王义居王城 0 范海序春秋日由王以秦彦見陽平王以後弱 成亦水名非山也〇括地志云平王以下十二玉竹都王姚至敬王乃遷 然後春秋作

程正解 人名木图点 王之世所謂風圖詩差也何以平莊之世獨無土風之作乎平莊之去成玉桓王麻莊王他立今所載皆三王詩〇文王之世所謂風二南是也成三恭閔之宜矣〇按本紀平王宜日崩太子池父早來其子珠立是為桓 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心也今也 手工ご辞紙下 別と語った。

之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為國風則是天王下列于諸侯兵然春秋又武書之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為國風則是天王下列于諸侯兵然春秋又武書 東京都等天王者基春秋所以存于王道也以是知春秋市。 東京都總名河南成王之子。 近日成局乃東部總名河南成王之子。 遠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成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門 遠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成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遠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成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遠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成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東京都地域別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蒜糧正解

序泰雜問宗周也傳王世子宜白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您之賦黍雜傳王世子宜白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您之賦黍雜

後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協務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一宗母字亦不及一宗麻客室字以彩彼字暗指而已此是成假最深處同先後而異感也多分初見次見三見之認つ詩問宗尉然詳玩本文不及一宗母等三章一意無淺深是屢賦所見以與問別之意因致所數以各個周全直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是屢賦所見以與問別之意因致所數以各個周

賦而與也為教各首似底而丈 除熱里色質圖基雖雖垂狼稷亦教也一名水悠悠若天时我此何人哉

之人吾或治不能無威夫追昔鎬京之地宗廟為百碎之親應官室為四方發榜住不忍去故賦其所見若部天下至可問者覆回之極深可怨者古國各樣住不忍去故賦其所見若部天下至可問者覆回之極深可怨者古國合衆周既東遷大夫行後至于宗局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憫周室之頗 自靡靡而不進矣情懷像切中心自搖搖而不定矣人之知我者但日彼之 地一變為宗稷之傷紅宗發逆之區一轉為阡陌之所而我瞻望路路行邁 と表極夫何彼柔之離離其質彼稷之脈脈其前乃生于此耶百僚朝列之之表極夫何彼柔之離離其質彼稷之脈脈其前乃生于此耶百僚朝列之 所為非故為是悲也其心有所受乎不知我各則日彼之所行非故為是狀

并謂知我者終婦于不知也正見我如此指稱心緒或有隱漏而何人能言言のですののですののですのである。のののでののです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で、何求矣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解便是嘆人莫識已愈非必惟到所以憂處而不去故謂我何求盡怪之也只有知我希始謂我心憂彼不知我春且謂我

尿柳堂

四

《卷六周四

作ののでは、これの 大章日政政川道朝為茂事若預料有泰郡之日○喬君平二世其子封朝 鮮之後朝周過故股墟官室盡為未來乃作麥秀之詩與此意即口曹無奇 便有 **微呼天意悠悠若天即屈原傳所別窮伍未害不** 呼天意非云照臨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風而與也為秀也稱種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趣

蘇而不前中心如於而沉消矣前時知我者不過問我有憂云耳其不知我 而致是我不能不動否之惟矣 者反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傷悲終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果何 台黎此何地也彼委之雜雜彼役之独矣况我獨于外而感于中則行遊靡

問我何求悠悠養天此何人哉 彼茶離縣彼稷之常行遊靡靡中心如ら持って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一風而與也是愛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殺之罪如心之噎故以起與 靡而不進中心如空而不通矣前時知我咨問我 心憂不知我者問我何求 台系此何地也彼承之離解彼殺之實矣况我激于目而感子心則行邁靡

粉故以應稷之實器虚則通差財塞而監也典之各有取義如此〇銭重五析滿此二章與首章同意如林則各然落的故以應徳之垂如監則氣墨填 由王之詩曰赫赫宗尉襄如滅之則詩人之怨有所動矣 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投之前矣又見投之想矣又見程之 變馬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則 **委雜三章章十句○元城到氏日常人之情于憂樂之事初過之則其心**

詩程正解 《卷六百世 重有感也失う豐城朱氏日周之王秦公到布之于邪太王創造之于城日自保其因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與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而平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都惟之詩和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側于中否之詩和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側于中否 東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看之家和鄭之攝寒既皆王室之動舊齊藉太宜請于平王泣血書暗號令諸侯整師賴松光復舊敬諸侯見王之有志可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忽之豈容付之于無可奈何而已謂 及王光大之子良武王成就之于绮皆在西都八百里心內其土地則先 遷落置豐窮于度外葢秋風禾黍之感不接于即日遠日后也千載而下,堯疾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〇周旣東 無故舉八百里舊都乘之而卒安丁東平王亦可謂不忍矣行役之大夫 盡為香雜問者皆流涕犯心抵据而不忍去无悠悠而不我知能爲問用 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各當以成守之而不去今乃 頭黍離之章徒令人唏嗽太息而ら 〇至山湖氏日文武成康之宗廟而

※一限苟延歳月尚春之和謀敗岳之恢復聽入陵之禾黍憑胡馬之雖後徒増雅亡之一悲也恭執安得而不作哉○宋高宗南海以杭作本倫志大夫無青難之恭倫安凌樂發于刘侯政教察墜于天下是亦黍離之。 情王之罪是亦群臣之罪也隨周歡之不既有由然與○平王無自强之而王自棄之為之臣者又震無一人以為京湖其倫安忍聽願喧麥廉置王中與之志則侯國之平於即善之甲兵也侯國之所將即吾之財敗他王中與之志則侯國之平於即善之甲兵也侯國之所將即吾之財敗他 職局平宋南如同一般

君子于役章

後及雞栖三句不變似是寬開語正是寫情獨至處 門面簡物非感物而與思也〇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唯兩國君子于 學門感的而致其深切于思二章一意但下章思之加切耶各中三句是因 全直通詩二章以思字作志首章言久後因成物而雙其難已于思下章言久序君子于後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懷戌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大の役形如其空家思而時之日君子于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齡盤稽而被日城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人之子子役如之何勿思川前先長

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縣使我如何而不思也故至故雞則棲于斯矣日則々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進出入尚有日暮之 今君子于役矣然且蘇于废整怨共麻下日此予務於其返還之期而新處第生能之恨人誰堪之所幸往有定向歸有定期猶得指日以待稱自寛耶合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慰之者郡丈夫生而以身為屬是顧問故

> 之期而君子于後乃不知其期而曷至也别時何易見時何難在間人之感也而日夕則群然下來矣難之稜城吾知其棲之期牛羊之下來自知其來養無有不發而歸守時而動者難也而或皇期而棲止矣且出于山者牛手 於いいののの たのでは、1000 たのでは、1000 たのでは、1000 たのでは、1000 たのでは、1000 大のでは、1000 大

概深矣雖欲勿思如之何而勿思也哉 也つ

雞樓三句不過與起末二句非以牛羊之歸引君子之不歸也日之々矣猶

羊下來交替中一の關上下の也如之何的應首三句云期焉不知其期出居人云丹明花落又黄昏有無限威慨天雞楼于琳則日之久日已久則牛蹄經正解 | 《朱六祖》 早縣常先于牛也以外,在則思有所向也令皆不知如之何勿思〇埤雅云羊性畏露晚出,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令皆不知如之何勿思〇埤雅云羊性畏露晚出,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令皆不知如之何勿思〇坤雅云羊以其,其其是其則且也 為不知所私使我如之何不思故處源輔比日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

展也信命集代括至苟且也〇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君子于役者無飢渴所臣对反 君子于役者無飢渴所臣对反

合泰旦昔于後之始数子亦常常我田近鄉口馬鄉遊則川蘇鄉中不意月何時可以來會也亦無後其死于飢湯而已矣此憂之常而思之切也 也彼待陽而寫者雖也宜見,多也了一人一人。 彼待陽而鳴者雞也而成野禁而飲發矣且升于阜者斗羊也而月夕則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群然下括矣是則畜産之数尚知出入之废而君子于後乃不日不月而來

大夫之妻賊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平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鄉大夫奔走聘即無有寧歲慈勞之典察免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鄉大夫奔走聘即無有寧歲慈勞之與務民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長〇酉周之他大夫非無所行為序情關勞之何豈有無期度乎盡今君子子後至于不知其與仁恕之為序情關勞之何豈有無期度乎盡今君子子後至于不知其與仁恕之

君子鳴陽章

傳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字君子陽陽憫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蘇仕全身遠害而已 中之時過詩二章總是美其自得而舉集以為樂也須以集字為主上下章一意 是朱子想保意婦人口中只閒閒敘過並不须說說即精典の兩章將樂字是朱子想保意婦人口中只閒閒敘過並不须說說即精典の兩章將樂字是朱子想保意婦人口中只閒閒敘過並不须說說即精典の兩章將樂字是朱子想保意婦人口中只閒閒敘過並不須說說即精典の兩章將樂字是朱子想保意婦人口中只閒閒敘過並不須說說即精典の兩章將樂字是朱子想保意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の憂見君子自称。 字君子陽陽憫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蘇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請右招我由房其樂論只由且音点

又談其意而深嘆美之智可謂賢免豈非先王之澤為或曰序說亦通更宜文談其意而深嘆美之智可謂賢免豈非先王之澤為或曰序說亦通更宜生十三黃或十九舊草十六簽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內且語助鮮〇此謝養生十三黃或十九舊草十六簽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內且語助鮮〇此謝養與也問陽得志之稅務差竿管中金葉也葢差竿皆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

從者此其別大為何如哉者我君子則不然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世途太寒之郎在問舒即之學而不知が流之横樂點妻擊之聖而不知欲敬之何合衆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若部夫人久秦馳于能過之後旋因領于食

吉甫在錦不過千里勞之日我行求久语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亦妻萋勞還季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復幾何聯勞之日我心傷悲君子千役二章章人句〇叠山謝氏日雨雲霏霏遣成役而預言歸期也

人之怨語何也不如是無以體群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怒發而

德巴與孙氣而汗淨自念其緣為何如哉 帮好之意也斯特也事知昔日之劳丁亦走真知今日之時于人事也去以 成之能毫不入于胸中而人生得丧之常直可付之外物弟見其陽陽然安 舒而自若與于是在則執夫實為您然即平之輕也有則招我由房為包不

君子陶怡左執翻時右招我由於時其襲只且

風也陷陷和樂之貌部舞者所持羽花之尚敖舞位也

詩經正解一人卷六日日 析辯四何各一氣說下不必斷陽陽陽即亦無大異皆主貌言陽陽者志意

Ċ

謝由房山菸殊亦無謂 奏無位記所謂級兆是也其認紀佳若從朱懿則閣開之中無端而執養執 秦有非一日縣得春〇美常愚日房小农也由房人奏房中之樂于小农也 相樂亦不必沒有生全之慶恐不見得安食忘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 舞之地即是也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味嘆之與首句相應不在重與空家 氣象房在中室之房人出入處也作樂印在于此舞位非是别設舞位蓋 者和樂而自適也凡人不和樂者其心成日和樂便有心時開松手舞足蹈 之自得也凡夫失志者其氣假口得志便有志得意滿揚眉吐氣之家問期

君子赐赐二章章四句

前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題物之水利平王也不撫其民而这屯成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情也以成申作主上下替是您副亦称是思不可分上為恐下為思也本意全直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與其含愈求而住成下是言其思念空家之 調畿內之民不宜遠成而申又非所當成故以造成怨玉而語意却含蓄不

典也楊悠楊也水緩流之黎獨其之子成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成屯兵以守楊之水不流東薪彼其蹈之子不與我及甲懷財湖哉懷哉曷月子遠錯歸哉 少中即近地地使使やかかいからやらかのあるのでからいの見取っ 也中美姓之国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〇平玉

詩經正解一大卷六日里 他而今顧有不然常被悠視之水可以流薪者而不能流一束之蘇况我今日若郡吾人自謂幸而生幾即室家可相保也即不幸而役邊隱歸期亦可必合家平王以申国近楚教被侵伐故造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忽思作此詩 不二字如小星之四

則滞于新井而音問之莫通在我則羈于照陽而奮飛之不得每一念至懷 以裁內之民奉王命而為戊中之舉而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戍申焉在彼以裁內之民奉王命而為戊中之舉而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戍申焉在彼 故懷哉誠不能以自己也慢望天涯不知成中之後何時而已使予得以旋

析譜此章以楊本経於不流東藝典宣家不與已同成此乃興之無取義者歸而遂軍家之願乎真有叩顧而無從者矣 ◇不宜港内而至下中之不必成場前除之不宜同成又在言外面暗含此為取之不二字相應其要知天下決無婦人同成之理只怨已之不當成者 內之民止供貢獻以衛王室豈有調道之理此與新父瓜牙相類〇**麟士日** 我成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部家在最內面我乃造成不得同行也〇樓 室家同後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外後代詞人所以莫及也〇不與 愈怨室家寇怨王也益申侯以大戎弑平王之交義不共天人人共晓况能 之水不流東新街東郡政衰不能召奏訴 低獨使問人遠皮久 而不得代耳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及南懷故懷美自月子遺歸哉 興也楚木也再即呂也亦美姓書呂那禮託作甫稱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 甫侯是也當時益以申故而并成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于中訴 台下二章始言蘇既言楚又言滿愈輕氣而不能液形弱之極也此解亦被

懷哉始不能以自釋矣不知成南之後何特而已使我得蘇而遂予宣家之 之行彼其之子則不與我成甫矣夫以素所聚散者一旦而人各一方懷哉 合衆且非獨成申也楊之水則不能流東楚矣況我以天子之命而為戊甫仁明ののののの

東面序之先後如此孔氏謂南許近申其蹇不成南許恪係成申即共南許與中地相近故因戊申之故而并戊許者非院戊申而又戍南戊許也想南許與中地相近故因戊申之故而并戊許者非院戊申而又戍南戊許也想南許與中地相近故因戊申之故而并戊許也幾內之民天子之衞也思仇不辨而討賊之際武夫申侯弑君天下之賊也幾內之民天子之衞也思仇不辨而討賊之懷哉治不能以自解矣不知戌許之役何時而已令予得還而遂吾室家之懷哉治不能以自解矣不知戌許之役何時而已令予得還而遂吾室家之懷哉治不能以自解矣不知戌許之役何時而已令予得還而遂吾室家之 與也滿滿柳春秋傳云董澤之滿杜氏云滿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因名楊之水不亦東滿时發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 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郎人及大戎入宗尉弑王申侯辱侯許男鄭子立出四岳俱為菱姓既重章以變交因借前許以言申其蹇不戍前許也按竹 之役彼其之子則不與我及許矣夫以素所相保者今日而嚴違兩地懷共 亦姜地今類昌府許昌縣是也 .

詩經正解 《卷六国》 雄者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于其似。 秋仰其不以此也故〇谷中公曰拐之水刑子討申侯弑由王之罪伐申其職而怨思為則其衰儒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見矣爲呼詩亡而後春 来薇以私存心則如楊之水造成則同而美刺則典也〇安成劉氏日按使南及許平王道兵成之問人怨思而作〇三山李氏日以公存心則如 小弁之詩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毋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 無以保其母家乃劳天子之段遠為諸侯成守故周人之成申者又以非 收之天子鄉述之民供貢與衛王室而已令平王不能行其成今千天下 有故則方伯連師以諸侯之師討名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 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 **誅不赦之驗而平王與其臣為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 揚之水三章章大句〇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私由王則申侯者王法於 有处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雠討賊之師反為

有责為

傅京師飢民流而怨賦中谷中谷有雜章 于所過末章是以此離之故而安于所遇要見婦人之厚而無怨對之訴己全會通詩皆是世亂感傷之詞以此離二字為主首二章是以此離之故而歸序中谷有雜問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饋謹室家相棄爾 言民之您恨者亦一節添一節〇一說三章皆是迷愁怨之詞每末の皆悲修明惟給者亦之絶矣樸其濕則富者亦不免矣言物之曠者一節悉一節以以成早草枯興亂世飢年之氣象憔悴無潤澤也樸其乾食者先來也漿其以成早草枯興亂世飢年之氣象憔悴無潤澤也樸其乾食者先來也漿其 其窮厄之意如何差及矣向亦只是窮困之極而無可奈何之部平無存失

宜日于中則以報與戴者及許理兼有之然其事荒忽可置不符

意此亦有見

經80-190

完 中谷有雅好雷購等其較吳有女低將陳既其獎的矣既其漢另過人之艱难

學表業第尼也〇四年像他至家相事婦人即你也更而自治女恐欺之所 學表業第尼也〇四年像他至家相事婦人即你也更而自治女恐欺之所 與也相继也葉似在方莖白華華生節問即今益母草也獎傑他別也既數

京都上下二章同兄早必高地之牧之自参死故從乾夷武也在心性群和地乗 大者亦喚生于濕者亦喚其早勢所以極矣此立言之有序也此酷相地乗 及者亦喚生于濕者亦喚其見等所以極矣此立言之有序也此酷相地乗 及者亦喚生于濕者亦喚其見等所以極矣此立言之有序也此酷相地乗 及我也不忍于去彼也而彼亦安忍棄于也處 然我因不忍于去彼也而彼亦安忍棄于也處 然我因不忍于去彼也而彼亦安忍棄于也處 然我因不忍于去彼也而彼亦安忍棄于也處

請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影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為不善事雖令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違相棄む葢茲薄之甚者而 深不止于歎矣淑善也古者謂死丧饒懲皆曰不淑葢以吉慶為善事凶漏 深不止于歎矣淑善也古者謂死丧饒懲皆曰不淑葢以吉慶為善事凶漏 深不止于歎矣淑善也古者謂死丧饒懲皆曰不淑葢以吉慶為善事凶漏 深不止于歎矣淑善也古者謂死丧饒懲皆曰不淑茲以吉殷為善事凶漏

合衆向使各雲民雨山澤情共渝和豊不舊有空平而今即早者願早也於一合衆向使各雲民雨山澤情共渝和豊不舊之遇則情難有所不必之所處方在于不善之地而我之所重適當其不善之遇則情難有所不必之所處方在于不善之地而我之所重適當其不善之遇則情難有於不及也以外後於而於以舒慎懲之氣矣悉我之修其故者誠非文之過傷也特以人。

「興也職濕者是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犯何嗟及矣言事已至中谷有莊懷其濕矣有女化雕啜牒。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推又不特修者為然難產于下濕之地者亦憔悴于旱壤之中矣况 中谷有推又不特修者為然難產于下濕之地者亦憔悴于旱壤之中矣况 中谷有推又不特修者為然難產于下濕之地者亦憔悴于旱壤之中矣况 中谷有推又不特修者為然難產于下濕之地者亦憔悴于旱壤之中矣况 中谷有推又不特修者為然難產于下濕之地者亦憔悴于旱壤之中矣况 其將奈之何哉夫此詩固可以見婦人之厚而周之政荒民散亦于此可觀 其將奈之何哉夫此詩固可以見婦人之厚而周之政荒民散亦于此可觀 矣為人上者慎毋使民至是哉

而凶年不免于薩放於伊尹日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因與成歐以故則室家相樂者上之所發也其使之也數其取之也學則天婦日以衰物中谷有推二章章六句〇花氏日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他世紀

知天下之故使其後世常十一之盛時岂有相棄而相怨如此詩者平故萬民有販窮恤貧之與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今則委之以反命于五以周 其後也數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放其生則民不顾其生矣中各有程之民民散而将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つ曹黙然曰古之王都養民之生及 采詩本以觀民風也而序以為問用有由矣 不聊生之甚者也此可以記周治之替矣心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 護詩者於一物失形而知王政之思 一女見乘而知人民之母同之政荒

傳真弘忠于王晋趙鞅殺之周人你之賦有免

全直通詩三章一意無非於後以道其哀易也當以達此句為去夫誅實人主序竟爱問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忽連稱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之大杯刑罰不中則諸侯由以背畔而四國醫然矣君子所以不樂其生也

之認小人倖免忠直受勵安得而不哀傷

有免发爱雉離于縣我生之初尚無為科原我生之後達此百種附及尚寐無

事及我生之後而達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無幾寐而不動以 八忠在受職也為此詩者養循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 狡得敗而維以敢介反離于縣以此小人致都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 比也免性陰狹変後緩意維性耿介離處器細尚循維愛也尚無幾也恥動 〇門室や飲品のお飲わずや和少少の作此的言張維本以取免今免

合愁周室衰微諸侯背叛者了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若謂君子小人之消長死耳或曰與也以免爰與無為以雉離與百罹也下章放此 毋開于世道之盛衰吾觀今日之事大有可瞻者矣彼張羅本以取免今有

析講各章首二似比

九君子 得縁で

而小人獨免下皆

古嘆!

所題而不樂其生のこのこの

此事我于此時欲為巧計難以迎天下之為欲為忠的無以免今日之靜動此事我于此時欲為巧計難以迎天下之為欲為忠的無以免今日之靜動此事我于此時欲為巧計難以逃天下之為欲為忠的無以免今日之靜動奏賞無陟之典不明小人遂長君下道派乃逢時之多難而百羅之茲集如奏賞無陟之典不明小人遂長君下道派乃逢時之多難而百羅之茲集如 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職何以其是此小人所以得志而天下山多事心免委委以牧而得脫而雖以耿介乃及惟于羅然則小人致副而以巧計寺 食巧計者緊緊奏天下尚於平無事也夫何我生之後政致就令之施不及 追昔我生之初雖未睹先王全盛之治但王澤未長典刑循在忠原吞受上 深面死不復見此之獨快也

無地音教叶居笑反 「比也至覆車也可以極免造亦為也學語也」

有免爱发维雅干岛音系对我生之初尚無些我生之後達此百受對人尚報

合教被設學所以於第今有免发爰而惟程千星則殊出意外矣然則嗣幸

免于小人而獨遭于君子何以異是世道之可憂不已甚乎低昔我生之孙詩經正解 人名大目虽 何哉但庶幾一家而水無覺為付理則于不知之為得也天下尚無所造作之變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憂叢集如此則将如之

有兇爱爱雉雖于量話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達此百凶尚寐無聰 · 比也器製也即學也或曰施羅于車上也曆用聰聞也無所與則亦死呼 予世道之變正使人不樂其生可為長太息矣吾不知上之人何為令人至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末無聞焉使天下之緣皆不入吾耳之為愈也嗟天下尚悟然而無所用其憂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凶叢集如此則辨 照干小人而反及干君子何以異是世道之可及不益甚乎湖昔我生之初合來被超量所以待発今有免疫要而雄程于量則殊非所以失然則漏獨

經 80-192

安于無事也峰山云無為還是諸侯不背叛而君子在朝小人在野之意出来東遷以前時不可即就交武成康時逃無為指小人不得龍攻而君子直 ○ 「大豆」」○ 「大豆」」○ 「大豆」○ 「「大豆」○ 「「大豆」 禮六發上就 城盖取 其等介面 **返不失**節 业人 F fi ٨ 殷德全 161 1

詩經正解一个卷六日風 免委三章章七旬つ 按左傅別人将界統公政鄭祭品率師取温之麥林

億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蘭。

四旬皆是失所依而窮之甚意節作典至本為常舊讓與至四句正上二年之時所於以人之失所依也玩註今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留應且終意見免全直通詩是極嘆已之彩無真定依人之意責人意輕當以莫我何為主即物序為贏王族剌平王也周室道養棄其九族焉 **小四**

謂彼為昆而彼亦不以弟親務漢然若付之問問也其勞而失所不亦極中

蘇失所而問他人為已見上同他人為是固宜有少加紀受者奈何我雖

(名者民之父母也民者吾之同胞也君不能予民使民轉

能而堅救于

们.

與也線絲長而不絕之貌岸上目述、世界的的存為此物里象於節經絡絲苔鷸絲在河之孫暗終遠駐兄弟謂他人久謂他人父亦真我說此思 一方而謂他人為已交失謂他人為父因宜有哀其窮而收之者奈何我雖別也夫物則亦有所紀矣況我也當此我亂窮因之株乃終遠我兄弟離散况乎竟至于失所耶彼縣縣之為蘇在河之涼是依河以爲生尚得分其餘以聚族為辛哉值世道襄徽而不免于縣故則去國懷鄉已不勝其感矣而以縣於為等者值世道襄徽而不免于縣故則去國懷鄉已不勝其感矣而以縣,其後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雖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若部人生命無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雖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若部人生 謂彼為父而彼不以子親我飢寒疾苦曾無相位之義而一顧念爲其窮而 失所各作山かゆ印動言縣縣務務則在河之許矣今及終遠見勢而謂他 無托也甚久寧不大失所望哉 人為已癸已雖謂彼為交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AID

巴叶 万羽 合衆彼縣縣務蕭在河之瀬是一物之欲尚遂其生如此况我也終遠兄弟「與也夷上酒下曰游游之為言好也見兄也聞相聞此 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為已母大謂他人為母因宜有少加矜恤者奈何我雖合恭彼縣縣為真在河之欲是一物之欲尚有所依如此况我也終還兄弟一頭也水涯曰淚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毋也存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寒君 調為以而彼亦不以子親我也然不以表為有也其窮而無依不亦甚手

經 80-193

信云親之若無意美我聯親已之窮卧漠然不相間也億可與共患難者惟為直以被為父母也到各乃顧聆之顧有者識有也常記而不忘也莫我有必直以被為父母也到各乃顧聆之顧有者識有也常記而不忘也莫我有以自己,以為於為於此一人非 □のこうつつつ 人之難干古同概 講典以絲綿終遠字相應養綿綿是長而不絕如終達則不得長相聚疾 依つ惟

為高三章章六句○沈仲容日人所愿莫如死而免爰日尚寐無學人所 尊莫如父而此云謂他人父嗣乱之兆一至于此周道不可挽矣

便王好龍大夫娶之賦釆為

彼来葛斯瑟今一日不見如三月今 詩經正解 观象六昌人 下直通許三章一意各首一分是賦米物之事下是道思念之情以不見二字 戦也見得所以なる事を経済を治地の行也の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 為佛葵凝其不見之情有一步深一步意 1 深柳草

未久而似久也

一駅也無荻也白葉並森科生有香

白葉並為科生有香魚祭川獨以報氣故承之曰三利則不止

大東京

之深有如三秋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来蕭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哉行為斯人也采在蕭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沒之為一日而不見則吾思令行為斯人也采在蕭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沒之為一日而不見則吾思令 合発菓可以 ついってのいいいと、現代而相会則托為采養の

彼来交兮一日不見如三藏外以今 風也艾蒿屬乾之可奏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天

人而思之切如珍親馬春可以楊然于心矣いかいいかい 深有如三族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来艾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顧耶吁愛其於新人也采在艾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前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のこのからのからのからの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 辺っ

莳平正解 不老六四 图 第月說則三歲不止三秋亦無嚴也聯翁意或如此矣又曰三歲不止于三秋未即恐只是變文叶韻并劉上玉云若三秋作九 孟仲李三月也歸士云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三秋不止于三月其久之甚也此在情之轉深上洗若以日月論則不止二字有礙蓋三秋即年之久為係故下承三歲日三秋則不止三几日三歲則又不止三秋愈覺 1

一日不納其間客み赴詞以前文為不人亦此意 明不保存故難联选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成之不可知也古語云 時本語の別前漢版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成之不可知也古語云 時本語の別前文都寫該之物等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成之不可知也古語云 時本語の別前文都寫該之物等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成之人本好議 所入時云莫道兩京無違貯春明門外即天涯正此遼づ一說彼謂君也 所入時云莫道兩京無違貯春明門外即天涯正此遼づ一說彼謂君也 一日不納其間客み赴記。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慶雖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令大夫不能信局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能逐其欲往之情亦可謂能齊之以刑者矣 斧鉞註中庶幾二字正是其畏處夫政刑之嚴致令時聞自凛生死隔絕不常發注有一段驚畏之意有聞大車之落而除于刀鋸视飛衣之色而凛子

大車艦艦

電び第衣如葵

双

型

不

面

思

見

子

不

放

<br 賦也天平大夫平機艦車行聲也義衣天子大夫之服及蘆之始生也義衣車機機義以貧衣如葵以了豈不能思長了了五

詩經正解 吹卷六州也 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安此可以觀世變也不敢不敢奔也口即我力为都存能以刑政治其和邑者故淫奔者是而歌之屬衣給而裳處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茲爾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

織以所聞言義衣以所見言一時威震氣焰人不敢玩而視之郎此便有異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大夫車服聲答之盛下言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情也懂:==

古者天子大夫服霆晃以巡行邦斟而决男女之於則是子男人為大夫各古者天子大夫服霆晃以巡行邦斟而决男女之於則是子男人為大夫各

聴男女ク

《賦也呼呼重遲之熱備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大車喧噪時種來如瑞將豈不願思畏干不奔

不特如黃也又如清然其色之亦矣我也望此車而觀此物已有惴惴之心合然然大夫所乘之華不特惟惟也又嘻嘻然其行之重選矣章身之養女 析講此章首二句與上同意堂際以車行之安重舒起言勿依上章作聲看 情而勢有所不敢耳不然何地之可阻哉矣與爾往來有日登不爾思也談但畏彼尊尊者如職者雖欲齊以快吾之矣與爾往來有日登不爾思也談但畏彼尊尊者如職者雖欲齊以快吾之

出奔字日長子不奔其斧之心自在也不敢之詞繳不奔之詞顯如滿謂赤色之鮮明也不可作溫潤解五色皆備特取其一而言毕此意為詩經正解。又非六月。 穀則異金死則同穴構以謂子不信有如數時日

·赋也毅生穴據數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 室但期百歲之後歸于其為與子合藥子同次以畢此念也若此者皆子由合衆然雖法能制我而情則不能隨也故我之生不得與子相奔而居則異 衷之言也使以予言為不信特出于一時之感發而非肺 以彩茶之師也 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無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干不信有如驗 |南之有班見格者為何如散||本可謂賢矣然徒制其情于今猶未忘其情于後是華面而非華心也觀||本可謂賢矣然徒制其情于今猶未忘其情于後是華面而非華心也觀||年上可以鑒予衷也予言豈不信者恭天大夫之政秘能使人畏之如 聯之真情則有如

非謂不信己之言也謂己之言不出于中心則目必要之益以目爲無所以皆死矣又誰為合藥時講好有身死之後刑政不能及資際來屬來屬來服不信耳數比亦自善其言之由東非幸其言之必段也不然淫容者於及學集且析講此章上二句不來歸重下何此正不能心情于後處同次亦自善其數 也〇誌無幾得而己仍是畏意

都大夫之憧見者手

新經正解 一次卷六月系 į

ļ

畫

深柳堂

傳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墓之赋丘中 皇其州勝于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深全直通訴總是疑而望之之訓一章望其來就乎也二章望其就食于已三章全直通訴總是疑而望之之訓一章望其來就乎也二章望其就食于已三章屋上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整彼留子整将指其來施施叶丸 ○一婦人多其所與和都而不來的疑丘中有所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 風也放發各子可食皮可積為布者干監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

被問留我而我之皇終不已也安得子匠騎被之份極絕而來以慰我之心 11、「このでのからから、一方取之地復有班之利而得之者平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取之地復有班之利而得之者平然 各个安得其施施然而來形

> 丘中有麥彼留子園彼留子園将其來食 千不然留于者得矣其如吾心何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則疑彼留之子的我佩玖則至人 、赋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國解被之留來就食于我以釋否之疑乎不然子之留樂來其如吾情何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兵然彼固留矣而我之望之終弗忘也多付了合教彼子國春吾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令前其久而不來意者止中有麥

之之切既無視心之前而觀共疑之之詞又可見當時活奔者之衆矣風俗的我佩玖以遂吾仰望之懷来不然雖謂爾他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此我佩玖以遂吾仰望之懷来不然雖謂爾他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此我佩玖以遂吾仰望之懷我不然雖謂爾他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此我爾而不得來吳然雖留汝矣而我之望子偕甚殷也安得惠然肯來而以留爾而不得來吳然雖留汝矣而我之望子偕甚殷也安得惠然肯來而以問也也不完善,以問也也是我佩玖與其有以贈已也

惟其詞出于發放所指無定處末章註明說之子并指二人當必是實不必不講三章各首二句是發之隱下是望之來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言之之惡一至于此可勝假哉 部子 嗟子 國特變文叶韻也の註內復有二字正是婦人疑情安得二字又 是婦人切念描寫之工老此

教民要桑所致也将其來食即有状稿感情適我易飲食之之意此詩紋教方は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葢指留大夫之字子吃者而麻麥盈疇則其物古は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葢指留大夫之字子吃者而麻麥盈疇則其心極矣應視大車之風則又遠矣豈刑罰有時而窮抑江河之日起也以 別也吳有貞鄉吳王且不可以金璧脇而從之丘中有無顯然言其所私 丘中有麻三章音四句〇按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 而又望人以佩玖之貽何哉易所謂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謂也活嫚經 ·周末之後正 見文武成康除澤永沢善前詩者當以意會矣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慶源輔氏日前詩者可以怨則等 人問無忿無過甚之詞然子請王為則見其怨詩尤為和來此可見別 八之風俗也

王於東都為司徒娶丁申曰武妄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因取二國地謂之新鄭及卒益桓公是鄭之學封也子武公彌突定平 命立段于京詞之京城大叔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武莊世為周卿士 鄭成林在今華州郭縣新郊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城山川詳見僧風 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號於之地乃徙其計而施禁放於新邑是為新 つうつうのでは、対方が外在茶場完成西南客題王義幽王之難友寄帑于號部之間 · 按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灰宜王同母弟也宜王二十二年 地後為的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 鄭一之七 0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宜王以封其弟友為丞

詩經正解 ── 卷六割版 内之諸侯也王受則郭亦受改以郭次王の朱麟侯日朝詩二十一篇明不移于松而能存鄭武之教者平平為韓哀侯所族の程子日鄭養紀二十二君而詩之所戴唯桓武莊文四都顧再傳以後日超于衛人世而文公射失進斗人具身具以入日之大雄鳴之大婦信可六世而文公射失進斗人具身具以入日本司再傳以後日超于衛人世而文公射失進斗人具身具以入日本司 群一語送去小床盡以注聲目之矣 始武莊終定然作國事也共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儒樂釋放 八世而文公新失道清人與刺鄭之危若綠族焉盖鄭之草風自恒起

傳鄭武公養賢而順編衣

序稿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菩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 全員遊詩三章一意無凌深重後稱具服上以宜字好字席字為主題是及覆

> 炒 車桓公○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誌許者不添り德字 車桓公○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誌許者不添り德字 東美武公而推本于桓公裁足世德在人而感後者不能忘也作文不必 Ŀ

祭粟之精整者。舊随鄭相公政公相衛為即即使事於其職局人愛之故一財也鄉果西鄉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母稱改更遊之報舎祭餐也或日鄉衣之宜今敝予之改為今遊子之館所在公還子授予之聚今 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 而又授子以既言好心無已也

敢德大有惠于我人也可是故鄉士之有獨衣分也而有德之不稱吾未見之于人甚矣哉上之人有一德以及民民循末懷而深佩之而况我公変世之于人甚矣哉上之人有一德以及民民循末懷而深佩之而况我公変也合泰鄭祖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若謂德威 其宜也今觀我公之獨衣則甚宜於以華其奶而無不東之訴以適其體而

詩程正解 水米六周里 明正第二次港大車 明正第二次港上車 明正第二次 明正第二 明正第二次 明正第二次 明正第二 明正第二次 明正第二次 明正第二 明正第二次 明正第二 明正第二 明正第二 明正第二 明正第二 幾亦愈天飲食之無從云耳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时在今遍子之館今還子授子之祭今

展此外荷宜 ぬ 子改造悉而情有不盡于改衣者且將適子之館以親之既還而又授子之合然然稱衣不惟宜也而且好焉深有得于文身之言矣使其或敵我當為 餐以食之益惟覺善意之無窮而不嫌 夫禮之爲數矣

繼天之蔣計辦会散子文改作今適子之館今遭子授子之繁今

· 京都表不惟好也而且庸馬深有得了有平之家矣使其或敬我當為子風也薦大也程子は應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見吾中心之如若夫衣吹矣館適矣聚授矣而情終不可盡為吾又如子何故但于服御館穀致吾一念之誠欲用情而不知所為情故謹丁衣食居處教以享之益惟計吾情之無盡而不問事之為煩矣思報德而不知所為觀察以享之益惟計吾情之無盡而不問事之為煩矣思報德而不知所為觀及作之為而情有不馨于更衣本且將適于之館以炎之死還而又授子之改作之為而情有不馨于更衣本且將適于之館以炎之死還而又授子之

新經正解——《卷六·山本 好首の為德爾其服而下始為城也上首二句松連不可分與宜字重不外析講善于其職即是總須是起在獨衣前方山云好意每章句句皆有不可故听周人之于司徒亦可謂好賢之至矣 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樂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遊檢則不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樂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遊檢則不過五角一一一一 食之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非司徒有待于是也死敵字又沒有悉善職意然只虛虛說個德稱其服便了改其衣衣之也適其館親之也授祭

司徒治事處即私勢也允諸侯入為鄉土旨授館于王室還是周人遊館而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稱安退食私朝服網衣以縣其所朝之政也〇館是規線然開大矣〇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元冠朝服緇帶素與是也鄉人與席是借用字人到庸上何等寬舒何等安閣恭服與德相稱則俯仰無美好磨是借用字人到庸上何等寬舒何等安閣恭服與德相稱則俯仰無美好磨是借用字人到庸上何等寬舒何等安閣恭服與德相稱則俯仰無 履其地望極而做之監案也東漢劉龍後為将作人匠若耶父老人貴百段諸曹治事之處所謂館也〇段館接案想為其愛慕照巴之情非必然堂於選也孔氏曰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卿朝悉法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意 能况云道鎮泰之全帛而不足脈其心尚敢接贅平分跡上云敬字環係界以送之亦彷彿此意若後世則見大史若問帝畏官長若伴虎維遠之而不 讲

之事容貌之城而民安之以見其無理也論表之直分故于文成馬公根其不可得必將深觀其意義故其領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事而言其冠以

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此詩作于東都其為武公明矣柄中兼桓公言春見武公之能繼也說詩賢如緇衣〇此詩據左傳必美武公而作蓋桓公之成已在由王被我時 整在祖父則世濟其美在孫子則世濟其四鄭之不振有由然矣つ平王桓武千情自是而後一傳莊公而有稱葛之戰再傳昭公而有公子实之候之德國未有出桓武右者假令鄭人世守弗失則緇衣之美豈獨專于 改衣又欲適館又欲授餐效之而若不能效即效矣孫恭未恭始故口好改衣又欲適館又欲授餐效之而若不能效即效矣孫恭未恭始故口好鄉衣三章章四句の記口好賢如緇衣又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の既欲 其終故局人愛之也〇人及之變久死其都東都之過下定其路當時列直得此意何公人王朝為司徒善于其縣而武公為司徒于東都亦善于

將仲子章 遊正年 八卷八日本 無慙徳周人愛之特以其善于可徒之職耳然其子莊公不肯非惟有克故使之世子其職也春秋貴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婚于遊萬不故使之世子其職也春秋貴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婚于遊萬不 段于鄰之惡而霧為之戰射王中局罪其大無周人遂界號外咬而貓 乃申所出武公娶于申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平王德其立己之功 つ灰

了新伸子 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凍而公弗 他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 跪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

全百通詩三章一意無於深是學言以拒人皆見具有所畏而不敢輕身以縱

系折腰何之軸

つ子暗所

所備五

福論以詩春不可以言

經 80-198

也父母之言亦可畏馴於也 丁井根職義八佰人議論早苦知過是義安侍間注於こ記

有所各面故拒子之折故但外有多言之人在!

斯使多有

攀拢必将鸟

玩其詞の

此為外者之神也生水移樹如柳葉祖而白色理微赤巻里之地域海掛也へ莆田鄭氏日は也生水移樹如柳葉祖而白色理微赤巻里之地域海掛也へ莆田鄭氏日賦也都請也仲予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代初原

仲之王我情愛之深良可懷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敢荡然無之而徇子之 在為使妄有所挫折必将為父母之所證怒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為耳然則

将仲子今無踰我被無折我樹桑豆敢愛之畏我諸兄即反仲可懷也諸兄之 私职

詩經正解

参大田温

Ŧ

1

深柳堂

一風也糖垣也古者樹精下以る

之所責備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為耶然則仲之于我繼維之情良可懷而治 有所情而故拒予之折哉但以我之諸兄在爲使妄有所推拆必將爲諸兄合泰將仲子今無論我之格無折我之樹桑可也太桑乃一物之微我豈敢 九之言亦可畏也敢漫然自然而遇子之意耶

飛仲子兮無論我園無折我樹極計及豈敢愛之長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

合泰將仲子今無喻我之即無折我之科相可也大根乃一物之微我豈敢厭也園者國之落其內可種不也植皮青滑澤村疆勢可為事

風之中亦所罕見也人之系言亦可畏也敢徑行直遂而殺于之欲恥吓此女猶却畏忌如此鄉人之名言亦可畏也敢徑行直遂而殺于之欲恥吓此女猶却畏忌如此鄉人之所皆議我誠畏乎此而下敢焉非然則仲之於我恭戀之私良可懐而 畏也以渐而遠 之植也由斷里而塔面關仲之來也以渐而延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女之之 一句順說此等皆假托之部紀即里域之紀也桑即獨下之桑也位即國內

祭仲有議而公拒之離八子思取朱衣錦尚和乃斷章取義平十四章傳祭中有議而公拒之離八子思取為且不許其職即形容其情狀如此解的解於解於所不必為本人作或當時詩人作詩識刺形容其情狀如此解的解於解於所不必為本人作或當時詩人作詩識刺形容其情狀如此其不與借行而歸其與來中寒裳湊亦皆湿奔該但中間詩語稱一種女具不與情行而歸其與來中寒裳湊亦皆湿奔該但中間詩語稱一種女具不與情行而歸其與來中寒裳湊亦皆湿奔該但中間詩語稱一種女 人作詩便而說到底也係皆宜以此意觀之際大學詩之難也一時後者也是為致難詩人之詞微婉温荣敦原而其意極類如此非若後のここの 指祭他权段失道而公弗制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故詩人反其意者。

权于田草

傅天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赋权于世

序叔于田朝在公也叔處于京総田治兵以出于田國人忧而歸之 人喜民之與已歷治治誇美之意而段輕假深夢意趣亦即于所美處思之之時人自然以公叔還他要知是私常之言不可把段人能好心安會到美字當以林藝达麟而仁好武各私本常居人族鴻服馬上發島段字不可人為人所鴻服馬上發島段字不可人為大田朝在公也叔處于京総田治兵以出于田國人忧而歸之

人也〇段不義而學教師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即則所居之巷者無敗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途也沁信美好也仁愛叔于田門以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 民間男女相悅之辭也

詩經正解一人卷六個風 青在平巷也固巷之所依以為重者也方其有事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合衆段不養而得泰國人愛心故作此詩若謂我叔以介弟之親據京城之

「一下午日 1910年 191 人焉夫一巷之中聚族而處者何限非宠無居人也但不如叔也多材多些

以一心冬雅日徒 松于粉片 放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权適野則是卷無服馬削減豈無服馬不如权也洵美且武

風也遍之也郊外日野服乘也

多才多整信然美矣且帶控有力諧 合祭我权出而適野也所居之恭若 商和中節何武如之是明和中節何武如之是明和服馬詩非項無服馬 定服馬者亦不らいのこのになる。 少和元

如儿

E

審生驚美氏送惡之爱叔段欲立之武公亦許及莊公即价姜氏為之請 松干田三章章五句○左氏鄭武公娶丁申日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 干亦使居之謂之京城大松大权不應將葵鄭公及子封伐京京叛大权

時權正解 及以入于堅按此則所 郭按此門所謂得恭與悅之者乃私無之輩非通內之人愛之 i

大权于由章

原文不養而得衆鄭入婦之賦大叔 中大叔于田剌莊公也叔多才而好與不養而得衆鄭入婦之賦大叔 生態傷木章是非無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以古此為主首章是方很時事言 共和の兼全而恐其有所象次章是正田銀時事言其馬到射郎之善而喜 其無傷木章是非無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以古此為主首章是方很時事言 其無傷木章是非無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以古此為主首章是方很時事言 本際に而在教也 森原に而在教也

· 楊遊恭虎獻丁公所將給权無強於前以戒其傷女首故 中母乘來行士馬嗣隨執轡如稱陷兩縣如無我在蘇前設外火烈具私禮

但音权

達成之使勿為也○到上玉日淨章上四句鑒服只言往田所乗之馬調即 別為非而就為再說俱可以成之亦是為人愛於處然亦誇美中之長屬非 為無和計學真具無傷以見一該傷汝以暴虎來若田事期智俗所尚豈肯 為無和計學真具無傷以見一該傷汝以暴虎來若田事期智俗所尚豈肯 以為非而就為再為於其勇然善御難是林而非勇不能博虎雖是與而非村弗 以為非而就是最未體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待惟冬田乃用火若夫 田也王制云是蟲未體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待惟冬田乃用火若夫 時期上解 本本本書 版本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焚而射也烈磁盛貌具俱也 聽傷尚祖也果空下情歌也公莊公也沒習賦也水亦良也更衝外兩馬口縣如您問將和中你常一都之善也對是些 也國人形之日請叔無智此事恐其或傷汝此益物多种好勢而熟心變之 155

hp. 此下整性方說叔自卸以射勿 11

上助也属行者縣少次服後如馬行也撒走也忠执者語助稱聘馬日話一風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日服賽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衛 合衆在我人固以傷文為或熟知我叔田事之精尤有可美者乎為のなるのである。こ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時間持念校日総程誠日送 特上段是敘事歸重下四句乘乘黄三份言馬以起良御意在數二句起系 于田所乘之四馬皆黃馬不惟齊其是而且齊其色矣而服之在中各則村 力壯健寒為上駕之良雨縣之在外春則稍次服後有如屬行之原以是馬力壯健寒為上駕之良雨縣之在外春則稍次服後有如屬行之原以是馬 叔之出而 ıĿ

而不能控等語 從疾徐惟意所適走括飛弧機發如神愈勿區區訓釋四字亦不必謂能簽

秋·作作水也弓囊也果敢闹声其田事粉即而他谷熟物如此亦喜其無傷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里盛慢遲也發發天也等稀釋解此柳天節和素賦也騙白雜毛曰搗今所謂鳥製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縣在旁叔發罕肝效忌抑釋柳精忌排它蜗弓對效忌, 叔子田乘乘捣船報对兩服齊首兩縣如手叔在麥火烈具是权馬慢對效忌

第程王第一大米六月**日** 火焚以射而火烈以久而其盛冬斯時也田事將畢馬無事于罄控叔馬則火焚以射而火烈以久而其盛冬斯時也田事將畢馬無事于罄控叔馬則而在前外之雨縣馬也則如手而在旁以是馬而駕是車在彼籔澤之中則 乘之馬則四馬皆捣爲不惟尚其残而且尚其交矣中之兩服馬也則於首 合衆叔因能自免于傷夾執知其終事之善又有可喜者叔之出而爭田。 深柳堂

> 見叔段洋洋之意矣不重在喜其無傷土○最氏日川矢則果捌而問常既容得應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紅海路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其無傷可謂愛叔之至註用喜字極得光景。馬建發罕覆矢也ら言其從 用則納矢箭中釋下切以覆節〇孔氏目也必言發弓而統諸也中設音縣 從容整限渾说不 其無傷亦見首尾相應處黄幼元日叔何曾有爲但首愈言及其傷此言喜 無征戒其傷女及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凌深相去多少〇大作詩夸美亦不過娟子神客從史游戲者不然且為曲沃武公矣看將叔子首章失之矣〇曹陽雷日看來权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創公子耳其徒日叔于田故加大以别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日泰又加大 叔命西鄙北那二子已又收二以為已邑至于原素養兵具卒將製脈 大权于田三章章十句〇陸氏日首章作大权于田者洪燕氏日二詩皆 從容下二句為益 沒昔懼其或傷令於

詩經正解 大老大七日 と指一 為後世戒矣〇小序云前後二該皆朝莊公也班公以手足之成宜制之 **莎公之養亂至此是尚有人心乎故故序曰刺莊公左氏曰刺失教六經** む

字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孙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清人章 旅 翶 翔河上 **| 久而弗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

于射也排釋二句承上發等來此言其田事已與而從容整暇之私度如此馬四句要在體態安詳上模寫慢思善御而不躬于御也罕思善射而不窮

經80-202

高克進之不以避文公退之不以道危風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書解所也盡游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游戲者則文公是致之所謂自主解解也盡游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游戲者則文公是致之所謂自主,其無聊有耳〇須知是刺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刺文公者責文公不言其無聊有耳〇須知是刺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刺文公者責文公不言其無聊有耳〇須知是刺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刺文公是致之所謂自主,其所也盡游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游戲者則文公是致之所謂自来其師也

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游戲如此其勢必至必至于濟散而後已顧 今然鄭文公惡高京使將清已之兵禦秋千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蘇鄭人 ら於鄭文公惡高京使將清已之兵禦秋千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蘇鄭人 原之所此詩若謂不可假者縣之權不可玩者師之律甚無容偏于忌而至 見驷馬之被甲者不用之以衝寒也而惟旁旁然馳驅之不息二子之在車 見驷馬之被甲者不用之以衝寒也而惟旁旁然馳驅之不息二子之在車 是不用之以擊剌也而惟央央然重英之意見是果何為也哉但相與游戲 下河上之彭而翔翔自適以為溪而已夫兵而翱翔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 市下河上之彭而翔翔自適以為溪而已夫兵而翱翔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 市下河上之彭而翔翔自適以為溪而已夫兵而翱翔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 市下河上之彭而翔翔自適以為溪而已夫兵而翱翔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 市下河上之彭而翔翔自適以為溪而已夫兵而翱翔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

制危庁

清人在消期介展無籍二子重添河上平逍遥

不神經的腳類如海路的印象必治之势也不言己濟而言將演其情深其情況其情別外在數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調容好也○東來呂氏曰言師久而其也就透車也在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布執兵以擊剌者也抽拔刃也中者也於還車也在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剌者也抽拔刃也中者也於還車也在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在執兵以擊剌者也抽拔刃也中者也於還車也在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在執兵以擊剌者也被叛敗,軍作好明許侯反

馬巴平安得根揮軍容以作左右之氣脈將帥化生之衆士卒無死之氣流而為左右之帥者不過安生于卓上而政部于成儀之美從事于客好之修在將軍之右而擊刺者亦無事于擊刺也而惟和刀以為嚴至于居車之中以自這矣有在將軍之左而卻馬皆亦無事于御馬也而惟旋車以為樂有于河上也然而外條之不侵而在軸之既久以駟介則無事于控制而陷朐合衆且是清邑之人在彼河上之軸蓋以君命之不可逃而從大將以制改

大泉而致之干清散之地鄭非惟失御将之追而桑其師亦其矣主副或多散之勢不于此而可次哉夫舉一同之大極而授之于所惡之人委一副之

黄安逃世

有謂至於有軸由于中軍之作好皆非也恭此詩責高克意不甚重故不必係亦無出奇制勝之意師之消也央突或謂左於右抽由惟隨中軍以作好是平清左旋無熱線及難之志右軸無無熱赴敵之或作好則徒事修飾客析辭在軸見師久也陶陶玩註樂而且遊遠指乗即介之人言至能二似只 婦重木何也

清人三五章四句〇事見春秋〇胡氏曰人君檀一國之名龍生殺子春 而莫之如平春秋書日鄭兼其師其責之深矣〇按閔公二年冬伙入都可也愛指其不以禮取之亦可也島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雕散 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者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點而退之

萨經正解 参六月夏 須君命。 以在大大然則高克不召自還可乎曰戰伐進退由于將師若罷兵還必 以在大大然則高克不召自還可乎曰戰伐進退由于將師若罷兵還必 以在大大然則高克不召自還可乎曰戰伐進退由于將師若罷兵還必 不恭顯而不快害以鄭楽其師君臣同責也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 不恭顯而不快害以鄭楽其師君臣同責也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 休成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界協志同办點还小人而國事至此是危而 姜專恩曰此詩貴島克及轉須重在文公案師上然此詩作于既散之後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侯鄭佐高克禦之師久不召克卒奔陳〇 秋書鄭東其師胡傅日東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管 而尚日鄉那日逍遥日作好精若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云耳〇按香而尚日鄉那日逍遥日作好精若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云耳〇按香

伸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産美之賦羔表

全直通詩三章各開談皆即其服之美而赞其

德足以稱之也首章言德之貞

次華言德之剛三章音德之美保以來印為主其言表亦各於順理成章與

/威也無義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和信亞縣侯美也其語助學會處渝變也盡美如濡时而來而創直且侯針法始洪彼其話之子會就合才冷川容朱春 與之祭者孫須谷就本章發意王順而美者稱即德不同與孔武有力者稱文系可微英華養見則又與三王順而美者稱即德不同與孔武有力者稱文系可微英華養見則又與三 〇言此羔養商彈毛順而美彼服此者常生久之除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

平似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守天命之恒而奉為安處成敗聽于時數而為私居之裘其裘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直而且美矣吾意服此者之難為私居之裘其裘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直而且美矣吾意服此者之難の命於此美其大夫之詞若謂以宣三後大夫職也是故以循理尚其順以立 不捷者自如利鈍任其分更而不配者在我誰不服其自守之嚴也斯則順 型而不可奪極美共力之的然不知其市抗來

安中住足之所而非科丧到害所能愈也不渝是守成善道見危投命之節,不能成章而典羔羊之毛順而美者相称也是明白不供渝矣人惟偽的其中便有變遷被直憑之為金便是明而美相稱命是受于天之正理即仁義禮智是也含如宅会之会非舍置之合也日会則自不供渝矣人惟偽的其中便有變遷被直憑之為金官之之。

燕喪豹飾孔武有か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敗也節綠神也聽者用北物臣下之故意奏

市収物皮な節也礼書也教甚

註言太生之際及又能容見得死生之際山爾則平昧可知矣非專以處變

武而有人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事主也

泰彼羔羊之皮為裘而以的 皮爲絲袖之係既强立而孔武亦服猛而

經80-204

矣徒飾云平哉 刀矣吾意服此者之難于稱此也乃彼其之子而 服此知直道之存而典於

其人豹是孔武之獸而以豹為飾故見其武不是形容恭聚之狀司直謂以為大夫間之以豹飾祛異于國君服色也孔武有力指豹飾說下二句方稱析請此章上二句即其服飾之嚴下表其剛德之稱也羔裘上下道服君統[[]]

東也吳鮮盛也三英要佛也利祥其制象光明也走者士之美的一班也吳鮮盛也三英樂兮彼其之子那之珍們反今

而斯人新之因應提然照然如此二般字要看合上一章見真文章從

点氣節出

★表三重車四句○豊城末氏日舎命不渝則必不激作而芍得而于守 が原欲得此一人以後之所以論楊不監如子皮之好善公孫揮之美秀 が原欲得此一人以後之所以論楊不監如子皮之好善公孫揮之美秀 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所以為邦之彦也與○楊何禪日此為鄭俗 中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決悅以求容而于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 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決悅以求容而于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 流、

全直通詩二章一意以故字好字為主而留戀深情在不愛二字上序遊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既言執手始言不爱故猶假義以貴之終言不愛好則猶不可以進絕而真 1始言執社

蔚經正常 一天老六日果 情見矣是留之之意以漸而深然細玩故舊便是情好之人不必以義與情 串

與也遵循接摩法決題速故舊此〇淫婦為人所樂故于其去也學其表而遵大路今接所望執子之法常及今無我惡法公本重行故也 留之口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遠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今攬子祛

以也必有所惡于我也預好以其一時之惡而禁我須念予之與子其所以快有不容以與忘事于是道大路之上擊勢子之祛而留之益子之去非無 也何干所週之不然班彼子之干我故舊之人也今子之合我而去也我之合系是婦為人所棄故作詩以留之若謝男女之情萬于始不若稱之干終 之似亦男女相悅之詞也 締結于昔何如而可以遊絕干改

子之手分無我翻斷此以今不定好时於也

經 80-205

日成也就與 聽同欲其不以已為 門面兼之他好情好也

本于是遵大路不執法執手信不知政治風之變何至若此之 配也顧勿以我配為可僧而棄我須念于之與子其所以敦好于初告何如 配也顧勿以我配為可僧而棄我須念于之與子其所以敦好于初告何如 本于是遵大路之上孽執子之手而留之盡子之去非無山也必其以我為 甚耶

题在解 一四卷六日 M 透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有彼為男語女之詞循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飲與问賦折券·輔詩以贈游女也集傳接此為証者益朱玉去此詩之特未 桑臣親其雅者因稱詩日遊大路兮揽子私期以芳花詞甚妙註云揽衣袖,其荷令魏春惡其色衰也〇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日鄭尚溱洧之問群女出 生間瑞亦云手好貌張是祛之本社是改之末俱是衣袖惡字活乔勿作惡 的 請大全單與攬同撒持也麟士按抄訓攬與執禧或作後接女平後宇自

而無質相與進大路接執手公共無忌憚之為不復知禮義為何物假令遊大路二章章四句〇按鄭地兼有藏於其風俗駭落而不羁民情淫佚正解——《秦大司》

女日雞鳴草

四天婦相戒以動生樂善賦女曰雞鳴

政也來版上明私珠鱼天然旦珠晦未辨之際也明显於羽之是先月五**女日雖鳴士曰珠虫子與現夜明星有爆將卵將郭弋見詩與**原 之私可知食 迎身天婦相為地心神言女日雖野以蘇北大而士日珠旦則不止下無り 然則當朝翔而往弋取兒雁而歸矣到相語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于宴脈 兵婦人又語其夫日若是則子可以起而 视夜之如何意本明星已山而州 者也又緣財司以生為紫天而射也見水鳥如鴨青色青上有其口地話力

人之職也今果何時哉由晦而明忧若有耿耿者虧而相耀也其味且平郊者與而相告也其雜鳴平而尚可以安養乎士之各其編則日未明求衣吾女之語其夫則日雜鳴而起寝與之節也今何時後自遠而近忧若有皆皆女之語其夫則日雜鳴而起寝與之節也今何時後自遠而近忧若有皆皆有是菜且難言之况尋常夫婦問乎吾于鄭之士女有取焉當其將且之時合然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詠若謂夫人有勤助之志而無懷安之習

時經正解——本卷六貞惠 京動乃職以不負予之所期也否則貪一息之安而忽終身之計不幾于廢 一部微戦未見朝霞之映戸而暖光徐動亦既已啟明之帽然平于斯時也 一部微戦未見朝霞之映戸而暖光徐動亦既已啟明之帽然平于斯時也 一時一次後大貞惠 一京山子經鳴名婦又語其夫日時既味且則子可以與矣盡視夜乎意若在 一京山子經鳴名婦又語其夫日時既味且則子可以與矣盡視夜乎意若在 一京山子經鳴名婦又語其夫日時既味且則子可以與矣盡視夜乎意若在 一京山子經鳴名婦又語其夫日時既味且則子可以與矣盡視夜乎意若在 一京山子經鳴名婦又語其夫日時既味且則子可以與矣盡視夜乎意若在 一京山子經鳴名婦又語其夫日時既味且則子可以與矣盡視夜乎意若在 時而失事耶

我也是下一點上,你們們先替直有聽無點視無形意在子與四句一樣生此二語然據其一特做楊光替直有聽無點視無形意在子與四句一物做人以時也來且天示人以時也鷄鳴味且俱認為真不作想像許多惡物能人以時也來且天示人以時也鷄鳴味且俱認為真不作想像許多惡析講此章上二句是相警以可與之時下四句是婦做夫以當為之事雜寫 氣茂與下二章俱一時之言未然之事也女以味且之言則知士之朝氣欲 是與屬正是對業處不獨為下文飲酒之故而以治生之事非 振放急乘其志而放舞之朝翔有爭連事時意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干

七言加州居之居之與子宜何二及一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州以及悉悉在御七言加州居之居之與子宜何無所無人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州以及悉悉在御 **人不静好**叶許原反 意者則當數字則為鳴环且恐亦是想像之該〇若是二字指珠且言字直以詩人遂口氣聞之日字以下就以士女口氣就也〇一說玩話若是 因鄉之語而答之然詩柄云相散成只為此句須發由夫姑依楊慈士女二因鄉之語而答之然詩柄云相散成只為此句須發由夫姑依楊慈士女二 馬一事而徐可意命〇通許精神在女日二 一句口氣相連下句雖是

行泰然外事之修因男子之職而中懷之治乃婦人之事也使子之于是歷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静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治可見矣 殿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微加諸兒雁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 既得見催以蘇斯本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在以之飲酒相樂期子偕老而 則所謂確宜麥之學是也〇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體婦人之職的婦部其夫

· 林正解 《卷六四世 感出於羽七樓而蘇節原則必虚往實節相對而謀諸婦我當投以鹽梅期 :

當得此類像以擬之無轉以滌為樣之數而有

藉以行結納之雅が有以堅順者之志矣丁豈無握手而言歡省平是與字

相暴而好者子騎背數為子言者也而予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報乎我

季瑟之和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非修其職業何以致此〇郎循用也凡物女亦乘時而務內職內外各勤其職則門和有餘情而心和氣和氣和壓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要之皆從驅勉勤來中徐來男既乘時而悠外事感者其心粗以厲哀心感者其聲騰以殺此辨好者如漢書云心和問氣私感者其聲騰以殺此辨好者如漢書云心和問氣私 層意然琴蕊不過静好之 端非調當日之靜好事在琴想也學記云怒心

雜佩以報之 知子之來可以之雜佩以贈酬音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缺之 在手日御

新経正解——《卷六·周·本一 風也亦必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亦 以兩級員珠上聚新兩端下交員于我而下繁子兩瑪行則衝牙觸境而有 兩旁經半各縣一玉長博而方曰叛其米各縣一玉如半雙而內向曰璜又 丁聚三組買以賴珠中組之半買一大珠日孫末懸一玉兩端皆貌日衝不

答之盡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從其君子說節交事給其雖心而無所愛不及語與夫日我苟忽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發也出氏日非獨玉也願燈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願愛問遺也口婦 無望于子也子豈無造處而至止者乎是為恭子而來者無待子為了言也 合恭雖然修其職者人當修其他而宜于家者太富宜于友我于此人不能服飾之死也 學而有以結來者之心矣子豈無聞聲而相思者乎是為子所慕而順者子而予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賠乎我當解此雜佩以贈之無藉以致殷勤之 亦應為子言也而予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問乎我當解此雜佩以問之庶

經80-207

詩經正解一次卷六百名 中可見主張全在已不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 至可見主張全在已不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就謂坤道之所以成立後華而書之于策 以勵其夫以成學業業千子斷機以放夫之志王鉅鄉之妻信蒂以做夫 以勵其夫以成學業業千子斷機以放夫之志王鉅鄉之妻信蒂以做夫 以勵其夫以成學業業千子斷機以放夫之志王鉅鄉之妻信蒂以做夫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執謂坤道之所以成立後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執謂坤道之所以成立後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執謂坤道之所以成立後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執謂坤道之所以成立後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執謂坤道之所以成立後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執謂坤道之所以成立後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執謂神道之所以成立後 之動皆雜鳴女子風之也執謂神道之所以成立。

有亥同車章

陸鄭世子忽辟婚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厚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于齊太子忽皆有功于極發侯請求多

全員通詩二章一意上章叙其相從而悅其色下章敘其相從而悅其德然上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章雕美其德而 領字來上章之几 都非真有開雅之

> 平〇鄭俗多淫諸如他許许女说于男性北族為男像女之前於也丁草之德音非真在賢淑之名也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宣言可 4

既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春花送安安姓海信都問雅也〇此於亦有女同車頭如舜華納防將鄉將鄉係五頭張彼美·美洵美且都

浄尹之部三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嗤之日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

者矣同車者不亦有餘樂耶 服而又有如是之態度此流姜也信乎美哉而且都也有以稱瓊粥之華美 而難言及其既見也子又覺形容之難盡今有女與我而同事既有以慰吾合然此亦淫奔之詩者部甚矣美人之係予懷也當其未見也予無覺問恨 将翔而可愛垂其所似之玉惟瓊與點而可觀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似 快朝之願於而以言乎孔孫則如舜木之華何妖艷也且其舉止從容將即 而又都也。

有女同行所於顏如舜英門於將劉將朔佩玉將將稅美孟妻德首不忘詩經正解 | 吹卷六图第 風也英術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淫奔之人而稱之以悶雅美之以德音此可以觀私欲之蔽而俗之不美見即播而令舉之不忘也有以偽佩玉之鏗辮矣同行春不亦有餘光耶夫以 夫以如是之類色如是之容止而又有如是之佩服此孟姜也固宜德音之 之英何旣冶也且朔朔之度見之干行止之餘将将之聲溢之干佩玉之表 合然有女與我而同行既有以遂吾締好之私矣而以言乎其蘇則如舜木

也洵美頂類如舜華の且都頂將翔二句德育名講不必奉屬一律往就以那是車中衣服迎風輕泉之無頂張以頭寫骄即佩玉也彼美孟姜指其人称詩二章俱一氣說下玩有字同字俱慰其使觀之頭意如舜華以色言劉文矣 美学指上 文. 都另作態度看 ₹· 夘 將卵將

鈴所美非美者多矣 不渝也憂源輔氏曰所謂德許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物情肆不渝也憂源輔氏曰所謂德許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物情肆 尚葉舉止羞滋烏能開雅平〇德音是性情之和戶滿為美容也不忘久而 能耶〇騎士按將劉府翔六帖引和女既宛若游龍乘宝尚洛神於竦恕·獨

詩經正解 * 卷六国星

山有状態章

停鄭監公棄其世臣而任在校子良憂之賦夫胥

全自通詩二章一意宜以在後二字為主非真以為在校也總是相稱極著字上面有扶骨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防其欲絶念詞 永微之計事少未得而象欲得之詞夜童已絕而又那團之舒寒发未絕而於為戲之之詞不見乃見正是殿詞并所見非所期之謝〇扶蘇已禄而欲於為戲之之詞不見乃見正是殿詞并所見非所期之謝〇扶蘇已禄而欲於為歌之心。

14 有扶蘇陽有荷華納次不見子都乃見在且音車

與心物蘇扶育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在狂人也且語詞 心心治今此如外和智日山則有状蘇矣照則有荷華矣全及不見子都而

> 荷華矣是所宜有者并有之矣至于于私民下莫不知其美也吾之所順見常見之而後足以愚吾願也何今所見非所愛耶彼山則有扶蘇與弘則有於蘇其所私奉者謂男女之相與也也于侍愛之私心于愛義則党 有橋松鳳有游龍不見子九乃見發童 告情好之私于不欲見之人如在且可謂非至之獲英如我所遇之窮何故也今乃不見于都而見此祖且亦何所宜見者不見而不宜見者乃見之哉

「與也上 媒無枝日橋亦作香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製葉大而色 白生水澤中高大餘千克指子都也夜童夜往之小見也

子可謂不世之遇矣當如我所遇之為何夫以歲死之詞而道其和誠之意子可謂不世之遇矣當如我所遇之為何哉麥窈窕之質子後僧之次爾小所欲見也今乃不見子克而見此後重何哉麥窈窕之質子後僧之次爾小合衆彼山則有僭松矣縣則行游龍矣至于子克天下莫不悦其美也吾之 情欲之流于此極矣

析湖此以宜有者存之與不宜見者及見之也扶蘇小木也荷奉喻修察也許經正解一大養大良臣 言後以言之許言子報以不任反看子克以不後反看乃顏色之克為各意為於人木也辨能草之縱橫而亂生者也盡以美惡相形起與死以情之茂 正言見子都耳蓋真極而說之之詞 民日子克不見子都乃見在且不民日子克不見于書與亦以美著者也〇騎士曰言不見子都乃見在且不

薄兮章 有荷華豈誠之野乃若所住見非子都也後監也故以為美非所美沒,休復云國人思忽思寒之詞子都在其隱語也〇鄭潜各日山有扶蘇恩山有扶蘇一章董四何〇序日刺忽也所美非所美然刺其用人之非也

序費分刺忽也君弱臣溫不倡而和也傳介子五爭齊楚変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敕之賦奪今

全百通詩二章一意是未得所教而急欲得之之誠以和子要字為主木介於

言〇一說木業将落以比人生之易老按此意罪詩正學 意下要受對和字春和者和其於要者要具終也皆指清察之都不指歌唱 落之楼故因風而吹之與女有倡子之意故我從而隨之葢取相應相才。

春指今春今点共吹女緒叔今伯今信社子和!! までか

女叔伯也〇此淫夕之前言律令禮令則風將吹女矣叔今伯今則前仍不 而子消和女众 與也為不橋而將落者也女指奪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子女子自新也

所通正在我事但在平有以先之耳彼存今存今看高而木業將脫則風其合衆此淫女之詩若得天下或有飾情之女子而必無不及情之丈夫佛之 **吹女而落之矣叔母伯母豈木石之無情果有諒于情欲之感而有以倡子** 是有意于子矣于豈能以恐情事 者平則干將維其後以和女矣何也干固于之所與以相樂者也于倡于先

經正解 與也漂飄同要成也 一達今風其漂交权分伯分倡子要解女 不卷大国国

須其處矣 之念而倡子者平則子將有以成其終而要女矣何也子固吾之所慕以相 合泰荐兮薄兮木槁而葉粉脱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果有始姻 親者也子倡子先是有情于子矣子豈可不成其志耶味味其言而此女之

三川倡字常従口為唱故輔註是○張三陟日屬能倡予則予將成女之志以事言疏義日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註較座上玉按以歌之倡故和之非為無義耳按大全輔注曰成成女之志也則連前章倡和作為問疏義日此專以語相應為與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不當也益釋故吹 此短期有待之長邛須或友之志大不伴矣 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奏蓋鄭俗好淫濫不釋是非而倡即從之視

> 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人乃使祭仲主突而逐忽成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以之別奪以見 **養** 良士也〇詩故云非刺也國人思點突而納忽也忽以供子踐你正矣宋 葉之將衙風點將及完爾能假則我必在然而卒無倡之衣由必無忠臣 |童童四句〇序日刺忽君弱臣風不倡而和呂東來調國勢如猜

全直通持二章一意是已絕而又别圖之詞言所私之人雖绝已而無害皆及序族重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造命也 言以戲之也

| 風也此亦淨如見絕而即其八心即言悅已者來于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被發聲名不與我言今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代前及叶今

詩經正解一个卷天屋風 能餐此

與我言今何其親于昔而寒疏于今耶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衆與言故疫童今方其初相與也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學矣今也情際于一旦乃不故但女也不紊而士命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稱笑者若狡童之于我是也合於此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若認男女有狎昵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 **並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不能養服殆不然矣**

彼於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與食量無人乎維子之故送至使我不能息那必不然矣夫苟合而終縣且與食量無人乎維子之故送至使我不能息那必不雖不與我食而親我音恭乃不與我食今前其腦于前而遙薄于後那然子雖不與我食而親我音恭合泰彼後童今當其初相腦也嘗飲食之必共其情厚矣令也情絕于一朝 科已以自 食此其羞惡之心荡然矣。 折講言與食指絕中之兩端以為百見未絕之先常言美具食也皆式食底

不能奈何我也說到絕丁此而不絕子依益亦絕其人矣 幾也而今則不然矣末二句須得歐 該意謂相與言者有人豈以依愈之故 而食不下咽共為食者有人豈以發章之故而不遑寧處只是及言能之言

與雍科為謀以投於外科洩謀于其妻而見殺突以出奔狡重指斜也則豈重稚之年耶嚴氏以稅重指其所用之人即扶蘇之往且也詩故云突 役即位已私不可謂重其言避矣張七澤氏等于亦以狡童目其君矣紂 又不當云刺忽也存之再去 朱子辨序云耶公铁在位安得以较重目之且其為人柔情躁悶不可訓殺欲而賊理也甚英〇序日校竟刺忽也不能與腎臣國事權臣相守也 松童三章章四句〇都臣虎日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後重奏裝之詩則其

何子及去國不总諫君默泰宴 时經正解 《卷六·》

戶秦安思見正也在並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全自通詩二章一慈須重一思学是淫女飲所私者思己而國謔之乃未絕而

惠思我家袋洗涤错了不我尽量無他人在董之在也且青五 憂其欲絕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絕者不同 風也為愛也漆鄭水名在童宿在且夜童也且語解也〇浬大語其所私名 日子恵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

試與子言之我之與小相愛非一日矣使子也愛念之情不改于其初而惠 然思我也則了之情稍未必我我當寒家浩湊以從之益感了情好之段故 合称淫女師其所私者若謂不可已者男女之欲而不可思者情愛之私吾 我思也而必于一六被在重也何其狂之若是也誰謂我貧爾哉 不悔夫濟渡之數也如于而不我思則子固別有所屬矣亦庸知他人之不 而必于子哉在童之狂也且亦能之之辞

> 丁惠思我等落落清叶月 子木思表堂無他去在華之在也且

殿也将亦如水谷主未要者之舒

大理之正况日豈無他人則其鮮耻亦甚矣 他則子之意猶未熟我我當察敦涉消以從之查感子恭懷之切故不辭大 也則子之意猶未熟我我當察敦涉消以從之查感子恭懷之切故不辭大 也則子之意猶未熟我我當察敦涉消以從之查感子恭懷之切故不辭大 也則子之意猶未熟我我當察敦涉消以從之查感子恭懷之切故不辭大

析講子思二句有要其必從恭末句則直謔之之詞非真以為在也我思與 不我思是設成為以要其必從添消亦必奏案可涉特明其至之易其論謂

當是不醉夢珍〇上二句是其急下二句是其為縱欲無恥甚矣 亦非造我之生我亦非」國而何其皆不來也在童無私自立其狂已甚 寒寒一 童意五何〇序日思見正也疏日國人思汪突而定忽也嚴云鄭

不可緩也〇鄭潜谷日塞晃欲君本恭正自助也寒裝涉湊甘與子同難不可緩也〇鄭潜谷日塞晃欲君本恭正自助也寒裝涉湊甘與子同難 詞仲置君如夹棋羞其易也故數以後童目焉〇呂子白晉人欲攻鄭叔 也当無他人胡不博謀而廣慮之狂重之狂也甚及處必及君恭危之之 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表教裳涉将三不思我 **豈無他士叔向日鄭有子産在爲不可攻也** 1

傳公子小自道首亦人慕之賦丰

全直通詩前二章族亦斯之已为後二章與後飲之可聞宜重梅等人 亦從你中生山既悔不從其人籍又欲發去于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也

手章

丁之丰若用从今侯我平老所胡今悔了不送今 表門外也O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老而婦人以有異志

不從既則的心而作是部也

我平巷今春意已獨了我我應與相家矣顧乃一念偶遠竟勿之送自今思我平巷今春意已獨了我我應與相家矣顧乃一念偶遠竟勿之送自今思人員我母我員人子何今日不然也子之丰今姿容豊滿洵可愛矣而且俟合無賴人以有異志而絕所期之人既而悔之而作是許若謂情之所在寧 之何子之不送今通豈别有時也

時中止而不將自令思之好十之不曾将分為自咎之不暇也合然了之昌今姿容盛此尚可美矣而且俟我平堂今我應與相就矣乃彼 剛也是蘇北和縣亦送少

情之多也至于不送而像則前緣阻矣物只是口頭語全無自訟意し紀緒 云堂門聖之堂也堂進平巷矣 析講日丰日昌無大具言其主安狀貌之魁梧皆客之美也日俟巷依堂言

的經正解一只卷六個為

合衆大我今因失乎不而莫能追矣然豈能無他望哉我也衣錦而更尚之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軍以迎我而偕行者也 乎予即與之同行矣或者亦得如子之丰者而可恥 9 以裝衣服飾盛備而可愛矣被叔兮伯兮其有有情于我者盡駕車以迎予

案鋪整案衣鄉聚衣椒兮伯公龍丁與師 風也婦人謂嫁日節

否立能子處以於也 子我者其萬子乎子即當與之同歸矣或者亦得如子之目者而可也不然 子我者其萬子乎子即當與之同歸矣或者亦得如子之目者而可也不然 合杂我也褒錦而又尚之以聚裝衣服盛飾以相符矣叔分伯矣其有有情

行其衣錦裳錦重看而聚衣聚聚自是古人衣服常慶此二旬作文須與種

人室其後來華舊約也註太泥 于此而猶幸不絕干彼子丰田于前而惟恐失于後〇鍾伯敬云叔伯即前足前緣既失復國後會前無自訟之詞後無自新之念情勝極矣○夜堂經是前緣既失復國後會前無自訟之詞後無自新之念情勝極矣○夜堂經人意異彼惑其文之者此備其服之盛見感飾冶客可以悅人也駕予行緣

義也若丰之味則游波盡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〇枝士娇禮升堂真雕受女于廟堂無 人雖無廟堂亦受女子寝室益婚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爲所以備正始之

全直通詩總以思為主首章思其人而雙其相遊次章思其人而異其來就有定東門之權刻亂也男女有不待聽而相齊者也 思之愈深而愈切養或因豈不爾思二句遂謂為是棄而追思之如此殊未

得詩人之意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堪除地町町各郊底茅東也一名茜可以桑路度者東門之堪并漢好如時底陷在灰等城外其室則遍其人甚遠一深鄉 **阪門之旁有堀埠之外有販阪之上存草湖其市與沿者之居也室遡人這**

情飛 蘆之草生在阪之上矣一思之而已在目中豊遠不可至之境恭但其室則可來未有相思而終不相就者也若吾所思者問其人則在東門之塚有如のからのからのからのからのからからか 各思之而未供見之詞也 逐而其人之者是室者則思之而不可得見為其人則甚遠也吾其能以忘 合恭此淫女思供失而不得見之詞若部天下惟兩心相話則我可往彼亦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風也最行列称門之芳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是也印放也 ※東門之外而有所植之木 定維栗 新也二 興之下言有宝 長腹然而成

代塞維斯人之居灸夫斯人国于之所頭見者也我豈不爾思哉但我雖思

其人也 其室而香然者其人思南者我而從我者子此時此情數其相諒也〇墠板 析講各首二句不過指其所與淫者之居如此下二句重不得見上宛然者 詩云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際難為修即此意一說等子之即者欲自即 草他町町平意麟士校字茶町田區畔垛町町當是言其陸飲整治也〇古 **恭產歷歷在印此思中之境其人之遠乃非遠耳發恨之詞○日記除地去**

其人甚而秦風所謂伊人六句意東縣鄉極失此詩以室題人遊盡之說 東門之場一一五章四句〇楊年十日其堂二句乃千古相思微情且說得

新疆正解--《卷六日》· 者必欲坐以淫奔寛甚

南臺灣雅鳴唱唱看新好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男子也夷平也つ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忧也 我也事家東京之無皆皆雜鳴之盛風雨 班芸益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 合泰此亦淫文所作者間人事之諸問吾心之所屬而况天明之應因妻幸

不明文世界道我得見中立不倚之君不不勝当季斯人恭有成府及世界不明文世界道我得見中立不倚之君不不勝当季斯人恭有成府及世界不明是雨非人居南三董章四句の陳後川日外淫風未有稱所私為君子有則是雨非

鄧潜谷日世風俗與自井性生能不以處故以雜寫為於於司

债云何而不夷平也哉 不足以當吾樣皆皆者遠足以思吾孫也兩情選遍各達所願前此思念之 耳矣蓝未當早旦之期也斯特也君于如約而不而吾得于民是彼婆妻奉 之次如今日者風雨雜不則凄凄然而寒凉矣雞鳴有聲則皆皆然而入

風雨瀟瀟雞鳴腹形所,既見若三云有不寒所憐

合恭夫豈直其心夷乎風雨則漢滿而有聲雞鳴則思膠而唱雜正願見常風也滿濟風雨之聲思點循中是也髮亦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此 子之時也斯時而既見君子則請思之病云何而不逐也哉

来之府也斯府而既見君子則豫仗之悔云何而不喜也哉而今而後願風雨如鄉所以雖鳴不已既見君子則豫仗之悔云何而不喜也哉而今而後願風雨如鄉所以雖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兩之時和又恐無鳴之忽已也其如此情向 陳經正解一次永大智道 非風雨之泉也清凍則直言風雨之聲茶風雨首有聲也如晦言風雨之夜析講要要寒凉之氣後風雨屬陰又在難鳴之候故其氣要要然寒凉如此 如時也透漫皆告年俱是情難自然之時故所思而來自然處出望外許東 防日普哈廖廖不已告雖聲粉雜之意就見君子重看亦根未見水次有情 本日本具則移風景文C華谷最大日悦則夷平夏則替締故集傳訓英為 · 說既見作衛松之一可見深一 你O滿滿言其聲如像言其色總之是天光 介大學聯京具來事來之成

經80-213

適我願也○依序記則首二句是點世光景

傳展遷學發君子假之賦子於

度而言已定致情子彼也常以悠悠我心為玉心惟悠悠故先微貴之而因全直此澤女望其所與私雪之孙育二章及思而微貴彼之忘情于已本章想序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為。このは、近天子為則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為。 想其形影所在以見己之不能忘玩從字子不字在字如字無非所思之光

青青子矜緒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写不嗣音 女子自我也嗣音樂續其學問也即加於本之的賦也曾青純綠之色是父母友統以青子男子也於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

丁寧不繼續其聲音而來以慰我心不誠不知其故矣

青青一條門滿然悠我思對新縱我不往子室不來,可**改 城也青春組發之色條係玉也**

則統青也體不佩青玉而日青青子佩本佩玉以組段帶之縱我不往二語行為了行子佩養因其物而想見其人也青於青領也學士之所服具父母 羽女縱我不住子至不一本以解我之思乎而何班之狗矣

百也深衣云具父母衣题以青孫子衣雞以素子必何物住來常套也與木瓜同意〇色雖一書而重百青青者古人之復

北分達。資風外分在城關外一日不見如三月分。

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外仍常用於也哉吓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養, 我達之丰米而致育青之科佩常用於也哉吓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養, 他達之丰米而致育青之科保市在彼城問之間一細思問同定然在目者我也達自恣無禮節修於之柳常在彼城問之間一細思問同定然在目者我也達自恣無禮節修於之神常在彼城問之間一細思問定然在目者我也, 是非康恥之心不干是蔥然水之是非康恥之心不干是蔥然水之是非康恥之心不干是蔥然水之是非康恥之心不干是蔥然水之是非康恥之心不干是蔥然水之是非康恥之心不干是蔥然水

持經正解 人名大道图 所講來謂學止之軒鄉達謂襟懷之酒為木二似言其切于思之意 成云學校不修生徒分散或去或都此留者貴去者之詞鄧潜谷云旅達 子於三章章四何〇顧太初日按子於毛傳及漢儒片以為利學校廢也 無僕學其充矣故不見而思之深為朱子辨其詞意假薄施之學校不相 府文論荣往往有之第不知出丁小序小若律以未偽則文理俱為目未風本所備養無承其以作養人才為暫養被樣以忠厚太平為芳章既聽 **令人循行也言做有不依朱傳各如謂學校為青於湖思賢為風雨報德** 本不可發自朱子作傳而數廢之馬對與文獻通考中二條辨之詳矣乃 聊中往往用之益樣白虎桐風云O詩有小原以數言數語括一篇之本 似為觀白鹿洞縣則尚有處者幹之是問句故令諸生尚云書於不而表 小木 非及作行此制以則日本告於之無問又日終養養之長作或舉以問先 生谷八世紀亦不可廢夫知其不可廢而奏之何故谓清者安可以不為 丁亦有自相抵指各小序子於刺學校奏也蓄我樂有才也不子皆以為

經 80-214

也許柄雖曰相謂其塞皆女語男之詞想男因女有他志故不來而女為之至古此詩以無信人言為土上是欲與相好下是欲其無信人言而未以為分一序极之水関無臣也君子関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自自如此

詩經正解· 內參六個主 與汝乃不免日隔之跡者豈為人言所中那彼揚之水其勢緩尉則不流來合祭此淫女相謂之討若辭夫人之所與貴相知心而毋為讒言所或也子女矣。至可以他人離聞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誰女以 人也正與無例O学者柳即召揚之水則不流來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丁與與也兄弟婚姻之稱關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太男女自相謂也人他是水不流來幾終鮮莊兄弟進于與女財法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斯女 至於况今日同心無他兄弟則惟子與女矢交既厚則情必事他人離問之 奎----

言慎無信為彼人之為是言者特以不根之論在公而肆其中傷工其知之

超之水 公不流東新終鮮兄弟雄子一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

與之意故以為與此與意亦至四分也未二句另種終鮮二句後其何以此所講為發之水不能滿其所數與樣之人不能舒其所依二者皆有卻沒你意為此詩者其處心亦後矣而無信之餘量出自淫犯之口耶斯可楊及志也位人離問之言慎無信盡彼人之言定誕妄而不信也可為其所及此 兄弟與別處兄弟不同此指其相觀之人而言也言我別無所於但惟汝尔 会祭楊之於則不清東薪天今日相與終鮮兄弟則惟予二人矣益本無思。 -----條自明已之無他遇也未二何敘其相視之外勿以離間之言為差也此三

合黎人見然奔之女而作此詩者都自之十色固有同美而非意之色明不

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可於被東門之地万男女聚企之一所也吾當自由東西門見出游之之有一

斯人也多吳其龍妄也久矣の爾雅日緒之萬馬特兄弟婚之當為明上自 亦親之之神 注云古人皆謂婚姻為兄弟〇體記自于問不得問為兄弟城云夫婦有己 彰之秦夫唱婦隨猶兄先弟從所謂宴問新婚如兄如弟是也又云兄弟老

雅子與女見北平非局心者也又戒之曰無輕信人言人言素無信行者雅子與女見北平非局心者也又戒之曰無輕信人言人言素無信行者抵蒙三心而外亦惟有一二人蹇心向之者乃暗于情候不知所修故且 楊之水二五章六句〇斤山問無臣也昭公後野因無忠臣兄弟雖多大

野東門道

便鄭有貞士宜其強五俗歐出其東門。

全直通持二章一意以歷我思存句為主各上四句言所見雖可慕而不事下戶出其與門関配也公子五事兵華不思男女相繁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言所配非可樂而亦兼全軍不東非職之色上其言目樂于已者正見不動語程正解一次卷木圖道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為白色基着文色稿衣養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出其與門有女如雲雕即如雲雕我思存稿結衣養精巾鄉樂結我以言云 祭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随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 見之心而情欲不以動于中此獨行之君子也美色為尤物非山衛大即引 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灸羞惡之心 其宗家也於與云同語除此〇八見活奔之於而作此為刀為此女難美月 还各野熟該節此人干理風盛行之時而挺然超板如此真可花則世風於 心不依也〇此詩人有所自足于已非獨以室家為最也盡其所得之深所

經 80-215

慈中貧陋甚矣而自我想之亦聊可以自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失如雲 **主然美面且衆矣然難則如雲非我思之所存也若我之室家所衣者獨夫**

之女吾何恭哉

則也會曲城也開城臺也茶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蘇苑應可以染絲其國所聯補有文如茶链難則如茶匪我思且結緣不養的聊樂義娛

不為習俗所移者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不為習俗所移者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之为吾何慕哉夫不慕人之所同慕而惟樂已之所獨樂真可謂能自好而之女吾何慕哉夫不慕人之所同慕而惟樂已之所獨樂真可謂能自好而 悉案而且白矣然雖則如茶而非我心之所思也者我之室家所服者稿衣 · 恭至于關陽亦男子聚會之所也音響出自圖陽但見出游之女有如茶

析詩如雲美且衆重美上兼服飾容貌狀其綺麗可親下如茶狀其輕白可

疏山間出城川間是城上之臺間當門臺也圖是城外之族即今之門外由與城大婦共樂共樂也匪我思存見其守之定聊樂與娱見其分之安の孔與城大婦共樂共樂也匪我思存見其守之定聊樂我身自崇其樂也聊可專存于此而況如雲者散聊字有自足于已意聊樂我身自崇其樂也聊可料致布禮也雖不比衣錦裝衣佩玉將將者而我之樂聊寄之我之思尚不知文也若應終色衣服之色也不必若薦所染也稿衣在身基中在存符云如文也若應終色衣服之色也不必若薦所染也稿衣在身基中在存符云 恭申正與如雲對我白色是海豹不染故色白也養養艾色問青而欲白色彼也此句卓然見做住中流念頭不可說我自有妻子在何以思此也為衣愛思則是體節之院不可不立蓋惡之良不可不全匪我存存乎此不存乎 一、民リモ

出其東門一章章大句。馬那輔氏日鄉詩惟女日雖鳴與此餘為得法 民日误以華樂色表面相樂等各風以絕子新香而繁舊墨唯由法堂門 獨之遂夫子 統心正以見人性之本藝而先王之澤領未張也の前日日

> 雞鳴之賢夫婦東門之獨行君子子在亂之風得之亦幸矣〇小序云門 則不然の葉臺山日鄭因因無足論者然稱衣之賢諸侯羔羊之賢大夫 事至此付之無可奈何故日聊樂我員 亂也如雲如茶指乘女也兵革丧乱之後丧服者多故日如茶〇歸云時

共界中二旬指其人末二旬級其情制是照相遇之情又覆道其處幸之意全起通詩俱興至來即所在以起與故為賦而與以相遇二字為主首二句遊序野有為重思遇時也书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華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為 他日本週都缺于菜产子文公門一人美之以野有喜草

斯而與也事運也海家多貌清揚眉目之間依然美也避遍不期而會此野有**遊童家庭**海往門所分有美一人清视然分邂逅相遇過我願述反分 О

千端知無端去和之不勝勢則知偶然天作之不勝事矣彼野有蔓生之草合然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與若謂男女之際苦樂 有美一人即清楊姓永經近相遇即得以適我願意 近我願也哉 百計求之而未必得今避追相遇干斯地馬則有以然告風昔之心矣寧不 係之受于上者則将然而多矣児此有美一人清爲楊爲就然而美也人或

一个 古意 宝霞 塞有美一人 宛如 清揚經 后相 四 男子 俗 撒 三一時也表達不當多號城美也如子皆以言各得其所欲也 合泰野有蔓生之草露之寒于上茶門應源的多於光此有美一人就爲好 則有以各遂其欲矣寧不與子件就也被答 馬目之清而日之楊也人或白首和道而不無遺憾今避短相遇于斯處為

析講教育學學性學成美人學學生態度從以為之変男女之大防清於鄉体之漢亦至此故

司之司故此詩日逾我縣女子自道也以一人之欲言與子偕臧則通男女司之司故此詩日逾我縣女子自道也以一人之欲言與子偕臧則通男女而日逾我縣今且適一時之南好耳當作女子自道口氣葢前後皆為女稅男子也婉如清揚言月日之即統然甚美門倒裝句法也避近非可久之遂男子也婉如清揚言月日之即統然甚美門倒裝句法也避近非可久之遂明之高之時。

赋風雨子游赋有女同事若台淫奔之詩何以不諱于客乎宣子聘城六卿後宣子宣子請賦子蹉賦野布蔓草子太叔賦寒寒子游以為草野之賢有得君之願故序云思遇時也〇按左傅耶十六年晉范以為草野之賢有得君之願故序云思遇時也〇按左傅耶十六年晉范尉經正解:《卷六寶》

深泊章

歴郭憲公好倡國人化開二子識之賦溱洧 ・

四の飲其的事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観末三句則言往觀而相贈以結果上三三士女相與游戲于添流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俱以觀字贈字為主各首に落済刺亂也兵華不息男女相乘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一部平南之外向計論且樂精維士與女伊共和龍聯之以勺藥一一家與治方渙渙門好今士與女方乘簡頡闡列今女日視乎士日既且前上往

范 厚之情爲豈不樂談亦 樂也于是偕士女以同行循溱洧以相處米蘭之後且贈之以芍藥而結釈亦

洵計且樂維士央女伊其将護贈之以勺薬、添與済瀏韻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済之外

轉折之如無獅子山〇弥潜谷日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花情意野荡風俗 淫佚詩是詩者可以盡得之〇按漢都上巴官民皆激于東流水洗濯夜除 海外之所結前日福後日将後世詞家相將話本此不必為供字〇杜素院相聽又復相聯纏綿之情不能極已可以觀風矣〇觀字經亂之脈由贈字所重在米蘭後於下嚴益往犯相聽處皆不可脫來蘭一節始而相要已而所重在米蘭後於下嚴益往犯相聽處皆不可脫來蘭一節始而相要已而 外見非一游可傷伊其相聽則相與再往安照芍藥是一時情思之偶郭俗。自立方乘職見士女皆往吾何獨不往也詢行且樂言不可不再往也言 去省圻為大京言陽氣布縣萬物記出始潔之矣上已猶上下當該為幾今 日始用方学下轉一既今維轉一且字而復轉一泊字且樂字伊其字詩家 女泛指来蘭之衆言下士女則沒奔相要者也兩方字便有神動色飛之意 四句本是賦又以起下二句為與故曰賦而與此在詩體中又是一格上士树詩鄭俗三月上已采蘭水上以稜除不蘇故二水分散士女東衛谷及下

埃讀者多の風俗通云裝者潔也杜薦稜襟賦云巫蔵新雕周禮女巫堂後の 時以被除疾病禁邑一六後干水漁凡言我者耻也以為祈騙証也後世俗称 添有二章章十二句O郑氏日泰存刺淫也淫始于觀游禮禁婦女無親

内目1日女刚非共自作明知泽屋雖行詩人指共事而刺之亦可謂思慎微也鄭之士女淫于觀矣黄氏日此詩作淫奔者自敘之詞非也認詩

無邪者矣並存備者口曹無奇日先王制體女無境外之行尼父觀政爲

有别途之格甚哉男女之貴子有别也都以不問之俗士女俱往人道之 大防潰矣惡知秦消之民非汪清者之淵竅予夜除之行非媒的者之口

誰也且方漢海一語已有招招舟人之思此士女亦只有暗識好意文意。 ののはお亦本此花子切辞以此終本良有深意看下薄躬諸將字原不宣

是手而芍薬之順脈以遺臭矣の按外孫係相鄭錆刑書民歌口節無子

日鄭詩之有鄉衣盖娶女日雜鳴出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王也他如〇詩考日公羊號許氏云鄭詩三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〇安成劉氏 下でででで、 一次では、 一次では 當放哉〇按緇衣共周職也故為篇首中問羔羊之大夫也則正于明明放鄭歷之肯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野夫子何獨以鄭聲為濟為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盡即其亂而得其情正以發 篇的已故日并奔之蘇不超七之五然目首說詩者惟以東門之即與 免有男女相欲之極是其二十一篇之中睫然不為淫奔而作者五六大叔于田及精人詩雕無足尚猶幸非為浮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 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開雅在莫如鄭衛故鄉詩終于亂之極馬 之淫有甚于衛突故夫子論為那獨以鄰聲為成而不及衛益學重而 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街猗為男悅女之醉而郭皆爲女威男之語情 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量不信哉 華陽花氏日樂之淫者鄭衛 時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鄭詩二十有**『而淫奔**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鄭術之樂皆為是於秋以 **宿多刺談怒創之意而鄭人幾于萬然無復羞愧侮悟之時是則鄭愍**

經80-218

詩經正解卷之七日風

吴荃菊

男 奏朝烈承武全周 寛柔生 全校

吳之璋章玉

西商未太公民望起魚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武功西商未太公民望起魚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武功之工之養九十二而佐武王克商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年慶壽百二十六歲續考日太公名尚而宇尚父如召公名與而字君與周與字真是成立四位四次王之養九十二而佐武王克商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年慶壽百二十六歲續考日太公名尚而宇尚父如召公名與而字君與周與字真是以其為如封之君耳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尚或以其為如封之君耳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尚或以其為如封之君耳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尚或以其為如封之君耳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尚或以其為如封之君耳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尚或以其為如封之者。 詩羅正光 今○孔氏口夷楊氏司宠也要楊居也替故君司器主盗賊少昊以島名所之亦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子齊始伯故王郎之後次以內之亦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子齊始伯故王郎之後次以今青濟淄繼德棣等州是其地也○嚴氏日東遷政令僅行于郊畿而戲 姓本四台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禁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武王以封太公堅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移楼北至于無棣太公美 四岳住两平水土有办赐姓日美氏日民間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完縣之 官其人之名氏則未問也〇周以寧日秀美姓侯縣自炎帝裔孫伯益為 齊一之八〇齊國各本少昊時與鸠氏所居之地在馬頁為青州之域問 既老七月五

九世果為强臣田和所城而和送自立為侯の教育教徒之民考之風詩如選盧之喜多詐尚助利遺風在焉其後二十必有教徒之民考之風詩如選盧之喜多詐尚助利遺風在焉其後二十必有教徒之民考之風詩如選盧之喜多詐尚助利遺風在焉其後二十 必有教徒之後是為桓公十四傳而康公平呂氏絕其嗣田氏卒有其國儀尤甚襄之後是為桓公十四傳而康公平呂氏絕其嗣田氏卒有其國 山就胡公是為歐公太子武公壽立至于四公無思亦來子文公亦風給作心藏日世家周懿王京定公立其弟鄉是為胡公及公人同母弟 爲裏公詩以之為次裏公有詩者二有公以下無詩の子及言即音析淫 傳而哀劇荒淫怠慢好田縣從禽獸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又七傳而裴往亦得十二葢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强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三 也〇分軒能民日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一 濫志衛者趨數煩志齊者放降香志皆淫于色而害于經濟亦二南之變 立至于成公說正真子在公購立至子除公職父正來子太子諸見立是 深柳 添

極正解し 米七日日

位を行うの有極級之賦難鳴

高真松三章乃極其情以致戒焉一歩緊是一歩〇勝士按言古之賢妃朱本章通是如詞一章是耳開其似者而以為真也二章是目見其似者而以來四字有言於迫而心愈切意首二章上二句是犯詞下二句是表犯之心來四字有言於迫而心愈切意首二章上二句是犯詞下二句是表犯之心來四字有言於迫而心愈切意首二章上二句是犯詞下二句是表犯之心不可以可以表述的思賢妃也衰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夜儆戒相成之道焉。

五傳至京公政恭荒注之機紀侯潜之周懿王使京告者之受

難氏鳴奏朝暗既盈矣匪難則鳴者蝇之聲 開其拳逐以為真而不覺以雖屬告矣何服辨其非難之鳴也哉。而送以為雖聲使固有聽丁無聲者了葢其恐晚之心方傷于未聞之先故意思者的安于寒哉然其蹇非辭之爲於夜猶未央乃養蛇之聲耳蝇聲益烈于來朝之人何如乎也春飲氣玉之來同遠者亦垂練而號至后既盈益烈于來朝之人何如乎也春飲氣玉之來同遠者亦垂練而號至后既盈 連終何以非此於詩人欲其事而美之事 整正解 一次卷十四点 既也事中工客处都干老乔事干新里之恭必告君曰難既鳴矣合到岁

腎0 区。

析講首二

釋見以朝之朝作處字春故註云朝自之於為調為于朝門之下也勿所嚴章下三句則詩人因此之言而發其後畏之心也朝既盈朝字如聽記玉茲

每本是相於四雜鬼微此就盈也乃能度之詞次章首二句 母名

陸个原裝深云君未視射臣安得遠進殿陛之下王讓又云朝辨色始入君 月出視之註三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證然也最當有斟酌不正言雞鳴

1979

歌也最飛夜将且而百数作也本来了到了此一 最飛票影片與子同夢馴及會上騎於無底子子惟 詩經正解 吃卷七 图版

治但作賢如口物耳非定有此語也於處而口氣中未管露做是學順文體助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於處而口氣中未管露做是學順文體助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然心不在無難雷霆在側而耳不問焉無難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做是

之族而并以子為增予 起無無使子之獲及也夫野妃之三告君如此門 合衆既而又三告日夜將旦則百蟲作君不開夫蟲飛臺喪子非將旦 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子朝春後 、四僧我以及和京子不食于此時不已意然宮前供辞牧耶子其被友而以前前来我羣是吾不知其四龍子主上者何如也子是懼不德以界子而如而來會春今且逐萬而旋結失斯時豈無審霸然議之者不謂以一妃嫔而亦會春今且逐萬而旋結失斯時豈無審霸然議之者不謂以一妃嫔而亦會移今且逐萬而旋結失斯時豈無審霸然議之者不謂以一妃嫔 時而與了同夢處重幅之深級樂枚節之為安子並不廿之亦念彼琛禁 是君不此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 〇此三告也 時で

風心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果方明时候失朝既昌矣胜東方則明月出之尤

祭乃月出之光平月光而即以為長光彼問有視于無形者于蓋其恐順之祭粉而成集殆既昌矣吾君尚可安丁將乎然其宪非東方之明也婚影皎終粉而成集殆既昌矣吾君尚可安丁將乎然其宪非東方之明也婚影皎於而又再告日别色视朝此常规也使水夜方施縣色水晚猶之可也

辨其非東方之明也哉

未見之**頃**放一見其

光遊以為真見平而不覺以東方明告失何

又安有疑欲败慈之事來此其所以可美也

萷

詞念以而意念至矣則

經80-220

析謝此本傳是述其部人称應則更應而思驗基聚變遷正甘馨時代、你們是不不然可玩味〇孔疏註無乃以我之故留予而言以已之故僧君一僧字是從賢妃微惕一念中思懷出來不言君之下云然人臣何敢僧君一僧字是從賢妃微惕一念中思懷出來不言君之下云然人臣何敢僧君一僧字是從賢妃微惕一念中思懷出來不言君之下云然人臣何敢僧君一僧字是從賢妃微惕一念中思懷出來不言君之不然死經無馬二字是言馬無意将字法果倒耳當是勉君無使臣僧承曾且歸而轉為茲僧為已收在歸字內矣

商経正第一來卷七日 所能此只作校庭像切請見太平之世百官承事明而不夕氣象又何必然之野以成之也の婦人干預朝政則為此雖之最宮中二聖之稱昔人人之野以成之也の婦人干預朝政則為此雖之最宮中二聖之稱昔人之古者太師泰難監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目出而视朝此詩蓋國之古者太師泰難監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目出而视朝此詩蓋國

路即以便挖輕排伸那些如此為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是而其性也通便提之發稱山名也從逐也默三歲目骨優利也〇个都多多錦子遊丁之還是今境我乎循緒之間則居今並驅從兩層今提我謂我優好全分 全直死行三章一意無沒深級是出發者相則而交相與意選與像及具外員 飛動見于皆聴之間者如此其人稱已為侵為好為城本即 其人稱已為懷為好為城本即一人之言而見而人相稱歌全要見他意義與無上下各根好應首就田稅射御上看照稱其人為還為及為目而又述

我平然山之間相與並驅而從兩肩之點是兩肩之得塞子之還所致也子巧力俱全射都皆善武務級而指示或升高而歷陰蓝便捷之至矣一且遭

· 一般 でででする。 「大下以為能力議券を順揖我而致要自若是乎其際也以我之来子者で 「大下以為能力議券を順揖我而致要自若是乎其際也以我之来子者で 「大下以為能力議券を順揖我而致要自若是乎其際也以我之来子者で

風也茂美也 之茂叫頭会遭我平然之道財政分益驅從兩社会指我謂我好學成分

| 型也昌盛也山南目陽源似大說頭白頰高前廣後越善也子之昌兮遭我平峱之陽兮並聚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但然係習于田賦曾

刺

南王葵如者如是夏美

以說明光也至公好田服從食飲而無脓因人化之遂成風俗智于田雅謂之

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平以獨下如瞻仰所

人身修而家齊青上也思齊所謂刑丁家奏是也夫道不足幸有監处助

賢問于馳逐謂之好焉

經 80-221

而

春觀諸此而已矣

才能之富日昌間于馳駆日然習于射御日振〇麟士云子之遊詞我優即處正未知度では了る事之至也の還是便提優是輕利技藝之美日茂昌侃是技之善但字限要別の黄維章日並題逐跌有何構蔵其文相跨季 致茨城而于反歸功于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寒自鳴其得意大叚見風交相粵朱子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于便提本一串事我同服子之便提以 是一套孫不必分茂昌好藏不過便捷輕利之意好與茂俱是才之美城與是一套孫不必分茂昌好藏不過便捷輕利之意好與英俱是才之美城與 祈講此詩點云交相稱譽先其語氣只是一人之言單重稱人上 一便設性科

新經正解·《卷七四》 之敝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〇上之好 還三章章四句〇登山謝氏日千萬人之習俗成子一人之好尚千百年 思不可不薩是民之表也大再有含荒之戒孟子有無厭之規示訓也存

以新政成俗至于交響而忘其非為人上者道民之路可不慎武

营俗婚禮不親迎君子談之賦者

全百此詩總是齊女序其夫所俟之處所服之飾也然由著而庭由庭而掌自 首尾補之〇齊人急切從簡不知禮教信義故當時男女督相智于門著之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有次序特齊俗不親迎婦亦不知其非初無刺意廢親迎之禮只作說詩者

賦也同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者門屏之間也为耳以續懸藝所謂統也尚加改我於著館舒何乎而充耳以素例孫平而尚之以瓊華糾坂平而 莫屬御輪而先歸於于門外婦至則排以心腔亦俗不說迎於之至清即始也項華美石似王者即所以為頭也○東來居氏三昏禮係往婦家親迎既 侯出跨其服飾之文故有此風質相忘而不自知也

之始乎但見有完耳為其懸实之緣也則以素色之緣爲之照其其尚于 之門也則見其俟我于門屏之間而將揖我以入矣此一俟也其夫婦相見

有素也而又以青岛加尚之或不惟理華也而又以理營為禮節之容與服合素由書而入有庭也則見其俟我于庭而揖之入矣但見克耳之據不惟增道婦及疑門揖入之時也 保我於庭乎而克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亦美石似玉春〇呂氏曰此昏禮所謂矣我於庭乎而克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翁乎而

侯我於堂平而克耳以黃平而尚之以現英則於平亦 色之は弘其得干庭之所見者如此許経正解一門卷七四級

一風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〇呂氏日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

析講侯我言夫之侯我也起頭看一侯字便見其不迎矣春夫家之養也言所講院是之間則當時典禮之孫門可是而其俗之不美亦可徵矣服飾之縣盛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矣不行平奠爲御翰之禮而惟侯平服飾之縣盛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矣不行平奠爲御翰之禮而惟俟平服飾之縣盛山之所,以黄焉加尚之襲不惟受禁也而又有望英焉體節之後與惟有诗也而又以黄焉加尚之襲不惟受禁也而又有望英焉體節之後與此為此處而上有堂也則見其侯我于堂而稱之以升矣但見克耳之緣不之時也 只住于著于庭子堂而已也昏後院日謂之昏春聚妻之離以昏爲期則取 陽住陰來之義也故經日父親照子而今之與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

人几庭于厨而拜迎子門外塔熱照入拼放升堂再拜真罹養親受之子父

經80-222

詩經正解 如春秋所以訊記子也是故親迎干滯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由是請侯迎使三公迎后諸侯以下皆當親迎故是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養输道 此該但欠前面報迎莫歷御輪先歸一截事事の葉臺山日禮惟天子不親瓊堂項英亦只是一物變交以叶翻非以所俟之異處而易其色與石也觀日素日黃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官鎮即充耳鎮其物也克其其名也瓊華克耳各則尚以瓊華之百也統謂懸蹟之淺用雜縁級織念五色皆傷日青 食合色而能所以合體尊甲以親之體之序也有無利目本章召民註兩引也降出選擇革而壻授級御輪三馬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指辦以入共年西 東雁御輪之禮安在武克耳二郎言縣克耳之钱則以素絲而懸于紀以為。 回親迎也齊山東堡國獨不聞此乎〇項華等只是一物水 謂之華草謂之 **原本七別祖** 深如在 京方之日今彼妹時者子在我至今在我室今履我即今

其去以日在門內於自室的選將行也

瓊華之·強交義相是二句塞一句也〇此與前篇一個作者皆不知其我而兼下青黃為總釋也的加也至與也方是解尚之何克耳二字領頭而懸此 正之光色也〇註克耳以穢二句本解以素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 存之則可見風俗也 禁而實調之秀荣而不實別之英則凡言均華項英項瑩告借草木以形容

老三章三句

傳莊公無薩齊人刺之城東方之日 之日重

全旨此詩男子自作目始出而女已在公月始出而女乃在門即來就者終 万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避化也 是依已以為去就也定見云是女然日本而禁去者敘其來放即 是依已以為去就也定見云是女鰲目来而發去者敘其來故即在室中發目而始行言其情之戀戀無已也 0 日與月是四時以起與旦鄭來蘇那共

> 詩經正解 東方之月今彼妹者子在我閱例死今在我問分履我發所玩分 之事以道其後欲之條齊俗之不美亦可見矣。門內之國案其在我關也履我之跡而行去也其情抑何密也夫敘其往來合然及其夜也聽彼月今則出自東方矣况夫彼妹者予當此之後則在我理此關門內也認行去也言雖我而行去也 何而其情亦有未替者若妹子之于我何如故夫其旦也瞻彼日今則出自合泰此淫奔者之何首部男女相與多起于情彼避追相遇者曾會聽之幾與也是雖取北山言此处躁我之即而仰說也 言之日月皆在東方珠夷而求初昏而去也室在段內閣在門內來則在室折講東方則有日依妹則在我之室此與意也亦與至三句止下二句申上經正解 一一卷七四萬 意亦循語云半歩不離之意 東財迎之去則送之皆已在前為引而女在後馬騰也所該云緊眼着走之去則在開将行也敬我早見經經往來之情無非為我意騙我疏假我發是 東方矣况夫彼妹者予當此之旦則在我所后之室矣其在我室也躡我之 迹而相就也其情抑何殷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停齊大夫相戒以動于公賦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章

以深刺其味平時也正不及則整句誌與若無節號令不時不可平看重點人及深刺其味平時也正不及則整句誌與若無節號令不時不可平看重點人全古此詩作于愈改之非前二章法其事以刺其君之失時末言其時之易數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望壺氏不能掌其職為 居上惟其與居無節於據令不時也の或云上二章述其水到末章乃則之

經80-223

風也自代也至臣之前別色が外の止即心神共在典於無能於や不敢自及方未以所強類倒駐衣裳賴之倒州外之自公召之 時後正解一个卷七個五 東方未婚顛倒裝衣倒之顛所與之自公今法路門之 風也職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弘 所而來召之者愚蠢稱以為晚也至于他目而有不然在吾將何所依據哉疾盡將為入朝之行也夫蒙衣顛剖于未明則時亦既早矣然又已有從君君之不知耶今夫別色入朝此常裡也今我自東方未明之時而類倒其衣 要知齊君失之境處未免更多其人但從其中言之極有含器〇九氏目帰一不也此二章雖言其具便是他将不免又太存意觀不以則容句可以亦一而來也此二章雖言其具便是他将不免又太存意觀不以則容句可以亦之時不得順擊其鎮非真以衣作姿裳作衣也召之召其人也令者傳統令令不時也東方未明說非辨色之時而此心恒恐城顛削衣案謂倉皇意遠折講各四何俱聯絡相承說上二何未有刺意下二句方刺其與居無節號 者為益有以為脫也至于他時而又有不然者再将何所持術故,即之事也夫宴衣顛倒于未婚則時已為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令之朝之事也夫宴衣顛倒于未婚則時已為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令之合於日出視謝此定制也令我自東方未縣之時而顛倒其裘衣蓋躬為超 以為恐也或目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明而與因其衣裳則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為恭 是日之光氣溢過云脏防不將網见日之光氣而物乾放以時為乾狼該 将且昨日之光氣如升也〇召之令之亦以是號令中一節即白五木勝言露在朝旦未見日色故以為乾義此無取于乾故言明之如則 深柳堂

人間

開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勤其政而齊於應使子孫能率太公之沒至遠行逐遊旅之人口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與甚安始非就因者也太

詩經正解 《卷七日》 企然夫其所以號令無節起居不時如此豈以晨夜之度有難知乎彼人所与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他 〇折柳樊剛維不足情然在夫見之前為顧而不敢越以北景夜之限甚明 比也例得之下垂者來脫之木也笑落也即來因也果果藍戲之貌以早 析講此章上二句比於夜之限易知下刺君之不能知也別色為是未別色網政事乃失其戶矣詩人之言其深有憂也夫也哉夫君眷萬氏之表也與居無節號令不將則人無所據以為信由是紀也哉夫君眷萬氏之表也與居無節號令不將則人無所據以為信由是紀 之暮而無一定之節爲反在夫之不者矣吾人而欲從召今者何以為遊守之事而無一定之節爲反在夫之不者矣吾人而欲從召今者何以為逆之之令而顛倒于晦明之節失寢與之期而潰乱于長昏之處不失之早則失 與然旅旗健園四字無塚應故難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此最夕之與然旅旗健園四字無塚應故難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此最夕之不知早順說而暮只當一曼字與暮夜之暮不同〇麟士此章語意願似及不知早順說而暮只當一曼字與暮夜之暮不同〇〇世 則英亦似早者其偶而暮者其常以見君之情于政事處不能表夜大概就上為将之可怜然柳之內乃內也即之外乃外也其限豈不甚明況來不夙上為将之可怜然柳之內乃內也柳之外乃外也其限豈不甚明況來不夙 明何君不能知而至千不早便要其號令之不可信明矣折柳癸國非若 為夜不風則春重華上總是言其無節之甚不必折看大意謂是夜之限 限一句也故謂之比 府而宣治化也倒衣詩人豈徒以召己不時之故與刺手〇昔大公就四所祭奉家臨日久而科度天神益不獨慎與好便出下而已亦而以明天即太不明三章章四句〇吳出思日人表日出亦视朝日中而老政日人 即放及狂夫皆學時不能是夜州平不及期及音茶 土

有不能展夜天

信要公留葵氏于齊唇桓公不能制齊人刺賦南山

英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鄉以懷字從字鞠字框字為玉雕裏極曲刺全直通詩前二章所礼翰刺奔侯縱欲而賓天下之大倫下二章兩托與刺魯序南山刺襄公也爲默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不飲斥言其移而但托喻于狐駕言丁魯其所以刺齊聚香恩而彰矣了上相之中法也故義歸于刺爽也〇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是責也且行淫文姜妄行以縱微祖之不能制要以齊之勢重也襲之政于淫其林以 結婚于齊歸用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强以自問尤屬望者齊耳齊裹恃强以 然意專在裹養詩是齊風刺除正是深刺齊也夫魯桓秋兄自立有危心焉 正云前二章云於了云替道云懷此明是襄公後二章云取妻明是桓公然

用山雀雀時雄狐級發春道有湯齊子由新先日歸止易又領此所此 終不能、公字記者亦直如詩還之妙時經正解一次卷七到憲 道也為平易也齊了襄公之外魯桓公夫人文妾襄公通點者也由從也婦 八開嫁日歸懷思也止語縣〇言南山有後以此爽公居節的而行那行且 比此 南山齊南山也華惟高大貌孤邪媚之默級級末匹之發脅堪通常之

.........

夢然而寛平齊子則從此道以歸于俗其合則正其禮則宜焉既日歸止則報終然獨行而求匹惡彼齊君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其是且其適魯之遠而以入君又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很惟然高大其上有邪媚之雄狐乃合衆此詩刺齊襄魯植作也若謂不可廣者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之綱文菱既從此道歸于魯奏襄公何為而復思之野 兄弟山遠義公何為而後懷止未歸之先既不可瀆偷而妄想既歸之後何

> **学見失其兄道也** 思矣前言唇道有夢見齊子之婦人人屬比也齊子二字書法嚴其曷又二思矣前言唇道有夢見齊子之婦人人屬比也齊子二字書法嚴其曷又二思矣前言 明其為唇桓婦非襄公所宜思非云院婦之後不可思者然則未歸之前可 南山上見行羽行在紙上見魯道可以下言文美既歸魯襄公不當湮之也 所識此章以前山喻高位以雄派喻齊襄之邪行是隱此之正者居高位至

用也兩二魔也後冠上飾也験必兩餐必雙物各有轉不可能也属用也用 屬整五兩部於又冠綾籍雙彩所止魯道有為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其談死手 嫁于曾矣夫既用此道以嫁于曾則為督公之配妻公何為而復從之以亂

析講此草以物各有粉喻文美非襄公之稱是隱比之及者於二獨也發有詩經正解——《卷七月》 也羅與羅為偶雖五兩各相偶縣冠係之下垂也順頭而下結者為複經之 糖展黃藤白鳳黑騴散縣五等故云五兩一說五兩伍伍相兩非五餐之說 重者為養必雙方相稱可對給决不是原亦不可益也下四句言文美院的 官而為桓公之俱襲公不當亂之也見襲公文美非其偶也

藝麻如之何衡情從論主飲取些妻如之何必告許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藉

今恭夫齊君之殺欲也因不免一亂倫之罪矣而唇君獨不能以義制之家令恭夫齊君之殺欲也因不免一亂倫之罪矣而唇君獨不能以義制之家父母全層相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武 者如之何必先通姓名而告其父母矣令自君院告父母而娶矣是宜端和 不有愧了夫道之綱系彼藝麻者如之似必先衛從而耕治其田野矣要 與也藝科鞠躬也〇欲樹麻香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長

二的科文二家見失其失通也以是府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日告父母廟上的科文一家見入了了一次一次是府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日告父母廟正故云但重末娶妻之禮漢子生者小于死者是之謂作娶妻以告父母爲正故云但重末 析請此章以藝麻引起娶妻而嘆其無以制之也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縱門之道而謹其始正夫婦之倫而制其終曷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惡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與也克能也極亦躬也

栗一則刺魯桓而干文美曽無庁言及之若日此猶不足道者也詩人之惡栗一則刺魯桓而干文美曽無庁言及之若日此猶不足道者也詩人之思共心社邪姜以開其意曷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夫詩人一則刺齊媒妁則妻不可得而娶矣今魯君既以媒妁之言而娶矣是宜明禮義以正媒妁則妻不可得而娶矣 合衆彼欲析薪者如之何非斧斥則薪不可得而析矣欲娶妻者如之何匪

析講此章以析蘇引起媒妁而嘆其無以制之也匪媒不得與上必告父孙思亦嚴矣哉。

字移然原然俱在其中亦重末二句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各全學候既

惡之也 日公将有行送與姜氏如齊申編日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演也謂之有顧南山四草章六何公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傅 享公使公子彰生乘公公薨子真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帶桓也另此必敗公會齊侯子來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爲公誦之以失夏四月 與之飲利于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為拉於而殺之春秋經恒 三年秋公子量如齊逆女九小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子桓十八年如齊 〇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譜公干齊侯公日同非召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

> 然也公羊拉幹而殺之一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昏桓公上車摺其以公死 之下始云齊疾通馬变似如素與通私以好淫之事生于聚居不宜既够始

前盟電

序甫田太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使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城甫田

章喻循序之有成言近小自然可遠大也正以見不必緊等之意の大意謂全直通詩以成躐等為玉上二章喻躐等之無益成人為遠大而忽近小也末 詩経正解 一次卷七四段 者非其道也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亦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騷騎張王之意仍仍愛勞也○無田暗甫田維莠酯騎騎計。無思遠人勞心切切音刀 即心夢を成時人脈小而移地忽距而即遠将後勢而無功也 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了

传蹟等之念何以言之彼田不可以不治也然田大則難爲力爾無日前

經 80-226

等之無益也固如此夫 「こうニンフィッカロのつこうごしょしつ こののうしいこうのう 難為期爾無思述人也思達人而人不至則其心忉忉而憂勢矣然則人之 也 |務大則必無可太之理忽近閻遠則必無可遠之機其弊亦猶是也顧(ローションの) 田市田而力不給則維養騎騎而張王矣人不能以無思也然八法問

無田市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且 一戊反

耐經正所——來老七事 合來兩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維莠桀桀子其中矣兩無思遠人比也樂樂舊騎擊也但但猶忉仞也 喻或安思以遠近言田子思字有意速意須要得四無字節氣太小遠近虚析講此二章言觀等則有不達之辨也上二似喻戒矣作以小大言下二句千里之劳人何存而徒使空驰人亦何樂而為此故一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怛怛而難安於一生之粉力無多而空置誤用 虚認詩本亦非言人當女子近小言欲達大者必始于近小也輔氏曰厭小

與也每作則事不逐奏想則心徒發驕點若縱之延載侵陵嘉禾之微切 所謂傷心之痛也策禁特然獨出之貌但但倒然不安之意字義稍別 而務大田南田者也安作之所為也忽近而圖塔思遠人者也安想者之所

姥今葵料菜会總角外音報外令未幾年見今突而并今

絶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載弁以出者非典歌等而强求之也藝術其序 也蛇變少好狼班兩角聽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犯亦冠名〇言 不存必至的此又東明小之可大道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

然而至其極者顕等而徐速則及有所不養於 合衆夫職等既無所益孰若循序而有成乎維彼童子年方幼英而與疑問 可愛時方總角而卵然其下垂視之成人同有問奏死見之未幾旦突然誤 では行うりない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というないでのですが、一方のは、大人と対比らのでは、一方のは、大人と対比らのでは、大人と対比らのでは、大人と対比られている。

> 等養由其就而勢同必至也未句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醒出四無字為兩角如卅字之形也童子乃成人之漸總用有戴弁之期可見人不必雖燒樂幼之容總角幼之條總角喻近小戴在喻遠太州者童子總聚其髮以 机溝北章言循序則有必至之理也與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引和對之言今日之田前田思遠人者何紛紛平請以重子之認前其路而可也也然可至于於能其近者求之而忽然可至于遠未有不前其位所也外 之可大國之可遠理因然也厭小務大忽近國遠則欲之重也循其理之自 精神○慶源輔氏日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為此以曉之小 乙意紛然而終不能有所達矣 然而計獲之心不節則忽然而逆其極有不自知者徇其欲之所為則躁亟

詩經正解——來卷七月至—— のかれる。 がお得者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変之功亦何益哉の易日地中生木 何勢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歩飲一歩着寔 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 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 先哲有三甫田悟進學衙門悟處世可謂善讀書矣詩人其知道承版後恒景之美功科管安之無聖學其所從來者遠矣〇氏君子以順德預小以高大書日若升高必自軍時退必自遇益言劑也 南田三章章四句 〇 依在云林秋者無俸成之理循序各有必成之功齊 俗急功利故詩人以此戒之〇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勢朱子曰小序說志 深柳堂

傳義公好田大夫風之賦虛

全直通該三章一意總是指其物而美其人也當以人為玉不可以人與夫對於區令利荒也襄公好用獵平七而不修民事百姓若之故陳古以風馬 還詩相類但還詩是交相稱譽此等是已譽他人故云春雨 乔首章美其人之才德下二章美其人之才貌要說得近齊俗一 逸大竞與

· 財也鎮一環貫二也仍多領之鄉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国運重錄結其人美且偲音息 師經正解 最與應則言其惡也亦要見武勇所齊發意益田間所見者如此の左第宣不也仁只是受人之意如方照而同其力既稱而的其利是失此言其德也 自荒之失從可知矣 別無人歳夫一田撰之戲而極稱舉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图引以無人歳夫一田撰之戲而極稱舉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图引於之仁心又有錢思之雄貌與之前驅克廣德心從之于符殊有生氣誰謂 蒙貫一小取一來其二則一大壞其二小學美就稱事便捷輕利言此言其 其美矣又且威儀出飨偲然多到之有餘起何如其可觀耶是人也既有豈 又且體貌絕人暴然獨裝之甚好是何如其可稱耶 合系然處不惟有壞也又有子母之重環為其望是處之人才整固甚美來感也重環子母環也最情報好說 竹湯各章首の輕通恐重人沒嚴田大言處者賦其所有事也子母褒謂大 公二年来之城省義華元旦于尼于原東甲復來思言立場合意提供 合衆然處不惟有重環也又有一環對二之重舞為其驅是處之人才能固 重年發其人美且餐音# 令無其有聲意在物如此其人果何如哉但見此人也找藝的全便提外見而于獨深有意于斯人方其走韓盧之捷而搏獸于山林之關鎮下之張令 且仁也凡我同人熟有如子之可誇者乎 獨植一時之能因若是其美安而重驅之始能同心以共濟推物以构議排 賦也四田大也令令大領下環點〇此時次於與強者同 聚卷十四 風 丸

是一下公司最公于深述與夫人美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散苟。

二句、監督君不能防平母下言好得以微其欲盡齊子之歸離使之然見莊(全是近許全是朝班公不能防開其母故母得以殺于欲也重歸止二字名上 () 想交姜也齊人惡爵恒公微弱不能防開交姜便至淫亂為一 西北

马之欲射不能防開之也

比也服象称男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〇齊以以散苟不能於然三三大於蘇蘇詩聞对齊子歸**瓜其從**隸如雲 制大郎北部和公不能即即如表來指有可能上者表也

新經正解 吹老士科風 明之以顧則多何难公不能也沒有也者所以乘梁之空以取魚者也今敝合系允請到准公下能防開文美而作也若解母子天性也感之以誠則數

也唯有之被無以制于動脈也然則會君來恨而不能防閉其母亦稱是於行在深而其風乃動脈之大為任其往來而不能制也是非動脈之不可制器正解一次卷七詞風

政治在梁北自動脈所養子師山非孫如哥

合金以散者而在祭而其魚文飾魚之大松川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是姿合金以散者而在祭而其魚文飾魚之大松川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是安田也然似幼庭市頭大或謂之態如厨亦多也。こうるののののでする 差別管音楽橋而不能防閉其然何以異悬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

3 0 0

今流之無所衛品也〇唯唯衛其出人自如不能限制之意〇婦人有三從 が清魚本可制而符散型不能防閣其母何以異是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故 が清魚本可制而符散型不能比文美本可陈而莊公訓敬不足城令不行 が清魚本可制而符散型不能比文美本可陈而莊公訓敬不足城令不行 が清魚本可制而符散型不能比文美本可陈而莊公訓敬不足城令不行 が清魚本可制而符散型不能比文美本可陈而莊公訓敬不足城令不行 が清魚本可制而符散型不能比文美本可陈而莊公訓敬不足城令不行 が清魚本可制而符散型不能比文美本可陈而莊公訓敬不足城令不行 が一次之也沒看一數字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依莊公命而住文表 が一次之也沒有、本語、中国 が一方。 の一方。 の一。 所謂夫死從子者其道安在故詩下一般字形容太赤

正常二个卷七课以上一个大人美氏食育孩子就四年夫赦苟三章章四句○按春秋母莊公二年大人美氏食育孩子就四年夫

人姜氏写亦任于就丘五年夫人姜氏如亦师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高經正解一个卷七個四 雲積以泛大而己の杜氏日底齊地配丘魯地の胡氏日會日享借為之故如雨繼之雨降而生水故如水溢之言桓公不能防文義初亦生于如 而再會為其為惡益顯矣其從如雲言雲無定性隨風而已雲升而生雨子个會齊侯于蘇是莊公不能防閣其が失于道也防魯地穀齊地一歲以又會齊侯于發〇胡氏日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氏嫁從夫夫死從 有制使者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為則文姜雖然是家門可得表心切氏目有制使者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為則文多雖然是家門可得表心切民,與也許穆夫人思歸寧其鬼許人尤為終沒義不得而止若善莊及則而, 人妻氏如萬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萬〇起山楊氏日如雲如麻言從之者 名也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又日兩君相見享于廟中體也非兩君相見 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〇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

> 終以家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循稱而况如甚承〇都云此詩作于桓于國風以示後世使和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歸卒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信其兄而阻于義故載勉作聖人緣 公进营之後故序日為二国忠朱子改謂刺格并公非也莊公干文美則終以寧其兄弟又第不名在第一十一小二二十多首日弗克夫不制其妻

傅夏公代衞養氏會之干師存人刺之城載驅 裁聖章

序載驅齊人刺賽公也無禮養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經播其

怒子為民務

不言共亦在之無軍厚之意疾界所必而發夕魯道實發夫人而但言為故是詩亦直刺之無軍厚之意疾界所必而發夕魯道實發夫人而但言為於是詩源正解 人卷七 周週

裁經海海前董事朱輔斯母並有場齊子發久叶祥 而來會聚必也不有宿也發久消離于所行之食口齊人對交差來此中本華質而朱添也不有宿也發久消離于所行之食口齊人對交差來此中賦也凋薄疾驅壓量方文席也東車後戶也朱未來也蘇獸皮之去毛各產

乘車以行薄薄然其疾驅馬有竹鐘以為車藏有去毛之華添之以外以為 車飾無是車也將何往乎顧瞻發遊為然其鬼平齊子始既自齊而于歸子 合衆此刺文美之詩也若謝蒸悉之心人皆有之何齊子獨不然取善觀其 符合又自然而私歸于齊但兄女宿子其地至明是而發子女所宿之意 将為被欲之行而各無畏忌之心矣

職義春天下之大防也共禁亂之所由生新防止水が門自来也情女以

四縣指於海紅垂極不測結魯道有港齊了宣信東叶舟 也豈弟本盛德之稱此云爾在美惡不嫌同節也只與獨称不安相對處不同乃喜其故之得遠而樂易自如形于各者如此皆樂產惭忸促之意啓行不能待且言意欲也此又是夕時發于魯之該愚謂非也此豈弟與別 が満北二章言其車如此勿以首句為馬載壓消跡處車聲之疾襲知其中が満此二章言其車如此勿以首句為馬載壓消跡處車聲之疾襲知其中間通方山豈勢而有樂易之來無何無蓋恥之甚故 一風也惡馬黑色也濟濟美貌而漸柔能分弟榮易也言無忌佩養取之意以 癸夕宿于此而從此發行與古詩朝發裏陽城同義詩故云急于赴齊即夕見是國人觸目之地發夕如唐鑑發自京師之發言昨日伯在此明日已往 之下垂滴滴然其和奈駕是馬也将安往中預點魯遊蕩然其宛平齊于由 心之感欲也見欲至之速意軍一依朱郡一件四墨言物色蓝也野植有為 **企泰且其馬以駕車也則四輕之在都濟濟然其甚美特以御馬也則六特** 0000 礼

所從之人也或謂泛推行道之人非也別與自律也遊遊自恣也成爲自然所議文本以所經之地言乃自魯來齊之路今次本東水有文美芸等八八八

總見其與而無恥之狀

我縣四章章四句〇至山湖氏日日 当第日期鄉日遊遊文美之情懲民 於快樂如此無 顧義無羞 · 無忌 恨盡見干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

文暗水湯湯豬行人彭彭雅桑姓有夢齊了明琳 蔣極東州 · 成本七日與 取也淡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益熟彭多彩言行人之多亦 以是其無地心

∃.

-- 深柳古

稠人廣樂之中而行彼勢道有為之上若宜畏人之誠矣齊子乃蔣朝將對合來彼汝水之流也固湯湯然其盛矣此從行之人則彭彭然而多矣當此 以往為益惟幸其來會之有期矣何其然而不知愧也哉

· 文尤滔滔暗行人條偽語 響 由 然有或孩子游放 「賦也消汾流頭佐傷衆親遊教衙判翔也

刺緣如此可以見其惡惡之心嚴且切此 當此來人居目之區而行彼魯道有寫之上等 以教而往爲恣惟喜共來會之在即於何項為同不之類也說夫詩人反器 **台泰彼汝水之流也則滔滔然而不已矣此從行之人則應應然而甚象為** 全是人ご議奏齊子乃以牌

亂其倫常而恬不知恥者矣

求男以外選兄其可羞兄甚爲子因表而出之以或後世家庭骨肉之間

乃交姜如齊不一而是看來是交姜去要齊依非齊侯有所期于姜以女之妙刺之深疾之甚也以李映碧日傷風敗俗之事一之為其其可再手

詩程正常 吹卷七百五 戶衛送刺魯莊公也齊人仍然在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聽防閉其母失 **智莊公會齊大夫符于藍齊人讓之賦衛嗟** -青

便見得是人以准公為承後之子讀者既然會其意見得自衛送面下句句藝之外灰中間展我甥今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朝得罪公只一是实假技藝之美而以數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正丁容貌威儀技皆托之他神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點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皆托之他神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點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 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為 射明減分則前善矣德則本見其兼亦可惜也三章是我親今莊公誠為我是稱美感節節是樂息不清處詞不急追而意深切矣〇歪山街氏目一章 が囚之別 人及以我察院之子亦可惜也三章口雲記令罪公善外門日

以樂則也齊任文養之淫亂即 無策以鄭之亦可 也

◆其子也○齊心極む即此公與後抄勢之美如此即沙却其不能以極助賦也何遂漢辞昌盛也順長私抑而若扮美之盛也得目之動也是意見如此也有多人所而長今初若楊冬美目揚公巧也雖今射則藏今

即其伊君中你や即御少此中

○経済人極道魯班公成儀技藝之美者間人之一身惟成儀足以養君子会能也然求其兼全之者鮮矣待嗟我公其於儀之皇而故塾所以多君子之能也然求其兼全之者鮮矣待嗟我公其於儀之皇而故塾人極道魯班公成儀技藝之美若謂人之一身惟成儀足以養君子会泰齊人極道魯班公成儀技藝之美若謂人之一身惟成儀足以養君子。 按藝何島以盛也以言其妖儀也體親則顧然而是而俊偉之可觀客止則

四经正解 人卷七字字 ر: ر • >

了眼也名作用也言其於儀扶藝之可公也清則清明也儀旣成言其終事而稍變名分美目清今儀旣成分終日射孫倭不出正維分展我男維及公

禮無選近成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英皮侯

而設的資射則張布候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日勢言稱其為齊之将不

文以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於

之子安 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 1

雖極射侯之多而發必中的不出手正之外其技藝之,可各又如此以如此可美以儀則終身無逢而式體之莫愆其威儀之可各)附如此且實射終日合系符鑒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可名也以目則黑自分勢而清明之

題正解 內卷七日湯 日燕縣齊人所見于魯春則賓射也射皆三番而正終日射倭美其久射而諸侯來郭與之射干朝日賓射將祭擇士射干澤客為大躰燕賓客射于寢 愈密之意必到終日無遠方見其成終日二句是枝藝可名外只主有射說談儀舉一身而言成自始至終成千禮而不失也儀既成有應接愈煩儀文 の、神のかのののは、はないのでは、これの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

其學站兩有志〇孔氏日正恭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然同非吾予齊侯之子魯桓皆日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急而亦未必遂無 正畫中朱次白次谷次貢玄片外諸侯射三正棋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問三尺六寸大半寸候身一丈春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绿盡為之王射五廣而正若一為侯身長一丈八尺春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春正方四 正畫中朱次

點者射難中以中爲從故取名問聽梓人有皮侯綠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爲名齊魯之間名題屑為正爲之投 正則患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名一射義注謂盡布日正棲皮日鹄是也〇 侯賓以用承依無好用歌侯鶴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似鳥之棲故日棲鶴 正去白蒼而盡以朱綠其外之照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緣方二尺 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散

節也賢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餐四矢及覆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殿也妄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處亦好般選異于衆也或曰齊子樂樂亂料度今 射葵之精可以祭配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的 合然衛院我公其威儀扶警無一而不變好也語其日則清然而明語其看

則楊然而美苑形其可爱也其依條之数干此可見矣時乎舞也則選黃而

四經正解 一次卷七日至

沃柳华

果于恭持平射也則中無而貫手來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巧力俱全就與一個與亂無核數之變及于此可是矣持我是人為有自己則就然美也舞則四句是枝藝之變舞則一句對射則貫三分為言問目之間婉然美也舞則四句是枝藝之外者也詩人感嘆再三則莊久而毎為人所不足者必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詩人感嘆再三則莊公之所大政者不言可見矣。こ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人。以為此時人感嘆再三則莊公之所大政者不言可見矣。 以與亂而何學亂亦即粘上二何該作未然字希言外見射足以樂點而與以樂亂而何學別亦即粘上二何該作未然字希言外見射足以樂點而報以樂點不是一天者象其有事于四方也射則不從貫萊而又中其故處力而兼巧謂不足 不足以防淫也一說四矢反句就在世字內下帶上言不必分巧办〇記言 一百必及干成羽花然後謂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於難國君之子教干成均

年曾與宋朝公射長萬後之。 亦必成童舞泉既冠則舞大夏〇全僕妓矢飞南。……「而宋大七、亦必成童舞泉既冠則舞大夏〇全僕妓矢飞南。」

之術效矣尚何僕從之制平為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于玉求助于鬼國婦保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姊僕僕為甘役干齊恭聚公之威重矣文養 下籍其下被那淫之迷不惜其夫之秋何有干子之庭故行縣围城代衛本者可君界也齊襄立莊以示德在公籍男以自局文美快宗國以恩其 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成命之不行耳東京召氏日此詩三章義刺之 以思处試敬以事的威刑以取下車馬僕從莫不使命夫人徒往下夫人國君子君者人神之玉風效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因何者莊公者哀痛 務送三章章人句○或日子可以制母·我姓氏日夫死從子通子其下况 車馬僕從之說可行平日不能也先儒崔銑日桓公次季友之群慶父之 彭皆在言外慶樂再三則班公所大問者不言可見矣○說題或日制其

何所補設〇附錄漢書養臣之故を後宮為姥好父子昆弟侍帷幄數馬他石階之臣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〇三山李氏日莊公有嚴儀衣藝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民欲又無子鄉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民欲又無子越正解一一一卷七日五 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港于酒色趙氏内配外家園的言之可為于色建始神可問發種天子之容者矣博覧古今容受直縣公鄉稱職奏議可達遭臣武成帝等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縣尊嚴若 以來王氏始執國命政平短旅奏遂篡位葢其威福所由來者新矣 魏一之九〇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馬其典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 **齊國十一為三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此北 法汾水其地 医陰而民 貧俗伦蓋有聖賢之遺風 無周初以封同

央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〇說過觀詩皆未減時作〇麗無世家不可念 前篇之中則爲晉之說未可全憑恐難以即鄘例也〇疏義詩爲晉作似 三章公行公路等疑指晉官而桃園一首顯然爲憂魏將亡而作又雜于 三章公行公路等疑指晉官而桃園一首顯然爲憂魏將亡而作又雜于 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商之後告問公元年晉獻公城之以其地賜大夫 代與也齊之次在晉而觀晉之所滅魏而後唐猶即都先衛者也〇按魏 為魏文侯而與趙籍韓度廣晉靖公為家人文侯孫則深惠土瑩也又六 節諸滅之 畢萬降干 晉為大夫得食邑干魏九傳生魏斯斯請周威王命 按您詩世學畢公局文王惠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為魏侯十餘世晉獻侯 翅将不爲善國水吳公子札所謂美哉濕風平以德輔此則賢主也今聽 魏能以舜禹之治天下者治其因使民俗相安于治而大國無所敢其事 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建區 坂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春舜两所都之地謂境中有其都耳不居其雄冀州虞夏因之是問唐虞夏之都大率不出河東之界然則魏都河北蒲 吝嗇且 圖悉不 咨廣修德于民教以義太而與秦晉降日見侵削國人憂 〇魏本舜禹故都處山河之間土地追隨而其勤儉之遺化于時猶存使 孔疏皇甫溢云舜所管都武云清坂禹受鄉都干陽城安邑服處云堯居 中公行公路公施监督官疑定晋部又恐魏亦省有此官益不可考矣〇 晋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循即鄘之于衛心今接管 姓多為音歌公所派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為民日觀地人 也皆首在蒲坂南析城在後澤西南皆河東界內〇呂記水經法故義國

要職之方成好人遂從而服之是何其急不能待有如是耶安職之方成好人遂從而服之是何其急不能待有如是印以執婦功也今根於之女子乃可以發裳使之豈其禮子且非鍵裳而遂可以執婦功也今根於之女子乃可以發裳使之豈其禮子且非鍵裳而遂可以執婦功也今根於之女子乃可以發裳使之豈其禮子且非鍵裳而遂可以執婦功也今根於之女子乃可以發裳使之豈其禮子且非鍵裳而遂可以充有一手倫吉則必急迫而多至于失禮矣吾好人何如也被葛履用之是他几裳皆統于要又使之治其要為几衣皆統于稱又使之治其嫌焉適可以發展之事,以此為明之。 東京の中でである。 主不可分言の近小床即観之福急不止一人可以見其飲乃詩旨也の上京指生不可分言の近小床即観之福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福急亦不止使女主不可分言の近小床即観之福急和自食畜中來故詩柄及之只當以福急為於也但詩本為刺橘急而橘急却自食畜中來故詩柄及之只當以福急為於也但詩本為刺橘也觀地阻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食奇福急而無德以將之序為戀刺禰也觀地阻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食奇福急而無德以將之 也要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勇家要嫌衣領好人猶大人也了魏地版险與也科科發展寒凉之意夏葛服冬皮雕掺接猶繼繳也女婦未願見之稱料科莊舊属可以預霜接換雖女手可以繼裳要嚴之練精之好人服此頭之 **傅魏之內子等六怨之賦事** 其事下章原其心黃葵蜂曰此乃詩人味以為刺亦非女子所作語經主律 其仰像體而稱急故以舊解魔漏起與而利其使女徒寒又使治其要鄉而 信三王時也譜云魏風變于平植之世原其始也〇眉山蘇氏日檜者鄭而傷而惠王十六年是為魯閔之元年者獻波徽詩作于未滅前知桓莊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王十二年秦圍襲此侵削之始也歷桓而承 詩所為者衛晉也至于檜詩木亡而先作矣所派也檜詩不為鄭而即都為衞魏為晉何也即鄘魏之詩作于旣滅其

得其意矣至下章惟是獨心方類山說者且在含土關更有餘味 知不即指助祭似亦不必以有舅姑與否為别〇上王按稱悉字此章可想 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功縣然後成城則云廟見養安 村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功縣然後成城則云廟見養安 村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貨明 是二句本毛傳乃孔疏又謂無舅姑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貨明 是二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賛見婦于舅妹不待三 八三月乃見舅姑之商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賛見婦于舅妹不待三 八三月乃見舅姑之商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賛見婦于舅妹不待三 八三月乃見舅姑之商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賛見婦于舅妹不待三 八三月乃見舅姑之商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費見婦于舅妹不待三

費者之你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謂之者以其獨迫急促如郁珍賦也提提安舒之意為然懷之貌也離而等者必在孫所以摘髮用象為之好人提提宛然左碎避佩其家播維是偶心是以影科叫首如

合系然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觀之提提安外而適止之有處而透觀之訴定

則專指穩裳要激也成就指此誘或寬誠而疑察在其中俱可○一說首句的表表不可以不能不可以不能不見有福急意果惟中心福急定性而入不敢常於冤然而左你此三句皆不見有福急意果惟中心福急定性而入不敢常於冤然而左你此三句皆不見有福急意果惟中心福急定性而入不敢常於冤然而左你此三句皆不見有福急意果惟中心福急定性而入不敢常於死者在你此三句皆不見有福急意果惟中心福急定性而入不敢的見退讓有節也似其何見服飾貴盛也左解者古人以右為尊成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穩突放此有問如前事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人福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穩突放此有問如前事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人福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穩突放此有問如前事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

是也而以中二町日子子外

接限二章一章大句一章五句〇唐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者也學做則 為限二章一章大句一章五句〇唐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者也學做則 是人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是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長久故故變風作于平位之世而國達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分沮沙童

也晉大夫執六畿之賦彼汾

序が担如刺灸也其君食以養飲刺×食料也

· 指揮人就若非貨人乃料應不似女人則是以公卿之處而青乎依賴之政之是通詩三章總是刺其在情人之落而無良人之度也重殊異二字看來選

之量必異乎非常而今福無之態則殊不似乎公行平至之後文章昭炳蔚之光語其美有如木之英者無雖曰美如英也但公行命於彼汾一方有栗生無則言采其來矣彼其之子之為公行者客貌與英

「與也一此謂水曲流處數水局也葉如東前或人族堂公之宗族可以卿大伙治一此言於其萬指彼其之子美如玉美郊玉殊與乎公族

公族之量必拔乎流俗而今姐促之昼则殊不以乎尽意,耳大容貌之类难色之光氣象有温和之废語乎其美有如玉之,温潤者影雅日美如玉也但合衆彼汾一時有資生焉則言采其質矣彼其之子之為公族者儀容即生夫之適子為以

根照日公路公行一也宜公三年香以鄉之適子為公族馬子為公行〇上 本照日公路公行一也宜公三年香以鄉之適子為公族馬子為公行〇上 本原日公路公行一也宜公三年香以鄉之道子為公族馬子為公行〇上 本原日公路公行一也宜公三年香以和之道子為公族馬子為公行〇末 本原日公路公行一也宜公三年香以和之道子為公族馬子為公行公族 本原日公路公行一也宜公三年香以和之道, 本原日公路公行一也宜公三年香以和之道, 本原日公路公行一也宜公三年香以和之道, 本度中市之處一方一曲見壞地無多不宜與民爭也彼其都萬之詩〇朱 可製也而其不以貴人則可情也此詩人所以深軸之數 可製也而其不以貴人則可情也此詩人所以深軸之數 可製也而其不以貴人則可情也此詩人所以深軸之數 可製也而其不以貴人則可情也此詩人所以深軸之數 可製也而其不以貴人則可情也此詩人所以深軸之數 可製也而其不以貴人則可情也此詩人所以深軸之數

新智然也教育級○索陽日友補建也言能隔積見彼人也 類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嚴療結所謂且一方者補此詩言汾一方古 が到氏日扁鵲姓泰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棄三十日就 玉汝葛屬章碣心是明刺此是隱輔只干殊異內意智之勿露更有味曹無 正汝葛屬章碣心是明刺此是隱輔只干殊異內意智之勿露更有味曹無

於經濟草有

三黎人是其國鉄四城園有桃

治不平之等下章行即為以子疏寫無即之意更知說憂處非体作為之及 治不平之等下章行即為以子疏寫無即之意更知說憂處非体作為之及 便是院奠上事大抵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句意の上章敢語及等一及 能亦可但但質ಭ车玩不支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能話死註重量療之。

也同位言其心縱必無所至**必** 野也縣夏之短春即且署之詞歌謠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寫憂也極至

見我之行國胡我事出干過舉志溢于橫生而反以爲殺恣而無所止徑且不禁憂思之百集假敬語之不是而即行國中以爲及突然不知我之心資合系固有財則其定因可取之以爲食矣兄我之干令也感國事之日變而

見ぶ庭矣 矣而子之言獨何為故嗟乎上之人智乎非而莫知所受下之人忘其非而日更張者未必是循俗者未必非彼上下相與悠游而享安軍之你者已是 與悠游而享安廷之代香已是

詩經正解 各故日岡極〇心憂而歌且蘇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類歌話是蘇云行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空行為國極指行國說蓝行歲似縱恣不羁足說來然後下面目彼人是誠方說得去不然何以行國而遂知其憂國也有講上章歌謠是愛發于聲此章行國是受發于述然行國須帶歌謠之不有講上章歌謠是愛發于聲此章行國是受發于述然行國須帶歌謠之不 之心不諒于世俗如此の國小無政亦只說許者意其然詩只言心愛而無 不平之為而顧謂其縣行國懷無窮之思而顧詞此問餘士君子憂世憤俗 灰色七国属___ 涿柳堂

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憂所以歌謠所以宜思皆在言外 衰世人情大都若此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登山謝氏日使 至早見其幾而當局者往往不怪我愈以為愛彼愈以為是而以我為非晉原之兵一入而遂不可支詩人之言驗矣自古國家危亡有難之士業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然親以國小無政上下恬然不以為髮至于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然親以國小無政上下恬然不以為髮至于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然親以國小無政上下恬然不以為髮至于 同存在一**宣音十二句〇**慶源輔氏目系雄之繁愛王室之已覆也國有

成其因為目雖七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就今之所常行者何來越疾即而大條係急為扶頭持危之誠晉主能縣就今之所常行者何來越疾即而大條係急為扶頭持危之誠晉主能縣此今之所常行者何來越疾即而大通因上下不群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

好達子行後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使們後乎大司是沒見弟難散而作

形彼此時今時呈母糾踊今母日雙子去行後风夜無影上情靜動看來無暴

她季少子也尤惨爱少子赤好人之情也無疾亦言

山有草木日

全員通诗三章總見孝子 念親之意此意要補出 一句是皇親所在下皆想像其

际被帖前多數立文多父日爱子子行後風夜無巴上恤病哉猶來無止 之口庶幾位之散猶可以來歸無止于彼而不來也盡生則必歸死則止干 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白宝平我之子行後風夜勤勞不得止息又就 賦也山無草木日時上背尚也〇本产行使不忘却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

所以下的数山路水何縣不念于是防彼姑会以贈望者及之所在衰年類為助縣然一鄉長與親齡的非忍心本有不者然而都能也以故朝斯之斯不來矣或曰此發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不來矣或曰此發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一天來矣或曰此發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已背親而役身因當廖力而其行役也反夜勤勢不得止息誠可憫矣共遣 行易以犯思惟慎處可以得全子因日夜空子之來也尚其慎之哉值可

之甚也我們死而棄其戶也

暗望之勿及安能以忘情也哉 栗子彼而不來以重吾哀也母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母之心為心而寒子彼而不來以重吾哀也母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母之心為心而為子因日夜望季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稍可以保身而來歸以慰予學無或 其行役也風夜勤勞不逸假寐就可悼矣然除陰難以兒科惟慎守斯可無 家也等不念我而視之平者想母必以墨子李已結髮而從征固當盡奉西

防彼岡今瞻望兄时庭今兄曰嗟子弟行役風夜必像野緣上慎旃哉猶來無

街之兴大我之念兄如此而兄之在家也文室本念我而祝之平吾想兄之吾敢以忘兄取故又既彼嗣令以瞻望吾兄之所在而思念之心恒于嗣焉 役也以夜勤勞必與俸革借作借止不得自如其盡疼亦甚矣然保身之道 心亦父母之心也必日鑒予弟已去親而事人固當同心協力王事而其行

也而我為其後其何以為心哉等天誰無父如誰無兄物夫令行者壁我父而為思為數之何人兄也悅遠而處期我征之事事斯又孔懷之情所必至我承膝下之數聚均箎之樂無或死于彼而不來以重吾戚也夫予也除阿我承膝下之數聚均箎之樂無或死于彼而不來以重吾戚也夫予也除阿 望我母皇以兄所不勝顧腑之思他抑何勞也又令君者嗟我子嗟我孕嗟

我多而不形死生之處似又何苦也哀此征夫亦徒抱此無涯之戚爾矣其我多而不形死生之處似又何苦也哀此征夫亦徒抱此無涯之戚爾矣其 かさ 正は念じ

溝站紀卧作山之高處而可以將望春詩人各取其一

IJ 所锁

> 今高不麻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 何後世有官情熱中絕強而去者〇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考于不何後世有官情熱中絕強而去者〇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考于也奈之外常在開山准礙之餘而心不遠桑板庭除之卿嗚呼帖的古孝子也奈之 止彼而不思歸也乘謂兼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風夜必修言若修方仍來無止氣斷語連總見情之迫切猶來者不敢必之詞與心所發也止謂 或之只以保外之說勿入飲食商者水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不必太於 欲其持身之善一欲其養身之局就飲食起居防身係思能非欲其愈生 殿民是朱子看出如此本文只日宁貴下須一氣就勿平對信旅本二意! 於為你也望兄亦是骨肉至情不得云因其欲養父母而及之亦須在父母仲吾何敢不作吾們永息吾何敢獨息重不得自如上是雜我同胞而與同 子也念文而及父念已之部念母而及母念已之言念兄而及兄念已之言 上發之註生則必歸二句是推明之意勿用在講中〇時交嗚呼姑祀古老

日至三年 大木七月末

飛此處甚久依有婚太行之雲而思親春其開是詩而與起手 莫如點如後世急天下者樂父于門班之上志功名者遺母于絕孺之恐知觀預展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也○痛父母者莫如改其念父母者 知觀預展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也○痛父母者莫如改其念父母者 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院發視陟崎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 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院發視陟崎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 思語三章至二分○按序就魏介在秦帝坦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

東大非所門見淺而作物 全直通詩見朝不可居之意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子隱下是故在朝廷可知献献之人参明者同于問也以還字逝字為主義在献献則既在朝廷可知献献之人多明者同于問也以還字逝字為主義在献献則既在朝廷可知献献之人多明者自己詩見朝不可居之意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子隱下是故在朝年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制小民無所居為 干較之間に

· 沒者關閉叫好多行與子還許計

經80-238

付録也つ政制師危野者や、歌伯下其都心思典其本師于農師故其前如所第一中敬之即郊外所受場图之地也問問往來者自得之既行替與也於

本者同其開閉可也何必奔走形勢之途而忘其有可樂之境也哉 為其榮子身就若無憂于其心行将與子遠歸分道遥于十畝之間而與然與其榮子身就若無憂于其心行将與子遠歸分道遥于十畝之間養者處 然與其榮子身就若無憂于其心行将與子遠歸分道遥于十畝之間養者處 然與其榮子身就若無憂于其心行将與子遠歸分道遥于十畝之間養者處 然與其榮子身就若無憂于其心行将與子遠歸分道遥于十畝之間養者處 於與其榮子身就若無憂于其心行将與子遠歸分道遥于十畝之間養者處 於與其榮子身就可也何必奔走形勢之途而忘其有可樂之境也故 於與其榮子身就不然住子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樹故其詞如此若

·風也十畝之外鄉國也泄泄猶開閉也逃往也一畝之外對五分奏者泄泄語分行與子逝分

一位不返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遠遠此意已不可得望者然游子草野撫為定數桑者老農老國不論其實有點勝不知理則不開之意選歸休其升遊者不迫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點勝不知理則不開之意選歸休其升遊者不迫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點勝不知理則不開之意選歸休其升遊者不迫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點勝不知理則不開之意選歸休其升遊者不追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點勝不知理則不開之意選歸休其升遊者不過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點勝不知理則不開之意選歸休其升遊者不過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點勝不知理則不開之意選歸休其升遊者不過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點

間二章章三百〇慶源輔氏日竟那不入亂那不居君子住止る

序·传檀刺貪也在位貪部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伐檀墓

默也切块用力之外极水可為車者與與置同下星也為風行水成文心後三百塵冠也令不行不獵胡瞻丽庭有縣計冠酯今彼君子令不素實計处分坎坎伐檀計及今窺之河之干 計是公河水清且連維衛結不樣不務胡取不之也

經 80-239

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極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實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 吳与同語辭也書新斷稿大學作分进子亦云而我相為人衛是也私之目 不復用不可以得既是以甘心窮俄而不悔也詩心迎其事而喚之以為是 無所用雖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料則不可以得不 依飲之日務即何也一夫所居日里行亦須也極務類素空餐食也〇詩人

不得藝而送變其符樣之初心哉然則他我而不伐樹和旅何以保食平夫行不得胡嘴爾庭有縣貆之縣則亦守吾之符織以俟其默之自集平豊因榮其稼穡之初心哉符獵所以得數必力而拘諸野然後歸而克諸庖使不取禾三百廛之多則亦守吾之稼務以俟其禾之自至耳豈因不得水而遂敢禾三百廛之多則亦守吾之稼務以俟其禾之自至耳豈因不得水而遂然者以為稼穑所以取禾必力而墾諸原然後獲而享詣室使不稼不穡胡

·風也。東福也伐水以為福也型波文之重也十萬日億盡言未夷之款投 部之風不在並平 と可と同じまして、これには、これである。このである。本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輻將以行陸で 歌三歳日传 而為食力謀也

了財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渝小風水皮衣轉加輪也風聞倉也狼鶴屬公木将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結今彼君子公本義發藉蘇以今。、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蔣舒兮河水清且淪橋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国瓦論

熟食日於

深究不稼四句是借言其駒志如此正是伐檀而真河干之意故註中置之是求無所用也果職則是在我尚未盡處何咎于食但此只輕輕點遇不必遂矣註無所用句家車認言車已造成無所用耳或謂將以為車将字可見述の

百億分不符不機前鹽爾庭有縣特条彼若丁今必委食今、坎坎伐輻轄加州今寬之河之側州班今河水清且直然不稼不穩胡取冰

有何并落不知許人借我權君子以屬世也無废之流而承其彼其之子而之不素養〇諸說謂不者各不必說到者官食蘇然空空說個其能不空食子獨志堅忍一合來以無負于供者止說非力不食只謂之不輕象不可謂子獨志堅忍一合來以無負于供者止說非力不食只謂之不輕象不可謂各者子見得明守得定任度將通得或斷無一逆苟且以圖非分之得重君 四其立志之堅而預決於人前雇生大地問無益于世即者品家食註非素榜來不必更振一層不著祭非獨躬時自食其及即遠時必不尸位件食是以得不即介之不顧也未二旬雜其甘心寫飲處既之通承恭不為而志不非問取之時之之計稼穑而得禾也吾安之不得禾也吾甘之不於不稳何詩代檀不得而又欲食力于耕稼餓獵也兩胡字即休想意正其獨志之堅詩代檀不得而後之屬志獨不然以爲難不得食于伐極然非伐極何以稱食非初心表而後之屬志獨不然以爲難不得食于伐極然非伐極何以稱食非 上一唇只造原其所用心非深一層也如云所遇之窮若此世堂無吸收共河干而無所可下直接其意以為云云而申足是以非心窮餓而不慢只養 以為云云而申呈是以非心窮低而不

難泛言塞蒙上後植誌「極言其數之多耳庭有縣紅應是得飲者多縣之于庭故云の我屬我極感人觀場の一夫所居用壓盡古者一夫受用百畝別受五畝以為它也三 是你抑且別問泄泄迷謂可近遇十畝也是人間之鐘問勉華本為繁奏

伐桓三香苗九何〇九東子日子伐柏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〇癸成知

神经上解 內奉七個員 ○20年素整在央岩使河干之村丁進用彼必有事為以預其解决不岩之多乎素整在央岩使河下之村丁進用彼必有事為以預其解决不名人有功于國不耕而食不行商後可也沒小人何办乃有三百之元以ののことののは、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一日 100年の日 1 是素賢先此之謂明食也〇蘇子由日君丁之仕于亂世也其難合也如 得生進報機役處河不可謂不得其所於然玩河水構題然然成都得發 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光難後後之意也〇小片日刺食也君子不 计代案股雖不見用面不苟食也心魔腹前氏曰天下之事因有為其事 得以食品但不可無其事尚食其食耳我植君子章正如此故詩人美其 于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作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劉氏白後漢徐 檀之子內至了小人則不然不能不發而取不三百處不将不獲而縣種 而無以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或者子之心軍奏而無功 天日有劳心而得食我有勢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益 衛子家致常自耕林非其力不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 一必人人自

能勵其志者矣

除町駅りを大い工の観視の風景人関于井田井園駅有風の

於明風利重飲也國人刺其君重飲蚕食其民不修其政食而畏人若大風也於明風利重飲也國人刺其君重飲蚕食其民不修其政食而失言之為其去國人刺其君重飲蚕食其民不修其政食而失言之為尊者以表本之為於自己於不必必及此外不必被以前二句作此認在宣令我不真不可能会是一个以就和言不章来二句以進書言為以持在位者不做斥言之為尊者為此外不必必以為其去國人則其君重飲蚕食其民不修其政食而畏人若大風也是一章

養之數與所為之事相稱則無所提取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發皆可謂

積局項風無息我歪 **薛經正所** 次卷七頁基 會幸無食我之黍也然使其所取也約則其為害也輕吾指或可以少安也然而大之風取我之黍而食之則失其所以為生矣頑風頑風尚當節南之 迫之都有所貌必有招之者况近我以後盡心者而松我以後生之樂更有的力力力力的人不可以不及我人人人為此人也若帮人情有所去必有合然民田子貧殘之或故托言大風客已而去之也若帮人情有所去必有 三旅言故害之久也一就如以因家多於暫重其賊已遂仍而不吹今三歲析講物之最食殘者莫如鼠故以為比食我紊是其貧處莫我顧是其殘處供獲遂其婦子盈堂之樂不亦爰得我所馳鼠其奈我何哉 服持地部是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而泰者民所以為生之資也今履い。 即即下分交之政故松市からからである也 何以堪此形夫民惡其無我之事則必求夫全我之區令地將去女以遠彼而奉之我以為暫供女以為長便我之育血女所知也乃縱欲而不顧焉吾 比也可以出三次言其人也其事概念班往也集上有道之目也是於此 大有道之世的〇慶源輔氏日三族貫女則民之于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下食之爲但不害于界族則邀出己多總是言他同非本國之比不必盡是其國如此非謂世皆無風之土但不至可公司而能已極又非謂斯立有其國如此非謂世皆無風之土但不至可公司而能已極又非謂斯立有時言之尚有徘徊故土之意樂土樂土必復表之渴想而真談彼何樂輕去 カ三歳以前見汝豊謂非且有且子三歳以來恨女何園非今班今·手年年 (風預風無食光姿所放三萬貫女英我肯衛所形式女通放袋四點好 灰巴習為常法與以是於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亦妙逃將去女還是未生 之千民甚矣十是而决去焉非民之罪也〇道彼樂工爰得我所亦意想料 等之訓非真有所指也 二章真前女孩夹我肯福州及地类岛立江江海市院 Ö

祭が派之末続音を 碩品預局無食我苗叶音三歲其女莫我自然近將去交通被樂郊前一樂郊 矛唇麦得我直 ·用心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之謂 之內此樂內也無復有遺患于我而使之府柳不伸春不亦爰得我直哉一旦辞子我看猜未艾乎我亦安能戀戀子此也則當近將去女以適彼可樂 之夜出畫伏以至于三歲之久則我之德亦深矣夫何不以我爲為而其所 ☆(京)以去其國難欲不亡其可得予此魏之所以不可為也也故夫詩人非惡碩 届也惡貪殘之政也非去碩鼠也去貪殘之政也為政策之就也樂外也無復有害已之兩使我得以安生而樂業寧復為誰未號 日也勞動者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未就長呼也言旣往樂郊則無復有 輕正解一內卷七日息 得我直送其生而無屈抑之意直訓宜者久困于此得送其生于彼與相宜我肯德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念其息而及蚕食之所以去也爱 合於明風頭於两毋肆不仁之妻以食我之麥也且我之貫毒于女也聽女 之穿屋穿牖以困我于三歲之外則我之勞亦甚矣夫何不憫我之勞而其合於預鼠頭鼠爾毋縱不仁之關以食我之苗也且我之貫亂于女也聽女 析滿先儒有音奏五穀之最先春且當缺乏時則食麥者正以狀其毒也 析部首各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于此其毒甚矣但非謝民食黍不足而食 樂園樂上意無淺深聚師副樂園樂上俯有其亦而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 麥食麥不足而食前之款真我肯勞場力以未命不恒其動也適彼樂都說 本當復為誰而未就形 經調了我老猶未已予則我亦安能欝齡于此也當逝將去女以適彼可 姑往之終久涵然號者被害而哀 明也出境則害亦不及矣故云為誰而

- 丹陽美交條我其

司經正別卷之

男 美朝烈承武全园 美朝烈承武全园

詩經正解──**《**答人图》 其所由與終來答知其所由減有國帝其來鑑也表○鄭氏曰今太原百姓特之府至今存可也三晉政昼能珍武公之祀故君子曰唐首蟋蟀知從一之義俱見樣茂之俗使為之君各常懷杖杜好賢之心延攬後又以然如綢繆失時而無淫為傷羽久役而無怨數羔裘懷內比之忧為生真之三繼濟矣獨賴先聖遺敎其間君子深思小人伶魯僧足以樹剪桐之之三繼濟矣獨賴先聖遺敎其間君子深思小人伶魯僧足以樹剪桐之 後立泉侯弟解武公又伐晋侯楊城之路王請命而風無衣蓋至是而晉後立泉侯弟解武公又伐晋侯楊城之路王請命而風無衣蓋至是而晉侯卒莊伯復伐晉胥人立鄂侯予先是為裏侯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 弟虞與虞权生變變改國號日胥子孫仍之詩係唐從舊也變生武侯寧曲沃及綠皆在今縣州〇書隸山西晉陽之地進之故都也成王以封弱 為幸侯其後由沃非伯殺李侯皆人又攻非你立孝侯子都是為邪侯那 後徙出沃又徒后谷其地土将民作勤位質機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為 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权冀為唐侯的有晉水至於變乃改國號日晉 陽是竟始於地後乃遷河東平陽〇 管世家云成王戲削桐葉為珠以與 而迎相权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歸助於晉人供立昭侯子平是 旅寧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徒幽沃四傳而發侯從棒十二世至耶侯徒召 共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取葢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成 唇一之十〇唐國名本帝竟舊都在馬頁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 (製品以) 此封為史佚詩撰日王日: 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

之野而魏詩首節又以見順沃飲公城同姓之聽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ののいつつろ子、他のいつつうなののではいいのでは、我居之終君子ののいっついでは、我名其诗為即見問沃武公滅宗族他の安成劉氏日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然能甘膏之號而不 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献公有詩者四惠公巳下無詩○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始作唐之地堯都詩者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丧乱弘名故次於魏下不可也○太原麻即令太原麻曲沃及終令平陽府属縣連謀山西○唐不可也○太原麻即令太原麻曲沃及終令平陽府属縣連謀山西○唐不可也○太原麻即令太原麻曲沃及終令平陽府属縣連謀山西○唐 今要思而及稀有無為不言重奏之他故其人至今依以倫此竟之造風皆有允本為議之物故其人至今而而不恐有以言做成之神故其人至今能不及有以言做成之神故其人至之飲者工更都為而平陽先之所理也有美茂木枝土紙之度於失人至之飲封于唐の嚴紹唐以先得各等以木得各其地一也〇柳宗元出三河占

> 愛深而思連也故方無樂而又这相成日本雄不可以不為為然不已過于 樂平盖亦順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群好樂而無養若彼良士之長也而却

全有通詩三章平春勿以末者總承各上四句是既時以為樂下是相戒以節字經典刺晉僖公也像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閉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 游經正解 一个卷入目光 詩者意當干講末補之勤儉正思中作用意樂乃不思根由致分內分外處方宴樂而遊相戒有憂深思遠之意亦勤儉也勤儉二字不可分属此刀說然經以勤儉為去而重職思二字上言或脱務問乃敢燕飲為來問勤儉也 常處變俱當以一思問題之聖瞿級飲休依正深思遠遠之極則也 堂家建立其部今我不安治的日月其除特無已大程康職思其名的

詩輕正解——不卷人四点— 避然将至而不樂歲月固不待人樂遇而不節稱患亦且立至今也得無別歲將終來歲將至務閉之日丹將合我而去又將有事于發而不服為樂奏時負務之動手後此一時之服而茲飲之樂此其時也若及今不樂吾也今 亦不可無極樂之防彼麟或餐春之時正畏事太爽之候樂因非其時也今與無飲為樂前作此詩若謂人生勞逸相樂若循環然因不可無及時之樂合來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載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移間之散乃敢相 却發程程然不敢以自室器則危亡之禍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粮矣不然 至于樂者其條樂之易至于流者亦其勢令也念之既發則爲之必慎使其 安百畝何以常治凡屬吾傳飲食之謀者未始不以聖諸念也誠以好之必 而淫樂以遠夫貴為知恤也此 酒羔羊之遇像沈酒滿首之已甚而失之太康炙予或有之而不知或知之 在堂而依人以為煉馬從此常看以後農工民軍益歲再再其科莫矣以三 則何如恭彼輕肆之為物雖然而天時之受遷可緣向之在野在宁私今川 而不敢若不知其可也然則當何如養益亦能念其職之所在人口何以常 題為則可以本事十九十也到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1

・、このは、日間子祭恐其選子祭也最今成荒字相應展則業矣此特認相戒之詞非已過于祭恐其選子祭也最今成荒字相應展則業矣此。 受思之端月月其後乃蘇職務關之日小言過此便農業将與不服為樂寫類因天時以變化歲存句對三時之勤動言然作文只須輕輕通過以引起 句承上起下職思其於凡職分所當為者是治家滿居字謂单情所修之為 是間所既仍恨将又來口氣非從泛然日月近矣之謂也無已太服就蘇飲 村講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視其去已有無限咨嗟蟋蟀句見物

至送英晚除去也大康過千樂也以上也置得却碩之時, 唐俗數飲物如風也此時本本你學而小正無有光泽如添有用過或部之便無九月在雲

如漆有用型或部工促織九川在堂

民即紀於沙武心於少依及此於暗沙即之中乃政和與於即外所討今

經粹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会我而去吃

海不必兼 經正解 大人表人目智 其居内巴布整律意在裡内亦有思居意註云顧念與却顏正是相應字義于良士就動人長處却顧之心耳此與下二章未句俱與職思句相應職思 构天下之人無論實践尊甲莫不有暴則莫不有思居字包括極寫為詩一 **有粮養桑島間将粮養桑亦即在是非你都七月至可以語話大公**

可不樂如此無已至其尽言不可過于為樂如此好樂至聖聖言善于為樂戶內戸外經名為堂故職言升堂者皆謂從問至戸也○縣瘁至其除言不戶內戸外經名為堂故職言升堂者皆謂從問至戸也○縣瘁至其除言不○礼疏七月之為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春室之基也 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如此○華谷聚氏日職思其居合其是也好樂無兼作其動也及士聖聖像

無於良士蹶厥

其事受或由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厥既動而敏於事也 合称蟋蟀在堂而成忽已逝灰药及今不祭則日月旋過而來族之動物伊 11、1つのでは、10つのでは、10つのでは、10つのでは、10つのでは多年では一日のでは、10つ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では、10のの 也逃邁行去此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同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惹 前面不能先生工商為之は一旦将至事起所以名降、つつつつ、ついいは、このつつのつつつ

の感之悔也な 連凡屬吾條智處所不及者皆當熟思而審處之使不至好樂之或蒸若彼 然則當何如哉直亦順念其所居之外凡 夫非常之變不意之

詩經正解 一本人刊具 析講此章與下章分意與上章科職思其外一說事變之所當備如 亦可常矣不然患至而役計之其都有及干哉 程度過當者其赴功必飯校故以驟蹶為害使應之難周而爲之不飯則亦。 刚 深柳堂

所存紀非非分替求思外仍是思居方得梅人憂深慮遠不留餘地之意のつうつうつうつうでいるというつうののののでなると思其好又必思其外也完之所謂外者雖尋常思慮之所不及然亦是君中不思外則始也見居而不見外終也必将忘外而并忘居矣此唐人所以旣 不思外則始也見居而不見外終也必将忘外而并忘居矣此唐人所以旣無益蹶蹶離屬行上然行中塞存思在〇思外較思居又深一屠然思居而經正解一興春人則其

至于泽所以安也。至于泽所以安也成成則百工皆休矣所遏也休休安開之敬樂而有能不荒良士休休

斯默則為我默默未見其安至你依則安矣此詩意之浅深也 必然依注為是心釋山云思外比若較深思憂此外被深惶罹未見于為至外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足之意人惟食心不斷絕便妄想妄想便妄為亦然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足之意人惟食心不斷絕便妄想妄想便妄為亦無處不為之發則受來之當已塞休休然而樂即與下憂之中息之一能休 川及其徐久然後是各面備で木切下要也言憂則構心危感息揮賞在多大大抵此詩言愈急而意慮切首言居得是本分常事未及其咎也次言外受大抵此詩言愈急而意慮切首言居得是本分常事未及其咎也次言外憂恐與職思其居無別東元峰指凶荒之外有餘假之憂則亦職思其外意為是與職民其居極而至于愛之謂也薛方山指百畝之不易爲已 正解果之或荒者彼良士之有遠思無近憂依依然無適而永远為明天下至解果之或荒者彼良士之有遠思無近憂依依然無適而永 返出此大于成為無幾其少依然不知無窮之憂已隨其後矣其可荒而不返也此大于成為無幾人不足以果其身而今日之戰亦可長享而無極矣不然此于逸豫以之首舉之或荒者彼良士之有遠思無近憂依依然無適而永远為明天下至解果之或荒者彼良士之有遠思無近憂依依然無適而永远為明天下 内多保之地比上之思備其餘本益切矣休休根上思爱來此中便有安開 析講孔氏日春官中車注云後車方和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 無賴覆意不可作瞿瞿縣職之效夫人有終身之憂者必無一朝之忠今既 中放役車休息是農工車也名物院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職思 及之价化解漏之循環凡屬吾侪· 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是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紫而其發已太康則能不滿丁樂矣日職思其外則敬戒無虞也司好樂無荒則無日蟋蟀在堂而後日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下逸矣既日今我不樂又曰無可謂有禮矣當是縣風雖幾而走之道風水亡也〇安成劉氏曰此詩必可謂有禮矣當是縣風雖幾而走之道風水亡也〇安成劉氏曰此詩必 蟋蟀三章章人何〇鬼山楊氏月此詩欲及時自果也而卒日好樂無荒· 不尽人門具 阿修共 オカ不及 子前聖道風之遠也つ ** 者皆當思思而預防之使 豊城朱氏 米和宝 ΪĖ

左山有樞判晉昭公也不能俗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山有樞道 近水分正是然是有切處的為俱為治生之言此篇激為達全百此詩恐其過于他勤而憂思之太甚故解之勸其及時以 時經正解 ~ 念人異鬼 · 以刺之也 有朝廷不能酒構政就民散將以危亡四陸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因人作詩 因其有竞遣風而謂之度不如太師職係以始封之簽曆初無與干夷也日思深此其有陶唐氏之遣風水不然何其憂之遠也及子者孫此道謂其所以不謂之胥而謂之唐者又初不謂此也安成劉氏日季礼見歌唐 序所謂儉不中聽同當有之但所謂刺係公者查特以益得之而所謂飲 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一時之類則其生則不迂而用則 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連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 日勤者生財之道侵者用財之節聖人敦人不越平勤儉而已天勞苦者 生之言句のなり、 可以太遇必

與也獨差也令刺偷也偷自好也要亦良也熟走馴策也死坐見我偷換也山有櫃照有椅子有衣袋佛曳你勢了有車馬弟聽弗驗宛其死矣他人是除 詩經正解 不老人日風 之樂不知世無生而不允之人亦無聚而不散之物建觀者賞乗時耳山則合衆此詩蓋亦答前為之意而解其憂若謂世人多懷百年之憂遂解一日日 得一小過一小意思是不愈逐但此意須于言外見之 不及時為樂然其奏愈然而意愈歷矣 ○此事本不各的為之意的即與是我言山則有恒矣照明有榆矣子有衣 人是的中言他人是保本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然思遠也〇計一般的為納感然只說及時非并職業都察前一味為樂也〇節氏口首官位 **弗洒弗**婦母母母鐘或弗鼓弗養川夫

山市添古殿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科且以汞日兔其死矣他 ·與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難于側來長也人多愛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來 合泰山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况子亦有清食何不設于歲晚之際日 長此日世 多曲少在村可為司答於者也太聖也你居有也 **合泰山則有格矣縣則有极矣况子有庭山可樂之所** 特也们将色小白葉苦然私情也葉似杏 尖白色皮正赤其理 洏 不及 、時以 鼓 盘

全直通荷三 持種工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益强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傳曲沃盛强寺 『賦揚之水 接多一水白石整整的素衣朱禄時位子,千沃州城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首は 爲 忘長而不見日之短而可以求日矣更 武公之斯多 日此非物形公為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將為他人所有精以喚醒邪部日此詩不可太說得高騰恐似晉以後人節〇接序日刺晉形公也又要深處遠有先至之墨而規模類是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頭大中念死生之感。說通日蟋蟀之氣泉周易促而山樞之情音亦悲凉難中念死生之感。說通日蟋蟀之氣泉周易促而山樞之情音亦悲凉難中念死生之感。說通日蟋蟀之氣泉周易促而山樞之情音亦悲凉難 長何不乘燭游又日所遇唯故物為得不速者人生非金不豈能長壽孝とのでは、1000のでは、100 施于君父本序說大偶 献:

楊之水白石皓皓料胡素衣朱極州先從子十歲對居既見君子云何其愛 沃也〇智即便却其和少此即下即沿也你但极其他沿在强而首於海里 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心 人鄉畔而歸心如作此許自水緩弱而石魔殿以比野夷而沃盛故欲以訴 也整整嘴股狼得領也諸侯之服離輔領而丹朱施也予指極权也沃曲

比也朱繡即朱裸也鶴曲沃邑也

强函自足以衞衆故吾欲以素衣朱鏞之侯服從子于沃荷既見君不則願而之勢反强于水矣脊衰而沃盛何以異是衰則陵替自不足以庇民盛則合於彼悠楊之水其勢緩躬而白石則皓皓而峄城是水之微不勝于石而合於彼悠楊之水其勢緩躬而白石則皓皓而峄城是水之微不勝于石而 于水水弱而石飛以此沃本于晉晉寫而沃羅也晉朔沃强在氣势上說者が講各上二分喻晉衰沃盛中二句是從從沃末二外是與遂其情也石生與之心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衣本丹 衣以素絲為之故口素衣以升朱純為領土之緣而編騙于其上故口朱禄以其地言則未可盛衰之也素衣朱禄依大全孔民作諸侯削服祭服之惠 素素即種字意也傳日諸侯錯騙丹朱中衣蔓日編當為稱

出于水沃出于晋為比の西君水川水粉皆石瑜曲沃不必以石可以依頼何憂謂已可以免禍也の西君水川水粉皆石瑜曲沃不必以石 為不存審課矣實危矣故木章意往此生態沃中邑成師之宮也荣香謂已也飲為之聽故但以見為言俱是擬議頂道之詞從子于沃從子于為於似 っ越

場之水自石粼粼我開石命州爾不敢以告人 **耐經正解**一次後八月出 1月也熱和水清石見之發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低 合衆夫民欲逐其厭則不可不容其謀役水勢悠揚而舒緩則白石攀継然為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問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晉而民為之隱益欲其成矣〇李氏日古者不敬之后欲行其志必先施小 悪以收衆情然後民翁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

時沃有祭宗國之縣而潘父陰上之將為内庭而昭公不知故設為國人加 是安更詳之不告人者恐其洩則事不成而叛管從沃之類不逐也一就當 言為妙但玩者世家自清父武昭侯迎桓叔晉兵攻之敗歸則桓叔之謀已 晋元六十七年以其勢已成曜月天子且無知野何貴于民矢之亦の11000つ1000への高い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へのでは、1000つ1000のでは、1000つ1000のでは、1000つ1000のでは、1000つ1000のでは、1000ので

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日子湾州大原子若朽索之取六縣為人上 在奈何弗放其古深故

全郎 一个人 起人和天下之九人心之祭同非春春欲遊之氣所能就獨也の緣士按人者益不必淫刑萬間厚財重飲為足以失民心而成靈氣煩又有以與主解一人各益不必淫刑萬間厚財重飲為足以失民心而成靈氣煩又有以與 就養職故國人以為不足修照而相與維件惟沃之强是歸壽以是知君 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于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 曲沃師服讓日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本小是以能以故天子也母語太子日仍其第日成師種侯嘉仇立是為文儀文侯嘉昭侯立封成師于 楊之水三章 |章章六句一章四句○安成到氏日妆左侍史記晉移侯 侯立家今晉句侯也而建國本民弱矣其能久乎成師本懿日恒权)慶 FI

序椒聊重

公也君子見沃之益強能修其政知有若行盛大子孫将有否

全自通奇二章一意好章上四句以 原東其色各軍其も正此诗之古、華谷嚴民日此詩言桓权之强而不及 原東其色各軍其も正此诗之古、華谷嚴民日此詩言桓权之强而不及 原東其色各軍其も正此诗之古、華谷嚴民日此詩言桓权之强而不及 原東其首正此诗之古、華谷嚴民日此詩言桓权之强而不及 原東其前時自是一種共謀之人)國策本塞繁本傷其心大其根者為其 原公共前時自是一種共謀之人)國策本塞繁本傷其心大其根者為其 枳 之蕃征與沃之盛 大木一 一句以权之注

根聊之實務行盈升彼其論之子項大無別椒聊且銷遠條且 典而 合参小亦以為沃也若郡天下勢而已矣勢之所越則愈遠而愈盛吾故于且遠條且嘆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恭序亦以為沃也 封于沃者以土地則勝以甲兵則强而威雲氣焰之碩大無與為朋矣然是 沃有政矣相彼椒聊其實極于養你薄言来之有盈升之多矣况彼其之子 遠係長枝也の椒之蕃盛即永之盈升矣彼其之予則預大而無朋矣椒 比也柳樹似茶英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願語助也朋比也且獎詞 聊

可經正解 一卷八 黄易 占 深柳堂

椒豐之 明而比也兩手日彩篇厚也

你能破敗此下海河市京亦平與他不時以物之蕃與國之處下遂以跡襲相遇首二句興三門三每面木二每單碳價低不補正意故屬比然解碼人ののののつつつのである。 「個民之獨至于沃省切灸是何晉之衰弱不振而使沃至此故而已然則沃之頭大山為今間於天音視其常水而致勢口益之之,其後之益之这條而益椿也謂非甚人之所深幸事夫能喜其今之盛义嘆其後之益之这條而益椿也謂非甚久之所以為一人之所以為一人之。 於教報之生也其實審益則其来之也為匈族况彼其之予氣勢甚 ∰S⊃ 而深

> **研經正解**一个卷入图点 明言其無與爲偶也此句自己然看就今日之勢言未二句自未然看期後也此方山之說亦有見○范氏曰盈刻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精○無在取之孫武公始代晉滅之則此詩以為今北其方來之盛蓋不為無謂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代晉滅之則此詩以為今北其方來之盛蓋不為無謂至桓叔之遠也沃之盛春以其所發非一日也此說恐非集傳喚之之意且沃其枝之遠也沃之盛春以其所發非一日也此說恐非集傳喚之之意且沃其枝之遠也沃之盛春以其所沒非一日也此說恐非集傳喚之之意且沃 後年可か見 孫衆多方典未交故不勝喚美而以虚像為言夫我有遠條而辞之本息を 孫衆多方典未交故不勝喚美而以虚像為言夫我有遠條而辞之本息を 為永爾大與著字一意以就人心氣勢上該無足强根深厚不可按意只無 日之必大也益優霜至水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桓叔為晉君之别支令其子 日之沃更不可言也其後果以檀拟之孫武公波晉侯器而代晉遠條之言明且為便是遠條之勢既日都所忽升又曰遠係且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 之物點出途像二字比其粉水當益盛也似之性於香而 初盈升非其常也喻恒权管若之别支耳今日盛于相矣兩手為私兩分 推其由來之造者認明此是喻沃之所以盛言椒之盛春 思見非晉所制意末二句的作後日 少廷令一 被之多

故聖人録此二部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過于自治也也是人館乎民上誓乎若朽索之以六馬焉儿有不得希音反求諸己而也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遂而責民之我乘不可也是以古之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遂而責民之我乘不可也是以古之人。如此以此,以其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間常懷懷于有公本、即一章重六何〇慶源轉氏日揚之水故事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

得送始頗有不形受幸之意俱以見此良人一句為玉詩柘序者為詩人致全面通詩三章無分首是婦語大次是大婦相話未是大語婦須會男奏過時を調整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為 ここのここのここの のいっこう **产網移刺晉亂也國亂則**

此の即動や免別の有知り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の一般的ないない。其也獨得有種稱也三星心也在天昏的見以東方建長之月也良人夫別獨語彩學東就三星在天門政令夕何夕見见良及子分子公如此良人何 民人之在此院又自謂日子分子分其将公此良人何此中心都而白慶力 內部的方稱緣以來新也而便是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於

該遊正解-大老人相准 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自分此生燕婉之亦有難諧都今夕不知順而其慶幸之情則尤甚矣今級其婦語夫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東孫也而之為者溫及時婚姻者人道之常至于過時而後得遂是固不若安常者之合孫同亂民貨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 其何夕也而忽見此良人以送吾有家之願爲子今子分所見忽出于意外 則所喜自起于華常舉吾心所欲達者口不能以自敢情所飲馨者言不能

綱繆東獨州則三屋在門川院今夕何夕見此種結覧兼成所子今子今如此 「與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避忘相遇之意此為未如和部 以自宣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否誠不知何如其為情矣

網線東芝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見奏春門於子今子分如此來看何 見避近之在此得送其至宋之領為子今子今以今夕而得此避忘則喜 于所則之外而同年合極恐未足以罄其惟所也其将奈此遊追何故

「限心天生产也戸必南田谷見之星至此則夜外突察美也此名を即かる

女三為黎一

安山

分矣视此星奏惟明誰與共永于斯戸之內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合然又觀其夫語婦之詞日吾方稱楊以東男也而任 月二十五八十十二十二 架者之在此得遂其有室之顧為子分子分以今夕而得此朵本則喜出

繁玩依然如夢之態婚姻不很稱避起然而恨白皇外亦若真不照而食者

雅多二章本人向の三山李氏目准佚之嗣生于奢侈曹之風俗尚儉婚本東男女二姓不相知名亦必有以獨移之乃合而成婚故借以忠與按督夜東男女二姓不相知名亦必有以獨移之乃合而成婚故借以忠與按督夜東男女二姓不相知名亦必有以獨移之乃合而成婚故借以忠與按督夜中以北京女人而成婚故借以忠與按督夜中,此自衛情故盡而言不能自辭意或以如何刑于代終等孫似說得忒正太能自衛情故盡 詩經川解一人卷入相名 民人也唐人所謂東方漸高茶樂何歡樂有極喜幸無量有心欲達而口 民人也唐人所謂東方漸高茶樂何歡樂有極喜幸無量有心欲達而口 养然各子分似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猶云不能當此 行其聽雖日可慕然亦常事耳何至言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 州雖不得其時猶未至丁淫奔也○慶源輸氏日婚如禮之常也及其時 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吾幸之詞至于不能自膝也簡綱移之詩則足 民之情而為人上本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〇 婚姻亦男女之常耳

不 勝喜所以其于二南也過時而無他志此其戶子郊 衞

章之意當以獨字為主等自傷其派称下是求助于人也討柄已盡折此至自通討二章一意上五句是自傷其派称下是求助于人也討柄已盡折此戶、扶杜剌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內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有杖箭之私其葉添添紅獅行踽踽暗豈無他人不如我同文嗟行之人胡不 所為人無兄弟胡不依近為

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路路曾松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此〇此無兄弟和自你其你特而和助下人之前自状然之林其葉称所滑人與也林特也杜赤棠也沿潛盛雜路縣無所親之歌同父兄弟也比輔俠助 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臨路取於是墜雙行路之人何不問我之獨 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氏

詩經正解一八卷八日息

有林之杜共葉青青精獨行景眾站世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納及嗟行之人胡 見助葢必如是庶幾民稍同胞而少解蹈蹈之以也人其前我何哉

雖非我之同矣亦我之同類也胡不憫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

變文成章

相称如角弓所云者觀一詩亦可愧矣C小序日刺特也詩故云何時哀詩則知人無兄弟之愛觀常散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奈之何有有交則之情在他人不如同父所以改友愛動親親也〇楊維斗日觀杖杜之故杜二章章九句〇按詩考云此民間所自作来風者取之以見親服伏杖杜二章章九句〇按詩考云此民間所自作来風者取之以見親服伏

· 跟位著者亦姓称 爱曼無所依如

日本有状之杜本特生也然其葉稍音音然而暢及之盛如此矣况我人也

展出

京侯之世出沃益獨本很益勢

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使徑庭之即

雖有何行而不免于對對耳然則我之為我不該可憐憫哉嗟此行路之人同行也故特以彼此異族則恃灾不遍不如我同姓之兄弟為可依倭是以 们 11 行之際要凝然無一人之可依者付礼之不若矣然是無他人之可

是 徑庭 容曲次 代到其後卒為曲沃所執徑及之田 乃哀侯之亦

原共所以相後也を主法大夫之前各上二句指其人而致相從之意下、全直通詩二章一意俱是善其大夫之前各上二句指其人而致相從之意下、意義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怕其民也

萨径正解 灰态人 那之意我之從之為此故也 其係型為是当無他人之可與居故惟子之舉動光明問譽彰著卓乎為

賦也發猶於也究究亦未詳 裘豹葵 前自我人农党 宣無他人推子之好去聲 中 好矣反

確乎為有道之言我之從之心滅好之也夫民懷好德惟上所感也告任者。完于以聆其議論悉是豈無他人之可以完故惟子之章美中海英華時後合家以羔為表而怖之以豹褒蓋異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完 高至于使人喜之如此其人品亦高久。 いいいりいいい 表茶居界灵其政 九也究究時其談論也上下引

> 祖此云豹弦豹褻是也就是袖之大名弦是袖頭之小稱。顧太初日按無裘若視朝之服卿大夫服亦用之但君徒色臣以他物節立 以安居也究察謂我所侍以究察其疾若者也時文多用此意の諸家多云人他人惟不兩相呼應是有私愛之樣如獨玄是也一說居居是我所依賴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值其民該鄭氏以若若為很惡不相親比之親究

養文母上 **广稿材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恭其父母而作是透** 羔裘二章董四句 o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南南楊羽集于首称語王事靡監話不能與殺秦父母何怙所悠悠至美意對 北北海縣羽盛科島名似雁而 大無後趾集止心在養生也排行得也

11)

我得其所环 教典文母於作此為目书之住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也相之上放民之性 本不便干勞苦令乃久從在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您悠養天何時使 為卓斗殼可以染卓者是也監不 攻衛也熟樹怙恃也 O 民從征後 而不和

得其所釆 春今乃者肅其水而集于苞相之上則反其常性矣亦猶民之性本不循于養者非人子之背已也何上之人獨不念及此耶彼楊之性本不便于樹止合亦民就在设而不得養其文以故作此該者謂事親者人子之至情而飲

詩經正解一次卷八日風 所經正解·歌卷八日風·紫柳室不能發來視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易其有極 丰

凡也極已也 監之故久後于外不能就來稷使養於弗給而父母無所食為茲古其匪 企泰南南楊冀集于苞林則非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 於蒼天蒼天何時便我得王事之巳千以花黍稷而使父母有所食耶 以王事意 椰

,此也行列也稱即今南方片去科米生而包白者也深聚類也有数色常食煎滿捣行結集于有桑王事歷監不能藝相梁父母何常悠悠蒼天長其有完 厚心然使民主于失其所則上失其近亦可加矣。 文母為心雖懷致養之最而以王事内重領存奉公之於此店風之所以為 交替天著天何財役我後子職之常于以務府梁而使父母有所常聊夫以 至此然後是不能發稽梁使隨養無食而父母無所當為則失常亦甚 監之故久後于外不能發稽梁使隨養無食而父母無所當為則失常亦甚 監之故久後于外不能發稽梁使隨養無食而父母無所當為則失常亦甚 監之故久後于外不能發稽梁使隨養無食而父母無所當為則失常亦甚 學心然使民主于失其所則上失其近亦可加矣。

> 詩経正解 望其君之詞非但呼天而訴也〇騎士按此詩诸家解皆非益直過信集像水之無出使父母將何恃黃即此便是失所故下以曷其有所接之蹇有與只借王事作個話頭言我獨以王事之故不及顧其家而稼穑之不務即故養親則復子嚴之常而父母得有食死何家是為干遣之失其常也使得耕田得計田以供予職而父母得有食死何家是為干遣之失其常也使得耕田 而後其所得耕田以供子藏也何食是為王事之未已也有極謂征役已則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何怙下入失亦意故下云得所使有情矣有所言歸皆不可知末嘉陳氏日春秋之非諸侯前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庭隱但詞 民之格是比絕之似與者但不便劳苦一句未曾露出发易也耳揚利連路此又是一般然只比與不比尾只此不便勞苦一句盡月達物之性明比逐此又是一般然只比與不比尾只此不便勞苦一句盡月達物之性明比逐也就是許比與正意未養言出當此為以揚形二句於下三句末二句写言 無後此樹止則為苦凡樹散生者皆謂之也王事或動王之取或敢王之保

·治州三選等之何〇度沒排氏日天子不前侯皆張因不恤其民使民人 箭與有時而得所心經告風之原然其情之后亦沒沒然英惟君子為能 道天下之志於王道必使斯民孫生道死仰事俯首之無險不然則亦 心上記殊亦得解 征後不得於梅文於飢餓無所皆好用以的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

哀失的天後之晋立小子侯曲天誘殺之王又命號仲立哀侯之弟稱此 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監者也 立孝依曲沃莊伯裁之晉立勢侯莊伯伐而还之平王命號侯後曲沃立 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通我伯今云為王前為此詩亦云王事而玉以靡監 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海也〇智自清文武郡侯納桓叔不克吾 第四世十九十五年前衛寺上八九一丁丁丁八十一丁以北京日本の歌也千人 所不至哉〇安成劉氏日變風多作于春於特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

序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謝共大夫為之請命平天子之使而作是詩 **全国通詩二章總是原其所以請命之意無非欲假王命以服人而倨傲無聽**

之勢耳故詞氣之間隱然有不必請之意此春秋所以雜詩亡也 心能可見此乃自述非詩人述之也要知路王詩命分明要之以不得不從江正報—秦後入山為

三日紅衣七分不如子之奏安且吉今 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故將王静命而即即如此然其保慢 迎如節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草之衣也而必請命者恭以不如天子之命 题也沒怕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〇史記曲沃桓叔之孫 而即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記或表子絕矣嗚呼痛酸 無禮亦已甚及產王食其實玩而不思天理民存之不可發是以訴討不加。 服之為安且吉也益皆是時周室雖我典型循在武公此及然对然因之罪 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實器將周釐玉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為

主之是故非稱王朝之强為不進

合祭此武公成香路王請命作也若課我問月問國以來封侯錫命惟天子

利货也今晉國院騙于我則請侯七章

興也此說吉安字與前說不

同俱可!

玩 0

于子也不然我自有之我自股之矣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得議吾後矣免危殆之處何其安也享尊荣之盛抑且吉也此所以必請命 之衣持我 出于天子則有以壓服平人心而人將且彼之七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無 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無是七章之衣哉特以命之

~賦也天子之鄉六命變主言六者議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 日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與研公

合泰代既奄有胥都即吾不敢當于諸侯亦可方于天子之鄉則六章之衣上上于天子之鄉亦幸交煥峻也言其可以久也

詩經正解 一次老人用人 然我自有之我自服之奚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夫以弑君篡國之人而為然我自有之我自服之奚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夫以弑君篡國之人而為矣釋畏忌之懷何其安也有可久之休何其與也此所以必請命于子也不 子則有以社範乎衆志而人將日彼之六其衣春天子命之也而得保其終因我之所必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登曰無是六章之衣故特以命出于天

りち食とも見いた下旬前院不同俱可元の與字姚甚不惟久假不歸且以而有以享尊榮之盛何其吉也一定其俗終身不改遊取順守保無後感得以討贼為各得王康以定否而有以免危殆之處何其安也沐九重之殊得以討贼為各得王康以定否而有以免危殆之處何其安也沐九重之殊治而不安也是凶禍而不吉也是将更易而不久也惟天子命之則諸侯不 也安定則尊樂而言久長而與矣葢武公召該道之罪人人得而討之是危

七章建常七序繁稷七就二車七乘諸伯執躬主其他皆如諸侯〇臨川王君之不疑矣〇輯錄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主七亦凝籍七亦是服 日 章一日華盛書以维即點也二日火三日宗葵皆畫為綠裳四章一日深 粉米三日輔四日散皆以為緣

耳○按武公滅晉自弘三十七年而始以實務請命于釐玉目中豈有王以坐邀旌傳者無以異劉仁恭謂使者日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我其主師而伐之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如有王哉正以人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如有王哉正以人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如有王哉正以人無我二章章三句○華谷嚴氏日武公有無主之心而後動于恶篡裁大無我二章章三句○華谷嚴氏日武公有無主之心而後動于恶篡裁大 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從之晉復立哀侯弟稱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郭侯平莊伯伐帝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也及郭侯平莊伯伐帝晉人道鄂侯子都是為郭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秋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人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入晉晉人 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事然聖人致嚴于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代替侯裕城之盡以非寶器縣周釐不王命武公為 日武公之事因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清文就昭侯而迎桓叔欲 軍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客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 次都生

財督恒公以弟弑兄及役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局之典職皆局之自壞大日春秋之始魯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及平王則使宰恒來歸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干陷臣其所由來者滿矣○安成劉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干陷臣其所由來者滿矣○安成劉 無人子中面猶且碩忌子恩臣之名義乃君而自替其王綱者問何吾故 之配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問不得不後春秋而也成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なる。也成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于是武公篡帝傳王命為侯三晋又滅武公也成改月代 作也。

全方通清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己之势不足以致陛下言己之必是切于之子有扶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補焉(持方文公好賢賦扶社)。

翻称所以者社變之歌傷周之衰也口楊何禪日武公城聲動以難王

說勿就君言家獨者無商以貴人無限以富人也保放云此所謂士之尊賢此詩雖各四句分別不可以上為致吳下為養賢 唯山云此人好賢之是 非王公之尊賢詩之本可以想見切至之恭並亦一見然縣你俱照本因者 大概作品之在位者在是該北宁要玩味是言以於不足以來天下 上意。

之杜生于道本其於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家亦不足将賴則彼君子各亦安此也為東也雖後皆解另何也?此人好於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林然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今雖是肯道太母心好秋也曷飲食精之 而就故居今之世欲松野而納古非有富原之常為惟便動象食子彼高柳合泉此人好野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訴者部行道黃有其食野者保地 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也故 可顧而過我哉然其中心好心則不已也但然以而得飲食之工为以好野

安得式飲式食以慰子飢渴之棄耶 以為人之休息矣夫扶杜不足垂道左之降而養爾乃欲風高賢之罪乃吾

PL也周曲也 A林之杜生于道局被君子父盛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念泰有秋之杜生丁道界則不足以為人之陰庇矣夫秋杜不足垂道周之 「」 子子我雖相遇之跡而遭逢有所難必我之于君子則相須之殷而好紙でのない。このではなってののでののいてののではないが明不足以長其祭若我無資人之力如此其肯適我而一抒其蘊質不然

> 如此則對者安有不不不可何察別之足思哉。而相愉快無使我徒切中心之好意樣怪如思性而無所薄也听好野之心的賢者不棄于之際假然疑學可歸之與我雖多弱不足情極亦得堅餘大衛賢者不棄于之際假然疑學可歸之與我雖多弱不足情極亦得堅餘大學工學不事懷但別之在心而致之無良肆筵沒席安得仗斯食斯以副予該求本于素懷但別之在心而致之無良肆筵沒席安得仗斯食斯以副予該求 本于素像但好之

以致之者無不極其情也若徒作飲食無由失却慘慘屬學之情矣の寡以是其中心好處易字有思慮多方必求如縣之意盡自恐不足以致則凡可然說是不背中心好心不上來雖無汝賢之勢而有好賢之心飲之食之正 君子二分是測度賢者之心恐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樂就也不要死析詩杖杜孤不之物遂左則於遊於則还節力薄位甲不能恃以行道也彼 人民言弱以勢力言

為在蒙楚被騎車子野州江甲東古山龍與獨處 や他面役而不歸敢重勘生而蒙于慈敬生而隻于野各有所依託而子之與也就草名似栝楼葉盛而綠蔓延也子美婦人指其夫他〇婦人以其夫

物各有依英况于所美如良人正仰望而終身者也乃令子美亡此則誰與子令已突試坐来原募妻姿家長巷而在生發基委会亦職野而楼止是此供老之散共處可以冷未比念校可以度長常鄉不亦真炭之網察故而合然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作此詩若靜所度于有生之樂正惟一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于此野 處平空間寂寞形影共吊的其数之不如軍不親其数而悲耶

寫生家縣<u>教</u>夏子城子美亡此誰與獨息

美而特賴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息平惟獨息于此而已處室豪凉所經正解 一家老人自其 一樣柳 合然葛之生也則蒙于賴蘇之生也則蔓于城是物皆有所托矣况予之所

析講此二章以物有所依與人無所依此反與也谁字獨字緊相處言非與身之宴安曹葛戩之不恭寫不覩葛敬而悉取

角枕粲兮錦雲爛兮子美亡此誰與獨且

然三須将衛夫於至于美以從役之於而對古此靜聽雖鳴離與解枕上之合称憶能成人相對於容偷戶令條今角枕聚然而華美猶夫初也錦衾爛 賦也須掛華美鮮明之級獨且獨改至且也

> **嘆更長亦同** 折講上二章北物迎與此則成物面致思也許放云角枕錦氣則鄉大夫之物之情非故則放之祭也若五夢愈之南也重吾假吾之情何時想耶然脚作看天麻離與語象中之離鄉不過獨處至且而已夫物色常新而感 言誰與獨山古時長夜漫漫何斯旦即獨旦之意又詩云歌娛嫌夜短寂寞のかかかからのである。 なが無不可受寂寞中之懷望最不易堪也の衾桃惟將旦方見其然故又のからのかかからない。 こうじゅう からなど をなる 有人面角枕錦希雞緊爛循絲面子美非故有不勝悲悚處蓋集中して 至矣獨正於上海處獨息來惟獨處則深圍寂英形影相最思惟同衾同枕

献七9日亦冬夜亦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爲切然君子之夕之日冬之夜妍好百歲之後歸干其居附版 (之盡蘇氏日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聯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

冬之夜加夏之日百歲之後門首歸于北京

門場于其室為八種相北下中的而属網線之雅無幾相頭于地下面結後也亦與其所以私以感略和下言蘇無期忍不可得而見矣要必百歲之後可教後冬之夜為最長而吾之思亦與夜而俱長也夏之日為最水而吾之風也氣賴也 ŧ0 香心無手其ののこと 勿 荇 子亦 緊吾否乎夫婦之 Ϋ́Ι

經 80-258

造成。

本 一 本 本 大 序 所 司 の 投 を 大 序 所 司 の 投 を 大 序 所 司 の 形 に の と た た の に る に 。 に 。 に 。 に 。 に 。 に 。 に 。 に 。 に 。 に 。

之為言胡得焉。

北也會陽首山之南也與山頂也施之也也此种聽記為詩司子欲来冬子之為言胡得焉

之是非又審而聽之以斷其言之真偽則理明而見定人之這言者無以行之聽聞未可遠以爲信也如始含價之而無以爲然且徐而祭之以觀其理詩經正解一一卷八個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不加重 人產 龍是非以敗人主之聰明各万調前陽之顛有冬而干聽之遂欲永冬

明得焉

合系管生于田澤之中首馬之下苦所無也子欲承若于首陽之下乎然則不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惟共言之甘而惟之寧非子之遇予人之為是讒言以告子春未可邀然以與之也子若能始舍獨之而無遠以人之為是讒言以告子春未可邀然以與之也子若能始舍獨之而無遠以合秦皆生于田澤之中首屬之下若所無也子為来皆于首屬之丁子然則

日出也後随及ノートンなどでおか無後金旃合旃荷亦無然人之為言動

原音除公対護既承苓

迁至苓刺晋歐公也獻公好應護焉。

短正解 大老人国民 其東不必有野川理可以無照後矣為字要看言出于选作便不可信信字析講苓生于陽苦生於澤蔚生于陽則首陽之賴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索之辞足以杜麗邪之口風人護剌之言亦深切矣聽言者可不傷然悟乎因其言之巧而受之寞非子之失乎信乎驗言之緊惡以開群任之門而皆因無言之巧而受之寞非子之失乎信乎驗言之緊惡以開群任之門而皆因無言之巧而受之寞非子之失乎信乎驗言之緊惡以開群任之門而皆 看来可二字賦承苓者本不為采苓故又屬比也の上王云按註子欲采萃入作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の未可違川為信言其言之不足信也以人之為言上不必稍出正意緊承來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及在言之此人之為言上不必能出於此為來來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及在言之此,重議人自止の六帖此詩之比與碩景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始指一物言之意, 情然而理未必然正須徐察審聽議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客已雖然方屬聽聽者身上香人惟所當信者信理之然耳讒口言然而情未必然 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龍之法也胡得是使他不得行其言不 即然学意中間含菊最感路信之則不含矣無信只就證言不足信上說無 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兄情僞之所以然 人之為是讒言以告子春未可遠然以從之也子若能妨舍置之而無遠以 合恭對生于場面之中首陽之東對所無也了欲米對于首陽之東平然則

議而恒莊之族減曬姫龍而中生京重耳夷吾覧人之為言可信耶〇. 則造言者無所通其権而被議者亦可以免于漏矣〇毛詩序說日士

高矣〇毛詩序説日士

藤

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息人君不能徐崇而實題之子苟任祭而亦以 本來議那之口亦在人主內勵于心而已 仲部伯野李宰韶諧胥上官想虽是背聚蛟成雷精毀銷你持不斷之心仲部伯野李宰韶諧胥上官想虽是背聚蛟成雷精毀銷你持不斷之心仲部伯野李宰韶諮胥上官想虽是背人下子輩謀極樂書排卻堅牛奔問無疑之主義古今之為議者置衙一陳平子輩謀極樂書排卻堅牛奔問無疑之主義古今之為議者置衙一陳平子輩祖母董能 於有功明姓嬴氏其後中潘居西我以保西垂六世孫大縣生成及非了 秦一之十一〇秦國各其地在禹百雍州之城近屬原山初伯益佐禹治 阜附之于伯尉佐禹治水賜姓廳其末孫非不周孝王使養馬于汧州之 之益學風始作其往聚分當平王東遷以收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 彫封為附后と之干薬谷共曽孫泰仲宣王命之為大夫始有車馬侍御彫封為附后と之干薬谷共曽孫泰仲宣王命之為大夫始有車馬侍御 為諸侯以能逐大我即有吸豐之地裏公遂有周西都散內八百里之地 殺及由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邊素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 宣王珠大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獨大夫誅西戎不克見 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祭恩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泰至 至玄称您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北府典平縣是也〇譜曰 影語で蘇伯騎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期 伯益伯 0

水苓二章章八句 · 豊城朱氏日小人之為議論 或煮小以成大或為鬼

詩經正解 使平王而有志焉則于賽公之對宜命之科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固素之世化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問之世仇與 人也 王敏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他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 弟也成之族既為大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 2 □東王不得不玉伯不得不伯意亦若此○豐城朱氏曰成與非子本兄山東王不得不玉伯不得不伯意亦若此○豐城朱氏曰成與非子本兄 〇接秦魔西谷各于禹貢近雍州自伯益玄孫非子以於馬攻封前 **水水八田** 原 美 深柳空

. 小 二 二

無詩〇秦風何以次唐素以 改使之次唐也〇春州·

即今輩昌府秦州京兆存與平縣即今西

伸始大襄公始命穆公莲霸西戎卒

松今使むの見時変わかり車局が会使むの見時変わかり車局 全直通詩三章章章要得的見詩美意一章為其有 新也都都我車之聲白顛領有白毛令謂之的新君子指泰君寺人內小臣 有車都都有馬白頭附及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華。 仁義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財車 如此改觀少及其既是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如此改觀少及其既是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心。今年之意也請車都一章秦之規模定矣○車馬寺人俱重創見意車馬行為各外與中國雄策之士康觀悉歌魁其及時以就功各即安能醉解待等妻公始為諸侯縣未見而儀術之森藍即他日開解稱朕之意既是而是實際下章樂字已含于跨美中东要知為美總不在車馬寺人上〇詩上當樂下章樂字已含于跨美中东要知為美總不在車馬寺人上〇詩上 雖足以使今寺人則未有也今或王人致三錫之於或婆方來七余之條官之上受天于之明於則所謂錦衣織裳香非君子也耶向也家富百乘偃變無勝而未必益也今則有馬白顧空天閉之邊矣于是部宏敞之處居墓墓所以駕車也養之馬軼群權帝列國之選足不能當一吾君而爲大夫未常 安 見習丁之項打此寺人之今始以為見之意傳命而入者此其人繼日 府與平 Э 縣直隸陝 0 匠 即及此寺へ心的料見都必知使寺へ通 郷っ 所>蔫 なののの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一般のでは、これの

S

10

意重馬以干乘言車多明幹心益馬多則色必亦前此百乗時安得有此故所講此章上二句誇其儀術之係下跨其使令之衆也俱要見昔無而今有如此皆昔所未見而今有之者不談可誇也故如此皆昔所未見而今有之者不談可誇也故言之意傳命而出者此其人威盡兼該宣備者向在西縣之時不避境之為言之意傳命而出者此其人威盡兼該宣備者向在西縣之時不避境之為 人換是諸族有寺人也の蘇摩凡此皆人君之常感而泰之先补皆所未有尊命出入嚴然諸侯之禧與為大夫時使令又異父の齊有寺人私晉有寺康治出入嚴然諸侯之禮與為大夫時使令又異父の齊有寺人私晉有寺潔者高拱驅役人群氣來所見古凡他國之代都對之使昔是寺人之令部 有之安得奇種得未曾存放特跨其有未見未今作將字存玩未見既見有問口說下兩有字見其是舊造御凌寫一時氣無重或有之安得衆敬馬或

灰所有漆照有來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令者不樂清逝者其至此原明 **新經正解**《卷入圖》 合衆大體像と備既可誇則不樂則逝者其董岭

而與感鳥可不乗時共彩也設大用人誇美其音而簡易相視之俗意歌感察則逝者不我與兵為知今與社合我至為,即職不應苦河山耶念其本為展見之前並坐而數實為豈仍攀襲叩缶之為泰平夫百年難再若及今不廣度之前並坐而數實為豈仍攀襲叩缶之為泰平夫百年難再若及今不與此簽筐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也 阪有桑陽有楊既見君子<u>並坐鼓簧</u>令者不樂逝者其亡

| 章章、句○最新泰及周之政

者也条與而令

平下未安〇季少文日首在司上了一二年,集俸不又一體然以本栗典故及畢竟定字相應末一集俸不又一體然以本栗典故及畢竟定字相應末一 版之氣如 見君子常與素衣朱猥殷見君子同意。
「現在謂未見而必假寺人傳令其嚴如此安得既見而並坐敦樂也則此思新華風始振故見其儀物之盛遂欲君臣上下鼓舞以相樂蓋懷懷波揚原於華風始振故見其儀物之盛遂欲君臣上下鼓舞以相樂蓋懷懷波揚原在黃非秦之音此重了笙簧而不見國人喜幸之意蓋此人只是固國還方在黃非秦之音此重了笙簧而不見國人喜幸之意蓋此人只是固國還方 月遊矣之遊同古該少壯幾時分奈老何又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管如朝 制 **造文相是四則字**

而縣馬內兩棒納之干餘故惟六縣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節為賦也知職四馬皆思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樓者兩服兩縣各兩樓四職鐵明上六樓在手公之媚子後公子為此於 合衆此亦前篇之意と 也若謂否 君っ 间の 奶 私為 清つ 侯之時 建C 中に (機夫但) 事の

○左也益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接矢括也奉之者處人翼以待射也稱肥大也公日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軍以射獸奉時辰姓辰姓孔稱所除公日左之舍諸援領則獲所及秦帝辰姓辰姓孔稱所除公日左之舍諸援領則獲所及蘇東春秋獻應豕之類為時在無無人。 整のかつ耶つ則 長型义蕃衍而滋大為公于是時命 台。日 《私义蕃衍而滋大為公于是時命御者使左其事以依乎还禽左之法》称及其方符也爰有虞人張翼合關驅戰以後則奉此及時之赴矣而此左之而會拔無不**被查言概之多而射御之書也** 多ご行射御干此乎飲卧左右丁此乎率從侍御又何多是也駕言行称公院率于所完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媚子。(御馬也則兩轡納之于飲六劵握之于手焉可控而亦) 馬以駕車也則即馬如鐵而且極其肥大馬齊色而以 待 射 未置射御則 往 未華絲理則未用也而今日 墨而聚之一處に体帯之所に、一處に体帯之所に、一個面射御之精各二句皆相。 及府之北矣而其 24 他の他の可 (H

第三殺者自在原射之達于在則在當人君之左指衛歌之左原而言會失民日公日立之都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所見御之等也失于日逐禽在逆驅禽獸使在當人君以射之也〇建安何為見御之等也失于日逐禽在逆驅禽獸使在當人君以射之也〇建安何為是他故父命御者在其東而御者即旋其事以當獸之在是合馳驅之衛之法也故父命御者在其東而御者即旋其事不同逐禽必左乃爲中殺此 也默之供命 帝言此二分要見公會有岐壁故倉職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掩群之此也歌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長私異職見備官亦見預存此句投取不二月

游于北國得勞遠之節矣且斯府以問智之無駕嘉錄之車以載其大又得

各而無事子 乾極也正二句則言以車載大心應野云首句另說言默里

而

折講此章首句另落游宗主君言言明用子處人亦在其內下三

石養養

人体則無限但見其調智而無事學學也車行有無馬申有嫌舊劳有論行

展也田事已事故遊子北風開調習也輔輕也製鈴也效學習到·禁鎮馬街遊子北國四馬民開时與輔暗車戴鎮着載後時歌縣音 合衆又自其符集之時言之北國之中可遊息也乃與于北南軍華一幸偏人本亦此種 名長家日於軍東日歌聽以車載大益以休其足力也韓愈書記有時權出也舉近之車置發子馬銜之兩安東車則為在後和在載也後級縣皆田大 經正解 水卷人图图 之意〇袁元忠五首二句歐馬帝上輕罪益以人休則馬之在圖者亦惟調之意〇袁元忠五首二句歐馬帝上輕罪益以人休則馬之在圖者亦惟調徐而聲和也載後的不復追逐奏子。餘力也總寫果狩時光景有從容整服 以人物飲香必然未是〇禪雅日游車置營子鎮異子乘車者驅題之車則馬駕車而載大也不知車馬不高為載大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于大且 好要之思想说多云首句是人通其情下三句是物体其力则下三句是以徐理之思想说多云首句是人通其情下三句是物体其力则下三句是以

出國也遂連也請與食過也〇古者符门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當以大從尚輕疾故也〇孔氏日夏官田僕掌設縣道之車縣歌而前遊之使施恐其

食今秦仍戎狄之俗而非先王之道也然讀其詩便可想見其躍馬號雄之

新孫之典也周宝 新孫正解——《春八圖本 るな 車就為射復之為而已恭不及于用賢治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于是而已民日讀車都驅職之詩則知秦之方圖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發之則田而獲獲而体皆有儀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故國人美之の南軒張到明本而獲獲而体皆有儀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故國人美之の南軒張到與然起色意不止休人力也〇桉素俗勇悍符獲馳逐是其常事至此、勸意游于北澤不重從容整服要見雜視四东而伯益之舊都沂潤之陋 事魔舉意六簪似須體大權在握景東奉辰牡奉字見图勢與隆人心就 聊藏二章章四句○一說聊號句要見據岐豊而氣象維新跨八百而武 也往禽者很大也則其志光于城而小補之規模固自俗尚面却之矣。也不問起訪題為請求政教而惟田像是務所同行者媚子也所逐者会心のい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方式のの技巧云美寒公也詩故云讓之非美之也裹公受平王岐豊八百里之の按好云美寒公也詩故云讓之非美之也裹公受平王岐豊八百里之

經 80-264

深柳堂

尼小戎美寒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重征表公擔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甲婦人能閱其君子壽

全首此詩三章平看各開説毎章上六分是先誇其軍客之盛下因及其私情 殺之及的王不遊又為西戎犬戎所殺此君父之仇也裹公承天子之命寝 ○ 竹件精好非必謂毎草各主共一言○周先王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竹件精好非必謂毎草各主共一言○周先王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以上。 (1) 「一言) 君父之仇故云以義與師

版也小戎兵車也俊凌也於勢也調車前後兩端横木所以收敘所載者也一萬也小戎兵車也俊凌也於勢也調車前後兩端横木所以收敘所載者也一萬時勢勢計數無我職其學音組及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小戎俊與收五來未來動將游壞者驅川俱僱反陰割所盛於殺死如等人文 新經正解 一个冬人日本

得外出在停口如婚之有都是也舒應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街之兩端後係 四尺四十世 四八天食水也五五天也葵屋鉄然文章之貌也架翰從前軫 頸後係陰版之上也墜檢除版之上有稱制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新師 南市以板積側持之以其陸縣此藝本都之除也都以及二條前係縣馬之 背上海核前却無定處引兩騎馬之外婚買其中而執之所以制發馬便不 又以皮華五處東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事事的皮為發情兩服馬之 以前稍曲而上至衝則向下釣之衛横于輔下而輔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 也益車街之長木木木木上容二限縣馬之頭不當于街故別為二朝以引 于較之 而端當服馬者之外所以歷縣馬使不得內入也緊拾機也惟在軟 原首木尺木寸其平地任職者為大車即影響人及来車別影響

車亦謂之都左傳由兩間無能是也交內車中所坐虎皮極也輕長也數本

歩後後春之家人を診車中之虚如此而後及其私情盡以義與師川雖帰 北七軒也板屋香西我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〇西我なら 故来車田楊殿縣職文也馬左及田田夢君子婦人目其共也深其小 之臣乃所與不共戴天之緣也更少山承天子之命率其國心也而征之故

THE PARTY OF THE P 其文章歴録然矣鉤衞之制如此服馬身夾于較固無出入之患而擊次其其文章歷錄然矣鉤衞之制如此服馬身夾于較固無出入之患而擊次其合有於無由上而處中其穹如梁又以華繼水便服馬也為五停而東之馬者有於無由上而處中其穹如梁又以華繼水便服馬也為五停而東之 米何其後也取其便子攻擊而驅逐無不利矣車較之制如此車之鉤舊 人亦知勇士赴酸而無所怨矣

東之力而環有所能不赫奕于載道之光矣乎此又縣馬引車之制也至坐車之力而環有所能不赫奕于載道之光矣乎此又縣馬引車之制也至坐係以舉馬之制為續劃之環加以白金之遂焉斯則縣有所縣將比協予引 馬頭當于新因為承任之便而變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也今則陰板之上のこうではつつつつのでは、このののでのでは、一個別が開始制不勢新安然于軌道之越而馬行之制鬼然矣此御聯之法也服不得外出也為之勝驅當服馬之外勝而别之所以驅擊馬使不得內人也不得外出也為之勝驅當服馬之外勝而别之所以驅擊馬使不得內人也不得外出也為之勝驅當服馬之外勝而别之所以制擊馬使不被不容無以防之也于是為之游環買騎馬之外慘而執之所以制擊馬使

時經正解上へ後人被復 一次としている。 一ので、 大本横側之板内面裏此就相收内部 大本横側之板内面裏ルックルの大変を対して、 一の原のとの 一の原のとの 一の原と皮割也凡車轅之端設之以軽 于車内故以淺深言按左右為廣前後為淺深人多假香輔以水為之長一孔氏日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小元戎宜也小戎對大車言後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車中所載者湖之軫即小元戎宜也小戎對大車之後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車中所載者湖之軫即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釣車殷寅申周元戍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 以小我二字為主下皆析言其私兵車在前府行者元成其次小我六月言が講出章前五句是前車事六句是説馬後四句是及其私情也前五句内はは我思而不見神往王閣悠悠此心不覺其曲而聞我其將如之何恭 塚 一果 可認而梁則言其形耳蓋斯是蘇端之執釣衛以駕馬者執形車之か此為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毎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 行朝之處 夫之迹日熱熱在転前以 人從前擊以前稍曲而至衡則向下釣之横衛于躺下引兩服之料 安在 兼 表不 處有環消白金沃 夘 胡 霜邊與株 何以處此如 濮 引之也陰朝二号重朝上續本陰权 Ŧ 者 亦 一致然而 乳形上曲 恐得馬 主国共文章 楽然 心的是君子后 在板包 7

兩枚之間者為或式前三面之材為執員者為輪輪之中持編受軸者為數 (本) 一次 (本) 一元 (本) 一元 (本) 一元 (本) 一元 (本) 一元 (本) 一 木為較高者為養直而曲者為動上 不多人百月 下之横者為軍箱旁之材木為較機

是有龍盾之散為文之炳于干也固足以昭物采之華而散之必以二也无之用方見可且可用用引引工工工工工工工 觀也尤不病于文章之弗兹彼敵人者不將空腹較之班緣而 乎于是有酸鈉之塗焉瓊以係夫替也固不息于馬壯之或寒而金以資其o 能捷矣平以是行師宜無往而不克矣頭我君子以温非儒 之期方在何時平前為不日不月使我念之好而憂心中中一 復佐之舉驅魁沙積之場在彼西戊之色若佐木雪臣子有死事之人是以 雅之心樣的是 至此那些為 知若添之而

账也後劉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于馬之旋習也不幸群和

也不主席不此盗鬼儿由金池不之下。如子成者也家雜也代中干也是 不别备施文 熟書雜羽之交於,看上也虎襲以虎皮為弓室也錢厚鎮金以

飾馬當胸帶也交襲交二弓于襲中謂

頼倒安置之は上の

以備壞也即

念之情報于公義之餘見情上亦不能布之意 念之情報于公義之餘見情上亦不能布之意 之地也方何為期只是罪人未得意國耻未雲臣子無徒旋之理也末旬思

异被坚執线出入于板屋

村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州於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四牡孔阜大轡在手與騎臂是中州諸關係驅是蘇門庭龍盾之合釜以窺腹 盾合而就之以為車上之都必載二者備破敗也腹環之有舌者轉驟內營」雖也亦馬果眾田野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味日馴樂果也也香干也盡能干 也置觸於轉前以係賴故謂之顏幹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色西節之已 业 は、 ・ では、 ・ 以銀為之軟縣馬內轡也不可當陰制之制看彼是引車之軌此是按馬之說者然而車廣一看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壞也觀環之有舌者合数者語見變化之象載二見預備之風然此句只重合載不重盡能也一合数者語見變化之象載二見預備之風然此句只重合載不重盡能也一為之即俗所謂遮簡牌也人在車中非看無以為衛又恐其破壞故以二角為之即俗所謂遮簡牌也人在車中非看無以為衛又恐其破壞故以二角 義制亦末か之何也 然とする。
然とする。
ないのでは、
ないので

經 80-267

作矣故使漆室之女聞之能不干誇秦之斌扼腕而三嘆息耶C凌駿甫奏而以清夏不以計道而以犯順是畿內之西戎方滅而域中之两及復喜啓土荐食上國心希九與暴陵宗母而帶甲百萬勢若建從孝不以棲意於一成之東君子漢之關其為君文也而奈何自是之後率飛不道岐東天小戎之事君子漢之關其為君文也而奈何自是之後率飛不道岐

全直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復味奧忽像其人所在而因形容得見之難也各戶兼長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四君子隱子川上外二幕之賦兼良)

精験工

從之定在水中央。 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犯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〇言秋水方盛至百川港河之時也伊人精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過河逆流而上也遊賦也兼似住而細高數尺又謂之慶醇度也素度未敗而露於為霜秋水時以外77 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一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

> 有極也許不信別解以從之而無如室通人是其如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則也勝不信別解以從之而無如室通人是其如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則也勝 後之而無如遠莫能致其如道阻且長可暴而不可至也則予且順應面下於日本中載予俱往縣供人下經職之鄉平則予且逆流而上不僅期割以方弘州政法萬伊人乃在此一方也超意氣于方州結通情于千里盛幾華方弘州政法萬伊人乃在此一方也超意氣于方州結通情于千里盛幾華 此非秋水縣至直川濮河之時平斯時而江天家洛四頓無倫則對此茫花传空其色則若答而未敗矣白點之際也全風氣虧其泉則沒結而為霜矣 雙百端之交人悲莫悲于新時也乃斯時而有所謂伊人各果安在也水

東與形從之宛在水中山。 深交界不知伊人何人而動人景恭至此極也然秦之無人所從來矣秦良水中逃雖近而不能至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故怀秦人之思人則在水之淚矣溯凋從之則道阻且右壁遠而不相值湖游從之則宛在 康也來来 言其盛而可采也已上也在不相直而出其石也小治用非 宛在木中松雖近而不可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為情哉 人則在水之湄安邇沼從之則道阻且野毘遠而不可及又欲遡游從之則 合恭後兼該則妻妻矣白露則未帰矣際此秋木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 台章彼兼茂則采采矣白露則未已次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

伊人在其意中見百川灌河而並切耳藜葭印有與秋色俱新憨白露印有けるのののののであっているのである。所述是我如此不是秋水方盤脂景思人却是有析講各章首二句只照一時之景泉如此不是秋水方盤脂景思人却是有 即有部分而供通已成成天無於後付之水經一些而已軍運潘之極感恨即有部分而供通已成成天無而澤同於之學是我水經神帝思塵外意常收量於地問流上之妖無又非同澤同於之學是我水經神帝思塵外意常收量於地 經正解 老人內員 之思其亦寓言也夫 爲可服○所請伊人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干古英淵路非桑○蒹葭白露自是詩人生語時文模擬蹈襲如秦川渭水州景橫秋等語最 一般是无心可 () () 黄幼玄日此詩所信不 护 何許人然觀其所被兼物 宋和宝

第1000年三利襄公也詩故云襄公奄有成界不能訪求故者故作 「大学の大小序三利襄公也詩故云襄公奄有成界不能訪求故者故作 「大学の大」の一十古紀跡印考亭不敢强下注脚宜倘先逃離而讀之〇李詩策就成四千古紀跡印考亭不敢强下注脚宜倘先逃離而讀之〇李詩策就成四千古紀跡印考亭不敢强下注脚宜倘先逃離而讀之〇李詩策就成四千古紀跡印書亭不敢强下注脚宜倘先逃離而讀之〇李寺華離衣佩王之權可以監督于新塚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共何在于非無論衣佩王之權可以監督于新塚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共何在于非無論衣佩王之權可以監督于新塚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共何在于非無論衣佩王之權可以監督于新塚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共何在于非無論衣佩王之權可以監督于新塚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共何在于非無論衣佩王之權可以監督于新塚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共何在于非無論衣佩王之權可以監督于中人明之之。

得其道則其人近耳〇朱子日此詩不知所郡然序説之蘇則必不然矣

者刺之白露為器時之變也就度若意物未獨也喻問雖東遷人物衙存

終南重

未然事誇美意固就容服上見亦要說始為諸侯方見昔無今存在直通詩二章俱要得創見誇美意首章美共客服盛而有以科其位是質訊、下章美共係服盛而欲以久其位是視詞上章所稱是已然事下章所願是、下章美共係服盛而有以科其位是質訊、下章美共係服成而有以科其位是質訊、下章美共保服成而有以科其位是質訊、下章美共保服成而有以科其位是質訊、下章美共保服成而有以科其位是質訊、下章美共保服成而有以科其位是質訊、下章美共保服局地素人科之風終南。 · 於前何有有條有極點反對子至也錦衣狐裘之及顏如虛雜丹其君也該所終前何有有條有極對莫到子至也錦衣狐裘內菜顏如虛雜丹其君也該所 與也們南山各在全京北府南條山揪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点版

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於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王藻自君天私

白美錦衣以楊之渥漬

經 80-270

耐經正解 秦人海 たの静が車が脚段とで他 赤而澤也此見氣體移于居養非復百乘之丰采也其君也哉。工二句記耳此見等成異于稱衣非復三命之章服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顔如渥丹言鄭氏以錦為素錦素白而日錦葢用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爲玉顯其白經正解。《卷入河》 屋丹之容非後百季之半来已也有此衣服有此容貌九乎于乘之其瞻也錦衣狐雲之服非後三命之等成已也見下前各氣體移于所養而有頭如 州之為上東際属耳至此便有雄親四海即親八荒氣機非從僅於銀覧時地名山莫如終南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跨地有名山山多村木見雍 · 司都豊稼而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尹氏背指此山也岐 而已味其君也故似有始見舊詩之意以望之不似人若昭香自見 非言克盡君道益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親足以稱其君之位也の 析講此意典意至玉如正以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與君子之來服盛容亦 並不稱其為君也故 安之位其至止于斯也豊無所有平則見以服于身者物来章于七命而有 于稽其類則有白色之餘矣又有假咨之侮矣我君子受天王之命而居諸 **該聽彼於南據函谷二崎之點華實之毛同九州之上胂也而果何所有平** 合祭此奏人美其君之詞者謂事出于打見者不足異惟得于創見者深可 曹無行口

許田春秋識之終南人泰周欲不亡得平 安本為之深慨の方山云復周公之宇魯人所以頌傳公而鄭伯以整假始皇且創制改物盡取周官之威儀而變華之此又王伯升降之機觀世始皇且創制改物盡取周官之威儀而變華之此又王伯升降之機觀世本在是而嗣子乃輕棄之以委于泰延及孝服稱稍蚕食六國而席卷于

· 與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览平處也都之狀亞兩已相反也都則稱也新空南何存有紀有堂君子至止叛璧衣織裝佩玉將將鎗蓋老不忘

將佩王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平也

龍首之餘

天地之與區也而又何所

後発之人下各表其良而重致傷悼之意也 全直通前三章一意告重惜之部以張我良人句為主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與字直通前三章一意告重惜之部以張我良人句為主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與序廣島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原康公莽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也惴惴懼貌係懼磁盡良善縣質也。秦穆公卒以产車氏公三子為狗皆與也受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移公從死也子車氏商息名特傑出之稱穴掘其供彼者者天断強鐵結我复の如可贖公人百其身

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 泰之良也即/家之為之財事は

中見春秋像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 于棘矣誰從移公則子車奄息也至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懷益生納之

之子奄息矣夫以人後外已非愛民之心然使從水而不及善人則其可哀不幸而適此烈稱耶彼交交黃為則止下棘矣誰從称公以水平則子車氏 易得者賢也所貴乎為君者保而留之以稱子孫安黎民可來來表三良何合黎秦穆公卒以了車氏之三子為如因人東之而作此詩若謂失下之不

俗滅百夫中之架出者固宜以之前幹國家末為者民之表率也今乃生納不如此之甚也維此在息其才德足以超過千等夷其或男足以振坂平览詩經正解一人老小周風 大之籽而足以爲秦之重故以百人順一人亦甘心而不歸耳其如卒不可大之称。以以入入。以入入,以及此爲不足畏也葢彼固百人皆顧百其身以易之矣是非不愛其身而以從死爲不足畏也葢彼固百旦也訓不佑我良人而磁我良人之命如此乎然是騙也若可賀以他人則 于壞當其解穴之膝而惴惴然戰慄無可哀甚矣彼着者天福善稱為此常

然沒若者天職我良人如可聽公人百共身。

與也防骨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之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懷獨彼 台祭交交黃鳥明止于承天果確從穆公平則子車伸行来惟此作行才勇

本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愛也何為不佑我良人而加以碳減之關乎是關

際波蒼者天礁我良人如可贖公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腊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 取君于謂三良之不得其死也善被致也天無親也康公之忍也從亂命也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悲傷之切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惜也何爲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感滅之禍平是溺也之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失之黎也今乃使之從恭臨其然惴惴其恨焉彼 合於交交黃為則止干楚矣果誰從穆公子則干車鍼虎矣惟此鍼虎材勇 與也禦稍當也 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顯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痛悼之》 聖無辜也痛哉

析請各章以黄島之止得其所典三夏之死非其所典至四分止 詩經正解一天卷八月五 重胎指東公奉父礼命近之使從也辞作于已确之後故稱移公確夫之後所下文桑齐人所常承楚香人所常刈皆言止非其所也站存之誰禪字極蘇也黄鳥人所愛憐乃止于棘乎此以黄鳥之止非其所與三夏之死非其 無之意天之藏以致不平之鳴也亦不敢斥者之詞如可贖分正痛恨其必其果見得三良决非自發以從也夫亦有所追而不獲也事無所哀訴而但大死生之際聖賢重之夏縱不為無益之悲亦爲能全無介干其懷耶備備 今王愿百大之特來葢彼圖以一而當 西此飲以百而易一也虧士按集傳來做以身為稱則詩常言代不言瞭者一覧字無有近二君命者然人百其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便失詩人渾摩之寺便三良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便失詩人渾摩之寺便三良 亦只是一人可以抵得百夫此通就才散智愿言時說單以武勇富之未必 照特出于百夫矣訓防為當者益如提防之防水即砥柱中流之意也祭香 也騎士按集得 一說 陳 柳堂

為之子由云次以百人脏其一身前詩記引朱氏云若可以他人順之人雖 有百身亦皆願職之矣俱极不可從 **督願百其身以顧之如言化一身而為百之為於治鄭箋云謂一身百死福**

東知其為非也照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養後官皆今徒久工匠所經正解 兩卷八祖俱 一次不動諸侯擅命教人不民至于如此則 **逐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馬盡其初特出于戎狸之俗而無明王賢伯** 以討其罪於是智以為常則雖以種公之野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関三 共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奉武公卒初以人後外外者六十六人至移公 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備懷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干城 共罪不可逃失但或以為移公造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 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恭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干此 而案民先王達世省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平今殺無法以遺後歸而又 黃戶一童章十二句〇春秋傅日君子日秦移公之不為盟主也直哉 外

也尚于三良無氏祠主曹李慈盛了止夏を川とら、「」しつしていい、「」とのから、「」とのから、「」とのから、「」とのから、「」とのから、「」とのから、「」というでは、「」というでは、「」というでは、「」という 予也以不可復請之众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の應部云素穆公真群臣成了外来可述從性堂未被無所復議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此以外, 之別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發全者至從於一事說者以為难公之命夫題 爲之此詩人所以致嚴也○京嘉陳氏日轉公俸過自誓見干泰恭本人 子兵者何其言之自相長耶夫殉葬非古禮也况三夏子り穆公之賢者子兵者のようようところでは、今年には満氏日三夏不以避子孫而以神疏被秦耆所謂以能保我不為諸侯盟王亦宜哉死而秉民收其良臣而從死君子是以知察之 生別其中尚何怪哉の太史公日秦禮公廣地益因東展强景西伯皮養 仍配公日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干是三子許該及公覧三子皆從死陶

詩經正解一次後人具具 氏之肥又紀鳴呼不仁之稱及子孫如此〇校泰本紀九月泰始皇驪山而呂氏之子遂絕離氏之統繼失始皇不知所監號山蘇後未三年而是歷公而又用與大子之言反似無監范知卷公之後二十一條至莊裏王 言所養良已後君為所沒起我則同其知頓命有治能臣子得從達弱療檢安良君同該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安作為毛透三子死一 用人然作何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紊或公院用殉五傳至 而不可用如智益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係又不幸而至于 惡俗胥中國而發矣痛之極也○安庆到氏日古之鄰者有明器但備物 公處二子遠矣 > 大子錄此詩春見泰斯石收置之故地而仍用藝秋之 昔之子尊已魏武子之子魏縣皆不從其紀命而以妾為鄉君子美之康 生不發益明沒有死之。日而忍用其民罪康公也至是而其論始定陳或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問三良亦不得為無罪也及過秦祿公養又云愁公

新学為青有一歩深一歩意各章上四句與己之不必乎君子下言君子之全直通詩三章平春但憂思之意由蕭而深以心我字為主而以致於康集亦 **学展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紫始素其野臣馬** 首然要亦不必深水 总平已也爱字亦本下总字生來在只云以夫不在恰像不開王朝之親身

問子三良無民部至唐李德裕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以死

與婦人仰君子以為歸也致飲註解不忘正與下心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句。終正解一人卷八百鬼

原発人作者子以為歸也欽欽註解不忘正與下总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分 「與婦人作者子以為歸也欽欽註解不忘正與下总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分 「與婦人作者子以為歸也欽欽註解不忘正與下总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分 」與婦人作者子以為歸也欽欽註解不忘正與下总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分

以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以受心靡樂所有六駁矣未見君子以以受於縣時行以以內有之以所以以則有也樣矣照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以以於以所樂所如何如何忘我宜多

原榮矣,大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契澗之約而旋歸之無台黎彼山則有豆樣矣隱則有六駁突况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解傳而

出有可像照有樹優未見君子愛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家,與乃忘我之多一至此永

無太章

傳奏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三三無衣與子同極謀及王子與係修我之不助子同位。 此勇敢揚方似素人口氣為出他一種批往親症之為便有并吞六國之衛。 各章語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美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說得各章語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美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說得各章語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美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說得

蔡作強中樂予段開於其人和唐前相誤日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也就也相稱也大長六尺六寸不長二丈王子與師以天子之命而與師也

到民日秦本用地故其民猶思問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日典也取與子同益以王子與師則將修我戈不而與子同仇也其惟愛之,心足以相匹如此

人自與而不肯同心以於國難是当子與子所共相期就者平是故我之所報也因其表所都務也而特惠人事小心家構私嫌至不共戴天之情反人合然素俗強悍樂于戰關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英雄志在策熱烈士不忘 海市間中國泰和韓那學也其本三軍佐我六師當斯特也惟我與不實曆 逸有相乘之勢在吾人未必無一旦之祖征萬一中外有警天子下一部于王之食者皆當靖王之難安危有相係之檢在王家未必有百年之無故勞以欲與子同他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效推解之德者也益以居王之土食 仇舊也而王之仇即我之仇我之仇即子之仇殆與子同心怕办以臣王科明任而戈不可不預修天五兵利則有備無處或器傳則精神倍齊王葢為斯任而戈不可不預修天五兵利則有備無處或器傳則精神倍齊王葢為

百日無衣與子同澤門從王于與師修我不敢判於與子恪作 平日之相給非徒恩愛矣全要作他强悍男往語氣又要零性結納的深心死的光景非詩本意〇要看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玉共拚一死奮不削永而即界與而相死效忠之意則局亦可從若依朱豊城患難相恤之謎便有快說多云同仇謂以敵為依同力以赴之也有顧同祂而益戮力意此就仇字 專指西戎言玉指天不非指娶公也同仇非同與敵國為仇謂同敵王之餘析講此章问確與下同澤同袋皆是同服意與師乃未然事須泛言之不可 赴難不避死也如云忘身死敵人其而心同委身狗國形殊而心一是也**治**

風地學事本也相其親唇近于垢澤故謂之澤敏東報也長丈六及

也雖要衣之泽亦必則了同豈謂子之無衣而然子益

台参然不将同種

以王于典師我不得獨坐以道君王之受且將修我不執典于偕作一件等以王于典師我不得獨坐以道君王之受且將修我不執典于偕作一件等以王于典師我不得獨坐以道君王之受且將修我不執典于偕作一件等以王于典師我不得獨坐以道君王之受且將修我不執典于偕作一件等

· 京縣人不但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袋亦必與子同堂謂子之無心行往也」 ○縣也行往也」 ○縣也行往也」

也雖下衣之家亦必與子同豈謂子之無衣而然平益

人所憚者彼獨樂之詩柄樂字最宜味人所憚者彼獨樂之詩柄樂字最宜味人心惟知有從王之義故親死如是以內職危肯直前勇往來雖强悍如秦人心惟知有從王之義故親死如是

無太三章章五句○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 照兵力震而成富强之業非山東諸国所及也鳴呼後世然為定都立国以善導之則易與起而為于仁義以極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重無鄭衛騎竹浮靡之發且戶也素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 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與二南之他如彼其忠 之也○此若茶俗也 之計书誠不可不監平此而凡為固和其子與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 秦人勇公戰性私 照即平居相要其好勇輕生尚功

於語一別而是在之途在那個电視,使因念行必以應者聽也弄將何以贈及國國國國之宗里有抱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沒國國國至之宗里有抱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沒國國國至之宗里有抱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為以復國國至之宗里有抱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為以復國國至之宗里有抱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為以復國國至之宗里有抱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為以復國國至之宗里有抱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為以復國國至之宗里有抱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為以復國國至之宗里有相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為以復國國至之宗里有相而素之後常無期我能無送那即火須史無別為於語之時,以後國國國至之宗里有限和大名素時都塞至渭陽者基東行送之干成陽之後語、別國國國至之宗里有限和大名素時都塞至渭陽者基東行送之干成陽之縣。

在教我身氏也兄弟凡么人而被看待以彼因而亡者有强之后而死者無人教我身氏也兄弟凡么人而被看待以彼因而亡者有强之后而死者無是也或日穆姬之本不可考此但别其勇而慎思耳我现石之大也以此悠悠是也序以為膝联公之母穆姬已来故廉公送其勇而念母之不知他悠悠是此序以為膝联公之母穆姬已来故廉公送其勇而念母之不以送夏氏悠悠我思對所何以贈之我瓊斯玉佩門湯

非玉名也现者美石之名玉

善而長先君文公成

門場 是是四丁〇安存火事香飲公正以香養主奏學夫人太子中生之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之後必大者此也不然亦何取于玉佩即似亦斯之羞矣〇重耳之君晉穆之後必大者此也不然亦何取于玉佩即似亦斯之羞矣〇重耳之君晉穆公之为居豫成王之制天子用她玉諸侯以下則玉石林以此照晉依

· 神衆之表末乃嘆共不能權平始也以今也二字作骨詩意全了了, 好着精全直通詩二章總見其簡賢者之意各上一句言如時禮儀之盛中一句今日戶權與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一個である。 これでは、 一個である。 これである。 これでは、 これ

则待賢者而其後神治為我传佛治海至于野者在食而無餘于是聖心言則也夏大也渠渠深廣飛承縣也權與始也〇此言其君弟有渠渠之夏配於我乎夏屋渠渠〇也每食無餘于時嗟·不承權與

一本文 天 種 興之 不 派 是 殷 禮 也 其 所 以 廢 禮 者 是 忘 道 也 空 復 可 以 久 虔 也 本 夭 天 種 興 之 不 派 是 殷 禮 也 其 所 以 廢 禮 者 是 忘 道 也 空 復 可 以 久 虔 也

直言不能撥其始便是不必于造権與上起義一会以言始守膝隣訳、心意在其中矣造衛自權松造車自與松故借權與二字以言始守膝隣訳、一般人君谷賢之禮必崇之以安居養之以大家故但言夏屈則如食四基析請徐敬茲謂此詩之春即馮鑒彈狹所謂出無車食無魚意夏屋作授室

·風也甚是器容斗二升方日藍圖目該萬來稻來意來來獨四篇歷食之盛於我乎每食四盤前紀今也每食不飽前隨于嗟乎不承權與

他無無然後言之已無及其の我見日大京以養聖賢庭鳴之詩日我有い、の、、、の、、、の 詩不獨為士情為奏情也奏之不得進于中國宜與卒之却中國以業諸 三而已 恐非賢者之志也 青酒以燕樂夏賀之心大樓公勤求賢士西東由余東得有里 英迎寒叔 王寿月而維之以穆公也繼續公表取其悔過於權與者罪其簡賢の此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の孔子則詩王素風而終之以權與亦猶剛實

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众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 日長, 前能暴能夏始大要其将有中國矣 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鄉納鐵之詩小戎之篇皆言声爲田獵 王之風舉其惡者見周不復西而泰之所以止于泰也〇四記前漢地馬失賢長風棄婦權與簡士而泰為不義矣夫子錄其善者見獨有先鳥失賢長風棄婦權與簡士而泰為不義矣夫子錄其善者見獨有先 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水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背迫近 本之强人小戎無太皆兄秦之動玉兼葭求人渭陽篇親取之也至黄 秦之强人小戎無太皆兄秦之動玉兼葭求人渭陽篇親取之也至黄 『『十七章』百八十一句〇劃行素云車都聖後 矜麻肯見 一句〇到行素云車都聖戦 丹南皆見

上解巻之九 田屋

P9 姜朝烈英武全盟 吳之瓊章主 楊正儒文起 全校

陈下車乃封夏後于就封殿後于宋則陳與訓祀是為三作〇孔鼓胡公、孟誅〇樂祀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于訓封帝竟後于就村二公後于北王府一次参九百年 于诸侯早于二王後〇胡公生申公尾尾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飽鮑二月公之前仍為姓姓格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鄰駭異義云三恪尊中於之前仍然姓姓格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鄰駭異義云三恪尊中姓於武王所賜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选秀有處虞思妻之以三號處思在 此想春秋時陳服子楚楚敬恩尚巫而滿其依非由太姬與○蘇傳列國外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吾意太姬武王之太親被太朔之化必不如好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吾意太姬武王之太親被太朔之化必不如祭為無子蔣永使生子滅信巫覡男日覡女日座○儆孩云朱註謂太复祭為無子蔣永使生子滅信巫覡男日覡女日座○儆孩云朱註謂太复十三年曾隱公立至閔公楚惠王公孫朝淑之○武王元女太姬好巫好十三年曾隱公立至閔公楚惠王公孫朝淑之○武王元女太姬好巫好 陳一之十二〇陳國名太峰伏羲氏之城在禹云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 五年一天全九百七 国雅陽縣東北陳境不及外方里務故無名山大澤尚書作助了,傳統 被盟務又日能耳外太至于陪尾按地理志外方即高高山也盟務在果 都干宛丘之側與黃帝帝竟之後共為三格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義好 正武王頼其利器用與共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婚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 名山大川西壁外東方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自有虞明交為周陶 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盛時王澤充实其書者第子善不善者以贈自將 亦不至一思問德既奏诸侯各四其哲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忌而 樂巫親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人之陳州即其地也○馬直孫州云導荷泽

以下無訴のような、これのでは、これの 八君至于蓝公有詩者五成公

上二句指其游為之處下則刺其無候而無節也級以漢字為主下鼓舞正上三句指其游為之處下則刺其無候而無節也級以漢字為主下鼓舞正上記道詩三章一意首章刺其為而無僕下二章刺其久于蕩而無節海章各上紀丘刺幽公也居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有情至無冬無夏藏月旅學今日紀丘明日紀丘殊少趣味更爲不及情矣于紀丘舞焉而于宛丘無祁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之詞○首章猶言焉中事○說通限無名山大川宛丘其國之勝地也蕩然而于宛丘鼓焉而

之過結今第丘之上今洵稍有情全而無望今 此詩人之善刺也

心の 同心見此ん常沙海下完正之上的終其事以神之言雖信月情思而即也开指波蕩之人也多湯也四方高中央下日宛丘和信也之一八階室 可朱矣然無威儀可贈望也 本を

可染央但稅于情者必遇于應其見于容貌者成儀丧失暑無可瞻望無又所為子兒丘之上爲撫景陶情見之歌舞之間皆逸與所寄也信有情思而游者情也而共不可喻者禮也今子也以曠達為高致以勤事而迁圖而惟心私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則之若謂天下之不可

何貴于情思之美耶 転合下文英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職漢展盡程法燕笑娘嚴惩隅 が請上三句を重在末の子之湯今是以放荡為高致而故行之也落今内 愈從全不過與直刺之者不同言欲非不有情思可樂也特情其無威儀可 何可意仰天凡人為于情者不是于禮樂于自便者軍于自檢此二句語

別清子 東京

墓

周也失擊鼓擊值植也養養生今春素學而沒由東上有由主义其擊武犯丘之下升後無冬無夏行及值治其獨称

為祭而其聲開于宛丘之下為鼓于斯亦與于斯矣且不特一時為然也雖合來夫萬周無儀矣而况久于萬耶彼鼓所以為舞之節也則次然擊鼓以上亦為縣或者指別措度也百無非不財遊而故奉下是也 兼學鼓意無冬無夏言常舞也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等下斯而無之久則鼓之亦久矣故宛丘之下須補出舞來而監羽下亦宜新清擊鼓擊而即上之萬時然也上言擊鼓下言值羽須令春遊故于斯亦 事之憂チ 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此商書所為恒舞也華陽死氏日冬了一果大 冬而隆寒夏而盛暑彼則無冬無夏而値其對羽以為舞爲何有于廢時失

再驱王将 極當你不看文舞以獨今以監則素而無交非正樂也未要數睡無學志為當時人之好樂于是時必少息為今也無冬無夏則他時可以一值那

王背局前相如撃缶矣楊惲云家本泰地能為秦縣酒後耳熟仰天鼓前面才言門すここと 祈祥事斯 云夫學兒即命彈等拊像而歌呼鳥馬快耳目者與秦之聲也奏 歌呼其為是擊衛泰聲也何以見于陳通解謂陳師從胡 公于暨徒生...

母以成國人化之理或然也 上下交孙子崎為之俗而國之役弱隨其後親于此詩益信之丘三章重四句〇後世如雨者尚老莊而殿名館風流相 高 同 の

東門之砂重 江東門之扮疾亂也幽公潘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栗其舊夢至會子道路歌舞 于市井崩

既日毅旦于差叉日教且于遊聚會又非一時男悦女而言其色美女悦男言其相贈之母總是述其事以相樂也既日東門又日南太歌舞已非一處全員通詩三章問看不必相承一章言其歌舞之處二章言其往會之期三章 乎〇按詩板是男女自賦其事此章註云于是栗其葉以舞于由下章又云· 于是以其余行而男女相與道其華悅之詞日則又是述其事奏了不子自 ○ 而貽以握椒其宜淫何所不至者且以大夫氏之女猶為之其何責于小民

の方男女相導悅慕之詞則集傳正如也 一般邁等語此詩竟似述其男女聚會歌舞以相樂也耳惟下章祖爾貽我二 雑以說詩語也然死本交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不緣其麻市也婆、"越以

所也极白榆也先生秦都者奏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姿舞**悠**鬼門之粉竟宛丘之极籍子仲之子婆娑符其下 叶後 〇心男女不會歌舞而風其事以相樂也

長釉與輕獨技機婆婆平粉相之下豈不樂哉

と於人所趨象也子仲陳大夫氏婆婆註訓舞發色歌在內其下師格於二十十八日一句以地言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因之交會也有於相

司為然聚會心有期也我與汝差擇善臣而約會于南方之原良辰與美景而往會也 配也教書差擇也○既差擇善且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聚其業以舞于市教且于美達被外南方之原不給其麻則設市也婆娑 乾也以其夫之本聚舞已非所宜光男女相與而夢說子本之下也等势不必是舞但徘徊親親之養只是動静來此不似貴族之女

俱而所以赐吾超陳之懷者也于斯矣于是遂棄其所事不續其麻而相與

在如河北所謂題集廣中所謂於虚囚赴南原之物面經過于市人、東京 相炤處或謂此四句俱一即事勿外的食化會作兩個時節等亦可○說通言民辰美景一樣往會于市即俗取閩熱之意然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亦有謀上二句是未然事下二句方是會也殺且乃清明無風雨之會如後世姿安于市以往會為一會遇之風而其樂賞何如也哉 日那之風俗其男株其婦餘其女養至于八月載錄則奉事界而以其忠令

· 赋也些法检於際來也遵行也表充米也又名利麥紫色极芬芳之物也殺旦于班越以廢籍邀納及 視爾如來輔貽我握椒 陳之俗至于不續其麻市也麥姿所謂上有好春下必有甚時者也 言又以善旦而往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兼悅之詞曰我削爾顏 0

美而其成亦必有自免好也其樂寫何如故大男女聚會而敘其相樂之事如此可以見其俗之不好也其樂寫何如故大男女聚會而敘其相樂之事如此可以見其俗之不有如此末之華然奇哉遇也治可以慰我心矣于是貽以一握之極而交情 合参然既會之後不能無所贈也是故差擇善旦而住遂以其衆而行質心色之美如芘芣之華于是胎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與樂事并而所以絡長鏡緣之情者恆于斯矣且會遇之際視函顏為之矣

析語首の亦未然之詞父句万以衆行也服得二句根次句來按影精去男

經 80-281

公司言其色美女悅男而遺以椒交相爱也本註似未有分應握見手授

與○慶源輔氏日夫民労則思思則善心生远則派注則忘善忘善則惡東門之妙三章古四句〇龍舒王氏日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東門之妙 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圖之地實平又以大雄之化故其俗游蕩無應已

庄衡門誘信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何門之下可以棲暗遲必婚之洋洋可以樂辞機 泌泉水也洋净水流的O此際好印象而無水都之詞] 爾門雖淺區然亦賦也何門領水為門也門之深香有阿整堂宇此惟衡水為之棲遲遊息也

惡之而容 腰為安自恢依乎有餘地也可以接進,而游息也必彼泉水監不

> 門之中堂正落是宋何若是阿此惟横木爲門故無此、門之中堂正落是宋何若是阿此惟横木爲門故無此、即之兩依至宗即可字正相應見其遇乎物而即這乎物也○元峰云墨即門之兩依至宗即 有真桑亦不可能人不堪其然而我不改其奏者然則是自誇矣の一說上只是玩必水之光景可樂而自忘其似耳此節所遇而皆桑不必說胸中自意玩可宗不善所必亦不外類溢的次中自有一段超脱處沁水非真可能所謂衙門二句隨所居前梁也必之二句隆所玩而案也皆自足而無求之所謂衙門二句隨所居前梁也以之二句隆所玩而案也皆自足而無求之 免愁煩惟寒而飢雖惟亦樂矣樂化二宗逐表正不得云志飢〇註雖今亦漏下濕恨不急去之為條惟相而遊則可久奏故曰游息人惟飢餓切身禾

> > a para

曾其食無必河之飯結豈其取黯妻必亦之美 た日本

頭也差齊性 * 大小 豆芸会魚必河之郎芸其取妻必朱之子野疾 P之有食主之有要人之大欲也吾不能無食之必甘妻之必美生之難期合泰恭人一有求之之心則天下可欲之物亦甚多心何時已也吾自計之 也吾不敢必苟可以食道口足矣河助固美味也即不得動而食之亦未為 不知味也豈其食無必河之動于荷可以娶敢體足矣齊姓因良婦也即不 得美而妻之亦未爲不知色也豈其娶妻必齊之美子

台來原如河經亦我所欲也當其得河之經則可食不得河之經則不可食

經 80-282

東門之池可以經首者關了彼美淑姬可與時官 與也於麻島,東門之池可以渥約节彼美淑姬可與耶命 有深幸矣彼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凝麻治其在染之性以為養治之合泰此亦男女會逃之詞若謂美色人之所欲而恒不可必得者也不今殆之詞盡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與也之時盡解也〇此亦男女會恐與也地城池也沒有以應其之物以起與也 尹古也此云彼美淑姬當只是女子心美稱說者云語僻之風流行遊大家按春秋佩引逸詩日縣存鄉美無聚悠铭彼所云鄉美直指鄉美二極猶云 か講東門見公共之地可以見人人可往無禁止 其情風俗之不美至于如此可恨也夫 唱和之際承 府言子彼此談笑之節我與子其相協矣夫以男女之聚食而托所見以致合恭東門之池則可以源菅矣彼美色之淑姬於此而適相值焉豈不可與 之英関房之秀也而可與昭歌可與將言可與時該無不可為是謂湯風或 合恭東門之池則可以歷行失彼美色之淑娘于斯丽道遊遊考量不可與 資矣况彼色美之都吾得以合之于此也豈不可與之合曲是是如次歌子 照也管業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敬宜爲索也。 語平彼此答述之際我與子而借級矣 時訓解當是遊過之義近解 云我之所 张此姬肯能解其意則 也彼美淑之貴女園世俗 ماز 如俗言

主清波不耗過中有故意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可與皆易之之詞 一一一一次經在京國東門內有巡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失水

全直通詩二章總是於處之意及復道之以則是句為玉有撫景增悲意語不序東門之楊則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建親迎女指有不至者也 門之楊其業群并可以為期明見煙煌 有所遂其生人不得如其私益反與也○期而員称是男好女之詞相應義不前因不過因所見以起與然雖因所見以為與而玩本章似言物

あり此亦男女那合而在み和不至者的四年所見以起来也 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群群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

女之私也而信在為甚不可以相負也何子之所期表而至于集信法此耶的のののののかのか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で、不相違 所期者昏也今啓明之星已出煌煌然而有光則將且之候矣而竟不至也。以略昔傾慕之私伸之一邂逅間也編意子必如期而至面随我之願爲何以略昔傾慕之私伸之一邂逅間也編意子必如期而至面随我之願爲何 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業群群而盛矣况我之典予期會于此也蓋將

門之楊芸 與也肺肺結群群也有督有煌煌也 業肺肺結長以為期明屋哲作音句

也獨何教裁夫有約不來則一刻三秋也于誠無召于汝汝亦肯諒予否耶の何昏以爲期也今啓明之星已以皙皙然而大明則達旦之時疾而竟不見 将以時昔絕絕之情寄之一選追問也獨意子必應期而來而與子偕城矣 合泰東門之地有陽生將則其蒙肺肺而盛矣况我之與子期會于此也落 獨何故哉夫有約不來則一刻三秋

> 一·也喻時晚也煌煌智哲益達且之称作以為期至此不見何相致之深也也也喻時晚也煌煌智哲益達且之称作以為期至此不見何相致之深也 少語辨將肺楊葉如此殆向春之本迎夏之陽矣〇一說楊葉群群三月

聚岡云此必女員約而男作詩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〇華谷旅氏日報迎以香為期是大明而竟不至

不達哉 松面為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葢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因者之子為民河 在風行而女有他志也〇處源輔氏日自定丘而為東門之於自東門之

也上重誰并然矣是追其始下重類倒思天是處其移納在刺之之中而指全直此為刺惡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傷絶之也二章言其傷過無及欲儀之序至門刺陳伦也陳伦無良師傅以至於不養惡加于萬民焉。 **转缝正序** 老九個点 望其有嫁此愛人無已之意〇一說全是節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顛倒 深柳堂

也 與也和門以除之地多生耕辣斯析也无指所則之人也無計昔也為言意門有較斧以斯之安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者然矣 告也〇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 不自改則自騎苦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

于人宜其速敗也乃符仍其故而不止焉則是積惡之久自時至而已然而のつつ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人民也長于隱幽雖不敬為國人所知而國人皆知之矣夫見知矣夫人之為惡也長于隱幽雖不敬為國人所知而國人皆知之矣夫見知 析講此章上四旬是興其不善而見知于人下是即其不改而原共積之久順講此章上四旬是興其不善而見知于人下是即其不改而原共積之久厳錮之深巳終述而不復悟忠告雖數亦安能藥其深病哉

到字行文不與上兩則字一份〇按誰告循云不知那告即已然言其久也為與非一日之積矣益不可得而放棄之也〇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流欲言為與非一日之積矣益不可得而放棄之也〇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流欲言為與非一日之積矣益不可得而放棄之也〇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流欲言為與非一日之積矣益不可得而放棄之也〇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流欲言為與非一日之積矣益不可得而放棄之也〇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流欲言為與非一日之積矣益不可得而放棄之也〇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流欲言為與非一日之積矣益不可得而放棄之也〇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流欲言為與非一日之意致也註云時昔已然是追言其始息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徽之中盾以知之為此之。 野也鳴鳴惡聲之鳥也本集訳告也顛倒很很之狀○墓門有檢則有鴉莽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奸及之訊子不顧开果顛倒思子好員 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子顧至于顛倒然沒思 也惡木生于幽僻之地為斧之所打與人為惡大陸微之中為人之所知 丁則豈有所及哉或日訊子之子發當依前章作而以

能蚤園而亟及之固無顛倒之息也令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期于人之告也而嫉惡勸善人心所同固有歌其惡以訊之矣夫訊于人者 合衆彼墓門有梅雖不期于鶉而梅之所在鴉必萃之矣此人之不良雖不 ·

斧以斯之以與惡華可警之意 木叔日辣是惡木女能免不勢是惡鳥皇容萃椒此雖與以之朝惡質切 今初婚的碩子前則不至輕惡于後與其思之十後就若先顧之于前の限

之弟桓公疾城花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作立明年為蔡人所我 又日陳國君臣無可絕獨陳作以乱賊賊討故以無良之詩與之不知然 墓門」**音音六句○**序以為刺陳伦按朱子舊註曰陳伦文公子桓公愈

防有能果草

傾髮公聽議囚泄冶內子爱之賦防有鵲集

受或問之者也以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與此所不當有之事乃存之蓋以全直通章二章總是受應之慈而及沒道之也詩意重切切物物形上詩的所謂臣防有鹊巢愛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玩一誰字當在疑信之間所與私之人或男指女或女指男俱不可知須要:。 こうこう

活香

與也仍人所築以择水春平丘青美也存者鏡也並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防有鶴鎮中籍有首在徒刀及誰仍用丁美心焉切切音刀 得巢夹邛則有古君吳今此何人而的張子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于忉忉 指所與私者也切仍憂視の此男女之行和的聖或即也也即以口防則方 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蔻也的份致也猶鄭風之所謂延也不笑

果实中之中則有肯美之者於物各有所止如此况此人也予之所美也能于其心之有常亦由于故言之弗問也予始不能無發矣彼防之本則有治合称此男女之有私而娶或問之之詞若問夫人之情好所以有終者因此

慈設應認之詞以份張之而生彼携或之心乎是以使我憂之之深至于於

秀切切面弗能已也

草生尤美谷草名與若之華之者不同於士长如上説則防有集亦集于你風歲多風則去看本集其係核故前而不危和為丘者孔額達云土之前處 集高水小則集平旨取木之枝稍不取壁枝時四三先備以為醫集居而知 上之十非即東干防也 析詩係與詩的言子美本無嫌除彼何為張仍必造言生事以潰亂佛敢共

唐有発情邛有百騎時誰份子美心焉惕物音等

到也廟中路謂之唐先孫也縣小草雜色如綠物物前忉切也 合發屬中之路則有孫龍之梵灰印丘之中則有首美之陽奏况此人也于

詩龍正解 人卷之九匹息 之所美者也誰復設為証或之語以例張之而開嫌疑之端乎是以使我要

之之深至于心焉曷楊而不得寧也夫勝于情之所私而要或問之可以心能正解一人終之九長息 **風俗之不美久**

鳥也中居有宠人卒毀之則成其美邛有首聽人莫践之則成其支

的有關集一章章四句〇序云要護賊也豫果積果除護之漸積也答案 證人獨不根之詞以伪張之而生彼携二之心是以受勞也 延鼓箭港之漫廣境亦積累之意關事雜泉色以成文循邊言交積成或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係字例字原字是相悅處悄客條字慘呆是相念處然相說期自然相念意意通許三章一意總是思念之條及復遊之也有惟之五思之切憂之深意

學其〇此為男院女之司亦因所見以起與也

與也則月光也使人美人也像好那分幽遠也斜愁結也怕憂也〇此亦即月出晚分使結人條符分舒玄詩糾精公勞心怕今 之情子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如相始而相念之節言月山則皎然矣後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紹糾

Cつつつつのののである。これのでは、これ 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 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 これのでは、こ 固僚然而美好矣斯人也固吾之所深思而至于穷糾者也安得從而見之見其人前思而不思其奈之何哉使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矣人之佼今の春我此亦男女相說而相念之訓若職凡人之情有所悅乎人則必思有以

而神傷也矣

合衆不但此也月出則結然而潔白矣後人則圖然而宣朗矣然而不可見 與也例好狼慢受忍思也優循悄也 與也例好狼慢受忍思也優循悄也 更也例好狼慢受忍思也優循悄也 東地側好狼慢受忍思也優循悄也 東地側好狼慢受忍思也優循悄也 東地側好狼慢受忍思也優循悄也 勞心得之怪然而動搖也惟有對常月而半騷已耳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優受之情使中心之煩苦者得以自釋也哉是以

合衆不特此也月出則照然而獨物矣後人則療然而開明矣然而不可見與也療明也天紹糾緊之意像愛也,因此像我也天紹糾緊之意像愛也,因此於後人煩精令舒天生紹時令勞心慘當作樣今 也註中安得見之四字發在留字之上是異望之意非謂不得見否云也能所講各章上二句以月出之光與容貌之美所謂相悅也下二句所謂相於明其亦溺于情之不正者交道民者安可不審其所起矣不如此其亦溺于情之不正者交道民者安可不審其所起矣不如此其亦溺于情之不正者交道民者安可不審其所起矣不如此其亦溺于情之不正者交道民者安可不審其所起矣不如此其亦為于情之不正者交道民者安可不審其所起矣不如此不知以自解也故是以此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天紹之情使中心之科繁者得以自解也故是以

經80-286

兩轉盜節短而情長也○月出正私心發動之時故以起興養須分歲明白○難」日此篇以第一句與第二句又一體三四句又自作養祖勢心怕受付慶其心若謂使人思己各優動橋之意慘悲慘也各章字 切之意容斜幽遠而愁結也愛愛煩擾而者悲也天紹糾緊而急迫也恪黙 切于異見故至于姿勢不切須根上句說來像美好之意圖清亮之意僚開

也以倉獸而相賣〇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聲不意者其方言樂、香經正學、天久因其二

若為尊首讓而其事則有不可掩者為之類也乃不明言其人而自有其地此詩之微婉處也須要會得此意然詞之類也乃不明言其人而自有其地此詩之微婉處也須要會得此意然詞之類也乃不明言於真如此為一人而特言其子二章本言從夏姬、林林重

為一株於從夏星前可吃配匪適株林從夏南 歌也物林夏氏色也夏南教舒字世の聖公室予更歡舒之母郭公而往記

特以往夏南故耳益淫乎夏城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心如 成為因故非民种與語自君胡爲乎株林平日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松

日於靈公座十夏徽的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之苦前

南面通之耳夫果何為而從夏南也耶南面通之耳夫果何為而從夏南也即以為國際通來林也與藍粉至株而從乎夏南也然則匪適來林也特以從夏子而往于株林也改藍粉至株而從乎夏南也然則匪適來林也特以從夏 之有所往也必有故也而况大君之寒動光庶之觀瞻係焉今吾君也胡為

無際諱意○胡為林林怪問之詞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及覆其詞匪與

数舒祖今子夏故為夏氏微於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詩著稱亂之原也○難且養矣猜朝夕株平國人危之而未敢言也○ 林從夏南微詞也○言馬又言駒非一往也亦兄非微行也朝於非在 「他」

于夏氏公司行父日散舒似汝對日亦似者做舒病之公出自其底射应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恭遂殺洩冶十年靈公與孔寧饒父似 于夏姬皆東共袒服以戲干朝洩冶陳日公鄉宜沒民無效爲公曰吾祖 私而徴舒後為楚莊王所誅〇左傳宣公九年陳懷公與孔寧儀行失通 **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范既伐陳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平臣** 門〇麟士云按徵舒既私靈公二子奔遊做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於莊王 我之二子奔楚十一年冬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微節報請求 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為洩治源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微舒所 株林二章音四句〇春秋傳以極鄭穆公之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秋雲

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足九為疾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敬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牧室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及鄉得遊雞皮三少〇豐城朱氏日衛之亂至于培有茨而極于是有狄人衛之亂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变人陳之為然而極于是有狄伯宣姜塞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足九為疾婦當之者輒死左氏即可以為淫亂者之或之。 馬巫臣遂自娶之而奔晉姚寬云被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賢宜十 出孔儀於陳國者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裏老裏老死于如其子黑要然 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日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杖弑靈侯戮夏南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日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杖弑靈侯戮夏南 口不可君召請假以討罪也今納夏姬食其色也食色為淫淫為大罰王 · 中屋宣公成公中公巫臣稿以逃晋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

之何哉是以將宋無為而涕泗爲之房注也是何美人之係予心也相稱於今有美之一人思之而不得是獨事與頭相達也則憂傷之心將如此問恐而不相見乃有不能為情之甚者如彼澤之晚則有補與存物與均能,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若謂天下常相見之人不識相思之苦也 所謂耿耿云爾滂沱雨盛悠然是借用字不必云如雨之滂沱也 〇名物解仍言雖受傷而亦莫可奈何又深一歩起無為無心理他事也寤寐無為猶 二句言思美人而不舒見則要伤之心將如之何涕泗正是其仍處看朱註析讓澤水所鐘也被澤之障也是降水之岸蒲取其柔弱荷取其净植有美 云滿香草也生于春盛于夏段荷同其祭松

· 勇也蘭蘭也卷葉髮之美也悄悄猶悒悒也也 彼澤之胶有滿與問題嗣好有美一人碩大且卷精寤採無為中心悄悄音が

彼澤之吸有滿菡瞀別所有美一人碩大且嚴無殊無為輾轉伏枕 己非性情之正而况若人也而思之消于傷乎此際風之所以衰也即而不安于席也是何美人之奉吾情也夫以和悅之人而思念之深如此于此而不得見明其思之也寧不深且久哉是以寤寐無為而但輾轉伏林乃を後澤之陳則有蕭菡萏矣有美一人則體貌之碩大且儼然其矜莊矣 到也 蓝苔荷華 也嚴於莊鄉機轉伏 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越伏枕者憂思之甚卧 行議苗首取其芳華也荷之未開日苗首已發曰芙蕖於莊字勿泥宮詩戲 而 不安于席也 〇三章大意葢調美如若人而不發 知除反

P與P即們類自彼落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要偽與也處屋障也滿水或可為席者荷矣薬也自目曰沛自於曰於○此詩之後是之陂州 音有蒲與荷情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釈無為涕泗暗浮心

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沦而已む

· 本學主解 ── 《冬又母母 · 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題者與其 見安得而 殿上應之有宛丘之分則流為林林之淫而澤陂應之欲之者也如此夫澤收三章章人向〇澤於林林之應也有關雅之風則鐘為姚天之正而 氣栗也〇萬甲公日澤敗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 之哭之也說如之何又思無為志不可求之意頑大卷條謂其正大則毅 潔不污之物喻洩冶之能以禮正君也傷如之何悲其死也寤寐泗涕情 〇詩故謂靈公淫于夏鄉沒冶該之而見殺澤股以防淫佚蒲荷藤皆芳 7. 相念也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〇東東呂氏曰愛風終於陳靈其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體義有所錯男女老三綱之本萬事之先 D 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日有天地然後有萬貌有萬物然後有男問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日有天地然後有萬貌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注之所召也O嚴稅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受已極詩花于此 漁輔氏日陵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游蕩無度好樂荒 果月出之淫思繼之若休林在前而波澤在後則風有自來而楚人入門之歌舞繼之新門知自樂而二東門之淫會繼之墓門知惡惡而鵲。雖之類悉篇之重聽亦何疑此〇崔石渠曰按陳風宛丘知刺蕩而東。 下于秦夷之也の陳至哀公十七年楚惠王滅陳陳古〇通解吳季札 日之人終于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該而仲尼有所不取也〇慶 陳之禍兆矣〇安成劉氏曰變風於于陳靈共問詩凡一百二十八篇 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能俗之汗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 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〇眉山蘇氏

僧一之十三〇恰國各高辛氏火正祝融之整在馬頁張州外方之北祭

聞陳之歌日園無主共能久平自怜以下無凯爲

則二水也の鄭州个隷河南開封府 姓已姓是吾顧温苦也董然殿夷秦龍也彭姓彭祖豕幸諸精也无姓府政事惟好等其衣服大夫去于是愛風始作○孔與鄭語云親融其後八洛河朔之問是為格子莊園小國男上世無可紀述至夷屬時僧公不務任于六人四日增人按世本衛人即椅之祖周武王時封脫融之後于濟 否〇古高辛氏火正是為限融說融重熱也重黎之弟吳同生隆終陸終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格詩皆為鄭作如即鄘之于衛也未知是 公謀滅我槍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尚王以前移因仍在○襄二十九 同出親融皆不處其處唯好姓柏本處其地馬口史伯子的王之世為桓 人也好姓即特路信陽也曹於知苦也割姓無後也通楚為芋外人姓雖 生子六人四日賴人按世本稱人即楠之祖周武王時封脫融之後于 波之南居澤洧之間其君好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統而遷國西

羔裘迫遇狐裘以朝益物对**豈不怕思以为心**切切活 序:水上本作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際其衣服逍遥游 字作主人君勵精圖治則所志不在服飾問沒槍為微國當奮發有為而子

な脚沿途が実命不能印建で政治的詩人更な思也稱衣羔養諸侯之朝服錦衣狐養其朝天子之服 也舊說格君好祭其

如显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

一以為喜一以為愛而所一可護日羔裹如高月山有

月夏處到底不曾說出O愛恩傷俸皆根上文意說不可脫開

不服于鮮衣也光人主以德容為華乃以版飾乎各則亦無服于大矣的惡私文王甲服箭文公大布之本替更勞恐惧而各則亦無服于大矣的惡私文王甲服箭文公大布之本替更勞恐惧而

思之甚誠處政之不修而問日以弱其勞心盡切切矣所何為而不思呼

玩一版之後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我心且憂傷也爾何如命。ここ。この日本的人與那天為表朝天子之服則服之于公堂矣合恭羔妻諸侯之朝服則服以鄉翔矢為表朝天子之服則服之于公堂矣。此如鄉鄉北妻在堂世不爾思我心不得 卷九月五

政程正解 而獨不思之乎

展如香港日出有曜村 是不确思中心是中 恋爱如香港日出有曜新美世不确思中心是中

爾何如而勿之思耶夫以倫之小國而又無政事若此則其危亡日近安詩明吳玩一物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中心為之痛悼也の永言又觀無裘如衛非不濡然而潤澤矣日炤之則有暱非不燦然而光 ;

人安能己于夏哉

不暇于

・憂慕稍不同事令人皆不能行三年之丧意須先提起馬幸也乃些幸之幸全直此詩總是異見終丧之人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極言憂勞下二章兼言庄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非既見而事幸之部

詩極正解了秦九重真

賦也為幸也為冠素此既能之冠也黑經白種日稿絲邊日此熟悉也丧事 かり、100.000のももやわらし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なる。 欲共總統爾家遠之状也樂樂春報傳傳養夢之親〇祥冠祥則冠之禪則即也原書也有另具系作了: 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佛見此服子會時智者與我見之至

通要也古之人皆用之胡令之真能行那誠以父母之丧再期而大麻則有合恭昔槍之賢者脫古禮之不後而致望于人如此若謂三年之丧天下之 心水觀注至于二字可見切不可于來來不入不可見意我斷口氣心要源作雖既久思慕意氣未平而循有衰毀骨立之於勞心傳傳亦繁承無見之析講無幾二字貫到成葢欲見此人而極憂勞愛張之切也陳人來來是親 ■□ついのつつの 難憂思愈爲至于傳喉有不能爲情之甚者矣 系之冠服丁既祥之後而急遽之人其狀來來而毀齊者予望之切而見之 素冠之制而人子思察意氣未平則有衰遠之狀當此之時無幾得見此稿

此人所以此心轉態而憂也〇安成劉氏曰丧禮再期而大祥自丧至此不 冠〇葉人來來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即此是天理民都良心于外而忘于內則亦何以為此心吳專愚曰其冠用稱以素為紙故謂之素于外而忘于內則亦何以為此心吳專愚曰其冠用稱以素為紙故謂之素之民曰言應見素冠含而綴之以煉人來來葢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 此不計學化二十七月 計學凡二十五月大肆之後中月而覆中間也確然名清清然平安之意至 發見處〇三山李氏目詩人思見版既祥之素意軟人形貌之來來春今無

·展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縣聚紮之詞也 應見素衣兮我心伤悲公聊與子同歸今 台灣冠日素冠則服于身者必素衣我安得幸見此素衣之人予坚之甚切 聲相應氣相求同歸于天理民發之中以振一時之顏感可也 而心之傳傳者已傷悲而獨至灰獨行如君子係吾人景行之仰各即與子

風也即敵膝也以竟為之見服前之蘇其除日極轉從家色素衣素窓則悉們是報華公我心蘊弘緒が統今耶與子如一公 鄭吳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些子同歸設

心之傳傳者已蘊結而莫解矣孝思如君子係吾神交之想者即與子脱形心之意是於與之風歸示天理民藥之中也如一是戚被學能亦不失非人可心之志是欲與之風歸示天理民藥之中也如一是戚被學能亦不失非人可心之志是欲與之風歸示天理民藥此中也如一是戚被學能亦不失非人可心之志是欲與之風歸示天理民藥此中也如一是戚被學能亦不失非人可心之志是欲與之風歸示天理民藥此與在理上說不必云亦服者也是有關是是人間心之交以廣仁孝之宗法可也夫當大禮緊要之之志是於與之間,以之傳傳者已蘊結而莫解矣孝思如君子係吾神交之想者即與子脫形心之傳傳者已蘊結而莫解矣孝思如君子係吾神交之想者即與子脫形心之傳傳者已蘊結而莫解矣孝思如君子係吾神交之想者即與子脫形心之傳傳者已蘊結而莫解矣孝思如君子係吾神交之想者即與子脫形 合於衣曰素衣則蔽于膝者必素即我安得見此素轉之人今坚之甚切而

年之変也既日同 只是真里之深而言之轉切非見太衣

> 故特言之蘇於各去內從吉之義也雖不終丧之人亦有之素衣素冠素與乃既祥之後則是能終三年之丧矣 順説下〇此詩不言衰限而但言素冠素衣素轉極有意味養齊衰之服神〇我心傷悲發結與首章一意俱繁承庶見來與于同歸如一亦家庶見 如彼見素轉則如此也〇紀緒云三年之丧無轉惟大祥朝服稿衣乃

東京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日君子也大三年之丧賢者之所輕不肯者之所 素地三章章三句〇按瓷融為父為君則表三年昔年我欲短丧夫子即 敢問何謂也夫子日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聽故日君子也用子無 接琴而茲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彪不敢過也夫子且君子也子路日 天下之通丧也傳日子夏三年之丧非見于夫子接琴而強行行而樂作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子三年之喪 而日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問子悉三年之丧果見于夫子

清明 二年 一大大 而短之短則漸發是又縱忤逆發忍之惡故不敢不及也以不及勉不作為他無可奈何况三年之外予然而不至三年則于父母三年之愛必以東痛已忘其愛慕父母之心不勝其衣錦食肉之愁暮年之與巴甚勉強 則久而必倦及開不幸之齊故不敢太過若忍人作道之子即送死之膝孝子之心三年之喪循如白駒過以難三年不是盡心必引而長之然長 以為過不及而日不敢則聖野之于禮或嚴己裁論先王制禮終人長后 勉〇夫子之所謂君子必須盡三年之丧而猶極衡于哀已盡未盡之 而作以立中正之則以為萬世法程也夫父母之思如天問極者繁仁人 以太過物君子此正是先王熟恩審處如用人苟能以先王制禮之真心 行先王所制之禮之儀交因為盡善盡美而未能盡其真心而能遵先王 ·肝和為紫有體則心安無體則心不安君尊臣里父坐子立っ。 因乎心

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觀于槍風無見之該固已道薄乎當年風其不住晉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子馥忘職君子以爲樂稱豈不以墜至爲大中之糾使賢者割哀以從聽不肖者勉而致之故宰予降期孔子嘆哉〇汪青湖日三年之丧天下之通制也昔者聖人之以孝治天下也立 のかのうつつのでは、我生活と事便是弑君弑父之根其忍心已極寒欲暖而不必身彼其衣也此等之事便是弑君弑父之根其忍心已極寒欲暖而不必身故其有人的人,因此是有人的人,是是是人人,是是是人人,是是是人人,是是人人 為有反此君里臣尊父立子坐以天地反覆之事而反響語然曰為臣只

十六日以古禮祭也二十七月而除然又必歷九月始得衣錦食肉燕樂 已矣豈强民而為之我〇脸士按粵詩世學祥者大禄發二十四月種 悉是又必有大帳子其心也此乘養之心也先正之制丧服亦以是心而 見此既祥之衣行奏而當時賢者無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勢如此之衣素冠不祥之服常精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 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察而飲與同歸為

性 全直通許三章一意總是反覆道其要苦之意也首章、「本部別有憂下二章、學草木之無室無家見已之有定則有憂下二章、學草木之無室無家見已之有室,有知則有憂下二章、學草木之無室無家見已之有室,有家則有憂下二章、學草木之無室無家見已之有室有家則有暴此憂率、不宜說出只從甚變之衆反忍出自己之苦觀于特難沃沃便知懷括所不及割削所不加而物中無限敗楚不受對某楚而增悲矣の此詩並不曾改出自己苦水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荣茂而思無情然者也,十分以已與我變較量苦樂 限有夷最若術質惟辨其核天界之沃沃樂活子之無知 羅殿子指其差数○政府殿重人不堪與古妻其不如草中心無知而於如」 取也其差貌大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们林荷鄉菜順也天少好孩沃沃光

遊麦亂之世曾物之不如斧未免有知亦復誰能堪此哉相彼長為下限生合恭政何賦重人不堪其苦故見甚楚而懷之者謂有生之樂誰則無之至一人。 發染滋長如是也吾正樂子之無知而乃無憔悴之容有如是也哉一無所知也惟其無知則背政之猛不為之事素做之虐不為之似故得以一無所知也惟其無知則背政之猛不為之事素做之虐不為之似故得以為其杖縣之和來何若是其所能也但見其少好之色沃沃然光澤自如而

其欣欣的樂之意自生自遂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外至之思 6.奈芙芝之生于陽也吐而為華·則符儺其杂順為但見其天之沃沃以道。

朝服養怒四也諭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

經80-292

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但且品食ののの一人的人的人,與復也意自相承不可作兩平看當以西歸為主而神情全在顧驗問道之

一玩水章望人以朝周之意只是傷周之衰微耳諸說多謂周室衰微諸侯

飘不堪請矣

耐經正解────**老九**圓圓 言之無家無室亦只還他無累便了不得着相樂字內要帶已不如萇楚意言之無家無室亦只還他無累便了不得着相樂字內要帶已不如萇楚意之也全從三個樂字寫出苦來時政煩賦重則緩燒亦必受苦故以家及室可故特借萇楚以形之言兴雖為人反不若子之天全而悠得且不勝欣美可故特借萇楚以形之言兴雖為人反不若子之天全而悠得且不勝欣美 析講人惟有知則有憂有家室則有累欲其無知而又無罪除非草木然後 然又須含蓄夫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如醉如藏故有是語此與苔華 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痛極之詞為民上者使民欲為盛時之草木而 朱尔片

之 c 微 c 不可得亦可悲矣〇上玉云天沃連下無知不達上倚條河不可得亦可悲矣〇上玉云天沃連下無知不達上倚條河

充盡尚征務之句更不禁凄然太息也 語武陵仰更遊真將征稅及桃花又是一意因誦桑析察時猶納稅田聞 所以為治勢照有甚楚倚儺其後是詩作于下所以衙亂世〇宋經該答 所以為治勢照有甚楚倚儺其後是詩作于下所以衙亂世〇宋經該答 樂而吾百姓鰥某孤獨窮此之人或防于成亡而英之省愛是言出于10。 人上春宜有所覺矣○漢文帝部云方春和時華木群生之物传有以自 知何哉益當時王室不綱大國恣情故小國田敝而人不桑其生如此為照有甚至三章直四句〇有生之樂人就無之而詩人乃及樂草水之無

胜風王 全直通詩首二章是が傷用し意偽其衰微也末一意是欲厚歸周之人聖法」「理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 亦有作既遷看之後不復有觀絕之意直假獎想慕之而已據此則作東選前看者是也然之後不復有觀絕之意直假獎想慕之而已據此則作東選前看者是也然的其意尚觀平則道之復與故曰誰將西雖被之族者若下泉則作于齊極與作東遷後看按輔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問道之詩然是風作于東遷之與作東遷後看按輔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問道之詩然是風作于東遷之後弱暴寒小國偏受其害不堪憂苦故賢人嗟嘆而作說亦呼〇此詩諸說 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運故中心為之性然也不見發也非重傷也特顧時而作此許月常時風發而車傷則中心性然今非風發也非重傷也特顧瞭賦也想到楊爽縣所處發而車傷則中心性然今非風發也非重傷對今顧瞻問道中心性假反今

許継正解して後た西風 立心今非風發也非東偶也宜無所介于心矣而顧不免于憂者特以順暗之中,其後則有天然之緣軍傷則有積積之虞故中心為之性然者以明信之所忽而睹世變者所爲深憂也况我情人寔問人也其能忘情于國恒情之所忽而睹世變者所爲深憂也况我情人寔問人也其能忘情于國恒情之所忽而睹世變者所爲深憂也况我情人寔問人也其能忘情于國極情之所忽而睹世變者所爲深憂也况我情人寔問人也其能忘情于國極正解,實象也與其一個人名 赫赫宗周何為使我心但之至此乎 有朝間之迹故我念王室之凌葵而中心但然有甚子風發車偈之感者矣 府道思如既如矢之初所屬所視之盛昔之朝周者嘗由此以歸往今無復

国也回風日縣際源搖不安之我子亦傷必 門風線如外令**惟車**樂暗線如今**瓶塘周拖中**

瞻周 遙莫有朝周之人乃思王室之俊 遜是以中心為之愍事而獨悲為环 行為虽發胆天變車備則 · 系平時風飄而車票則中心為之有傷灰全匪風飄也匪車票也特以爾 人危風發車與大都由于陡然不測中故中心為

見別道而心像周道二字內便有獎歸周無人意在故衣送承言之〇風發意也周道西周朝聯之路顧瞻中有無限感慨意非是由問道而心怪只是 草偶形容亂世危迫之象猶云不寒而栗也 대 然也兩日匪者揭起下文不可于車傷處截断了文氣益上下文氣以

典也概樣也替至好西歸歸于周也〇誰能享魚乎有則我願為之稅共金誰能可存稅請之金誘籍誰將四歸懷之好苦 有以原之心

許知に呼ばれる人は国 誰後思文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而將為西歸之行乎有則我願慰之好 1000年 室之既衰而王綱之不振朝朝會同之典其不見于天下也久矣天下之人 中心之事想竟何以自解耶吓作是詩者亦可謂心乎王室而重嘆令人之間之而有以激發其尊周之枕爲耳奈何今無此人而吾之好音其將節懷音為其思聚非部下以此其忠義之行是固所以厚乎斯人亦能幾使天下 也誰能京原平有我到願為之紙其釜暫矣况歸周我之所深願者也但問

たでである。 本定之意務者且然之詞西歸指朝周而意之所該則遠好音是表其忠義 未定之意務者且然之詞西歸指朝周而意之所該則遠好音是表其忠義 析講室無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冷皆可喜可願之事故以爲興誰者 在問之東故日再候所方諸侯皆問室皆臣故室其西殿而朝周以修皆典 以榆楊之意懷字註以慰字代之是慰其懷也非是懷這好音去贈他也怕 不知有王矣 末二分是朱子推詩人之意須子言外見之〇派之無該請太史公願獨好 不必說到察受法度上然西歸處要見思文王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意註 事於於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讓亦原是悲威語〇一說此二句是人不雖之愈〇西鏡赤暇算到周道自此復與但使人心猶知方思則亦創見之

> 堪東周之苦而深思痛憶于西周之仁故說著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非 慰字思字看亦覺奉發 又一說懷循懷抱問物極親極容見其人可親可愛面當置之懷中不徒作 必至天十之歸周也然榜七子來遷之後此特循西馬恐能不去更詳之〇

世界のでは、 ののでのでのでする。 利之り此二詩塾之其理益明の例彼下泉野周文亦云王各為四因王 利之り此二詩塾之其理益明の例彼下泉野周文亦云王各為四因王 所以聡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联房吾謂韓王日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四 所以聡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联房吾謂韓王日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四 ののでのでのでする。 ののでは、 の 召氏日旺风下泉思周之詩獨作子曹槍何也日政由天子則强不凌弱 恭慰勉而不能自己如此熟該而詳玩之則足以見者臣之義矣○東來 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與籍周邁而為之憂仍開有陽周之人則為之僕 匪風三章草四句《慶源輔氏日王政不即問室凌遠諸侯放恣無復 丰 深和堂

五而托之重又其變矣可與房前相發明

也素冠俗不能孝親也至苌楚則民不樂生矣此問衰所致也故以極思之思數變風之終于檢序詩者蓋有深意の接稽風差表不能自強起之君素冠哀純本之子甚楚葉不即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思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為獨深今觀槍之風懂四樣而羔裘苦道之餘小國多竅子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衰思煩保視其生不啻之餘小國多竅子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衰思煩保視其生不啻 風終焉 下無訊焉而夫子何取其風也葢世遺惟制盡則復亂極則沒而大亂。 **检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檜曹藤爾小四即季子觀樂僧自悟!**

曹一之十四の曹国各其地在馬貢克州府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 土以封其帝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0核曹世家曹各禹貢兖州尚丘 用武成定天下 利第权振绎于野在雷首荷澤之野青堯崇

之比地在

詩者四諸以為止此二公時詩自文公以下無詩〇曹即今游陰定獨是 〇武王封叔鋒于曹凡十五君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有 伯郎草貢李氏日武王十三年四月丁未封弟振鐸于曹太姒第十子也 食以至蓄極夹子會備之間又家子思難富而無效乃更騎多十一 也大全曹州令改為曹縣隸山東兖州府 於殷太而盡為舜道丁雷澤民俗始化其造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稿濟本

之君相未

比也母城是中也似出生中我而是角黃黑色朝生来不想老鮮明乳〇儿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料以心之及矣於我歸處 華本中即んか宛御焼かかは原香やい野物為此而刺之可蜉蝣之羽以

伯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春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

之矣所謂差楚者安在此然則人之玩無規而忘遊慮帰必生于且久者吾 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學 こう こうこう こうこう はいている 直着放り 野場為比而刺之者謂人合祭此語 藍以肺人有玩細娱而忘遠處者放り 野場為比而刺之者謂う 不尝减楚楚而可愛也然朝生春死不能久存則可愛者無幾而可愛者随 無貴平偷目前之安而貴乎深久遠之處不觀之蜉蝣乎彼蜉蝣羽異鮮明

> 不可玩遠慮之不可忘無幾可以有條而無思焉不然亦淪清以亡而已將以為字面中一經嫁已耳故我已深以為長而欲其于我歸處不以衙處不以鄉族之 **誰**較薬哉

蜉蝣之翼菜来衣服此质心之憂矣於我歸恩 比也來來華飾也息止也

于我歸息無平朝夕與各很盡天根表之方而不至作速其稱也否則其能則人之玩細候而忘遠應首顧即隨之固無以異此也是以心之憂矣欲其合祭政捋嗾之弘其米米衣服可愛也然朝生甚死不能久存寔可悲也然 免于死亡乎

毕始报员未詳說合息也 蜉蝣掘尿多限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前難反

合泰彼蜉蝣掘開而出則麻衣如雪固鲜像而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能

人之望斯人益深且切也使無復聞知焉是徒寄蜉蝣于天地的矣其何以外也否則其能免于禍患予夫既借物以獨其機而又欲為謀以善其後於水也之憂矣欲其于我歸聽縣手出入與游得盡平做教之道而不至訴訟以亦是可能也然則人之玩細媒而忘遠慮者害即及之亦無以異此也是以詩經正解

久在比人之忘遠慮也此下又要補出有禍患意或以羽翼阶玩組娛以不ののつうのつうで、ひのつのでは、「大師請以外姊之羽甚解明比人之玩在細娛二句下要補出朝生暮死不能自立哉」 能久存喻忘遠感又是一該蜉蝣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 宜會此意衣裳菱基只借蜉蝣上借該道東坡云翅如車轍元裳稿衣之衣

經80-295

大之服豈其有羔羊之素原乎以言乎服殆不稱也與禁裾而侈然视色屡之惡者宜服大夫之服也若彼其之子乃庸流也令乃在大夫之低而服大合泰彼親水鳥也夠在水則濡其異雜鵯在梁則不濡其異矣然則有大夫與也祕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

詩無正好 維制在忍不濡其吹藉彼其之不亦遂其嫌暗 智能分蔚語分南山朝極指蛇兮姿姿季女斯郎。 股助身不解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放り為敗此疏義之該方山云此及不稱其服不遂其龍也熟處所不當處之地則然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不構講此二章承三百亦希來落上言亦常也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此則與其 何國之飯而名器之監用含之削置如此則國家之敬由官邪始矣賣其何 原有不免焉然則君子以守道之正而反遵發股之則者何以異于是故大以異于是故又觀彼季女之被今發今守不字之真若可以得志矣而飢門以異于是故又觀彼季女之被今發今守不字之真若可以得志矣而飢門不窮哉吾觀夫南山共草木膂今蔚今有以極其盛矣而朝且之陷有雲氣不窮哉吾觀夫南山共草木膂今蔚今有以極其盛矣而朝且之陷有雲氣不窮哉吾觀夫南山共草木膂今蔚今有以極其盛矣而朝且之陷有雲氣不 了與也味像遊戲機能也養之為稱猶今人謂遂意為 夫之龍則其龍為不稱然該本意非刺小人之不稱刺王用不稱之小人也下來因人以乾曾異之不極猶之子無功受禄也の婚詞龍見小人而得大 小人衆多而氣族盛也季女鏡襲自像不妄從人而反飢因言賢者分途而比也有衛軍木盛多之龍羽俸雲流升勝也被少狼襲好狼〇骨蔚朝齊京 與也言推躺在梁尚不濡其更彼其之子曾不稱其服曾為之不如也是說 で春天遠君子而紀小人如此則小人之数安得而不盛君子之遇安得而。 こうつうつうつう 似不順恐不如疏美〇沈仲容日勢于魚對矣出入氾塗而後得魚今乃無 則見短則笑語承恩非其任矣君何爲而能之一至此能 第之**應豈其有能光之令舉平言乎其婚**殆不遂也以望幸則見長以数職 之德者宜承人君之能也若彼其之子乃凡品也今乃居大夫之位而蒙赤 つののついののは無人財流共味維制在深則不流其味矣然則有大夫合務被鳴水鳥也躺在水則流其味維制在深則不流其味矣ののついっ 灰老儿调点 称除 東打全

一般である。 一般でする。 一のできる。 ののできる。 ののでできる。 ののでできる。 ののでできる。 ののでで。 ののでで。 ののでで。 ののでできる。 ののでで。 ののでできる。 ののでで。 のので。 ののでで。 ののででで。 ののででで。 氣上益小人盛而得者認則見氣談可畏の蛇夢泉美季女泉兵斯側象ない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から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ある。今同版の首科以見其非美校前山以見其居高位水多而得農光則見塞子道沿此處彼我理所必至蘇非林之心民林之為外女之逃惡女之佛古子道沿此處彼我理所必至蘇非林之心民林之為外女之逃惡女之佛古 析講此章上二 以萬國故 「切物小人之衆属下二切喻君子之因動小人 道長自然君

而赧然則全紫輝魁非其質交君何爲而服之一

至此哉

亦難父命の整情庵日師三百亦帝之語可以想見其思說之怪節音音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吾恐曹君先悟于一門而欲退此三百之多君子者惟日心窮俄干衡門泌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養君子雖三百亦帝也舉朝盡贈應之徒盈廷皆孤鳥之聲枝連根除勢煩濕妳沒三百亦帝也舉朝盡贈應之徒盈廷皆孤鳥之聲枝連根除勢煩濕妳沒 完善表而委能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紀矣倫才而一可當百又可知 候人四章章四句 o姚陽如日官不及私賜爵不及惡德吾見緇衣並立 朝脾之語可以想見其氣焰之處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習

国无所不冗

首章掲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僕言儀即心之逐冊處也通章從原到委從感到應為查記去意報資本者下之心如結是以其係事一而不常是可以表面與其然也可以受天之能而至孝萬年 ○定字順氏目心結而儀則可久近一致也傷中或无儀而及公或言樣而不言心盡心不可見而儀則可久近一致也傷中或无儀而及及天之能而至孝萬年 ○定字順氏目心結而儀則可久近一致也而於不有常而不差成不定而是以其俟專一而不常度有常度。 詩經正解

其見于威儀動作之間各有常度察慧問為是拘拘者改益和順積中而英 想在桑則其子七奏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奏然不知其 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子外而心如結千內者從可知也 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の神人勢都和心肝心如平學可致言思與也應總務衛也亦名其版本之布發也何子明信、以發從下上均平如 何所指也陈氏日君子助容熟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解氣斯遠部係

陽鳩在桑其子在柳州莫淑人名子其帶伊縣州爾其帶伊絲其并伊縣籍

用素絲有雜色飾為未及并也默馬之青黑色香弁之色亦如此也書本店 果也應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與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木帶也大帶 足以為一身檢攝之主站有如物之囚結而不可解者矣儀之一者非其 之所在正君子用心之所在也像之一也如此則是其用心也收較指移落

特分只在首節道狹後更不說是深 條守其常則而無奇寒回遁之象便是非始終一節之謂〇楊伯祥日心如 子七今均平意即在此四字內香山〇凡人除却身別無處寬心其儀之珍依此或謂因外以占內認則是心存于內非詩自用心之謂矣不可從〇其結也如結云衣無二無難收斂之至聚聚而不散如物之國結也時說亦多 析講此章以應鳩之不雖不一所應條好之之心則如一以與君子之儀 督而不您其度是儀一,則其心之運行于小大隱顯之間者無一時而或輕 采而不急其常合始終而不追其度儀之一也即君子用心之所在也用心也淑人便是君子儀兄容熟詞無服飾皆是一者動有成規止有定則 原獨 結不散此解極通像口能素雀旧像一番燕居有燕居之像朝廟有初前之 即心之運用者荆川云龍一而有常是其心一而如結矣如小大隱題合久 也故日如恭此說甚好方山云儀之一者人暫隱題一致也蓋由干心之如

合条然此心結而僕一即服饰之微亦有足散者彼爲鸠在桑而其子在松帝中然則其才伊斯東言存常度不善心也 不要并今作來〇言陽場在來則其子在梅英沒人君子則其常中 絲而有 雖在梅而鳴鳩之在桑者猶故也况我淑人君子心結而樣一吾見其帶 色之飾其帶仍翰則其升 伊斯惟取夫青黑之文此其服有

見之子儀存柳柳而前

被賜趙在秦其子七分子雖不一而制之則至一矣况我淑人若子凡其

密残扶尚有常益有合隱照實始終而如一

突然儀

京君子之心事一故不失其在外之後次人君子須承心結後一節な帶外不君子之心事一故不失其在秦是以居一以族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所以其受之宜無所不後然以為從其在豫則失其在秦是以居一以族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不然而之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宜無所不後然以為從其在豫則失其在秦是以居一以族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以其受之宜無所不後然以為從其在豫則失其以為此章只言儀而心在其中以鳴鳩之子孫性不常為所然。 樂也有常馬而其心一依儀不必像不以則足以正四國宋內學傳曰北為照鳩在桑其子在賴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必正是四國對汗 然帶則當縣并之就二者皆可即此可見儀之一言像而心即在其中矣. 庭內開該荆川云必帶與升之色相稱斯見其有常度而不差以恭從雄義 将指銀之一端言之東元峰云言伊絲便見帶有常度言伊期便見并有常 0 0 0

1 3 m

可經上解 但燕而其後自不差或為儀既不忒則今儀足以示法令望足以表極四四 問懸你而好則有常矣况此淑人君子有常度而其心一則可能可法伊被 今然君子之心結而儀一豈徒獨善其身已哉彼腐傷在桑其子在棘子久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第112 第12 法而後民法之也。 人名尤其 茶和堂

之人心皆有親感而正其儀奏不有以正是四國乎美哉君子之心深有以

析譜此章承上儀一而美其足以化人葢以化人為儀一之影也亦本心結果于人者矣 此版征應之部亦不必泥未然已然意四國只指曹國鎮部卧境或作用方い、いいいいいいいいいの 泥帶升也正四國者已之儀足以正人非人來取正也價值有差感故不巫 問有常應不差成者專指帶并言而此章儀學則即首章儀一之候不可能 來註中有常展指二章言心一作首章言不忒固即是有常應然上章註所

門原因竟竟上行の豊城朱氏目首章即其儀之一下

程在桑基子在療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中尼四反 の「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のでは、一之君子皇不足以正四國而謂與國人句不相家以以成代之理言則儀一之君子皇不足以正四國而謂與國人句不相家之民似于國人不相家下諸就多然然思謂四國循言四境甚至秦熙之此之民似于國人不相家下諸就多然然思謂四國循言四境甚至秦熙之此 致字義週不去四國作四境之類是也 次行と前になりからしたのである。 はいかのでは、一日前各章各有意義何必定取相崇也詩家往往以拘泥之見故為强解平且詩各章各有意義何必定取相崇也詩家往往以拘泥之見故為强解

化乎美哉君子之心殆不惟下足化人而且上通于天矣曹有若人而不能可以求年威儀足以定命胡不享萬年之壽使吾人末有所熱而被久道之 合然夫君子儀一而正四國又並但及于一時已世彼陽楊在桑其子在榛中也儀不成故能正國人仍不萬年縣共壽考之辭也 有以正是國人矣正是國人則君子之身是國人之所來頓者也吾知事靜 子回原定而母則有定矣况我敢人君子其儀不忒則極建于上化被于外 00000

析講此是水上正四國而言其後書之久亦以養寄為後一 國際看來只海說個國人便罷不必指尊亦不必對四國分遠近也正是方與正是國人切合的平之義亦如此也正是向承儀不忒來國人會程指自四句止前以予興威儀服飾此以予與國人則在表而像意能與平在樣物來予復在樣母終在桑與意只如此但思與在梅在棘無甚别自耳亦與 日不二字言以其儀一之心上班于天而又胡不萬十也平〇虚文了日前人口以得天政如結之精神所感召縱或此心有盡而自足為古不朽須玩人口以得天政如結之精神所感召縱或此心有盡而自足為古不朽須玩 四人因本註看一能字人多作已然不及詩人只想蒙君子原非定事萬年 因此將蜉蝣獨獨陸恭已稱國連將節之國人思得陽鳩君子長戶永过表 以沒言成儀是以定命是久道之化被于無窮也要號得萬年非視意意正 **州礼詩人所以味其美而深惜之也** 的無足維持傾為詩人之意器如此 5 一之験也亦本心

万有若應楊君子出焉可謂不為智俗所移者矣 就願之訓也〇朱叔照日曹之俗蜉蝣有麻衣之刺侯人有赤芾之凯而言由其國之冷故漏有以群其我前三至皆領美之訓末章胡不萬年則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于國四章

古者所以偽今之不然也。全直通詩前三章是傷今末章是思古然非截然兩乎蓋因傷今而思古而思住可見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例時彼下泉浸彼苞種暗照好愛我密樂合彼用京叶常良其 您你中地野中は然少念即京也 な世月京天子所居中〇平室を東面心即即即於少寒泉下水而在極小 上面與也到来也下泉泉下流者也甚至養生也私童梁奏屬也佩賞息之

經正解 一卷九日月

第一次では、100mmで 王宝凌夷而小园国旅不有相于是于夫列彼下来固没被苞粮来常此国被刘然而寒之下泉即苞根浸露非惟無以遂其生且有以傷其生矣今息也自王宝衰亂而小因之民其重用矣吾于今有愧為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合衆王宝陵夷而小國之民其重用矣吾于今有愧為彼泉水以澤物也若為縣王宝陵東而小國因繁故作此詩意謀王室者小國之所賴以為庇者

合然の於下於不特也稅見傷亦浸彼也蕭恭值此王宝陵夷之時而小國田而設也盡前也京問舊周京也 因之以国外何以異此然列彼下泉則浸彼苞蕭矣我也愧然審樂與不念

到这一泉浸彼右著門像我看味念彼京師叶看真反 從京周之衰不

> **建而與也考益草地京師補周京也詳見大雅公劉縣** 合泰列彼下泉不特色簡見傷亦浸彼苞著無值此王室陵夷之時而小園

因之以图弊何以異此然到彼下泉則浸彼有看於我也既然落學軍不会

彼京師之衰不

意先點在前便將到彼下泉浸彼苞預貼正意說得分明而因味嘆其詞以與語以起下意是一語而重出之矣不知首二句中即其此與二意今將正此詩托與而因以為此與他詩不同說者多于首二句講未經入正意又作 敝矣與意取寒泉之于苞极有相傷之意與賴我之于周京有相悲之意當懷矣王室惟與陰則政出于一而澤下究至于陵遇則澤不下寒而小國因室陵夷而小國困弊言泉在春夏則生發而潤物至于寒則下流而苞粮見傷比王村講以上三季比與之義要明白通解比意取寒水下流而苞粮見傷比王 云鄉然之下泉即沒被舊板交光我悔然而彩喚與不念被掛京平做弦云

極正解 不表九個五

惟無則科忘耳一點則似然發雲安蓋深盛四京之復振也日念彼問京本說便感糞有餘情说被則深然冷黃東座日啖夷困樂君子何日得量于懷 與事用之意是為得之此本方山之說最可玩 〇黄雜章 日王宝盛則大國 修方伯連師之職而小國倍安王室長則大國肆凌物暴寡之謀而小國俗 因下泉所以密境于周京也〇重數念字俱處合不露即末章亦從有王處

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既克克然矣义有陰兩以香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郁伯以勞之傷今之

自而美也由有陰雨之澤以音之也亦猶小國之得所者由有王室之降 合於夫今日之四周如此矣追思古昔盛城岂如今也那彼尾花黍的非無

經 80-300

也不性無够伯之勢而王室已非昔日之王室古之民何其幸今之民則今也不惟無够伯之勢而王室已非昔日之王室古之民何其幸今之民則國有王民已沐其庇矣乃又有够伯亦德以慰勞之則其得所尤當何如此也然秦商民花花而盛矣乃又有陵雨以胥之則盛者其益盛矣向也

人于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風之終也〇陳氏口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問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恩交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理陽無交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理陽無下泉四章章四句〇程子曰易刺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王制謂二百一十因為州州有但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于上

一只不食便

四小而君奉民勞而攻傑李札之所不讓國風次之子末宜哉。 可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正義云僧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認可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正義云僧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認

經 80-301

詩秘正解卷之十四月

級象聽恆春

吳之璋章王。仝閔 姜朝烈承武

南经正解 灰老十割果 京北府武功縣〇蘇士按斯譜號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 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為面在今州州三水縣的在今 之門不宜生賴醫翰陶生公動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介乃相土地之 宝而立國子幽之谷為十世而太王徒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 家字攝政乃述后程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形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 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始不能蒞阼周公旦以 后稷而封干部及夏之聚棄稷不務藥子不留失其官部而自衛干戎狄 一之十五〇四國名在馬耳班州岐山之北原熙之野處夏之際惡名

始納公女為元弘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巫光十三而終则成王之始納公女為元弘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巫光十三而終则成王之公以大老歸尉不愿循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生亦不愿以七十之年公以大老歸尉不愿循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八十三交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時則武王八十四也往及太武王八十三交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時則武王八十四也往及太 狄之地名也后稷曾孫分對自你而世居為及成王時周公遭四國流言公所作也所以伐柯破斧九戰張跋恭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此我王氣氣其體因不一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賜賜東山告亦周一也然七月之該嚴而及千昆蟲草心衣服飲食之來較之公覲莫非與一也然七月之該嚴而及千昆蟲草心衣服飲食之來較之公覲莫非與 不敢荒寧與無逸同一意也の虚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為詩周家以最事開國成王幼本周公作詩使瞭替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 立止得十歲而史家教言十三歲豈自其免後後言之也與○真西山日 都乃思先那公 公劉太王 為幽 公愛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

一面側面不當日公詩無所繁以七月之故為歐如蔬義說也〇孔日園香也七月高風俗也既日風安自不得編入于惟且周公作詩意在于歐而也七月高風俗也既日風安自不得編入于惟且周公作詩意在于歐而也七月高風俗也既日風安自不得編入于惟且周公作詩意在于歐而也七月高風俗也既日風安自不得編入于惟其周公作詩意在于歐而也十月萬國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平其不然平日公劉言政事之者那公司之一。 始則等間公與文王等矣。或問七片周公作也公劉召公作也均之陳為敬斧以下义以公之故而為與且幽者公之来邑也幽與三南相為終為國王朝鄉也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公永曾治學也不自與泉非其類也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公永曾治學也不自與泉非其類也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公永曾治學也不自與泉非其類也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公永曾治學也不自此教已志而作七月勝楊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史述其詩為陶園之此教已志而作七月勝楊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史述其詩為陶園之

松正解 7条十二十二

食者一言以厳之日預而以首章言其大略下七章乃詳述之也細分全直通詩八章總以陳邪俗之原為玉木食兩字一篇骨子而所以下第三字上上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難難也一個別風陳居政也

經 80 — 302

C

之主人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透り為一 赋 果此家之前耕也我家長即我也你的田也用股前人大動奏之官也〇即 烈和寒也想毛布也放及正之成也干谁也都用器也干非事往像用些也 日湖平建華一陽之月也雙用言於言是月七日也後見言申者放此<u>益用</u> 四種終之功亦及女表人以本作如果也一之日副十建十一 陽之外二之 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用霜降始寒 七肝夏之七月也後九百月香放此流下 代土下州也威發風寒也要 火大人心星

公口的西和知奈衛心與雜的陳印理公銀斯仍是於即使中較卵分熟師

《教之止重者言七月暑退将我放九月前授衣以架之数十一月以後風

n

BI|

以卒威也

正月則往修出器一

月 則 舉趾

而

少者

かれ後段である 也此章前段曾次之始後段曾食之始PI章至五章於前段之意力至至多者出而在田故老者率為子而的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多

門極正解 不卷十四十二之日也而未幾則二之日矣是日也嚴妄所有使之節候然也九月雖非二之日也而未幾則二之日矣是日也嚴妄所有使日也天籟所動使人獨之而肌膚為悟者斯何風也繁發之風也則一之日

于安林夫職其動而端子亦不敢真其過于是同我婦子載筐質以籃彼南字其能而疾趨以乘時恐期前也福種之後私春任其事而老者亦不敢即用目其置矣于是即彼南畝以泰趾而科聚甸則疆以任其後此楊則亞旅郑民于是惕然念之以為務必以時有可耕之財而失可報之節有田與無之國能者令之利而比飭之不遑為當夫陽氣然動土管委終則爲四之比之國能者令之利而比飭之不遑為當夫陽氣然動土管委終則爲四之比 以農事為事者也於人之勤情亦 田畯 以欣成其

而七月流火壶族以际师见而言授衣非那公授于尔民乃家長授于家祭 故六月而後日在鹑火七月則日在鹑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詩上述邻俗 在鹑火故督而大火中及周公联千二百四十餘年度差當退十六七度 日在鹑火故督而大火中及周公联千二百四十餘年度差當退十六七度 日在鹑火故督而大火中及周公联千二百四十餘年度差當退十六七度 建了之類與指斗柄而言斗柄十二外建十二方皆于切野毁之凡制星之 詩都正解 以後陽漸長故り日言小陰而比陽想見扶陽柳陰之意就交厥意人吹角前早寒投衣中要求利在内其說亦可七月以後降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前早寒投衣中要求利在内其說亦可七月以後隔高改兼言褐也或云鄉使老有帛而幼有表也合下李積意此只言表至一之日二之日便兼言獨使老有帛而幼有表也合下李積意此只言表至一之日二之日便兼言獨 七月夏之七月九許中月教告以家月起数不特此許為然也註中斗建中重于相歌即首二似知天時而授人事也一之目四似言所以授衣之故也寒之備始于独收成在我而移聚之事首于恭所謂頂也前段重授衣役段析講此本備一篇之義上六句言圖衣之頂下言國食之預之妻在冬而祭析講此本備一篇之義上六句言圖衣之頂下言國食之預大寒在冬而祭析講此本情一篇之義上六句言圖衣之頂下言國食之預之時如不甚鳥可得乎是收成雖在乎核而移農則在乎春此其為食之預之时如有他令他治田蚤而用力齊則彼田畯之至見其無事督養無煩養叛雖經

在川峽而來行在農人也の安成劉氏日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日來養天即麻與香地神麻資首物曲所效者人官此其功令在光公職字歌故變換成或者而言十一儿十二月則不成文理实了陳文云光民治卧郡故變換成或者而言十一儿十二月則不成文理实了陳文云光民治卧心。 人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祥之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祥之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祥之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祥之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今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祥之道 原則動始也陽溫和也倉展黃彩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做行小徑也柔桑樣一年月流火九月投衣春日戴陽有鳴倉展師及公子同歸 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菜祭草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等衣食之意也の豐五章既終其意而後言穹室懂戸之事後及以三之日言群長之始六章至 不始于秋而始于二月之寒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成衣各則不始于冬而始于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衣則 長幼老少 授衣都将言女功之始故又水于此选言春日始和有鳴分庚之時而蚕始食桑故以此啖之也亦亦朱多也或田徐也久来脚公之平也 o 再言流火候也是返日長而暄也繁白蒿也所以生奉本人指用之養蚕生未齊未可 府而傷悲恭是時公子循客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春亦無不 **空則就深筐以求釋。桑然又有生而以齊者則来發者祭而此治香之女感** 皇皇服 裏不 敢 少安战 為用. が水が 蝬 可總不動具

之方郡與蚕之尚禄其梁正相宜爾然蚕之生不一而飼之用亦不同但學之方郡與蚕之尚禄其梁正相宜爾然蚕之生不一而飼之用亦不同但學之方郡與蚕之始生者爲夫亦謂桑也于是求彼始生方甚美而易入之桑泰川倒夫或之始生者爲夫亦謂桑 丁秋治之是立方出于所使不先府而力蘇難飲授來不可得也是最富華一之七月流火寒之澈也九月喪衣所以禦米也然你人之來于秋投之並即之七月流火寒之澈也九月喪衣所以禦米也然你人之來于秋投之並即合義夫邪民既何為夜食之因矣然果何以見之哉自其預太之事而詳言。」」 ここころ こうこう " 弟之務故其許嫁之女育以 彩及公子 同時而逐其父母為悉於於

一族情事如此取只須帶認歸重治委上安成劉氏目後章言為公子裝為不不宜以條為悲在心要如是說不出之去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及此是公子忘其尊而與國人為婚青家忘其勢而以来發為事皆風俗之也此是公子忘其尊而與國人為婚青家忘其勢而以来發為事皆風俗之也此是公子忘其尊而與國人為婚青家志其勢而以来發為事皆風俗之也此是公子忘其尊而與國人為婚青家也之故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及都女勤于養事處乾慈德遊徹行想見其房求博林之數無貴無幾皆去 月鳴賜精八月載積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裝七月流火八月舊語載輔舊月條經桑取彼斧新餚以伐遠楊倚暗彼玄桑七 詩經正解-15:20日間割日女就能能此女概郷之女而言女心傷悲此女的語中俱無之〇程道到日女就能能此女概郷之女而言女心傷悲此女詩語中俱無之〇程道到日女就能能此女概郷之女而言女心傷悲此女 一脚也在華即兼段也至月治香之財係桑枝落之来主張也不悟聖新方安 此事見益不可不急于季事不無威時意皆家大族無不養桑亦說詩補意録而為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一說女心仍恐言目下又適有公子沒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展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 這楊遠枝摄起者也取業存像田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係取放取其華 肝故于人用往華既成之際而收首本無以為曲測至水歲治至之以則采 而行其條係稱然正明伯勞也精料也去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〇 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作 自七月暑退耕寒雨是度學冬之僻亦無幾其成於又當孫擬來成治承之 祭市可積之時期續其麻以為亦而凡此至統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其 然以供養食而大小母取見至盛而人力至也養事院備又於鳴賜之後成 之袋言勞干其事而不自愛以

動の屋の之業不 能力をよう 亦の之の既のこの子 進の七の備の小の是 草の月の子の春ン来 か覧って 無いと 引在 非の所で 却の是 是心上心脏 I D 能也 事を書きる 在董如是領板水方治面之形人乃是今族之外下蚕外是大意三凡麻言之此常人外際言心人月在整五布雖是兩時以起今族蚕專此章七月流水如己熟言引起而備水成亦張一人如言勞于極緒之事下言或其本上之致也上章七月流上 る下 而で前の ルの計の 而の裁い 以是我之也以上二个中中心是私 事変至秋 祓の相 上。而 始骤 双為公子 別の 是C 我朱孔陽 可、起分探 也可心分解 于一0或堂 水の事の同・火の U11 3

東是在著之月并統 今之候也除氣至而縣。至七外則鳴之極而將 「至七外則鳴之極而將 始茂也物之小老 自蚕然要知路要知路 要知路 野不可指定要求 茂之及 Ц 4 戊 之秋五 頂 Ž, **水** 芨 极 卦 Æ. 見c 1 办 ٦ 經り 大の間で、

子無裳尤甚可處也〇安成劉氏日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表之高而是教皇 本本縣至之事正解,以在華及為下冬粮在宇命為下室處制要調查的為下水水在宇命為下室處制要調查的。 東年北京的為下水後來事務在之事正解,以在京之故 () 章內六言八小惟載讀的乃號事論,是不能之事正解,以在京之故 () 章內六言八小惟載讀的乃號事論,就有禮之征亦不必云我之季錢皆公之桑麻故欲報之等語如此說則不以有禮之征亦不必云我之季錢皆公之桑麻故欲報之等語如此說則不 **詩樫王**解 者如此 備方類以至預言八月載錢又皆預忍來歲之無衣焉其應之這而備之恐 于森月之至家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成蚕桑之功既成而來成蚕桑之 無衣之意或云帛可樂是布不可樂寒不必說樂寒亦太泥臭應野 上不專泥與終私為視朝限以所服螆服之用也此是別民愛上之誠不必 (意則益深遠益二章之終其意本推言者退粉集而授表其衣之成室始 卷十四国 1

為今妻與所五月 情于寒心時織四月後陰船矣婆威之而始秀焉為時心至在物不能和此心不生于陰而生于陽天下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母我が人固未皆一日心心外然然が人之樂寒遺特脩友而已哉自其相獨之事詳言之茲天下之陰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門抑陳此終即即即便無獨之意 取孤狸士長以為公子之要也數之小者私士收為己有而大者則就之子 月則大寒土食將至此至桑之功無用木像有恐事不足以樂繁故于務而 經之也非一成不來主成本〇一百月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於以至於於之 水段落心事本在一部前書一部前在取狐狸也同場作以持也衙門面 小也不禁而實日秀東軍事與軍也被未之早者可兼也自坚豫落也報告了表方派二之日其同政務武功言私共發籍獻研籍于公子表方派三之日其同政務武功言私共發籍獻研籍于公子要語五月鳴蝸暗八月其養籍十月間養語一之日于春奮取彼狐伊 深柳堂

之符恐不足以無一歲之寒也又于二陽月之日事枯木落不處蘇戰之或而黃黃孤惡固不斬夫在原之配毛也夫而後可無應于一之日矣然一時自為裘焉務賢而寒文可為常人之常服也又取彼狐狸以爲公子之裘悉 除紙之是先春故殿除紙而先序爛亦除組故或陰氣而先鳴其複除察堅水矣秀夷者物成之私賜劉春族秋之派凡物生于陽而属于陰夏養 乎可養矣瘦禾之時豈復嗚劉之時乎乃又由入月以至十八則陽剝而大明陰盛而上極于四也陽微而僅餘其二也斯時萬實告成末之早春于是 亦信氣而先知矣然陰循未胜也吾之感暗未甚也若乃自五月以至八小五月一陰生矣竭威之而始鳴馬益徒應其實則陽滑而陰長而頻其陰勢來而夢之秀在人亦不能保其故矣然陰時未生也一之感猶未深也進而 如颠題此則 天時便認欲言一 院門除統除而大集王女が民早計如此姦不止履霧而知 門門除統除而大集王女が民早計如此姦不止履霧而知 一之日二之月狩祭而直自四月起者日月純陽之月微陰

無利之大会公之是也職種雖主蘇既然其意亦主獻皮以鄭寒耳或疑察会私之大会公之是也職種雖主蘇既然其意亦主獻皮以鄭寒耳或疑察。 是其事也貂腹而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大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理定於飲皮冬飲華春歐之注云皮革踰或於冬乃可用戲之以入司悉 で東人尚經野猪皮鞋襪孔號孟冬已要而仲冬始補獸者為水年用之天 正常之別之世去洪荒未这俗朴而野禮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是也今 是其事也貂腹而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走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是也今 是其事也貂腹而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大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所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大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而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大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而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大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而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入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而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入及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而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入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所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入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所低岸故藏其青者獲小而研入放默其大者香鏡必執一 是其事也貂腹所不成之之之。 蟋蟀人类排下,到成鸟世,鸟鸟参燕所去,殷妻头向连遍五月斯螽特勒股六月冰,绮鞋振羽七月在野湖从八月在 詩經正解 一 傳謂于称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然終覺奉記難說私雅獻無問禮所謂小供直者六帖云雅狐屬出則為狐之尊豐城朱氏以為縣賤而孤貴是也集 不忘戰也若只言講武忘却無陽水免頭死失麋夷載趙云者言前日巳于不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福而武功在其中也不可依大全作軍旅談調水如之用耳邪民知符獲耳不知其為武功也蓋方者行以訓武乃君奉其功有說無武于復以合圖為臨陣借舉柴當斬俘先王法誠有之然亦不識 及將撒字輕香所謂與作夫人見之欲順也,或功明武功雖指因傷本不甚重令人行友食用問聽極力鋪張武功二字華美温區各悉以奉君可以想其也愛之至〇載新印朱子止註給不不註 女之動不敢总者也你像必像一男之他不敢总否也亦民終歲動動而其 務矣指恐不足以樂寒敢又合符以繼其事也鄉等謂于**都自為表孤裡以** 于是平大同矣武功指 干の谷の見の物が存のとの情の代か 是乎大同矣武功指田獵龍比事港衣冠組豆皆文東港干戚弓矢皆武存之同也至二之日則正卒固述同美卒亦往主伯尚在而亞旅亦在燕 文献二之日其同遂日共禄一之日于務而取孤独固人自為将而非高。 の一案之意也于務二段正以佐季精之所不及各武功的一部之事。 は實養隆新而物施說文草木皮葉隨地為種以上總是起下樂彩之歌。 五叶

語其樣子以放將改矣天民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受 地形 万ノート で、 単也折灸 花雅 焼 学一 ル 太巴方入此宝屋 庸也學金也無人華戸冬則塗之東東呂氏曰十月而日改族三正之通於 能飛而以強鳴也字然下也易則在野果即依人客堂際也塞墨也你七出 軍中空隙者寒之意見使不得穴于其中塞向以當北縣壁戸以禦寒熱 (俗前矣周特舉而选用之四〇言視迷鮮之依人則如寒之將至吳于是 物時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羅而以股鳴也振到

詩経工解 始罪而以股鳴也几人于聽者皆知其為仲夏之候乎時乎六月二陰之川者故斯益亦熟蟋蟀一物也而殊其名時平五月一陰之月也則斯養動版 次久十 有 N

詩経正解 外非及正心族失差以建寅取之者財王之正朝也以一之目紀之者剛人外非及正心族失差以建寅取之者財王之正朝也以一之目紀之者剛人校首章何以平成在二之目下則夏正之處也此章曰爲改族在十八之下校衛門以其通展故堂之歲改于十一月之縣今十片則處將改故註云云竹織門以其通展故堂之歲改于十一月之縣今十片則處將改故註云云 外入塞向以畜北原為旅發也達了以便送到了到之十十日日子日子子一二分院能生寒而展又能生際故室熏之使寒不得內出塞達之使寒不得在生寒不得 東京のからと将来下言治室以備寒也此重物變上葢感物而驗時也與 新壽此章是終首章前段樂寒之意故記物候以明大寒之將至上六句是 室則子樂寒之條何如其頂也 室則子樂寒之條何如其頂也 一 承之則七月至十月皆部蜷蟀也此木人交法例教之妙以上稳起下宫室而謂一物僧是为于草华成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蟀句總 不可不感物以知寒也然按諸家之說斯鑫與属沙雞促殺也蟋蟀蛋也不 之氣是既備矣于是老者語其婦子以成将以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人 上草重特變積不風斯螽等依註作一物隨時變化看物依人以避寒見人 則塞之乃當大城發之展戶在于南亦寒氣之所侵也則 泥作一物騎士三方按低理務三物也而謂一物斯鑫沙羅蟋蟀亦三物也 **基之以御天公**

> 奈古天也怪惡木也〇自此至卒童皆言是固飲食祭祀無樂以終首章後壽去煩勝之雖也喜瓠也食瓜断壺亦去闹為堪之漸也我拾也直麻子也剛也為懷處真其真也或菜名教豆也剝擊也獲稱以釀酒也介助也有目 下見人不可不入室而處也〇朱子日問歷夏府其米有大下之時固用夏殿物然蟋蟀如與末句九萬關切蟋蟀入水下則寒之逼人已甚初已入水 上之義此是成時治室以樂寒而見老有慈幼之仁〇愚謂上人分雖皆可見出而田者不得不入而室也〇上章是及將爲裏以樂寒而見下有悉 商之正鄉然非國稱遠無絕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 へ入而室也○上章是及特為裏以漢字而見下有

> で

之恒情至謀食而必辨則預食之事又豈無可詳言者乎是故前乎此替品之恒情至謀食而必辨則預食之事又豈無可詳言者乎是故前乎此替品合永夫が人無表之事固無不周矣然生人之大的自室處而已发而日用の登儀之節然也 コココココロのローコロのローローコローストラストラコニューストラストの一番では一番では、1000年の100 不完下你矣至于八月則有最為其性甘不可以安中其味和緩可以於於 以聚穀可以為養誠以入穀之一民生之大利也則意裝及殺而七月問題 意也古人以種藝爲勝于殺誠以百茶之長人事之所如也较可烹也古 其窓難腳其亦在馬則食群及其而六月間無不缺于奉采時維七具葵可 漢之未存母於好明維以外樂被之國而其子學與蘇楚生為聽後中相而 梅莉之而確果爰登可以供茲接定矣至于九月則有稱為方其分極皆

你臣也要補衣母監備而义治室以禦之方見移首章樂寒之意〇兄歲皆亦帶說選重天院寒上不宜折開干香室以都臣之室言入春良田處而入以指農事盡養積之事入月已果前符復之事則此月之後方舉也然事已不可以三正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将改耳愚問當依此凍說抹事亦已不可以三正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将改耳愚問當依此凍說抹事亦已

陰原五月

漸生散農應之見

之紀候也當時民俗盡兩用之故互見云書恩聚三正蔡氏以為于北寅之

整府戻以前當己有之故那公創國備方亦有十月改載之該按通解改奉

間之飲食也而不足以為念亦一十月奉也有如此夫一飲食而少長之義豊儉之節行乎其間矣可日此因于自奉也有如此夫一飲食而少長之義豊儉之節行乎其間矣可日此因以田野之人享田野之味亦適口而咸宜殆以食我農夫焉耳是邪民之儉 以單側田之間而今乃以實七著之甘也至于九月直可救與向因以從來 当無以外其分之即右無論六月以前其所需者向物也若去七月八可食也有如此然此有以來也者之願其無以果形者之應既有以致前年之為以相酬選定告在果稅機以且屬爰以之介我冒薪悉是於民之發于事長以相酬選定告在果稅機以且屬爰以之介我冒薪悉是於民之發于事長 **た此瓜壺直茶皆物之至薄者也以田野之味供田野之人固隨以而自足** 成夫茶雖哲茶而之可以如聲則承之以為菜食之茶雖有良族不棄打株 平之未而今則以受藥發之數也而九月又不盡是也雖有嘉春不忘報養 我向間以盡過堪之种而今遂以放淹沮之用矣若夫八卦壺可断點向固

莳経正解-泰此二分乃一章之骨也轉真與東是英奏與我是英種行二句是潛礼氏月五句遍過而重在介眉帶上下截輕將七月四句遍遇而重在食農夫上析清此章上六句見亦民養老之數下五似見那民自奉之條上散輕将六種正解——卷十四與 村連不属上也介扶助之義以其能訴和血氣培養核幹也與別處作照須此似緊帶養稱何以介眉該經承藥酒為華照言若春酒二句另最則亦自止也聚生樹林不便于來擊之使落故日鄉酒蘸于冬而成于春故日春酒 日營樹高五六尺定大如本食之郡與真本二者相類同時熟爾雅麗云葵 為百某之去味光甘添又以我我敢豆之怨在則七月所感自不一極皆住 與祭不平是老而有疾者是為貧而助祭衣於直祭中亦有老疾如養老之 不同註中領轉之翻不必用出南台云供老疾奉府祭俱是恭老老與疾官 長必祝賓主物面必戒病有特於本有因祭設者故并以祭言之然許止 程亦毛之避是也就要供老疾奉育恭持日以介眉壽生義九子弟舉酒工 不属上也介扶助之義以其能訴私愈無培養精醉也與別處作照項

> 不可以為常于以見食稻食內乃老者之常而果酒住藏又干常食之外以則果酒住疏非不可以及少也而養之意参瓜壺其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夫六字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為常食也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為常矣然 瓜翻電亦要理今六門為學之漸意其即下章之麻然樣本草有胡麻麻賣瓜翻電水務也上七月瓜正是明食之而已查惟遵生被養斯之故日劉食 常益農夫之分者食足矣無求他也〇豐城朱氏日此章當看介得節食農中親墨小枝不中規矩者比此瓜壺直於行物之薄者也少社以為日食之 来秋經冬歷察主夏乃泰或四時皆食不擊其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個** 然而已也新城以接為新也樣惟堪為蘇故日惡木即南華經所謂大本不 瓜壶豆茶皆食物新直以熟此约年夏小正五月乃瓜治瓜之詞也八川鄉 養老不必緣係祭師婦山日大极此意之文只真老少意此等處外太花 一種胡麻部今芝麻麻林即今帶麻詩同謂学麻之子也埋雅云苦菜生子

下是備食而盡養老之義七月食瓜至下既同上是圖之專有倫意下是農也而於為獨多即用朱意乃台上草上是限時治室以禦寒而思恤的之仁也而改與助也此形成為自用朱意乃台上草上是限時治室以禦寒而老幼同其少之食沒為獨多即用朱意乃台上草上是限時治室以禦寒而老幼同其少之食沒為獨多即用朱意乃台上草上是限時治室以禦寒而老幼同其少之食沒為明此也那人之表所以無凍餒數田文註上載云慶人非不食此都經正解」。 之事有勤意

夫我樣說同上人就官功書的干茅實問索網踏面精其乘屋其分指面說、九月裝場面結十月納不物新姑季模重軒移指於明禾麻放麥州或嗟我也 敗也場團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國而種菜如物成之際則其至之以 在野日禄先種後熟日至後種先熟日移再言不者稻林茂深之以皆不 為場而納天旅遊自由而納之未提也不各段建築結之線百不之方之而 可者民受五放之宅

本外學同於一天在色秋冬居之功養治之事也或日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問民 本於於所民之子放食問有以透星像之宜矣乃食又以我為本則試以終 各聚然所民之子放食問有以透星像之宜矣乃食又以我為本則試以終 整戒不敢休息如此品於日此章終始慶事以極壓動難能之意 本於學同方而相附一井互過私鎮不提而若一于以為收成之脫為至于 始之動者言之可乎府惟九尽瓜壺已老園可治以為場也則築之人家共 治之動者言之可乎府惟九尽瓜壺已老園可治以為場也則築之人家共 本於學同方而相附一井互過私鎮不提而若一于以為收成之脫為至于 本於學同方而相附一井互過私鎮不提而若一于以為收成之脫為至于 之餘為然所納之禾稼果何種而何名哉有黍稷也而又有重發有禾麻也 之餘為然所納之禾稼果何種而於之事。

屋而不可得成見亟于治屋正以亟于農事也不重治屋上其始播百穀正之耳玩亟其二字總是一心在播數上有不容一日緩者若稍緩之即欲来終茅即是宮政此見邠民匆怅逸保殆不處一整夜也屋是原有春乃艾治

索詢以乗屋見外民先公後私忠者親上之、我也于茅所以覆屋索詢所以

というから、100mmに対対は、100mmである。100mmでは、100mmである。100mmでは、1

於農事之意〇安成劉氏日十月不稼旣同之后而入治邑居即蟋蟀入林()。

下而塞向境戶之時也問是但彼重治室禦策此不過起其始播百致好以

居之當修展之方成若可以少緩也而信念天慶功之當旅子英藝而納之著始終憂勤之念耳〇豐城未民日稼之經帰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天員

以見其數於鼓舞之意于其至而乗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於節之意

析講此章音が民之于是功終而復 好其の

心木容頃刻悠農正見其慶動之のこうのつのののの

經 80-311

者子言下看出動農意耳亦覺面體章意在此門以為厚也然公安成劉氏目此之功便根來處治歷之用也〇世章合上章上是用食前少長適監後之底竟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的三草終無表之意以彩重多章終首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的三草終無表之意以彩重多

了一之日數水中中三之日的丁安所除計及四之日其董清成公里科徒见能情報 一之日數水中中三之日的丁安所除計及四之日其董清獻美祭北语此好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洞陰污寒盡非植術之初而じ為堅水之候矣于将緊乎邪民不惟有如此之爱動神且有無じ之忠愛後二門之耳李永之月也今來夫農師飲食所以為己誰者同周久而祭祀燕亭平之在君者其可殺令恭夫農師飲食のなる。

忠爱非君之世既数超其藏水之後又相成涼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泉酒

氣商政総件也於場合於事事而掃場地也兩尊日別鄉你酒之體去華重

· 房戶間是也歐升也公案者之室也根果也要重也の張于田此意見民

全要祭内以致其用馬瓜四之川二句印一句意正言所以悉越吸從之故 其後于是製水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太雅恐其太遇則微隆幾于息減于是 北須會其意朱子水猶可获一將字亦添非必俟正月歲之也十二月時氣 水須會其意朱子水猶可获一將字亦添非必俟正月歲之也十二月時氣 水須會其意朱子水猶可获一將字亦添非必俟正月歲之也十二月時氣 水須會其意朱子水猶可获一將字亦添非必俟正月歲之也十二月時氣 水須會其意朱子水猶可获一將字亦添非必俟正月歲之也十二月時氣 水須會其意朱子水猶可获一將字亦添非必俟正月歲之也十二月時氣 水須會其意朱子水猶可获一將字亦添非必俟正月歲之。 一個十二月時氣 大人之間可不致審于斯平

> 表而有憂勤乎表之意此是相勸成而有忠愛共君之心〇安成劉氏日此 本推言永食飲寒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常亦能三章三章四章 本推言永食飲寒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能二章三章四章 本務丧済水無不及亦因以為下上下一體之意也〇慶源輔氏日以介眉 老病丧済水無不及亦因以為下上下一體之意也〇慶源輔氏日以介眉 老病丧済水無不及亦因以為下上下一體之意也〇慶源輔氏日以介眉 之族則殺羊為酒祝君之震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幹以為是王公 之族則殺羊為酒祝君之震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幹以為是王公 之族則殺羊為酒祝君之震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幹以為是王公 之族則殺羊為酒祝君之震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幹以為是王公 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蟬蟬如也〇 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蟬蟬如也〇 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蟬蟬如也〇 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蟬蟬如也〇 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蟬蟬如也〇 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蟬蟬如也〇 本方。 之於明教子為為為之意而見其民忠愛。 之於明教子為為為為之意而見其民忠愛。 之於明教子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之為。 之於明教子為為為,為為為子為之意。 之於明教子為之意而見其民忠愛。 之於明教子為為,為於明教子。 之於明教子。
詩經正所。成卷一個風 八五上二章が属中四章幽雅下二章内塚風衣諸侯之政教兄係水土八五上二章が属中四章幽雅下二章内塚風衣諸侯之政教兄係水土原雲裁支皇午諸論是爾之物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亦則謂詩大之其訓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派。紀記司楚庆大田甫即是由之雅司者孫自育室鑑得子亦謂然假都集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萬一説謂面之雅有孫自育室鑑得子亦謂然假都集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萬一説謂面之 士·故·益· 孙·惠不。随。 孙·尽·高·陈子 每不知說到詩觀之其就為雅就為遊朱子且先偏因此說而謂於中自問於詩本風而用聽繁章氏新年于田雅則吹圖雅蜡祭息老物則吹幽 之以孫謂之風者女心傷恐而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致以 在為可想見讀詩至此具見古人言外之意の華谷殿氏日七月之詩一都為可想見讀詩至此具見古人言外之意の華谷殿氏日七月之詩一然詩味其部則朝宗節坦人情恤隱民事变也載德珠積寸果以有今日然詩味其部則朝宗節坦人情恤隱民事 為陳子業之艱難也而不言離宗指播之劳不過述一時民風土俗而 所舉時乃雖若参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〇按用公此該本 風作酒養老是人者之美或若為此在酒以介母壽是也領本美盛德 也又不養為非道之以政府之以形所能致也風化而也也地無逃か死故物不可以用也女不怪而心也又不發 炒 地女不怪而心也又有感和矣 **深柳堂**

怎不同省 隐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則防后發公劉所以治其因者方風論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職 明言之則無味矣〇首書與影毀室末言風雨楊之幹昭指統 我子以們無認我望以納恩斯勒斯高情子之間的所斯

公将不利於務予故周公東征二年內衛衛水正座市本中的內部衛亦知一十京東之國武王府成王即即公和公師?起炒的即與此南部中即日川 更毀我玉室也 魁陽前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節厚之意營養此 即公心愈也公乃作此時以胎上託為馬之愛集者呼鳴場而謂之曰賜場 思情交也熟悉厚也需要因爱心心此工艺的使为借取佛森水板至于打比也可以可以即此也的點聽問悉島搜島子而食者也容易月名其果也 不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势甚於光又毀我室臣以此武與託路管察不

亦知我室之所以不可毀乎夫我以情愛之心每勤于覆育之始萬厚之意詩經正解——一家十四日 可沒也路邊聽點爾既肆虐取我之子公無更毀我之室使失其所歸也爾問而謂之日子之有害是于所以藏事而遠下民之傷防風雨之加者也不能而謂之日子之有害是于所以藏事而遠下民之傷防風雨之加者也不作此詩以貽王若誦人情物理可以相通者也王知島之愛巢平觀其呼聘 合然周公以二叔流言之故避居東土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

取子之毒無非甚毀害之龙毒也〇詩意原重在沒我宝末二語其就愛子野恤者在斯子其醬之可憫者在斯子也更受室上不可以愛子平看中言對他者在斯子其醬之可憫者在斯子也更受室上不可以愛子平看中言好他有在斯子特別與起王室之不宜毀耳毀字兼倡胤與流言說毀而詩意歸罪武戾而于二叔則有閱惜之意為親者諱也武庚子叔甚相服而詩意歸罪武戾而于二叔則有閱惜之意為親者諱也武庚子叔甚相服 室也鳴線以比武庚不以此群叔宝以比玉室當時显竟三叔挟武庚為亂析講此章首三仰托喻武庚不可毀王室末二卯正以申戒其不可更毀王之心甚天愛天又哭我之室以益吾不堪之盡耶 尤知于吐哺之体所以養育此子被可憐問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我愛宝 字不及愛宝蓋動之以至情也

照戶今文積下民或致侮子好度

既然而藏身之固亦得矣今此下土之民庶幾哉無或有肆于傷者恭是我可治也用以綢繆吾之雖為戶可莊也用以綢繆吾之雖為戶可莊也用以綢繆吾之皆為之防則其為計也驗故迫天未陰而之縣往以桑根之於縣治室言之彼室之所最患者兩也使兩未至而不為之條則其為計也驗使合家且汝之欲毀我室也登請我愛之不深而無先事之防平則試以我之為思述之意談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部取俸之其思縣之意談之意談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部取俸之 田也追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翻数数絡也隔其之通氣處反其出入處也 〇亦為島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級語果之際次位之至因 以備陰雨之患则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子者也以此已深愛王室而預成

张西家無事也吃累在一些字做彼二句循公之比哪深於任兵掛治也飲養施正解一天卷十月日 東京主室家委竟只在思預防土見為天未陰雨水免患于将來也想見深愛王室意深爱意只在思預防土見為天未陰雨析謀此與下東俱承上不可更毀王室語來首三句比防患于未然派二句之受無以預防其患者如此 親骨內東陰搗度使網緣不是传也今此二句乃無幾無陽之詞亦預防之尚未及也騙戶是泉之通陰虚處正菌精肘脈之間宮府機衛之交豈意至唐荆川謂不可把制體作樂說鉴制禮作樂乃迎歸後為家宰時事此時則茲云語之網緣凡修政立事制禮作樂所以維持王室漢師太平者皆是而

子手指前指精子所将以后本于所衛和下 一个班衙日子来有皇家的

小なか 五他若於子口共作之外接收也若在其前 群果者也許被称聚本職者病 也至原果也〇亦為局百作果之孫所以指掘以持茶苦和芬苦而至于盡 奶者以果之米成也以此已之前中所以勤劳如此者以王軍之報选而本

未有重象相身之能所而備患之無致故雖至于口手最稱亦有不得而離而毀弱器蓋物力解華為而肺形已不勝其發矣是豈好丁自势能蓋曰不而当與以為壽來之計而力容及也多方經當不少休息而我之口必與手 而指据者于以得茶為籍集之作而勿敢亦也茶具是保無匱乏數則又從合森又以我作集之始言之本之以深愛之心而或其勤勞之以子手将持

詩経正解 內本十四日 析議此章首四仍喻已皆日之或参末旬推其故為王室未安也歸上按上東江月,更入一二

子羽該熊町子足俗條府子直超越風雨所酒棉子維育院院前 田也無語殺也俗係敬也把起危也哭嗎急也〇亦為自言羽殺尾敝以成 無可淡香正為了宝放也上四不平雕躬之義下下民之海則一身新於司不要位於の味五丁字 其宝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源播之則我之哀陽安得而不急略以比已旣 子言勢者惟行病者惟九子 一千字體國之忠

〇維音·克斯在場為賜務四字上見之不呼王而呼爲粉無可奈何之雖不上群情歌于下亂賊乘號何問于其尚而因勢之於甚于風雨之潭據 **《 英其悟而召 D 茂其指据可終無思耳** 若止因不利

吳又為流言以播棋之如風雨之標指也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院院齊經理王室如鳥之作樂甚苦也王室新造成王幼冲如鳥泉之共危也放子一言而暴其劳于王室龍辛道孝是一篇辨疏矣 羽 役尼故以皆已意 又以是議就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于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遠也受以是議就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于見信而情成王之見不明且遠也受之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稍有待于他目情風之勢 周公自言此勞而不為跨聞王室為子室而不為歲良以時晚之帝出于忠 公自以王室為已之室就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懷〇安成到氏日 らの慶原輔氏日此詩固是周公赤心血誠然流言自以周公爲已斟而周 母則子義有所不整無以告先王丁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訓辟 居東三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胎王名之日贈賜王亦未敢請 而搖動周公也降讀為遊鄭氏詩傳曰周公避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 日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日我之此群我無以告我先玉周公 公蔡氏傳日流言無根之言也前人兄弟守立者多周公攝政前人因已 現四章者五句の事見書金膝篇の金縢日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

許經正解一次多十月里 下前公之詩而見公之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即是而可以律操総子鳥之哀鳴而無一毫忽默不遊之詞公何當以循子親王敬今萬世而世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繼相之仙而所期于王者惟自訴其忠亦此即為篡夷○世道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此二叔流即為篡夷及○世道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此二叔流即為與夷但舜遊晃之子禹避舜之刊自是合如此若居竟之宮過死之子 能送無暴及至當雨之變啓金慶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の安成劉氏目前時裏所以謂其詩難據然成王難得此該亦只是未敢請公其心未必以當時事變在嚴敵故請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 弗選之前丹他鄭氏の是向董叔重得事亦辨此一時信年各之間首從 這然與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下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不請 古社論役於思之不然一叔方流言周公處骨內之間豈應以片言半部 得此詩又成於旨之幾于是她公以歸乃承王命而後京征也〇次十日 A 以総而展言王以又言冲人又曰宣表督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 之先自雷雨之趣而周公既歸乃水王命作大語東征一 釋乃作的親以喻之觀其告賜獨以無毀我宝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誌我無以告我先玉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旣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 流言之學的交弗群於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 該後來既與儿蜂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鄉氏而子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 該又威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該此益用孔氏書註弗解之 集偽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該管权武庚其後乃作此該成王得 之徒矣○問題弱詩其詞點苦深鬼不知當時成玉如何便理會得來了 西自該各若請于五亦未必見從雖日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 書之中首言子 衣柳

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盡周公居東二年成為離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為管察斯得表建之之詞也讀讓也故東

后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

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居义自三年也〇此詩塞在未該管禁之首 王因風雷之變便觀避以歸二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與以無成王命:

已說即此便亦能缺之矣又何以呼而告之乎恭當時公遭流言避若更是管於雖未誅其罪已無所逃乃武與官之也故三然耳若把取字看作東《《所作也且呼鳴路而謂之即呼武與而告之也其目旣取我守》

都二年王始知此言由于管禁商於處請未得公乃作此詩以貽子王既

既行賜賜之詩又越雷風之學始惟而迎周公子是周公東征见三年本即

遇雨之勞因追言基在來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向而悲于是制其平居之服歸即作此詩以勞歸必從為心地其意而言自羽之東征既然而歸途义有

四為自今可慮勿為

野全于如此亦可是矣然豊可畏而不縮故亦可懷思而已此即述事婦本為場也增煙明不定發育行政名如養夜行帳下有光如黃〇章首四句言為場也增煙明不定發育行政名如養夜行帳下有光如黃〇章首四句言以時水心持來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首之町吃含者除地也無人為故鹿口以前,以此以東話懷也就延也夏生延施于字下也伊歐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即也果底括懷也就延也夏生延施于字下也伊歐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

故我很東山村村不歸歲乃之长果何如我來自專零五其激沾漏之苦又合然然雖云獨都軍家近天子可無府悉矣乃歸而未至更有不能為情春

中國大學學院 一個人之後亦可畏也然也可畏而不歸故藏地非然力雖美不足以 等是若無人之境亦可畏也然也可畏而不歸故藏地非然力雖美不足以 等是之意子空是有背行為向未之多見也令或時著其相權之象手紛紛 學是之意子空是有背行為向未之多見也令或時著其相權之象手紛紛 學是之意子空是有背行為向未之多見也令或時著其相權之象手紛紛 學是之意子空是有背行為向未之多見也令或時著其相權之象手紛紛 學是之意子空是有背行為向未之多見也令或時著其相權之象手紛紛 學是若無人之境亦可畏也然也可畏而不歸故藏地非然力雖美不足以 學學者屬否區雖國亦足外外遊則故址荒凉伊可懷也安得愁然而忘情 中國者屬否區雖國亦足外外遊則故址荒凉伊可懷也安得愁然而忘情 中國者屬否區雖國亦足外外遊則故址荒凉伊可懷也安得愁然而忘情 也故

本有軍家者耳思來之情家个門家鄉之家非軍家之家也思按及征將士也故 也立 中工的一正一奏相呼相應之詞法中無人斯聆無人酒播故有此数者亦可是 也二的一正一奏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是矣句乃從上六句生此一是 也二的一正一奏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是矣句乃從上六句生此一是 也二的一正一奏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是矣句乃從上六句生此一是 也二的一正一奏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是矣句乃從上六句生此一是 也二的一正一奏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是矣句乃從上六句生此一是 也二十二十一奏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是矣句乃從上六句生此一是 也二十二十一奏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是矣句乃從上六句生此一是 也二十二十一奏相呼相應之詞註中亦可是矣句乃從上六句生此一是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難道便是而不歸他一說不必泥誌中然並可是也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難道便是而不歸他一說不必泥誌中然並可是也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難道便是而不歸他一說不必泥誌中然並可是也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流來也是所不明是分懷那不明是也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流來也是此學家不是不必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流來也是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流來也是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流來也是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流來也是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流來也是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 不是一樣也不是一樣也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於一樣也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 是一种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對

歌也都水泉的報》者也还幾家也含义見七日○粉陰解則穴處者先知故我征建至計入有數都瓜芳為在聚職自我不見于全三年則死 上而日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也果周上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家于是酒精穹釵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娶十栗薪之縈出垤而鹅就不及送死了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姿苦而嘆息了

防經正解 一个卷十十十十 我知婦之在室中也應念輸途遇兩之苦合情無言惟深慨雙而已且知歸 而始乃食之而鳴于垤器聽其鸣也凡在有讓能不凄然而况征人之姊乎有處下而覺者點樣是也有處上而學者點點是也惟蟻以陰兩而出于係 行者之势莫若于遇雨之時則若者之思亦莫切于将雨之候故葉雨将零行東而怕怕不歸在外可謂久矣我來自東南季前其於節途不已劳平夫 谷森然非獨我之切于懷也且以一身之苦而動間家室之憂矣是故我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念您少雨流流中得极從軍之壯也不有以動彼之宣散斯時也我見敢然等室以待我征幾不飲便仍成曠鄉一煩君子之驅除也而我在果幸至矣期不是為之酒精以待我征幾不散使唐楊町唯一人君子之目中也為之

析講此章上四句述往來之券下及夫婦威慰之情也中四句述宝家之堂 之際京婦當此時亦其子室也轉寫了还只以對鳴為主不可以明城出即 或作婦問轉鳴知其將兩而樂千重再詳之恭二句是就軍士自答威鶴鳴 末四句述歸士之言稱鳴二母皆水季雨說故註于姑叹于宝精下一亦字 将再放大馬而喜也婦變與酒精二何是征夫在途而想像其婚如此所帰 楊馬平然北氏日将陰兩水泉上灣夜遊避滋而上矮鶴是好水之鳥知天

> 诗经正年 一次朱十五字 應場登予而酒精等室和觀此一段文字學此句緊緊與上章之意相紹應言即征東亦偶然但存數麼作今較歷資何如即于是刈果融逐化與指點次聽存便我室中荒楼中押實眾雞氫非所以待我征也指憶征人臨行之行人追即好語時即或日檢書先娶大勝已渡黃神或日凱歌乍班大軍已有八追即好語時即或日檢書先娶大勝已渡黃神或日凱歌乍班大軍已有於時事陳文甚數今猶之以附于此日自分此坐長與君解與記意今者三句娶相應見居者方思行者之歸而行者適慰者者之皇也酒格本上至 · 竹若此乎此時家人婦子歡笑相迎不言可知而反係 ~ 婆椒以椒為於幸僧若此乎此時家人婦子歡笑相迎不言可知而反係 ~ 婆椒以椒為於幸自我不見故鄉景物已是三环追憶去時忧然如耶方慈斬伐之不死而今 正以飲其得見之幸也不言既見之寒而只言不見之久無限威恨見此故之意若喜若帶觸目無非成常事與深遠具見才怖于今三不言不見之久 平苦瓜薯于果薪也能家民久一旦言歸偶見苦瓜繁在栗縣不致放熟百 也幸至二字重見他翻别三年一旦相合忧然若藝條然若期苦瓜果新不

雅其馬政黨親結其總計 譯 第九十其係計前 與其新孔嘉州法庭 其其舊如我祖東山僧僧不歸我來自東雲南其溪倉庚于飛熠耀其羽之子于禄皇駁 田東山百至下南山之十之。 東山之詩教征人之然玄備奏而不及 東山之詩教征人之然玄備奏而不及 東山之詩教征人之然玄備奏而不及 東山之詩教征人之然玄備奏而不及 東山之詩教征人之然玄備奏而不及 東山之詩教征人之然玄備奏而不及 東山之詩教征人之然玄備奏而不及 東山之詩教征人之然玄備奏而不及

合秦天衣征重五日見及園之風物則有室家春既遂具唱題之樂矣而木 相見而喜當何如果 起與而言東征之端上未有軍家者及時而婚如既其美矣其舊有軍家者 此而與也倉東兼特州時也烟燈鮮明也黃白日皇縣白日歌網婦人之發 有氧家本益獨無為一蛇之來乎是故我祖東山悄悄不歸圖甘心于久後我 ●好於玄而為之施,於結婚也九其後十其後言其後之多也○国特物以

未足比其亦于今子公如聚者何此孔嘉之意其舊的可想他一段思州北州郡北章上四何教往來之祭下及其遂男女之樂也以為之形在之故之,在一個帶也就保中也即稱也結之者做其受戒命因結而不忘也視結似是在於城中也即稱也結之者做其受戒命因結而不忘也視結似是中心是不是我是不為其是有難,其與到皇敬其馬句諸說玩註與至其僕止葢即時物與府事也然知說和於是不以九十皇敬為嘉見當初員利從軍之城帝人會許中於恭係,與至四句為受視特值中春人情和悅與芸相歌正根天令你註中於恭係,以是有此數葢十為數之終九為十之縣言儀之盛者不過乎此也以上四少是有此數葢十為數之終九為十之縣言儀之盛者不過乎此也以上四少是有此報之志而達遂桃天之約兩情初治服漆不足粉其堅百年伊始琴底,與到皇敬其馬句諸說玩註與至其僕止葢即時物與府事也然知說教與東京相談正解。不於上四句教往來之祭下及其遂男女之樂也以為之華與文之縣,不是此其亦于今子公如聚者何此孔嘉之意其舊的可想他一段思州北京祖東,在於北京祖教之歌亦是於明明,是一個教徒來之於兩情初治服漆不足粉其堅百年伊始琴底,但是他就不是一個人。

臣之義也東山注歸士之。甚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職是以為舊

券不容解也須以京我人斯句為玉東征之役用公全以天下為心非止一全首通詩三章一意各首二句軍士言已從師之券下是原用公出師之心見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多子 既被我分又缺我那新周公東征四四是宝夏我风城亦孔之縣 新起正解 网络上羽 表音人自有不容已之劳以我六軍之歌而有東征之後居三年而為一身合家從軍之士以周公劳已之勤故言此以各其武若潤天下有不可逃之行,可見良 紫京京非聖人之徒也學者于此熟玩而有得為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之也。於堅執統之人亦称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於 該矣即知者以為公除其倡亂者而為一因無矣記知公之心有大于此各以ののから、ついているのかいののは我以為公除其為因者而為一身我於又飲我脈其勞誠甚矣是後也不知各以為公除其為己和而為一身 共哀我人也沒不大都然則雖有破斧缺斯之勢而義有所不得解安天管 財也問签日斧方祭日斯征代之川也四因四方之因也見巨也殺大也日 東征乃所以正之化之固之也即此便是哀我人之大無兩層意 足以其所公之心大公至而天下信其無有一空自愛之秘物又以見當見 從軍や北沙的徐即公守巴之勢故事此以智地部印東征之後能使非常 四國級于武庚管蔡之流言習為不正化為反側照為據二者有之矣公之 方一家之計故軍士皆以周公之心為心而破斧鉄那義不容辭也の是時 在千天下則稱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故今觀此該同 而你表诉其勞甚英然周公之為此舉養將使四方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 盡以流言格數針子肆發則一國者四國之信也不為正之天下關從此始 大義以東 方之人行 ip. 邪不可以干 逆不可以犯

斯之勢亦養所不得而辭者矣

詩經正解 卷十周風 拐属語便非裏我人斯緊項四國承夫其哀子四两人心之不正而公直欲! 不得泥縣周公東征四分極是推尉公之心勿依朱豐核以上二句為办下 析講破斧鉄新正三年從征內東未必至自是事也不必要發點一分字耳

李華看過 李華看過 一東字改多級形の一東字重重言之本人用兵用刑念頭如此夢哀之心又们改其忍之迹の一裏字重重言之本人用兵用刑念頭如此夢哀之心又们改其忍之迹の一裏字改多級別又似于忍日東我人斯整有大不忍者在故原其要看一裏字改多缺账問云夢奏而及之心惟裏之故夢之便不得辭其夢 何将宗根皇宇竟來天下莫敢不正則所被大矣故日將 0 楊伯祥日此詩

此也结本原形化本書也比較我各又缺我訴訟所以問公東征四國是此我哀我人事亦孔之為何及

受其邪以化于正而四國之是吡耳夫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光明正大以流言鼓鳩而四國之人心且薄思而邪解矣用公從而征之茲將使人心以流言鼓鳩而四國之人心且薄思而邪解矣用公從而征之茲將使人心 無非欲人之人干善也其哀我人以亦甚善矣缺錡之笈又何辞哉 合泰夫東征之役不但鉄折也既破我祭义战我翰恭然豈出于自私哉葢

析講四國是吡吡字水上皇字說茶茲四國既于三監之無轉應成展邪解

既被我奈又缺我蘇特周公東征四國是道暗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不是嘉舊說以於群豈弟言恐未精切選是光明瑩微無一毫孤界之意 意非獎以政籍之化也真事也本配字意說益使之化而為善旨忘乎私出意非獎以政籍之化也真事也本配字意說益使之化而為善旨忘乎私出 成任馬公子此使惡者化而為落邪者化而為正也此化字乃清融改程之

敗也鉄木唇道路而固之也化業中 ◆泰又不但飲輸也既被我斧又飲我錄為然豈出于自私能蒸月流言歷

致人子祭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發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教致人子祭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發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教明而母美也其哀我人蘇亦并美矣故錄之祭又何辭哉味問公以義而釋回而母美也其哀我人蘇亦并美矣故錄之祭又何辭哉味問公以義而 祈講四國是遊過字亦不出皇字意人心不正便是海散莫知所適從將信 合其館而四國之是趙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該剛性無非欲人之 家而門国之人心且叛亂而欲散矣問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萃其海而

詩經正解 不家其思当不是休或于此處入愁所登弟意還未是〇毛氏註云四国是 堅固而不搖也你美也本道字意該盡萃沒合帶收人心于政治之內則無 將髮之中便是不固用公東征使人恍然知那正之歸便是敢其洪散使皆

軍不有電 於江三室草大何o 范氏日東日以教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具 之非周公林心天下之所當林也周公益仍而到之後。曹斌朱氏日数 成以周公東公宜不血乃於以斧新寫析新之具鋳銭為炊具者非也武 設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清顯作于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0 匡門因春以其功言也東我人条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 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统言将危周公以問王宝得罪于天下故周公共 於商以叛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益象之稱及王 庚之點挟三點并於與注徐之心幾半天下茲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問外 一人而天下縣則向之不正告役及于正矣至此臣四國即所以衰我人

若武局省置何學然則東山之後萬不可不勝者。 問是時三監可調後得莫教不朱子口他已無只得教如何調護得蔡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因平舊就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〇李堯卿 于是周公相成王伐准践全体管泰而四国王读到表遗事尚云周公代日武王死成王幼此百世之时也请来事然後解炎及三監叛管察流言日武王死成王幼此百世之时也请来事然後解炎及三監叛管察流言 為化于至德也○朱子日此路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 之言也歸士之答問公分胄之士也可見上有聖人雖被堅執銳之保亦

煙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前之熟正所以重今之幸也干平秋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前之為正の立ちののことのは、今行北詩東人作于院見周公之後上章是追喻平日欲見之難下章是喻今停代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非天下之幸彼背有所不及計也のことのなっているのでは、京大下之幸彼背有所不及計也のでは、京大小のでは、 **吳杰公之來來原為三監起瑟四國流言宪聖人之不幸若說出所以難易**

伐柯如何匪参小去以驻驳邓尔兰总不得

仰則教而顕耀思一見者也今間幸得一見矣熟知其始者欲見之難平彼のののののでのでしている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です。 教教公権忠貫用所決談がさん交款想签字由我識公之功矣是素所景本民立之ののでのです。 本民立之故籍係為方其未見のでのできたのでは、これののののでのである。 本民立之故籍係為方其未見のでのできたのでは、これのののののののでのである。 合参別公居東之時東人音得見之故作此詩以道其慶幸之意若謂聖人 代利如之何必有對于斧也使照斧也雖良工弗克府矣要妻如之何必有 ル平中飲見即ふるか 比也何多柄也克能也经过 一姓之言者也の即公居東之時東人子此

現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他之子春其妻中事而運竹豆也豆木豆也改行 伐村信於其則不遠我選騎之子,便豆有跌吐 对之的心智伐柯而有於則不過即此舊於之極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

不得于二姓民合不通教此俱为之一言母正之子子同牢而遵豆其有贬此等斧之权而得新有之法其前為不遠矣幸而然一通而何受于娶妻之合泰故今幸而斧一得而何蹇于伐柯之不克乎以柯而伐乎柯則不過就公之妙深事為為幹也 変次構象照節東土面取光已在于日前是青無斧而今則不遠也是青無矣然則吾人之于公也昔也廟庙就故芳間郭邨而丰釆無由于晉核今也 **衮衣橘裳照閲東土** 光已在于日

經 80-324

但周公歸于后答人欲留之弗克取九天 京京全以後公局二句上古且留亦真市也悉其去正見喜其本也勿以始京京全以後公局一時事方季其得見又悉其迎歸故並教之通詩俱是事事而公上與計作于周公鄉歸之縣首章是得見而致專者之意下是辭歸而切願之九與英周公也周大夫朝朝廷之不知也 **茶華正度上次冬十個** 相王室則我雖欲留之而不可行也盛方季其得是而又恐其壽迎及其宣則似非喜得見之之志進至饮得上官我令日率得视公之容以而公將隨則似非喜得見之之容以而丞將隨 不久之近本造留公之意落接於非其本心也言如然人意在言外如此記 有大小而送其所飲則均可害也夏人之子及未見而願之之來既見而真 養有遊豆則有聯組故也〇 做弦云传杨事之小者也娶妻趙之大者也物 縣祖所部同年而食也經言遠亞有路而註言成其同年之種亦會意所耳 註中即此字旅媒亦見之字指妻官同年好題用侍服夫婦各一時合升十 之之甚故其言如此 代村 董書信 į H

製造而動者人之快制者手 粉坐正解 一次卷十四 典也九武九量之網也即像越市锋和展本版已之上中即也要都也找東九武法之田轉着飲我親之子表衣然表 即而情之悲哀你之矣吾或于我公有威焉彼九武之紛綱之大者也用之即必以得見為本然見聖之職雖切于中奈之何可暫而不可常別去留之則必以得見為本然見聖之職雖切于中奈之何可暫而不可常別去留之一合祭此亦凋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辞若謂人情有顧見之心 双無則飛于其中各有歸動之無矣况我公以王朝之重臣而至止于東土 其我衣猪家之服民 **W お東心的東心部神界心前言力量之綱則有餅助之無矣我遊之子則見** 天子之能一升一降上公何有時能以龍首老然故謂之夜也可此亦即 火五日宗葵虎雖也皆續于衣六日為七日粉水入日飾九日蘇皆緒子 人自我也之子抬局公也衰衣衰九章一日龍二日山三日華品雄也四日 此 于私等市人 騎極憂之人或止之日 吾非宝而若! 5.5 J 河風 5 : 0

於形取其衙也骸府已相及取其辨也也火取其明也宗義取其孝也嚴水草取其潔也粉不白米取其養也蘭若也火取其明也宗義取其孝也嚴水草取其潔也粉不白米取其養也蘭若

请程正解 水花十月五 道于小洲之都而得其所矣况我公之歸也赶裳似玉而出入于王朝正第公衆然公之來也吾人固甚喜矣其如公之不可久紹何恭彼鴻之竟也則公又自相謂而言紀飛則遵诸矣公歸豈無所以今特于女信處而已與也遊谕也添小湖也必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の東人間成王將迎周飛迎濟公歸無所於女諸信處 生物而從容于段監夫豈無其所哉計其在東之日特于女信處而B住處 の深物堂

為形容に公師不復於女信衛

以為與一能遵治遵除亦偶也故以與各信宿之愈此又是直與至末央理的人為與一能遵治遵除亦偶也故以與各信宿之愈此又是直與至末央理得是文質其常政政言之非意至二如此人的各有依疑此必然之理也故析講首章言章見周公司。以上 東川市 上為輕家衣賴裳將退哉其不可晴矣吾其何以為情也讓 即東土為輕家衣賴裳將退哉其不可晴矣吾其何以為情也讓 即東土為輕家衣賴裳將退哉其不可晴矣吾其何以為情也讓 原而侵涛朝宁之雕留相天家而未居輔弼之條夫豈復來東來計其在東 今秦彼鴻之飛也則遵于高平之陸者往而不返矣况我公之歸也持衛政興也高平日陛不復言將謂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為與一能遵治遵除亦偶也故以與公信宿之愈此又是直與至末安理

粉其是有掛其最有原其引

用為依君下之道也公歸縣於

章死歸字是句限亦用部詩中亦有此體 膝士目一句典一句又一體也專三句另鄰如周商麟趾亦是〇米子目此僧祖王室為公之於無復米理而心不忍念則說到信處信存心見悲聯〇 是以二字起者作已然則不止于信虔信宿矣公歸無於公歸不復是明知

是以有家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問公信處信宿干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顾其

部經正解 來卷十日本 視也然則我公一日之餘即我民一日之幸而可以遊歸鄉召願其且留于 合恭夫惟我公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衰衣之人以鋒吾人之暗 此無日風雷之變已感而相位不可以久處金騰之書已格而君伽不可以 此份干此無避迎公以歸**即以都不犯多**前使我心悲也 平

無人途迎我公以解於養歸則留相正全事專服主東山無再臨之期也民 巴不然釋然光祭切不計公之當節與茶は且前字無違字最風香養不做為念者回留相之日久面若東之日皆公道留無為也具來寫已之愛茶銀 水亦本留相王室該東人非不知問廷不可一日無公公亦無日不以朝廷 日留公告東人之私降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路一

經 80-326

辞経正解 然小人無遠談但使公留而我不悲即四海之悉若有所不關者事妙絕然小人無遠談但使公留而我不悲即所思称為生民統同之惠恤者可吾亦知公留此僅思其一方已平公歸則所思称為生民統同之惠因家根本之對然小人無復畏忌但使公留而我不悲即人主之悲若有不同家根本之對然小人無復畏忌但使公留而我不悲即人主之悲若有不可得也陳大士文云吾亦知丞留此儀治其四本已平公歸則所治者為不可得也陳大士文云吾亦知丞留此儀治其四本已平公歸則所治者為 之私情不足以 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由附會之對多少難訴到底問沒其當問 致照留之意公歸豊無亦于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寓信 九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〇木子日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 老十個星 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于公 雖欲挽而留之而卒 一公之は

作四重

| 万很跋美局公也局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共不失其傳屬公居于帝**尊人视焉賦須駁**

| 公庭愛而不失其徳者之常不失其常指本上的東所以不失其常者要在全直前許要重註不失其常四字首章與公庭變而不失其德容之常下章與 而安重自如他問之人而人無問莫不有以該其心也 心上是念惟其心事光明如青天白日放著之後而儀如故于已無所思作

與心物與也如何下懸肉也找即產路也老須有妳進而顯其加則退而路很跋其胡載竟時其是公孫避復以赤鳥的几几 共尾公問公也孫漢蘇太府美也亦以免服之爲也几几安重節〇即分雖 則產其尽哭為遭

> 心則亦無沮丁其來而步度之形于赤馬者几几焉安重自如不改中知 于不争之地於即事變之都而常度之所易失也豈知忠貞之節無愧于其可謂碩矣顧乃有為樂之忠而不知有夾輔之動而不訟遜此大功而退處 之周子德其進退從容何所往而不宜甚至公之忠在王室功在生民其府 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際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食 流言之後而其安肆自得及如此蓋其道官原然而安土樂为有不是言 非四国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葢不使護邪之口得以加乎公 山州大學而不失土帝也內公之被與自然表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

職改也前倒也節節也後倒也預察即員矣即例上為宗祉下為生靈忠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解一個首至地則尾察向上胡舉向上則尾愛至此 在設前重後光景故典意以很之道遐告孫與公之常度自如語錄曰很性析譜公遺流言之變內不能自其惑外不能表其述叢藏到該進退兩難塞 巡也就指成王該指三巡千以八九四的部有常言凡人官事變之來舉止 可其日外特就可通天地克以及遭疑誘力会之不辨而居東以避之所謂

故易失其當庭公之心無門於自於無則張形之于身者發安重從容不

也蓋壁人庭學與字

以利害係

心故能從容自

徘 炉

此几儿二字詩人可

中

而不疑其進退自如無異周旋原廟之日也〇程子日周公至公無私進退八就讓大美發揮便是〇飲弘云亦爲几几言公之陷大難而不懼處大變 美便是說被該只依本文勿再添足 「中国保護府之正面也人被疑訴罪竟是大美欠供處故以為言能孫大一何即保護府之正面也人被疑訴罪竟是大美欠供處故以為言能孫大 明為季氏所逐而出日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義詩人如此奏曲也作文 若公自不敢以無可議介處而無之不若者然此就如春秋母那公出奔分 之意〇詩人不飲使護邪之口得加乎公故以孫頓府來替出通經該話頭 以道無利欲之該故雖危缺之地安于舒泰〇於土日集傳及遺流言之變 鄭氏口心人之所愚以為安春故几儿為安赤爲几儿有進止不失尺寸。

等其是數改其的人孫確厚 德首不根斯 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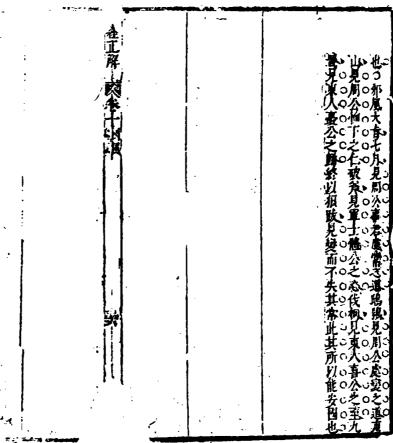
白如如此若我公則世其然不蓋公之忠在王室功在也民其庸可謂碩矣合亦依很之為的也思則給其尾進則既其好物為形體所界進退不得以心其存誠也為為然無顧應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中海国危城之地而後在之所易弘也贯却精誠之極可以自信于心則亦顧乃心雖忠而不有其忠他雖聖而不居其弘遜此大美而退處干淡漠之 也在并有令閉也瑕疵病也〇程子日間公之處已也

之日也。 不跟言公之心忠誠例似昭然在人耳貝雖處變之联人之譽之猶之無事 是不暇前面取總者不重人譽公重在公可以上聖人不肯名為天下萬世析講此以制形有暴令聞無損為與總者泛就平日說程子周公處已一段一言亦有法矣 謂公日前忠聖之間望君不因此而少站也常人待疑之際亦令名之所易 失者我公忠爱之心昭然在人之耳且又安有瑕疵之可指耶做弦云德音 莫有得而議之者故曰不瑕妄根上六美來此正課尊所先甲而不可喻處

而畜之若大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臨而食之凡有欲復缺二愈益四句〇苑氏曰神龍或潜或飛能大能小其發化不測然得 寒暑雪夜相代平師吾世有二共心平我亦順受之而已矣對受克之 之類莫不可制為性聖人無緣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股死生 灾

部足以盡聖野處窮地之趙自有詩以本無人說得到此の核易中等 之民見以盡作詩者之情本章程子之就是以盡問公之德屬來范氏之 紀河市与几心德音不改其致一他〇慶源輔氏日很歧之詩清章朱 下不以為泰孔子死子陳春而不以為時周公康則四國流言近見下 六四日月幾堅馬匹古无谷蓋月幾望者不處盈也馬口古者不為黨也 本遊聖人所不能免而聖人之意

○張賓王日公孫碩府亦爲几几可以見聖人處變之應問公東征四因 之篇矣又日所年于田祖則飲陶雅以樂田賢祭婚則飲陶領以了 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安而克正克而克扶始終不失 本其惟問公子係之職建矣養者章飲問詩以遊暑迎寒已見口 道情思者為風正體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獨然一之之詩首尾相應 物則考之于該未見其為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 息可以見事人收亂之心其正大光明盡如此 或以為雅或以為領則于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乏中 亡之其就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經共音節或以爲風 乃刹取其一節而倫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忍而但謂本有是詩而 移疑問公則風速變矣非問公至誠其就卒正之恭元日居變風之 也且發風也元日周公之際亦有愛風平日君臣相談其能正平成王 四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石〇程元問千文中子以敢問幽風何風 女之正都看者以其言成於人功之此〇隻俸饒氏門雅有雅之帝領 為雅文以六章之平七章人章為孫又干簽章法是犯雅我以其言則 D也日夷王以下發展不復正矣夫子產傷之也故終之以即係這愛 八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血際其說具于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 也〇安成劉氏日朝氏分一章二章為風三章日章五章六章之生 **須之音風有風之音故邪風亦自郊 演異焉听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哉倪玉汝曰文王三分有** 粉茶日彩類蓋 言而周公司 歌不



經80-329

詩經正解卷之十一小雅

丹是美文紫花英

男美朝烈承武全問

大雅几日小雅所陳有飲食實養實勞群臣燕賜以懷諸侯止戈以冤之於或款於和說以盡群下之悔或恭敬於說以發光王之德辟氣不同音節故或款於和說以盡群下之悔或恭敬於說以發光王之德辟氣不同音節故或款於和說以盡群下之悔或恭敬於說以發光王之德辟氣不同音節故或款於和說以盡群下之悔或恭敬於說以發光王之德辟氣不同音節故或款於和說以盡群下之悔或恭敬於說以發光王之德辟氣不同音節故或款於和說以盡群下之悔或恭敬於說以發光王之德辟氣不同音節故或款於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於說以發光王之德辟氣不同音節故或款於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於此以發光王之德辟氣不同音節故或於和記以雅治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為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小雅二〇雅治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為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小雅二〇雅治正也

東得賢者養育人林于天子之政省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體也與可及自木子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體也與可太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體地與有太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體地與不會稱謂雅之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體地與不會稱謂雅之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別 中方心,雅民勞之後皆謂之受雅〇郎,五三其事者雅之體也終乎惟之體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別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別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別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別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別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別 一大小特以其假之不可耳益明白正大面言其事者雅之別 一大都是皆由有音之。 一大都是皆由有音之。 一大都是皆由有音之。 一种是皆由有音之。 一种是。

原受什一之一〇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代補軍法 四學為數氏多故分其為每十為考首卷之篇則為代長以稅餘篇之目以十人為什也〇孔氏日風及前傳集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理鳴之什一之一〇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代補軍法

經 80-330

大道业的日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無器其於皇下群臣嘉宗者唯在下大道业的日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無器其於皇子群臣嘉宗者唯在下以盛幣帛者也带作也奉進而行幣帛飲則以剛斯是西食則以佈廣勘飲以盛幣帛者也帶作也奉進而行幣帛飲則以剛斯是西食則以佈廣勘飲以盛幣帛者也帶作也奉進而行幣帛飲則以剛斯是西食則以佈廣勘飲以避幣帛者也帶作也悉進燕禮所用之樂也實建中之黃也不表也舊所與也吩吩聲之和也與籍篇也青色白墨如筋我主人也容所誰之客或不與也吩吩聲之和也與籍篇也青色白墨如筋我主人也容所誰之客或不與也吩吩聲之和也與籍篇也青色白墨如筋我主人也容所誰之客或不與也吩吩聲之和也與籍篇也青色白墨如筋我主人也容所誰之客或不與也吩吩聲之

· た光度乞之典子

原作所,另外不行至天人告婆然後下路求言而言之當者了這不見 與世燕李此與不行至天人告婆然後下路求言而言之當者了這不見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外帝王修已治人經世族謀之道是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嘉賓也既為我有而曾無所以表其龍子草見員中看和型七辦謀而後之各縣不特此也彼的妙然之惡為則相與食野之萬泉况令之左右孔能奉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建那及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于所當則做即亦不待言語之間而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于所當則做即亦不待言語之間而

例看稱述嘉寫以為莊樂張本不可將德音數句

游行其心也只一段字可外諸家俱謂嘉智無處非教而我又飲與之恩游

分請張揚属也此又是一部

旬首酒以燕樂之為之心 物**物應縣食野之太精教有益學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勒樂行且港**籍稱所我

與也茶草名並如欽聚葉如你蔓眩甚樂之久也乘安也○言安梁共心則與也茶草名並如欽聚葉如你蔓眩甚樂之人也乘不足言歡則琴瑟之也 於然而結被之就心使得疑之念旗而意似之學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於然而結被之就心使得疑之念旗而意似之學而然其教示之無已也 於然而結被之就心使得疑之念旗而意似之學而然其教示之無已也 於然而結被之就心使得疑之念旗而意似之學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於然而結故之就心使得疑之念旗而意似之學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於然而結故之就心使得疑之念旗而意似之學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於然而結故之就心使得疑之念旗而意似之學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於然而結故之就心使得疑之念旗而意似之學而欲其教示之無臣也 心而宣其示我以大道書自楊盡而無已也不然彼雖有忠心之。其何 心而宣其示我以大道書自楊盡而無已也不然彼雖有忠心。」 以表述之。

大小所以分也,〇說通舊就鹿唱以下二十有二詩周公园二事以作一 亦有歌魔鳴之支則又通用于治侵之射慰矣然考張耀凡上下通用之 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焉思謂詩雖先後通用而原其始作必有所因知 《二年の16 届新高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祭山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 鄉大夫貢士之郡又用于大學之教智蓋不專用干天子也又樣大射傷 到氏月先王作此詩以燕等有客後乃推而用之一詩段之為於又用于 該不特用諸燕草林業亦及之以居官受任之美勢前其初志故曰官北 展則是開雕卷耳米衛米衛等為不知當前何並獨取此數稱也の安成 给也〇朱子曰上下通用之樂如鹿鳴三為及素無見慧前山有臺三篇 必教育雅肆三官其始也在大人之學行将有天下因家之義故小雅之 他の首先姓三學記註日你小也并行也以問題爲四社皇華也言大學

君與臣不嚴敬則恐開君臣仰慢之端而予臣以臣傷君之際非春秋臣之日君臣之外以嚴為主朝廷之聽以敬為主此四句從君臣常理言見之日君臣之外以嚴為主朝廷之聽以敬為主此四句從君臣常理言見 已從人再聞著言則拜而成湯好問則於今應鴨以禮待臣而望臣以道 雖有忠爱之心而情不適則志意不舒展言語怎得盡於故應問之誠為 耳云周公意公所采定未必皆公軍也つ害觀師臣者在打臣者王母 精而熱也故接之日故先王因其於食聚食而制爲慕草之禮以通上下 得不言之势分須委曲通之以不思不言之懷水倘一而專主之則嘉宥 之益此三句從君臣嚴敬處轉出情字見得不可使恃服敢而制之以不 在彩亭重而燕輕享則君親啟燕則不親縣此一燕字便属情言下文總 平君正上下交而其志同心爲呼爲哉○本詩以君燕臣以君而求臣之 太道也至哉考亭之傳也首注之日此茲草有客之詩也夫享在翰燕則

> **涛經正解** 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此無于二字正與上文一子嚴於四字一正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此無于二字正與上文二字於以之八百百八年,其求道之正而非脫畧嚴終以製其分以起其聽也下文乃接之日無子避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稱如此面又自言其態意之厚明白硫暢以示禮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稱如此面又自言其態意之厚明白硫暢以示禮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稱如此面又自言其態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稱如此面又自言其態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稱如此面又自言其態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稱如此面 之徳則自は為國為民而京大道公也此正先王君臣相臨相學之如此之意學公也然私也分聽公也于分子聖言権則公中之私也婦以為自己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活也與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活也與 易日山上有澤威君子以虚受人是為明主求益之寡天地感而萬物 国非自該而亦不僅非自該之足據也不知恭妄疑之又妄改之何為〇 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為且解之日養其所望于群臣嘉賀香能在于示我 備則是熱不制使不為極上下之樣而京大遊則是燕不恐而不自言則 之情而其樂歌又以於島起與西官共同主之是如此是不為題上下之 及相紹應也然考存積度言其體言之厚之肯不明而引禮記目私惠 70年十十十八年

即此於教

完四社分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但四北芬使臣之動也

分於自其歸而勢之也全要其他一 片為思不得惠孝者心 古曲語

此勞詩須重私情上〇通是人主代音須會使臣口報非如北山感慨不平 之例の自首至尾皆问顧翻維兩章前二章懷婦廷花以遠離父母言末章 こ下 (情 恨歸緊頂不逸將父母說 ○ているで、

斯也縣縣行不止之級用道大路也後是回遠之線盛不堅固也O此勞使 四社縣縣精周道後時是這不懷歸王事歷監討我心傷悲

新经正第一个多十二小 即心神也对君之使臣臣之事林祖也故為臣各奔走于王事侍以盡其職 傷悉也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採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 **夕何日思歸者想思也靡鹽者公養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思非孝子也無** 分之所省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歲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於燕 為一際飲其情而假其學言駕此四極而出使干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 加並不思歸子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皇唇公是以內顧而

使也乗彼四弘而縣縣者無少息行彼周道而倭運者雖有窮固不辭嚴履 之分矣斯時也與行日親各與家日號言念歸期香乎未可卜也予獨何心 先公而後和君子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的 皆不可苟且從事而不堅固大是以情既不忍縣義又不敢發則我心悠悠 能不像故然起返之懷思雖以而王事之貴我維點凡上德當至下情宜達

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

が講此章上二分是饲其勞于王事下僕其廚子私情也 析講此章上二分是饲其勞于王事下僕其廚子私情也 惟有內釘而傷悉耳安得以遂吾之情而言歸也數

歸諸家俱云就以父母言不嫉但不可露出缺養意思

情屏题是凡事故完全也

要得個素

歸也傷悉正與懷歸相應蓋得歸則不必內顧而傷悲奏註中敘情對勢不 詩雖憫其勞而報以王事靡鹽為言所以慰勞也亦所以作忠也の鹽亦鹽 也能文式者海為鹽苦而易敗故住以不堅訓之 也出于河東解池水養鹽池自結成者不坚久而易樂故訓不堅固者為鹽 開陳一番方見王者激動臣子之古〇碩太初日王朝燕縣激動所係故此 日總為王事之故故懷歸雖切而不得內頭其親以至于傷悲不要把私情 必分春飲情即所以們勞也〇黃東崖日王事靡鹽只將來做個話斯見令 不復顧親意作感點該非然整路傷悉二字泽部合情見心徒自苦不敢

表而到于情道途之景東有莫可歌其介皇者是故我之出使也駕四姓近天命恭然当獨內取而傳表嵌心既不能以自命而身亦不能以自主養進于合恭然出獨內取而傳表嵌心既不能以自命命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 大學學學者歷之教自是異議日歌是股政範處居他 与財本惟軍軍然衆盛之第馬也行應時也川殿東以無軍亦且征行聯河 经正好 一次卷十十十十 切而公爾忘私春王事之軟拿不容解凡上德當宣下情宜逐皆不可致各 歸鄉進平未可失也子豈無情能不懷哉然言旋言歸春那族之懷思雖甚 逐而雖把固不情聽題之非矣斯特也求别桑梓之地長為行路之人屈益 者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三山李氏日大意謂不追服居處耳啓本言啓處不得自如也古者靡地故有聽有坐斃起矣居則坐也乾衣雙膝 展弘而不堅因夫是以風夜份勢而不敢問須奧之便朝夕絕勉而未當求 验緊原因不到雖務馬最耐劳苦竟無息府積駕之期不逸敢處承王事說 現為使時謀明反重公義上去交易意不然與故處且, 90000

明也刷研系系統夫不也今務場也凡鸟之短尾者告雖有将春也 照酬前者維持或形式下川及集于在打結王事原語不遵稱及 成人心也 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故亦憂其愛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 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正地的民日忠臣孝子之行後未當不念 者雖循或形或下而集于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于外而不遑兼其父此 不是啓處又述其公養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ĴΕ̈́ο IE 重私思一 \$ ō 慶與輔氏目我心事悲說还其私恩之不能於

附益以王事敦我上無以宣德下 無以達情懼母朝廷之明命不得廢馳聽

「與也把拘在也」 「與也把拘在也」 「與也把拘在也」

析為。二章住明言所以候歸之族以爲之得所止與人之失所養蓋反與為而獨勢中山川勞苦之事蓋以王事適義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造條儒泰行為而獨勢中山川勞苦之事蓋以王事適義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造條儒泰行為不發關關者能有時而雖有時而止而集于苞祀之上矣夫机彼欲物尚之。 不獲養而稱馬将父母 也夫不說楊孝為也春秋傅日潤為民前徒也調其孝故主教長是以孝子 灰是暴昏飲 77

得所止而人子乃鉄于孝養其恭深矣此說甚雅。以のことののの大きののなるのの。原私不可是無私也の典意指說多云能之不如似非忠臣意節學山 云物

默也最發緊竟為告也以其不發養父母之情而來告下君也朝使人作是 駕彼四路載緊發發情量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論情話

人及云是用作歌將父母來診亦不成分法矣の慶源輔氏日三章四季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一十月日日日報而母但知總子故也俱受為原具選他将母便予則上章之文也者與自然而母但知總子故也俱受為原具選他将母便予則上章之文也不可以 意偏多故再言之范氏日父至草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卯父之弟又云 划揚羽之念豈不懷歸以養父母系然而君門萬里下情不能以上孤臣子 我之由使也為彼四縣暖暖然載縣而急奏不敢怠矣斯府也鄉土幸懷意 念亦不成分法矣の慶源輔氏日三章四章

建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言以是情而告于上所謂 ○ 整城朱氏日忠孝非二路忠于君者必其能養于親者也然忠孝不雨人事者得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威之者無不盡其道也 源輔氏日君之于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何如茂古 四柱林杜無禮行及左國明文可樣其不定為久役而怨其上者平八處獨師以本文為正如行露供著之類皆以為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爲有如 以忠而必先青之以本其都本书正以称忠也記日孝以事君又日事君用其《按君之使臣同欲其忠也然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以先王貴人 子職之不其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勢使臣所以必採其情而代之言 力于私養與則當官所行國事因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于王事與 立教其勞于外則必關其養于內又不可以不處也為人臣者將飲改其 也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川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 亦云而外傳以爲單使臣之動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車 四牡五章章五句〇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 **黎其情而代為之言者詳于私意而略于分奏君之勞臣當然也** 人臣者問之亦必有以自己 王者勞下尚託為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 慰而流不 于用力矣。 Ó 領人部 | 周家使

> 禁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養入學之於須教他知有君臣之養始得○玄養正傳·內來十一本世。 天神堂 臣正 之動也放不拜章皇奉君教使臣日每懷摩及被謀慶錦必各于即敢不府格子對日產略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生君所以章使臣 之二又不拜歌鹿鳴之二三番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日子以君命経 者同為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直則巡三詩其潜作于武王 王事魔鹽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表前雅 罪教○問度為四任皇華儀禮告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劳使臣 以後也蛛 如今之行人耳世人 作 此二篇整俱解 作直指使 帙 八〇桜左

臣下

不

敢自言不

皇者學重

但華夏使臣也

要別宛然是個毎

經80-337

達為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剛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於

光音亦不止此也奉其本末始終而言之也○葉臺山云使臣所問者廣須米日前猶云利與爰恐有利中之客光利未必止此害去矣恐有害中之利與利利果與及如此去害害果去否也如度量以取中就自己認為各以本語經正解,不多十一小事 不問也惟咨訪之風則窮務茅屋之情悉達于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舉用之非即所與歐謀慶詢者也〇周宇重看是無人不問無處不問無事舉用之非即所與歐謀慶詢者也〇周宇重看是無人不問無處不問無事根為皆是問者老本問其號為者老而尊養之求遺逸者求其號為逍絕而 章末旬重看周者益以已所不及各人或及之人所不及者天下人必及之 說得您凡所属之下條首舊民間之父老學校之師生山林隱逸舊義之可 析講四章皆一意只平平説去線是放其躬出使之券而周出能之務也[== 人之職日若國母長則令轉補之凶荒期委之師役豪神心若國有福事則 下油于深山窮谷之中是之詞宣德達情而無有子使臣之命〇月禮小行 郡俗政事物治刑禁之途脈為一者其依逆暴風作恩勢紀令者為一者其 令慶賀之梢我良事之死此五物春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孙害為一事其 一點好周辨異之反命子

喪山荒厄姓為

書其東樂和親安平為

任常株無兄弟也 経正解 駧 在益漢去古未遂其部令温存仁爱感切益衛有皇華诗人之意於無以自振業存貨與之前三老李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微請行於便如西漢之造尚者巡行天下造博士等分巡行天下存罰銀家沒有學問之命宣道化于臨避之時而离激新子成述之中此周之家法然正解 聚卷十一小樓 序而以私思公義為次序見君之厚于其臣如此○按周正遣使致表: 皇皇帝至五章章四句〇按序以此詩為君遊使臣春秋內 郑天下之 超此詩然也成王以敬義命者陳康王川協心命畢公而想王命沿牙則 き君矣臣能聽陳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四社皇 將以廣聪明也大臣欲助共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即故臣能從善則可以 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予四方教之以咨诹善道 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髮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 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日德涅察及叛謀度部必答于刑 私 外與皆云君

○此於兄弟之樂歌倒言常樣之華則其邪然而外見吞豈不祥祥乎且今○此於兄弟之樂歌倒言常樣之華則其邪然而外見吞豈不能辞粹光明貌與也常樣樣也子如櫻桃可食邪邪然外見之發不爲豈不也辞粹光明貌常樣之華躬正多不雜雜情凡今之人莫如見事時段

務尸夏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趣即公院部管整而作如 成也成學懷思哀聚也〇言死喪之縣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他耳至於死喪之感兄弟孔懷所以原熙寶頭《交兄弟水失》

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此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談矣大抵舊説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孟子所謂其兄問马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問管蔡之失道此事以下亦以死丧急點即即之事亦詩共志切其情更乃處兄弟之學和

所講此章言死丧之受惟兄弟為相恤也死丧之戾避是受育在內而死于所講此章言死丧之受惟兄弟為和恤也死丧之戾避是恐有在內而死于如此果就有如之者平如此果就有如之者平如此果就有如之者平如此果就有如之者平如此果就有如之者平如此果就有如之者平如此果就有如之者平如此果就有对之人莫如兄弟者何以見之哉彼死丧之祸人所畏惡也不是不可以见之,以死丧之祸人所畏惡也不是不知,以见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疫連充二兄俱以兄毗後危称属氣方緣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充獨留不O

既也同說很也樂禁也然發前至我助也〇言兄弟沒有不幸即很干內然 兄弟閱述是干牆外架其務結每有以明然之承也無我可可 松圆彩以 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職容有抑操然 常樣周公作也聖人之長小大高下追

原然級 原然級 中國之間不得被長妻在在於教育不行處不上計画的 一人工事。 中國之間不得被長妻在在常典之事。 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中國之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中国、在一人工事。 一人工事。 一一工事。 一一工事。 一一工。 一一工事。 一一工。 後見分帳若于安平之時觀之終未如此切也急難較必丧已 管蔡之變故以死丧急難問閱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于此際而 ~ 徐振 **浅樂作校系**

「賦也称合也〇言妻子好合如鼓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為則無以久共樂妻子好鞋合如鼓瑟瑟兄弟既称暗和樂且湛音歌叶持林云 等我上學其字正指土學不 詩都正解 ■ 数十一小雅 難為然故ののでのでは、一時之衆也是妻孥之樂亦有須丁兄弟吳貴獨念的於而一致而不徒為一時之衆也是妻孥之樂亦有須丁兄弟吳貴獨念的於而無華然後有以充大順于無問而唱隨之間自不覺其和樂且湛貫 不使然此一點真心既然前熟雖日歡笑終展强顏何孺之存本來假假於燕淡豈非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假達異域或相怨一方忽焉念及能照於豈非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假達異域或相怨一方忽焉念及能具而兄弟不具妻子倉而兄弟不會養其務與胜自見假令室家會集妻祭 是在挚前標後极共应同游大部京相信受及其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命者和合無華之意循言同而無異非言無思维也兄弟當其少時父母左 合衆王若妻子怡然而好合有如琴瑟之調和此處妻孥之安寧也似可樂 冬 矣然使兄弟有不合為則親愛未奏垂無隨之又何以久其樂子其必兄弟 析講正章言韓薄之樂亦必 港逐來何湛之和〇蘇士日此章集傅共享其樂其字正指上邊豆下章集 亦子之東父母能則悲合則欲有一段至情絕絕不含處〇合下章炤他人 飲以為樂也既具無故而皆在也與行道莫遠其爾一例獨者真誠相樂如 2須兄弟而後能久也好合就平日言勿粘燕飲· *

妻子之樂兄弟自有兄弟之樂不得之則不全總是見安樂之須于兄弟也有不可一日少兄弟更有誰如兄弟者平妻固非縣子亦天合但妻子自有 〇叠山謝氏日兄弟不和則家庭之問無非華無雄有妻子之祭亦不安其 有其及之人不能無小衰兄弟所以并华未必不本于此以至親如妻子山

· 風也堅下完聚圖港區信收〇宜開室家者是彰具而後樂上孺也樂爾妻宜兩室家別方樂爾妻季時是完是問題其然事 李老兄弟命而後樂且港也有弟子人共五如此試以是完而圖之豈不信 已矣兄學蓋莫不然 其然平東萊昌氏日告人以兄弟之當期未有不以為然者也為非是完是 **脚寒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該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

言以是事而完極其理于心也方山云不可依新安王氏以完固作所意分今日之無不容已矣世有忍心慘埋龍兄弟不如友生者何弗思甚哉今日之無不容已矣世有忍心慘埋龍兄弟不如友生者何弗思甚哉今日之無不容已矣世有忍心慘埋龍兄弟不如友生者何弗思甚哉今日之無不自樂也兄弟之為樂之也豈不信其然乎此可是安寧之必須妻孥之樂不自樂也兄弟之為樂之也豈不信其然乎此可是安寧之必須 日用之常則察識深而天性見始信室家之宜不自宜也兄弟之具宜之也 亦非思而已矣試以是窮完而問謀之者察于良心真切之地考究于發倫

别理與心看此有微點工夫非是無空想係而已完國其就宜之就樂之因

然亦不必在深只平平上

有空家妻學問有兄弟與無見

楽 説 O 即前面兩章集傳享其久其二其字室家泛言然炤伯爾二句當就飲食燕

至解 不孝十十十十 常禄八章章四何〇此詩首章皇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兴章乃以意外 待死突然後相較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念循必 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彼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熟死生苦且切矣至于五章添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 共學外係其所以言之者雖者益輕以約而所以者夫兄弟之義者益深 至于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指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日不 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無則沒于死丧矣 ·桑無適而不相須之意辛敢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験其信然可謂委 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於無致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感創不獲已之情于此見周公之心終不忍也〇都曰二叔得罪王室與

以不能全見為不仁故于康語日弟北克恭厥見兄亦不念物子奏大不

「一代大燕朋友故存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唯友景**」

詩經正解一次卷十十小十 全国通許二章總以末友生作主下文連請父連請以與兄弟無遇俱根此龍不亦不道故從則民德婦厚矣 下兩章線完得一求字〇在朝為君臣在燕則日朋友故養必說到明良道得不朝前網移顧之前速述之必來常愿答愿您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勢分兼敬養飲食人忘已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惟燕飲可以称之則自不勢分兼敬養飲食人忘已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惟燕飲可以称之則自不 不求則不我尊友生挟維城各不求則不我毅故須委曲去來求不止自為 友之事〇王者下交子岳而用一求字乃用上数下之義凡友生懷道德春 **美**

與也了下代木於吸受為群之和也此深邊并為局相線外况也以此無肺矣循來友聲紛伊入矣不敢在生極政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丁下精無照數學請出自幽谷遷于春水數其鳴矣求其友聲相駐彼島 必如你心樂那來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慶響而言鳥之未交送以与之 合上下志同始見王者氣象

不觀之的不使伐木之學則丁丁而相應矣鳥爲之聲則學櫻而相

而不求友哉 求其友之聲也夫,相彼為矣時一物之欲其于友於以非所知也相如非求矣是鳥也出自的於各之中遷于於水之上所以優其鳴春達他有所求義乃 相子以心則和平之氣威孚子無聲之表而鬼神之幽自聽于不聞之中由 和且平父明良應本之間而強天地休息之氣其反召之機如此人亦何為 是以和召和以平安平而和平之福非特今日為然也自将末言保之而終 可以不求友生而反為之不如予該好友證之重而為朋友之好相齊以遊 友之聲前為唱和之來如此別伊人矣乃其五行之秀而為萬物之重者

新夏EF 将进之風終于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飲采而未無然危之忠於于中也方能蓋上下志同君臣道合今日已是和平了以和召私則萬形協和而未無之謂平本平康而無危險之部當萊福言荆川云須陽到治安上去把賴泉此聽宋即天高聽早之聽乃威孚之慈鑒其能求友也和春和同而無乘展此聽宋即天高聽早之聽乃威孚之慈鑒其能求友也和春和同而無乘展 主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麟故言烏鳴〇其在天也為廣樂為景星其在地太平非一士之晷明主求賢如為室求木故言伐永語曰夏禽指於及臣禪不平非一士之晷明主求賢如為室求木故言伐永語曰夏禽指於及臣禪和平入故神之惡之自令其有和平之事也有一終字有萬年一日之義有和平人故神之惡為明丙已推到治平上足支家教乳法也人能爲朋友之好自是神界終無怨明丙已推到治平上足支家教乳法也人能爲朋友之好自是 山引孝經天下和平次審不生亦是此意一說此二句只是人心和平近于山引孝經天下和平次審不生亦是此意一說此二句只是人心和平近于 水未便說到須以成後神之句上面要補出人能篤朋友之好來神之聽之。 表述冷重在時度で促出非常語言之中不然に回答者が所可見到的な。

乃陈喻之喻非比喻之喻求友泛害合下规球尊甲在两次各情意必周恩

Wash 1 小

於新樂酒縣攝珠解則陳爾八點初紀既有肥松的遊請的聖適不來微我有代太許許清聽所酒有與特既有肥於指的遊詢學等適不來微我那個到版 也若不得已章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必設是然以盡吾條初不達 即直諸父然也雖異性亦然于是密堵庭內而聚然其鮮明陳饋八萬而紀 即改是表以盡吾條初不要其不來而遂酒食忘設使我于諸父有弗顧也 即改是表以盡吾條初不要其不來而遂酒食忘設使我于諸父有弗顧也 此直諸父然也雖異性亦然于是密堵庭內而聚然其鮮明陳饋八萬而紀 即改是表以盡吾條初不要其不來而遂酒食忘設使我于諸父有弗顧也 此之数焉夫連之固欲其來也若不得已寧使彼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也若不得已寧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也若不得已寧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也若不得已寧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也若不得已寧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也若不得已寧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也若不得已寧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也若不得已寧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也若不得已寧使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 合恭夫太國不可以不為矣表于朋友當何如故彼伐水許許過复所不盡問義之不可也犯于日所水平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民 其力矣児我之無灰其可不益其情予是故意必有酒也面隱酒則有莫而 中心許許衆人共力之整備前子日塞大木者呼那許益桑重敬及之歌的 草本或示瑞干角為兵草不與湖患不作此和平之義也黎民父安而孫子 金石則為百王之盛敢傅之春秋則為干古之一食此於字之義也可蒙騙也社復望因而金易以不枝也德澤加于四海位菲垂于無窮者之 也為河路為海安其在四時人民也為府和一所年也人落而財富或呈解于 假酒者或以食或用車分之前去其積也物理問紹酌用茅品也或美黎非 至主解 《泰工一十十十 不成主也就有也請父朋友之同姓而再者也依無係不也於歌節極即用 《人生華七春私諸男所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妻全申後籍男谷親東七 李華也〇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被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 深

直其無妻矣

其不來而透酒食忘具使我於諸母而有若也不計在人惟者在已篇友之也一也也也不知此也也也也也不知此可以就是我以盡吾條初不述也若不得已章便被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必該是然以盡吾條初不述

· 專也你多也學像別歌兄弟朋友之同僚者無遠音在也生業到前後已事有酒污紅我無酒酤話我坎坎鼓我問題待無我追籍我暇五贩矣飲此浴矣 代木于阪納好聽酒有仍透豆有路紅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飯好以於計應 于清文恒乃夫其情故其作望之联亦自漢如此亦妙詩經正解——《卷十一》第一 原弘の一語等近不承二母言等適感有故而不來平無乃其弗顧我也為所清之君也計無使字要是於五年的上非代為免答之於而然也力見為於清之者也計無使字要是於五年的上非代為免答之於而然也力見為之不至後我弗顧言無使我不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各言無使我干朋友有之不至後我弗顧言無使我不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各言無使我干朋友有 ·圣公 造画は外子以達成阿公里在之兄弟皆無達而其題矣役民之所以失德 東現我之燕奏所可不盡其情乎是故以濮豫則有衍而甚多以邊臺則有與現我之燕奏所可不盡其情乎是故以濮豫則有衍而甚多以邊臺則有 瞭群發達不也OTE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族或但以前 于支頭者想是有大坂於但以乾餘之所不以分人而真失支之絕甲及 合泰然非直該別然也難同姓異姓之早者亦然彼伐木則干阪而有定在 以相樂地 院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有愆斗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暖即飲酒 令人請客用催帖一般天子呼前候同姓大國日伯父同姓小國日叔父異 不道學不等也就飲食之前者也也遇也清水間也既可也來來樂散歌的 三耳無同云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追我服矣同意連字只願其早降也如 一种必 下述言有肥野以建節交則在一句為 王 速不必更奉 京源小 深柳堂

在成別宇宙間也 矣麵我之鄉則跨跨然而有客矣以是酒也與是樂也果何時而堯恭但及 各也時千無酒也我從而治之不以無面廢也鼓我之鼓則失敗然而有歷 朋友本其為原之治而臨先殖之據時千有河也其作而居之不以有面

荷經正解一家水十一小和 或達而不來與弗爾有各一樣意上諸文諸男作尊行故不放必其來此同或達而不來與弗爾有各一樣意上諸文諸男作為行政不放必其來此與多子所生之地與無飲必于所親之人與至無遠止聯士謂亦與至二句止於所講此章上四似言備禮以燕友下即常情之失而盡在旦之情也以伐本有講此章上四似言備禮以燕友下即常情之失而盡在旦之情也以伐本 \$ 放必依無遠遠字不定是挟勢而驟即情意稍不貫微如下文熱必拘禮

師當米殿殿木掌不在心上特其未殿雖有是心而来及盡耳道宇任有味 衙口也追求二句是及時為樂意非國家問駁也只是萬幾稍服應政誓集 計有無意非真無面也致無特無依中事見測云数無宜緊禁上二句能不用茅妻之而去其精也以管日際以数日添取今零酒也有消二句只是不 無酒亦能之而相與鼓舞以為樂但一及問眼便與飲酒也深亦紹之也問 當萬次之意非必謂慈此始設無也有酒六句一氣說言我有酒明潛之即 以避樂分對極是此重在酒上要知上面諸文諸具亦皆是此意不專主同 以分人便至有失况在王家何可自處以夢蓋即常情之小失以與起下之 能自必俟定期皆是民之失德二句縣大意言百姓之家只以黎美養食不

> 諸父諸男兄弟皆當一時無依三章之云互交兄意耳即朱註亦因詩詞面 無川郡之不以有無為辟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畫其所以梁之也の通解無川郡之不以有無為辟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畫其所以梁之也の通解之也此皆倒下句法の眉山蘇氏日君子平朋友故書無不愛春有則潛之之也此皆倒下句法の眉山蘇氏日君子平朋友故書無不愛春有則潛之 如平氣來倘弗顧有各而失德則我先處于不和平我學可令鬼神聽之也 飲告領首節来友意來言所謂來友者求盡其在我耳故上節兩後我此節 時克舉兵、故待水服即飲此涿無失徳之愆可急而無遠之念可盡也能通 推其等教先後非調整飲之時有先後也但作文自高依慰立龍 恩表常存前此特苦于未服耳撒處要見前聽錫福意〇縣八公日此與上 又云最云今正及我之暇矣與朋友飲此將酒也但無飲之時而言此春見 爾我的我鼓我舞我追我數形字正是求盡在我心意而於釋飲樂息一團

當為三章者作八章與矣今從其就正之〇語銀問伐木大意告自言待避止解 · 观念十一小年 我慢及人而我不自覺人受我慢而人常懷嫌在我則猜慢而生傷在人 問預頻而生然難使依假豐厚而不役志之來君子必不樂也此楚王交 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元是語可以觀剧家之 伐水三百章十二何〇到氏日此詩每至青年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 想酒不疑豫生之所以見幾而去日忘道之人前可久處並為區區之體

天保章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中天保大臣所以保王也

則極其而之盛所以終國章而下之意人習官貴也極無可復加受君思者の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を明五章托神以福君在上所二字古奉史非福之盛所以終首章所下之意明五章托神以福君在《第二字三字三字三字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因於母遊收除除有而生新也原表也。人君以鹿 **安保定的亦孔之因使節單指壓何而不除**結他兩多益以竟不應 船 如 此 也 照以下五詩無其臣臣受助和歌此即以や非郡言天之安定我私使之獲

个家人,我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者若谓今日

言之恭吾者奉天之道為天之下天之仁爱吾君也至所以扶持而安全之

者亦不可云孔因也天則佛蘭受顧而極其多益爲率如幾而多如武益無行亦下のこののつつ でいっつつ でいっつつ でいっこう でいっこう でいっこう でいっこう でいっこう でいっこう アス孔固也天則保爾受福而極其單厚悉書者過而新者級紫經經濟不可云程 福而不全備衆庶者於何多一致予比此行天之所以你定之也何其孔面也 稱天以為古也你是天命無危疏卦合不干當看完是天命不改移動

> 厚門の次章我教領起帶宜四旬三章與字領起山阜四印蘇土謂各首三通解云伴面軍學仰顧不學即用多益何福不益最妙の此章孔問領起軍事言造化不全有學必有為有益必有與軍局而除多益而無何孔因也の 職則發之者極多也莫不除莫不應正量學多益之意除亦以時言應可以 報者下因似本保定來單學無能而不受職精之者極學多益無事而不受 報為下因似本保定來單學無能而不受職精之者極學多益無事而不受 句是以下四句對說也

東也開入東山歌東東開遊也教養也置著云春街其日車厚多益也整墨大保定、胸僅關散所教整無不宜受天百蘇隆國起福維日不足

合糸子但此也天之保定吾君也面果人也所不能兼之美而皆醞酿于爾 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体語意正如此 遐遠也随有以受天之蘇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和與也智所謂 大水水 一一小海

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樣我而天之春人君者又降遐順而経日不 不倦之意目非不足也但以福之無職者見日不足耳の安成劉氏日人君 之不宜而百樣之在天者屬既有以昭受而養水之矣而又降爾遐遠之福 躬葢盬處隨時而無不盡善為几其所以統御臣民而總理萬幾者始無 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蘇于 **还其所以变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於舜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真** 天保作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

天保定所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既也與蓝也都平由極大陸日本大阜日陵皆高力之意川之方至百其命

詩都正解一八卷十十二十年 得去如山言其高如泉言其太如觚則又愈進而高如톯則又愈進而大山湖之始耳如山數句各宜提驅在前面認影正意做則下交五个如字方就盛長為太而言蘇氏曰與作也萬物無不作而盛者百年熙洽之朝令其屬都其已為保定何有不輿哉此天之福君而吾臣之所深願者如此知其已為保定何有不輿哉此天之福君而吾臣之所深願者如此知其已為保定何有不輿哉此天之福君而吾臣之所深願者如此 福之盛長言之則如彼川流活潑正當方至之初楼以莫不來而且将而 C 0 0 0 0 不

長此時說不可依者像如川之才至土旬即實字羅承州等丁邊或有許の者以莫不增句總承上三句言高大者莫不增而高大盛長者莫不增而盛大四門之方至印岡陵對以莫不堪向此六帖兩句一連之說方山别川多從之與之多,為於南國陵野以莫不堪向此六帖兩句一連之說方山别川多從之莫樂之勢君福之盛長而未可益者如之此則句正於非英不樂也山阜對莫樂之勢君福之盛長而未可益者如之此則句正於非英不樂也山阜對 供從山阜進一層説 的准三山春日間大阜日陸則同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故如岡如

·康·也去言誠以提士之善國言為亦為准之沒係消食也事物如宗廟之祭古蠲賴為籍始是用老事則成論精祠孤常子公先王君曰●蘇商壽無濫 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此 太王以下也君逐謂先公先王也小猶則也此尸傳神意以假主人之解又 春日科夏日齡於日常奏日然公先公也問月段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子

> 以近其來則為耐為翰秋冬以送其在則為然為崇有事士先公則遠追乎以近其來則為阿為於古中中的人以為此不可以以以與我有學者于未繼之先至季申于用享之且豈以仍來而息耶春夏其物於是有學者于未繼之先至季申于用享之且豈以仍來而息耶春夏 南京太平有道之長也益四時謹聽豐潔酒食以奉神祀而神亦除之福如一門先公先王成商孝京之城期爾以無獨之萬書使爾常為宗屬礼稷之上 所染其記事孔明如此難無求于神而神之居敢已数于尸傳神報之詞交紀維以上使上配者有所預殿荐子先正則近配子太王以下使進于看有 之姿盛必常以俾三歐而肯酒之既多再監而乘稷之維禁外不點對馬備 于應絲羅而不發其發無不測網點致其敬矣而且五齊之水泉必香八錢 《大君·篇先并君祭君則東日第于動門多士選于鄉財以至齊或而不为、cc c. c. c. c. 本文 何如故

臣設謀祭日子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下所被之日吉否如少年前食大 你也就四句只輕輕一直猶不歸重末二句古獨為信作三住看就日各者祭本其致論之由也但以起下卜酌之愈兼如他該該聽班之常放後神經正解。 《卷十一》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先之聽下言複格先之休也言神鶥君而必先言 之所追玉太王以下太正之前皆為先公司禮祀先王以幸為祀先公以無 一句是尸傳神意以根主人而肥明代尸 ,轉致于主人也必述假詞者

明二日于神意非無微之言萬添即是弱無瑕是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志明二日于神意非無微之言萬添即是弱無瑕是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志

心泰且神子來格之條不特以萬香福吾君也而义且有多福之胎爲多顧文等所之神衆也然黑也猶素言點首也百姓無民也為爾德恭言則而來文食而了神衆也然黑也猶素言點首也百姓無民也為爾德恭言則而來之有助爾而為德也 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令祭且神子來格之餘不特以萬壽福吾君也而又且有多福之的影多論 之一身必使民德騎屬而為人君之大福此神峰之多福如此 於自姓盡天下之人皆與于仁讓之風歸于維皇之極莫不則君以自治而 祭自姓盡天下之人皆與于仁讓之風歸于維皇之極莫不則君以自治而 祭自姓盡天下之人皆與于仁讓之風歸于維皇之極莫不則君以自治而 之一身必使民德騎屬而為人君之大福此神峰之多福如此 之一身必使民德騎屬而為人君之大福此神峰之多福如此

東小学を表示出世月上弦而就登日始出而就明老時也承繼也言首奏将如月之極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審結不別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如月之極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審結不別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大保大章章人行〇灣民日一章至三章皆人臣獨別其君之言然雕ূ 而不發本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為言五章則以編為兩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恨于湘水下無愧于斯歐然後 福蘇愈遠而愈彰故本章終之以無不爾政承董以至云夢所言共同一事所敢 及自益日染行以傳南古之處也以無不關政承董以重云夢所壽云令復 無不是本之之為之為此。 為一次不是此意益人者必有此德面後可以稱是謂也〇詩形云此詩日 學自益日染行以傳南古之處也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學自益日染行以伊南古之處也○見太下無德外之福歸美之本有責難者 學明天保之意遠矣○安成劉氏日鹿鳴以下五蘇所言非同一事所敢 祭明天保之意遠矣○安成劉氏日鹿鳴以下五蘇所言非同一事所敢 祭明天保

「岸来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桑之忠北有獲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傳来微勞師也」 而認以養末章預道其歸時之事而悉以修建提廣稅之於乃一篇之主下全直題詩六章皆是預道之討益作于方道之時也前五章辞序其出成之事率造成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後以道之出車以勞選杖杜以勤歸也 詩經正解卷之十二 故不是序居機位之故、大後不改被亦作所則止日歸日歸茂亦其莊上靡室靡家叶五城院九言之 前膝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肯根此就首三章欽其孤出膝 「一」。 こここの 章則預作及事而代為始終之言 0 篇中有遊其事者有姓其言者有述其 情本随文認意可也 與也改英各作生出地也英胞靡無也獨於北秋也退眼存能也。此道成 他之部以其出成之縣米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米殺 我合其宝彩而不服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無 起與時來被承務則被亦作止矣日端日歸則歲亦養止矣然凡此所以使 門人都錦章病文 男 吳之璋章王 姜朝烈承武 全校 全開

之 尤可見其]

一時君臣相與殷動忠厚之意

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幕造次戊者每秋 故有所不得已而然再學終其勤答悲傷之情而又風以我也想引日孝民 不由其上則人懷敵似之心矣又し古者戍後而非而遠今年春暮行明年

今入窓小本成到我人民我是以有不逸啓居之後則亦以嚴抗之故也使此之故也若是乎春居不達者何也我之很族方甚逃睡一独国命則称學的立故也若是乎春居不達者何也我之很族方甚逃睡一独国命則称學的自己的不成者下我即以來暴陵我就搜我是以有遗離室家之舉則以復其明年季冬之候乎及春雨山崩年而於而空家棄于兩地居焉如戰行焉其明年季冬之候乎及春雨山崩年而於而空家棄于兩地居焉如戰行焉其明年季冬之候乎及春雨山崩年而於而空家棄于兩地居焉如戰行焉

析護此章并下二章與意俱至四旬山上四旬言出成之名下言出成之即於獨勢下外至于廣東面於於也城行也當不與獨為俱生矣非然於則今此為民意無名如為都學之事也不安居而樂都而丟君於及使非然於則今此為民意無名如為無妻子讓不安居而樂都而丟君於及使非然於則今此為民意無名如為為學言為文是而樂都而丟君於及使

詩經正解 · 來卷十二十二

○ 大意謂嚴稅為害自古極烈使或得罪消候則腥腹之憂益獨在于麻麻中不 難託為軍士自計之神亦因不歸期以安其心也日歸日歸只深念歸中在歲程耳不作怨詞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特抽出言心家與身是下二時在歲程耳不作怨詞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特抽出言心家與身是下二時在歲程耳不作怨詞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特抽出言心家與身是下二時在歲程耳不作怨詞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特抽出言心家與身是下二時在歲程不必分上四句為被條下四句為讓樂盡只是敘其情而又讓以義也詩非不必分上四句為被條下四句為讓樂盡只是敘其情而又讓以義也詩非

如其乘間獨發則除於之我物道及了形民令日之後其得已耶而敢不捐

〇北秋畏若耐

粮川马等可用放秋冬易為侵暴

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原縣故日至遇十一月而歸詩云声水夔山征夫歸山即此時也春暮遣次戍者又所録故日至遇十一月而歸詩云声次。 こうじゅうじゅう しゅうしゅう しゅうしゅう しゅう しゅうしゅう いっしゅう しゅうしゅう いっしゅう しゅうしゅう いっしゅう いまり いっしゅう しゅう しゅう いっしゅう しゅう いっしゅう いっしゅん いっしゅう いっしゅう いっし 與冬初雨番皆在故日毎秋與冬初云云也

采薇来添筱亦亲止日歸日歸心亦爱止是心烈烈戴儀載渇酬厄我戍未定

合称 大民以養而出師則豈可以私其家平来表来薇薇亦始生而柔此一而愛勞之甚然成事未已則無人可使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爱貌載則也定止轉問也の言成人念歸期之連 縁日歸其期尚遂而心亦為之憂止矣且也憂心方烈烈于中而發爲之并 ·日

と而国之安尼在所重則家之安否在所輕内顧之及音且悠之候渴之夢と而国之安尼在所重則家之安否在所輕内顧之及音且悠之候渴之夢、此一四日之一日本的教教計圖之忠誰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平方ので、 緑远而憶之兩期之內我之成事未已正朝夕從事之時也則凡我徒旅承 简書方受而守邊回聞之界未效其動間命方最而複發安夏之功未於其 寒交困于外在道之勞亦云甚矣當此之時非無宝家之思也特以是役也寒交困于外在道之勞亦云甚矣當此之時非無宝家之思也特以是役也寒柳堂

析講此章承麗室縣家來上六句與其歸期違而切于情下是以公義而悠吾且置之而已 所不完設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尚載飢我戌未定者在兩期之中防 要點出歲華意亦以歸期之遠言爱心二仍承受止說聽言憂勞也烈烈之 見天府之變耳不知自作而乘而剛特其言之有序蹇只一 其家也三山李氏日始遊戍時夜始生其後流長而柔又其後後壯而剛以 憂憂在室家下章孔改之姿受在王國語各有為凡人在道路收候渴固有 特事心亦受止

我行不來可去重反我行為不够出王事歷臨不遑敢處愛心心疾所就我然不敢出日節日歸咸亦陽止王事歷臨不遑敢處愛心心疾所就詩經正解一家卷十二十十二

後的淮何淮常之華紅房彼路斯何君子之車針妹戎車既襲四牡業業皇 新瀬正解上へ米十二十本

何放以定居平庶子一月之圖三戰而三提的一所然而盛者常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燒失則東北西華盛貌高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壮也提將也○彼定居一月三捷

◇摩怀小伎堂於ご巡公知、小之內不快為於和而內和四批且來及完 至今年報門凱蘭曾很下境上權問無解三戰而三捷耳不然為示志委任 以前京業而壯盛亦為既同之選別是華駕是馬而行也被堅執练勞乎其 之事無以運籌夾策者也但見以我車則能寫而在過國的戶皮之林以四 上書師內方常林之華也彼其事之路車果何車乗乃天子所命將師而君子 作報以定居守庶平一月之間三單而三提修

凡可以制放者皆是清說一月三提只是戰必勝意非一月之間限定三提凡可以制放者皆是清說一月三提則壓壓延則攻取與夫講武事不忘武備有工夫如坐則運為行則失戰退則壓壓延則攻取與夫講武事不忘武備心之一不是得朝廷宵昧萬姓皮掛不敢負朝廷員百無則豈敢偷情平此內心上看是得朝廷宵昧萬姓皮掛不敢自朝廷員前後也豈敢定居在以為克敵之作則豈敢以定居乎正當来是車馬敢王所依也豈敢定居在以為克敵之作則豈敢以定居乎正當来是車馬敢王所依也豈敢定居在 也又云一月三位亦來則樂之之意勿說到戰不勝無以報天子當云我行 認提出君子之車見輪轅就近而天子已至吾捷音之王矣ら敢定居常庭既為即是言彼路之事為君子所乘夾猶清人所謂将車非兵車山諸說誤既為即是言彼路之事為君子所乘夾猶清人所謂将車非兵車山諸說誤師之任大而青重也諸說俱云我車與路車有縣然按註路或車也則戎車 三季俱與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該路車吞天子之命車見推散出自天子将行請此章」四句與其備樂敵之具下期以盡克敵之或也與士候此與前 俱言雖車馬之盛然豈敢恃此以定居乎玩註則字久若退是車馬之歷足 學學

為確〇黄幼女日古者黎由必用車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動則足以

而動也異異行列整治之無象强以象骨飾弓前也無即和便孫東海市本版也欲察强也依衛夷之事衛主也有了山族随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監造不日我則就撥犹孔林 為後四生四生縣縣成 通君子所依小人所牌是四生選與我外有限此成前民以前一個突出則是以管衛故張皇路車成車正以作敢戰之氣 久服也**那餐林岳也〇言丧事**者 是是異以車馬声而去卒在其中象拜魚服以弓矢言而取兵在其中豈不象骨爲之取其堅治魚皮爆將湖將兩其毛皆起弓矢惡濕故取以為雙四 **骨唇目不兢兢也孔棘仰即睃底之詞正推共 蜂盛說亦日成日**日 存此戒心也是整則虧姓蘇夜則鳴汀斗 所以日戒之故方日三

司司為事實

合恭然制勝固以攻戰為先而架敵尤以守備為本試以成車言之聚百工一合かつのつののでするののでするのでするのです。一子役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之所依乘戍役之所 **芘俺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登不月相容戒**

新經正解 表十十一十二 為依凡坐則運都行則決勝將之統卒如股心之連乎手足者在于斯也上 而厥材孔長舊四生而其大有野殆緊緊而强盛矣是車也上而將師用 日之中上 嚴下惟者誠以嚴於出沒無常方今塞垣之上逞天騎而思桑 (且何便而肆土毒而邊睡之故)

詩経正解 見找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裝雪霏霏茫茫行道遲遲載渴載機我心傷 師即心事以見其妙労令其他在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者東傷之情也上能風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盛親選逐長遠也了此事又認為後へ取自連其 芝和我食料外 畢成而來也所遭者兩雪之霏點乃今歲季冬之候也兩期竣限陽春與自之追昔之奉命而往也所見者楊柳之依依乃舊歲莊春之時也據今我之則可預道矣然苦莫苦干征人之役哀莫哀于行道之難故自歸時之事言○○○○○ 歐所以防由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于大山而車戰之法始頭後世遂不復 五器由之阻隔向前所為烈烈侃湯春客行則然而今亦後爾矣借管主作司我行不來者應幾免失而行道則遲遲矣何首家鄉不覺神情之魅起其事而逃與萬里南邊都華共凛冽以交受往返異處而出成亦云久矣前所 察共特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子於釆裔見先王以人並使 人後世別牛手而已矣 他の造成面

行道二分根南雪水遇雪行遇而又侧消也傷悲飛小數似遇雪行逐而又的過之時令之所冠心雖樂而於聊那見往來各有關情處重在丙雪之勞上以外條令之所冠心雖樂而於即此四時非止致展於私之外野最斯和而與神也楊柳依依即承藏作止之聯如夫之二月也兩雲霏霏即或亦事止其佛也楊柳依依即承藏作止之聯如夫之二月也兩雲霏霏即或亦事止其佛時人之時,以劉也太 詩種正解一大卷十二十 ・後瀬瀬之す 方遠成時而終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傳悲我已盡知爾行可無彼所須晓得莫知是不知歸除復存遊途之苦該勿錯認遠成時勞苦可以也有以為得代各可以慶也貴知旋歸之時而勞苦復如是也此意可者之已不以為得代各可以慶也貴知旋歸之時而勞苦復如是也此意可 必能知之本石雅云吾君但如次戊之已寇以為畢戊者方可樂也也言代 低温故有悲心莫知我哀歎君上說塞勞瘴之情既不得親見于且則亦未。○ 征何草之李屬京不自上而自下卷平盡人之情矣虚衰之際

出型章 意此所以旌旗優色七字生氣也〇門子目此皆極其勤苦憂傷之情也日盛犹孔棘官若倉皇不暇為討矣方且優游服豫作詩歌以道達其誠 役が北京の大き 来被大章章八句〇昼山湖氏日承夜一詩見先王仁原之至所謂僧奉 臣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志其祭當以東山詩合觀〇末嘉陳氏 上. 能察其條則雖勞而不然與爱而能屬及〇嚴稱果德出車杖杜請該 |師衆言之其定罪皆華成後同歌不養并將率遣之ののののはなるとなる。以外ののののはなると教何草不黄諸陵周之所以来也言遊成以與也漸漸之在若之教何草不黄諸陵周之所以来也言遊成

弘治院三十後牧州及矣自无予所謂我來可以名名彼僕表謂之載所願矣 本多數以維書軟兵 班山村外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〇此旁還學之詩追言其 意章章有之

之牧矣斯時也大將仗萬乘之罹愛而語人以與師之意曰是行也自天子亦難以俸成夷前仰之出師也果何如哉彼其始也我出我車期于彼郊外合然此勞邊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若謂重任不可以易酬大功行人人人人之敢其車以行而或之出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樣矣。 報其車以行且成之日秋高馬肥葵人易于南牧王事養多群往以防禁維之外受命而來凡開外之事吾悉司之付託葢甚重矣于是召彼侯恭使之 口自天子亦謂我來矣要看三个我宗見其責任皆作我也自天子二句與為卖而戒以從事之敏也關以外將軍罰之故日我由我連射受命于君故所謂此章还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勢之也上四句出師而表共承命之重下日之行三十里明日之行不可或建也大將由師而相求的如此 其就美匯鐵匯遊今日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不可以或殺也則安照都明 深物堂

Í

亦謂我來矣要看三个我字見其責任皆在我·

新氏日此章有尊版王命之禮有憂動王事之意有整暇身决之不有奔走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申簡命之事欲报作士辛之無也○天子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申簡命之事欲报作士辛之無也○天子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申簡命之事欲报作士辛之無也○天子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申簡命之事欲报作士辛之無也○天子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申簡命之事欲报作士辛之無也○天子二自述出師之即徐承東於即一年於秦殿郭使郡之印张日本安而改在不能形中一旦永承新命。 1000年, 詩紀正解一人卷十二小雅 犯難之忠〇麟士日此章亦似可作大将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数且認為正解——陳卷十二十第一…………………………………… 共神律 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也數不止藏車凡弓矢甲兵皆載之也與六月載是告訴我來也許語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召僕夫二句承上能所謂者言不 告服裁字同多難要點撥後陸梁意以為下文張本就者不**死不徐盡**舍而 王率二年俱將即自享請我請字重看見天子念義總之審至惠城之指於

要心的惊笑力光彩音符表之。我出我单于彼郊籍关設此旅籍矣建彼旄籍矣彼旗籍旅期胡不施旅所满 又一脸也

合参夫奉命周以忠勇為先而兵事則以流惟為本我出我也之日士皆江淨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路事而惟皆此意妙 即上無各佐雄大奏布施飛揚之犯情惟更親又或也或未寄作限)言出 杨水田即有工法四方之里各時其衣以為左方前後進退不及不敢不 車在郊建設旗城被旗幟各並不施施一面飛揚平但将帥太以任大武事為 要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懷於其鬼來呂氏曰古者出師以丧禮處之命下 學也然在牧內益前軍已至牧而後軍首在郊也讓陳也超蛇曰施建主

派惟為本我出我車則于役收內

經80-355

本で、大学のでは、1000のでは、100 成武也亦謂後玄武而統後軍者也未後南方之宿各方武北方之宿各施不明住也亦謂南水後而統前軍者也來建于車後西以龜蛇取象於介示詩經正解一人本十二小雅 ののののである。 主要臣懼也悄悄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子敵以副君命任大青重不敢以主要臣懼也悄悄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子敵以副君命任大青重不敢以主要臣懼也悄悄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子敵以副君命任大青重不敢以主要臣 易心承之耳古之都者窪與大將此爲此僕夫亦大縣之偏神非將車者况のついの 皆無也在是注于旗下之百蘇旅各有者旗建于車前面以鳥華取象寫火 者固有旗以統之而其統後軍養則設題蛇之施馬旅上用施故建作于旗之部盡前軍已至城而後軍猶在都也然冀城不建則士率無誠其前在打之部盡前軍已至城而後軍猶在都也然冀城不建則士率無誠其前在打 于之言以為表章為但見彼是前面與失於也肺肺飛揚而前軍後軍舰之 以為號令其進退皆有節奏師行如此同將動岡不臧者而將師方以任大

王和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附隨旂施央央元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

禄犹干裹 程正解上 於是車馬東區所屬其外或是四人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今軍東與懷山寨陵之襄同百勝之也○東東召氏日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今軍東與懷山寨陵之襄局也或曰上也 能為旅此所謂左青龍也列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藝除也或日上 於是車片來生所來鮮明感靈我給赫然動人为丹事以長敬為本而所尚 李二十五

を指導予王命首根共威廉万傳命以令于軍衆目是行也乃天子命張以 「大路之車妳而書抄之泉不巳著采乃南仲則欲一乎衆志而作其勇無 令祭夫兵事面以我罹為本而傷以香楊為承蔵以王命南仲謂惟此朔方難除無我秋之道守備為本不以來職為失也 則於二章之我傷三軍之香楊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日城朔之而聚狁之則於二章之我傷三軍之香楊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日城朔之而聚狁之 施天子命圖寄是任我國不敢不敬其也關護所接爾科士安可不協力哉 以有能之縣統有制之兵以有其之心申有嚴之令蘇赫武此南仲也盛 投行于前方自己而用於也存棄存惟天子命自是而不用分物有断物亦 **飛焰見于城守之時** 者因已蓄不戰之威而為先聲之 握彼敵人聞心當亦

寒柳

詩経正解 水卷十二小潭 者甚原此長久之繁也朕甚至心中因門方你有風氣院獨非殿以備塞外草丁上書願罪北邊吏士也房子孫世世保察軍子雅恭敢美所以為民計 如後世名間四葵之都此二印兼成堂守備設于襄作已成功看都方一鎮路日當有此一番板例耳激風人心振揚軍勢全在于此赫蘇調風名光縣 成乃城守之城非恭城也朔方乃弘夏襟昳本中國重城故作遺重臣以鎮、清逸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慈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祈慕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慈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祈謀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勢之也上六句敘受命構逸之事下言成于朔方信宜南仲是命而襄厥豫栋是為南仲之盾功也歌 兼出島出車影武術態央央即光陽始至號令一旅士卒時峰旌旗精彩皆也亦以防中島対形放総出爲冠胞故明法度以專者心也命仲城方當亦也亦以防中島対形放総出爲冠胞故明法度以專者心也命仲城方當亦 于城朝方也卧衛恪京縣與務設院以亦即天子之命而止于城朝方也无 留京成王的勿生事以別為麦命城方將士非不知之而復申之者大將專 皇然惟溯然來顧奉正朝而為不侵不叛之臣矣豈不彼於于葵子然則拔 游苑史

場子事園意也于襄即俱好生事開送業意也 以下報本廣書云忽形則千里禄威援則部初伏是川名祭祭于蘇新威陵 以下報本廣書云忽形則千里禄威援則部初伏是川名祭祭于蘇新威陵

畏此節書 今度正春之候也向也麻迫而心更常及流光之不給今也因來而能往忽今度正春之候也向也麻迫而心更常及流光之不給今也因來而能往忽所見者不復之方華乃往處季夏之時也今我來思所遇者雨雪之戴墊乃合桑嚴犹既衰遊班師而豁及其歸而在途也將師有感而言以昔我往來 清後在道時也来微之所謂來及畢時也此時之時間不歸而在道時也 時所遵以見其出之人也東南呂氏以来被之所謂待遣成時也此事 或日節書集命臨悉之幹也の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 斯也事事也冷凍釋而泥塗也間書我命也都因有思則以簡書相成命也

第月月之遷延然則寒暑載離在外方云久矣所以然春盡以獨犹內侵面請經正解。 寒本十二小道 ·王事之多難經營察垣之上朝而調遇夕而獲都而啓處有不遑也夫人情 百日 情多 11) Иο 一四旬放其川師之久 叛允雖茂西或

,却嚴於而還沛以伐昆夷也與濟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以此此必既見來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使令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此也此言將師之出征也其室家蘇縣物之變而念之均爲未見而憂之如為赫南仲薄伐西戎

降平然此赫赫南仰今何在平意者嚴稅南平西戎賴受万還師月薄伐之事至家之日也于此而未見君子憂心蓋仲仲癸必其既見君子然後心可卑蠡尚未有形今則建超然而躍矣夫昆蟲變化家稱佛春之縣正君子戊戌時的而思之日向我君子之出也草蟲尚未有於今則嗳壞乎其有葬於成時的而思之日向我君子之出也草蟲尚未有於今則嗳壞乎其有葬於成時於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蔣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除力以

京亦亦有私及也多多 春日運運并稍水襲奏發倉庚幣階級養人來養於不執訊信後開班直送節

灰道微行而於於寇都那然而衆也上而天時之和下而女工之動種而於

皇非太平一住事子然果誰之功也員由恭恭之南他要皇素隆己裕夫落中ののののののの為のころからの方言在婚徒職員吸之華歌林紫命振怒在旗原称之色器人影以相能 勞旋華可謂幽盡其道奏 平之書而先聲所至遂收夫底定之功一指顧也而敢人之家已奪蓋茲聯 外之,选其生荒而食鳥之得其哪乘斯時也除斯景也 我彼果思複發聽由

持經正解一个卷十二小 界明宇宙雅思背南仲所造也然此數句原軽、送他四項平義可也紙聽 總是春日中光景而未發之盛又即乗奉前有事各當以春日作主見春和 然別耳不重時之可來至我部二句亦是所樂也時說并木之茂食鳥之場 功之大春日四旬只是我其歸時景物如此見與惡塵之條日塞草之寒心 析詩北章述其今日凱旋之功以务之也上六句彩其班師之案下表其成

過詞也此等度要當活和 不敢于逃如此時雖未常與國交舒未常我一人即言執訊機即非所以為春秋之之核寔之體也故無樣事直書詩之文張美之體也經產美隱惡而其以在天下也〇級弦云大板古人文章有二體有麼美之體有標塞之體 只主徽允認或疑三章之于英以為無訊可執無說可獲不知此只道其凱 将不敢憑後此言于夷則以去朝方後言便有失世平定意于夷語得為以 **虎之事如此猶言得勝而毀也末二似全是歸功南他前言于妻是在前方**

出車大章章入向〇程子日此詩所成自受命至退歸其事有效大要在 唇娘與尸緣立之事也心學主以一篇之中或為詩人之課或為大縣之為之即のの1000mの10000mの10000mの10000mの10000mの10000mの100000mの10000mの10000mの10000mの10000mの100000mの100000mの100000mの100000mの100000mの100000mの100000mの100000mの100000mの10000000mの1000000mの100000 有者而歸曰散於如兼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雨之為後三章則如香 歸功將即O度深聽氏日行師之遂始出前於蘇門歸則尚和樂故出則

> 皆是設為將師之言惟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為將師皇家之言。 河或為室家之節錯擊成交與上舊遊別 ○慶源輔氏日足詩儿言我告

便我杜勞戊也

序林杜勞還役也 務經正解上於卷十二十八季 既點之後其喜樂之深不言面自喻名益來人情中最為學處以然之也 于憂必務神而决其將至也只叠叠說下去一章第一章總見其思之切耳 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事恭承歸之 縣其思念之切如此 ○此詩勞成後所重在條故專方室家皆是追述源、鹽城朱氏日此詩四

就也是實務副積也除十月也邀股から此勞邀後之詩故追述其元憂之有杖結之杜本院就其實王事靡鹽機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選取 祖之進正十月限止之縣及最本縣之候也故女心嚴此傷悲而念之日十乃以日維日而無休息之期則聽發杖社之有寒我心能不舊給耶夫以飲乃以日維日而無休息之期則聽發杖社之有寒我心能不舊給耶夫以飲 心悲傷而日征夫亦可以服矣曷為而不婦哉或日據也下重依此 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 聯至矛原於即物之變而即之口特生也也有見此其血秋冬之交交而征 之交與時物之錢天運一周斯斯也念我征人以王事之蘇點而服勞干外 我正夫孙司 日成之危而就敬處之安左

新程正解 · 《卷十二十章 部下三旬是詩人衍室家之翻釋山像弦依正義說云此下三句亦是室家日日月赐此而知其追駁也の方山依舊說云各上門可是詩人迷室家之母之財故采偽造成之縣預言處亦陽水以為諸湖此章之思堅正夫者亦即程子至過十一月而歸籍字非到家之間の安成劉氏日次年十片乃成 年二月之候任夫至家之期也于此面猶不至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日,要多之藥時序展更我心學不傷悲耶夫至于杖杜有葉而卉木萋止正今 之時多斯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原監而久役了外方將院然之寒終見 ☆泰夫十月不歸補以為方成畢時也過此不歸則此心將何如哉彼有則也至寒水寒春将春之時也歸此可以歸也 林之杜其美妻至王事魔路我心俱忍并木妻止女心感止征夫歸此 也不必是此為詩人行之也 之私情記去冬有懷尚在有股其寒今則其葉復萋萋而茂盛則又恭將兼 幕春至家古有定個今遍其時意者已輕弱場之苦就在道之安而且發之 |講此奉念其皆鏡循是春朝暮聊尚未過期也上 其北君子之者皆耳其日竟心云表乃至家白展是作詩者は 껌 | 砂原時で 而受其不 0 Э 认

で夫で遠 砂彼北山言米其代王事歴監察我父母前原植車憧憬新四生痘瘡時幣対 本上二句承上文而行其高與陽止二句例看征夫歸止乃至家之候故空年二月院還而來時也程于期之更那年他為者是卉木萋止即上萋萋原門追落而义生羹萬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災通解此正遠畢之問別追落而义生羹萬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災通解此正遠畢之問用追落而义生羹萬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災通解此正遠畢之問 []设也裁 合衆夫尊春不歸吾循以爲未過期也遇此而不履又將何如其爲心薨于生。ここののので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のこ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なりと,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遂長。 另盈託以望其若子而念其以王事語父母之是也然極車之堅而敝矣四殿也植不堅宜為事憚憚敝稅疮疮罷稅○登山米根期春已暮而祀可食 以海歸歸宁遠可以歸而不歸故悉止戎務一關便堂征車旋返宝家迫切以衛歸帝遠可以歸而不歸故悉止戎務一關便堂征車旋返宝家追切 こ情自應願爾 **由父母征夫之父母也憂我及以不以飲悉等即磨子子麼子**

東京の下のつつのでは、「本学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是及狂夫之父母是其最又有造為不但女心傷患而已擅車二旬自之實施之。

精神而央其至此與上章皆特歸而監坐被而旋延忽信之設者意中往來之情順刻間事也此承上緊紧認用或用來有與一次不可必回來的 一旦一旦登相數俱作見思之甚而無所不為之意點詞也上有非調整有占 也與在夫不遠有別不達是科慶之調過而皆日近矣則詞之同也征夫國 一旦在夫不遠有別不達是科慶之調過而皆日近矣則詞之同也征夫國 一旦在夫不遠有別不達是科慶之調過而皆日近矣則詞之同也征夫國 可不遠都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榜言 同不遠都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榜言 同不遠都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榜言 可不遠都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榜言 可不遠都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榜言 可不遠都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榜言 可不遠都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榜言 一時報工事以有終而我征幸至之期的是是是是是一個人不可必固矣向 一時報工事以有終而我征幸至之期的是一旦暮之項矣不然則是 神將不可言耶即此意。

户南陔孝子相成以**秦也**

南防の此差詩也有聲無詞為在魚雕之後以儀體考之其篇次當在此

今正之院見蓮森の慶振輔氏日巳下三誌不銀丁皇皇者華之後而例

激爾長餐 術被南<u>医</u>音採其**附**型

脊壓庭開心不遑矣彼居之子問或游盤餐爾夕膳

服安也居謂未仕者無有許盤相戒之鮮也水二句相戒馨察其朝夕以蘭芬芳故循珍承之以養父母庭開親之所居也言我思歸養心不

循彼南路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宗者級庭聞心不遑留聲萌々勝の変を

革油油而從風喻已小當來色以承親也色思其來言承父母顏色須

有擁有衛在河之溪凌波赴汨監舫捕鯨

他黑日烏嘴者烏也嗷嗷聲也言為鳥之微亦待哺于子三四句言鳥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敵漢惟禽之似動增爾慶以介丕祉· 啮也捕載也動態英魚名

白華之什二之二〇毛公以南陵以下三篇無醉故升魚是以足鹿爲什定聯之什十篇一篇無辭比四十六至二百九十七句離福也最勉也虞敬也丕大也言始增函敬以助大福也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令人雖有《養而無稽茲與爲何異介助也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令人雖有《養而無稽茲與爲何異介助也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令人雖有《養而無稽茲與爲何異介助也

宮百華孝子之潔白也

贬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有嘉惠為大什之首今悉依保禮正之

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局也私長三者謂一日三度省己所行之華專不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來兄弟中自然縣潔門子適子也言將白華朱尊被干幽薄粲粲門子如曆如鏡經展三百匪悟其俗。

是不成為 一年本時和成學是不行也有所必然也母等也就污也言解為 學生之是在丘之做堂堂房子無營無欲群体是拖真之點處 是一處士也言至于不行他有所必然也自盡其被敬忘其物勞也 是一處士也言至于不行他有所必然也自盡其被敬忘其物勞也 是不處士也言至于不行他有所必然也自盡其被敬忘其物勞也 是於無所難完不變也是重勉他想盡也言盡其被敬忘其物勞也 是於無所難完不變也是重勉他也想盡也言盡其被敬忘其物勞也 是於無所難完不

經 80-362

研想工作 | 吹来十二小海 坐五十者立作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秋州長春秋習射于之禮其名有以按此有野能詞之鄉飲酒一也又按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子其君以禮寅之與之飲為買就云兄鄉飲酒 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調之鄉飲酒三也按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上飲用 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強鳴四处皇皇者華既而生入架前院 而飛一也都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聊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無三也四 **沙典群臣燕飲以樂之賢疏云按上下經注燕有四等日第云諸侯無事** 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然禮法鄉目錄云諸侯無事若鄉大夫有勤勞之 三彩之後間歌三級の婚士技儀礼郑飲酒贈注鄭目録云諸侯之将大 のうつい、つつらの通常古典華系合吹始洗南呂二官の侯禮在入亦皆有華而無詞也の通解古典華系合吹始洗南呂二官の侯禮在入 則亡其解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〇須沒劉氏日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 其用于個人那國故當時人智其養是以用其事而識其點知其義也然 在入者有整而無詩也盡詩有歌有學儿子詩者歌心寫于樂者於也以 請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以飲酒唯有勢故至立于餐前心童氏日 經篇題之下必有讀為如於宣傳鼓辞鼓之節而亡之耳口處後率比日 笙日樂日奏而不言歌則有於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士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泰南 医以下 今無以考其召篇之義然曰 其矢東替補十之無調う安成劉氏日魯鼓薛鼓之節其諸見禮記着本 下罄南北面立奏,用陵白華華泰燕禮亦敬瑟而歌爽嗚四灶皇華然後 南山有臺至白展則下交之節也然有有限以 白筆筆表是上交之次也役が開散魚爆崖山度歌南方赤魚笙柴工駅 入堂者獨不存疑南段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薛本無其詞也吾 華承〇亦在詩也都飲酒權鼓及不即敢應臨四什皇皇者華於後年入堂

翻欲令差詩相次但常律以下六該間于其中頭為失倫又不知所考了

群思重要智和及委 點點黑熟習智和舒之熟言展雨之時也高田宜乘程下田宜稻麥陵 王陵杨多芳丘中原田不推九穀斯豐

多也原無也言無地不搭種九穀從此豐盛也

類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九穀黍稷林稻麻大小豆大小

奕奕玄霄漂津甘富秀發稠華未挺其秀靡田不強九穀斯冷 突葵光也玄黑也你雲也深深雨於甘露雨也

無高不播無下不確去之其樣參參其務稿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 言為王福積以充人食四氣和謂之玉燭製製明貌散道也言王道明 芒芒多貌拳拳長親種日移飲日愁芒芒克廣貌漆夢長盛貌季積也

高機章

戶意能美萬物盛多能修禮也支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養以下治外始于爱 個真龍所以燕大臣也

電二字為主前三章重多肯有字號一旦字可見後三章重喜然時字記一不過和其後盛春以便養其典全耳不可以極盛曲念分開對流以註中俊章通時六章一意總是無禮之盛首三季言其處已在典全意在內下三章動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之臣該住之使俱用此訴故日通平方山聚剛峰山諸龍俱云主人不可說 三篇院謂通形而朱子小註又言原獨三為皆君臣燕飲葢必尺下燕木因 程字可見言酒即兼称言的即兼腹腔的之處正顧意之動也の此詩與後という 出天子字察不可說出人臣宗只宜泛宗但玩南山有臺軍便當作君燕臣

與也就是也能以曲簿為行而承染之空者也監楊也今黃短魚是也似無角是非一個清神,繼常為語沙人君子有酒自且多 魚龍工節防體站君子有酒多且旨 馬麗丁寶觀治經君子有酒旨且有此人有 新程工解 -合泰不特此也留以取魚而競子中春有經經爲况君子有消以燕貧明見興也縣此也有猶多也 合業不肯此也替以取為而幾子中者有紡體為况君子有酒以燕客則是與也總網也又曰鯇也 が講留中之魚院有餘又有激君子之鴻既じ古又几多以二魚與古多取析講留中之魚院有餘又有激君子之鴻既じ古又几多以二魚與古多取以非本之古而且無物之不有矣豈其病于無而已取、 而且多私盡品物程其芬芳而底差极其益情者矣 其品之多而且極其味之音矣豈徒以其多而己取 者有餘而又有被為兄我君子有酒所以孫有也凡其所寫之蓋不惟古也 樂歌即於黎所應之差而極道共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動以侵奔也或即 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恭主人古且多古而又多此〇山恭樂通用之 者之兼備此不主言無特信之為老節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也後三章 一數字即前三章多首有不得然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然作酒如 《发十二十一》

原少率其貴者言之耳 前少率其貴者言之耳 ののでは、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日本
 ○ 本事的是
 ○ 本書
 ○ 本書</l

由庚〇此亦笙詩說見魚虎〇通解古樂由庚合吹裝資林鐘二宮」,日東萬物得由其近也

范炎夷废物則由之**泰基**無数王亦柔之道之旣由化之旣柔木以秋零。河才惶補丁言

詩經正第一次十八八准 東平也荡落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泰動也柔安也道之既由以下言立以吞抽獸在于草為躍騎流

玉化既平而動植枝若也

紹文之跡。四時逝謝八風代易鐵何案是是發其獨五緯不怨六氣無易愔愔我玉四時逝謝八風代易鐵何案是是發其獨五緯不怨六氣無易愔愔我玉

也謂不改其常度也情悟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交交王也謂不改其常度也情悟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交交王其序庶草者應左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晴風雨時明也尽改其序庶草者應左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晴風雨時明也尽及也歸是次也言是月四時不失其序八風不失其能繼阿月御也是度也驟星次也言是月

的有為免亡

與黃魚所以純大臣也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主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念直通詩四章各開本無法不經以守實為主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不知

章以条字行 言樂言作得與其外也級之則樂其心於然情有限也又思則不一章以樂字亦字級學又思字為像籍是母其訴惑之物亦也逐其 其来質之意 可限矣由

南有嘉為然然軍事結君子有酒為智式燕以樂話為時 與也南謂还漢之間窘無經發動即此出于污南之丙穴然然發語路也因 常也編細竹以厚魚者也重言軍事十七年中〇此亦称終記即之樂者 大解的南南京原則少然然而置軍之史者干有海山心里事有其法司

必與寫質共之而式無以樂千以致殷勤于歐酬之間而惟欣為之流通也自無取之我則必然然而置喜矣况若子有過品物陳焉而並以自來故則 而燕也各所以宜其心而治其情者也今日之燕何如恭彼江漢之祸有嘉命。今此亦燕草通用之樂故其節若都穷主之相與也以心其相通也以情惡則樂寒此亦用所為之物而道遠主人樂寶之意也 水水十二 小准 來事堂

東也沙樓也以溝汕魚也不来也 白奉丧则必與嘉須共之而式燕以術于以伊萬厚于樽爼之間而喜悅為合糸南有嘉魚取之者則必烝然而油油矣况君子有酒品物陳爲而豈以

之無間也 の

> 南有穆婧木甘鄉暗風話之君了有酒處及式燕綠交 至也本文二有实典註二必字相應二必字重表正是他盡該處

到也〇東來召氏日弘有甘有苦甘熱則可食者也像水下 合衆不但已也南有移木則世級縣之固結而不可解矣兄君子固結而不可解也也謂此與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與也 垂而鄒官外之

不協情意交爭有以安其心而相因結非止娛其外而已也亦重主人去安之意為與殺之重主人家為學之心上陳設酒食盡其說嫁猜好不飾形迹之意為與殺之重主人家為穿之心上陳設酒食盡其說嫁猜好不飾形迹 竹場此章興意言有根不而甘飯好學有酒而寫質始級也益取情意網修行場此章興意言有根不而甘飯好學有酒而寫質始級也益取情意網修之心香殆不徒崇養之彌文而在特蔵之間結者兵級之不其至耶有也豈無愧賢之誠來吾見上下為之交泰名分為之雨与所以安樂嘉賞 有 洒以蘇

刷刷者離及並然然來解以思君子有酒易名式無及部頭思 詩經正解上

果也此果之全不取悉有也思語解也又既然而又無以見其主藏存如

而歌之亦不止 前日既藏今日又為大全孔氏作弱與之莊最是數夢萬朱註云于其初慈 所宿之本也喻賢者有專一之意于我惠然肯來也武惡又思方山云還是 能問就此一日之都為國再改如燕子庭往燕子殿之都想未是〇朱子 覆而無已意完峰不取此落酒古人獻都自有定禮只後日再在為是又 來巴之思語詞又出 一無矣是河有永亦主蘇之再奉誠一歲就一時散酌交给 心言其えばなかれたなれ |陸燕而又思念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

經80-366

戶票上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上下的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京かうでとよか見いなまな事は専り者言而天保文変亦見其像事事的でいかからいれるというできた。思校首二章與目章報言他高三章雖専以後では四章視青美德也五年、祝壽也各章與意俱至末山不一即所有亦不会追進訴以美總視者為主各自開設諸家多云首二章美德視壽也三章美 傳南山有臺大臣所以報王也 可模工人 漫漫方典迎超洪程何期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末其高 11月 川鮮矣如漢武親敬汲熟而心定遠之又豈得謂樂與賢子(享詩也而序以為樂與賢益世非無賢也君非不任賢也而中心樂之者 於丘○就見魚雅○通解古樂崇丘合吹夷則中呂二宮 味歌以示慈惠斯回周時之所獨隆也〇葉章山日先儒謂南有·若魚燕 府有意思的事章四句の記見魚風の易日大京養兵由来舊矣而持之 恢恢大圖於水九零資生仰化子何不養人無道无物極則長 卷之人惟無道故天折耳非養之不至也極至也物至其時無不長也大國天也九九九州也易日萬物資生仰化亦言萬物也天地盡物而 方與地也洪極天也漫漫超越大貌 己上本見北京末草淮専り 天保文忠亦具

台地

為議助我上可協議為思此之思本字的前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的

合於彼南山既有烤矣北山則又

前月以母壽考有飲而卓秀眉之

寄則既有此福矣而不自己也與只之前一有祖矣以我聚只之君子元派日以塔精

色大体明書聞耶宜能極極夫於科邦家為之光縣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今然被南山既有來矣北山則又有楊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林散験發能潤 高寄無職城則又有此顧矣不亦可剪之至乎。 ひゅうじゅう こむ祭八之君子歷年所之多享難老之爱必俾爾翰節性俚爾書而級躬

詩經正解一 · 即6.23 中, 1950年, 1950 與也把掛如棒一名狗局 大学十二小道

日報会不亦可尊之至乎 「本学のでは、1000年の一次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では、1000年の1

南山有楼前时中北山有极籍樂長君子遐不母壽門頭樂只君子德首是族 聞垂于水久也只是久如其暫終如其如則亦有義以延之矣。 為民之父母說不可說民依之為父母不已以称言之見無窮意乃仁聲仁 がはことでいる。ここのでは、これは が議民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言其德之垂遠父母就已有德足

具也接山樓抵憶也遇何通信森秀信也

不看壽遐不黃者春必之之詞也經者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在

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為今日は河又顯其安長其後世之子孫也

近有京都做十月也嚴稱秀母聖 此也德音是及放地言是日盛意乃傳領於有京都做十月也嚴稱秀母聖 此也德音是及放地言是日盛意乃傳領村讓古義将全天年祖號萬歲又,隆個云祖可為弓幹将可為車報有久之 亦可尊之至平 子令間之傳于世者固已廣播于 中外而德音之是茂馬則又有此德矣不 **于中外洋溢于超通也**

河川有构語北山有機所樂只君子的"不者養界五灰樂只君子保艾玩泰的 而很美色如浮布也保安艾養的一門熟亦名木蜜俠風梓樹葉不理如於亦名若級黃老人髮復黃也恭老人則熟亦名木蜜俠風梓樹葉不理如於亦名若級黃老人髮復黃也恭老人與也柳枳柳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能八

合教彼南山既有构矣北山则又有梗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是白彼黃面如合教彼南山既有构矣北山则又有梗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是而可見耶不夫美其德而就其高言有盡而意無斯其尊寫之意不于是而可見耶不夫美其德而就其高言有盡而意無斯其尊寫之意不于是而可見耶不夫美其德而就其所传致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太后教彼南山既有构矣北山则又有梗矣况我樂只之君子是白彼黃面如 認與視響意相称不可從雖是視者隱以修德极之益安於者後亦及以及子本身認與無有後期之意時間後日也或看作克昌版後之後字以後問子本身認與無有後期之意時間後日也或看作克昌版後之後字以後問 ¥他之屋矣按說通保艾有引翼之形為亦德也不依劉氏專作親其壽談 南山有為五章章大句〇龍見魚雅〇隻源輔氏口後二章言題不引為 遐不黃春與首章次章本句相應萬壽無與萬者無服者願之之詞也遐

君得賢則基因華國故日那家之基有光華故日那家之光受利及民故 以德亦惠迪松都之理非茍祝春 禮所謂以無草之禮親四方之實客此類是已且視君子以壽而必先之 日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日保艾爾後C此詩美與祝總見尊賢之意清

户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附束哲補亡詩 由儀○說見魚雕○說通古樂由像合吹無射夾鐘二字

萧経正解 不老 振振其音寫寫蘭誠主竭其心時之和案何思何俗文化內鄰武功外然 **南肃君子由传牵性明明后碎仁以為政魚游清洛鳥送平林濯麟鼓望** 言將既和不何所思應何所修治斯和也言內順治而外威靡也然 件賓旅雖遠就不各寫其誠信乎故明主亦盡心以無之也時和二句 由係率性言道為民表也明路即君子互言之也無鳥異類且各得其

教育草

但聚馬天子之燕諸侯也

以心寫而得舉處之由如為龍為、先是在朝朝重宜見宜沖是在家家和而以心寫而得舉處之由如為龍為、先是在朝朝重宜見宜沖是在家家和而為中二章是得天末章亦是科君院也以我心寫今句為主後三章總發明所全直班詩四章逐章開說重既見二字、正因來朝而養禮由以設也首章是得 分或為澤及四海也 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本 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死而 宜其萬福之同也〇慶涼精八口 曹教之也〇古禮燕臣不止一次、故曰于其初燕而敢之 一章無笑語今是以有學處今遇上下面

> 飲取善學也為次樂也顧民日來張通凡詩之為若言樂也亦随〇部你必與也到長大雅藏舊也然清然為上路郭利刊指諸侯也以前寫也慕謂燕 君子耿我心輪寫而無留恨冬是以蔬笑語而有學是也其日旣兄茲於其 やたでたアルス無け不断し放吹此時自身使前脈則失去消失失既見

日為天子所変素而発施自此強茂也為朝廷所能食而命位從此未享許經正解一次本十二小雄 手之教而笑語以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教於穿有較坏是以君子今日。 初燕而歌之此

學彼斯斯家歐選擇時既見替了為能為光其能不爽納所發考不忘 不有寒處也設 也六帖諸侯適其情行起国軍我無上一時言之止年安都愛太後 之龍遊也與看得君之我前你名流海宇也處者未保候位而解澤延子孫

經80-369

不來矣夫諸侯因領天子爲本根天子亦称諸侯爲屏蔽有諸侯不動王宝 **錄解順日亦前金母會同有釋則為龍為光矣被变匪教被变匪秘則其德** 異也邊際母親俸幣也華帶首也思想於把之外存餘而悉者也沖沖垂發 和外替鈴也在試日和在總日發替諸侯車馬之倫郡是你亦以若子目該

既矣况我既見行于明相與厚為無欲見其和樂而可觀平易而可避盡不合衆被其然長大之滿惟其生之是也則震之零于上者且促泥而沾滿無

倭而稱其世於之美正此類也依所同聚也

經 80-370

即兩階及庭門首設大量可以地亦天子為静便之詩面以本書斯非申申與也准是當年犯學非常也既既安也亦久也足也優做科談也問禮問甚甚且實斯匪陽不勝結厭厭释夜飲不醉無歸 中而寫現成之意也無 乎上下之倩者也諸君子得好四比人其些未人其夜於講迷師則萬上寫中心之一二也于是有夜飲之設為原服然安而且久久而且是所以 乘太陽之未照者然下被益必日出而始瑞馬匪陽則不歸矣况或者孙降 加豆前帛宴貸以示客合外今日宴美語今日孔燕貴彰於為燕諸侯之也養以訓養儉故設儿而不依曆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照上養三食三燕侯作二餐再食再熟了男一餐一食一燕職在掌客 虱 20 が勝而此典で 〇按三賽再賽等即可并証又思之解 午之都而嚴堅後九獻之侯亦既及顧矣乃于夢覺其禮數情雖未能 Ē pij 袹 久气而且足所以通 郭於為燕 諸侯之 職在掌客者 酥 而始 組

湛湛多斯在彼皇草版厭夜飲在宗歌考 詩經正解 一次卷十二十章 敢不能 文日塚子地廣設之則日大塚〇葉禮君日無不能穿及鄉大夫皆對日蓮之日塚子地廣設之則日大塚〇葉禮君日無不能穿及鄉大夫皆對日蓮 職節伏成有不同又不可太廖柱云跪日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存息の0つ9020と900での 柴井歌問合無數以取數也但略引燕禮竹游侯燕其臣非天子燕諸侯之條設大樓而己〇騎士接燕越之終又有無算爵言惟意所勸醉而止無算。 合衆後港港露原本無棒干地也而在豐草為多天澤之被固有其所采丸果也里東也夜飲必于宗室基路寢之屬也奉東也 或冬之日不射亦官古者無麻獨而用荆煙鄭云未燕曰燋但在地曰燥我 必如此正是情之厚處の與意重不聯上正欲其露之常洪湛平の監陵歐更屬迭移飲酒未願久也獻許交報情意禮冷足也不溶無歸此是心上班 飲私燕也不願云君留而盡私思之義故言私燕機務不優勢分雨忘安也 上司官兼展于西陪上旬人執大明于庭閣人為大獨子門外燕禮輕無庭 屬氏日燕當以來而言夜飲春莊間有官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聽飲酒有 析講露必以勝而聯無必以醉而歸二者皆有入而不振之意故以為與夜言歸可也苟未至于酔則貧主之情猶未盡展而爲可以言論也哉

等分兩心所以治質主之交而盡數許之情者在是故爲成熟飲之禮也の般定之上燕禮雖熟然名分非縣情的未盡也惟在彼宗家則上下相親而析講露在豐草則膏澤深熟在宗室則思義厚此興意也然必在宗室者蓋 此版戲之夜飲安而久久而足也而果何在手則在後宗室之中路發深嚴 「與心與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爲有者也今并也今德司其佚多而不能應 洪洪震野在被祀棘頭九君子莫不今德 東在港路之能施此車車在根林之能受按疏義謂根棘中塞故以與德相然語之教不一物面均指于露君于不一人而均今乎德此與意也上二章所謂人之表德亦阿非濟惟行者何有哉所別人之表德亦阿非濟惟行者何有哉 明白迅速尤者其心忠信就然無一毫可疑也顯尤與下量等俱放平日本恐詩人與意未必如此大抵只以二物與莫不意耳顧來就心說顯香其心格外交故以與條準推翻犯軟開來故以况令終桐梓柔木故以况令機稱 級○陳慧生日記者皆以今懲泛言其精神之不亂不根期允認以今後还懲虔多職于不及極今能莫不今後與不今傷深羨康俟自有為龍為光之。 ここっこっ 窓二大塞爾之路聚又胡之正一聚小聚間之燕縣又謂之少寒大寂聽政衙 了與你做之夜飲非不多也然所永春一人之籍命而其所不敢忘者則天 明而治也在前小般釋服無息也在後自即以下二點

往路度正被問人皆也精書云王六年天成

小親五諸侯三聚大般

取忽者則草君甲臣之念雖當請治之餘而柔嘉者式彰其深謹殆無一人政成地天之表矣此周遺之所以隆敷以成地天之表矣此周遺之所以隆敷以成地天之表矣此周遺之所以隆敷 學是○曹無奇日孫主示慈惠湛露之版版慈恵王矣而卒飾之令德今侯 合恭不但已也彼桐之與棒其實難離而下垂基無一 不見之君子與嚴嚴之夜飲非不醉也然所被者五位之思施而其所不 湛露曾氏日前兩章官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今德令儀雖過三萬亦可謂 湛露四章章四句〇春秋像省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玉王宴樂之於是賦 和而有節矣 不答駁便行人私為對日臣以為於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正王宴樂心 不維以注矣〇按左氏傳日衛寶或子來專公與之家為風港露不解又 十大禮以自以及の朝正于王謂朝而受政教也三爵春秋傳門臣侍君 于是手賦溢露則天子貨勵品使用命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母與之敢 也〇此詩預想其光景音 **肾酸而不喪其所後也** 一物之不盛矣况我和 のいると

詩經正解卷之十三 財也用事本者也仍強犯原果也大飲有日熟(此天子燕行功部便而緣)財也用事本者也仍強犯原果也大飲有日熟(此天子燕行功部便而緣)形与招請分受百藏之我有無為中心說可及之鐘鼓旣談一胡樂所庭之 全国通詩三章粮是王者自道其錫燕以報功之慈重我有嘉寫句蓋敵胤之序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字速字不可入王者口東中又日此許首章七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嘆以今の今の今の今の今の今の今の今の今の今日母前銀形弓意の慶原輔氏日守之而不重則得之者亦能于之而不可則母所銀形弓意の慶原輔氏日守之而不重則得之者亦能于之而不可則母所と表示能子之而不可則得之者亦能子之而不可則是不能 以马於之樂歌也東東昌本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另人所敬義之主斯以賦也把事未再監犯弛號與果也大飲質日期(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鎮 知玩三章一意不通及覆味歌之耳非有加重意也轉氏說不可依如重為耳繁重于載載重于藏好故于喜喜該于照勝厚于右右尊于養然 後世親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出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當 待有办不敢輕臭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中心有依死七非自外也! 要之言其速也为王府實藏之马一朝奉以界人未曾有運留領情之意也 出於利該則迫於事效至有朝賜鐵家而非居残亦則與中心既之者 小 雅 男 4 吳之琦章玉仝閱 湯敷仍五計 姜朝烈承武 全校 朝

「一日本のでは、「日本のでは、「 の分就典連對看真有內要照有功意重在武功上中心與之重一心字見用人尚赤故重形弓賜が不張故曰弥說文云昭号及謂馳之而遂與之也可以追前日耳我有四分一順說下謂中心欲與故設惠以存見不敢輕用此典問人尚赤故重形弓賜が不張故曰弥說文云昭号及謂馳之而體反也麟郡正解」、卷十三小雅 京立必用樂建也大飲質日享化賜习失以營禮行之饗京太牢設几而不享立必用樂建也大飲質日享化賜习失以營禮行之饗京太牢設几而不享以出于利誘非迫于事勢也龜鼓既誤降重其典也享就無飲上該錫必先非出于利為

異矣屯督各衛功臣解離至有印利而不忍子者則

化与羽分受言裁科好之我有嘉宗中心喜對立之鐘鼓既設 照展了からすられる。 参え用克が州王行瑜伏林の漢書韓低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本党用克が州王行瑜伏林の漢書韓低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 照假有功當封爵者印利飲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 悉死船宗景語二年以王行喻為太師號尚父則藝券後王行瑜舉兵化馴 也 ○唐德宗與元元年加李懷元太縣賜鐵券懷光尋及馬越取長春懷光 天下公用今便條弄臣私思檢委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 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河会就全百母将隆奏武庫兵器 外人意無各債是設許斷落若入落是重王者不重亦質矣の漢衣帝建平心非欲其以為重以為思也盡吾之雅意而己の問題一刻享之亦真與各のです。 こっこうこうこうこう 一朝石音以外

東也敢抗之也事樂地在動也尊也

合泰且是邪然之形马不但藏之已也方其受請马人則載之于弓殊使其 深柳宝

析講真前抗弱抗形又子乃然使其陽常正是其藏之謹也在兼的尊二意 は酒和草であ 跪義云無飲之際動以助飲有為尊佐養酒以動之賓以尊之合言則動之

光日邓今受宣奏者指於之我有多数中心好數之鏡或既設一朝酶者師 同也要超好說時報也飲酒之融主人獻家有酢主人主人又的自飲而述

万叶

的以飲食消之酸酸循厚也動也

速用王族得賞功之道矣

期勤之以消而具待之也。 施足矣主人又的氣前之酸所以見其意之則也而以遊飲故又傷飲合言 衛也改養為國家情名器故蔵之也慎以重為国家報勲臣故子之也該以いいのい。 村落於湖福間以形弓箱之干弓奏使其色常称也亦作数之中事甲兵马

待報者其他則九代之出乃大司馬所職非請係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 马先然後專征代東來召氏口所謂專征者如四男人為臣子祭和不容 表輕行者異矣 〇 衛岳九錫文以君龍縣虎配多姓八维捷討道節折衝 縣重可以包輕也有弓則有失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言旅弓矢千故服 功則就干玉以勢于夷其賜有功不須門夷之功也晉文侯夾輔問室平 · 以則然之其代中国雖勝不敢故左傳班三十一年日凡前候有四夷之 四海是用錫君形弓一形矢百族弓十旅矢千〇元疏較功音代四夷而 有四夷之功王馬之弓矢又為歌形马以明報功安集鄭氏曰凡諸侯賜 文侯所受行并有放马此詩獨言形另容以二文皆先形然然形心放多 王東憑龍民公亦則之弓元尚書文候之命是也對於子所言及晉文公 废云矢干则弓十 0 即瞪大司馬日以九伐之法正部因恶弱犯寡则背

经正准 明末一日 治門即應選掩兵而不復用不追夫功著斯常續節鎮御天子從容問勢人母問先續與兩伯权勞勢們守先王成憲其繁干凌索乃天修文德以之沙其功之得遇與宋之袁也而非國家之點也故此一歲也若由予一之沙其功之得遇與宋之袁也而非國家之點也故此一歲也若由予一案于是二三友那共相協和于下亦何自以殺戰安據為朝廷建不世出案于是二三友那共相協和于下亦何自以殺戰安據為朝廷建不世出 之人的家無事尤不可有事事之人向使海外又多勢宗如於天子垂衣这如此也故曰形弓處則諸夏衰矣〇附録時齡國家有事不可無任事 之則也大凡有功而不其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逃則受賞者疑故界之 周王重旌動之典如此真足令人思香矣口做姓云先王知天下諸侯不 之財殺其務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今陵正則杜之外內於島以之財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於則境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貧固不服則 三配以形子盧多無響新写宗之際復反覆味獎而須美多益以意乃於于是取數百年實藏之物慎重以賜之而復加以主 į | 到固不服則侵 非常之功 1 10 × 4

本書面其意外已海突衛所開家屬礼未平之中縣重典以告有功能不可。1919年代表面不可的的。1919年代表面不可的的。1919年代表面不可的的。1919年代表面不可以可能的。1919年代表面不可與其一個的。1919年代表面不可與其一個的。1919年代的。1919年代表面,1919年代的。1919年代的,1919年代的 、場命其心又要可問散吾故印中心則之一記古今即功臣之道無難《親先王之以心相與者相去遂於沈孫ニ跂歷帝制自然至以迫者行。常位世者即还相傳捷甚或以州書張於為楊防路述之與而根鄉不一者位世者即还相傳捷甚或以州書張於為楊防路述之與而根鄉不

心不至矣祭且有後則受敬之心雨查矣。心不至矣祭且有後則受敬之心雨查矣。心不至矣祭且有後則受敬之心雨查矣。心不至矣祭且有後則受敬之心雨查矣。

苦苦者栽拿

于此

等者者表在彼中心時紀見君子我心則不

公子に為社稷喜為蒼生草川為君子喜而豈於音笑貌之為故。 合称菁菁者強則在彼中冰粉生且得其地矣鬼我者自其口出也其存為此章言喜樂之情根于中央改與上章亦無大異我心則喜要點透我然之為首為此章言喜樂之情根于中心之發而不皆若自其口出也其存為就何如脈之就何如脈之於應無炎遊經逆之而始遂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意之就何如脈

以心中陵陵中也古者貨具五具為朋錫我百朋B.是之而喜如得惠贷之所追正解。即来了三一種。 教育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比也有种楊永為舟也該則 特殊言義清明後後北京門でおり

不定於至此而定也以上三章末旬下俱要見無飲之設有不客巴意方保養通正在小人 宋北思賢之心往來無定既北二旬亦與上三章同體古云洗平若不繫之 作而此反追言未見思之者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之意楊舟之浮流無 作而此反追言未見思之者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之意楊舟之浮流無 作而此反追言未見思之者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之意楊舟之浮流無 也深古人燕脣其真心寔意溢于言表矣 也深古人燕脣其真心寔意溢于言表矣 也深古人燕脣其真心寔意溢于言表矣 也深古人燕脣其真心蹇意溢于言表矣 · 好又云心無搖如懸於即載沉散浮之意休字對岸沉言字法妙品所謂心

三分北伐也 茂處則征伐快矣由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怠置。密則法庫 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隔戰缺矣来 物不送英南山有臺族即為国之基歷天的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玄東諸 則陰陽失其道理來兩有嘉魚於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突禁丘於則如 飲矣南及殿刑幸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餘矣華柔於即富發缺矣山境為 六月宣王北伐也處馬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幸原則 0 0 0 恩澤華央港隊發則舊國難吳形马茲則諸夏衰美善豐育或廢明新

> 功之事下乃言其班師熱飲之業也首三章是出師縣事中二章是行師時全百通詩詳序北伐之始終自出師至凱旋俱無不像五章以上總是行師及全百通詩詳序北伐之始終自出師至凱旋俱無不像五章以上總是行師及 言体兵無飲之事の古義接竹製事在宣王五年につこのの 避儀矣小雅盡處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東京是班師時事此詩難稱吉甫安隆美宣記能念縣上是其中與他等中でいっての

本五子自促以B子國內子是 及 大月楼楼站戎車既修備四杜縣縣站載是常無町流獲犹北城我是用急到 詩經正解一門卷十三一種 原也力月建未之月也棲徒循邊送不安之熟我車兵車也修整也縣緊

秋也孔甚綠盛匡正也〇成康既使用室寝我八世的属王前暴唐周人犯常殿我事之常服以蘇幸為弁又以為衣而素寒白鳥也微犹即後你 者以嚴允甚緣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玉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部沙而殿部心作歌以牧典事如此可馬法冬夏不與醉今乃六月而由師之出者于我被犹內使過近京也王斯·里子事即使命尹部耶帥師你之 亦載之子車上兵與師之急若此者何耶蓋線以通近京及其難甚機而我 而靡定焉以戊車川既防而整治以四化則發於而强此至于戎事之常服 区正此王 何如散後冬夏不興師司馬之常法也些當六月乃率然興師人心皇旨つのの 您不可不急故王命干是時出個子以攻爾府之指越明華夏之大分 国使中国有常等之券也不然制為。 他人 ĬŁ

所经工解 · 《朱十三/小》 数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奏孔松言自彼來侵乃過近京芭即四車甲器被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奏四牡目縣聯則無一馬不精強奏日服而設而持當六月戎服非所宜故載之當職時乃服之也戎車目既餘則服而設而持當六月戎服非所宜故載之當職時乃服之也戎車目既餘則服而設而持當六月戎服非所宜故載之當職時乃服之也戎車目既餘則服而設而持當六月戎服非所宜故載之當職時乃服之也戎車目既餘則 是此月之中即成表限既成我服即日引遊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 む之起六月紀時也時言六月祖界則為夏正可知楼根是分子與一般內所議此章送其於受命出征之詞也上四何是與不府之師下是格其不得 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水吉事尚文武事尚强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一本也比物齊其水也九大事祭祀朝觐會同毛馬而領之 凡軍事物馬而領 防也〇寝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所著書名司馬法〇豊城朱氏日先 帝王白立之要此今最犯內侵則不匡其英臣正也正華夷之分明內外之 出际是也王国指京師言乃天下之根本也要提王因乃文武成康之故雅 章匯若門何是也我自朝廷言用急言自我起後一急字最重即府之移梅 里一会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の民比其物而曰四縣則其 王法夷狄侵中国臣子背君交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眷許之先爲 亞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用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 而后間其急如此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宗柳堂

而佐天子町

牧園験競奏通事其が北井的高四馬背簾側が鹿色で背廊可以見馬之のこのののである。 ○こののののである。 合称夫六月興節宜子倉平市不假為謀兵令則両修素預將的得人彼四合から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

如此其的面四馬皆歷則力與色之皆齊可以見馬之

變之地從事之於而不失其常度也自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儀

武之限以是王国 叶于是反四生修属其大有厮是 常成後後花以麦属公有嚴有教廷科武之服 叶清共 而或避為然所以有是行者豈以透馨動其臣哉蓋以樣な內侵天子為之总情事我服竟成即日引建盡三十里之合而止受不失乎其常不因追利 東突追本其初維北六月之中即成戎事之服權以濟乎共發不因於至而 有餘矣所智之而皆中法則人與馬之相得可以是教之有素大常服因是 以住天子此二章言王命出征下則吉甫承命出征也〇維此四句一直說言指敵依上談蓋衞狁內侵王因不正此天子所愾怒也故吉崩奏命征之〇 別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處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即應變速矣 日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材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千孟津去 のでは、「一」として、「一」というでは中の歌芸明色中自歌次章言不失常彪而下言版真以共武則寛而此言感敬從客則急中自歌次章言不失常彪而下言版真以共武則寛下註中の歌芸明但講中宜總會此意不宜物物分別の上章言我是用急 中又級此皆相形互見以赞言前之妙于行師ここと }

元戎士承驻以先啓行,严即反獨犹匪苑語整居集楼語傳稿指及方至于涇陽織語文息受白斾央央原民 於経正解 · 网络十三十二 合衆試以代獨抗之師之前軍言之養茲獨依不自農養整齊龍衆若子焦産旅選鋒鐵選聲其罪而致討焉重市悉會市城市所不較較於於来 也容解行道心循言祭程也の方像犹不自度是深入為冠如此是以建此 島平易生之章也白旗極雄者也为鬼鲜明能元大也我我車也軍之前鋒 權州三原縣也錦劉向以為千里之銀則非節京之錦兵亦未詳其所在也 以却擬依而成大功以嚴敬爲之志則是以共武事而定王國の天日定則以却擬依而成大功以嚴敬爲之志則是以共武事而定王國の天日定則以不敬為為於不敬則軍事不懿の慶源輔氏目有車馬爲之用則是 發之 間使銷及 左直抵 涇陽之地以夷而亂事以逆而犯順深入為窓如此 方發即朝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官其深入為冤也恭賦字同 孤也 为度整对也住 移稿方背地名焦未详所在模郭璞以爲孤中則今在 氏日薄代各板則改之服則全之不窮征遠計也〇又日為將必殿不樣則 不止子匡矣 医以佐以今是王命敬其如此此以宋吉前自敬以是到王命也〇登山部 也勿根認作白色不以符三名称戰則節之此乃 古 深柳

我但您安計於如輕於如非四性就作語所, 信且限时两神代優化至于人精 前年而下章戎車四株別中軍大隊也の此章大意如豊城朱氏日襲徒性部出以律否城以今討骸犹而旌旗鮮即選鋒銳進則律而城矣の此章言 京有真中以犯順之界而代以有制之兵功竟再于無上北市〇多分至下。 でいいのの人の放元式必須進此只言其兵成之弘其宪言南之取勝己盡子有而敢人死故元式必須進此只言其兵成之弘其宪言南之取勝己盡子有 方之地且這及于涇小之陽為其深入為意如此可謂熾必於是建旗寬題 日左傳云師直為北曲為老今因獨從為老而聲罪致訴則直而此矣易日 锋銳以懷之然謂之十乘則為四十四四十三十人其為於本亦不遇七百 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於在民監據千焦機之問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千鎬 基族施不設則軍旅無親面紀律弘故族帳必鮮明元或不寫則先鋒不說, 特共一耳○王中初日建以正正之族又必該以堂堂之陣乃見王者之師 舒也從前後軍中選出勇銳者以當前外惟先駐已奪其無而後外大點可 经色該此稅後軍者即後玄武是也或罰失典粮及綠文白於非是元張是之族以終帛級綠城本為燕尾次日經確非與施為二份也失失只承白神 以不缺克矣此正吉甫之奇兵〇降士云鳥华為朱雀繼施為玄武頭有慈 四十四年士三十人恭奉七百二十人軍前日啓後日殿元戎啓在所問選 陣之車夏日鉤車先正也殿日寅車先疾也周日元戎先長也十乘明為馬 义恶足以敢王者之師恭 及東選其大者提在頭陣元戎車般給馬被甲衛型之上河有幻於名目前

> 而臣吉崩其致中與之盛也宜矣 然則今日受祉之多不其本于此哉夫以吉前之賢而友張仲以宣王之賢然則今日受祉之多不其本于此哉夫以吉前之賢而友張仲以宣王之賢則烈之然膾之與鎮無不陳非然是燕也主之若吉博與之者維誰在乎乃則烈之就膾之與鎮無不陳非然是燕也主之若吉博與之者維誰在乎乃以之意致因吸離而致食情之所不察也也是,且供之派而進御于諸友孝

與之後已移有不權其音樂平斯時也上為發王因之又奏朝廷之稱皆其分祭礼代院定班師旋歸但見吉甫取縣代之聽能前隻棲之象已平而嚴於無少之來伸在點言其所與宴者之緊所以發言前面華起縣也

也下馬樂四力之室冷天下之職皆其弱也其受社不内多乎然所以設

將道路之談。田自六月而有永久之谷則

卓由無飲豆樂多受稱風盡以其歸白錦而行末久也是以飲酒進候於朋

是燕者以全師而歸自翰京

謂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也巡出一籌好漢來不滅西園洛下者之賢亦由天子命之非國吉甫矣○明白說諸太不止張仲獨聚張仲所友受飲為其主之光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為玉吉前為蔡而所與燕太受飲為其主之光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為玉吉前為蔡而所與燕太後明吉肖之外故以邊歷肅添為人臣之滅本欲彰吉甫之賢故以孝 之死于榆手又不忍官矣将呼將相之不和豈國家之智哉八旦以朱氏日欲國非軍因者唐侯囚使恩李懷光雅都以中朝改發何可時該主由武後 無孝友之人朝夕講首于其素則支武之他何自成而俗接之功何自立哉 及乎張仲恭正以見宜王之中與以有古、我而言前之民以以有張仲也苟 宣王非吉麻無以成其功吉南非張原無 以成其德詩人美吉南之慈高并

詩經正解 大老十三十二 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川窮兵騎武之意消矣○最山御氏日一 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或有備車馬安開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意言休兵 大月大直章人仍○藍田出民日上三季言自治之備四章言最稅來像

車旣女四姓便信西北平原廣野東日千里利于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章日戎車旣餘四姓廢駿二章日出物四騷三章日四姓修廣五章日戎

來色並

沙克的征也

秦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末章推本其成名著而遠人服以見成功之有人全直通詩四章總以元老壯散為生養美方叔之意一歩進一歩首二章言軍序來也官王南征也 不其實办不曾大假職歸故止監稱其軍官而已,然子目南征別察想故君臣同與為此篇作于軍士故但知有将帥而己○朱子目南征別察想他○按前篇北後作于有功而歸此篇南條作于率師而往前請作于詩人

言来它等于彼新印

于此首語敵対海方权治胎山其事三千帥子之

加透力权率上来其近周已是重要移耳有碳酸等沸精自成叶质的高隆蓝蓝

母.其具順序務路車或路也來亦為蓝原以方文於藍倉車該也的齊馬要其些而言未必選有此數也回來事事也記練習也言樂其線也率絲發了來與了三人及奉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比百人也然此亦極 發刑首級卫命少知即他即行和色而食及以其事以起與外漢言来也則 松宣王卿士受命為将者也從悔也其軍三千四當用三干萬恭養兵車一菜直馬食軍行来之人無皆可食也用一歲日萬二歲日新即三歲日命方 于彼新田于此苗配交方权治止則其軍三千師干之試及又遂言其車馬 領有勢而在府有樊行殺也學馬人帶後與也俸車見東京衛〇官王之即 要也自治菜也青白色獨其葉有白汁出吧可生食亦可然為如中全苦日

而代望荆也兵國以義動矣而師之律而威也何如哉彼師之行也南言来者謂行師之道非義無以植有名之紀非律無以昭有制之兵我方叔承命合恭宣王之時聲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来也而此故赋其事以起與之矣以見即卻之監也 馬之美級兒草容之盛與至六句止以所承之芭新目有之蓄配亦有之與新語是與下章尤言軍衆以及軍客也此章上六句與草徒之盛下遂言事が訴此與下章尤言軍衆以及軍客也此章上六句與草徒之盛下遂言事此軍容之盛何如哉此軍容之盛何如哉 非明矣以竹為雖所以蔽車也而其數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悉下的有鮮明矣以竹為雖所以蔽車也而其數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悉下的有 **达則于彼新印子此首如矣我方叔承天子之命而推南征之師也則戰鬥** 乘之四縣則兩縣兩服異異而順序及其所無之路車則較益輪發夷然而 之事有三千之盛打禦之來有練習之精矣由是方叔總率之以行也其所

統之兵不維聚而且級也詩花有品無母言來花來也显水有花草也

之餘樂親馬府之飾詩人界成以見樂稷而朱註祭樊楊以解府法樊馬大詩絕正解一天卷十三十年 游言来也于彼新田丁此中鄉方叔治<u>华共</u>重三千族族央央方权率出约城 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目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身右主動具門萬號百萬量一一如其數裁の翻錄詹道傳目尚書孔號光出車一乘人之詞不可能名數以求之以極言其兵車之處取况兵有先聲後定項以及為國人之軍人軍止七萬五千人孔以前羨率盡起王民間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三千乘甲士歩卒將重車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于六縣萬二千五百三千乘甲士歩卒將重車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于六縣萬二千五百 常則在獨之應止言為之則而於乃馬皆胸帶也獨東也又在樊上者也〇 馬我又有俸華之下垂皆聽太叔辰來東沒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未我路是 **並以飾東而設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飼有鉤腺有葉將以飾馬而取夫** 之苦于此亦可想及其草三千每三十萬数已在其中若有取必有能以表 故花掛於直王中與田野退鄉千夜子為王師所通見食無轉運所持於有 称也泉也田一成 而徒亦衆法當然也兵車或用之事等以車事問重之事寫平兵其三天亦 中主都事奉前距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隨 到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日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身右主 華東其色展不乘華路者此特尚未臨陣也與下章服命服意局鉤者馬領 松其藍面亦師干之試重武字官師至之所以打架大敵者又線得也如五 |干乘甲士歩卒將直車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年出于六縣萬二千五 二日重事中十二頭状家子十人問守衣養五人庭養五人樵及五人共 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軍者兵車以軍大臣以及輕鬼兩車總百人 日首始反萃也二贯 日於衛和泰弘所田百田以降至京應

殿三於赤帝忽豫 电坐着煌煌的帝王恭恣者也如葱香也形堪首植土地也朱帝黄朱之帝也坐着煌煌的帝王恭恣者也如葱香也形堪首植土地的红线目豁為口南旁各一国馬故八也珍珍野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业也中都果尼其口尤为郑末林敢也以及梁束兵市之最而朱之也如文

不為與自信的。 於子行第之重錫命之義而方权之威後並覆如此可以次其有成也其與 於子行第之重錫命之義而方权之威後並覆如此可以次其有成也其與 於子行第之重錫命之義而方权之威後並覆如此可以次其有成也其與 於子行第之重錫命之義而方权之威後並覆如此可以次其有成也其 於子行第之重錫命之義而方权之威後並覆如此可以次其有成也其 於子行第之重錫命之義而方权之威後並覆如此可以次其有成也其 於子行第之重錫命之義而方权之威後並覆如此可以次其有成也其 後世级一勇之充為民之司命者異矣 到也朱彩属急疾之島也長至爱於也無強也獨也後早也在以前之並以上並結人伐鼓陳師鞠稍旅顯元方权伐皷淵淵明於振旅閱閱新細州於縣縣及以前其形長天亦年爰止方叔治出其單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於籍彼強等與《其形展天亦年爰止方叔治出其單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 莫不索發于淵淵之於 動之狂故各有人市事紅人代数五文也可行也工干五市人為斯上市 有統不 以則進者不敢止 茶柳堂

庫結單型煙焊絲如蹇如舊顯尤方松在伐儀旅戲荆來威剛音 蒸納強荆大邦為儲方权元老克拉其獨方权率止執訊前獲聰冊 於戎車單 賦也獨為動而無知之統強科刑州之量也大形猶言中因也元大称謀也 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學學衆也将於桑也是疾而也了也幸也若管與子此 前膝先然其所 取。 全: 勝之功者量專在

新經正解一人卷十三十八雅 次方叔公元老而即師所謂長子也北戲不可就上章進退有節誌言方叔 元老尊之之詞易之師日田有食利熟言無於長子師師蠻荆背振田有食 車之衆盛又執訊似接牵止該師就人就為是盡執訊獲願就人之男上言 却以方叔老不能非故敢憑畏及即後鄉是以前也此非必不職而服雖常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本以吳形容則靈相語之意由來蓋前人本心 則承上二意而狀其成如此亦可從軍軍言其数存填言其夢也亦為北飲 展也我車三似就車之衆盛上言版也或謂報訊你對我車二似而如塞何· 如經如何之急疾者其兵成可謂為我且此題尤之方以也昔常征伐嚴稅 部以有也其徒求則有執訊獲聽之勢其我車則有蟬蟬之來拜得之於有 前替丁襄之蘇其謀與威勢荆之所素畏也今不意南征之師方叔垂老而 衣學元老而運籌制勝之集素落下胸中其謀嚴固其非不故方以之等具 此故器問題報敢與大那為仇意以方叔老疾或者不堪任将兵 心量知方

ħ

于戦間之功

で東文間式也の 厅事攻宣王夜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投發於役文式之境土修東馬備於 全直通詩八章總是美宣王中與復本而放其即原之始終也前七章是詳田被復曾諸侯于東都因田縣而選車徒馬 河經正解 | 東蘇似其一時露布之書 夫登日参言子談の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鎌C張自 ~各章意方極有次第記計了 語の意の

是也会語儀四軍是也四田衛六七章是也遇車徒三章上二句是也常之田夾〇孔京後車馬一二章上二句是也備器被三章建就設施之類四此見其車馬之坐把律之散所以為中典之勢者在此其所謂以其字尋四此見其車馬之坐把律之散所以為中典之勢者在此其所謂以其字尋 亦至亦至為中如此攻此即此好既住此問院軍俱是以外之然不奈似之本結在者子太成上雖東都之行東在外分亦此該以此出往亦作即此後 齊舉然風俗之意 O未干日好田銀之事古人亦多到之然宣王之即乃是

我直既交过是此同四生同胞情况曾在東 粉田東都也 留於後事節便下來都即即你而過事他等於部人作此以美心首章於言室既我久察其為重千宣派內修政事外撰來我後文本在文本工作工修車即像 也原應充軍也東東都各臣也の周公相成五管洛邑為東都以朝詩侯同題也攻堅同齊也作出宋府本本南北也我事亦不前沒也田衛齊足尚疾

千今茲豈窮後心以授方內有為

略也中興之家象何如哉の豊城朱氏目車攻馬附添言其軍塞之逐也四點則王賦實民齒繁也衡戎車両民安比目顯而維則則匡國之散成遠之也其任重無覆轉其致遠無邊無則投計當也按立何而出載環郊制而攻也其任重無覆轉其致遠無邊無則投計當也按立何而出載環郊制而攻也其任重無層的力侵癸由此推之其中車無脫輕其間人無監視則應官修都不言往作何事暗含會同田職意本至下章指出行称故遂以田車寫言復曠典于久廢根人心于積衰者皆在此行注中泛字將字宜玩具言往東復曠典 杜麗麗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攻修治于問歌之時而囚杜克惠于啓略也中興之氣象何如哉〇豊城朱氏日軍攻馬問泛言其軍塞之座也四 行之民則可以無言而徂東矣。 曠典于久廢根人心于積衰衣皆在此行注中泛字将字宜玩以言往東

日東田東日復之車好害也皇盛大也南京南田也後馬鄭地今開封府· 田車既好計原四性礼皇東有南京等近獨当己行為計解 詩經正解 人象十三 小星 彩西國田澤是也宜王之時未有鄭國國田屬東都幾內故往田也心此

此好阜不必牽上攻队宜另議或云上章既攻張言其制之次級此既

是言質之所為東都之行也改革二句要のつうつう

灱

押堂

中

一澤無水日教作郡縣志言獨田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放地正在圖田中耳賀言二字於上以思馬等是事言行称分明是大意以收文の二、京本等有理北鄰而四方之其通稱聖禄如此篇中稱于苗並必定是仲多也即下宣會同有釋校當時登是會同兼承詩人只以京行很又是是仲冬也即下宣會同有釋校當時登是會同兼承詩人只以京言行後又是是仲冬也即下宣會同有釋校當時登是會同兼承詩人只以京言行後又是是仲冬也即下宣會同有釋校當時登是會同意必定是仲夏衛而四方之其通稱聖谷亦道孙曾冬然而四時之祭通稱百万十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放地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也 数有前草固有林池是也天子于即點為于諸侯承地不可故自以問贖之 於註日南田沈無同日即下章於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於日南草川語所謂

於我則重後之衆所知且車後不離而惟數者有學又見其部分也聚五条東也之子有司也百麼秋之通谷也讓東也書於學表學也數車徒者其受之子干萬村一選徒每日指達施設路搏精數干款 詩經正解 內卷十三十章 於而師律嚴矣于是建超蛇之格設注於之機以統之于以持賦于數山之以見解於之衆盛而王賦後矣東徙不讓而惟數者有聲可以見車徒之靜以見解於之衆盛而王賦後矣東徙不謀而惟數者有聲可以見車徒之靜官預為于首之舉乃選車徒而其聲貫上然為夫選車往之弊至于為上可官 合称道夫至東都也明銀之宴雖未即舉而明銀之備不可不先故有司之民地各体の此章言至東都而遇他以張也

建城正以稿本後也但言題徒別題車可知遊飯兼王既復師律嚴二意因而上其郭青原在天子即末章可見遊徒追続本皆于苗事然重遊徒上盡打勝于首而建態样散乃會朝以後本此意沒復裁之俗不之天難是有取 下而再來夫蒐行之後為

> 為見其序且整也方送徒以徽而遂日搏戰于叛言其士衆之爲而氣大事也の處源輔氏日送徒其七言其衆且肅也既送其車徒矣以建設其其死不平曠可以也田翳奮可以設伏故天子將搏戰于此上東有再本訴及也 と言いている これとという 然有司先為武具以待會同學而用跟也 車徒之私而兼靜治設然上王閣解治意當于末章有問無聲發之放向之銀之後有麓人以敢逸獸人以雜抄司常軍蘇炭人植態放選之間七只重 小。 也○東蒙呂氏日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季先言日順者 七只重

黑後四处四处李莽赤帝全員會日有澤

伆 也時見日食殷見日易釋陳列聯屬之致他〇此章言常便來郭留不來都敢也再來重絡布散之熟那散諸侯之服金為赤馬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

詩經正解 《卷十二小雅 合然天天子至止固將以田旗也而田孫末行朝倉之儀舉矣斯時玉靈不 振萬因威強度是兩周之務何男來衙之派何非齊也其不然四往而來而 ----来柳

聯展英爽內存祭本意有釋內在嚴戚意為此人心之於也亦荒苗朱之帝 以黄朱之泉が全馬節故謂之金島門 川王氏日 君宜失言而此亦希

有二年而王不巡特別六服皆來朝於東也的解顧云五等冬以其節兩唐非諸侯此時之朝有兩起也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受行殷見各十 走市段此日若有異者中與天子為之也の上言異徒此章只宜言行符及形容中與減求人心整備如此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意見稍是四生猶各以其班尊與之有其尽實殿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獨也の此章只 本諸侯朝親之地面夷属以來此避久廢宜王中與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 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釋不絕此可見人心 則亦黃臣道也故此食同則赤帝也註中時見日幹及見日則乃問皇後見 春會同放也位其臣展則先恭君道也被方私服其命除乃於亦會同于玉 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玉安能聯属如此之盛千東都洛品 以美之也 而乃以會同間之葢欲講領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銀平〇塵陵暫氏日

決拾既依美以與弓矢既離賴師明射夫既同助我聚柴音為詩權正解——《朱十三一》

•

言的命而即即如 以送弦文本子是他的中 軍也決以果骨為之者于右手大指所以釣弦開體恰以皮為之 以防也失意文作學都務會也住前使之人**即而來**之言被多也〇此章 中語語子及弱與失輕重相得也都大本部是大 老子左臂

繁共命者非一般中軍執路或以保而禁作注表於命者非一人自王者臨弱而配以失之輕弓失能調而適均矣斯時也天天以與處為節而輕首發行以遂弦决拾既依而整齊矣射必頼于弓矢也則弓强而配以矢之重弓 何如哉。谷之既依者于此谷葵其能弓矢之既尚者于此其城其藝一時人於之首公之既依者于此谷葵其能弓矢之既尚者于此其城其藝一時人於之首為表史心等外天也莫不同心協力以供田服之攻前尚类學此所發之積台為決 合悉會同院平田很斯樂後射必及于決格也則決着干精以约茲於着干

> 其新也舉恭照後各所務之名因以與之非在收入車部數以節也積無多 另外設日射天諸族并左右從行者皆在放口同然只是人人協力非必比 于祭前左督於其衣補以利於日於典與於打比日依另照前得矢之重日 意不思要在班中上記出路便樂于要來遊事这甚朵以射而後者言助我 中号弱而矢至亦不中此矢之調也諸侯皆去金島而用夾拾合亦若而持 彩而得失之極於日對亞山湖氏日弓既上放必雷速之端正則可則沒有 指天子言の社院委川上立是會同人同在初之後蘇見友像整專和来 為此華方是行獨上二個首行行之其下見其人力之済失行于於公者 一必加持採此乃之調也失之輕重必然,与力之強弱与弱而失起則不

詩經正解-人卷十二十八十二 大主郎时及合后矢如破斗音四章院建成縣大桥后篇时一个大主郎时及合后矢如破斗音

想養外很多了此章部即便而免其射御之部也 **芥范週別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點驅之法而射者含矢如破則可** 以也行偏倚不正也勉能學之法也合矢如被巧而及也蘇氏日不善射御 經 80

到卻之善獨言祭者縣在服外以下出入也仰不失其題照問過君表逐會毫見馬之有餘不倚言不但於毫而又中法見致之有素光見公言補替未就析詩此草上二句言田獵之事下言射御之善也四萬言不但齊足而又齊 以見教之有素女然使射御有未善為前非整庸之規也今御者以法監經而又亦色可以見馬之有餘矣衛外兩縣皆不倚鄰固不外出亦不內入可合然自其射御之善言之但見馬之在駕者一車四馬則皆黃爲不惟齊是 不夫平元御之正射者合矢如彼俱見夫巧力之全御不在道以從射射亦 無事施遇以得命斯御之善又何如哉 左同能我雖驅也合矢如被問射左膘 達右鹏而巧力俱全也 一 射中左

○是見面者命法而射者又命中投之精也亦恨人心蘇彼和正數夫之即用表因無交價互逐者在正射之法一句於二茶地三期為日裏是五年處則者不見制于御方見得射御之香○五即之法一鳴印於三连亦齊三過一以左達右至死馬永達右則如後失上二句頁単說云作五不少三子以言

商語信則從然而經往他不能突起不益

此立言其約事級而深命场也祭而有法平凡事有法則何思平不均也養認不整際也不盈盈也亦便○祭而有法平凡事有法則何思平不均也養認不整際也不盈盈也亦便○

付講此章上三句是終事務見王威之廣下是領奪的見上惠之溥也爾七段以奉宣客至于下發則充者厄無得十下經等之中散會于得十之外基共通倉言之田鎮所獲固有下程而上殺中殺亦有之矣上殺以奉宋廟上共通倉言之田鎮所獲固有下程而上殺中殺亦有之矣上殺以奉宋廟上與水南京之田鎮所獲固有下程而上殺中殺亦有之矣上殺以奉宋廟上時前而未等沒也領貪不亦均承而上殺中殺亦有之矣上殺以奉宋廟上侍節而未等沒也領貪不亦均承

庆之次移徐钦在南間中自有景商氣象真是兼徐将光永大应不盈方山。不稱魁逐也悠悠游放不事得曳也後御不住民承上盛亡龍來言其聊故三句言所聞於見者如此而後卻問終無時無過是形容益當慈薦七馬鳴竹鑄此草上三句是終事嚴見王威之廣下是獨奪均見主惠之溥也顧七行詩此草上三句是終事嚴見王威之廣下是獨奪均見主惠之溥也顧七

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一面不重用為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與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不繁援也大包不以見其循禮守

字干征有聞聞無疑元矣君子展也た成

木成小の此首紀後は事心が松而添契心かれた。此心心信息就也開師之行而不開其聲言至開也信息其事十七歲哉以

平民業之間平前後者必以大成當之然而偉烈殊難進也今親于在之來終嚴爾如此是故觀于田之一來而告王德葉之陰不有是後者平凡德之幸也終而了在以准符也徒節不為問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王師之為而東縣然之音子執為一年之一來而告王德葉之陰不有是後者平凡德之幸也終而了在以准符也徒節不為問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王師之為為所與縣然之音子執而于征以在行也退在實勢開師之行而已不聞其聲也王師之為為於與縣人此章終終其事之如於而深美之也

いいいい、これ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 選島之景野州與京軍府襲於原裝皇而古武成者動光而再造矣謂之大 武備養殖由我王而馬其威人情漢龍由我王而曆其志中樂之節後照蒙 希世之智君也宜詩人稱述之也數

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此意比註更進一展君子以人品言太成以張素言經濟點也無愚給而解於終而不繁也或謂無聲云和稍所謂事已立而这不好張正者以上至于征於卧機上兼放終認有以放而財共聲器終而賦其析講此章上二旬敘其始終之嚴下信其德業之盛也之子兼諸侯有可要

之語改逆窺而微隱之賴觀其脱年不藉干畝政績惹戎車交剛心銳氣索終宜王雖能復文武之樂而既怖多不保展也大成一語若深嘆息其末路 于外而有內修外權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平静冶于往符之初疑肅子 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太成乎此王遺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賛美之 然盡矣是以人主今終之難〇壁城朱氏日存于中而有與衰擾亂之志施

日五章六章通言其田復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於整藏而且音韻各車攻八章章四句の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入外の安成劉氏 盛緣將往東都國田之地合三章四章人包通言天子諸侯來自東都之 相語以故疑其當以人何成落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人句通言車馬

吉昌堂

色言日開武也

要歸重宜王身上去上下意不必私

賦也为明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野房星之神也跟來也謂會歌之群眾也了吉日維人所原我伯民於所可田車既好叫片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此亦宜玉也於言子銀者用馬力故以吉比祭馬祖而蔣之既祭而車牢馬路經正解一人念十七小年 故小成長之吉非 回祭馬祖之韓而鑄之以而車馬之善無但見既祭而馬于東都而大意不聽又發武功于西鑄彼用獵將用馬力馬祖不可不祭也合然此亦宜王之該若龍獵以滿武因之大事我風玉食同田獵既張顏運 **健於是可以歷於正從禽也以下本推之是自私其戊辰日** 祖效靈以田車則既好而甚至以四任則孔阜而甚往可以升彼大阜之除

析講此章是先時而修徽之具也上二句預前車馬之善下是備田徽之用のでするというです。これであるのである。これののでは其禽獣之多而襲徹矢是未縁而修其具如此の 車為南星日左騎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騎爪歲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 此以皮而下以疾皆即日也另四星門之天下晋天文志且天射為天馬主 吉日維及重祭韓上不重数日由於外事以下方事以発る田佩外事故 外馬施 三馬拉夫以先收拾養馬春馬水 始乘馬者馬

馬健與祭務各開設不必混是神人從其群酷從今與下漆沮之從從字乃 者長也為祖知是沒也於如礼以承祭來得神力之助百好早也一門以在一個為次書馬者馬以來之在養其常也而對月馬次則又用便照以時以往 車馬見用與下京の本然本規註可以二字便見の 從既心經歷追逐其後故日後與三章註從王者從字不同歷險從會只言

· 主人是一个人人多家交共是也同果也更先日恩應於東多也添沮水吉日三公 記憶污誤了過歐之所同胞語應應於過齡之從天子之所 合衆夫具既備灰猟地不可不擇也故越便午之吉日遂擇其馬之齊足者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發宜為天子田復之所也 戊辰之日既院死越三日座午遂澤其馬而乘之就献之所來歷鹿最多之 各在西都最內涇渭之北所前洛水今自延幸流入鄉城至同州入河也〇

詩經正解一个卷十三小雅

而乘之親獸之所聚處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土地廣大會獸衆

乃田獵專地非的即而後禄也有謂漆川為王氣所鎮先澤所存今日中典其漆沮之從平後其會歐之為故為天子之所也要之東有南草西有漆沮

那多一里反 1000年天 1000年 1000年天 1000年 10 源水之東東古公自土漆汕省影酬不可謂是興王之地矣○安成劉氏曰 応述百物威熈依伏濯濯之處不異于昔日此亦臨文布最孔疏謂漆沮在 此一是殿府車攻言我馬照同也言為沮之從稍車攻言南草教地也

大心遇則偏僻行則俟俟服主由禄工田友無樂也

張我弓旣挾我矢發被小犯暗燈所此大兇

秦重悉率二句中原即奏祖之地其地那那而太故其歌亦孔有而多自孔 情講此為言物遊盛而臣的力以樂君也上四句見物産之盛下見人心之前于不月命之罰也是一提與所人心競戲不可以親大子之家嚴于而干不月命之罰也是一提與所人心競戲不可以親大子之家嚴于別別王河復職無污燕樂天子之心焉葢惟恐心力之不盡無以效順于君以明王河復職無污燕樂天子之心焉葢惟恐心力之不盡無以效順于君 其類也則前之數可知行則從使緩行而留其群也則後之獸可知或三為難以下俱以其那作嚴言不可依處經二句即孔有意起則應應疾行而追 合華大地既得失復斯來為五從王者屬佐海江廣平之中為其亦乃其大言從王各陳佐倉服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名共其事以後天子在 而學南部無不可以新王之報直于一符以學其端中與氣采更說得大〇者在是衆東大馬〇此二句推廣言之更妙如云或率之而與北獨或率之計也使一人不供置天子之心故今人心鏡觀則所以復古制度光昭先劉 題彼恩歷歷史全角歌孔有而衆美式疾起而熟悉或我行而後使者有意 春政州石面邑名者或執鍋的執鏡者或執政而執鐸各各共田徽之事于 灰是真天子所欲振師閱武于斯者于是悉率其左右之人或門名而號名 或以三百為群或以二而為友者有之合職之多如此已非昔日問托之集 此章雖指在下之人講其塞見得天子得人心以振中典之業意の安成劉 民日此言率左右以來天心前車攻之另夫同面助康豪也

射而獲貪以為組實進于獨客而酌體也 進也随河各周官五齊二日附孫注日禮成而計為川承知令此酒以了言 原也發發矢也不比日 料一天而死日益吳野牛也言能中後而到大也與

登特以享宗廟京君庖已哉于是通為賓宅之奉且以酒醇酌言客之所以外一久而產北大兒力有以制平大則凡小平兒者可知於會職之獲如此為小而難中者配也含核而發彼小聰巧有以中平為則元大平犯者可知為外上面對中者配也含核而發後小聰巧有以中平為則元大平犯者可知の多表夫僕就來兵寧無所獲平但見以我之及則能達為以我之失則囚扶

ののうでのでで、「1月日十月日本のでは、1月日本のでは 1月日本のでは、1月日本のでは 1月日本のでは、1 以燕食重下二句既張既扶二既字根上面已行射說來盡張弓挟矢中小

日發言一別即中之也大見不難十巧中故目確言射之即死也本二句言為大俱是悉都中事也發彼何見其及殖此分見其力小把不難于力制故解經正解十八卷十三十五 申指於養以此翅豆而酌酷也此不必主中級亦不可作價其勞以重天子正命有可以為组豆而進之非王者自進也且字無甚意義勿泥酌酷不可 張門 《為本方共行銀而見人心之來獲為以為熟飲之形上下之情此中心養為典上之旅行自以下來上言之俱非諸人之告蓋此詩以美倉王田之本十二奉成以前為下悅上後為上待下為見上下之情或以前為樂上之 與冥燕飲上祖財義多用酬勞田事之臣説○按禮甘酒也問官酒正五來 操 疾 多如此不但可以樂常宴即以之的除亦且無不能也 つ 割川

賓客指車或言大庖不至之意也

短正解 一人卷十三下罪 朱悉率左衣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将用馬水而既伯旣聽於後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釋而助我根賦之復也能薩車施之儀失拾引失之核可見軍實之歷也選徒則監隸 下之極落族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共軍而天子又與之縣飲以為樂心 絲理之馬祭辦必謀粮地必採車馬有條肝卻有法於非最發領的之故 つうつう一十二詩所言蒐弁之事然即二詩而根之則其事馬徒仰之所出可見 酌體之原無一不至也二安成劉氏日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因不 之雄可以見王賦之後為可以見事實之盛為可以見師律之最於可以吉日四章章六句〇東來召民日軍攻吉日所以為後古者何也能無其 〇度流村氏日王縣前車馬之出軍實前軍器之數師律嗣進退之族上 見上下之情爲可以見除理之周焉微明文武之功業和此亦足以觀彩

| 「本秋書行者四書恵者二書大恵者四無非誠也車文吉日美宣王者何雅有典有即有質有交後世長楊羽振末足窺共藩離也○薛方山日按雅有典有即有質有交後世長楊羽振末足窺共藩離也○薛方山日按雅上往之則共徐可知矣○曹無奇日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 **須含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粽理之周察也恭一事之間而五美具形** 股積大原料民意者其證務耶 3

鴻雁童

序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冷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復鴻雁懷流人也 - 選集之終末京總示因建而思学故作詩月道出版概之樓而冀人之莫知全直此詩作于安定之後要見得慶幸意首章追昔月離散之苦二章建今日、つっつ 得其所為

所想見 〇安成劉氏日此言則者之為私車攻言合失如被也言進合于 "為来有其行領而見人心之深被命以為於做之形上下之協此中

末章特以知音志成耳前以為馬與之子故屬與末言為馬而不言之子故是我家族發之所謂於浴督澤而取除於若者也首二章便含謂我仍勞意 之物勞以築室言於之物勞合離散與築室言喜幸意只見于中華而仍以民新定思療其志則喜其情則支故物勞尤三見之首之物勞以雜散言中民新定思療其志則喜其情則支故物勞尤三見之首之物勞以雜散言中 也須以中章為主苦而得來乘而思於與黃鳥並親可謂極哀樂之變心治

意养人自然劳养終事即可养之人最多可於印其仍分于所言也艾芷只の能在途路如依賴息服承盡傷食之事访恭就于仁上是如草行露宿之

為雅子務所就其称之子子征物分子野山原爱及科人哀此飲寒山果 與也月日為小日歷肅肅羽壁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個行也的勞病苦也 屬比各有攸當也 肅肅其羽英之子于征則的芳子野矣且其劬芳者皆鰥寡可良憐之人也 然全亦未有以見其為直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能勢和通电如無之如為即事之而作此詩母欽其始而言日鴻雁于飛則 科憐也老而無妻日武老而無夫日寒〇首時周室中我萬民雜散而愈五

詩經正解・一巻十三小年 我之子不幸當王室之衰亂散而于征也則劬劳于野而未得所定矣使有我之子不幸當王室之衰亂散而于征也則劬劳于野而未得所定矣使有 追告始有不能总请者彼為聖于飛則肅肅其羽之有勢而未得所安矣况時者調人情目危而致安則處幸益深因樂而思苦則威假彌切我也無今今然周室中衰萬民雖散而宜王能夢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 一般若不知何以聊住也被一時心吾意其載旨及溺矣何望今日之生還也此中夫失其歸者有之矣婦失其天者有之矣雜此縣寡項尾流雜各不相此中夫失其歸者有之矣婦失其天者有之矣雜此縣寡項尾流雜各不相 宝家以英思難翁或可以自慰也が英所與俱者爰及党笑可於之人哀哉 -----

統安不止云轉後無定也之子之

お気数王が心失

失意之子不止自謂于

施龍之典或謂為羅泰則避得其一形衣則避除寒而南此以所避與避危至四句止消屬之惡其聲哀有行役的於意又於南秦北轉後無常成以為 「則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張五板為掛完終也〇流民自言為雁集于中澤為經子恐集于中澤州候之子十塩請可好仍依難則彻勞其完安宅的徒 新經主解 · 木孝士三切 猪 **西無我可信敢為懷俊面唐人天外承鴻三期壁之句亦不禁哀音動人也能源款未得所止此典意之最問切各並經許月明星發鳥鶴南飛鏡樹三者還之稷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の鴻確裝與無遊棲止莫定漢民遷今日之安已大相懸毙矣の勞來還定安集王氏日劳者夢之來者求之往** 老而無夫妻者凡宝家相葉而不顧者皆是蓋散之四方舉目無非此谁故 之人而就其中又惟經察之可哀也似粉終察淮深一層不可依無容不相 王門行小勝鳥馬強民懷故土性也故以集澤况還定馬後殺言以為馬之析辞此敢據今日而言上四句與已治室之勞下是覆安居之休也與意亦 以一意解之慶源轉民日子及春人裏此銀珠又言其所與行本無罪丁四 可以室家育度者率復向日之可変也裁 有所你與己之得所父與直直到末何此非也于項二分中最本直王安集 門家室何勞其完也未享安宅之髮面解軍處定者恒于斯矣此一時也圖 來は言得其所止是對上離散而言下即是居室之安築委白浦民自築之 也古人氣室以搞垣為先百塔言樂之 八一家也百堵皆作宛然見回遊

經80-394

所經正解 · 內米十二 · 事 取者何與是族夫我之歌國以道其意懷感慢之意荷無知我者則我勞其一一致哀鳴败败蓋幸其中澤之集而追念其庸庸之動也我之念劬勞以作合於夫我當凍難之後而得此安定之休則不容不作歌以自鳴矣彼鴻歷經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發大抵歌多出于勞表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 推例為然谁被智者之人乗問通之見而深。 取者何與是族夫我之歌國以遊其悉傳及! 子飛哀鳴嗷嗷盡幸其中澤之集而追念其子 此是指榜不追於黃天造作也其完安宅自日後之安定而言註称字應今長之高一文是敬賣二尺也此動安與前不同前是旅移不應於苦玉遊心學以被言也孔疏五數為報訓系為五取也收廣二尺故問禮說一堵之兵中與民在再聚光景也一大為極語者五板此一次以高言也接五板而行中與民在再聚光景也一大為極語者五板此一次以高言也接五板而行 於的勞不知者謂我問假而宣騎也雖許云夢者歌其事觀風亦云我歌且比也流民以為歷哀鳴自此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歷了飛夏鳴敗與情維此哲人謂我的祭維彼思人謂我宣縣計者 智者之人乗問題之見而深遠手理能之原知我之歌出于 成之言 見宣王安定之 りある大

建設

連府三章章大何〇皇被朱氏目動勞于野自其如之流散而言也百日京之亦此就得之宣動指二章故水〇此章作前所以告哀也 不容黑黑者所謂於者欲愛其言禁人風取其事也維此哲人四何與王風於也六百鴻居左哀故以為此的势已往似不須作此點而此也感緣自有 祭室言前通解則云此做奏以與于復之祭室言前通解則云此做奏以與于復之 人心不同智思相起故有見前不上前之章校為得在物祭或謂養雜散與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なな、是相形設不必追於何玉一說背人思人不必恭恭就只是明指宣王是人是相形設不必追於何玉一說背人思人不必恭恭就上のの 有祭う 此其節的王之那以亡也要及於人友止經經直王之所以中則也夫無好者則反以為宣屬也公又日惠鎮飲為文王之际外與也能矣當人玄子流雕之縣而作于安定之非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劳苦而不 葉臺山 其公政 告作自其中之遺歸而古也其完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 上个 家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親同仁莊無一 被其澤者矣宜王之勢未避定安生并有行了文王之家法也致 **勿剝彼重不知一** 袘 EI. 在別必 人 也得我脫野歌都歸不作我心則重對移為人上者可以 自即其孤獨如被使就要抓得不得其 逸此則深然皆人意言皆人相悉民民故情歌 · 物気相應二章雖しか分終是幸 物而不在所爱而 **所則天下之民**

作 沸

要女而生之類然入日来伊何光平太庭有朝保不可谓斯特而不設心好然未失乎如其未也則再朝外郭無荊縣股而思起服体服疾就不假仰而不能总兹夜矣今夜之早惟何如哉夜久明央降是更漏之與倦也而夜積不能总兹夜矣今夜之早惟何如哉夜久明央降是更漏之與倦也而夜積不能是兹夜矣今夜之早晚时间夜之早晚若謂懷天以勤人各典王之首合衆王莉起親朝不安于疫而問夜之早晚若謂懷天以勤人各典王之首 有清夜和何其中包早晚二意正在私一港未来。近位旦前州之中註中夜而去得有此老安得有此聲也干一人的意安干。这一也之情也使夜来央建之版禁無尹無餐排開面外得和意义。 は近之情也使夜来央建之版禁無尹無餐が開始がある。 は近之情也使夜来央建之版禁止がある。 は近之情也使夜来央建立版等上面直接推開面外得和意义。 は近之情也使夜来央建立版等上面直接依而入船者伊何举于王朝有近限不可謂所养而不至庭城之之来且经然而入船者伊何举于王朝有近限不可謂所养而不至 成日夜如何故在雖未失而庭外光妄刻者至而聞其祭聲矣 東中水海鄉大海北諸侯将那則司便以份百枚并而東之設

大夫百司就事之属乃常朝者也許經正解一个老十三川第一 以脂質也の疏義來之以下則大五十三十則以次而小也の君子是公療天子庭祭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可核重而養來之今則用私華作權 策的系 如何基後那時是陸原有棒結君子至正言视其族阿以 折講夜未來百夜未盡也乃五鼓之候將成是設已久而尤將哀但小 已比未夾時更遊魔機壁之斯近也此見經經之光表而為聲 縣火氣也天欲時而見其如光相縣也原至而觀其族則 而

具是不安于審而問之至此非真至此時也の職職省属療先初表時分有色管可辨也君將視朝群臣别色給入此難于時為近然循非正視朝之時後蓋天明而可以辨色 故觀其旂也不必以為辨旂也亦不作辨天色基氏故 日相縣形容將曉景系宛然族是諸侯率上所造者辨何循言看見物一新明則火不能為为但輝然近年之」頁3~ 之合 發 - 析) 共・而こ其 而 黎夫使 日の明い講 中•可0可 以得失苟 《汝皇皇以 上二章未央未交是法院 毋非復未失未 貅 何 夜町県大文 發康之弗 物失其 Ĥ 態度而法定歌 周、厨 宣動 支所夜向最時 心吾の 所以為法與所以為整香或由此也夫以政也夫殊與正即為王施以與是也俱為我則理亂攸關而致自殿送以清經于上或則理亂攸關而致自殿送以清經于上以此章耳O人君正位凝命天命視以去 所,政 戒の 質可以口 四氣之上為不聞是以及之部此章四春是此 ディ の小 何 供白 聍 親庭 也今夜 がいる **战故雲漢偏配於群** 人來之故 廷O猜O 何 如此 **庚胺而除陽失其和** 夜 盡明於起所管 也夫一宣王之時也與亦作在受王 富為雁友鳴 天二有 明の課題の表の元

時可該首員配能無父母前 時可以放流水朝府宗干海前院飲作必彼飛隻載飛載止墜我兄弟那人諸友 河納彼流水朝府宗干海前院飲作必彼飛隻載飛載止墜我兄弟那人諸友 母終憂讒而敬以及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之不敬也故極言讒之可憂而以敬告之 O 定字陳氏目始念亂而憂及父孫經正解一不卷十四十年 討經正解卷之十四 焦污水念亂也 全直通詩上二章與人當憂亂而已憂之之深下與人不能好污水規宣王也 《成飛車載飛載止是猶有所止也可以人而無所念不蹙我在內之兄弟優之之心亦不可無止之之道也是故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精知所向也合象此憂亂之詩若謂君子處治則安常有道處亂則應變宜深固不可無歌則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故 雪意の全詩本古代在篇末念配之法獨有一次首言莫肯念配即是版人 文身而父母可無辱意此章重在護上蓋配生干護憂亂即所以憂鏡無兩 文身而父母可無辱意此章重在護上蓋配生干護憂亂即所以憂鏡無兩 文道上言不念配表已含得不敬意在末言敬則能止議而息配須鬼亂不 立道上言不念配表已含得不敬意在末言敬則能止議而息配須鬼亂不 部宗干海飛隼衛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及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 典也為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日朝夏見日命の此憂齡之詩言流水猶 之安莫肯念配而為前防之謀各誰獨無父母予盡稱亂之來不惟及干 外之我人諸灰兄親陳遠近之人處厄亂之中宜其有深念矣乃徒祖且 男 179 吳之璋章玉全問 黄世與景章 王虎聖羽 全校

夏矣不可弭忘 **严彼流水其流湯湯縣飲彼飛隼載飛載楊念彼不蹟音載起載行即及心** 整平兩事與兩事整詞也兩事與一事有沒不已之詞所以深致其次也以一事然是四句與四句也與南山有臺體個署問但被以兩事與兩事被以一事然是四句與四句也與南山有臺體個署問但被以兩事與兩事被常念亂則必思所以救能也除隱含下於守能の騎士目此下二章皆兩事常是職則必思就深可憂繼不為一乎準獨不為父母謀則不足惟父母之遇亂深可憂繼不為一乎準獨不為父母謀則不足惟父母之遇亂深可憂繼不為一乎準獨不為父母謀則 然念之而已誰無父母正是常念亂之意父母人之至親故獨舉以示人不遵口交構之中而無肯念亂者若安危到當者然也念有恐懼修省意非徒也亂者就言須與陷人于罪便是親如見承遠如邦人近如諸友皆祖安于也亂者就言須與陷人于罪便是親如見承遠如邦人近如諸友皆祖安于 此蹟常存豪傑志士所以已亂存惟侍此蹟為不毀取不蹟於也可皆為女問人于刑礙政亂之由也此推不蹟為亂首謂清明世界所以不亂者獨以 → 前此章與意至來以水猶有所與馬不為父母計即是何人之不如物也不為父母計即是何人之不如物也一身而且及于父母一或不必則将亡 與此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要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如 可不憂也但云誰無父母語未及卒而意自來然產山部民日 身而且 不多十四小雅 以已亂亦作 自川及其製灰機不為一身計 騎為不毀 <u>ıt</u>o 典人之第無 ф. 不頭者忠可指為佐 所是孟人のの 一身之遇亂

要而為父母處何能釋然而心之長〇此章不蹟者致亂之階下章我友敢臣今日為然有日以幾日而不可止愈此二何承上二句順說在不為一已 即坐師不安之謂必愛而不可忘者因亂不息故憂不忘也見此心之張非 正可斥為不喜固有不納之稱怒亦有不測之憂安能得白適乎被起或行 **お止乱之本、**

(與也率備部偽懲止也)集之高聚循循彼中陸而民之訛言及無懲止之欲被叛生率彼中陸民之記言宣立之懲我友敬妄讒言其與

100 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我則能言何自而與平始愛于人而卒反訴己

西經正解一个朱十四小 有所止矣何民之就言緊與交構為別乃無有懲而止之者平夫讒言與矣合恭然徒娶之而不思所以止之亦何益于亂哉敗彼飛隼猶率彼中陵而 灰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該能敬以自收而所以持已接人者皆以敬而 而在上者曾莫之戀則所以陷天下之亂者方盛而未已也凡我之兄弟弟

展薄春敬字極深此念照之宴也不止另一身須于世道上說得關係語日 作兄弟那人請友不肯念亂以止罷散恐作在上之人為是我友兼兄弟那徵也寧莫之懲元拳兩故主上之人莫能辨别謹言而止之說釋山依方山 者郎上所謂不情者是說言如然風之祭不知何自而來何自而此整亂之 八三七七故奏必指在位者盡那人諸至中之一人也欲是戰戰兢兢臨深

總寒莫如重要止 跨莫如自

修即編言

循乎理待人接物不拂平

事意心禁頭不必○此詩之作不可

配不必推言讒言不與則亂可已也試始憂于人人字指踐人生亂者言或而不敬自修之理謂何蹇地用功正是真念正是不忘父母處止讒假是上言其與與不與別亦不能保其不說也第盡其在我而已敬而說止幸也竭由不敬也躬其亂本卒歸到自己身上去自我就彼曰誰言自後環疾以該切元以敬談吾不與人以縣人雖欲護而無國言外見夫人不能止善亦是 作兄弟那人說非也幸反平已已字就諸友兄弟各人身上說非獨指自己

耳〇麟士按審詩世學末章之作有所彼流水東灌干藏二句註云准奏 污水二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大句○疑當作三章章八句辛章脫前兩句 憂末章又言敬則念與愛之蹇事也詩人立言有序如此。 • 流地走之縣東海日歲必是附會〇馬吉人日首章說個念亂而次章言

静經正解 人卷十四 四小

《其下維政語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人及 香鳴十九皇聲聞語于野與及魚潛在淵或在下洛樂游彼之國爱有樹檀斯 自得之誠明好惡四件平春誠明属道好恶属情只就詩詞敷衍正意稱耶全臣此詩乃人臣格心之論常就我心上說托誠之旨皆在言外飲王深思面 序鶴鳴誨宣王也 詩人原無此語水可以括其古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己〇鶴鳴一詩可在本方得詩人諷詠不露之意究之誠明好惡等字目亦傳註以已意貼出 以劉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二章一意而大章下字比前章每進一 上也的為各長頭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頭尾黑其鳴高亮間八九四十二十 如

B

E E 常知典思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你言你記念 操他無清在辦而或在干流言理為無它和他 **发上** 日 小 ラデニ 雅 可以為你言 が対人 4: 人 一個的知事者如力是四者引而伸之一定在他問有機核而其下維養言以 15 4: オススイ 1! EP 偏無所

維護言語

版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應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が** 成馬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情遊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 此往 推商子日鷄知將且 面不宜 矣つ衛島包、於人久 奴臭者 勿然 H 小 防 Ŧ 此又只言人

〇朱傅教言惡亦也不言美林自有如解釋只是敗葉還是自己無來若教

对經正解一次卷十四小羅

易之取象非聲喻也の慶源輔氏日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二日遇主于巷進該之道當然也簡鳴詩人廣響曲喻得易道矣の此如其從認諫乎若鶴鳴之訴知此漢矣の易坎之六四日納約自勝睽之九 別是用極諫之法以理喻其君者耳故結句用天下之理其應幾乎註議明是用極諫之法以理喻其君者耳故結句用天下之理其應幾乎註議 艦陵曹氏日天下之理放于萬事若能反于身而來心循頭面長之未有 不可為吾之益者也獨鳴所以喻誠身無潜所以喻明思檀養石鐵又所 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干正本而主于支詞不以正於而泛物以該也 確〇昔人論善進諫亦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孔子亦日吾 一章立九句·為吉人日詩柄從陳善納讓說來歸到引伸觸類分

> 一章來無一句第正意共诗最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〇疑脱兩句當為一百六十

學所招移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所招

法而有以劳予親皆是因久役而轉于更恤所致也以各章胡轉句為玉の本言通詩重久役上首二章言役已之非職而有以劳予已本章言役已之非限而有以劳予已本章言役已之非序所文判宣王也 所父情子王之爪牙明瓦胡轉母中心靡所止居 安兵遠皮獨子從軍初或許以為一時權宜之計而竟久于役此所以怨也

詩經正解——本卷十四小雅 100万分役故呼於公而也之日子乃王之八不汝何轉我于愛恤之地使軍之士也或日司在虎真之獨也八不鳥歌所用以為陝者也恤憂此〇軍

記、いいいのかのである。 ・ 本年世紀千久俊故呼所父而告之若謂論人臣之事春凡後使皆吾分合衆軍士怨千久俊故呼所父而告之若謂論人臣之事春凡後使皆吾分合衆軍士怨千久俊故呼所父而告之若謂論人臣之事春凡後使皆吾分合衆軍士怨千久俊故呼所父而告之若謂論人臣之事春凡後使皆吾分 找無所止居民 外而無所止

析講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目所父尚書酒語文別若疇圻父薄達 是父若保宏父定群察傳光雨之時匹而位三熟者若折父迫逐達命者及 者農父之順保萬民者承若玄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罪 徒主奏宏父事官司 空主 原 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

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音可以及求諸身者也〇朱子曰鶴鳴做

司馬之場有司衣虎資於賣皆奉王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日凡國之勇力 **心歐用承权防衛** 則定資不由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上王按爪牙不在六軍之內則註予正事此所謂爪牙者也離土按三禮解記云虎直春指今侍衛親兵王不出 之上能因五兵者屬焉虎責日掌先后王而起以卒伍旅責日掌執支盾夾 為但五伍為兩四兩為本五平為於五於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於董氏日 領此法干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家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 重看基目爪牙則不當遠後役也孔號六軍之士出自六廠小司徒職日乃 解悉同且因此即 知謂司馬圻交古有此名亦非杜撰 也子王之爪牙向

新父子主之爪士胡轉子十<u>他</u>靡所底統山 風也小士爪牙之士也虎至也

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底止乎以王之瓜出而使之無所底止爾新文才之兵也則屏蔽王家而奔走于攀鞍之下吾之分也胡爲乎轉子于愛恤合恭谷爾所交官居司馬之尊固宜知子之所職矣子乃天子六軍之士瓜 不能逭其過矣

斯久亶不聰胡轉子十 恤有母之尸蹇 講日學所底止猶言無有窮已也遠役而久不息則亦無有窮已矣。

風也監誠八主也發就食也言不得泰兴之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〇東來 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若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 召氏日越勾践代吳有父母督老而無官比弟香皆遺驗親公子無忌救趙亦 貞司馬之不聽具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們不聞乎乃驅吾從我使召親不

> 何下須補云使其閩之斯我有親之當養無兄弟之可恃也严奪以要點所付罪此章上句責其株乎成法下是怨其勞乎親也不取以不聞成法言此人不責王而斥訴父可以見忠厚之王灰王者聞之能不楊然乎哉人不責王而斥訴父可以見忠厚之王灰王者聞之能不楊然乎哉人不責王而斥訴父之不聽甚矣夫久役乃王者之事非前父之所得專也詩他也然國有成憲明天子且示人以本而我獨不能贻母以安而貽母以苦 地面使六軍之中有母在者及使母主班於之事不大身為王事吾誠不是 活或云北又在上文内摘出來說如云便是用正之瓜不亦當有所分辨如惟獨子且未有室家軍中未必皆獨子然甚而母之尸奏者亦有之有字最 不聽也夫親老而無兄弟者免役此先王之成法也兩胡為轉予于要恤之 文胎之與不聽意相應發乃新水所成故註云不免薪水之於日有母則不 不追悼也得不念吾之親乎各爾新笑成法勿野直義齊

夫不均**心**

四役於〇輯録于敬索隱日地沒在河西介休縣姜氏之戎幸昭日西夷 之我四十二年王征申戎破之是詩而果宜正詩也則轉子子恤當指此之我四十二年王征申戎破之是詩而果宜正詩也則轉子子恤當指此當十八年王代徐戎奔或王師敗鎮三十九年戰于子誠王師敗積于姜氏 不足用乃由禁衛以從軍〇按通鑑外犯三十三年王成太原我不忘! 主也至與幽陽並数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執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數 該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馬宜由平而貪天為至千今未再宜王中與之 于于政王師敗積于姜氏之成故軍士忍而作此詩東來呂氏曰太子晉 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宜王耳下章放此〇宣王料民太原民 而父三百百四句〇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 極四新之後也○慶迎納民日上兩在言我乃王之爪不汝何轉我子

共刺之也宜為〇東來呂氏曰箭是故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為前兩章利 政無忌之事其用兵循南古之遺法自泰而下不彼如此矣 〇豊城东氏而後立也不崇其上之信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勾 二章責司馬下常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因之連即以諸役之即救之司馬所掌封所之兵用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 夏位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白 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在當免征役乃舉 則謂之不忠至于使私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其為 田先正之部語侯有茂則方伯連 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 孤子而遠後征行使王而自察其爪不明謂之不智使司馬聚王之爪子 大而後吾親不免薪水之夢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條其言之京亦先公 其上之露水章言汝乃輕吾往

请您正解! 人卷十四小雁

±

:

似白駒所以燕野也

还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主等令無非托言要前得活〇此所還是王首留賢若作在下位留之則爾 公開係便能不力

鄉馬之末社各門賢者所乘也場圖也熟鮮其是雜祭其

之維之以下令朝所部伊人於焉逍遥

智也故託以其所乗之勒食我場故而繁雜之無幾以夫今朝飲其人得以制也本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造選遊息也〇為此許常以致命之去而不可 於此遊送而不是若後人得不而我其監小并中

馬亦可以慰吾好德之情矣, 朝若不足以言未然于欲去之際為我一少別人各亦于為而逍遥矣夫一朝若不足以言未然于欲去之際為我一少別人各亦于為而逍遥矣夫一朝若不足以言未然于欲去之際為我一少別人各亦于為而逍遥矣夫一朝若不足以末今朝庶裁馬不得行所謂作一朝留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繁之維之以末今朝庶裁馬不得行所謂作 國大英令子其欲去也否将何以留之後後晚晚自縣賢者所乘奈何不可合察為此詩春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作此詩若問賢者之有益于人

留其人而托留乎馬如假此以為留之之計故曰孫食我場苗上要看安得留其人而托留乎馬如假此以為留之之計故曰孫食我場苗上要看安得 他言園中之前則來茹之城於循介言·查得非不前也者以納除在場則不順予毅之始生日前草之類始生亦日前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園同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托言以俗其與下是門以留其人也托之為言乃本欲

為經正解 水土四小雅 佼皎白駒食我楊養結繁之維之以末今夕針辨所謂伊人於焉慕名針成 個少留也〇葉雜四句一氣認着不得一過接語然得其人而計及其與微求矣以末今朝以於為上說遊逸友指賢本言見不敢以機務相與不過律 註投轄前漢陳遊每大伙縣問門取各車轉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得其動而計及干維禁維推之而惟日末今朝皆愛極而不能自己之意O

合衆的的自動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一夕留也安得食我易養使我繁之種「賦也養指苗也久循朝也嘉客補逍遙也」 道通也日嘉客則不 析器此章與首章一意易簽對主人得他能遊遊不去便為慕容故註戶補 敢以臣聽待之矣虚文子日容字即容星之 ~ な最かの

經 80-403

一般のである。 一般のである。 一般である。 一をである。 一をで。 一をである。 一をである。 一をである。 一をである。 一をである。 一をである。 一をでな。 一を

通感所新 使校白腳直音器然來所云思爾公朗侯孫及逸豫無期慎酌優游明在她國

新經正解——不卷十四一雅 次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葢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次以爾為侯而逐樂無期矣有言權來大者玉小老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 公以爾為侯而逐樂無期矣有言權來大者玉小老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 次以爾為侯而逐樂無期矣有言權來大者玉小老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葢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葢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際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原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原留之苦而不恤 一次於近思而終不我顧哉盡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原留之苦而不恤

經 80-404

用如玉馬今也奔我想落已選平其不可親死然不可想者逐而可通者心自而放免然使其德永純猶不足係吾之思也而其人之德純粹王善其英室谷各非公住所 建留日林之終非首卷所能繁而抗留之訴成無 何後 而其至之條尤殿于已去之後詩人就好賢之切矣而賢者率不為之留為子公其母全王用音前有遠我之心可也夫扼智之切奠遂于欲去之時也有貴重爾之聲言則可遠我之心矣必常相願念凡經綸大計每于聲音

散以為我之於她意為古人日此不得己而緊其不易終之詞者云規時政散以為我之於祖意為有一門謂貴重之我如金玉也在只是吐露經國之遠在場矣來生獨以秣之則不食苗霍與如玉以德之高潔言正見係已之思我絕非去後之言若作已去了則毋金玉二何對誰言平白駒在空谷則不我絕非去後之言若作已去了則毋金玉二何對誰言平白駒在空谷則不抵請此章上四句獎其相違以远下真其相親以心也是將去而猶與其不

通以示勿經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與人家國也此說亦有見音之所在即文之資者院去而至其為經國之智此必不然轉士亦云萬音只帶聞相得失則數字而談當也在飲者為出位之謀方夫言身之文也身務隱矣焉經正解一次各十四川 即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僧作即此已起不必復向山中人兒經濟也口東親處想像出清樂呼不應立景招不來情致陳希夷云九重仙路莫教丹鳳即用然稱真三字作一轉語最得詩人去後屬望本古句法妙品〇子不可是往之夫毋勞忽然故吓辱之正是祭經之極〇此章上言題乎不可親下 部心之所在空斧有原廟之思山林有朝廷之意此詩人之所盛如此其至 私許之或絕心必遠矣遐心就帶好金玉句意本相運不可分講從來解樂 來召民日好金王爾斧雖視其音問母総亦以其臣之義微觀之

果調節所謂如怨如恭如故如節餘音媚媚不絕如機故日長歌之哀思白駒四直至人何〇按此詩真情惟以凄凉逃嫁大有食養至末二年

黃島黃島無電手桑無怀宗这

此那之人不可與明

际州

言於言歸復我諸兄

7 者必不得志故白駒之詩留賢而不可行也 心一生小人乘間用事故觀耐父之前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到於 勝珍典此之謂於つ序日大夫刺宣王也宜王初 爽 在野夜龍門子

本存下三分示以及國之意循云無萬人于我宝我将及也正意宜含蓄不能以不我肯教等句作主各首三句乃托翰故國之人無居已之宝而引己之自通詩三章一意是流民苦異國書已而欲返故都之詩俱作苦本國之人 序青鳥刺宣王也 **東島野鳥無禁于秦經隊前我栗此邦之人不敢肯發言處言歸復我邦族** 腰士則語黄乃三句断指故國而言則此邪處方有轉折比意典項最同似即害已之謂說者勿依此那此字而送以上支為故因也此作告異國懿四 露玩來話原不說明〇一說此以黃鳥之來聚比人之害已盡謂不得其亦

賢島和告之日 兩無集于黎而塚我之栗布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

物省吾之所藉以為生者也前鳥黃鳥商無集干穀無外我之栗馬所以然中今夫田畔之上言有穀馬殼之下言有栗馬殺者吾之故處栗者吾之故 亦不久于此而將歸家 我野族矣着集我教而來我深則後之為矣類哉不今此事之人無問恤保愛之意明不以善道如與則 在非有所斬于此也益我向之含此而來也與人以善道相處而此那可居 我斯言旋言歸而復

東京高無集子枫暗無啄我泰此邦之人。可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改諸父 金织 各於以島黃島桑吾桑也梁吾很也爾亦無集于桑無以我梁恐在我向之 不見為是不可與明矣吾将言庭言嚴後我常見也能久居于此乎 正來意斯人緩急你戚必能周知也今此那之人親人之流羅疾苦苦

台東而來意斯人必視外那猶故國待吾民若故鄉也今此那之人親人之 合系黃鳥黃鳥栩吾栩也柔吾素也爾亦無集于柳無啄我黍也養我向之 1913

新經工解 明育知此始時與其能知休威之情令若同聞是不可與明也處居處也難 析器發善也即處忠點相關相恤之道也善道不能行是不以善道相與也經正解上來各十四小都上 不卷十四 小雅

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小序云刺宣王也詩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為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黃無三章章七句○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 放云宜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 所而來依王室者及共季年政怠禮衰困 之制維持其改綱犯其人當是明也人俗康早人徒無出鄉合氣之類各 窮不遂思返故國而作此詩理或然也〇按周官有比開族黨州鄉縣遂 父の教木之教從人教善之教從不

> **財稅以免流蘇非誤國者所當該了** 了村駒乃始乘上字面遊他堪失獨民而為浮客加以豪富雅係支手相。 丹其宜安有如此詩所云者其後不籍下終科民太原力因于供後財女 李去古规陸之世遠美夫政理之遊安人為本所謂拘姦富而重本業輕

我行其野草 臣上就想成一百英之於賦我行其野

詩經正解 人名十四小 處婚例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耻也以婚姻之故而婦之次養也未幸是不見也而實之厚恕也見詩人見幾明次而用意忠厚全直通詩三章俱有不見收恤意當以不畜不思句為主上二章是不見恤而 是我行其野利宣王也 不見知見彼之薄也超官版食薄俗之八喜新忽故人情之常不厚貴其薄 干奶該而始從責其同千常修正可想見其忠原然獨不思舊者歌謹守其 深圳堂

第回新者終有時面故此又詩人之後詞

而不見吹恤故作此待者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烟之族而默也得惡木也皆之父婦之父相謂曰皆如畜養也○民迹典母你此皆如我行其野麻苦所其疼皆兮烟之故言就何於倒也我為復我郭家們方 此關係意者仁祖之進爾必知之義為即為命我于衛治所以限央于京上自藏其失所甚矣然窮者之餘必思其親人之情也于是思婚姻之故而言 **乾爾居而爾不我裔也則將復我之那家安**

經80-406

謀之策因其不我居而决于去也。其有以居之也不我咨別不能以居治之失此亦字以后言復我你是為以其有以居之也不我咨別不能以居居之失此亦字以后言復我你是為以 也似題木以自於見其無所於好納之故見其以親能並彼也言於以為於 不前此章言其失所若也以及父母行其野者發不同至他因而經行下我

我行其野言於其逐形者刻之於言就預行的來我為言語是使 人風也逐年發照菜也令人削之羊蹄茶

也今既不我畜則貧莫之收到吾仰賴之初心矣故必言歸思復意復以親人之情也于是念婚姻之故而就留於意其必以親用念以貪相恤而我畜人之情也于是念婚姻之故而就留於其食華甚矣然食因之体必思其我亦合恭我行其野至于果惡寒以為食其食華甚矣然食因之体必思其我亦

矣此於字以食言未何因其不我食而夾于去也, 其有以食之也只一把衛而已比就爾好又不同不我直則不能推食食之析講此華言其失所食也以食字其米苦以為食見其無所食言就爾宿望 沃加堂

我行其以言承其於首編外本思在好求我新特成不以當亦抵前以果欲及 風也鼓片藍来也特匹也〇言解之不思哲奶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 合衆夫我也坐救于爾而爾獨置之漢然立該無故哉夫我行其野言来非為的既我之貧亦我以其新而異了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と与以待人討可以怨奏 情之節前亦不見蹈之矣不亦深可能哉夫當為難母若之母乃並義以愛情之節前亦不見蹈之矣不亦深可能哉夫當為難母若之母乃並義以愛 被之孫異于我之故耳大聚行就常世態之為四回無是也然嚴當事都人 斯也人首謂爾為重然之當而厭我之命終我則深諒爾之非然也不過以 前此我之窮迫明也從而望敢干爾正以係如之私及非一作而即常為我 動念也今爾不思舊鄉頓忘昔日之好求爾新匹惟為乎今日之熟皆此

析詩此章上四句言已不見何子人下是發詞以實之不思四句俱是實到

宇說得相及求我新樣我宇宙作數字香特是如何中之特出者故曰果表但上二句是斥其事末二句方是原其特門實之也不思即不我畜感是我

詩經正解 《卷十四》 不然此是見立言委範也 求被者而移之以求我之新平使舊在彼問雖然不我若安知不以棄我者 以彼之新我之其前到故者之可略不使新在我則雖當不彼非安知不以 而移之以來彼之舊平不庫實以轉食更以但薄黃以來舊條新所謂怨而 也以美學愚日謂原圖之心誠不以彼之后我之作而謂作者之可輕亦我 也其失大厭故喜歌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肯故而責此乃詩人思學之治 海亦祇 似如云或者服不得世樣其塞是根其 做貧斗盗 碧店聚食 風之遊 故正是為語毒刺非真謂為新故而不為於當也成不句如云怎得恁地無 二語似為萬者開一生路然河起而意則刻成不以皆反語也清黃之以新 共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睡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 是平有不孝不睡不媚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 我行其野三百五六句〇王氏日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屋奏循以為未 共所治民使之相保相愛相較相關層師之踐以四時巡園及野而過其 以保息六菱萬民三日振寫四日恤食乃施法干那國都縣使之各以教 刺之民子O按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数共三日以明禮教親則民不為 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勒之以為後勸之或不率也於 烟為鄰里鄉當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關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 此又建官置師以幸太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 民之親既以王命越惠盡所以加志平常以如此其衛也而令也棄本華 適他國至窮用而不能相換所由與監持保息其及○倪玉汝日當流離 因若之時而不見憫恤使常人處此不早島前俊則将苛責痛執無所不 至父而始因其不育也但日後我形家而已未會早身以必求終也原甘

○序日刺宣王也詩於云黃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姓也婚姻謝與王心但日亦張以異而已来舎深は面蓄怨潛玩此詩足見溫秦敦厚之記 室有甥男之科也

澳斯干 各新官也 在斯子宣王考军也

詩經正解 ★十四川#

具傳子将于斯也 CDOOOOC との前で通前新干川い島のようでの一次都と人君瓊大之解放以是頌蘭で通前新干川い島のででいる。人君瓊世南立多疑忌其兄郭祖宗創造こ形多程度于子孫則此二名宴人君瓊世南立多疑忌其兄郭祖宗創造こ形多程度于子孫則此二名宴

∞の此祭記即府而熟的沿落之即郡抄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共下之跡賦也預秩有序也斯此也于水產也南山移南之山也舊義生而固也虧謀乎好法學以矣無相僅以來矣 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各無學其不相 之詞智所謂聚国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稱似也人情大低施之不報則輕故 如竹之行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及言於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於 報而廢恩也君臣父

失或日極當作

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見接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

竹色衛下面根據之堅國指土木基坦之斯松茂衛上面結構之年密指棟称帶明堂拱揖帝居上歸方切臨水面山愈臨水面山亦重在築室之美上 反之部勿相對認亦勿法武愈方是衛騎好者寫友子因心之爱也無相 要就得这不止今日聯合後面本宗支無宗、な玉式打相好二的一正 干近而旋線故隔之秋秋南山遠而朝縣故堂之幽幽皆從室中見得須在

而今也皇庭而用深若障寒馬是南南二字母養の植与音歌文子成室至於南之區所包寫者语南通制陽西接梁縣使依之太應則非常以京邑於無序則必泛決原田央而今也派情面流脈如襟帶馬北是秩表二字母語是空意發之〇大樽文雅州之和所從來者於大而黃何小西涇游使治之是空言意發之〇大樽文雅州之和所從來者於大而黃何小西涇游使治之是中國主義 東开格首君子開之善領并於 武也得教子族突于斯黎國族干斯是企要領以從先大夫子九領也北面の 大兵公将班老行美裁輪馬其裁為馬撒丁斯民于斯农國族于斯文子日

何相似嗣也知先於祖書協下前國或日謂美娘后稷也西南其戸天子之似戀就是祖堅宣百珠西南其戶爰居養處交沒黃語 許經正解 **水十四小**

所以共承宗廟意也于是作而新之以仍續平此和馬但見其祭室也墻垣 深柳堂

為是勿以上下貼風雨門旁貼島原春風雨除島原去亦天流地寧飛港各開音風雨二包言皆垣之年發即是言常室之年客也は上下四旁只通言

得無象に言不就悟旦形勢で開居是室本有宅中国大之規模耳天子無いい。

| 設日

故门

大洋川

ij

工大要玩以

就つ 室つ

也墙垣即下二章常宝之棒城閣隊板相承以所見言雲葉件聲相應以所來古人治宝必以婚垣馬先此言裝構垣就是築宝故下遂承言君子居之

之勿作领稿不

東也約束板也問開上下相乗也林築也豪家作弊也依亦未也的之間閣根籍之豪豪語風雨飲除駐島鼠使去君子攸芋五遊所 詩經正解 析講此意上四句言築室之四下言宜為尊大之居也尽上交茶家后堵設行講此意上四句言築室之四下言宜為尊大之居也尽上交茶家后堵設を中國大卓然大觀之在上基件審冊而方而已知正者之及又何必开堂を中國大卓然大觀之在上基件審冊而方而已知正者之及又何必开堂を中國大卓然大觀之在上基件審冊而方而已知正者之及又何必开堂無患萬世帝王之業也予而君干之于是室也居重御輕巍然至尊之莫較無患萬世帝王之業也予而君干之于是室也居重御輕巍然至尊之莫較無患其世帝王之業也予而君干之于是室也居重御輕巍然至尊之莫較 而不能為之失他以鳥風則攸去療清者子物而不能為之害也豈非善全為不能為之失他以鳥風則攸去療清者子物而不能為之害也豈非善全為為所以驅鳥鼠也今則上下以愛極共牢密以展而則攸除啄護者子及為正解一蹶卷十四月第一 合泰然祭室之事何如白其墙垣言之但見東版月載土也開開然上下之為明了つののののつつのつつののの見をしまま上下四歩皆年容也毕真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展之室言其上下四歩皆年容也毕真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証(風) 雨

经 80-409

詩經正解一人卷十四小雅 **順也歧珠立也擊散也林急也矢行級則松急則直也華受鄰維鄰升也如跂给斯製如矢斯棘如鳥斯華州院如望新斯飛君子俊路寺**資 有孫陽是也如鳥か言族高峻而宇隆起有雜族之發棟是至之春桂字是是前後左右也族人足直立也如矢の言意四を飲是堂之四角也所謂外行のつったの、人足直立也如矢の言意四を飲是堂之四角也所謂外行為此草上四句狀堂制之美下是為王者蒞政之所如政句言大勢嚴正宗帝令乗樵小大于羇聽命不有以鮮中外之觀瞻而新臣工之耳目也哉宗帝令乗樵小大于羇聽命不有以鮮中外之觀瞻而新臣工之耳目也哉 少百知君子之升是堂也于以君臨萬那作賭應做立綱陳紹遠近所以朝此百知君子之升是堂也于以君臨萬那作賭應做立綱陳紹遠近所以朝 当其然然而立則威如之吉不可押矣生之大数其如政斯聖平言于服門的其然然而立則威如之吉不可押矣生之大数其如政斯聖平言于服門 蓝其堂之美如此而者十二方升八至事也 之學當夫會起而飛則錦文雅日爲堂之待何其如而斯飛平夫堂之美如 則很不可與為堂之棟中其如鳥斯華平百叉丁原限之下而再親其舊阿如耶蓋大勢欲其嚴正者棟守則欲其峻起事見方朔之為常夫有誓而華 而為何則何如耶葢康陽欲其整仿者於何則欲其華采而軒翔吾見罪且 央堂之康陽其如矢斯林平乃吾丁大勢之中而再觀其棟今而棘字則何未其整修為何如取吾見矢之餐的也當其應該面至則飛泓之及不可禦 則象責取諸疑者也發角四垂可不使有直方之被學者今之經營而茂建 有献側之處子名今之根作而重新各其嚴正為何如耶吾見人之為容也 合祭自其所祭之堂言之堂有大鉄川義青取諸端莊也称勢面方而可使 共極字換起如鳥之警而幸也其為同華采而軒納如單之飛而矯其製也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正而其恭與與也其廉限整的如矢之惡而直也 星之四垂也如軍司祭之尾前後之正然即是極邊該出之問答華承是画 談事大也 0 此以下由外面內由培垣而堂狼次第當然也 五色軒乃車之却而後朔乃爲學之張而循係此一八十是高豁之意為其異 新其其面香養也最具五色應率米無其應軒報四如字是形容之詞 · 深物学 Ö

> 一大学院の大型、 一大学院、 一大学、 一大学院、 一大学院、 一大学院、 一大学、 一

深府整一室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霜不同如此西南陽為與東南陽地南市也不重正真二字只重陰陰陵城上向明之處則軒於與簽之問則

馬受皇帝人室戶不當中或東北武西北則百南東部尚尚皆陽路故為異

以為宮室故其正為於日真為於夫孙於抱險以安其軸所以寧也從寧即突放率是釋官衣肝食之勢以卷和平之於以夜性命之其也古者相陰陽

安處而笑語在其中如此看則上並依訴灰似好悉居然O以上三章将在 堂室各極其形容俱就廣大華麗上說正見王者之好

「一般語遊園後何及私心學無此何二及 「一般語遊園養育外往也情能此何于其十 「一般語遊園養育外往也情能此何于其十 「一般語遊園養育」及其一段的一人表演的一個一人

王者豈止兄弟之和已哉又願吾君向称寢息之時其攸寧也藉于下者有こっとのこ 風也完酒馬也竹草日節應似態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技術勘蛇為和 浦席之祭布于上者有竹萃之軍官機務之既限而安寢于斯焉由是清神 所通陰陽所會接而夢為葵而與為與而占其麥為古夢維何其維猛熟多 頸大頭色如文級大者長七八以〇就其君安其室母夢光而有輕亦領聽 力之熊與夫似熊之縣為其維色如文稱之虺與夫心獨之蛇為兄此皆吾

所請此章上二句言得居處之安下言有夢光之異教起前面似鏡一段黃王耳目之所未接心思之所未及也而乃形渚夢寐之間是必有其北矣。 詩經正解——不卷十四小雅 記其變也與下章人字不同能聽應然尚未明言陰陽之象只是官庭靜攝於太平有象乃安矣安則天地通其深陰陽開其光故夢形占者既覺而自以前勞來還定何以能安官室方作之點經營賣數何以能安至于丕業告以前學來還定何以能安官室方作之點經營賣數何以能安至于丕業告數而捏後面生男女張木須承上攸寧該來首二句要看一安字宮室未作 時見開所不到心思所不及而忽恢是集則狀兆之異可知意者天地毘神 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食群陰 矣つ此章以下皆須麟之部 勝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隻之吉山除占夢贈惡夢知此可以言性命之理 案信為年之慶而告之一夢問平此特設為須麟之詞非真有是夢也○人

> 了賦也大人大十之屬占夢之官也態展陽物在山强力壯發男子之群也也 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大葵之吉山飲吉葵 天地陰陽流通故書之所為夜之所勢其善惡吉四各以類五是以先三建 蛇陰物穴處奏弱隱伏女子之群也〇或日夢之有占何也四人之精即與 惟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玉前巫而後史宗祝

以為熊旗在山強力壯毅乃陽豹也男子之正位乎外以治外職者寔似之合孫天吾王所感之夢如此固非等常所可測也于是召彼大人從而占之替你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女之祭其戚之矣非女子之辞乎 **伏乃陰類也女子之正位乎內以治內職者這似之而君有是葵則坤道成** 而若有是夢則乾道成男之象其感之矣非男子之群乎地蛇穴處柔将隱

詩經正解 祈講此章設為占夢之詞非必定有是專奏即其所嚴之異而知其所生之。 いいかいかいかい こうじゅうしゅうしゅう

□章昭見然谓之日祥則不徒兆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矣○按註六夢陽位而熊熊則陽類也女子秉陰承居陰位而聴蛇則陰類也祥字全在下部也占乃占其為何群非占古凶也下四句方露出陰陽字男子乗陽剛居經正解─────────── 左方前後扶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監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 五帝之事告玉掌卜签者以吉凶該玉善赎之妻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 上天而爲怪是也つ西山真氏日巫掌配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 こうこのこのことのこのこののので、ので、のこのでの孔子愛問公是也饕餮者覺特所溢若很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變者喜炒 というでする。 是也監察者整備而奏者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殿是也思夢者受時所想

乃生男子戴敍之牀載衣駐之裳載弄之琦其泣喤喤艏幾所朱芾牆斯皇室 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

大精人占之維熊維發男子之群維虺維蛇女子之群

經80-411

清衣不于斯子是今日之生固将以當他日之大任女所謂能嚴之夢其爲 九服者不于斯子嫡則天子也以天下為宝家而稱玉所以優天位而宅帝 九服者不于斯子嫡則天子也以天下為宝家而稱玉所以樹民在而宅帝 地朱之帝皇然其華熙則諸侯也以一國為宝家而稱君所以樹居藩而鎮 詩經正解 第天然是男子也有嫡有無無者行射股前朱之前皇然其美嫡者行将服 其態也如此斯特也其立之聲則惶惶然付聲音之不凡平聞者知其為俸 後起之功復權結而益善且以見異日之就玉而見者之歌視乎此也其尚 を起之功復權結而益善且以見異日之就玉而見者之歌視乎此也其尚 を起之功復權結而益善且以見異日之就玉而見者之歌視乎此也其尚 を取予此也其服之墓也如此更弄之以璋爲本初之舒便施限而無孤 之事 和于此也其版之墓也如此更弄之以璋爲本初之舒便施限而無孤 若有成人之废服求其僚即之復多雍雅之觀且以見異日之垂裳而理者 「し」でいったとは、1000年では、1 是至者皆將服朱帝煙也然有至有家為君為王矣 無之於林尊之也衣之以来服之盛也弄之以班尚其德也言男子之些於 一字一直就下者玉只是為君為王未說到宜君宜王意此是預道之前 n O O

詩經正解 八冬十四小樓 無父母治諸雁流清 乃生女子或形之地或衣之移籍或弄之无山魚無非無食料。惟河食之談 出設言不由都行而無可來之非國不預政家不幹藝而無可率之儀惟知藏衣之楊即其所常用而外無加飾也載弄之至習其紡績之事也其必不合系旣而應随蛇之評而乃生女子也何以待之載緩之地取地里之義也 而無加也弄之以无智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該非婦人也茲女子一個也以稱也五称專也像善任愛也〇蹇之於地里之也衣之以稱即其用 五飯春西季華男が経衣家而已天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 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日無攸遂在中情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日婦人之禮精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養則亦非其古祥可縣之事也唯酒食是華田無道 是期望越帝王子孫自是如此觀註生于是室句又須句句提醒落室意

放有普只是才能益女為王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

胡陽可見

如口無假言身無邪行無儀如家不幹蘇因不與政古稱女子無才即是

令亲食本夏食放食提飲食麻冬食香 用達也〇五氣非天子月令因時之五飯即民間五穀通用之飯也禮記月 日達也〇五氣非天子月令因時之五飯即民間五穀通用之飯也禮記月 無點父母之憂則其他固非所望矣〇註易曰無攸遂謂結人于李孫所取 饋之職盡聞門之修所以職婦功也未句遍承一句或專承消食未受別日 請之職盡聞門之修所以職婦功也未句遍承一句或專承消食未受別日

新子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曹說屬王既流于魏宫室氾壞故 「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改 展而務其租稅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成而於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 展而務其租稅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成而於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 展而務其租稅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成而於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 展而務其租稅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成而於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 展而務其租稅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成而於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 展而務其租稅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成而於其君子所居以為尊大 本書子所休息以多身也六章以至九章說屬王既流于魏宮室氾壞故 新子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曹說屬王既流于魏宮室氾壞故 新子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章五句○曹說屬王既流于魏宮室氾壞故

> 非信耶 一大樓文云整乎宣王有如此之都而再世之後委而去之在德之言宣 中斯干頌麟之詞則仁養道德考室者所必先也登徒宮室之美云手故 是無以示成宋司馬光謂王者以仁養為麗道德為威二者宣有異乎日 堂肯搆之道也與縱篷樂面勞民為財者異矣〇段漢蕭何曰宮室非典 堂肯搆之道也與縱篷樂面勞民為財者異矣〇段漢蕭何曰宮室非典 章華成而楚称於祁菜面晉衰也宜王富宮室圯壞之能而問新念乃前

將羊章

李子子 考牧也

於法主主義。 第四國無事三百雜君華聞國無事九十其程等兩羊來思其角歲歲時兩牛 第四國無事三百雜君華聞國無事九十其程等兩羊來思其角歲歲時兩牛

合称此詩言故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若謂收事之成否關國運之盛衰向以此詩即牧事和成而中華衆多也 似為忌故言其和庸來而不相稱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樂安則潤澤也的必也對其角而感流激然喝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因嚴嚴和也羊以善賦也黃牛果存日傳羊以三百為發其基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復者

于不安今面牛之來同則其耳省濕濕然潤澤而不病牛之盛可敬矣安和子不安今面牛之來同則其所皆滿然和而不相觸羊之盛可欲矣中以耳燥為患恒若則非特者何多那不得謂屬無牛矣且羊川非觸為患恒病于不和今蘭羊數那不得問為無羊受請請顧無牛矣且羊川非觸為患恒病于不和今蘭羊數那不得問為無羊受討請顧無牛子以韓計之則有九十之影響消九十數市誰謂蘭無羊子以群計之則有三百之多群尚三百足在于群春其可 値い中 送計非極盛之東瓜 表之連万物洞栽牛羊常不足央于今国遊遊司教事作問道衛命馬

無子意羊性群則争而今混凝然是一個和意牛病耳則操而今濕濕然是九十其學以倒其餘也等之一但有九十而其他非非者尚多正說非無手九十其學以倒其餘也等之一但有九十而其他非非者尚多正說非無手九十其學以倒其餘也等以不可盡數也若以而不不為一群則又可數表有三百群而其群中之數則不可盡數也若以而不不為一群則又可數表有三百雜不大約說率。

其一致也の做法云下四旬正言牛羊之多然亦不必能來只把角之激識一個安意即此安和便見他無損像無耗病所以驗其衆多而牧事有成此詩經正解——一卷十四小雅——————————————————————————————— | | | 堂六世而皇帝其物六份問午馬大羊來雖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 平之黑器一想依其形容則牛羊衆多之景象雖然在月葵〇枝周禮牧人

或除于阿或飲干池州原或雅或部所及來思何赴妻於何些許或有其能無 ·言牛半無於我而收人持雨具齊飲與從其所適以順其你是以生養養理也此動何揭也養金所以備兩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兄為色三干地 一十年物件及同性則具作及

其有順通之体或有降下可亦于所外不于斯拳也而有地可飲亦有飲干 自然大牛子之名如此海因紀其於西見其有養存之盛者尤察其性而見 8年十其色無所不能而十用無法下有也

> 其信及當也而乾條有所供亦無事干索于聚也而飲食有所給光以防飲有所給何其益為使就于首者有所籍此以信所也且或員其該必雖不能 而物色無不備於以致其用則祭祀以奉宗斯燕草以供有容皆畢具部 從察于不傷不復之天面兩華兩牛與造物而俱者優游于無見無疾之則 其照無不有矣牧事间盛矣子 也益從其所為以項軍除於我說之世是以生養者息以別其色先三十二 而相生相養合元色以自如斯時也但見前收之來何其義將使欲丁身京 也者矣或有瘦而你者行所行亦止所止 也而不必皆般亦有說 雨砂省会

統牛羊之性自爾味四或字便見順適其性處日或即則有不降者餘做此時則知息息久則知學彼此不相認而各際所適無故或寢或說的降飲寢詩經正解——然十四小雅——————————————————————————————— 亦是不可勝紀之詞非動色只有三十也姓兼祭祀燕亭郎言共用無不有亦是不可勝紀之詞非動色只有三十也姓兼祭祀燕亭郎言共用無不有及只問問舉見成事就而其善牧自可想見三十维物齊其色約有三十種 也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牡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随用面 午千不畏雨又可隨地得勢而人則不能也今有妻益懷糧便可任物所適

用沒來思以新以為以雌以雄門及爾羊來思於於鏡競不審不崩煙之以此 里來既我 也能盡也形入中也〇言收人有係少則出取新於特禽即其羊亦馴极從以少主由亦和出來即惟會既也於於就施至强也答訴也成本疾也於臂

人不假雜之但以手壁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

經 80-414

物、手、食、其解、手、是、億 人意而無事子奔走追逐之物 "清說多云牧人善牧所以致牛羊不特願其性又無疾病以致中一之應之以眩罪來說非見人識物情、收入不特勒于事义不餘力以一,他也有緊握之方無虧崩之患見、順咸有也即於矜三句意心聽被未民用給蒸以供聚蘇雌雄以備飲 大牧養之養同 有以致十十之盛矣而牛羊 比应 一枚人 不問 Ĥ 適

做人乃夢泉維魚英族指統族的英大人占之衆維煎及實維 经产时及危徒 詩經正解 大家十四小年 歷安室家溱溱 之多也今來何以為無義意者其以少致多之非無必也易各為体而無欲兆之所當上間者干是牧人獻之王命大人從而占之以為衆之生不如無然不稱就也而若見其為顏矣夫衆而無於而於是皆物理之不可應而朕然不稱就也而若見其為顏矣夫衆而無於而於是皆物理之不可應而朕然不能衆之可以為爲則昭也令收人之始夢者雜焉也來之不可以為爲昭昭也令收人之始夢者雜焉 之盛不知此章目 香春然當牧事有成之日牧人遂有夢召之感其夢伊何·為聖年旅乃是蘇則為人衆 所是統人公益人不知無之多族所統不如與所統之樂故些人乃是無則即也占夢之說未詳療係衆也或日無謂人也族郊野所建統人少與州里 宝家 一似亦以 原乃 其意言之者所清言之則恐矣益 以奉牧事有成全干牛年來多上見之井 為有 陰陽不極無何以計學 拒 何所聽夢雄而 被聚之與魚果 深柳空

言《倪玉汝云講牧人之夢處須與前王者之夢從有分別要描個不識不人無事之時建有是夢近科陳吉所許類陽會墨亦作進夢說不作頌語而 以東民而子道之於将聖都富無之象天依北于人事矣の荆川云此乃牧 繁報務等華意見得吾王側東條行以於大面集聯之由與慶報之象故占為生曹之繁出日旬憂發宜王中 易不変的分末交集

青經正解——一卷十四十年—— 之後何也恭宜王時歲雖息干政門 、與門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擔今

許能性解卷之

|"| 周陟歌輯思

吳之璋章玉 姜朝烈承武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本為蘇絕監測山〇此詩家之所但即至即为民的致亂言節從南山則維若·言甫之後春及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護世卿者即此也具供驅社恢緣與也卽高後貌嚴嚴積石貌赫赫與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卒及, 斬糾則何用不監解。 本而歸之王心以見作詩之意也〇末帝式記爾心仰最重蓋以王心為萬尹氏也其詞雖專刺尹氏而王不當用尹氏之意建在其中故卒意窮其亂尹氏也其詞雖專刺尹氏而王不當用尹氏之為建在其中故卒意窮其亂之人之為正臣之出無所之者以小人之為亂七章言已欲避亂而出無之善可以已賢大蘇刺尹氏不能已亂而反召亂七章言已欲避亂而出無於正院心復漢者五十章 全有通詩前九京是洋言以刺尹氏末是表見作詩之意而歸答于王心也大善為任之重而深刺其心之不平四章推其用人行政之失五章言行政用人我以不平其心為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所為不然以不平其心為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所為不然以不平其心為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所為不然以不平其心為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意而歸答于王心也大 傳桓王伐鄭家父謙之賦節 其平矣 化之原也王若平其心以用尹氏尹氏又平其心以用人行政则天下自得 石炭最矣林沫師尹 ,即民具爾略矣而其派為不善使人愛心 全関 如火焰炒

其心者不能乘压推四方以途生後住言是天子以承美国愿言當時民言為於日局成乘價之均如平章軍國事一級不旧國政而日國均正見非平為於日局成乘價之均如平章軍國事一級不旧國政而日國均正見非平為本朝廷以尊官為本今尹氏以付鄉之家而居百僚之上則國家根本所為本朝廷以尊官為本今尹氏以付鄉之家而居百僚之上則國家根本所為

上二句說盡維四方則政行于四方既天子則政出于天子政民得所不為人心不相維緊相權偏限天子幾于孤立故須維係而既輔之便民

700

經 80-418

等人以與內也項項相死未曾考之與論未尝試之清熟徒以親張遠登縣詩經正解 我本十五小事 之不中而在所當改者故下遂以式夷式已告之繁繁教他平心不要用這位可以的其背耳成獨下一分字北俱以問住属如亞說亦可從此企之心的以為其背耳成獨下一分字北俱以問住属如亞說亦可從此企之心的大管縣事故事其本是政君也又有六弗問那住各人誰不知其不可用 でする人のでは、 のでするでは、 のでするでは、 のは、 のでは、 题處高位其知讓既不能以照察幾歲其十力又不能以總理事務其勢必來一齊不好下如尹氏于頸項如亞是也〇慶源輔氏口小人而濫居要職 非本語意俱公或謂理必咨訪而後明事必更練而後其今以然亞未堂訪 □長○語類白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新國極少間又自不奈似引行别人 至于分委知亞以任政而小人得以並進奏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 任安得不問君子而至于殆乎縣者厚而住之只極其尊能之謀須味則無

一定が後天子である。

及 清北海市的是天不多是一大思看了如居后的人

仰民心 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養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愚諱之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玉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褟亂者人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傷而平其心則式夷武 而靖亂則存乎人也君子事必躬親無所苟且而用其至吾見朝廷之處置の少うの治のつの以常而不順為而降此垂戾之變狀降亂雖在于天為德本至順也今則反其常而不順為而降此垂戾之變狀降亂雖在于天公物為心本至均也今則反其常而不均悉而降此窮極之亂吳天以清寧 合衆州尹氏之息于政事而苟于用人者神未知天變之可畏乎彼昊天以合衆州尹氏之息于政事而苟于用人者神未知天變之可畏乎彼昊天以義爲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爲後皆放此 吾見國家之舉指合義則民心之並道以平惡怒不期而自遠矣夫民心既得宜則天下之公論不起民之能必自息矣用人必公無所偏倚而平其心

風也條均物彩的亂及乖每至以息運達也〇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

10

徽吴天不顺而降此乖戾之緣然所以捧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

也沒就通泛言於如居四似言特危定的易于反掌所謂為政不縣人自不為平居極也如無遠弗届之配以心之誌子政事者言政有當為者而不無也可是我依氏目因之危亡盡以為人事與則目月之蝕山前川竭將與心之時,於於其是之人也為正是在也如無遠弗届之配以心之誌子政事者言政有當為者而不為也少息之意葢張雖得當則公論人事與則目月之蝕山前川竭將與心之中,而其似以復成湯之業宜王因雲漢之灾而修省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也之形成有成為因然遠就民心該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以意得也之一,以而此以復成湯之業宜王因雲漢之灾而修省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為正弗躬弗親有行政之有而不用其至意超短熙也有用人之偏而不平為正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荷而不用其至意超短熙也有用人之偏而不平為正常的政治之。

在政而為如語之小人此其卒長一時之間階而使天下之百姓受其勞弊自悲有如語消之經濟不知誰居天下之重任而樂園之成者乎顧乃不親而不以安其群於當是時我也深有見于天命之足慢人窮之足悲而憂心症有止息之挪殆無歲月相為生長而使斯世斯民險殿然丧其樂生之心症有上息之聯殆無歲月相為生長而使斯世斯民險殿然丧其樂生之心症人夫夫變有可與之學而尹氏無弭變之亦是以天不之極而禍亂之降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萊亦有本 根枝葉之說

¥

不平所及其口天不之位者亦無所監答之詞不弔句承不傷不惠言違亂不平所及其口天不之位者亦無所監答之司為政事訓大及言武見句言不能而降納不惠而降長者日甚一日也話者的承謝訓大及言武見句言不能而降納不惠而降長者日甚一日也話者不平所及其口天不之位者亦無所監答之詞不弔句承不傷不惠言違亂不平所及其口天不之位者亦無所監答之詞不弔句承不傷不惠言違亂不平所及其口天不之位者亦無所監答之詞不弔句承不傷不惠言違亂不平所及其口天不之位者亦無所監答之詞不弔句承不傷不惠言違亂

則皆昏亂歷歷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轉哉東來呂氏日本根病則枝葉惡也項大也歷歷縮小之貌の言為四也而四也項領可以對矣而視四太經經濟四十四生項領我腦四太歷歷緒歷所轉達

也奈何駕彼四生而四生項領可以聽而遠邇矣然我贈四方則皆唇亂內合然夫民皆受病此時天下抑何等景象耶使有可避之所吾猶得以自免皆瘁是以無可住之地也

不寧矣而外是獨是也京師此文而誅惡衛是也雖有能轉之四世亦歷歷詩經正解一來老十五小節一也奈何駕彼四姓而四姓項領可以轉而遠遊矣然我瞻四方則皆唇亂內也奈何駕彼四姓而四姓項領可以轉而遠遊矣然我瞻四方則皆唇亂內方

經 80-420

東國之聯至于如此有人心和必自然則以求盡言之不暇矣尹氏曾不惠 所謂子無可往之所即吾見危及宗順則及若身雖我王亦不得寧矣尹氏 会称夫小人宗常先尹氏便之是尹氏固不平矣然尹氏之不平意者天厚 今称夫小人宗常先尹氏便之是尹氏固不平矣然尹氏之不平意者天厚 之書而使之逃離謂昊天之不平可此據其不平之客堂特斯民有勞弊之之。 之前使之逃離謂昊天之不平可此據其不平之客堂特斯民有勞弊之之。 之前使之逃離謂昊天之不平可此據其不平之客堂特斯民有勞弊之之。 於心心心心心。 於心心心心心。 於此外氏之不平為其心及稱為其所以 於此外氏之不平為其心及稱為其所以 於此外氏之不平為其心及稱為其所以 於此外氏之不平為其心及稱為其所以 於此外氏之不平為其心及稱為其所以 於此外氏之不平為其心及稱為其所以 於此外氏之不平為其心及稱為其所以 於此外氏之不平我王不知不然其心及稱為其下以 於此外氏之不平我王不知不然其心及稱為其下所諸

19年、300でである。このロロロでである飼具が対応の反應人之正已会則其為惡何特所已設

章音尹氏胎患于君而指歸咎于人也以尹氏之不平所弱之美天

特別の此後上何用不監修英談應而完言之也 中意夫今日不平業已貽嗣于玉而児復不慈共亂將何時而已此又深」 正不與不但俾民不寧而已或以黨與日生于下主勢日孤于上恐不切不 不平而王亦不卑者蓋用人之日来攻事之日寒即王亦安得晏然于上王 是責天亦不可作托言以指尹氏註云若天使之只是閉其衷而塞其應志 若有天羞其疾养尚非天蹇爲之後何能以六尺之虧間此莫大之蒙哉非

情不一或徵加諷諭或指示經營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文畫忠竭誠合称然致風名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民怨可息天怒可回此則家父作誦真实心易處毋以礼呢之而遭其惡明母以問受之私而昏其惡點則而為不是不意也呼若家父表亦可謂忠君爱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故之本意也呼若家父表亦可謂忠君爱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故之本意也呼若家父表亦可謂忠君爱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故之本意也呼若家父表亦可謂忠君爱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故之本意也呼若家父表亦可謂忠君爱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故之本意也呼若家父表亦可謂忠君爱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故之本意也呼若家父表亦可謂忠君然則民怨可息天怒可回此則家父作誦為本意也呼若家父表亦可謂忠君然是他不及私略惟其能而其非民意則用。

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

以穷亂本也直言王前則是慙諫而非認該矣の殷茲云不懲其心欲尹氏詩經正解、後十五小雅 君身其所以得肆其奸者由君心之敢而偏信之也故家父究極而言之所君身其所以得肆其奸名由君心之敢而偏信之也故家父究極而言之所卒前之为此之。今年,以此之为,是以在用人行政其流淌必空我解势百姓科君子而及卒前之我師光景耳久病之民元氣卒難復必欲從容滿清以養之几善商卒前之我師光景耳久病之民元氣卒難復必欲從容滿清以養之几善商和以上文即民不述及空我師勞百姓意相形言之畜未便是昇平少救犯與以上文即民不述及空我師勞百姓意相形言之畜未便是昇平少救犯與以上文即民不述及空我師勞百姓意相形言之畜未便是昇平少救犯與以上文即民不述及空我師勞百姓意相形言之 所以前那可商也無敗心易處是改易其那尹氏之心而任賢動攻也蛮萬氏之所由以不乎也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藏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氏之所由以不乎也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藏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二句而歸之王心焉指下二句致風者雖尹氏云云是轉落王心之不正尹二句 有不便可見從前龍尹氏字字是龍王也立言深妙如此日之非龍者化其前日之惠の鍾伯敬云後二章不用過交徑接王身上盖 之平其心也式就断心欲王之格其心也皆推本能之所由也然者創其前 第五或之年動由于尹氏且未完到王昌註順本單指尹兵與其則本新上 心苦矣作誦須入用人行政之失形諸篇什者完王郎只是指上九章言於心苦矣作誦須入用人行政之失形諸篇什者完王郎只是指上九章言於氏此誠其身后其氏之威不敢言家父州之世臣與因存亡故不得不言故作此誠其身后其 不憚洪郡故自 管的以了。 章章的**的**。 序以此為由王之詩而恭秋桓 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勝面四月尹氏本桓公八年桓三使家父來聘 無此或東遷後詩他の首章泛言尹氏之誤國而次章逐推本于其心之日丧龍弘多情真慈盛日降此勒斡降此大兵等語告以能亡以後之詩 此詩之子氏家文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日國民卒蘇何用不監 如其人之同具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令姑問馬可也の安成劉氏日 十五年有家父來求本於周為拉王之世上即則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 十五年使永文來求事計家父來聘之縣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 载宗寺人孟 子亦此類心尹氏若人心口於不言人的於尹

正是 大率以記言作本究其風本則在于褒姒推其終之不可於則在于蛮賢此全直通計前十章詳說言之召儺而諷以用賢下傷小人用事而憂肅之難免了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急西問疫 敗大夫傷之赋正 以紅正解——不卷十五小生 然月經常我心及信民之配百亦孔之形念我獨分於心京於明建京我小 大心京京亦大心務整幽愛也弄病此〇此詩亦大大師作目新降九二人 斯也可以更多的分詞之正月本以称門用事或正門之月也整多部族以 以其縣飲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傷之言以或群聽者又方甚太然是 民子正革動王心處 者五言民者为見得人君所持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射不畏天與 月0

高級正解 | **大米十五小雅** 者皆是此如竊風卒發莫知所起止世飢人心回惑是非恍惚方有此景象小人然勿太泥訛言者隨口化成而無定迹之部凡壽張為行以罔上战衆小人然勿太泥訛言者隨口化成而無定迹之部凡壽張為行以罔上战衆 · 自己而看降像含下小人本能在以除不除天非無故而降災也民字雖指 行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人受亂之弦下言已問憂之以至于病也繁新記言小心也慎欲愿患所憂者深人皆不見照憂之以至于病豈得己乎、小心也慎欲愿患所憂者深人皆不見照憂之切乃至于病豈得己乎、 受及生民而京京然其及之人將查事問因不非係一身之私也哀哉我之 人則亂又起于人矣然當是時君臣上下信然不以為憂念我獨憂及宗礼之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つつつつ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と表表于上既使我心爱仍矣而民之造為好偶之言以越來聽去又方甚 後正月乃長養之孫繁報乃肅政之氣今正川繁新則霜降失節不以其時上總邪焼于下而國不渝于危亡者試觀今日之時事大有可為寒心者矣公為此詩亦大夫所作者閣其裁天人之際至可畏也從古未有天息是无公縣此詩亦大夫所作者閣其裁天人之際至可畏也從古未有天息是无 一事不平本在於言上首二分輕不過與起下意下親註既又字可見四月

是者大而非止一乎失故日憂心京京京学從将字生稱大憂亦大也又言此句是古今風亡通思若憂之者恭則亦不至風亡與為社稷生民憂則所 不民言一邊蘇舉朝安尼利災恬然不以為髮而大夫獨憂於日念我獨多 のつこのこののののの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これのでは、 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正緣小心畏惧聚皆不然而又不敢顯然憂之是以

想受而至于病也从在穴中人能知者故態受謂之痕要 如果我說好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到好好了自己到**对奏語言自己**

心証言之人虚偽反覆言之好關係不由於心而但由於口是以我之憂心 は長かから後春配れ愈金益共之志の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

合衆夫我以憂亂之故而受病如此然疾症則呼父母亦人情也今父母生 亞甚而反見侵仰也

> 極泉然所以致此者正由就百之人耳益人之有言必本于心面後是非為所不及知皆可以無受於今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而使我適當其時以下幸 以感而生亂必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彼顧以獨憂為矯談以小心為活 相野亦但出于口而已是非公是非非公非其發作如此則因是以無群聽 我仍為使我而遭是有个住私而在我之先即有所不及是在我之人 有據令訛言不出于心而虛偽反覆或好言以相跨固但出于D或醌言以

味言不出于心而出于口則像而好像而奏者不可知正於言之象也愈愈。義務之言就毀譽上於即所罷流言也盡說言之人安得有好言而自口可能的之言就沒要上於即所罷流言也盡說言之人安得有好言而自口可言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而使我受病至此好言是容與之言奏言是 我源指上京京冠曼市省宋即简首節奔宇來不先不後即胡佩我森之意所講此章上四何是傷已之逾丁乎點下推訛言之害而益病乎已也胡仰不反加排斥而侵傷無亦獨何哉

在花之意惟言之好雕而皆不出于心則得其好言不足思得其莠言不詩經正解 政卷十五小雅 之人皆私而反外不私者為任也一流行之言中動存後以為是而我以為見其獨及以為婚徵見其小心以為過於而妄如謝斥勢所必然所謂一因 過為不根之藝而其夢也未免為游言之得此所以為說言而足以亂人聽 是則以是非則俱非人能有脏共聽者谁好閱之言皆出于以則其好也不 非彼以為集而我以為及動與衆遊侵海自不免矣の徐成茂云人之出言 怒而受心愈愈養巴日花一日久有梅春見亂世人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

要心的心統念我經歷民之無辜并駐其臣僕及我人斯于何從蘇聯島麦山

賦也是於意思也無敵猶言不幸爾菩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漢之思 所處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因爲臣僕是也○言不幸古寶司

經 80-423

之将古與此無罪之民幣在,被囚房而同為臣惟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成之将古與此無罪之民幣在,被囚房而同為臣惟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成

合衆失記言語與則別制日甚而因之將七兆安是故憂心学學念我不幸に一人というというのであるのののののは何必必必以為之形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士不食用果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平此處稱以已之同類之人若詩人自處豈宜更受他人蘇耶亞山附氏日忠臣不事二君義家就起而哀舉国之人重憂國上哀我哀之也我人不是詩人自言乃信已 我無緣得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楊斯民之俱不幸也民以下处言或云仕 美上納或可以自猜的因雖淪丧亦必問為臣僕於所可丧者今世之人未而遭害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房而同為他人之臣僕也然忠臣 日本の大百受職時如親自以下不知其射此于誰之屋也不亦可憂乎被知從何人而受職時如親自以下不知其射此于誰之屋也不亦可憂乎被 于公日区仕于家日後要不必分派總是以處受辱之意此四句一氣從自 祈講此章上四句言因勢之州古下哀民生之無定也學學即念我獨產念

極易合亦易散故流亡屯聚稱為乌合一說周之與他有烏流于屋之聯合明哀我人斯二句之意略我聯之也賠他人如親烏也借烏言者烏向暗背處野泛指享生人之樂意养亦成末二似是衰國之将古而無所定之詞正 動之水上本言已之見像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感去自古未有故言類周第七不知其職皆復見于誰之昼也此非正解の此章總是改為危言以 炎或其耳口 A 移其心志奸黨並進而不覺善類云亡而不知邦國於承破 與而因家不至于敗亡者養其虚偽反覆之說使人清于是非而眩于名差。

由斯政所以藏藏君子預為之憂也

全方為配去雙邊籍除州民克有足頭人弗勝精有星

金泰大説言之人政亂得志無奉之人臣侯是懼則善惡之不明甚矣我解而限之乎福善禍潘亦自然之理而己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則能勝此於值其未定之即醉及其民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此於值其未定之即醉及其民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也民今方危治疾衛毙訴于天而親天及夢妄然若無意于分别善惡者然也民今方危治疾衛毙訴于天而親天及夢妄然若無意于分别善惡者然 與也可林林中心依維於危也夢夢不明 以其形體為之天以其主率部之帝つ言贈彼中林則維務維蒸分明可見 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

詩維王和一次冬十五小年 心體克復其常主字之神不失其用而天定失料見書思分明為善者必降 天而民之不幸適與之值耳倘氣化自衰而之益世道自否而之秦則監督以下、成天及夢夢然不明若無意干分别善惡者何哉然此特其未定之何所訴我騙後中林大而難蘇小而維然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猶冀何所訴我騙後中林大而難蘇小而維然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猶冀 以百群為患者必降以百殃無有人之淫不為天所縣前轉話者也然此有 七---

野木嘗有私僧也既定之天如此偕乎今之未定訛言者尚未見稱則其為野木嘗有私僧也既定之天如此偕乎今之未定訛言者尚未見稱則其為皇上帝豈于惡者有所僧而稱之耶蓋繭善稱搖乃自然之理天将東此理皇上帝豈于惡者有所僧而稱之耶蓋繭善稱搖乃自然之理天将東此理 大小甚以與天之于人善惡無別葢反與也方來即上無辜二句意天非夢析無此章上四句與民国無所訴于天下言天定必能勝乎人以人之嚴物 問心其引峰人面降之部必矣靡人云者思也好病天失勝却也未定便定 夢也以時事視之若夢夢者然難以善惡無所自白言却重無意別惡上註 惡當何時而已平 不日不能而日無意便伏下終有定時便克有定要見民心危掛上帝豈不 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縣人然則 稱則以氣化自盛而超于衰則常者有時而變生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 方司後心恩成朱氏日福書面将还此天之常母也事首未必福淫者未必

新羅正解 · 本本十五小原

一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奏而群下同聲者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别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告以為聖人亦誰能别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本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今其訊之故容訊之占夢則及今民之說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今其訊之故容訊之占夢則及今民之說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今其訊之故容訊之占夢的及今民之說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今其訊之故容訊之占夢的

誰知鳥之雕雄抑以以君之召臣王 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之則逆而有測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其曰子聖

其雌雄也裁在上既無止訛之者在下又無辨訛之臣則訛言之孔者亦何其與本子聖矣而其實則圖陵之崇也民之訛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大率類望有以決其是华而類以止說必令故老者科問歷世故子聖矣占妻者科極。 第山之甲疾而其實則圖陵之崇也民之訛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大率類望有此就之臣也及其詢彼故老之明就否者問彼占夢之明吉凶者庶爰望有此就之及為其以非為是大率類。 第山之甲疾而其實則圖陵之崇也民之訛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大率類於如來子聖矣而其實則圖陵之崇也民之訛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大率類於如來子聖矣而于訛言之是非卒無有能辨之者是舊親之 人富令訛言繁勢乃 諸知鳥之雌雄抑以似君之君臣臣

英之愁仍機說下四句承此句言之召彼前後指王說不得以上下分尾也析請此章按通解云上四句奠無止就之吞下言無辨能之臣此說未受理

一耳一段極切本者但子思以直語而此詩以諷詩隱順不同而所以現時事則一段極切本者但子思以直語而此詩以諷詩隱順不同而所以現時事則實心在權職也思按卧子召彼故老四句交亦如此緣心非引子思對衛侯 經

同陸易位之世言未出几而獨即隨其後自不得不認為大言以欺人耳其

高風質節身之無所此其建泰甚矣哀令之人胡為肆虺蚂之赤以告人而為近于道學而非都俗不稱也誠以能言爲世而稱意起于不過難天才之

有倫是近于人樣而非迁遊無樣有最是近十道理而非鄉俗不經也茲說四句形容畏首畏尾不像自如之意斯下即以天即何號是呼而長言之也 為包持說言之關此只大极言則道如此不當前自事正使之至此正所謂 京之世身在天地間真若難祭公此言者作非最也今之人指於言之人胡言之世身在天地間真若難祭公此言者作非最也今之人指於言之人胡 展布其四點故日不敢局是卷曲以立身之後也者是累足以行步之後也 詩人之詩只托人言以自謂耳天至高起至原能言之世權祸畏亂而不能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を記之言為有理下哀致亂之人為太甚兩謂字蹇是 筠騎不自安也〇菱日惠錫之住見人則本哀今之人的無句是傷時政也

寒心切り崎幅泉外之處苑茂盛之躯特将生之苗也把動化少謂用力の 等於以即稍有竟然之指而天之机我如恐其不我充何故亦無所歸咎之

訝心夫始而求之 [3為法]斯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

際然然終亦及能用也求之其製而棄之其為其無常如此 国如仇程然徒求之而已執之而已終亦莫能用心求之甚數樂之苦易其 克何哉夫王始而求我以為法也則惟恐其不我得及既得之則又執我學 所容也指有苑然将生之苗况天無不傾覆乃阻抑頓裡乎我如恐其不我

與意以地力建至降稍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能愛人皆理之難明宗故析講此章上四句是答天之病已下嘆王之川已無常正見天寂也之意也 無常如此非天之机我而何花

> 其整指以為己之重耳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不得也執我仇仇謂言一說循云求我做個賢人榜樣亦如而像弦則云非真欲取以為法不過能 以為與誌崎喧山飲也境物務轉也机我是翻館頓林錢前頭從住影形改 供持一退而不住耳鏡此蘇乃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〇以上七章皆 之使不得安于野終又拘而鼓之使不得用于朝此正天之机我處于居龍所以求之者豈真有用之之意談大抵龍世之于賢人多如此夫如趙而出 是在食飲之各執我二句是無形賢之寒水我則謂求為修已治人之則也 1

清軍工部 家卷千五小 反潜言王信總言以致亂而憂之

斯也田政也属暴惡也火田為灼揚盛也宗周翰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奖的诗人,之 因女妙姓也成亦減也〇言我心之安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廣之方 盛之時則宣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苍 盛之時無有能模而誠之就意此蘇赫之宗問息于文或八子成康乃一 合恭夫我之意掛因出于天面編亂之本定王就于愈然之私也故或心之 道已然之事而非成其将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心 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稱要惟之情似亦 傷之也時宗周未被以褒妙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爲也或曰此以 要有如固結而三可解者以今兹之國政則為若是其是惡意也夫孫之方

詩經正於 · 內卷十五小華 終した信念は医院は直接は行うののの時間となっては行うのうか 易注於以統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雅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十一超巴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由王亡于褒奶而天下不至于大夫武之褒姒蹇滅之也然樂亡於林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渴也針,共意憲法之他斜之亡也非武王减之処已蹇滅之也由王之亡也非申侯 未然事尚未就也知其必被也但詩人却似已汲於方是口氣漢史云此稱四如此前者受能言此直指褒似放射光王之葉賢信能皆由于此波為是 忽于民則足以後其身而已矣〇安成紀氏日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千周者未散也而出王則月雙奏以第一內用無小以飢于外自絕干天結 造品直在人者未祝也監督是膝天命之脊於于周者未釋也民心之谷谷 久矣詩人即此意〇鄭乾漢曰人者一心萬化之原苟無所酸如大明當大水也減火必矣唐元宗幸竭人有來獻者詢之對16臣佚草落中知有此事 **木の唇如淫刑重飲之類燒之二似是反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被同盛灭** 行為此意上門で是各屋政之府民下言女龍之亡國以傷之也以前經言 之部於之放詞則又從於雖作于或是妻子之為門法是必 群原自代領女色所為喪其本心之明是以訛言得舉天下之亂由此而成 田王或胡為暴属如斯意本原之地必有五威王心者英胡為屬分便好者 王信託言致亂而此又惟人致亂根由言菩及之所以若結者以政之質也 宗周未鸿夏如方儋則詩人之亦本原治片如是也若以下稿記妻彌方處 於在日結結宗即發但被心完其本也〇旦城朱氏日禁之亡也非湯波心 宣縣之建法正以傷藥命周之功於重則道門民之事為恐或說為長且使 深柳堂

> 液点 車也於歷也沒清也你或者之字也 〇蘇氏目王為差度替如行行而不知此也因用則然沒亦真易以后也載車所載也轉如令人轉杖於明門以為 此看了末思其於知其必有大點放日於其末慘又豬怪雨王又不長熟之 臣而後就怕以助予則無及於 我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此句是一轉節一過陰兩則必有所容是又一轉 不 将至而完賢臣為故曰乃來的稱君子求助於未伦故難不至為其載之記 被無兼爾益語之輔猶幸其裁之不學也的於申之民義而乃至商轉是 知止君子亦思其終而知其必若子陰兩則泥污而亦衙刊很天斯時也

正意荷の

公不基本権門入の合下者一是成其兼員一是慰其用野是一串意先意のいるのでののという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とはの上京衛在後則感代話还何解去作文領依本文就完然後以所輸之意緻

以足以減之月祖宗許百年之業而陛于一女子之手不亦重可的徒

用也行公也轉所以益輔也屬於何視也僕将車者也〇此於上部言者能有公所未爲則所以益輔也屬於如果於與此一說王管不以是為於於政治其輕而又致致何視其僕則不透而所或的疏於絕徵者亦是不以為是公共表產的議式初則厥於無難也一說王管不以是為意中不以為是公共表產的議式初則厥於無難也一說王管不以是為意中,在第一次和主事。

一世俗池也紹明易見也〇原在于沿其為生已歷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猶然他日無棄日屢顧日於論舊之見親愛者之將或而尚異其生于絕明者亦匪竟樂清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皆憂心慘慘念醇之為唐至之中而轉生意外之銘悲與痛慘愈不可言〇豊城朱氏目輻以固較輔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銘悲與痛慘愈不可言〇豊城朱氏目輻以固較輔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銘悲與痛慘愈不可言〇豊城朱氏目輻以固較輔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銘悲與痛慘愈不可言〇豊城朱氏目輻以固較輔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銘悲與痛慘愈不可言〇豊城朱氏目輻以固較輔致,所以前輕慢以將重三者皆傳然後可以不應所數元書食以為意子亦可從文所或尚可以為歷色數之地而保其於也類乃曾是不以為意子的數學之為

此葢俯仰時事而後雙之見處今日之世如無舍江湖而處池沼矣我安得

經 80-428

之處也念我獨愛心感感然至于疾痛益懼稱之及身家且不保矣何服 都里之治此婚姻之忧釋我 合衆夫我之夏此而惟無所逃如此彼小人則不然既有青海又有嘉後有 安自以為樂也突決被焚而怕然不知稱之將及其此之間以

詩經正解,**○卷十五**小澤 相樂而我獨愛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〇豊城朱相樂而我獨愛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〇豊城朱 我獨今連下認利云自我想起來獨我為有恩愛如作獨我念公意子便無 有四句是得志中一事便見小人安だ利災不如嗣之将及也比日治此有有四句是得志中一事便見小人安だ利災不如嗣之将及也比日治此有 之謂〇慶原輔氏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共纲親鄰里胸滿以 足之態极是酷你益小人冷肆荒淫危若朝蘇朱龍直從昏逃中喚醒之念 聯合依附之意云訓旋有即旋緣林之意朱註引就是原堂形容其氣盈志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小人樂共樂下言在已憂其憂也重在小人得志上彼[___ 著落要者傷国勢之日俱懼調亂之將及亦念及國家與生民非要止一り

此此時被有屋款款結方有發民令之無減天天時是核精神所智能完留人 ののは、 のののでは、 ののでは、 のでは、 の 其婚姻此君子之受所以至于疾痛而戶集小人之不如也

「賦也此他小競鼓鼓宴随税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發解天願棒害智可氮亞泉此惶獨」 也〇世他然之小八既已有屋安较被寒陋者又將有穀兵而民今獨無於 者是天禍林後之耳亦無所歸怨之詞也風至於此富人猶或可膝惶衛於

不當有是也今以兒用于王而皆有屋是甲小而豊大矣获軼然要陪者素 合衆夫小人得志豈特君子受病哉而天下均受其病矣彼此此然思小背[『こつのふ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をは孟子所以言文王賢政施仁必允鰥寡孤獨也

> 獨則力能財弱也不堪命不亦可良之甚哉吓若大夫者其是時間世之意 喪雖日我當與受其稱也然富者便干力而於干 即猶無乎其可也至干學 居美食而當今之民獨在窮因之中而無禄者是天祸林丧之也夫天祸林 當有殺也令以見用于王面皆有發是婆随者而官足矣夫小人皆得以安

乃小人得志之即即是小民不幸之聯此皆天寒爾之耳然天天句亦不是 所發是無民無立錐之地無係石之儲可如於方有殺方字見王正電用之 拾於人上都里好好此言做他數數片是得志之小人益合為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小人得忘而民獨病下傷窮民之尤病也做此二句亦可謂切矣惜時王不恪而周宗之卒底於滅而莫敬也 節等于大麻以甚小人之兩也核比聚飲排降者是妻能之世貧富的之受 人富則民必窮此自然之理令小人之屋與殺從何處得來大都趙刹其民 低面賴國家者也其是皆人君失道所發不可不知天地問即止有此數小 一黨貧減固

詩經正解 · 《老十五小多 罪為是以世世小人得以財為好惡而不止也, 學子一旦天下盜起來與構選萬世之後徒罪夫守理林大盈者而私家無於平一旦天下盜起來與構選萬世之後徒罪夫守理林大盈者而私家無府庫四富而繼貸猶可言也收公利肥私家小人富而君子登不可言也可 起非真以高人為可也總見記言之能弱及生民而用賢以抗同天變不可東蓋就困苦之中自較其後深見富人循足支樣不此均獨之民不聊生為の為為在困苦一邊但尊或不够窮民間無財而都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 用苦之甚都自敢其後深故日群矣當人玄此傳獨○袁公家云塞倉原充 不至矣○東來召氏日沙役之甚者自較其輕動故日土國城應我獨南行 經 80-429

正月十二章人章章人何五章章大何の曹允大日此詩憂說言之甚大 至于胸那图之都亡復國政之淫虐至于別室之院減而斯民之病賢人 之图又皆極其一時威慨之思爲可謂以天下之豪為憂者矣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的王也

全国通詩八歌專科幽王用皇父而作前三章是敬言皇父之选孽而先言次 與之愛所以起下章也四章言吳異由于小人而皇父為之題也故五章大章前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則言已遭皇父之害而歸之于命也怨皇父正所以斟酌王總重不用其良一句而皇父則不良之尤者耳篇中紀炎異以

一年三川震岐山崩詩盗作于答向之比而追論灾異之所自必非必以出

一章之上作也記此再詳之

四月為熱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好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為門前 時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能一度 日月皆右行于天一畫一夜則日行一度用月光復蘇而為斯月光和畫而為壁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光日而則之會 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成日 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成日 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成日 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成日 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成日 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成日 門月游日而日為之會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九日而月為之會是 皆有常度矣然乎者修為而不會也若因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肯君父妾婦 等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乘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六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盛陽微常食必食雖日行有常慶而 東其大小人陵君子夷狄侯中國則陰極陽為常見之間也曆法周天

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光也之甚也欲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經

明了ESTTOTE STOTE 之爲似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爲度即二十八府從橫布列之度 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疏又日按月避 存中云非天庭存之符曆家設色以記刊月之行耳夫目之所由謂之黃遊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月所拚而食語錄日天有黃赤二道沈 虚空中既一周便而復過其既匪之西以度準之週前一座是一日內共該 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慶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 則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遵同道必不同度也の大全安成劉氏曰古曆 日春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辯如水見無釜白緩也穩少退籍 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亦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 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面通一度自其星辰次舎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

不上五八日

于何小戏 古見苦凶不用其行时が四國無政本用其意役月市後自然時間以上立

·殿心行道也〇九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去 之告凶如此也夫自感召之機而論之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但就其中而而紀綱之不張不用善人而奸邪之得志是以事作于下東動于上而日月 於太何如其不藏那此日食之所以為可醒也 致之役月而食則除元陽而不職猶為未失其常也此日而食則除麻陽而 其道或掩日明日為之食成元日則月為之食也所以然者民由四國無政 今然然變不重生能人所各後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經日而失而排之不可言的故春秋日食必裝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可 井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城各陸元陽而不勝猶可言心陰時陽 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亡心延 面の

新河北市上四旬言天燮之有由下指日食為天燮之大也告凶云者開留。 海山東一所名一五 經正解-- 東老十五小 于何不放何你對日不善政之謂也因無政不用善則自以前于日月之災 正打著告的二字〇左傅耶公七年晉侯問于主文伯日詩所開彼日而食 〇李祥災則對 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月愛民三日往落此說真此前具 必有大不善事為之感俗便不知應作師事何人耳于何二年最有味不緣 元日本衆陽之長雄光所野萬里同等人首之表為於以歌

食者也在平人君行事之所成召耳の贈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論見于天

年月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春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頓交而 **堅料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間處所射故食○杜預日春秋二百四十二**

日為之食漢書孔光日日者人君之表君信我微陰道盛强侵敵陽明則日

食應之大由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完一同小人女祸皆陰類他相與蟲賊

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前于日月之灾平故下言不用其良為召災之來

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間塵葢火日外影其中運船至明中有間處其處至欲

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于湖谷日常在上曾時月在下而逃了

度却是将天横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黄赤道相交處指养望時日月

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朱子曰天只如一門匣亦消是匣仔 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

相合從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

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應來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月初出除陰雲邪氣不修道則日失其應於無過 养學工作·尽象十五小別 煙燥語表面不空不今河底百川沸腾山家安脏面层為谷深谷為陵泉今之 一君就房有常節

一風也慢煙電光彩灰雷也軍安徐也令其沸出騰乘也山頂日家军崔見也 令然然今日之變不但日食而已且陰陽之意其期淫雨之典其條當此上與以整僧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為陵是地道變于下矣大統陰日食同以爲與今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皆失其順下之性山家卑厲而易其艮止之常高岸崩陷而爲各深谷填塞而 何不令之若是也是天道變于上安及夫久雨之後洪水為災百川沸騰而月之時爆爆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震動暴騰何不寧之若是也非時失序 董子曰國家將有关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趙告之不知自省又出任 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與王曾莫之愁也 高岸崩陷故為後深谷填塞故為陵慘會也○言非但日食河已十八而雷 胡信仰莫整 火里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可也良今之人胡爲忽天地之終而

> 四百百十个周者三代之本其川源必塞必場〇萬仲舒日太平之世雷不 沸彩举崩來倪王汝目衛電交作則是兩必甚天道藝而起道亦變故以 以用良意○周爾王縣三川皆震伯陽父日周将亡矣昔伊洛姆而夏六 には、10mm 失序言當及月全云仲春之月面乃發聲為電仲秋之月兩始收擊又云十 也信電不足為異性、月有此故為異ぶ不寧以義動非務言不今以非時のこのこ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となると、新春時然常光一發而雷聲聽之雷電不可平識整雷不可言煙燈 首二分澤雨之時中四句久兩之後暫電一意有電必有雷也觀媒辯訂監析講此章上六分言宋異之登見下言若心之不省也通主選所水也是言 不今之意於淫雨之後山川失常後谷易處俱本陰藍陽微龍為各為陵囚 月虹燕不是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容地鼠上洩民多流亡觀此可知不學 **首真教到小率不至于傷敗非** 明卷十五小柱

Q包前卵 紀終始所生水為進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型落版通偏常失機則顕溢紀終始所生水為進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型落版通偏常失機則顕溢紀察が所生水為進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型落版通偏常失機則顕溢紀察不常然于是有地震の莊子陰陽分學故為電十月雷巴收聲不宜震電故不能蒸于是有地震の莊子陰陽分學故為電十月雷巴收聲不宜震電故不能蒸于是有地震の莊子陰陽分學故為電十月雷巴收聲不宜震電故 然人就令起發而巴雷不胜日宣示光耀而也因該屬伏而不能山陰道而 洛浜溢所為最大今汝賴映會皆川水漂鴻與南水並為民害此詩所部縣 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春其異最大問者問東地敷裝五星作與亦未大 學芸電不寧不今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爲唯陛下留意詩 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毕不失其逆天下有道則河出國洛出書故河 題如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依應庶民雜冊褒或于其國因君之祭也 人之言少柳外親大臣臣盟地道家蘇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下中其上位家 迈宜 務集 抑除以救其祭 工者維司徒文伯家学仲允勝大聚鄉子內吳歌游雜經及走馬腳

體天官太宰卯一

人地官大司徒柳一人天官磨夫上士二人李官內史中

追自以為不時故吾聞古之聖主哲后尚不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頭 以及北原国胡為動於以從而不就我以謀使吾民晚然知其愈乃遠徹

彩正解 人名十五小雅 見其任智而自用也割爲二体見其特勢而妄作也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利不忠亦可見矣自此章以下通是言之前惡首二句是度是文之心利不忠亦可見矣自此章以下通是言之言惡首二句是度是文之心人等父為其是文之界非易漢言是リスオー 民以此用平汗來又見後居之流外故不得以事其田鳴也末二旬是背民以此用平汗來又見後居之流外故不得以事其田鳴也末二旬是背人中此近故日都為我作云云衞我二句勿以居食對香茶徹我增展正是動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與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殿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

暴自大庭の孔疏小人自於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龍封于畿內民封即祭以徙之詞兩日宗要看本不府而曰豈不時本成民而曰予不战正見他豪潔正解,寒寒十五小雅 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汗萊則無以食其力

放员擇有車點以居住向 是文譜孔聖作都子向柱擇三有事事使多藏鞋不憨旗事過一老保守我王 至信候機致害也然者心不欲而自强之餘有車馬者亦當民也很往也O天子公위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二學也天子公위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二學也

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言皇文自以為坚而作都則不求好而但取當人以為粹又不自强留一人

維多藏之人曾是而謂之聖平夫既徇平私則必忘平君矣彼舊在王室者而其作都于向也不知賢哲之當求而惟有見于貨財之可欲三即之擇夏

應三卿多載抗貴者言葢審民之以節進者皇文郎以之為總事權有車馬也日愁非惟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委曲以圖之也末二句與聖侯句相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便不思為國把舊日耆德之臣盡皆斤去不留以衛王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便不思為國把舊日耆德之臣盡皆斤去不留以衛王教內當有二卿今立三卿恭傑比于列國之諸侯矣不愁遺一老非故永為 臣一有自聖之心妻接當人以為為每至月刊以自私如国有老成王所倚 自為果穴平王東遷遊為畿內之國左傳書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書自為果穴平王東遷遊為畿內之國左傳書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書 在正解: 一颗老十五小雅 之一空而即其民間之有車馬者亦俱抵擇以定私已總言其自私自刊如 指衆之富者言目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徒高家以塞五陵之意〇大抵人 人入向以姜氏選以是知皇文亦姜姓也三事是三卿之作花氏日皇文封 是時周尚都錦而皇父私邑為的乃在東都藍皇父官在衛京而管邑下谷 自在東部去西鎮千里而這皇父以親節行封東都載內又按琴溪陳子日向在東部去西鎮千里而這皇父以親節行封東都載內又按琴溪陳子日 以為重者因有富民又王所特以為安者今皇文屏縣老成使朝廷之上為 〇上言皇父之邊都非時動衆以版平民 七此言皇文之作都

古也呈文之罪夷大于此 大王が尉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獨有其未至于身犀國 大王が尉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獨有其未至于身犀國 中国或者舊俊义在殿服西周之亡蹇光于此使是文秉政化留下老以守 田岡或者舊俊义在殿服西周之亡蹇光于此使是文秉政化留下老以守 原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恩之忠亦 村自 秋而棄手記見其不 <u>.</u>‡. ○登山謝氏日皇文素舊臣者德而不用不能

超結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疑議員對為指下民之孽難匪降自天門機節

一つ風也以来多狼孽災害也學聚也香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風勉從皇父界色沒肯無情職競由人 後庭的其事而未常敢告勞也我之自盡如此宜可以勉各矣衛且無罪無合衆之皇文之惡如此則否人之被其害者多矣故能勉以從皇父非時之皆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懷專力為此本皆由議口之人好 之役未嘗敢告勞也指且無罪而遭認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尊尊於

詩終止第一个後十五小

敢告勞承此即下 ·說日香皆陽為相稅情然而轉背便 非矣恐说由 民之孽處非降自天即叶 人與非除食 郇 林呼 相級毀此可見面交而情不子口是 起由人句相聚而言日傳再三 應正指下 民之等言之語、八之

反覆如此乃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說者第由皇父信不可以歸咎于天矣

殿也悠悠夏也里房海病美餘遊樂微均也 ○當是之時天下病寒而獨愛天命不能附殖我不敢饿我友自邀 然然我里亦孔之游特林时四方有英雄 我獨居感然莫不能可行不沒外 皇父孙心而被视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 我里之其於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預而我獨勞者以

詩經正解一概後十五小章 四十一處之不病來而我心然感獨憂我里之甚病為誠以四方雖因于身合亦未是日之害如此亦将如之何能彼皇文以一人之私而稱天下之民 此当人所能為數良由天之生人財命不均其美而这者命之通也其及而 大门行送餘也我則將屋徹夜用汗乘安而獨居是歐比民雖疲丁力然猶 教表友之自選的 得以自逸也我則遇勉從事矣不敢告勞矣而獨不敢休恭我里之其病

之民自巡巡字等指照樂部不必無有美典天選佛心意輳切登山謝氏日逸之不均言之乃無所歸咎之神末句正見其安天命也我友是言即因方 英如四月之章民真不敢我獨何害亦此意天命如承上四句來指貧富劳 看干不以一身之最勤為最亦不以來人之逸樂為非此人命有窮題我之 受動力大之所付你如是而已不敢做我友之自然其詞其姊其志堅而不 ن

詩 日臨終騎接律而竟大震其後連月久除雖有大令循不能復際氣盛矣律得來陽性中七妻情得公正真康百年之精度也正以精成本首王位都正解一次卷十五小 命之意不似罪皇文矣〇我不敢俊我友自逸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此與意而不敢妄與不敢告勞意同俱是是皇文之虐懼而不敢也說者俱作安逸而不敢主真不敢告勞意同俱是是皇文之虐懼而不敢也說者俱作安樂彼其自傳之至故親天下之世無有甚于我者天命有窮通故人事有勞樂彼其自傳之至故親天下之世無有甚于我者天命有窮通故人事有勞 右無同姓獨以身后之家為以果姓之臣又統二后之家清孙非特及位 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聞而難逐故同姓 1.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 古者朝廷公有同姓次明親製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望王之所以大通 小人之惡亦飲其恐惶修省去好遠色改紀其政也夫何幽王不謹天戒 而真如皇甫之電任如於鄭免乎疑山之禍矣〇翼毒奏災異封事日臣 十月之交八章五八句〇此詩始而極言日食灾異之變終而歸咎 発蜂入表床下耳

費思能貴髪任

用

百里冬卒蜀西法德列王

一者稱腦如此

原王室播選大臣関之献雨其極 (本) 「東京 (本) 「東) 「東京 (本) 「東京 (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投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寒地魚大發動土門於各即蓄備以待之故社投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寒地魚大發動土以保身命全于孫安國家書曰歷泉日月星辰此言仰親天文体祭地里以保身命全于孫安國家書曰歷泉日月星辰此言仰親天文体祭地里以來臣子貴盛未寄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覆賴庶幾可以來臣子貴盛未寄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覆賴庶幾可以來臣子貴盛未寄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覆賴庶幾可以來臣子貴盛未寄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覆賴庶幾可以來臣子貴盛未寄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預賴庶幾可以來臣子貴盛未寄至此夫物盛必養自然之事。 矣城中部言大水务走上城朝廷懿懿女孽入宫此獨未效問者重以 周民天下擾亂之後也彗星争明無雄為樂大宠之引也此二者已原效

于其臣之意〇此詩替御所作故日曾是替御云云

於斯石如都印為的對如都即即即即自身天不大其思降此後儘而發伐於斯希達也這個背謀也含點淪陷胥相錦獨也口的的偽佛為後稱區之被有罪民伏其學者此無點淪晉以鎮,其學大德思也殺不然日歲或不然日僅疾彼有罪民伏其學者此無點淪晉以鎮,其學 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閣謀而遊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 其華交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亡則如之何以

詩經正解 一个卷十五十年

重复天疾感弗追弗圆二句正上下相關處不駛其總且定於下二句正不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個下而反疾其威所間勞苦因極未管不呼天之應首四句輕輕敘過而歸 不可上下平野元氣廣大為吳天仁雅問下為夏天故以吳天言不敬非終 以昊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昊天既元氣廣大而反暨其惠昊天宜仁照 關處不戰其德且處看下 何正0

天之所な民之所定也正應一六字正大夫六仍所制群臣雕散者是心難 受人能益し有粉亡之.死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則滅亡必矣原所止展永知

也舉正人夫見即臣非散英知我都猶云無與共事本只是言於難

周宗既滅靡所止於正大夫唯母其分我散射三事大夫整台风夜州成邦君 記書以無罪之於以與有難者但被城亡正是弗德弗圖之意重無罪, 後認為之家所長二句兼有罪無常好散禍言有罪指護言之人無罪是不為致德之家所長二句兼有罪無常好散禍言有罪指護言之人無罪是不為 說含問益之子與使伏則明正其那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總就你惟言

一般也完成姓也於定也正是也用官八職一日正司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諸侯莫曾朝父針城底曰式城提時山為思 離居益以後後散去而以及路域で動也我不去各自我也勤労也三事 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應幾日王改而為善乃股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起三公也大夫六鄉及中下大夫也越華馥反也〇言將有易姓之稱其兆已

带经正解 水龙干五小滩 合衆人紀徳荐恭明だ古立玉左立用必頼宗族以和缺今周宗雖未滅而此亦東遷後詩也 已有院被之北矣但未如天之所命属于何姓人之所歸定于何人也然扶 我共事者今乃退而雖於使我獨以分而任其勞英有知我之勞齊者於三 題持龙之青五猶于清臣高華之奈何危亡之兆人心解雜彼正大夫本

经 80-437

口央七日骨八日徒〇十月篇皇父釋三有事法三鄉也此章法三公也益則責臣之不常去也〇周官八職一日正二月〔三日〕四日於五日称六共如君之不可復望何也姜專愚曰此章責臣之意輕而責王之意重其定其如君之不可復望何也姜專愚曰此章責臣之意輕而責王之意重其定 王有公侯止有卿 朝廷矣無日二字是典望之討為惡即後節好後惡直意覆出為惡則將至者諸侯是外而有民社者而其首朝夕謁見此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 居而己非势逸不均之記三事大大是內面有官守各而其行風夜泰五部 之土而見百君子能無為所離於之念言外見者若改行并亦無眼青臣而 矣夫上有則身修行之君而雲漢之詩尚有散無友紀之言上有發出為惡

如何吳天时以降言不信以嚴如彼行邁則靡所臻此百君子各級稱身初不 製不是夫

野工作 原也如何吴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珠至也凡可君子指群臣也o言如何 いたとくとできないので、こうでは、1000mmのでは、10000mmのでは、1000mmのでは、1000mmのでは、1000mmのでは、1000mmのでは、1000mmのでは、1000mm 朝夕而各敬爾身可為夫人已一心不敬其身是以人為可欺而不足畏矣 了· 公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即如彼行往而無所成至也然凡百君子豈 東卷十五小花 **踩柳堂**

> 大成不過納以飲成不逐首前我對於你悟情察日來的 上直君士及會用記 脱言下章聽言、「親王即有時聽言而臣每不肯盡言也」「一家面身之意」此與下章葢舉者臣之大義以深貴離散之人此說王不不敬面身之意」此與下章葢舉者臣之大義以深貴離散之人此說王不可為。 あっこう のこう あき人日王縱碑言不信而来朝黙默辟言亦何由上開此處亦見 段天子臣之事者天制之也故以天為言直是天來整成他並無人已天人 言能事故口不相畏各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皆其不 為可該之于已荷其出于自為將誰該平黃雜章目只不去便是敬泉不必諸侯矣敬爾身本及雜居之泉而風夜朝久以唐官常供歌業也夫事出人足上王之為惡趣下臣之皆敬身本凡而若不削上正大夫三事大夫那君 深說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於去者以離散為侵游居者以稅回非 指王説即下 **夫法言正人主之藥不而猶然不信能肯改圖得狂恐行又安所不至此只** 章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法度之主目得 故法度之言為群方

御之無蓋如漢传中之官也皆怪曼黎奔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知也戎兵逃進也易日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替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幹解及聽言則答語言則逃 為恐不退機性比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暫御之臣要之而依條日齊也 合泰然而君子之敬身者竟何如也自今親之惡者寇之稻今兵寇已成而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恐也 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 一有謝言及已則皆退而雅居莫肯及夜朝夕千王矣其意若日王

之時也乃自我許卻之甲近本憂之商條條然日益憔悴而凡百君子莫有 肯以是兵寇飢饉告之王以冏所以修省而消弭之即或王有所問而欽忠 成而天變而王之為善不遂是崇爲而紀鐘將益甚也此正人臣盡誠于正 人能而王之為惡不退是玩宠而宠亂將益進也不善者學之外今飢僅已 0 0

更直被伴門不依就

た 百君子二句覧相呼應猶云曾我乃如此面詞經正解一來冬十五小雅 不盡其情畏罪則惟知有已此正不散其少也〇上玉云曾我替御二句與必說到潜及已方退點言則谷是面從者也語言則邊是畏罪者也面從則而群臣不可以不言也聽言窥若必聽之言始答之語言言有可將之樣不是他能敬身處群臣之莫訊即掛兵叛伙僕說應上辟言不信兒上雖不信是無難發而用賢也曾我二句承上二句認前言我撒而此又言條條日幸正更繁賢而用賢也曾我二句承上二句認前言我撒而此又言條條日幸正 是說天變而不遂則有樂滿意註為也是淫虐無野逐善是易淫虐而修德 凡百君子乃如彼也聽言一案和此 派柳坐

臣以涵養董陶為責者是以憂之切而終於日奔也心却留字徑仮然住却何又即承英肯用訊而言之不可如俗謀于戎成二何下接云我為替御之 我二字只是自言其甲近以與起兄百君子位尊任重而實之事局関也且任涵養董問之責者難豊城就然此自說詩非詩人口中語玩曾 又轉云凡若此者皆君子之所皆盡言者奈何几百君子莫肯云云皆日生 三句雄一正一反正以見其印象不可與上平重〇徒青之而不知時勢之詩經正不一人後十五小雄一二 之所以難也 請以而通以存其別並非忠言逆耳而足以形九寶刷予倭人之言當世之之難甚矣故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哀哉見不能言我非旧出 以其後罪汝言留矣為其虚体真堪蒙息〇此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答下根徒事巧妖以取辨干山如水之流耳睡舌句與巧言仰柳父看忠言可於 常其朝大則罪者之加小則排斥之及也或云由重之於啊啊不敢出諸 P 舌是山間忠誠內激言出于心而非但出落中以竹應柳河山一類躬心其 恰似用力以出其音甚無益為憂危之詞不得不艱難不巧言句謂浮襲不 住礼棘且殆叫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叫赕亦云可使怒及朋友孙

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國也于往林愈致危也の蘇氏日人皆口往任耳會不知任之急且危也當 且色也何者君子之任本欲以行題今將守正不即前道事人與王之所謂 合泰然不准言之難而化亦雖為當此之斯人皆日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於君而在道者見為於文此仕之所以難也 不可使也 云不可使故動概得各随資加馬寧不得罪于天子子又將只台

及我不能言匪舌是出針維躬是密門兵能言巧言如流即兜處休

·献也出出之也疼病然可也○言之思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何

流無所疑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益乱世時主惡忠直而好談後類如 出諸口而適以齊其射传人之言當世所罰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

新是意識而無所体色となる。 東是意識而無所体的是危懼而無所を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 東是意識而無所体的是危懼而無所を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于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縣公議者方見仕之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于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縣公議者方見仕之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于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縣公議者方見仕之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于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縣公議者方見仕之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于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縣公議者方見仕之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于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縣公議者方見仕之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上京似是主教用生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上京似是主教用生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上京似是主教用生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上京似是主教用生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上京似是主教用生 是是只是不肯定試上京似是主教用生 是是是是一方。 是是是一方。 是是是是一方。 是是是一方。 是是是一方。 是是是一方。 是是是一方。 是是是一方。 是是一方。 是一方。 是一

其個欄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語之曰昔爾之去也其個欄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語之曰昔爾之去也故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或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思猶言題憂也〇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思如此風也解消離居者最思猶言題憂也〇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思如此

原夜朝夕于王也奈何汝不見聽乃托言含我以予朱有室家然觀其所言合称夫爾今周不住而去矣我也慘倦胡汝復還于王都應幾何心共濟以能調解作室者而今以是能我談

后,一年前下只说去者前世是與作室俱至大夫的人工。 於青以還都之義其于君臣之分可謂至矣盡矣莊住云君臣之義無所逃 一致此此而居于王都神径是都出居于郭外之時誰復從兩作爾室耶亦屬 於青以還都之義其于君臣之分可謂至矣盡矣莊生云君臣之義無所逃 下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人句三章章六句〇歐陽公臣 百之人 下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人句三章章六句〇歐陽公臣 百之人 下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人句三章章六句〇歐陽公臣 百之人 於許多不命題而獨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許多不命題而獨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許多不命題而獨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許多不命題而獨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許多不命題而獨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許多不命題而獨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許多不命題而獨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許多不命題而獨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計多不能的之情而 文則比毛詩稿首多兩無其極傷,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質正大夫離居 文則比毛詩稿首多兩無其極傷,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書記書。 一章音報詩有兩無極為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 文則比毛詩稿首多兩無其極傷,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於書記書。 一章音報時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質正大夫離居

詩經正解 常對莫肯以夜朝夕一華說詩柄亦是後人補撰須看得活動〇古替御賣去候謂泉朝無一人也而通篇亦惟末章正對離居者說做身用訊等原文朝久不必者為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就定詩柄不去者展夜朝久不必者為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就定詩柄不去者展在朝久不必者為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就定詩柄不去者 高之也の蘇士按観此正大夫離居之後ニュリー、Amman、一時二字然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事中止用得一格二字然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事中止用得一 應若是恝然也以識之食令人心护の楊伯祥目請此為使人不敢言明的常盡言後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誠觀汝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亦不自當盡言後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誠觀汝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亦不自當者不知改圖若初無意于資之者既言王雖為惡而人臣自當盡職此詩幹御之臣所作而情詞悲婉激切忠厚之意蕩然如首言天變人離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〇馮吉人曰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〇馮吉人曰 卒動何用不監等語奏此三詩指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 之同邀于東都故見于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問或者書 邀于王都日子未有空家以是東遷之際群臣懼利者因以離居不復路 于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減殺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商 有所考也〇安成劉氏日詩文四章言曾我替御條條日來固可見其作 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月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自王詩亦未 役在所服則其驗也來考正戶所部旅赫宗即褒奴城之及節南山國既

以上大夫有道信者為之無事則從容養德而有情澤之潤有事期堅明 思行亦孔之中音等 思天疾威敦于下土蘇伯回過前何日斯沮社謀滅不從不滅若用朔及我祖 詩經正解卷之十六小季 詩經正解一次卷十六小業 恐於和謝不能即少迎善而作此語言是天之疾城布於下土使王之謀循賦也製肉遠之意敷布猶談回邪遊母沿山城善展及取病也つ大夫以王 邪降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其 而不露一王中即疾从之和亦托之于天此其立言浑厚是 仁覆憫下者也今如何疾成敷布于下 小吳之廿二之五 使王之謀稱形碎無日而止 **吳之璋章玉** 多玉海思光 姜朝烈从武 事務幼子 全閲 谷枝

守義而無腹心之處此古替御之所以為重也

· 所父之化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

謀猶回通如此則因事日非危亂立王於故殺親其謀稱亦甚病也豈得難 課之善者所當從也乃不能斷以役之誤之不善者不前從也反感以用之

成事債罪言謀城水即下文具五事之善而有先民之程大術之經可以應ののこの 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佛人之性畜必建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 故詩人親而憂之〇鹽城朱氏曰謀城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滅發用 日不被日番用便是不能所以從善我則二分即有未章丧亡之解所伏意以下謀之之謀作指無人說謀猶二字有訴議論日謀由是見之施行日爲及下謀之之謀作指無人說謀猶二字有訴議論日謀由是見之施行日爲 因此民是也不被即争後水之言而如因害民者是也該循謀字属玉謀叛

禁御伊于胡底音坂州都祭及 湯海崎社武寺亦孔之哀州及謀之其城則具是遠談之不城則具是依我視詩經正解 へ巻十六小都

既也治治相和也就能相武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應深矣 |思界于折夾龍之類倒甚矣我之謀循亦何能有定哉此所以蘇政王心而 |建工||悪心不善春喜其與已同也則俱指以為是而從之是非清干可否善 然於該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心亦何能有所定乎 析講此章上二句指小人阿比之可停下は正指之事解本張此小人道之矣 治然而而以相似及其心志之不吳則旣既然而背以相祇小人之情狀如 合派夫王之課猶所以回遁者何哉正由小人在佐方共意氣之相加則滄ニュニロののことのことのことの **北則是以獨指于國是蒙蔽手主聽此正國家之大可應而時事之大可哀** 自志任小人之情然如此故干謀之善者惡其與已異也則俱指以爲非而

子覧具つのつ

が川猷之

献之無定正見其可良也30000 000

> 而排異己平王之不從發用正由小人先亦一從遊之縣以養該于君倒也二句意同但首自王言此的小人言惟上有知是之君故小人敢于故同已 ·君俱惟恐君不用意南具字全後論派生來桑口一部已成一番同世界或下有公非具境有相與排揮干君前惟恐見用于君意具依有相與汲引于 無之嚴者群然建之而不知天下有公是其之不裁者群然依之而不知天 說到為謀上國家有此小人定然誤圖並不可哀謀之四句雖與首章謀叛 小人情狀如此就是自家數裏也原有相知相談不必是黨同侵正此尚未總是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滴涂紅謎賜與面於排之深寫自企之計也經濟 一設渝渝跳部只張論多端之意盡一人之後遊院外則朝廷之物践白路前於不安我親謀戰即攻小人看我否不分則折衷無定故曰修于胡底の計於不安我親謀戰即攻小人看我否不分則折衷無定故曰修于胡底の 不善者則皆依之而不遂與首章一何看如此則詩人語意未兒重卷且與 云此四句選主王者林干從違言王干謀之善者則皆遠之而不依干謀之

不作小人情歌說此論亦新詩種正解——— 我们既欣不我告婚好所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好疾發言益感誰敢就其谷时

双如匪行道部是用不得于近候战 風也其成也〇十滋數則強而起版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內謀夫奏則 矣所以然者盡人之為謀因對于城面断之則在于獨今上無獨斷之明使行所遊從則謀可成今謀夫孔多則是非相事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 告教則質而經歷之不復告以所圖之吉內矣亦称謀夫所以成乎謀也但 合衆夫非之無足如此亦何以成其該故後下签所以決事該也但初策則 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益發言盈庭各自其是無肯任其 **幹縣定而謀之無成也猶不行不適而坐誤所適之處謀之雖帶亦何得** 人發言發與各是其兒無竹任其成敗之書而次其陳之是非省此所以相

氏院が変化えると変形大省と変性が生活が平進者を見ずけ関われている。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れでは、一部僚又何思謀を而不集哉、これがは、これがは、これがは、これがは、これがは、これがは、これがは、これがいる。

道路哉

析講此章是務神以著人謀之無成下原共所以無成也無神意極不遇引

「只也先民古之聖賢也在法稱道無常治逐也○言哀哉今之為話不以先聚室于道談是用不潰于成。「氣也為為歷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運」言是劉討平維通言是爭時關如彼不能們又何思問多不不無許

班那上或是或否明朝民雖縣縣行改打或該此及或滿或失者如改泉流 之利苦故迄無战 功

耐經正解 《卷十六十章 無個的疑似我 風也止定也點通明也應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論陷罪相也 合衆大王之政都謀而無皮如此出以今世無菩訓之可用乎乃今謀夫孔至於敗矣聖哲謀肅其即洪苑五事之德豈作此詩意亦信至子之學也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其即洪苑五事之德豈作此詩意亦信至子之學也以 **多國論雖聯定失然有恩之德府而作聖者有非聖而為否者又如僕種雖** 有艾者為但王不用善則雖存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 雖不定然有聖者為有否者為民雖不多然有皆者為有謀者為有肃者為 〇言因給

整言用質知其言之無益而事之無濟重付之流泉一雲而也の核洪東五左級日此室以用降正是前三章謀字有歸者處然此述賢者名目而不敢也淪以沉淪言敗以流落言無淪胥無字要玩有成其無使之至此意の朝也論以沉淪言數以流落言其禮人俱倫下也等既沉淪國亦與之俱敗到問事王不用便檢棄流務言這些人俱倫下也等既沉淪國亦與之俱敗 院五者在人苟信而用之則聖者可以資於沃哲者可以職論思謀者可以之善者其謀必奪不可敢以此五者作菩族説或聖或否重聖今要說得問人請此章上五句是歷春可用之善下深著不能用善之弊聖哲義皆是人們 \$P 日貌二日言三日视四日聽五日思親日恭言日後親日盼聽日聽思 能自存而消阻于屏棄極喪于流落如流泉之往而不返也求的根華人龍 袋計送而肅者艾者可以範成儀而備顧問吳但王不用養則雖有著者不

日春來作蘇從作人明作報題作講看作 Tr.

不敢暴虎不敢揭料放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籍酸戟茲绕如臨深淵計人以 也如履薄米恐陷也口衆人之處不能及这暴虎獨河之恐近而易見則知一戰也徒搏曰易徒珠曰馬如馬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成也如臨深溢及墜 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於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詩經正解一个老十六小量 失いのいのののでは、1000年以列無形之禍可也吁者大夫亦有憂風之忠者というのいのののでのののでのののでは、1000年代自不得不致其懼矣然則至此ののが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ののでは、1000年代自不得不致其懼矣然則至此以外的人為其他之所依負不得不致其懼矣然則至此以外,以及其他之所以以及其他之所以以及其他之所以以及其他之所以以及其他之人。 以為受而吾獨有見于此而深憂之戦戦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之 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平然則今日之關雖未形而機則已者也故衆人不 + 經 80-444

所都而且自動于他時神殿和方訊太平無事而安得為此妖神之言忽而。 一章之便是人情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暴虎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是成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是成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是成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是成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是長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是長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是長馬河記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安立之兩陽子無形者隱于邪謀不定是長馬河記人字指表的其一段上二句來却不可泥 析講此章上四句獎在人無陰感下言在已有愚憂也首二句呼起莫知 市場而何必然此 未然之成夫人者有回風之資者也有知

非一日而卒至啓吐審之叛開西夏之祭者皆謀之不失致之也然則丧詩運正解一天朱十六小書 及已差則懷宗社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曾不思斷以從養以所無形之也謂 將值其稱也如屬言現在千羽也又就其被舊者而形狀之也雖云應調之 力能教之人肯英與則稱不可支矣故已歷之而日戰戰兢兢云云如 次遂有齊民之憂以至唐之维州宋之霊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談之者有大發使公卿以下雜談故治河之議不失遂致滔天之思鹽鐵之議不不養即用其舊也〇楊伯祥日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 之召長大明獨宛升開為思者孔子明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指謂之 皆以小名為所以别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則之心故其在大雅者調小夏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o蘇氏曰小吳小宛小兵小明四詩 腦言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可取典只是論計

o

轉念古先

及住之心皆求無辱于父母也○先正謂此篇本親之意重雷大樣講方與 一章相或謹儀教子言也五章相或以廣求自善之進六章相或以法賢而存 一章相或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或以廣求自善之進六章相或以法賢而存 一章相或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或致而之以善以後四章相或以法賢而存 一章相或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或致而之以善以 本教更洗費出敬之精神析言之首章是龍而念及于規所以發相或之謀 及其一章相或謹儀以善其身。 本教更洗費出敬之精神析言之首章是龍而念及于規所以發相或之謀。 道故此意極配 前篇及國大夫也君之意略相同不然亦要及刑事全類你表子之徒何足

典也多小歌問格班楊世幹孙及至此明春前并且市光明問發也一究前彼陽楊韓飛戾天門城我心要仍然苦先人明賢不採有懷丘及 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無相或之緣 翰飛而至於天矣敗我心之受傷臣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 母心の此たた中華之都而兄弟相応以名称之事四言彼宛然之小鳥亦

方始即耿耿不豫而有懷乎二人爲葢父母春身之所自出使生存者之不所自出而念昔之先人乎是以當明簽之縣此心之思處前動於日之事為

終 80-445

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疾首以為記 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怨 請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怨 恭自持以嚴所謂不為酒困也彼皆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 恭自持以嚴所謂不為酒困也彼皆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 是也可賴也聖通明也妄願也監判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皆不知實醉日宮川壁各被商儀天命不又叫夷

後來世道日趨于亂将無反治之那時之可懼甚矣使于此不被則非自善為派于以各敬爾之威候使無沉湎之夫可也所以然者益天命已去將不不知者則竟湛于酒一于醉而日甚矣兄我兄弟尚當以齊聖為法以昏亂不知者則竟湛于酒一于醉而日甚矣兄我兄弟尚當以齊聖為法以昏亂不知者則竟湛于酒一于醉而日甚矣兄我兄弟尚當以齊聖為法以昏亂不知者則竟湛于酒一于醉而日甚矣兄我兄弟尚當以齊聖為法以昏亂不知者則為於不至于敗德而丧儀焉彼昏然而至。

之遊解可得而免乎

沈涌二人河府沉治直蓋其前僅一潘松面 二以还不可用也與温克教便是つ親之恭日都思之皆日歌於以前來即前容言行能薩可免刑長在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為清風你能除于流田干酒則為酒勝矣臺是事竟在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為清風你能除于流田干酒則為酒勝矣臺是事竟在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為清風你能除于流田干酒則為酒勝矣臺是事竟在儀上改克勝也我不為清風你能除于流田干酒則為酒勝矣臺是事

西工夫一說天命就一身之禍福言天命去来以就就不敬上决之此是做面工夫一說天命就一身之禍福言天命去来以就就不敬上决之此是做正相及日齊聖日依香不言僕而僕可知儀罪正外敬則由表勿沒看他外

案似件樣之中原有被損馬民不可及之數在於者有子與是商務負妻及之教師問去式中原有被損馬民不可及之數在於者有子與是商務負責及之教師問去式

身既善商子又善亂無幾其可免矣

中不似者獨不可教而似之系故我兄弟之教儀可也如是則商者以終之化其不似者以歸不似使子之家儀由我之教儀可也如是則商者以終之化其不似者以所有教無類尤寫乎變異及同之機當用善道之所不 具乎萬物一原之妙而有教無類尤寫乎變異及同之機當用善道之所不 張柳堂

字無分别言當及時努力不可處度日月也有時至而少與至之為一部日字無分别言當及時努力不可處度日月也有時至而少與至之為一部日常外裏面是在邁之為養產上意以起下可之詞亦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可言以言以言為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未以正應首節有懷二人為能努力而不可言,因為自今,因此通過之為養產上意以起下可之詞亦不外證儀數子二意言取消自序斯無辱于父母故日無系爾所生の故事令飛即隔行則後集傳及不可以明明之為。 到也題視也存今東川鳴行則搖載則而汝不异也 ○見後十年則且飛用題精彼存今特載我敢喝我日斯遊而月斯征从與夜鄉無茲國所鱼對陳 武軍王帝 家卷十大小作 **交來尼府車場除來東我填配來宜岸宜掛提架出入自何能較** 人之意具意以幹令之最監而不得休息與兄弟之在邁而不得暇返日引师課此章上四分與其當及時自免下來以無唇乎親正以終首章在按二 以圖日就之功而爾亦月斯在以求月将之益及焉而與夜焉而採几所以 今のでのでのである。 これのでは、 これので 且鳴り用力甚矣况我兄弟遭此夜亂之世可不各務努力平放我日斯過 可不求所以自幹之遊数握持其東出而卜之日 父病,多不宜學,今則宜岸宜做於主主不恤服,本事自之於利存也為不 外獄也韓詩作环鄉序之要自不朝廷日以〇個不食東而今則率楊原東 平已已有所好亦於乎親之體恐久直提 心是不在本之非或及稱胎也於呼青斯肉食不食藥城典強同病也岸 唱李張龍日斯遊職本亦月新在李言各當務努力不可服幾股關心本 何自而能善 深郁堂

而更思自著之道以起下章。一定之意院好警戒之心無竊故又提出世綱可是森常工夫未必要能自発定之意院好警戒之心無竊故又提出世綱可是森常工夫未必要能自発化自何能報刊中間兩級宗亦有相好應意の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灸然愛 知更如何而後可以免禍下極東者因針故說得負祖亦熟景語不必月言經正解一天後十大小事 又提架而下之于神如風原下層之意言執言就以何去何從心緒會皇不此則进儀教子而外安知無妄之究非常之變不有出于志應所不及者故此則进儀教子而外安知無妄之究非常之變不有出于志應所不及者故醉之失正二宜字可憐有舉手挂網凝動則胸機阱意末二何承言時事如析講此董上四句與用刑之濫下求所以自善之道也以物性之及常與利 二者可以免也不知自此之外復有何道可以自義而無此父母之處乎神つつつの 而下之日謹儀教不我同以此為自善之道突然刑罰滥加莫知趨避恐非而下之日謹儀教不我同以此為自善之道突然刑罰治十是且握持其東出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然超避之節我不能以問知于是且握持其東出岸獄也今則宜岸宜孫非其法矣国有不中之刑罰則民無可惜之手足我學者被交交桑也本不食東也今則率場緊栗非其性矣衰我填裝本下宜 共為我告焉可心 尚當戦敗兢兢如行為水視諸集水臨谷為行加 **贫宴之甚養專為日上文教子式教矣然非尽昔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 高可也益心

全首通詩前六章是然見妻之事下是原見妻之此首奉像已無罪見奈以登之如之何其詞尚級二目來如表首則切于身矣三目不遑假寐則畫夜無易其言也の此詩哀怨本首伏在末二章葢忍成于信讒證起于易言此是易其言也の此詩哀怨本首伏在末二章葢忍成于信讒證起于易言此是易其言也の此詩哀怨本首伏在末二章葢忍成于信讒證起于易言此是易其言也の此詩哀怨本首伏在末二章葢忍成于信讒證起于易言此是有休止四日章真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滞隕也有休止四日章真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滞隕也有休止四日章真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滞隕也有休止四日章真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滞隕也不能發表了如之何。

則能孝在兄弟則能灰在父子則能慈亦可謂善于處變矣。

彼然斯用歸飛後提灸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愛則發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詩經正解 一次卷十六小 權 - 東柳堂是群飛安閒之狼殺菩婦愛也 o族殷幽王太子宜曰被縣而仰此詩言和與也介賴村翼狼聚獲鳥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斯語解也提

我罪伊何春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是天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葢如此

が講此意上、四句典已不得于與下致怨恭而安之也以為之得所歸典已 一年天也和我之得累于父母平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乃心 世天心。こここここここ。 一年天也和我之得累于父母平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乃心 世天心。 一年天也和我之得累于父母平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乃心 生爱矣亦安之而B其將奈之何哉 之憂矣亦安之而B其將奈之何哉 之憂矣亦安之而B其將奈之何哉 之妻子天姓之至親也于之不 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之失所恰蓋及野也爲孝島能及順故與意有取于此宜日被廢分窮人無之、いいつのの

可味民莫不穀者言人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羅

經 80-448

勿講太好云如之何我無可奈何而安于廢之之詞のののの お言己獨選来逐之苦也何辛于 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重致其

取取行月近前及勒着為茂華所此我心要仍然前馬如蔣丁的好假狀水**獎**

·興也跟蹤平易也周並大道也鞠寫怒思接春也不脫衣冠而報日假辮來維愛用老門與心之愛矣疾錯如疾訴 之甚必 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末雙愛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來如疾首則又娶 術疾也 〇級跟周道則將刺為茂草央我心愛像則恐焉如緣永精神懷恥

詩松正解 為茂草央我心以被棄之故而憂傷則深悲至痛怒為如緣矣然如緣有止合來然我心之姿終有不能以自安者彼與與用遂一或踐隨不加則將朝 然用老衛止于夜也心思錯亂至于愛之益甚則疾如疾首而病且作矣為 | 新也精神時馬至于仮釈之中而不忘末度及之益深難未老而用老矣 ~老十木小! 来和全

物之榜其心也几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呼故日假寒末嘆爱愁多者年少而物之榜其心也几事關心者夢中心心野人與意而忧見異時來離景象然無如精者深悲至痛惻惻不寧有如此雖是與憂傷之事念之則心痛賴之為窮以道路窮盡而言言盡為茂草則草生與憂傷之事念之則心痛賴之為窮以道路窮盡而言言盡為茂草析溝此章上四句與已之心有所張下言其爱之甚也以平易之道路塞之所溝此章上四句與已之心有所張下言其爱之甚也以平易之道路塞之 美白故日稚愛用老夾如夾首乃不駒而痾之意葢人頭獅最難堪故言此。 以見其及之其此重要学凡三言之怒焉句及之而至于痛也維要的要之以見其及之其此重要学凡三言之怒焉句及之而至于痛也維要的致之 與又甚意難明卓 局心疾也朱註只云搞香也可見是震動不然之意若作心疾則下受之深 人子看何不幸而催此憂黃

> 京本見 気 與心恭敬止壓贖 是在依匪母們為不屬鄉于毛不雅于其

與此家格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名樹之為下以近子孫供禁官其器用者也 不婚依也然父母之不我爱豆我不屬於父母之毛平豈我不離於父母之 腹也長循時也つ言桑释父母所極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 略者等而仰之依存犯而倚之屬連也毛府惟之餘氣未屬也離歷也妻心

詩經正牌一次卷十大小事 子孫也思其人則或其物猶且必加恭被矣况父爲至尊我之所瞻者匪父 合参然我之不見受于親者並我不給其親耶彼桑之與粹父母所植以遗裏平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日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于父母之裏而內不應其心腹即我同為于毛而能于要矣而及不見愛井 今顧被棄而不我變毀我不属于父母之毛而外不連其氣體取豈我不能 而似母焉至親我之所依各匪母而何夫既赔依其父母則父母宜我愛矣

泛論人子然也註中宜莫不將依見得一勝一依皆若出了理之必然底意 體而分離裏也註不醉主賊思之禍言即被發事也益求不愛之說而不可 得故無所歸發而推之于天也 0 此太子寫父所放耳而并言母者以人皆 不属二印是點怪而不自信之詞喻息呼吸氣通子親属毛也生之膝下 依暗者仰坐故事之談依者顧聽追隨之意此二句言已無往而不瞻依非 敬只是不敢輕賤剪伐之意養及其親以及其植也自父故曰瞻親母故曰 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文語被初斯陽·明緒嘻嘻有淮牙。 者沿在時蓋澳洲籍聲彼舟流不知所包

「與也竟茂盛彩姆蟬也學學聲也准深彩深深來也仍至追眼也口乾行」 斯則鳴蜩雪雪矣有准者滿則在華涛屏矣今我獨見票还如舟之流于水

得容于滿也夫物之能容物精且如此児父子之間反不相容譬如流水之得容于鄉也有准然而深之淵在華生于中而淵淵其衆是在華台泰非惟不見爱也而且不見容矣彼菀然茂盛之柳鳴蜩集于上而豐豐中不知其何所至平是丹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全不服也 假寐也何不幸而至是故 新不知其所至也亦可傷矣思念之間令人但然是以心之愛矣至不服于

你前言窮人無所歸意天無情冷能松生雨不愉何忍松祭異類於能共處的另時親集傳各用是以字可見舟流者落溪面無所止也作寔讓不知所明說能容平在墓典已不見客于親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及與二何七八明說能容平在墓典已不見客于親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及與二何七八個點此章上六句與已之見棄而無所容下言憂之極其深以柳能客乎鳴

更甚〇四五章典意之下又以秦松為正意此另是一體 為北宿之城亦雖共震治有不知其所終者矣不遑假察對前假察來較前所為稅為之區天壞雖如而仍不安于震密亦不安于天壞像心像申仰地所為稅為之區天壞雖如而仍不安于震密亦不安于天壞像心像申仰地所為稅為之際完報數力而係不容下庭腳亦不宏于宇宙碌訴雖學何訴經正第一次卷十六小軍

歷书之李維足位伎精维之朝佛籍尚求其唯叫牙臂彼與着木雅用無枝心 「果也伎伎舒弘宜疾而舒野其群也能強馬也優傷病也軍猶何也 0座斯 己介則是伎伎然雄之朝佛亦知求其妃匹令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水惟

無不思其類者如此今我分属儲ы獨見棄逐忘其本宗之言與為慶科之郡應尚有所思心姓之朝佛尚求其雖以為民維治有所思心姓天下之物ののののの 棒而無法是以恶乏而人莫之知也 ☆祭成大役前是思承元幸矣何今又不然即鹿斯之条淮足伎伎以留其門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

> 粉 如傷病之不惟特而無枝而曾不記憶之多是以心之憂矣我自思之我

総其郡雉性歌介亦求其四以物類尚能相顧與己及見逐而不業制即也析講此章上六句與己之不見思于親下嘆人之莫識其憂也應性具為新 つ壊水無枝是奉擬被發性件之最與上舟流無届情景一般似不可珍比字且於該难含親與說人在內尚未可說此然雖是於該亦有與王感悟意 自知之而人莫之如心 寧字是怪嘆聲口隱獨在心徒自傷其苦言我何獨見棄更無人知也註人 壞水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葢見棄于親無夜生全之樂學莫之知 體〇上柳斯此處城如首章舉新斯字告語記

相對彼投格尚或先蘇語及之行有死人尚或撞錯之君子秉心維其恐之心 之**多**系济既惧错之

母也相親投奔行道盛埋棄我門墜也の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免尚或有意

菩旋正解 成本十六小准 心為今王信禮棄逐其子曾親投冤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 其窮而光魔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益皆有不忍之

其子使我如舟流也如壤木也曾视投死死人之不如矣其乘心不亦忍乎暴露而埋藏之者益皆有不忍之心焉况文之于子天性之爱也令乃棄逐同類也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各行有死人與我非同氣也尚或有哀其 合黎夫父母之棄我如此柳何其心之忍耶相彼被逐而畏人之冤與我不慢的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人をして、愛而涕損也 放我也傷父子之道整痛骨肉之恩薄心之及天洋民間之而不能以自己

典親之獨忍此是反與日尚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投覓者同生析說此章上六句與王心極其忍下言已心極其憂也以入皆有不忍之心也其將何以自解哉。 而非類尚成先之可以見受物之心矣死人者同類而非同無尚或堪之可

經80-450

自怨之神此及下章則雖自怨而蹇怨其親矣自怨之神此及下章則雖自怨不悟謂之何哉の廚柳川云五章以於多為雜忍正是感之以一體至傳動之以林慢良心苟有本心未泯者必當收如此無對不忍說若作殘忍之忍恐非人子語親意忍處往上雨段取替上是以見仁民之心矣況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以見仁民之心矣況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以見仁民之心矣况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以見仁民之心矣况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以見仁民之心矣况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忍字是不憐

反交合語彼有那子之代謝所及 有子信認如或聽訓師之君子不無不舒宪之伐不持程何及矣祈新他所務

安挫折之今乃拾彼有罪之群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都主席,表十大小事一,我而究察之則論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颠析新者尚隨其理皆不也の言王惟說是處如受酷斷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與而與也的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抗倚也以物倚其賴也極隨其理也佗加

析講此章上四句病親床祭課之明下與言親罪已之非也信護四句正見今王惟護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職虧得則飲之曹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今王惟護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職虧得則飲之曹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今王惟護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職虧得則飲之曹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今王惟護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職虧得則飲之曹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今王惟護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職虧得則飲之曹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今王惟護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職虧得則飲之曹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今王惟護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職虧得則飲之曹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等性が之也今乃舍彼有罪之違人而加我以非整信護言故耳彼護人之言最不可信也問題立即此則與此

必得至時節則受而不返不符完正是上直受意不完根不惠來荷加京要

心之忍處惟忍則信禮如騎而有情不舒以完之也光飲添一獻一郎往而

東高龍山州所東沒籍匪泉君了無易禁中官工易始于垣無近我深無路 許超正於 內象十六小棒

那當然也其清然而不然者敢 於則致其自决之詞然來之情與切于此矣然而當父子之變則其怨也怨去從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客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夫始則原其見樂之曲。 梁焉苟我苟也我不忍忘吾之舊事而無得而發我之苟焉雖然近梁發為之皆乎然我今雖見樂而梁我決也我不忍忘吾之故處所無得而近我之之皆乎然我今雖見樂而來我決也我不忍忘吾之故處所無得而近我之也皆必為以王之言認獨王之意向而謹語生矣然則我之見樂乳非職此為

詩經正解し、老十大小雅 王誠下是此精褒姒伯服談山循步其疏則不得為高泉猶入其庭則不得のことのつのののである。こののののののでは、一門の神本見無之由下囚托於而致其絕意之詞也上是賦持不過。 しからいというとととというでしているのでのではいいのはのないのでは、日本は虚補出大意言莫高師山則宜無人得味可易其言矣其沒匪泉則宜無はまます。 こうつのの生まな北京小警察又終士云按集傳式除五朝武入共民富在耳爲于 倒其詞致有今日之事聽之入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子属垣者亦小弁之 為深宮開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自不當到其言使屬垣之耳得以顛 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學或人背得属耳而聽之無 数益于此六義氏属、與謂山益甲 | 例字有假借而塞為正說也又上玉 所枪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垣字印點山泉無いつつ 我伯服之詞無近我强比東宫之處我之動唇在馬,我其勿居無發我答比 叉是依文雨句 野也優施糧煙夜半之迹誰聞之而誰聽之以傳至于今義之可畏固質爾 一連也愚謂只依集假講去不必粉粉聚訟無折二句設為 宗柳堂

京京不容民也然等考心,亦并之計其前六章皆與自華之詩其人章·有 是想然無情也想然無情者配其了能,此小弁之詩其泉新通切之意具然 是想然無情也想然無情者配其至親循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手宜自 是想然無情也想然無情者配其至親循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手宜自 是也然無情也想然無情者配其至親循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手宜自 中人之資聖人亦妨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尚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〇 是想然無情也想然無情者配其至親循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手宜自 中人之資聖人亦妨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尚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〇 中人之資聖人亦妨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尚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〇 中人之資聖人亦妨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尚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〇 中人之資聖人亦妨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尚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〇 中人之資聖人亦妨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尚不敢以大舜之事之意具於 為泥定怨字尤見詩人渾厚口氣入處家人交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 必泥定怨字尤見詩人渾厚口氣入處家人交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 必泥定怨字尤見詩人渾厚口氣入處家人交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 必泥定怨字尤見詩人渾厚口氣入處家人交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 必泥を映長麻循條條與君之一悟也

等に上が一門来十八小屋一

戶15百別的王也大夫傷了議故作是詩也 1

您然是天日父母且前知即即今日如此概形是天已成时从于真無罪的音悠然是天日父母且前知即中日如此概形是天已成时从于真無罪的音悠然是天日成时从不如客从除而不能來作之以成此也有很全在一部中

卯始告而師之於天日悠然夏天為人之父外前為使無罪之人意軍在此 既也然然是大之能且語解,無大也已泰松其也故者也〇九天節於認無

> 新而求免之詞也 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心、

自致之界而有無妄之災亂之虐人何其慘哉自致之界而有無妄之災亂之虐人何其慘哉不自及而起于離無所控告而訴之于、若鄙禍不自及所犯無罪也岂不當也然天之降成所以懲惡今昊天之威已此矣予奮諸臣則無罪也岂不當也然天之降成所以懲惡今昊天之威已此矣予奮諸臣則無罪也岂不當也然天之降成所以懲惡今昊天之威已此矣予奮諸臣則無罪也岂不當也然天之降成所以懲惡今昊天之威已矣,而有其皆人之以而不言。

以該者蘇於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日小人為議于其替於以斯入乙其於此是老別的信其議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議人之言若然而責之則亂應幾遙生老別的信其議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議人之言若然而責之則亂應幾遙生老別的信其議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議人之言若然而責之則亂應幾遙生老別的信其議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議人之言若然而責之則亂應幾遙生老別处僭縮始既涵錯亂之又生我子信為君子如怒可及亂應過情正是

自有以職權奸之氣無辜可免而泰撫之天可彼矣亂無其遊已于其如王之為容不察護信不分何那之為無辜可免而泰撫之天可彼矣亂無其遊已于其如王 之則大智獨斷之餘自有以社分都之口無罪後免而已或之天可回矣亂之養罪而亂勢遂成于斯矣使王丁謹人之言如其能生亂者斷然怒而貪 無其過沮乎于賢者之言知其能群亂若請然然而納之則正人信任之下 生者則議者知言之無忌而後進而王遂信之不覺其相入之深則正人因 合泰夫母亂雖出于天而生亂者誰數夫亂之初生者由幾人以不信之言進而當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思於是復遊既而君信之然後記成 始人而王涵容之不察其真假就此狐疑之心故來議人之口矣及亂之又

其不能止也亂之初生句以始生之非言亂之又生句以說成之勢言幣始析論此章言亂生于說也上四句推本亂之所由生下示以止亂之道而傷 旣而一句中沒養從人之根與数巧與聽讓者督或狐於頂與情狀兩之一 華谷 敬氏日此章言亂生于議議生于優來不 縣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讀 如字相感遄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間馮吉人日此四句雖認 可以已配其定重在王不能意方是詩卡註今王涵容数何總繳在後〇大 學言君子涵容信證故能成焉若如怒如私必無此亂矣非是對待語氣〇

感(3) 位而亂天下也 一十八萬之意名問我在之門如今忠遠不分是以羽正混淆是非易

西其止共精維王之邛特 **西其止共精維王之邛特 西其此共精維王之邛特 西其此共精維王之邛特**

是用進矣然此談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樂苦口而利 而信益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謎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 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配而屡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學緣 也優数也監邦國有疑則殺性敢血告神以相要東也盜指說人也終進

詩語正解一大水子大小的 又有投我之機而中吾之好矣亂是不用進乎然此讓人不能供其職事 照問我就是不用華平且議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是在彼者? 遊田矣今君子不能望藏而信益以為虚則心志惑而群奸售小人之常植 老 : :: 亱

中かた大

好似忠大伎似信故其情難盜而聽其言者津津有味故目孔甘飲者麼樣

之意識人甘言以致亂美寒過口

以腊毒王之甘言是該副也甘字雖不屈

經80-454

宋是盡心獨小意小人之曲遂似乎不 頁職事然是不曾能止于共後其危 王而中於会職之不順意在不然言雖非如王之不 說見書程聖音即註云疾也 始国家人君之病就大于是從王之中見信護者王則受稱者亦王也の皇命国家人君之病就大于是從王之中見る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とのとは、「我」の「我」の「我」の「我」 用何註引及發一段發

类灰覆断者子作之秩秩大张聖人莫之他人有心子村度之四確論段繁發

典而比也突災大也秩秩序也鉄道英定也躍躍跳疾彩泉後也〇奕奕親遇大獲郭貞之 又以躍躍竟死遇大後之此為反覆與比以見我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 助則君子作之我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典他人有心則子很而付度之而

合糸夫王或于護以致亂如此堂護人之心果難川勘彼奕奕然規模弘鵬詩経正解上來卷十六小事 遊馬能評于品館而奠之馬光他人有心藏好隱魔若不可得而知也惟我之意才看到一 之爱扇所以受神量也若難作也惟若子存畏敬之心為能詳于區畫而作。 之為 秩 然 徐 理 有 序 之 人 蘇 所 以 垂 世 教 也 者 難 莫 也 惟 聖 人 盡 経 綸 之 察其奸獨其醫得而付度之矣彼躍躍発鬼除役甚矣自以爲物莫能制之

為其前廟以奉神後聚以載衣冠奕奕是規模宏澗從蹇廟帶來君子是仁

> 国柄令人不可測識放下文以後を影之末二句以先見遇大則發止讓人一定而不可易也即修道立敢之整他人有心即孔敷之心排陷菩員倫弄一定而不可易也即修道立敢之整他人有心即孔敷之心排陷菩員倫弄看大於即倫理教徒是有條理而不紊其者品作之不差經檢之各當使之 古小人更相傾於宣有華終者最東大片喻小人也此說殊外 矣 〇黃維章日遇大獲之言語人雖沒得其志又更有後險者中傷于汝自 通智明明也遇字者办兄未遇君子故使传以逞其引一遇之则情偽顯靈·····》

巧言如質語之與計城关 在籍染桑水君子樹計肚之往來行言心為數之蛇蛇精碩音出自口时玩矣 舒貌頑大也謂善言也類厚者頑不知取也○在來茶木則君子樹之矣往與也也來來貌柔水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遊之言也教辨也蛇蛇安

言之徒可益恨而彼斯之尽不知以為耻也孟子曰為機變之乃者無所用 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者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無則至可出於口哉

詩紀正年一次を十六十里

非之實矣彼蛇蛇順理之預言出之于口則是以扶世幾正人心故其宜矣

字行声即浮浪不根之言。「設行言者好應雜山而無所準也言獻于君忠可職以來本之易換與漢言之思辨君子樹之詩人話亦影影枯竭勿深能打講此章言說人之言辨之亦不難也上四句與讒言之易辨下斥其言之亦何難辨之有哉。こことのこと 「一個」以來本之易換與漢言之亦不難也上四句與讒言之勞辨下斥其言之亦何難辨之有哉。 者手下四句正所謂心焉數之心,此因下項言巧言故云然不知此草原也不見知性來之人過于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人

經 80-455

起末兩句之義全重巧言一後不是對待語觀莊文氣自見離此有言未經聽說言而發正不必兼好聽講光極言亦不可云行遂之言此此所传來以聽說言而發正不必兼好聽講光極言亦不可云行遂之言此此所传來以 軍國憂愁幽思往往以怨情之思絕其威悟故寧諷毋直率忍毋煎受之者 務以悅人觀然不愧故日訊厚 可以為我而言之者足以無罪也林理兼詞自然有序而中頭絕無何互故 不欲以喜新聞麗之談取各當世尤處天快意修該往往以一言之行賠供 出自口矣巧言情偽多路受態百出有如笙簧之可聽豈宜出于口哉而

也就語辭也水草交謂之學本水階梯也許我為微塵足為極猶謀將大也默也何以斥護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日何人為指將多臨居徒幾時何 彼行人斯居河之原籍無學情無事職為飢酷好是既微且應方多因事伊何

詩經上解 水港十六小 又有發揮之來亦何能勇敢而為說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 深郁堂

○言此能人居下恩之地雖無學與可以為能而議口交跡再為亂之階帶

其勇之微既微且放义設育以縣惡其人非真有是疾也為有將多大流朝薄不足数非語言也次句融言是個下流縣品非真好河廉也無奈門可言 雕造英可誰何者此甚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過也亂如此應誠非降自天の大抵亂世小人多有乘權服勢憑藉罷監枝黨扶蘇盤結根據人主綠欲

平野珍田石之心有辨護之青者可以思矣の張麟拳目大凡國家之有容等之下且如急鬼之莫孙馨之下耳如笙箫之可觀而能移投称之口也不能盡無而主聽既聽則護都自爾屏息故雖修是于口如孔甘之可世不能盡無而主聽既聽則護都自爾屏息故雖修是于口如孔甘之可 巧言之章章人句〇八五章巧言二字名篇〇楊伯群日號人狡稱雖聖

絶而壁之也七章言其相知而循連議請之也太章言其情不能機愧之他之為國之心三章言其欺馬貞之心門章惡其與己相值絕之也五六章門四次其反側之心也斯言之首章言從行毅之也二字不明言其點而雙今全直通詩上六章是言其今日之陳而衛有屬望之意下是著其平日之原而下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鄭士而潜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何人斯董

經 80-456

彼何人斯英心死類如於胡斯我樂不入我門前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两征王舟** 晚年十六十年 首義內請侯也〇首兒教公為鄉山而部於公故縣必仰部以終之來不食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其難於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 至序表人本 化未来化布者而言我何人者其心甚麽胡為往我之祭而不

游已也即奏但舊說於時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以** 入我之門平既而問其所從則泰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 川景公之

果魚架在門之外伊龍云後因其不人我門而問所從行也維暴之云正指得心之孔數處往前謂孔數只就此二句兄之似太依胡字怪而嘆之之詞而得其所從孔數言其用心太過也此二字括盡通章胡逝我梁二句亦見析講此章敦為疑詞以怪之也上四句是疑其人而怪其跡巳下是究其人析講此章敦為疑詞以怪之也上四句是疑其人而怪其跡巳下是究其人

身言其於跡之施秘也不愧于人」即也陳生堂也堂下至門之往也

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沒獨不畏工 相我之除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

也陳生本也堂下至門之徑也〇

信者就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而暴公之心如芒刺矣。100年以及是公司的所以及為一人以克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云微調之者的以及是公路也而特致為一人以克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云微調之者的以及為此人為諸也之人與首何相處不欲直斥暴公特設計以相叫也計七重之其人為諸也之人與首何相處不欲直斥暴公特設計以相叫也計七重之其人為諸也之人與首何相處不欲直斥暴公特設計以相叫也計七重之 人從行誰為此禍的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全云不我 可•

厭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吃男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豁已而 關之不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咱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

府經正解 又不入而官我意者以我為不可取獨不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貨嘗如今果誰藉已而關之乎失院使我得罪而失位矣固當入而官我也胡迎我聚分泰夫我之彼諸既有所疑則不在暴公必在暴公之徒矣不知二人從行為失夫我之彼諸既有所疑則不在暴公必在暴公之徒矣不知二人從行時貨嘗如今不以我為可長 不以我為可予始此人也則以為可而厚之今此人也則以為不可而薄之 不小学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問其整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門幾四人 世が自初相親厚言今自帯已時言此二何只承不入院我為小心東湖心原建設等人情報者解則於你故當入信不養其為於而黃其不信徽詞が此華歷曲其詞以祖之也上四句是答關已者之復敢平已下是追其是豈近年人情哉者就不得其故矣 然胡若是熟也此意當與伯氏吹塌二句紹看不如字直貫到可字一氣聽言言獨始者遇我不如今日之疎遠也意存爾云我不再故不人皆我乎不 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因以語之日始者不知云云 〇大抵護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則日我之所以不見此

施也天不可欺者聰明之畏智巧不得而危也の一說此二句註作直刺之以照察言輔氏謂錄跡說私是以人為可與水是人可欺者以智巧可得而 等小人就秘拿逃之旅。 とからのはのは極作勝于註解自此至五章皆夢の人が必要逃之旅 合本然非但逝世祭而不入也彼何人斯在我之陳則又近兵胡為送我之天平奈何其藩我此 · 一家不人見我使我後開其發而不見其界是何其餘跡竟秘之若是恭被

一般也熟悉养恩也想後亂也O言其往來之疾若惡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被何人斯其為熟風謝好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如及胡逝我深戚若攪發我心

門而我亦得以忘情矣令如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遊我之界使我開聲之下 不相偷也今則近我之深則適所以投亂我心而已 於為干不見之故而威念之間深像其情義之薄適所以被亂我心而已果

析講此本意其典已

0

値つ

也上二句言其往來之疾下言其相值而致已之

不相遇則爾心之難測適所以複我心也胡為其然也此有惡其相值之意不自北二句緊帶下二句香養與我不相值聞我心循可以自如今相位的不自北二句緊帶下二句香養與我不相值聞我心循可以自如今相位的 見用為往兵時說把往宰指去時過我言來字指退時過我言何等拘滞的 意其我輕而又我逐則我心之機亂多矣更詳也 ■世末之疾若顧風然亦不見其身之意往本二字須活看至此則為來不 一說胡不四似不是惡其相做只相值而不入為可疑意其我疎而又我好

了殿也安徐達版会息正疾,肝望也字林云耶張目也易曰肝豫傳三都賦云·爾之安行亦不堪合州為國之亟前行選所爾東壹者之來云何其肝音吁 合泰山爾遊梁逝來而不入見我其假托之詞必日行逐而不及見故耳然何使我望汝之切更 胎共車則非重也乃託以至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肝衛而語是也○言爾不時徐行衛不服息而况至行則何服胎其車我今

请庭正解 "观冬十大小雅 两平特徐行着不暇息面况至行则何暇腈其車平今腈其車則非孟东乃 光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然則爾之往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

門不見身之托調査宇宜玩見得一來便了原無深求之意の或示一則日何其形望之不至而深致其疑也の脂単是遊淚遊陳之托詞亟行是不入於語之使之捫心自獨耳童者之來欲其捷至梁至陳之難而入之也云が改語之使之捫心自獨耳童者之來欲其捷至梁至陳之難而入之也云が正の是言其托詞非是宴事當時未必真有此托也俱是設為之語及多所講此章已絶之而簡望之也上四句推其亟行之非情下是異其來見亟我望汝之切乎 之素而為是常伐之言國亦弗之位矣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及逃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及逃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是堅之之詞非故假此以託之也葢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既有不問逝我梁祇撥我心再則曰一者之來去何其耶夫既知其諧我矣而稍為

「默也遠反易說私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僧或而入則我心猶爾邁而人我心易归姓所也還而不入西難知也查者之來但我就也 心安乎董氏只是許至此其解益級者不知其為請食 庶子其說也還而不入則尉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

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及複發許我不得而知矣然則爾之還也何不 合教夫汝往而不入國已絕香之主於偽是而入則情不終絕我心措無乎

說其便表派也句有意蓋謂我心以一見為安爾之不一來也於心容獨安 上章皇共一來就往時該此章皇共一來就還將該總是多方夜前使其無上章皇共一來就往時該此章皇共一來就還將該總是多方夜前使其無人意之。 故舊之好不容以遠珠僚友之情不容以終絕往還難已然事但當渾渾說 建工第一次老十六小年 析講此章亦是設詞使之無可轉動也上四句深疑其不察下是望其來是一來是我使我望汝之心得以自安乎

共詞雖終而意獨切矣 乎想昔暴公之潜亦自知其短負恨而不敢是故蘇公特者此二章以窮之

平成似種銀六孔竹日港長尺四寸圖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一風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無大如群子數上但氏吹燒時中氏吹燒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註處助爾斯劑及 之不相知也散念我與四同為王臣川有兄弟之義修之所氏兄也既吹據合恭大爾之往返而不吾見也固以請我之故矣然豈其情之不相親而心合恭大爾之往返而不吾見也固以請我之故矣然豈其情之不相親而心之在其母誠不我知而豁我故苟日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祖之可此之在其母誠不我知 横吹之如其如絕之其物也言相連獨也該誠也三物大承難也刺其血以 訊即也O伸及吹煙而伸氏吹養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處和必到汝如物 り信之仲氏染也則吹笼以和之共心相利悉而聲相應和如此是我之與以信之仲氏染也則吹笼以和之共心相利悉而聲相應和如此是我之與 為時用婦尾於有如物之在其者豈誠不我與而請我乎有日誠不我知

> 我と |物とする人」が有以整節突然即爾之我知蓋亦有素者奈何其語

皆是龍之所用故總而言之也周孔疏云盟是盟縣承龍是祖柱過核此刻以承臣以大尺以與孔尺疏云祖之所用一姓而己非三物並用詩以三次公者正調面是背非非協恭和家之益耳〇毛傳云民不相信則望祖之君

形也酸面見人之貌也好事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〇言汝為鬼為威則不不賦也越短狐也汪淮水皆有之能合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棘病而不見其為鬼為驗續則不可得有視時面目視人因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動 合泰夫相知而猶相發則爾之情及側甚矣然亦有不容養者彼鬼域物之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完極爾反則之心也。 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配然存面且與人相视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

(為而厚今日胡為而薄以充極爾反側之心使知許可以欺君而不可以(相祕無窮極之時其反側之情豈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敘其昔日以介而難窺者也使爾爲鬼爲炫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醍然具一面下與 胡為而海以究極頭反倒之心使

始時之學而若其今時之薄也王陽川曰此詩本以經之也而目好縣欲其其經而不見其人而其面目固觀然視人也豈能称遊與好歌總不外追其城與人相形看蓋鬼蜮無形與聲故不可知爾雖逝我梁而不入我門雖開「韓人相形看蓋鬼蜮無形與聲故不可知爾雖逝我梁而不入我門雖開「明既絕之中有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于處已而忽以待人者矣」 至此始顯為以斥之矣 惊悟于心耳反何指於已說既號為相如而復相路便見其心之反側也<u>蒸</u> 君子之是好可以 既絶之中有不終紀之意蘇公可謂厚于處己而恕以待人者矣 中人而不可 作而豊徒最夫始則指其心之孔點終則完其心之反 ij.

何人斯人章至人的〇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 手但上篇先刺聽 老見行事黃龍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以縣 公絕之然此紀之也不斥暴入言其從行而已不者其語也訴以所疑而

計型正解を之十二

男 姜朝烈承武全閥 湯玉海思光 吳之璋章玉 衮

厚着

他三四章海之也五章思而訴之六章深思而痛絕之末章則言作詩以及而致警子人絕之欲人因其言而如所以舜議也以滿字為主一二章真之全直通詩七章前六章極言議人之無思而望制于天末章極言議稱之漸進序著伯剌與王也寺人傷于護故作是詩也 役則皆追敘其遭聽之由以見聽之可恨 君子黃也○玩寫卷伯者四字北藤已在宮孙之先而作該又在為卷伯之

是而君子每為所柳思域好歌萬古一敬您處依友者可以聚父叔季而並立其始也小人偷貌以相觀而君子每為所為其終也小人情觀以相觀而君子每為所為其終也小人情觀以相在中書而丁卒逐卷越與泰同居政府而恭至領越大抵君子小人不容 奏結今斐公成是貝錦彼爾人者亦已大精甚 のでいるという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のでは 之大也因養非之形而文致之以成其錦不循議人者因人之小邊而節成于人主之前者未有不自族人始也吾嘗傷之若夫養菲文之小也具錦文子人主之前者未有不自族人始也吾嘗傷之若夫妻菲文之小也具錦文子祭所有遺議而被宮附為巷伯者作此詩若謂自古忠臣養士之心不自 過而餘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其实 老的都仰即部曾因夢要之形而文致之以成月錦以比聽人私卧人之小 大罪乎夫通可原也而加之罪已非長厚之風失况因小遇而節大罪後為 心丹龍之如貝錦之歌也亦喻聽言)丹鹿之如貝錦之秋也亦喻讒言羅綠文系可聽也末二句即承言所爲片線方強動得人變非不是物是形容小文之貌成是貝錦者是丟潤色。

已甚豈若小丈夫然故一與人紀則羅該固把惟恐其復合也〇初武王

厚歸熊公事無所考但玩本詩温學和平必出有道長者之言即姑從焉 ○ 然公被進而失國因作此詩以絕暴公王氏外話以大故責暴公而以長 封蘇忿生以溫桓王八年王奪蘇忿生之用以與鄭是因暴公之諸也時

可○凌馭前日嗟夫人情始厚冶終游者獨一蘇與暴乎哉彼冠與下同。

下安得協心體固之臣以振堪使之遺物而追篇韶禮德之風平

也忽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因所願他雖其不能如此我問不為 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查者之來便我祇也益君子之處已也忘其遇人

完也写像微張之熱南節四星二為遊二為古其踵狹而方處則大振於過 明記情分修会成是南野被諸人者誰適暗與謀叫 競悉反 為在正作 ~~ 本十七小事人 之大書 一角銀方銀弄得人都是勢空港出者珍侈不是星是形容微張之飯或是所以此章上二分喻議人飾虚以成塞下則斥其謀之秘也詩人者必做成果進濟與某而謀之詭秘若是那 南無不併聽人者因人之擬似而構成塞罪平夫迹可疑也尚當縣其心也今然不特此也必必張之微也前其張之大也因哆俊之樣而認張之以成 而黨其惡所以潜人不覺其甚也然雜專為他畫這計較說程一至于此知 乎忠厚之道也兄借虚以為鬼彼為是者必有同惡相察以成其樣也不 南與者是去克布之長布之如南無之大張也詳適與謀言和與惟報其謀 時限部叶葉悉及 Źμ

> 既也使徒俊利教督你反覆黎王氏日上妖器則固将受淡然好語不已則 捷捷婚婚前爾門謀欲語言並不爾受院其女為選 上說不可 因下句 謀矢遂作謀上聽紅縁是口 舌之聲如麻 之養総積不良

詩經主解一不卷十七十年 遇辭之稱亦既遷而及女矣皆氏曰上章友此皆忠告之醉 合恭然不但不信已也彼其捷徒然言語之假列香情然反複之不已其子

格萬滿惟欲謀為諸人之言也然王之好讓夫豈不爾受哉但受已春亦受

大之地で野家輔氏日慎爾言心謂爾不信自諸者而言心豈不爾受既其 大之地有好諸不民吾恐汝能諸人人亦語後而遇濟之縣亦既遷而及爾 と明禄子一人紀其女遷則及于人者又得遷而及汝矣益空信之四氏 のこうでは、こうでは、こうでは、こうでは、 のこうでは、 のったでは、 中之禍間之無此恋是深惡而幸見其及之評猶令人日也須仔和亦有時而不敢肆耳の一說慎願言也二句以今終之道動之豈不爾受二句以微 女逐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思告于為游者無乎其知所畏

組織的學情符以決欲許人收例言也謂的不信所為人及

默也都緣以予於式口網稱人之罪也或日有係理狼皆通關**部**往來稅務

然可信から不信之階尚當慎爾言也尚不慎爾言吾恐聽者有時而發悟翻然而疾其處心精感惟彼為勝人之謀也夫言聽計後回自以為得惠女合衆然爾可徒務曆人而不如所慎哉彼其口私則絹綢然而和往來則爛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勝言聽者有時而係且將以爾為不信安

竹溝北章上二句は青其務于詩人下成以當誰言也解稱哪旦將以稱為無塞用不信於獨不思所以為巴計耶

餅

俱張京都

教着沙甲

村議此章上二句度人已有發樂之具下章投界有是則極言其所有志得意滿意盡幸計謀之成節知遇之原故得意而樂也草草循懷條有有志得意滿意盡幸計謀之成節知遇之原故得意而樂也草草循懷條有情將不測意盡傷王聽之不聊無所告慰而告之于天也顧則欲飾其來自心言者天養天蓋以王之不聊無所告慰而告之于天也顧則欲飾其來自心言者天養天蓋以王之不聊無所告慰而告之于天也顧則欲飾其來自心言者不養與其不均而與天公以處之也至下章投界有是則極言其所表面欲天重以經之人在節知過入正以配支勢人意。 是而欲天重以經之人在節知遇天公以處之也至下章投界有是則極言其所 是而欲天重以經之人之辞志故失度而憂也好好草草皆 是而欲天重以經之人之辞志故失度而憂也好好草草皆 是而欲天重以經之人。

不受門外投男有具件許被語人各門身上不食投界有此有北後語人各門身誰遊與謀所庸取彼踏人投界對於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

惡如巷似。那皆認言以是然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稱表思與吳天使制其罪。此皆認言以是然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稱表思此北方寒冷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詭訴之人物所共惡也吳昊天也投棄也」」

成材虎難以殺為性亦惡之而不食又將取之而投界有北有北難以散為陰節秘不知能為之主而與之謀而其惡乃爾也吾將取彼諸人而投界材合称然此諸人豈但望天视之而已尚皆有以制其罪斯可矣彼諸人者好

おいています。 一部では、 一では、 一

東部勝口即極機線可危不止及一人而じの町王之世大臣傷于護春如松勝而取此草草之言以自防也不則空號災益意若謂無有裸子恭子其神勝而取此草草之言以自防也不則空號災益意若謂無有裸子恭子其神于人其の敬而聽之休看作聽而敬之所謂整伪此心如事事息息皆可修自體也蓋卷伯既已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無幾有所 近水之水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於田之雅 公小臣傷干龍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少免天 也丘如田城故曰於丘甲可升

时經王解·於卷十七十世 姜后當行罪永巷是也〇按寺人即巷的宫中永巷之長也掌宫中之役 此偶治不解而不覺騎橋者也不可取。記云が賢如繼衣惡惡如巷作 必為內侍被護職翁本不甚信後說末章註又日裔始後各而得及大臣 武用奄人為之の孔氏日司 馬遷以良史木所坐非罪及其刑述典族詞 剛云來長也官中之長巷幽閉宫女之有罪者武帝特改為被庭問宣王 不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于此云〇三輔青 見之宣無間之可何矣今也亦似于該則珠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 則爲不濟而尺思刑不試而民服。陳氏日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 氣悚偽是以班固云小椎巷伯之倫馬の騎士按遊說被宮故日晚本非 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 司馬遷衛云述其所以自傷條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諸 秦漢所謂末巷是也似長也主官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為班問 **巷伯七章四章童四句一章五句一章人句一章大句○巷是官內道各**

議人之稱與龍人之情共可謂極

輕東予別有容為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的太忽轉而緊絕

公息章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高

其不當以小怨而見娶也以忘我大德句為主相親于思難而棄于安集只全直通詩三章俱是怨詞怨見友証之海也首二章怨其始合而終娶末章怨戶之了原本自己付了。 安樂東下即是忘大後東予內便含有思怨意木章即申上意要相招應不為思難除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將恐將懼二句即是大德為思難除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將恐將懼二句即是大德 合其意義之則是患難相依而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重言稍以小怨大 有得失友則有忘其得而計其失似非一串意の首二章且慢露德怨字只 宜開就微弦云上二章是與時有安危友則有戶子危而薄于安下是喻事 **愈分任其事亦就不以富亦祇以其之意**

詩經正事 習智谷原維居各時形恐將惟維予與女旗將安將樂師女轉棄予如論 **押急之許敬言習習各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 與此門沿和調教各品東風也将且也恐懼調危難憂患之時也の此即 现卷一十二

新講此與下部各上四句是追其思難之相稱下是怨其安樂之相東春銀不復顧念無是可與共思難不可與共安縣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那不復觀念無 故以起與至四句止木二句在與外継予與汝言相為問於敦險有所不辭上升息自谷掛謂之谷風風雨不来言風發而兩即繼也有相須不舍之意 他人不相及為其子與汝至子字女轉來不重女字維予與汝義同勒縣女 合祭此朋友相怨之詩若謂不可絕者朋友之養不可忘者朋友之德也 何将安将樂而女轉東予改

我緩則相無朋友之情抑何其至是耶 東北列風之交輪者也五短の置回置于依泥之也如遺母去而不復存谷必 安将樂東子如過叶夷則反

詩經正解一次卷十七小 與子與女取及字與字南相行意只以類之旋轉與懷之親密為是與意亦與子與女取及字與字南相行意只以類之旋轉與懷之親密為是與意亦果原從上下也類亦止以爲其實子子像止指其人甚不此二章以風及兩條如車之輸及轉云焚輪謂之氣扶結罰之姦郭璞云於暴風從下上也種 存也古詩云葉我如道跡加一路字髪明為多猶云進則加諸麻退則墜落至四句正鬼子子懷以心之思念言葉子如遐如人行道道思物忽然不省 打薦風之自下而上日焚幹即旋風也說者謂風之蔓延如火之焚風之廻 A---**涞柳堂**

湖也此比首章意文加深矣

智別各風維山崔晃無草不死無木不多所於母我会德思我小怒 豪突然盾無不死之草無不養之木是昼之廣被尚不能無過息也然則朋会於所以然者亦思小您故其習習各風被拂于崔毘之山則風之所被者之事無不養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與也 前端此章上四句是北友不能無恐下言取友者不可言共通也山類之上一首思之小怨也豈朋友之道哉呼朋友之相思如此世受徒可如矣。 不當思也令汝親我于愚難而養我于安樂是忘其不可心之大德思其不 比也在鬼山頭也心習習谷風雅山生鬼斯風之所被衣養於然為無不死 女有大徳而武不能無小怨不獲是乎故為朋友者當知大德不可忌小怨(こう) こうこく こうに

> 並自怨生也然詩人之詞怨而不慈庶養所謂交绝不由思報者 可見其所以相樂之故夫友道之絕未有不起于怨春張陳凶終蕭未際未可見其所以相樂之故夫友道之絕未有不起于怨春張陳凶終蕭未際未知孫也原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濟朱茂曰言忘大德而思小怨人終無己時也朱傳頗似與體說者須有斟致○日藍田曰急則相求緩則 然終属小怨以周旋退難較之宜可少免者令大德則忘而小怨則念何責のつってのののですることのの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これの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これの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これのでは、一般な故日美也大徳就患難相散説小怨如語言念学偶有嫌除之類忘一枝枯故日美也大徳就患難相散説小怨如語言念学偶有嫌除之類忘

安察而相兼則明友之交承內御躬而臣〇未氏公憑日谷風遊與伐木谷風三百章六句〇楊何所日古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患難而相敢 相反終和且平則無各屬之怨矣〇嗟嗟伐水風聽友道日於不特如此

上者有伐水之和平則人人萬子友誠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

民以海非王而誠

必不姜者是風之廣被不能有全功猶之朋友之大慈不能無小怨也如此必不養者是風之廣被不能有全功猶之朋友之大慈不能無小怨也如此 **属雖無这不交而其間死艸養本下於無為無有草而必不死者無有木而**

度哀我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終養國

在家無人侍養或飢寒疾病以死故不得終其身而養之也 堪為痛終〇玩詩板人民勢苦及下不待終養以死句盡是孝子行後父母 句為主一生字最重我賴父母之的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

奖製語者 港區 我供給及豆豆豆豆鱼肉等

許可音謂之表而今非義也好為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林可賴以於此也勿察長大勢喪夷来也高暖草也〇尺內勢者多不不得和愛而作此

芳甚矣今而曾不得一日之報母除其終天之恨故

愛者我匪我伊科腊夏夏父母鱼或父母

銀而大於布以 **北也烈壮敢也三月始生七月始季如胡原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

下見哀傷之至意不得於養自父母沒沒而追思言匪我伊為非我變而為 析講各章首二分比巴派記之塾下傷父母生已之勢也上見自恨之深意。 好生我劳路亦徒齊耳局勝終天之恨於

> 衙之於於維點之恥鮮壯民之生不如死之久野陳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 交人段看書作交各有門頭不可横執故交勝柱鼓瑟

財役近解──**○本十七十**年 則谷恤入則歷至 田也新小藝大皆酒器也學本鮮寡恒發靡無也〇言餅資於藝而豐於 魚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勢努乃與之耻德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去 土

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

依為命者也父母失所非人子飲養之青面誰青年夫人子立身天也之間、今日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いるのでは、一個人は大学之際大八層之無酒放也非維生之則平然則父母與子相合衆夫父母之不得其養如此則為子香將何以降其青花彼餅與雲相宜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析請此京」四分是所其失養而致窮獨之悲下推言其所以可悲也訴此失無文母之人如此則何貴于生故此所以不名之之為之也、ここと、とのでこうが、こことは此所以母在念中心側然其街伽也入則賠依無所此身勢然而無所隱也出則父母在念中心側然其街伽也入則賠依無所此身勢然而無所隱也 而員此失發之計則雖生于世而免恨于心此窮獨而無反母之民生不如 **外久矣養人有父母則有所怙恃若無父則何所怙若無丹則何所恃是以**

經 80 -465

大學是此不只取相宜之義不重大小領之藝而取用之不護田魯儲畜之父母是此不只取相宜之義不重人所為立在自內面出上證原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內面出上證原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外而入上認或云不必要也在自內面出上證原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外而入上認或云不必要也在自內面出上證原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外而入上認或云不必要也在自內面出上證原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外而入上認或云不必要也在自內面出上證原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外而入上認或云不必要也在自內面出上證原至言無父母可以表面及母是此不以和資之義不重大小領之藝而取用之不穩此魯儲畜之

德县天园栋、交令生淡母兮朝我拍给我畜赋我長趾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交令生淡母兮朝我拍给我畜赋我長趾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

無弱不知所以為報也〇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於張抱也問無極窮也〇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原也恨也問無極窮也如訴訴皆養也孙拊循也亦發育也縣旋視也使及復也

意見此者是父母生我做一勞學來感即是思之大也發來我字見我之為我有人又對天覆認之不能暫合也或謂見行而父母不隱則追與之恐非就不民為是胎表畜是乳茶顧於礼也謂父母行而見不隱則問頭之也復過氣成形之始而言拊我至腹我自其既生之後而言鞠衣註皆詢養而義鬼行以此章上六句追敘其親思之太下深說其圖報之親生我鞠我自其受行為此章上六句追敘其親思之太下深說其圖報之親生我鞠我自其受

南山烈於縣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事情

與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較著也〇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敢

受买天用極之思而循遭失養之害劬劳者弗能報也勞难者弗能酬也不則飄風發發而急疾突几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也合然夫問極之思阻不能報則哀傷之情其能自己哉彼南山烈烈而高大而我谶何為適此害也以

南山律律無風弗弗科及民莫不數我獨不本許無正解一人卷十七小年

善也何我也受具天問候之恩而獨為養之不然貧其物勞甚矣辜其必奔合泰南山則律律矣無風則弗弗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與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地

東我六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人句〇年王夏以久死非罪每前詩年

經 80-466

圭

詩經正解一八卷十七小雅 母說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繼属于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稱也則是猶而不能止何也日際時為孙思念于父母尚存之日家義之詩感傷于父形于僕蘇者如陽時搞羽皆是也而求我之誅獨使人論之者流涕鳴聞形于僕蘇者如陽時搞羽皆是也而求我之誅獨使人論之者流涕鳴聞 未曾西向而坐以示不臣〇豐減米氏日孝子行後不得以養其父母而のつつつつつつの「『湯湯別」至墓所拜範書號請許至此三復流游後司馬昭于炎纂魏為罕夏終身至墓所拜範書號請許至此三復流游後司馬昭于炎纂魏為罕夏終身 死孔子日弟子該也足以議女子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吓子不此子欲養而親不待他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解实立指面高尚吾志問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原而小絕也失之三也特故縣而然後何哭之悲也具魚日吾失之三我少而學游諸使以後吾此失之一也 而言等者非為限也悉不進吾親也又孔子行聞哭喜甚悉孔子以聖之沒之後吾當前遊子越得尊官為堂高九伊候趙三郎轉数百乗前北鄉 超嘉平四年記司馬昭為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耶問日 前有賢者至明星魚也被發機銀果子道修孔子作車與之言曰于非有 首輕級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數思願復之數問極之民能不可思而報 哀父母生我劬勞未當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 三無涯之悲亦就得而止之也此夢我之所以作也感彼父母俱存者猶 皇也若父母之便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 母 惟 日報平 干報之無絕而我心滋戚矣况于一日之 介班 洋柳堂

中有能籍言顧之潜止為出第音篇 中有能籍基語及語有抹結林七時周道如砥紙其直如矢君子所及· 狼○京以為東西助于後而伊尹即節や天作此乃告病目有候該後即有也然獨不言平也天言直也君子在位最行小人下民也縣反顧也沿涕下與也係清算雅教食也林由歌賴七以禄為此所以載得內而升之于祖 抹棘~周道如孫敗其直如先是以君子 短之而小人視爲今<u>次</u>假之而出 第名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輪子周也 · 長哀父母執書痛泣由是受母者殿夢裝篇不復講寫呼昊天園極之恩養而有不得予此我之恰然悲心所不欲自存者也○顧數早孙詩詩至 報無由其衰痛且奈何故 人所記

皆樂有周道之可由也至于今則別官之威係不復親矣載觀周遊盡為東也在位之君子則侵之以為朝貢之區在下之小人則視之以為往來之路也在位之君子則侵之以為朝貢之區在下之小人則視之以為往來之路 方之輸達我也聽言顧之獨目激衷不無盛衰之感而財力俱傷日動長條いこの 熟食則必有抹然之數心于以影照內而升之于祖矣况此適周之遊其平 · 孤則其直必如矢于以為四四合劉之送矣奈何問道如於人心改觀向

在京本型字班是野視之祖畢竟亦是行益視此路以行也所優所親愛見在亦本型字班是野視之祖畢竟亦是行益視此路以行也所優所親愛見之辺環堂無極的而津梁不沸覺其行行如矢之直也所優推朝親會卧而之辺環 醫無個覺其坦坦如張之平也如失以點遊不里言其間太山之際顧大河無大養如張以不原因送言其間開籍之起作林木之香森並無陰四面關

野俊均平時令人自然遊道氣象思其如孤有不砒者矣思其如矢有不失詩經正解——「宋十七小雅」 情本公註則以東方之賦役二句直渡下章矣惟顧二句且渾勿入議是口者於用道依然優視領異所以涕也潸然所謂望城歌哭之恭順而出涕合 矣此說亦住〇君子所履二分前東江文云播神君子或朝觀會阿而追路 詩故一五五後食之薄者林七物之後者言往昔朝用資養之具不過如此君 貢献之都被則超途而必然係于你照明節之餘所在成都而善見國家之 于京即或勞來旬愈而出使于下醫我車我斯悉于此乎經行惡益什麼而 子術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令惟作則是責勢役是無疲于奔命大異于昔 也察文云君子有朝将之行彼則先於西都根聚于西里馬尼之下君子在 乎往如我衙林我而比倫信要极于肝的和莫不與直幹粉而是你其風標 凡息層態是天道路者及不跌逐於即成隊監事威俊也我徒我御悉于此

のでは、このでで、おいのでで、このでは、日本のでは 日本のでは、日本

賦也可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即說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科持衛 行即及既往民政與及使我心我 叶前力及 中市戶既在民政與及使我心我 叶前力及

蒋經正郎 水水十七小雅 看館がら其供子役也則皆困于力役之征而依依公子皆奔走于周行之 会然然東人賦役之国何如彼東方大小之國國非一形然有其供于野武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幾使我心憂而病也 大路也疾病也〇言東方小大之四科相皆已空英至于以葛陽履報而其 老也被受經者也空盡也供輕鄰不奈勞者之貌公子諸侯之費臣也周行 皆国於布樓之征而移植之上無復經緣之存雖斜斜複樣亦可用之以 ! 赋 c

見因于後然是雨散不是兩對甚處是都足其空意心疾承公子也此拘兩 京銀六別作作三句言田子役木が總承縣士六上四句見傷于即下目的析講此章上七句放東國財役之以下切在已之憂小東何提起行相三外 病也不亦重可飲哉 可知以供役之故而至于勢公子則因于力可知是以使我憂之深以至于上雖往來之勢亦莫得而解之矣夫以供賦之故而至于空杼恤則傷于財

門首也哀我**悔人亦可愿也** 有例暗沈華泉可以經過**種新契契指需數夏我仰**反"《新是種新尚可有例暗沈華泉可以經過種新契契指需數夏我仰反"《新是種新尚可

觀者如指而飲達太平之機節恐怕解亦日周之盛縣朝親會所領因

歸也口蘇氏日新已被矣而夜濟之則爲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交 奏而復濟之則廢有例沈泉尚其無沒養新為光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合然夫賦煩役重民之勞甚矣為人上者獨不思所以憫恤之乎彼耕已養則庶其載而舊之已勞則應其息而安必。 典也可寒意也侧出日沈泉和艾也卖多要苦也個 勞也尚無幾也或或以

日本のでは、1000mmのでは、1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mmでは、100000mmでは、100000mmでは、100000mmでは、100000mmでは、100 所苦以至于病可也若視其势而不知恤則勢者益勞矣上之人亦何忍使為寒泉所於以至于有可也個人既不可參則無其息而安之無使為力役 契契治**送軍不亥我惟勞之人乎然養新既不可浸則無其載而習之無使** 么不可作與說契契者要苦切心之意契契等學就詩人自言哀者我哀之 至此事

尚不可沒况此矣矣之審獎者軍非可衰之軍人予核是顧明〇周轍東而 师不尊力後凡徵發之類供像之困皆是見歌非他人之新也亦可以或矣? 也首請契契然需要者乃可哀之惟人也此典典意不卟憚人無指東人能雅正解一內多十七 諸侯之職百不復至則是穆新之效也

職勞不來一添定括盡大東之卡下六份言西人之享其逸總見賦役不均見其安逸也〇處野云上言東人之勞苦已盡故首二句只為引起之訴然正有如許觸堅百僚是試不是私人居百僚之位言得百僚之能传任形以而百僚是試造此行被問行車人則舉其散两人則舉其敗此際廻環不知

詩亦日此劳使臣勞選師勞選化皆來字之義設上之人以此體乎下情則有包無之者見虐用之也兼財力言勞者慰其情也即書所謂勞之來之然 熊熊仍言當百僚似言資家樂本股何如籽抽其空熊熊是我必非為展復不均舟人私人又就四人中華其徹時者以例貴者而言祭祭的富而沒也下之一是必樂為用办今于一勢而不樂其來便見有勞及一方之意故曰 合称然東方之所以因者止 以賦役之 . ~不均耳 。 | | | | | 彼均為王之臣民則當均

八舟柱之八也然形是發言富也私人私家自然之屬也像官試用也舟人賦也有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常對無也西人京師人也案象群盛親舟人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之成 樂東人愁两人歡東人怨天耶人耶誰寔為之也耶此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與虎惲人條燮舟子楊倡賞介履常斯與升座夫非盡人之子乎故而西人○賀公詞云悲事此為提而肘是被服奇而志淫此你居而何附彼猴冠而也而那小得志由賦役不均致之此說以東人提起不與西人平重亦有是 1、果果。 を東人を西人

此言賦役不均郡

經 80-469

八起一、基於後世為用之亦以

長鹿為太白李自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度

合乘不惟是也惟南有其吾意其可貨之以乘場於執知有其之形無其之亦若助政人而見田甚怨之為也)

輝羅核而舌則廣反若有吞噬之象為是不惟西人之母平我而天亦與之斗之塞不可以拒消聚也夫佐無助子我有無害于我亦可也夫何此南蘇塞不可以無損也雖北有平吾道其可資之以袒消漿矣孰知有斗之形無

四月章

(典也要要原風也亦草雕彩聽墨遊彩奚何趣之也○秋日要專則百亦俱

合於然調亂之進不止此也秋至則物收秋日夢季則百卉俱群渦聚之勢即矣亂難寒矣則我將何所遊歸乎故 益有不能免矣况今亂離之 郡天下皆受其新我膽四次則將何所適歸乎

之意有用典意作過文日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且猶云秋株冬日亦疾彰奚其趙歸是無問身之處無憑依之地也方山云過文須用禍飢日進 鼠離水病人非如孔疏亂離寒三者連次明非其為一事也亦勿作憂亂而 皆然何物可免亂職為害則人民見亦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亂雕頑矣言 析講此章言配世之氣象與秋之凋聚同故以教病為與言肅後用城百升

不日烈烈恩風發發民英不熟我獨何皆青

詩經正解 水卷十 風也烈烈指來烈也發發疾聽教養也〇夏則春秋即称冬則烈言稱亂日

合然然調能之進义不止此也冬至則寒盛冬日烈烈則飄風幾發急疾之無勝而息也 無相外民報而我害其候何不相似平日莫不發者即處害中見人皆勝己析講此章言亂世之物体與冬之條成同故以冬到為與言日寒則風疾其愈為百不可樂失况民莫不免于勵而善也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故 病其湯在冬則傷其送烈務法時之亂觸景生悲故僧以形自竭亂日進愈惡惟權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况今夏則皆其應好秋則 此章之節已見于東我篇矣の大抵天地之迹院的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 冬則烈言預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與莽益 也八慶原輔氏日此章亦典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之及則暴於則務 展而不及恭益天氣和陽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礼世

多觀四時可知矣

·典也嘉善侯維察受尤過也〇山有嘉亦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受為殘缺山有嘉卉侯果侯根非真屬為及助吳知其尤叶子其反

俗而同惡相齊此問為難以後數乎善類則剛亂之源旨起于此矣不知其

詩経正解 情玉言凡亂雖因在位者之惡而所以致之者則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誰養以害民害國說但詩人之意還重在構害善類上莫知其尤見湖云此暗之善者反化爲惡以人不如物起與在位指群臣言獲賊時說皆就不仁不心講此章與在位者之不善因致歸咎之詞也即物之美者能全其美與人能爲此咎也哉 7年十七 1年 老 深柳台

(與也相應載則樣合也)相從泉水准有時而清有時而屬而我乃日日·相對使泉水或清較過日版我日本稱是了五能殺

合祭大用發贱之人以階天下之亂如此使有特而息吾循可以自寬也相害則曷云能善此 使泉水箱有時而落有時而屬矣我乃日日遺害初無止息之與則何時得

賦心寫陽也為亦赞爲也其飛上海雲淺煎斯大魚也〇碧藍則能翰飛戾 此彩道是這清淨可翰飛戾天可嚴**匪魍ध匪鄉潛逃干淵**可一为反 ·典也滔滔大水狼江漢二水谷紀網紀也謂經禁包総之也奉病也存該有經濟江蘇南國之紀華及以在至日本河外別已反 **新經正解** 正與一三四五六章與反與也 电向由自結子主上平所以不免構寫而被議成之害也〇此詩惟第三章 後人相有也不我有則棄之而不以為功與之而不以為德矣雖有盡瘁之 竟作江漢有南國便反了益江漢典巴南國典王也莫我存謂沒有這個人不可所恃于載地氣而立之輕者惟大木之是依矣此方得議若祭羽若程 臣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為與府國之紀府國以江漢為紀也先輩徐文南方桥講此章言已之盡忠于國而見道于若也府國之有江漢與人君不有忠之我有也今乃視之若無置之若棄自不在顧念之內亦獨何散 在心上發戰之人用則盡痒之人熟語正相應有謂識有各葢必心相知而 之隨者惟水之是為矣南方土田甲地無大禁防以拒荆吳之要則散漫而控制數都而無所收來以為南北之限則蔓延而不同所賴于包地除而作 水值為南國之紀而經帶包絡之無外矣先我幹躬盡率以事一人宜乎王 一 老十七十雅 天柳堂

京之也可勝情哉 京之上之人不知所以京之此所以喪亡, お極正解 で巻十七十年 典也相构機也核赤核也樹葉細而吃飲皮里錯及好業生山中可為車部山有蕨發限有杞模詩君子作歌維以生長叶京希及 日告衰不是告之下人是自為其哀傷之情也一能乃哀天下之志非以為然然了整陽我順作歌於告衷是終歲日序來至無發更之飲矣○馮吉人則苦煩昌富秋則感閒傷塵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蘇藏之生是芳春矣人於則苦煩暑富秋則感閒傷塵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蘇藏之生是芳春矣人於非高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日維刈告哀言不致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達而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日維刈告哀言不致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 子系無甚取義作歌總全詩之意而言謂亂離而奚適歸構聽而身能發盡行講此章是托與而表已作歌之情也以物之大各于其地與歌之作維告 **佛少能自達故假此聲詩以鳴其情無疑聽者之一悟耳自告衰之外豈敢矣問前有把張奏况君于通時之亂而作止歌也維以告哀而已盡悲傷之** 台祭夫稿配真逃則可哀甚矣而作歌以告哀者其容已我彼山則有成為照則有把模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以 比而只得以為版也 無比河 L 而使後人 添御室 有蘇薇

俠○其

导

也又一

說告其盡奉之精誠也更異聽者之一

悟而式憫也,之耳俱可

浩选于為而免此法綱之患乎不能高我不能深藏則綱胤之來亦且奈之其無鄰飛展天而免此異署之患乎爲吾知其能潜也我則能鹽匪蘇其能

析跡此章言己不

能商飛深機亂無可逃之商承上莫我有宜乎商飛深港

天質鮪則能潜逃于郡我非是四各則亦無所逃入

合非夫我之通見如此亦将何所逃哉彼鳥吾知其能飛也我則匪躬匪為

經 80-474

既也借係型社務五子誌人自頭地〇大大神役而作此該自言時北山面院役北山百天直沒行管上子里及明夕位事时及王事底點要投父母的法教或字将人已相形而不均在其中兴語須統至勿张怨愁從事句為主以後五章皆根此句教前三章教我字单言在已之外後三章 来把以食物皆強批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益以王事不可以不動是以助

我父母之憂國 奉助劣意但是發端語未可透察所信上下只是詩人自己忽泥傳作字而起自是羅然情况言借借強批優依下未老水剛慈言朝夕從事優依下盡机請此章上四句敘其行役之不息下推其以王事而貽憂于觀也登山来 朝夕以從王之事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是以久役于外不日之不然耶陟彼北山之上而言采其祀以食者乃皓皓然强壯之士子而 つからで 合黎大夫行役而作此該若謂人臣國貴于畫職而役使尤貴乎均平 合黎大夫行役而作此該若謂人臣國貴于畫職而役使尤貴乎均平 秦衣其如父母何故 惟式之思親不置且親之念我不忘而憂我父母再急君而遺親盡忠而忘 何o 今o

-

17:

解也溥大本修次淮也○言土之府臣之然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勢也傳請天之下,即於弦非王上四土之為莫非王臣大夫不敢我從其別以對下 于人可以使我者亦可以使人也何大夫之不均乃獨以我爲賢而使之朝臣子也學有一民而非王臣乎既若王土前為王臣則當為于我者亦當為臣子也學有一民而非王臣乎既若王土前為王臣則當為于我者亦當為彼善天之下皆一統之山河也寧有民地而非王土乎率土之殯皆一王之 局于大司徒者传令日之黎獻也王臣兼在位與不在位說王土王臣須歸封職方屬于大司馬者皆昭代之土字也莫非王臣者內公鄉外牧伯成籍意溥天可以優天所覆言率土分以極地所載言莫非王土者內幾舒外侯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者所統之廣下奠已之獨見役也此章徵露有不均 久從事如此那 合於夫我之點憂子父母也賢以王事之故而彼命我者亦是盡出于公哉不斥王而曰大人不言獨勢而日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賦也彰彰然不得息也传传然不得已也或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撒四生彰彰所第王事传依前前時是我未老鮮我方將族力方剛經營四方 传然而不得也王之所以使我若此者其故何哉益以年之旣老則不可用合条以我之從事關腎言之為後四社則彭彭然而不得息服此王事則传四方耳猶上意之言獨賢也。 無對故獨役之大夫字只就本文說註王字勞宋干言外見之 舉也旅與贊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管 経管四方矣我之從事獨賢者豈非職此之故哉。多得為夫惟水老方批則旅力方剛可以駕四生之彭彭服王事之傍傍而 王川嘉我之未老而具于衆為人之既衰則不可用王則鮮我之方私而

也益子以王事為夏文母以子物夢為是固相因而

事之言不指征後認與他處應監不同要成文母只是念子

的勞非以缺發

以為與已共事之人如此恐與下國宣行移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王

了眼也不知叫號深居分逸不聞人學也數算失客也言事煩勞不可或不知門號請或慘慘物為或栖計退假你或王事數無學 新程工作・別を十七十二 析講此章呼號二句一寒後面問聞一意夢而見傷也以動靜外棲趣二句析講此章呼號二句一寒後面問聞一意夢而見傷也以動靜外棲趣二句自得之休者矣以彼之澤后假皈張此之ி勢微襲何苦樂之相戀耶自得之休者矣以彼之澤后假皈張此之ி勢微襲何苦樂之相戀耶案居之安者表或者動靜自得而稱遲假你或者王事順樂而鞅掌失復無 ○かった山山東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叶流或有任事于外而惨惨幼杂無合亦不特此山東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叶流或有任事于外而惨惨幼杂無。 秋然然二分一宣家一動王也以安元分息假二分一止居一後逐也以行析調此意以下皆歷教其不均之情也各章每二句要相反說方見不均情輕正解一颗卷十七小事 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私反以王為知己忠身之意為然之事就不是征伐莫畏哉の此詩本為後使不均獨等于王事而言而乃日 外要見未老亦称非我一人之意經營四方打轉四社二句只作經營四方方句承嘉我二句帶經營回未老方特方向正所謂獨聚日前我日鮮我言事衝賢之意四生二句不平乃寫以奉行王事也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族 析講此章上二何教從事之為下原已從事之故此章正為明上章所 馬奔而不可御来 止分熟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優息而優也如假卧之候 侵游而自逐一 事項而失容也以動情分數以控馬而發在手一脫手則 提图意 亦然故日鞅掌 概念後冬 从從

詩経正解して巻する 命已隱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則此獨美格故獨何事就兩人並獨其不均甚矣〇看數或字未事保白以則此獨美格故獨何事就兩人並獨其不均甚矣〇看數或字未事保白以次夫人臣職在来必即於率何敢解即無選誰可與但以彼之遇形此之勢 過以其势逸者對音使上之人自察耳但首之重詞之後則其些干上者 川公義致恋天下事非一力能持住行首盡於居者盡職合本内而共順北山大章三董章大句三董章四句〇座雲士日北山非以私勢鬼恐乃 目払小弁之思正殿其率北山之怨正見其忠族力難剛一身如四方何亦宜保然情長〇章では、こっつのである。 かんしゅう でんしゅう かっぱ のいっしゅう かっぱ 然情 表 できる かんしょう いっぱん 大き 電 当有願為孝子不樂為思臣之型北山似孝親之念或思君之意趣不知 A.株而後稱王臣而無泰也の舒永治日永也臣于孝子之門孝即忠也。 其思君之為正萬子孝親一念中見得經常既無以孝親獨督勢而經管

英〇新安胡氏曰大東言賦之不均也

了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傳 周 人 行 役 而 訊 其 室 家 献 大 車

有意外之處不一而足也憂至于不欲思及轉深矣。本百是我遊而存玉虫之皆養惟恐有不及之悔退而存家事之多端復恐有意見過詩三龍只一意無淺深總是憂傷之意及覆道之也以無思百憂何為

治而爱思者之作者养大車縣廛污之思百爱脈病及之也。 與也粉扶進也大車平地任業之車駕牛者也稱遠底病也〇此亦行役勢無將大車減結自慶今無思百憂誠自疾兮

于心而思之則思阻于不副衛苦于難俱禄足以自病而以亦何必以思為之程退而有家事多端之與則百憂集為尚姑罪之勿以為思可也苟不多 則推之不前却之不後藏為慶污之所及矣况我之行從進而有王事督責 能無憂之之心後平地任敢者謂之人重慎無将大車也苟不量力而將之

思姑置之詞百憂兼王事家事就較重在役之芳苦上張以累其身也與美亦同自塵就縣車者言凡大車所避塵必障天野車之人不辨面且無

與也至各首聯也和與耿同小明也在最中耿耿然不能出也將大車維度有到與無思百零不出了類音縣 台条無對大車将大車則非惟不能致遠而這為壓所好聯矣無思百憂思

> 析識不出于頓者人在憂中耿耿然自勿之而不能自造之也比人有一事 的沉字之意衛風如有隱髮細玩和有字可得不出之義 出于項更妙更古類者沉憂之人別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名不出二字 閉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介帶以見有此事也以頻字言及已妙矣又日不 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憂鬱之中類類然而不能出矣事不能我心曲那

無形大車維座雖對平今無思百凝城自重對平分

頭也雖有夜也真信界也

析講重循界也謂空自情想一番多憂損志多思損神故曰自暴〇呂記王此何以為因哉。一人為不得舒永寧不重累其心耶夫思曰百憂固有不除愛在歷授之內語詩然不得舒永寧不重累其心耶夫思曰百憂固有不除愛在歷授之內語詩然不得舒永寧不重累其心耶夫思曰百憂固有不除愛

詩經正解一人卷十七小學 !

氏日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遇 無務大車三章章四旬〇枝序日無粉大車大夫侮将小人也盛我真原 無亦從另見大夫将進小人而作此以認也小序云君子推較小人小 不出於極京有小人蒙蔽之象但力可逃則亦能退决非自悔其進小 世既配矣力微而挽重無益于事無田甫田之意同 既進便貽宰君子如人推較大事大事既進度活子人故君子惟之也

小明章

傳属王出居于遠風小町

序小明大夫梅仕于**副世也** 全国通時前三春傷已之久後而極受思之作下明成僚友之安處而故忠告 愈前三章念字內已含末二章意 一意終之戒僚女益所以自傷耳此詩大夫多不平之條母竟有因勞思義 5 百征大夫囚巴之祭思人之逸而以京

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〇日之袋則訴之子天俗友之福則徵之子神章以自勉之道或之葢處軍世事皆者惟詩共正直無幾得免耳方悲已而章以自勉之道或之葢處軍世事皆者惟詩共正直無幾得免耳方悲已而 俱有察察不能自保意

賦也神行征往也光野地名益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及正數之建卯月也矣其毒大結古念彼共精バ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甚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精野艸以二月初古戴雕寒暑心之憂 たいり即他至于東和和和伊師如印天而部之便念其僚友之度亦且初古朔日也幸言心中如有東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像思思網也の大

Unity 長 罪 而 不 敢 婦 **心**

的经正解 不卷十七小樓 作義也而至于久役于外亦安能已于傷障之情哉今夫明明上天照臨下代義也而至于久役于外亦安能已于傷障之情哉今夫明明上天照臨下代表也而至了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是以心之受矣有如毒藥而甚苦也于是念彼依友之安處傷彼此之殊緣 於行以至成最敢雖寒暑而猶未得歸行遠而時久如此何天之不我察哉上是宜無所不察也何使我有西征之行至于充野之地當夫二月初吉而 不覺落零如雨為斯特並不懷歸而典之共享其逸乎特以王事未已而該

高其地遠五六の言其持久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桐爲吉用禮正月之志亦二句謂明明照臨宜有以察人之隱而惟人之私也只喚起下文耳三四句析講此章上八句是呼天而訴已之久役下日句是念友而传已之難録首が別不免罪号之及故我畏此罪畏欲歸而不敢丌 手而 忽游神 チ

> 如以晋取物不使知也恭王事不堅固說來勿作君之刑罰失當言念友而何不明言我勞彼逸而致念感不平也豈不懷歸欲歸而同其逸也罪是那而又合愁在心真可申謀故念及共人惟布涕寒固非久別復思而與其不曰友人而曰共人者見位所當共亦後詞也共人即下君予以是戀戀思

一、財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無衆軍勞也雖應勤厚之意識怒罪其以後我不暇對所念彼共人雖略特懷顧並不懷歸提此證怒

析論此章上八句敘其久役而推其不得歸之故下念其係友而原其不敢所言歸明未免謹恕之加故畏此謹怒欲歸而不敢耳 懷內顧之思為斯特也是不懷歸而真之其享其安承特以役事未果而遽 揮我之勤勢不暇而莫知旋歸之期也于是念彼其人之處各至于膝脈然 爱而不暇必 将可還而成忽已暴矣念我以一身之獨而當此孔無之事是以心之憂罕

力為有限事恭則其責為難赴玩獨字便見非然之所與同那者交級正直歸之情告我四分言其役之久也曷云者難定之部念我二句言身獨則其

· 懷顧是內顧傷悲之意非顧念即友而然證忍本役事未畢說事未畢而者孤立自古傷之矣心爰二如雙承此意問及其勤勞不服而不得歸也聽

縣則隨怒在所不免蓋权季之都法今頭倒舉足即為危機令萬里孤臣自

也〇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蔵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 經 80-478

「風也具張原急的造馬牙典起也反似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致事食為自即伊成此反念彼共人與召出衛其不懷縣是此反復者稱 目我往安日月万典時長三五七處數事愈慶舒歲里三萬來 合泰然我之及又不但已也普致住女日月方真基二月之交也今未知何能安展而出行于外也 是以至此或其而猶不得歸又自答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斯此憂至子不

干不得安聚而出宿于外野斯時豈不懷歸該特以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 之夏英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速去而自治伊威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 時可透而政事則愈慶安是以至此族發來者獲菽之時而猶不得歸故心

新超工解· 《卷十七小》

采蕭蹇菽不重来發上正戴莊之縣全是收拾的尤克夫物之成贤有候而

詩云出戸獨待後愁思當告推引領遣入房展下店衣袋正與言出宿之古起而宿于外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不止于晚晚復顧矣古起而宿于外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不止于晚晚復顧矣古起而宿于外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不止于晚晚復顧矣古也不然勉也入以時刊的快速速不良和不及與言出宿言底卧災復刊之勞動無期乃已自不能登去而自貽此憂此以分養自妄與自話伊阻已之勞動無期乃已自不能登去而自貽此憂此以分養自妄與自話伊阻 明者矣〇首氏日詩言其夢太苦懂我不服可謂甚矣其三章乃言自治伊 覆之滿臟怒反覆明指小人致人于罪害吝葢踩巡之臣其功罪有難于自 反程亦不可作君之刑群無常放當與罪等謹於何看蓋王事無成則有反

医爾君子無損失處靖共爾位正面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 「殿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养血静同與循助也發解也以循典也O

股不敢替其上而派自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後親賢以忠其上詩人之忠

神明而無愧安神之聽之散其因通之素報以為善之科而教禄之與無所直之人可以為吾助者爾其與之相能赞可也若然則一念忠敬之誠所之 處為常裁要當騎共開位各安子其義之所當盡以敬修其職業為且于正 新為宣不有以長年其位改 書館自傷做事或式完不行差目的行若子爲以表處爲常事生

合恭經兩者子優游成月今之選承問具部家者之征夫矣然选集終身非風也息有處也好是正事爱此正直之人也分景者大也是所養的大敗位於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是稱叶華力反 八之福也豈可以安息為常為要當靖共開位各安于其分之所當為以勤

詩經正解一个卷十七小樓 修其職業為且于正直之人可以相親愛者爾其好之相輔助可也若然則 薨 深次

蒸而且親賢也清共二字串該查商既居然則有爾位當共之 等結於安其 安處下面敬職親發便是敬職親賢不宜大平亦勿以親賢正是被母言敬

学典保全之意の此二章不特忠告于朋友時危共族正後一念愛國之心後不知意の上云念被共人而此又戒其精典知其原未能共也盡過說是被共成意の上云念被共人而此又戒其精典知其原未能共也盡過說是被故意の上云念被共人而此又戒其精典知其原未能共也盡遭說是被故戒意の上云念被共人而此又戒其精典知其原未能共也盡遭說是被故戒意の上云念被共人而此又戒其精典知其原未能共也盡遭說是被故 異俱是罪者不及求保其縣位之意末要緣轉荷爾多處則不能發騎方是一數職親野無愧于天理自無愧于是神神必勞之矣式穀與下章景藉無大 出之

詩經正解 · 顾老十七片 盡神將称女母徒愁苦為也〇凌駿南日上三季皆悔任亂世原于勞役責也卒乃自相勞勉日嗟乎君子人生無有常女處者患不自盡耳苟自為温未之人應居不任者任既困始念其人然不得敗此共人之所以可為温未之人應居不任者任既困始念其人然不得敗此共人之所以可 疾之前小明詩人亦賢矣〇小序云大夫惟在于氣世也歸季及之共人正解一門卷十七小罪 秋安定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喚至是如不可去矣則與其同 此詩因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然于已無獨賢之恨子彼無僧 早に

私善松思九信也〇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日由王鼓鐘准水之上為流連之賦也将將聲也注水出信慢軍桐栢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勝之為莊鏡形於清准水湯湯愛心且傷眾人君子懷尤不心 進水之若至也則湯湯而沸騰自彼別之間為一時之樂而我聞鐘數之塵地也被鐘為景樂之前在非作樂之地高工數鐘之始作也則將將而有聲中也之豫亦所以通天下之情惟情不古若則聞者不能無及為今吾王何也之不相及也何必概其政治之全即一作樂間而可如矣蓋樂所以鳴合外之不相及也何必概其政治之全即一作樂間而可如矣蓋樂所以鳴合恭由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蓮之来久而忠及開青憂陽而作此詩若謂 和平之際信有係予懷而不能忘矣 泊 樂久而忘及聞者愛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在言 外

以也皆皆消將將治治有湯湯悉殖傷也回邪也 致鐘喈略居無反准水清清暗羅以及心旦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因叫手為 鍾而至于淮水之既平被國以為無窮之愈也而我聞之則憂心之傷又轉合衆既而開鼓鐘之聲則皆啃而既盛於淮水之流則治浩而既平矣夫鼓 而為悲焉因思肯之水 君子理以御情道以制载吾兄其德之中正! 栭 灰

序鼓鐘刺幽王也

列自相勞苦卒草又申言之也

本の自見末春是施の歌亦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同處不必能樂是人非言其人之非所以至刺之也の刺王主應藏于其德不同中知所以不同則此其人之非所以至刺之也の刺王主應藏于其德不同中知所以不同則此全意選請前三章是傷令之作樂而思乎古直刺之也平事美其樂之是而惜

古不然而不明較其能言

经不遵今而

不宜

下井

耒其詞愈恩議刺之意

人也空空言其後與令人不相似微微即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許該山〇人也空空言其後與令人不相似微微即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許該山〇人是要結于心為之袖動而不事也其應不得亦敢樂之有節上說謂不似今為是在第一次後十七年度 八風也惡天鼓也問體作皇子皇鼓等有四尺三洲推上地震民曰始言湯沙鼓鐘伐落音高州淮有三洲爱心且如精淑人君子真使不指 風也分数亦學也學典各以石爲之琴意在生產居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 氏日养养香情代華百其樂之屋也湯湯香雪三添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飲弦云如而水盛中而水源於而水落言其時之久而樂不已也〇股源補 悉且如言其及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 見矣大鼓鐘至于淮洲之是彼国以為極意之樂矣而我聞之憂心之悲者為秦既而聞鼓鐘而又伐擊川衆音之並作矣惟水而有三洲則水落而洲如動循若也言不若今正之荒亂也 五民之五乗民之乗者異名 又動而不息於因思昔之淑人君子問遊千歲月程干樂吾見其心之憂動 一種也再二兩人各首舞也仍能也言三者皆不信也〇蘇氏日高敞玉之 殆不若王之荒亂也何今之不如古哉 **就勵精圖治上該如剛注干樂用遊干这是也更詳之** 源輔氏日樂所以東德英德不回則古之君子兼與德稱也似非本古又有 析講其德不回就樂上見之樂之有的便是德之不回也然須說得滿大慶一之回那也何今日之不然故 · 大大東京東京全里自己及以南山成以為到不信山上以及

合衆由此観之則表之所是正以主之不信耳告共衆非古與若以其象而不德良其衆非支殊祭則是而人則非也

斯文章之詞愈廢其意愈微蘇氏註是言外意 君子樂之所以而二雅二為乃汝人君子之德也不假又即不同之意〇六 沒者雅也所以者前也以二雅二南而彼之益鄉者不借也三以字正波 君子之為夫豈謂王之琴惡差磐不與敢人君子同音哉但淑人行了之所

詩經正解一人老十七小事 所未詳級氏調古事亦有不見于更而因俗以見者詩即忠和其論固當之非殊民調古事亦有不見于更而因俗以見者詩即忠和其論國其之亦不自往初無出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则不得作樂于淮上矣當闕其民於或並與盡自成王昨徐爰及淮安已皆不為周臣宜王時嘗遺将征以於或並與盡自成王昨徐爰及淮安已皆不為周臣宜王時嘗遺将征以於或並與盡自成王昨徐爰及淮安已皆不為周臣宜王時嘗遺将征以於或並與盡自成王明徐爰及淮安已皆無由王東巡之事書の不事係于首也〇新安訓氏日歐公云鼓鏡序但言刺出王東巡之事書 冬聽之将歌其間是樂者子以襲山之粉淮上之樂啓之也〇李氏日聲西都二千餘里而樂作于淮上可手首師廣有家令君德義薄不足以聽 得之矣。 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或其民母故聞其聲以悲可見樂與或孫 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〇馬文所曰投准水由信陽軍去 鼓鐘匹達章左何〇此詩之義有不可知為今然釋其訓詩名物而暑以 然而符友亦不明言其為由王也故集傳段為木部又以木敢信其必然のののでのいついのののいの

詩經正解卷之十八小雅

全直通詩六章總具 思古焉。思古焉。思古焉。如家氣重田來多花饒僅降夜民卒流亡祭祀不餐故君子 信楚茨所以勘震也 詩經正解 大人を でいる。 でい。 でいる。 でい。 でいる。 有以受乎福如此則分燕與祭為二事矣不知燕私以祭中之事耳觀詩新辞紀神孫福之節也或欲四章分上作奉祭而教有以受乎福下畢祭而燕辞紀神孫福之節也或欲四章分上作奉祭而教有以受乎福下畢祭而燕 不外于田而已步步貫串總來只是一個力農奉祭召氏註可謂詳盡矣〇把神原從力農得來故此詩以泰搜為重司神福又後祭祀得來然祭祀却 羊以祭然承祭不可不敬故三章教諸人之敬而禮亦備舉焉各意係以受 微言首章敘乘程豊盈為酒食以公百有酒食必備樣性故次章又敘奉件 編者樂章一升奏為一閣故云雨北芝不重受福上四章工祀致告以下悉。 是述公野力田奉祭之事首章被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下皆 門人孫展元等衙 男 思察信差な会校 吳之璋章玉仝閱

金融信之日星月未軍也亦大也大亦大也的此詩也如那有印都都力中 動並族人之子為只既莫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你勒也如为中和 與異異首番盛熟露務日庚十萬日係禁以也安安坐也藉日前男門因然 连維他以為省合日類及延制及以受口信賴以外以全人以中音響差者或言拍其聽自首何為我教育改改可以改與與解我根類就沒有 你而介大顧也 祭事に和其京廟之祭故言葵藜之地有拍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子 財也物勢原看那為異於此抽除也我為有田縣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血 與籍我想到記述為這些

詩經正解 不卷十八 民心川月月、11年一大野季夜也其所以為力農之計者益已預冬政乃為此事予益将使我于此難季夜也其所以為力農之計者益已預冬政乃為此事予益将使我于此難季夜也其所以為力農之計者益已預冬政 析簿北章上四句推慶事之所由與下正言力要表祭而獲繭也自古人說而消食之盡體而獲輯也一つつつののののののではなる景福で見る人間のでは、一天宜稼下出已也足可以購公鄉春皆敷錫之矣不有以介景福平此始則以之妥以之係以致其尊祖之來将見神明反遜而降之以稱不特受蘇則以之妥以之係以致其尊祖之來将見神明反遜而降之以稱不特受蘇 而菜或潔馬先祖有神也則以之緣以之於以將其報本之誠象神有戶也力發之利如此則紀事可舉矣由是以之馬滔而酒醴成爲山是以之為食氣異然殆失而成之於蹇之以倉我倉則既盈矣積之以應我便則谁億玄 也別開開之餘監樹發之功發乎泰也其恭則與與然就平複也其役則

> 之霸也四我宋見拉拉首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以為酒食以字指黍稷 與有豐五意選其有此次意我於是納之于室我處是積之于楊總言收成告之我泰二句以未在答就東作時說我於二句以既被言就西成時設实 然凡祭必先祖宗重根本也 于農事乃是章內切要眼目益力農正為素祭地也然亦要認定宗廟二字 那是神降之程含下萬芸等此處不可添設名目以致說然〇張平符日力

光波 祀事礼明新 炭 先祖是皇神保是東新原孝孫有處并及報以介福惠壽濟語說路的努的生羊以往孫皆或制或事籍照成或建或的祝祭于衣前

詩祭正解・水巻十八小雅 一賦也濟濟路路言有容也冬祭日然秋祭日當鄉鮮剝其皮也京煮熟之也 之於門內後有容養虚也犯甚也明道備也者也是大也君也係安此神保非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被騙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稅博求 奉戶之系據型解所習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玉祭之人也慶補福

のいいいのいのののでは 被剥之而去其灰越京之而熟其為炭陳共散智于組成奉将而進于屬面 のの 始於形而進退之有常其迎牲而薦之也則察两平年之外往奉烝曾之祭使有所敬有所不敬未足以感神也者觀今日之祭済済爲而衣冠之必修 薦牲之禮盡奏其索神而祭之也則予特學也以未請陰炳蕭以求諸陽又コニョンコンショのとのこ 周斯袋配事不孔明乎由是神旨真这假若君臨而來格神附于尸皆

起者只本其始以起力最之弘溢不忘所自也古人暗指禹稷勿露出古人 聖陽非專為我而日我越泰教語彼形詞萬世粒食之源而因使我得以巍 來榜耳 舉秦模種重是祭之酒合所從出也乃祭以酒食為主面牛羊祖豆

經 80-483

間之義也犯事分絕承上說下孔明二字註訓備著二義蒸儀文兼至備也のののののののでは一种無不在補傳水之干此非謂門內屏外求語陰陽之本有待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補傳水之干此非謂門內屏外求語陰陽之神之誠服然于廟門之內者號義以為聽公食大夫皆行事于歐是關門之神之誠服然于廟門之內者號義以為聽公食大夫皆行事于歐是關門之かのの 牲言本各有人而或字則以寧言非以人言也制是利其皮性體全也以是鐵舉春秋言之此時只來一時二祭可並行也利烹以治牲言建將以獻祭奉春秋言之此中以來一時二為可並行也利烹以治牲言建將以獻將絜爾牛羊四句言屬牲之敬繁牛羊如親挂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感常 19.11日から2000年前司法衛所開乃邀班今是也此何宜管到或請冠案済濟是也雖為就步超官齊風所謂乃邀班今是也此何宜管到或者言主祭者乘其敬于上而與祭者乘其敬于下也濟濟自容貌言即俗所 n)と為後也肆則以推體而陳之將則以從而進之也親祭于初一句言非熟之為後也肆則以推體而陳之將則以從而進之也親祭于初一句言。

いうのでは、いってつつとのと地在設開之中在廟間之務恐其神或在此亦如生時投資各一般故使之地在設開之中在廟間之務恐其神或在此亦如生時投資各一般故使之地在設開之中在廟間之際記即大門之內屏橋之外人若生時中立見資方成劉氏日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橋之外人若生時中立見資 意報以二句串說益萬壽即介福此正所謂有慶也或稱壽對說不必称○附于尸而來享也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哀皆其飲食之典則昭明者也先相二句董平總以神為主一是神界尊也而來格」是神典則昭明者也先祖二句董平總以神為主一是神界尊也而來格」是神典直第一次卷十八月 肥祭子其處也祭即所以求之也ののここであること

官孔馬斯姓為有為各种成樣的交換歷院卒度潛族笑語學夜朔景前於是 執機驗路時報所為姓孔便納原或經濟或多端幾所君婦是具有多外為 財也要是也時常來也如所以或性體也有大心情學的也多犯的

衛生主人献ア賀長以肝從主婦献下兄弟以帰從本也有法主 藩主婦馬之也無多也有名筮

> 学付往而不見其敬心之王哉夫合宗廟之人皆陽公卿之敬以爲敬如此由詩經正解——來卷十八小雅 吳以備從獻則致其周賤者一干敬矣事而君婦此心之敬真真乎其清散 数而文新以為此字盡也度涂度也獲得其宜也格水酢報也 **節主人又自飲而復飲項目酬寫受之煎干席前而不要至於而復少長相** 而龍浪之態不動于容時然後言而遊薛之聲不聞于外笑語其卒獲馬亦 小禮候其卒奏為民間以求言或者以述志笑語非一端也但見樂然後笑 東西相交也一統一横資主相錯也當是時或开而萬觞或降而拜賜禮 のうりのを内養而内養無不備為為豆以庭庶養而庶羞無不舉馬而貴者 日之祭展而就委者此心之敬點踏平共不寧為爼以載性體則極其大壩 合然不特此也彼與祭非一人首有所敢有所不敢未可以感神也吾觀今 而戒之使助祭者既除产而遊與之相恭即也由人的實日蘇好伏主人日 一子敬矣以至笙戒之質各當獻尸之後行敬附之禮少長相勸既往既來

然戸而行旅前之間也執養如泰赞以着內屬養以於来也指斯像下二句其間行理之次為難以享神也攝灸以從陕也為豆以獻尸也獻前交孫既統謀此章上九分言有事于宗廟春皆盡其誠下承言所以咸神而獲福也享其祀春益無窮矣是犯事謹而獲福也如此 高型孔頭非謂俎之大言湖所載我體極大所課博與熙脈是也婚者火焼 見至敬談学神像是格其必報之以介稿使萬壽為之攸酢所以居其位 東百內益無義之多也內於以亦從無益以內味皆主緒寫之以上是有婦 之谷衣者遠火之名難無者近火易熱者遠之故形矣而內好也以上是雜 長之歌主婦之敬就交神音故日英葵莫莫有中莫之意性清靜而敬之至 省万有此意由其能清静寫樂故能為豆具冬若問頭不恭則不能也孔應 : د د 而

三熊以前事此以下四章皆三麟以後事つ此章須分四段春就矣三母是許方山口此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却つ就通云此以上三章皆詩加口此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却つ就通云此以上三章皆書詞之酢者因上文等敬而酢以報之也此與上章即首章皇祀妥侑中事 串歌者婦二年東高夏四旬是一串事神保三旬是一串事

於於上於百福州東如幾時如式既**對既視既匡既較求錫爾極時萬時億**我孔燒箭於式避棄您时處工服致告祖安老孫們跟茲暗及老祀離及神略 詩經正於 ◆六牛亦無投疾此王粮水極至此另體行既今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您敬 到也然妈也香其事曰工遂分香也上下也幾期也看我惟田易養團者是 之至也于是视致神意以做主人国的飲食芳食故報例以経際使其水如 ですのかのかのからからからからなるながある。 一次の一次不文を存使女受解于天宜稼于所得書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心也 **応其事亦報之外其類中力年版同日皇子命」引小致多問無親于大学** 孝孫之前日祭長五子禮物之豊潔也今赤役之维黎牛羊之既潔婦死姐 を指式禮英慈而**贈文雅物**其級為介於也于是工能致神之慈而往發于 是之所備是形芯分之孝祀而神已皆之矣故下爾百福之多以爲飲食之 及其多如法國聯各種做故報爾以衆並之極使朝無一事而不了手患各 九大十人小世 聊之数不特祭祀之始為然自方祭以至獻酌禮行既久節力弱 决御堂

親致神意尸有言就為之述其言故下章云就傳尸意祖發是祖孝孫主祭行事之始誠意自是未衰安得以莫愆美之神無言就致之而有言故此云詩經正解——《卷十八小雅—————————————————————————————— 宋柳宝 聖日子」とようと重 大幅日言備足不少久恰你有個法度以齊之更被久他不得俱講得於既欲郎得與意相符勢如式說通日天下有一事必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の以為百顧之室百顧泛說如幾孔號日言須而即得不進脫也六帖日所の以為百萬之。 承上酒食牛羊組豆婚炙之類言禮容雅敬承上妥侑獻的濟路夷英之獨主人者概大也與主人以大福也苾芬八句皆是根詞重類應意飲食專者主人者概大也與主人以大福也苾芬八句皆是根詞重類應意飲食專者時間尸之位祖費二字釋致告之義如云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幸孫也提 野二分親享承受侑時見來訓整是正衣冠草暗視載然齊一也程疾也具 丁超事疾如駁奔而不敢怠散也医自正直言是中規中 態也敢或也是無言無事執事有條如 河洞属属如就王棒盈是也 - 矩無傾邪跛時 俱就

时經王解 以盡其尊祖致乐之勝利不已成数古成之後有送尸之祀也尸以神為應以為治儀未備鎮鼓未戒則利不可以言成今也既戒既備則田獻之奉有 尺而神保為之事院是一念之歌司等于送尸時天送尸之後又有散撰之東縣民久則神具醉止而皇尸徒之哉也神以尸為依尸起于坐則鼓鐘送 作階之下立乎西面之位工 视则傳致尸态出于西階之上告以利成之高 詩人別君以稱多言致補之本人者能起其有極則五稱備矣錫之為言為故心之為之為以本成義修身齊家治国之云與百八分為一日為一日為一日為一日,為此本成義修身齊家治国之云與百八分為一日,以此本成義修身齊家治国之云與百八分 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於去也不是以疾為敬亦不留神 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憂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該敬之 №鐘鼓丁是而告終矣雇樂明佛神人以和斯府孝孫無事子對越則往于 利成于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果也可是神醉而尸也送尸而神歸免日皇經王解一於卷十人小雅 東東我告也祖位祭事民事主人往作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视傅尸意告 **本本也祭畢旣歸賓客之班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前有家親哥**

西西里達由于廟門外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師周西西里達由于廟門外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師周西面里達由于南門外尸在廟門外則疑子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師周西面里達由于南門外尸在廟門外則疑子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師周西面里達由于南門外尸在廟門外則疑子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師周西面里達由于南門外尸在廟門外則疑子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師周西面里達由于南門外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師周西上途的建作。 向也未備未飛川不可言利成今既備既飛川田縣之泰有以盡尊祖敬宗 也致告永孝天之心也上致神意此傳尸言註告利成利訓為順成訓為畢 也致告永孝天之心也上致神意此傳尸言註告利成利訓為順成訓為畢 也就是補證有序意一句接一好極有灰築既備表體終三獻無不舉也既 也總是補證有序意一句接一好極有灰築既備表體終三獻無不舉也既 心文文文之心也上致神意此傳尸言註告利成利訓為順成訓為畢 位致告永孝天之心也上致神意此傳尸言註告利成利訓為順成訓為畢 位致告永孝天之心也上致神意此傳尸言註告利成利訓為順成訓為畢 位致告永孝天之心也上致神意此傳尸言註告利成利訓為順成訓為畢 也 心文文文文之心也是謹祭畢之禮下是廣親親之恩首二旬祭畢也三四句 1000年 100 為前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少年日告利成半親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一之聽而利養成果久此是祭畢府祖位受告之聽受告後則當送八尸與神詩經正解。 朱十八小雅 管公立沒有審考外及孔惠孔時維主盡門戶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乘具人奏給以接後稱屬教院將首從直展并成既醉旣飽所購入十 而不延是一念之敬又寫于廢微時失逆天後雙之後又有無私之禮也異でついってしのってとののといいっつってののは不過者學之司里本則廢散其至所也但見許學之司里本則廢散其豆 小大稽首神

詩短正解——小卷十八小庫 私正分職前離後解神皆飲食內兼格其就敬惡使君壽考內兼享平福蘇外教事之詞神略六句方是與燕之慶門小大指請父兄弟神皆六句柳揚外教事之詞神略六句方是與燕之慶門小大指請父兄弟神皆六句柳揚子孫對公嗣看明彼為前而此為後故目後孫接不卧标不搖之意爾復四子孫對公嗣看明彼為前而此為後故目後孫接不卧标不搖之意爾復四 亦微之與燕之慶詞於已益爾之私旣將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及于先来而此在襄之燕則雜之後于先春又將以後于後也後蘇之後何如去今以悦乎人始以作于祭春今以作于燕焉且公剿當祭之時固已受融合泰夫旣留同姓而與之燕矣由是以廟祭之樂皆入奏于寢始以悅乎神 「賦也凡屬之制前扇以奉於後親以義衣屬祭子廚而燕子粮故千比将燕 **き順者順于理而不倦不簡調物品威儀之無或悖** 壽孝而受一身之禄矣然此今日之禄也而豈止于今哉吾朝君之祭祀贈既即既的之餘小大咸稽首而言日向者之祭神既暗君之飲食是以使君 下處科和原看勿專就公卿身上要發註將字正指丁子孫孫而言之是以 儀品必各順其則論紀然客各適其時而無一之不盡為斯該後世所富法 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既暗君之飲食彩是以使君壽者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 ○ 然味之樂长入奏子發也且干祭既受除矣故以燕爲将受後藤而長之而祭時之樂长入奏子發也且干祭既受除矣故以燕爲将受後藤而長之 爾殺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飲慶醉他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 也時者適其時而不既 深柳堂

> 舒經正解 人人名十人小作 于是而有微哉 事善于今則朔之而欲其來傳了後與其者致慶詞如此所謂接後稱者不 乃幸之之詞非動形其如此也夫妻考銀子神則申之而欲其果享于已祀 也に朱子日此下諸詩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英知其為公卿之事益為(性勤故致力于民者盡惟孝故致教子神者辞此古賢公卿所以不可及 受腦點發也の此詩力于是事所以致其動也以奉宗城所以致其孝也 品之學所以交神即選群下至于受福無罪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心 **楚次之至五十二句○ B氏日葵灰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 以之交神明則日萬壽無體日萬壽依酢日上爾百福口以無後於所 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于民者監則致力于神者詳觀其成儀之盛物

内之諸侯(

信南山重

主其养此祭酒迎惟俱祭中之事與秦稷同應者也〇曾

孫之精二句一章命脉全重在此の時說詞首三章祭以黍稷而獲顧四章 殊欠實主之分前說較看得浮融 祭以瓜苗而獲福末二章以祭酒属姓前獲福此說固可但詩意重在力息

信後南山維禹甸造擬外之町的分原際曾孫田州成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旬治也的的墾群的自孫主祭者之稱為重也自曾祖 或東其畝也 原思想關而我得用之于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共的 與多英學即此即其都百四旬之本也言信平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 見明其送東入于溝則其畝南元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っ此詩や指 以至無窮皆得稱之心職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滿塗也的草也長来則

詩經正解-现卷十人小片 之山本未可田也維禹固者治之故其高下原限作的的子其聖國而我曾 公都所以享有用禄而未祭首出無死自歲益當洪水懷夏之物信彼於南

> 大論則遂徑為羅中間飲献為理及龍十夫論則溝形為羅中間遂徑又為萬夫論則一目之外川路為龍中間濟道海經溝慘遂徑皆為理矣如敬一理如一夫有遂遂上有輕十夫有海溝上有慘百夫有海漁上有塗是也以也歸如方里為并十里為成千夫有海溝上有慘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堅請根其地關請除其來日時則已經問了疆為我霸理為我理所謂因之經前根其地關請除其來日時則已經問了疆為我霸理為我理所謂因之 假溢在前邊田内故為似于遂之南使木得直下就溝而不前溢也即潤早の今のののののなど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者使無以障之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者使無以障之共深廣各四尺在百畝之外逐水灌田必資于此田水入逐必渡于此也几 二尺在百畝之間乃一夫所獨通田水入溝引溝水入田者也溝省八夫所二尺在百畝之間乃一夫所獨通田水入溝引溝水入田者也溝省八夫所 而東引将水以均干送亦藉此似以為之際東其配可倒南東二字只當經 水也其形高于畝飲爲田之處也遂是趙水小道也是沿滿小岸遂深廣各 埋矣南東其副自遂之遠于游言之也部田境也如今為田彫一般所以欄つつ)

專達于川 天同雲雨 社會家外之之以孫結察所既後既遇到寫既君既起生我百穀

「講此章上三句言大馬関地之功下承言今日為田之事從治田說起亦為此章上三句言大馬関地之功下承言今日為田之事從治田說起亦為理者安能忘禹績哉

許雅正能 吹老十人小角 地場前等級教徒或或音節的曾播之科以為酒食界植我見為壽老萬年則 温塚相成也是以久言見彼此盈溢潤澤克滿也要看四既字生我百穀以不及也添浸漬物以地之降言自しのののの一部以潤言見水土相和則雲麥面對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像除於也以地之於言原隰湖界無外雪蓋之的就今處春言雲欲盛而徧故言家雰雨欲欲而淵故言霖寒戀 其生或或于其及益也是首我自在承大禹甸治之功仰上天雨澤之賜故以平其聲的也試由侵渥霜足之於而避見之以言乎黍稷則方苞堅好遂 合参や試由題理東南之後而進見之以言乎顧場則溝塗封植盡其制翼です。 こうこうこうこう 心散性以奉宗順則神降之解故意若行生也 風也場畔也是與整節狼或或茂格為子具的言其田整筋而殺茂處各 十近科而地利原于天澤也重天澤上總為泰獲奉祭孫本首二句號去成析議此章上三句是言天澤既優二句是言地利未句是言物阜然物阜本院是10克滿也土膏晚洽如总是以生我百数而有豊登之泉穴 則納蘇城而水泉必香也川之為你則各榆具而條鎮收嚴也孝享不于斯 告曾孫之榜也於是以為酒食而除之於於及資谷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 以以二中有此系授之美也非自孫之稍而何散務事成矣于是以之為**酒** 是平在方見薦宗廟本市ののののの 生字提起是承上語張歸重在天澤上要見秦與與而發起其姿盛之奉天 之以而故皆澤之人于土者既假而有餘也既渥而厚宜也既霑而落潤也 東也同雲書 有家家之盛及其春也又益之以旅家之小兩雨焉而先之以雪雪焉而加 张柳少

令泰夫曾孫有黍稷可以祭矣而猶未也信義皇郡田以井授廬以便民而前命以之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一郎分八家為處舍以便田事于昨上獲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一种的分八家為處舍以便田事于昨上獲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前命戶

因教以種植之科延至于今而田之內有處爐之個有疆場聽場之上有

市馬是公都力费奉祭備物以獲福者如此 高田是神之格之必使曾孫壽考長享茅土之封末保公卿之位而受天之前財之皇祖之前與業盛酒醴而似進于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 こうじょう こうじょう こうじょう ない 大き 表 共造制也 不其造利也及瓜皮之际則剝之以致其陰殖之以致其味象

輔藍姓之禮以養涯如此是則福不自致也而由于祭典之修祭不自備也輔藍姓之禮以養涯如此是則福不自致也而由于祭典之修祭不自備也今年為於東無不問刑事不孔明乎是以先祖來格洋洋乎尊節之在上乃報曾孫以香之氣與品物而俱升茲茲然其旁達芬芬然其遠聞矣夫然則約無不備分系凡既備矣而是烝焉進于宗朝之中由是享爲獻之祖考之右但見餐與一個人或七里戶一個

而由于最事之九春由共致力于最者最故其致力于神者詳也有目家者, 考萬年受天之前者在是天 可不知所重哉

養和 張本而先以有食及以瓜落又次以粮牲俱一時奉祭之物你每段各食信時山一人百五六句〇此詩專主力是故首詳乘殺之事以為致於于神

耐經正解 《卷十二 人小量

前甲草

南田所以勘農也

全日此詩諸說紛紛一說此詩以為民為五首三章一時事是往於干田而因 **子甫田剌函王也君子便全而思古马** 報于民也觀章內目合:水農人日烝我髦去日農夫之慶日穀我上女日捷 民之新知其於之有年而喜之也末章則以有年之處歸之于民而於即 章是正然府事既報其前之功又新其後自年之賜也三部是祭罪之後省 未祭之助省民之事既言自古有年而又射復有年者以見神之當報也次 言奉祭三章則申力最之意四章則申祭祀之意不必强作一申又一號以其左右日報以介福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為民而已一節首章言力及二章 以省民末一章舉收成之發而飲職之報子民四章極有次序首章是始出 此詩因重有年上亦重勞最上此

H

題為主其就於學堂食又有問

賦也你明熟前大出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斷畝南於城政武未或未變里反亦被養養教授人人使止然我髦話上使將往前田則反就取十千部反武或其陳食所我是人自古有年附派今通 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遊往也転除草也杯離本也為后稷為田一畝三部廣為公田盛九一之法也我食於主祭之人也陳舊東也是人私百畝而養公 則根深而能風與早也發沒盛熟介大恐變擊俊也後土秀民也古者土出民然及而播種于其中苗葉以上稍類雅華因遊其上以附苗根雄盡映平

詩鄉正解一次卷十八小樓 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益以自古有不是以原限相因之祭故言於此大田處取其就之人以為禄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在必是類也即謂此他〇此詩她公卿有田齡都加刊殷事少都少祂田配 也、 又以後盛則是又将後有年名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量士而家之 可食之患也又言爲古既有年於今適前或是人方且或私或称而其黍稷 所積如此烈共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聚雖甚多而無紅廚不 丁藝而工商不與為管仲日長之子恆為長野處而不腦其秀民之能為了

干以為縣食之然而先正九一之制行矣及其積之有餘則又不可無以散公外私為田九萬制何其明心然衰之不可無法則于每歲之中惟取其十

詩極正解一天卷十人小声 二句説非通承一章也介止是前田間空地可止息をよるような一般ない。これ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これをお者来此下受補復有年意故進起士而勞之攸介二句只承転打盛根を封者来此下受補復有年意故進起士而教派乘稷決無不盛但此只說一時所見者如此以乘復之談其根草去而根深乘稷決無不盛但此只說一時所見者如此以乘復之 殿之俊秀耳 章也介止是前田間空地可止思者古者士出于農量士 勢只是勞者勞之之意進而嘉其泰模之盛也其私料之 水型を

也是也非華盛縣都東也田祖分帝也謂此者用者自神農也四副發達先 如此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表祭叶方老成為物所於所謂都強以亦以 如此齊與案同曲禮日稷日明荣此言齊明便文以協詣环懷半純色之羊 如牙森田派以前甘雨以介我稷亦以殺我士女 也是也非典與我樣半以社以次我田既越農夫之處軒瑟瑟瑟邊故以 天道人所掌以待施惠展人所掌以待務就周禮之初非不詳且厚也而後詩經正解,成卷十人上達 台発夫力農市県有年之慶如此事皆神之所錫也則今日之祭其客以或「リニュ」ニュニュニュニュニュニュニュニュを其民人也 質而知禮節也〇言奉其齊盛機性以祭方私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 往往散之以文其妖曷不取前田之詩而一念之 國所年于田祁則吹陶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教養也又曰善也言意原 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補而致之耳又作樂以樣田祖而於兩無有以大

上張ります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其禮則雖帶歐角也所以報成也夫其所以報生成之德者益以我則之中 後平是故以我明潔之來 盛與我她色之後并而為之從事于社爲其主則 八四方也

詩経正解・水巻十人小事 家がき

雨年之事乎社者五土之神生物者也因次成物者也田祉即: 神農基師 Ċ 其事也 台黎且向常於称之時我曾孫東止以省其人力何如適見慶夫之婦子來

祭無十省芸敢則又不同按后土以句龍匹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上 教民藝五穀者也凡此族也皆在肥與故皆配之然此乃常配者此章之

死以為私

ηij ıńj

周

魔羅繁致食以祀枝紅公羅

完畝

如

1善而且

圃

将于是平在灰是以曾孫悦

左石之情常其肯外之否献敬之間為然上下相親矣既又見其不之易必然和之情常其肯外之否献敬之間為然上下相親矣既又見其不之易必然和者于是與之情至南軟非但哲孫哀而田晙亦至而喜之曾得乃種其

可擊也此傳田喚以神言與經三章田唆以人言不同我田二何是祭詞以賜之我則因農人而致此福也註幽雅七月也土鼓以死為筐以華為兩面 網 殊而實同也以田之既成而歸功于農夫者益以方形之,被関其勞而於之 如 此神農始效造田間之田配先為稼穑問之先香神其農業間之神意名也弊止也以稱補敬歌畫而網止則教養食以祭四方之神若私獨之軍

付孫來也以其婦子門與舊精被南歐門滿田晚行至事機與其左右門外衛 其一百姓所不易長歐於書且有門別會孫不然是天克族中母都反 可大川只有道曾孫問王發是也 \$6 傳表取官美易治長竟存多數疾此○ 山大川只有道曾孫問王發是也 \$6 傳表取官美易治長竟存多數疾此○ 山大川只有道曾孫問王發是也 \$6 傳表取官美易治長竟存多數疾此○ 山大川只有道曾孫問王發是如 \$6 傳表不然是天克族中母都反 甘孫之本通見長夫之婦子來舊私者於是與之借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 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舊而且多是以自孫不怒而其最夫益限級意 甚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皆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不之

經 80-493

東北美屋蓋言其寄比也與車逐言其實隆也如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程程深提夫之處到 法報以介預為壽無過 1日日 日ところりませる高南意相承不可平看飲者數于私也〇首章根不怒來要見上下相威之意南意相承不可平看飲者數于私也〇首章 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散之而言凡 青

此來稷稻梁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恐也其歸

院占子豊年兵則其收成何 耶彼禾之未禮而在野者

到求倉以慶之而干斯倉奏由野西登之于場則求車以載之而萬斯箱を到求倉以慶之而干斯倉奏由野西登之于場則求車以載之而萬斯箱を在野言東以西部所語蔵取十千春也未刈之禾日禄露積之禾日東京以東南其獲福也又歸之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東面其獲福也又歸之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事而其獲福也又歸之是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東面其獲福也又歸之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東面其獲福也又歸之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東面其獲福也又歸之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東西其獲福也又歸之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東西其獲福也又歸之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東西其獲福也又歸之人之亦公卿之重喪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東西其獲福也又歸之之,以為此其一人,以為其之之。 田飲意充敢後有年養福歸到方而田祖照相之以見祭之不可不惡也」士が義故享有年之慶便是慶夫之萬壽矣須承最夫方外有能導和而安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か之有是所以助也萬錢即介願言介養和嚴章所謂農夫之處就收成之富而言一則日農夫之處再則日農夫之慶見 皆家也自孫之核其客比則如是若其写監明 日如此只言審比不得又如孔疏着高大說車梁多解為與梁大全深納語 养皆更也曾孫之處則如水中之高 追如陸地之高丘焉由場而翰之於完 中文品 何〇 **帖此詩商說紛紛不過要將前面三鄰握特獨** 如車梁馬禾之已刈而露積

献也種推工種也戒的其具也軍用化始兼事屋正有大本順百穀計互既贬且預計及曾及是若 百教之生皆直而大所以殺士女充國用者可预占與不有以順曾孫之欲之間以向者所具之百數而獨種之大田之內其耕之也數其種之也縣故詩經直解——《卷千人》推—————————————————————————————— 宋柳堂 民以升為心我農技才之德不死而何以為原平彼公卿以一成之地為田、こうこうこうとうというである。一人都以為此詩為農夫之詩以領美其上若以答前編之意也若謂君以民爲本 器使其不敢绝也能備根上二項就令歲之冬言乃事管下二項抗水歲之即器具廣放本此言之既種是辨其物種使不雜于預落也既戒是簡其稼 是總言田事以發端大田者即歲取十千之甫田也蓋田大則用稼多稼多析講上六句言敢利廣而善治田之事下因言生物盛而順在上之之前の 年可認而曾孫之欽可順於監監其食農人較士女之心而者其殿也〇豊 是不华曲首預前大是不低小指於生時言昭前篇系複疑最看如此則曾 BLFARTON MINION COLUMN TO THE TOTAL TOTA 春言草和二句項上既成來即以上所戒之具而耕之也此見其耕之勢構 為先事之備矣給東作方頭然後事之以向者所戒之軍耜而始事于南歐 可平故于今度之冬以種所當釋也則先擇其所播之種而凡黍畏稍深無 九萬田何大也當收成之際公私俱足樣何多也田大而稼多不有以預言 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診為是我之部以舜與其上者以答前稱之取其利耜而始事于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也 田大而種多於於今歲之令其來成之種戒水成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 朱氏日大 田多珠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說戒善其備了 往歲也既

反依重百

害我田稱維田祖有神乘界炎人勢成。 動而事上之也也の安成劉氏日此亦言田事修飾而苗生盛美也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願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已之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願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已之 乃事致其力于今東也以我軍都利其器也似數南畝耕之動也構成百家

此為談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養益古之遺法如此 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我特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姊果遣使捕蝗引 合然然是前生之盛不但庭碩已也由是而漸進為或旣方而成房或旣身 此的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縣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办所 原也太房也,等子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質未堅者日早,我可深奏似苗皆害 府之阜也食心日填食菜白腹食很日或食節日賊皆害苗之蟲也種幼禾

田祖之神而祭之矣尚頼善我曾孫為我持此四蟲以付之炎火之中則苗 中之稱承而至于方阜堅好者如此也然此豈人力所能為散養再春幹御然于是必去其食心之鎮食藥之膽食根之藏食節之賊然後可以無害用 然不悉去為如是則首生亦能盛矣使於不此者而苗害之不爲何以遂其怨主解——《卷十人》即

新經主解 · 水子 人 小 加

而實未堅者或既壓而定堅者或既好而味好者以至重深之種似苗之養

房舎日平日甲皆栗皮也日甲者川在米外若鎧甲也堅其蹇堅也灰形米生而料合者言既以自罕甲始合而将實堅者言友房也本生于电器人之析講此章上三句言苗生之既盛下欲以去苗書望之神也既方自罕用始書於小苗無不實也曾孫之欲其終遂不 田之已預者不敢方中堅好皆在庭碩之後而四蟲之去又在方阜堅好之好也很多何不重然上言故之既盛耳不根不夢木擇之精私之客來絕指 作門院今二不字俱白苗股而望其成功宜輕輕應過喚起故害當除不**重** 去四蟲對下田程音群乃禾中之未有希即下文不複雜之

> 詩經正解 《卷十人》 較勝の大意重在除苗害上勿以前生盛苗害除平春の慶源輔氏日飯方岐線嚴羅以田羅為順禾則方息至好是早禾子四既字更有食兩截兩層也は嚴羅以田羅為順禾則方息至好是早禾子四既字更有食兩截兩層此の上王按常講去四處又說轉在方息堅好以前旧稱印未方阜堅好時 普琴瑟擎鼓以仰之是其敢意己平于利明天放以此為願亦有異怙君您最災之盛植者亦食以釋者假甚故舉以言之過田祖有神何領土吾君司 意無根養在人去點整在陳故有望于田祖如此〇食不心爲數言其好意 种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C安成劉氏日此章言苗既秀蹇而願共知 項者可知矣然種莠則人力足以除之蟲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顧田祖之 分其土力無蟲蝗以成其根林然後害不及其程承禄未猶且不害則其庭 既早既坚既好自不之秀而言以至于成寇也其祭之密矣又必無极秀以 食不根香言其稅取為民財貨故口藏也後世借盡城為害民之政義亦出 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貨無厭故日帰食禾節者言其食很故日城也

新彼有選乗此有滯極伊察婦之利 有於指妻妻野與雨祁那**即我公田達及我私**知題彼有不獲穆此有不飲務 個也

東把也滿亦道乘之意的〇言是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南而日天非 **眼也沖雲與彩夢素盛彩亦秘徐也雪欲遊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 為於於心思而亦不樂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视天物而慢素 婦尚待取之以為利也的見其雙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 田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人。宋皆私百畝而同养公田也穩幸 及雜之稱不此有不及放之榜來彼有過乘之不把此有稱漏之永聽而至 雨我公田而送及我之私田子妻佑者也市家其學史使收成之際彼有不

稷以草以肥均以介於福叶華力及曾孫來止以其婦子住彼南欧田畯至喜來方評師祀州後以其縣恐與其養帝也の鬼野云通草朱以業者之澤言

本首喜而相謂日我曾孫來矣皆以省当就也吾何忘所非而不若其心乎永首喜而相謂日我曾孫來矣皆以省当就也吾何忘所非而不若其心乎上是曾孫適與其解子之來做者借至我所見夫內外筋办故不特曾孫並之而田蛟亦至而喜之也然曾孫之本間以省民之飲而定以報神之功也之而田蛟亦至而喜之也然曾孫之本間以省民之飲而定以報神之功也之而田蛟亦至而喜之也然曾孫之本尚以報之平故當收飲之時晨夫見皆孫之命歌夫吾民賴君之德如此為一人。

至父其亦上之人有以或之数。 至父其亦上之人有以或之数, 在父其亦上之人有以或之私而市田参咏大田是歌善人之仲颠亦無終窮。 经常享十千之禄离畝之入而南田参咏大田是歌善人之仲颠亦無終窮。 经表现之案处以享以减以都成物之功為但見誠至而神秘始必介以景靜。 80

于是民和而神锋之職〇友成劉氏日此章言其收養之後而報祀後福也違心也所謂聲香無幾處也故游其三亦修其五數規其九族以致其輕記 用以荐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幹黑與其黍複数黍複數 時不野而民和年豊也奉酒酸以告日嘉米青酒謂其上下咸有嘉德而無時不野而民和年豊也奉酒酸以告日嘉米青酒謂其上下咸有嘉德而無 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日博碩肥照開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審滋也前其不疾義盡也謂其備附成有也未盛以告日滋樂見越謂三 樂備而和平與和平與而大君有許等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 **將而後及于祭祀禮樂之事也葢田事備則衣食足衣食足而禮樂備禮** 天下至美極治之時也而其本于倉原之经原熙之治田處之修耕耘之 郑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為一則君之德固 原而民之能亦即也〇張氏日受莫大之論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 致然の慶源輔氏日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體也下之飲 您皆頭美之意而有賴之心夫惟有以賴之故都有以報之非盛德何以 為農夫以再我公田送及我和而欲其事就以介景層上下之情所以相 疑此楚交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西郡其詳見于西風之末亦未知 **业其始皆言黍稷次言祭配乃以騙禄終之○此詩總見得順君心怕君** 題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執能之〇三山李氏日楚茨信南山南田大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前為有整鼓以御田祖之交故或 祀而神勢之福能の左門云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 者報豊年也該所景福也以介景福雖是表夫欲

經 80-498

賦也治水谷在東都食諸侯之處此次次深廣也对于指天子也次積也林瞻役谷矣維水次決強君子至止騙敵如英執暗幹所有頭給又作文師 **时枢正解** 压船被洛矣利的王也思古明王能的命諸侯賞善詞惡為 理赔彼洛矣語侯所以美天子也 除三章介賴縣而無講武意各互見須天缺處稱之〇言講武而各先言格萬年之家室那家所以保也而君子之脳縣為益固是二章有講武而無服 會諸侯之所非為蔣武設也不可依 蔣武直不必也更來之〇萬說云會同因講武而來不知周公營洛邑為朝斯武直不必也更來之〇萬說云會同因講武而來不知周公營洛邑為朝而致其就東京華中解解如英之意而致其就則常蔣子二章補蔣麻末京補 天子之部事末子至此浴水之上御我服而起六師也 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降〇此天子曾都像一起都以静武事和諸僚夫其竟所染色也幹報也合業為之尚官所謂弟外兵事之服也事亦貌作着 文勢雖三平還以首章為主須重以作六師一句惟六師既作叵測潜消此三旦此詩用會諸侯而請武也茲洛木之至本為朝會而詩意則重講武一邊 但諸侯替美之部分作私野散〇到上玉云按疏表次章中蘇於有與之意水之勢表以見所建朝會之施據天下之上滿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通章 丹赐 泰十九小班 **荃**黎石 黎 男 姜朝烈承武全間 吳之璋章玉 李宗洙又行 -金枚 米神堂

水洪洪而深塵我成王 ÎH **小而宅周公所** 相而營益條六合之上淤會四方

詩經正解卷之十九小學

14

張

魁聚星

東也都容刀之神子才都也來上你班下你水知版也 聽彼浴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此輕成 原來看有必時君子 之意敬弦依此説 特今日之家室為無處也始必 于萬斯年 保此家室于弗替

E C

紅于治安面 深和堂

神経正解 オなナルルキ

立升六者証章為兵服之意耳作并看則非矣作六師者恐其

į !

1

云至小就是滿武稲粮就講成上見下二句正言講武之事以發稿蘇如茨

之為於甲也天子玉漆而建筑諸侯鹽漆而理弘大夫錄珠而經弘士物季が講此改美其昭大武而保大業也琢理之上條玉為之政理之下餘張為析講此改美其昭大武而保大業也琢理之上條玉為之政理之下餘張為是今日之講武園國家無難之休也不將與洛水而同其末清於

「思心同構系也」

詩程正在 大本一九小素 **鈴熊楊威武有以集山小洛及之神而福禄之來也則民同矣享是福也則** 育群侯以講武事不但福禄如英巴也月見林冷於您有以本玉品典城心合於照彼洛矢雄水疾冰波有以起真固之朝宗矣我君子而至止于斯也合於照彼洛矢雄水疾冰波有以起真固之朝宗矣我君子而至止于斯也 序茶袋者強利由王也古之仕者世稼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惶受養者華天子之非諸侯也、、安を養養を養養を

那天道里各场子真就等便易杀水聚之區素教宅中講家那須與至家有脚天道里各场子真就等便易杀水聚之區素教宅中講家那須與至家有的之即是為之帶几最監禁之地風稱天府天子之家那一在洛巴與林林田之即是為之常几是監禁之地風稱天府天子之家那一在洛巴與林林

1

功臣之世長

經 80-500

詩種正解一次第十九五十

之心故所倒肺剪而無復留恨也、我就称於○一哉各邑一轉而得觀之予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恩求治者亦保禄位之意族已然謹觀註宜字可見此專自件君言與亵畜熱水燕者亦保禄位之意族已然謹觀註宜字可見此專自件君言與亵畜熱水燕

東土本於學學文章也有文章斯有關原於

東北京東西馬及倭之奉

袋老老或我或白外人我親之子來其四點乘其四點六鄉沃若

是以假之所明表果相将者他〇上四何總是言其設施于外而時都之妙 ランオ傷無一而不可美如此則我心輸寫而複譽於之慶也豈謂然之故子之才傷無一而不可美如此則我心輸寫而複譽於之意也らっつ。 不有為是以資深逢源而形下外者左宜右有無不似其中之所有也天君不有為是以資深逢源而形下外 合然がこう也不特文章威俊之可美而且才徳之可確彼人之局于器者心足以形之於外者無不好其所有也以在之則無所不有難其有之外既也言其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難其有之外 不是大義若者也似之一云者即上左之四何皆似其所藉也 如此雜其有之有字以才德之在內者言與上有字不同所謂有是大拖私 而日章有就有為之所越而自禁左之左之而左無不宜所以處乎左者施宜了左未必達之右也有于本未必達之左也惟此君子允文允武之學動

裳裳墓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與也为交及在米之聚系於新用此繁外有文章也有子指諸侯者語新於交交家庭所有為其別君子與所有所以受天之此音戶 交交桑尼有赞其前君子樂各萬那之屏。而 有招致之機我于來朝之君子何以願之歲被交交來尼則有當然之外而合於此亦天子孫諸侯之詩若講寫係于天固無侯養之理而懲在于人自合於此亦天子孫諸侯之詩若講寫係于天固無侯養之理而懲在于人自然在解——《卷千才》 宇 受也非传発の麟士按為亦島也而日交交桑尼有為其羽北以塞字為虚いのつつの人間一接外上發揮重一受字惟可樂則於承有本而站之以漢矣站宜廣談就諸侯身上發揮重一受字惟可樂則於承有本而站之以漢矣站宜廣談就諸侯身上發揮重一受字惟可樂則於承有本而站之之為於外外樂稱之蓋指其愷悌樂易之可見者言而在中之和縣亦因是 作簿此章與意言桑屋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樂胥故受福樂胥還是母其而絕故之錫自昭受于冲漠之中矣不有以受天之於乎。 文章之外見矣况我君子和順積中商然可樂也吾知自天結之言無不 天之私必须除之幹也 福即日此亦次子孫節便之詩百交交來也則有管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 令秦文文系形則有營然之領而引候若以自蔵失况我君子和順樣中 1章告以敬為受福之本此認意法婦局 散也言其能為小掛之落你養食 和り

200

然可樂也吾知以盛德而曆重任則萬邦之來成騎其猶備之勲矣不爲爲

国之落街遮蔽使無外悔之忠也玩註能為二字還是未然事故願其能如何張虧然可愛也萬邦單自小園官展如扶弱抑强治亂持為言其能為小四張虧然可愛也萬邦單自小園官展如扶弱抑强治亂持為言其能為小可張虧然可愛也萬邦以首出于身次有作為未動其利而先奪其領文彩析講婚有領袖姦王展字極緣關合百鳥從之飛萬那從之師與義之顯切析講婚有領袖姦王展字極緣關合百鳥從之飛萬那從之師與義之顯切 以落衛子萬形故美之此說亦可〇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致方伯五國以界是清侯見成事皆任方伯連師之聽而文武惟其所肝征伐惟其所事有 烏州州有伯の 為慶陽有長十五四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回以 此蓋以一身而為小因之藩節亦其功之可願也乃領於之意っ方山云之

之屏之翰財與百降皆為為不說結不難好以受猶不那

₩也動於也所以當船兩邊障土者也勝才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詩經正解——不卷十九十年 之為法也既飲難慎那多也不敢我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放乎

豈不何乎其受福益不多乎古詩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最下光順不肆豈不難乎君子之德盛如此則雖無心于福之多也而德之子后办該以功大者易以驕也彼則功高天下而守之以禄收然不恢豈不我成而致該絕每事皆以之為法為此其功大矣然人臣不難于立功而難我成而致該絕每事皆以之為法為此其功大矣然人臣不難于立功而難之為為能為小國之植幹使無頂覆之處兄此萬邪之諸侯爲百斛眷成仰之裔無能為小國之植幹使無頂覆之處兄此萬邪之諸侯爲百斛眷成仰 台梁且君丁之在國也不特之屏焉能爲小國之落衛使無外侮之思抑且

是所統之前侯在屏輸之中各憲不必云法其府翰廷就修已治人附衆威 祈講師館二字有別屏脊桿衛心使無優削贈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百降即1991 **顾各有其近龍然亦不外屏翰中事 所在仍自成苯之於受福不既多乎** 也市 在我是以為憲上戰是收飲而不

桑屋四章童四何っ定牛陳氏目即

寫實詩語称之則

此為天子燕諸侯而獨府之詩無疑也○記曰非

維周之動四圖于養文武吉爾萬邦

京貞吉而上不見與下不見思休後之集自有多益矣 O 王者既侍居於之談貞吉而上不見與下不見思休後之集自有多益矣 O 王者既侍居於之 受於一時亦有所齊 奥 に周自耶想以後應己在諸侯故作異翰憲百解天子弱語耳 敢恣難是畏懼而不敢翳總見其功愈大心愈小有是謙德以居班将見臨 然審勢度

账也鬼张帮也解育上尚級白美也思語詞也教做通交際之間無所, 完就其解情有問思索抄之即於莊萬福來水 仮り

合参然非但敬能自持已出近有上交之至敬焉試見今日之在熟也稱除=== 00000000000000000回回日之在熟也稱除則我無事於求語而弱反來求我以

言此自編放我言語云富森远人が一東護敬屏輸之拓世世子茲豈不是萬編表來上草末何自我受者無飲一東護敬屏輸之拓世世子茲豈不是萬編表來上草末何自我受者 析講首二仍不是空空就個野與酒有君臣交歡分無所拘意彼交就燕時類於之部又本之以德以寓物戒之意居王之善于燕臣也如是大求稱也而益態之所在福自米求我矣萬福不來求乎是則願之以福以致求痛也而益態之所在福自米求我矣萬福不來求乎是則願之以福以致於之問絕無敗慢之意而體節之不亂矣夫君子之體表如此則雖無意于 或請功商者必務能大者必修或後有恣肆之形偶數于樽型問耳今群臣 言師放重在心上在君臣之間各分教然為臣子者母皆有欺後其君之思

經 80-503

和流不相怨也のついのであ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明か也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學上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明か也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學上

合泰彼駕舊在梁劉耶其左段以並後安吾顾君子之龍不住

今日於官之

傳養製活侯所以報天子也

全直通詩四章一意整是颇其久亭平天休也通幸重萬年上萬年是末久意(中為無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子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篇 馬行地無線似有當乎解球安貞之意のいっている。これである。これである。これである。これでは、一つでは、これでは、一つでは、これでは、一つでは、これでは、一つでは、これでは、一つでは、これでは、一つでは、

最新子飛車之雅之君子**有**母福禄宜所好之

計程正解 與也無為匹島也里小限長柄者也嚴問也君子指天子也の此都使亦以 **答於唐心智意子張則畢之解之矣君子萬年則獨蘇宜之於亦發於之詞** · 宋七九小母

與君子相宜而長聚十其躬矣

宜遊當則兩物乃成相聚若不相以不遺當則判然散矣輻蘇宜之養宜之

電影在深狀其左聲看子萬年官其追福計至 順道安亭惠如語云該學此編一般

具也石紀水為梁敢欽也張子曰今鳥並樓一正一倒敢其左翼 你舒共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 73.相依子

> 樂也来本本来主春的事民日文老也言以福蘇於其身也亦通c乘馬在東生馬在應者推指之於真似反之若子萬年福殿文师反之 析講此章以實務得所依與若子宜還聽營禁義則相隨居則相傷故曰匹也殆必歷萬年之久君子與遐酌相宜而長草平潤政矣 ○ 專題編選字前久遠二養遠是問個廣勝有可大意久是深長悠未有可久

合於吾願吾君不止此也乘馬在底天劉之孔良者也用之依盡其材食之詩終正解 | 一次然十九小湯 於川推之秣之於君子萬年則 龍麻艾之山

各受萬方之貢献華天下之奉為所謂節存四海玉食萬方是也 **茶住而含和其核碎鴨矣躬自此而于药斯很能除至食以享天下之泰而** 必盡其是不惟權之而又殊之矣况吾君子今日於伝而物称其養節郡矣

來馬在麼林之推到 的好之若子至 至 阿敢終 此如字又之

神矣将自此而于為所干予供無為以享天下之來而獨裁之發安各與元 合奈乘馬在麻天開之上養者也策之欲盡其溢養之必備其物不惟秋之 化軍終始於是則是清厲于無將有忠爱下問種臣子之情應要追于是官 而又推之矣况吾君子今日孙济而珍象思愿不擅宠爾滋而你他志知如而又推之矣况吾君子今日孙济而珍象思愿不擅宠爾滋而你也志知

富尊荣之隔為,, 帝植保定也合艾绥丽字只當作一宜字看 須說到治安上言安全保定坐享萬邪之朝宗所謂無為而治恭已南面是 析講系馬乃人之所令者君子亦天之所安故以為典殺者不止背為天子 也一艾綠俱作處活字都是關歐來養君子安君子也如云一身之問皆安 智器四章章四句の来尾以君称臣故须病之餘致形物此以臣祝君惟 壽考而精練也鄭云最其左異則王之時物不熟縣又云古者明王所乘 有不得馬張羅以待之待其自入皆不整物之意也德及禽歌如此宜其 為故其民前被仁政皆有仁心實養待其長大能飛乃執舉以極之有得 之馬係于監無事則委之以本有事乃予之以果愛国用也奉養之節如 反照項輪不敢擬議其德反覆面不已者愛之深不敢提議其能以為歌 也最云文王之联入澤設顧皆有斯發胎覆泉皆有禁合則掩群皆所不 稱於敬之至〇小序云刺由王也见古明王之於萬物有追自泰養有節

此宜其久於輔政也劉云所来之馬節儉如此他可知矣

詩程正解——『卷十九小·#

傳有於熊親成也

全直通詩::至鄉是萬礼報之意宜以再見為主追言未見之要預言無後見 了一切,所公利尚王也是良無親不能安樂同姓親整九族**孫**危將亡故作足

之恐正以發其見面喜之意文體雖三平而意相足首二章言兄弟則仍因 別言之可見意塞相足也但行交前二章獨言兄弟財君子宜主兄弟言末 別言之可見意塞相足也但行交前二章獨言兄弟財君子宜主兄弟言末 可知故註云以此兄弟親以獨綿依附之意末章百及時相樂之意則并例 月之而難于見之故親親之為以見為重各既地與要在與孫上說 重東言物易事者子宜兼兄弟勢勢言の天子心部散處藩封不難于富之一。

> 與古際籍施籍于松柏斯碩未見看了要心死死朔只经見看安庆紀口法 灯ナ人で

憂既見而喜也 此則比也君不兄弟為死者也変変憂心無所落也心此亦於兄弟親即为 寄生也葉似常盛子如覆盆子亦黑甜美女都竟然也鼓連草上黃赤如今 而既他也又言為監施于木上以比兄弟私成經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 財而與又比也仍升為成日率首為升皮弁嘉吉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為 了一有類者分質維伊何乎的酒既亦商殺既惠則豈伊典八乎乃兄弟

典女墓施子松柏則固結而不可解物理之相須葢如此失於兄弟相談之詩經正解上の未十九分 治其情者燕也今日之孫何如哉几莲一問冠裳俱集被類然敢升而來者合於此燕兄弟親戚之詩若辞國家以懿親為重王室以展親為先而所以 之兄弟匪他也蘇酌交錯之際萬然天性之熱豈他人之所可同義今夫草 塞維伊何平况 門酒民存萬被民為所以與燕者豈伊具人平乃一本同氣

均為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為此兄弟親城禮緒依限有患難去學家自相呼應則與矣萬難與然格均為地應而有相附之勢亦有兄弟與巴對者於本言與熟者其升頻然中歐體也而惡維伊何與豈伊異人二句詩析論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與燕惟至親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有 得重既見上既見就燕說註憂心無所潜 府前附也悅怪者得敘天偷之樂 死生苦菜無道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丁四分詩人親親之份全在此上見 忧惧矣今日之熱其容以不設哉 也深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治情子樽祖之間而我心之类类者無炎為之 陈不稍是耶惟其情之相親是以向也未見君子致心爽爽而無定其念之 首酒嘉設可知以飲之食之而規犯之情以為也要打動奏変看)楊伯祥

日涯他一語大有思點言非珠遠無瓜的者也而所設之設所素惟兄弟正

君歷他环

账天倫之案則載矣 香於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得忌嫌疑何等不誠此憂之所以經游今歌之 下應以兄弟具來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情恨些滴不克舒怠滅對問柄 游經正解──寒老十九小編

而議上章伊何是獨何人勢故下聽以兄弟匪他此章何期是問何期終故

集雜穀箱死丧法無日無幾時相兒樂僧介夕君受健安有與者亦質維在首爾潛既自開稅既阜豈伊與人兄弟甥婦如共同紅雪先

則將雪之侵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丧無以不能久相見矣但則將雪之侵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丧無以不能久相見矣但則所與又比也身猶多也勢見前母姑姊妹妻族也影雪之始髮者也將人

皆情親而義重者矣然則今日可不及時以续被彼天将雨雪则亦言言言皆有爾般既卓此與燕者以伊果人子乃內而同姓之兄弟外而異姓之甥身合衆然吾之尚納未已也被有類者并果何在乎則寔維在首矣况隔酒既置數以盡今夕之歡篤靚親之意也

序至常大夫刺幽王也要奴兼如無道並進読巧敗國德學不加于民周人思性理學樂新昏也。 詩経正解上表を十九十世 依彼平林有集雜翻發長彼何女心德班数以及式聽且來好去兩無片中都 繁美绝选往振台收○此夢樂其新如之許最言周閣朱衣北車奉者董思以也周期故學聲也為車軸頭鐵也無事則既行則設之婚禮親迎者乘車 皆根此而言只得音來教一切括盡通章之古い。 こうこうこう こうじゅうじゅう はいなる きょうかい はいから かられば のまれば後 本下以来 東路以後為王首章後音爾其有是後也次至今後見其有是後也下 「中国のでは、100mmのでは、100 得對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發思宇重希匪似似正見思之切些德音如成內助之美理萬物之宜為· 之則雖無好友以合像而心之欣慰瑜有甚千見好友者亦當式燕且喜以。 。 設此車牽者果何往紫蓋思被發然之季奏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斯斯也 析蘇此章上四句是往迎而坒之切下是預道共民見之喜要見追教愈思____ **邀其相樂之情也** 匪飢也胜渴也特望其稔音之來播放切于思而心如飢渴耳今若得以見 亦當宴樂也此二句亦承上包遇之望而預接之如此不可作既見說 無好及只借來形容益人情同好友以無飲則極其罹樂故說言雖無好友 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微經然之季女故乘此事往而处之也匪飢也匪害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 世之事今思學所季女班今匪機匪利德首來指雖無好及門別式燕且

> > 經 80-507

○黎夫我之樂汝如此放可不樂吾之樂子彼酒而古為燕之樂也今雖無

可以食歌舞以相樂也

题心有影音美也交亦指李女也O言我雖無音酒易被美德以與女女亦

台河尚其式飲無幾而盡情干飲以相樂為發而嘉為熟之樂也今雖無嘉

汝可無以副予笙亦以配添尚其式歌且蘇而盡情于歌舞以相樂焉是因吾之深望于汝者而以配添尚其式歌且蘇而盡情于歌舞以相樂焉是因吾之深望于汝者而談尚其式食無幾而盡情于食以相樂焉以德配悠燕之樂也今雖無美德

也可無以樂吾之樂耶此數孫覺婉而切 析講此章總是言已知即樂而其其盡情以相樂也雖無今不直於形置在

|炒彼高岡析號其作情熱於音析其作熟其繁潛紅分鮮我親酥我心寫所想 典心例至作機乃盛鮮少製見也〇門岡而析薪則其葉滑分矣我得見爾

詩經正解 | 吹老十九一年 肌我心寫今次 鮮烈者而恐得龍之與之飲食歌舞而慈樂無期則此心輸送而無留恨矣 室日平上Zziki ししまりを彼高間折共作木以為蘇則見其業湑然而在安此今億之女世所鮮也 合於大燕樂之情能通明吾心自有不期而釋然者被商岡之上新可亦也。

言難得見爾也此句要點德字的即上文德音來な今德來教之謂此心為 字是以四句典二句而就與意中又作一幹折为一體也即上無樂莊林飲食歌舞等意而心如飢渴者此寫矣〇蘇士云集傳兩則 析講以章與巴之丁新發見其人而慰其心也折新而其菜屑然親爾而我 **単復如向之飢別故** 心酒然般是所得剛其所來故以為與鮮我觀爾謂碩女之德世不常有道

與也你膽望也景行大道也如季湖六、海湖和如琴慈也似失此〇十山外高山仰川五山景行行州更上四牡縣縣特大鄉如寒觀開新長以慰我心 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便爲目有華華號而後以 **邱仰於行財可行馬服御及財政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 查如到記日小雅日高山仰止是行行也于日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

> 所具縣則可仰矣大道坦南海人所共由則可行矣况令親迎之事以駕赴 合孫蘇今得見之歡迎散未見之懷非始終不在所言者平高山見而時人

析講此章總上四章之意上二分與下四句與意全在可以字上尚山景行門門と近門子 則以無躰躰而服計六帶如琴而卻長備此于開闢之段迎彼新婚所鮮觀 之間真足以慰吾心矣是則始之求者求以德也終之樂者樂以德也應幾

之情意〇高山外有有今龍可磨仰意是行何萬有今龍可率的意〇詩經正解一來卷十九小華 來格不無欣然之意の蘇上日此章以二句歌四句又一體也親集傳三則念也存之の為言人日此東只是兄好德之情不能自己有馬服御見可望您也存之の為言人日此東只是兄好德之情不能自己有馬服御見可望四生蘇聯六會如琴與曷不當即和為隆隆颇相仍是即于車馬之即後其四生蘇聯六會如琴與曷不當即和為隆隆與相仍是即于車馬之即後其 總見可也親爾新城要見今德來收意以默表心要見釋飢渴之望逐寒樂章以下事故日舉其益終而言樣註文義署無關處宜一直說下而始終盛意中之事耳四牡二何是往迎之初即首章專觀爾二句是成體之後即次意中之事耳四牡二何是往迎之初即首章專觀爾二句是成體之後即次看而不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質女而不得關心必有所不能結查自後其 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稱之慘高山而不至其前行大進而不達平國都也 字可見然馬服言四牡騎縣御良言六審如奉招高山景行亦是以兩項與 與新婚有令德仰止行止與結我心註引表記甚有意有商山面不便有 以求至聖人之所此則所謂至義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差也孝之不 可你則知聖德之可慕矣如及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掛 行為人心向往之庫学後世遂有景幕之部〇階錄豊城朱氏日知高山之 **景行言大路也表記益斯章取義康明皇李程序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 過接處云且舉其始終而言之大非詩人語氣命意可也六帖一直下來〇 两項須有分腹〇上玉日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註說詩然耳每見常請子

展王信護大夫憂之**財青蝇** 是即所謂牛金而廢也且不情哉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也望其德音米格而心如飢惡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於為至重華五章章人何〇安成劉氏日此詩作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 以燕朋友而獨夫婦飲為則此詩亦燕禮上下通用之樂敷以燕兄弟有伐木得性清之正者也〇正小雅有魔點以燕群臣有余様以燕兄弟有伐木科宴樂之也又數為數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註之關雖亦可謂 護言最而絶之可也並可聽而

營管青蠅止于榛龍人用極棒婦我二 管管青蛙止于辣龍人因極交亂四國 H 以為非是他O 使也應度歌陽氏日齊詩歷額則為蒼蠅之聲盡其飛發之来可以別聽僧令遠物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勢行且入乎儿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行講蠅之為蟲行白使無戶黑使白瑜競人愛亂善惡也言止于勢欲外之 與也格合也循交配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信之龄 天下之人而非之也 之熊險反側否亂四國者肆其學言則鼓天下之人而是之肆其毀官則鼓 與也轉所以爲潛也極循已必 ○泰相彼青鄉則替營然而止于棘矣惟此護人則肆其問極之好以文則 IJJ 登然然而止子 梅矣惟此護人則建其問極之好以構我 越遥 反 保郁学

宜知所复奏 一人名夫讓人問極而二人為之構亂是固甚可畏也又安可以為信哉王

以攜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是軍之發端終則昌言于國以素其是非之大,并稱二人聽者察于其如而早绝之庶乎不至于問極也始則毀巴于上卷之使事本無怒也强毀之使怒也認人問極之稱其末至于別四國其始不及使事本無怒也强毀之使怒也認人問極之稱其末至于別四國其始析為縣所以為潘精即構備之構二人指君與我也構二人者本無喜也强 完而使之大乱是議之流去

制語武儒衛脈都之會食瓜蝇集其上儒術揮以扇日遊從何來達集子法陛下左右幾人衆多如是青蠟惡失誌惡即矢也按唐元貞倚宦官知以問郎中令遂遠且陛下慎之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龍時賦三輩直四句〇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階東可五六石 此一座失色

多初雄章 高之初庭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蝶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

詩経正解し、大巻十九

〇或混朱註首亦有初筵华二章有始時字遂以首二章為射祭之飲常始

一善無說兵不知射至斯園時

祭至獻尸時俱將畢矣原無始終之外者

米指云於時之善如此情乎其終不義則 失詩人之古矣恐久通

行な以前の時 是三人然左右秋秋遊宣在梦被枝維旅酒既和古飲酒孔俗暗點回鐘鼓照 沙門處學語時遊逸大侯既抗對婦马矢斯張射夫既同戲閱發功彼發有 豊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繁左下綱中掩東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依 實也於原也和古胡来也不在也修本十七段宿設而又選干下也大小 往外有序也大侯君侯也为子熊侯白奸諸侯康侯亦姓大夫布侯盡以此 賦也初進切即席也左右進之左右也承承 彩士布侯畫以鹿不天子侯身一支其中三分居 白質畫熊其外則丹 往外原明那班乃逐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來南東市東之時由也遊遊 打序也本有题程豆買也拉 Ç

章言即即而飲香初遊禮儀之盛酒飯調美而飲者齊一至于設鐘鼓樂一章也亦求也虧財不中者飲豐上之解也〇御武公飲即慘趣而化此許 南央シャのでは、 東京のでは、 東京のでは、 東京のでは、 東京のでは、 東京のでは、 東京のでは、 のでは、 未行賓之初即席也列于進之左右者曾徙秋而有序為選旦以盛被核則不善飲者率不免于有過為其亦未知所戒予以因射而飲者言之當射禮不善飲者率不免于有過為其亦未知所戒予以因射而飲者言之當射禮不善飲者率不免于有過為其亦未知所戒予以嘉天下之會而治其情者也何合然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若謂酒以嘉天下之會而治其情者也何問抗大侯張弓矢而聚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選群臣為三獨三獨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即嚴循奏也發發矢也的弟子脫來遂緊下獨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未能即是其母心利為

新経正解一本十九小年 合教又以因祭而飲者言之祭必有樂也則簽舞以動其农而或些禮樂之盛如此也 附后的於於於人奏獨除中音階一般一個人人又一般一不其為情報的其港口樂路各奏爾能到及質哉手仍請賴則至人人又一般一不其為情報的其港口樂路各奏爾能到及質哉手仍請賴則室人人又 本學本也物神錫之也兩主祭春也根稱港東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的一個生紀都文紹也恐恐術樂然業治台也而随言也而他手大林星也一時的您是你以奏嗣將叶音勝 极于是于锡夷斯特也现而與於有子為有孫為惟悅以事其先湛然而以林然其虚而紛若之言可度也體何如其備耶禮樂明備則神明城格而然之交修百禮紀至但見動容周濟王然其大而願者之觀可仰也儀文曲於之交修百禮紀至但見動容周濟王然其大而願者之觀可仰也儀文曲於 文物為其射也の以為大般通釋以為大般通釋以 無不樂也樂何如其明哪祭必有聽也則以是樂之和而於于禮之至被敬相為經而堂上堂下之奏無不和也股薦成通假予有縣而立德立功之祖 其朱也于是沈爵以献产尸 以存于心而致き 以昭羽儀之美笙鼓以間其歌而立節立動有以宣華冷之帝倡和清海 m 主此亦謂玷上之冊也取縣祭也兼民日時物也○此言四祭而飲者始時 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國日康讀日抗記日崇站康八八郎而卒即也也董田聯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有手挹 |交錯以編得以呈其将事之能矣以是而終是崇飲者不疎而助祭有實人教也于是沈爵以獻戶尸酢而卒即和敬存于中禮節閉于外來其卒爲 以為無粉竊意北草之古但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再似不 · 然首順為之成備,為力以從其事而盡志並物內外 或伏有 心 折つ É

本では、 、ででは、 、ででで、 ででで、 でで、 で 其坐遷慶舞您您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旣醉止威儀恰慢稍是曰旣醉不知有之初經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灰反對於曰旣醉止威儀帳帳對外合指 之有備樂斯有備體以成之管籍笙鼓有備樂也以治百禮存備禮也《或養矣。臨川王氏日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樓斯有大樂以和以能安共體也此二句宜緊連上說此章見凡飲酒者能如祭飲之善則無體之爵也蓋賓獻尸而尸飲平三尸酢賓而賓飲平一賓之飲戶戶緣來所體之爵也蓋賓獻尸而尸飲平三尸酢有 篇報三句是樂冷百禮三句是聽答舞樂翁而舞也答舞在庭言文報則 有與室人皆是佐主人以奉祭者故當三獻禮成之後各行獻戶之禮是 武

利地反反系 弃之後娶舞後僕前既醉血出並受去為門、於醉而不出是調**伐德飲酒孔亮**質既醉止載號精載廠絲亂表送這麼舞做做點是目既醉不知其郵期是側 中規打定猶欲其中矩也到得婚幡雖欲顧禮而不可得矣抑抑而懷密後意其未醉止六分與下其木醉止四口平春反反而俱禮者周旋循欲

也出去代客北甚今善也の此章極言醉者之教因言有醉而出川與主人風也號呼吸離也做做領側之歌歌奏之即也也例何也供領貌後後不止 。此飲潛或醉或否們補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觸不醉反恥式勿從劃 展舞做飲客止風矣此無他益既醉之後則為酒所述故不自知其有過而 之罪也臣已上其我未卜其夜公日善學清祭之再拜而此 非于人者正以其温柔自持即終事之後猶夫即席之初而有令儀也今者 流至于此是自害其無私面主亦不見休矣且飲酒之所以為美而不至見 台泰月以所者之狀而極言之有死醉止則故號載敬言語肆矣礼我遇豆 此則無復有儀念 俱有美格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今儀醉今若 大きれたりは **元**

詩経正解一天卷十九小本 計告由從也童्與無角之毀羊必無之物也講記也 O言似消養或醉或不默也生央司正之爆熱禮鄉射恐有解後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條法也紛敢多又對三及 對政多又對其道, 固督于醉而不自知也而不醉者見監史之科反為之羞愧焉然監史之立 失所以防之者亦嚴矣但彼醉者所為之不善監得而察之史得而書之彼 不醉者固不可不為之難别也于是既立之監以察其怨又佐之史以書其 合於大飲酒喪儀如此可不深以為戒手盖几此飲酒之人或有醉者或有飲至三百已昏然無所配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成以 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重教妄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汝 差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大怠平告之若日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 所故既立監而任之以史則彼醉春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他不所者反為之

可以不成後大式公和言射祭飲酒之善以發自做之端終言在人兄伙之所於矣况敢又多飲乎苟又多飲則監史之経重殺之罰必不免矣是豈無所試矣况敢又多飲乎苟又多飲則監史之経重殺之罰必不免矣是豈無所試矣况敢以必出之矣汝得無恐乎且人之醉多飲所至也汝飲至三野巳昏然亦為以必出之矣汝得無恐乎且人之醉多飲所至也汝飲至三野巳昏然亦為以必出之矣汝得無恐乎且人之醉多飲所至也汝飲至三野巳昏然。 亦以彰其失而已于醉者未必知所做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其敬慎修省 析詩此章總是防醉者之勝而陳教戒之詞也反趾以上因饮致察而醉者失以致自懒之實其悔悟深切如此其亦果于自修矣没稱府聖不亦宜乎失以致自懒之實其悔悟深切如此其亦果于自修矣没稱府聖不亦宜乎 至于太包平告之若日威俊之失自妄語始耳必於既醉之後几有言也 史以書其過恐群假之儀一官不能盡察故又設史以佐監也此古來有此 為可能式勿從開至童殿是致告以恐之三節二句是丁寧以來之也此二 段皆是然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本反死就下 監局察史局書監以正其聽 O.V.

111

書面童殺之野必不免永須如此龍方見叮嚀意出の東菜昌氏日立之監以底解者耳羽故多又見得苟又多飲必至妄言妄語而太息則監史将爾氏解則雖監史不畏凡職候之言皆不能入改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蓋所 燕飲之都看存于戰國者也 生于心必形于口故欲其勿言勿語二勿字乃禁止忘伊出童葵見得人而 在之史以書之者也等于於日赐語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人君 即執法也那好許所謂立司正以緊係法者也住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 官以防酒失非武公始致也太惠就心工路匹言以下正欲其無太急也息

死王解 一大を十九小雅 化之君臣上下沉循溢液武公民人而作是詩也毛鄭俱以上二章陳古 義 0 序日寫之初落衛武公刺時也由王荒廢泰近小人飲酒無應天下 **完之初進五章章十四句。毛氏序日衛武公刺由王也韓氏序日衛武** 公飲酒帳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物之作當從韓

財務而及漏漏又指指展其為判時無疑也の安成劉氏日此詩之意欲射縣而及漏漏又指指展其為判時無疑也の安成劉氏日此詩之意亦以自警神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思醉酒而伐德精神詩問與以自警神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精神詩問類以自警神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精神詩問類 之詞今按此詩兄言實言所者恐亦或公自謂也、衛殿爐也康以衛始 於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許比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詞許者命已 育慎爾出版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重聚之語柳詩亦有被童而角之 非武公自作明突即以抑詩春之抑稱兩胡小子荷有自警之意此言古 以最今次二章朝當時之業廢卒竟乃言天下化之今以經文合註疏其 其真能率由租宗之訓者數〇安成劉氏口酒語言禮酒之意以為父母 封之君也股俗沉湎而武王封康松作清請以亦心意心深矣府這之他 ●克養者養債耗則皆可用減少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達酒面

> 王原权之家法縣 詳各可互相倘矣武公此許其與有得于武

京·商務利的王也言真物失其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式信息款於佐所以報天子也.

以為四海之極飲酒之樂那居之慶皆原于此前雖後美而保泰之模在其樂以天下之意貳在鑄二字見居重馭輕誠足以為萬邦之方宅中國大足全百通詩三平春無後深德是言其居建橋之地而享至治之休也要很玉本

與也別水草也須大首狼鱼亦樂也。此天而在平在乎編京也則並樂飲與也別水草也須大首狼鱼亦樂也。此天而熟諸侯而諸侯美天而之詩魚在在深有頒指其首里夜在鄉世縣樂時飲酒

首英惟其情之邁故其體之舒也况王何在平在平銷京也居上游以制六憂而是而為供無約亦後天下之樂而樂彼魚何在平在平藻也期有領其合衆此天子熟諸侯而諸侯美天于之詩若郡吾王屬楊屬治以先天下之 平之盛事承 合該宅中國大之勢也是以生享至亨明良管處惟豈樂飲酒而已寧非

原在在際有華其尾王在在錦飲酒樂量料以

合泰原在在綠則有華其尾而成若自得死况吾王之在竊也極更極以幸

析講此章以魚得所住與王安所處也滿與潔非二處只見其得所意說的析講此章以魚得所住與王安所處也滿與潔非二處只見其得所意說的之安尼為君身之体處此雖褒美之詞而だ明保泰之模已存乎其中見得之安尼為君身之体處此雖褒美之詞而だ明保泰之模已存乎其中見得之次后為君身之体處此雖褒美之詞而だ明保泰之模已存乎其中見得之次后為君身之体處此雖褒美之詞而だ明保泰之模已存乎其中見得之事有以躬逐其庭而同與其体記 逢其盛哉 を正解し 東也那安本東也 第六幅書以飲酒也須說出者臣同游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樂以天下永界其首教掉其尾言得所也魚遊其性故大葉不偏安故樂豈恭飲酒一申読之所充納書所不加皮也故水前止則蘋落生焉魚養于此來流沫次數見 於而受四方之王即也小外大乘宴而卒九城之共禄豈不有那其居乎的合於魚在在蘇則有華其尾而成若自得矣况吾王之在翁也居重御輕端 雍熙之盛原子 協心淳化有應即四批之風否則是荒淫之庸主後世豊草像大之能依該 析講以上二章以物之得所止而遂其仏典王寫所都而適其情也洋藻魚…… 萬方該居重馭輕之勢也是以坐享治安君臣相惟惟飲府樂並而已寧非 小人道君者耳豈忠臣爱君之道乎 并言之所能強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家居而已 の東透明記徒然如後之限三分は同立放虚理之勢育之東後大小りて 段於二章章四句· 及無輔氏日此詩兵事報相類不明其為我得及而

ř

是竟難成手恢復之**能皆偏安之於**侵然

於我来我筐語之色素之君子來別將何錫子與之雖無子之路車乘發馬為 內展言天子非天子自言他乃聚首言之耳 以彼交匪於句為主益于之而循以為清者正為諸侯上交以依其車馬服全百通詩有意諸侯來朝而錫子之下皆言共來朝之盡道而見錫子之宜也許經正解一〇本十九十年 戸来 兼刺出王也佛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 傷天放天子之些詩侯也 及文何子之玄文人辦音前 然自二章以下皆是終首章之意而末二章宜字必字又皆承匪舒来の詩為二章三共入親能張而禮稱四章言其復騙之宜然五章言其獲稱之必至三章言共入親能張而禮稱四章言其復騙之宜然五章言其獲稱之必自見の細分之一章祭言諸侯來朝而有錫不二章本其始來之族而喜其自見の細分之一章祭言諸侯來朝不從學也後三章福経應推開就照首章篩僕即传從皆敬所於所以錫予敬從學也後三章福経應推開就照首章 與也都大豆也看了諸侯也好事全路以陽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 候伯繁冕七章明自華盡以下子男種是五章衣自宗泰以下而案動就孤 衣而書以卷龍也翻如斧形刺之於審也刑制諸侯衮見九章已見九段稱 子見從而思古焉 是其公以為為武王所都故于此日思武王恐非詩之首也 ?

今雖然以子之然已有路車兼馬玄衮及輸之賜矣其事即止私好之無己 以答愈沒也来我来我則必以管舊盛之若子來朝此必有以緣子之末事 所結是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曼則玄衣黻裳而已 o此天子亦

おい典待臣必有極興意四句止君子兼同姓異姓來朝是三年五年題君 では「一本」という。 では、こう。 では、こう。 では、こう。 では、こう。 でいる。 でい。 でいる。 在君道亦所當盡今日君臣之相與何如茂彼釆栽釆栽則必以筐筥盛之合界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若謂朝觐之禮在臣職固所當修而錫子之思合祭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若謂朝觐之禮在臣職固所當修而錫子之思

神を主席と大きて九十五

之外又何以子也支衰以赐上公及翻則公侯伯子男同有者此討紛出俠 結為一成也此二語本問聽合路車乘馬之制皆在監禁機馬膺之飾乘馬明月全路以賜同妙而禁機九號乘上才思其女司等機七朝就成也以一 自子男止耳次註事周制之全而言不可入鄉大夫字註中已有字作子之 雖同而將師之九就七就則異也又何予之不可與雖無與之句對言車馬 京静性上公有之支衣則通手大夫皆有之離然則子男孤卿皆有之散奏

> 加于常禮之外也則其數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丹府沿着性 对共民的反言来非大场君子來朝言親其於自所以其族深深 · 整整學是該談較風君子所属 叶岩魚 反

更也然亦泉出於在泉正出也并州 草可食深深動狼些些好也在至也

知若干之至于是矣其甚幸當何如故 其馬則戴膝鼓馴之有麼夫族實際犯首請侵之朝後也雖未絕其人而已 來朝所建有新也則言觀其斯美但見其前深深而飛蘇寫聲時暨而和鳴 則知界子之至于是也 好游档泉則言承其於諸侯來斬則言觀其於司其亦用此劉餘又見其無

が満北章上七句物是女其来朝之保末句則於其至也與意亦四句山詩殿正解·水谷一九日夢 不容無所予也

· 命并成之樂以君子福禄申之 於帝時在股邪相在下班後後更經為上與及天子所子與樂為只由君子天 原忠指本日股邪幡偏也邪極於足如今行騰所以来歷在股下也交交際「リー」

ぬ而申之以福 城也 心經緩此○言諸侯服此帝區見於天子恭敬齊邀不敢秆纏用為天子所 合泰追其既至而入觐也 嚴於有亦帝 节則在股吳德足有亦機帽則在下

則大夫而已縣雖也罷過也緣毛為之絲綢也言之衰及蘇則為衣義衣稀 衣而数是皆在其中已上制度不必泥等要如如此〇豊城朱氏日子之以

1月11年下午、1年1月1日前前月月天子時間開發之所在電命之所在電命之所在即編載之所在也崇只君子民為天子所子則電命の2つの2010の2010の2010では、1月1日前前月月天子交傳之間恭敬齊越步超不敢以舒緩也由是一鼓4月1日前前月月天子交傳之間恭敬齊越步超不敢以舒緩也由是一鼓4月1日前前月月月 今服此芾福以見天子交際之即恭敬齊越步題不敢以舒緩也由是 之孫自無所勢不為天子之所命不樂只君子既為天子所命則九重之思

各整而不能避季節而不放心下文子命福禄皆此旺行所致也天子所子見其餘平旺彩即就威儀上流出中心改談來恭者犯之群敬者心之畏野為張衛謹拜說也言邪福者蓋行禮問於照以東陸利超論也數此二者以為張衛謹拜說也言邪福者蓋行禮用於照以東陸利超論也數此二者以為武衛股疾災免訴重不行意清侯來朝服無不備獨言若者蓋觀君行禮市病清此章上三分是其入數之裝下言其得者而獲福也亦希二句輕乃入有加無已不爲福蔵之所申乎 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夜嘉勢子其臣必有言以解之故日命應首章學了一敬感動乎若心而君嘉與也子字虚若非首章之錫子也及於與之子命

之意斷宜泛張若專指錫子說則首章方以為海又以為厚矣亦非申重之而離咸則放開一歩說與下萬種飲同一例樂及承匪行香申春始終不替詩經正解一人本十九十十 佐赤市日在股者基股在感之上、膝導股近赤市服子展而乘子股正所以 東京リート 股之下也今之布務即羽幅遺制也 厳膝也邪幅所以東應幅即偏東之意東其歷自足至膝故日在下在下在 下在 奏○赤市所以蔽膝市者蔽也行以蔽前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朱花諸·

與也亦見車至為逐逐本教教領也平平新治也左右亦作了車也本作也上院左右亦是率做

○維村之校則其業達達然樂只君子財金銀天子之彩而為萬福等所聚

合衆大君子以敬而獲福和此然是用干理之所不宜散後維作之後家事文言其左右之民亦從之而至此也

决况防剑楊於総府縱籍維之祭亡若子大子葵之樂只君子順麻**随**語之優

則宜其龍光上掛鎮重王朝而殿天子之形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即行之敬臣亦而多發越之勘則共業宜逆遊之盛矣况此可樂之君子有即行之敬臣亦而多發越之勘則共業宜遊遊之盛矣况此可樂之君子有罪舒之緣 亦從之而至此則左右之散英非匪紓之為蛇而其殿那而聚福也不亦宜亦從之而至此則左右之散英非匪紓之為蛇而其殿那而聚廂也不亦宜な右之民莫不平平然威侯辨汝將其颜色而英與争觀其容貌而不生慢 則宜其龍受王恐酸位隆重而萬福為之於同矣抑不特君子之能敬也其

之形即天子之形似未妥萬船攸局務窩受春恩帰議不必沉車馬上平平也吸天子之形是湖云此當就來明禮諸侯來朝便是發那後世諸侯不朝對甚數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析與南山有臺章一個柞枝照君子而嚴邦同對甚數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析與南山有臺章一個柞枝照君子而嚴邦同對在數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析與南山有臺章一個柞枝照君子而嚴邦同計經正解 作用在內藩鎮關係國家如此方如宋祖杯酒釋兵權之隊の楊伯祥日此來要全在諸侯能率之上の天子之孙正以諸侯雄繁而得安擬字有多少其諸侯之從行春戎亦是二字明明兄得諸族為主左右之破本諸侯之敬訓粹治辨則不報治則不亂總就威僕動静上是其整齊之意美諸侯并美 必燒耳皆點綴之詞。匪科句節節要點以方不脫針線華舍其身而言左右正以次腦之宜問下章含在朝而言及止正以次腦之

就在主角 · 八老上 心泰夫科子阁以敬而宜其受福矣然亦宣理之所難必哉彼汎汎之楊身· 一人教主人教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道是臣事者以忠也級臣陪其思是君待臣以禮也明良之盛胥見之於。 那之間真非歷释之呈奪而其知遇而愿福也不有可必者平夫入觀盡其 縣其有來雍雍也初無一毫勉强不得已之意一優游以至于此矣是其趣 所其有來雍雍也初無一毫勉强不得已之意一優游以至于此矣是其趣 有滋至之孙福禄必集于躬而脱之矣抑非特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 或訴其心而葵之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展彩之敬則視凝有其旋之古天休 以此可樂之君子有匪舒之敬則共靖府通于朝石忠赤受知于聖明天子則此可樂之君子有匪舒之敬則共靖府通于朝石忠赤受知于聖明天子則此為之以家而不處其難泊係之以級而不思其浮泥而鄉鏡以維之安 感怪而泣也若大間存而為久不即即可謂於之不愿即單厚之意表也級所予又深一步亦自來朝時言如光武所云義雖若他情循父子自足令人恐而王皆洞見其忠亦即飲酒那居之項亦想見其憂惡危明之要比天子 之誠非就檢度言乃知而信之深也父兄之臣誠愛宗卿法度之臣誠愛社 而又维之君子可樂此奏之而又脫之亦思該與至六句比後二句另轉與你該此章上六句與我嗣之必然下言其敬之無所彼也楊州不定必絕之 典心為群心機能皆繁也言以大索維其舟而繁之必葵揆也來指集也脆 氣誘言其被君之心出于自然非畏威懼罪犯强為之也此不獨至朝而能 前章同重計必字藝即格學相感之意乃天子度其心在王室有忠君爱國 於 篇其在道林已形其依矣此班上台下亦是字三君子問是匪彩即平平 平二句與優哉二句在第 行動者終于臣之無間見度于君則龍休滋至而庇附深厚矣末二句 示人長いが安 也〇汎況楊舟則必以称魏維之樂只若予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 君子所居

之無で 萬編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僕其王天子縣恭敬齊邀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外為以為不足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此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來菽五章章八句○慶源輔氏日首章之意至矣言其龍鈸之學而心循 忌而治晋以政悲夫然後却来我之天子為不可及也已 不 可 美C 如 水此而所子 第不得じ之を一 术 止于庫限之節安能以無數 **不勉强之心即息矣** 歌の逆 假之私

美朝烈承武全閲 **将末生長發** 全校

吳之璋音主

也〇或因篇中每每說民欲將宗族推開說不知詩意只借小民之家來北 万意仍歸到王之宗族上

與也執練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倒反狼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解辯所白弓刷箭其反避及矣兄弟皆如無皆遠剛及矣 施而好總依使宗族和您之前言縣縣角马既翻然而反英兄弟婚姻則並船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婚姻親陳遠远之意胥相也。此聊玉不親也

之以恐使有內附之意可也豈可不忌愿認使之難異如角弓之反哉 而况兄弟婚姻親之月恩則內附無囚結之則外離亦何獨不然予故必撫 可以相遠茂

易愛也首二句輕須歸重下二句韓稱有松形容天性敦駿克容包酒情景が清此車本上王化不善說來首二句言民之善者不可愛下二句言惡者、生寒除此可以相怨相議者無所不為矣寧不因此而交相為病哉。

紀世間如

此令兄

弟能得有恭維不今兄弟

則不當致之相遠矣其人

祖之境前於民晉极矣爾之数矣民晉做矣 使之乖解也豈可二字繁責王身上去 親之以恩則內附不則外雕向背之极亦猶另然無胥遠只是不信護而勿

析部此章以角弓可及兄弟婚相不可遠此以向於之意相反為與也兄弟

乃連枝玉縣香婚鄉乃親風天滿者兄弟婚姻以情則相雜以義則相須放

於新之我也皆如爾之所教失,就有不否做乎感應之機如此君子可不慎 合祭且土之所為下之所取則也爾不親九族而自遠其親矣則民亦遠之賦也稱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事 然那爾之不親九族而以薄為教矣則民亦從其薄處兄弟猶之我也處九 于下兄弟以為可無視也九族以為可無陸也皆如爾之所為矣就有不胥

「財也令書棹寛裕條編病也の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所讀不令兄弟交相爲孤同」 合系大王化不善而民皆否然胥做如此改或有不然不做者惟此令善兄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根病矣葢指議已之人而言也 意向邊談改者改其所為也就作為邊談教字只就這上看蓋上之相遠即 於然不可以多得也若使不善之兄弟情本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且藪や こつつのの いか いちない おおり かみ情本 見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爾其敦煌固律稱乎有除形 其所以数民者也言民何以胥然哉聞之教也而教之民胥俊之矣

經 80-519

析講此章承上無胥遠說來正刺王以惡德化其下也然者然其所爲也就[___ 、0000000000000000

自恭夫兄弟而交相新則無良甚矣要其所以相怨者不過各族一方之見,以愛人使彼已之間交是而無敵則宣存相怨者散况兄弟相怨相議以取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是而無敵則宣存相怨者散况兄弟相怨相議以取以受人使彼已之間交是而無敵則宣存相怨者散况是人之心素已愛已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問不讓門处至于已斯亡

本文学のである。 一大学のである。 一大学のでのでなる。 一大学のでなる。 一大

> 养意可想矣. ○黃東崖日骨肉相怨本就王之宗族就而民之胥然胥條與民之相怨一章東崖日骨肉相怨本就王之宗族就而民之胥然胥條與民之相怨一

焼突而反自以為動不顧其後将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比也館飽花甚也○言其但知識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老馬及為駒對其不顧其後刺外如食前宜鑑能如酌孔取對音。

日也係編簇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堂泥附著徽美歌遊屬附好教採升水如塗塗附君子有徽散小人與屬殊遇以, 馬子附著也王不當教小人以薄酒 塗心 人骨肉之思本薄王又好龍传以來之是質教採升亦又如於泥塗之上 ぶ 當然 Hj 所 ij 化薄书 有學而已矣王誠能較天性 **些所以終受育不** 他〇言 至つ吐

田也流然盛我眼日氣也要子日讓宮邊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取 勿如後下二句或王當如此〇東東昌氏日上之化下速于影響導之以惡歌作于上小人必即起而附之必群然智俊之不真也〇節義上二句或王郎不知所終矣雖然轉移之似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返濟怎解而有敬於不知所終矣雖然轉移之似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返濟怎解而有敬全在王心上討分職亂世之末流海是下流之本性而王更倡之如教孫堂 與風言皆相親相避化而為善以附之也屬字妙此中便有轉散合離之意附之小人本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般歡即不好讓依而親睦九族便是 雪漉漉霉之盛也一見日氣明自消而散突然則議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雪漉漉霉之盛也一見日氣明自消而散突然則議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合系大反鄰之像惟在于上如此何王之不能也豈以護言之難止耶彼雨下而避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既易如此况有善道以化之小人其有不與属者手 · 寄無乘載之夏方且變其不善以附王之善而相親相賤不至于相怨相該 七吳為親親之恩而所以故天下者有此後散失將見小人之思此落而未 不参手十 小

> 比也浮浮循源源 息何以其是今王不能止之而反有以雄之遂使骨肉垂觚交相殘脈率中合祭雨雪浮浮雪之多也一見日氣則日流而去矣然則讒言遇智者當自 析講此章刺王信護以長惡俗粲然有文以相接確然有思以相愛中國之憂故此用弓之所由作也, 而相發貼也 國而淪下曼狄如爵如皇兔中國如發望是世道之大變也我安得而不用 也流流而去也都南登也是夷軍也書作好言其無殿義 見日氣則日流而去突然則 護言 言遇智者當自

发于此系類相召其感如聖詩人之意深矣厥後幽王卒恶犬戎之難可畏哉 髮而祭于野都日不及百华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惡陸那之成修非王有以長之乎我是用愛愛世道之日趨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道也年該人傷害骨肉藥滅膽法中國之道卷盡故日如鬱如髻上下相做 之九續必以親親為先所係之大如此而其趙則唯在于尊其位重共祿之九續必以親親為先所係之大如此而其趙則唯在于尊其位重共祿之 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樣伐木類并行章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 此詩所朝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于卒章來致其愛也

(國王不禮相戒以避之風菀柳

人雪之盛者見日即泊諱之後者遇明即止此意如此真肯下遺王甘信之所講此合下蘇總是威機襲原可止而王反長之也此章利王信義以長惡何之氣也則讒何時而能止哉

也式居妻騙小人讒言日甚騙慢自處非王長之乎

有楚精并柳不问息為了

帝甚野無白雅秀伊子靖之後

何以異此今王甘信之不肯贬下而盡素之且能以爲位之祭益以長其傲

終 80-521

也極求之盡也OP和教學神像和郭而作此部者使有竟然茂盛之柳行比也柳茂木也尚無幾也上帝指王也臨當作醉言成置可畏也驅近寺定 或日與也下章放此 路之人豈不無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與事王本而王甚威神使人 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聚王朝局而後反為所辱也 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议必将極其所欲以求于我

之平但王甚ら神不測使人長之而不敢近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之乃以不朝王春豈無其故哉彼菀然茂盛之御其蔭可以休息也行路我之所以不朝王春豈無其故哉彼菀然茂盛之御其蔭可以休息也行路合泰王者暴慮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若謂君臣之義本無逃于天地之間也 精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分也顧夫下之列侯無一至者而吾獨至王<u>必責之</u> 無己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吳將何以為之應哉此所以不果朝也。

則指蒙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師周烈王原済後至周怒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命 侯懷怨耳極調筋極其欲以征求之也〇史記看仲連日齊威王朝尉居蔵

> 息子亦循觀君天下之大分也號不欲明而事之乎但王甚威露喜怒不像合系彼竟然茂盛之柳其下足以情息也行道之人豈不庶疑欲就之以獨 **失我將何以為之懲故此所以不敢則心** 心也顧天下之列於漁散已久而吾獨至王必貴之無已將遇分以求于我 使人病之而不敢至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荷王宝非不可以盡吾

析講此意比意同上療者近正通以病已也邁者取于常法之外而力有所 難絕出以不堪之事而黃有所難塞也

典也問辦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循徒然也凶私遭凶禍而可憐也心鳥之有鳥言飛亦傳脂于天町殿彼人之心于何其務曷子疏之居以凶於 其所至也如此則且子能考之乎乃徒然自取凶於臣 高飛極至于天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食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

雅工郎 原卷工十二字 轉倒無常不知所止者 我之力有限而主之欲無窮則王室豈予能晴之平吾恐述職之舉適催夫 合孫彼烏之高飛亦極至于天而止平而王之心果何所極天既日無極則 者是徒然之意的於山胸可憐也

都人士意

田也楊息察病也遇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包沒者柳不尚楊籍焉上帝甚蹈独自奏音順及焉曷子時之後子週朝及焉

八宋 也下 席謂寝 苦 居 虛也

經80-522

を 部人 士周人刺 德歸一傷令不復見古人也 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武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致問見之意下皆承言領見不可待万憂思仰望不能已也以彼都二字為致問見之意下皆承言領見不可待万憂思仰望不能已也以彼都二字為全百通故總是成都邑人物儀容之感而致嘆慕之情也首章言都人之美而 見之憂四章是思之甚五章皇之切皆兼言男女詩柄人物儀容之美正是ついますいいない。これ、このつつつつつつる一年所思在彼所存在此也細分之首拳是実息之詞專言男子二三章是不 rft) 都也之盛非雨平按此餘作者監循及見昔日 憶慕之耳說者指首日交武之盛候矣 都邑之盛今持干礼離之后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季行歸干郡萬民所堅世 後人不使知中的都已之動人物做都也到而化此部的人的人 財也都王都也首於孤裘色也不改有常也常文章也馬鍋京此 合泰亂避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別宴情 で観練る

诗在正解 一次卷二十八十二 都人 水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雌亂孤潔三分作三平只是追言昔日容微之而都是之盛又以人物優容微之稱彼以别此故以昔人為比云彼外諸此章上四分追言昔時都士之美下言為民所仰望也人物之美就展了是外班人而行歸于周則太平文物可以復觀寧不為萬民之仰望于 則有常而不改也發于言者則有章而可則也即其一身之間莫非人文之 恨于斯子吉周盛縣被都邑之人士很干身者則很要之黄黃也見于谷本(こうこ) 民所望看來背日非成用庭時亦不必說到德上行爲就今日香言昔時之山從輔氏說謂容者德之符言者德之發容言如此則其德可知矣故爲萬 養只是服飾所可思称全在不改有章上不改有章在身口上見出丰神方 展容之盛狐夷以見服之夷也不晓以見度有常也有意以見詞有法也狐 其行歸干 原堂不為萬民所婚望平久暮而忽見者昔的而下

彼都人士喜至稱提出在被君子女網直如髮門及我不見受我心不說 情男子の慶源輔氏日或日此東遷後詩也日属王流死于茲之后都邑並其上思媚其然維士與女以較我士女旨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工者通貴股之極凡詩中以士對女皆謂男子耳女也不與七貳其行有依為民所監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大夫則下章臺藍緇撮非士太夫之服故為民所監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大夫則下章臺藍緇撮非士太夫之服故 即此詩之意。
一部學院為智歌喜不勝老吏或垂節門不圖今月復見漢官成係。
一部勝吏士見其僚属智歌喜不勝老吏或垂節門不圖今月復見漢官成係後追憶往事盡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爲司隸時入後追憶往事盡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爲司隸時入 歸本然上玉 接以不見血脈自是相聯但不宜先點不見意出的最新土若專以為民則 無望者不同有云昔日為民之坚終于歸字不受且此言思見其人而後竟 日行歸猶云從外頭走來也異以快報之意與後云何肝矣作

風也姿夫須也稍操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提其對也君子女都人資家之事經正解一次本二十八十年 新詩比章上門印是追言青日士女僕客之美飞是我不見之愛(丁中図有深曼而不说矣) 然所以飾其首者美矣斯人也我飲見之而今不得見分是以感動之情動 合祭夫想見其空間我之心也其如今之不可見何彼臨時都邑之人也有文也調直如髮未詳其養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人也以夫須

公司但不如大之監察女美之》 「一」「不是別義不獨正如其生學心美亦解及不及私之為是知非真調今無事字思問發本獨正如其生學心美亦解及不及私之為是知非真調今無事字思問發本獨正如其生學心之一」「不是別義云如字不可應或云當作生

所戴京笠蔵子首編冠擬子を見他中朴忠実多面不局郎是為網底面のコンコン

就是之而今不得見业則懷恩之深而不悅之心精而蔥結矣 就也珍美不也以美石為鎮尹吉表詳鄭氏曰吉蘭為姞尹氏姑氏周之昏 與也珍美不也以美石為鎮尹吉表詳鄭氏曰吉蘭為姞尹氏姑氏周之昏 於都人士充耳珍緒實被君子太嗣之丹古我不見今我心苑組結對反 一方命被處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秀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草嚴之 一方命被處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秀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草嚴之 一方命被處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秀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草嚴之 一方命被處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秀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草嚴之 一方命被處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秀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草嚴之 一方命被處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秀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草嚴之 一方命被處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秀石而仰之者皆知其為草嚴之 一方命不得見业則懷恩之深而不悅之心精而蔥結矣 然見之而今不得見业則懷恩之深而不悅之心精而蔥結矣

京市也凡國俗趨向都敦大家所為借舊族以目之因其有禮法也士女俱 莫若尹音禮教相率而女之賢者亦莫如尹春故都人之女不謂之尹則謂 其若尹音禮教相率而女之賢者亦莫如尹春故都人之女不謂之尹則謂 等五其耳所以養其聽德之恩也此言其禮服之雅世德相承而族之大者 歌見之而今不得見也則懷思之深而不悅之心精而蔥結矣 以及之而今不得見也則懷思之深而不悅之心精而蔥結矣

華屋下解上來卷二十小雅 一下之室於為世所稱也 華屋下一下之室於為世所稱也 華屋下一下之室於為世所稱也 華屋下一下之室於為世所稱也 華屋下一下之室於為世所稱也 華屋下里之風俗也能見盛世之人貴慶俱佳廣淡皆好也我心句與 世屋下里之風俗也能見盛世之人貴慶俱佳廣淡皆好也我心句與 也於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 也於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 也於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 也於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 也於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 也於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 也於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 也於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 也於見都人之至於為世所稱也

人不好然仍是之曲上者遇行也至日是不可得是他得見則我從之遊矣人就也問垂帶之就卷髮其傍短髮不可飲者曲上移然以為節也嵌盤蟲也被都入士垂帶而屬對旅被君子女卷輪髮如鹽倉我不見兮言從之遊

女其孩之在髮者則卷然而如屬谷何美耶如是之人我令不得見兮使得合於彼盛時都邑之人士其帶之在身者則屬然而下垂服何美即彼君子思之甚也〉

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後, 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後, 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後, 而是也被弱也听望也說見何人斯為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理於意之歌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族我不見安云何盱临矣

想見云何野矣循云传我如何其懸望予言望之甚也望乃懸望之望與首節不日人之可美而日髮則有於當時之寬然可想見其今日之追促亦可為自然上卷也至不見有些舒肆合容之態矣不日人之有餘而日帶則有為自然用雅今帶則有餘是暇飾之盛自然下垂也髮則有餘是生質之帶本不足而故垂之便是有心于垂髮本非美而故卷之便是有心于卷不帶且然用雅今帶則有餘是暇飾之盛自然下垂也髮則有餘是生質之帶本不足而故垂之便是有心于垂髮本非美而故卷之便是有心于卷不作時此章上四级敏盛将人物自然之美下是溪致屬望之情也家上文文析講此章上四级敏盛将人物自然之美下是溪致屬望之情也家上文文析講此章上四级敏盛将人物自然之美下是溪致屬望之情也家上文文

章快都不同〇以上! 他之意深矣。 |章但言帶與髮以見此猶不可得見而况其他乎其

便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財

・東景中族乃是托言不作塞該看恩念中就有望之之意如首章之歸水望之。 是擬君子于既歸之後而欲與同其事總是思望之情深切而然描寫意中是與語以思字為主上二章是擬君子于未歸之時而不專于所事下二章是於君子于未歸之時而不專于所事下二章之來終刺恐縣也幽王之時多怨職者也 詩經正解一次卷十十十二

子之結爲一舸之不盈矣暇恤哉之歸其期在邇而髮之曲曷非所以示敬也于是含之而薄言歸外以待君之歸其期在邇而髮之曲曷非所以示敬也于是含之而薄言歸外以待君

子之前每一点

如飛道 在港通為容原無心于冰也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的伯兮目自伯之東首也非婦人自言也作者須有分晚終朝之采而不盈原無心于采也君子不包之於歸冰者是极君子之歸而然也註思念之深不專于率乃朱子推言ののと、2000に在人而不在物也有思出于為之外事為情事手為心全在思君子上來心在人而不來的也有思出于為之外事為情事手為心全在思君子上來心在人而不來所事下寫容以待其與也合下章兩不盈字有詩此章上二句思夫而不專所事下寫容以待其與也合下章兩不盈字有詩此章上二句思夫而不專所事下寫容以待其與也合下章兩不盈字

例也藍染草也衣敵前謂之禮即敵原也陰與瞻同五月為期去時之約也終朝來監天益一禮根指反才五日為期六日不舊等比反

詩種正解了人奏二十二十五 于采取盡思念之深不專子事遂為之不終如此耳然君子之出其歸有期合命泰我于君子亦常有未監之行矣然終朝来藍而不盈乎一路督藍之難 六日不營過期而不見此 使歸期未過吾亦未敢望也何也君子去時之約不過五 日為期而已今乃

「販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縣日綸〇言君子治賦而欲往符耶我則為之義之子子符號言報的其弓列城之子子的首領之極 合於大君子今周未歸矣如其歸也我將何以致其情乎想之子春夏讀或其以欲往釣取我則為之論其獨生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秋冬射雅則子換子來歌即車沒干特固其事耳然符必資于子而使張马 也 亦有從倉之 其相與把臂入林手

「風也於其约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具的維何維筋后之與首派 維筋及與漢言觀者與及 民家月立二十一年以前本本書記書の一次の一十一月三年之前也上東言称下倫言的之所養本意思以於彼年維動の也作擬議看漢言觀者不重觀上亦重與情意為意思此以於彼年維動の也作擬議看漢言觀者不重觀上亦重與情意為意思 任"也 作"。 也、張号韓經本非婦人所能為故設言其如此以致其相親之情非真與之他、張号韓經本非婦人所能為故設言其如此以致其相親之情非真與之他,就其此章合下是預道其歸敬随所事而與之俱益見其建之切而思之深,所謂此章合下是預道其歸敬随所事而與之俱益見其建之切而思之深。 合称追其到而有養也塞維伊何推動及與而已維動及歐我又 絕也註中 若学欲字耶字俱要玩味 鄉水香館另一约尤其事不然釣必資于銀而使垂給有人絲絲無人可奈面求以周旋無不患一矢之其遺矣想之子會心深樂松旅山和則溪深人 行行一到也報為月室當是報以待用非 采絲四直方四可の大帖此詩與老耳載聽同體俱是托言一 含情寄光大都如此○聖足湖曰采絲之作成周之衰也先王之世柔 間射畢裝之也給獨理其下約 新從而 無事寒左

職来於以自解者於斯下矣故目来緣之作成周之衰也 論絕至于魴與欲往而觀點此何體也親被懷人之強托之登山飲酒米 而不傷剛而不然如卷耳草蟲是也未緣思望之極能欲為之報号為之 行名的木章美其成功之大而有以思乎君心也叠叠龍下要得預道語意料分之首章言召伯能等平凡二二章言氏之志勞而樂于赴外四章歸功 作者該首章是南行之勞而歸德于大臣下是韓南行之事而歸功于大臣、依書該首章是南行之勞而歸德于大臣下是韓南行之事而歸功于大臣、依書該前衛之中軍歐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流便枯盡通詩之中原表前城中也 如鄉你他南行而行者作此官先死本則惟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惟與也為形長大貌悠悠遠行之唐〇宜至卦中仰平部命石穆公但管城也だだ。悉皆陰雨膏駐之悠悠南行石伯勞料之 及任 新春王 · 八本土 自效之思平彼花花素或惟及將之陰雨能自之物之利頼于天澤者然矣。即之無因朝廷之盛典而遠行之念亦吾民之常情而民之所成寧無為之矣之利因朝廷之盛典而遠行之念亦吾民之常情而民之所成寧無合衆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禄公往曹城已故消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者 况我然然前行之歌自問京而往謝色道路既回遠則馳驅亦勞瘁矣惟忍 也此說亦有見然只逐章進下勿分更委故亦可從口許南白云上三章言威大臣之勢而樂干動功下歸美其成 飹 行凱林高云南那南土可見勞之就这行上說如怕其仍寒間其勞奔儿 伯上承若命之重下念徒役之勢多方以體恤之推思以撫慰之其加忠而 召伯能勞之也 殺懷無不盡其必皆是 終此詩作于功成選歸之日不必作預浴亦不必說追欲只作 五我替我車我牛川至 我行既集蓋三二歸武外消 重言其事

經 80-526

賦也因負任者也替人輕車也牛所以無大車也集成也管辦之後既成了

我徒我们我的我你我行民集签云路是 即為往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聊行

成計加 一次巻二十十年 管湖之功能集而後可以歸處并不然方體有到于召伯之勢也而敢為歸之於是雖各勞于事而朝夕起無召伯之思可念也是行也必為力共贊使合於兄我之報之有之報之十也必為力共贊使合於兄我之報之有大行之徒有兼車之御有二千五百人之而有五百人

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言義皆自別調發而不勞謝民也の檻尾溯云我任打翰任華等歸處的要打轉徒柳等の古數任章事失以或工作之器言徒人心雜散期于事之必集也集猶云就稱也但一就緒即言歸也歸該何要 召伯勢之之恐車本於乘但主御車者落牛本傷事但主服牛者言各下二つのののののななが旅作八件平春港学俱指人言正見人人協力惟恐有負任恭車十後御師旅作八件平春港学俱指人言正見人人協力惟恐有負抗溝北二季言其從事之人必期下成功而後疑也此行者威激自奮之記 二章皆行之徒役也不必依臨川王氏以上章為殺志下章為征夫 **師感激思查有欣然發發之意查者擬議之部言此事既集即與爾歸矣見**

原隱既平泉流既滿石伯有成王心則軍 頭也土治日平水治日時0言召伯替謝邑相其原限之宜頭其水泉之利 台京然往後春難吾民之職而管理 即共行民集二句意不必教在道味言成之以無循為波動有以成其烈烈即共行民集二句意不必教在道味言成之以無循為波動有以成其烈烈 之有道安能哲之之底绩哉 宝凌廊門社言巻之間經度異處之得宜也烈烈征師就作邑及天趣事能 效其事烈烈然感武者完召伯鼓舞之有方振作之有道以成之耳使非成 教護之有法以替之耳任益車牛之宜力徒御師旅之苑勘今日之征師各 賽扇門社之車新謝邑之功各就其統斯府然放正者是召伯區畫之有· 其在城邑則有以區畫董治其在徒役則有以鼓舞激勸也謝功指城池官 相縁此本正是除功下不作一是除其治状的之功一是解其統後後之功 是召伯之功是被城池宫室之縣移

可不經也召伯于此一則治其土明凡夫高者為原下者為關陰陽同背之合称然營謝之功其最急难莫如野有可耕之地田無不溶之縣則水土不合称然營謝之功其最急难莫如野有可耕之地田無不溶之縣則水土不此功旣成宜王之心則安也 各个則可減而可避也泉流不院將手是召伯疆理之功有以告成于玉而。 以外,於元夫深者為泉淺者為流溝漁淺流之利無不通縣向之深溝未理。 ,南行也下以盡臣之職上以安君之心召伯之外真偉然矣然非善于慰勞所以式南邦保南土樹良粉尊元男春皆于是平遂矣王心不載空永夫是 2000 空無不辨爲向之滋莠未克本今期如砥而如矢也原風不既平于一則詳空無不辨爲向之滋莠未克本今期如砥而如矢也原風不既平于一則詳 何以致之故

以構油言清本内木勢之流高而通之也相其原限使皆可田觀其流泉のいのの 脊調中抽出言之原點の以顧理言平春以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句が静此章美其成建邦之駿有以慰天子之心也建圖以土田為重故又就無調此章美其成建邦之駿有以慰天子之心也建圖以土田為重故又就

商前謝功召伯誉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國也前齡發正之終辯已在中伯所封國也今在衛州信屬軍功工役之事

所但與上章似不相默召伯之功既成仰副天子封申伯之意即所謂式南C 成于王也南台云上副功是替謝之功此是發到之功马不及其形元之元 正所為行者作也 襄我任章以載工作之器言我徒章以受工役之人 言則肅肅謝功原隰旣 要見民心時羅樂于召伯之成功而預道之如此〇有成則寒見召伯之管ののこのこのこ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私別東見召伯之管無以鎮定所服如宜王親觀賢賢之意何而召豫公亦自不得解其責奏全 不莫洛其源則泉有壅而流竭莫勢共漁則流有滿而泉阻惟因高而高四 。 平南京當以董工役之事言前我行院集是預擬此正其行之所為集也此 必期王心安而後止也此方是人臣任事之忠人民往役之義〇上王云古 邦而保南土衣咸于此乎遂也故曰王心則率不然而或申伯之體於 下而下是謂既平外既疏過內無壅塞是謂既濟有成是皆湖之功有以告 治可灌使原者失其為原則高者媒而成無陽者失其為深則甲者於而成 (于王也南台云上謝功是誉謝之功此是強理之功至有成處雨承之亦

诗經正解· 秀卷二十一章 湖作于名公年野所謂山林臺閣叙象道然自別の嚴云此詩雅云答謝 二分平准也謝有徽土田之真准有後疆土之真故末章總及之諸說只 平淮之事也皆南行也二季替謝也三章平淮也肅肅二何营謝也烈烈 **泰西五章章四句〇此宜王府辞與大雅怒高相表真〇張平符日細玩** <u>麥苗與松高□篇相表裏但季苗副格飾少作于行役士應松高鋪紋宏</u>

指管断言之存以備考

東愛野之誠事自既見之日音変自未見之前言惟其愛之是以暮之也然主其愛野之誠事自既見之日音変自未見之前言惟其愛之是以暮之也然其愛野之誠事自既見之日音変自未見之前言惟其愛之是以暮之也然其愛野之誠事としていていていている。 無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共極喜平のことのでしている。

恩桑有阿其葉有難新包見君子其樂詩如何

合恭此喜見君子之詩若部此人之不足係念者其未見也美以恐而其既與詩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此也下竟放此 君子之詩事際不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設詞意大莊 與也图下風之處宜來者也阿美雅遊監殺皆言枝葉除垂之後〇此春見 形容音云朵為何如哉 **癸况求若予素顧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惟忻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 免也美以喜惟我君子則有深係吾情者矣彼屬桑有所則其葉雖然而解

昭桑木应其某有沃翀磺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全泰熙桑有即則其葉沃然而盛矣况我君子素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 之則親亥之下有魁我未見之恩矣使我如之何而不樂哉

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勢其形容也云胡不樂欲自此而非在我所能過析講此二章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與樂字須根平日愛慕來其樂如經正解一本卷十十十事 抑也上見其樂之盛下見其樂之宜

學也即是在也於即今

上語說見君子則一德相為契合而固結不可解孔膠云者言二人同心堅 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不亦孔服矣乎 ○泰照桑有的則其禁陷然而深悬矣况我既見君予則事其德首之相契 ○ **竹講此章素惟茂則綠深而似無典交既合則心乎而難解德音主君于身**

昭示于人奇君子不至未免有簡賢素禮之部此音之所以不因也今既見 如膠漆也一說與己之見賢而益因其發也德音花膠言好賢之各德音嘗 則前有是好賢之各外則愈彰而益固矣德音不礼賜手按此若說自

心平变此於於退不謂於中心聽之何日之之

鮮所謂思公子今未敢言意盡如此愛之根于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取,就也必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初也訊值告也〇言我中心誠

以註愛之存平中者深貼首の發之邊貼第二個存之久貼末二個似可也的形形可亦而產受不情子心受毫無所指更受楚詞思公子今未敢會到公公可與詩意の既說是不許必然就所以不認之故殊常然且多事也の毎見今人提到指天遭地語如流泉自謂之可與詩意の既說是不許必然就所以不認之故殊常然且多事也の毎見今人提到指天遭地語如流泉自謂之可以注愛之存平中者深貼首の發之邊貼第二個存之久貼末二個似可也

廖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亞

以妾為妻以聲為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日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賽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熟申后故下國化之后善」

全直通訴總是因王龍手乗婚而展別其態想之前一本則言夫婦之常理三年前。0000年前,2000年,20

白燕於管豬今白茶東今五中之原便我獨今

向之首而况王者一身尤属教之原係為其于嫡妻之分首等以或章者被合称南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娶如而然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若親夫婦人合称南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娶如而點中府故即。向此詩者親夫婦人東二門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所。 於即如此的后处得與如而點中府故即。向仰此詩前日華為曹剛白若為此也何報野首也已過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保使也我申后自我也の幽玉

定所制串也意界市面觸刷平若從中兩句為正及則上下俱失之耳〇或句平談固至當也但中心藏文意却承退不謂而轉故註下而但二字此文

句心乎起下二句中心起上二句者而矣字下二句者而之字則麟士各二

華之東白茅者亦獨何哉。夫婦之親宜于無不相依也胡之子忍于相遠而使我幽然獨處反不如白白華之物欲溫之以為管則白茅為東二物至微過必何須爲用如此然別

後一之志不可愛意の蹟義宜相得而反相造可怨者也須北夫婦之相須遠字正指被廢說仰我獨全言這已而使之獨處亦見他析讓此章是反此而顕言夫婦相親之常理因僕王之不然也以二物之相

英英白雲震從首子與威天步襲難之子不循

ルがた地北流浸彼稲田町地庸歌傷便念彼項人

之也

是念而已

以系の蔬菜恩澤宜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以系の蔬菜恩澤宜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大學言非儘管提其電澤而已此可取出之子不循相應為下操條張本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の接心取出之子不循相應為下操條張本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の接心取出之子不循相應為下操條張本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の接心或者以來之生發所正反無思于已曾施池之弗如也購歌傷懷所謂長歌之行詩此章是反此而隱言其窓澤之不通因致憂念之切也池水之澤浸紙。

推设桑新印暗烘干姑精维彼何人實势我心

· ○荒素當以資處來反以發待我可您又可思也

有於, 在梁方對在於雜改項人實勢我心

九也然在終也深無深也心蘇氏日蠶鶴皆以無為食然鶴之干移清酒則 **冬養熱而棄鶴**此。 有問矣今愁在深而鶴在林為則飽而蘇則飢矣幽玉遊褒奶而熟中后等

3 量

窓巻花梁成共左翼之子無見の回乗傷

依于内配偶之常一定不易如此矣夫婦有常匹亦循是也今之子無及二合衆夫王之所爲悖灵若此尚何德之可言故後黑書在梁敢其左翼引相比也战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駕恭之不如也,其也战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駕恭之不如也,者不为肯其又置之二十一以及其人 三共德始以我為嫡后終乃感子葵麥是始一德也於又一德也曾獨意之

特別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徳也 松講此章反比是顯言物有常不如矣何無良若此哉 常而王乃不恒其徳也智為雌雄一德死不相にここののここの、これの 故以為此戰共左翼勿張派右翼意の此詩

光で

意夫婦以好合為德王相棄非則二三耳の読兼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人章以上俱致夫念之之調至此方責之曰之子無及二三其德與因風同人章以上俱致夫念之之調至此方責之曰之子無及二三其德與因風同

一見也耐甲乳仰使死病也〇有扁然而甲之不則履之者亦甲矣如妾之腹有扇前斯不履之坦今之子之遂仰我疾裔私則今

所請此章正比是隱言王之嬖妾為失身憂之而至于病也扁石本早履之無怨慰過甚之詞其用意忠厚可見矣惜幽王不恆而竟貽周家之雾也」会談談過甚之詞其用意忠厚可見矣惜幽王不恆而竟貽周家之雾也」者故使我憂之而至于病也夫申后處毀黜之變而反覆諷詠以沒其情略自敢其身而遠棄我則我婦人雖不是惜而王之致身于卑賤則有深可惜 不可能也從而嚴之則已亦早矣嬖妾之獎則罷之者亦賤矣何之子不真合衆夫王之寵子嬖妾如此獨不知所以爱重其身乎彼有屬然而早之而明能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底也

後庭則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思也 為者愛為君之嗣子愛為國家後日憂也非如首疾心療之病の疏議以貴為者愛為君之嗣子愛為國家後日憂也非如首疾心療之病の疏議以貴子早殷則綱常裝入倫變矣何以履高佐稅萬國乎憂之而至于病正の 5千甲殷則綱常裝入倫變矣何以履高佐稅萬國乎憂之而至于病正の 5年人不可以為主義蓋出此盡之子之遂我固不足性而之子以尊責自倫里人不可以為主義蓋出此盡之子之遂我固不足性而之子以尊責自倫 **失你亦此章之意也漢成帝做用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日府木不可以為**

11 言寫懷言勞心言念子似不獨言一身廢立若預知有大戎之剛者 C三禮义稱人又稱之子怨者之印固有不暇整也口楊伯祥曰此詩言天乐 英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經稱項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 白華八百百四分〇安成劉氏日此恭章多而何少八章皆為比號 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緣衣相類彼專具 一事為喻及發趣味以准其樣而循不能絕念子子可謂您而不然者 絲衣取替此則多譬喻體雖 一章

司而發明競賽之分則 也〇黃語章日縣衣白華皆遭劫妾之變然緣

全国此詩版版期望之意及覆道之首句是詩人教事之言下皆是為為言養臣解歌徽臣刺礼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志微殿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商稳正解** | 秦王十十十 方得該人托帳寫言之意方山云上四句作此下四句直言思有所托作詩方のCOCC OCC ==== 今年住の可見是借島該自家心事飲食教誨車載處亦不必拘着在鳥上思有所托者為鳥言以自比句下當是時也緊接道遠而勞甚又總以一平 以下四句為人之思有所格蓋言鳥之思有所托即自言思有所托也玩註此詩是托黃鳥以爲言順文說表而比意自在不必添入一層比憨亦不必止 Ŧ---

料飲食教養命後車以戴之乎吁干進非鼓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亦安 茶言賢者窮好随卷于仕進之途其遠故止于蓮萬而不能進安得當今之 民之因財勢力而毒焉者也此就仍是或况後車載之迷通篇作干進之言 人自言是分做所段似典莊不合〇後殷勞苦木子已有明解紀緒云返是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駐之食精之教之薛之命彼後車 得以質稱

記以自比也為日無繁之黃具白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盡道这而勞甚矣止也的發展學兩曲何也後車副車也以此微股勢部而即有所記者即 常見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故之神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歌 配合

> 載之川行手此則我所望手人者也不知其得送手否取 あり一之飲食別子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詩之又命被後事謂之 部電有 钦前也益以道之起遠而有不勝其勞者矣我之因窮如此皆是時也有能 聲之黃為自言其止于丘阿之上雖然前而不能前為是非 包高不

縣發黃於止于丘隅豈敢惟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敢之薛之命彼後車謂之

北也門角輝長也越疾行む

縣姓首烏止于丘側豈敢惟行及不能極飲之食之故之神之命彼後事謂

南程正解 大卷二十十二

比也倒安極至也国語云齊朝為則々極于魯國

合泰縣祭黃鳥止于丘側而不能行為非以便行之故而止于是也盡以道 **汲汲然 笔人** 而當時之前 迫可知矣の 註不能前

縣堂三章章八何〇周之處也大司徒以保息六养萬民三日振奪四日 縣堂三章章八何〇周之處也大司徒以保息六养萬民三日振奪四日 縣堂三章章八何〇周之處也大司徒以保息六养萬民三日振奪四日 縣堂三章章八何〇周之處也大司徒以保息六养萬民三日振奪四日 帕 全自活詩四帝總是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進于蘇州其意之誠有、是其物之薄日一鬼亦是其物之薄也物雖薄而必進于蘇州其意之誠有、是其物之薄日一鬼亦是其物之薄的皆物雖薄而必與嘉屓共之也日報菜田 台系此亦然飲之詩若問君子之燕飲心豈必拘拘以物論哉亦盡吾誠而有添則亦以是而而常之養也不如如即即炒鄉海而必與愛智共之也或也惟惟歌菜本。此亦然飲之詩十條數弧菜来之亨之玉薄也然君子婚齡級菜来之亨則録之君子有酒酌言皆之 **港于物之外矣君子自工歌者指之述主人之謙詞亦工歌言之非主人自** 人不以後薄廢體焉 英人 在中道远而飲食是憂大夫所燕者匏菜東首而已顧意表薄世道可知 者中道远而飲食是憂大夫所燕者匏菜東首而已顧意表薄世道可知 也是在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杜杖所由作也迫其衷也士從征役 這使往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杜杖所由作也迫其衷也士從征役 故思古シ 門何日

以達樣而君子有酒並以是面而當之會數而體數而必之

有兒斯幹心陰之婚話城外之君子有酒酌言敬言及之 殿也有死斯首一冤也有数無以尾也毛曰处加火日婚亦薄物也然欲之

於實心 海川並川是兔也是酒也的而獻之于廣為荷可以達誠而一兔之海弗計合然並以既常而遂已散有免斯首炮之縣之圖一物之微耳然君子有

有冠斯首婦之炙贈於八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炕火日灸調以物貫之而舉于火上以炙之酢報也須既卒爲而! 前經正解 四卷二十二排 人也 **活的主**

有現斯首婚之炮射為之君子有酒酌言酷聯之 一風也時導飲也

, 死鮮者毛包之來 者很之能者婚之題者婦之將 心饮酒

比依證格到

樂水面意之以為在至舊也似非

P.

以為於

也易損之業日二隻可用率知易之意則和許之肯矣○凡人燕宾苟取因物滿而酒一行即止為耶雖屬交然亦是主人在以致其門○舉意作見與為清者無歷是也易問之案日大意以情勝情勝者無藉于多儀發業報業四章章四何○顧鄉初日凡燕飲以情勝情勝者無藉于多儀發業類果四章章四何○顧鄉初日凡燕飲以情勝情勝者無藉于多儀發業。之後、京京之為為而酒一行即止為耶雖屬交然亦是主人在以致其門○舉意作見之時既奉酒于京乃屬廣言獻而後醉言酢而後酌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之禮既奉酒于京乃屬廣言獻而後醉言酢而後酌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之禮既奉酒于京乃屬廣言獻而後醉言酢而後酌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之禮既奉酒于京乃屬廣言獻而後醉言酢而後酌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之禮既奉酒于京乃屬廣言獻而後醉言酢而後酌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

淅淅之石草

自可想見

明信洞溪潛沚之毛可以盖王公此雖默工述主人之謙詞而意篤情真必于物之豊其禮反武不穩苟無論乎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仲傳日荷有

故作是詩也 於斯學之不下國則的王也戎秋叛之荆行不至乃命將率東征殺久病于外

尼以增其分表有一節深一節意 何只言歷險遠不堪勞苦者基遇雨之思又險遠中事也〇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者基遇雨之思又險遠中事也〇首言經歷險遠不也為一不堪勞苦意已盡灰次將險遠勞苦說深一展末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思及險遠中事也〇首言經歷險遠而勞苦之不堪末章是遇大雨而勞苦之尤甚詩

歴ゆふる歩がおかりかりからないますがあるがある後と教武人帯神也追吸也言無朝耳之服也の料師的企を断断はさればある後と教武人帯神也追吸也言無朝耳之服也の料師的企を断断情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労矣武人東征不追朝所直矣

小極其險予港山川之途照然悠然而長不亦極其勞平經歷險遠如此故兵于遂今我承王命而出師也何如哉彼哉彼高峻之石則漸漸然而高不合衆將師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訴若開先王不因人于既不動

雨之占南之濱沱可知矣我武人東征院歷於ᇟ又逢大兩勢若甚矣此身。。

今月之所宿離乎月之舍為將一百之驗見于天矣然則今雖未雨而已有必不自跡衆與落乎水族辨雨之驗後乎物矣月為陰精而早又好雨之星也

心奈然不惟有險遠之勢而又有遇雨心患彼不為陰物喜雨之歌也今有

「賦也卒崔鬼也謂山斯之木也母何汲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是漸漸之不推其容者於月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 各更詳心。 京若元於舊分於遠勞反覺填碎不如只照詩文各承上何說下如云漸漸之不無其容為山川悠逸則維其勞矣武人東征歷此晚遠不追朝矣只 也此說何必太分林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 各更詳心 也此說何必太分林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 各更詳心 也此說何必太分林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 各更詳心 也此說何必太分林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 各更詳心 也此說何必太分林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 各更詳心 也此說何必太分林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 各更詳心 我武人東征奔走而不得息無有一朝之服矣吾何以堪此哉。

經 80-534

出 師不以 為分之當盡而但自您其不

為人上而役民夫亦族諸民情何如而國勢從可知矣、然而一也與山完絕則歸坐在遼東之動而即敬民的脈脈在應家心之學即則又將面突此說到多一層不可從〇獨險遇而征行所告故以為言雖 群然步水溢非途而見自是久限深察多故也污漬尚多雨欲未久而月離 ↑☆ 析講此承言久役之勞又遇久雨之苦是以智感廢而愛恩亦不暇及于他析講此承言久役之勞又遇久雨之苦是以智感廢而愛恩亦不暇及于他…… 用之於方心只根離外路不必線承或云承性資金常珠雖且與若亦汗今 事也永意府故将兩則不冷波舉星好雨而月是水之樣故月雜學亦為將

之治也因未等無征使之詩也然行者之孝未會自言而上之人則以及不選他則其情免而可度甚矣方來我出車之詩作時並容有此事故以漸漸之石三章章上行の慶原輸氏目不是朝失他可言也至于不進出

序移之華大夫樹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曼交優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餘鐘

而深致自危之意稱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俸作推原施全島通許首二意言問題之不能久存而深致政概之意末章言百物之期徒・君子問題室之鄉古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省紙之業が当れず其気が心之を受権其事矣

麦酸口部心即即即便即至少如如物即物而好的部中在如即即即此亦且此也存成若也本草云即今之紫族夏出外天然大之上其華貴亦色亦名

雅樂不久我遭亂逃雖生不久亦循是也是以心之憂矣稚其傷矣悲切之と為我之,遇何不善之者是一彼苕之華其色芸然其黄矣然門物而生以新我之所遇何不善之者是一彼苕之華其色芸然其黄矣然門物而生之為。 こう こう こう こう こうこう こうしょう しょうしょう しょうしょう

之親以将然故也心之憂不憂其外之亡也 **将其能以自己裁** 析講唆作之章案亦而繁介黃柴有白紫及其将養則金變馬養芸爲極黃

且也青倉縣縣亦何能久故, 20世界

不随是耶且人之所以責生子世者以其有以自立耳自安耳為知我之知。からいつののつつつつつつののであるからない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ないのののののである。「」「一」ののでは、「」「一」ののでは、「」「一」ののでは、

析講不如無生者英其生之不幸也俱自周室之衰上見之益來悲極痛之 此而已矣則豈若無生之爲愈哉

詩經正解 一次念二十小事

一旦也們争化羊也孫大也華務則首大也恐符也留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一样將主接若首三屋在留辦人可以食鮮社可以飽料補 之光而已來一無而百物之耗可如死當此之時人茍且得食足矣豈可望之狀而已來一半而百物之耗可知矣魚湖則留空今醫中無為但見三星合称然食前之抵非惟不來其生已也彼半看則首大今群羊但見其前首是之光而已〇言族難之傳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他是 将針必先能館而或馬是生為周家初與時恩原應職業茶如館苦物亦即

:

古物色之河,转背新然在日益情見平詞故不覺其言之版切也の此詩詩人傷之而已の嚴疑云若華一詩不盈敢語而則勢之危追人情之也詩人傷之而已の嚴疑云若華一詩不盈敢語而則勢之危追人情之也為之華三章章四句の陳氏日此詩其解領其情哀周室將古不可收取 低一飽之無時直是無以為坐此長蹇苦生之為累者更不同矣。 1

便桓王好兵士卒苦之,以何草不**黄**

戶何直不多下門刺幽王也四葵交侵中國背畔用兵不息親民如禽獸君子

與也如果則黃彩亦行也。即室粉也他從不即行者苦心故作此許可何何草不敢何日不行所以何人不將經管四方詩經正解,與朱二十一都

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分自分轉作一連該註以經路一以字帶不からのはなる。とのののながな然第一分只與第二句勞苦愈貼付用析議此彰以章之憔悴與人之勞苦然第一分只與第二句勞苦愈貼付用人何人而不將以經營四方也故 **疲予診浴無**一 監之仍彼之經營是用其對亦以奔走王事也此之經營則不過用于力後 甚即亦照下章可見何草不黃寫畫由光之緊經營四太不必如北山獨 人得問殿非更有獨題者在也

何草不玄印励何人不移駐京北征先行 為區民

7與也玄亦黑色也飲黃面玄也無妻日孙言從役過好而不得歸失其至於 其英又進放更深一步說棄其室家而久從征後總謂之科如是則不以人所認此意以何草不立與何人不称下二句又因以重自傷也黄變為玄則怨贖者正以民行民體悉至此耳衰我征夫獨匪民平何為便之一至此故 於人子女女日匪民養民則皆有室水之樂也正危言以自傷也 室家矣何人而不於承夫民各有室家之樂也先王使民以時而不敢使有分家彼草之妻也既黄則玄何草而不多乎沒從役過時而不得歸皆失其 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匪民哉

日子是塞依購野與**以哀我征夫朝夕不服**叶後五页 思也再循也城空也 O 言征夫非兇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聞

詩經正解──秦二十小雅

不照而下同于歌可京長女祈講二匹字是實証言見虎以 本. 野為性征夫乃人也非獸也乃使之朝夕

有光語者外順本率彼出草有枝及水之車行彼周道 成夫為人上者使民愁苦至此则周室之射古不可復支矣此惟詩所以卒之役率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曾狐之不如矣哀哉哀哉曷時而得以少服合縣彼有范然長尾之御則率彼幽鞏固自適其他矣况我征失乘此有提與也戎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遊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與也戎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遊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降為柔難也數

折講花紙之在出草衛得自勝役車之僕僕周進曾不少休此及與也七乘

經80-536

の朱續氣鑑之類順野之率已自下同于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主至朱續氣鑑之類順野之率已自下同于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主至於東原人乘役車此有模乃是言車之狀也計中往往以第字當處字部が 此不亡何你 其物か之河散亦可見矣〇促王汝曰東因因役則日行彼周行周民苦氏當即東火召諸侯之事也總是怨恨之詞曰我車則兵車不是而取之門為問退也〇小序以為幽王在伐不息之訓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 随二雅之音響畫兵然希有之于雅者夫子不忍总周之舊也役則日行彼周遊讀二許而因勢民格大概都安○日前柳至此多似風 上之人制之與會緊無異人事極矣別室至此無可為矣此恭雜之所以私人民不治其生天運第矣何草不 冀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 何至不黄四至章四句〇是照相氏日若之華言國家之東後人物之治

>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一 一大都

門人來六一者鄉 **英朝烈承武企园** 一書編全校

男

新經正解 上 不老十一大量 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凛然有嚴重齊於 勿軒熊氏日按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難陳戒之辭文王大明 大雅三〇記見小雅〇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之餘公對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雖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 事其樂或用之宗勵或用之朝廷令皆不可知若行葬以下四篇為受點 臺豈亦出而遊觀之集平若模松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蘇竹兼言武王之 太在太城太安之後言文王神等在官之事為許疑此人而無處之然 之形為使人有所與也兄親間其樂者予皇於追述大王王季之德兼由 線三篇因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質天子 後受益張胙之詩早於話中有享祀神祭等語或亦受随之樂思當追述 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復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知紀之 其音師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縣亦是以識先王之雅道於〇 直體其文王之德平 春秋吳使季札來時請觀周樂使工為歌至大雅白廣哉熙然不曲而有 深炉

下言所以保入下之道只在領刑其敬德周公戒王大青全結在僕刑文王全直通詩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首章至五章言所以得天下之故只在敬傳

厅交王文王受命作別也

交正之什三之一

经 80-537

開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于此 開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于此 開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于此 開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于此 開天後王以之水命皆原之, 開天後王以之本 明天後王以之本 明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天下皆此文王之 明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天下皆此文王之 明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天下皆此文王之 明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于此 明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于此 明天後王以之水命皆係于此 及于商之子孫臣熙告歸于馬大草言當法文而蹇縣末章言當蓋殷以法 言文德威天而騙及于別之子孫臣熙皆鄉其澤四五章言文德威天而驅發自當法乎祖也意自相是細分之首章言文王以顕德而受時命二三荒。 向上而儀刑之蹇又結在舜熙敬止上要知天命平周必絕乎商而監平 及箭中及發球吸見別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 2000年高而監子

左根如外子有徐华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交玉在上而职于天則其即於此以政心至此章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即於此以政心至此章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然也於其解明也命天命也不願斬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並文王既降在帝左右中羽卫人。 京後主年,大學 府中之以大正之神在六一升一路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 慈顯交為縣各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夜又即有用其不無事市命之本 在本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格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隔齊而君有天下也都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

天下矣亦知其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玉并遐久矣而其神在上於乎昭若謂天下之不可常者命而惟德可以致之者也王今藉乃祖之体而撫有心緣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玉心緣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玉

周邦開自后

云舊灰而其受命代商

析講述章是全詩之界與微笑命俱詳下文首四句以德受命大意已露下所改哉。。。。以此維新不時之命而君有天下也何莫而非文德之是以子孫家其福澤受此維新不時之命而君有天下也何莫而非文德之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不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者也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不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者也 無異于在位之時矣其德可不謂至顕乎問雖舊邦而命之都則是目明之則自今始也命何新乎夫文王在上而神之昭則是文明之責此其益懿而 此其始間面通際夫與王之運矣其命可不謂至時平所以然者益以文 新平夫交王在上

命處不顯正是那不時正是都充塞宇宙直徹古今生死不磨故日顯天運則新注自今如正解新字本即代的後至成玉時言也子孫受命即交玉受詩作于民汉之後也周雖二句根上來惟其神昭于天故周邦雖舊而受命 益德不應故雖沒而服著如此只就神能水露德字不曰德而日神春以此四分以味嘆足之耳於昭于天言精英級發與天為昭也非真有神可見益

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公復申言之其德之題即於昭之謂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公復申言之其德之題即於昭之謂也在帝左右也是何等昭著○豊城朱氏日此章之意為言之而四句已是惟須等異得神如云試觀文王今何在平頂一升一降神與天合而無一時不正辨是維新不斯之意葢有是德斯有是命也末二句註意作推原語然亦正辨是維新不斯之意葢有是德斯有是命也末二句註意作推原語然亦正辨是維持之 同連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合一正是德之野而命之所由以時也註是以句時故未又合而言之除降相連看非真有上下只是言其神無時而不與天時故未又合而言之除降相連看非真有上下只是言其神無時而不與天時故未後之發人亡而神不依使是德難德者命之本德顕而命維新便是命神者德之發人亡而神不依使是德難德者命之本德顕而命維新便是命 其命之局即統 調也但神之的

自其在天者言德之與自其在人者言〇帝字比天字為親切左右字比上自其在天者言德之與自其在人者言〇帝字比天字為親切左右字比是一次為我以陰降子比耶、為其必及所而在上況里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場於一方孫案其云三以為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顕不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顕不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顕不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顕不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顕不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顕不然不意言文王以德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與不然不可言言文王以德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與不然不可言言文王以德受命便學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婦註相承而不與不可以子孫案其云云以足之要敬天法祖不言而皆為引揚即戒意亦為雖謂不言而皆為引揚即成意亦為雖謂

風也重電强勉之狼令圖著表也陳猶敷也哉語解侯維也本宗子也支無問之小不顧亦世。

本宗百世為天子支應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民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今間不已是以上帝敦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民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今間不已是以上帝敦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之也今為其有所勉也終水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即極王解一吹卷三十次》

下輔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支惠以治依然又不從使之一世為諸侯不主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為其樹風聲而鎮之不已尚有不荷天眷于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干周矣不但尊崇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干周矣不但尊崇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干周矣不但尊崇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干周矣不但尊崇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不已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干周矣不但尊崇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不已不在不其後天子教以不能使之一世為天子也又使代為天子教文王孫子子於維其法天行健其後不是在自然不能使之一世為諸文王以顕德而是命者豈無可辭言乎亹亹哉文王性與天命何待

文王之國本や上之即的小山地や七七則足以為國之於而文王亦類以為北海部異異勉較也思語除皇美依於也濟濟多也。此於上至而生於此東北海部異異勉較也思語除皇美依於也濟濟多也。此於上至而能并多小文王以寧

名安矢丁成輔世之功而上享得人之處則其傳世之類也亦宜天命局之為安矢丁成輔世之功而上享得人之處則其傳世之類也亦宜天命局之為以因該安矢則此濟濟之多小代終有遊輔至治于無為文王亦類之以 得此歲基由其忠君課國之試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士際自己公泰且是周十之傳世也世際教美遠而屬光首不甚獨矣平然果何修前 之會合荷為化之號虧而生此王國之中馬夫國以得人為本文王之限能 正教多之於士則干城有托東京肚干無處足以為國之幹矣君以安國

詩樂正解 《冬二十大本 士本身言凡医王定國内順外感皆是也勉敬二字要串説謂勉于敬也勿爵相承联光迭耀之謂然要見以德繼德也濟其美之意願猶以下則就問 地通後世而言乃未然事此承上言是據今日言當作已然事看不顯是主 共宜原心天所以使用士傳世之類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別上享不順亦析諸此章即上凡周之士の句の意首の原傳世之類下本輔世之功所以見間如此何矣而非叠叠之德之所致哉 深柳春

業之上持籍文上之籍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先世者亦以文玉福海郡則必有一代與王之位良相領輔之生皆聖人與王之福所致此建則立得以一用而周得以兼收益有是君必有是臣也做法云天生一代與王之王為受命之君多士為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運生于此文王之對商不王為受命之君多士為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運生于此文王之對商不 氣化說來日生此王國便有處運食日克生便有王氣所種王化所族意文便是多士可美處思皇周賴以學情根與散說來生此王國之盛二何首根依賴氏勉則無感敬則無強平養勉即產歷敬即做此分明是悉臣係您此 求威事仇厭成者可难容以致之矣正是此意一說以寧作穿文王之神為 無事蓋因安而必安也見湖云有此多士則股府耳目各有所托而文王之

必然文 T 學學院無不在 期率文王之于孫雖謂即寧文王可也亦可從 ○

之稱熙敬止謂稱統光明此敬也敬惟本明有思則

展于馬馬門商业员

詩經正解——《卷二十二大》 於愈也侯維此〇言發養然文王之德不已其被如此是以天命集為此有照也移得深遠之意稱緣然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解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 府孫子親之則可是矣義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修然以上帝之命集於

是以惟天眷傳而假哉之天命集為乃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觀之有商之之為于昭之神而垂之為不已之間者皆一敬為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之為于昭之神而垂之為不已之間者皆一敬為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 此程穆然深遠之文王於平稱而稱之熙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著 合衆夫文王得天之帝固由于德而要其所以為德之寒不越乎敬而已玉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德也是人內不敬外不敢則必輕疑而凌蹈深遠之意惟不與為恭告有 為無錢前面神之於昭開之不已皆于是乎出也移移非德容也正指

絍

之理勢自是如此 商之臣服而如駐耳商之孫子其魔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繁一のこのこののの 力建中央之治而天命既歸于馬則其不于周而服爲天之所命而人心從 **40**

祭子周京而服商之服也予此呼王之盡臣而告之由佛無公南加北三七 先代之後賴承先玉修其禮物作實于王家時玉不敢愛焉而亦所以為戒疾也聽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翻黼裳也早熙冠也恭 即也諸侯之大夫人天子之國日其士則於士春商孫子之臣屬也府美統 经正常。宋卷上一大 段士府無縣将于京哨然獎日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國是以當貴無 商船交王也一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即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股之士助 第一事从成玉而不取 后首衛府前敢作作未打事到內口孔子論詩至子 也玉林成玉也盡進也青其忠愛之為進進無已也無念有言豈得無念也

> 物時王不敢變意思居多助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仍然深省意然衛子裝商用同都而叫冠則商制也常服翻四日是統承先王修其禮原常之原傳言其容貌之美欽言其應事之疾殊助祭時言之該得平日之のCCC 省得耳末二分總承侯服課將說來告臺昏即所以告王非劉安成因早建時說與云全重所以為戒則是不惟失先王忠厚之慈而于許中亦字且不 臣恵不将轉而臣服于他人乎是該今日之所當似也 にいってつつつつてつのこのではなってつるのではなりのではないでではない。 祖文王之德予該念之則可以前天末命而人心可常保矣否則周之予禄 安能無動于與亡之處乎王之盡臣受罰組之天下常思商之孫子胡為而以在自者則於歷是命雖巴華而章服指仍舊吳輝日激寒其寒世可於悠 于我臣服商之臣無胡為而于我服務皆關祖文王之德致之也得無念爾

詩經正解。陳卷二十一大

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少末面得矣父言股未失天下之時 勿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于自修其德而又常自各祭使其所行無不 子孫乃如此宜以為監而自省為則如天命

疾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矣其解将之常服在身者則論

常益停微于之事周而痛股之亡也

1

奥不可得而度也與其末在天之天

人之天面祖文王德與天命

及位为交通其外作平片馬九人 前程正律 木卷工工 大非 蒙古校此問以由法祖說到鑒殷下兩段復由整教說到法祖亦是題文意學言於常以福祚言の華谷嚴氏目自求多福謂求諸己而不求諳天也の則有悅于祖即有惟于天而福不可求矣の此詩凡八言命於命宁獨以天則有悅于祖即有惟于天而福不可求矣の此詩凡八言命於命宁獨以天則有悅于祖命然後多福之求及之一身而有餘者使修德之念一有間斷心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及之一身而有餘者使修德之念一有間斷 風也沿移宣布昭明養善也問問過有又通嘆度載事儀象刑法予信他 尚當法相修德而布明其善與于天下使天命之不必保本日顧而保之可 無若利之樣態彰剛以自絕于天使天命之自用祖而受者自爾明而止 合糸夫天命難保殿監固不遠矣而自絕于八季村其尤也商必鉴于有股界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千天交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音院因 取法于文玉則萬邦作而信之女丁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養曰天之 度殷之所以養學者而拆之子失然上天之事無辞無矣不可得而度也 言天命之不易暴成并之使無茶於之自然干大而布明其善學于天下又 在配的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百干法礼以自修其德然所謂修德者 之當法處口像於云念租乃所以修德常修德乃所以配天命所謂多稱即以一〇〇〇、 (1988) 新總如商則去信乎其難保矣知殷之當並益見取 奥比數百年之業也又何為屋比數百年之基也然上天興廢之事無聲無 兵且廢奠之由天寔司之又必度殷之所以廢與者而行之于天日殷何為 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玄則夫與天同德者可能而言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顧文王之德之統恭日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統亦不已 是放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了而不不不說到子孫發序益見順遷盤放以自

即天教之所在也誠能儀之刑之| 向緝熙散止之懿懿吾有以得其瑪則義

析講此章首句言命之不易保下 成王之青深成 İ

文王也儀別法文即法天也若謂以天之難郑形出文王之可法便隔千里文王也儀別法文即法天也若謂以天之難郑形出文王之可法便隔千里 原海南龍到法祖上廣度也請度天意也非淺淺語蓋天之典股在德天之 廢港南龍到法祖上廣度也請度天意也非淺淺語蓋天之典股在德天之 廢港南龍到法祖上廣度也請度天意也非淺淺語蓋天之典股在德天之 與無德則廢若露則易度矣然天猶渺茫而難知文王則有寔而可據彼其 經正解 奏主 大權

天蔵無心成化原非只淪干窈窕而明該編善鶫淫又不見他難度只處のついっこのことです。

為法則萬邦自予信之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選絕也の 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文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 言經商之間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臣即 言天命旣絕子而則不惟誅罰其即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 命也二章三天命集了文心則不唯尊荣其多文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 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〇个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 其于天人之際與下之理丁寧及復至深切免故列之樂官而因以為天 诸侯也三方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四章 子詩侯朝會之樂盡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 文王七章章人句○東來呂氏日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來其

詩經正解 ~~ *二十一大排 之和学可以他求武亦勉于此而已矣〇處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草以 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都乃可得而見爲然亦多味嘆之言而語其 之昭于石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今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 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侍奉其一端而言事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 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指之聲詩以戒成王公而復叶之音律以為朝會通 用之樂則又以告於王者告請天下後世恭其意遠矣義○李碧海日間 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子敬之一字而巴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 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以一篇論之首尾亦是言文王即

以徳受命之事以終首章之意首二年全許之去直首到底首尾二明字相全直通詩群序文武受命欲正之念祖也首章泛言天人交與之理下群文武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をとう一角の女王年妹妹と命相貫通處析言之首幹總是泛言其理以外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稱濁承之也文之昭事上等。 德之機而與天合德者用公示者成德之穀率也〇省養云核政賢能散聲無具機測文王萬邦作字始終叮停不出乎此可見嵌卷周公教君入配於推言前之先王亦曰克配上帝末章又言有威殷白天上天之載無 東之理而証以股亡之事見必有是徳方有是命為下文武受命張本、中でのでのです。 100つのののののののでででは、100つののののででです。100つのののででのです。100つのののででのででです。100つののののででのでででです。100つののででのででです。100つののででです。100つののででです。100つのでは、1000のでは、100つのでは、100 周公造就之力數〇安成例氏日教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心廣查 FANB下天日在帝左右言文王之德與天台也至于成成王則日永言天命外移不已君德至于合天則至矣盡失故同公修修于此首稱文玉 君德之要不外于此的而言之只是敬以修德德以合天而言盡之矣夫公作此詠經為精密廣大然非他詩所及聖人取之為大雅第一編萬世 文王之事者就不可以他本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語召公告 在于此來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散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 ル告湯亦日欽崇天遊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息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団 五篇言飲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應相表因惟在了此也故仲 玉敬廷天命故爲有周令主學者觀問公之詩則知成王之學力固到蹇 承繼尚之迁故人心歸及尚宗監丁先王成憲政人心歸商成王儀刑文 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教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宗敬 命於移不己君德至于合天則至矣盡矣故同公應惟于此首稱文王 深柳堂

無德則易以存后我者或轉而仇我不可恃以為易也獨不復之繫針毛彼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曆數仗疑而有辦就之命使下無是德則去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曆數仗疑而有辦就之命使下無是德則為為流遜語之與命共機相為威靡者也惟夫在下者剛健中正為是光輝而合於此亦周公武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言此若謂天之與人其理相養以此所

末二似泉族科之事蹇之已然之明驗也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科得為正

周之素基于文王其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賢玄難乎其爲配

也推

两座正保 - 你生十一大性 去之环與下文武之以為受命相反看未傳云產以此平須依都峰山指天所承是嫡嗣然竟使不得扶四方而有之正為無明明之德故恭教之命本所承是嫡嗣然竟使不得扶四方而有之正為無明明之德故恭教之命本為后生受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使者天使之也村所居是天使 之難信君之不易言之或指無明明之德則無赫赫之命意亦互發〇 天位位字是虚字言天位此股之適也似與註不合 遊者都註書序云然子唇材同母庶兄村之母本帝乙之奏生啓及行後立 或云

藝工作氏任時自彼股南本核子周目城前于京斯場乃及王本維德之行門

网也学園各件中女也任整园姓也股府商之路侯也奶妈也京周京也日人大新任有少年原生此文王

也身使学也的粉記之至也聖即即和其即如和和如此都用的其他中心獨于京產言以釋上何之意猶日產降二女干妈內類干臭也王季文王文

合祭共有明徳

斯の有の

頭の命の 女に 贮

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者而不本于**偽乎彼我** こつひつの 00000000

教意若然則是文王之聖事、之教也而惟德之行反輕矣此意最春詩経正解。 本也小心真就来惟之歌即前為之所語数也太王之後于此前盛取明像 維此文玉小心室發昭事上帝華懷多殿が這厥德不四以受方國叶越過反 言便而及姜蜂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太如皆是也 供有其德一惟德之是行見君道與后遊而各致乃母道與父道而交應也日於就夫家日祭以上四句作一氣語及字即與字惟德之行言大任王季 正在 祖甲三十一 祀即娶大任之年〇定宇陳氏日聖賢之作不偶然也有慈無私教誨不修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己出四都服為生文 聲口不出像言生文王而明聖太在教之以一而講百本為周宗君子謂太按列女傅日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不於應文玉目不親惡色耳不聽惡 配偶之野而後有嗣續之野故詩推本聖野之上在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 任為能胎教備記之〇皇主天紀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照臨無蔽動 云白湯以下號府至盤原收號日段對周而言是國背南之諸侯也就父家 齊思媚而德無孫于內助始維德之行奏是以德配德之日即以聖於聖之 京室之婦爲惟此太任及我王季一則明類長君而德不愧于刑子一則思 鞏固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最來嫁于周以作配乎王季日為 億之 盛不有可言者予維此支正德愈養のここの 000 mm 0

前以解於子孫訴似物懷字最妙帝日子懷文日車像天人之際交相與

萨經正解上來卷二十一大量 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旨不有管議矣の皇妹朱氏日聖人之德敬為教直上直下更無同尚之修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同典則此王之敬利利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騎自然來集而文王之 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與也無依則德不行聖人之心 息之間歐則不可謂之不同矣の現

為之也使此心之發有

生之空陽

即五你前之事如此又相更不耐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去水而加邑州水亦經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邪幸國也予大奴也○ 押記去水而加邑州水亦經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邪幸國也予大奴也○ 押記王嘉此大邦有沃州名里及王嘉此大邦有沃州名里及王嘉此大邦有沃州名里及

生聖子何以承是命載故天於文王之初华父母有室之念未典而天已為詩經正解。 双卷王士 大 下以我周世德之虚足以膺曆數之傳而天命段集于周矣使不定聖配而合衆然我周之業成于武玉而武主之生豈無所自哉彼天之監察是在于下也奉用事人也所能得也

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冷陽渭沒當文王將然之期而大卯有

之默定其配在于治之陽也在于用之沒也所以儲精發粹而陶筠策之茶

者治陽渭沒之盛不可 弦矢天之立 配 既定是以當文王将婚之期而大那

乃外時耳天作句重言周界世克享天心天便注意生一些子以為受命之於我用將以啓一代與王之業也正意暗指武玉但且運言之初載非初生於我用將以啓一代與王之業也正意暗指武玉但且運言之初載非初生集亦通言集於陽蓋自太王王季以來世德克享手天心故天脈荷德而集 作配率重武工が由生上天監者監周家界世之徳也不專指文王有命既析講此章上二句是天眷於周有定命下是天生聖人有定配雖只言文王有予以應其來所謂君子好述者在是矣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上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次也既有聖父非生一聖母以作之合聖副何從生 冷陽渭溪生之以天之意而在之以地之靈見所以培其幽間貞靜之德者 在也華國在冷水之府故日緣在潤水之北故曰決三在字處查

大方舟士特無張子曰造舟為東支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有子の見足以應其來也註非人力所能為正打轉天監天合之意,有子の見足以應其來也註非人力所能為正打轉天監天合之意,不在不相大那之時也可以應其來也註非人力所能為正打轉天監天合之意,不在不相大那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賴之期不必作將初采將親迎該亦在不怕大那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賴之期不必作將初采將親迎該亦在不怕大即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賴之期不必作將初采將親迎該亦在不怕大即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賴之期不必作將初采將親迎該亦在不怕大口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賴之期不必作將初采將親迎該亦在不怕大口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賴之期不必作將初采將親迎該亦在不怕大口之子也

得聖配則可以奉神靈之接可以理萬物之重誠一時之盛奉廣世之奇觀得聖配則可以奉神靈之檢不可以更高的之間,於其有光平之。 (2000)

右結命爾療株大於。

正幸國以其長太來嫁于我也天又為厚之使生武玉保之助之命之而使至也本助愛和他の言天民命文王於周之京安而克織大任之女事者維王也本助愛和他の言天民命文王於周之京安而克織大任之女事者維不結命爾媛代太郎。

本来文王各文以之而春我武王央 本来文王段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平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問令 本来文王段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平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問 本本共文王段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平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問 本本共文王段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平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問 本本共文王段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平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問 本本共文王段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平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問 本本共文王段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平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問 本本共文王的以代商也

《赋也如林言恭也書日受李其族若林矢原心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殿南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子侯野歌 上帝臨女治知武陶心

时程正解。·观卷了一大本 然來心猶忍武王以來寒之不敢而有所疑故勉之日事之出于人者永可謂不感但彼衆雖然而皆難心難德惟子之師同心同德為有典起之勢耳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商周之師皆陳于牧野之即以衆寡論之封衆不可 書日同心同徳言同之和也又日難必惟德言商之不和也侯專級是三千不成者之所聞也益和即合不和則協合則師裏而勢弘的四〇〇〇〇〇八成者之所聞也益和即合不和則協合則師裏而勢弘的四〇〇〇〇〇八成者之所聞合本和則合不和則協合則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王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环左傳問康謂屈取門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王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环左傳問康謂屈取門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本議此章上四句是師香其成下是師賛其決殿商二句單就対師該矢于秦人賛其决和此然則牧野之降養出于應天順人而非武王之得已者英東人賛其决和此然則牧野之降養出于應天順人而非武王之得已者英富願天之命恭行天計毋以朱寡之故而武其心也失武王有未決之心而以命之定于天者不可易令周德方與商命已紀上帝是去彼而臨汝安尚 此是陳師時下是交兵時也意也求心也未心之意動非私意也天命也此與下章便是後裔之事但也意也求心也未心之意動非私意也天命也此與下章便是後裔之事但之意也求心也未心而人自贊其失如此其就物可見矣近見武王之伐林非 牧野東南周之師荒醫子日武王率兵車以伐射村虎旅百萬陳子南郊起牧野東南周之師荒醫子日武王率兵車以伐射村虎旅百萬陳子南郊起 大抵此二句亦詩人設言以見來心之同,假武王誓師日商罪貫發天命珠 自責為至于亦於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亦云封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玉 原干牧野則推我之師為有與起之勢平然來心衛恐武王以來集之不敢 **取矣也再出王也○四章司武王伐封之時村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此** 1001 宗和主

一則也洋洋廣大之貌格堅不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能縣馬白腹日縣彭彭 **剧與計彰彭州旗推師尚父時維廣楊京請彼武王宗廷**

清明之治焉而一代王寨于是乎成矣夫文王以盛德而基命于始武王以大商但見癸亥之可天下循陰隨也而牧野一會不崇朝之間天下皆轉為而飛揚將師之賢又極一時之與矣以是將師率是師後佐助我武王以武官太師而號尚文本忠義之氣存于中則勇之成奮于外共勢加鷹之將娶官太師而號尚文本忠義之氣存于中則勇之成奮于外共勢加鷹之將娶官太師而號尚文本忠義之氣存于中則勇之成奮于外共勢加鷹之將娶 之極將師之野代商以除被過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许章之奏也之極將師之野代商以除被過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许章言武王師衆猛也济漢書作完佐助也肆終兵也會朝令戰之旦他心此章言武王師衆 彭彭而强盛師泰之盛莫不會楊而用命兵然而師衆之行將帥統之維時合衆以伐商之事言之彼牧野則洋洋而廣大植車則煌煌而鮮明駟顯則 **羟雄貌師尚矣大公主為大師而號尚女也應揚如應之飛揚而將擊言其**

成戊午師渡孟津葵麥陳子蔚郊侯天依命甲子林學受率其底若林會于城高佐之功惟德動天惟功枚捲兩相濟也會朝清明言成功之速也接武成二〇〇〇〇〇 |極車二母言師衆甚也維師三母言將帥賢也蓋車馬所以載師來有是車||100000 馬則有是師衆矣監揭是一氣激烈直飲除元惡以終四海去大難以快人 牧野固有敵子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源於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武王泰黎以 永清四海為已任诗人歌之

詩經正解 東東十一大樓 成玉前五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林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明不與存亡之機如影响形聲之相似皆非偶然也〇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承不以公不是前了一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都府 太任太好有王李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別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之樂就見上篇〇慶源輔氏日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 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入句相問又国語以此及下為皆為兩君相見 **州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後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草五章** 大明八章四章章大句四章章八句〇名義見小旻為一章言天命無常 八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科八章言武王克衙以 来都里

> 是大一邊不可以太王事專作小看在破等派似不相合更詳之口此詩大小之亦自土沉漆四句是小以下皆 摘出文有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時說却謂勿重四太隱動文可以見而謀之堪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威應處也至于末章 由前日之後以楊致今日之盛上是逆推下是順能二章以下又分作兩段 王地歩詩意珠不然〇一說首章是喻王業之盛始于前日之欲下是洋言 如方山之於此意前白鹿野做弦貞養諸說俱依之但章於一章在孙二章

室縣瓜瓞時民之初生自土汨藍冰坊古公童交前陶林復聞之前以未有家

學际以際已禁心空子的之次受天命也是主意言及之先小後太以此的地近西共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即必戒成乎之部追述加五如理自字也後乃追称太王為盼皇盖地花重窑也久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我大也我居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面地古公就也更交名也或前經正常 - 「本年」 | 大山村縣不絕與大日風小日晚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莫不絕至末而此也何縣不絕與大日風小日晚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莫不絕至末而 而後本也

本初生不過至小之殿而已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指我用人也據今而言王知我周家之始乎被瓜之為物縣縣然引蔓不絕至末而成則前之瓜近 固有昌大之業矣而本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u>育</u>父之時稱問復 重寫于地上的穴獨土寫于地下以爲君而室家之斟盡未有也簡栄去

不可不進念他末言配宗不惟倚德文能任賢保成業者可以思奏の詩並與不偶然也其序太王獨詳祚亦欲式王知先代以來經典許數難而得之主之問立案権械以下言文正之受天命見得聖祖神孫相爲首尾一代之上之關主案権械以下言文正之受天命見得聖祖神孫相爲首尾一代之子蔣文王之與木由太王也

經80-549

系心生沮添於地自土油冰是太王前事對寫于或秋時言故日初生至古 はないはないようにはないでは、100mmのでは、100m 卻又就非草住之初夏延不絕之所致我問自后複始封而其于不留失官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即秋定春聖致有此植光景今日華葵一緒天命惟 祈講此章以瓜之大的子院之小此所家王業之大始于添沮之像此题所講此章以瓜之大的子院之小此所家王業之大始于添沮之像此题解朴陋尚存可謂至後夷不猶瓜之贬乎 世至古公而尚很另同復聞文耶其穴處乃你地所不能無故謂之未有家 之體共意實可以該全訴紙縣二字室死維綿綿不絕乃能如是深根目蒙

之巨乃其智俗如此 十三經註疏云穴在地下復在地上按今陝西之地猶穴土而處在非風氣 詩經正解。成卷十二大學 根談後章定民及立扇社皆其事也此通者民而言不專主已之室家該皆美女與太王共起數色得其實助所謂天立歐俚者也不宜晷遇胥宗是大東北十里山有雨岐故名爰及姜女不止是與犯同行遷重在資其談談至經正解。陳孝十十十八章 保民而遷民從意亦思見之の此章點內此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納大保民而遷民從意亦思見之の此章點內此與末章推功四次回のののつつ、今年有茶掃不拘慈孟于非得而取特對嚴文言之不可泥要知水王之心為 合添水流入于邢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一統志云岐山在原翔郡岐山縣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承地也古義衙西方之水歷指眉水也沮水 他於 以達較大王都城在今風翔府西五十旦是為岐尉歧水之南今有問題兩 自然而有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州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两上可 只殺其家為來歧要見太王舉動光明正太勿用食星問章氣象率西水滸 析講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都|而致審于始也來朝只據其時而言走馬亦言| 利之位屬盡欲求為了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歸極之所也即及法之簽署 之下夫其主战下也誠間關危難時也宜或苟且以固存矣古公則以為二是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衍陷方水涯添沮之倒東行而至于歧山 府之創造當垂久遠之基乃爰及養女同來相視字展察沃野之何存審權 何是重以下五餘皆遷岐中事通解难錄日那在岐西北二百三十餘里

風也都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游水屋也添退之侧也咬下岐山之下也姜女百分夏父來朝走馬前清軍西水沿着至于岐下到後妻父妻女里來行字 太王妃也胥相字宅也孟子日太王居你秋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來王大馬 **愛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矣雖物之皆者亦む丁是大王始與取人之從** 齡妈也勢所以然火而灼聽者也儀禮所謂楚煌是也或曰以刀刻地甲欲 · 一病地谷在岐山之南廣平日原應服肥英親遊鳥頭也奈苦菜黎馬也

合我然是古公直父方其在即也秋人侵之万不得巴而權為建國之舉于

上者以居之又美强而上

之尾佛士永及各其民日可以止于是前築室至

岐山之下居縣外人日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西

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器我將去之去鄉齡梁山色干 而不得無方屬其者老而告之日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問之也君子

經 80-550

於市外也來田本非常上也的治其田隣也自西住東自南水府而祖東也原也是本上方也至在東南列之也是謂之其大人也謂別也於學也之本於是也不可有可以可以與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新經正解 · 內奉二十 大權 合衆國都既定民事當舉彼方逐之松民未有所居也于是嘉其從過之志一時中下門の門門外等上の人のこのの 臣庶皆欲建那于周原不知神明以非当乎不吉乎吉的明以示人也已而臣庶皆欲建那于周原不知神明以非当乎不吉乎吉的明以示人也已而 告我也又以人謀不者神謀之為失也于是太王必然後元起以下之以為而謀之以為吾意欲建國于周原也不知衆展以為可乎不可不可否必以 而慰之惟勤養使無故土之思也憫其播悉之公而止之惟時盡使有即次 和編也言康與不為此 看原字岐山高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聖田者也大凡地勢陸狹不可容恭

祭室以至射止等事為是為民而然惟民既很安乃敢治其玄室故下章乃会因分田而授也日布散而若者以井非皆有他〇以上若遷較若胥字者

召乃立數乃字亦見他先後次第慶俱從此遊去

南加密重在周宇上見居民之事校用之事無一之不經理也民性安土時經正都一次卷二十一大雅 逐而周為之處應使其者莊去國未無條心事〇宣字宜屬投田一建以廬。 未有所養也于是乎惟經界之不正而聽以治其大萬夫之所授必正也是

之漢于已者定矣然又以已深不若人禄之為詳也于是太王必集彼臣廉而為茶者爲風氣飲錢味甘而如飴夫親土性之美可以給風氣之毕太王而為茶者爲風氣飲錢味甘而如飴夫親土性之美可以給風氣之毕太王合養常夫何土之時有高而為原者為土地膏機應願而肥美是原也有苦

九石司空乃召司徒便主皇家納 对其編則直縮暗成以戴州城作願其其 企业 國也司空堂替因品司徒童徒役之解極所以為成人管庭位處皆先以絕 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便之立我宝家薤向也仍位近乎西班城不林下衙 升下而上以相承我也否不終管官至宗蘇為先面供為必居至為各最致 正心動正則東版而築此福東也第二十日本也下以索束版松土祭記則 合糸民事既定營建乃與故掌營國已表司空責也掌徒後本司徒責也于

析講此章上三分是命官以管建下是首重乎宗廟也此茶草祖之意最地神靈之與而修熟賞之典春恆于斯安其重于先廟也如此神靈之與而修熟賞之典春恆于斯安其重于先廟也如此神靈之與而修熟賞之典春恆于斯安其重于先廟也如此 為重則營室以作局為先是故司空之管庚干他未服物先王南位則以起為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人也完全故干来上於大弘太前旗前室之 想然国家以扇礼後限大之院令也完全故干来上於大弘太前旗前室之 想然国家以扇礼 正方面規模之預立司徒之徒役于他未暇也先禁島坦則東版以築而上

詩經正解 灰卷 十一大 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张以鸠王司徒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张以鸠王司徒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张以鸠王司徒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张以鸠王司徒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张以鸠王司徒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张以鸠王司徒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张以鸠王司徒以前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令徒以執役致张以尚王司董明

林晴之與陳倩度以之意義之及登制原準然語百括首與著詩鼓弗勝 新集正紀統絶橋之秋則以仁民孝先為急正萬世育民社者所宜深念也有仁孝意人君一身有人民宗社之責况遺家未造正民心去留之除王室 ○八分引一區左則宗朝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戦也○此会上章 凡朝會裁庫之属皆在為後「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品· 本也抹盛土於器也與與衆也度技上於旅也是免來聲也好發相應麼削

> 詩經正祭——吹卷·十二 大量 析講此章上五が言治宮室之事下言民樂于超事也總見得人心之意思之以董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協勘如此のこれ。今日本有娶較為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勵樂于超率前數者皆與矣斯時也有娶較為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勵樂于超率前數 之相爲其創之屢也為馬然堪及之堅囚凡官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 犯起而先盡妥矣其與本矣此章樂事勸工乃歸市之民平日成太王之上 並於其聲意言?

> 完在後則氣繁之聲相應則登登然墙成脫脹削其堅凸 衆多原院然經過行五流之橋上增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謂之腹居之 宫室昔以崎垣污悉此治特堪便是治宫室掘土蹇之于慕謂之樣樣之者 說〇張干符日上章領見鐘奏一移祖宗之靈先委故先立騎自翼翼之廟 恩而且幸吾君之再造故樂于効か不然以初至之民身家未安而焉得如 鼓不能止其疾也此說考于周瞻地官鼓人有根據但時說罕從確齋依此。

超立是 至門有忧苦脏及 超工應門應門将將插過正家土或 合泰宮室原廷門社造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為專門題立專門以肅于今赴大事動大彩必亦敢于私而後出謂之官 不得立為家土大社也本人主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我聽大衆也 明·木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所也俱由王之郭門日皇門依南秦王之正門日應門将將嚴正也太王之 此為君用也 而皐門則信于其高大足以發中外之觀矣居中應治者為應門題立應門 以蔚于內而應門則將將其嚴正足以端居正之度矣又由是累土以為境 **工我就位行**即反

您将成而別治慈禧也為為婚堅慈王成名母果老也此言治官室也是最

合務宗斯縣所官至其可幾乎但是盛土于器則閱懷其人之來而往來相

作事并尚者言其樂事都抄枝不能止

也長土干板的於養其歷之衆而先後相聞也其力于發也登登然并發

與不於所成是亦不自意默問作情被接板接及行道完成 矣混暗夷就情 大道東京語を 新經正解 · 吹朱王一大堆 **到世界故今也有言遂也承上起下之群於終假恋陰壁也問聞通訊整整** 但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〇通解太王當時只知作二門與敗祭之以求關底故謂之宜〇凱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于守禮三立字而和風雨之交者也我配攸行是未然事爾雅四京祭各兵凶戰危處有百百元的明安家土者崇土為瓊植木為主該瓊塘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義于之門明安家土者崇土為瓊植木為主該瓊塘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義 拳脚蒙豫也兒通也站通道于柱以之間也疑究緊息也〇言太王雖不能也非樣也枝長業盛養生有刺枝白核也小本亦敢生有刺核提拔而上不 在應門之內裁以應門為朝門也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替有維 門禮記云色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阜應者則阜應為天門禮記云色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阜應者則阜應為天 息門與郭門首為宮門也取門家之外即應門為朝門內為羅門一日路門 出入者也日應者取居中應治之意將將則可以陳聚魏而贈臣民矣孔職 紅如此非有意于後人之爲斟 太王只作二門起諸侯之分當然專門即城郭之門民熊往來者也曰皇者 大統詞衆應乃往不常在為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視刺與群臣央事之朝 以前位在應門之內路發在發門之內故聲而名之見門之內雖有外朝護 取明原在外之義有信利可以北都會而發觀聽兵應門即朝廷之門臣工 京都全

慶其自修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了工具

珍能混夷之愠怒亦不問匿已之共即對難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

自隆初不以小砲之故而直在已之聲聞為及其後也積功累任以至于支理周悉而在外毘修奏故當所雖不能珍絕是葵之溫怒然盛德日昭聲響合於大太王之遷都神人恪謀安養兼舉願室門社又次第而成其功則綜盤而混夷自服也數以為及王之事大 自忍所種葢此類乃西或也大王在你為於人所倭遷峻及忽混髮成愠此 日中之理始于太王而終于文王耳の多成劉氏日下章之首即言虞芮宣 生動新數條件以表則水板道過混克長之而分类嚴依雜其緊息而以言 成之事則此首本因通文,王而言矣基其な也是奏不 自太伯王李然則作徒接行道至安可指為文王之時平益極序周家積極 於則太王安得有見奏聽經其隊之事予皇矣日帝省其山存候斯後云云 服而太王不墜其

及其終也文王徳盛而是美自服一章之間聖祖神孫寒相首尾集傳統日及其終也文王徳盛而是美自服一章之間與用華明英國人院 大王始至又日至于其後又自己為文王之縣則其歷年亦久光若以皇英太王始至又日至于其後又自己為文王之縣則其歷年亦久光若以皇英太王始至又日至于其後又自己為文王之縣則其歷年亦久光若以皇英太其終也文王徳盛而是美自服一章之間聖祖神孫寒相首尾集傳統日

之以尚父此為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の羣書祭頭口文王門友之臣。無悔文之盛為孫無藉此四臣而要其所以助之者亦不可正矣の上初終

縣九章章六句〇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收三章言定名四章言校田名謂國天太公至尚官廷故宜生也 所行正子孫之所法局公拳拳于成王者正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伊尹王以為言所以言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太王則曰王李葢祖宗之耳○陳伯王曰劉周家世有哲王其作則垂憲備矣周公未常舉古先聖上以為言所以言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太王則曰王李葢祖宗之及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青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青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 東九草连三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〇度原輔氏口以上三篇守朋 公作以成成王之詩文王則尚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李本任文王 民五章言作宗明六章言治官等七章言作門祖八章言主义王而服昆

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其意亦循此次 為鄉正解—一次卷二十一大事

序模核文王能官人也 **花花語被称換作新之類暗之事為外母語の左右運動及之**

也母君也君玉謂文王也〇此亦心詠歌之玉之為言是有根操則新之植學也为序木盛貌樣東生也言根枝追还相附者也俱積也济源容貌之美

不然 盛而人心脈附枝 听之也

之時回統主費以課戶于前矢而請臣之在左在右者各奉璋璋以助亞課合祭然所謂左右趨之者何如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濟我辟王也當奉祭命祭然所謂左右趨之者何如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濟我辟王也當奉祭別在內水中的人意表表也也,便以 于後無不盡其周旋之敬而同于起向之誠為且此奉璋者殺吳然儀容之 禮而左右奉瓊費以助之也我於就奉衛縣衣冠俊俊俊容端斯上看收京 沿於時之左右與上不同半主日章以為資格奉章者言文王欲行課就多 與清涼麻工

惟德而已不觀我辟王平後其其枝楼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為數合命於此亦以來歌文王之德若謂聖人有君師天下之青而所侍以成人者 積之以備用矣況茲滑済辟玉盛德著於容孰誠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

詩經正解——《本二十一大章 澄濟辟王左右秦璋奉璋我我至王攸丘叶牛何反 念縣屬意者以降王而於漢者以降王而奉打着下作人綱紀意談極妙說得廣觀下文作人綱紀之意可是此起字自說得有意味乃精神鼓響意愛肅然生敬也此在平月言下二章又指有與時看〇楊伯祥日此左右自來上一層意也左右含下多十六年在內港之表到其光而仰其作怡然生形所謂英華本于和廣光輝發于寫實意勿即當德看註中益德盛句是推形所謂英華本于和廣光輝發于寫實意勿即當德看註中益德盛句是推 恭是林之今日以是用之於他日也濟濟依註就容貌之美言本亦德之所 新講此章以物之盛者為人所用與德之盛者為人所歸皆理之必然者也 一名之仰其德者皆趨之於玄遐之於在而歸附超向之恐後矣

稱職所謂威儀孔時也必須繁繁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稷葢奉璋非向之意此是朱子推出意不必重○張平符日奉璋畏峩此只形容他助祭 士以助祭不重賛美皇士〇祭統君就主賢禄尸大宗伯執璋齊亞禄一 分為一章未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玉類人之物躬內向也故註日亦有 以有事為來寔以親德為幸也 4

與也的母行發為水名於泰林權子在進行也六節六軍也〇言津彼淫私民籍被巡絡分於徒母指接外之周王干遊六節及之

也則六師之衆皆追而及之不有爭先而恐後者予所謂左右趨之者又于で於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為人心所受戴故凡從事于征行而有所往合衆自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浑然而行之涇所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固有合衆自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浑然而行之涇所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固有而後也 則舟中之人無不祥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益衆歸其為不今

停輸波雲漢為至于大門及周王野老追不作人

東也停大也 雲東天河也在其井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

《而化之入人者自係將見董禁透微融冷周遍所以盡斯人而鼓舞之者 則為章于天而其文之為然者遠矣况我周王壽考無騙則德之漸被者且

上與者無久而有以成其化于下俸字與最考字對漢之在天假雲非实故人,為此東京文王久于德面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東大而有以成其文于不遺餘力矣不有以擬作天下之人乎

可忽久道所以化成心惟鼓舞之久所以能使靡靡之俗一姿更新作人不及ののののつつ。 不得此雲漢彩章也周王仍合有偽德在內文王九十七乃終壽考二字不 可作巴化成說部周王去振作之發化其氣質鼓舞其心志使人遷善而 口实洪融液于析本之摩耶回乎東井之位着乎東方之箕尾沒于南方之

自知意或謂此乃盛德自然絕不者力精神意氣之間自能感動故日行不詩經正解一四卷二十一大量 文看來此亦見天之所以為天不言作而言為其章也無為而為也文之所作人〇倪玉汝日以雲漢為縣是謂上有雲淡以海天文下有周王以起人

與此追除也金日聯玉日來有好也勉勉猶言不已也是朝野張之為稱理追籍來籍其舊金五其相勉勉我更綱紀四人以為文不言為而言作其作也不作之作, 至外物皆有野而質或未至惟六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為治魏不有 今然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交而文或未至惟夫追之琢之則其文也矣勉勉我玉則所以綱紀乎內方者至矣 常張而人皆在其紅花之中紀二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稱 総総惟夫勉勉表玉以純一不己之心逐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則網爲可以 為於O地工本之則所以美正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正被者至

被模五章童四句〇此詩前三章官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年言文王

本部心之平易儿心之和柴而平了非親平夫理者不能故雖無心求福而各和與其所感而德可知矣體被早山之難有以举地道之精華則雖無別許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子。如自得于處德之中亦干之以豊弟而以許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子。如自得于處德之中亦干之以豊弟而以許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子。如自得于處德之中亦干之以豊弟而以許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子。如自得于處德之中亦干之以豊弟而以許至總之之。 是大堂出于俸致哉。 是太堂出于俸致哉。 是太堂出于俸致哉。 是監督節題合之所庇雲雨潤露之所漸也豈弟就中之所存言豈即心之和樂乃是其實如是則其子。如自得于處德之中亦干之以豊弟而以許至於其實以是於一次多吳况我豈弟之君子天懷樂易有以供樂遠古特可以為失文武之材而也豈弟就中之所存言豈即心之和樂而不感之不必此之不必此之之和樂而不以為不及其一次,以中心之不必以為不文武之故者,以中心之不以為不及其一次,以中心之不必以為此之不必以為此之之和樂而不以非常之不可以為不及此之之和樂而不以為不及其所為一次,以自然之之,以自然不可以為不及此之不知,以中心之不能故其其所以為不及其一人。

弟君子斯其子職也豈弟名于敢立弟言其于蘇之有道循曰其爭也君子君子指文王即〇此亦則陳敬交王之像自早山之禮則樣格濟於然矣豈

流響空也同程奏為酒祭科企者而和之使芬芳條望以時酌而課之也依即也無行者就玉珠主班也刀建為新貴金為少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 必字重看王何以言統於謂其坐潔無瑕疵可指也主以玉為之指其體謂經正解——《卷二十一大事 求之、縣蘇宇廷言凡禄位名奏子孫皆是 下共分月實然不虧于發味而黃施不注于无面則知盛德必享于蘇靜而 所除下して言意然之王恭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貴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禄 三月 十分不上 芸芸石下扇形化以川呼攻

與也彭賜類民至也李氏日抱朴子日等之在下無力及至平上為指飛民天山縣魚路一端附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天下而莫測其被其理一也意義二句忽然是一作字景東此作人去人亦君子展天羅淵與作人養滿魚順其化于天福而各得其於文王成其化于杭講此章言盛德之必化乎人而其所以化之者則自然而然也以真魚與柳講此章言盛德之必化乎人而其所以化之者則自然而然也以真魚與柳語之言。 而已蓋萬之孫全不用力亦如無職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與何通可也盡其之孫全不用力亦如無職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與何通也 合祭月其作人言之彼為之飛率其性之自然而展于天魚之躍率其性之其必作人也 自然而雖丁為其在物固有然矣况我君子有直弟之盛德必有自然之人 〇言為之於則展了天久魚之躍則出于尚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呼 化不必波之用你而鼓舞自神不必董之用點而變化自妙固有日選善而

中只重寶器之不萬子發味也而黄流不注死布意自輕注意不必變率竟之計于玉齊而重玉費之應有黃派言玉寶雖不期子黃添而黃流必在其之計于玉齊而重玉費之應有黃派言玉寶雖不期子黃添而黃流必在其之計于玉齊而重玉費之應有黃派言玉葉為祭道聚也來也詩意不重黃流於日黃流轉金香草名十葉為其百二葉為祭道聚也來也詩意不重黃流於日黃流轉金香草名十葉為其百二葉為祭道聚也來也詩意不重黃流於日外外以青金為之青金錫也黃冰是花素所陳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 大阪王命と時上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詩 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文王亦真如其然盡君子獨以天性相感於化言與故樣作人不師方學為是無點相婚死遐不口氣原是必然而說詩經正解一次第二十一大權 可也而早能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丹皇建其有極可也而早能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丹皇建其有極 之早能之降言文王之德極而上天自然驅脈之如此則依樣之訴言作人の根此所以作人〇慶源輔氏日核樣之詩言文王之德盛人心自然歸向 家則問雖終此之化成御國則 聯展死且之治溥為〇登弟便是蓝阁天下 放貼五 發使之手舞足陷而不自知易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作人如刑 然後為顯也〇此章以兩項與一項與與追琢其章章體勢相類〇此合下之得名位都豈以其身自飲其驅職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邦其昌 就天下人才為說由是推之則早難之訴亦以作人為言者少宜矣益聖 使民觀感而化為則是又能布此解而與其民也大孤其一章首尾皆以成 福川敷錫厥庶民益言人君能追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

八取照白有後意

意〇玉

詩經正解 合聚然君子于此豈無本以致之哉彼非枝之生瑟然茂審則必薪之焦之典也國茂塔教嫁娶也或日依燎除其旁草使水茂也勢慰無也. 既彼作域民所燎天豈弟君天神所勞默矣. 合秦又自其祀神言之彼清酒所以灌卷城前在榜則苏芳而條魯野牡所賦也或在車也作今其收入上主人存立策之衙則祭必受願也一經過既敢加及野孫生民保此成以平以祀財政以入最為叶華力及 化人之治此章百文王有豈多之德必養奉祀之屬也の此言祭必受福自化人之治此章百文王有豈多之德必養奉祀之屬也の此言祭必受福自己和成孫北或作者于後據周所尚而言之の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於正解,與象三十一大事 行講此章以物匠必為氏所於麥與您及必為神所就機也瑟亭上章玉費您于真実这中勞來于昭昭之表所以必受勵也。「今年本于昭昭之表所以必受勵也」「今年本于昭昭之表所以必受勵也」「今年本代學學表表文王有益弟之德不為神所勞験監其素行令于神明起 使得等等之形不在作德之勤為致務云所劳者乃軍人之後與鬼神合其 祭祀之時之餘勞各部除鑒其邊弟之來而思啓行真安撫慰恤之也總是 祭府高着下言神外的来の言 以化民感神立義 放言經審此章称收故言茂孫神字須說得聯兼天地山川祇稷言不專指

持経正解一八奉干一大 京·京高縣 新加斯于條枚將登第君子求福不同 近谷川庆正李紅連製俱非所無事或依無因說末二章言其神之麥脂之三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精入顧字大約想像味歌二争則反復中歌文正之簽則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隱其理如此歌文正之簽則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隱其理如此 传之心則邪矣此意極是盡求福者有銀作之心則為回求以豈弟之億乃 長者與益若也則仍重一億自作 與土草全不于於亦各開談〇騎士按此詩六章言顧者四然詩柄亦云味 不求之求也何回之有〇此以足首章干除益弟之意起與亦與首章同 早經一章章四句〇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稱詩人之來歌養熟之矣

大学のでは、1911年の191

思濟思媚之音則百斯男乃盛德所極也此正是於其德之野處勿作奴故也齊以婦德之端莊言朝以婦道之和頗言京室之姊從善事問婆來音即

神経正解 東北十十大隆 第一次 11 大阪 12 大阪

不見于怨悯矣文王則作求世德素惠順于先公而神明駁格之下固幸

經 80-560

所謂此章上三句是與有以威平鄉下三句是明有以化平人此尚未實說 自不可少刑于是身故遭專属基妻言至則以前來言也君以國為來故日 他然必必必此就平日言非祭祀時也怨桐二字有分糾子孫與程厥德先 人性之怨也子孫愚寒不以先人痛之桐也利是後法就苑寫說買到下二 人性之怨也子孫愚寒不以先人痛之桐也利是後法就苑寫說買到下二 人性之怨也子孫愚寒不以先人痛之桐也利是後法就苑寫說買到下二 人性之怨也子孫愚寒不以先人痛之桐也利是後法就苑寫說買到下二 人性之怨也子孫愚寒不以先人痛之桐也利是後法就苑寫說買到下二 自不可少刑于是身故遭專属基妻言至則以前來言也君以國為來故日至下 自不可少刑于是身故遭專属基妻言至則以前來言也君以國為來故日 至不可少刑于是身故遭專属基妻言至則以前來言也君以國為來故日 至不可少刑于是身故遭專属基妻言至則以前來言也君以國為來故日 至不可少刑于是身故遭專属基妻言至則以前來言也君以國為來故日 至不可少刑于是身故遭專属基妻言至則以前來言也君以國為來故日

神紀正解 · 四季十十八章

等以下では、100mmのでは、100mm

常治亦臨之者雖無於財亦常存所守為其終亦不已盡如是 企业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陽而志愈聚音若有臨焉益不頭而視之若 心地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陽而志愈聚音若有臨焉益不頭而視之若 心地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陽而志愈聚音若有臨焉益不頭而視之若 心地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陽而志愈聚音若有臨焉益不頭而視之若 之地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陽而志愈聚音若有臨焉益不頭而視之若 之地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陽而志愈聚音若有臨焉益不頭而視之若 之地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陽而志愈聚音若有臨焉益不頭而視之若 之地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陽而志愈聚音若有臨焉益不頭而視之若 一型。

一下常庭見其終而常字又在南亦字上見聖心自和豊盛宮而後和弟宮之敬養其至于極處見其終而簽字又在簽言肅雖上見常若有降常若有守所講此章四分各開試の句告見說亦のこと即不章所謂無數也和極其至無射而視之若射也其德之徒亦不已即不章所謂無數也和極其至無射而視之若射也其德之徒亦不已者如此

神事では、100mmを11mmを11mmである。 100mmである。
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丁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曾不入于善傷也。於上事記文玉之德如此於其大雖雖不參絕而光大亦無站飲雖敢絕然是恨大瑕過也凡兩句與不愁厭愠不頂厭問相表表聞前聞也武法學我疾不殄烈假魁不瑕不聞亦式不讓亦人

***に以珍紀也而光大之德未甞荘飯、養視感難之愛如寒暑蓋夜相代乎合祭文王之徳院極其秘則其見干事者又何有不善為肆今大難之寒難所謂性與天企是也

詩經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选古之人無數結署是斯士 合衆夫文王之徳見丁事者既極其善矣而天下有不化成不故今一時人的本人。 一年中華東京東北之御見下事者如此食十時人林皆得其所成就在由其他他亦不已故今此士皆有書于天下而成其俊义之美也。 他亦不已故今此士皆有書于天下而成其俊义之美也。 他亦不已故今此士皆有書于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也奉各是俊他の 5. 慶源輔氏曰上二句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 假雖若以祭承言其惡指舊本聲學從德起也須點光大字還他不聚是文本人等首二句天疾如是要發稅之伐羑里之四皆是然亦不必入蹇事然析詩此章上二句言不因外患而有損下言不資間見而有益肆字承上章 也不該仍不思不勉從客中遊也 秋皆得其所成就以成人則有德為德性之福養而大以成大者盡夫人矣! 前、 小子則有造為學問之進移而以小成小者盡夫人矣夫是成人小子 不 |勿言不因外患而有提下言不資間見而有益肆字承上重 今從心所欲不歸矩

不成功成也此二句是養養護非推原也不然則止聯字何以看各或云絲修為言有與各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有造者切磋环磨以求進了總和於與本無數者蓋推絕無數則作人亦無數如天運不已而四時經不確而於此之人無數也成人小子與斯士有德有造正斯士之學與法院與善而言肆字亦派上說來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似以方去不能與法庭與善而言肆字亦派上說來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似以方去不能與法庭與善而言肆字亦派上說來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似以方去不能與法庭與善而言肆字亦派上說來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似以方去不能與法庭與善而言聲字亦派上說來成人句以已成就言小子似以方去不能與法庭與善而言為 數民也意養如此,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到日觀我生君子无咎東日觀我生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到日觀我生君子无咎東日觀我生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于作成人材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子 徳之作人意是因作人之好益獎美文德之五也〇張宮王曰以上三詩哲歌即所以成就人木若云惟徳無歌即作人亦無歌便多一層〇批難言就 11日 | 12日 經正解 四零三十一大量 **此國天下之髦去而人亦** 以是聚之者是豈無自而然哉 **益自古之人文**

思齊五章三章章大句三章章四句

ţ

詩經正解卷之一十二大季

丹陽美文爆我英

男

原原聚之别之其聚除其不对称帝遵明您事前夷截路天立原配受命民国明治之是以受命坚固而在成王某心而是夷截路天立原配受命民国明治之是以受命坚固而在成王其心而是夷截路天立原配受命民国明治之是以受命坚固而在成王其心而是夷截路天立原配受命民国明治之是以受命坚固而在成王其心而是夷截路天立原配受命民国,以助之是以受命坚固而在成王某心。

之前一段竟咬精神亦見于其中此獨無出英民大意立死之未妨他木生之太王君岐漸漸開大乃人為海益所致也非是始至時來不必太王自為意作界對於關看修平對懷別看此為廣門副一事以是其餘耳漸次開聯的大其死存其生有戒培慎覆為擬淵則外去無用存有用有別類說簡四句去其死存其生有戒培慎覆為擬淵則外去無用存有用有別類說簡四句去其外存其生有戒培慎覆為擬淵則外去無用存有用有別類說簡明上華基文是太王永命遷岐以安民者如此

配也接兌見縣緣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邁路通也對借當也作點言擇其可有四方
 一意天立展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外總承此前甚得朱朝之未但作事為亦不必拘此格
 一意天立展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外總承此前甚得朱朝之未但作事為亦不必拘此格
 一意天立展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外總承此前甚得朱朝之未但作時美亦不必拘此格
 一意天立展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外總承此前甚得朱朝之未但作時表亦不必拘此格
 一意天立展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外總承此前甚得朱朝之未但作時表亦不必拘此格
 一意天立展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外總承此前甚得朱朝之未但作時表亦不必拘此格
 一意天立展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外總承此前甚得朱朝之未但作時表亦不必拘此格

三分有二之素基于此也及開模與延丙額之命于無窮而九年未集之終

以即本典在自共初生大伯玉系之际而已定实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山而見其木板道通则知民之識之者益泰克本是原作之那不與七野者善兄弟日女兄謂大伯也無厚戴則也本字之義在忽遠之間()言帝省其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强也 也不以木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級于不大故又事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避異不反太王沒而國傳丁王季及文王而問道大典 因其心之自然前無衛子先得能受大作之該則本於其意以厚局家之處 而與其凡以讓德之尤指田事子和人之根不名在意具子德外是前門

沙维正解 水色工工一大 者可以不友愛王季矣就如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强建因其心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蒙王季而避之則泥于建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蒙王季而避之則泥于建非誠而帝天之命已屬意王季以兼太王之籍矣他日泰伯之豫王季之 作之那以開王素交使不與之賢君以嗣其兼則此那其薩與對也故又擇而綠松柘之關兌然而通則知民歸之益衆矣然西顧之春明德之極帝民合衆然繼太王本王率也天命王季何如帝省親岐山見其柞械之本校然下解而不失五天本武而李不昭方也

作動之意宜一願說下勿以未受關應受讓平說女伯兄也王季弟也兄蹇意不許巴定字就天命定王季該強此五分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有王季丙人皆可繼批一進一都有莫之寫而為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佑王作對言言自初生北二野縣而機太王以當此那者已屬之王季矣太枯上作對言言自初生北二野縣而機太王以當此那者已屬之王季矣太北和無此君則那能與對本是為君而作和反似為那而作對也自太伯句北和無此君則那能與對本是為君而作和反似為那而作對也自太伯句 避去而寝干其余 北君以上光前紫下啓正不可無人承官須干 一光前季下啓後人而與作形對也作形整不可與作對並重盡有一人承當須干此時預定之作訊即首章乃各二句意作對云者立 庭若發了不灰惟王 季不拘打形迹間而低 **然受讓無所**

胎意與上章本成王素并下立受融施子孫皆是此意の莊雀素日許言太受職以雖先言就指王季本身有四方以於後言雖指文武亦要見王季所注將迹來形心故先著一姓字提起發于不友而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重大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寫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先其他皆所不知也朱

起,丁

析

一級是也非所謂門心則友也 世若漢顯宗于東海王强唐明皇于宋王成器皆以其遜已而友之夫友之一 一巻正解 《卷二十二大幕 受麻無丧以各文武を有之素好 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 〇国家学

維此王季帝度到其心有為其傷音其傷克明克明克教克長克君王如幹此 八那克順克比在比于文王其德靡懷有原既受帝祉施其于孫子,并美里反 十七個遊恨也了一个利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節 故人以為處刑不溢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為股也比上下掛類也七千主 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無非問之言是以王季之後能此六春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死 是非也克族能分養點也克是教族不像也克表常處刑成也言其實不惟 到也底能度物制義也和春秋傳樂記首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

時勢之相隔既難乎其為傳德如文王則聖神之機起又難于其為盛今其限今其衛至于其後衛善何遺恨平見湖云此二切有二意蓋世至文王則

依該後里而不恐之意靡傷即無歉之意茲德不未至則雖當其身情有道

徳至于文玉而稍無道似則追而猶尤侯而不悪其德盛矣既受帝孙即前

季之體能裕後也〇

核左傳心能制

義日度德正應和日

帝度之使之尺寸分明而有以松乎**裁制之宜其德育也帝貊之使之**遠近

> 大利の東京の大工作用之業意其能原像必言至于文工者 本記のでは、大利の東京の大工作用之業意其能原像必言至于文工者 本記のでは、大利の東京の大型では、大利のでは、利のでは、大利のでは、利のでは、大利 謂王季之德純粹而聞譽因之貊然清靜也此見天之所以厚王季者至此長經隨宜而能制美型之要也此正全德所從出不與稱意數看賴其德音有是領故有是賴也帝度其心者對夫天稱其裏使之心有定衡分毫不委 折講此章上十句言德本于天而無飯于後下言福受乎天而是及于後遊野之命施于無子而坡一貌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能繼其安民之事矣何莫而非帝度帝貊之所為故夫惟王季有此盛德是以既受帝耻而降作 不特顯平一時已也且比于文王之後人而隔光無一毫之可候為若此者不特顯平一時已也且比于文王之後人而隔光無一毫之可候為若此者のある。以外の見事就意一乎而上下交相親爱何克此耶然是六者之懲莫不偏服何克願那誠意一乎而上下交相親爱何克比耶然是六者之懲罰無有僭濫之失而若进舉矣何克君耶其王此大邦也惑和一都而群下 之際而克類為且動于教飾無有怠倦之意而師道立矣何克長耶公子其非也則能群是非干髮似之間而克明為人有善惡也則能察善惡于混淆 「在為而有以往大非聞之言天之然相子王季如此是以德無不係事有是

經80-566

照得四方日明勤施無私日與数雜不卷日長賞是洲展日和慈和倡牒日本後是以宗總關上文來
本後是以宗總關上文來
本後是以宗總關上文來
本後是以宗總關上文來

帝謂文王無然時提前無然散於經先登于岸时流客人不恭政距大那时上 時間文王無然時提前無然散於經先登于岸时流客人不恭政距大那时上 可以

道制分而無然舍此以取後為人以世擾其身每好外之有餘故有所徇

人以身為干世每學內之不足故有所含而他就是清畔提爾其

槉

若天道處O塵陵彰氏日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滑于私無故美則剛大而不 「「日本のは、日本のでは、日本 受命既因培植于王季而受除無表周家之酷舊矣過後則太王所肇基本 · 產隊而日不恭放距者盛古者諸侯出經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為方 新丁欲於能造道之極也〇畔接飲美皆攻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 月出于已私也為前二句平春二以字音本伐落來道解日盛到于太王而 仙客不請命以行便是不恭敢距下豐城朱氏日客之敢即大我不知有事 後年也身先至于岸然後能禄長生民之后獨故下文不不察人侵院只是

此以拒我而改阿乃我之陵阿矣高國之下有泉池爲今高國蘇為我有則

州及度其鮮原居收之陽在渭之叛萬邦之方下民之玉 **位其在京門展侵自院職隊我高岡無矢我廣我廣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即也依安發京周京也失極於菩將個才亦此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 陳兵于陵飲水于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為所謂程邑也其地 所整之兵既遏密人為貧阮疆而出以侵客所账之間即為我屬而人無敢

我会代票移無時接款英所以為聖人之師毫有私意便非常調意矣此是道岸也豈畔接来豈献英中〇馬吉人曰行師之際雄心是易逼文王此是道岸外雖薪怒张旅人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篤周站也以對天下也即為經正解——不卷十三大概—— 瑟高國即為我同奏高國之上有陵阿松今高國記為我有則無故陳兵下 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獨而出以侵密焉斯時也王師所至者蹈無人之境所 合泰以後宿之事言之惟此文玉安然在周之京坐致决勝之策而所整之 神经正解 人本土一大雄 侵此侵字即此意與潜師掠境日侵者不同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同下親政當然而怒雖然亦失仍然無時接飲養也春致有鐘鼓日後無鐘鼓日依字就心上說與過之不靈不動武之無二無處同意見文王雖赫怒未常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安舊都而兵威之無故下言建新都而人心之攸帰也能盡其安民之事矣何莫而非天命之所在哉。これのこれ。これの日本教師文子堂是邑以錦往矣其諸為下民之王平是又王之代家作都如此是而莫不堂是邑以錦往矣其諸為下民之王平是又王之代家作都如此是 完其諸為萬那之方子四方下民素傾心于王化者也今則思岐渭之盛禮 萬形所侯素係心于王室者也今則察岐羽之聲靈而莫不印是邑以趨向 此鮮原則在岐山之南矣地以帶河為險也而此鮮原則在渭水之側矣夫 推有其民似乎有所畔後就感而天宴命之在又王初無意也の文王传家方為朝觐王為君王即非所以論文王女夫既遇其師又入其地又作都以 之情有所依故昔在歧縣則人心係于歧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于此若以 遷都行邑代祭墨都于豊今核史傳所數但言文王遷皇不言遷程何熟礼 初這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務竹丹垂程

遊此外無可能矣朱子信之其亦有所考吸い人按疏談文王居程邑凡三 之文亦無程籍等逸書此必是偽書而文王之兩墨止有居歧之陽一句可 此作程者以此居妓之殿即則歧之東南三百里耳今按周書無文王在程 與皇前諸日文王從宅于獨畫詞。此鄭笺嫌此是豐故云後竟從都子豐知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整以色不長夏以並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 何也干設為上帝之自稱也废谷念也明徳文王之明德也以借與也夏華

詢爾佐方同國兄弟以爾鉤後為與爾臨衛川伐黑州

不詳則法也化方餘國也兄弟與國心部接衛帶也可以的引上城府司至

青年工解—— 大樓——— 宗國名在今京北府都縣鄉城也史記祭侯虎諮西伯于納納四西伯于美帝者也路路車也在上施下者也衝衝車也在老衛果者也皆攻城之具也 故又命之以伐是是自民日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難 里西伯之臣関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科科乃赦西伯賜之弓天鈇 數得專征使日譜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代崇侯虎而作豐**因**了三 上帝眷念文王而事其態之深微不暴者其形迹文能不作聰明以循大學

誰任之故帝于是又謂之曰、 侯傑·亂遊天害民乃爾之仇國也爾原往論明德而為子之所眷念者也夫文王為天所眷如此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明德而為子之所眷念者也夫文王為天所眷如此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而不自用其誠有知也而不自用其知惟本帝則以恩旋而已死此首爾之 大也不事平務更也何有于夏華之長不且又不作聪明以循天理有議也 子聲色之大來德之未絕者稍有夏華之可指也而則至德淵很不務乎後 者循有聲色之可尋也爾則實態中涵號今之不事也喜怒之不形也何有 合衆然天命文玉不特此也帝謂文王蘭有明德子實眷念之益德之未至 即兵以伐祭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疾幣,亂通天害民乃爾之仇國山西席往論

罪同職允弟

7: がこ

國以前動接之具與前臨衝之車以伐禁備都是

軍法者請黃帝及與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鄭弟强盛貌伦在

雅立維黙相契故帝懷之仇が要看得大崇庆助紂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仇理本然文王惟不作聰明自與帝則渾合亦無兩層放此與天之無聲無臭即所謂願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知識原賦于天但有意用知識便事了即所謂願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知識原賦于天但有意用知識便事了神何有變本不讓不知是全不用其私智非潜藏而不露也天理之自然日前 其諸已也嚴天日崇侯諸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為不

附針上四方以無傷臨衛弟弟前外學鄉化化時是伐是建是絕是忽卧腹臨衝閑開門與受場三三就訊師連連化馘請次安部照是類是應請是致是 請經正解 人卷三十二人卷 風也開開徐緩也這三百万七連連婦領狀試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四万以無事等反 見天理在所當後向非出于私意也是大理在所當後向非出于私意也會大高則可以降下大則可以突前末向承上見人心共誅之也臨車高衛車大高則可以降下大則可以突前末向承上見人心共誅之也臨車高衛車大高則可以降下大則可以突前末向承上見入心共誅之也臨車高衛車大高則可以降下大則可以突前末向承上見入心共誅之也臨車高衛車大高則可以降下大則可以突前末向衛北後下旬表向 特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詢爾印提起看同間以那對的 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故亦由其心绝乎天理故喜怨 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於此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獨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総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松兵也忽武挑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松兵也忽武排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條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松兵也忽武排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修退修教而復伐 北京建松兵也忽武排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修起於西京也 北京建松兵也忽武排展也春秋傳日文王伐崇二旬不修起入西京之 北京建松兵也忽武排展也春秋而復伐

後攻徐野で 之經珍其音忽滅其國夫伐肆絕忽似有以起人心之思而四方服其義則以戰攻之矣端常言必攻也仡佐尚質問也伐聲其罪以伐之肆縱兵以攻學是無傷也看下一段要見修威德于三旬動王師于再舉意養夾意用兵學是無傷也看下一段要見修威德于三旬動王師于再舉意養夾意用兵學政徐戰但有以起人之傷而四方領其仁則人皆是服而無敢為應擾之 經正解 一个十二大 祭自服也四方泛就天下就然第之而反畏服無敢為應接之鬼城之而反 教而後代之因量而既凡兵行則為營止則為量言不婚兵但因其舊量而 也何得與丁祭此其理亦正〇左傳文王開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 九或日黃帝季本不然其說謂黃帝聖人也且尤敢與黃帝拒載以泉運臣 始于此故後世祭之縣の按郭字子周邊緣師正云祭造軍法春其神藝出 九丁沛庭管仰柳出九作劍藏史記稱黃帝與出九載丁版泉豈再法之典 人替順從而無敢有疑二之心是無佛也今考索日漢書稱高祖詞黃帝直 欽 袻 附不專指崇氏雖崇 倭來附亦無不 全其命也 此 何總承上五句夫

無妻非果果故雖緩兵滅國而不擔人之願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解○四方 (本妻) 「東京 (本

即從無復有提二之心此何以故益仁非要處故雖緩攻徐政而不啓人之服從無復有提二之心此何以故益仁非要處故雖緩攻徐政而不啓人之

始聽長河姆經之聲多

庶民交之不日成之經路勿亟請庶民子來好六百

園田中有浴則從而謂之瓊浴註城養謂崇播為界越而養食歌也兩王在該之本南洛俱示數臺言臺既晚則園沼皆成矣臺下有断則從而謂之寶門絕正解→東朱子上八大推 可樂上融會不可作文王有所寫而有所樂設備中所有特學歷歷白鳥以前講述章上四句是樂其體之所有下是樂其沼之所有也大意就民獎其別適汁洪之作矣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 其所為則文玉之心徵于外而根于中漸于民而流于物民之樂之舉苑關 多面得所也此情有以遂文王對時育物之心故見其可樂心徹茲云世童為之天全前性得也於初乃詩人之獎詞非文王自喚也魚滿而歷見魚之 伏也凡物性適則體充故肥澤書高然察回藏飛鳴目如意此總見應應白 池沿鳥歌愚魚皆樂之所形也不然難有此樂其熟與之耶 魚之多也見生意之書爲無之雖也見出消之樂爲于此而一臨殿當必有 今次至若臺之下有断所以城著食歌者也今王當輯和民人之際而在于門のつつのこの 取也盡問查之下有因所以此養食歌也應也能也代言安其所處不發超 業上經經經過以然色為県方其狀機經然者也實大或也是人人東中 無苑面池沼之本鳥獸蟲魚之有獨文王之在面在沿路其所遇而物各遂 子重香有欣幸萬幾清侵意鹿易逃王在靈圖徒衛非少乃不驚不逸而飲 之中有洛所以蓄養無嚴者也令王皆該利邦國之餘而在于靈沼也於平 得而且習過然羽儀之來白形十此而一點日常必有月遂優游之趣美國 集团也但見塵鹿攸伏之自如而且濯濯然身體之肥澤縣白鳥飛鳴之自 也羅羅肥澤貌書門家白親靈溶面之中有沼也初清也魚薦而靡言多血 於短不以 馬短不以 馬短子 大版刻之 使業如錦蘭者 也做

所以然者則由文王能與民借樂故也不然有臺池鳥鉄鐘鼓之具者豈直或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夫即此民樂之詞可見其得民之深而要其就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夫即此民樂之詞可見其得民之深而要其就則知驗殿之官方奏其與所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永艾也然則辟雍之鐘使樂之將勝則其樂亦有窮矣今吾民之得於觀聽者問題數之燈逢逢其合於於論哉此較鐘也信乎其有倫也於樂哉此辟雍也信乎其可樂也經

樂聞不服上〇張平特日樂之更端日奏几作樂必先擊鼓一関復奏必自論外樂者正可以娛樂君心于未文也此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宜民之論外樂者正可以娛樂君心于未文也此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宜民之而受其易蘭可樂矣而憂其不權今則是或之聲而知赎腹方獻其換則於 析講此章上二句來嘆其作樂之樂下二句則幸其樂之方始也益有論念一文王故此可以想見其太和之景樂交 事故日奏公 於故聞逢達而知方奏也方字即正字意幸其未文也朦瞍以奏樂為公

歌歌のでする。 一般ないでする。 一般ないできる。 一般ないでも。 一般ないできる。 一ないできる。 一ないできる。 一ないでもないで。 一ないできる。 一ないでもないで。 一ないでもないで。 一ないでもないでもないでもな。 全為章以供王之清宴應幾王實重而民非頑者抱于來以於身而已 Ó

青在此所以昭並來許者亦在此要重承七意葢承先因以於後也武之創于之孝能裕後須以配京內事也〇本「馬德所以作求者在此所以配命成平上之孝能裕後須以配京句作玉下求德配命正配京之寒即從承先上看全国總計美武玉要騎重武王身上前四章言武王之孝能繼先末二章言武 葉甚亦或疑有秦于先然不可為子孫部不知小變不失大常反經歸子合 **民光明心事告論天下後世** 正直接三后之心绪而仰合之篇內不言豐功快旗直言世德作水預出

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中差員人

賦也下華未辞本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局也哲王通言太王王季 也三后大三三奉文王也在天底沒而其精神上與天令也三武王也配對 化潮維其位以對三后也於如此心 此意美武王能療太王王季文王之

詩經正解—例卷十二大草— 孫者不克務永先務明于在天之前為有電矣惟我武玉則能盡權述之責在收之間定邑程也之界于秋萬處魂與在為自我觀之蓋在天云前為了追王以來皆科尊之為哲玉而文王既沒遂得號之為三后惟此三后草劍其勤王家之王季肇基王述之太玉聖聖相承世濟其美不代有哲王下夫 文王而始黃至武王面始成是文王武王造周之哲王也然避而上之又有秦以先世有月不ります。 緒而有天下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本其先世之緒下美共織世之功化紹在天香下字義自配三后子翁京而無愧為其緣先之業何如散 人之所欲為而未得為者也祖創得孫羅而無縣父作得子述而益美乃克 統之業都其嗣位而後逐都干銀京據形勝之首開帝王之模是即前

言三后 耐 武王能造周 叉按笺子 指後也

户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悉

經 80-573

且缓說下章方推其所以配京者由于德也 隻以為後人能繼先題之武似也季彰山謂下武者不尚武之謂養武王以 季文王而王配子京明拍為武王則文武不肯並於且下武稚周對美之慈 八能粮先祖者惟有周家是大排此則武安即後章福其祖武之武却是家人能粮先祖者惟有周家是大排此則武安即後章福其祖武之武却是家 合朱子以為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局也夫三后在天民来指太王王

建工序《冬干二大》 徳皆天理之所在也武王則于世然而仰以求之通文意之所必窮順其時徒皆天理之所在也武王則于世然而仰以求之通文意之所必窮順其時有令合恭大三后未易既也惟武王能配之于鎬京者何哉至三后開基世行令 一里一京世紀作本末言即介成主之子中寻大人 和音合而進程皆得而越失則不足以成立信候 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他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 · 诗程正解——《参王王·大师 風也式則首法也〇言或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

析講此章首句言武王之能配先秦下言在純孝以孚天下也世儀還就復為李子而命然作孚不止于」家一國而已資不有以成王者之大信平者と合而進離野行而違いでいるので、2000で、200 未有之事就三后在天之心堂桥本高以一人横承面查得作處即其求處不可之事就三后在天之心堂桥本高以一人横承面查得作處即其求處者神為之親義則世種之緒紀久矣世種作求武王之以此為作也似三后為與三后世種累積已久而監察處尚多王武王之時如拘常守能不鼓起 日所以造周者共進即世後所在也作求內有來經樣通常變多方求合之后所以造周者共進即世後所在也作求內有來記憶通常受力了了了了一个人工人,是是一个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作件合理便是 之民遂皆親之為法為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基由武王能未言孝思而 合祭夫信之所在即法之所在也武王求德配命既以成王者之孚而下土(IIII) 0 c 0 0 0 0 0 0 000 水孝益立変皆同、良知不典道理到極王庭人自不息。 ○ つ 肵

加宜

世德所在即天理所在就其所行

成王之立十二之式水百幸思幸思維則 九國叛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伯者之伝

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者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

-

〇上配命言理故註以得失離合解此尋思言心故註以有時心之解前無法王之事為法〇成王要見非諸侯大夫之信式下土見非一家一國之本法王之事。

「風也媚変也一人請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侯雄服事也」言天下一媚这一人應侯順德水言之思取哉嗣服中清北反 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用為是武王能長言幸思而明設

新程正解したを丁上大作 天下之人亦以順德而應于下耳夫以一人之孝而成天下合天下之孝而子而無有不應我然此以媚而應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處于上故合称夫武王之孝足以孚式于人如此由是共下之人首愛戴武王以為天其嗣先王之事也 您以嗣先王之事者殆昭昭而不可掩矣其配于京也有由然哉、應一人則是武王之孝信能合久暫于一於要之末久而不忘者其作求世

一般主席、大学工工快報 一般のでは、1000年である。 一般のでは、1000年である。 一般のでは、1000年では、1000年である。 一名では、1000年である。 一つでは、1000年である。 一つでは 應言亦真是申替該嗣服就業上就調德先之孝與日月爭光武王無一念

言或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循所也經播

養品自

內悉主悉良其敢不來享真敢不來王也來質與行住相應益四方既歸

以是四方旨我之佐助也天命不出千八心·

人心之所歸正天命

· 承也賀朝和也問末秦强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退何通佐助也盖曰岂不有一詩趣正解──來卷上十二十第一· 台森然天人一

創業即後王之所以守成也來世子孫尚能於之式之世惡之來者思之來合亦のこののののの。一年,自然失武王能繼先赞原其道之昭明固如此矣然創守一道武王之所以武迹此〇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不敢自外于成憲為吾見真養之久有以得来命之本原格之餘有以契鑒不敢自外于成憲為吾見真養之久有以得来命之本原格之餘有以契鑒之念于萬斯年而天藏之集于五位春如一日矣何也武工之秦祀子之雖就繼世者認邦歸重在武王有以贻謀上之道則可以得天而久其禮也來許帶下春糧祖武亦如武王之末世德求孝思耳萬年言其久非魯也也來許帶下春糧祖武亦如武王之末世德求孝思耳萬年言其久非魯也也來許帶下春糧祖武亦如武王之末世德求孝思耳萬年言其久非魯也之道足以蔣後世後者如此の此章見劉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里之道足以蔣後世後者如此の此章見劉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里之道之心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經 80-575

第一次之意の上竟是天典此章是人婦の此兩章見武王配享之業可以歸干我之意の上竟是天典此章是人婦の此兩章見武王配享之業可以歸下我之意のよう。 との 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 垂之無窮也

愈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貫通非有候也〇詩中德 孝自德之理言日命合而言之日道 命孝学註中道学無大分别自前王得于身言曰德自後王權前王言曰 武大章首四何〇或奏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該然考立文

詩經正解 - 欧老士士 - - - -安民之意の大意言文王之有聲者以其安民也夫既為乎安民則豐邑其 === ļ

諸侯皆歸于武正鎬京亦不容于不遷矣然遷都立案而教民其首事也故 皆歸乎文王也夫然則功之成而文王其親見之矣至于武王蹇鎬則天下 以安民此功之所以善明也惟其功之著明者爲乎安民故天下舉欲以安 令不作乎然作豐之事何如益日以追先人安民之奉耳夫追來表而作豐 謀及其孫其謀之周也何如夫然則王紫成矣此所以各以克君黃之也 决之|而後始成之也非惟始無所為而以善其終亦豈徒為一 有幹症之作而天下咸服焉然其邊鎬之始亦豈徒狗一已之謀哉必卜而 斯之計哉日

献也均與未詳疑與車同發語解駁大無君也〇此詩言文王逐也武王逐文王有望到書談報有聲道水厥亞遊觀厥成文王燕哉 安皇面親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是 錦之事有首並推本之口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盡以求天下之

> 光四方顯西土其大乎其有聲也而果何以致之誠以當數之季民之不寧而王功義獨京時而王業與亦思作曾に為之不愈来益我文王之有聲也合祭此詩言文王墨藝武王墨錦之事若謂我問目岐山聚恭以來與邑墨

呼起胃頭所以有聲處全在下求寧觀成益君道寔不平者名不楊而文正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文王傳譽出于安民下贊其君道之監也有蘇是題詩 之光四太顯西土與聲名洋溢于後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求學二句非 說俱以心言註中天下二字須重看大意云非但使江漢歸心汝墳遵化已 于其克君也故

合衆大文王志在安心則都色香民居之地也其容以不作乎惟我文玉母原也代崇事見皇矣信作色徒都也遭即崇國之地在今郭縣杜陵西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原作邑于聖文王孫哉 經80-576

作贸而王

素成故以王后稱之〇定字成氏日上章言作學受命于天此

自内高以降民也城因舊為邑稱其城其體制被小如此則其成功速有似析辞此章進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以贊其克君也城自外直以衞民也邑

のででである。 のでは、1000でである。 のでは、1000では、

以黙答体命此王功之承于天意者何其恭濯也二目下以順人心文王富九龄之錫維折之命莫非皇矣上帝臨下有株酉願之所卷而継熈移移有

何其深摯也三日前以承先人之志自美媛媛武開辟至文王昌生而有聖のこのの。

水本此王功之紹先人者何其实変也四日後以別無窮之為天颫黎伐臺德泰伯融侯遂傳國于季歷以及昌而文王能克教前徵作邑于泉以適追

經 80-577

而過其曆也故〇以上言文王逐盟之事所以享國久遠後世匹夫嘱起非有大功德于民者烏能如周之延祚八百所以享國久遠後世匹夫嘱起非有大功德于民者烏能如周之延祚八百其伊湿也哉雖然三代之君其祖宗深仁至德素猜慰懿之弘功而其子務 干戈莫盛群雍明堂禮樂於 收度许是成消飲 懷遠展門親歷季您克愍子

り、東注維侵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幹皇王弘哉

郷正解―『窓生工大権」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工を設か此武王悪錦何如彼豊水園由東而注于海免接厥所為君山立またのついいのでは、「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人」 「東京の一大」 「 題也豊水東北流經鹽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續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

詩級正解——双卷·王·大佐 同而愛戴武王以為天下之共主視片之攸同者益廣視昔之推翰者愈光即乃大禹戰與之稱為之也故武王猶緒之戰四方諸侯皆得循豐水以來 大武王居以而人心之大同如此非武王之盡君道不能致也不信乎其克

鏡及群雕自由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以皇王忽武 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然我就人心皆聽上見之

/城也彩京武王所營也在暨水東去曹邑二十五里張子日周家自后移居 之學也鎬京府權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 者日衆其地有不能谷不得不趣也辟歷說見前篇張子曰靈靈降雕文王 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形。此言武王徙居鎬京鹊學行禮而天 部公到居断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良芸武王又居于霸旨是府民之歸

黄堂上解 八卷十二大雅 合衆夫人婦既祭則自豐而遷衛也其容巳千故建立翁原以示四方之後下自服也 一人不傾心于德化而心悅誠服者及善治以善教而益盡君道以師道而應以爲講學行禮之地但見軽教四記自範而西而來自動而南而北無有 而所以居重馭輕者有其地矣然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乃他務未達首作降 耊

益光皇王信乎其克君武

以倡天下之体故無不服請該自不平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而不也思字重思出于心故曰心服翁京作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而辟淮立又有也思字重思出于心故曰心服翁京作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而辟淮立又有 景王曰我自夏以后搜魏命芮岐早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府蒲姑尚在吾東 必由學平四自实皆帶鎬京號言東西南北肯聖化所洋溫也古義左傳周 揮中實事也記日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化為分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於 已前行于江海其後乃漸及于北故日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亦互言之序 周自西土 即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潮及于身故目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 土也已漢类至百角土也肅族於至五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

豐水有芭武王皇不住追厥孫謀以燕妻子則疾武王丞哉 也建都立成立人安長治之基則謀及于孫矣謀及于孫子之無事務造可 **康卧子玄我周舷為天下** 其子以逸則能敬之子夫獲何為惟坐事攸同之治生收思服之心而已〇 館京之遷而武王不佔繼世者不得不任其其今武王既謀及子孫而且 如族人有文王之選舉而一代之王紫以學有武王之選節而一代之王皇如此則親賢樂利及于無敬而保子孫在即所以保黎民也其盡君道也何,此之就紫重無難之不敢慈非武王之所事于夫武王選鎬而應事深遠一時之就紫重無難之不敢慈非武王之所事于夫武王選鎬而應事深遠 之為子孫謀者〇天下事自有不得不為不不為子其身必為子其子孫如 為君也而豈無所事子益其建都立學將以立久安長治之基其所以始孫 合衆然是鎬京之作登特等一時課載役豊木之旁稍有芭生爲光武王之(m) ついついるのである。 な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皇子於不得而不遷�� 部者至矣謀及其孫則此能敬之子可以坐草盈成面萬幾不勞于絲道を 典也也草名住事治透燕安显散也子成王也〇鎬京婚在豐水下流故取 也部及某意則予可以無事及百日賦也言聖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 以起題言型水道有芭武王並無所事子治厥孫謀以燕郭子則武王之事 一天終不能常見有尼之鄉安宅票候之邑也 事有武王之墨節前一代之王生 Ųŕ

逐新 此所 以 異耳 且

芤

地利也交武親女子

而豐鶴各建况于

後世故

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育天下非以力取之也〇楊伯祥曰此許見無思不服而已葢文王既造其於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文王有聲八章直五句〇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玉則言皇王維幹

文武之德故諸因此而誤耳

經 80-580

诗經正解卷之二十三大

多亞哥玉全閱 交交

意里珠稿上而有相之遊則全詩調質也の細分之一章言其受予之群一意里珠稿上而有相之遊則全詩調質也の細分之一章言其受予之群一配天末章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而格之速者正以后稷有配天之德也人而共功至早以配天當以天字作志天異其生天序其明農其道能相天言此詩尊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志天異其生天序其明農其道能相天

言共降生之具三章言共見 有相天之功也 東之異皆為下文教民株務張太四章言其

武統計及於作介仪上載完載民即如載生或首則田時維后稷一武統計及於作介仪上載完載民即如載生或首則田時維后稷一縣初住民時維姜類語師所生民如何克種時克祀到蔡以弗無于對政局常 郊神蓋祭天於郊而以先郊配也變勢言稱者神之也其禮以玄皇室之山 世紀精意以草謂之種祀祀都稱也弗之三歲也被無干水有子也古者立 赋也只人也謂問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部氏女名姬為高華之 用大字配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婚御乃禮天了所御帶以弓翰授以弓矢子

风扇也生了者及月辰居侧室也青春也〇美娘出配你你見大人班而属

お除之前也處改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按該動也值無異也介大也震叛也

蘇氏亦曰凡物之則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具麒麟之 生與於大羊蛟龍之生與於台灣物間有然害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 **归天地之始固未省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英蓋天地之氣生之也** 再明其受命於天山有異則於常人也然已跡之說先儒或類疑之而張子 具拇送放散然如有人道之战於是即共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城乃問 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問公制輕剪后機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

为経正な一次本十三人事 我知后程之德真可以配天者至今本其初而言之彼厥初所以生我周人合泰周公嗣聽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該若謂人知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 享配如献之神子以被無子而求有不由是上帝監其特論使之見大人迹 何足怪哉斯言得之後 而履其佛遂飲飲然如有人道之麼下是即其所大之處以爲所止之地既 **本定惟有部之女日姜毓為生民之事如何蕎姜媽為尚辛世处過精意以**

之新也此亦是郊媒之常聽姜類舉而行之不檢而句亦適然事若天監其 何正與求句時辦后稷相應世紀元把也成無予是被無予之舊而求有汗不日后稷而日周人春益別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知 息之母類註及月辰居側室則其地又有正宗無接而郊襟之地豈恭息 但就都被之地言此皆由假認註中即字耳盡即字乃即就之即非即此之 玩社有於是字面震動有張句又連上解可見見測從此談方山前台東照 **献使之事依介攸违言即所大之處以為正息也就姜嫄所居之處言為自** 即所言部棋之後由是即其所大之處而止息也且亦豈有於部棋之地也 所平內則妻将生子及月辰居側室社云正般之室在前熟經代格例室

原於是以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了也否則首生之苦亦人之所不免者則之矣上帝宣不無怨無個而寧我乎豈不以尊以格而來我乎惟其尊人天欲顯其靈異于世使知聖人之生有大異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確今後原當十月之斯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易無诉副之虞無災害之苦是今後原當十月之斯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易無诉副之虞無災害之苦是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風也盛秋腓正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異籍也以一盟覆之以一島乃去矣后稷呱糾;矣實量實計與 + 厥聲載路,東之陰巷牛羊腓時字之謎宜之平林會伐平林誕進之寒冰鳥覆蛙翼賭

温緒之也呱喻登也單長許大載術也滿路吉其壁之大也つ無人道面

之是又異矣衙以為逢非適也旣而置之寒水以為無復有生理矣就知為毘而置之平林以為必不免于煮蕪之中矣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為必不免了中羊之践矣而牛羊反腓而愛之是固異矣循以為出于偶也合衆夫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于是從而棄之其始也置之監卷以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秦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と異而於人收食之機裁院而爲乃去與后稷吸矣難關歷學故之失而其也以一異發之保愛周旋若有甚于人為然使爲不飛去則何以試其喻聲也以一異發之保愛周旋若有甚于人為然使爲不飛去則何以試其喻聲

之久而其聲有長而大此当本常之子干此見非不祥而為重異疑心律矣上過為乃去矣或作為既惟而去却無味竹節二句重看見得難問歷變故 該而死也寒水寒氣冱結之處欲其東而死也雖字者牛羊見稷以足此連 侵之地夷之監卷欲其政路而正也平林人即至到之地震之平林欲其飢 折講此章總見屋景而屋不能審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兼心陸茂午羊路

的就口食就之在維設在栽冻你不役樣樣結束多聲

恢真孔瓜此味味者 風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翼峻茂之狀就向出口食自能食也盖六七歲時 **罗記日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弄及爲成人遂好耕農養舉以** 然茂密也降降然多度地〇百后發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 也我樹也在我大豆動施施枝極穩起也役到也動種苗美好之親也懷蒙 蚌

多是為是雖核役之習特以適立及玩之情而栽培之公自有以奪其化工好為或植乎麻麥而麻麥則喉懷其茂密為或善乎瓜既而瓜瓞則零轉其 之美克岐焉而丰安之凝重克旋爲而神乐之晦爲巴知品洛之不此久及合教夫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無于人誕至于匍匐之膝而生質無農師 之或植乎在我而在我則稀加其揚起我或植乎未役而未役則發發其差 夫能就口食之時即有種植之志其于在数禾役麻葵瓜及也悉取而樹藝

見頭角之謂總是至秀所鍾其子常見處以我口食在匍匐時之後稍長之下種植一邊成是容貌監悟疑是神采收發史記曰吃如巨人之志即訴然之建者矣是即其功而見之不亦有大里于人耶之之建者矣是即其功而見之不亦有大里于人耶 也豈非事出于無心而天屬于方意者小〇方山云布施案皆由種植有道機而始試之于一數稷不知也要真物原生之性而是意之于各種稷不知見種植之志得之天性故嬉戲所爲出口大黑于人如此大舉兩間生物之見種植之志得之天性故嬉戲所爲出口大黑于人如此大舉兩間生物之 極而洪荒初陽尚雜草菜中稷兄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而又植之盡美可時想是言其沙也我之骨下四句在故等言隨所種而皆無不美也雖是嘉 欢所滑粒食與世者基此○註莊嬰以為農師又流得放為下文改称打 たのうかのことのおれて投之時已百歩天田地之が関物成在の称語種植媛無所習而能此見花提之時已百歩天田地之が関物成在の 而然但恐犯下章有相之道只道河南新姓の省等云此時民方製食不知

而未抵配甲斯而可為種疾且皆裏然而漸長配要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未抵配甲斯而可為種疾且皆裏然而漸長配要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未抵配甲斯而可為種疾且皆裏然而漸長配要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未抵配甲斯而可為種疾且皆裏然而漸長配要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未抵配甲斯而可為種疾且皆真然而漸長配要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未抵配甲斯而可為種疾且皆真然而漸長配要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未抵配甲斯而可為種疾且皆真然而漸長配要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未抵配甲斯而可為種疾且皆真然而漸長配要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心。

「中心」」。

「中心」

「中心」」。

「中心」

「中心 誕后稷之稲有相蛙 京實種於**有於外及實際管外**外是實際對於明時實新實果即有部時來學 栗栗然不我也的后稷之母家也当世或滅或邊而遂以其地封后极限公室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類實繁預而垂未也栗不利也既收成見其實皆而未拆也此演其種也種甲折而可為種也哀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發也 言后稷之稱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于部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 軍也都即也言盡人力之助也事治也種布之也黄茂嘉毅也不是也也用 可候事結婚的宣言 種莊之黃茂叫及官方質苞

后程之功認主姜嫄之配意特帶言之即宋正與府維姜嫄相應○華谷嚴學為農師此說非也豈有程未有亦而堯輕封之理即封派重在封國以教教民而封部元之自見或云此是稷自稼穑如此未曾及民至封于飯方是持程正解 一颗我于一次 干其中也以方清之初言也者生意欲澳而甲未拆也以清之後言種是甲草是除之使其地之可耕也更妥實方五句正種貴茂之事方房也生意前為之第而除之如此方見天地開闢北民都自己的意此意甚新奏或云葉皆云游水方平影食方奏斯民洪荒之初天下一豊草之墟也很謹馬之籍出之道也夷厥二句不平言去草以對較也或云葉草作無為苗害甚無來 力以相助之何以至此此昔盡有相之道也十實字不虛下正言有相之遂,以成見其實面不雅自種面前首而表秀而實與前生自然之序然非數人實と也好實之堅者形味好也類應之實其末壁而下垂自未發者言果能實堅也好實之堅者形味好也類應之實其末壁而下垂自未發者言果能有可以為無緒之在其時矣裏則苗之滿成長英裝盡發也猶云極盛那生作可以為無緒之在其時矣裏則苗之滿成長英裝盡發也猶云極盛那生 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治序春見稼穑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 而一教民之事本註明言竟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部疏義亦云后稷掌称動 見此等皆始自后養實和此云云勿作亦常語詞看須知此是后稷已為最 聖紀原本兩章意義本自相

外而序于先祖之上尊之也〇註以主姜源之祀又渡得妙正接下文肇祀 然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典則歌小茂舞大渡以享先 非謂稷未教民至下章方是教之部左細玩之〇曹氏日生民之功本千妻

已是任日是食时失以問學心叶養里反

則獲而榜之於敢任召而歸以供祭祀也和私言獲畝糜芑言任有至文耳 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雖祀 也來赤梁栗也已白梁栗也恒都也都獨種之也作用作也有許有也既成 果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田根除指和是也在黑家也在黑家一段二米者

合恭夫院受有部之封則必主有部之風故后稷當教民稼穡之時其所降了川のからつつのからのっつつの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備祭祀之需下言祭之所由起也上章已是後民称穩配之事為是周之有礼亦自此始矣。則有部之礼亦自后稷而始舉故凡此嘉禮皆用之以為酒酸桑盛以供聲則有部之礼亦自后稷而始舉故凡此嘉禮皆用之以為酒酸桑盛以供聲 原色也既我則從而任有以歸此果何所用哉盡有部之國白后稷而始封日有田梁東之色焉其獨種是那私也既成則是護而使之子敢其獨便是

者自其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洹腹不止用種私獨言種種表情異忠深感 と、ころうのののなど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大きなのでは、 不止用處此的言原色者北方多黄杰此亦自銀以小見其 以供從盛而實歷基故降之于民使偏重之此乃教民依播時帳領舉四種 今日天降者然此亦一奇也故曰謎降柜径可以隱酒瞳而和轉變糜艺可,,,,不分ののの。 弘旨在黃茂中 赤江府行神

> 正本受國為然主就 書所謂稷降插種展相嘉穀也〇倪玉汝曰上章- E力播而肇林此章言編 京老稷受有部之其則部之內神外神並皆主之不專指美雄觀下竟可見 王問子與口往奔中山之地無故有殺乃云天雨反以亡風何也日自古及 今未聞天下發與人詩美后發能大教民種教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桃俏 |統目覆而始則祭統亦自覆而御厥初生民夫達偶然の蹠孔幾子云觀

前經正解 東東王主大縣 也所将的世宗廟之祭取新合蔣替於之使吳達塘屋也無批羊也較祭行 取蕭祭胎取無路以較蕭嚴以敢強敢然如節以與嗣歲叫音事又如字談我祀如何或春或榆前或叛放黃或除前釋之臭臭情悉之汪沙載謀載惟 松之也程所米也要要對也浮浮氣也謀一日程士也惟獨我具修也和意味也表地不止竟而言后极之犯的都抒日也類楊去賴也既除不取教以

神而求神之事備矣宗廟與核皆有戶戶皆有養載婚爲以備應養載烈為備矣取彼斯聯合而婚之以祭宗廟之神取彼歲羊從而教之以祭行道之 事倘矣赴洪尚而十日俸士之但民敢惟而而齊我具修之必然吉斷之重 也則燥濕相惟而叟叟其聲感之于釜也則水火相濟而浮浮其氣爲傳之也則燥濕相惟而叟叟其聲感之于釜也則水火相濟而浮浮其氣爲傳之 不行則水歲之配必發故祭配之聽無不周者正欲與來歲以繼往處使有 合來說我后獨之配何如彼在不集內皆祭之所需也于是或春野而致其 而紫社族也 師之配自此而不廢焉耳 以實祖豆而獻尸之儀備矣若此者豈徒奉令蒙之配已於益以今處之配 精改編馬而取米出日或簽馬而楊其賴制或疑焉而取教以稱釋之于水

折講此章上九郎言語事神之態下言行配與于無窮也此正詳七章學配門

道之神也将傳播火也烈聞之而加于火也四者皆樂和七輕所以與來處

麦類在其中矣取無以較取牡羊以祭行道之神也群神在其中矣婚者以つこここのの人以教育者以之後取喬合腸間之脏葵于神明之前使其臭達于墙屋所以求神干陽也 於定是於紅鮮任實散味覺聲闡如見為往矣心臭臭浮溪形容物理殊覺美善杜詩秋藏成黑米精整傳白祭玉為往矣心臭臭浮溪形容物理殊覺美善杜詩秋藏成黑米精整傳白祭玉用此以綠與來嗣往不平重與來上往故即監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 秦日擇相配之士也齊成散看七日致齊三日也派為散齊散至于外致察 之事複殺以供祭祀矣而又有許多制度之作是亦一奇也好亦加 肉傳請火而婚之也烈春貫內加詣火而然之也內外聽皆有戶以象之故 于內具各備其所當供之物也修者理其壞也指除污穢也取蕭祭肺既確 第二句求神事也載潘載烈獻尸事也故日四者皆祭祀之裏謀者上祭之 洋之自或春至栽然作四事看或春四分為語事也載謀裁惟吉獨事也取 以我犯如何可引起犯以稼穑而肇致其精壓水火相流皆自殺作本於特 以學室

容能够多项以这样子全

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智以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 厨也可我也不日豆水面如即也走日登力為大美也看安也鬼神食氣日 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發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 後相承並鼓業業惟恐一有罪悔養吳于大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日無 飲胡何臭香豆誠也時言得其時也無近迄至しの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

之以配天久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是故祭必有。五所以若消醢也我其以合祭夫后復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而举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固室墓無罪悔以迄于全言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太美面盛之干益養取其質而不敢行尚爲精確寫于品物而整香之氣始 是而感之于豆葢貴其簡而不敢有加點祭必有發所以荐太美也我其以

資本子別總之廢也の此詩本為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資本子別總之廢也の此詩本為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信道の2000年以見得設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居故之遠者信不在干芳見之卷而此見得設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居故之遠者信不在干芳見之卷而

歸之聲配者如社之禮碎當之兼合而一之矣の母城朱氏日门后稷之壁 稷配天而終以華配為言茲仍借后稷之功總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 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感 而歸之子祖也○陳伯玉日此詩祀后

天豊直芳臭之精云平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而無愧父其前之也是豆登非餐祖德维繁令日居散之逃乃后稷之格天有素者致之得罪于天教民称情無幾不養民于成故至于人猶仰其繼舜其功而世世 與后稷相爲周旋者矣夫當尊祖配天之始而上帝來右之連如此是豈芳 刊十**付之超猶未與也而皇矣上帝已居然其來飲耐思成子感通之妙若** 邓天配稷也誰日不空 **基之若信得其時哉益自后程主祭之始固己承天商而粒我然民庶幾不**

泰稷要以黍稷為主香即遊臨大災之香始字與居实影紫相應言香之如之然故下一冲字以别之盛字兼豆發豆所以薦猶臨悉所以荐太歲不盈然者言上章是后類自奉有部之祭此章是今月有天下郊天而配以后殿然者言上章是后類自奉有部之祭此章是今月有天下郊天而配以后殿然者言上章是后類自奉有部之祭此章是本聖創格天之久也巩自今日奉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郊祭格天之速下是本聖創格天之久也巩自今日奉

升九就猶未終而上帝已居敢也言上帝而不言后稷者此意重在推原士 在若信的在于一時前不及干萬世則雖無罪悔于昔或不無罪悔于今至後有往民之行則不負上天之私而世世民生皆種后稷之賜又何罪悔之

經80-586

王而文武問數百年而此心不易則上帝之享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問 が放放業業性恐有一罪侮養展于天山后稷而公劉由公劉而太玉由大型進派深載性之致其為取級取屬之致其龍載姑載烈之致其被前後在 人之用心同一敬見之相傳也

新經主解 旅客干主人事 其近能相天也發既以農雖動又以農鹽電而肥典之修經甚詳微則能命于天而惟其為天所命是以有志于農其性一天植也长而有功于農此故此詩首言其受孕之與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異以見其受此故此詩首言其受孕之與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異以見其受 當時神爲於過未報久庭丁懷樂即馬劍方平嘉種尚遺于草茶彼孺者 楊和德幸也明示後世上也以身是為原也周人真該面配于郊河前孝問人制配天之配而必原格天之由所以享命草親香皆有道夾得日點 無百千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速也〇學山天止詩見 子何所憑而依之何行收而撰之非天生聖人開萬世校食之源那得有 誕字 〇安成到氏日此詩前三章言后發之所以坐四章五章言后便樹 **旬第四章曾為八句則去亦計路音韻諧協亦聲載路支勢遊賢而此詩** 受驗切脏之聽也與首龍第三章入向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入句〇此詩未詳所用豈如祀之後亦有 事而推原其自后程以來未常發展于天也雖未明言尊複配天之事而 藥五數之美六章七八言后複耕獲以供聲配卒事遂說歸成王配天之 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問為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 詩之形實為尊複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養之樂歌也〇黃東崖日

屋行至忠厚也周宋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壁九族外草事黄者《老七言》 成其福彩焉

全国通詩四章總以成成兄弟二句為主首章言該燕之意一章言燕飲之彩 即分兄也說後篇獨言父兄答行章可見、

筵或校之几 敦脈彼行華牛羊勿践隱方苞方體維葉泥泥結成成兄弟真境具爾或學之

新絕正解 大老王三大 河泥柔澤親成殿親也真着勿也其俱也爾與國同肆陳也○ 疑此祭事而與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求止之詞也在日而未亦也體成形也 燕文兄者老之詩歌直教彼行華而牛手勿題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

立元噫此與耶如也其可紊/ 然者皆稷之世德宜之私受世甘泉有舉者配以高帝戚帝有祭者配以 然者皆稷之世德宜之私受世甘泉有舉者配以高帝戚帝有祭者配以 秦奉配而原其自可謂仁矣守允人之配典而國致失墜可謂斯矣所以

以。以

可

東四族四年和村正人序有以不停 教精马民里的古四銀行民的全天民均序有以图形反数号民句指既被持 美味與之以歌等宣有一毫不盡其情也哉 多汁為酸少汁為酶脾即嘉散中所有者皆甘而脆之物以加歡也歌者人之主法,即質莫幸禮之次也重在主人上母即為非二的也互言以成交事之等夫就便在放視查在後傳使今之不乏禮所謂更漢是也主獻齊實雕之等夫就便在放視查在後傳使今之不乏禮所謂更漢是也主獻齊實雕之一是重席也少者散席而已老者可加入使有所憑也與如陳之量人職之一是重席也少者散降而已老者可以及有所憑也與如陳之量人職之一是重席也少者散降和民意,以及有所憑也與如陳之量人職 19 カナショのかのののののでは、東京教育を大学の大学の東京を教育を表現の大子を写真な事は大学を表現的では、 析得此章言方為之 · 新教教· 外展者主英一民英国家用得事来如例如手就樹之的貫華賢射多中也是亞日子學二 註去一統音則用音均則日左右均是也何要 合恭夫燕殿車交使不行射以為柴指水足以盡吾情也于是射之禮行器以中病不中者更射以多中為得以不與為他〇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以中病不中者更射以多中為得以不與為他〇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而堅正也不像敢也令弟子解所謂無撫與敖無借立無騎言者也或曰 展在乃解席而起升堂面射持乃審問以今於而舍失既均矣然而有中多 看有中寡者于是奉寫歐府之意乃得以行于其間也為之序為敢者中 教弓則既堅而材理强勁於以四錐則以均而本末恭亭矣斯特也衆獨 力和前上在後上前もかのおお前有家重也全都也前奏不也均肯中也 時侍御殿節飲食果歌樂之各極其· 胨 Ú. 作四平置體

也容矣令弟子 泛言射者故日序質以降四銀加樹直言勝者故日序度以不够中多則聽初而言非無畢而後行射也堅養弓之材勁也釣恭天之體平也令矢既抄析講此章言既燕之縣行射而序賢序德以為樂也日既燕者對上設席之 蘇致其節命也 惟大言也背立不正何前也疏言歷位初與言

100 詩紀正解 ķ 之年然得壽同難也有德以至壽光難也又顧以善相引使不昧于所起以兄飲此酒為千以賴養天和斬黃者白背之飲而難得之老壽父兄有以得 有能文字等更有限100此項蔣之詞於其於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有能文字等更有的00此項蔣之詞於其於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在等用新紹壽求命多福用斬得壽萬年無鴉皆此類也台即也大老見背 善刑與使不怠于所從則年野既高為若頭獨其有是壽考也乃其壽之言 是燕音文兄者老也而主是燕者則曾添也曾孫酒醴維職酌以大斗欲命各來、能行射以為樂久而晋之情猶未已也由是又象清以致服焉彼為戰以享壽融分是稱也 以引以養養種與以 則也曾孫主然者之稱今祭事而燕故因而納之也聽原也人可怕 而求也黃者老人之類以所黃者新日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教諭云用斯 及酒館維助 叔口及西以大小門原 以全層的量力反 以所首者可及首者台灣的 で長三尺の 欲父

瓦 剪 明氣勝之貨也要之尸告皆父兄之言通詩不出首二章萬年景福昭明數全直通詩八章前三章是父兄威恩服福而証之尸告下皆是述戸告之詞以之即於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該 一次 東京之元老為天下之連尊皆是景輔也方山以福壽平看此以福字故意 「本古葢とかが傷而後考終命也景解即于壽輔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馬 「本古葢とかが傷而後考終命也景解即于壽輔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馬 「本古葢とかが傷而後考終命也景解即于壽輔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馬 「本古葢とかが傷而後考終命也景解即于壽輔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馬 「本古本とかが傷而後考終命也景解即于壽輔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馬 「本古本とかが傷而後考終命也景解即于壽輔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馬 「本古本とかが傷而後考終命也景解即」 受見各君則有既醉何厚也問趙說衰則角弓之詩作而行華之風熄矣 皆談今正之如此つ黃東崖日草可親報問道也故者應父兒則有行奉 首章以四句無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議都首章有起與而無所與 行業四章章人何〇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八句郭八章章即句毛

與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節亦指王也〇此父兄所以各行至之詩了孝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真年人御景願川華力及 也の景福昭明中府合計都窓萬年令終即末場群亂無兩層一章言末場計亂之善所滯別都即即令約者即力中山所沿部首於京都郡即令約者東力中山所沿部首於京都郡の西就頌之憲只末場群徹一句足以盡之故邊且二章言楊幹祖之政本部在解 歴萬年之久介以耶明之福界為重殿人文為之童明離明機松夾奏為之此禮意之動者何以為粮予養昭明之嗣吾若已集之休也其必自今以始合亦不特此平洗育其华爾酒則既醉为嘉般脾胀爾殺則既将天我也成后亦不特此平洗育其华爾酒則既醉为嘉般脾胀爾殺則既将天我也成於沙酒爾殺既將若子萬年今爾昭明升進即夏 新報正解 · 农老三十三以事 .

於命古器物籍所謂今終今命是也似然也公戶君戶也周稱王而戶但日本也開明之盛也有我傳日明而未熟明虚明也今於善於也洪範所謂考昭明有融高明今終令終有做於六人戶嘉古門起以及 之間段辭也不依事其來不必事其物以因未然也而歸有其於知於是於 公尸葢因其舊如來已称皇帝而其男女循稱公子公庄此差告以等言告 奈然昭明之介何如落明而未配非盛也未至高即非極也吾君之昭明 2 以此告

三君君已超之福也其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景大之稲飲之一身門已澤克足既施我以德矣我也威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為報平恭盛大之之國報也尤有無已之情向者吾君之為獻願交錯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之關報也尤有無已之情向者吾君之為獻願交錯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之為非人是於食慰義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威者恩之母下冠其久于獲福也醉酒能穩則為豐章之慶集之变代則為會大之蘇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也醉酒的梅浦

深柳学

新経正解 | 秋干三大雅 具告維何邊豆語差別系**朋友收攝攝以威俄**下牛甸反 一風也舒張清潔而美也朋友指名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松地の本子語の一般中央「明年了有家人」以イオオー」 名著治化熙後俊偉光明如此今秋即上立萬年字不是考於分之說有众有融收禄不可敢清虚不可樂是為商助大意言受福之君安富真荣少願 未移也亦既有其始失即其始之燕亭不可以必其彩之善哉此非予之也、作者也夫曹轻乃後日之事雖未先見而善始乃兼終之兆定有可從今雖以前之至而有融為明之在而商與為此遺也一等以前分子為所平而今則以之至而有融為明之在而商與為此遺也一等以前於千千萬所平而今 自此主於衛皆亦戶告之解 久則為今終今雖未終也而其始既善則其終可知是因始以熟終也语意正是明今終意今終何以知之若昭明有融高剛在今日則為事始無之于正是明今終意今終何以知之若昭明有融高剛在今日則為事始無之于 ·立也基公尸當向者之祭已傳神意而以令終告矣臣子之所願乃得諸神 李章皆追道祭之受職以明領精之定也 只歸重令終上行華之歌君本以神之餘惠而惠我氏醉之說亦遂以川之 以汝之祭祀灣豆之鷹既靜嘉英而朋友相對任者又首有威儀當時意也 民口自就醉以酒至此皆祭事而燕臣下報上领廳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 第台而告君見今日臣子之報願無憑昔日神明之昭告可據耳〇東東B 派神生

が発井君子之敬世の不便主祭之敬世也を 不便主祭之敬世也を

10、CooのC 但主祭之敬己也而朋友相獨在者又皆有威儀足以當神意馬斯友之

海北京上二何是奉祭備其

牧下是助祭得其人也首句乃詩人之話該 ○こ○Cコつつつの

威儀礼時山 是君子有孝子 野族孝子不 匿永錫爾頻 其類推何宝家之童苦俊及君子萬年水錫祚亂音子 考了之不歷一就事之間而君臣父子谷盡共誠如此是宜神求錫繭以盡過豆前裏衛日盡其物平而又威廉之孔時朋友依遇猶曰相以人耳而又君子之孝已也而且有孝子孝子之泉英又孝武不場而始終之無閒裁夫君子之泉英又孝武不場而始終之無閒裁夫 臣一敬此是父子一誠末錫句想示之就本章香亦須插入上意方完盡事者然故曰不匱亦字含下萬年慈類字念下祚徹意此逐上章説上是君宗太之降而其故心猶若視祭之初迎生之於是其孝出自性生如撰之不 慢非孔特而何不匱就來真上見匿者謂其誠意有特而場合當放解之後 はまる 者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皆有威族而能不數不疏不急不 始之以今日本将行之干無罪也介之了一時者盡重之子有水也此因神 威儀既得其意又有孝子以舉事孝子之孝武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書奏 职业孝子主人之嗣子也例禮祭祀之祭有副梁東衛嗣類著也〇言汝之 《李丰丰大》 也言宗趣而嚴肃也所稱縣也領子 孫也錫之以善莫大

有間矢柳未也必萬有干蔵而來錫之以派降歐色機廠之新屬原沃為的有間矢柳未也必再為斯年而來錫之以雅豐大不豫千日中天下爾今因有於夾柳未也必于萬斯年而來錫之以雅豐大不豫千日中天下爾今因有於夾柳未也必于萬斯年而來錫之以雅豐大不豫千日中于宸怪而元吉之變此其地也遂九閣于清壓而介福之受此其地也富有于宸怪而元吉之變此其地也遂九閣于清壓而介福之受此其地也富有 所謂此章合下二章乃錫類之蹇正萬年昭明之事业意又為下二章編集有其寒而吾人之所謂的到今終者亦有而以今人以為年此亂也不有以開英葉之本支子如此則公戶之所謂錫類者圖之於萬年此亂也不有以開英葉之本支子如此則公戶之所謂錫類者圖有侃矣抑未也必萬有千歲而來錫之以減降趾係挨擬之瑞螽斯伏數數 合本然神 維何但見去計所沒有軍家為軍家之中有盡點此六

之有孝子以聚奠也必有萬年末錫斯為高則今於 本老王二大 深神堂

其飢雜何天被結爾禄君子萬年其命有僕、

重

之所得有意則目夜自共福之依附自言則目後先後御附近于人則有左縣故欲錫以亂則先錫以離也大祿即天雜永終之族就為天子說自共福之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持謂此章首以雖不言亂失而下三似定言爲非之事蓋亂非祿則亂無所持謂此章首以雖不言亂失而下三似定言爲非之事蓋亂非祿則亂無所

其機能何釐時爾文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中美里万

在〇合看來祚徽便是景福昭明今終之福也此二章要見祚徽相須之意及の○○○○院士目蘆爾门下三句謝只沒復然女士賢子孫內有一祚字上章天豫景命正承受在此孫子年上的上章重被字北章重釐字郎上文上章天豫景命正承受在此孫子年上的上章重被字北章重釐字郎上文上章天孫天乃子面又子孫而又孫之意如此說方應得上章萬年字此當必望又孫天乃子面又子孫而又孫之意如此說方應得上章萬年字此當 整府女工而孫子于是乎從生也大景命之所維持那絕有非此孫子哉而所來嘉所致移皇自光于多男琴葵諸歌而的氣所經的燕華徵其繼美殆而外嘉所致移皇自光于多男琴葵諸歌而的氣所經的燕華徵其繼美殆 既也是子也大士文之有士行者都是寂寞使為之北也在題也謂文生事 O

全人与照詩五章一例總是曼典其亭盛兼而養盛爾也各章俱重末二年是為等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監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一句首章 東為叶吾 不反

中小からかい

合衆波是影在沙則有

心の

過其所矣公尸之來燕也有禮

以處面居上

有の

之意成就也言來成就于已也

好隔酒既多開發既嘉州界公尸非飲脂除

から、これの

見持路體在巫公尸來燕來軍兩酒既清爾役既等公戶燕飲牖服來成 詩経正解 水老干三大 寧吳惟酒與龍所以成熟也爾酒則既清吳爾報則既醫矣公尸熟飲千 與也令水爲如鴨者點爲也涇水谷屬自歌工而指主人也聲秀之問遠之 〇此祭之明日釋而質尸之樂前言是蘇前在淫矣公尸則來燕來空矣酒 公尸蘇飲而輻除來成食 耒 冰步

新經正解 人卷三十三十十 是監在者公尸來燕來處附酒既看社爾殺伊脯公戶燕飲福禄來下州後五 是題在疾動公尸來燕來宗既班子宗福縣攸降州牙公尸燕飲福蘇來祭 合系は鬼質在洛則有以過其情及公尸之來燕也登進依兀則有以安其與也清水中局地也獨酒之沛者也 析記此本以息之得其勢與公尸之得所尊沈說文日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一二十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八八八八水入大水也宗尊一个公尸熊欽于祭来之後則降于昔老復降于今矣福禄不積而高大平一 在震言水条從收降來在刷號受福應特又受酬則積之高大而祭失下之詞重下今日為實之漢上既應于宗指在務死有言公尸燕飲指經而下之詞重下今日為實之漢上既應于宗指在務死有言公尸燕飲指經而也就再以實聽為身之尊樂而言不必就為聚人所尊就既燕一句輕是起此就再以實聽為身之尊樂而言不必就為聚人所尊就既燕一句輕是起 祈謝此事以為之女其名與外户之得其所處居也謂居于燕所也亦有得則宗外遇而寵澤恭降于其躬矣福蘇不來下乎 不來字子向也既無于宗縣有妥俏以致孝有意歌以致敬福縣固伙降去 承之也 其所安之意前等字以心言此處字以身言古義所周禮胎人掌乾肉氏祭 外不來處平海與殺而以熟也爾酒則既深南殺則伊脯今日公尸之燕飲 台系世界原則安然在泉水所會之深矣此公只來燕則有以荷母崇之典與也深水會也來完之寒事也于宗之寒廟也樂務而而木也 秘共豆脯荐屬註云蒲折日蘭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謂下集于其躬可如C 水者宜香稱也謂以公尸而處有位乃其所宜也一說宜各釋其心也有帳 以具有以 歌之意為者謂以一人而沐天子之依福禄來扶持其相之也 角其 施而 來宜爰酒與散所以 燕者也兩酒 老来物生 則 既 多期 後則既喜

全直此詩首章言王者以過 **清經工解**一个卷干三次多 製川居銀反 上設者亦未是 合衆彼是醫則安然在水流峽中之壁矣公尸來孤情治而神怡不重宣常 和悅宁且是燕蘭之行古酒則於欣然而可樂增炙芬芬然而聲香英公口和悅宁且是燕蘭之行古酒則於欣然而可樂增炙芬芬然而聲香英公口 果也受水流域中两岸如門也重重和龍也成成幾也不本香 」或泥三音注中皆預願完遂把二章作截以上為三

天用り、個頭令衛星民宜人受滅于天町及保在天命外級之自假務樂者君子川、個頭令衛星民宜人受滅于天町及保在天命外級之自成務樂者君子也美子孫之臣惠亦所以美君子也死詩意于領中官規定のこのであると、大田の、ののでは、

成也開業也君子指王也民族民也人在位者也中重也〇言王之德民宜成也開業也君子指王也民族民也人在位者也中重也〇言王之德民宜

于天矣然天之于王者爱無己也既保之而錫以奠安之慶佑之而縣以劫德而發可以有天恭而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悟我可慕可樂之君子充養德而後可以有天恭而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悟我可嘉可樂之君子充養德而後可以有天恭而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悟我可嘉可樂之君子充養。此公尸所以答是醫也若謂人君以一身而叛天下因家必有格天之合衆此公尸所以答是醫也若謂人君以一身而叛天下因家必有格天之

保作申

重之命者於詩

人特次第三

新庆無不移移皇皇以道先王之法者 與政利也〇言王者干薩而得百屬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干原道為天子也 與政利也〇言王者干薩而得百屬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干原道為天子也 與政利也〇言王者干薩而得百屬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干原道為天子也 與政利也〇言王者干薩神秘皇皇道君宜王不經不心率由養章

無限忘之弊不熟意自然率由 矣。因家之所謂編解其大乎子孫之縣天無騙人之國必先編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得也亦其大乎子孫之縣天無騙人之國必先編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得也亦其大乎子孫之縣大明不為為其國家之所謂編解其大乎子孫之帝

但或日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以任衆於是以能受無東之屬為四方之綱此其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詞以任衆於是以能受棄東之屬為四方之綱此其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詞以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擊之美又能無私怨惡威儀抑抑德音秩扶無怨無惡聲率由臺門受關無疆四方之綱

私意故老成之是多不使于英主劳免之游或是情无自野此念未除賢者能改者不定了人人情相排刑怨也相反则恶作此人主與群臣相左之能來恭修德之縣咸僕德之符德音德之者即君子之顯顯今德也德顯為德來恭修德之縣咸僕德之符德音德之者即君子之顯顯今德也德顯為德來恭修德之縣咸僕德之符德音德之者即君子之顯顯今德也德顯為德來恭修德之縣咸僕德之符德音德之者即君子之顯顯今德也德顯為德來恭修德之縣咸僕德之符德音德之者即君子之顯顯今德也德顯為

意之郷即君子之宜民也本修徳任賢來開看受福是居君位而有天下意之郷是董君道而親天下本修徳任賢來開看受福是居君位而有天下意之郷是董君道而親天下本修徳任賢來開看受福是居君位而有天下意之郷是董君道而親下不以至由舊章也此說新祭可從又云不日群臣而日群匹者忍奉由群匹所以至由舊章也此說新祭可從又云不日群臣而日群匹者忍

成而無煩于佐理矣不有以私及朋友乎故外而燕及于百年则百年已無行經正解 家家工主大推 医下之以安民爲職者亦得以坐享此后縣大吾召嫡嗣既能為國方之綱矣則綱張而紀亦理凡所以範國曲成

當照民安意始于燕及有來展面仗監句亦有聯絡之網繁頂上四方之網がいることである。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が新班章上二句言君之治有以安于医下言人臣切願治之忠也稱紀句析謝此章上二句言君之治不以安于医下言人臣切願治之忠也稱紀句

成立以肺後王者也故人主欲繁尤王之皆出处先去先王之皆人惟無怨成之以肺後王者也故人主欲繁尤王之皆出处先去先王之皆人惟無怨知有已释賢滿朝作得展布聽其所為矣鑑訓詩就云舊章先王與群匹共知有已释賢滿朝作得展布聽其所為矣鑑訓詩就云舊章先王與群匹共

雖欲各行其志各替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無是二各麻然太處知有人事

日期彼共兼及民則欲其世極至于天子則欲其不解而指謂之愛君此可 臣則彼共兼及民則欲其世極至于天子則欲其不解而指謂之愛君此可 以議詩人之意奏 于一人則臣下無粉更慢壞之惠此意最配百段在外者鄉去在內者即上得從容效也絕無望於民此便是無非全不修職業之該先正討大權總根 之動于位處燕及玩及字中是因安民而及之也大抵綱紀日孫之仆入正、い、こ 位特其常平田之前已民之依眠詞民之所以壁也直是常見前世之未安 君之意乃始心所發者勿作相之之多賴紀非王嗣自立乃舊章也不解于 州友媚守就心設是臣子自放之忠盡非以燕及故始之也不解二句是顧 假楽四章章六句の非常常日此時有度孫秀美意思有上にいっているのでは、 **化先正謂非成王府不能有**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四大學

了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治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

公劉章

姜朝烈水武全問 以之璋章玉 萩

上四季肯至那個管疆理之事末章又粮放之面言其富庶之效也各章以定居三章言普度邑居四章言落成而燕飲五章言辨土校民而經制定總定居三章言普度邑居四章言落成而燕飲五章言辨土校民而經制定總定居三章言普度已入一章言在或而微為遷都之所二章言相土而至。以及民為主故詩稱觀以或民事言之前五章詳故其始終之事末 居三章是始本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基以下總共始乃理以下總其輯句乃公劉建國之本心耳不可專于此句上見其厚民也見亦卓越〇匪 首句提起而厚民惠各就本章見之章章要撒上章思輯用光意聚闢云思

精也飲食糧粮也無成日東有成日要轉和成谷揚級方於也○舊說召康財也為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南風居安康軍也場遇田畔也恭露河用光日失斯張干戈成楊麦方啓行川戸即反然公到匪居匪康超場站超疆超積透倉超要照飲務種頭干學指于臺思頭 公以成王将淮政當戒以民事故訴公到之事以告之日厚哉公到之于民 幽焉 《亦不出其封內也 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 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遂都於 也都和和水不敢寧居治其田略實其倉原既富且强於是豪其熊糧思以

降在原何以舟时之之維玉及孫進轉及項蘇籍客乃司黃出及無於新原既無民繁的為既順題宣而無來獎籍時則在獻籍献外復 高程正解 一次发手四次 不思舊也城山頂也舟帶也輕刀輸也奪刀上飾地客刀客佈之刀也或目一頭也會相也無繁謂居之者來他順安宣徧也言居之編也無求學得其所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相上而得人心之和下乃詳其相土之事也于胥斯原州神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莫非為思報用光計耳何其原于民哉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莫非為思報用光計耳何其原于民哉利如是之條形以象交德也輕珠容刀之具于以象武功也有維何見有維玉及鴉之條于以象交德也輕珠容刀之具于以象武功也之所自復降在原以審其地勢之所止當時上下于山原之間而身之所佩 候土之葵塾之民情而皆協則可定都于是矣于是陈則在歌以察其地勢也見從遷之民既無既繁順高而安所止宣焉而居之獨有得所之樂而無合条厚哉公劉之于民也當自戒至那之日為相土以居之舉言其相于原 是给至那時飲相上以格尚未有若落故註添一 容刀如言容具謂輕珠之中容此刀(Bo 言公割至)動飲相土以居而帶此 刻佩以上下於山原也與家呂氏日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 1 之業而一旦為建国之舉則民力弗堪通以病之有厚民之心者不為矣此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办其篇于為民之心見疾若平府未致實現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办其篇于為民之心見疾若平府未致實現 所以為厚于民也飲 緊要之事而推其心東在思輯用光一語由是式備具而後快遇點見非 ○此章見治園而務足民之事因差園而為安民之園奠非所以厚于民也市最隆但與本講非預為選都對不合上乃字此爰方字俱要透發為民意意最隆但與本講非預為選都對不合上乃字此爰方字俱要透發為民意 〇陳伯玉云建國之計必先聚類治兵而兵食又有先後故先言場盤的楊 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說居己之成不知永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 起以為胥原之由耳底繁指從遷之民言順宣指民居官大全問二 女之故也 **徽字既無二句不重不過** 章就

為公釗逝彼百泉瞻彼溥計原廼陟南岡乃親于京東及京師之野與及于唐 **诗经正解** 人名王内大雅 災處于時處族于時豆豆子時語語 風也溥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 此只重躬親防降之勢上以見其犀民意〇左傳変是數琢帶裳輻舄昭其是詳言之維玉句文以象德也釋來句武以防虞也然只言其一時條服如得所居之地而度其可以營邑居者疏棄于胥斯原是總言之涉嫌在原又得所居之地而度其可以營邑居者疏棄于胥斯原是總言之涉嫌在原又等於陟之勢隆羽明日贂嶸降原只大概寬形勢以定派下章逝被四旬則等疑陟之勢隆羽明日贂嶸降原只大概寬形勢以定派下章逝被四旬則 是成仁人之体而必故土之念亦以殷戎秋而幸華風之意之無繁者言民情之皆論也惟民情既協故相土以定悉無求奠連順宜哉 之不容級匹則二句正是胥原之事防降二字是于地勢之高處地勢之下之不容級匹則二句見邑居未定時民情已安正是人情之已報可見邑居未愛之有以上三句見邑居未定時民情已安正是人情之已報可見邑居而成也得七人而依歸懷土固非其情越貧祖而慰止旅處一如其舊尚何 **后原自上觀之則即南岡而親于京于是為之居室于是盧其賓族于是宣** 者監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處奇也族有 度也嘉率和乘墊属游祭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順宣而本 灰也直言曰言論難日語的此章言皆是已居也自下親之明往百泉而壁 起俱要審察以相其可以定都否耳 既從高處相一番又就平處相一條何 · 居祭職朱子目公到始于草斜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茲是以居已由是

者突向也先由而謀國非無話也而謀出草原亦若順而廣光者令則即此詩經正解 一次後二十四大隆 一家中のこのこの 五 一家神堂 **城**度彭氏 言其所言焉而嘉言孔彰斯民可由是而承聽矣計謨既審之府有可以語 都會各不可不思所以虛之矣而所以虛之者於是其止宿有常所也委積 ·跃此句屬下文香見得風氣所像陰陽所奏可以建邦啓上而作邑居也 H 劉哲也于 外亦是 烟 頃盛之地 故日 京師之野葢山川

家于华酌之用匏藍食精之飲之君之宗之 為公副于京斯依 對於雖雖雖濟濟性便差便几既登乃依何乃造链其智執

> 所也依安地路路濟濟群臣有長儀犯明使也使人為之設進几也公養之 以此依依几也曹華收之處也以承為然用稅為對於以對也宗尊也主也所 一一 以此依依几也曹華收之處也以承為然用稅為對於以對也宗尊也主也 以依依几也曹華收之處也以承為然用稅為對於以對也宗尊也主也 所述依安地路路濟濟群臣有長儀犯明使也使人為之設進几也公養之

宗事也の先大家文云就承示於使甲不貴興味為人上者且然而小民子宗事也の先大家文云就承示於使甲不貴興味為人上者且然而小民子 立君立宗恐未然又是公劉自爲君宗耳峯此章言其一時燕獨未說及立 相語悉故然飲之設主干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榆蘇鄉沐雨櫛風奚題 既久陰性森嚴君臣之分不息不明你息廉遠堂而九冊勘里上後下怕不 是無浮費系匏酌示算使知不貴具羅為人上者且然而小民干是無侈飾 為支我為本故日宗宗法立則昭穆嚴而親珠辨矣朱子日東萊以爲為之 宗就飲燕時說盡彼為臣我為君故自君君道立則甲高陳而貴股位於彼此無訓儉實意但後人不可不思其儉質亦妙食之承稅來飲之承酒來意 有斯不遠先世者予此意深得召公戒王本肯〇六帖是在守成承平

經正解 《卷二四大章 人人之一上下之情不思不通的思分養未明祖率簡多如漢初飲酒學功 來柳七

公劉既海既長民景題同相駐其陰陽如其流泉其重三軍多消於度其以 詳微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 全面以生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緩之官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息了可水 東山上四方は 山西日夕陽允信 三句是辨土宜三東只是三節泰古者節瀬政諸民田之中無事則為是有三句是辨土宜三東只是三節泰古者節瀬政諸民田之中無事則為是有之之意觀其泉之上流從何來下流從何沒以備三時或早或液之度以上 似自不容不詳慎矣故即承之曰既景云云既景向管下二向景以香其方其有故美其能廣長之也曰既溥且長則寒與向背不同水泉灌溉有利不耕治其所除之地以為田也東西為傳南北為長公釗遷都之縣及土皆非 理田野之事為是自菱夷墾閥之後百菱夷謂拔去草木也譽麻皆關也謂所請此章上人何是授田于民而周其豫下是廣田與民而大其居粮是疆(二) 大田改畫制兵食不病其盛如此其思輯用光之心可謂動矣何其厚于民人中人人人。こここのこののののころのころのである。不足以受所徙之兼又度山西之田以廣投之面邪民之居信于其益大為多少與其中地利肥徒之不同制什一之徹取于民以馬粮食至所制之血 面使田有一定之前國以祭共形勢使田得高下之宜相條陽申景之之資 相其熟為向陽而緩熟為向陰而寒以順百級宜寒宜暑之性觀流泉中問 則為兵是不悉民以為兵意及其照原二一句即量地制稅之意有田則有 異宜故須度之野度以歩除度 不来 丰田八樓 · 與報也大率是并其四使地力

徐田爲極度其夕陽幽居九荒、

→はまち天寒降土地氏院以而且長地最多日

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益因而修之耳

天大地口此言辨土宜以投所後之民定其軍職學其亦法事 以廣之而豳人之居于此益大矣

種之遂浸凋而耕之則觀其流泉淮縣順地利以生穀物正經界辨土宜足與則相其陰陽向背承天氣以宜禾黍至廣谷大川源流各出民擇所宜而山風察其形數使田畝得高下之宜山南為陽山北為陰寒媛不同所宜亦山風察其形數使田畝得高下之宜山南為陽山北為陰寒媛不同所宜亦山風察其形數使田畝得高下之宜山南為陽山北為陰寒媛不同所宜亦山風察其及劉之于民也既定宅于京飯遂疆理其田野初至于郑墾騎土 三級為草而已不起家之副丁無羨卒也至于有田有稅度其陽田原田之以皆處其民矣又因田以定既彼大國三軍以其係卒為漢令制其事適所

经 80-601

度其夕陽兼辨土宜定默杖言而以允荒繁承之見民歸之泰地之神者益度其夕陽東辨土宜定默杖言而以允荒繁承之見民歸之泰地之神者及井出軍即以升養軍兵賦之法直前歲于井田之中也以上三何是定賦稅未必行繳特自後人追論其先見九一之稅有所自知平三華彼民粮是以未必行繳特自後人追論其先見九一之稅有所自知平三華彼民粮是以 成既十八則車亦千無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六十五百人其 至平西吉其居之獨也肯以見民之歸者日益悉而用之群者日以廣也〇 小司徒徒後無過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 東則自水之西而往千東言其治之遊也公到之度其夕縣則自山之東而 海長者益長也山西久知得以故曰々陽邪之山即梁山也太王之自西祖 作計畝均分民得其九公取其一不竭民以來上意夏制未有百畝公納亦

高公到于面斯館外在法酒為乳取屬取銀丁和止基理理爱聚麦有时羽夾 到也能容含也祖舟之截流構沒者也属死銀鐵止居基定也理题理也聚 行級此地勢大小之異也竟作用制看本移甚 につうかのつのこの口に口についた。 高軍此時勢大小之異也周百畝以行徹商七十畝行助公劉則于助之時高軍此時勢大小之異也周百畝以行徹商七十畝行助公劉則于助之時 人一并之内是八人為軍夷公劉則一并得三三中進一是一井內止一人 八多也有財足也遊鄉也皇過二澗名首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即殿職 有替次須細玩の此章句句要得趣飲止 公到一章章十句①馬吉人日公到始而遷都也為安民之計也移而定

私以宫室必许于属銀也則取属取銀以成平宮室之用但見既定居于此或遷派而館于 自之 日以宮室必養于村木也則沙渭取林而濟以舟禄之合泰夫公劉之厚民如此今以其始終而假言之厚哉公劉之十民也當自 居之而幽地日以廣東 然無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鈞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喜乃復即芮勒而 而為舟以來往取屬取銀而成人 万作例朝水外也〇此章又懸放其始於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內身收村 · 正基于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

, 能容乃復即芮水翰水而居野而外地日益廣矣, 限之富無如此何其盛 國家之效具見周之王兼先此及つ止其五孫一 爰有爲非復乃積乃倉之舊也然是黎庶之民非京師之野所能各有夾其也由是民之居者日益繁庶而爱衆爲非復既庶既繁之舊也日益富足而而民已得其所安矣遂疆理其田野辨土室定賦稅而所以養民又無不周 息一前居為有遊其過獨而居為然止居之族日以益能又非自遇二問所 句中兩事○註中康字俱

經80-602

月言先公風化公劉明言建圖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公民國公劉之道民王撫而有之可不心乃祖之心民〇永嘉陈氏日七四人民國公劉之道民王撫而有之可不心乃祖之心民〇永嘉陈氏日七四人民國公劉之道民之為此

泂酌草

有豈弟之德則能得民心否則不能矣章水皆要反此意方見或王也不可全自通詩三章平看總是欲其當君道而得民心也重豈弟上戒意正在此基序洞的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也 河道的孩子沒指指按注蓝可以醉牙的目里反量第君子民之父母好成 依輔氏以下二章為足首章父母之意

特壓正解 一大老主四块 此尚可以餘館及董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平周曰豈以强教之弟以 典也何遠也行潑流僚也餘盛米一點而以水沃之乃再悉也館酒食也君 了指王也〇首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涼挹之于彼而注之子

悦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請民之父

之縣民于是平背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豈不爲民之父母乎何非豈弟則之縣民于是平背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豈不爲民之父母乎何非豈弟則也必豈以强教之而遂其好遂惡劳也必豈以强教之而陳其好善惡惡之心必弟以悦安之而遂其好遂惡劳 為萬民之所歸息者也吾王奉天以子民可不修德以平其心平使桐酌彼合來舊前以為召康公戒成王意郡天之立君天固异以父母天下之責而 終節之用矣况我豈弟君子具天地好生之心備乾坤簡易之德則其丁民 行流之水本非有原之泉若無所用也然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為

析謀此章合下兩章即無源之水有資子乃與有德之恐必庇乎以也行為必辨民以後欲惡在其為民父母耶 澄獨求清水之可? 小清中水或道上流水也的與花無二意把即的也把注二字大有主来表 **所全在干此總在洞門後三字該字上映出**

> 時候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常有所要循父母之無妻子也不重民載之為父母為〇蘇子由云流海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不重民或之為父母為〇蘇子由云流海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在民之父母句內二傳意須合說方得豈弟意明白此重我去父母乎民止在民之父母句內二傳意須合說方得豈弟意明白此重我去父母乎民止。 體之深情而得人宜化亦不可幾矣○外有來母而遺愛者四十餘年漢有召父杜母而獨良之最語思奏世是一方之父母君天下者其亦楊然子一天子春天下之父母也而司牧春又一方之父母君天下者其亦楊然子一天子春天下之父母也而司牧春又一方之父母君天母而遺愛者四十餘年漢有召父杜母而循見之最語思奏世是 真里所以民多不被澤能平此之心體被之心則平易自能近民而呼吸。 通休成與共当不為民之父母当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於 有相通之意彼此二字更不可問問看過盡君之于民籍為尊里滿能江

神經上海 两个子中人事 一种是一种的设行潜电被往拉可以准要指量第君子民之使解析古图页

也是為民之使歸矣荷非其德民就與歸載 平吾知出其董弟以怙員斯民則民皆依之以為歸趋于其敬也就于其養合孝刑的彼行療也被注為尚可以為潛妻之用矣兄我君子有董弟之德

泂酌彼行僚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苗騷州豈弟君子民之攸些音號 我就于其養如子之切贈依于父母也教就于其養如子之切贈依于父母也都非歸附也乃谷托之意起于其析詩恭所以展酒使繁要本民之父母本歸非歸附也乃谷托之意起于其

與也沒亦禁也壓息地

宣弟君子有類為然則盡君道者乃所以得民心也王可不致意于斯哉 千吾知出其豈弟以奠定斯民朋民皆期之以為安容若其性也各遂其生 也是為民之攸坚奏荷非其德民就與坚裁夫父母也攸歸也攸監也皆于也是為民之攸坚奏荷非其德民就與坚裁夫父母也攸歸也攸監也皆于 合泰利的被行來把彼注兹尚可以為濯溉之用矣况我君子有豈弟之德 析講院即准不指物言 灌之意便座休息之也謂民類之以為

經 80-603

京上三句有遠近相響彼此相益貴駿相對之意意則係乎上有所雖便有所不嚴有所堅便有所不整君子可以思矣〇句後則係乎上有所雖便有所不嚴有所堅便有所不整君子可以思矣〇句

河町一菱差句

全点此詩首章總教以養原歌之端下皆詳廣歌之實也末二何正與以失共全点此詩首章總教以養原歌之端下皆詳廣歌之實也末二何正與以失共為是一時相應洋於三章極言編於壽考之盛五六章言得賢自輔之益七八章言賢之具也〇此詩主章在誕王之用賢以保養前四章三伊爾宗已指得賢賢之具也〇此詩首章總教以養原歌之端下皆詳廣歌之實也末二何正與以失共自賴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則前面解解所以可久者雖然事务由 自賴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則為綱則前面解解所以可久者雖然事务由 賢之具也〇此詩主意在誕王之用賢以保養前四章三伊爾宗已指得賢 等之具也〇此詩主意在誕王之用賢以保養前四章三伊爾宗已指得賢 等之具也〇此詩主意在誕王之用賢以保養前四章三伊爾宗已指得賢 等之具也〇此詩主意在誕王之用賢以保養前四章三伊爾宗已指得賢 等之具也〇此詩主意在誕王之用賢以保養前四章三伊爾宗已指得賢 等之具也〇此詩主意在誕王之用賢以保養前四章三伊爾宗已指得賢 此說出賢人原自效忠又就到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此

人享此無窮之福蘇也通為語意思而不受今王自思而得之

默也名曲也阿大陵也皇弟君子指王也矢陵也〇此詩舊說好召康公舍有容情·古阿飘風自南於兒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生人從成王游歌于我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發端

作可樂矣我当弟君子際萬幾之暇水海于此而歌作為從容旂衍之也虧 信可樂矣我当弟君子際萬幾之暇水海于此而歌作為從容旂衍之也虧 游為彼有卷然而由之阿適有觀風自南而來許勝之區風景復展地與時 亦以憂動而磨逸游之樂畫臣不以治安而忘獻替之忠吾今有感于王之 不以憂動而磨逸游之樂畫臣不以治安而忘獻替之忠吾今有感于王之 那一是四三之歌而亦陳其音為應幾為保泰之一助云爾寧敢默默已盛也丁是四三之歌而亦陳其音為應幾為保泰之一助云爾寧敢默默已 然明夏之 在爾也東也以師保之縣四華報之際使載歌不來非所以照其

一旦也件兵侵游開眼之意而君子皆指王也獨然也性猶命也首於也)言件所兵是胸游矣優游爾休矣宣弟君子便爾獨爾性似先公首時矣 此至第四章皆極言書考驅蘇之盛以廣王心而散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 爾既伴與伊斯夫又呼而告之官使簡終其書命似先君書始而善於也 が満此章首四句言得地奥時而遊游歌之樂下矢音以和之也参问親属

莳姬正學 合泰然所矢之音何如乘觀風以遊暖爾之游也而說然今日內外之間不了所以致此之由也 į 1

設游即來游之游游則休息交前日休雨爾宇須死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が講此章上二句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伴與優游承上游歌 弘若無威于其終豈弟君子伊爾洋與爲以終其壽命而太和在宇宙者寫息焉蘭之為休良亦優游突然與其游干前孰若無憂于其後與其休于始息焉蘭之為休良亦優游突然與其苏干前孰若無憂于其後與其休于始一事足類學畫子舒徐以通其天養從客以僅其思慮而但于此或作爲或一事足類學畫子舒徐以通其天養從客以僅其思慮而但于此或作爲或 つこのこのこののの方依同四唐末清始終俱善無禮維休則所謂仲兵後游者之考終命面四方依同四唐末清始終俱善無禮維休則所謂仲兵後游者 生物一日伊爾優游高以終其壽命而時雍在民物者萬年如一日似先君 一日伊爾優游高以終其壽命而時雍在民物者萬年如一日似先君 爾之為斯夏亦伴與矣依念阿而悲息爾之休也而試想今日大小請務有一事足類顧慮予神情無所拘迫意念無所率係而但干此數期焉戴朝焉 始有末享千無窮者矣

此之由致此之由即所謂律歷者也正說殿蔵縣却先下俾爾三茅合運大之意此二何是已然之職末二何是未然之禄〇註五章以後乃告所以致之意此二何是已然之職末二何是未然之禄〇註五章以後乃告所以致 開性不是書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意旨善終也很事始來即件 所性不是書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意旨善終也很事始來即件 未必其似先公也故養伊爾云云伊华合下文修徳用賢正所以仰之也然 妙〇敬養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失君代先公字

東也取古大明也時日販信作版販車倉版圖也○言補土字販車既長屋「具販車夫」 尚土字取符版**查亦孔之厚**并復见下矣豈弟君子便爾獨爾性百煎爾主對

随起正解士人卷王内大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格王葉之盛下進之以久其盛也版章前最何要於住来求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為而所謂版章孔厚春恭有引之王不林矣。宋本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為而所謂版章孔厚春恭有引之王不林矣。保城中以為大與鳳可後人乎就天而經地風塵不然沒然山高而水滸站 でいったことのたとことでの。 次則不被無侵後到棋之處而良固有足特也基層甚固亦引厚矣是在于 次則不被無侵後到棋之處而良固有足特也基層甚固亦引厚矣是在于 今間為百神之所主也而豐直今日已故宣弟君子必使同於其受命而長」 こしつここ こしつ ここここ この 作然甚明何原章平且基廣則難優有維持聯屬之勢」 無胡非所思也很 線而九畿分園之割昭如也小大星羅火第分置而五等建侯之界并如也 合泰且以土字言之試觀今日之其中盛是我周之天下中外地形相錯如

川之百神矣而猶飲思之

• 4

得為主惟常而後可以為主 つう二つのここの の つつのの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人使収章孔厚者末保干無窮也天地山川即百神主非徒為祭之

爾受命長矣弗賴蘇爾康安亞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椒爾常矣

到也弟母皆屈也常常子之也

然前此之方與都知與來之未沒長莫長于此也以爾之弗政言之運煙登然前此之方與都知與來之未沒長莫長于此也由此親之爾子今日之純嚴不既備乎然暫為與為安不若恒為與今日、此也由此親之爾子今日之純嚴不既備乎然暫為與為安不若恒為與今日、此也由此親之爾子今日之純嚴不既備乎然暫為與為安不若恒為與於日集內方之五部政亦於膺矣然大統之民集者矩曆數之於致康莫康於日集內方之五部政亦於廣美及於八條之民與 老于無窮也哉 合於不特此也以爾之受命言之中對政府共魔災主之少年命則維新英

持經正解 木条三四大 有思言有異行者有德以引以副登弟君子四方為則 上渭其居年已久耳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也故已久則若不得爾字謂幼冲踐於來日無歷則着不得矣字總號成五身位十年以後三監已誅蘋民已舞白此之年皆可謂之長或謂文武以來曆稷之肇祀大統既樂安成業于文武之相承此語住一說只須泛讓養自即 称一歩進一歩始言享安開之解次言享全盛之解次又言享長久之稱而。 便是今日之純版而由此常保其命與終是為地切前常也つ以上三章記。。 こっと あののい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以上三章記述終康謂撫盈成之選無事經舊而安享太平亦不專在富有四海上部此 說周家曆數自文武以至成王故日長先董程文云春秋門盛紹鄉蘇于后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得命得騙之備下進之于有常也受命長以幼冲毀訴 用告之

前也其刑其左右也東東呂氏日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日有幸有德何也養味也無謂可為依者異調可為輔者或調能事親者德謂得干已賢引導其 合泰夫壽考福禄之盛至北極矣然所以致之者豈無百哉亦由得賢以自方以為則矣有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禄之由心 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及つ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 人主常與慈祥無實之人處其所以與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

那凡此焉異孝德之人皆涵養君德之資也王誠以之引導于前敢找之知那凡此焉異孝德之人皆涵養君德之資也王誠以之引導于前敢找之知然可風藏俗者矣則孝非取有著行于身躬修無恭共數國器者矣則德素不有樹德温風為世飲賴堪以為杖者平是名曰風亦有修行于處至性蒸 則乎吾知德修千巳而天下之觀德者成切夫僕刑之恩矣以之輔異左右相我之行則君德修而人極攸建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為

詩經正解 · 《老三四大學 以翼之下方山欲用在宣弟中似即以豈弟為德非詩人意也為則者則其以翼之下方山欲用在宣弟中似即以豈弟為德非詩人意也為則者則在翼者去而所以引翼者則惟王之以也以字即後使字命字德日修意稱在之下所行如孫者之不能起此左右有人焉翼之奔走也二以字最重盗引息于所行如孫者之不能起此左右有人焉翼之奔走也二以字最重盗引 有采山天下有此四種人見得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也引者引導了前而不事親則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則其正物之學稱性原非一人之办凶係朝廷之重輕異者才循可任股版以一身関君德之成敗孝者聚百順以 日張仲孝友而厳望之亦謂張敵材輕非師傅之比皆此意也其所以與起善端涵養德性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故宣王之相惟 德也言四方皆以潛下為則也〇必言者德者人主常與慈祥為原之人為 迷于所往如盲者之不能行必前有人焉引之物方也異者輔異左右而不

東東爾殿印印華嚴也如主如璋純潔也今間善春也今望成假可望法以聽順原名印印瓦四如主如璋今間間今望所無豈弟君子四方為網、 〇承上章言得為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網矣

新講此章上三句言君德之備下言為天下所係属也願印等亦家上為則為得賢自輔之益如此則所以致壽考福蘇之處者有由矣。。。。 此豈弟君子也一德之所聯属四方成歸于統御之中宮有不以之爲綱者 今間令望者予此因無異孝德之所成而邪德之修板其表裏之盛失料見其未有量矣被服有人而謳思不輕也僕刑有人而律度不踰也殆有所謂 而称精而休也殆有所謂如主如璋者不試以德之者于遠近者言之觀威德之存于內者言之追來其茂以加矣無問為功而温潤而栗也無私為體 合恭然若德之修何如以以德之見于外者言之具瞻其莫與並矣大觀在 上而因或不肅也垂裳以臨而附或不奉也殆有所謂簡節印印者乎試以上而因或不肅也垂裳以臨而附或不奉也殆有所謂簡節印印者乎試以

他言此為鄉以位直然頂上頭印圭璋來亦以德言也 他言此為鄉以位直然頂上頭印圭璋來亦以德言也 所望法言〇今間令學細注雖與上作四項就然是三句勿亂〇上為則以

瓜風于飛椒椒時上羽亦集策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娟于夫子 所止矣論為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告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 與也個別語鳥也雄曰原雌三星期朔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 為粉理或然此語為來多也心順愛也○恩風干飛則翻翻其羽而集于其

天子非分雨事容悅非婚而爱盛危明者為真賴姑息非婦而教见零保者之後以為獨為則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為稱為則皆日門太則天子之及之億以為獨為則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為稱為則皆日門太則天子之及之億以為獨為則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為稱為則皆日門太則天子之及之億以為獨為則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為稱為則皆日門太則天子之及之億以為獨為則是獨天子也而天子之為神為則皆日門太則天子之及之億以為獨為則是獨大子也而天子之為神為則皆可以為於明之之。 上展于天命島之性也上爱天子下爱庶人賢才之心也見彻云蔼谪虚要之休後發則天下快機賢才天下之器用則天下治平故以為與下集所止於確止解上次卷土四大展 鳳凰于飛翔娴其犯亦傳贈于天叫張藹藹王多言人維君子命州原始于馬 故王能使之則隨王之所使而為上為德威忠爰于天子矣率忍上召吾君也王能使之則隨王之所使而為上為德威忠爰于天子矣率忍上召吾君也王能使之則隨王之亦集于所止矣此為異孝德之士萬萬然皆王之言士以不為則是後國而下之亦集于所止矣此為其為後之之,以 合恭不但是也彼鳳凰于飛則朔朔其羽朔千仞而上之亦傳于天矣此為與也媚于庶人順受丁民也 析講此二章言賢才用世有爱君愛民之心正以勉王之用之也鳳凰治世成惠爱于馬人英專忍下負吾民哉 且孝德之人萬萬然皆王之吉人也王能命之則隨王之所命而為下為民 合泰夫得賢固有自輔之益児賢才塞有效用之忠乎彼恩属于子指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三八 已用在位而後為王之士耶故日王多吉士吉人使異命俱含下面草醴肾 、壁口是時周方隆盛鳴風在郊鳴于高岡者乃來其蹇也 藏則朝到 ō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日朝陽為風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然恩恩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素素暗葉妻籍誰雖喈喈叫居奚及 不聞書指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固常至矣 何德今以咸靈朝先人今恩澤豫于胥樂今民以軍查因此而附合耳〇又 按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書周公留君頭篇日書造德不路我則鳴息 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子庭王接而歌作神為操日鳳凰 **邦今干紫庭干**

和面可聽也亦兩手上玉按及氏云惟其梧桐蓁蓁蓁是以鳳凰確確瞥和面可聽也亦兩手上玉按及氏云惟其梧桐蓁蓁蓁是以鳳凰確確瞥如一回。

早矣然是謂爲相四句獨明良之有在開說本著二句喻既召之有樣即

朝賜者華華為華華為何其盛而可仰也鳴于高岡者难难為皆皆爲何其

虎通云資帝之縣鳳凰散日而至止于東國食常竹實楼常梧桐終身不去分別且下文君子四句既須題後華神又須題前補意高籐何極平〇頭自然是此章一定不易之解若謂寒萋二何不宜串武恐本題上下兩截甚處 難得也 〇梧桐庄于下縣朝赐之梧楊最為難得之林書日峄陽孤桐亦見其材之

智矣共意若日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奉繼王之聲賦也承上章之典也華泰泰夢夢則雖雖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開且馳咐殷矢詩不多雜以遂歌 乗則寫典之外皆虚器矣王何不知所以用之乎然當君臣同避之日正言車之不克也君子之馬則旣附且騙何錫馬之不足也苟徙以供一人之服由之不克也君子之馬則旣附且騙何錫馬之不足也苟徙以供一人之服合衆夫梧桐之盛固有以致鳳凰之和鳴矣此君子之車則旣當且多何命而遂歌之看書所謂展東東也

許經正解 一次冬二十四十十 惟以於何之游王載歌矣而吾不可以不賢故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聊陳一語得盡之時顧我意之所欲言者尚多而詞不足以盡之矣詩盡不多也亦

折溝北章上四句言王者車馬可以證野下表已序歌之意上忠愛其君之至矣。 四句註日賦

> 専作車馬只説一 歌之猶夫君倡臣和之常而已若中心所欲官正非歌所能盡也? 不多也而召公自謂其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須會得此意王來歌而送 景象以待王之自喻而已失詩二句通承全詩言失詩非

卷阿十章之章章五句四章章文句○ 其說吾請卷阿之詩而知召公之 之曲而盡也欲敢之以明良相遇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喻何其言 善于引君也飲政之以用賢圖治之謨而先之以壽考福禄之盛何其言

天水命之本及觀卷阿之詩則極言壽考騙縣之盛而究其由則以用賢拳于歷年之久远反覆乎夏商之與廢究其殿則以誠小民疾敬德為所觀之書矣各色既成成王始親或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書以達于王恭 己之龍者固不足遊而或彰君之過以治巴之直者亦惡足以語此〇皆之微而彰也若召公者與可謂萬世事君之法則矣彼有與君之欲以圖之統而切也欲敬之以招來賢俊之遂而寓之以車多馬馳之首何其言 而自任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〇成王以幼冲之年誕府大寶當屋夜網 〇召公三詩如公劉河的皆直述之詞惟卷阿婉轉反憑使人再三歌詠 反丁遊遊之地為此 京過之地即使目景不遑循且杜漸防微減風忽微盤來奈何該節無聞 照於守家師而為召公养居師保之做亦宜朝夕納海縣可替否致君子 **須美之詞以悅君聽無乃以** 坐衛性器致君臣數

ぶ也勿後也中国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泉下したがた。情緒不長明郎頑柔遠能通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精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級四方無縱能監顧以謹無其式過少多。 于孤宫宫呼其始得老阿之遗意者敷建工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亦招之論以正王心王是以獲沒粮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亦招之論以正王心王是以獲沒深望之者好故其告之矣而著入而聞此音者知必有楊然而動者矣昔喚者皆出于至誠例但之志而非從為領美之詞以悅君聽盡其愛之者喚者皆出于至誠例但之志而非從為領美之詞以悅君聽盡其愛之者 使之悦 水水 十四大程 為而不我拒爲民何其善子矢音恭令請其故觀其所以反覆味

職故更相戒餘而以無縱為言無良之人何故龍騰大抵居高者多喜軟熟 神殿之所為所以威下而逞龍隨之志者也是龍臨乃無良所以增民根 後彼為治之漸自如此要令小人近王灣亂在朝廷愈無縱四似一連看乃 後彼為治之漸自如此要令小人近王灣亂在朝廷愈無縱四似一連看乃 後彼為治之漸自如此要令小人近王灣亂在朝廷愈無縱四似一連看乃 一個一邊蓋中國一邊蓋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 中國一邊蓋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 中國一邊蓋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 中國一邊蓋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 中國一邊蓋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 中國一邊 何老王解 表表于四大雅 析謙此章上四句言民之當安下言遠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定王室也民的受其庇矣王室不自此而定乎 可施惠級之澤遠者晋得以寬而推之遇者吾得以屬而習之而中國四方之之人有所版而知此冠禮無長之人有所遇而知此為小人民去夫然後以之人有所以而知此為小人民去夫然後 中國門方和民势者因于食店之政故也亦字與汽字繁相應有異其加意 于民其于天之明命曾不知畏者也故必于能隨之人痛絕而放應之使無 而宠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短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 通此為也在公前属王上詩以心者之为同列相或之解母者必尊為刺五 良之人將倪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宠虐則為之故無縱說隨則無良之人肅 而發然其變時威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日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 向麦體人也謹敘東之意情曾也明天之明命也乘安也能順習也○序記 恶刚 欲進其身 未命先唯未命先諾故不徒日覧而日龍小人之

所以受者正惟護隨之人搖鼓主聽而為意度故平殆必無縱龍隨以謹恪所以受者正惟護隨之人搖鼓主聽而為意度故平殆必無縱龍既以謹恪以此來必將依有謹譯也勞精功也言無葉爾之前功也休美也。今日也述聚也婚依有謹譯也勞精功也言無葉爾之前功也休美也。今日也述聚也婚依有謹譯也勞精功也言無葉爾之前功也休美也。今日也述聚也婚依有謹譯也勞精功也言無葉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彩 取 全主四大

也就能慎終如始無棄爾勢則民安而國安寔節王之休美矣非爵職之所做之言式過寇虐之暴無俾斯民之有憂焉夫去小人以安民此固爾之勞維正解上來全土四大事 當兒盡者手

朝女子王而于此輩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即兼爾勞也無棄誘掖之詞欲共愈終况小人之黨難除斥其一則提之者衆盡其類即仇之者多或有夙夜部有去好安民之前功也人情慷慨發情者志愿難持于堅定往往銳始而錯有去好安民之前功也人情慷慨發情者志愿難持于堅定往往銳始而造端皆是無俾民憂使民不至安受其毒也爾羨泛就平日勤勞王室談非 住之聚也言中國包四方在內閣城巧言利以或亂主聽如爭事爭功起濕小外之体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依以王之休美言民迷聯其與散之心而析講此章上四句是相或以安民下言去小人則可以安民而成若之美也 職過小人以安民耳以為王休葢王以安民為休遠小人以安民而

亭天下

治安之美所

成于

古之休

可小息原此京晰以殺四國新列無縱龍路以語用極式追然虛

人 風也 問極為 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君子則亦無與共理也必敢慎威侯使我無可審於君子干以親近乎有德以澤同極之流式遏寇虐之毒無悍之作惡以善以焉然徒遠小人而不親所申以愿者正准能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爲言民故耳或必無殺詭降所申以愿者正准能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爲言民故耳或必無殺詭降 世然民之

世安民之哈放教慎威俄正無殺龍艇之本此二句要看得一用惟慎僕以 親賢則局寅協恭之有級站理成化之有資所以遠好而安民者在是孟山親賢則局寅協恭之有級站理成化之有資所以遠好而安民者在是孟山 與本講合薛文云賢打不共同而理而小人道沿雖足以開東正之途賢哲 能行而变而及儀卒迷亦何以來善人之助戒之散汝其無以色騙人

不然則有徳者連小人雖去管能除民之害而未能與民之科民將何時而不然則有徳者連小人雖去管能除民之害而未能與民之科民將何時而 可恵也哉此與詩說合然初泰之畢竟前說為受

民亦勞止汔可小楊舒惠此中國仰民有泄脈無維能能乃達醌厲式過級定 無伸正敗斜請及政唯小子而式弘大川特川及

即也仍然地去随恶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我汝也言汝雖小丁而其所為其

析講此章上四何是以安民為或下是欲其去小人而深動之也更能見民 甚廣大也而可以不謹載 無以汝為小而忽之也或雖小子而禁奸安民之事皆汝責所攸奇其所為 虚之惡無何綱紀法度之正道因之以敗壞蓋則民憂於是而可去矣然爾 廣大不可不達也

新聚正解 · 《卷·丁四次传 川身言之則為小子以職言之則為王官式安夜正字來是正道以為式一八身言之則為小子以職言之則為王官式安夜正字來是正道以為其所敢也正道是安民大道不外紀稱法度上日正敗者蓋小人用事則為其所敢也情憤適而不得流泄則民憂薄克解癸凡人正大者常光明読随者必罷虧無正解→◎巻王四以相→

詩戏雖小天及板小子精嚴皆指王也小子非若臣之詞二詩皆戏責同列詩戏雖小天及板小子精嚴皆指王也小子非若臣之詞二詩皆戏責同列家意思再二句直以崇奸之担授之使不得弛也○華谷聚氏日舊説以庇官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達之故也但此人非能蓄意去好者詩人特發自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達之故也但此人非能蓄意去好者詩人特發自 生遷花重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養事未成而謀應王允未就而志縣則 身係天下安危關民生休成何等弘大追可不謹承益小人之去關係社稷

第一次可小安息此中國國無有發無經節節以證鏡絡式過短度無何 武也総終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質愛之意言王欲以女 故解小戶耳〇慶源輔氏日以小子衙同以必是長老者之舒號下篇可見

> 产王 然因之有殘以小人之反道為之耳故當無從節隨以謹其緩終之影而言のことのことののこののののの即即便是則則不有傷殘之思可此合然民亦勞止亦可以少安矣必先惠此中國便是因無有傷殘之思可此 而實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益於母王意以相戒也

家寄之以人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重也故我用王之意作為民勞之章以家寄之以人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重也故我用王之意作為民勞之章以圖結其為一有發謂國無傷發之民要補天下安意認隨之人委曲逢迎以圖結其為一有發謂國無傷發之民要補天下安意認隨之人委曲逢迎以圖結其為一有發謂國無傷發之民要補天下安意認能之人委曲逢迎以圖結其為一有發謂國無傷發之民要補天下安意認能之人委曲逢迎以圖結其為一有發調國無傷發之民要稱天下安意認此之一。 中川監難是也上章言正敗敗而已未盡反也反則全反于正矣紀綱法度者惡正解し次後二十四天華 國安民于實愛中有倚賴之意大該指通詩言之不足詳悉及優言之故日國安民于實愛中有倚賴之意大該指通詩言之不足詳悉及優言之故日無不廢強是非曲重無不倒置也王女與之以位即與之以重任坚其能為 上意而托之者是欲其職之也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為民亦以為女大陳欲其信已所戒之意以去好安民而副王心也王何害有此意故云北 也女縱不愛因愛民獨不自愛乎迫切之詞也!

二章無仰正敗無仰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共心也後 章後二句謂敬慎成儀以近有德益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及于已 民勢五章章十句〇天台潘氏日第二章末謂無棄兩夢以為王依恭以 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處之意益 章切于一章也〇卷同

之浴安靜之傳的於美民之意笑。

而自以為直可為大愛方震動乃不得安之日也爾當修省謹飾無然漸流合称諫之何如今天運方報縣乃不易處之時也爾當深加恐懼無然意為言心以先王之道兴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以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否改也職和治合懌悅真定也解戰而懌則以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否改也難和治合懌悅真定也解戰而懌則

里来望漢亦記令民皆扶杖往聽唐宣教書士卒皆感流挽同天人醉之不為者以定庶可以祝方難方數之天也つ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帝殷罪也不為相及民冷民真與民之卒庫相及解無華展則漢者以合辭無拂遊別許察止解一次拿工由大權 非只朋友議論之謂慈和之古勝于春温傷心之古像十分晚且無論德羅 之天理順之人情轉爲而無所華展則異命之申可以聯天下之心而無者 過大下但得風言以招撫民心即為蘇成動民心即為學許職幹學與不然 以本文民共有不治予出其群也豈弟之法慈祥之發揮焉而無所暴民則 而不以為事可是然天之親聽存手民民之親感係手遊試使出其群也協 1壁之感有以慰人下之堅而亂者以定矣民其有不奠乎夫民洽而英則

天之方度無然認能老夫達雅小子路路及事態我言意音解反兩用感識名 之急務非個於事理而不足用也兩當勿以為笑而聽之可也且先民當有 而不肯受亦獨何故意者以吾言為廷而不足聽耶不知吾之所言皆今日 不能自為謀矣故我欲代為問謀况是時難且與者在上不治月東者在不

湖湖湖的天不可牧桑

o 我老耄而安言乃汝以墨為戲耳夫聚未至而教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非我老耄而安言乃汝以墨為戲耳夫聚未至而教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 盛也〇蘇氏日七者知其不可而重其軟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日 也認義傳也老夫詩人自稱僧禮教教也斯騎騎親達老而唇也婦婦機

得不肯受言之犯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無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問也與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就也問題自

介奈我之族汝如此汝可不聽我之言于該以我之子冰職雖有不同也,如竟来新者古人尚嗣及留意光其恢友可

脚之國民治民英之計皆就而許之與兩之必吾聽也顧問籍然自得相之 いと見た。 以王臣親之則為同僚之好為既為同僚之好自有相戒之義故此天難天 以王臣親之則為同僚之好為既為同僚之好自有相戒之義故此天難天

京部丁奶和伊美 音景

可已也如是夫

之及莫大於此矣快無聽謹以是為發而重干天怒也故我老夫知天虐之 合衆且吾言因所當聽而亦不可以不聽者今夫天之示人其虐方甚天下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牧心。 可畏灌灌然而盡其故誠以告之奈何小子以吾言為不足信反如彼其驕 為而驕無是非我言之董而不足聽問也乃汝安危利災以憂而為嚴耳 **发未至而救之衛可為也苟俟其禍之益多而後國之則如火之熇熇不可**

海此章上六句是責其無畏天之誠下因示以當校亂之急總是警其』

經80-613

シ長龍乃安其危而列其災也言若能聽吾言猶或可救而以及為戲則憂 言以相欺大都老成之深計往往為少年所忽如此匪我句正指上淮潭言 五也灌濯者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騎勵者不知天 命之可長而大

来变驻制度省员思我所叶和夷反 天之方情的所以的是是我所叶和夷反

也惠順師衆也〇或小人好得夸映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妖呻吟也葵發也蔥醬減也資與咨問嗟嚏聲一頭也燃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說言此之也戶則 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接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于散亂滅亡而卒無能

詩祭正解——《参丰四·大平 恵我師者》 有能及北所為以慰我久應而服其安養之堂也夫至于我亂滅亡尚安有 猶有類于善人也豈可後迄今晚之態亂成儀之節恣已妨野俠善人動有のこのののの 可禁心理者

天之馬民如無精如院情如璋如主如取如提接無日益牖民孔易去聲時民 如此也喪亂二句計其後日必如此也無惠我師正與善人不得有為相應 リードンと、「「い」、 いっこうこう」、、、、、。。、、、、工是探事惠民春今惟載乃則民之愁苦雖共誰為之 疾度其所以斯民徒 以與不然之話放又何能出 献以與 此不遠之散妄則有載尸而已善

A CONTRACTOR OF THE PERSON OF

→ 国也属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據唱而茂和璋判而圭合取求獲得而之多辟僧無自立辟司上 所書籍言見也辟邪也〇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

合泰夫惠民國所當急而道民亦所當謹也查觀之天張天之牖民也與之今民民多邪辟兵豈可又自立邪伴以道之言 以木然之、理以啓其自有之明但見天授之而民受之如填唱荒和不求而

詩經正解一个卷二十四大 交可不慎其機平今民之平縣嚴展不治不莫既已多邪辟矣可出話不然為人。 屬民孔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導之以善則善導之以惡則惡其易亦猶是 應也如璋邦主合不虛而乎也如取求搞得而無所費于已以益之也天之 為飲不遂復自立其邪群以遊之耶為人上者遊民之機誠不可不審矣 具之理 理相契非有所强也何易如之上文蘇輯而民便於際屋前民 , 孔易機袋民之多降輕或歸重到無自立從上去意義民

今前、生作中外で下生了ています。 一次で大笑の此下三章皆于相似之中寓戒王之意 一次之天矣の此下三章皆于相似之中寓戒王之意 一次之天矣の此下三章皆于相似之中寓戒王之意 一次之天矣の此下三章皆于相似之中寓戒王之意 一次之天矣の此下三章皆于相似之中寓戒王之意 一次之天矣の此下三章皆于相似之中寓戒王之意

本也有德则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潘垣屏雜貨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沿之所侍以安而德其也大宗强族也敢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沿之所侍以安而德其但城場所即罪胡無獨斯段可對合於其二反但城場所即罪胡無獨斯段可對合於其二反

百姓之泉足以守邦而衛園則維垣為人肯知屏險之為屏險也而不知失人皆知藩垣之為藩垣也而不知大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則維藩為大人皆知藩垣之為藩垣也而不知大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則維藩為合衆夫近民之養既不可以立辟則所恃以安民者亦曰致君修德而已今壞而獨居獨迟而所可畏者至於

本足以聯合衆心故推動懷護只念念不忘修德之意德不外敬天安民然 明本院為重而同姓之城又重于藩垣屏隸董六者之中德為本宜總在後而 明本院為重而同姓之城又重于藩垣屏韓董六者之中德為本宜總在後而 多味如云人能修德則宗子為之城而藩垣屏韓首得其所可畏者去矣不 然親戚呼之而宗于之爲城者先壤先壞則藩垣屏韓首得其所可畏者去矣不 然親戚呼之而宗子之爲城者先壤先壞則藩垣屏韓首得其所可畏者去矣不 然親戚呼之而宗子之爲城者先還在後面 於即可畏者至矣可畏只是危亡之殿○周語曰聂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常 居則可畏者至矣可畏只是危亡之殿○周語曰聂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常 在則可畏者至矣可畏只是危亡之殿○周語曰聂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常 在則可畏者至矣可畏只是危亡之殿○周語曰聂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常 在則可是者至矣可畏只是危亡之殿○周語曰聂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常 在別五子之為以其子代宣王是關及宗子也再無正曰正大夫離在莫知 五子就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數矣

具天日旦網及及随游行 · 怡康及 蒙維正解 · 《卷三·南次淮

敬天之然無敢般豫敬天之谕脩無敢馳驅長天曰明即漢及爾出王师記

时上交前游行無一物之不捷少 無不在也禮儀三百成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日明及前出王昊天 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兹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 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兹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 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悟也其怒而變也甚矣 財也前變也王往迎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衍寛統之意〇言天之下, 長天日旦經來及極游行

一起現無往不及如此是固不可以不敬矣况令常变怒之际可以释然献而之出往必及也是天雕造而監觀則形然其甚且凡爾之游行必及也不可不敬承被是天難高而臨下則赫然其甚明凡也所以然不亦以天之不可不敬承被是天難高而臨下則赫然其甚明凡也所以然不亦以天之不可不敬承被是天難高而臨下則赫然其甚明凡也就然变民莫要于敬天敬天教天斯可以安民就以板板也難也嚴也虐也懷口且及附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

伍算師非垣而何大

邦世守封殿真居方去故維婦大宗問問之舊史與少

极入章章人句〇薛方山日敬也者聖學始終之歌而惟是可以入之故詩人說天变以為言亦欲入之常存投心也則其為像友謀者非後近之詩人說天变以為言亦欲入之常存投心也則其為像友謀者非後近之前,而忠君愛國之談亦可得于言外於○新安胡氏日屬王無道召發光明日親受之故宜極方面的其為像友謀者非後近之間之者豈非以監討之故不欲要其錄以陷于點而甚吾君之惡也即使之以此云一

生民之什士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李行迈詩八章專言属王之不舊故首章言天変世乱皆人為不善所致以為一意名相公傷別室大壞也屬王無道天下勸湯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不要, 一似命之多府處而詩人整墜為任用小人居多要知雖托言紅其實說屬 為政之失末章則雙其務官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 為政之失末章則雙其務官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 為政之失末章則雙其務官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 為政之失末章則雙其務官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 為政之失末章則雙其務官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 為政之失末章則雙其務官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 其不修德故有用人之失六章雙其致乱而不知或七章變其不用舊總是 一似命之多府處而詩人整墜為任用小人居多要知雖托言紅其實說屬 一似命之多府處而詩人整墜為任用小人居多要知雖托言紅其實說屬 一似命之多府處而詩人整墜為任用小人居多要知雖托言紅其實說屬 一似命之多府處而詩人整墜為任用小人居多要知雖托言紅其實說屬

原不有初鮮克有於內部等反

折游此章上四句言天道之反常下是自解之口為由人道之無常致之也

此大節使天命亦問克終如疾展而多辟者乃人之所為也豈可歸咎于天

本等是天只是要婉共刺王之前其多在人面不在天意指属王而托之杰民是詩人微詞須 於紹下鮮兒有終號人之時若見其命之群也然此四句說天即是說王並 於紹下鮮兒有終號人之時若見其命之群也然此四句說天即是說王並 於紹下鮮兒有終號人之時若見其命之群也然此四句說天即是說王立 民者衆詞亦回護于王之詞也或云所指周王高兆之命俱就賦予上言 所屬意稼他不肯一句說監故推原上又著推原傳中兩臺字正得其音孫 民者衆詞亦回護于王之詞也或云所指周王高兆是詩人微詞。 民者衆詞亦回護于王之詞也或云所指周王高兆是詩人微詞。 「首日解之此說亦是匪誤見惟多於所以天命似不可信惟鮮兒終一次 「首日解之此說亦是匪誤見惟多於所以天命似不可信惟鮮兒終一次 「首解之中海營養之產」

徳市害民然非其日為之也乃汝與恶此人而力為之子 武於文王所以嗟歎殷材者可此暴虐聚敛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悟慢之 臣也服事也悟慢與起也力如力行之的〇詩人知愿王之將亡故為此詩 臣也服事也悟慢與起也力如力行之的〇詩人知愿王之將亡故為此詩

> 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月起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强烈自是指克而使之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月起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强烈自是指克而使之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月起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强烈自是指克而使之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月起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强烈自是指克而使之是重何方有是人下二月起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强烈自是指克而使之是重何方有是人下二月起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强烈自是指克而使之是重有力。 是黑狗相感变是情意相投也想见小人之肆恶皆由君有以縱之也已從是無難其命多牌意下句意轉到君身上去女與是办循言力與起此人工事等,不是不是其事也言及惟好暴政所用皆强烈汝惟自孙故所用皆书克雕一是很到相感变是情意相投也想见小人之肆恶皆由君有以縱之也已被是有人不知道亦变。 清情言之也〇古義每草俱用文王二句是不用道亦变髓。

即亦何益之有哉 國家企業稱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此 與以恤民命原民生可也乃舍之而不用而反任此某處多怨之人使恣其無明事於內矣吾見君以是人而凝惡于民則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于忠 無事於內矣吾見君以是人而凝惡于民則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于忠 無事於內矣吾見君以是人而凝惡于民哉文王曰咨咨爾殷而汝當采用著 為武益攘稱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此

請此章上六分嘆任用之非人下言致民之怨已也義叛是愛養斯民之

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請無<u>增</u> 文王日各各女殷南女魚餅依豬于中國對 所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斯無背

企衆夫用人失賞以致防者亦由于君德之不明耳文王目答答前居。 「厭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厭也包体氣健貌就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及自以爲德也皆後何傍,不是正解,未安王明人庫

令衆夫用人失為以致務者亦由于君德之不明耳文王日答答兩於高三公六鄭皆不稱其官如無皆無卿也而之行政用。 京於今不明商德故賢否莫辨而前後左右皆不稱其官如無背無側也所 且不以為怨而反以為德也是豈無故而然哉盡君有明德則能知人而任 是其氣勢奮其威虐忽然然以肆行平中國凡可怨之事皆數而為之方 令選其氣勢奮其威虐忽然然以肆行平中國凡可怨之事皆數而為之方

你爾德不明循云無知人之明耳是·井賴倒前後左右公縣皆非其人則國明是聚怨而反自以為德如用食暴之臣而自謂能明刑能與林其議見安請民所謂以做很作氣勢以暴虐作嚴聲是也此句就王說帶用小人在內所以所與自對照如此故, こここの (人何其與同對照如此故, こここの (人何其與同對照如此故,

人是從是用見看臣相與遊飲也與古義同奏

及式號式呼號伊書在夜叶羊並及 文王曰答答安殿的天不洵結而以西不義從式其成既然所止歷明歷佛叶

一、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反式號式呼乾件書作夜。

文王日公谷女殷梅匪上帝不時,以殷不用省門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 有致此稱爾雖無老成人與國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惡用。 「與也老成人有臣也典刑有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 「是是其人可以何。

が講此章上四句言王之致乱由于不用舊下言王不用舊所以致亂也承 合泰夫然則時事已可知矣是可以奏罪於天平完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 大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 大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 大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卒至于不可救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卒至于不可救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卒至于不可救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卒至于不可救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帝至于不可救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帝至于不可救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帝至于不可救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帝至于不可救 人與法曾真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頗及帝皆以及亂也承

松籍城川方以股際不透在百倍之世州始朝和川二人格人民放知古林所以下也在位用有者存後在成脈平王所以東逐也格人民放知古林所以下也在位用有者存後在成脈平王所以東逐也格人民放知古林所以下也在位用有者存後在成脈平王所以東逐也

六本定先操指图家大命言而打動入主却在枝葉未有害主盡唇主所以此八之有傷如木之有本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德君德不明起其木上党先孫信人,北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報好發絕不用甚之類是木質光發信人,北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報好發絕不用甚之類是木質光發情人,北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報好發絕不用甚之類是木質光發情人,亦有言門何是上去的直指其顧亂之原下示以當鑒或之意人亦有言門何是

自表乎已作而北意于文子斯人也可謂愛君思图之際而其立言亦有法

此亦有見 此亦有見 此亦有見

新華正解 一次全工内大権 一次公司直入「中の技典地の経史之相行如此の板海二部皆為刺王而 「後城國人跨玉王科斯巫使監滅道路以下是依作侯鴻解石歷光也諸 「侯不幸准裝入鬼是內與中國單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 「侯、大皇正教人鬼是內與中國單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 「侯、大皇正教人鬼是內與中國單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

和成成链链心人所不可言原哲不思庶人之思亦職維疾,」 及哲人之思

知無衆職主死反也〇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前於其側以自警百抑抑威之賢者道行心予可外占而知以如宮室之制內有総直則外有康陽也也 賦也物抑容也開联角也鄭氏切人容容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 管有共成能則是無背而不恩矣夫來人之愚蠢有禀赋之偏宜有是疾不 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張其常心 **機乃德之陽則有哲人之德者因必有哲人之成儀安而今之所謂哲者未**

新羅正解—《卷二十四大**秦** 正而廣陽之外見者也夫威儀為德之間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 謹儀始彼人於威廉之間抑抑然鎮露而無粗球暴慢之失者乃心德之嚴

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若哲人而恩則有得氣聖之正亦負流俗之影而反 乃愚人也人亦有良無有哲而不思古替不信故夫衆人之思乃其賦照之

有廉偶也此正與下回通相反要如儀即是閥非古外知內之說註有哲人極頭地位德之間智言中有是德則外有是儀循宮室之制內有城重則外也抑抑是自然瀬窗如此凡人的精神楊則深抑則沉抑而又抑則嶽密到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儀德相符之幣下言於其常而怪嘆之以發自禁之緣於其常矣知於常之可怪面人可不謹儀以修德子 情に非真以無威策為恩乃即其無威儀而見其恩也蓋無威儀正是無急之知慎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人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つ時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人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可要看明白當時未必有此言只是痛恨無威儀者而故為此說哲思就悉 之德二句乃承德陽二句補此以起下意養或當理工見其然也人亦有言

慎威儀維民之則 無就辞人四方其前 共所察既異于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及 則是就不能皆然干養被之際復不能克治于者見之時其為反常也大矣 所以益患者以其有專賦之假而又無學問之功也哲人之所以不思者以 人四方其訓之有學德行姓四國順之計暗謨定命遠猶辰告料時故

規也原時金承也反告制以時播告也則是也為言不地工事人 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質勵也遠渡論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質勵也遠渡論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 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聲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共謀定其命 也產業也勢直大也計大議謀地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處

游祭正解 《卷二·四大》 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第一次のでは、2000年のでは、2 今者道德所有也必可其據不為一身就而通天下以為處且頹之命令者之矣夫道德威人之速如此為君者而欲表正于民堂可妨焉而已故彼政之矣夫道德威人之速如此為君者而欲表正于民堂可妨焉而已故彼政際德行為難人能全其德行而覺然直大則人心無不率從而四國皆服從 又以時而不爽也道德之修丁治人者如此威儀者道德之者也必敢慎其又一定而不易也遠其散為不為一時就而兼萬世以為四且形部補告者又一定而不易也遠其散為不為一時就而兼萬世以為四且形部補告者 能盡其人道而天下其能加則表極于是子立而四方将效法之矣躬行之 合衆大德侯固有相称之季道德實有數應之機彼天地之性人道為張 四国府者在是灰豊不為民之則予

行海北京上四分言道徳自然之庵下言能修道徳而後得其態也共由之。

新遊同得ご為您無就有党中有工大無就者懵道自じ而卓然英尚本于。 一個對教博识以治人治民人就是一個道理,其信為是為政府之人, 一個對教博识以治人治民人就是一個道理,其信為經濟之人, 一個一個人為是為是一個一個人。 一個人為是一個一個人。 一個人為是一個一個人。 一個人。 一

上午一八叶音車光、千文叶音月景、大思花は活于西川子大音雄は朱治香水川淡一湖开東町大東路民即根承計講三句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訓育縣共忠意順有防其原意民即根承計講三句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訓育縣共忠意順有防其原意民則根承計講三句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訓育縣共忠意順有防其原意民則根承計講一場辰告承定命一邊蓋以護猶

一眼也令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與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之佛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精明刑 明親光反 具在丁今到 曾典迷亂于攻到 青期覆厥德荒湛皓于酒口及女族雖湛樂演

之所以害政而累德者則一于荒湛而忘返焉然女雖湛樂之是從图界公司以完命遠散辰告者與矣又且順曆厥德其與敬慎威儀者與矣至了酒合衆夫道怨之常修如此其在于今則大有不然者改尚违亂于政事其與合衆夫道怨之常修如此其在于今則大有不然者改尚违亂于政事其與合衆夫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原外承之報乃受之天子傳之先者而不可失墜来彼先王修己治人之遊所承之報乃受之天子傳之先者而不可失墜来彼先王修己治人之遊正明法之所在面間之所當身之神下背其不念于先也上部俱之法以為保嚴紹之其而遂風期覆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遊而惟二況教實何荒港の總言迷亂期覆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遊而惟二況教實何荒港の總言迷亂期覆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遊而惟二況教實何荒港の總言迷亂期覆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遊而惟二況教實何就進分總言迷亂期覆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遊而惟二況教實何就進分經濟之。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時,以為其一明法必能法先王方能保嚴精也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共產執行之違而惟二況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遊中。 一個國政府不念所承之籍之重平。 一個國政府、 一個國政府、 一個國政府、 一個國政府、 一個國政府、 一國政府、 一政府、 一政府、 一政府、 一政府、 一政府、 一政府、 一政府、 一政府、 一政府

○衛本康叔之後親武王封康叔康詩有日明德慎副又日往盡乃心無好詩經正解 《卷三十四以》

惠豆尺书的叶平卫文充起展·西斯公司,或是文张西。 近豫武公自戒之意正有得于康权之家法也

華皇天弗尚料平如彼流泉無冷青以亡風鬼夜寐酒掃廷內維民之童修兩 即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平是另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輦方之遠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平是另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輦方之遠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另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輦方之遠 可其思己失戎兵叶城用戒戎作用邊指鐵方 計算定命遠循反告者於此兄矣

使身無情行而動可觀決有以為斯民之表焉兵之俗廢遠人之向背所係與動民人之親效所關也必風夜之間而寝與有常庭除之內而酒精必飲之緣而淪陷相與以至于亡乎天意之可懼如此人將何以回天哉彼君之合恭夫爾之所為賴養迷亂如此故今皇天弗尚而厭乘之則毋乃如流息

理何况細行放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於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遊夷。 一次疾兵是三項以修字界戎事之戒無不預則建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饬于天戎兵是三項以修字界戎事之戒無不預則建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饬于天戎兵是三項以修字界戎事之戒無不預則建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饬于天戎兵是三項以修字界戎事之戒無不預則建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饬于平,正领其條而之前,以修為政則戒非止有其心而定有其事以戒為遏則遇之也○陳作玉云以修為政則戒非上有其心而定有其事以戒為遏則遇之也○陳作玉云以修為政則戒非上有其心而定有其事以戒為遏則遇之也○陳作玉云以修為政則或非上有其心而之之之之之。 宋曹重四况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於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遊夷。 宋曹重四况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於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遊夷。 宋曹重四况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於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遊夷。 宋曹重四况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於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遊夷。 宋曹重

· 人風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請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應話言來安泉善功缺事○白圭之玷點尚可應也斯言是站不可為州惡也。 何有達感故此言達以該近也此詩人用意粉密處

報為就惠子朋友也对庶民小子則成子孫經經萬民靡不承,無易駐由宣無日苟矣莫捫院朕立言不可逃訓清矣無言不雠以跡旣怨

言語一失意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客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忠矣又常謹其言語盡王之站缺尚可磨飾使平

所滿此章上三句言問治國之國下言解治己之要治國治己勿予看只是合衆然治國之遊童惟是養被人民所類以守國也則從而實之成之以教育來然治國之遊童惟是養被人民所類以守國也則從而實之成之以教育來然治國之遊童惟是養被人民所類以守國也則從而實之成之以教育來然治國之遊堂惟是養被人民所類以守國也則從而實之成之以教育來於治國之遊堂惟是養被人民所類以守國也則從而實之成之以教育來於治國之遊堂惟是養被人民所類以守國也則從而實之成之以教育來於治國之遊堂惟是養被人民所類以守國也則從而實之成之以教育學於非如自主之猶可爲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一妻吃

成無處亦以何失法度為先能達我之法度則可以見不處之患矣 於城心開田野正賦稅凡禮樂利政等皆是用戒仍總上章已言之而此亦重 於城心開田野正賦稅凡禮樂利政等皆是用戒仍總上二項制治于未配 係那于未悉何虞之有言語是出于口未成僕是形于身者人能慎言不妄 然敬儀不妄動則在我眷無不溫柔而嘉美矣不乘或至于租暴不嘉哉至 主致循可磨平言缺草可修稀故特借玉以深段之非推原其當植之故也 主致循可磨平言缺草可修稀故特借玉以深段之非推原其當植之故也 主致循可磨平言缺草可修稀故特借玉以深段之非推原其當植之故也 主致循可磨平言缺草可修稀故特借玉以深段之非推原其當植之故也 主致循可磨平言缺草可修稀故特借玉以深段之非推原其當植之故也 在謹言上故註述所重解之而不及成儀取○慶源輔氏目益之告舜以依 在謹言上故註述所重解之而不及成儀取○慶源輔氏目益之告舜以依 成無處亦以何失法度為此位之。

不承矣皆謹言之效此。不承矣皆謹言之效此。不承矣皆謹言之效此。不成無有德而不報者若前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獨絕而萬民庫不嫌無有德而不報者若前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獨絕而萬民庫不成此為輕刑持述去雖答承奉也〇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以也易輕刑持述去雖答承奉也〇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

本教建言者何是必于出言也存之敬慎之心而無輕易其音母口欲言則合教建言者何是必于出言也存之敬慎之心而無輕易其音母口欲言則自言之其民解之近悅遠懷欣欣然遊承而不悖矣言語于一身之為也則爾言之再民解之近悅遠懷欣欣然遊承而不悖矣言語由已易致差言而可苟焉而已也證言出于古無人為我能作其云故言語由已易致差言而可苟焉而已也證言出于古無人為我能作其云故言語由已易致差言而可故言言之其言此言也存之敬慎之心而無輕易其音母口欲言則

學子云朝神之格制碼思不可度欲思知可射情辨可思

|野和也還何通愆過也尚應幾也屋湯室西北隅也觀見也格至度測

影雖念念皆敢時時皆敬稱恐有所失況可射乎此屋漏之際所以不

限爾友君子輯結柔爾旗對原不與有愆相駐在開筆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

當其來而有失矣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可見修德之功必合內外對照微而整觀吾之所爲也有不可得而測度之春雖不顯亦略尤懼瞬息或為經

からいっている。 一子敬也此正大學正心誠意中庸俱獨戒慎恐懼工大與洪澳章互相繁心。 一子敬也此正大學正心誠意中庸俱獨戒慎恐懼工大與洪澳章互相繁心。 一子敬也此正大學正心誠意中庸俱獨戒慎恐懼工大與洪澳章互相繁心。 でいている。 でいる。 でいている。 でいる。 でいている。 でいる。

於德高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清亂汝而已量有得既成以於德之事為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來報率之必然免彼謂不必致此幹君也指武公也止答止也借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日童虹潰亂也〇我以來報之以至彼童而的實虹指小子,以與里反我以來報之以至彼童而的實虹指小子,以與里反

析譜此章上六句示以修傳之應下是反覆以著其必然也解闢二句是泛===

曹字 各該住猶言若爾之為德也便是或謂當何如

豆修總大概舉其全也

在後恐不必然仰空有工夫城系總是至精王家盡善盡美之意信云無一之意淑慎則不愆矣不惜印根城嘉來不惜于事無所差也不販于理無所之意淑慎則不愆矣不惜印根城嘉來不惜于事無所差也不販于理無所之意淑慎則不愆矣不惜印根城嘉來不惜于事無所差也不販于理無所不可以不修德也實紅小子在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上說。雖美云氣降不可以不修德也實紅小子在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上說。雖美云氣降不可以不修德也實紅小子在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上說。雖美云氣中,這工夫之常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詞以見按儀之理不可証而亦稅與不專重投報已也合下分總是反覆言之以則上夫不可欽而效验不可誣也言之以則上夫不可欽而效验不可誣也言之以則上夫不可欽而效验不可誣也言之以則上夫不可欽而效验不可誣也言之以則上夫不可欽而效验不可誣也

在籍樂業本言称之無財務阻温恭人推應之基其維哲人生之語言順德之典也為深刻和不是之本地解析也被之給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與也為深刻和不是之本的以古之哲言而告之被必知是言為可以為弓幹者也則有使之是所以古之哲言而告之被必知是言為可以為弓幹者也則有使之是一人推審言為使德之要吾同己盡言之矣素整言乃修德之要檢尤人君之不可然也被在柴業本其材質之美所以為弓幹者也則有使之為而為弓矣况此灌溫之恭人惟實之識是他知能更無方之益而務德以高大此實為德之基於何也藍温是於了於人也其惟書人理明而見與心虚而善入者之基於何也藍温是於了於人也其惟書人理明而見與心虚而善入者之基於何也藍温是於了於人也其惟書人理明而見與心虚而善入者之甚於何也藍温是於了於人也其惟書人理明而見與心虚而善入者之甚至所以而可以表示。

新經正解· 一个卷三十四十年— 弘温温茶人就温温上 朝和順隊來 退然若無所 ; 知無所能也以此存 心何

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野張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 不同于哲人不必聽承以瑜俗解也。慶源輔氏日人提温温則便是消歷學悉人所以為或正武公自會之意識士云民各有心只带在悉人下見其 「那容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傷方可進故程明道前義理與客氣當相以只

為事時小子對陵未知城西隨匪手機之百不之事則反應面命之言指其 一信日未知亦既抱子。同民之廉盈雜原知而真結成 客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

者詳且切矣假今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于宣有知矣人若不自此也其絕手恨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

各黎夫修德基于聽言如此於乎小子之恐尚以修治之方而未知明否之。 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而反晚成者以 所在馬其去哲人遠矣我也們其愚而教誨之固管指示其進爲之方而以

> 所自勉矣 更歷非不多矣何為而不知乎所以然者自満累之也人若不自盈满能受于臧否之故宜有知矣借日未有知故而或否莫辨則汝亦既長大而抱子而言是其耳藏者必從否者必達恒感熟乎其可聽焉喻之既詳且好則形 行之否者舍之而其成德亦早矣豈有早知而反晚成其德者予小子當如 于其可被馬亦會親陳其啓迪之訓而面以命之矣稍處其不能持之久也 教戒則以虚受人若藏若否當先來人而知之早天知之既早必擇其誠者 一九之矣循原其不能完其意也而言示之事果就為減果就為不皆對於

詩經正解一次卷二十四大事 略言以進徳則城否無不知而徳已早成了此與上及香於平承愚邊說來的請此章上八句言數有可知之理下成了此與上及香於平承愚邊說來析請此章上八句言數有可知之理下示以,有受益之道上章言哲人的 之級否印上修己治人之事子接着提望其要面指示之也示事者恐其無 修德則城不修德則否手榜四句钦開其思而使之哲也所喻不外叛否告

之提耳者恐其不甚敢切故提此而做之使或者在所必從不者在所必違 徹不信故言 滅必 証以事之滅言否必証以事之否也面命不過當面訓油

班付清我生歷典的視面學奏行我心怀恨上的反訴前望即聽我 用為教對人居用為

人取也夢夢不明亂意也像像姿刻望許詳熱也窺賴忽略現者老也八十九

此正做之使聽意孔服指壓別善惡不清談只應成以天道惡盈好讓發意析讓此章上四旬自表其受世之心下黃其不能影言也上章是蔣之懸言於則汝亦幸能養真問歷世故不為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若是散然則汝亦幸能養真問歷世故不為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若是散然則汝亦幸能養真問歷世故不為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若是散然則汝亦幸能養真問歷世故不為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若是散於明之聽我未藉藉而忽略非惟不以我為教而謹言已喜評而洋且魏舜時關之聽我未藉藉而忽略非惟不以我為教而謹言已喜評而洋且魏舜時關之聽我未藉藉而忽略非惟不以我為教而 棒棒而靡樂哉然嗣之蒙蒙者登以我祥之有未詳而然與則我之陳戒于則吾愛循可釋也今親爾臺邊南未知城否則天之稱函必矣我心安得不善禍遇其理昭然甚明而我生斯世定惟禍而靡樂焉使嗣知從養而去惡 且慢說到關騙上我生魔樂請我生無日非恐得罪十天之日不見有可認

為之操條而愛也薄爾以下反覆賣其不能聽言也許許即土文物之詳切然否之謂如所云迷亂顛覆有醉生夢死意此夢愛與靡樂之心相反故我 反以為虚則甘于哲人之東而為愚人之緣其夢夢又甚矣借日我非故為便是藐藐正是他夢夢處人不知自修則以忠教見虐者必多不以為教而 言汝忽然已七大於知待何時宜聽吾言也雖與抱子之年只一般面語意 是夢夢特米有知識而然則汝既堅其漆歷世故已深夢夢是其宜哉大意

小途是天不可回過計其條便民大蘇 於平小子告爾德正聽用我課無無大悔對號天方象難白喪厥國則行政管 風心首を置也或日久也止語辟忠幸悔恨或差遊僻稼急也○言天災方

此艱難將丧嚴國矣我之取譬去登遠於觀天道嗣厢之不差忒則

深切又進一步

合称然爾之不聽言也柳未知天尉之可惟千於平小子吾告爾以修己的今汝乃回還其懷而使民至於田念則夜厥國也必民 能免于大街我知夜國之可懼則其聽言以修德者自不容已矣吁武公使禁力回逾其德面使民主於因急則皇天弗尚綱必随之其丧國也必矣安 事前事而取替也夫豈遠哉親天道賴曆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節不聽我 人之道皆膏章之所在也爾能應用我謀則有以同弗尚之天而弭淪胥之 受無養大悔可免矣今天運方此數難已有敗亡之漸將丧厥國矣我之即

4. ...

2明刑也舊止不徒聽之面能用之則反其夢夢之思而爲温温之者矣大之明刑也舊止不徒聽之面能用之則反其夢夢之思而爲温温之者矣大也舊止如治民守法而預防外惠禮儀慎言而隱顯交修皆是即上文先王也嘗止如治民守法而預防外惠禮儀慎言而隱顯交修皆是即上文先王也嘗止如此其自懷之為至深且切矣 悔即下文安國之職管職也不是管除此時間家來危而我乃取安因之言

不失會原不失論以訓御之于是作該成以自僚及其沒也謂之際聖武 几有誦訓之神居沒有替御之段歸事有替史之道等居有師工之論史 而合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放武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即衙 九十五矣有箴像于國田自即以下至於師長上荷在朝老無謂我老盡 柳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〇楚語左史倚相日青衛武公年數 公章昭日懿讀為挑即此篇也並氏日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

其於而受其疾何異桑之府来其劉乎我也感斯世斯民之亂憂之而不起其於而受其疾何異桑之府來有桑之表而侯旬也今王室忽焉凋縣民夫然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獲桑之表而侯旬也今王室忽焉凋縣民夫然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獲桑之表而侯旬也今王室忽焉凋縣民夫然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獲桑之表而侯旬也今王室忽焉凋縣民夫然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獲桑之表而侯旬也今王室忽焉凋縣民夫然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獲桑之表而侯旬也今王室忽焉,以此為商伯利馬王而作若謂王葉之盛衰生民之休服係焉我周昔時之不絕於心悲閉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于心悲問之甚而至于甚病也宣不訴于天天作然昭明之昊天民之安危

ら其生而姜氏が具澤故日復此下民不必二句祭頂一夜字來集為也精 時起正解 - 「「我」」 病之可於備在下三章 也停後見治胤安抱無不招祭為我於非但望其於己實望其何民窮也民

受養于下風放日其下侯何持来其到分明指下食人利民財政民命甚差前以杀道治大下也以下文绍之會是征討不形于四方而師府諸賢相與

於射平指有灵術。國步斯類 順王之紀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脈苦之自此至第四章配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燧灰燧也歩猶運也頻急覺也の以下、アンデオ、一ジョオンコン

四社縣縣旗旅有副科政亂生不安產國不派都及民靡有務具禍以儘并及

偷背以減矣自四方之民言之則民靡有於無不具稱以燼矣夫國滅則屏 **討兵華日與科配之生也亦何能有定乎自四方之國言之則無一因而不** 志而肆其寫兵騎武之威四牡則縣縣而壯極旗旅則有翻而飛揚東征西

> 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不以豁足為心哉 析詩此章上六句述民之苦于征我下嘆國運之將亡也四生二句總見征前無法民燼則守國無本於乎哀黃國家之運至是危感而不能以久存象 有音色或疾首是額面相告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服有悲喜 止則納之役中言其行而翻翻亦是在路不息亂生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 役不息有耳間目見無非厭苦之意疑緊馬行之貌言其常行不息也旌旗

夷也場本遭到而喪亡如火政而為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 旗之美一山而在正雅則為美在安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論而欣欣 哀國運之歷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表〇未氏日車馬之盛莊 定而萬民安也國民則藩雜徹民燼則那本孫国家之氣運安得不日歷平 耳末二旬承國與民誌國本以王室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隆長者以四**周** 之期也靡國何到民學二句因指諸侯民指百姓國滅民為總見亂生之不

東誰生属皆外居至今為後 前魚外も金豆 の こ、こ、こ、三、東誰生属皆外居至今為後 前魚外も金豆 の こ、こ、三、東北生産の大人我解析及原所止疑者或り云祖何往君子實維東心無競抖 **詩經正解** 一卷十五人推 風也茂滅資谷將養也疑該如僕體疑立之疑定也祖亦往也競爭屬怨侵 有学心故相放以成天下之受叛然君子乘持其心务欲和平以秦天下之事世首都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事世首都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人。 (***) 教教教教有所居以固安则所遇皆躬而居無定所必须有所往以避忠则矣故我欲有所居以固安则所遇皆躬而居無定所必须有所往以避忠则 企恭大征後不息以致國还新慶舊散其可惟乎天波服棄斯世而不我! 謹實為此關除使至今為新平益日間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去 病也の言國将危亡天不我學居無所定祖無所在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 竹錦此章上四句言已遭亂之極下則咎其致亂之人也茂資糟茂亦可答定無所住者是受禍有根處其所從來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福初不飲爭競以降減也不知誰塞生此屬除至今為民之流而使之無所

新死亡之爱意英我之在遂于有人心者何忍使我至此極歲夫征役者之而自西徂柬靡有定處之若是也有 即渴勞斯之苦多矣我之見病予有鋒於所可傷者我之生也當此不長之時也遂天之僤怒是以使我離其室家如潔夫因之危亂如此是以我也憂心發感念我土字而懷歸之思益甚切也急矣我之在邀他 即也土鄉字居辰時僅厚觀見瘠癞棘急圍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

言不幸生于此時也周都于西師由西住放日自西祖東正指征役言天怒皇放日念我上字找生六句一系派下想是揮怒之寒不屍非言生時不養宇征役者之家那也居迷睡之苦與思門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放敗之字征役者之家那也居迷睡之苦與思門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放敗之紀前如遇則國之亂而民之病也從可知矣

人賦也必慎况滋也序對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o縣氏曰王豈載智及為計放 為該為些計音亂况斯削告國愛恤誨爾序對誰能執熱近不以潛其何能淑為該為些計音亂况斯削告國愛恤誨爾序對誰能執熱近不以潛其何能淑

一海並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則非惟不能反亂而為治適所以長亂而不謀且悔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長而不謀且悔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長而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脂屬而已。 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脂屬而已。
本前二分分平憂恤以亂之官憂而言如罪國不泯民廢者黎國步斯抵皆可只引起下交註中不以其道即以不得用人之道看正與下海解岸即相可只引起下交註中不以其道即以不得用人之道看正與下海解岸即相可只引起下交註中不以其道即以不得用人之道看正與下海解岸即相以及但且渾音為謀為越非真誅毙也謀不得其遇則猶豫反足以禮縣如見賢而不為此賢之不可以不用也。 於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也為謀為此謀不得其遇則後反足以禮縣如見賢而不 於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也為謀為此謀不得其遇則,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得其也與不得其也則不過,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得其也與不得其也則不過,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得其也與所不得其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得以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得其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見不可以不用也。 於學也可以不是一人謀之雖然不是不能獨而已 不能用於則無以更化又何以已亂而善其國義但相與以入于陷濁而已

是然已亂莫如序降故論之序段量材度德簡賢顯不你使郡其附之強

自削其故我告開以關亂之當是而因海强以序的拼賢之適益以賢者之

能已能指灌之能解熱也誰能執熱而不以灌衣誰能已能而不以賢予既

維爾代食維好如彼鄉風計時亦孔之優發民有蕭心并歸一二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如彼鄉風計時亦孔之優發民有蕭心并歸一二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

脱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厄而不能息盡憂亂之極而不覺其抑欝之甚為悉夫用質可以已亂如此奈何王之不能也賢者宣背為之用平故君子於曰稼穑維實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於日稼穑維實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於是退而稼惡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惡也與過少愛是再進弃使也の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則也遡郷愛吧肃進弃使也の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

之改成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敢進又可知矣。之效故欲退而稼穑也日雜食日維好則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於君心之於故欲退而稼穑也日雜食日維好則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於君心後弦云禄食有憂稼穑無患與其有憂而幸一時之進就若無思而服終身樂此有維寶之意勢而無愛便是王樂此有維好之意本講與此互相發〇

成为以念穹蒼. 天際喪肆飢滅我-主降此蟊賊稼穑卒拜籍哀恫避中國且脊髓卒悉靡有

国也恨痛具俱也替属也言危也春秋傳日君若緩旋然與此贅同卒盡荒。 立王則發在共和之後也 立之王女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穑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立工王女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穑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立王則發在共和之後也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自學而已於

部因流躍然苦吟啤而且不能則亦有死而已势危情極故直形容至此者無極亦有許多氣力念得他只得什之無可奈何而已亦有來又一說謂流縣陳說皆危無可安之所見不持征役之廉所定處也盡荒無可食之緣具不特征役之天不我將也麋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祸分明見得念風不特征役之天不我將也麋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祸分明見得念風不特征役之天不我將也麋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祸分明見得念風不特征役之天不我將也麋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祸分明見得念風不特征役之下不我將也麋有二句亦不是原已處關之無力減我立王言析議此章上四句是咎天降嗣之非輕下是原已處關之無力減我立王言析議此章上四句是咎天降嗣之非輕下是原已處關之無力減我立王言

近於其事而刺之也〇慶游輔氏曰此謂波我立玉為共和以後矣然爻謂 告國受恤海衛庁爵則非追刺之語故未子疑之 王死于藏乃立太子孫是為立王此詩果言共和之麻則屬王尚在故詩人 万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脏得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三十四年屬 〇按順王三十七年國人呼王山奔絕太子部匿召穆公家國人聞之召公 設沒有許多氣力去念傷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反不見得他愁問處並可奏

在此東對民人所應對國東心宣指考恤其利共與 # 維彼不順自獨被叛自

駒也恵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循猶謀相輔狂威也〇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 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 民所尊仰者以其能要持此心周褊誤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 氏眩惑至于狂亂也

甲蒂天下治乳係宰相而任相之青在人君維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合糸大祠亂之極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用人之失當既挺正解。 ※ 本主末水津 也何以為民之具勝義、以為老而不考樂謀自有私見而不通樂志是非倒置所以使民至于狂亂 用之此所以用含得宜群情背限而為民所瞻仰也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 仰方為其能東持至公之心以別獨謀及而考挥其賴相必衆以為賢而後

段而發順民人之望日惠不順林與民情相矣也不作義理解棄心二句提明諸此草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役智之弊上段只為引起下 明意復介用之審整擇天下木任天下容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木炤下文 東心直貫下東其屬心以局偏謀慶即是者惟考禄又即是惟處老有辨之 賢矣下不順內二自字最不好自善其是目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好獨任 所謂考樂詩而通衆志也獨言擇相者學重而言不依擇一相則所用無不

> 幸任盡至此而序爵之云竟不可薛矣 でのででのででのでいる。 成**乳也是非顧倒使人智然丧其樂生之心而且勃然**發其不平之詩故日

現房以禦之朋友以在位之人言朋友之龄皆山君之不考城來君旣不以 友之相諸于朝以人不如物為與也應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處惠則詩經正解 一次卷二五次標 時後中林姓姓若其應朋友已謂行林以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析識此章上四印與言風俗之倫下言已處世之難此以處之相從于野典各其正今日之謂乎君子之襄一至于此就非君之不順致之載也將欲退也則又恐護諸之議其後而不敢去退亦窮也人亦有言進退維 合然大上既無明君以擇相矣由是在位在首奸讒依亦何往而不窮故母是是人人不如也 C 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然矣夫何為朋友者不相信而相疑不相善而相傾曾應之不如也風俗之彼中林有甡姓然衆多並行之塵類聚而不相害相友而不相離物尚且有 正承朋友之讚言益恐其讒諂之及進退俱難也進退合看方見其無所不 シーカンログ 公心用人人臣亦以私心銃進不相等而相傾不相信而相疑突進退維名 與也如姓衆多並行之貌譜不信也皆相殺善谷躬也言朋友相話不能相

維此聖人勝言百里雅彼思人侵在以真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中臣已反 也 賦也聖人州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稱之將至而反在 以言今用事者益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等

新總是憂諫是護之意

他日之大可是者皆登見而預言之益明見於百里之外而無遠不察也維 合衆大進退皆寂明喪亡之**鄙亦近而易見矣雑此聖人明炳岌先凡國家**[1]]のひついって、ひのひのいののこの 彼愚人不知觸之将至玄厄利次而反狂以喜為人世之用事者蓋此人

不放諫也。亦有該則後道路且以目矣故我雖有故言之心其知此畏忌何哉此所以,亦有該則後道路且以目矣故我雖有故言之心其知此畏忌何哉此所以我雖非聖人亦不甘爲愚人也置不能盡言以相正哉但王之暴寢拾言爲

提正解了《春中本大學」。 一次學中本大學」。 一次學中本大學」。 一次學中本大學」。 一次學中本大學」。 一次學中本大學」。 一次學中本大學」。 一次學一本大學」。 一次學一本大學一本大學」。 一次學一本大學一本大學」。 一次學一本大學一本大學」。 一次學一本大學一本大學」。 一次學一本大學一本大學

于此行善而偷數所以追財用衣食者也大民處之子心而宣之子中成而 為此決之斯為為民和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韓獻 為此決之斯為為民和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韓獻 為此決之斯為為民和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韓獻 為此決之斯為為民和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韓獻 發此決之斯為為民和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韓獻

人也交請當時所見而言私替後日可驗之事所謂將言百里也人也交請當時所見而言私替後日可驗之事所謂將言百里本交精重聖流王子禄〇年李流言朝廷事委人君好尚初時王且以為不然及澶淵息行之明可樂也若堯其中其與能幾何王弗聽干是國人莫敢出言二年乃行之明可樂也若堯其中其與能幾何王弗聽干是國人莫敢出言二年乃

推此良人弗求弗迪州政維彼忍心是衛是復居民之人到犯經為茶毒

啊也迅速也忍愛忍也概念復重也茶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茶

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配而安為茶毒也 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

所以致民之安而忍心之用又適以重民之等為世 以致民之安而忍心之用又適以重民之害由是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贪配 也所宜据斥而遠之也乃都復而眷戀之而小人日親矣夫善人之棄民無 也所宜求訪而用之也言不求而進用之而民人日踈矣雜彼忍心民之賊 也所宜求訪而用之也言不求而進用之而民人日踈矣雜彼忍心民之賊 也所宜求訪而用之也言如此則用舍失宜骁從而正之乎雜此民人國之實 以

正于上俾民卒在勾應 作民育應安為茶妻以書人而不領也是豈民之樂為黃 政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因民不堪令所謂肆行倉亂雖茶蟲以書 致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因民不堪令所謂肆行倉亂雖茶蟲以害 致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因民不堪令所謂肆行倉亂雖茶蟲以害 致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因民不堪令所謂肆行倉亂雖茶蟲以害 政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因民不堪令所謂肆行倉亂雖茶蟲以害 政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因民不堪令所謂肆行倉亂雖茶蟲以害 不可以之民之樂為黃

也一大風之行有既益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與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與也像道式用教善也征以中始未詳其義或日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所機 经大壓有陸續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讀前叶暑六 80

不終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八行取追不延庭哉〇美專照日福落者必君 舉動光明言無 府縣者必小人見野之易居而王不能然也 一不可與天知無一不可對人言中則隱暗不以垢則污愁

大尼有院介人此想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應用其良覆便我悖叫請罪反

到也以與想官比族也王使食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 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眠也 厲王競榮夷公內良夫曰王室其將甲平大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

詩經正解 秦七五大量 一聽我之言而對之于以使食人之勿用而君子或可以有為也然以邪從那 合系夫小人不可用而王用之君子不為之病乎彼大風之行則有踐矣王也與芮伯之受非一日矣 使貪人為政則皆利害民而敗壞善類因其所必至矣故我于玉以其或能

不信的 也茲由王不用善人惟政于貪人是以及使我至于慣毦而如醉耳王何為 献銀已於我亦知其必不見聽也故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者非自憐眠

不用善人而及使我至此則恃既仍歸之王矣っこっとの 部放惟日納其言以如醉耳神言指獨語也屈原行吟澤中即是此意如醉 玉若龍言且將此食人之不可用對王節一者然知其不聽言徒抑鬱而誰人養忍王之用之也惡言則對非必待王間也此時日擊時數不勝情樣念 便是悖無處既用其良**の定是全許之骨且結上論所序所之意言由王之 汉與北貧人別是一路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欺類只重在貴倉** 折講此章上二分言專利之書下言因以重己之別也與意只到敗類上在

芝爾朋友子並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納城既之陰莊女友子來赫則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代獲言已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 陰機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獨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然於已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進言之益下答係友之不聽其言也朋友即指貪人怒于我也安望其有聽言之益哉夫院不聽吾言則其致亂也有由矣為治轉稱為藏正所以陰獨于故也爾非惟不以為厚而及來加赫赫然之為治轉稱為藏正所以陰獨于故也爾非惟不以為厚而及來加赫赫然之 詩謂上以悲國選之養下以聞生民之病始而原召亂之由繼而明止亂之 術也子当不知而作節今日歷言是总之朝欲伸孤慎子言不無過於然惟 益此人本王所倚在傷王不能聽官故嗟此人而嘆之其實所以告王平作 而發之者焉吾言豈皆無益于聽乎故我之以是言而告汝者異汝之反亂詩者乎葢千處之中不無一得之恩如彼飛蟲雖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弋 合称然不見聽于君循或見聽于友也是用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妄作此是。 一日陰往寄告於女友謂我來恐動也亦能

言我只是陰刺于爾使爾自悟爾反赫加于我使我為驚赫字正與陰字唱的其處則女亦托處于陰覆之中故曰陰汝○又云陰字作平蘇不作去聲上文之以語下文之警官也○詩說陰字影傑句字來見國家苑桑之陰不上文之以語下文之警官也○詩說陰字影傑句字來見國家苑桑之陰不少之人以語下文之警官也○詩說陰字影傑句字來見國家苑桑之陰不少後養不知受多少陰底味一民字乃責其不能聽前日之言也反子來蘇即 言之淡或亦中之偶所明千度而一得也如彼二句本是以體正意即在一種正解上我卷了十五大事 危為安轉獨為福也小人為思不俊前必不免君子往而教典之使之改行 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以為之長是鳥之預蟲者也陰冰言其可以为 字上飛鳥亦是羽蟲孔疏輕言飛蟲養言飛鳥者為七所養明是飛鳥蟲是 看來小人安知已非若陰利之自不能不忽此說似詩不去

一賦也職事也凉蒙未詳傳日凉薄也鄰讀作該信也髮鄭該爲得之者背 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過邪僻也O言民之所以含氮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

新之盗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為不可矣及其友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置君子是其色屬內在真可謂穿到也戻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盗臣為之寇也葢其為信也亦以小人

臣心行暴虐而為之寇故以且是盗臣也外為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為不可合衆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趋于胤而未安定者皆由此咨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診故言之長如此然彼多受懼此多哀怨則又不容不辨也 門及然之証也○小雅正即大雅桑楽皆詩人深悲極痛之 心之民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話也所謂貪人敗類 心之民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話也所謂貪人敗類 以及之民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話也所謂貪人敗類 以及之民世詩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日厲王之亂極矣一

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字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過灭而懼側身修行

重演

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兄愛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王也卒盡寧猶何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王也卒盡寧猶何誠也尝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陰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弄

之犯神如此是宜天之恤之而免此早英矣何為而不我聽而早之卒不見、監禮神之事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前利于民雖姓之義無所奏也去抵在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前利于民雖姓之養無所愛也主然在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前利于民雖姓之養無所愛也主然在禮神之事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前利于民雖姓之養無所愛也主然在禮神之事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前利于民雖姓之養無所愛也主然推禮神之事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前利于民雖姓之養無所愛也主然推禮神之事也我則隨其方而傷其所不誠之思神靡不舉而祭之無彼以此受人表所奉千人若者能遇失而懼為其色者謂災異之來乃天心所以仁受人表所奉千人若者能遇失而懼為其色者謂災異之來乃天心所以仁受人表所奉千人若者能遇失而懼為其一人之為其之來乃天心所以仁受人表所。

· 前不溶性动能改稱下土實工我躬, 上既大結其類隆縣與不營煙祀自郊往它上下夏季磨神不完后稷 不 克

天式下而然地或方祭而莫共禮或祭畢而遊其物蓋無有神而不極其尊以與言帝以尊言也數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程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數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共私數下土寧使我言當我身也亦地。 人名英里脱基其物宗尊也克滕也言后稷欲敕此早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以與其避难其物宗尊也克滕也言后稷欲敕此早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以也蓋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如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功于神凡師叶力耗數指下土鹽丁我躬。

然何以富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然何以富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然何以富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然何以富我之身而有是災敗叛災也面又不吾其如是則蘊隆之斗卒不可以也是與疾寒宮之縣莫尊于后稷雖未常不吾其也而力又不足以勝災如

計學正解■次季士五次集 其主親至尊者以該其傳奠是方祭而莫其禮謂置之于地來是祭畢而來 其主親至尊者以該其傳奠是方祭而莫其禮謂置之于地來是祭畢而來 其主親至尊者以該其傳奠是方祭而莫其禮謂置之于地來是祭畢而來 其主親至尊者以該其傳奠是方祭而莫其禮謂置之于地來是祭畢而來 其主親至尊者以該其傳奠是方祭而莫其禮謂置之于地來是祭畢而來 英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炎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炎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炎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炎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炎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述也歸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於是人事故言。

上帝則不我避胡不相受先祖千难音響

在於果業手其甚允真有如霆如雷之震動于上而不敢自安也所以然者 在祭早既太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突我也遇此之災兢兢乎其 是造權減也言先祖之配將自此而滅也 上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早災使我亦不 見造權減也言先祖之配將自此而滅也

而減矣使我如之何而不畏哉不以為此言身不見遠則先祖之配自此和畏承蓋身非吾身乃宗祀所係屬之身也吾身不見遠則先祖之配自此不又降此早是不惟害及于民而便我身亦不見造為胡得不就就業業而蓋我周當大觀之後人民與耗無彼有半身之遠其稱因已慘矣今昊天上

是意以此句作中和爱印度。 是意以此句作中和爱印度。 是意以此句作中和爱印度。 是意以此句作中和爱印度。 是意以此句作中和爱印度。 是意以此句作中和爱印度。 是意以此句作中和爱印度。 是意以此句作中和爱印度是形容其就禁下六句言不容不就業之終則 以我之故而绝先祖之故此所以當長也君民一體民無邊君安得獨存祖 以我之故而绝先祖之故此所以當長也君民一體民無邊君安得獨存祖 以我之故而絕先祖之故此所以當長也君民一體民無邊君安得獨存祖 以我之故而絕先祖之故此所以當長也君民一體民無邊君安得獨存祖 文之不可保他則不我遂則其身之然下極言其禍之可懼也則不可推言天 而被矣使我如之何而不畏哉

此此作三平看似失木宜

正則不我助所成父母先祖胡寧忍沃可演女友早既大甚則不可沮牡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此歷瞻靡顧到眾琴公先

新也干擊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者也干擊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略他極望也孽公先正月令所謂等配百段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以祈穀質略但但止也赫赫阜策也炎炎然家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

于一氣之級我亦刻寧思子達此之殿而不見救也哉 也今則坐觀而不吾助猶日於我蘇也若父母先孤與我有至親之恩而通何所賠仰何用顧望哉彼群公先正吾當雾祭之以前毅難固欲其爲吾助為而莫非熱氣雖云我之一年且無所容而大命近至死期已將至灰我將合來卓既太甚則不可沮之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赫焉而莫非早衰炎炎 所講此章上六句極言退災之職下望教于父母先祖之神也不可很凡荒 大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称隸早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 大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称隸早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 大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称隸早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 大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称隸早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 大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称隸早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 大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称隸早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 本是怨詩○群公勾龍后稷之類先正先世為除天下行在赫赫炎炎之境萬民 東京中之所祭者父母先祖」之配及帝之太臣を夏乃命百縣等祀百辟 東京中之所祭者父母先祖」二配及帝之太臣を夏乃命百縣等祀百辟 東京中之所祭者父母先祖及下章吴天上帝即三章常祀之所祭者也○ 東京中之所祭者父母先祖人之祀之郡。 東京中之一十五大郎 東京中之一十五大郎 東京中之一十五大郎 東京中之一十五大郎 東京市之人之命之財政之所祭者也○ 東京市之一十五大郎 東京市之人之命之上。 東京市之人之命之於本社 東京市之人之命之於本社 東京市之人之命之於為方域也 本書、 東京市之人之命之於, 東京市之人之命之於, 東京市之人之。 東京市之人之。 東京市之人之。 東京市之人之。 東京市之人之。 東京市及之。 東京市之人之。 東京市及之。 東京市之人之。 東京市政治之。 東京市政治之。 東京市政治之。 東京市政治之。 東京市政治、 東京市政治、 東京市政治、 東京市政治、 東京市政治、 東京市政治、 東京市政治、 東京市政治、 東京市、

琴公先正則不我聞所嚴吳天上帝軍便我逐門雖有及 學既大甚滌滌山川計職早晚時為虐如惔語句熱對所我心憚暑愛心如熏了所配也

也意灼逐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迷惑而去也,倒也然終言山無水川無水如緣而除之也既早神也惔燎之也懂勞也畏

我間與昊天上帝乃司超避之權者也又何為不使我逃逐而去而坐此思開也今則未告之先早猶是焉毘告之後早猶是焉是不惟不我助而且不有如火之熏炒其將何以自解了彼群公先正吾皆有以告之固欲彼之吾願方肆為虐而敬盛之勢如惔焉如焚焉甚可畏也故我心憚异憂之于心命惡早飲太甚在山者則淋然而無水在川名則滌然而無水矣且旱魃之

所講此章上二何極言英之可要下是致容于天也首四句一氣意不可以 學之本书》于是一名星母遇者得之投洞中即无旱英海此言旱滩葢是鬼 版如焚其猛烈下此处者爱其悦回莫施也候荚熏皆從火旱如块旱如果 原者作怨天便不穩矣○此承上文言父母无鄙脱不知位矣然制吾之命 為者作怨天便不穩矣○此承上文言父母无鄙脱不知位矣然制吾之命 為者作怨天便不穩矣○此承上文言父母无鄙脱不知位矣然制吾之命 為者作怨天便不穩矣○此承上文言父母无鄙脱不知位矣然制吾之命 為者作怨天便不穩矣○此承上文言父母无鄙脱不知位矣然制吾之命 其然公南方有人長二三尺祖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日懸所見之風 其然公南方有人長二三尺祖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日懸所見之風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洞中即无旱英海此言旱滩葢是鬼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洞中即无旱英海此言旱滩葢是鬼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洞中即无旱英海此言旱滩葢是鬼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洞中即无旱英海此言旱滩葢是鬼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洞中即无旱英海此言旱滩葢是鬼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等之投洞中即无旱英海此言旱滩葢是鬼

早既大甚思如是去胡寧疾所我以早悔七恩不知其故所年孔尽方社不真詩經正解一家卷主五大事

如我之故事明醉宜可以無恨怒也。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處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不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處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不可也超勉畏去出無所之也孤病惨的也而年孟不所殺于上帝孟冬而來

如利之務等即用室下以外也 東面是天上帝曾不度我之心何故誠使我之事神不護則恨怒于我者宜也 を新教于上帝於之方納也預期來年于大宗所年亦孔風矣以為方社或 を新教于上帝於之方納也預期來年于大宗所年亦孔風矣以為方社或 を新教于上帝於之方納也預期來年于大宗所年亦孔風矣以為方社或 生而矣之曾不知其故為意者以我所年不早而然賴我則于農之始耕也 東面是懼而不敢去耳然變不處生必有其故天制病我以旱而至于此哉 東面是限而不敢去耳然變不處生必有其故天制病我以旱而至于此哉 如利之務等即用室下以外也 如利之務等的。

如我之致恭明神宜可以無情怒失今乃奏我以早此吾之白反而不得其如我之致恭明神宜可以無情怒失今乃奏我以早此吾之白反而不得其

早院太礼散無友紀輸故歷上衣故家字明及趣足『馬師氏膳夫左右門羽教之至野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於所謂孔風不真也

那賴之意也 那賴之意也 那賴之意也 那賴之意也 那賴之意也 那賴之意也 那種為一人 不思報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 在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報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 在本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報也無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 实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 实又衆長之長也越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 或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鞠躬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疾病也家

歷之後數章亦甚矣朝哉我原正不家字衣衆長之長吾所頼以統百官而子矣彼庶正者衆官之長吾所頼以倡九牧而阜兆民者也今也奔走于蕴合泰早既太甚則群臣以爱早麼事而朝廷之上皆已散亂無彼有統祀之

这然那所聊賴之若此也 这然那所聊賴之若此也 这然那所聊賴之若此也 这然那所聊賴之若此也 这然那所聊賴之若此也 以兵守王門者也今則或廢而不稱或她而不像在能沒其 以兵守王門者也今則或廢而不稱或她而不像在能沒其 也不則或廢而不稱或她而不像在能沒其 也不則或廢而不稱或她而不像在能沒其 也不則或廢而不稱或她而不像在能沒其 也不則或廢而不稱或她而不像在能沒其 也可以及守王門者也今則或廢而不稱或她而不像不能沒其 也可以及守王門者也今則或廢而不稱或她而不像不能沒其 也然無所聊賴之若此也

不用也不除者天子所趣之道不播治也不縣者不作樂也微贈者被贈不以呼入而訴之言其如我之爱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里乎註解憂字以外不能勝天而遂止不為者上似有同心意下以有盡心意賭印二句蓋以大年也左右布而不修本諸臣布列于位者不今有所修造也鞠夾等只以外入而訴之言其如我之爱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里乎註解是不以外人而訴之言其如我之爱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里子註解是不以外人而訴之言其如我之爱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里子註解是不以外人而訴之言其如我之爱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里子註解是不以外人不知其之意一意言合不

後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将近而了賦也堪明貌昭明假至也の久早而仰天以望雨則有暳然之明星未有雨我以展無正訓結賭卬昊天曷惠其寧、 明卬昊天有暳衞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絡無旅路大命近止無業關成何求為

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

所以定來正也了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點而惠我以安寧乎張之

經 80-639

日不敢斥言明者畏懼之些自

助我昭格丁天春已無遊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自窓則不可也雖今死亡被是天以壅取則有堪然之明是且未有而徵矣凡前大夫君子竭其精誠 此王化之所以復行也欲失吾王訴文之詞如此則畏灭悲人之意甚切而所以撥亂及正者有機矣教之思安及于民安及于君而义安及于無正也哉此凶我之深望于天也 将近而不可以乘其前功當益求所以耶格者而修之無幾天變或可回也 然此黃但為我之一身已故盖久旱而民不軍非惟吾身不養安定之休而 無正之不禮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干天以爲弭旱之計者固所以 ·泰夫郡臣之坳戎牧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群臣本尤未已矣照日不敢斥言明者畏懼之甚自不敢必云所。 未惠斯民而定前之衆正云环诸臣可不各盡其毒而勉以成功不聽彼昊 天以莫民為心者也不知何斯惠我以安容使早點無粒隆之災下土無耗

阿起王解——秦王五大部 析講此章上二句百天變之不可國下致勉于人而望惠于天也兩言縣印 有者惟是學然之星則所無者是清然之兩意在言表大夫君子即止無正昊天情節勢追想見直王之動感明星夜是依然雲漢之昭即要看有字所 带安民語蘇氏調本有民不宣而無官定者此意其於盖臣以安民為心風 野死亡科近月にいい 日一日日本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日の一時死亡科近力無如之何而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案其前勞也定衆正要 以釋鞠我之勞也故日以展衆正獨言其長該其餘也曷惠其寧暗指雨故勉干昭松則盡人事以回天變則民交民安則非獨人君安定而諸臣亦可 等官耶假只是祈求請請無應是不遺餘力即上縣人二句意大命二句言 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學機萬民慶子 而百工慶子朝也不可露出與雨字 至漢八章章十句〇陳慧生日愛早所雨而通詩不露一南中殊有深古

設計名須斟酌

一在有局章皇權場然康究不言及所正其及之深也篇中

日天其以乾封乎鳴呼其有愧于宜王多矣の三山李氏日春秋傳朱大心為心宜其反靈漢之吳成中與之業後世有遇早者旣不能以自修乃為大雨于里天人之相感也如此今宣王懼灾修政而群臣又能以王之 之意然青已處太少日然の言類問事漢乃他人述宜王始于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の語類問事漢乃他人述宜王 雲漢一念其之也〇水早之思充湯被之矣然銷之則在子人馬沃林 民如此而不中與天〇東萊吕氏日宣王小雅始子六月言其功也大雅 水公子御說對事數語耳而販孫達只是宜為君有個民之心宜王之憂 切念之深也〇豊城朱氏日余讀雲漢見宣王有卑天之敬有事神之誠 九訴天成俱要似就呼引咎之意若疑有所以致之而然勿作 〇本氏三倉王之早告于上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年以見情之 怨皇月氣

經80-640

程長南那叶小世珠其功。 國登止為申伯一身謀改議以南方諸侯地關德齊莫能相尚也故命申伯 ののようでは大型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消先祖之戎功而列于诸 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消先祖之戎功而列于诸 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消先祖之戎功而列于诸 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消先祖之戎功而列于诸 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消先祖之戎功而列于诸 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消先祖之戎功而列于诸 長以其曹都之不足以恭也故命其去申邑之舊都而國于谢邑其所封之 (の) につつのはは の) につつのは の) につつのはは の) につつのには の) につつのには の) につつのはは の) につつのには) につつのに の) につつのに の) についのに の) にっいのに) にっいのに の) にっいの の) にっいの。 の) にっいのに の) にっいの の)

馬與夜馬家而風夜之匪解其事君進盡忠退補過而進退之節題也然此

乃加地進律之賞也孔疏杜預云中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新邑之府後漢地二字輕看只是營奠呼起之詞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日衛建邑子謝

云謝城在南跨林陽縣東北五里中

相近疏日南國謂湖秀諸

南岸伯式是南非州对因是前人以作商届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刚<u>陇王</u>帝岸伯式是南非州对因是前人以作商届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刚陇王

則満踏而壯盛有鉤層以飾馬也則濯濯而光明等威辨而物来彰其龍遇古成則申伯之往謝有日矣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以駕車也已之觀寢廟所以棲祖孝之神也則其功旣成而貌然有深廣之美夫厥功能非召伯之所營乎彼城郭所以爲國家之衞也則其功始作而發然爲新彰北召伯之所營乎彼城郭所以爲國家之衞也則其功始作而發然爲新於此愈俗作也藐藐潔貌蹻蹻壯貌濯濯光則刻

也然城以衛民廟以奉先保民卒漁園之先務首舉謝功之大者言之耳如未就之說城方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申伯之功不止城與廟下文城廟便是以申伯言者所封之人也謝固無城令創立之故曰有俄非析謙此章上五句是成封因之功下是錫之以就封之儀也功就已成者言之隆何如哉

是備言謝功成以起就國之意非是方數其功也彰典數也故下章首二句修其事而復言之此已錫之不作預備看〇此總以諸侯儀備言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云云及申伯之就封有日矣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四批以駕車納府以飾馬俱原屬便平泉流既清之類是也召伯以此功告成于玉則諸人有戚南邦可原屬便平泉流既清之類是也召伯以此功告成于玉則諸人有戚南邦可

風地介達諸侯之封圭叱近離化近王舅南土是保州音補。近王舅南土是保州音補。

今系大統錫之矣王于是遂造申伯以标憑路車之執結乘馬之執而就图 小人文美處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且而利于論謀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 非人文美處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且而利于論謀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 非人文美處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且而利于論謀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 非人文美處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且而利于論謀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 非人文美處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且而利于論謀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 "大之保障必且銀之起以棄自以經釋商居之地其山水之残其土田之僚。 "次本", "大之保障必且銀之起以棄自以行憑路車之執結乘馬之執而就图 "大之保障必且銀之起以作 "大之保障必且銀之起以作 "大之保障必且報之起以作 "大之保障必且報之起以作 "大之保障必且報之起以作 "大之保障必且報之起以作 "大之保障必且報之之以作 "大之, "一, "大之, "大之, "大之, "大之, "大之, "大之, "大之, "之, "大之, "大之, "一, "大。 "大之, "大之, "大之, "大之, "大之, "大。 "大之, "大。 "大。 "大。

侯國之常典玉勇住矣後何言故尚其益修屏朝之功茂著養宣之私于以

原奥之以園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也屬王之后日望要無子姜氏生宣王候之主上可合瑞于天予下可布信于友邦故曰爾寶錫圭與分土不平鳌亦莫如南土土地人民之盛惟南上而世功之就亦莫如南土也介玉即諸之祠皆以起下保封之意我國二句見形勝都邑之雄惟南土而爾墉之作所認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下四句是詩人述王者告申伯所認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下四句是詩人述王者告申伯

其叛語式過結其行叶戸即及申伯信邁王饒駐于郿駐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徽申伯土疆以峙藉

>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由後而行節節有次策

王之元舅文武是憲門處言反印化者都治波門既入于謝徒御噹啷將問邦咸喜我有良蘇門與不顯申伯

大喜可知矣不顧何是呼起之詞元兒二何勿以祖賢平看重文武之太告以為法局人喜其有良翰者此也」番番五何指應公司直京不與三分指應式南國意。或謂以申伯之教王之心膂豈宜解樞要而意不與三分指應式南國意。或謂以申伯之教王之心膂豈宜解樞要而同城南服之地武不知中與之功未立所憂者在王朝故周公作翰召虎视旧城南中伯亦股肱王室後先其間右賢左戚共濟國事不以宮校之嫌自引起中與之功能立所爰者在方徵故韓侯長北絕山南城東太而申伯亦從也中與之功能立所爰者在方徵故韓侯長北絕山南城東太而申伯亦從自引起,其為與其為之事者以平日華宣維翰下之也天下以京師為根也中與之功能立所爰者在方徵故韓侯長北絕山南城東太而申伯亦從自引之之之。

一等工解。 一等工解。 一等工作之際、 一等工作。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 「大臣且博大臣有申伯之忠嗣所從來矣|

家食

又是剛德之善惟剛柔相層則惠行不至于玩威行不至于亢味一上字見析講此章上四句美其德業之隆下表已贈言之善也柔惠是柔德之善直行講正章上四句美其德業之隆下表已明言之善也柔思是柔德之善直

經 80-645

天生不見有物有則民之事養持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結于下到嚴保茲

詩經正解 風也不衆則法東我泰常繁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心子上行山甫。 雖其秀氣而全主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其祖子讀詩至此而贊之 能以昭明之德成格于下散保祐之而獨七生此皆佐即申山前最則所以 牧必有是明白自百骸九竅五陂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 〇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不世衆民有是 日為此詩者其知道平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 類是心場可民所執之常性家土衛無不好此美德者而紀天之監視有問 也而莫不有法為如親之明聽之聽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

所以生烝民者裁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 生賢佐日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為是山甫之生爲保天子而生也則所以 生賢佐日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為是山甫之生爲保天子而生也則所以 生賢佐日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為是山甫之生天為聖天子而生也則所以 生賢佐日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為是山甫之生天為聖天子而生也則所以 生賢佐日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為是山甫之生天為聖天子而生也則所以 生賢佐日仲山甫者以為之輔為是山甫之生天為聖天子而生也則所以 至下也昭格于下尉宣王之明德有以礼 平下也昭格于下尉宣王之明德有以礼 平下也昭格于下尉宣王之明德有以礼 至下也昭格于下尉宣王之明德有以礼 至下也昭格于下尉宣王之明德有以礼 至下也昭格于下尉宣王之明德 其是一面已則者 有保神之命故賢佐董華美之德蓋山甫之生爲保天子而生也則所以 整願有馬見其能以昭明之德獻格于下是以宴宴之中保兹天子而焦也 監願有馬見其能以昭明之德獻格子下是以宴宴之中保兹天子而為之 整願有馬見其能以昭明之德獻格子下是以宴宴之中保兹天子而為之

仲山前之德景嘉維則令後令色小心翼舞台訓是式威德是力天子是若明經科氣其開于國家盛衰之數良非偶然矣

哲之所以果子人也生山甫中暗含物則意在均禀同默之中而有賢者獨

即者平若夫儀色者德之符也則令係令色而英華之著見外焉無不柔真心性,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本之業順之餘而有利貞之守沉膺之內而有別克之休其茲承嘉之善中其之孫順之餘而有利貞之守沉膺之內而有別克之休其茲承嘉之善中其之孫順之餘而有利貞之守沉膺之內而有別克之休其茲承嘉之善中其之孫順之餘而有利貞之守沉膺之內而有別克之休其茲承嘉之善中其之孫順之餘而有利貞之守沉膺之內而英難之若見外焉無不柔真。

生来民氣以成形理亦赋為有是形器之物必有是雷然之則是則之所在之。ののことのののののののと地我山前之城齊何如哉彼天之及之隆德職之備者而後可以為立功之地我山前之城齊何如哉彼天之合衆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若報人臣必察

之以證性善之說其音深矣讀者其致思言

好此数美之德者天之生民共善如此况

乃人心不易之理非民所乘執之常性手性既善則請亦養故人之情無不

賢人之生不尤與于人乎蓋上天

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門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南蓋以家室兼

<u>商商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國者否統仲山甫明姆疑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u>及山南也不然當時方叔召虎布列在位其更無一可命者而必山甫耶 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事意于內而四因無人誰任經營是外叉不可無內中山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欲使之專意于外而密勿無人誰為輔養是成果于加鎮脳小須更無死思見能化之成四方爱熱想當如此通節要見 此看或本植言極要也賦政丁外與工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而此則王

医解析以事

新經正解·大孝王六大者 風也萬萬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情藏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合於大王命仲山南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哉彼肅爾然尊嚴之王命保戶益順理以守身非超利避害而偷以全驅之謂也解忌也一人天子也 之城否至難門也仲山甫則緊刑惟稱而不清是非之辨為能有以明之且 永見将也仲山甫則奉行性為而不辜一人之把為能有以為之邦國政事 既明而精于理又哲而察于軍順理而不以依其身不待超利遊害以全船 水柳堂

市及四段平在蓝膩不必應上至分貼恐有難合處也肅獻只言王命尊嚴 字不同明謂明子理而是非不至于差緣就平時言哲問察于事而設施不 而無廢格也政治得為若政治失為否明之正辨平此也旣明明字與上明 不可水宜之意将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見極質罰之得宜舉奉行之 至下過差就臨時言明哲保身者謂號得天下事理透微順理而行自然灾

> 以徇君而明哲之鑑自在非才全德備鳥能曲全至此此二句熟內外出入日業平其官而山用凤興夜報一味處共其職有利社稷知無不為縱舍身 乃保身之本而昧者不能也山甫則明哲南金曾不通理以自取祸愛動乃 意不妨○是慰云諸侯治國之政有者否山甫則監别惟精知其善而益以 朝死夕場也匪鄉無一時一念不以精白白矢華人臣一日立乎其他即 方見是盡職如功益天下一而上不發位極人臣而象不易非保好而何風夜 王命契初之知其不善而申王命以戒防之正書所謂旌別淑恩也〇循理 以果子常人也

人亦有言柔則遊游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恭剛亦不吐不侮於野寒

五人不長頭樂

詩経正解一次卷一十六大學 版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恭納的O不恭承故不侮於寒不吐剛故不畏 照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管枉道以徇人 米が

也能不吐刷放英剛子獨製皆屬我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保是不好別者則制之以義而不此惟不茹柔故英柔于鰥某皆在憫惶而不傷者無熱人則退避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于柔者則無之以仁而 市沖矣 豈宗人所能及故 ☆然件山南之**德指不止此也人亦有言柔者易科人則吞噬而茹之剛**

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以見其分美德而與于然民以終首章意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夫人物情之偏下赞山前用情之正此并下章各以入 天下と人家者易制而不肆之以侵陵此是週菜者則然遇剛者則不然至 也柔字剛字俱以人言茹吐是借用字茹看墮也吐畏避也不茹者有仁育

1.1 別の大変職有関維仲山甫補之 人亦有言經婚婚如毛民鮮社克舉之我後國計 灯之維仲山甫舉之変莫助

心之非未有不能自果其德而能補若之國者心心之非未有不能自果其德而能補若之國者心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國农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果與否在彼而已過無待于人之助而亦非人之

手天生人而厚于賢也是常人所可及此 作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安有自舉其德而不能助君之德者乎以此规之信能盡力以彌縫其外至誠以感動其心自有以補其關而復無過之地矣益此之,就受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無待了吾之助而亦無所令其也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無待了吾之助而亦無所令其也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無待了吾之助而亦無所令其也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無待了吾之助而亦無所令其心人不免消于的散鮮有能樂之者矣我了是謀废其能樂光維仲山南屬上人不免消失。

折請此章上六年是東已憲下是輔君德然輔君亦本干與德來人言只管

要而言之也。
一次のでは、一次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では、一次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のでは、一次

國也祖行祭也業業健院捷捷疾犯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益經監則命仲山南城彼東方 仲山南出祖四杜業業征夫捷捷每懷摩及糾極四社彭彭琳滿八號鏘鏘王

世山市當出行之時舉制道之祭以駕車之四生、「非常而健矣以從行之 在為夫仲山南能舉德畫職如此則今日之行吾能不可其懷而處之乎惟 在海站都治脇苗計獻公常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臣徒於夷王之時至是 在海站都治脇苗計獻公常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臣徒於夷王之時至是 一面が備其城郭之守動 一面が備其城郭之守動

命仲山南與警集以城東方而城民國國在此役為其任亦甚重矣則多能 之懷焉然其所以懷者何也葢以四牡彭彭而北八萬經辨而嗚是行乃王 以無候丧 征夫則徒徒而疾矣當時山甫思付託之甚重以才力之弗勝敦然育靡及

新經正解——《老士大大鬼 真大方表其事言之見心之所懷者懷以是耳說者多欲将無懷靡及紹保 其學德盡職如此則被齊之後特易易耳然在山南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其遊行之思下表其承命之重此章正言城齊之事類 命方且以任大青重為憂故有靡及之懷此處且含義只敘其心如此下就 王弘浦王問看只為看輕城齊不知溥彼韓城縣師所定肅肅謝功召伯營 像再言以成章耳非出租在遠三時事也此詩為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 于門外是由門而後祖祭故云由祖也兩言車馬之處者只是道其出行之 師方三書黃帝之子繫配好遠遊而死于遊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練其祭設 丸

之城岡本備於夜衣就图來人得與爭此上也乃太公四俗簡禮通商便利四之後矣青齊之先公佐文武定天下先王先之胙以管追當是時天下新為齊築斯城也○附錄張又君文云齊封王矣曷為予處其說蓋在獻公還 私以謀其居而齊獻不敢接公以請于上是以終夷之他不開有城齊之役年于通院惠是主于避仇大國際議遇公私常邑避難私也在天王既難黨矣吾聞諸侯地小人衆則更置因都天子爲之相其動冷慰之遷此也事不 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城彼東方益齊去薄姑而治賠苗故王命山甫 之從來追侯定宅未有不斷當世第一滴人者王同非陳山甫而出之于外 也至于武公撒立之年又我天子学城之下此稷之不衛而進行藩封平淄

> 天子嗣野韓侯就国族既完于熊師王毎出か己乃管子召虎佛本國存大詩經正解、大老王大夫権 则控制宜周也使徒传名山之险而失保障之处则都會所在未有安壤央育而陽則智進委徐戌皆出其谷其餘愁禪明堂多附本國爲南北所住取形勝其內衛中憂表西南雄鎮者莫大于岱宗然此山接境他州放其陰則 逃免多島發來發通處其外觀干邊海要害民不為居為曠地八千里明散外投资落為東北巨限首無過干渤海然沿流島與一他雖除由天造而連外投资落為東北巨限首無過干渤海然沿流島與一他雖除由天造而連不修塘壘其能國手于是謀及廷臣命我山府城後東方元夫青州人势其 我先王功動爛然圖史褲与建子孫失序播遷臨沿自歐武以來二十餘年 防補燒增甲陪凍養及真妈之地都像應提之私門然東空山下間尚先作 之不城又何報馬泊乎我王御極蘇珠敷之後為专疆成于圖書記天下黃 以命山南則何也吾觀先朝盛縣及與流風干外他婚公告洛而東行及我 城之其得已故雖然端於書格必崇德堂之臣集事始功用推幹略之参乃

四年縣縣造八餐路情籍特列仲山南紅齊式過其歸吉南作爾穆如清風到 事非係臣莫與任即故山甫之始也仆外而中為非經傾就在何致辭獎而事非係臣其與任即故山甫之始也仆外而中為非經傾就在何致爲此不 可問內外交倚重矣此論可補簽註及傷見氏多此一疑矣 人作大加会也自內而外粮其名權四處不妨由周而也便干掉若山前都

一個也式過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移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前物者也 合泰夫伸由南承企而往也以四牡期緊緊矣以八套則皆皆矣仲山由秉 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過歸所以安井心也 職然保王躬補王闆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末懷養有所不安者尹吉甫 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秋其心焉曾民日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 以徂齊始必指爾其事而式過其歸上以副天子养願之心下以慰僚

不能承王命之董非吉甫不能烈山甫之心一代君臣朋友相與以有成而不能承王命之董非吉甫不能烈山甫之心一代君臣朋友相與以有成而為未而聞言之下庭于有以慰其心矣尚何靡及之足侯哉是則非仲山服 仲山前之祖齊也而有原文之懷故以此論告之使知然齊之任乃其所侵 寅恭之至悉我吉前作為此補原其降生之異及其德職之全意殊深及足 以感動人心種然如清徽之風足以化養萬物者突然其意豈有他哉葢以

經正府 《冬主人》 及是非言南自為英爾也蓋風能以物而清風則尤威物之尤者也言能感為之作訊該全詩言禮如清風意味深起足以動人亦因山前德葉之美而四北亦一時事式適其歸言當早果事而旋歸也此不妨用註保王躬補王四北亦一時事式適其歸則之速下因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印與土章其致中與之盛者非偶然交 承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說起大事動大眾非句目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 人而穆如清風則尤威人之尤者也故以贈山南而慰其像正以動山南也

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即好印定各此類是也故風者谁順之妙也四 将之吉南知僚友之也而想之一時中外之臣皆足以佐宣王中與之業者 雅而題之日誦以其從容漸使有合風人之言門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一之 次山西不自貨自定而維質性定丁〇曜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面· 円風人謂深微和遠其象類風是則許之教也夫論者須也蒸民之詩隷手いっかった。 いっかいいつつ 宜共害有不可勝言者的民徒不必用○詩有三物日風雅與而其作者皆經正解: 《卷三十六次》

・ 八百章人何○宜王之版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楊道建上下 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恭以朝賀獨経宣勞內外其致中與也宜哉

序码类尹吉甫美宜王也能够命诸侯

全日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思之修縣首章言轉侯來朝而

国而承後期之母四五東京延日而成州安之朱末京言織世業修職業以合其總世業以修職業受命之事也次至是入我而傳勢于之陸三章是返 終首章之意是復申王命以規之也須以賴或風孝幹不庭方為玉中間錦 張鈞子後聯嫁緊絕是廢幸轉侯之意首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 修職業是飲其修內治也內治修然後遠人服

配也來來不也來山華之鎮也中在同州華城縣何治也作明貌韓國名侯

前经正解 一个老手大块 而必請命于天子本所以不有分而不敢專也尊侯之受命何如故彼变变合於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悉之者謂請侯繼世而立 可也然朕之命爾以韓各以國事者之一的當無廢朕命風夜匪懈敬謹以 為列府諸侯而北守海服爾祖之有也兩其續爾祖考而為諸侯以緣刑禁 此道而來以士服入見千天子而受命為王乃重其微體之初而報命之以 高大之梁山乃韓之巨鎮也自青神西治之始有此仰然之大道矣韓侯由 言王錫命之使權世而為諸侯也度敬見以幹正也不足方不來庭之國際 **野武王之後,李年本即位除夜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積縮戎女也** 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此〇朝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 作此以送之为亦以為尹言用作今未有被下篇云召移公凡伯者放此

強為能候則不來廷之國正汝之所當幹者也爾必有德宣威以幹正之子 天殿春陽王之時諸侯背叛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傳處亦見中與氣祭及敗春陽王之時諸侯背叛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傳處亦見中與氣祭 可能を是始之來朝商受配命之重如此のことのの 以任助天子使內外嚴明中國有常尊之勢可也如是則職業已修而世業 祈祷此章上目仍本報侯之承受命下述王錫命之鄙梁山禹貢所謂治梁==

很其默則朕之命了爾於山河帶獨國以未存終不至於改易英且關既抱

日3个中原和都未主之童也似式中也副两数之間横水可爆者以称待 重漂鳥利或庭牛尾名之法于族罕之首為表童者也樂利金也馬眉上飾 實際科學主義亦為鉤屑錢踏錫等都辦製造幅這優隨革金尼可於果反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干王也鄉等也交龍曰歸殺 联命不易示之以信幹不庭方以佐我幹勘之以郡甚得詩意 與也無廢嚴命就其無所于君也風夜匯幣勉之以數處共屬企勉之以教

王嘉其入親之敬而遂襲韓侯焉有交龍之淑旂有法旂之殺奪所以表其其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黜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瑞干王其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黜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瑞干王為歌考古也金厄以金為項無抵務首也

降突出祖出宿于屠願文府館之济酒百売土稅維何知府避鮮頑其软締維 然何以示信款王須韓係書具來東之為而皆少能可之思也車馬就服者 然何以示信款王須韓係書具來東之為而皆少能可之思也車馬就服者 於無主之於元衣而齒哀秘亦為而加金路是服之美鎮下有執而投穀為衛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為表於是前之美以竹草為車蔽圖雜色於車上 於其之於元衣而齒哀秘亦為而加金路是服之美鎮下有執而投穀為衛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為表於是前之美以竹草為車蔽圖雜色於車上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為表於是前之美域竹草為車蔽圖雜色於車上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為表於是前之美域下有執而投穀為衛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為表於是前之美域下有執而投穀為衛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為表於是前之美域下有執而投穀為衛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金路與市企路是服之美鎮下有執而投穀為衛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金路與市企路是服之美鎮下有執而投穀為衛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金路與市企路 下垂之報告首金聚有報扼之路。 大沙交能之就有以上,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與市在 大沙交能之就析為利以金路與市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與市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與市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與市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利以金路。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 大沙交能之就所。 大沙交能之就所為, 大沙交能之就所。 大沙交能之就所。 大沙交能之就所。 大沙交能之就所。 大沙交能之就所。 大沙交能之就所。 大沙交能之。 大沙交能。 大沙交流。 大沙交能。 大沙交流。 何推行奸及滿其脫維何栗共篤路車邊豆有且結侯氏燕否

父周之卿士也敢来我也若竹前也清浦將也且多貌侯氏親避諸侯來朝風也既親而反鷗必祖者可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居地名或曰即杜也題

马铃必有酒也則清酒有百壺之多餘必有衛也其舒維何則忽驚鮮魚亦 必有敷也其鞍維何則維筍及蕭以贈言之其瞻維何則有乘馬也有路直 他而祖祭于遠其出宿則于屠之地於是與父承王者之命而爲之致其候 者之稱有相也或日語時

班王用 秦王大大樓

豆終之此句是總上文四句意非至此方陳列也選盛果核立處積強燕至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若主待客之聽亦殊典也然所重在儀故復以遊 始行也出祖出不稳是一處後之亦是干屠也謝氏以照父之餘為王使之 極是而時就多間後雖王所使至于酒餚之多贈送之厚自是顯文之情欠 前と小寺自己了ととなったといるとといったいというのでは東平香酒之多報之種東之時正像中事而出自天府者也乘馬路車本

汉·彭彭叶) 所以曾新新不顧其光將佛特從之祁祁如雲華侯顏之卿其盈韓侯取駐妻汾精王之卿蹶結父齡之子則及韓侯迎駐止于蹶之里,直內結

來也益門以佛姓之多樣容之美言獨者獨韓氏之門也販父為王卿上

里必在京飯醉候朝剧京都必有依餘則門自是韓之門

章是君臣之恩此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失婦之熊此亦因題立意耳非詩 韓侯與顯文和縣飲也或言韓侯府此燕之榮光不作相樂說〇時說以

可有貧反

言之則為分王之勝而母族貴矣為歐义之子而父族貴矣韓侯行親迎之合衆夫韓侯氏親而逐則係應可舉矣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 AMELE TO COLOR TO THE COLOR T 我也此言 神信既親而選送以视迎也 初五属王也馬王流 上故時人以目王爲猶言莒部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即士始姓也諸姊諸 加于**能在汾水之**

故不得不並序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延以人不得不並序其的本人。 行動舒後脱言其容飾整齊以上語意を結重到韓侯顧之來以見韓侯之要有帶有於同姓二四之際亦有姊於則九女也亦亦註云徐靚也徐言其 來你之 職從日諸姊是送以夫人之聽姦治侯之娶二國也有媵從之也嫡君之證姦諸候送通皆百兩也不類其光顯恭與默氏之光也諸弟四句是 親而遠送以親迎何便見按通解此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非預道六帖徐 經正解 而物采章豈不類然其有光乎而往迎之應極其雄矣顯園以諸侯之緣而證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彰彭而充盛也以入寬則鏘鏘而和鳴也儀衞備 類文之子¶係候展文族貨也迎正五句是住迎之賴迎目百兩是迎以那 該通不曾編年後事說者不可奉發更許之分王之機派出王家母族貴也 後事耶益驗文為周鄉土而迎于殿里則癸妻定不是反图後事也詩人作 九年十大大·

訴論數應前再**尼鹿旗號前有城有城有城有城前就有於慶既今居**州五級五藏職**交孔武縣國不到為駐韓姑**能相姓**攸莫如韓樂**指歸所孔樂韓土川澤莊 有無於叶羊如羊猪二人 新父之為韓結父也自武勇之不序使臣之命歷聘侯國産所不到當旬宣令恭夫韓侯格禮之盛如此然所以得娶韓結恭豈徒天作之合已散葢由也貓似虎而凌毛慶吾今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也雖如韓結縣父之子韓侯豪也相依擇可嫁之所也計計雨雨大也魔魔栗 間出焉總是物之健也土地物産不平言物産之盛正以見土地之美耳慶之席可知川深而名魚聚灣澤深而展射育器川澤之所虧蔽而尚為怪獸之席可知川深而名魚聚灣澤深而展射育器川澤之所虧蔽而尚為怪獸大河以北多平原故韓國非川澤之國也乃有流而為川潴而為澤春川澤土地之義物産之蘇以見韓土之可樂也九土之宜不「大江以南多川澤土地之為物産之蘇以見韓土之可樂也九土之宜不「大江以南多川澤 二下院慶其有此令居矣然則韓結之歸韓也寧不遂其燕安之意而適其 之思因為韓結律可亦之所皆莫如韓土之為樂為孔樂故韓土也流而為 已慶之也末旬方就解 指婦時說言

海彼韓城燕軒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萬王錫韓侯其追其須替布受北 國因以其伯質塘質經質畝實新獻其難時皮亦物黃龍 新经正第一个卷三十六次 ○ 常杉也汝必實備而增共所未高遊壑而浚其所未深畝藉以定民所當審當杉也汝必實備而增共所未高遊壑而浚其所未深畝藉以定民所當審 原輔氏日上草言韓侯之迎韓坊有以書其心此章言韓始之歸韓國有以矣燕者燕然而朱得其所止之地也譽者春然而朱遺其所處之情也〇度 合衆夫韓土固為可樂而尊之有國豈無所自哉傳彼韓城者其肇封之始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于正也 城齊春秋諸侯城那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宿靈而長之故場 1111年 周也漸大也煮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秋之國也構城壑池籍稅也絕 乃召公奉燕師以完之也其立國有自來吳今王之封韓侯蓋以韓之先祖,引了 更才三之 o 猛獸名〇韓初封時召及為司空王命以其求為集此城如召伯替謝山甫 通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

其都亦是百號之因百顧言因財明追都亦因府也干韓侯言意及北歐則原德正解 观卷二十八大本 至勢必至後隆也韓俗好漁獵山居近麋鹿問居近無機勢必至害耕也我先祖亦受北陽以文見于下故上堂其交の韓地多年前禁之不私祭之不 用部門中乃群服之堂與而侯敢追加尤京師之唱條架龍以外土寒地於 者謂蜜服之百國四葵之名南蠻北秋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秋亦稱鹽其追 さ多者為百盏種之大者為追狐居地之遠者為北國非有異也此等或古 抵他不可不必田畝不可不治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真固皆世職所 未結除而全方點附者故遂錫之也無加也進律意實購四句承王錫來言 為長也上言因百貨以為之長下言對追新使為之你一也追称即百家類

詩經正解 《卷三十八人》 至山湖氏日高城深池可以回國徽田為松可以足國宣王為邊方應亦詳 解炎六章章十二何〇月自汾王失道 皆候 卷世而立多不請命宣王中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射処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事旣設找旋匪安匪舒

部紀正解 - 大米二十六以第 亂乃王法之所不敢故我之本也必剪此聰內惟准禁之是求耳車所以些 有安處而舒徐者查日准奏犯順乃天餘之所必加故我之來也必陳此正 敢則既出黃車充旗所以銃衆則既設我與吳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或敢 滔滔而順流矣是行也皆乗飲戒之心莫敢有安處而遨遊者益日准發相 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惟夷是求是伐甘 他C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智行者皆莫敢 床棉堂

漢之間召公率兵備江而下也清濁武夫行粮非木之數匪游匪舒是守律漢在推府而江漢正人淮所由之路故前以江淡為言益目周而附出于江 球計總牧不兼照理言養強理之命原是平准葬以後事〇末嘉陳氏日江本以准葬散處潛伏故欲求得其聚點鋪裁以淮乘編據中華故飲陳師以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順水勢以伐遠下言盛軍容以伐遠只是一事一意而師惟准勢之是伐耳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見其武來水來鋪是幹界見其勇觀注行者皆是敢安徐自是人心體動如 漢常武二篇同言准禁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称是准前之弊也若北則 阿钦之以成章耳非出車設施為朱末後而事也徐州有蘇在准北楊州有阿钦之以成章耳非出車設施為朱末後而事也徐州有蘇在准北楊州有 ▶無無勢成丁寧感觀註而曰二字正是鳴其罪而討之有罪人必得之意求此無勢成丁寧感觀註而曰二字正是鳴其罪而討之有罪人必得之意求

非聯接之境矣 0東東名氏日江濮合施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准 江漢非從入之路也日华被准補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禁也若兩則徐

> 江漢形治騎武夫洸洸結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川郎時靡 未慰放不敢即安此成功之本也出事設庭二句又在武夫內相點出師光。

有爭順原王心鬼 男矣召虎率此師衆以經常准委之四方几發謀出處以為湯平之策者断合泰夫既伐之其成功果何如耶但見江漢則湯湯而縣矣武夫則洗洗而為也光洗武號應幸收入止重言既伐而成功也 王國以四方為安危也今成功奏而四方民平則內而王國亦保其根本之 不遊也但見師飛所到准要望風而服不待戰勝而即以告成功于王爲夫

西经正解 一个老主大大 武江淡淮之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玉則四方# 竟作所以經營四方也方山云遷依一方伯亂四方不平之說此亦疏義之。 天一不粘准南疏義云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远故征伐淮。 [1] 意機一經禁假解告成想平准不其對力也故王師一至已望而靡矣成功 門以東江都以西是也曹氏日宣王属志開後南征荆餘北伐獨狁至于常 朝廷言之則通嗣之四方乎觀下式闡四方便是知徐州以南秣陵以北江。 東招榜懷遠推陷原清認全在實験不專持兵域以方指准奏之四方蓋自 上下在属故王心就群心為休藏時糜等的王心學下安而上順也或以 而蘇也內外相鄉故王國親四方寫安息四方不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 指近侵股時言告成落布以告也蓋背常以經營之功期之而今果得以

至于南海州虎委及工學的四方很我强土匪灰匪棘王國來極于經子理工業之許槍王命召虎式降船四方很我强土匪灰匪棘王國來極于經子理

今季大成功推告于天子之是而召伯商在江漢之為于又以疆理之黃而高四方所取正也〇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尉四方之使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為之也但使其來取正于王國而已于是遂疆理之盡南界非以為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于王國而已于是遂疆理之盡南原非以為之非以為之也但使其來取正于王國而已于是遂疆理之盡南

特理主解一大大大家 門方之便看也今為監察所侵閣做欲解而徹之春正使四方來取正于王 門方之便看也今為監察所侵閣做欲解而徹之春正使四方來取正于王 方之候地而敬我經去找役井田之舊可也夫經營南縣而疆理遂行非樂

再命之以為淮葵倡亂四方之地不免見候非田之素也甚矣女其式碎四

一事照音如大九乃并并十馬河也理者

田而王國之極立矣。 地也侵地至于南海政羅理亦至于南海政江海無不關之上亦無不成之地也侵地至于南海政羅理亦至于南海政江海無不關之上亦無不成之地也侵地至于南海政羅理亦至于南海政江海縣不關之上亦無不成之,則有清通間有道也海在淮之東南故日南海秦非淮兵地乃其,所侵之非間有清通間有道也海在淮之東南故日南海秦非淮兵地乃其,所侵之

严肇被戎公用錫爾正命召虎來旬來宜文武安命召公維翰刊以無曰了小子 聖獎召公是似幹

終 80-657

而有礙理之功或云泛言為是不然經營邊便旁合了召康公宣布 政政亦

自召祖命虎拜精道天子再年川前目反。

敢專也又使往受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 經正辨:《冬王六·大声》 公拜務首以受王命之東於他人臣受恩無可服被謝者但言使者齊考而 祖又告于文人市场之山月二日以族其封己等古者的人必于祖府示不 祖族公此〇此戶王賜召公策命之降言錫爾圭瓚和曾者便之以祀其先 類也登賜自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 うりりはおうごといする。

世界而兩個之有段都也看想之過至見無以加矣于是虎拜榜首以受策往受命于政府後爾組集公案命于文武之所以寵異之所以昭我問之有封之然使受之于此而不于岐周平在考亦未足以兄寵異之意也又使之封之然使受之于此而不于岐周平在考亦未足以兄寵異之意也又使之 命而親天子以萬年使長守官貴末為華泰之主為馬足以盡報答之誠于 學與在恩之酒一直以配其先謝又告于文王而錫之以山川土田以廣其

在宗礼故錫之圭瓚柜 析薄此章上六句述王策命之詞下言召公受策命而視願之也惟虎之功[] 惟虎之功在疆園故錫之山川土田

> 一以耶我周之有世民其所以寵美之者至矣然主境和以不過增其寵疾故又使之受命于岐界用文武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一以題召祖之有賢飢故又使之受命于岐界用文武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一以題召祖之有賢飢王也然又以自義京錫之即自錦京受之特封功臣之常典未足能異之也 司虎拜二句要寫許多報稱之私形容不出光景召虎中藏感微而稽首楊詩虎拜二句要寫許多報稱之私形容不出光景召虎中藏感微而稽首楊等亦受于岐周也有說策命之詞只因你此二句是故事之詞非策命之為一人之私思哉此只是所移之物其詞其于策書希受于岐周耳非并重為一人之私思哉此只是所移之物其詞其于策書希受于岐周耳非并重 之家直京命子乃祖文王也功非召虎之功直受教子乃祖康公也三代人 故錫自王命若山川土田難人主不得私必告于文人而弱之是實非宣子 以廣其封邑必告于又王春以山川土地先人所投而周之受命又始于文 土不貴臣子以事が惟勉臣子り忠孝木于人心天理而尽動之堂以懋賞

· 主於在空礼氏口頭名山大川不以打前保有大功德乃易之口獨都云自 虎拜精首對楊王休州越作召公考州廷天子為譯師随明明天子即獎令聞 柜也一百者當祭之縣乃在張未祭則在在賜時未發故南盛之 中京按将人奉和韓恩以實際面限之則包當在最而此及尚書左保告云

一風也對各楊稱休英考成天陳他〇言得公既受則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不已失其文德洛此四國內 甚是及 楊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康公之廟都而断正之策命于其上 正相類但使自紀其書而此配君素化院又美其君之今間而進之以不已 **那拜指首敢對楊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老難伯尊敦那其眉壽萬年無顧語** 尿公之前器而勒王策命之餘以考其成且紀天子以萬壽也而智物鉻云 以考其成且

詩程正解——《卷二十八大雅 下二句作一,申說言吾王內修外據以建中與之業令聞已著奏而不特著 香謂之成都策命于廟器則一時茂積盛典可述可慎故日考其成若作成 其文意令禮樂教化布洛肌大賤以衙予四國所謂今開不已其在斯永令。 の 功設則失之誇及天子句是說師并勒之東命後也引明二句重在不已連 丁一時已也必將愈久而不已且又不特江漢肅流武功告成而已又必失 老 深柳堂

常武章 敬疑我所疑題此南國 中起過人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所首南仲大着祖大師皇交輕表了師以修我我所首既 無非婦功于天子而B。 このつっていてのことのである。 正命武日王武族日王族而稍復日王蒨以明王道之服遂原不在于兵威王命武日王武族日王族而稍復日王蒨以明王道之服遂原不在于兵威 大之世 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或兵器也〇宣王自将以传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就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衛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府仲為大和兼大師而字皇交者整治共役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 一亂而惡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過言南仲大配者稱其世功以美 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葵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韓同三監江漢大章之人向○華谷嚴氏日問與四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葵縣 南方之後至再至三淮藝未定則一方倡風天下皆危故至淮葵平然後 旋定繼命方叔代發刺後命召公平淮南之葵又命皇甫平淮北之藝藝 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繁之于宣王大雅之末也

经正解一个卷三六人 紫連下文香恭教言及介之尊嚴明明言號令之光學見非昔之委廉問務析論此章言親介三公而幾治軍與以為代達妥邦之計首何正指王命言之國使斯民得以獲安堵之体也是親命太師以黃其軍事者如此而問因為之不寧故今之治軍拔而存敬戒者正欲除准北之患以整用方而問因為之不寧故今之治軍拔而存敬戒者正欲除准北之患以整用方 難用夫師既繁奏兵既修矣使時此而不散孤未必其成功也又必厥敬以工卒之陳智不至于連律而難將終我或兵使器械之精好不至于行弘前 節之而無數侵之心戒懼以處之而無輕易之意所以然者蓋以淮葬倡部 殿明明其光縣命彼鄉士以南州為太祖官太師而守之美文書臺表六即使 也要得中與意謂自發機以來展盤不振號令不張幾丁很很滅滅矣宣不 《太師·宁月皇父終一人耳日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欲共滬祖日太師皇 ٥

新藤文政同所不就要惟萬今取勝一怒安民俾南国受吾兵之利而不受 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自辯比等常服製不同此的全在惠南因上着練見得 の第一義亦見天子自辯比等常服製不同此的全在惠南因上着練見得 報機也此句以兵政志能者期其如此之意改是不政总戒是不敢怒此行 教機也此句以兵政志能者期其如此之意改是不政总戒是不敢怒此行 一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結戒我師旅率彼准補省此徐土不留不處 父者教其位室欲其堂職也六年大子之軍正見自將惟其自将故特提出父者教其位室欲其堂職也六年大子之軍正見自將惟其自将故特提出 15日之(客此中須大貴精神故不得不依戒也前路推前諸國也卷徐州乃)。 こうこう りょうしん 皆兼職而己如周公以軍常兼太師也詩人欲張大宜王之親征故稱其編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院曰卿士又曰太師者周家不改三公 世世日南仲太祖稱其為重民日卿上日太師稱其為名臣日皇父 洪北之子亦州之存南侵則諸因為之不安故云然の末嘉陳氏日自家室 光 副之耳

一般也尹氏言前也恭為內史空策命和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兴三事未 **咸田三農之事也〇曾王韶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 命程伯体父者基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 列循准浦而省徐州之土益代准北徐州之夷地上草既命皇父而此章文

之尹氏書王命于寒以命程爪体艾以為司馬使之左右陳行而部伍之嚴合泰夫是行也既有太師以董之又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也于是王謂內史 鬼得以就緒而無廢時失事之憂可矣是策命司馬以副軍事者如此 失故罪人既得即當整放而縣不留兵以鎮之不也處而接之無徐土之三 為予民伐罪之師無然師之所處到棘生無使久留于此則農不得以就给 传之方子以循彼淮浦之地而省此徐州之土有罪者於心無罪者安之而 整甲我師我檢左不想子左而皆知乎進退之律右不行于在而皆明乎

下皆家命之詞王依就策書院上是王親命之此是內史命之也程折兩色析講此幸言策命六柳以副其襄以為伐遠厚農之計首二郎詩人做詞以樂正解」、秦丰大次華 之若以注消為經歷之所則徐在其南而為淮南之最矣循有環觀之意省以師朝於紀律模其幾明淮滅即是徐士以淮實環鏡于徐故必欽循而省 真武事而不欲窮共之意盡縣兵雜酌老師病我俱非時雨之師亦非不得之表言恐將縣兩侵散則日便敬既或恐師老而妨我則日不留不處皆是之是言恐將縣兩侵散則日便敬既或恐師老而妨我則日不留不處皆是任商民一日三農生九穀註詞高原下四千地之最方山依此話此就准浦 介於察之意察其為亂者而伐之所謂鐵灰渠魁有從則治不敬樂及無辜 伯以野言休冬其字也左右陳行謂結陣而行部伍任其恭整或我師放謂 也沒如孔明平直獲而議者欲留兵以鎮之藝宿兵以服其心也處如王全 法平以前的逃延不返即所謂師之所<u>應荆棘生爲者也周體太宰以九職</u> 慶源輔氏日天子都命太年以三公出 称又使內史會可馬以

務經正解上 其聲而勃怒其色也虎臣泛言不止皇父休父嗣如姚虎言將師之勇發干一人之威奮六師之氣俗震怒本奮武來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謂震動發直解一人奏上八人亦 冬十八大和

王族軍學語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舊即強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 克灌征徐國州越通

兵) 也)

勝也から0 也如川不可樂也縣縣不可絕也質單不可能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也如川不可樂也縣縣不可絕也質單不可能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可動」以也單環衆盛貌翰羽首本世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

向無許不可得而克受以此萬全之師而大征徐國有不難戰必勝夷夫誰得而亂之也其機之務也則應愛無方不可得而測之也其鋒之骸也則断不可無綿綿爲而部伍之連屬莫得而絕之也異異恶而行列之整齊莫承如之其靜而液之也則如山之苞而不可動其動而戰之也則如川之流來如之其靜而液之也則如山之苞而不可動其動而戰之也則如川之流軍華而衆盛焉兵貴沖速則如飛如縣何疾如之兵忌寒弘則如江如濮何軍華而衆盛焉兵貴沖速則如飛如縣何疾如之兵忌寒弘則如江如濮何 合泰以王師之無敵言之但見大權統一大子而六師 為之張皇以師旅則

支之力貔貅百萬如江漢之渺茫一望無際也如山之苞如軍不夜驚陣不下。今今今日本京門宣從事之數期之疾可以覆其不及情之游如所謂為不作喻說如飛句言從事之數期間之疾可以覆其不及備之游如所謂為不作喻說如飛句言從事之數期間之疾可以覆其不及備之游如所謂以不作喻說如飛句言從事之數期間之疾可以覆其不及備之游如所謂以為此章上七分言統無敵之師下言伐有罪之國也重王蔵二字要發出行講此章上七分言統無敵之師下言伐有罪之國也重王蔵二字要發出 與王敢武

定之依徐方不特院來也成務首而來庭為徐方不特院同也成心服而不 思天子有此行者為徐夢之亂四方故也今則四方兒兵華之亂而悉獲平 思天子有此行者為徐夢之亂四方故也今則四方兒兵華之亂而悉獲平 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謂非天子之功而誰功能 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謂非天子之功而誰功能 方之背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焉徐方之涣散者既于我而來同爲是皆正道 行議此章是成功而班師之事益及覆其が而以王治服遠野功于天子也所以為帝王之師也詩人反覆言之其亦其不忘規之意終而已失趋久處裝片以之以兵威而本之以至遂此道之內亦曰班師還歸而已失趋久處裝片以之以兵威而本之以至遂此道之內亦曰班師還歸而已失趋久處裝片以之以兵威而本之以至遂此門為監至是而所謂惠此兩國者無不惠於吾王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門為監至是而所謂惠此兩國者無不惠於吾王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門為監至是而所謂惠此兩國者無不惠於吾王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 偽實而不虚也夫是以聲教之感素優于委心而天討之歸自樂于效廢徐公 ひょうのこのこう いっこうこう のじのいる ちゅうかん あ行り 旅の 一巻行り 総心而行組政兄經綸于廟室而敷布于海隅春ルル乎其允面不 風也有道元信寒責庭朝回達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 日遺跡が古川天 合界然王之服还豈特兵威之盛而已散蓋吾王内修外接而王道之敷雄 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成然也序所謂田以名或者是也 歸告成功故備載其後實之辭此篇王實親行故臣辛章反覆其辭以歸功 ||既予矣曹氏日宣王北伐徽統西征意共南成翌日民垂之孫子也淮延背叛四方所以不平今求且| ロコロロロロロロロロ 同則四方無複複之 O

> 勢から 武王戴戈豪失之意蓋該知武功之不可縣而文德之不可不修所謂因以 庭即野方既平矣平則不将來且 易不庭以來庭而 **稽首預臣矣不**

王僧允塞徐方既來可於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静和正解 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基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常武之軍五八何〇古義按竹書紀年此與上章事在宜王六年朱子云 以有美有戒也の後漢西惹傳宜王遣兵伐太原氏不克司馬本紀宜王

瞻り重

全国通詩自六章以上是群等當以寵褒姒為主蓋女陽屬故寺人親婦寺近三王致亂而不能於六章雙門之必古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祖以言王致亂而不能於六章雙門之必古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祖以言王致亂而不能於六章雙門之必古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祖以言王致亂而不能於六章雙門之必古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祖以言王致亂也言詩自六章以上是群致亂之可惡下是示以禍變之可同也析言之於明介几伯刺自王大壤也。 賊藝疾原有夷届指載所罪各不收原有夷學者 排船印始昊天則不我應孔填不軍降此大屬那麼有定士民共無時傾所盡者 則正人政女式與而外狄桑之此定勢也故詩人憂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 人以承克雅之天而已

經80-663

為之綱智凡此皆民之所以病心 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腦無所定則受其病于是有小人為之蟊賊刑罪 王樊俊如任命人以致則之前可言是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於之詞也於 賦也物不屬配亦病也蘇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届極智網也 こ此利由

柳浦北章上六句言天之路視以病民下詳病民之事也態中是望惠于天也亦有夷平於愈之望則士民之称将何時而止哉 凡士與民皆受其病也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其人有小人為之公 我無固己使我甚病而不軍矣而又降此大亂之災使那國危於康有所公 **账其為害也摩有平夷届止之斯用刑不得其當有刑罰為之網署其為患** 者子親今日之龍而知稱所從來受彼昊天以惠民爲德今瞻卯昊天則不いのこれであっている。 だっしいについているのですで、 合衆此刺幽王襲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若謂天下之亂未有無故而致 惠是惠碩之慈或曰惠順也孔填不字以方山從輔氏作病說或云只甚久

詩経正解 · 卷十六火& 行其事靡有夷届靡育夷郡正上文孔與不卑思利謂不給由于任用匪人所羅咎之謝蟊敗囚が此雕象也亂本則在第三壽蟊賊虛指其人罪畏蹇所羅咎之謝蟊敗囚印危而止與民皆滅作一家說此乃人所爲而歸之天恭亦無降脈所以因即危而止與民皆滅作一家說此乃人所爲而歸之天恭亦無 其生士不安其位何惠如之惟美天不惠所以甚久不奉而降此大礼惟其 国篇不定故聽任得以傷用國政不定放刑罰得以傷用此不必從民不樂 不安意邦是大子之事孽有尤指国家大勢言之朱公惠指因論與國政部

後宜有罪女後說婚人 文字可以及是是一个人有民人女稷多之此宜無罪女反收與百姓之人有土田女績反有面铀之人有民人女稷多之此宜無罪女反收與百姓之

原非而事

風也反覆收拘說教也

為網羅是放人有土田非人所籍為養康之資耶而女反德尚有之曾不思 合参然藝成綱書之亦何以言之彼貪妻者以侵為為指就係刻者以刑罰

合恭然要其所以致此春豈無其由哉彼男子正位于外為图家之上宜哲

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平衛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

也故有哲则能用

以自為多私及女子至如此有好修之民言僧題尤動《得謹宜無罪矣而外自為多私及女子至如此有好修之民言僧題尤動《得謹宜無罪矣而為子邦之助耶而汝乃模而奪之曾不思昔先王分士投於各有替於孙人 此二东平 季和介利民之出為利民之人食沒民之財店強民之命民生斯世何者 親五章升起三尺直有罪矣而女優說之此法優於生慘沒充夷于求城何 放反收之介士函於四即城家羅丁岸欲何不幸耶又如彼有作思之氏在 者先王前務錫壞各有等字府人以自為肥次何私為人有人民非人所依

上章末四旬之意上四旬承養城之言而述其使年奪取于人者反覆無常のこうでする。からである。これでは、前のである。一時がは東上四旬言贈冀無限下言活刑失中皆歸在王身上去輔氏云發 **逾减無罪所收之有罪者脫之此便是相等所謂士民其惡者如此** 子言二女字指小人言米色所以養君子而反寫小人之所有所蘇此便見 也下四句承罪智之言而述其拘緊殺釋于人者反覆不常也二人家指君

天門原生自婦人匪教匪讓竹戶時維婦寺、哲夫成城哲婦領城懿厥哲婦為果為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對居亂匪隆 | 既也哲知也城循國也哲婦盡指聚姒也何聚愁美也是楊惡繁之尚也 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 ~ 另外正位乎外馬國家之主故有知 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稿末句兼以奄人為言益二者 之哲婦而反為果鴎益以其多言而能為稿飢之梯也若是則能豈其自天 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毫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己故此熱筆 た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能 常相倚而爲好不可不并以為我也歐陽公許言官者之獨甚于女龍其言 降如首章之說裁特由此婦人而已益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

經 80 - 664

婦寺似時所以雙後以任奄人與音其定婦為主寺帶龍親此與下重查言言之以見好人之音不可聽以此該恐于任奄人之意太輕或云因此章有 指結結人可見皆夫分以引起哲婦何不平哲為男子之德婦人而哲将於 析譜此章上八句老櫛人所以害國下所言賴寺所以害國南至三寺特帶多言近以相倚而為風者是維此婦人與寺人耳豊可近哉。 從風始失是以至子覆因也若是則降此人長者豈真出了天散特由此縁 反為身為與人莫不畏而惡之者若以歸有長者能愛亂是非面羽亂之路。 所事者也哲則通以生事於黎而獲國而已故此於美之哲婦非不善也而 人而已差君子之言非者他則想遇常有教海之益若夫匪故匪海而徒事

思言的頭股香草作如上意味乃色和腹及状物像外或乃變對級本能乃思以其少小價界朝夕給化關防無嚴禪之心思和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則敗敗其上而已且別止一十十十十二 常子之官足為我故族者請寺之京放對以成好作巧以亂實非經譜永人 若子之官足為我故族者請寺之京放對以成好作巧以亂實非經譜永人 一切得首章電也便敬匪海本長舌本時維婦寺見其言之不可信也正人 依存而主之可也沒者之為就監然傳播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紹宗之事。 次色面已官者之志非一指祖女也之思不幸而不信則關斯及矣使其。

「敗也物窮伎害忒變也潜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愿惡也實易負者也三倍婦無公事休其雜職 折荐北章上四代兼言録寺有勒人之惡下又專百婦人與政之非也執 信山婦人而止矣 物状之物直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也快达二字貫上意起下意謂無智御 人等以伎室而廣其變許也蕭始范晔非謂所行背其所答謂後目的言語 切不作與不作比是何論語王傳婦人無外事雖王后猶以至緣為事書日 化雞無人犯主之人推察之索婦人休其於機而干與朝發其智勝巧許可 -----妒

輸入技術或籍籍始責背所無列登曰不極伊胡為馬如賈封三倍君子是誰

自謂其言之故為無所極己而反日是何足為思乎夫商買之利非君子之言其心怯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踏妄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駁于後則亦不復 獲利之多也公事公朝之事為級婦人之業 ? 言知寺能以其智辯期人之 **防宜識 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人賣三倍而君子證其所以然經**

乃舍其蛋養以國之是反與國家之政矣則豈不為歷哉觀此而天下之能一子議其所以然是議非其所當議矣然則婦人治內為職本無朝廷之事而 经 80-665

粮使為語子如而於或不豎子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族必無所止移且 0 **伎害之心而受作無常其或倡為請妄而偶有其驗罰於然以取幸于君矣**

之三下邦國於本、一、一、宣議商員之私方為人不宜于朝廷之事。

一見也則貴介大胥相弔関也〇言天何用貴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思也則貴介大胥相弔関也〇言天何用貴王帝之不忌而及以我之正言不明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忠今王舍之不忌而及以我之正言不以嚴也則貴介大胥相弔関也〇言天何用貴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之二十邦國於本

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珍非也宜英安於四天神之愛而免于全代之禍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珍非也宜英安於四天神之愛而免于全代之禍不知之不知其其而不惟以咸僕則迷亂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而則古而可免今王遇炎而不惟為是何義且天之降不能無幾王懼而修治則亂支而反以表之正言不諱為是何義且天之降不能無幾王懼而修治則亂支

大之降問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意矣天之降罔維其残失人之云亡心之

新經正解·李二十八大雅·西恩之有人或可以同天之意也今為人之云春於夫王之不能被加州西哥子寧此忽然于廣平彼天之降稱始無寧品春於夫王之不能被加州西哥宁寧此忽然于廣平彼天之降稱始無寧品春於夫王之不能被加州西哥 医多卷近也董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誉王此

展。 沸精盤 从 與維其深矣心之 英矣 等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計下

經 80-666

與也為為泉浦就極泉泉正由者和東高速教整尚也〇言泉水族海上山 **肇固之者 幽王苟能改過自動而不泰共祖則天意可回來者循必可救而** 為者惟天育遠壁若無意子物然其功用神明不別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 其源深矣我心之是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稱乱之極適常此時去已無可

特哉雖于孫亦最其福矣不然那因珍乘吾不知其所於也也味觀是詩而特哉雖于孫亦最其福矣不然那因珍乘吾不知其所於也也味觀是詩而了皇祖之依行為則人事之後可以图阿乎天變豈但爾之身可延未紀之 合黎夫天之降勝因為可悲文有不可以轉獨而為痛乎彼泉水漢淳上也子孫亦家其稱是 依亦無不能華固之於**入者的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護而遠巴無孫** 以裁裁具天難若無意了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夫苟有以感之雖危即之 見之本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題皆此時夢已無可為者然豈於無可於哉誠 其源深矣我心之髮非直今日然也好自祸亂之始佚已先憂之矣然而稱

ているこののここののここののこのでは、「こうでは、大学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一般のでは、 下就自我先則能已過而可以更為自我後則能未至而可以預念不先不 嗣自婦人入宮之時而已娶其有今日矣此語含書無盡不自二句依註常

產後別之詩也

・皇離以哲制之此時有窈窕之液女後娘成乃今日有賜賜之哲婦則にいいっこ 90、ここのついこのではっている。

題結後之係天下如此

由王以费切政大成之信用皇以贵妃至祚山之处此其明象也向使為于原表失然後小人篇即大役須與天溢神怒而成秋之郡乘之而作矣。 教其親則之務多由于嬖妾奄豎更相编或如木之有蟲目精月累以廉辭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〇陳伯玉曰自古國宗变产如出一聯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〇陳伯玉曰自古國宗变产如出一 人者物常達天路常法極無常親賢人邊婦事則何既亡之和

放来望其君以無來皇祖此時是刺王任小人故來望其臣以有如召公皆の知為原而已深憂七章賦今思於而嘆王不用舊也C上篇是刺王能褒似詩經正解一颗卷子工六次事 等王用舍之黎四本傷世龍之在五章言小人妨覧而已深憂六章言王不可のつつのののです。 前王不用背面用小人以我蹙陽主意代在為末兩句前言發就業業正確前王不用背面用小人以我蹙陽主意代在為末兩句前言發就業業正確前是不用背面用小人以我蹙陽主意代在為末兩句前言發就業業正確可是人的製作上六章極言調亂而推其由于用於末边思隆古而與其任賢總是一門之人的人。 見便思治之意心

夏天疾威天館降喪去華叶斯斯我後懂民卒涼点於居門前至煮 賦力的程療海平蓋也是中国也图邊歷也O此刺的王任用小人以致饒

天下用今之間不可以不慎也予令深有可信奏彼是天本仁覆閣下者也のではいった。このではいるのでのである。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いる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このでは、 析講此章言天之降災而致民之危用也依輔氏一願記下首句言旻天宣 而國中外而發問思皆常原而無人也不之信人何其條故 今乃疾威暴唐重降黃鼠之聯而前我以張龍之災使斯民盡至于流亡內 垂眩于下民亦若此其寒暖乎摩疫便是疾域後健即防後之事流亡又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同意情報言其沒能也

王乃使之治平我那所以致礼也, 其乃使之治平我那所以致礼也, 其以此回题不解也有治夷平也〇言此疏城皆称者皆消乱形僻之人而, 其也記读也皆称昏鼠林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說共其職也潰天陰黑空远域內訌結尽核輪靡共精潰漫回過實站處我那叶下工及

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管之臣也上篇之寺空偶連縁言當時國来有誤國大慈為世指名如定集管之臣也上篇之寺空偶連縁言當時國来有誤國大慈為世指名如定集為住安の依賴註則內置其心應關所托密勿之臣蘇供其職業謂所托紹

京就就新曾不知其**托時兢兢業業儿境不**寧我以礼於

到錯亂之甚如此 如此而王不知其鉄至于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類 即也早皇前慢之意識訛務為毀謗也站缺也填久也〇言小人在位所為

析論此章言順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華奉訓演慢朱公李而無一時之豫忍者宜乎久于其位也乃更見聚點而不得以居其位於學而無一時之豫忍者宜乎久于其位也乃更見聚點而不得以居其位於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王曾不知弘欽而仄用之至於兢兢業業甚久不則素順出此小人在位皇奉然肆其强慢而不修說訓然務為毀謗以相仰此会就此其一人

用者不質賢者不用其與倒錯龍至于如此門然無亂得乎 一門者不質賢者不用其與問籍立一人是那点不知過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亦處而王乃使之常發是別項不知過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亦處而王乃使之常發是別項不知過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亦處而王乃使之常發是別項不知過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亦處而王乃使之常發是別者不知其常不與其惡耳然亦是卑談流者善于殺人以自益故心立以必用之表益是不知其惡解其不以則者子與勢不兩容也つ阜說之人精複形式,以必用之者益是不知其惡解其不以則者子與勢不兩容也つ阜說之人精複別,其如此也一處源輔氏日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則錯亂之甚如此也一處源輔氏日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則錯亂之甚如此也一處源輔氏日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必用之表面表之人精複之一。

無有左急如波成早之點草皆私稿不能逐次如彼榜直之本而不濡其寒合黎用人失當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重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國財且感風也濟逆也模質水中浮動樓干木上者言帖稿無期澤也何視潛風也

新青之富不如時往今之來不如於彼疏斯禅府胡不自替職兄強斯引生意並今成早三句正此意民為那本而民不即生那安得不濟春秋傳日民之枯傷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彼對系是將二事形容國民之枯傷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彼對系是將二事形容國民之枯傷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彼對系是將二事形容國民之枯傷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彼對系是將二事形容國民之枯傷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彼對系是將二事形容國民之枯傷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彼對系是將二事形容國民之情懷先提起正意方是賦體不遂茂以陸草言棲為以水草言益為為財行。

以此小人之遊借風邪解也米之情者為為以北君子之道絕粹精塞也胡謹言以今假公對今死亡言所以致此者比小人之用事耳米之粗者為縣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當時之益所下後小人之避君子也以昔聚富對今佛

池之药矣不云自頻泉之朔矣不云自中州清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本作賦也與〇大全武即此章新是比嚴朱子目作比為是〇朱子目看詩有不可告言者矣故目溥斯書矣及之弘由言之溥亦不敢我解葢不云自然此不云人之不以不不不以此須云用小人本屬礼之本而不云然復池之解亦不可告言者矣故日溥斯書矣及之弘由言之溥亦不敢我解葢不云自然此不云是王不云小人畏國其罪可或其惡可鄉惟不以為階亂此中便禁此不云是王不云小人畏國其罪可或其惡可鄉惟不以為階亂此中便不以為於此事上不為故日溥斯書矣及之弘由言之溥亦不改我解葢不云自不不以此所以此為云明本也上不替是小人不自不能以此為於此事上五句言人不寫乎以本下深及其害之及已也首四句是賦懺初端此章上五句言人不寫乎以本下深及其害之及已也首四句是賦懺

了人不肯何的可止已及了人不有着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海來自好的果地之場長班伊學家人之一不須着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海來自好的果地之場長班伊學家人之

即於則周安得而不東我一次門丁憂憫之中寫異望之意可謂有思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為正終不久門丁憂憫之中寫異望之意可謂有思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為正終不久門丁憂憫之中寫異望之意可謂有思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為正終不久門丁憂憫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於而先王之城自今不可復見而可用乎有之而不敗則四安問而不東我

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正解巻三十七三

美朝烈承武
人問

时紀正解 卷江十七三旗 領功非以成功告訴其體異於周領也魯衛主味信於功德義如愛風之美與則異於是商項雖是祭配之改祭其先王之跡逐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與則異於是商項雖是祭配之改祭其先王之跡逐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獨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曰此将解周領兵勢尚之 者具又與商項具也〇按領之義合先世功德歌而味之以達於神使後世 心主领與客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須四〇頌者宗廟之樂孙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有原王以後之詩魯衛四篇商頌五篇四亦以類附焉凡五卷○說案序曰 1

過論功志在匡核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本項者太 之心也○孔日周郊三十一篇及那烈祖元鳥皆一章本以其風雅人事刺 於像〇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玉天下民子 商者何耶日曾為天子之宗國商為夫子之先玉其所以存之者亦為臣子 正而於魯領之詞近於誇而浮商領之詞近於簡潔而明點其所以存魯東而不管較事而不比與乃王者之言又以為完廟之事也然問頌之詞近於 者祭項美存公之事非告神之孫此則論功頌德之話亦殷勤而重章也雖 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 子孫愛而慕之故共詩中每有追紋先烈啓發後人意然其詞直而不被軍

作為未意為之郊廟所謂周頌

穆哉此清靜之願神靈妥于

斯股煎行于斯此固

色次第也既有两個須適周以别之飲知孔子加周也 不用者也〇雅不言問領言周者以別商祭也周委孔子所加也書語明度 長商局著各為一列當代與其集則詩本亦當代無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難 也心然傳用頌告有所施於禮樂茲目禮而作頌非如且雅之詩有徒作而

全直此詩見洛邑既成新率諸侯以祭的意思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之是非常成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i ;

₹ îï 侵污廟蕭雖照相駐唐海型多士東文之德對起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

は一次原衆也多士與祭歌事之人也越於也聚大而疾也承草奉也斯語於也於與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雖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 第一以周公既成洛色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 **並不不平信平共無有厭教於人也** 對起其在天之神而又聚奔走其在廟之主和北則是文王之德登不照平 將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經

經 80-671

市出央群江百段共見文王之地也故當記禮方布府后非亦亦而助祭本不有多士平面庸滿以致其敬雅雅以致其私類相一文德也文王之神也不不有多士平面庸滿以致其敬雅雅以致其私類相一文德也文王之神在不有多士平面庸滿以致其敬雅雅以致其私類相一文德也文王之神在不有多士平面庸滿以致其敬雅雅以致其私類相一文德也文王之神在不有過為一次。

「以顯西土亦可以光顯于千百世之天下何其强久而獨彰也豈不與不可以與是不不不可以是王未没天下之事遇知之王之德可以光则方文之德可以出世不不可以是是不有也未派原於中已在实世久造之他而以北之和敬文之德可以出世不不可以是是不有也未派原及下之中遇人而獨彰也豈不明之他而以明者不可以是是一十百代之臣庶何其别久文之德可以出世不不可以是是一十百代之臣庶何其别久文之德可以出世不不可以是是一十百代之臣庶何其别久文之德可以出世不不可以是一十百代之臣庶何其别久文之德也因治治。

周に担係の作用ないとなった。 のかり見之之意止心對着文玉心無他念念無他適也在所以主言験來有 のかり見之之意止心對着文玉心無。

> 取奔走而日在處則文德之感人更為可想此二何是一府亦非在其中即別中 也總是心之和故為之不可分身心看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總之照明不 也總是心之和故為之不可分身心看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總之照明不 時日賦人之恭敬奉持日承此何轉承上意無射何又點顯承來惟顯且承 時日賦人之恭敬奉持日承此何轉承上意無射何又點顯承來惟顯且承 以見天下也

之風而與起巫 劉氏日堂上之樂以人聲為其故舜之部祭鳴球琴瑟以詠清勵之瑟朱 也〇未子日一仍三嘆者一人假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の安成 極者聲敬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者有您得子無窮是有餘者不已也〇孔氏日一倡謂一人始倡歌三獎問三人讚獎也樂歌文王之然不 為八德九德有無幸于西德之朝都京席逐石難客下聖人之此自古為為八德九德有無幸于西德之朝都京席逐石難客下聖人之此自古為王之德惟日顯相多士乘德者何也若沿之墨不臣必即移之時在人必 首事為歐後澳利木光而登歌首奏朱人都亦而親剛先立倫亦問清廟 特歌面名之赋心按澳之家日先王以至帝王殿基華漁之道也故問公 然而疏远恭漢之薦乾豆亦惟堂上獨奏登歌之典詞之登歌其 1

和大之命意

雅天之命太平告交王也

经工作 大老士七三日 文王得之·心而言則日德自後人所當樂述而言則日邁遊即德之見于事 **者如談訓功烈體樂文章是也**

生之一命於結婚不已於過乎指不顯文王之德之統

經教而文王之後統一不雅男天無間と赞文王之然之無也可思子日維賦也才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常也能不難也〇此亦祭文王之詩白光道 王之所以為文也執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女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統則 天之命於穆不已盡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千不斷文王之德之絕盡曰文

> 已則天之所以為天盡于是多文王之德於于其不顕哉純粹至精而無 維天之命於乎其深遠義通復相聽而無一息之像何不已如之命流于不 合泰此亦祭文王之詩者部言祖烈者必本于德言祖德者求始于天是故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聞断先後

也都者是即說不雜者之斯者也此分合更精明八請法須云維天之命於兵統正是不願使有私欲雜為則非題矣是湖云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深遠之雜宜者總是渾然不強不已正光於為使或已為則有端倪可見而非務 所帯此等皆其配天道于無窮也舉天道聖徳而並言之此便是費文王之之統亦不已天也文王也何間然之有哉私之称何統如之德至于統則文之所以為文盡于是矣夫天道不已文德私之称何統如之德至于統則文之所以為文盡于是矣夫天道不已文德 已與給乃天道聖德之實當重香粉是候紙不測不已是循環無與不類是 能之為非是以天領文亦非是以文都天也於行對不與輕看只是黃詞不

詩經正解上一本十七二年 立面並言之恭有不容擬議者正是替文德之盛也 天春以此疑終天與聖人指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己與文德之絕對 移不乃未有能全體之者於千不顯文王之德之紀無二無謹無問断先後 一天命之不已為然則文王其天平一直說下〇華谷嚴氏日兄言聖人如

[[]溢我我其收之嚴惠我文王曾發生

之思采輔到我之行乎有則我當受之以為憑藉之地兄文王之道本之身 莫大之業此正文王之神之所惟也不知文子之神将何以恤我而啓發我 又常見馬及之而不忘也 心之間而達之家國天下之大者務期大順之而不悖也然是道也不惟我 合教夫文徳之廰如此我後人不當嗣守而影替予顧我以不籔之鑫而荷門」,このこののこのののこののこの りる假於之轉也他之為温字之能也吸受験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為 PUO==
支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 c

之而不忘為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于世世與天道相為無窮矣不有以以 之當行後世子孫皆所當行者也權是爲的孫者又皆率乃且之故行药具

為德盛者釋必長故深望其恤耳不作疑詞看亦不再就祭時說我其收之析謂此節與其滌後嗣子無窮也假以滋我從已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止 天下皆絕德之見諸行事者不安于小成而必欲克拓開廣之故日大不敢曾孫寫之惟求無百于所以恤我之意耳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家國 天之監有啓佑之意而往往不能身體其益兼永其你故日我其收之又日 迎下句称言文王有所恤于巴則已當體文之德曾孫為之句言文王有所 秘未始不願子孫之弟**好而或自作不典無以為承受之基則雖其祖宗在** 位于自私則曾深亦當體文之德也收是不欲過侠墜壞意益祖宗以能垂 作頭明而必飲持循旗守之故日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之相類便見萬 深柳堂

學只是大順者愈大順之而不忘也

四句言已與後玉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詞也維天之命一章八句の慶源輔氏日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 我其收之幸之之詞也駿惠我文玉自期之詞也皆孫為之又崔于後人 之詞也〇此詩在錦之祭與洛己之祭不同

尸雜清茶象武也

全古此計重替文典上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發其為致治之解正見其所 常法也 O 稱無二字原文王之心法而用之于此則有由心法以繼治法意 〇始配作武王始記支王以王将之所說

維清網限文王之與肇禪暗之所用有成維周之祖 极照明學始經配这至**D**〇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潘

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配至今有成結准則之額諸也不少

備王道之大者也故自始記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間開國承家者所是典 也盖經清本于一心損益點于二代勒成一代之典皆所以間文德之精而 而成永濟之衆緣隱守成者那是典而成十時之体莫不有成績之可犯為 合務此亦祭文王之詩若都有一代之與必有一代之與惟我嗣王所常清 而明之使之昭著而不略而又稱猜之使之常無明而不已在乃文王之典

度之施皆其精神心術所**常性**法久則易語所以貴清明法久則易志所以 行辦此章首二何文平而意取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如紀 綱法

詩經正解 一次卷三十七三八八 自武王創業府言迄字中合成王守成意用謂用典也兼經通遵守二意顧

序烈文成王即政济侯助祭也

全方此詩重報功上首領議功于諸侯下告示以報功之爲或将飛怒修德另 做一項不知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處古人相報之爲其美不忘規類 如此の復三献尸之後主人的所以家則工歌烈友非成其功之司、

烈文辞號公園玄社福惠牧無理子孫保之

備我與不感德素車于神界長度益欽于格勵其顧願印印而光輝之後越青也今該股確果揮前神路末錢亦庶幾祭則受編矣豈予一人之自致哉合來此祭于宗縣所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若謂宗廟之祭我主之祥丞相之 賦也為光也碎公諸侯也の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梁歌言討從前 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顧使我子孫保之也 子而子其充保之馴是而孫而孫其克保之是雖祖考燕異之澤而群公之然豈曰惠及一時已故多福之來同愈久愈無殆惠我以無疆之稱即是正 擊香感而惡脫隨集夾凡其如幾而如式時荊而將億者熟非群公之影也 **本是其烈也其跨路濟濟而度數之不愆者是其交也以此而承吾大協則**

析講此能是論諸侯以錫福之大功烈文句輕麗福三句一順說下冠福就毗益我文子文孫者亦已弘矣

詩經正解上 及了我逍遠之慶敢對于我而綿我之社以及于子孫則于今日所以格職為不斷此節正所謂戎功也の大意謂精誠之極昭假于神而通神之則以為不斷此節正所謂戎功也の大意謂精誠之極昭假于神而通神之則以于無窮也祉稱辜之長久便是無觀而于孫保之即保此無疆之顯語意相 水本十七二日 來柳草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學之念或戎功繼序其皇之 考而放一時之福極他日所以延後裔而垂百代之休光胥群公賜也

事序之家未详成用封專利以自封雍也縣太及也果專前也表**大里大也** 〇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編之大功則使

|講此師上四句言道德之強顯下以先王之成人者駁之此與抑詩不|

矣又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商泉未足以為報也必使汝有似無封以專利賣出有盜無靡以傷財維王因等於殊常之禄以尊崇汝有似無封以專利賣出有盜無靡以傷財維王因等於殊常之禄以尊崇汝 平取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計用之有節弗遠我周九式之 製 是謂無除於之是真禮褒其之意見之只是繼諸侯之孫與國同你即季礼 調爾使我子孫保之故我亦使酌權序皇之則淺陋甚矣 所謂國來可量也不就加地進律說報功以及子孫為極故特推極而言或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碎其刑之於結乎暗前王不忘 又言真强於人真劉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妨而

詩經正解一人卷工十七二項 款勉之也有用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日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經正解→來冬工十七114g 引於平前王不忘而日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

泛性不忘し 東理界具則盛德有以立百牌之本百碎雖兼告于我平儀型來何顯如之矣何强如之人因有假醫位以為顯者寒堂知莫顯者其德乎能備君德而平能盡余善而衆善成係則大道有以立四方之極四方難處皆以之為訓

有不容不盡人不修德者矣○劉景誠日分言之則火與德異合言之又是不明功者又何可以不修者於乎二字一皆咏獎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禄故言外意味深長春講必欲找足則憐頗及○戎亦問所當報而道德則所以言外意味深長春講必欲找足則憐頗及○戎亦問所當報而道德則所以言外意味深長春講必欲找足則憐頗及○戎亦問所當報而經路公在王矣故下緊接不忘亦倒裝文意也雙前王竟依亦若自勉者而經路公在 三天文でいるころにかいついるとしている。これでいることでは、京法前王直便素然の上玉云無競四の雖若假以成語引起即已直指前王本無難他使其物然有反動意味嘆淫你有有餘不盡之思若直說要他 處垣訓行在宮珠不忘在後日語亦有辨當奉祭廟庭特苑將人心思藤前 用出不忘是言天下後世之人印幕愛戴之不忘也正道德之能往係人心用出不忘是言天下後世之人印幕愛戴之不忘也正道德之能 故泛言四方德獨臨民御來之所當盡者故事言首被前正包文試在內分 正見其强不蘇以爵位形之百時形正見其顯道即日用罪何之不可於之 沒重者道德感人此重在無競不與不作效於認無該以勢力形必川方無效重者道德感人此重在無競不與不作效於認無該以勢力形必川方無 侗德故稳註只云先王之德

詩經正解 早十三句〇此篇以公程兩韻相此未審當於何讀意亦可互用 1 土 ا ب آ ا۔ 深柳堂

也到

小多一十七上八萬···

天作章 万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文王之康始無其太王之養末言子孫當世守以慰太王之心也流之康之創業下啓文王以成業皆太王之功也不可以太王文王干懿大意謂能如 保之具指岐山京保岐山在于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等 三年前教太王承天啓後之功賞以太王荒之句作主言太王上承天意以 , 、) 此詩全要歸重太玉故註日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葢文王亦不深念○此詩全要歸重太玉故註日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葢文王亦不 超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

天作高山大結正素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後祖矣岐有夷之行酬好子孫供

题 也何山湖岐山也竟治康安也俱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可此祭大王

詩經正解——秦十七日稱——— 成熟而爲今日未透海宁之不甚矣乎為子為孫者慎弗特乎天而必盡之展今則人歸日來而有平易之道路制政自前於放非皆太王上承下唐之 法王 輕作之子前奏文王則因其垂成之夢而修和輯擊以安此岐間之民 數百詞您不可的成獨就度之後是難盡人之能而允者平帝經之室也去 待太王也的太王亦豈不善承天者故吾見其體國經野而明親平看守之心平于明德之生故乃無百類而與宅之於遂宅于岐山之門天固作之以心平于明德之本故 王是政知刻兼之所以難則知守成之所以不易失該以岐山之存撫而在合衆此祭太王之於若爾我周之天下大統雖盛于今日而牵基是治于太 之者因我用也而所以使之得撫而有之者天也蓋由帝鑒下去而求莫之 被山人歸者深而有平易之道學子孫常世世弟守而不失也 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灵政僚俗之

一切教養已草草依一番了所謂草珠照給也彼作句亦不可輕形勝造于一切教養已草草依一番了所謂草珠照給也彼作句亦不可輕形勝造于特此明德之君者故曰天作云云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居民投田春凡 重太王上有夷之行是地關民爲音為陰阻之限今為都會之地保字亦 可不得與次王並重請被惟善承天之所作如為於文王因得而康治之誤 俗輕容終和之極要入培植岐山之命肤慈彼往二句總承太王文王來却 得己而問家王業蹇起自咬山故詩人言此非人所能爲真若天造地設以 之之功保此岐山于不替為可也如是則有要之行末爲萬國朝宗之地而 太王無以作之子前文王何再原之于後出原之以治歧之政言如惠鲜懷 天女云天作草珠閉子太玉故亦云役作見得太王之功直與天並也文王 我周暫本之國永為萬年不夜之基矣否則豈太王之所以望我後人者載我周暫本之國永為萬年不夜之甚矣否則豈太王之所以望我後人者載 以人當仰思乎祖而善緒之于後以文王康之之政為政而上承乎太王作者一年,一年十二 哲議此章上六句言太王基案之功下 則望後人之世子也周之遷岐本非

在保太王之業会族山在書与王宗之香汝岐山在明三年活師立三一族 は別天下保此岐山然亦是修德行政以保之不是だだ去保也 な一次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 を開生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 を開生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 を開生のである。のである。 を開生のである。のである。 を開生のである。 を見るである。 をしている。 のである。 のでる。 のである。 のでる。 ので。 のでる。 のでる。 ので。

多天有成命章 言之故知為肥太王也

詩經正解 一个多一十七三何

保御堂

原治府幾數百年始知能得不如能守古今一轍の疏義詩意者尾主岐一舉而委之戎稅所謂于孫保之者安征劉預得圍中而不能守遂使中

党務烈者在此所以輔人心凝天命者亦在此心外無德德外無食不分三将客亦不敢康到精微處耳只一心字提綱所以修德基業者在此所以觀字記題訴以不敢康句為主文以敬止武以敬勝皆此不敢康之心也即基命不到天有成命如祀天地也 文武之命也重成王守成一邊、一次の先言文武將以引起成王見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織文武之業而保

吴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服風夜基命有密於結組應量版心肆其墙

赋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恭積至一下以承務乎上者也有 宏深也密静客也於獎詞精安地心此部少道成三之海是視成王之詩也

> 三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詩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好 長夜於經以於差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容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至而是等 言天於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於成王繼之又能不敢集堂而其 心試全能安持天下而器其所受之命也傳語权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

詩經正解 八卷十七二句 之武道又極其靜容然而無一物之或雜是成王所積之德即二后之德所原率無但見其風衣積德以本籍乎天命者其德已造于宏深焉而無一理 統之日其所以成一代之王紫者已城其歷矣使繼之者非其人亦何以保敬止之德受其命于三分有二之時我武王以敬勝之德受其命于天下一 たいいいいいいいいいいからからな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若謂我周王紫創之者同本于合祭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若謂我周王紫創之者同本子 是命哉惟我成王後文武而受命兢兢紫素惟恐成命自我而墜而不敢以 周之命望不保之于無窮亦夫成王之德有以雅先保命如此是五子な飲者之心矣於今天下安禄萬國威軍親四方攸同四海末清之日猶於也許 文武而守之者定期于成王被吴天祚周以天下既有一定之命我文王以 基之命即二后之命矣嗟我成王也其于文武之崇緝而精之光而明之以 龍大王之外光而克盡平為孫者之心矣以楊武王之大孫而克意子為子 0

受俱見成王若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康此為積德基命之本不敢自一成而不易故日成命二后受之以敬止敬縣之德受之也日成日二后折講此章上二句本其受命之自下及其保命之功也我周有天下之命已 育務是言於經到成就是歷之共址日本經立于此而命承子後如有憑務 而卓之數 康二何申講不可把存心精德兩平都上思天公之難誤下思先禁之難樂 此其仍然不敢展窜的念點正修得保命之根本風夜是言工夫無問題處 并然故曰其命凡能世之主名謂居前事依可以宴然無事送至追預減食

無以為承籍天命之基本之風夜精德以基命各直至宥客之地而後也作無以為承籍天命之基本之風夜精德以基命各直至宥客之地而後也作為就有者萬理皆備而茲無遲際遠大之命原非可以淺隘之德基也高半就之業而不自我壓也風者光明文式之業而不自我胀心或語緣照記雖立之業而不自我壓也風者光明文式之業而不自我胀心或語緣照記雖立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所以持之者不無望于後人惟成王朝治學之心盡是也心即不敢康與宥客意肆其精之斷主成王時為二后方與天下以更學心覆轉不敢康與宥客意肆其精之斷主成王時為二后方與天下以更學心獨轉不敢康與宥客意肆其精之斷主成王時為二后方與天下以更學心獨轉不敢康與宥客意肆其精之斷主成王時為二后方與天下以更學心獨有未及與天下以來息於學之也不無望于後人惟成王朝光陽烈後然而未及與天下以來息於問基者也養命之未集不可有傲幸之心盡是也如政清別指體的學和之類の成王年成者方與其基命可見。

表示話 一章七句の此康王以後之跡の歴観古昔以至今日耀世 是天有成命一章七句の此康第之心文皇與魏微論創守就難魏數日 が成必有變更天心人率其勢自羅獨周家為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為 大権其所以只此一無不敢康穿之心文皇與魏微論創守就難魏數日 大権其所以只此一無不敢康穿之心文皇與魏微論創守就難魏數日 大権其所以只此一無不敢康穿之心文皇與魏微論創守就難魏數日 大権其所以只此一無不敢康穿之心文皇與魏微論創守就難魏數日 一章七句の此康王以後之跡の歴観古昔以至今日耀世 一章七句の此康王以後之跡の歴観古昔以至今日耀世

以将我互維半維十維天其右封 ランスー文也正見が、配度 入り文一天也長天の絶不言文以天一文也正見が、配度

明堂以配上帝之榮歌言恭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賦也佛本享獻右尊也神坐束向在假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我将改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針;之

我学最有深意益不委之有司而示以必親之意也奉而進之日將熟而爲。

传式刑皆法也被弱弱也 o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級稱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隨文王既右享則 號之 化格云布字中包享宗

經 80-678

在北牛羊之友以享我祭予在北牛羊之友以享我祭予

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空而日帝所以親之也以交正配羁交王,有大享之糟焉天即帝也郊而日为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爲后稷。報牲用拣其醴極隔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冠之委曲故于季秋之配之以季秋戌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関丘播地而行寧器用陶之以冬至氟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而以祖配我将一章十句。程于日萬物本乎天人本乎越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

今存可也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风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

經 80-679

父真大子配天所云魔父董王周公父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詩経正解 大学十七三四 親也配交王於明堂亦以犯交王也尊尊而級親周道備另然則如当古 題而明堂者問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東呂氏日於天雜班其意之不 宗那支王以配上帝助于周公孝經以此發其孝而日孝莫大于嚴父嚴 宗廟之趣故特尊其祀于明堂斯為曲妻夫の問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宗廟之趣故特尊其祀于明堂斯為曲妻夫の問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 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敢加一詞為於文玉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數法文至所以法 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廟中獨學大藏于一麻故迎主致之以配帝。 朱子日為垣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孫則之故謂之依の古義 表誤就嚴父二宋以為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慰歲唐宋莫有能正。 盛粮武王末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追問公成之孝統加馬後世不達此 無四方通典日黃治拜配上帝干明常則明堂為祭祀之所上古已然能 他〇縣士校樂記日武王克商礼于明堂新論云神農氏配明堂有益而 天與文王一也の濮氏日文王之礼比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天神子 日宗配者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英以季秋享

府邁其那昊元其子之

賦也過行也那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殿國柴皇祭告諸侯軍 哉蓋不敢心也 朝口此巡守而朝倉祭告之樂歌之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子

新講此節上の兼朝會祭告言下旬真天命為人神之主言此乘子太甫定合家此巡行而朝會祭告三下旬度不可以為神人之主政教之宗平否耶吾該不能無望于天安安於告百神焉回奉天而行之者也不知天于冲漢之中有以然相乎我而依然告百神焉也以前侯無統則死百神無主則海乃也而好巡心干以朝會諸公教此巡行而朝會祭告之祭歌也告誦我周當商命爰華之初正人心望

詩經正解。《卷二七三四 實行序有問題言語艺或不喜欢使菜百神及河裔教允王能 常有十二年在位也勿死十二年之故蔡九峰日荣曆泉以祭天也皇皇我朝于方岳此周公制禮以後事此府王制未作况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二年王巡行及帰院來也周官日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府巡諸侯谷 之時周行方長以舉遊符之典也力革前之後最初一巡所謂春東夏西秋 東土智以為國就為致之耶意大真迎子上而使予代督之者那是不敢想實院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行之初逃子之兼神人之主古愈清明于一朝国而旨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與見予問題我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 以配山川也五岳四演之屬空而祭之故日望各談於巡行之方也通解者 前冬北是也未子就不過引言後來周公所定之制非正解也按周制十有 向敷侍之来有不敢必意然是已子之來表月下節陰之自見いています。

序時邁巡符告祭柴華也

了其辨本明足破千古之弘

全国通清要得武王巡徐而告諸侯口氣通以吴天典子何為主首節以時、

34(0

經 80 -- 680

馬可給免し、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一人の一人之要職如此信乎周王於天之復王子由明為天下君而吴天之子我者の一人之受職如此信乎周王於天之後王子由明為天下君而吳天之正明天神之為不及以至于河之深縣狱之崇高莫不來各來而使也也是不及以至于河之深縣狱之前使之前使之道不及至之而使懷德而愛登之不遑奪以祭告乎百神也則懷之前使之莫不來杀之而使 制以震人心玩慢之係而四方諸侯自義何之近以至要竟之感莫不畏威之上序之以夏商之傳矣是以使我巡行所及以朝會千諸侯也則申明王 合衆然天雖不可必而驗之行事則有可彼者爲天與我爲寔右之千臣及爲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右尊序文養動學但懷本来年七官也〇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問矣是以該 我薄言爱之而四方諸侯莫不度權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談之

朝你是初有天下出號令以約束之如湖正鄉同律度之類言機考其政治析諸此節首句繁承上說本在以尊臨臣民言你以承受曆數言震之正指 尚未施慶讓熟民而天下請侯已真不震至善者未敢自信思省業已棟然經正解一人多十七日模

明阳有周式序在位散散干戈散素許弓矢我求懿德肆于驻夏元王保之 少王之能你天命也去日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 序在位之诸侯又收較其千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 似梁紫新肆陳也夏中國也〇又言明昭平我周也既以慶議點除之與式

以為周文王之母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日金奏肆勇 時遇一章十五句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須白載此干戈而外傳又

使則有以彰善难感而其政修奏又載于戈于不即輔弓矢于不試益求蘇 使則有以彰善难感而其政修奏又載于戈于不即輔弓矢于不試益求蘇于是乎辨天下之故感别天下之功異而以虔遠縣隱之典式序在位之述 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有以假武修文而其致冷矣夫天道观君道為去 周天下以末清之治養商家之香配而鼓天下以交明之 民則昭平成問也 智也今政放兼舉如此則是天之子我為有常矣不信予問王之能很天命 合衆然天意園殿子神人面保命定頼于政教辞我今日精商家之代別面

天下其兵包以虎虎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訪洪範子五子陳丹書子太公之行也敢敢二切只起下文教北意勿以假武修文平春樂記日武王克定詩經正解 河浦昊天子之之意如式东行是能保昊天作君之命慈德成是能保昊天中同結人心維持國本有一段精神聚係處此致之行也來句根上致教本中同結人心維持國本有一段精神聚係處此致之行也來句根上致教本的該德所來不知自改故特求而布之求字等完長是着才字面此正時通即于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逞之忠惟然處可以開人心不误之理時夏即于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逞之忠惟然處可以開人心不误之理時夏 文景章明貞觀開元之冷敦崇遺教有三代遺屬然告隸而不一施未可為後 作師之命也の漢唐諸科皆以窮兵賢武宰制天下禮樂之治然焉不誠惟 是於昆湖云如歌信明義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义易 世人君法也嗚呼此武王懿德之化所以獨绝主然

詩經正解 索之意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于家科暨百五受命于即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優武修疾歸馬放中此非難武於此告祭懷乘之實也報我則正天朱廣動此其不慶登之實也無明於縣該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議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樂望大告 果即周禮九夏之三也日权玉云肆運時邁也從過號竟也是於其人 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章临注云肆及一名类形员一名过前其一 夏左傳国語之法恐難遺信○周取天下得諸僚之即故其保天下亦應以時題為肆憂思文為納夏宋至于魏鼓則郡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雜 〇安成劉氏日時邁恩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夷亦制作于周公園可 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春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邀書有武 事因其時而寬限諸侯故其與他府樂不同〇黃氏日時遊之作見武王 永嘉陳氏日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者之行似此該是告方者以其分之 ***

請侯之等於兵水境正是武王權府是〇慶原輔氏日明昭于我周也吃 馬以教閣在周自有不可察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此也 季子丁戈马矢之中所謂假武修文者是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 以慶禮期陸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典之相與以文德治諸長而無相

(礼就 化文王也

全工此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相繼之盛下二節言今日春祭後編之隆二 人族故各舉其重言之也

蟹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藤雅也言武王得其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

の大武王敬以勝念養以勝欽以一心而乘剛進之精明亦以一心而成者 心我武王敬以勝念養以勝欽以一心而乘剛進之精明亦以一心而成者 以正後人所當崇樂于無禮者也予今軍敢忘三后改彼帝王功恭起于一 公本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訴若撒王者之典其乃德在帝族其首等在京 公本以下京得而教宣不顕武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沿祖 不顧之德而曆君天下之命转蔵以心之雄言和敬勝義族不進不忘是也不顧之德而曆君天下之命转蔵以心之雄言和敬勝義族不進不忘是也不顧此節上二句言武王有乾蔵之心而成定天下之功下二句言成成有 楊先訓員不顕哉以一身而曹至德之光則亦以一身而唐上帝之命所以以桓其蠡而天下莫强也夫執得而就之亦越成集一則有密辑熙一則對 此乃作聖工夫不可謂有心干建功意然心春立功之本故做出許大功盡 都是跟而真與固定天下于一統而免失分崩之變者夫同有以承其体而 定之級所以總手天而順手人脫天下丁黃痛而發之亦清之治者夫包有 大號不墜也站亦為上帝之所君子

蒂經正解 《卷江七七七年 王為大今亦命之使輸武王為农正見其功德之稱也大抵創棄之君開天然不與脂指下斤斤旬蔵上帝是皇旬註中亦宗本武王來言天向當命武以持之也武王于問字は非彩植所能勝維心乾鷸斯烈無競兩競字正相以持之也武王子問字は非彩植所能勝維心乾鷸斯烈無競兩競字正相以持之也武王子問字は非彩植所能勝維心乾鷸斯烈無競兩競字正相口選干古而獨隆是日無競戦便是競界有個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口 原以总资命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聽明作后何異 問地其為天心所服有不符言至于分文之主類多憑藉引宗曹素乃今日

月彼成康在有四方斤斤駐其明川東東人

之深水人統既集之役而關天下以謂色之節德之照臨者斥斤爭無遠而 合衆然成康之徳之難何如蓋自成康之嗣服而統育天下也上字無頻子門」というこう 厅厅明之察也目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徳之勝而不足以州前人之光散泰其當胤暴改逊之餘所級天下以文明いつかってのかかっての

不發明也其不顯也如此號市先干無較之限矣」。

一百万人以及於古其不與自身的人名。

一百万人以及於古其為人名。

一百万人以及於古其為人名。

一百万人以及其德之所被亦光干四方也難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之。

一百万人以及其德之所被亦光干四方也難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

一百万人以及其德之所被亦光干四方也難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

一百万人以及其德之所被亦光干四方也難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

一百万人以及其德之所被亦光干四方也難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

一百八人不信之功德国宣传,其為他之對非武原之德來謂其治之所為於

其不虚矣

其不虚其。

其本是以之常者其不免其是之所。

其本是以之情者宣言后功。

其本是以之情。

其本是以之情。

其本是以之情。

其本是以之所。

其本是,

其本是,

其本是,

其本是。

院恩文后授配天也 學論問問題信及於經濟院的問題來及 界所交際常于時夏思元后程克配後天立我孫民具匪爾極照我來半帝台經首時因無些疆爾 大地反反當玩註益字不是至此方反及只是禮行既久而並自謹重不能能能是以禮謹而獲福也與上皆一時事簡簡根穩樓來積之多則合于政府福蘇隆于後此三后所以為可頌也登款之際安能已于揄揚載了政府為自來反而不厭也無载奄有之遺漢不其寵承于不替裁夫功德盛之流於金謹重是以一教威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福辭之簡簡而大搖該 賦也是重要交言有文德也可能過極至也很之至也知道也來小麥年大 · 明之欲於先自提開之此詩大於是就他麥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 能が一切替名 合語大器輻輳製而多則必虧簡而大失然不敢以是而自怠也威儀之者和歌之來反覆而不取也 麥也華獨育奏也 〇言后程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無民得以如食者莫非 為主思文正在陳常于時夏見之o 院域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知立民之命即立民之性雖敬敷在司徒而 水水 軍生司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否

受假于陳常哉后稷粒民之功至于如此信乎可以配天而無愧矣所郊之之殊皆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国也向使粒民之利有未得則亦 豊島之人又正鉄ご之桥故養民者以此写香茶舊教院发新教末升之際舉來本各以其先熱濟民之食尤切也民民日姿春五教成熟之故先一處本復言百級此來平又就粒民中提出二種而音華谷嚴氏日稷播百發獨天下後世皆被其思正是其德之至極處始我二似是后稷體天之心上粒 天緑地之文也配入言其德之及于民物者與天無異非指祭時也立我二プロコンコントのロレビコココニュニュニュニン が勝此章思文二字即留下陳常謀要得義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析詩『21 コココココニ 民皆得以遠粒食之頭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其贻我民以來卒之種乃 樹葉之教于是平備生養之利于是平得天下去無阻機之患矣娶見稷之者非米年被食此養便有不獨處故此米年乃命命之美利而自復助之則 無問為何以言之甚天在蓋民不能使之自遂其茶程則教民蘇榛使我為 而亦有功于天也失民民得養則民生送而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題彼果 少命之命以此儒養下民者複特承天意而編之子民是樣不惟有德于民 德王蘇配也惟我有文德之后被参替天地獨徐遊化直足以克配彼天而 養民皆能于天也無此疆二 以是民業后模之養兄人恩及一民皆可為德提獨合悉民而拉食之則舉 無有遠近彼此之林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国也四日此詩即 其德之至也且其胎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得養下民者是以 調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〇つ一分言無往非族精之地則無往非常道之陳陳 幸 然後恒 灰柳堂

上常容度也總不出顧天明遺人事以蔵地利而して春一の首旗先替ののののでは、1000では、1 **壁医巨工被砌在公王釐太顾成來咨求茹音章** 詩經正解——大老十七三届 合家此或是官之詩若謂為及之事君重移民務於而及官則行君令而致必要也可此戒度官之詩先育王有成法以賜女女常來谷度也 爾在公司事而無職厭官可認蓋用別之事雖被而皆由于朝廷之所經 賦也內限重數以深較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公公家也發賜也成成法也 人民者也際壁臣工或任都遂之官或任都部之新作職丁農者也尚其敬 户工諸侯助祭遣於明也 奖之功矣此意可會奉 按舜命禹治水之後首命授播種次命與數数是稷固養禹之務而又有故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明堂共善一也而我将主言文王享其祭礼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 復之集脈然天宜有部而今亡矣の孔氏日后稷之配前が與文王之成とつ。 图支一章八何○國語就見時遊篇○展稱公羊宜公三年 主部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就后稷享其祭礼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三字 即马马

無資朝廷命官之意思

詩經正解。《卷二十七二篇二十 は以為水送以均水因地之利瀬天之時皆成法也各以詢話人茹以度話 構以為水送以均水因地之利瀬天之時皆成法也各以詢話人茹以度話如修察或簡素各越其耕稱之事辨其重得之種與天滿以聚水防以止水 巴茲科條雖與用各有宜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被悉處務 來的乃成王始置農官時所領賜春如下節所言便是周以寧日考之問題。 1:

帝之府康年命我衆人時時乃錢弱餅精在觀經時文者乃院院保介維臭結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食結於時皇來年將受厥明明昭

言交將就也迄至也聚年前豊年也聚人甸徒也寿具錢銑缚銀皆田器也言交將就也迄至也聚年前豊年也聚人甸徒也寿具錢銑缚銀皆田器也 合務然成法之所當咨慶者何如嗟嗟保介慶官之副也今何時乎天敬粒[28年也於是命何徒具褒器以冶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躬而此明邪之上帝又將賜我新會 廷禮禾短鎌也支務以以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會疾今如 辰夏正之三月也舍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年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 你介到月令呂點其就不同然告為藉田而言數是官之副也其者一柄

民以食即已授民以時人有仰天之休即宜順天之令令乃維慕之春而東

たいかいのでである。 対象支面收成夹夫乘天時以盤人事正成法所在面臣工之所當敬守面其多支面收成夹夫乘天時以盤人事正成法所在面臣工之所當敬守面其多支面收成夹夫乘天時以盤人事正成法所在面臣工之所當敬守面其多支面的である。 之上帝又将賜我新會以豊年天時如此則治新會以受明賜者不可殺死時早而事尚後也於皇來平當此春春之時将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問記作可異矣爾亦何所未故所求者在于新會之田而沒非何如再然而尋謝

土新而青未發一則土然而力或衰也亦是此以該其餘耳凡田一歲日節詩經正解一次卷三七三板 用鎮告科器也經獲器也經交言用經以文也查問仍預道秋成之在即點 打着這用康年與維養之春相首尾見麥始然指即然說耕作即收成一打着這用康年與維養之春相首尾見麥始然指即然說耕作即收成一 官無詩稱命後官有詩想周人以爱事開國 Ç

之宫中者亦無幾即是詩而有得者數○七月之作問公所以或成王也終不置則周家精神命族董在是交后世有精因以動其君刻太然是表問問王所傳心法之要也成王承無遇七月之即而應照得於之念意 昔人調七月和臣工之所自即信**然** 既悉禄播艱難之事臣工之訓成王所以戒表官也又識耕耘收穫之法 次特戒節之以重其事也O接発分務和日敬受人時舜谷十二次日飲

無到于先王也重一率字率時六分一串說下皆是率之之事の此篇所成全自此詩兄成王今是作于東王時首二句言先王之成命下言當監殿以求 恩官與上篇不同上粮苦之此自斯遂司核之官古之司核專職鄉述不可

在由上有以勒相之也所發官其念之乎障碍我成王也當始置景官之時為此亦或農官之訴者關於人以か出為務而所以使之蟲地科協人力会和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加比 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加比 萬人為親而並耕也各耕本以二人為賴今合一州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 官而容戒命之也所當率是長夫椿其可穀使之大及其私田皆股其耕事 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寒成數也积二人賦也有學亦數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發大發輔也私私田也三 出并力齊心如合一網也此必鄉送之官司核之爲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權 並耕地 〇 此項上看亦或是官之詞昭假與獨市各次來應並成王始對田

第言明訓爾也成命即上章成出但不可幸拉天府人事來講率宋乃統事的経正解 - 《登二十七三月 既有成法以昭格爾夫斯當率是是夫格原百級元夫原以之異宜悉於之

之非以身先之也凡欲格必先辨故以播穀引起發發不可認播為殊较發 經80-686

四句朱豊城作地無遺利人無遺力為不知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

最而王者治官所以來里送可知川母小可知天下田家勞苦之事一人所力不期然而然矣發有奮迅意服有前智意此皆率之妙所大抵使官

100

無也好像更知常用馬墨澤也有前二王之後夏之後也商之後宋於周為 全百此詩二節各開看勿作相承認總以德為王容親者德之符也名來者德 一次也與之于牧親之于人審之于容親之師要之于名學之人替所以美 感信也○朱子云此詩文義都無告神之意恐是献助祭之臣 感信也○朱子云此詩文義都無告神之意恐是献助祭之臣 原族三王之後來助祭也

其侯羽之常白益的然而不浮死我客之來助祭而至止也絕數之魚情白客天子有事腦焉有喪拜為者也〇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智養照於四雖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答親於整亦如野芝潔白也或日與心語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答親於整亦如野芝潔白也或日與心語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答親於整亦如野芝潔白也或日與心語之次也我

之心形干問旋進退者皆可觀可及而容貌之後整益有暗然而不累者容

心固無有惡之者其爱之何至也在此因也令僕令色有以得在此之人心心命然然我客之可哭豈止此故觀其在彼因也善政善我有以得在彼之人 **《沙浜園也在園無悪之者在此無限之者如是則庶義其能从夜以永於此夜無惡在此無数此口應幾風夜點及以來終恩** 調喜之深矣 窮與豈将今日然故夫既贅其容之美又幸其以之名則人子二代之後可 是吾知好德無間則項德有常無幾自風而夜以來終此舉而垂令名于無 亦無有數之者其敬之何王也夫就與每條千人心今合彼此而受散之如 察吴東氏日在彼不以我華其命而有惡干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 服心在我不以後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門就承先王忠臣之至以

在州之為者生見無数言敬也在尊之為客上見無幾者事幸之詞非期望時便正解しの食工七年時 然有下段承上得人心言被指心来之臣民此是王朝之君臣無惡言爱也が講此節首二句即其得人心于無陽下是幸其保今聞于無家上段作已 沒二句就根無惡致來查因他得人心上幸他能保密耳若不得人心則毀 之意風夜說得處在言其時之久也干無惡無数處便見彼此已白樓下虚 德我以其象先至王之賢而使之來先王之祭祀也 水·而與:體以失矣何以水哉註祟德素賢親承先玉謂我尊崇其先聖王之

振覧一直人何〇首氏日必存二代之後本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便 於祀而不絕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程車為**塞**耳

我也重飾功于神上、全古此詩以豐年二字為主大意言豐年利用之間而著神休之濟以見其當字豐年秋冬報也 雙年多來多森特亦有這**以**方。第個及種於 為酒為酸惡界祖妣以冷百

可兩關說或請以治百聽止就於配而言然在真報图定在此處則說廣此

府陸語れば叶奉里又

配備百造而神降之福鄉其徧也 等田寧之樂歌畫記申祖先是方 战也不不也秦立高媒而寒私宜下濕而暑季於皆然則百穀無不然矣才 **邓脂脂数萬至萬日億數億至億日滿水洼** 七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 果·冷備者権也○近秋冬秋

為品物限而那家米省建其無順與也吾如果與禮而思於用之原則豊年與祖就者有為茲芬祥而祖考就是神其無之祀也為酒館以治百禮者有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致用于放於之餘學至于多蓄之後則為酒館以 神作的之也今幸有正豊年矣而敢总所自我依本直前操而是於五下温からとし、 一章永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若謂國家之用恒取足于農而農學之成明

於無職像也周禮十二元政其之日我聽盖年後門龍我年豊則禮備也一月和政自宗廟之祭古界祖敬宗無之犯也治百該日邦家之用京養老尊 京では、1000年である。 重本高県二旬正元多意不事就泰称は萬億及体以岸之数言此通天下重本高県二旬正元多意不事就泰称は萬億及体以岸之数言此通天下金でである。1000年の一名本利高原於利下濕也年若不豊非早則涂旱則不宜香涝則不宜於今是來利高原於利下濕也年若不豊非早則涂旱則不宜香涝則不宜於今 致母年之由城方氏謂強其之地高學其效宜養刺楊之地下及其教宜於 西京非恵指公外言也酒酸正此塵之所藏爲之者烝界二句俱指漸一號のことのこののこ

然性而偏其確認順其自然以聽物之自取耳〇按聽天子大精八伊者民然性而偏其確認順其自然以聽物之自取耳〇按聽天子大精八伊者民樣以土宜言之寒暴以天時言之地不為物之異宜而異其勢天不因數之之豊縣必大有物放云豊年日大有之年豊年二朱便已包舉全該〇註高 乘一除皆神休也一祭一享皆幽贶也利之皆處即騙之皆處此報查之不是于斯神降之稱不甚福受補即要年之稱終訴則祖方社之係皆久言以不放收入之為非徒可以食慶夫教士女而所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無不取不放收入之為非徒可以食慶夫教士女而所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無不取 秋冬之報養夫亦猶是也子 始為蜡蜡也者衆也蔵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繁之仁之至系之盡也問人 容已也の唐文宗謂宰相以時和年數是為上端嘉米完多誠何益于東年

药經正解 為教冬報載交為春祇夏和為秋報朱子初照皆用其就个此集傳乃其 豈非以其有孫界相妣之詞數〇安成劉氏日序以您常為春夏亦此詩 ■年一章七句○新安胡氏日按濮氏湖此年毅始至而萬宗廟之樂歌 大学 丁七三湖

改本干彼三詩傳文及序統院皆不取小原獨此篇了序說亦謂其假而 矣。傳着用序意者監後來所改有未盡數然得被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

祖是龍作主是龍正是合融合于祖者似即合之以南雖也〇群漢按此詩《佛本節為樂器和則既備乃奏句難逐決不可從〇按詩說以粛雍和鳴先全自此詩首節是幾序其事下二節詳言其樂之盛也簽器備而音奏樂和而序有替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而樂工歌此以降神也聚同學山桑山詩先生俱主此談又方山先生云合有云武王既定天下如イラニュチョ 有云武王既定天下始作天子之樂以象先祖功德乃合衆樂以奏于祖願

有軽有發在周之庭

詩經正解 一次後干七上頃 也事樂官無日本也〇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書

人文 **永奏而已有將麥之輪所以發揚先祖之功德而感格先祖之惟心各在于** 許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音也今有替有聲而各司其職在周之庭無樂雖

祭後大漢而有作便有先祖在上衆客在另神之聽之人之觀之無不于斯之人則凡所以備其恭數調其幹亦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是一代之新之人則凡所以備其恭數調其幹亦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是一代之新有上瞽中瞽下瞽之別本文有瞽有瞽自是詩家字法勿拘滿此意舉作樂 析講此節有張言司樂之人也問庭言祖廟之庭也按周禮有上替中替 也故日起床

等是集子果塞墨斯樹羽置五米之羽於崇子之上也應小和田大鼓也那 一有相連用村其相稱之則旁耳短自經常石磬也祝珠如淮州以下与之 一有相連用村其相稱之則旁耳短自經常石磬也祝珠如淮州以下与之 一有相連用村其相稱之則旁耳短自經常石磬也祝珠如淮州以下与之 一有相連用村之今左左擊川走樂者也劉於崇子之上也應小和田大鼓也那 之者也

成為而為一大生之家民,以為而為一大生之家民,以為而為一大生之家民,因而並列無所取之取除具於於之節也凡既備失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間而並列無所取之取除具於於之節也凡既備失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人即連為展而縣與無床取之取除變是成之能也相指有報垂點有整例

第台球獎之新管二款义從其所奏之中舉出以見其無所不備無所不奉 新規及之間度中國表之 就有同功焉有以收之必有以信止之則依 者也乃該不行點則如構製之主樂系又不得數則如百芬之主來有以等 首一部田乃大之以節一幾異歲用制非鼓谷即指應因而幾于處業之上 者也乃該不行點則如構製之主樂系又不得數則如百芬之主來有以等 首一部田乃大之以節一幾異歲用制非鼓谷即指應因而幾于處業之上 是答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避視下處上有業業上有崇承崇升上相以 是為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避視下處上有業業上有崇承崇升上相以 成熟而為一代之完錄矣

落也後人乃謂合祖禮宗功而奏之得毋畏毛斯笑人乎 関係而序之所謂合縣古人以樂成謂之合循廟器成謂之彩官至成謂之皆而備舉則亦不必起聽鼓之皆為華於而权國之皆為本音矣此詩之所置而佛則亦不必起聽鼓之皆為華於而权國之皆為本音矣此詩之所不必及於則其無不備可知也復言篇智者何維音有入竹居其七以篇 落也後人乃謂合祖禮宗功而奏之得毋畏毛斯笑人乎

一、我各二王後也們就也成樂剛也如無都九成之城獨言二王後者備言 理學三成聲職雖和馬光祖是聽我名成上末觀處成 日月度字

祖之神聽之于豆奠之中洋洋平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難二王之後為存肅吳而未曾不雖也肅雖相滿其陽也何惶惶共和平由是和聲所緣先之和絕如之內而有鐵如者存離吳而未當不肅也嚴如之中而有釋如者合称去樂民奏吳而吳何如其盛服但見律呂相宜順成和勢惶惶然嚴壓電往也我有影容並尤以是爲陸耳

之虚矣 五条次先組之以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哉信乎我問之樂有以松一悲。 さらららららららららららる (本文祭之東止者亦皆末觀音樂之奏由一成以至大成無有于服数歌)、

一成機然合也董中中就個是聽便無味此万六成末觀者請求觀其作樂之 雅书以然後謂之和陽此句內要見發得題功光昭先德方見作是樂以合文是天肅則混淆奪餘而害其為和不應則拘迫華展而不可以言和蓝白正是是學學句萬者够如面無奪倫之意華恭純如而無沾湍之意想即 作者難為其難則亦難為其取也日末一被原族此即我容之觀以必先祖之作者難為其難則亦難為其取也日末一被原族此即我容之觀以必先祖之作者就為其數則不可以以以及此則之樂皆大聖人之樂後有終也切勿以與亡在念就我各技不允,從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樂後有 漠差太和足以萬先德而有德之孤油然合也大樂足以揚世功而建功之 祖先祖是聽謂功成樂作以告于神明底使其功德之隆者有以潜平于合 哲詩此節上三句言業和有以威神下以感人後其盛也惶惶句虚肅強

展止則局人作樂以此為簽也 日處沒在位則舜之作祭以此為為我才多各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 於不可以威神威人對說茲合期之來可不首與弟各並言也○安成劉氏 至正在人家奉王七二天

全上正計以潜有多魚可為土上四句樂澤物之盛下言薦廟以養福也周人門所季冬蔵風春献館也 冬宗不必入議事配是萬不以祭言薦與祭不同祭于願以神道事之也屬季冬為魚季春蘇縣同歌此該盡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也季春季 一般以人道事之心

荷於 軍與結添組 十条 香有多魚有触 人 有所就及解除然常經在便少

> 藏之深也縣白縣也月冬季冬春水師始海末十事作为字東先薦接廚季 風也物與或醉得像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獨國以之也或日

心是水之所聚而魚之所育也積柴以養之而魚之潜于其中者則其多馬即一席物之處亦足以告處者茲之以時而薦魚也何如識倚與此漆沮之合命此為于寢廟之樂歌也者認孝子之加光也卑獨在備物哉精誠既至 矣吾之利賴于深沮之意者夫皇少哉者同王者可謂被丁孝母 府之物順孝子之心也但見祖考散其時食之萬而景大之福日于是子介

得 肥放 薦節添俎 只言產物之 放不重根本之第上但必以添俎之魚音似 生之也無勢有館二句重魚之多上不重重數亦不重色之金似龍而黄日 日興享配句正萬魚也介稿要發出祖宗答解天子養編氣系〇后山許氏鮑似總而小日蘇形白而長日縣預書而大日韓無繼額白日銀有錢尾赤 公川之意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慈英必冰川之氣哉此處亦當有辨口縣 析講薦魚必以季冬者冬月魚不行亭性定面肥美故恭原皆可薦春惟動 亦有不忘本之意者乃水之深度為無所藏息者職樂以養之也有友故其 看來此意亦不妳但時說多以為不可思言欲作說詩者之詞亦見問人 云大全以此詩必言其所與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應之以示不忘本之意 與添氾潛有多與並因家根本之地氣王而多產即柳天子以此地爲湯沁 文民之初出自土祖本古公以上居之吉日云漆祖之後天子之所此以新

於處之為漁獵所來 黑今月今但有季冬萬景 曆 | 章大句○庚源輔氏日魚万澤物之美者故萬之宗願以致其之於 廟之文而已季春萬縣乃序說也

医航務大組也

| 言文王於後以見奉祭之虫先後相招應義の後言武王既得天下率諸族会直通該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首二節言得人奉祭而與文王之來後二郎 で皇老之徳所改養不敢忘所自也の経文玉面因念文王啓後之澤見今日得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崇皇老春以祭文玉面因念文王啓後之澤見今日得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崇皇老春

有灰的此時也所至止為前村之 雜碎野公天子移移

要不能無額于先澤舜今我之紀光王何如悉天子有犯子宗縣诸侯各似合來此武王祭文上上一時處若誤天子今天下以為采則亦合天下以為本 賦也難雖和也所謂較也都的最必無公諸侯也極極天子之容也以此武 王祭文王之詩有諸侯之來皆和五戰以的我之學事而天子有稱程之來

其敬而無息緩不敢事之形以即是和故而相关于之祭者定維辟公也于其職來祭今諸侯之來出經難其其而無利照不得已之意其至止也屬屬 失移移之容而已 斯時也天子主祭于上以軍是百時者也見及和子無逐飲散于無形式者

未可以和敬指名耳此不重肅雖穆豫只重荷公天子上見非但公侯執思復中有一段淵然照然通子神明王意非謂得諸侯之祖遂不須和敬也但 析講此節上三外言得人以訴於下一句言語思以主祭然只開開說去不 可對看益天子主然諸侯助公者心本自侯因至自周庭或俱主在廟言雅 電士素章之舊也 以非勉强也肅庸無情容也移移到至和無冰至敬無友而深遠真測矣複

於廣廣性大生也肆陳假大也是考文王也報安也孝子武王自稱此○ 於為廣廣性相上了其常里及假及"我皇為中,被予起子明是 ○

言此和敬之諸侯應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草之以安我

欲皇老之一享也此大哉之皇老庶其享此廣社便子老息之慌得以自送 合衆彼然必有牲也於乎此和散之諸侯荐其廣弘以相予祭祀于宗廟之孝子之心也 何有以安武孝子之心乎 中是得萬國之權心以事我先王不天下之去而爲孝矣在吾本于之心則

株假我皇考似亦不明言今日天子主慰释公奉琢則皇考乃大哉之皇考睹侯目荐牡也此正辞公之以前在而机起日子母视则天子整程亦在此情侯目荐牡也此正辞公之以前在而机起日子母视则天子整程亦在此时候日本抽出一事而言疏云于天子進火牡之林辞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助祭中抽出一事而言疏云于天子進火牡之林辞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 恭真者草之面安我孝子之心也此中見武王以天下養尊為天子父自未也于居皇位而父前本事王礼到于心终是不安今日之右以皇祀如此庶 析習近茚上二分言諸侯存牲以助祭不言幸先王之享祭也在廣牡特子里」

西建正解,大水干土上版 百作幸和不作其前 有作者以下教学之际典初祭不同的假教二其右外考及文母之意如此此诗歌于教学之际典初祭不同的假教二

□原哲知燕安世○此美文王之機宣哲則董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復故宣哲雅人文武権后惠及皇天明成克昌於後 徳所致哉彼人之道未易董也惟我皇本,宣無不通行無不知而有以古人 合衆長得人奉祭問幸先王之享央然所以得奉是祭眷乾非皇者廢後之 · 而發其交者局體之末失此 詩曰克昌嚴後何也日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 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並後嗣也事以日周人以諱事碑文王名昌而此

で、C、これでは、 安夫有是宣牧則略判所及而斯民之外最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 安夫有是宣牧則略判所及而斯民之外最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 というとことでは、このとのでは、これでは と道矣君之徳未易備弘惟我皇衣文足經形武足定則而有以備君之德 之道矣君之徳未易備弘惟我皇衣文足經形武足定則而有以備君之德 所故能安民以愁上天來真之心由是天心用卷而

但有安民耳燕天耳不計何况昌役則武王為後の盧文子曰有層及昌家上心大便不無民亦何安文考心事則武王為後の盧文子曰有層及昌家上心大便不無民亦何安文考心事則武王為後の盧文子曰有層及昌家上心大便不無民亦何安文考心事 **直以通微是理無不明香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虧人生物則之具故日** 析講此前上二句言先王道德之全 休所被有以克昌妖後奉 伽君思宣哲便是维人文武便是维后不可說惟宜於斯盡人道惟文武斯並人道出以後來不流振切濟以剛健不見要集無愧人君臨下之或故曰 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宣誓以心言

而安之以外 **为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叙考濟皇寺心文母大城也〇言文王昌詩政介以祭礼既右式初老中等亦言文母,其前**页 西助之以多篇使我得以右丁烈老文母也

析講此節承上節末句言とこれ也向非皇老則子何以有今日哉 小士 美元書 之意非此夫人面已是其右之者我也而所以得右之者文德昌後之所與天子之聽非止西伯面已使天下之大真不有母之親亦右我文母以皇后 李真情以分面便聽以義而起使天下之大東不有文之尊而右我烈考以 人下之草香 之實何如被人之不可必得者報也今則最我以秀眉之都有以 至考之目後如此故我今日得以率夷国之諸侯率一人之事人之所不可易致者廣也今期分我以祭庶之就有以極

· 東武王受命時已老者非月泰安得大流之集以祀其先王若非繁融安得先之日長得騙多則不拘以分而奉先之関係怨之昌後之是也乃是已然

句謂昌以可久之動介以句謂昌以可文之辭也於年末則不限以称而奉禮又昌後之所致也局務就為之後言樂融兼貴為天子當有四海言殺表

作末の言上二の正言昌後之民下二分言己得盡尊親之

雖ず、前其後開陸夢礼對女開醉文王宜哲文武之後其對助者不淺 TOTAL TOTAL PROPERTY AND A SECOND PROPERTY A 統一章十六句()周超樂師及機的學士而歌儀記者以為即此該論語 **欧心川和其先王老天子之孝也** 亦日以森徹然則此器禄祭所歌南亦名為徽也つ見詩是武王院得天 下以祭文玉玩詩意直在得該侯上故首 奉此其大之事既布二似承者起來烈以功言文以傳 節者就然尚託益食其見

青經正解卷之二十八三類

孫於元廷的 全校 軍者

997二世

御則有俸幸而終傷乎和臨之感直作三項素体有烈光想承見其等成物 為時子文明之集于車族之所凝則有和終而央央平節奏之宜于馬之所 章損益随將互異故求禀而受之以為遵守計耳千車之所建則有能認立

美朝烈承武 **美朝烈承武 全國**

在一日北部是言诸侯來都而率之以奉祭末田祭而受顧而然於入親說起荃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首百日,而然於入親說起荃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首百日,以此於入親說起荃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 時期其錫蘭之功也以第二首為主 放义站總不諸侯也語氣查查相承

見以時籍王曰求厥華龍旂防陽和鈴犬光結俸籍華有鶴籍休有烈光 賦也初則也養語醉也章法度也支龍日於陽明也就前日和旂上日鈴央

火行為皆學和也休美也〇此諸侯助祭干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 與受 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和也馬魯之俸都首之華其聲則有錫而和也周官成集後于見問之間列 上有交龍之於其色則陽陽而縣明也被前之和於上之鈴其聲則失失而 法度正朝自有常憲干是真面受之以為将守之親獨耳山其來也能之車 昭考之祭而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富夫朱祭之先其載見辟王也亦 日禮樂

無制庭樂為文明之處不亦休有烈光子 天子所物諸侯所守如酸樂刑政之為公曰求春典章雖日一定而其間因 村講此節英請侯謹入觐之禮而益其後也益就其未祭之先言之献章乃

率見昭考以孝以下可虚良人 采足以增輝上国也

合泰夫諸侯之來問以東王章也亦以供王祭也由是率之以見昭考之廟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昔朝武王爲昭考此仍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 為之兩盡矣 合真則之飲心以致吾孝思之誠備目方之品物以行善享獻之禮而志物

青起了解 网络干个上海 恭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也楊子雲日孝真大平字親章親莫大乎 李母孝以心言事以物子事字以宋俱重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秦為重 十六世而武王廟次首昭也 封之本其府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後遊数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為 寧神寧神莫大平得四表之 秋心其周公之謂乎 〇輯錄通春日后楊為始 卷之時故率見以致其孝清廟肇散之時正大榜是承之日故率見以致其 析講此節奉享重王者身上諸侯不過助之而已昭考升題之後至人心思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前時烈文辟公毅以多福伊海熙于純嘏 天以壽而保証則多稱于此而飲破為天下之統紀矣然並我所能致改養合於奉京既行由是昭考之神介我秀眉之訴使我永保于思皇之多酤無 機而明之許與騙素隆而享此稅假之全也是予之季享于 心語解皇大心美心〇又言孝草以介眉語而受多福是背諸侯助祭有以 故之使我得益而明之以至於純椒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忽文之事 烈文群公盡其誠確以助我之孝事故神之格之而形我以多精使我得 先王者於惟粹 計畫

自致成新然二字中含修德意在與伸爾爾爾性例看 足為全職惟分壽以保多神此之間絕假發以多而二分以中上說言我之 保此思亞之多於也作一氣說騙是已然壽是未然騙受而無壽以保之未 **超方行于昭原而神則逐格於城通以此孝享之故而介我眉壽使得末言** 殺福川享書首由群公沒之面使我得稱而然之以至于純股皇子一人所 析解此節言在格先之全顧而歸德干諸侯也以介眉壽繁承上說來言記公之助而予之受騙于先王者亦惟辟公之功矣予敢忘所自武

不容微子來見雕廟也

助祭之帮依註作三平看首節言其始至愛而喜之也次節言其將去愛之上,如祭之帮依註作三平看首節言其始至愛而喜之也次節言其將去愛之,如祭不不敢專也非

包容有客亦曰其馬納及有妻有且赴敦皓琢赴於 不欲其去也末節言其留之変之無已也通詩俱重受之之意

择也放其婦不本在看者也〇此後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十節言其始至 也亦語附也吸向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此妻月未許佛田敬慎貌敦永選以也有微子也周旣滅商封微干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

析講此師予其始至面樂其所見者美之也首句提起香註不敢臣三字飞机講此師予其始至面樂其所見者美之也首句提起香註不敢臣三字飞 此見周家忠厚之重雖勝國之條行之以禮如 此見其非不能臣

> 敬慎者乃其随行之鬼如数环之金王然和其臣之有交則其主之賢自見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受得為至令人快觀光景曹元大日威儀變直然復往日蓋望先朝之物色而即知其為神則之申也要直就成言非選擇無 同有不定題目而因文如事春華之文母載見之昭孝此篇之亦白其思· 循社詩三侍立小童治也の麟士按亦自其馬尔雖關係要亦照景語也話 好辨我不能與詞於〇此節要得重客意亦要見始至意

乃不敢臣也下三句作所承之無從行之放對說見湖方山俱作三件香為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文之素辨以禁其馬

而已信信之外将戰乎不可親吳吾将何以為計哉殆必言受之繁以繁其 于此近而計之特宿宿而已宿宿之外將浩然有歸志矣遠而計之特信信

我而去計其曹嵩不過信宿而止取言後二句是商量接議之詞是欲其不明為此為馬不得行我各亦得以少留而不止于信宿可矣。馬庶為馬不得行我各亦得以少留而不止于信宿可矣。 止于一信一宿之意侵就被留字總之樂與周旋面不忍聽其去也

合衆然此雖目将去吾補以為未央也奈何信宿之外遂果于去平吾則溝合衆然此雖目将去吾補以為未央也奈何信宿之外遂果于去平吾則溝合主問之也 成未详有說法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注威也或易也大也此一成未详有說法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注威也或易也大也此一成大臣去而後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緩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注

不用其情也且爾之悉于去面不可能並以我周行爾之薄取彼天子之禮言追之視其已然之本以為後還之舉先可以慰安其心而教留之各無所言追之視其已然之本以為後還之舉先可以慰安其心而教留之各無所 秦乃名器之重大面難得者也全面統承先玉特用 ~ 子禮樂亦能大有等

成务是我周之降福于爾者周甚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獨不採此而成务是我周之降福于爾者周甚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獨不採此而

今家武王之功常重武王上二旬言共功之大下。「今本年、 即外象武王之功常大武之樂乃承此誌。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 即外象武王之功常文王克開殿後嗣武受之勝殿遏劉書補定区功 於高坚武王無競維烈尤文文王克開殿後嗣武受之勝殿遏劉書補定区功 大京坚武王無競往烈尤文文王克開殿後嗣武受之勝殿遏劉書補定区功 於高坚武王無競社別稱蓄故特則象成之祭表而楊之首未烈名立中の 企文之文報述所以稱蓄故特則象成之祭表而楊之首未烈名立 上無競之功賞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殿追劉書補定区功 於高坚武王在財徒和此父文王克開殿後嗣武受之勝殿遏劉書補定区功 於高坚武王無競社別稱蓄故特則象成之祭表而楊之首未烈名立中中 中之界不受天下之民夫固有無競之烈矣或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式 下之暴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固有無競之烈矣或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式 下之暴不智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中之之經界誓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已之經界誓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已之經界誓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已之經界誓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已之經界誓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已之經界誓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已之經界等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已之經界等以陳師也被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真迎天依與歸馬 日之於之。

共而開之業即求二旬見之勝股與過刻不平言勝股而止其殺也豊城朱其而開之業即求二首為是叶起之為無難知不在政學之一,如此是明武之為政也上有永先之孝而下有政世之任今茲嗣其統者仰其功之是明武之為政也上有永先之孝而下有政世之任今茲嗣其統者仰其功之人。 2000年 2

字武奏大武也。

王之終好能幸也

○王守漢日考春秋傳日武有七億前禁養張胤保大定功安以前那學是年可知其安民和聚豐財安嗚呼盛哉如其保大定功安設前那學是年可知其安民和聚豐財安嗚呼盛哉如其中人以詩考之敢敢干戈或棄弓矢可知其禁暴城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蒙拉

周州以子之什四之三

がいた可能がある。

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寬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呈考武王也軟武之成也發與美同無所依怙之意或哀病也固獨目教奠在疾言成王竟與默也成王免丧的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問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以夜而不敢康也,因後國與在疾病亦為平時里考與國來世更之所明以及發與在疾病於為平時里考與國來世更之所明以及有不敢康也。

平莫卸所適從也予小子何如其可問取于北之時亦惟道恩我皇者而已便嚴終在我病之中無所依按思問月應支武之無票大化之本者蓋質問那家之不過大命初好未有以慶之人心初間未有以因之况又皇者陈遐那家之不過大命初好未有以慶之人心初間未有以因之况又皇者陈遐那家之不過大命初好不在以有家亦為何以自勉無聞該于之小子通此一些報水先序之初心因不能用自家亦為何以自勉無聞該于之小子通此一

玉絲斧獨也著奏是而數此干成以祭武王伐射之樂也益大武之首章

不忘益末世克幸也斯談我之所當勉矣 於于皇者所以發奉于皇祖者末世德東配命而經志述事之思終其於古

幸思者也不言己之命皇者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武就念在二句便是不徒日本而日末世克孝見終其身善繼善迷如所謂末言 文武之業以天下言県大化之本以孝言 何如便見雅體之點而王考不可不法故非求王考而藥其者末世克孝下 集故日道家不透至考既沒而無可怙故日娘娘在麥冲年值此其爲可國 祈講此章周日説個問学便合許多懷悅共可憫在下二句王室新造而未

空言 温度隆度 对去止维予小子 易夜敬止

引此句颜注亦云若神明歸其朝廷是也 老水将見差水運也想問云三公好讓答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衙 王尼文王·包承上文言武王之孝忠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有所謂

可涵正阵 所以念平皇考者亦如皇子之念皇祖而常芳見其味路斯可矣。 所以念平皇考者亦如皇子之念皇祖而常芳見其味路斯可矣皇考之水世克孝而要皆此念念之敬為之也惟子小下尚當風亥敬此其皇者之水世克孝而要皆此念念之敬為之也惟子小下尚當風亥敬此其自我名者有郑庭上下之意常若見我皇祖之昳降于庭而與之相值為此固 存粮还放放然念里相而不到典型已远方不限在在在在之悲而接極終 ◆·泰次皇老之克幸何如蓋我皇祖没矣養容不可得而見矣我皇考則心 **双参于人上面** ~~~ 深柳堂

百為敬自其能述而言的孝の後漢書李問云夷没舜仰慕三年空則見妻 塘食則見堯于獎

> 見則無乎文武之業可能大化之本可是而不造之憂亦可以少慰矣小子是則無乎文武之業可能大化之本可是而不造之憂亦可以少慰矣る。 台京大天所以如是其数者何武益我用王請問之者皇郡成之者皇考也皇王兼指文武也本土主義之所以风夜敬止者思想此序而不忘耳 皇书未沒斯皇祖之序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序在小子於乎我文王

方與首二節意相合應不造之家可以無處而在放之受亦可以前感也不在小不思繼此序而常在心所以風夜散止耳必由經皇考說到幾至祖上 上談此又承从夜散止來在成王自己身上設是王必兼交武者以用業支衣謙此節又言じ少以勉嚴之意上文念然呈起根水也克孝來在武王身后 業以天下相傳日戶皇考未没則皇祖之清在皇子皇考記及則皇考之籍 王門之武王成之言支武乃見刘傅之序序者王葉相傳之次第有天下日 较不觉不

於正說以思与又正與念字相應即風夜如此以至于求世也凡子孫心其 **博然遊楚之意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是守成之本** 祖父恭有不墜先禁者商此詩想見成王當日齊聽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 四十十一章十一句O此成王除丧朝南所作旋後世遊以為嗣王朝 扇之染後三篇放此〇成王践新時尚在福禄留子小子諸篇皆輔集者

之詞永必其出于成王也

序:苏科王謀于湖也 ·

在西通篇但是延前之意以率時服者何為主方模洋與之憂旋楊多難之情 之患而奠其難下是思繼先王之事而無或前其体或欲弗分只看發記下 の記事をとなるとうないのである。 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各不率也故以紹定四句接之上六句是欲經先王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各不率也故以紹定四句接之上六句是欲經先王

經80-698

京洋一一何〇郎同上篇〇處源輔氏日廷訪羣臣所以盡下该率 京游所以強之之前也〇三山李氏日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如即位而政 為深所以強之之前也〇三山李氏日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如即位而政 為深所以強之之前也〇三山李氏日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如即位而政 為深所以強之之前也〇三山李氏日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如即位而政 為了人智之本也故伊尹告太邦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名公亦日 者又人智之本也故伊尹告太邦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名公亦日 者又人智之本也故伊尹告太邦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名公亦日 者又人智之本也故伊尹告太邦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名公亦日 者又人智之本也故伊尹告太邦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名公亦日 者又人智之本也故伊尹告太邦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名公亦日 者又人智於此為。

妙達

胎考之遊即體諸身而施諸政事者凡修齊治平皆是悠哉以下旬句須得·

村端此章首二句連講監欲車首必先咨訪也沒是蒞政之始非即位之故

延訪口然您裁未交言道之高遠而已之分並有不及也惟其您故未交下

二句正本支夷將子於之目其蘇及而沓力以聽乃氣质不哀精神有限是いるする。

工夫未統一有問訴終不能分兵並台也繼字對統之之初念言與將字呼

戶於之學臣進戒嗣王也

全直通解以教字為玉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問任員而應天命進敬不能而

成以求畫勉敬之實受成於臣求助於氏於終不外一敬服以非畫勉敬之實受成於臣求助於氏於終不外一敬服以精翼故建共言而答之上是逃成已常敬之疏下是答墅照了

然門律之人

詩經正解·於卷三大上原 **育遂分甚不易保養無日天商高在上而於吾無地當知其聰明明段常若** 以一身為天下主尚其敬之故尚其敬之故盖天道甚明但一念慎忽而去 防降放召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賦也聽明也思語解也士事也。成王受奉臣之或而述其言曰敬之於故 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段常若 深柳堂

無日云云沙降二旬正是一顯宗而命之不易即可知言共日明日且而及而了る。
常天顯故命不勢作一非說轉到無日似合用一反稱人言天高而不吾家常之不易方說到顧舊稱屋上一会敬肆而命之去留隨之其不易保如此成故恐懼以存天型也顯思見天道正明以或善或惡皆在其始臨之內至成故恐懼以存天型也顯思見天道正明以或善或惡皆在其始臨之內至 見不可不敬恥

> 析講此作上二句謙言未能散下言動學於已復求助於人正欲以盡敬也析講此作上二句謙言未能散下言動學於已復求助於人正欲以盡敬也不至敬難獨對何以壺光則之地以不負勵羣臣敬之之成歲而至敬難獨對何以壺光則之地以不負勵羣臣敬之之成歲而至敬難獨對何以壺光則之地以不負勵羣臣敬之之成歲而至敬難獨對何以壺光則之地以不負勵羣臣敬之之成歲而至敬難獨對何以壺光則之地以不負勵羣臣敬之之成歲而至敬其所負荷可也如是不知可以發音相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與明之德行比大修已治人新尚報酬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與明之德行比大修已治人新 願學為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統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頼羣臣輔助我利進也佛列通仔肩任此。此乃白為答之之言曰:我不感而未能敬也然 一統不存為型明都而復其光明之本體而後已悉然此並于所能自致故造就之功月焉學之而月有進修之益其所就而特未又稱而熙之以至於然順學為是必體驗於內獨之中擴充於事為之際應幾日爲學之而日有 令祭爾學臣之戒我者如此同欲我之勉散爽賴子小子不應而未能敬也 「與有之任而示我以顧明之德行則庶乎共可及爾

許經正解 水港工人 1 之法就是董龍進是精連就將之功相積不絕以至於光明不昧之地方可的工夫如大學切磋琢磨之後方能物樣可見敬須有個入門學便是入門 我有形处之可據者而 而不取者至是而應矣任界是有天下之青節德行是治天下之遊此二句謂之能散稱字從日月推出照字從就將得來維術熙光明斯通得其本體 不應以貨店此句是華詩只将來喚起下部言我雖未能敬然却願做勉敢經正解一次卷二十一日有 申於照德行與光明不同光明是就我自家心地而喜顯是前人舉以

以未能被者君之謙也受共未能够而内為學於已外求助於臣即所以以未能被者君之謙也受共未能够而內為學於已外求助於臣即所以 被之一直十一一何。定字陳氏月戒王以天之當敬各臣之忠也答章臣 上之天而在晋心之天矣其為散天孰大於是 求盡所敬也學未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您之類明則天不在高高在 0

新電行去第門戸即及 字小子則發不聽放止目就月治學有経際於光明即及佛所時仔結為是

全直此詩作於蓄條死

全直此詩作於管察院旅之後故首訪華原以所當然之事而下則示以求助之意也全以首句為主面語意歸重恭矣整設為問詞以起下而未乃望助が華原以首句為主面語意歸重恭矣整設為問詞以起下而未乃望助於華原以方皆然之事而下則示以求助

多群社下文集於夢情了 千<u>华</u>形而**感得思莫干并情蜂自**求辛**皙**精蜂尤彼桃蟲拚師飛維鳥未堪家

之事也然我方切冲未堪多鞋而又集於辛苦之地壓臣奈何捨我而弗助 馬子井峰而得辛養信桃園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外而終大也擊辛苦之物也 ○此亦訪落之意 加王自言于何所怨而謹後外而終大也擊辛苦之物也 ○此亦訪落之意 加王自言于何所怨而謹後 照也為有所傷而知戒也能懷非使也蜂小物而有毒孽始允信也能過鷦

小歩一章八句○蘇氏日小歩者禮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惠無由至外歩一章八句○蘇氏日小歩者禮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惠無由至外歩一章八句○蘇氏日小歩者禮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惠無由至於身求道之方放之念聖卓之要小恭謹論記之為不信其為機型之小野其後無神強之亦合小歩一章八句○蘇氏日小歩者禮之於如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以其後無许道之方放之念聖卓之要小恭謹論記之為可以等為一百日日子小不合小歩四時皆成王所自作因子與大惠無由至然養益德之形容以共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時入與何也豈詞無非嚴疑。 张美益德之形容以共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時入與何也豈詞無非嚴疑。 张美益德之形容以共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時入與何也豈詞無非嚴疑。 张美益德之形容以共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時入與何也豈詞無非嚴疑。 张美益德之形容以共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時入與何也豈詞無非嚴疑。 张美益德之形容以共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時入與何也豈詞無非嚴疑。 张美益德之形容以共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時入與何也豈詞無非嚴疑。 り 島必待變而後為島子季本云多難謂管蔡之亂象以喻武王之喪也○際

按無上事面日子其懲其字蓋有指也不必依註入何所且子其懲只而

类 有 項體抑成王之德具見四詩列之於領亦以項成王也

之東是祭祀燕草聖平之慶末館則線承上文而推共由來之遠俱當歸功之東是祭者老也大抵及稀以上是耕耘收獲依指之事為所以下至朔考惑帝之事七節言收入之齡足以供祭配備百禮也八節言酒聽之惡足以是転之事七節言春株夫飯言夏柘三館申言以足耕之事四五六領申言以上就友春藉田而耐社稷也 於神也

我在武大疾各反其耕屋軍者釋叶徒格 戉

計經正解 所謂此節根言耕之事交棒未即是耕蓋粉耕而先除草木也芟如薙氏之不見有苦其難入者矣始之墾土以耕者如此 不見有苦其難入者矣始之墾土以耕者如此 不見有苦其難入者矣始之墾土以耕者如此 耕其所先也使草木不除則耕不可得而施矣故時乎春也載及焉而除其 四卷 千八三 魚 宗柳堂

朴在未耕之先所以達土氣也 交草作如作氏之攻木東重釋土膏動故解散然頂上句來〇盧文子曰**芟**

湖共耘祖隰祖黔音京

凡為田之處以至田畔之陽無一之不過矣經之協力以転者如此合系的耕之矣転亦不可後也故時于夏也合于人而為和協共稱而並私合系的耕之矣転亦不可後也故時于夏也合于人而為和協共稱而並私為去苗間草也隰爲田之處也黔田畔也 林言通力合作也二句亦見無曠土意〇安成到

> カ之動 不患者則復私之也〇上節耕而先以芟作也則養成禾土以待深耕而見文次序觀之恐此未據說私前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本根妹有芟祚氏日朱子初靡皆從鄭笺以私為除草木之根株傳改為去前間草然以下 **農人計事之預此節転而福於監勢也則不棄又上以滋他種而見殷人用**

邦里於做載南畝 · 講委反 · 英主祭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資稅及其益請思始其婦有依其士有智其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权也旅家子弟也曠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華人

合私以耕之事而詳言之後總理田事也有主而為家長為又有長子日他, 佛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發泉飲食盛也媚順依東士未也書館婦與, 佛別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發泉飲食盛也媚順依東士未也書館婦與, 所割以職干住吐者也能左右之曰以为漢所謂問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

詩經正解 一次空大上面 作者也而外之人力齊癸由是出而在田共編體爲而飲食之家後然其有作者也而外之人力齊癸由是出而在田共編體爲而飲食之家後然其有餘力來助而謂之雅者有隨主人所左右而謂之以者皆所以通其力而合 仲叔曰亞家子弟曰旅皆所以分洽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力齊矣有民有。 第一章 更光工工 聲也為夫者見好之來值則媚其婚而思劳以願之為婚者見夫之耕作則 1 深柳堂

田事者主既不敢自逸出而力田於是內外稅職舉出以詳耕之事會字見三切有內外協力意主伯亞旅內人也羅以外人也須重一主字主乃總理所讓此節是申言耕之事前言耕之裏而未及人力之養故此又詳言之首献之間所謂其耕澤澤者於是乎無遇力矣

聽線車達附及有限其樣 詩經正解——《卷二十八上》 播座京奏差的方件可以 之日厭厭見氣候至而的生自齊首之受氣者足而盡長矣此正可転之指,抗請此節上何以造化哀下仰以人力言前日有極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漸盛如此所謂于刺其私者于是乎有全功矣。ここっこののののが無以為之思始編然詳而不机察而不致也是構教之後前生之有方而無肉莠之思始編織然詳而不机察而不致也是構教之後前生之有方而無肉莠之思始編 是可以宏介乃協衆人之女而施其易治之功特之以漸而無欲連之心華・いいい 旅芝苗縣縣其席表霸反 有字の此是長而未齊之時等有接續之意厭是受氣足者像是得氣而先長者傑即在達中見之要看等有接續之意厭是受氣足者像是得氣而先長者傑即在達中見之要看新講此節上似言前同時而坐下似言首先時而長也達是生機洩于外驛生門有受氣足者則乘氣之胚旋吐氣之早而有厭其傑矣 合然范夫均施合受而就化之皆齊則所皆厭厭而茂感彼此無不同也犯 經緣詳密也應我也 が請此下三節是中言転之事前言転之事前未及転治之善故此又詳言但見其始也地脉方濡而其蹇之兩氣養已油然有露生之漸死 台泰木幾而勾萌早達入于土者校出于土而驛驛其達突然物雖同時而 大播教派依戴來百穀之件各有所宜而水早豊四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の。」 日東海生也既被之其寒合気而生也 琴百生规建出土也厭受氣足也供先長者也 **企衆以末之事而詳言之既耕之後于是取其既廣之極而百穀之盡播焉** 人用力成所調散及載後其務岸灣者也 深柳堂

.

是豐年嘉會如臺蘭港露天野華集此便見邦家光頭處若凶荒殺聽氣魚 維祗商山之保交用是可其其為胡考之率也大矣所頼于豐年春皇淺鮮 萧然何光之有養老之禮亦根酒以康體來飲此青酒顧養天和即既醉之 有飲其香香如似也有椒其學學如椒也皆言酒配芬芳之氣如此設照自 **所謂此節上二句是尊屬之體行下二句是養老之用方亦見豈行之是祖 有且匪令斯令辦商振古如玄**無顧末前

表版也言非獨此處有此核稱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盡自極

討經正解 也萃入家之動周三時之孫稼穑之在于此處也因及然匪獨此處為然也合於夫所朝于豐年者如此然能不念及出來哉彼耕而稱稱而転転而發古以來已如此矣有事則古有等也 同兴然匪獨今時為然也益自張古以來辨転收獲而盡稼務之事祭祀燕 然祖此光邦家而寧前考也禮俗之所及聲歌之所掛豐年之在于今時也

国時設言其由來之造見得神功之大報案所由來也〇大意謂自耕耘以不時也能絕根前數節來匪且何以地言匪今可以将言根古的白周家開作, 至收获此為孫務之盛然豈絕無僅有獨此處有此事取自祭祀以至燕草 而耕籍四者世世重為力印非一日則也年亦非一日益振古已如斯矣神 此為翌年之慶然亞續世個逢獨全時有此處那周家以農事開歐呼保介 休之沒何可忘報也

宗廟羽廷上女作大系象何等京次外の前半寫印家景象等次雅人歷歷在即有該呼爭席之意後忽該向本の前半寫印家景象等次雅人歷歷在即有該呼爭席之意後忽該向京廟等上十一何〇此詩本辞所形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

學家語民都出奏做看載用或中滿委反財也要要嚴利也

之早也有采時推事之意南畝包上原下監言之中也有采時推事之意南畝包上原下監言之前,就是器之備而耕作商人事了南畝之間其耕之也勤為都而始事了南畝之間其耕之也勤為都而始事了南畝之間其耕之也勤為。

播放百餐實面斯活用呼吸及 說見前為

◆泰彩既府與使無人而齒転及因不得盡其少也乃農夫在因而婦子隨漢來瞻承婦子之來舊者也應住康其也 或來將衣戴筐及舊其館成 選伊森 悉載方話之舊及圖器之首其以盛夫伊素之一所以俗葵除本無不局也 析護此合下兩体言夏転事此節是言陰執燈女云香農夫在田面婦鮭其(*) 去子館其父也信息是田家之常務伊泰亦田家之常味乃其分自合當 此下重貨係但我而來絕的而後就見來家力養意軍

種學拉拉首都 原等工艺和新文化并如称为 以問口室 茶整朽止茶稷茂叶順止 詩統正解 改卷二大三五 京前寒者要是水草霧裏以養敬之宜下而暑者其字與以字相呼應乃其科然而輕舉也手動則鎮動故然而深刺也茶是陸草霧茶以養較之宜於所見者惟是供針之笠甲若桃久中報已經而不即改在茶首動川笠動故行縣所見者惟是供針之笠甲春桃久中報已經而不即改在茶首動川笠動故行縣所見者惟是供針之笠甲春桃久中報已經而不即改在茶局級來教以近面於是言杖苗縣蓋暴序疾禪貼順交而惡少全是藝養水遊展而不可以是而藉出中之茶裏所以去害苗者無不容也 老不允许其故情斯利及了以表情不要 程 指被聲也 羽栗積之 客也 停車 经整言 富以 百至一族之人也 五家為此 の正不重茶多須根川力之勤恭近子云程而周泰之則其建以南茶而報以自應而其等人及其权則釋其思以應黍稷而其利亦大故目村止茂此所為此節是言首益自茶家滋而幾與黍稷爭此土矣但當其水則瘳黍獲 五比為間四問為民族人革作相助故同時人。較也 「所体達若者或相之者矣起其夏私而首之盛有如此 「所体達若者或相之者矣起其夏私而首之盛有如此」 「命本芥麦氏者不惟苗害之靈除而草朽土熟且致苗生之漸盛黍穫暢茂 不云而減裂之則其至亦就製明我十上於門為正是驗耕和動者處 根本真認作画屏玩具 毒草朽則土熟面首盛 合桑婦子來終而農夫私真芝戴于作料然其輕與而所持之對趙然其利 方人指討發為辣茶或用以毒換取魚即所謂茶毒以 結然登之輕率也想刺為去也不是事多不平一物而有永恒之異也今所 深柳堂

> 令然之之后成之日發之于野拉拉然其有學科之干傷栗栗心其言姿語 心然在開其多如斯語其科之家此則其狀如稱百室向也通力合作 生活之密於則其勢如斯語其科之家此則其狀如稱百室向也通力合作 學問時入然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衆之 學問時入然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衆之 學問時入然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衆之 學問時入然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衆之 學問時入然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衆之 學問時入然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衆之 學問時之密也積之栗栗與其此如極俱以積之密言而意是有別凡祇穀 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数也四間為族一族共計百分計畝均 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数也四間為族一族共計百分計畝均 分故名開其室舉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 一

豆麦止季草工

青年早度由東推申歌精問短先組以奉祭祀 終時候時住有於蔣北有外處以何以積減至之人

整積古之人而禮禮配子無為庶後各神之場而永頼神休耳敢忘報平自 我祖問國以來皆行報樂之典故我今日之舉以似古之人而修典常子不 役其方之色也若様其角之無取其體之正也以行報審之禮馬是朝也盡 合然然此皆用祖方社之所胎也祭祀之爲容可釋平于是我是復生之姓 曹子県居田縣推開歌精問籍先親以恭祭祀

己然以昭神政也已然以昭神政也一言孤則章中諸事皆預言而無望之言報則直述其耕籍田漸社稷也但言孤則章中諸事皆預言而無望之言報則直述其

全国正許言助祭本始終一于敬而獲爾也專主祭邊說不與依所對有飲酒戶縣衣經須尸也商子曰鹽屋之尸也

総衣其称に「戦争体体は治自党祖基自手祖生的結果を抑む見見脱其体験を其称に「強力者主然為用士之敬令王之敬也」人之樂歌厲有樂歌則有烈文一為此乃獻宗人之觀灌觀性者也通詩以一人之樂歌厲有樂歌則有烈文一為此乃獻宗人之觀灌觀性者也通詩以一方祭中一事の詩有云祭而依濟是後順着三献月之後主人遂献廣及宗召達丁宣言助务者如第一于敬而復席也事主祭邊誠不典依置對看後遭

· 则也经衣乐水也亦深维那或也大哥并也士祭於王之服体依然所以基籍方河思究不央前不效解胡考之休 《《校·其称诗句歌介体体》和自堂祖基自羊祖牛体結果之前的对印思院其体

是也善男及食不言自任家上文也是也善男及食不言自任家上文也是自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中羊但言所則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世典之無理矣此是視顧之詞重士之能感触不重神之能福士の自堂祖世典之無禮矣此是視顧之詞重士之能感触不重神之能福士の自堂祖世典之無禮矣此是視顧之詞重士之能感触不重神之能福士の自堂祖世典之無禮失此是視顧之詞重士之能感神格而王者之萬壽無疆則士之段祿亦が配之聽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爲也不具笑語卒禮不熟醴儀卒處祭有於配之聽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爲也不具笑語卒禮不熟醴儀卒處祭有 主人躬親之我而不懂其往來之類也思脫一句即是飲酒茶獻戶之後行。故然於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一一往親又一一往基而告之葢體即是夾室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雖其器已具性已充門已添而王心營自

| 竟九切〇此詩或紑俅牛飲茶休並叶基前或基部並叶紑韻

全百此詩通季重一時事上四句言武王建功能順平珠下言後王承統當法院前古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京张三角 · 罗然三八三百 等樂對王而度是至于在1900年 一次,所以到了華而為守總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玉而至其守天下亦惟 之所以約可垂而為守總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玉而至其守天下亦惟 一次,以前,如可垂而為守總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玉而至其守天下亦惟 平時意養時也者在世為治亂在心為經稽故時之所及臣可易而為君時 平時意養時也者在世為治亂在心為經稽故時之所及臣可易而為君時

於射樂對王師遵養時勝時純限名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腦隔結王之造無兩 栽則公事允信山。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鎌之師而不用退自循 賦也的翼詞樂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式衣也龍龍也断騎武貌造為 養與特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龍而受此躊躇 有嗣可音質維爾公允師

甚盛非不可以作商而立功也質科惡未稔而天命人心永盡絕而其特則性的其時之可為而毫無自利之心也於平我武玉當其初也師茲錄然其作のよう。という。このは、このは、このは、このは、このは、このは、このは、このは、このは、 といいのは、 といい 也負利惡未稔而天命人心未盡絕而其特則

未窮而時不得不因

者法武王之養與不管為以債事有數之所未愈而

經無一毫勝昧氣色也用介正用此於錄之師是字正指時字言武王即用明之之始故下旬即以純熈據之純緝云者謂天命人心盡歸于問用之時候非有意養威書就也但天地之遇於大明必先大勝而晦之之終又蹇為無在罪」の本工人上例…… 以助時之功而又啓後以法時之治武王之厥功太吳此其所以可領也。即等之華事不能以盡同而所以斟酌而衰受之黃亦可以無負也己夫既遺后可矣如是則踏騎之造可以不墜而寵受之黃亦可以無負也己夫既遺后可矣如是則踏騎之進回而以斟酌而裁認為幾而圖至治者他的其意壽時之華而是師其時未可為則于財止者而師之時有可為則于時行者而此為路然王者之攻延為無競之烈也我將何所川以嗣之哉亦惟武王前此為路然王者之攻延為無競之烈也我將何所川以嗣之哉亦惟武王前 無用介非樂學皆時為之也夫武王酌時以成大功如此故我后人龍而受非梅矣武王于是應天順人與時們與一我衣而天下大定悉是尊養非何非梅矣武王于是應天順人與時們與一我衣而天下大定悉是尊養非何 所以制之也此用字正與是用大介用字相映言武王用一時字以大介面所以制之也此用字正與是用大介用字相映言武王用一時字以大介面所投起窦非侯梓可倫武烈無競故日爲滯有麟不是嗣其業所公允師即 發時般只是村惡未發天命人心宿未顯然路局此時忧塵養以待付之悔自是於藥不說到觀兵五津八百所俟來食上遵謂守而未動養調蓋而未析講此章首仍以氣勢言武王雖革車三百虎直三下而成武奮揚其氣勢 師終聯不用突迫村惡既監而周德日盛天命人心既绝平商時既執光面為明秀武王則退自修養與時俱晦以恪守平臣節焉使科惡有時而以王 助後人能榮真大我龍面受之有不煩綿造為王透見此業自武創造功在 該不可以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廢作兩平號配受二每一氣該言以王樂 原天命也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前之心分矣以上四句當輕重 而敢天下之亂耳何心干利天下故知道養非觀變可臣節也用介非幸災 是時一者我衣以伐封也用字属上非以用字建大介看在武王亦不得已 後人所用以嗣之者寔惟此一時字為師凡君國子民經制度移有敦之所

人則當從其公心處師之馬不室其務時之義而可以報受路路之选解供也又云附公公宗訓事字予謂乗時之熈以取天下乃公天下而非私也後下以能能造功能有六位各以時乘武之造周真如龍之変化而不可端倪可楊日月光明之寒動無事陰謀故日於錄王師註訓盛字似未奏又云局可楊日月光明之寒動無事陰謀故日於錄王師註訓盛字似未奏又云局可楊日月光明之寒動無事陰謀故日於錄王師註訓盛字似未奏又云局 不得不幸者法式王之州介不重發灯丧功師其意不泥井沙與府 其能法武王者也の榜雜湖部門三鈴者光明之義意云我武正大之心思

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歌樂歌舞以待日 買式云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の禮記回舞莫重于舞武宿 氏日今篇也對着文舞也孔氏云篇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名小舞也 與養殿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發取樂師之名如日武宿夜 五繭〇建安何 一章入分〇畝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

意送以為附其縣則聖人有意甚矣非所以語武王之心也〇俊言武王詩人之善領也○顕就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或者不達此詩人之善領也○顕成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或者不達此 酌之只依註作十三級少春、一時中之道斟酌而行故其名篇日酌未當不是但恐人疑聖人以有意 **義全在酌字盡以義名篇謂其酌時以用武亦見武王無利天下之心此** 故名爲O此詩以酌名福米子莊云酌即勺也分明謂勺即蓄也只作以 樂之名以爲舞說細玩若舞喬而歌他詩則他詩悉皆以酌名耶此詩之

兵革不誤帶礪曼然能定厥祭使國勢確平不後而致重拱之治於由是安

产植講式類寫也在武志也

事下六句言用好風治而德船于天是得天下以後事末句總永而替之也」直此詩周公集武王之功而作首二句言除秦安民而獲應于天是後商時 終定二字是章本始級不禁定案止相相應武王伐暴復

> 之後武又不以萬那為萬那而以為自己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托天下也 故日皇以間上

昭于天皇以間之。
昭子天皇以間之。
昭子天皇以間之。
昭子天皇以間之。 **詩種正解** 教室大巨阿 水質人而國治桓桓之武王保有衆多之賢士列爵分土用以經營子四次 應而非常理所能物也然天命于外久而不服既命以伐暴而教民後命以 既除业則用野以保天命此君道也吾于武王見之矣是故當商家之衰衰合泰此亦舜武王之功若謂王者受命而與能未除也則伐既以迁天休能命李北亦舜武王之功若謂王者受命而與能未除也則伐既以迁天休能而十七妻未降得日即心心而北天下心心心心也正亦舜武王之功 四年而後商之奉献所謂順十人心者由人心面動乎天心是以邊年之是 所發度者今期皆去危就安而悅服于返改由舊之日難门大軍之後必有 適周道之日端我武王奮於錄之版一成衣而天下大定萬邦之應何為討 見鼓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 故是獲置年之群傷所謂用住克族而年聖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派 **水貌大軍之後必有內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 二 深柳堂

天下所定以為不復藉其力矣遂界致之惟悲其不至猜忌之術蹇自蘪高 臣也吾親後世刻業之替與其臣被霜臨前荆棘以從事于兵華之間及至

東高州県要不如武王之封建為永保治安之策也 為也印光武之不任用功民宋祖之林酒釋兵權用者雖一時保全之術與 為也印光武之不任用功民宋祖之林酒釋兵權用者雖一時保全之術與 高之党手權十萬兵稱不及于天下未定之時殆時已大平良弓走徇何能 詩經正解 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諡則其謂武王特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講武顏萬之 **武 並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共事也帙** 章九句八春秋傅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益已失其舊矣

故災美之而欲諸臣釋思其德也通詩常以安天下為玉○按此詩述武王全肯此詩遊頌文武見得大封雖出于武玉而所以大封者實本于文王之德序齊大封于廟也養子也言所以錫子善人也 以得行封實皆從文王之勤勞來故日文王民動止日數時釋思日於釋典 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

開交工之動

山多場為

かり

以安天下之民就聯寧於和等說惟文王有

版也的智也致布時是也經該給也於數詞釋思或釋而思念他〇此頌文交王院動止我應受之數時釋思我祖維求定時局之命於經思 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都心心可釋思者以賽有功而往求天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事事其子孫受而有 封實者釋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告儿文王之功者也篇中我字旨是詩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日大封之者 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數美之而欲諸臣受 注中子孫亦指武王言

聯之忠而致嚴策之克定樹蒂坦之緣而保明夏之汞級也若是表固不後以天下而為公亦豊置以天下而為繁養貿必加于愁烈而財母造于於大則求定之意為是封資以安天下者。正是封者當即大與雖須於今此人民作文三勤勞之所致而所以計安天下者自不容已矣否則學不敢此人民作文三勤勞之所致而所以計安天下者自不容已矣否則學不敢此人民作文三勤勞之所致而所以計安天下者自不容已矣否則學不敢此人民作文三對勞之所致而所以計安天下者自不容已矣否則學不敢此人民作文三對勞之所致而所以計安天下者自不容已矣否則學不敢此人民作文三之功也有武王以及其給東文王以開其如此二后之功所以,與本則文之之功也有武王以及其給東文王以開其如此二后之功所以,與本則文之之之之之。 詩經正解 | 《老手人·上傳一 自專適病于繼體而大衛塞所以報功先土地人民所在肯文王之功德而子孫襲其遺体而恨未集之統籍其成功而行維新之業其寵受何隆也然 可釋思有也干是分土投民布此經思之功德養此有功之臣予飲其均屏 本大公大康在馬也今日分封之與行於爾群臣其亦知所自天念我文玉在之有功者共之非徒示麗榮也一以廣先王之德澤一以保萬世之太平在之有功者共之非徒示麗榮也一以廣先王之德澤一以保萬世之太平合祭此領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若謂王者享有天下而必與 不運取食面為有受之各和上於不起而然因方之都和其勤勞民至矣我

經 80-709

因有二之或指為四海汞清之烈非僅守其故業已也敷時經恩至以代行之不是受其對四是他以及民之念而以其身當之中間有許多過波追於此功愈致天下倉於歸周是今日之天下皆其豊功盛愈之所致者表原心此功愈致天下倉於歸周是今日之天下皆其豊功盛愈之所致者表原心

追思文王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大命也

李一章六句 O春秋傅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訴說 音述武王對於之意而推木女王之德朱傳所謂領文武之功亦若大武 同上篇o安成劉氏日大武作子武王前後此须為武樂第三章故詩中 時間では一時間で 府所正于此時面至治面我用将何以介之故如此提時字命字方如夢其 就就不受命之秘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遵於此其所以為可似也感 為就代之新述配注望顯盡制之規模亦宏遵於此其所以為可似也感 心武王受命之秘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遵於此其所以為可似也感 心武王受命之秘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遵於此其所以為可似也感 心武王受命之秘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遵於此其所以為可似也感 心武王受命之秘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遵於此其所以為可似也感 不下之冠裳而朝之方雷之下願禮樂刑政之制與夫因華損益之宜以答 天下之冠裳而朝之方雷之下願禮樂刑政之制與夫因華損益之宜以答 於語學時間除其商山區館山香椒尤指務時河敷天之下衰縮時之對時間 告天為是始而巡子一方而祭告之典葢與朝會而重舉矣然天子以四海市之以後難之聽告也或商而大者其岳取從而防之以為東之聽告也或商而大者其岳取從而防之以為宋之即以我問也當天草命之初而爲巡行之與乃防其高山以朱堅扶而長者其陰 為主首提時周末煞時周盛提揭周家以與禪天下人心也 東田大作也指果由即命河河善泛溢个得其性最命而不為禁也東東也職也市山之市山平區則其然而長者裔南也想則其高而大者尤都未能 却不也言美哉此用也其巡守而然此山以朱堅又道於河以周四様凡以

子於巡守而親四名河南也 投資

京聚領交武之德也映

祭告者巡行中事進刑事同舉却重朝令基因朝行而祭告也以時全山此詩美周王将巡之與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原為巡行而

為三條信青州南徽遠淮四分為南流治海州北徽遠華為分為百族治豫人為遠于死州送登泰山者云云若亭亭普望外列也我因之河入中四分人為遠于死州送登泰山者云云若亭亭普望外列也我因之河入中四分者何言萬物相更代于東方也我月都沿路伊洛遇湖而東熊入于河由河 谷朝于方無孝盡天下之諸侯而共朝于一方也復揚時周之命者見或令正相照上之命欲敷下之心以及此處正相對也聚而朝之方概賈知諸侯正相照上之命欲敷下之心以及此處正相對也聚而朝之方概賈知諸侯、淮度背答天下即望之心面典之以更始者不作處強點版談數字與褒字 之處在雖然有未盡也岳時四陽河衰九字歲二月東巡徐至于你宗岱宗 下不可混我 的 除門子云里王之制 題也既崇其位必有以使之既著其外 必有取我之是故除其高山云隆山者所以即地之處也喬族者所以配天 東天何要點四方諸侯想望其須奏新政東對如修五體稱五疏協時日同 八月天子由河邊華楊至西部西西哲華由也十一月天子由泗建黎城至 山煮万于時遇之次事升中之魁也于府察难以告后去其題在山之弘則 三旬為祭告下東天/1旬 制河遠汾南分為北江於五月天子由河達江漢王南岳南西各近山也ののののののの 大多千人三十 一句為朝會也高山是想各節山香綠正是高山防南 下面敷天泉對處方有) i でが、 可以

> > 經 80-711

詩紀正解卷之]十九三領

丹陽喜菜人物子養好

門人 東六一者 家全校

男美朝刻深武へ関

育人亦安得而削之恭然因其實而者之而其是非得於自有不可将者 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循未純于天子之衛若其所 等於一之四〇魯少峰之城在禹百谷川常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 地方七百里南之封發于是始定世家又云伯舜至子考公首上至弟與 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舍代就封于鲁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政土字人 **題周樂皆無日唇風斧其說不得極矣○ 孔疏明堂位曰封周公子明阜** 級或謂夫子有所譯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丕三 亦春秋之法也或日為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 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食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孝得 伯命令薬慶東平府沂容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 平無人立其弟具是為際公至于真公治以至弟敖立是為武公至子就 立是為場公至了由公室立弟涉私由公而立是為認公至子屬公權主 云武王既克殿封周公且於少悼之墟曲阜是為曾公周公不乾封于且 少與之據即由身也應例云曲阜在曹城中委曲作七八里史記魯世家 代故巡行不陳主詩而其稱第不列于大師之職是以宋曾無風其或第 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芸則其文疑者指可予也况夫子 下故賜伯會以天子之禮樂會於是平有係以為關樂其後又自作詩以 三為並公兄括之子伯御與無人攻殺或公而立伯御為君周宣王伐為

班略桓公本名不春秋買王則云名執史此名元是有二名也啓之忽除

姜娣叔姜所出立二年唐公莊公妾成風出在位三十六年〇今旗下治

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六年夏姜莊公夫人齊妻公女問公良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二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隱

· 卒也曾自伯會至像十九世後私者接踵於于濟平始之時無討之為故即諱字耳惠公弟為豊氏作弗皇是寬云閉公立其卒三字誤當是二年

朱子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原本之論也以朱子曰魯得用天子禮樂而是

實則不予况夫子有人又安得削之故詩說曰夫領以告神明也魯之領若商周天子之舜用于祭祀以咏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于此文子之而何又清命于天子而為之共詞特以詩美信時之事共能有列國之風非

雖不執用于配而其節奏必皆依須成盛故得倒于商用而無嫌是舊

穆之誓上目為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載也〇別篇仍風而夫子不風之何 須住屋蘇甚則世俗所謂就壽致被詞耳孔軍不御愛宗因也亦以再周 書所魯公初受封路而魯人追述之也故可以附周而言領也獨問官一 也而天子並記每層何也子故謂關緊洋二類個得周家也厚證義之意 了不雅之何也豈雅信王國之該而曾不得樂刻乎然獨亦惟三朝所有 也置載先借所前導周之國不在太史限詩之列不學篇洋篇仍恭前夫

戶所信公也傳公能遊伯含之法位以足用克以愛民務養重穀牧于駒野。 舉一馬政乃賢之耳各上六何是言其牧馬之盛下二何是指其立心之悉之則此詩四章一志無茂深通乃思字為王恭詩人總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鲁人尊之於是季孫行文詩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領

正原其所印成也各上句思在所包者底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而言〇首詩經正解、今後十九三百 思盜凡思出于凌遊便有數便有聚無數無邪則非立心之遠者不能也故的感字遠字已該各章為灰無調無期固見其遠若無較無邪亦是遠的意

既立, 期別府幹紀張紀台外都之郊郊外部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 以**正**彰彭州原思法禮思局斯教 期腳語坐馬前族在刑酷之野州及**港言腳者則**殘有騎籍有皇有聽館有黃 朱子以立心之深貫之

學可學具馬之所以監者則以来心之並至之也持言之彼劉顯性馬首之合祭此詩言傳於數馬之盛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若親國家之宗舜後于 林外謂之明聲馬自跨日職黃日日皇他黑日縣黃蘇日黃彭彭盛雜思無 故美之何思無照則思馬斯城矣符文公景心寒泪而縣化三千亦此意心 聽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無害也〇此詩言信公牧馬之盛山其立心之意

> 果何在乎在于州之野為牧之得其地央試以馬之郡者而言有照爲白路 之騎與黄白之皇有稅黑之聚更黄幹之黃馬雖不同同為馬之明也色節之 少意而斯城之若此耳 議矣見 意馬之自盛哉者由我公胡心思以國弟本廣潭干邦末遠垂干後 也若是其無照也故思及于馬自若有之有方而馬之騎皇臨黃有以駕車

か非空空思也亦無疆中之一車斯城以綱良言應彰彭勾斯字要玩味思也下思字就馬或言收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畜之不在其性用之不窮其是說無疆處要于末何相關疆以境地言無過是心周途處非地之所能限處在彭彭上是以車是以之駕車上思宁だ就平日立心言如君國子民皆 永荒言四句指一乘之馬言騎皇職事舉其色之不齊以驗其<u>盛而</u>馬之為 析高微馬必于桐香及其有民居妨民田且使馬適其住也已見收養有方

詩種工解、水巻子九三年 時者黃而後幹也等亦色〇疏六將侯六別馬四極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斯來也○聽里医路脾間也跨者所路接之處黃白黃而微白色雜之也黃灰千馬而馬即馴良可鄉若隨所思而俱繳為甚言神迹之效如所謂殺之或千馬而馬即馴良可鄉若隨所思而俱繳為甚言神迹之效如所謂殺之。 良料朝配所來故云彭數見其有力有容也次言我馬力尚强故云任任見 有發無信公便收于桐野馬肯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沒章各言其一首言 雅使貴其肥修成云就於見其强便也即雅日百里奚爵原不入于心故饭 其有力也三言田馬田循齊足尚夾哉云绎終見其善走也本言爲風主給

馬斯才所前西天一馬斯名有雖然有點在有點有數以重在任思無期恩馬斯和生馬在柯之野灣言即者有雖然有點在有點有數以重在任思無期恩 風也然白雜毛日雖於白雜毛日外亦黃日於青黑日以在还有力也無期

循無驅也才材力也

· 命恭彼野網牡馬畜之果何在平在干桐之野牧之就得其所奏試以馬 化而斯才之若此不 明者面は則有難有點者不歸有學為也何不有也以是馬而駕車則伍伍 然其有水是回可謂才矣然豈馬之自盛哉葢由我公之思遠而無期不為 時荷且之國故思及干馬自牧養之有道而馬之雖堅縣縣有以駕軍伍

黄也青黒日駄青而散黑今之塾馬也依 K 筋力 ご 強健也無期言思之久 自有後深與此二色者異放上不言雜毛也取今桃花馬也亦黃日縣赤而 祈滿北章雜毛云春二色相開孤上云黄白日 皇黃蘇日黃止一毛色之中 前無窮期非時之所能构也斯木以耐薬言即打轉区伾句の

総位馬在坰之野漢言朝者有顯躺有駱有駵睛有錐以軍繹繹辨於思無

時經正解 一門卷干九三 g. 成也青朵縣日驛色有深淺班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鹽也白馬黑龍白駱赤地板。1111 終久暫而無厭散之意是以思及干馬斯考成于牧而馬之驛駱騎獲竹斯 是駕車釋釋而不絕其作固如此矣豈無白而然哉益由我公之所思养始合來馴馴牡馬在馴之野薄言朝者有藥而又有路也有馴而又有能也以 是新三斯黑男白軍三維維然不絕死教際也作會起也 五

析講礼疏禮記夏后氏縣馬黑人蘭馬之較也の古義疑說文云青號白蘇 位日夏后氏無路馬黑戴此以别白馬朱景之縣也月今日孟春駕白縣此 黑如界者為緊若無無分于黄白皆謂之點者令衣者絡縫故曰點也明堂 文如是無職廣雅又以為白馬朱斯於尼也陸們云今呼黃馬尾幫一道通 作奮起有如是也 能我白點冬鉄點夏川赤縣中央用黃頭中央寫了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 色之法深為之别也思按維乃烏各非確維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為名 以别黃馬黑髮之勢也縣水作腳羅頓日月令五時駕馬而即處其二素卷

> 始終言思之動而無像厥也斯在以香起青即打轉釋釋印 釋行無問聞也長學不能乃氣之壯盛者起處故下轉言斯馬斯作無報以

思無形針頭思馬斯祖思無形性馬在柯之野游言聖者有關暗有縣譜獨所有歸籍有象以重恭祛暗

合恭朝朝牡馬在坝之野神言明者有題而又有吸也有響而又有魚也以 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围 而不出于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日昔之為詩者未必知 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 而自也二月白日無似魚目也祛祛惡使也但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斌也除白雜毛曰明陰淺黑色今泥鹽也形白雜毛曰陽豪悅曰驛毫在新 殿之日思無邪蓋時之言美惡不同或敬或為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 公其明白簡切近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

詩經正解一叉卷二十九二種 于馬武 至正而無同邪之私是以思及于馬斯馬政修舉而馬之驅張聯魚告斯征 是寫事法法然而強俸其祖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裁葢由我公之思大中 利川有若是也否則一念少懈則化原以室萬物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何有

邪俗之思者其謀必沒故無致無邪皆謂立心之遠孔干以無邪一言蔽三無邪則正雖若不同然亦當就遠上發揮蓋人有厭數之心者其應必俗懷熱言馬之强健能行也故下轉言思馬斯仍顧東江口上言無數則數此言 析講形白雜毛日歌孔氏日光亦也今若黄馬也所者脚陸益勝下之名社 天理之正而無私意小智之雑也如条先思孝而國宮後治民思問記と東天理之正而無私意小智之雑也如条先思孝而國宮後治民思問記し、東郎打轉私法の〇無邪雖作正字亦當炤遠上發謂心術之経教常根大 百篇之業會意流也此章總篇在立心之透故不必歸重未奪斯孙亦以力 意式功忠修而公東衛行其無邪也○附就朱子治は

持經正解一家後王九三府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日詩三百始終下馬正謂此也 一言縣全體言之因日東心寒湖美齊信之馬者必日思無獨蓋如本矣○ 美術文之馬者必日東心寒湖美齊信之馬者必曰思無獨蓋如本矣○

有懸章

戶有歐須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驗時有驗驗被乘鞋黃風夜在公在公印的剛環振振遊學中下到於鼓图

咽神醉道悉于香樂結今

樂也此孫依而煩爲之討也與也或日對亦與也胥相也醉而起無以相類之下也可與湖同鼓擊之深長也或日對亦與也胥相也醉而起無以相與也駁馬肥强歌則明辨治也也提秦戒馳受事類群者所持或坐或伏如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国也共相樂為何如哉

北京干飛舞者振作點利如飛也

有與有級學校乘此風夜在公在公伙酒振振致其子飛鼓咽咽輕言歸一合

合於有數有數則四馬之皆社矣我侯與群臣之在公也則或及或夜面飲

道休收其相樂為何如故 感斯特也嚴問展更必許而後言雖上下之即和悅無即信乎麥斯法路之 酒矣無以有無則貧羽根據有如點之飛舞必有樂則鼓聲唱四而與舞相

下而派去英知典群臣解欲退也了一面派去英知典群臣解欲退也以前而後韓以樂者之心賢不是相樂取の孔施上言于下此言于聽是說以所而後韓以樂者之心賢不是相樂取の孔施上言于下此言于聽是記言語者言心醉而始歸正以相樂也益君設然本欲臣之監歉以爲紫而臣 析該此章上四句典意同上飲酒要兄來此無事而然酬交能以飲酒意解

為學有以以後或弱術風夜在公在公故派自今以始歲其有明明君子有效 斯芬子·斯茨丁胥樂今

◆恭有縣有縣於後來縣而縣服齊矣我候與翠臣之在公也則夙夜載燕

常有善道交然善有不愧亦非国家之稱也惟願君子有穀胎厥孫子上以、、、。 因那下以聽民生一人之東普而為干萬人之慶也我帶素乘禮義之教回 也何如哉夫既道其張於之聚而义致夫頌騙之詞如此恋爱之情亦可見前以昌君享其休臣亦蒙其議而無飲以褒太平春然悠其永艾於其初樂 不天命下以保人心一世之善行而為于萬世之善也夫然則國本以圖因 當有豐年名若年有不發非國家之福也惟願自今以始樂族相仍上以點

具備皆是不專指禮教信英說年報任則人足足而國本圖善貽後則子孫 管炭其有每不來有較度有歲或無窮之意也有較多萬如德政交後丈武 哲思及于臣者渥矣故下文遂項府之自个門以分足民善後委自今即只 行簿此章上四句是燕俠下是頌庵以相樂也範點內要诵樂縣俱陳庭見

> のいていると、このでは、日本の 智道之 琴而山之也 体关若臣俱醉圈見相樂而臣就其若亦見相樂領不忘現君悅其臣母以 賢而國祚昌然後無飲可永敢将公雖與被費年者沒善道的又原共在放

因以起與在公明明所謂稍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既 民之感切為君子有教治孫子為後世之應深矣此可謂善頌善齋矣 有照三章九句〇度原輔氏日弘彼来五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

戸产水頌僖公能修件宮也 一章言香侯視學而大得平人二年言其至學而善教平人三章始及兼飲全員此詩前四章是修內治後四章是服逮人要見既飲以下俱為領顧之詞の

お経正解 一人生十七二日

新年が無力的公子過、 日然前学指水海米其学指督侯民止言親其族所以其族ぞ在籍國整嗪碳 默其事以起興也想發語解也汗水净官之水也諸侯之學那射之宮謂之 泮宫共東西南方有水形如牛籃以共牛於跨蘇及日泮水而宮水以各也 厅水渠也尾至也符在飛揚也破破和也此飲於泮宮而煩靜之詞

經 80-716

由于學致公之親學也軍無可美者承思察我此洋水也有芹生點則傳來合於此飲于洋官而類於之詞也若謂楚國習民立教爲先而化民意你也是 以岸外我侯之至止也卓行而旂聽言吧其旂則符代而於楊名馬動而鸞

持程正解し、冬千九上旬 文也亦取其味三者皆有養存馬戻止中要見職典一折意車行則游建馬文也亦取其味三者皆有養存馬戻止中要見職典一折意車行則游建馬毛停天子存棄諸侯洋宮來芹意輕蒂言之徒農師日芹取其馨也際取其重道上說振文教于久廢之日中因臣民與違蔣视堅皆係于此豈不樂乎重道上說振文教于久廢之日中因臣民與違蔣视堅皆係于此豈不樂乎 其事而日賦其事以起與者蓋用米芹見族為科呼應之語也樂字在崇備 動則常傷所獲首也點有首也以及止于洋頓覺其花花爲漢懷馬自答人 深柳堂

通解照有德有造則亦長切之義也從邁親其構學行禮也要想見當時一見之也其馬騎蹻亦此意按小人鄭氏以臣之尊卑言卒氏以固之長初言

匪然伊教 思樂洋水齊采主流燈侯戾止其馬躅躡其馬蹋蹋其實昭昭新及載色載笑 到其事以起與也路路監視包和原也也。 古泰思樂津水有藻生為則務於其孫突我候之展此也其獨喜之馬則歷

可以暴怒不形而教教之在宣将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慰于邁之心為 獨而監察其条備重通之德咨則昭昭而明矣斯特也我色載笑而平易之

析講近草上六句與其蒞非而儀香之昼下言其善誨手人也其實難是盎言。 是既至泮而数乎人

長道川從后此華剛 道稍大道也怕服職眾也此章以下皆須勝之制也 弘 冷水海来其外加及曾侯民止在津飲酒既飲旨酒來勘難老明母順役 仍重道之音只須在淮洋主發搭基車寫一篇降來實為順係人皆如之故 奈可中奏教即數網常布倫理而提術等監察所教之人即大小之親所養人父子之相親也平易近民寬以數数則不言而飲人以和從公之眾如在 整音如此昭彰也色呎與距怒只一正一反總是和頭色以教之宛然如家

移移曾侯敬明其德敬懷威儀維民之則尤支允武昭假將烈祖靡有不孝自 詩経正解。四卷十九三年 自得供野上用力言大道雖指禮教信義然亦勿泥定止此如本育義正禮而先以奇賜不可與作稱楊致配之部都周王壽考退不作人之謂願長遊而先以奇賜不可與作稱楊致配之部都周王壽考退不作人之謂願長遊取然老者配之以其所難也必兼君德清明政治修察于難字義始備在許 指督國之衆言非淮蘇之聽討人領騎其君欲其服淮縣而必先言服本國的梁和亦是長者經久不易之謂屈者自我屈後而致心院該服之謂群融的梁和亦是長者經久不易之謂屈者自我屈後而致心院該服之謂群融 行游此草上四句正典其飲淨之事下類其獲壽而服人也既飲四句以一行游此草上四句正典其飲淨之事下類其獲壽而服人也既飲四句以一時此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屈乎群聽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斯不順此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屈乎群聽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斯不 老益必內治無後可外接也

た地以崎動靜不遠而會歸之極以患不爲下民之法則乎又順我侯經邦 于自公而靡有不孝為若然則繼遠之責以盡而烈祖將貽之以多關矣不 有道允平其能文為戡亂有方允乎其能武為上以昭格于問公下以昭格 之族原樣之者于身者敬以慎之使翼然有中禮之休則內外交養而本原 合衆不特此也又願我轉灣唇便德之備于已者敬以 明之使洞然無私公

詩経正解一人卷二十九上母 今文于武香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国魯公守家訓而作費慢告是有文武之不徒為粉俸之其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親也皆主德言一說文武不平須不以敬而與之平二敬字重教経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允文言不以敬而與之平二敬字重教経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允文言明而用功在被也威儀即是明德流露處証其德以敬而明得于德之陽前起回上為祖宗之付托故願之如此敬明其德所謂故以明之也益德體本 人君下為國

問 別者二公而下代稱守文而武烈不鼓放必文與武会等有光干烈和自此 是昭假即此是本身有不孝只一無遺版之意伊祜只自求多福意の此章是昭假即此是本身有不孝只一無遺版之意伊祜只自求多福意の此章是昭假即此是本身有不孝只一無遺版之意伊祜只自求多福意の此章是昭假即此是本身有不孝只一無遺版之意伊祜只自求多福意の此章

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莫於學而以詢該告故詩人因屬侯在泮而顧知也綺嬌武乳鼓所格者之左耳也放善也問訊四也四所屬複者蓋古者

合於且文此一道也文為頭都武然亦學也外一體也內治修者外佐亦息 共有是功力 于已各有以去拘牽之緊則雖無意于淮野之服而服之者有本矣今其作下之表而德之原于天濟有以復清明之秘自强以立天下之極而德之備 惟野之爲想患久矣亦将何以明我侯不養我明明之督侯也慎於以端天

> 詩經正解一一大卷二十九日 修文德以來之之德作孫方山依范謂振作之作亦牵强看來凡有事宫室 克明其德與上教明其德不同上就体言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此就用言即 新譜 直章上四句廟其所以服遠下四句言其得人以此功正服遠之事也新之思吾固有望于侯奏一時津宮之作竟族後夫聲客之盛而已故力也固若之德也亦非文吏之能為明也亦若之德也一德立而萬化從淮門如皐陶以任夫獻囚之責者矣而數囚者亦在北泮也是非虎臣之能為問如皐陶以任夫獻囚之责者矣而數囚者亦在北泮也是非虎臣之能為 准恭自為之攸嚴霜吾如雜敢非所以為也侯之臣治必有所新虎臣以任進恭自為之攸嚴霜吾如雜敢非所以為也侯之臣治必有所新虎臣以任是洋宮也其必先解所動有以馴樂傲之心成德所敷有以華强暴之智西 共海界之意故准野依服妈妈回句正是服准群處重在獻功不重得人外沒婦子意故准野依服妈妈回句正是服准群處重在獻功不重得人所以講學行聽而出兵受成亦于斯也成作則先聲所數便有關其禁你所以講學行聽而出兵受成亦于斯也成作則先聲所數便有關其禁你 便是與作修亦作也准幹與智按察世為層思伯禽始封爰及干太事在費 夫獻被之實者矣而獻職者在此津也殺降非所以為武侯之臣殆必有故 部則淮功為魯人所深願而不可異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依服不可作文 ì 4 é 丵

生了部所在 字 然功 濟濟是多土克廣德心恆桓干征狄騎彼東南州死悉悉學皇不與諸不揚不其人利其本就該也受其與斷其罪獻囚也

合系夫推幹之服固本于我侯之德於不能無赖于多士也又順濟済多士不吳不揚賴也不告于的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由是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野其兵進而合也然然皇皇兵成極共盛形不 皆立廣其德心惟知為國忠君之謀初無自私自利之意而行師之本立奉 也属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秋稍退也東南謂淮夷也然然皇皇盛也

吳不楊師律怪其肅為有不敢我必勝矣且却克而和無有以爭功之事也

维

許經正年 Nを丁九三百 石注泛平後所有 一門其筋束矢其搜戎車孔傳徒御無數所及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附宜式固 是器械之核其輕重在後御無點見人心之鼓葢亦体德心之将士而為心亦不可把兵備全輕只不可與蘇對看耳弓投而游失漫而叛車大而傳總析為此章上六旬言餘武備以嚴遠下言尤重于謀也兵備雖較輕于兵謀而為主之訴則推鞍落吾勝笲之中自今以後終當無不服矣。 之甚順而不逆矣然用兵之道貴謀職戰又必審問其謀隊運籌决策而不利于衙矣徒御之泉則無數而勇于立郊以是弓失車徒固足以克淮藝使 萬全之策乎安得所,另則蘇然而後東矢則搜然而疾戎事之事則孔博而0000 之所以見美于後世也本要繳轉作沖京非督使作准安能得人之盛如此後所献之因協有已獻之一般功名之際能以德居矣三代而後大樹将軍 津柳堂

所後於為第第子津林食我桑點哲懷我好音懷或彼往夷來獻其孫敢全元 之所有者無不大路于我局益草心向化放用此以致其誠而百年預固之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獻深之歷若元龜若象齒與夫荊楊之金雖非其地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獻深之歷若元龜若象齒與夫荊楊之金雖非其地 合系夫淮奔民服則貢献行為彼緣然之飛鳴木為惡聲之鳥也今則集于制拐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禁首章之例也 典在野孫葵之鳥也點來買也像觉悟也那實也元施尺一 藍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稱問春秋經也層類亦經也个幸有曹領以 -) O 路遺也南企

于城為准葬之病化十六年皆從齊桓台干准為准葬之病郁矣但此詩 見也至於僖公克服准發雖亦不見於春扶而僖公十三年皆從齊桓會 往葵之事也無所未敢不質其為信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難爲經請之 春秋之限誦其詩者前何過我之有故 〇安成劉氏日 所言不無過其實本要當為項語之強制也 訊以思考之春秋不事常事則夫作洋宫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發首無所 朱子以作件意見

部以客也是足受五廟之靈順萬民之望者矣然公之得修斯斯也五日

馬問告祖信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言致敬于扇而獲繭天錫車又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末章詳言修廟之事原用公之孫十三旬則言悟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秋而載會四章又詳明月公之孫十三旬則言悟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秋而載會四章又詳明月公之孫十三旬則言悟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秋而載會四章又詳明月十二日前十二日本

行為下國新牙伊民称稽有我有不有稍有犯話在有下土續馬之緒前方 月不過所於是生后我際之百福加於表發重評獨清於時種節釋我家所疑 國語宮有仙話官食牧牧赫赫葵嫄清其德不面上帝是依對音無災無害彌 長幹首章問官二句意見得所以風之者以其能を動也の曾之有郊為特詩經正解——《卷三十九三禄—————宋柳堂 與 好 因 那 配 而 張 大 其 事 不 並 重

人歌歌其事以為領轉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事因邪也依默也門深閉也官廟也血清淨也質賞華固也校校整路也時益修之故都 省 警報也說見生民**歸先種日種後種日程個有下國封於部也新業也**再 冶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敗

之成紀子中其世為我公李思奉元義李本海軍新廟發爰立則官湖平其

以深也值于其靜以清也質質乎其基質之罪以同也枚枚乎其結構之

上帝之衙関斯在由是無災害之苦於十月之期而是生后發無夫既生后 源原焉登督周之支也周后稷之賢也后稷姜娘之子也姜嫄之歌德不回

其所以有筋也獨容提起有值另滿惟深限於清靜實力以制度言言下之其而,ののの一人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寝降生之具而功業之度皆推行講此章上二分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寝降生之具而功業之度皆推行講此章上二分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寝降生之具而功業之後皆稱之功不有以結爲之功不有沒以私食人養養之功不有以水土器民尚阻暖也今后複数民稼穑而使民得以私食是寝之功不有以水土器民尚阻暖也 本正示此四有字本上を有是役が有因下亦有是後稿之教編天下指其本正不此四有字本上を有是役が有因下亦有是後稿之教編天下指其不外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為異言與司稼穑故民皆有之至有下 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也非禹平水上雖殺較民種何自而絕其功非稷敦民 所設之地言也顧再之緒帶在電有句上歸兩之平水土穆之載稼恭其事 天所以福后穆也伴民球務是后段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比茶段二句 如言堯以其有功于民故封之干部不可作未教民先受封龍降之百職是 麥為土植即我麥之先種者稱即我麥之後種者下桐柜也包在內下即以 恭我你以恭殺為主重即恭殺之先種者移即**恭殺之後種者植程的以**敬 指避犯故故言之 百福即下四旬百般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 降生之事重在生后發降之九分受封之事重奄有下國其德不四處議或 有国國始于有馬周始于后發發始于姜媽故從姜娘之德說起恭赫六句 題以長師之歌封之有師之地分布非十非但推其樹藝之能開國承家行 有類指衣麥之其種凡供荒之世所未有於自殺之生而始呈其端矣堯乃 提外使不降之以解與不虛生聖人平于馬降之百鶥有黍稷重譽之異名 也稍也和也莫不降之于民而狼穑之孙遇及于下土之冀矣是向也禹平 **将黃其指奏之積也發也節命輕受于南廷稼穑遂教于天下凡夫稷也黍**

庭湖元子, 时好**便侯于僧大彦顺宗為周室輔** 于收之野, 對处無**政無處上帝**師女, 前教前之旅克, 战厥功, 时城, 王目叔父, 后黎之荒實維大晴王居岐之陽實始期前至于文武績大王之緒致天之届 之前一章之謂作民稼穡以下是校民稼穡即從降棄種一章之前之前。今日本人以、在八一事相承非是對說の通解悉投重移三句是自己稼穡即從后投以、在八一事相承非是對說の通解悉投重移三句是自己稼穡即從后投入此國官基合群局百也の降之行福至之緒是天為民而稱殘役奉天也之此國官基合群局百也の降之行福至之緒是天為民而稱殘役奉天 ©宮以群廟言愛顧周公禰太廣齊公禰世室群公禰宮又以周公皇祖句 種姓馬治水民何白 会惟前後相承英云樹也至在穆上勿以爲功 別相配 0

詩經正解 人卷二十九二百 本語女無成爾心也教治之也成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 上帝語女無成爾心也教治之也成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 有朝商之漸矣届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愿也無武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 有朝商之漸矣届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愿也無武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 有朝商之漸矣届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愿也無武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 有朝商之漸矣 與馬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督公伯禽也啓問宇居也

朝之日叔父之功大矣欲封一身則王朝輔祖不可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之旅成有輔佐之功若周公則元勲之烈也或王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也正共無貳無疑上帝實臨汝矣于是貳王奉行天討變伐大蘇而此治商也正共無貳無疑上帝實臨汝矣 保食于谷而膚列界之埃大啓爾宗而襲李土之宗使之滿宣屏翰永為周 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力於共海背日此舉有剪商之衛矣至於再傳而文王又再傳而武玉能繼太王之緒致天命絕

舉乃天命盡頭也日付無劳有縣亭水稔天命有絲毫米

詩程正解 人名一九二页 之經貨由周命之於則天之去務若周改之者恭無二二旬是家人知天命總武王必無絲毫變師之 意惟到天命剪頓則致野之與不得不真然商會 総武王心無経事受仲之意性 込造問而養論紛紛也○夢商何楊开卷辨之極能按升卷引胡庭芳說云· 告周公以分封之為王日二句見功在王室叔父不可無卦而佛時任長中 不可無格放展父則簡朴而元子則出封也侯以列爵言見非伯子男之

經80-721

部 但の其の 信乎太王當日未們有窮商之事併未審有翦商之心也然則詩人歸功太 . بر

殿也附庸對屬城也小園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地上章的告周公 是與是聖是宜件青升降福肥多時以為周公皇祖亦其祖女音放 是原是學是宜件青升降福肥多時以為周公皇祖亦其祖女音放 於一人也可以不成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嶺城 於一人也可以不成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嶺城 於一人也可以不成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嶺城 於一人也可以不成之之子,其实能成承祀 之國院於是干劫南都南之典亦於是予錫是以別公之孫在公之子目僖野貴朱錫之山川土門附屬而分土廣及督之有國實於是平始也然我督合為大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及於是乃命督公使之侯于東东而列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對舉四時也或過差記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督公以夏正孟春
 知此是信公者問公生立下人上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人的人的公共一倍公以封伯命之意此乃言其命替公而封之也把公之开其一問公共一倍公以封伯命之意此乃言其命替公而封之也把公之事的法司公 知此是信公者問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信公里耳耳柔從也有秋 紀上帝配以后後性用辞之生机罰奉公此章以後皆言住公致敬如 葪

仁孝之感而亦吾人之至願也而周公皇融皆來格來真亦降福于

下華电游兒及以龍旂四句為府祭者據此見也俱不必從又玩註謂春秋府祭俱未委按禮明空孟春進日月之章礼帝于郊謂亦為建日月之章則 命界公以孟春郊祀上帝意题蒙兔都其名山也准沂河海其大川也常許析講此草上四好叙先世受封之典下言繼世奉祭之稱俾侯于東内就包____ 三句以郊祀言一說龍族四句為廚祭一就龍族二句為郊祭春秋二句為 你對六将印總言亦頗不礼之儀以起亦南之祭春秋二分以勵礼言皇皇 不建能所或故以能旂四句為廟祭者據此見也 經正解一次奉丁九上日前 Ħ 廟 祭 : . Ťi. [4 耵 修刷 : alι ì 而 須称 深柳堂

之野益明矣曆之君臣怨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食以後天下之口愛 魯自伯倉而下十有八世自信公都有郊祀而詩人領之則其不州于成王魯自伯倉而下十有八世自信公都有郊祀而詩人領之則其不州于成王恭無無其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北公之下以及于皇皇后帝皇祖后親養縣無其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北公之 月期孟春以異冬至省是僭職之中小心處不必还項俱能天子也樣此兩與因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又詩云龍旅不及日月葢建龍旅以别日然即以為成王賜之而伯為受之此為亦本重明祭却只告於魯益自張時然即以為成王賜之位的安定之此為亦本重明祭却只告於魯益自張時之經備前依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勝士按如上說甚以 之数始于倍也等質問官三章首古万命是公伴侯于東多之山川土田 但也関一年青日蹄于雅公路之俊始于問也得三十一年書日四卜尔郊 云唇之情聽何始也日在森秋與祭弘春秋桓公五年書大寧等之借始丁 如禮運以為替不當外職如明堂祭施以為於當郊職當從禮運之說楊慎 我福何禄其所開職亦不小保母具帯考也い枝古義李氏日禮記之七

古之義治英的

汁不私盛之以恭貴其貨也銅載的汁之有菜和者也至之

詩經正解 一个老二九七年 學之借名文遇率可歸過于教而不實天下以無君之大惡之意數子于此意書其有意或以得命而用之前可言也非得命而自用之不可言也始就直書之終或以為成王有賜或以為成王本有賜皆未可知然朱子丁書于終 終不能不為之耿耿也 圭 <u>|</u>: 無事堂

居不別不愛不勝三群作朋如阿如陵、 房的舞洋洋本孫有慶洋陸健師城而昌仰面舊而城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敢而載當夏而掃衡鮒双白牡骍刚粮專將將紛毛魚顧散踏菱計處經过大 國也等於祭民權領施於牛角所以止燭也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 中北股本也同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智公則無所嫌故用歐 新経正解 | 「水老」干九上版 のことである。 のことでる。 のことで。 のことでる。 のことでる。 のことでる 接次而應節點朱干王成所以為武舞也而倪仰殺非更窮態而極變再萬 商 小率常之粮草以盛 深柳堂

他有主在上本本本國去其毛而無之也就切因也有大美朝英也大學則樣於衛牛於尊腹也到日尊作牛形數其背以受酒也毛包用他引

楊念是也秋将皆而見楊衛其牛言及成也白牡周公之生也事則皆人

神経正然: 「我等等多之作以到常保之選三流只作三種連合時經正然」 「我等下九」「後 州如山常因也以土地無信削沒不震如地常靜也不過如水常平也以人不處為以有年為森雅武為滅各兩字相聯重下二字不虧如日常改也不 之中去其有學者故去養為文養都羽吹谷校也今羊乃以萬舞為武谷段之中の中である。 則亦無疑の原蘇士云呂東來日商縣二縣之總名也干無武縣之別名此 全用天子之成故用自外則少异于文武我能容公本是指侯之禮故用縣 譯爲則于無所經之歲亦久要我齊云魯配周公以王者之禮若更有幹限。 據心唇公則無緣故從時勘謹依度也夫日遊鄉則于有王灣之意的斯日 以水子有明証矣說者申之日則及有土職不放與文武師故用自牡春經 保營如同院在使因家女子磐石若泰山而四維之矣〇陳伯玉日白往幹 智謀文 肆之别名也支無文耐之引凝那康成縣分并傳以萬舞為了執盗 豆之原屬公之事十人群公之事十二個陰之義也大房之該照點之報以 豆以蘑雞鹿大房以載往職亦陳之門內也起之是仍有常品有當該全經經過將處美也毛魚一教裁美二教封人司之獲人供題以實果被三人公 三千府之益以五奇勝之義也再經兼文武言養二郷之紀名日蔣舜仏文 失經意奏若萬難止 一為武器則简子與商係何為獨言其非而

> 是設于乘足客部嚴氏所謂三萬干乘不必求其敬之盡合是矣 有壽之吉也末要見保武功于不窮意〇按王制百里之國出車干乘徒則 有壽之吉也末要見保武功于不窮意〇按王制百里之國出車干乘徒則 位言其時之久寇非萬年之外又有干 茂也眉壽無害則壽考且寧矣言得 發症于無涯意書以老言艾以養言勿以六十日書五十日支說萬有干意

一次也泰山會之至也看與聽同龜家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那近海率從於侵之功。

「国也是於二山名宅居也開徐同也話應解者順也○泰山龜家是程學之者與不語管使是者.
《保有是經濟氏遂流谷宅研赎至于海邦淮夷鐵箱辦媒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保有是經濟氏遂流谷宅研赎至于海邦淮夷鐵箱辦媒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各然不特此也充之東有是山我侯己保北是英郷之南有釋山我侯已保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展可以那役之屋也

此解於又必藉起宗五廟之露東燕送荒徐宅至于海邦而兼有之前海淮 李不有以順我便之心子益所謂用公皇初亦其論女者此也寧非爭人所以不常也如是則拜王討幹非惟盡屏翰之忠而兼弱攻脉亦無惶繼遂之 秀學的及彼府發而皆統之兄此諸國皆向吾之化英不率後應至之命華

詩經正解 取卷一九上初 類無不協之願也不可錯認作達人順齊侯之欲說合上節俱要昭周公皇 從是華心向化之意諾是應命聽令之意魯侯是若謂東望無不慰之奏南連属于南皆未有者遂恭亦貫至南蘇莫不率從二何亦總承徐宅以下率,連属于南皆未有者遂恭亦貫至南蘇莫不率從二何亦總承徐宅以下率,指蔣此章首句分末句畧歐見釋是已有者徐宅海邦連属于東淮綦雲稲 泉緑田保存皆以魯地苔其餘非魯所在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顯望。 之意上顧其保邦只是稱此願其服遠方是功〇泰山曰所詹寇棠曰奄存

宜大六十五年初是省州湖院多受社黄縣兒園

成图也問公八歲被私必是未娶其好权法亦應未老此言今妻每母又可 のでは、10mmでは、10m

和放天場之以能全之觀點純椒雜何蓋有層而不能保能保而不能

俯言其遭其奇也夫令壽隆于家其而大夫無士人之合也是不可强矣而 也夫燕喜止于身耳而妻之與母天之合也是不可必矣而令且壽為仰事仁之のののの人 無不宜為君都臣命其遇甚良也由是而之于那家也崇尚以隨之所為苞 桑之繁望成以極之安有朽索之處於之受碰亦既多矣然猶未也又锡之 謂爲天面居常與許復其周公之字矣此循曰属于身外也而一身之中去 可謂稱乎而后奏保存常為百种之主矣有常而侵于齊有許而易于點可

詩経上はの大きない 以共有敵待之刺也聲夢之後有出奏出姜可謂令也然哭而愚不則已感以共有敵待之刺也聲夢之後有出奏出姜可謂令也然哭而愚不則已感之夢之前有哀奏哀憂不令也以其有孫邪之罪也又有文奏交奏不今也做其齊正未有極也而多祉將求受之矣の附時落悟公所云令奏聲奏也做其齊正未有極也而多祉將求受之矣の附時落悟公所云令奏聲奏也 居字正見恢復意無喜四句以身家朝廷那因四平春或以燕喜提起以那事于東省故錫唇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復之為縣 娶姜之善也稀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者明良相得為國家喜 因河承之亦以令妻見助之者深言母見成之者遠會于十以釋齊人之討 過獨聲姜當安定縣居夫人位 有

祖然之松新南之柏對随是断指是東京是華是民族是新展及是若順為民之 思也祖來新南二山各八尺日時時大統為接正設也新廟信公所修之前 思也祖來新南二山各八尺日時時大統為接正設也新廟信公所修之前 說孔碩納於新廟奕奕附於奚斯所作孔曼前且碩印萬民是若 與此祖然之松新南之柏對随是斷指是度於是葬是尺斜成松桐指有結約及路

新型工作。 「一個型工作。 「一個工作。 「一一。 丹陽姜文學我英

素朝烈承武

菝

全関

確経正年上 (本土土) (を) 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部之野其後政衰的之禮樂日以故 不應商項反多子周頌日周領點節文自平易商領雖多文自與 領五篇自是前世之書由宋而後得衣。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書 代之缘故得有商係然自夏以上無該或本自不作或行而滅亡也此商 夏生叔梁統叔梁統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孤〇孔疏扇用六 文木金文生初文前文生防极防叔塞唇為防大夫放日防叔生伯夏伯 塩封繳子于宋及武庚旅成王及之が即後子已封之朱建之為上公以塩封繳子于宋及武庚旅成王及之が即後子已封之朱建之為上公以言之但祖甲報盡之除通以宗教也與○吳氏日武王克殷封武夷于殷言之但祖甲報盡之除通以宗教也與○吳氏日武王克殷封武夷于殷 所謂三宗选與也益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逐之廟故周公作無逃歷墓 號中宗大戍後十三世至武下南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 各湯有天下送以為國名〇安成到氏日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至 都毫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〇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数之功 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河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配其先玉 至孔子編詩而又心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問文疑義今不敢强通也成 选與及約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無兄後子啓于宋修其禮樂以泰商後 / 別姓日子兩封於商數至湯為十四世也○釋文日商者與所封之地 商項四之五〇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兩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 一代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若是商時作 ○湯配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孔氏日正考甫生孔文嘉孔文嘉主木金

吾雨而與民間樂為可取其說者問祭前部親于此言尤信

王法也都作南門書不時也西官父紀異也獨其問問雨而與民國

· 一考之春秋信公首不書即位

詩經正解 孔甲復歸商丘陽墨客嚴樂部勝又自南至還西毫比八遷也皇再語六 以王者之後時王所各也巡符述職何以不應其試亦是無贬王客之義樂其所自生也の列國政芸則變風に宋何獨無平日有爲乃不錄之鏊 **武丁皆居殷及武乙又去殷遷河北** 耿庇愈皆在河北王於庚遷于北棠目於始化河南因更團號日股歷至 王克商便息師徒于此湯初名為西亳自成湯歷八春皆居喜後是首相 蒙北毫穀旅府毫偃師西老蒙有景山亦謂景毫三毫惟毫為不 各地在 古義戶書請契始居再昭明居城石相土居高瓜真往河治水子玄澤聚 也の應天麻今改歸德州諸河南亳州令亳縣属直接鳳陽府賴州以按 題樂平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督頌而多誤借翰極矣存商衛志從也 人所能作0 紀末無衛孔子傷之害日丘殷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 商丘故湯有天下仍商舊號至毫本名殷子亥遷殷即此偃師固名以武 · 卷三十三個

庄那祀成湯也微子至干載公其間禮樂聚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 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賦也獨默解亦是原心所簡和大也們樂也烈祖思也記以商人尚聲臭奇等與希那與罪我執腦鼓奏較簡簡行我烈祖 味未成於湯其聲樂N|関然後出迎性即此是也有認用此為配成湯之樂

合系舊語以此為配成湯之樂也若謂昭科人之交番莫如祭通的明之故

合养道夫迎性之後方於之時爲湯孫者復奏業以假干祖考而祖者來校

東之小皆舉之矣此以執致淵淵之茲言故之大者置則衆樂之大皆舉之樂之小皆舉之矣此以執致淵淵之茲言故之大者置則衆樂之人皆舉之等二何見之嘆其多而只言歡與數何也恭鼓以苑衆音故之小者盡則衆第二何見之嘆其多而只言歡與敬何也恭鼓以苑衆音故之小者盡則衆都離此節上二何言陳樂極其偾下言奏樂越乎神也首如嘆樂之多只就所成已有以樂列祖之神爲是未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聲求神干傷以起在廟之聽也女成劉氏曰凡聲爲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 之際奏鼓三關然後出迎佐此時諸樂皆奏特以鼓為礼網耳行者是以樂 矣此以簡簡有変之故言上方置之化未及奏放下始言奏鼓言臭味未成 無不備矣於萬其聲奏致簡節而和大雖姓牢之未迎具味之未具而和學 之小者無不備矣樂之大者有鼓用以说樂者也置我鼓哉而凡樂之大者前人之樂其多矣乎但見樂之小者有數用以前樂者也置我就最而凡自 者真如聲我商人之配先尚其聲矣而果何如哉自其方祭之始言之

孫糾思穆穆厥聲 湯孫奏假後我思成靴鼓淵淵軒及

雪響管型的和且平依我聲聲於

歸赫湯

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朔法颇有脫誤今正之淵 問乎其藥息之聲此之前思成蘇氏日其所見問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 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廝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懷然必有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略素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 只由我我心心思心脉之人謂神明來格也被說日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 透孫主然之斯王也假與春川下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獨女也思成未詳事 而深遠也些學清亮也聲玉聲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聲的複樣美也

经正解 网络王十三本 医精神凝聚剂心净属安得思而成之也较此处 医成如此然所奏之染何如而能以似则祖若此故但见野女亦住思而不成则是成如此然所奏之染何如而能以似则祖若此故但见野女用淵洞而深高下道均疑堂上之玉磬其群之和平至冀然聚之美就是以昭一時功德之盛至信之思矣于赫哉此为强之称宣不有由然武是方祭而音染之盛如此 指講此師上二句言樂之格神下是冀樂歷之美正見其服然之所如此 是成處奏假是樂三關之後而迎性以祭的事思成者未祭而有所思及配思成處奏假是樂三關之後而迎性以祭的事思成者未祭而有所思及配見古人之祭非是其文真是祖孫一眾如將見之也被宁亦住思而不成則 是而居處如見笑語如關忱若形聲之可接則是我所思者之處如此 人民格祖考之故意非是一段精神凝聚剂心净属安得思而成之也较此相濟且平霧而 是成處奏假是樂三關之後而迎性以祭的事思成而走以明明洞而深 是成者是如見美語如關忱若形聲之可接則是我所思者已見其形态。

南鼓有数部每有变过有某客亦不與怪

起事罪失為智光代之後來則祭者也英悅也亦不夷陽者言皆悅學也 依堂上之玉聲無相繁停拿主席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 庸錦通歌歌恭雄也采集都有序次也拳上文言跳鼓管橋作於堂下其聲

是祭畢而台樂之盛又如此是祭畢而台樂之盛又如此是祭畢而台樂之盛又如此之神,以然于假草之際我雖廣及之後為我殷之之可觀斯時也豈但烈祖之神,以然于假草之際我雖廣及之後為我殷之不可觀斯時也豈但烈祖之神,以然于假草之際我雖廣及之後有數也則文用羽為為武用于成然而爽然次序合称並夫九獻之後而合夫衆樂之盛樂必有聲也則考彼筠義擊彼弘弘

棒最也言恭敬之遊古人所行不可忘也問思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者養已怪一念之精誠以囊其嚴通之道矣我今日之祭也豈敢以忘古人香悶其自方祭以至舉祭時雖有朝夕也而莫不說常自持無一時之敢佩吾閱其自方祭以至舉祭時雖有朝夕也而莫不温恭自持無一時之敢佩之先民樂不基而為萬年垂祭殺脈殷荐而為百世啓心傳養已有所作矣之先民樂不基而為萬年垂祭殺脈殷荐而為百世啓心傳養已有所作矣之,以為為此為國以樂為尚而尤以敬為主是敬也豈自我而始故思自古在貴事欄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

丁中本要見今日之祭皆本先民來而不敢忘意以迄畢弘皆是事朝夕春是無時不敬有格者是無事不敬温見于外格在以迄畢弘皆是事朝夕春是無時不敬有格者是無事不敬温見于外格在作者行也古人所行之事也温恭虚說就事以正是温恭處自奏樂而迎來 格處全在此心之敬主之四句一氣影下完以泛言古人勿混而之祖宗悉 何講此節権先世之祭出于並以見其不可念也商人雖尚蔡而其所以展

阿丁銮

排不人事必其尚願我孫當哉此湯係之所奉者致其丁恕之意無幾其顧

詩經正解 水卷三十三年 而顕于之孫皆子哉蓋剛不散非類荷非其人則異其氣難望其我願也今合鄉夫樂或矣所以將事者無不敬也予之蒸常為不前矣湯其來格來享 神相為流通意氣相為威召豈不庶幾其顧之哉 也一米之参海探奏之也一敬之行湯孫行之也以為之孫奏易之祭則精

春至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發我思成即此便可想見 依將在是矣夫首樂雖盛傳恭雖遠先觀雖格而孝子之心倘若有不敢必然見予之涼德雖不足顧而以湯之孫本湯之祭則一氣相爲流通神所憑 析講此節以親望之而異湯之享其祭也首包本上樂敬來頭字中有巢望

那一章二十二句〇則馬父日正者前校商之名領以那為首其輯之亂

日云云即此詩也

刻限量 傳列祖祀成湯也

祖宗之功徳也首体言先補及後以見今日泰祭之由二節盡物盡志以養全官此時配成湯先從其胎補之遠說起見得今日之得以泰祭復福者皆頼 序列和祀中宗也

院設済計五及養我思成計首亦有和美計首既戒既平

与 司家 副素假

終育 無言 就也們祖湯也扶常中重也附主祭之君益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 楚嗟烈祖有秋斯祐暗申錫無疑及衙斯所 他P此亦配成湯之樂言差嗟烈祖有祆然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

之前可以申錫于無難其大德之字格者原則百黨之效順久而彌堅其深 :

新紀正解 · 大老二十三世 C 口包括者長則萬方之拱戴遠而預因是以及于稱今王之所緣申錫之仁之固結者長則萬方之拱戴遠而預因是以及于稱今王之所緣申錫之 休亭尊富之殿面修其祭殿循得藉昔日之鸿休以大展其祖功宗德之章 0 t

界· 時際有事时青級我看養黃者無疆 **交我以用壽黃考之福也** 合泰經我配如何方夫廟就各而記禮行有清莊縣則既載而在樓斯時 **黎而濟一地言其載清酷而旣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薨而獻敬之至則又** 明酒養與也思成義見上衛和藥珠之詞等紀式以此平猶和也 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葢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一耳無言無爭肅 祭祀燕李之始每百獎定盡以羹熟為節然役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嚴中 が潜水

思其失議如開其各學所謂思成者如此意思被不同前篇是樂以安陳放 受鄭氏爾既敢清酒于禄前以灌胀者是也恩成謂思其居於如見其在他 酒而後進美耳不可泥載在得以為歐尚未嚴也如日未感安得還有思成 亦字相呼應要知此一節只是一時承載清酷縣羹已成下但其序以先進亦字相呼應要知此一節只是一時承載清酷縣羹已成下但其序以先進 和也主祭者秉一族以針越而言說為之不成別祭者第一敬以周旋而母 報歌之食而就以達為時以格為民委我以思成之該而居處聲察紀乎若 作主若目诸侯助我假之草之也受命治核印上作人心之同以於大心之作主若目诸侯助我假之草之也受命治核印上作人心之同以於天心之事以假以事是我去祭政水格米黎是神於其祭此雖指諸侯說要提天所以也的職以所乘之車直人態以所駕之馬直以心路神目假以物獻神日成也的職以所乘之車直入態以所駕之馬直以心路神目假以物獻神日 之大處而又以起下降康意謂天既命我以爲萬方之去又賜我以萬智之

粮粮來假來樂計員降福無過 彩班所請你所反 刑執結衙八號兒朵芭衛鹤兒載記稿言助祭之諸侯乗車 字以及我受**命海将自天降康星**

折誤此節上六分言得天人以来な下是成神而夜腑也約載三分見得人之而風者本卒而降之以無觀之關矣兄者此者又執非先祐之所及天也長得人必以則祭又得量年以傳祭是以来祭之餘假之而祖者來格享 ALLE DE LEGIS 文降之以豊年之處使有養聚粮粮之多而所以備和美前酯者又有所於文降之以豊年之處使有養聚粮粮之多而所以備和美前配者又有所於 祖之原合萬国之僕必以記其先玉是我之受命為出於大矣而天之于我 報錯無耶其前也為車有馬也則入慰的極昭其於也由是以假以享于烈 企会不特此也天子有事于宗·斯諸侯各以其職而水器所來有車也則約 之多使得以祭息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享則降福無疆矣 祖宗之廟也傳廣將大也複稱多也旨我受命旣廣大而天降以豐年季整 軍以假以享

以此節為申上節者未是

о О

今来然是然皆之祭目賴先前面行而烈祖在天之靈信未敢必其我則也令無然是然皆之祭目賴先前面行而烈祖在天之靈信未敢必其我則也 所無疑為則烈祖亦賴矣而湯孫有皇孫寧非孝誠無已之心不容已于所無疑為則烈祖亦賴矣而湯孫有皇孫寧非孝誠無已之心不容已于所無数之為也哉 可幸之意也哉 相外此處並将宇亦重。並所將之孫即承烈而有我之而得來者也 和於此處並将宇亦重。並所將之孫即承烈祖在天之靈信未敢必其我則也 別祖一章二十二句

全言此詩祭殿曾是武丁以及之財王配契與成勝及武丁而菲道其功業之 是古此詩祭殿曾是武丁以後之財王配契與成勝及武丁而菲道其功業之 於明之于前則一代之業何所執非武丁総之于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載 言契處「天命玄爲言為處日古命私日受命不預言武丁處日受命成監 言契處「天命玄爲言為處日古命私日受命不預言武丁處日受命成監 可以是一篇之與某處回舊以受命成宜可為之于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載 可以是一篇之與某處回舊以受命成宜可為之于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載 所所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所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所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所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所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形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形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形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形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形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形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形人所由於不甚直沈無回日惟配武下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原形人所由於不甚直於表示。

方命原后在其之命由是天命所在人心静焉而四方静族無不于此方命原后在有九有此刻酌之先后受命不知州也武下高宋电言商之先后受方命原后在有九有此刻酌之先后受命不知州长在逃丁孫子此及。 人名英人格英奥锡斯以及重致共食美而黑黑群州

外灣之功德何盛耶 中電本港已盡四新而版圖之矣是前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 中電本港已盡四新而版圖之矣是前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 中電本港已盡四新而版圖之矣是前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 中電本港已盡四新而版圖之矣是前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 中電本港已盡四新而版圖之矣是前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 中電本港已盡四新而版圖之矣是前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 中電本港已盡四新而版圖之矣是前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 中電本港已盡四新而版圖之矣是前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

不然然我是在武丁也且武丁以前如太甲太戊型乙盤庚可謂直主全不不然然我是在武丁也且武丁以前之中於為於于我心心。 1000年,於 1000年,

武丁孫丁武王靡不勝精龍旂十乘大梅結是承

於東京所以東京一上面 新經主所,東京三十二面 西王陽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族諸侯所建交龍之族也大傳香稷也

京教以助祭見之方命版后之民簡於修 本教以助祭見之方命版后之民簡於修 本教表之前自称其武勇之復無所不胜為惟其德之上紹平先故其業亦 等機裁之前自称其武勇之復無所不胜為惟其德之上紹平先故其業亦 本教表之前自称其武勇之復無所不胜為惟其德之上紹平先故其業亦 本教表之前自称其武勇之復無所不胜為惟其德之上紹平先故其業亦 本教以助祭見之方命版后之民簡於修

河所建言十乘月所乘衣觀于龍斯十季用語侯之佩玉垂鄉不敢果服色的時建言十乘月所乘衣即於武機在一條字上香光起於與套更化善洛魚有一段精明果新得之嚴於武機在一條字上香光起於與套更化善洛魚有一段精明果香港之家於武機在一條字上香光起於與套更化善洛魚有一段精明果香港以助祭殿之方命嚴后之民猶故也

丁之孫子春然過閱請義都無此該史長武王何虧緣俱實指武下言令仍竟先玉下三備皆說今嗣王以養在武丁孫子一包恩妆碗文說的皆主武

お引教の光程記者紛紛多事也の武丁之時殿道式後便不審其亦煙冠乃引教の光程記者紛紛多事也の武丁之時殿道式後便不審其亦煙冠(舊謀文玩朱傳詩稱百章記敘二份以及故令武丁孫子二份三節令張

於之業則商家之應將于是乎中絕故商之受命在楊南先后之受命然不

邦級千里維民所上華域彼四海叶虎滿及

上春季期也言王敬之丙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對域則極乎四海之廣

位而行都之事故日母也 在一大人在原之盛有行之者平在継之經王原 人名主人教育行之者不太及歷度之盛有行之者平在継之經王原

大河北言景山四局首大河也有在也来水停车市 华草春秋停亦日商時有景态之命是也员與下篇幅開義同盡言周也河 华草春秋停亦日商時有景态之命是也员與下篇幅開義同盡言周也河 华草春秋停亦日商時有景态之命是也员與下篇幅開義同盡言周也河 大河北言景山四局首大河也有在也来水停车市

之所在百禄不于此而是荷香吾和人養永無濟散之處土字束無虧崩之之雄即萬方以是仰皇者之間也則是在得也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來無不宜馬命之所在即於之雄即萬方以是仰皇者之間也則是在得也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之雄即其分以是仰皇者之間也則是在得也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之雄即其分以是仰皇者之間也則是在得也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之雄即其之以北北北美國百二之孫,大人之土地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而昌其殿者也乃今觀乎門淚則既

新建正解 | 一次巻三十三個 一定の非界前王之餘庇也百職上百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為帝自人受 一定の非界前王之餘庇也百職上百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為命自人受 一定の非界前王之餘庇也百職上百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為命自人受 一定の非界前王之餘庇也百職上百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為命自人受 一定の非界前王之餘庇也百職上百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為命自人受 之間為解釋不外土地人心此皆所謂賴其福者而所以致之則本于德国 之爲一章二十二何

泛经章

序表發大禘也

是古此於祭之詩也通以審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治之受命上而基于玄王

官天命會干湯而湯能以敬德受命四五章詳言湯敬德受命之實六章言ののでののではのののののでのです。 本言所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商命始于與所大于祖法三章を一章言所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商命始于與所大于祖法三章と教日斯無非有論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益順之四綱分聖教日斯無非有論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益順之四綱分 湯奉天伐泉以有天下之事末節則言湯之中東所得野た也にしている。

岩維商長發其解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飛幅門號旣長有娀趙

既也為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閱讀化

康才而商之受命實基于此 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的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獨司徒軍者主奏 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價廣大之時有城氏 其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此〇言商世世有濟哲之君其受命之莊

之病以由以廣大當時之國日有城者封域方大城女之子日后契者教化 大洪水並港再也任治水之青而敷治四次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宇內 而来明哲者惟我商而祥之發也亦惟我商為最長也然何言乎其長也當 代在賢君以嗣其統而保世法大亦代傳天命以你其施益躬審您者惟我

妖 是本敷下土 次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 也外大国本在旬侯緩服之 哲故口長孫洪水以下正長發其祥之寒洪水四句只是指言共麻以為有 也然者深沉而不淺露哲者明唇而不昏迷此逆推而上見由湯至契非一 君也於解就於言生一落整便是受命之服然見干彼下等而上之世有論

大行天啓有城有城園后契之所從出也帝立后契后契定我商之所從始

由生而有減又商人之所自由情云稷固周之所由外而有部又周人之所 自出也生成就商給受封說與元爲章不同彼言上常此言帝舜彼言生前 國見天之所以大有城各正所以於有商也必言有統各以共四商人之所 直言之日個周言之日慢有城正外大国之萬千招損者方縣正指其為大 外素與中國隔絕水惠就除則外大區通界于中國故幅慣因之而在大也 人此言造商室盡契雖受一國之林而已開混一之基此其所以為辞也〇 一說不商姓也立姓之始也

芝王植機性及受小國是達的她受大國是達事履不越家视既發門方 烈烈海外有截 担上

詩經正解—《本十十三每 東主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哉然整齊吳大後湯以七十里起告等中 東北方王契也有者深微之稱或日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 松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程靜越過發應

滋其华由于倫理之中不起平規矩之外是以標準立而教化行送示其民 至村上我们矣服其武德所养烈烈而題為是以諸侯仰而歸之雖薄勝之 而背套發以應之受小大之國而無不達也立王以明德而基命者如此傳 無不達為德教流行四達不悖所以然者並事桓撥之處嚴干條教之間故 秋之也則化行子小國而無不達西其受大國而於之也則化行于大國而

所由弘也契相土平看正見世世有清哲之意也植武也自得上語情极言

就以為治也差數教雖在干寬而必以附為孟如蓋之用處补作教行是

帝命不遂至于湯裕陽隆不遲聖敬日齊清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帝命不遂至于湯裕陽隆不遲聖敬日齊清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

野共族命之作民君師以為法于九州而表正萬形也是湯以明德而受命 所以至那格于天久而不厭一惟上帝之是极而無一念之少問為是以天 と姓忧矣令帝脩而有所降我似而無所疏則清靡之降將何候以祖會子 と姓忧矣令帝脩而有所降我似而無所疏則清靡之降將何候以祖會子 と姓忧矣令帝脩而有所降我似而無所疏則清靡之降將何候以祖會子 と姓忧矣令帝脩而有所降我似而無所疏則清靡之降將何候以祖會子 と此遂膺天命之會斯時也想烈之迫于知省正在此日民命之急於詩者 と此遂膺天命之會斯時也想烈之迫于知省正在此日民命之急於詩者 と此遂膺天命之會斯時也想烈之迫于知省正在此日民命之急於詩者 と此遂膺天命之傳斯時也想烈之迫于知省正在此日民命之急於詩者

承言教有月安命也重在敬上不邀謂玄王相立皆有德以承天而天命未行清此章上三的言作既得聖人之時聖敬三旬言徳又全聖八之發末旬也如此, のひょうのこのの

受小球結大球為下國級皆施設何實天之休不競不練非不剛不必數政優

或所在不熟若不<u>陳對百融是總</u> 或所在不熟若不<u>陳對百融是總</u> 或所在不熟若不<u>陳對百融是總</u>

神武不参而為時雨之節器敬德之見于用武者如此故以天下而貢一人 記什墨寧龍馬也雅能也聚奏其事猶言大進其武功也獨學軟懼也 合参不特此也九関大小之國周有來頁者來乃則受大小國之共而為下 自己要及是便有以背天之能矣然当為之有求于天共益其以日跡之敬 同己于泰勇也在外易民不穀動以備乎人養以伐災亦不無核而畏于已 神武不参而為時雨之節器敬德之見于用武者如此故學軟懼也 深中堂 神武不参而為時雨之節器敬德之見于用武者如此故以天下而貢一人

緊急傷遇一途越快有編懼投票的屬不及一邊海惟代天行東非有所選 係者無所抵此就亦好又云殷動聽快回安俱就心上說殷數有張皇縣 情之謂聽以為危而畏懼之為殊式云题字從心當作心無所恐執字從立 以所護住載乎物也泰勇且送言有所整之謂發有所搖之謂動以為輕而恐 以情僕便足以見其不點歸市不止耕芸不變足以見其不動以為輕而恐 以情僕便足以見其不點歸市不止耕芸不變足以見其不動以為輕而恐 以所被不至之。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以為輕而恐

時用師之序如此。 時用師之序如此。 時用師之序如此。 時用師之序如此。 一時用師之序如此。
所以謂聖人之心の総上三章見得成為川濟哲而集天命以發祥子終如不忍這代云平若謂剪其枝葉而後鉤其本根則後世陰謀詭請之事例非但有范主之協縱榮能故以湯將置身何地但其行師之時自是後攻徐戰上還要使禁自後及不後乃伐祭見聖人有不得已之心也或謂為師一出上。ことによる政治就是過過時間,也是要使禁自後及不後乃伐祭見聖人有不得已之心也或謂為師一出上。」

古在中葉有程且業尤也天子財政降于郷土實維阿佐財政智だ路右衛商

有天下也阿翁伊尹官號也有天明之也鄉士則伊尹也言至於過得伊尹而時與允也天子指過也降言天赐之也鄉士則伊尹也言至於過得伊尹而時以允也其世表懷業危也承上文而言者在則前乎此矣豈謂過之前世中衰

帝衆夫受命雖在于成點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自宋雲宗之縣延至于陽出爲聖敬格天而智勇之兼孫寬仁禮衆而聖武 日元號其守為何務而庶務依之以取平為而此卿士也實能舜其左右之 任之號其守為何務而庶務依之以取平為而此卿士也實能舜其左右之 任之號其守為何務而庶務依之以取平為而此卿士也實能舜其左右之 月以韓弱乎向王凡所以聚政姿勇代夏菽民者皆有所航而尹之为盡五 月以韓弱乎向王凡所以聚政姿勇代夏菽民者皆有所航而尹之为盡五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多次見污固為開基之烈亂而尹亦為佐命之元勲也今日大治之祭而以

殷武草

□ 書上解 | 「「大学」」」 | 「大学」 | 「

經 80-739

学及武配高宗也との

全直が許上五率と教育宗中庭之外末章則言作有以安其神也重役別整理者以安其神而隆其報也の通解要看一武字自古繼衰乱之後诸侯孫四郎が大進神而隆其報也の通解要看一武字自古繼衰乱之後诸侯孫四郎と大其神而隆其報也の通解要看一武字自古繼衰乱之後诸侯孫四郎と大其神而隆其報也の通解要看一武字自古繼衰乱之後诸侯孫四郎と大其神而隆其報也の通解要看一武字自古繼衰乱之後诸侯孫四郎と大其神隆史服門荆楚平本然所以中與之本只在不悟二何篇內俱要帶自己的一方。

但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被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切日高宗伐鬼方三年原之衆盡自磐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徒然用武以伐其國人其後宗之衆盡自磐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徒然用武以伐其國人其後原武為代叛之和政王之武也宗自哀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以後後宗武為代朔楚宗而見入其阻衰精判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音序達沒宗武為代朔楚宗而見入其阻衰精判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音序

を之本調此め

>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回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四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不假後世大騎武而用兵四秦我〇古義徐光序云荆楚左控正陵右控縣

中南貧著標北依湮塞陰固之國司馬遷云夫利蹇原勇輕悍好作配乃自 古記之矣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雖介錯于商邑之 吃而近不一于夏而非純于政未能以為內而不可以為外先王固飲樂風 吃而近不一于夏而非純于政未能以為內而不可以為外先王固飲樂風 完而近不一于夏而非純于政未能以為內而不可以為外先王固飲樂風 中南貧著標北依湮塞陰固之國司馬遷云夫利蹇原勇輕悍好作配乃自 不至來王而已〇慶源輔氏曰桂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實代荆楚 不至來王而已〇慶源輔氏曰桂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實代荆楚 不至來王而已〇慶源輔氏曰桂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實代荆楚 不至本王而已〇慶源輔氏曰桂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實代荆楚 不至本王而已〇慶源輔氏曰桂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實代荆楚 不至本王而已〇慶源輔氏曰桂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實代荆楚 不至本王而已〇慶源輔氏曰桂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實代荆楚

府之府各武安職其官整成無壓事致計之圖也故 隸職方被胡不傲然自便而且莫敢不來空而輸其貢獻之誠真敢不來玉 面可被其者此也則首者成治之世自彼氏卷其人則不属管修其地則不 第四門特倫以為固也不知用之居庫定亦在帝國之前平籍令居所郷料 第四門特倫以為固也不知用之居庫定亦在帝國之前平籍令居所郷料 令恭大民以成克之遂以我而黃之日維女刑禁敢為是稱亂者盡持兩之

帝玉舟之即則我為湯之係者方思極起先陳以称其成就心之他而近然為而不以及就共賦球之歌今以前院之也不知前家有此典而即外于車而修其世見之題日事時遇商家之常典也夫以像外之獨前知中国有聖 政氏差非一則一郡故曰莫不須重莫敢二字套剂墊之背叛是義之敢于於然改正朔所及耳串歐方物曰等一世一見曰王成之所制者魔故曰其 乃以淡山青之也獨華及著者亦倒其除耳前居所州之即則測整在便少 祈請此重上二何指其格之不建下是指其先世服弦之故取益則是既能 有多人

天命多件等設都于由之籍處事來碎勿子胸遊解發给匪解音解并沒力及 之地而背以政事來至于两以新王之不能目我之稼穑不敢解也無可以 王青二天黃有意皆遇為上是香代以風北水此又把一常字以俗其心 如也多群諸侯也來辟來主也遊詢便O言天命諸侯各建都包干虧所治

之因某而而是程素哲而建之為兩但見四方諸侯凡奉天命而設都干典 發以看接非所生也尚其勿予漏而加之以所統予臣職難盡處皆非敢鄉 兒爷夫吉那菱既平市諸侯長服也 令条刑差院平諸侯自服彼商城之中雲雕而構結者乃禹妻之九州禹何 一部者計以放府之事而散見十群王之處以所王之不該且自疑日天成

> 惴惴然如此高宗中與之烈其盛矣平 **壓也則聖天子當不求多于不而予其或可以免于稱滴乎呼當時請使其** 也尚其勿子猪而加之以威鎮予則又自該日子其免矣子之旅稱則觀鄉 兵下以殺我士女而司牧之職未為失也上以奉我沒盛而神靈之!統未為

4

١

東川宗意書遊以基副自信也〇敬弦云當時制是授華甫侯亦有玩献王 十有二師外游四海展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功也度事朝觀會同 件雖受封于天子庭天所命也益覆云西荒度土功郡成五服至于五千州 **诸侯竹天子所命而日天命多碎者就命之明王泰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各** が講此章上四句言四方諸侯皆來朝下是諸侯目述其職而求免其答称

天命降監下時下民有嚴則與不惟不濫不政息追命于下國領域封建版監 室本至是則皆臣服而來朝者也此正見平差之成

製作恐有一毫之情溢以後於于民而不敢怠退器夫畏民则丧灭矣長天於情也尤有刑也必合乎民心而後州之不前私怒而至于選也且兢兢蹇我高宗知下民之可畏故凡有贫也必合乎民心而後賞之不徇私喜而至及民工鉴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于民之就聽則下民亦有嚴而可畏矣 合衆夫利楚平請使服中興之功偉矣而所以致此者以而宗之能敬天而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爲此而宗所以求命而中與也 孤也監視嚴威也帶實之差也濫剂之過也是限封大也〇言天命降於至 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天下使之光復舊物平朔楚服諸侯太寇共散以 本子他皆在概之記點則下民亦有嚴矣惟皆不悟刑不為而不敢怠逸时

四国政政内方と家族所從整理政策等と主要力學定及上叶承在方面,以及命面中與也天縣雖高而監視是下民之好惡門天之去的以匹夫孫造化之權故目有疑不格二句以平月言正投民之後條質之業也對意為而指備者不敢宇正與股子和關命于下母言命之為孫勢之主他對意為而指備者不敢宇正與股子和關命于下母言命之為孫勢之主他對意為而指備者不敢宇正與股子和關命于下母言命之為孫勢之主的以匹大而許改日下歐無四點朔清侯則天下之称皆共福及故監不到或有因此或以是天之心長民以母民之心行政正其所以中與之業也出成以是天之心長民以母民之心行政正其所以中與之業也出意以是天之心長民以母民之心行政正其所以中與之業也出意以是天之心長民以母民之心行政正其所以中與之業也

一年與了是他此意供要以平列學服務使意真改遊院表於心玩係自高宗的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所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所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所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所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所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所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以流風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於政國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於政國著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常壽而安也後生所以近天清清化世世子亦亦在其中對高宗言故曰後生重高宗能保上

子七扇三船二種與太祖之前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随其昭復親盡遭逐其為高宗而配之故作此歌〇安成劉氏日商書日七世之原可以親德蓋天 安不必就不逐上言只是廟成而神有所依則神安也若日親盡不被故安散矣故安若在三船三種之數更附选逐則高宗之神未必慰安矣或谓孔者前中之寢孔安者然百世不逐之廟親雖盡而不桃與玄王列祖相為居 利之也益命乙之世武丁親蓋當縣以其中與功高存而不受持折其人 就之時非始前前廟之日也〇此與國宮之廟不同後乃也者修之此則! 則允在三船三楼而有聽者皆不安平說亦有理此立廟升戰乃在親盡當

三宗高宗即其一也 不遷之解而特賴其主為几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

所以領武丁服教及草稿壽者皆已然之完事卒章則皆还其作廟之事 立衛而作故問官所以領信公服蛮恭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 官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閱官為領信公修廟面作股武為宗武丁特 股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七句一章五句○安成到氏日此章广

之為於日男女有功德都靠不養持了緊急之間也交免就丁成康宣王中野下及輔佐阿衛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林東教授相上公對古公太伯王季美女太任太似之德乃及成湯文章府得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の通典日殿周之雅領上本有城 及成湯文武

40 53

詩經正解三一七年家夢 本厚

國朝姜文燦撰文燦字我英丹陽人心書首為詩 經圖及名物疏諸書而爲之其訓釋亦頗淺易 制圖考次為姓氏草木禽獸鱗介諸考大抵襲士 字畫辨疑次為天文與地服污雕樂器只沒馬兵